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五一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209/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五一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印刷廠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2.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五一冊目次

經部·書類

禹貢山川郡邑考四卷

〔明〕王鑒撰
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

重訂書經疑問十二卷

〔明〕姚舜牧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刻五經疑問本

.....五五

書帷別記四卷

〔明〕王樵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王啓疆等刻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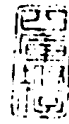
.....三五

尚書要旨三十六卷(一)

〔明〕王肯堂撰
浙江省圖書館藏明刻本

.....四九二

繼山王先生為貢註釋序



先民有言其為人多暇日則其過人不遠矣有味哉其言之乎夫士君子之志於遠大者其心常無逸故不見天下有可逸進陟巖廊則思流鴻樹駿而明習國事以登至理退處巖壑

序一

則思繼德開來而闡哲微言以翊翼真此其中誠殷殷務務之胡能一日自暇逸也繼山先生其人焉先生家學淵源多所自得嗣文靖先生起而成進士先後陟丹署歷符臺而拜大鴻臚考鏡吏業經綸爛然其荐賢為

國興便為民之心未嘗一日不寘於懷以故先生之出處繫天下之望而屬

聖天子之眷注歲己丑當老而傳懇疏乞骸骨

聖天子重其行遷太僕卿畫錦歸里

序二

第君子謂其優於二疏先生既歸余竊意其不負碧山將日容與於煙霞蒼翠間以尋遂初而先生不然也間嘗過從則先生兀兀坐齋中引槧提鉛參互考訂不啻經也然叩之則註釋禹貢也余是以益嘆先生之心不

少暇夫禹貢之山川都邑舊矣古今沿革源流異同畧克究之學者群而習之岐中又岐誠不無亡羊之嘆先生嘗揭圖以示人猶慮未晷乃加註釋稽其沿革之由辨其異同之故條分類析俾山川都邑之勝一展卷而

序三

森列目前學者不決之疑自先生決之其功豈在蔡氏之下且先生遊過都越國歷覽良多觀其登泰山而見寥廓之清光觀釣突而識地肺之真氣入武夷而觸活潑之真機其所登踐豈在幽深間哉仰而觀俯而察

莫不有真契於中焉而勤事筆研流於紀述皆其不自暇逸之心為之也先生所以大過人者有由哉有由哉書成命序於余余不佞敬書其所見

先生者序之且志蠅驥之喜云

萬曆庚寅上元日陸祥旭書於清慰

序四

齋

禹貢山川郡邑考

錫山王鑑識



河水○自漢張騫使西域之後說者咸謂出崑崙之墟至元世祖始命其臣篤實西窮河源得其源於吐蕃朶思甘之南曰星宿海四山之間有泉近百泓匯而為澤登高望之若星宿然胡言所謂火敦腦兒也其地在中國西南直四川馬湖府之正西三千餘里雲南麗江府之西北一千五百里較之發源於崑崙者殆為近焉自西而東合諸國之水其流震大其色始

一卷

黃東北流分為九渡行二十餘日至大雲山名騰乞里塔又名亦耳麻不莫刺其山即崑崙也山海經曰西海之南流沙之濱赤水之後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河水繞崑崙南入天竺國西經罽賓國月支安息陀衛皮山諸國又東經于闐扞彌數十國又東經樓蘭城注于沕澤沕澤即蒲昌海也一名鹽澤又東過析支入塞由敦煌酒泉張掖郡歷大榆小榆北過隴西郡河關縣積石山禹導河積石自此始河關地理志謂漢宣帝神爵二年置河關縣蓋取河之關塞

一卷

二

之義即今陝西西寧衛地古鄯州也又東經河州金城蘭州古會州常精山靈州寧夏懷遠又北繞朔方上郡歷三受降城之南至廢雲內州東勝州始折而南過平泉村復轉而西流九十里至天橋子南流又南經河曲保德葭州吳堡河自鄯部以東合洮離湟諸次諸水而南又經呂梁山山扼河流禹鑿之所謂呂梁之石崇疎河流激盪震動天地者是也又南至永寧延長過平陽之吉州孟門山又南至河津出龍門口皆懸流萬仞飛沫千尋水勢險惡魚不能渡龍門而下汾水從東來注之又南經朝邑蒲坂通雷首山又南至華陰潼關渭水從西來注之歷船司空與渭水合又自閔鄉折而東過河南陝縣北又東過三門山北曰人門中曰神門南曰鬼門蓋河勢自北而南鬼門之上水高一丈陡落峽中故三門中尤稱鬼門為險其石尤奇自千古來無計可登其上有貫跡大于五深似馬跡_土人云大禹馬跡所印又北岸石上鑿方穴數十云是禹架飛梁_者然水勢如此不知當時何以施斤斲之功前視正當底柱亦河中一山

其斷處近北岬挺生一石伶俜卓立隆上銳下狀若舞女士人謂之將軍柱云至開封之河陰懷慶之孟縣過孟津又東過洛陽鞏縣洛水南來注之又東過成皋北溫縣南濟水從北來注之又東過滎陽濟水溢為滎澤又東北至大名濬縣過大伾山下又北過真定冀州南宮泴水入焉又北至大陸播為九河同為送河入于海蓋河自開封虎牢而上皆行於西山巖谷中與今無大異過虎牢而下始由平壤水悍土踈勢益奔放即桑欽所載屯氏河已非故道況自漢

一卷

三

迄今千有餘年河日南徙由泗入淮由淮入海與古全異矣若欲尋禹舊跡當自冀州過澤之後由衡水深趨古所謂大陸之地然後入河間過獻靜等縣至天津以東播為九河又東為送河由永平府南入于海耳今衛河經臨德滄景以達海是亦漢屯氏河旁流并衛水故道亦失之矣九河之說章昭以碣石為証謂淪入海中百餘里不知何所據也

江水○發源于蜀郡岷道縣岷山岷道即成都之茂州古丹驪國也岷山一名焦汶山又謂之汶阜山隴山

之南首故稱隴蜀山在茂州之列鵝村其附曰羊疇江所出也南經汶川過彭縣天彭關兩峰對峙又謂之天彭門又南經原泉南東別為沱歷灌縣郫縣成都雙流金堂過犍為仁壽青衣水從西南來注之又東過資縣曆平岡龍山溪又東經富順又東北經榮昌綦江至巴郡江津宕渠水入焉宕渠水即潛水也又東過重慶鄭都長壽涪州忠州又東過萬縣雲陽太平夔州又東經永安宮南過諸葛壩又東經赤甲

一卷

四

下巫峽與荆之西陵峽歸峽並稱三峽連山七百餘里畧無斷處自非亭午夜分不見日月兩峽對峙江流貫其中江水經巫峽後至巴東歸州之南又東經白狗峽空舸峽之水奔流石磧險惡非空舟不可上又東經夷陵之黄牛峽峽上有山曰黄牛又東至西陵峽西陵峽即瞿唐峽也峽口有灩澦堆江始出峽又東至陸抗城經荆門之虎才山過夷道北夷水東北注之又東過枝江江陵南歷公安宜都長楊松滋石首監利沔陽岳州之華容至九江沅水漸水无水

辰水淑永面水皇水資水湘水東南來注之又東至
已陵及漢陽左經百人山南右經赤壁山北又東至
大軍山小軍山南歷江夏西北汜漢水非來注之又
東至武昌縣過樊口又東經黃州府之蘄州南歷廣
濟黃梅至德化匯為彭蠡又東過湖口彭澤至豫章
之地而水經不明言其所之豈古今水道之不相
同乎河水注中張言此為北江汜為南江又亦不類
余考地志又東至安慶之望江及古舒州懷寧又東
至池州之東流貴池歷李陽河梅根口銅陵大通河

一卷
五

口又東北至和松州梁山山瞰大江與南嶺博望山對
峙如門亦謂之天門山又謂之東西梁山實大江關
要又東北至太平之蕪湖又東北至采石磯昔人于
磯采石臨流有磯故名牛渚山連采石最為險要備
禦之地亦名蛾犀浦又東北至金陵石頭城下東歷
江浦六合瓜步儀真龍潭又東至京口過金焦與非
國諸山又東經常州之靖江城枕大江中流袤六七
十里孤山峙其上又東至廣陵通州海門島入于海
考水經獨於汜水之下註為南江流至震澤入三江

在餘姚縣入海今餘姚越錢塘江而下無是理也想
昔時南北不相通亦未親履其地耳

漢水○發源于隴西嶓冢山：在漢中府沔縣西有二
十里即漢西縣地也漢水始出為漾水東至武都郡
沮縣為漢水又東過武與山至沔縣東又東過白牢
關歷漢中南鄭水合集水北來注之為漢汭又東
經城固南至洋縣有上濤下濤又東過漢山：距漢
水又東經西鄉漢陰至金州北沔陽南又東至上津
白河南經鄖陽狼子山又東南至均州武當縣水中

一卷
六

有滄浪洲故又為滄浪水又歷光化穀城非過方山
至襄陽經蔡洲：在漢水中漢長水校尉蔡瑁居之
故名洲大岸西有泗湖廣長數里云上泗下泗與蔡
洲相對在岷山南又東南過宜城東承天之鍾祥縣
西又東南歷荊門潛江景陵沔陽有三澨水南來江
之又東至臨漳經沔陽故城過湖蓋山下又東至漢
陽北瀾水自隋州東南流至涇口入焉又東至大別
山是為漢口有鎮穴乃孫吳征黃祖：橫據衝拒之
禁以大結者又晉伐吳：於漢口山石險要處以鐵

鎖橫截之因名鎖穴又東過大別山並武昌江夏西與岷江合為東滙澤為彭蠡東為北江既與大江合流似難再分禹貢之不可考者在此

滄浪水○蔡傳云武當縣北四十里漢水中有洲曰滄浪洲即滄浪也今襄陽府均州北四十里有滄浪水亦有滄浪洲即其地也又沔陽州城北有滄浪水乃屈原逢漁父處非禹貢之滄浪也

三澁水○發源于鄧州長壽縣磨石山東南流長壽縣即今承天府鍾祥縣地國初之安陸州也水在今承

天府沔陽州景陵縣東南三十里左傳有句澁漳澁雍澁遂澁大率皆水遠地名即此水也源自安陸達景陵磨石山在京山縣西七十里相傳閼羽磨刀於此即澁水之所自出蔡傳謂至復州景陵縣界又名澁水疑即三澁之一景陵縣本漢江夏郡竟陵縣後周改置復州今有澁河在沔陽州治北流入漢陽府界無入漢之文不知澁水即澁河否也又有白雲三澁在景陵縣東南九十里未知孰是

淮水○發源于南陽平氏縣胎簪山東北過桐柏山即

今河南南陽府唐縣桐柏山也山在唐縣東南一百八十里東接隨州西接棗陽連亘數百里其支岡有大復山淮水潛流三十里出其下東經桐柏故城南汝寧之信陽北又東至確山羅山真陽仙居又東至息縣南過白公城又東至光山經浮光山北又東至光州故弋陽縣西經固始過期思故城北又東經鳳陽之潁州南霍丘北霍丘漢安豐地也又東至壽州即秦壽春邑經峽石山山兩崖相對淮水貫其中禹鑿之始通舊跡猶存又東過懷遠至鳳陽府之三牛

城蓋郡介淮濠二水間多水患以石牛土屬鎮厭之又東經乘龍洲郡陽洲洲在淮水中又東經饒鄒山自鍾離以西安豐以東豐肥濉潁濠汝諸水咸入焉又東至臨淮過荆山城歷五河泗州經盱眙之斗山山與都梁山連枕當長淮之險峻處又東過浮山山北臨淮水一名臨淮山山下有穴去水際一丈與淮水相浮沉故曰浮又東北經淮陰故城至淮安府山陽北清河河南泗水沂水河水從北來注之又東至安東金城鎮入北東入于海禹時河水北行不赴淮

泗故經文止言泗沂此言河者據今時之水道也河
日南徙緣泗水入於淮因其道耳

濟水○發源於王屋山崖下初發源為沈水既見而伏
至河南懷慶府濟源縣西北三里復出為濟有二源
東源周迴七百步其深莫測西源週六百八十五步
其深一丈與東源合流至溫縣南逕統公塋入黃
河其水性下且勁過河之南溢而為滎河濁而濟清
也滎澤在今開封府滎澤縣西五里往東若斷若續
或伏或見而入於海今濟南府有大清河即濟水之

一卷

九

故道也俗呼謂之清濟自兗州府汶上縣東北流經
長清濟河歷城濟陽齊東武定青城濱州蒲臺利津
等處入海又小清河一名漂水即濟之南源其源發
於濟南府城西趵突泉與城中大明湖水合東北經
章丘鄒平新城界入海禹時未有此後來水脉分散
故不同耳其發於趵突泉者蓋泰山之北與濟之東
南諸谷之水西北匯於黑水之灣又西北匯於相崖
之灣至於黃山渭馬崖泊然而止伏流五十餘里至
濟南城西而出黃山在濟南府城西南六十里齊人

皆謂嘗有素藕於黑水之灣者而見之於此其伏流
而出無疑也鄭道元謂濟水當王莽時川瀆枯竭不
與昔同蔡沉謂今歷下凡發地皆是流水世謂濟水
經流其下然則今濟水伏流不見惟汶水由濟以入
海自元及今汶水又之使入會通河由河以達于
海矣古今水道不能一一盡合其大略可見者如此
王屋山在濟源西八十里禹貢註在河東郡垣曲縣
今考地志垣曲屬山西平陽府而王屋山又在山西
潞安府澤州陽城縣南蓋陽城與垣曲相隣俱在百
里之內故所屬不同耳東阿亦濟水所經取其井水
煮膠謂之阿膠用攪濁水則清人服之下陽疏痰蓋
其性趨下清而重故也

一卷

十

渭水○出隴西首陽縣南谷山山在鳥鼠山西北即今
臨洮府渭源縣本漢首陽縣地鳥鼠山一名雀山山
在縣南二十里泉初出周七八尺下流漸大統縣西
北一里許有橋跨其上曰渭橋又北過襄武縣北今
鞏昌府隴西縣本漢襄武縣又東過郿道縣南郿道
即今鞏昌府地秦屬隴西郡西漢屬天水郡東漢靈

帝時分南安郡治獮道有獮道廢城在府城東二十
五里府城西北九十里渭水經其下又東過華縣北
華縣即今伏羌縣本秦武公置為縣又東過
上邽縣北上邽即今秦州其地有邽山有上邽廢縣
在州境又過陳倉縣西今鳳翔府寶雞縣秦陳倉縣
也又東過岐山扶風縣南又東過郿縣北又東經武
功縣北即今西安府武功縣本古郿國秦孝公置又
東過盩厔縣北又東過槐里縣南槐里即今興平縣
有槐里城在焉本周太丘地又東過咸陽縣南豐水

十一

從南來注之又東過高陵縣涇水從北來注之有渭
橋渡橋以舟濟因以渡名也又東過渭城縣南又東
過長安縣北長安即今西安府長安縣也秦孝公因
古地名曰長安渭城亦秦孝公所築在長安境內有
三橋跨渭水之上曰西渭東渭西渭橋在舊長安城
西漢武帝建跨渭水以通茂陵唐曰咸陽橋中渭橋
在府城西北本名橫橋秦始皇作離宮於渭南北渭水
貫都以象天漢橫橋南渡以法牽牛東渭橋在府城
東漢高祖建以通櫟陽之道又東過臨潼縣北又東

過渭南縣北東過鄭縣北鄭縣即華州地有古鄭城
在華州城北即鄭桓公封邑秦為縣今華州鄭縣故
城北亦有古渭橋在焉又東過華陰縣北戰國屬為
陰晉地漢置華陰縣又東至朝邑縣過漆沮入於河
地里志云渭水東至舡司空入河服虔曰縣名都官
三輔黃圖有舡庫官後改為縣今廢水經謂渭水至
華陰東至鄭縣又東至霜陵縣今考鄭縣即華州州
在華陰西五十里霜陵在西安府長安縣界內西去
華陰二百五十里先後相紊不知何所據也

一

十二

泗水○出魯卞縣北山卞縣即今兗州府泗水縣春秋
時魯卞邑漢置卞縣東南有陶墟有澤有際有阜
俗謂之嬌亭山連岡通阜長四十餘里泗水出其間
博物志謂泗水出陪尾山即斯阜也其源有四四泉
俱導因為名四水過卞縣北八里合流經魯縣北
魯縣即今之曲阜縣也北為洙南為泗夫子設教于
洙泗之間即此又西過瑕丘縣瑕丘即今兗州府附
郭滋陽縣也又從東南流過平陽高平至方輿縣東
方輿即今魚臺縣又東與沛水合于湖陵縣之穀廡

城下今湖陵有城在魚臺東六十里即昔之湖陵縣也又南通徐州沛縣東又東南過彭城縣東北彭城即今徐州周顒王時九鼎淪沒于泗秦時鼎氣浮于水上始皇使數千人沒水求之不獲謂之鼎伏又東經桓山亦名魁山山下有桓魁冢自為石柳三年不成者又東南經亞父家樊勝墓東又東南過呂縣南即孔子觀呂梁處泗水之上有石梁焉故稱呂梁昔宋景公以弓彎弧東射矢集彭城之東飲羽于石梁即斯梁也懸濟滿濟實為泗嶮孔子所謂魚

一卷

十三

繫不能通又云懸水三十仞流洑九十里又東南過下邳縣西即今淮安府邳州也經葛嶧山東沂水從州西來注之又東南歷宿遷桃源至淮陰入于淮今泗水由兗州府達濟寧州入會通河分南北流蓋因元時濟會通河以漕疏導七十二泉并汶泗諸水皆入于此非復故道矣

汾水○出太原府汾陽縣北管涔山汾陽即今之太原府嵐縣也其源有二一出靜樂縣北管涔山天池一出林溪山龍眼泉至支鍋石村合流至寧化西南流

經樓煩陽曲又南經太原清源大陵即今之文水縣又南至平陶即今汾州之平遙縣又南至介休永安縣縣即今平陽府之霍州又南底靈石汾西趙城經洪洞岳陽岳陽漢之穀遠縣也又南經臨汾歷襄陵太平絳州稷山河津河津古皮氏縣又南至汾陰即榮河縣西南入于河

清漳○出上黨沾縣大屯谷即今山西太原府平定州樂平縣火山在在縣西南二十里一名沾嶺一名鹿谷山俗謂之章山又謂水出大要谷即大屯谷也北

一卷

流折西南入和順縣梁榆水和順即今路州府遼州和順縣亦沾縣地也又東過涉縣即今河南彰德府涉縣縣因漳水徙涉故名又東至武安縣南又東至林縣合漳村與濁漳水合

濁漳○出上黨長子縣鹿谷山即今山西潞安府長子縣黎鳩山一名鹿谷山在縣西五十里東流過縣南五里名為濁漳又名為衡水又謂之橫水衡即古橫字又東北經府治西南三十里又東過壺關縣北又東過屯留縣北屯留又名純留春秋晉人執孫蒯於純

留是也又東至潞城縣西夏漳村與絳水合又東經
碭陽城北滄溪水入焉又東至襄垣西南甘村合沁
州漳河又至縣東北三十五里合武鄉漳河又西流
至黎城縣西南入河南鄆德府武安縣界至鄆縣西
即今林縣合漳村與清漳水合臨漳本古鄆縣地林
縣亦其地也漳水又東過列人縣南即今北直廣平
府肥鄉有列人故城在肥鄉縣列人堤上梁惠成王
八年伐邯鄲取列人即此又東北至斥漳縣南斥漳
即今威縣又東北過曲周又東北過順德府鉅鹿縣

一卷

十五

東又北過堂陽縣即今真定之新河縣又東北過扶
柳縣北又東過信都縣西扶柳即冀州地有扶柳城
在冀西漢置縣冀州即漢信都縣也又東北過下博
縣即今深州地又東北過河間阜城縣北又東經建
成縣故城南建成城在獻縣界內又東北過章武縣
即今鹽山縣有章武城在西北漢置今廢又順天之
霸州亦章武地又東北過平舒縣南入海霸州之大
城縣即漢平舒縣也按漳水漢初猶入河至周定王
後河日東徙去漳益遠而後漳自入海至今則自東

昌館陶縣入衛河以達於海矣

恒水○出北直隸真定府恒山北谷西南流至唐縣界
入滏水合流至保定府安州高陽縣入易水又蔡傳
云入於滋水今有滋河在祁州西南三十里至州境
與沁河合在州東南入易水滋河發源於山西放田
山經真定府無極縣入保定府祁州界又衡水即衛
漳水也亦與恒水相近

衛水○蔡傳云出常山郡靈壽縣東北即今北直隸真
定府靈壽縣北河在縣東北一十里俗呼為雷溝河

一卷

東入滹沱今考衡水發源於河南衛輝府之輝縣西
北七里蕪門山一名百門山又名蕪嶺東北流經新
鄉汲縣東北合淇水入千堤口又東北經北直隸大
名府之清縣又東過魏縣至府治南又東北過山東
東昌府館陶縣漢名屯氏河隋疎為永濟渠亦曰御
河又東至臨清州又東北過德州入北直隸河間府
故城縣界又東至吳橋東光縣境又東至景州過交
河縣至滄州西北流入青縣界又東北至天津直沽
入于海此今之衛河也按地志衛輝之輝縣與真定

之靈壽縣相去千有餘里在靈壽者與漚沱相近在
輝縣者則自大名經河間至天津方與漚沱相合南
北大相懸絕而水之大小亦彼此殊異似難強合意
禹貢之衛水非此水也記此以備參考

濰水○出瑯琊郡箕縣箕屋山箕縣即今青州府莒州

也又東北經諸縣西即今諸城縣也又北過平昌縣
東今安丘縣西南六十里有平昌故城即漢舊縣也
又東北經姑幕縣東乃薄姑氏之國即今博興縣也
又北過高密縣西高密即今萊州府高密縣又北過

一卷

淳于縣東淳于即今青州府壽光縣古夏后氏之斟
灌國周武王封淳于公故曰淳于又東北經都昌縣
即今昌邑縣又東北過濰縣東北入于海韓信囊沙
壅濰水即此

淄水○出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之陰萊蕪即今濟南府
泰安州萊蕪縣也原山又名岳陽山東北流經萊蕪
谷即春秋時夾谷之地齊人使萊夷以兵劫魯侯即
此又東北過青州府臨淄縣東城臨淄水故曰臨淄
又東過廣饒縣即今之樂安縣又東北至利縣東利

縣即今之博興縣地有古利城在縣東南四十里博
興漢博昌縣也又東北與時水浞水合時水一名形
左傳齊晉盟于形是也地理風俗志曰淄入濡濡亦
作耐魯仲連謂田單聘乎淄渚之間淮南子謂易牙
嘗淄渚而別之又東北至壽光縣入濟水經謂東北
入于海與此不合

漂水○地志曰漂水出東郡東武陽縣即今東昌府朝

城縣河之枝流也漂水上承河水於武陽縣東北經
東昌之博平縣又東過高塘縣即今濟南府之章丘

一卷

縣過漢徵君伏生墓南又東北經鄒平縣北至千乘
縣入海千乘即今青州府之樂安縣也今涸

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艾山在蒙陰縣西北沂水

縣東南鄭玄云沂水出沂山又云出臨樂山考之地
志乃出雕崖山雕崖山在沂水縣西北一百九十里
似為近之然沂水發源不一合而成川又東經浮來
山春秋魯隱公時莒人盟于浮來即此一名公來又
名浮丘又東南經東安故城東城在沂水縣南五十
里又南過臨沂縣東今兗州府沂州有臨沂故城在

以城臨沂水故名又南過開陽縣東即古鄒國後更
名開陽又名啓陽縣故鄒邶郡治今青州府諸城縣
有邶邶城在縣東南一百五十里沂水經其東又東
過劇縣西即今兗州府鄒城縣制故國也春秋昭公
鄰子來朝公與之宴經云沂水過襄賁縣襄賁乃今
淮安府之安東縣地安東在府城東北九十里沂水
豈得南流至此而復北流過劇城也耶似或記者之
誤又南過良城縣西良城在邳州北六十里又南過
下邳縣西南入于泗下邳即今淮安府之邳州在府

一卷

十六

城西北四百五十里有圯橋在州城東南隅蓋沂水
至州北分為二一水從城北流入泗一水經城東屈
從城南流亦入泗謂之小沂水水上有橋名圯橋即
張良進履黃石公拔張良素書之所又沂水發源于
尼山之麓西流入泗乃曾點浴乎沂之沂非此水也
沱江○此梁州之沱潛也在成都府新縣縣西北十五
里新縣在府西北五十六里此水自灌縣分派經新
縣東至安縣西南入大江舊地志云蜀郡郫縣江
沱在東西入大江即今成都府郫縣秦隸蜀郡又地

志云蜀郡汶江縣沱在西南東入大江舊傳云汶江
今永康軍導江縣也今考地志安縣乃汶江縣地宋
於此置石泉軍陞為安州灌縣唐改為導江縣宋于
此置永康軍治導江縣蔡傳不云安州而云導江何
也耳灌縣在府西九十里安縣在府北八十里灌縣
乃江沱始分處安縣乃入大江處於地志為近古今
水道之出入雖不可詳而郡邑之更改則有定者以
導江為汶江殊未可曉

潛水○水自漢出為潛水經云漢水枝分潛出者故受

一卷

二十

其名耳今潛水又謂之西漢水蔡傳謂自西傾而至
葭萌浮於西漢西漢即潛水也水經云漢水又西南
經通谷水谷水東北通溪上承漾水西南流為西漢
水西漢水又東南至葭萌縣東北與羌水合羌水即
西傾山之羌水至葭萌始合此水元與漢合大禹自
廣漢疏通即為西漢水也西漢源出華昌府秦州岷
冢山嶠冢山有二一在天水郡之上邽一在漢中府
之金牛在金牛者漾水之所出在上邽者西漢之所
出也金牛即今漢中府之沔縣今有金牛廢縣在襄

城縣西一百八十里與沔縣相近上邽即今鞏昌府秦州本漢上邽縣也西漢水南流經西和縣又南通成縣謂之六漢水又謂之翠井江皆西漢水之別名又南與嘉陵江合嘉陵江源出漢中府鳳縣東大散關西南流經兩當略陽又南通沔縣西與西漢水合又西南經四川保寧府昭化縣北西南至廣元縣南又南流至劍州又南至府城關中縣西又南經重慶府合州釣魚山下與宕渠水合謂之渠口又南至巴縣入於江又云潛水出巴郡宕渠縣即今保寧府已

一卷

廿一

縣本秦宕渠原已郡此水出自漢沔而與嘉陵江合流者也今廣元縣乃漢葭萌地即蜀王弟葭萌所封為葭侯邑故遂城為葭萌矣劉修改為漢壽太康中又曰晉壽即禹貢所謂晉壽界也

沱水○北別流之在荊州者蔡傳云華容縣有夏水者出於江尾又於沔亦謂之沱考承天府沔陽州有長夏河在州南四十里即江之沱也夏水自監利縣入東為大馬長川過沙口又東北過柴林河至直步與漢水合水經謂夏水出江流於江陵東南又過華容

又東至雲杜入沔江陵即今荊州府之江陵縣是夏水之首江之圯也華容即今監利縣也雲杜即今安陸州後改為承天府鍾祥縣及京山二縣地也今武昌府亦有夏汭夏汭夏口之文與鄴道元註亦相合乃荊州之沱即此水也又枝江縣有沱水出於江入於江縣北六十里有百里州夾江沱二水間有上沱下沱之稱與入沔之文稍異似非禹貢之沱也

潛水○有潛江在荊州府枝江縣東出漢水循源而下

經本縣界入大江又承天府沔陽州有中下襄河在

一卷

州東北六十里即漢之潛也漢水自安陸州東播為蘆洲河入潛江縣東南至於上新口經鮎魚套白汊口達於三江口又自上新播於下新口經伯口復自柳口東播於姜蒿汀至直步下水從西來注之經螺子瀆渣澤東北趨太陽入於襄河又自渣澤東南經小陽張家池壩港經入陽明湖俱合於白湖出沌口入江漢水又自蘆洲播於排沙經深江及別與范澆關栗林麻港南灣至黃荆口入下帳東匯於白湖又范澆南播於劉家渡入於三江口又自栗林口播於

蔣家灣經蓮臺起大湖口合黃荆水流入大江此正
荊州之潛也蔡傳方若潛水則未有見也今沔陽州
與枝江縣地志皆可考者似可據也又謂松滋縣有
沔水沔即古潛字史記六沔沔既道考荊州相近處
無沔水維水經有沔水謂出漢中南縣東南旱山北
至沔陽州入沔考南縣鄴道元註謂城固縣南城今
城固即陝西漢中府西鄉縣地原屬漢中郡沔陽縣
即今沔縣漢初為沔陽縣亦屬漢中郡陝西與荊州
相去千有餘里則非荊州之沔可知矣

一卷

涇水○出安定郡涇陽縣西即今平涼府鎮原縣地在
府城北一百三十里有臨涇城去鎮原縣西二里許
以城臨涇水故名本漢縣也又東南至平涼府城北
又東至涇州南與汧水合又東南至西安府邠州界
歷醴泉涇陽上縣又東北至高陵縣南入于渭高陵
即漢陽陵也

汧水○出扶風汧縣絃蒲菽西汧縣即今鳳翔府隴州
屬扶風郡絃蒲菽在隴州西四十里東北流經平涼
府崇信華亭兩縣境又北至涇州東入于涇

澧水○出扶風鄠縣終南山即今西安府鄠縣終南山
在府城南五十里一名南山東西連藍田咸寧長安
盤屋四縣境澧水出其下合太平高觀谷水東至咸
陽南北入于渭詩曰澧水東注維禹之績又老子六
澧水深十仞而不容塵垢金針在中形見于外

絳水○在真定府冀州北俗名枯絳渠金史南宮下有
絳水枯澆即此信都縣即今真定府冀州地

伊水○出西安府商縣熊耳山東南流至河南盧氏縣
界又與閼頊嶺之水合焉同流經水事宜陽嵩縣南

一卷

嵩縣即古之陸渾縣也又東至洛陽縣西南經關寨
山關寨東麓接少室山南麓跨古城北西麓跨宜陽
縣北麓跨龍門鎮龍門大禹所鑿兩岩對峙伊水出
其間其形如闕故名伊闕俗名龍門又名關口漢服
虔取謂南山伊闕即此又東至滎陽縣東南中無南陽縣
于洛考之水經伊水出南陽縣河南府中無南陽縣
疑即南陽府之南陽縣而漢名宛縣非南陽也又考
其所經流則先歷河南府之嵩縣而後至新城新城
即今陝西之咸陽縣屬西安府豈有轉徙西北流之

理若以咸陽為然則與商縣之說頗合地志謂西安府熊耳山乃郭璞所謂之熊耳非盧氏之熊耳也伊水所出及考今之地志中西安府無伊水經流之文古今水道變遷不常或古有之而今無矣是不可考也

洛水○出京兆上洛縣冢嶺山上洛即今西安府之洛南縣冢嶺山一名謹舉山東流入河南河南府盧氏縣界南經熊耳山又東歷永寧經鵠鵠關關在永寧西惟石磊落上衝霄漢下枕洛河又東歷宜陽縣又

一奉

東北過洛陽縣南澗水南注之又東過偃師縣南澗水西北流注之又東北至楊村渡伊水從西來注之又北至鞏縣東又北入于河

澗水○出河南府洛陽縣穀城山山在府西北五十里北連孟津縣界舊名替亭山漢時于此置穀城縣又東至洛陽縣南又東至偃師縣南又東入于洛

澗水○出河南府澠池縣白石山山海經曰白石之山惠水出其陽東南流注于洛澗水出其陰北流注于穀東南經新安函谷關至洛陽入于洛即周書所謂

澗水東澗水西是也

澗水○即汲水音其其源出於河在今開封府滎陽縣經祥符陳留至歸德府小蒙城為澗水又經兗州府城西三百里曹州即古豫州之地與沮水同入於泗水又云汴河源出滎陽縣大周山合京索須鄭四水東南至中牟縣入於河

沮水○即澗水在開封府陳留縣東北四十里東經澗州達寧陵縣過歸德府國初歸德州後陞為府夏邑縣南二十里經本府永城縣合汴白水達於鳳陽府

一奉

宿州又東至靈璧縣東流經縣界又東北至宿遷縣入泗水今泗水并入于河不可辨矣又沮水出濮陽即今濮州在東昌府城西二百里又沮水出沛國芒縣即今之開封府永城縣地蓋睢州永城寧陵皆舊原沛郡故也小蒙城在歸德州城南二十里即莊周本邑又州北四十里有大蒙城俱開封府地又若縣城在鹿邑縣東即楚之苦縣城莊周是其人也
恒水○水經與地志中俱無所載惟恒水在臨洮府西南出吐谷渾界一名洮水源出西傾山經府界謂之

桓水疑即西傾之桓水蔡註洮州臨潭縣乃今洮州
衛地唐貞觀中徙治臨潭者宋復仍置洮州水經謂
洮水出強臺山東強臺即西傾之別名經抱罕城南
流入黃河抱罕即今河州衛地有抱罕廢城在焉其
又一枝則經臨洮府城南入渭今河州在洮州衛北
二百餘里西傾在洮州衛南二百五十里則此水自
梁州西境至雍州界入河者經文云西傾因桓水是
未疑是梁州西北之貢道西北則因桓是來來者來
於京也其西南之貢道則浮潛逾汚入渭亂河耳意

一卷

亦通水出西傾之南者曰墊江水即羌水俗又謂之
白水沙州記洮水與墊江水同出強臺山山南即墊
江水源山東則洮水源山海經曰白水出蜀郡郭景
純註云從臨洮之西傾山東南流入漢而至墊江故
段國以爲墊江水也墊江水東南流經宕昌城東宕
昌即今陝西岷州衛地有宕昌城在衛南一百二十
里又東南經武階城西南武階即今鞏昌府階州又
東南過泉縣南白水即今四川保定府昭化縣又南
至廣元縣入漢水廣元本秦葭萌縣地蔡註云自西

傾至葭萌浮於西漢漢水即西漢也古今水道形勢
變化而水名亦傳說不一此則據地志可考者耳餘
不能詳也此條本文原有差處與蔡註亦不合當以
蔡註為正

汶水○出萊蕪縣原山之陽至泰安州靜封鎮西南流
與組練山二陽小汶河合又西至寧陽平陰汶上縣
又西至東平州界注濟按水經有五汶北汶羸汶柴
汶石汶牟汶名雖有五而其流則一也

一卷

禹貢山川郡邑考

錫山王鑑識

褒水○一云出鳳翔府郿縣衙嶺山南流至漢中府褒城縣入沔一云發源太白山在漢中府東北五百餘里名黑龍江又名紫金水經漢中府鳳縣南流入褒谷褒谷在褒城縣東北一十里出連雲棧直抵斜谷郡國志謂非口曰斜南口曰褒長四百餘里谷間褒水所經縣名褒城亦以城在褒谷中也褒水出褒谷過褒城縣南入漢江漢江即沔一水二名沔水在褒城縣南四里南流合沮水褒水又東至南鄭縣入漢故曰漢沔褒水所出似以太白者為是若同出衙嶺則不得云褒斜之間絕水百餘里矣斜水一名斜谷水出鳳翔府郿縣衙嶺山漢書云出衙嶺山北至渭入渭斜水又非經斜谷至五丈原入於渭衙嶺山在郿縣西南十五里五丈原在郿縣西三十里和水○即和川在今四川天全六蕃招討司南四十里源出蠻界羅石州東流至雅州入平羌江東注于江天全在雅州西五十里平羌江在雅州城北

夷水○出巴縣魚復縣江魚復即今夔州府奉節縣屬

已郡又云源出舊施州開蠻界謂之清江水色清照十丈分沙蜀人見其澄清因名清江也此水所經皆石山畧無玉岬其水虛映俯視遊魚如乘空然唐元和志謂昔廩君浮土舟于夷水即此經連始縣境又東南過狼山縣南狼山即今荊州府夷陵州長陽縣也又東過夷道縣北東入于江夷道即今夷陵州宜都縣也因漢武帝伐西夷路由此出故名似此決非禹貢之夷道禹貢夷道應在四川雅州之西鬼氏謹

二卷

誤矣

漆水○水經曰出扶風社陽縣俞山山海經曰翰次之

山漆水出焉翰次疑即俞山字之訛也杜陽即今鳳翔府麟遊縣地有杜陽城在府北九十里又十三洲志云漆水出漆縣西北岐山漆縣即今西安府邠州地又云在鳳翔府扶風縣東源出普潤縣漆溪東經同官縣界至耀州南合沮水又西南入于渭普潤廢縣在麟遊縣西一百二十里與邠州相去稍遠又鄠道元謂有水出杜陽縣岐山北漆溪謂之漆渠西

南流注岐水意染即漆之訛也川流變遷經史各異即道元亦謂識淺見浮無以辨之今去漢魏又千餘年尤不可考矣

沮水

○出延安府中部縣西北子午嶺桑欽云北地郡延安平涼開城宜君等處皆漢北郡地也今子午嶺在宜君縣西北一百三十里有子午水南流入中部縣合沮水沮水又南行合榆谷慈烏等川同流至宜君縣南又謂之宜君水宜君即漢之馮翊郡也又南至西安府耀州富平縣合漆水又桑欽云沮水

二卷

三

東經懷德城下懷德即今富平縣又南經鄭國渠渠在縣南二十里又東南流至同州城北經許原原乃沮水之潁又東南至朝邑縣入于渭

洙水○出廣秦嶺外地志云在四川雅州城西五十里

雅州漢嚴道青衣二縣地也源發廬山縣之廬山東南過旄牛縣旄牛即今雅州地有旄牛城在邛崃縣漢置今廢有邛崃山在榮經縣東四十里即邛崃地也洙水又東與沱陽江合又東至越嶲靈道縣靈道一名靈關道今有臨關在廬山縣西北六十里

即古靈關也又東經蒙山南其山上合下開水經其

間甚為剝疾歷代為患至秦蜀守李冰發卒鑿平淵

崖通利水脉又東經雅州北合青衣水又東經南安

縣南安即嘉定州峽賓縣也又東至嘉定州入于江

弱水○在陝西甘肅州衛城西環合黎山東北入東萊界

又按西域傳弱水在條支自長安西行萬二千里又

百餘日方至條支疑別有所謂弱水也

黑水○多從外國經流其出入雜亂而無所考或以為

入居延海或以為四川金沙江或以為健為都之納

二卷

四

溪或以為雲南之瀾滄江又或以為銀龍江又或以

為雲南北勝州之金沙江即麗水也又或以為西洱

海即大理府城東古葉榆河也又或以為漾脩江其

源流種不一難以為定

勝水○在山西鄆州孝義縣西八十里源出孤岐山入

汾河

沐水○源出貴州府沂水縣沂山沂水縣即漢之東莞

縣也經流縣南達于莒州即漢之莒縣又南入兗州

府沂州界又南至淮安府沐陽縣東南入衆壩湖

在海州西南九十里上接沐河下流入海水經謂沐水自莒縣南至陽都縣東入于沂意昔時入沂而今入海矣

汶水。出泰山即萊蕪縣原山之陽即今濟南府泰安州萊蕪縣西南流入萊蕪谷行石澗中百餘里出谷又西南經嬴縣故城南在今泰安州界內有故嬴城是也左傳桓公三年會齊侯于嬴博又東南過萊蕪縣北奉高即今泰安州地縣北有吳季札子墓在汶水南曲中季札聘上國喪子於嬴博之間即此又東

二卷

五

南經奉高明堂下又西南流經徠山西又過博縣西北博縣亦泰安州地又西南經亭亭山東又西南經魯國汶陽縣北即今曲阜縣地又西南歷寧陽平陰汶上縣又西南至東平州過無鹽縣無鹽在東平州東三十里有故城在又西南至壽張安民亭入于濟按水經有五汶北汶瀛汶染汶渚汶牟汶名雖有五而其流則同禹時入濟元時以汶水障入會通河同泗水共分南北流與古全異矣

禮水。出武陵充縣西歷山即今岳州府慈利縣西歷

山也慈利本漢零陽充二縣地屬武陵郡有白石巖立狀類人形各高三十丈相傳云充縣尉與零陽縣尉共論封境因相傷害化而為石東標零陽西揭充縣自充縣東經臨澧縣臨澧亦慈利縣地又東經零陽縣南即今石川縣亦漢零陽地也又東茹水注之莊辛所謂飲茹溪之流者是也又東經澧陽縣南城臨澧水澧陽即今澧州也又東過唐縣北即今安鄉縣本漢作唐縣亦唐陵縣地也又東與澧水合漢王粲詩悠悠澧澧水又東至長沙下雋縣西北東入

二卷

六

于江下雋即今岳州府巴陵縣屬長沙郡入江處乃流注于洞庭湖俗謂之澧江口也

沅水。出牂牁且蘭縣為旁潯水即今四川播州地本秦夜郎且蘭二縣漢屬牂牁又東經辰州府沅州又東經鐔城縣即今黔陽縣又故無陽縣地也縣對無水故以無陽為名又東經辰陽縣即今辰陽縣也又東經辰溪縣南東合辰水又東與酉水合關驪謂之受水其水所決入名曰酉口又經賓應得城側又東北至臨沅縣界臨沅即今常德府武陵縣也又東為

明月池白壁灣又東歷三石澗綠蘿山又東經平山
西南臨沅水寒松上蔭清泉下注又東經臨沅縣南
有晉徵士葉玄之墓司馬錯城又東歷小灣謂之枉
渚又東北經沅南縣即今之桃源縣也又東入龍陽
縣境有澧水出漢壽縣西楊山南流經龍陽縣南舊
索城即古索縣也關駟以為興水東流入沅亦曰漸
水也水所入之處謂之崑口又東北歷汎洲洲長二
十里今名橘洲吳太守李衡種橘之所謂木奴千
頭歲絹千疋者是也今洲上有民居數百家而橘不

二卷

存矣又東至岳州已陵縣西北東入于江

資水○出零陵郡都梁縣路山即今寶慶府武岡州漢
為都梁天夷二縣地有都梁城在武岡州東五里又
有都梁山在州東一百三十里山上有淳水其中飛
生蘭草俗謂蘭為都梁因以名山亦名縣路山一名
唐糾山在州境輿地廣記謂資水出其下又漢志都
梁縣有路山資水所出東北過夫夷縣即今新寧縣
亦夫夷地也去州東北二百四十里有夫夷故城在
焉又東北過邵陵縣即邵陽縣在州西北二百八十

里縣故昭陽也又東北過洛陽山資邵二水流其下
又東北合邵水經新化縣又東北過益陽縣北即今
長沙府之安化縣本秦益陽縣地又東北過寧鄉益
陽縣與沅水同會于洞庭北流入江

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即今廣西桂林府興安
縣本漢始安縣屬零陵郡在桂林府城北一百三十
里海陽山在縣南九十里舊名陽海山湘灘二水所
出湘灘之間陸地廣百餘步流五里分為二南為灘
北為湘湘猶相也言有所合灘猶離也言達湘南流

二卷

八

灘水又名桂江由桂林府城下南流入梧州界漢討
南粵戈船下瀨將軍出零陵下灘水即此湘水合越
城嶠水東北過零陵縣東即今廣西全州地在府東
北二百五十里又東北過洮陽縣東洮陽亦今全州
本漢零陵洮陽二縣地又東北過泉陵縣西即今永
州府零陵縣本漢泉陵縣也瀟水從南來注之又東
北過邵縣西即今衡州府衡陽縣本漢邵縣地吳析
置臨蒸縣第邵字與今邵字微有不同蒸水從西來
注之水經謂之臨蒸縣蒸水亦謂之承水豈蒸字之

說耶縣即湘東郡治以在湘水東故名縣有石鼓湘水所經鼓鳴則土有兵革之事羅君章云扣之聲聞數十里大抵湖湘之間其石扣之多鳴如湖口縣上下鐘山皆有聲不特石鼓然也湘水又北曆印石石在衡水縣南其方如印累然行到無文字可二里許又北經衡山縣東山在西南即南岳也袁字記曰宿當翼軫度應機衡故曰衡山山有三峯一名紫蓋一名容峰容峰即祝融峯也最為聳傑自遠望之蒼蒼隱天非清霄期不見其峰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

二卷

九

川隱見七百餘里又東北經湘南縣東又歷湘西縣南湘南即今長沙府之湘潭縣本漢湘南縣亦衡山縣地也湘西即衡山縣地隋以湘西省入衡山又北經麓山東其山東臨湘水又北過澧陵縣西即今醴陵縣但澧與醴不同耳又北過空冷峽驚浪奔雷勢同三峡又北過臨湘縣西臨湘即瀏陽縣也縣南有石潭山湘水經其南又北經南津城西城對橘洲洲上多美橘故名湘江中有洲四曰橘洲曰直洲曰壘洲曰白小洲夏月水泛惟橘洲不沒諺云昭潭無底

橘洲浮又北經羅縣西羅縣即今湘陰縣在府北一百二十里本春秋羅子國又北泊水注之汨水西為屈澤即羅澤也屈原懷沙自沉處汨水又西經汨羅成南流注于湘又北過岳州巴陵縣西入于湖湘水左會資水謂之益陽江又會沅水謂之橫房口又會澧水謂之臨湖口又會澧水謂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入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者是也湘中記曰湘水之出于陽州則歸為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沒于其中矣湖

二卷

十

中有二山曰君山曰編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苞山即今蘓州洞庭之苞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是也君山編山兩山相去各數十里迴峙相望孤影若浮湘水至永州府界與瀟水合曰瀟湘至衡陽與蒸水合曰蒸湘至沅州與沅水合曰沅湘湘水入湖處在巴丘今名巴丘山在岳州府城南亦名巴蛇塚界層巴蛇于洞庭積骨成丘山在湘水左岸有巴陵故城本吳之巴丘即閭城也其入江處謂之三江口水色青黑東北流入于江有清濁之別謂之江會也

酉水○出辰州府故酉陽縣之酉源山今有酉陽城在府西北即漢酉陽故縣又有大酉山小酉山俱在府西北五十里此酉水所出之源也一名酉溪水經云酉水導源益州已郡臨江縣故武陵充縣考之地志充地乃今岳州府之慈利縣臨江乃今四川重慶府之忠州又鄭都與益江二縣亦臨江縣地俱在大江之北其南則為彭水縣亦漢武陵郡酉陽縣地有酉陽山在黔江縣東五十里以山近酉陽界故名黔江在重慶府東一千二百里酉陽山又在東五十里而

二卷

土

彭水乃在府東南四五百里何得皆以酉陽為稱此古今地理之不可曉者又考之各志並無酉水所出之文無有所謂酉源山者要之當以辰州府者為是且有酉陽故城在尤為可據也酉水又東經沅陵縣北又南注沅水

辰水○出辰州府沅陵縣之三嵎山山在府城東二百四十里一名辰溪南流至辰陽縣入沅水辰陽即辰溪縣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

漸水○一名澧水出漢壽縣西楊山漢壽即今常德府

之龍場縣本漢漢壽縣又漢索縣也又謂之興水南流注沅水

淑水○在辰州府淑浦縣西三十里一名淑溪又名淑川北流入沅水

瀟水○在永州府城外源出九疑山又云出道州營道縣地理志曰出營陽冷道縣經九疑山北流至府城與湘水合

澧水○在長沙府湘鄉縣南二里源出衡岳山至芭蕉山合衆心溪水西流合漣水漣水在湘鄉縣東南

二卷

十三

四十里合流九十里合側水遠破石轉至縣南匯而為潭又東過石潭百餘里入湘江意此水即蔡傳所謂澧水九江之一也

蒸水○以水氣如蒸故名源出寶慶府邵陽縣東北流至衡陽縣界會清陽水東流經衡州府此會于湘

蔡九峰註九江○乃沅漸元辰淑酉澧瀟湘九水今地志乃瀟湘蒸瀧沅瀧叙辰酉九水與蔡註不合豈瀟蒸瀧三水即元漸澧也或別名亦未可知而澧水又可見者非別名也又考水經有漸水乃流入浙江與

九江相去甚遠決非九江之漸也

三江○松江婁江并東江為三江松江在府北七十四里上海縣界府因以名舊名吳淞江後以水災去水從松亦曰松陵江其源出太湖鄞道元水經云松江自湖東北七十里分流謂之三江口度仲祐松江下七十里水口分流東北入海為婁江東南流者為東江并松江為三江今松江自吳江長橋東流至尹山北流至甫里東北流至澱山北合趙屯浦又東合大盈浦又東合顧會浦又東合松子浦盤龍浦凡五大

二卷

十三

浦至宋家橋轉東南流至黃浦而入海其將入海處別名滬瀆其別派自吳江分流由急水港鍾為大湖曰薛澱滬水名也注海曰滬陸魯望云別竹于海強曰滬吳之滬瀆是也皮日休詩全吳臨巨溟百里到滬瀆海物競羅水惟爭滬瀆即此地也薛澱湖一名澱山湖以中有澱山也在府西七十二里其源自長洲白蠟江經急水港而來周圍幾二百里實古來鍾水之地北由趙屯浦東由大盈浦瀉于松江東南由爛路港以入三泖舊志云西有小湖又云縣西北

有白蠟馬騰公瓊瑤四湖且為白蠟越在長洲馬騰谷瓊瑤三湖相去僅五七里而澱湖茫然一壑不復可辨曰錡湖曰瓊湖曰邢湖曰新湖云皆在西北以今考之澱湖之南有瓢湖其傍有金銀東清東白西陳大封諸蕩漾北即蔓萊洲皆涵浸相屬數十里其而過金澤又有西龜蕩雲落漾諸水而不得其名者尚多古今世殊焉知舊志所書非今之諸蕩耶澱山宋時在水心並湖以北中為一漁曰山門溜東西五六里南北七八里正當湖流之衝為古來吞吐湖水

二卷

十四

之地山門溜之中又有斜路港大石浦小石浦通澱湖流後湖沙淤澱漸成園田元初湖去西北已五里餘今趙屯大盈去湖益遠顧由何家港及南北曹港受湖水以泄于江水患之多蓋有由矣國初踏勘三江水災浙西諸郡蘇州松江最居下流嘉湖常三郡環以太湖綿亘五百餘里納杭湖宣歙諸州之水散注澱山等湖以入三泖項為浦港煙臺匯流漲溢要在濠滌諸浦港泄其壅遏以入於海按吳淞江舊案二百餘里廣百三十餘丈而接太湖東通大海前代

屢疏導之然當潮汐之衝沙泥淤積屢濬屢塞不能
經久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二十餘里雖云疏通
寔多淺窄自下界浦抵上海縣南踰浦口有三十餘
里沙草壅障已成平陸相視得嘉定之劉家港耶古
淞江常熟之白茆港皆保大川水流峻急宜濬吳淞
江南北兩岬安亭等浦港以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
茆二港使直注於海又松江之大盈浦乃通吳淞要
衝今下流壅塞難即疏濬旁有范家浜至黃浦口踰
浦口可徑達海宜濬令深濶上接大盈浦乃通海湖

二卷

十五

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候既開通相度地勢
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之時修築圩岸以禦
暴流如此則事功有成於民為便

九河故道○河間府志云徒駭河在滄州廢清池縣西
北二十里大史河在南皮縣北馬頰河在東光縣界
胡蘓河在慶雲縣西南簡潔河在南皮縣城外十餘
步鈞盤河在獻縣東南二百八十里高津河在慶雲
縣又在樂陵西三十里考書傳九河所在與此多不
合又先儒程氏以為九河之地已淪於海鄭道元亦

謂九河竭石俱淪於海此蓋後世新河而傳以舊名
爾今亦堪塞姑存於此又濟南府志所載高津枯河
自齊河縣經禹城平原德州德平樂陵東北至海豐
縣南入海鈞盤枯河自德州經德平東北至陽信縣
又復歸枯河自慶雲經海豐縣南入海又濟陽東北
至商河縣境有馬頰枯河又徒駭河在武定州南馬
頰河在商河與平原縣即為馬河復歸河在安德胡
蘓河在滄州臨津縣東北縣簡潔河在臨津鈞盤河
在樂陵東南高津河在樂陵東西北流入饒安與武

二卷

十六

定相近太史河不知所入九河故道真不可求只以
淪於海中為是滄州即今之滄州清池亦滄州地今
有廢城在德州即今之德州安德即德州地今以之
名驛平原即今之平原屬德州商河即今之商河屬
武定無棣即武定州東光即今之東光屬河間樂陵
即今之樂陵屬武定饒安東漢縣名今河間有廢城
省入樂陵平川即今永平府涿州在唐為平州臨津
未詳

遼水○源出塞外白平山在今遼東三萬衛西北東南

流入塞又南過望平縣西即今鐵嶺衛地有望平廢縣在廣寧衛東北一百五十里又南通義平縣今定遼中衛即故義平縣地也遼水在瀋陽都司之西境廣寧之東境又西南過遼遼縣故城西即海州衛地今有遼遼廢縣在海州西六十里又東南過房縣西又東過安市縣西安市有廢縣在蓋州衛東北海州之南遼水從西南入於海唐書太宗征高麗至遼津泥淖二百餘里人馬不可通即此至今遼地過兩則多津虞夏時嘗分冀之東北暨無閭之地為幽州即

二卷

十七

今慶寧以西之地分青之東北遼東等處為營州即今廣寧以東之地秦以幽州為遼西郡營州為遼東郡漢初因之則遼河即禹貢之遼水也幽常皆職方之內貢道所入故曰夾右碣石入於河蓋自北海而達河也

濡水○有二其一從北平塞外來東南通遼西今支縣北令支即今永平府遷安縣也遷安在府城西北四十里又東南經樂義鎮孤竹城西今有孤竹城在城西四十五里又東南過海陽縣西南入於海陽即

今涿州地有海陽城在烏涿州在府南四十里其一出故安縣西北窮獨山南谷窮獨山在保定府易州北三十里一名馬頭山易州在府西一百二十里東流與源泉水合又東南經樊於期館及荆軻館二館俱易州北乃燕太子丹所集即樊於期投首與荆軻又東經陽城西北又東南過曲逆城北漢書云濡水出於曲逆城北曲而西流又轉西東故曰曲陽漢章帝醜其名改曰蒲陰即今完縣地也在府西七十里又東流分為二瀆一瀆從故安城南入易水一瀆從

二卷

六

易州境東南流至河間府任丘縣古莫州西六十里左傳齊侯北伐燕盟於濡水即此又東至渤海平舒縣與易水合平舒縣即今順天府薊州大城縣也屬渤海郡蔡傳所云遼瀋易之瀋當以遼西者為正蓋其水自建於海遼水乃營州有道濡水乃幽州有道皆由海至碣石而入河者若保定之濡水與易水合流抵當言易而不言濡矣

濡水○即濡沱河源出山西太原府縣時縣秦戴山谷名小孤山山海經曰秦戴之山濡沱之水出焉又西

經代州北又西南通崞縣南登忻州北又東過定襄
王臺二縣又東南通五縣又東過真定府平山縣界
又東過靈壽縣東又東過保定府深澤縣南隋圖經
曰滹沱河在深澤縣界光武為赤眉所追使王霸視
水曰水堅可渡即其處也又南通真定府之晉州界
又東過保定府之東鹿縣南又東過真定府深州又
東入河間府之獻縣南又南至交河縣北交河以滹
沱與商河交流得名又東至青縣東由直沽入於海
地里志又云至青州合衛河達於海意水道變遷昔
二卷 九

自入海而今則從衛以達耳直沽是水之合處北方
水皆從此以入海也

易水○出涿郡故安縣西山故安即保定府易州本漢
故安與易縣地也古冀州域乃石公舊國其城在州
治南秦為上谷郡地漢高祖改為故安縣又安肅之
漕河徐河清苑之石橋河一畝泉河蠡縣之滋河沙
雅兒河唐縣之唐河與易水九河之水合而為一易
水東過開城門西南即燕之長城門也長城在保定
府城北一百里西起易州界經安肅至容城即秦將

蒙恬所築又東經漸離城南易州有漸離城燕太子
丹以高漸離擊築城以館之即此地又東過范陽縣
南有范陽城在易州東南六十里秦置縣今廢又東
過樊輿縣故城北即今清苑縣有樊輿城在焉又東
過武遂縣南即今安肅有遂城廢縣即漢武遂地又
東過容城縣南又東過新城縣北新城古督亢北即
燕丹所獻督亢地圖者是也又東經易京南今有易
京城在雄縣境南臨易水又東經易縣故城南即保
定之雄縣本漢易縣地也又東經高陽縣與洧水合
二卷 十

又東過安須縣南即順天府東安縣有安須舊城在
縣北又東過霸州南又東過文安縣南又東過泉州
縣南即今寶坻縣本漢泉州縣地有舊州城在武清
縣東南四十里又東至天津直沽入於海

洧水○出代郡靈丘縣西北高氏山靈丘即今大同南
靈丘縣也東南流經石銘陞漢原代郡山海曰高氏
之山洧水出焉地里志又云出恒山北谷又恒山在
渾原州西南二十里東南流合溫泉水即溫夷水也
又南過廣昌縣南又東經倒馬關在唐縣西北一

百十里寰宇記云澠水出倒馬關經石臼子里山路險峻為之倒因名漢置戍於此又東南過中山上曲陽縣北即今真定府曲陽縣也又東流過鴻上關即鴻山關也在唐縣西北七十里寰宇記曰洪武山又水經云澠水東流入洪山即此晉地道志亦曰鴻山關又東過唐縣南即今保定府唐縣又東經安喜縣故城南安喜即唐縣地恒水從西來注之齊高帝建元初改唐縣為安喜今有安喜故城在真定府定州界內縣故安陰以其地臨陰故名漢章帝改安喜

二卷

廿一

又東過博陵縣南即今保定府博陵縣又東北經蠡吾縣故城南即今蠡縣漢為蠡我縣又東北經依城北即依政城古葛城也今有廢葛城在保定安縣界內本漢高陽縣之葛鄉又東北經阿陵縣故城東阿陵即河間任丘縣地任丘本漢鄆縣今有阿陵城在任丘東北二十里又東北入易水

雷夏○即雷澤城隋置雷澤縣今廢在東昌府濮州東南一百里曰城陽

大野○在兗州府濟寧州鉅鹿縣東五里一名大野澤

南北三百里東西一百餘里周禮數曰大野即此元末為黃河所決遂涸鉅野縣在兗州府西北一百六十里

彭蠡○即鄱陽湖在饒州府鄱陽縣西四十里延袤數百里隋以鄱陽山所接故名一名宮亭湖一名揚湖一名彭一名鄱陽皆隨地得名又云彭蠡湖四十里長三百里西接南昌東抵饒州北流入於江

何澤○在曹州境內又濟水東至於荷今皆涸曹州在兗州府西三百里

二卷

廿一

潞野澤○在涼州衛城東北一名休屠澤屬陝西行都司即漢武威郡姑藏縣地也武威縣今為郡名實行都司地

震澤○即今太湖也跨蕪常嘉湖四府界濶二百里周五百餘里杭湖宜歙諸水注焉史記國語皆謂之五湖

雲夢○在沔陽州城東本二澤而相連左傳謂雲夢跨江之南北原在安陸縣南五十里今又有雲夢縣皆此澤相連之地又雲夢在德安府陸縣南五十里史原缺

禹貢山川郡邑考

錫山王鑑著

蒙澤。在開封府鄭州蒙澤縣

安豐。在今鳳陽府壽州霍丘縣漢為安豐松滋二縣

地宋於壽州置安豐軍

酸枣。即今開封府延津縣秦置酸枣縣

武德。在懷慶府城東南五十里有武德城在焉後魏

置武德郡隋廢郡改縣曰祁丘唐改曰武德宋廢為

鎮

三卷

秦戲山。山海經曰秦戲之山無草木多金玉灣沱河

水出焉

石固塞山。在濟南府城南五十里與黃山相連者下

有渴馬崖

黃山。在府南六十里山周如城俗陰諸水奔流至此

匪而為澤伏流至城西而出為酌泉

夾谷山。在淄川縣西南三十里即齊侯會盟之處

壺口。在山西平陽府吉州西七十里

梁山。在山西太原府石州東北一百里即呂梁山為

貢治梁及岐即此呂不常曰龍門未開呂梁未鑿河

出孟門之上

岐山。在汾州介休縣東南二十五里又在孝義縣西

八十里一名薛頤山勝水所出東北流注於汾又名

洪山即治梁及岐之岐

少山。在太原府樂平縣西南二十里福地記曰山在

樂平沾縣其高八百丈可以避兵恒山之佐命也清

漳水出此又名沽嶺

發鳩山。在潞安府長子縣西五十里漳水所出山海

三卷

經曰發鳩多怪木有鳥名精衛相傳炎帝少女遊於

海溺而不返化為此鳥嘗取西山木石以填東海又

名鹿谷山

太原。即山西太原府

太岳。即今霍山在太原府霍州東南三十里接趙城

界周為冀州州縣

岳陽。即今之岳陽縣太岳之陽也

管涔山。在太原府靜樂縣北一百四十里汾水所出

太行山。在懷慶府城北二十里綿亘數千里又在平

陽府錄東二十里其山高峻西北諸山多其故脈
各因地主名其實皆名太行而貢太行恒山至于碣
石蓋相接也今觀其形勢亦如是

岱山○在今兗州府泰安州北五里舜東巡狩至此其
山高四十里

蒙山○在兗州府費縣西北七十里詩奄有龜蒙即此
又以其居魯之東名東山所謂東蒙也又在青州府
蒙陰縣南四十里與龜山相連延袤八十里蒙山之
陽為費山陰為蒙陰然東蒙屬魯費縣屬魯

三卷

三

陪尾山○在兗州府泗水縣東南五十里泗水所出

羽山○在兗州府鄆城縣東七十里又羽山在淮安府

海州西北百里即舜殛鯀處又羽澤在羽山下左傳

謂禹貢羽畎夏翟魯氏註云山雉具五色出于羽山

之畎名山曰羽者以此鯀為黃龍入于羽淵即此孔

安國註謂羽山在東齊海中蔡傳以為徐州羽山非

是蓋海州與青州相連故曰東齊

羽畎○即兗州之羽山

嶧山○在邳州城西北六里乃葛嶧山也嶧陽孤桐出

此山之南俗名距山以其與沂水相距七百里註謂
葛嶧山即此又嶧山在邳縣東南三十五里名鄒嶧

山秦始皇頌功德處未知孰是

東原○即今東平州漢為東平國隨置鄆州在兗州府
城西北一百五十里

衡

○在衡州府衡山縣西三十里案字記云宿當翼
度應機衡故曰衡山周禮職方氏荊州之鎮曰衡

山即此其山盤繞八百里有七十二峰十洞十五名

三十八泉二十五溪九池九澤九井而峰之大者曰

三卷

四

祝融曰紫蓋曰雲臺曰石廬曰天柱惟祝融為最高

已陵○即岳州府已陵縣

夏汭○蔡傳謂水北曰汭江北之夏汭春秋謂之夏汭

左傳曰漢水曲入江處

百里洲○在荊州府枝江縣東北周圍百餘里亦謂江

沱出入之處出蔡註

沱池○在沱池縣北是池而腹大池有此因名

白石山○在沱池縣東北二十二里澗水所出而屬河

南焉

廣陽山○在浹池縣東北三十里一名汚池山

穀城山○舊名磨亭山 水出焉在河南府西北五十里

荷澤○在曹州境內又濟水東至于荷今皆泗曹州在

兗州府西三百里

陸渾山○在河南府嵩縣東北四十里一名方山隋置

陸渾縣又陸渾之山伊水出焉

定陶○在曹州東南五十里

閭頡嶺○在河南府盧氏縣東南一百六十里伊水出焉

三卷

五

岷山○在成都府茂州羌之列鸞村一名鴻蒙即隴山

之南者故稱隴蜀又名復焦山江水所出也山高六十

十里

青城山○在灌縣西南五十里唐杜光庭記岷山連峰

接岫千里不絕青城乃第一峰也

嶓冢山○在漢中府沔縣西一百二十里漾水所出汚

縣在府西一百十里又嶓冢山在陝西鞏昌府秦州

西南六十里按通典嶓冢有二一在天水郡之上邽

一在漢中之金牛在天水者西漢水之所出也西漢

即潛水也

蔡山○在四川雅州城東五里有旅平地名在州東一

十里乃夷高治水成功旅祭於此今其地俗呼為落

平即夷貢蔡蒙旅平是也

蒙山○在四川雅州名山縣西一十五里山有五峰

西傾山○在鞏昌府漳縣西北八十里漳縣在府南七

十里高貢西傾因桓是來即此水經曰西傾之山桓

水出焉又洮水出於西傾洮州衛北至臨洮府界一

三卷

六

府界一百四十里

荆山○在西安府富平縣西南一十里帝王世紀禹鑄

鼎於荆山即此

岐山○在鳳翔府岐山縣東北一十里山有兩歧故名

亦曰天柱山太王邑于岐山之下及鳳鳴于岐山皆

此

博物○在西安府武功縣東南二百里又名垂山

終南山○在西安府城南五十里一名南山東西連亘

藍田咸寧長安藍田四縣之境

烏鼠山。在臨洮府渭源縣西二十里俗呼為青雀山

渭水經其下其地烏鼠同處于穴爾雅烏鼠同穴

其鳥名餘其鼠名鼯而實專謂自烏鼠同穴是也

原隰。蔡註謂其地在臨今邠州也與今西安府邠州

同在府城西二百五十里右而或地後公劉所居為

豳國

滿野澤。在涼州衛城東北一名休屠澤屬陝西行都

司即漢武城郡治姑藏縣地也武威縣今為郡名實

行都司地

三卷

七

三危山。在陝西行都司沙州城東南二十里其山三

峰削絕因名沙州城在肅州衛城西八百里瓜州城

在肅州衛西五百二十六里二城皆漢燉煌郡

積石山。在陝西西寧衛廢龍人跡之南即為黃河

之所西寧衛在行都司城東南一千三百五十里古

西羌所居謂之湟中與陝西河州衛城西北相去七

十里河州衛北至西寧衛界一百七十里

龍門山。在西安府韓城縣東北八十里名高門渡水

勢險惡懸泉飛流兩旁有山水陸不通魚鱉莫上故

江河大魚有暴腮龍門之困又平陽府蒲州河津縣

西北三十里河津在蒲州西南二百四十里

崑崙山。在陝西肅州衛西南二百五十里南與甘州

山連其巔峻極經夏積雪不消世呼為雪山周穆王

見王母于此又在桑甘衛東北番名亦且麻不莫利

其山綿亘五百餘里黃河經其南

析支。西蕃地處郡曰在河間西千餘里羌人所居謂

之河曲羌也河水繞之而行

孟門山。在延安府宜川縣北三里黃河中流相傳有

束

八

石尼東河洳宜川縣在府東南二百八十里又在平

陽府吉州西七十里

渠搜。即延安府中部縣地漢為左馮翊翟道縣寧夏

與延安府延川縣地俱屬朔方郡寧夏即古朔方郡

也

岍山。在鳳翔府隴州西四十里沂水所出

吳嶽山。在鳳翔府隴州南八十里今為西鎮

天井山。在鳳翔府隴州南一百里

金門山。在隴州南一百四十里

秦嶺山○在隴州隴安縣西南以上三山俱古岍山

也隴安縣在隴州南一百二十里

雷首○即首陽山在平陽府蒲州東南四十五里夷齊

隱此即舜所漁處也與二華爭齊又名方山

底柱○在平陽府平陸縣東南五十里在黃河中流其

形如柱高鑿底柱以通河三川既決謂之三門與河

南府陝州城東相去四十里三門南曰鬼門中曰神

門北曰人門有唐太宗所勒銘

析城○在山西澤州陽城縣西南七十里陽城縣在澤

三本

九

州城西一百里

王屋山○在懷慶府濟源縣西八十里山形如屋又山

西澤州陽城縣南八十里其西南跨垣曲縣境昔時

此山屬山西平陽府絳州垣曲縣東十里又謂之濟

源山今屬懷慶府濟源縣故不同也

恒山○在其定府曲陽縣西北一百四十里舊雅曰恒

山為北岳並祠與五岳之一曲陽在府東北六十里

屬州又大同府渾源州南二十里

朱圉山○在鞏昌府伏兔縣西南二百里俗名白崖山

伏兔在城東一百八十里

太華山○在西安府華州華陰縣南以西有少華山故

北曰太華白虎通曰西方太陰用事萬物生華故曰

華山高五千仞華陰在府東二百七十里

外方○蔡註謂西京登封縣今河南府登封縣漢置宜

陽崇高二縣屬潁川郡即登封縣地今有嵩高山在

登封縣北一十里乃中岳也又不應以中岳為外方

今考地志河南府中無外方山河南南陽府裕州有

方城山疑即外方楚屈完封齊桓公曰楚國方城以

三本

十

為城則是山亦一大鎮也况南陽正在太華熊耳之

南桐柏山之西北差近之耳裕州在府東北一百二

十里方城山入在裕州東北四十里書此以備參考

陪尾山○在今湖廣德安府城東北四十里一名橫尾

山

荆山○在襄陽府南漳縣西北八十里三面險絕惟西

南一隅通人徑即漢南郡臨沮縣此南條荆山也南

漳縣在府西南一百二十里

內方山○在漢陽府漢川縣南六十里在荆門州長林

縣北漢州縣在府城北一百六十里

大別山○在漢陽府城東北漢江之右

襄漢原○在九江府德安縣南一十二里漢為歷陵縣

屬豫章郡有博易山註謂即襄漢原根盤三十里奇

峰疊秀為一邑之重鎮云德安在府城南一百五十

里

合黎山○在陝西行都司城西北四十里木張掖地

金山○在陝西行都司永昌衛城北二里又在故昌松

縣南麗水出焉麗水三危山臨峙其上

三

十二

流沙○在沙州即今沙州城在肅州衛西八百里乃漢

璣煌地初為月支匈奴之境

西洱河○即葉榆澤在今大理府城東一名洱海一名

西洱河源自鄧川合點蒼山之十八川而匯於此周

三百餘里入漾備口并入瀾滄江南入於海

洛油○在河南府鞏縣洛水入河之處清濁異流亦名

什谷史記張儀說秦王下兵三川塞什谷之口是也

大伾○在大名府濬縣東二里山高四十丈周十五里

峰巖秀拔若倚屏障亦名黎陽山濬縣舊為黎陽縣

魏公臺○在溫縣西南屬懷慶府周封魏仲子此故名

陶丘○在館陶縣南鎮西北七里館陶縣在東昌府城

西一百二十里

百脉泉○在章丘縣南三十里百脉俱發故名曹華云

歷下諸泉皆陰伏流所發西則均突為魁東則百

脉為冠

南谷山○在渭源縣西二十五里在鳥鼠山西北

大皂谷○疑即少山之谷也

鹿谷山○即發鳩山

三

十二

濰山○即今青州府莒州西北箕屋山去州九十里濰

水所出

原山○在濟南府萊蕪縣東五十里連濰川縣界今名

岳陽山濰水出其陰汶水出其陽

艾山○在淮安府邳州北百餘里又在青州府蒙陰縣

西北一百二十里又在沂水縣西南一百三十里蓋

三縣地相連接者地志云沂水出泰山郡蓋縣艾山

沂水縣有蓋城乃齊蓋邑孟子所謂蓋大夫王驥指

此

冠石山○在東昌府朝城縣東南七十里
有土阜尚存
尼丘○在兗州府曲阜縣東南五十里
連泗水鄒縣界
一名尼丘山

其丘○即震澤周職方揚州藪曰其丘
地志在吳縣西

南五十里

熊耳山○在陝西西安府商縣西五十里
伊水所出

熊耳山○又在河南府盧氏縣西南五十里
山連永寧

界兩山相並如熊耳高導洛自熊耳
即此考熊耳山

有四處餘皆非

三卷

冢嶺山○在西安府商縣南六十里
洛水所出一名謹

攀山

謹攀山○在西安府商縣西北一百二十里
洛水發源

於此一名冢嶺山

白石山○在河南府浹池縣東北二十三里
澗水所出

廣陽山○在浹池縣東北三十里
一名沔池山北溪水

出焉

陸渾山○在河南府嵩縣東北四十里
一名方山隋因

山置陸渾縣又陸渾之山伊水出焉
又閼頰嶺伊水

所出在盧氏縣東南一百六十里

柴波○柴即柴澤在開封府汲水無所考

弦蒲菰○在鳳翔隴州西四十里
晉地志沂縣有蒲谷

柳弦中谷即此

子午嶺○子午水○在延安府宜君縣西北一百三十

五里源出子午嶺東南流入中部縣合沮水

桐柏山○在今南陽府唐縣東南一百八十里

胎簪山○在桐柏縣西北三十里
淮水出焉

嵩高山○在河南府登封縣北一十里
中嶽也

三卷

蠟燭○即今陝西行都司地瓜州沙州皆蠟燭地也

滇池○在雲南雲府城南一名昆明池一名滇南澤周

廣五百餘里乃在蜀之正西

麗水○出金山在陝西行都司永昌衛城北二里故昌

松縣南麗水出焉

慈嶺○在赤力把力地東去肅州三千七百里高數百

丈上多連蔓慈菰名塔兒塔石打班

于闐○北連赤力把力東北至肅州六千三百里

蒲昌海○在大州西連赤力把力南抵于闐東南至肅

州凡一月程本漢車師前後王地治文河即唐交河縣故治務塗谷即唐蒲葦縣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漢元帝時置戍已校尉於此其地在土魯番西南方名鹽澤一名蒲悉海周四百里葱嶺于闐以東之

注于此溪張騫通西域度玉門關見二水交流發葱嶺趨海關匯鹽澤伏流千里至積石而再出交河去土魯番西三十里源出天山

鹽澤○即蒲昌海

安國嶺○即今西安府同州朝城地有龍門山在韓城

三卷

縣東北八十里安國嶺無所

磨石山○三澁水所出

野突泉○在濟南府城西一名瀑流源出山西王屋山

即濟水也今諸泉入城匯為大明湖流為小清河又名漂水

祁溝○即今揚州府高郵州石祁溝是也名官河吳夫差將北霸中國自廣陵城東南築祁城下掘深溝謂之祁江亦曰祁溝自江東北通射陽湖又西北入淮一名漕河左傳吳城祁溝通江淮即此

潯陽江○在今九江府德化縣北源自岷山至此下流四十里合彭蠡湖水東流入海德化縣本漢潯陽縣穀城山○連孟津縣界舊名晉亭山渇水出焉

教山○在開封府河陰縣西北二十里秦時教氏築倉于此故名教倉

衙嶺山○在鳳翔府郿縣西南十五里本衙嶺山褒水斜水所出褒斜谷中亦在漢中府褒城縣即漢張良說高祖燒絕絕棧道處

吐谷渾○即今洮州衛秦漢為諸戎之地後為吐谷渾

三卷

去

所據後周始復之

休屠山○在京州衛城東北即瀟野澤一名休屠澤

宕昌○在陝西岷州衛宕州城本宕州宕昌郡又宕昌

驛在衛城南一百十五里

渴馬崖○在黃山下黃山在濟南府城西南六十里山

勢周圍如城郭然岱陰諸谷水奔流至山西渴馬崖下匯而為澤不溢而伏流至府城西南出而為野突泉又匯為大明湖入小清河達于海

雷澤○即雷夏在兗州府曹州東北六十里地志在濟

陰郡來陽縣西北史記舜漁 雷澤即此今濁陽置
雷澤縣今廢有雷澤城在東昌府濮州東南一百里
舊曰城渚

陶山○在東昌府館陶縣南陶鎮西北七十里又陶山
在肥城縣西三十里連平陰縣界范嘉澤海去國間
行至此

沂山○在青州府臨朐縣南一百二十里西接岱宗東
連瑯琊巨海縣沂水所出周禮職方氏青州具山鎮
曰沂山即此亦名東泰山此又一沂水也

三卷

十七

箕屋山○在青州府雲縣西北九十里接水經濰水出
瑯琊箕縣即此

雁崖山○在青州府沂水縣西北一百九十里沂水出
焉

章精山○在靖肅衛東北古會州之地
虎牢關○在開封府汜水縣即成皋縣

西海○在陝西西安衛西三百餘里海方數百里俗呼
為青海

居延海○即黑水所入處又名黑河在陝西行都司西

北地理志謂波張掖河西北至合黎山峽口傍河東
蒲而屈行千五百里是也張掖河即黑河流經石峽
口入居延海又黑水源出肅州衛城西北一十里地
志云出張掖山

雲山○在平陽府霍州東南三十里接趙城界周為冀
州之鎮今為中鎮

九疑山○有九峯第一峰曰未明湘水源

贊皇山○在真定府趙州贊皇縣西南一十里

岫夷○即今登川府唐虞時為岫夷地

三卷

十六

鄱陽湖○即彭蠡

苞茅山○在辰州府麻陽縣東百四十里上有三苞茅
可以摘酒即左傳齊責楚苞茅不入以縮酒者是
也

教倉○在河南府河陰縣西北二十里秦時教氏蘇倉
於山上因名曰教山教倉

荷山○在兗州府曹州東南三十里地志在濟陰郡定
陶縣是也

太一山○在西安府興隆南山相去二十里

出山○即博物

博易山○在德安縣南一十里漢書穰章郡歷陵縣有

博易山註云古文以為敦淺原

成泉山○在開封府鄆川汜水縣東南汜水縣漢成
舉

三卷

九

禹貢山川郡邑考

錫山王鑑著

冀州

河東郡北屈縣今隰州吉鄉縣○即今山西平陽府吉

州春秋時晉屈邑漢為北屈縣屬河東郡宋以吉鄉

縣屬隰州

石州離石縣○即今太原府石州及寧鄉縣地石州戰

國時為趙之離石邑漢於此置離石縣屬太原郡

汾州介休縣○即今山西汾州介休縣本晉大夫彌牟

四卷

邑漢屬太原郡今秋岐山又屬汾州孝義縣在縣西

八十里

河東路太原府○即今山西太原府舜初分置并州後

省入冀成王封叔虞于此為唐國春秋時為晉國秦

置太原郡唐為太原府屬河東道

河東郡城縣○即今平陽府霍州漢為城縣屬河東郡

晉州霍邑○即霍州隋改為霍邑唐屬晉州

岳陽縣○即今之平陽府岳陽縣本漢上黨郡遠縣

地隋改岳陽縣在府北一百一十里

河內郡有懷縣今懷州也○河內郡即懷慶府懷縣即今武陟縣漢為懷縣屬河內郡後魏置懷州即今之河內縣今懷慶府郡名覃懷懷慶府商為畿內地周初為三監及即庸衛地

孟津○在河南府孟津縣武王師渡孟津即此懷慶府孟縣亦謂之孟津武王會諸侯於孟津亦此蓋二縣皆一處地也

上黨沾縣○上黨即今之潞安府奉置上黨郡府廢沾縣城在太原府樂平縣西南三十里漢為沾縣屬上黨郡

黨郡潞安府商時為黎國西伯戡黎即此後為赤狄子國

今年定軍樂平縣○即今太原府樂平縣本漢沾縣地屬上黨郡晉析置樂平縣宋屬平定軍平定軍即今平定州遼州亦省入平定軍

上黨長子縣今潞安府長子縣○本周文王甲所封之地漢置長子縣屬上黨郡

東主鄭○即今彰德府地戰國時為魏之鄴地曹操稱為鄴都臨漳縣本鄴地晉改臨漳今屬懷慶

今潞州涉縣○即今彰德府涉縣古沙侯國地漢初置漢縣後因漳水人民徙涉遂名涉縣屬魏郡屬潞州宋因之潞州即今之潞安府也

阜城○即今河間府阜城縣宋時省入東北熙寧後復置阜城

今定遠軍東光縣○今河間府東光縣宋時屬水靜軍又非定遠也河間府治宋為瀛海軍又不同

龍門縣○即今平陽府蒲州河津縣魏改龍門縣

冷磧○周定王五年河徙處

常山郡上曲陽縣今定州曲陽縣○即今真定府定州曲陽縣漢置上曲陽縣屬常山郡漢初置恒山郡避諱改曰常山

諱改曰常山

瀛州高陽縣○今保定府高陽縣漢屬涿郡唐屬瀛州隋以河間府為瀛州

真定府行唐縣○即今真定府定州行唐縣秦為南行唐縣魏去南字

常山郡靈壽縣○即今真定府靈壽縣本戰國時中山國地漢置靈壽縣屬常山郡

昭慶為大陸縣○即今真定府隆平縣本漢廣阿縣為大陸唐改為昭慶

信都縣○即真定府冀州漢為信都縣

陸渾縣○即今河南府嵩縣古伊闕地秦晉遷陸渾之

戎於此置陸渾縣屬弘農郡金改嵩州國朝改為嵩

縣陸渾廢縣在嵩縣北三十里

北平郡驪城縣○即今永平府撫寧縣本漢驪城縣屬

右北平郡

平州○即今永平府地震分青州東北為營州商為孤

四卷

四

竹園周屬幽州春秋時為山戎肥子二國地隋為平

遼東西○即今遼東遼陽之地

右北平○即今永平府秦為遼西右北平二郡

漁陽○即今順天府高陽氏謂之幽陵唐曰幽都虞分

為幽州武王封召公奭於燕即此秦為上谷漁陽二

郡密雲通州涿縣薊州玉田平谷俱漁陽地秦燕閭

左成漁陽即此

上谷○即今保安隆慶萬人都司與順天府大興昌平

涿州房山等縣俱秦上谷郡地

充州

滄州○即今河間府滄州春秋時為燕齊二國境漢置

渤海郡治浮陽縣

清池○今有清池廢縣在滄州東本漢浮陽縣隋改清

池

德州○即今濟南府德州秦齊郡地漢析置平原郡隋

置德州

安德○即今德州後魏改為安德郡今名驛

四卷

五

平原○即今德州平原縣

棣州○即今濟南府武定州古無棣地漢為平原渤海

二郡隋置棣州

商河○即今武定州商河縣

饒安○本漢于童縣東漢改饒安縣今河間府有饒安

廢城在唐省入山東樂陵縣

無棣○即今定州海豐縣亦無棣地隋置無棣縣

東光○即今河間府東光縣本漢舊名屬渤海郡

樂陵○即今武定州樂陵縣本漢富平縣晉置樂陵國

隋為樂陵縣

平昌○即今德州德平縣本漢平昌縣

濟陰郡城陽縣今濮州雷澤縣○即今東昌府濮州也

古頓項之墟漢置甄城縣屬濟陰郡隋置濮州今濮

州南有臨濮廢城乃城陽縣地隋大業初省入雷澤

縣雷澤城亦有濮州東南一百里舊曰城陽隋置雷

澤縣今皆廢

陳留○即今開封府陳留縣古有莘城春秋為留地後

為陳所并故曰陳留秦置縣

四卷

六

浚儀○即今開封府祥符縣附郭本漢浚儀縣屬陳留

郡

蒙○即開封府歸德州有大蒙城小蒙城莊周本里

沛國芒縣○即開封府歸德州永城縣本春秋芒縣屬

沛郡隋始置永城

濮陽○即東昌府濮州晉置濮陽郡

曹州○即今兗州府曹州古豫州之地武王封弟振鐸

為曹國漢為濟陰郡

東郡東武陽○即今東昌府朝城縣本春秋衛國東鄙

地漢為東武陽縣屬東郡

千乘縣○即今青州府樂安縣古廣饒地漢置樂安縣

屬千乘郡隋省入千乘縣後移千乘於廣饒唐仍置

樂安縣宋因之濱州商河蒲臺博興高苑等縣皆屬

千乘郡

青州

瑯琊郡莒縣今密州莒縣○即今青州府莒州古莒子

國漢置莒縣為城陽國治屬瑯琊郡諸城縣本魯諸

邑唐為密州宋以莒縣屬密州莒縣考通志乃漢徐

七

州部瑯琊郡所屬東漢廢

都昌今濰州昌邑○即今萊州府昌邑縣本漢都昌縣

濰州即今濰縣本漢下密縣唐置濰州萊州府古萊

夷地春秋為萊子國

博昌今青州壽光縣○即今青州府博興縣本漢博昌

縣周薄姑地壽光縣古斟灌氏地漢置壽光隋屬青

州宋因之壽光與博興相並俱在青州府城北相去

五六十里

泰山郡萊蕪縣今淄州淄川縣○萊蕪縣淄川縣今俱

屬濟南府淄川漢為般陽縣隋改淄州萊蕪本夾谷地漢置萊蕪縣屬泰安郡唐屬淄州二縣原相並相去六 十里

泰山郡萊蕪縣原山今萊蕪府萊蕪縣○萊蕪縣見前漢屬泰山郡唐屬淄州宋屬襲慶府襲慶府即兗州

春秋時為魯國東漢置兗州宋重和初改為襲慶府

鄆州中都縣○即今兗州府東平州汶上縣春秋時為

魯中都地唐為中都縣屬鄆州金改汶陽又汶汶上

東平國○即今兗州府東平州本漢句國漢為東平國

四卷

隋置鄆州

徐州

泰山郡蓋縣今沂州沂水縣○即今青州府莒州沂水

縣有古蓋城即其地也唐宋俱屬沂州沂州在兗州

府東三百六十里古蓋城即蓋大夫王驪之地在沂

水西北七十里蓋縣屬泰山郡

下邳○即今淮安府邳州本夏邳國秦置下邳縣

泰山郡蒙陰縣今沂州費縣○費縣即今之兗州府沂

州費縣漢置屬泰山郡本魯季孫氏之邑蒙陰縣即

今青州府蒙陰縣在府西南三百五十里本魯顓臾國漢置蒙陰縣屬泰山郡二縣亦相並者

東海郡祝其縣今海州朐山縣○即今淮安府海州本

郊子國秦始置朐縣漢為東海郡東魏為海州隋徙

治朐山祝其縣今有祝其城在賴榆西五里即夾谷

地賴榆宋屬海州今仍舊

山陽郡鉅野縣今濟州鉅野縣○即今兗州府濟寧州

鉅野縣禹貢大野既豬即此漢屬山陽郡宋屬濟州

濟寧古徐州之地秦屬碭郡漢屬山陽郡後魏置濟

四卷

州尋廢周復為濟州治鉅野宋因之

乘氏縣○即今兗州府曹州曹縣地隋置濟陰縣唐宋

皆因之乘氏城有二一在鉅野縣西南漢置一在曹

縣界內後魏所置

揚州

豫章郡彭澤縣○即今九江府彭澤縣本漢置屬豫章

郡

饒州○即今饒州府本楚東境秦置鄱陽縣吳為鄱陽

郡隋改饒州以其物產豐饒故名

南康軍○即今南康府春秋為吳楚之地宋為南康軍
本漢海昏彭澤二縣地

荊州

襄陽府臨沮縣○即今襄陽府南漳縣本漢南郡臨沮
縣晉置南漳

長沙今潭州湘南縣○即今長沙府湘潭縣唐屬潭州

湘潭本秦湘南縣長沙府因分野軫旁有小星曰長

沙故名商為荆楚地周名長沙隋置潭州國朝改為

潭州府專設為長沙府

長沙下雋○即今岳州府巴陵縣本漢下雋縣地孫吳

置巴陵縣岳州亦秦長沙郡地

岳州巴陵縣○巴陵縣見前岳州夏本三苗地春秋為

麇國羅國秦為長沙郡地隋置岳州巴陵縣國朝為

岳州府

南郡枝江縣○即今荊州府枝江縣故羅國地漢置枝

江縣屬南郡

華容縣○即今岳州府華容縣本孫吳華容縣隋改華

容縣屬岳州

南郡松滋縣○即今荊州府松滋縣本漢南郡高成縣
地晉置松滋縣屬河東郡

江陵府○即今荊州府春秋時為楚郢都秦拔郢置南

郡漢為臨江郡武帝時置荊州刺史唐天寶改江陵

郡上元初改江陵府

江夏○即今武昌府江夏縣本漢沙羨縣屬江夏郡隋

改江夏縣

安陸○即湖廣安陸州今為承天府本古安陸縣地漢

屬江夏郡漢陽府漢川縣亦安陸地又德安府有安

陸縣宋書地理志江夏郡治安陸後移夏口

豫州

洛陽縣○即今河南府洛陽縣以其地居洛水之南故

曰洛陽河南府武王克商定鼎於郊鄭成王營洛為

王城下都即此秦置三川郡漢置河南郡

上洛縣今商州上洛縣○即今西安府商縣本漢上洛

縣後周改為商州取古商於地為名

弘農盧氏○即今河南府盧氏縣本魏之莘地漢因盧

敖得仙始名盧氏縣屬弘農郡

商州洛南縣○即今西安府洛南縣春秋時晉上洛地漢為上洛縣地隋屬商州尋改為洛南縣

華縣○即今河南府華縣周華伯邑漢置華縣屬河南郡

河南郡穀城縣今河南府河南縣○即今河南府洛陽縣漢為河南郡東漢改雒陽魏復為洛陽隋為河南縣宋初為河南洛陽二縣熙寧中省洛陽縣入河南縣今有穀城山在府西北五十里即古穀城也又開封府睢州考城縣春秋時為穀城去河南府洛陽縣

百里所近意考城亦其地也

偃師縣○即今河南府偃師縣本商三亳之地蒙為北

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成湯居西亳即此武王

伐紂還息偃師徒遂以為名漢置偃師縣屬河南郡

弘農郡新安縣今河南府新安○即今河南府新安縣

漢置新安縣屬弘農郡晉屬河南郡唐屬河南府

孟州溫縣○孟州即今懷慶府孟縣武王會諸侯於孟

津之處晉為河陽漢為河陽縣唐為孟州國朝改為

縣溫縣即今懷慶府溫縣周為蕪忿生之封邑漢置

溫縣唐屬孟州

鄭州榮澤縣○即今開封府鄭州榮澤縣本古澤名漢為榮陽縣地隋改為榮澤縣屬鄭州

濟陰郡定陶縣今與仁府濟陰縣○定陶即今兗州府

曹州本堯所居秦置定陶縣隋屬濟陰郡濟陰縣即

今兗州府曹州曹縣隋置濟陰縣曹州漢為濟陰郡

宋為典仁府定陶原屬濟陰郡濟陰縣宋屬典仁府

今以曹縣屬曹州曹州屬兗州府

宛句縣○宛句城在曹州界內漢置縣今廢唐屬杞州

宋改曰宛亭屬曹州

梁國睢陽縣○即今開封府歸德州本古商丘漢為睢

陽縣屬梁國

南京虞城縣○即今開封府歸德州虞城縣古虞國禹

封商君之地唐為虞城縣宋屬南京即歸德州宋陞

為南京應天府

梁州

茂州汶山縣○即今成都府茂州古冉駹國地漢置汶

山郡後周改汶州治汶山縣汶州唐改為茂州此時

州俱有縣附郭如今府制

西縣今興元府西縣三泉縣○西縣即今漢中府沔縣戰國為白馬氏之東境漢為沔陽縣隋改為西縣漢中府宋為興元府三泉縣即今慶陽府同川縣廢縣去府城西八十里隋置三泉縣唐改同川宋省入安化縣附郭俱屬興元府

蜀郡郫縣今成都府郫縣○即今成都府郫縣古郫邑秦置縣隸蜀郡宋屬成都府

蜀郡汶江縣○即今成都府安縣本漢汶江縣屬蜀郡

四卷

十四

永康軍導江縣○即今成都府灌縣蜀漢置都安縣唐為導江縣宋改為永康軍

巴蜀宕渠縣○即今四川保寧府巴縣古巴國秦為宕渠縣漢屬巴郡

渠州流江縣○即今順慶府廣安州渠縣本漢宕渠縣

地晉屬巴西郡後魏置流江縣梁置渠州

漢中郡安陽縣○即今漢中府漢陰縣本漢安陽縣屬

漢中郡唐為漢陰縣

洋州真符縣○即今漢中府洋縣本漢城固縣地唐為

興道縣又改真符縣屬洋州洋州即今漢中府西鄉縣亦漢城固縣地後魏置洋州唐天寶初徙治於洋縣孟蜀改為源州宋復為洋州

雅州嚴道縣○即今雅州名山縣本漢蜀郡嚴道青衣二縣地有嚴嚴道縣在州治東秦始皇滅楚徙嚴王之旅以實其地故名隋改名山屬雅州又本州榮經縣盧山縣俱秦嚴道縣地漢屬巴郡

蜀郡青衣縣○見前

名山縣○見前

四卷

十五

雅州榮經縣○即今雅州榮經縣本漢嚴道地唐置榮經縣屬雅州

巴郡魚復縣○即今夔州府奉節縣本春秋庸國之魚邑縣秦為魚復縣屬巴郡今有廢城在赤甲山上唐

改奉節縣

武陵郡佷山縣○即今荊州府夷陵州長陽縣本漢佷

山縣屬武陵郡隋改長陽

夷道縣○即今荊州府夷陵州宜都縣本漢夷道縣屬南郡漢置宜都郡陳為宜都縣漢武帝伐西夷路

由此出故曰夷道此決非禹貢之夷道晁氏誤矣

隴西郡臨洮縣今洮州臨潭縣○臨洮即今鞏昌府西

和縣本秦臨洮縣地屬隴西郡臨潭即今洮州衛有

臨潭城在衛西南七十里與臨洮府相並唐為洮州

臨潭縣

葭萌○即今四川保寧府廣元縣秦為葭萌縣晉為晉

壽縣又漢中府褒城縣西一百八十里有金牛廢縣

即漢葭萌縣後省入褒城褒城以地在褒谷中故名

又有葭萌縣城在成都府漢州之東

四卷

十六

晉壽界○在四川保寧府廣元縣本晉之晉壽縣又有

黎州城在廣元縣地本晉之晉壽郡

武功○即今西安府乾州武功縣古邠國后稷所封地

秦為武功縣以武功山水為名屬扶風郡元屬乾州

雍州

張掖郡刪丹縣○即今陝西行都司山丹衛本漢刪丹

縣屬張掖郡

張掖縣○即陝西行都司甘肅本匈奴昆邪王地漢

置張掖郡縣無所考

安定郡涇陽縣今原州百泉縣○即今西安府涇陽縣

秦舊縣漢屬安定郡唐屬原州原州即今平涼府鎮

原縣也本秦北地郡唐為原州元改鎮原州國朝改

為縣百泉無考

馮翊陽陵縣今永寧高陵縣○即今西安府高陵縣秦

孝公置左輔都尉於此漢為高陵縣隸左馮翊景帝

初改曰陽陵魏屬京兆郡西安府唐為京兆府宋仍

京兆府屬永興軍

隴西郡番陽縣○即今臨洮府渭源縣本漢番陽縣屬

一卷

十七

隴西郡

渭州渭源縣○縣見上後魏以渭源縣屬渭州宋屬熙

州今云渭州未同渭州唐元和中以平涼府平涼縣

置行渭州渭源與平涼府崇信縣俱渭州屬臨洮府

本為熙州

京兆船司空縣今華州華陰縣○即今西安府華州華

陰縣魏國屬魏為陰晉地漢始置華陰縣以華山之

陰故名屬京兆郡船司空縣無考

扶風汧縣今隴州汧源縣○即今鳳翔府隴川州為岐

隴之地漢為汧縣屬右扶風唐改為汧源縣屬隴州
平涼府華亭縣唐時亦省入汧源縣

耀州同官縣○即今西安府耀州同官縣本漢殺相縣
地後魏置銅官縣後周改為同官唐屬耀州因有銅
官水○故名

華原縣○即耀州本漢殺相縣地隋為宜君郡治華原
縣唐置耀州

北地郡直路縣坊州宜君縣○即今延安府鄜州宜君
縣本漢左馮翊殺相縣地後魏改為宜君縣唐屬坊

州

州

州坊州即中部縣地唐置坊州元廢坊州以縣屬
州北地郡今平涼府及鎮原開城涇州雲臺莊浪等

縣西安府富平邠州俱秦北地郡地又慶陽府屬北
地郡

坊州昇平縣○在延安府宜君縣西北三十五里有昇
平廢城舊屬坊州

同州朝邑縣○即今西安府同州朝邑縣春秋時為薄
閼漢為臨晉縣魏改朝邑唐屬同州

扶風鄠縣○即今西安府鄠縣本夏時虢國漢置鄠縣

屬古扶風

永興軍鄠縣○見上宋京兆府屬永興軍

咸陽縣○即今西安府咸陽縣秦舊名

馮翊懷德縣今耀州富平縣○即今西安府耀州富平
縣漢旧名屬北地郡晉徙懷德後周屬馮翊五代梁

屬耀州

扶風美陽縣○即今西安府乾州武功縣後魏改美陽

屬扶風郡

鳳翔府岐山縣○即今鳳翔府岐山縣與今同

扶風

縣

扶風武功縣○見前

永興軍萬年縣○即今西安府咸寧縣附郭漢置萬年

縣唐改咸寧宋屬永興軍又有棣陽廢城在臨潼縣

北漢高帝樊太公於萬年後遂分棣陽置萬年縣

永興軍武功縣○見前

邠州○即今西安府邠州古西戎地後公劉所居為豳

國漢屬在扶風唐改邠州

武威縣○即今陝西行都司地本月支匈奴地漢置酒

泉武威張掖郡縣無考

涼州姑藏縣○即今陝西行都司所屬涼州衛地本匈奴休屠王地漢置武威郡治姑藏縣又於此置涼州

燉煌○即陝西行都司瓜州沙州地古西戎地去肅州西八百里漢燉煌郡

金城郡河關縣○即陝西河州衛屬金城郡積石山去

衛城西北七十里河關縣無考

鄯州龍支縣○鄯州即今陝西行都司所屬西寧衛地

右西羌所居漢置破羌縣屬金城郡後魏置鄯州龍支縣無所考又積石山在西寧衛境廢龍支縣之南

四卷

二十

龍支縣疑即龍支縣也

馮翊夏陽縣今河中府龍門縣○即今西安府同州韓

城縣古韓梁二國晉為少梁邑秦為夏陽縣漢屬馮

翊郡隋始置韓城縣五代梁屬河中府龍門縣在今

平陽府河津縣古耿國殷所都魏改龍門唐屬河中

府一在山西一在陝西想二縣相並者

臨羌○今陝西行都司所屬西寧衛古西羌所居漢置

破羌縣未知可是鞏昌又有伏羌縣又湟水出金城

郡臨羌亦西寧衛縣本連河條下

渠搜○即延安府中部縣漢左馮翊翟道縣渠搜中部

都尉治蓋近朔方之地

朔方○陝西延安府夏衛等處皆古朔方郡也

會州○即今清虜衛地古西羌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

城郡西魏置會州隋置會寧縣唐置西會州有西安

城在衛西疑即西安州也又鞏昌府會寧縣即此

興州○即今寧夏衛地羌戎所居秦為上郡地漢置朔

方郡後魏置夏州宋為興州

導山

四卷

廿一

扶風所縣○見前所即沂

隴州吳山縣○今隴州有吳山廢縣即其地隋改吳山

縣元省入沂源縣

河東郡蒲坂縣○即今平陽府蒲州古為舜都春秋時

屬晉漢為蒲坂縣屬河東郡

河中府河東縣○即蒲坂縣隋改河東縣唐改為河中

府

陝州陝縣○即今河南府陝州周為魏國地周召分治

東西以陝為界漢置陝縣後魏始置陝州國朝以陝

縣省入陝州

河東郡獲澤縣今澤州陽城縣○即今山西澤州陽城

縣漢為獲澤縣屬河東郡

河東郡垣縣今絳州垣曲縣○即今平陽府絳州垣曲

縣漢為垣縣屬河東郡唐屬絳州宋改垣曲縣

河內郡山陽縣○即懷慶府修武縣商為寧邑武王伐

紂勒兵於寧故曰修武今有濁鹿城一名山陽城魏

封漢獻山陽公于此故名屬河內郡

今懷州河內○即今懷慶府河內縣附郭春秋時野王

四卷

邑漢為野王縣隋為河內縣唐為懷州漢原屬河內

三

郡與山陽城相去六十里疑是

常山郡上曲陽縣今定州曲陽○即今真定府定州曲

陽縣漢置上曲陽縣屬常山郡北齊改曲陽

天水郡冀縣今秦州大潭縣○即今鞏昌府伏羌縣地

本冀戎地秦武公伏冀戎置冀縣晉屬天水郡唐為

伏羌縣屬秦州宋為伏羌城亦屬秦州今有大廢縣

在西和縣東南三百里宋為大潭縣去伏羌遠甚不

知此何據也

京兆華陰縣今華州華陰○即今西安府華州華陰縣

漢置屬京兆郡

潁川郡崇高縣西京登封縣○即今河南府登封縣漢

置陽城崇高二縣屬潁川郡禹避舜之子於陽城即

此唐改登封五代晉以河南府為西京宋因之故屬

西京

南陽平氏縣今唐州桐柏縣○即今南陽府唐縣漢為

平氏縣屬南陽郡隋為桐柏縣唐為唐州國朝為唐

縣有平氏城桐柏城俱在唐縣東西今廢

四卷

江夏安陸縣今安州安陸○即今德安府安陸縣附郭

三

漢舊縣屬江夏郡唐屬安州漢陽府漢陽縣漢川縣

安陸州皆漢安陸地屬江夏郡

南郡臨沮縣今襄陽府南漳縣○即今襄陽府南漳縣

本漢南郡臨沮縣晉置南漳縣屬襄陽郡

江夏郡竟陵縣今荊州軍長林縣○即今沔陽州景陵

縣秦白起伐楚拔郢東至竟陵即此漢置縣屬江夏

郡五代晉改景陵荆門軍即今荊州府荆門州地五

代時建荆門軍治當陽尋省宋復置軍徒治長林我

朝洪武中以長林縣省入荊門州

漢陽軍漢陽縣○即今漢陽府漢陽縣本漢安陸縣地

五代周為漢陽軍宋廢軍復置元為漢陽府

長沙國湘南縣今潭州衡山縣○即今衡州府衡山縣

本國廢子國漢為長沙國湘南縣晉改為衡山縣隋屬潭州潭州即長沙府隋置

豫章郡歷陵縣今江州德安縣○即今九江府德安縣

本漢歷陵縣地屬豫章郡五代時為德安縣屬江州

江州即九江府唐為江州

四卷

導水

苗

張掖縣○見前

沙州○即今陝西行都司沙州城地也去肅州街西八

百里本月支地武帝置燉煌郡隋置瓜州唐改沙州

本朝初置沙州衛正統中徙其衆于內地但名存而

已

號為郡南廣縣汾閼山○即四川叙州府南溪縣本漢

號為郡南廣縣隋改南溪縣汾閼山無所考

河內郡河陽縣今孟州河陽縣○即今河南府孟津縣

武王師渡孟津即此漢置河陽縣屬河內郡唐屬孟州懷慶府孟縣即孟州也

通州軍黎陽縣○即今大名府濬縣本春秋衛邑漢為

黎陽縣晉置濬縣宋為通利軍國朝改為濬縣

河南府鞏縣○即今河南府鞏縣周鞏伯邑漢置縣屬

河南郡

信都縣○即今真定府冀州漢為信都縣東漢更冀州

頓丘○即今大名府清豐縣古頓丘衛邑漢為頓丘縣

今有頓丘城在清豐縣唐置清豐縣

四卷

董

魏郡鄴縣○即彰德府臨漳縣本鄴地魏文侯始封于

此漢屬魏郡東魏復置鄴縣後周移臨漳治于城東

屬魏郡宋省鄴縣入臨漳

南宮縣○即今真定府冀州南宮縣本漢南宮縣屬信都

國即冀州漢立國于此

隴西成紀縣○即今鞏昌府秦州本西戎地周孝公封

非子于此漢為成紀縣屬天水郡乃伏羲所生之地

秦屬隴西郡隋屬秦州唐復為秦州移治成紀

元以成紀縣省入秦州有成紀廢縣在秦州地隴西

郡即華昌府

隴西郡氏道縣○無考見前

武都○即今華昌府階州漢為武都郡去府城南八百

里西當縣成縣及漢中府略陽縣亦屬武都郡

而縣今三泉縣○見前

武當縣○即今襄陽府均州春秋屬麇國屬韓及楚

秦漢為武當縣屬南陽郡

郢州長壽縣○即今安陸州漢屬江夏郡宋齊並為竟

陵郡地後周置郢州尋廢唐復立郢州治長壽元為

四卷

安陸府洪武中改為州以長壽縣省入

復州景陵縣○即今沔陽州景陵縣隋置復州

漢陽軍漢陽縣○見前

通州靜海縣○即今揚州府通州本漢海陵縣之東境

南唐置靜海都鎮制置院後周改靜海軍尋為通州

國朝仍為州以靜海縣省入

武陵充縣○即今岳州府慈利縣本漢充縣地屬武陵

郡隋改慈利縣

岳州巴陵縣○即今岳州府巴陵縣附郭本漢長沙郡

下萬縣地孫吳置巴陵縣隋唐岳州皆治此

長沙下萬縣○見前

絳州垣曲縣○見前

孟州濟源縣○即今懷慶府濟源縣周為屬地秦漢皆

為軹縣隋析置濟源縣以濟水發源故名唐屬孟州

宋因之

廣濟軍○即今兗州府定陶縣本充所居漢為定陶國

隋屬濟陰郡唐屬曹州宋置廣濟軍兼置定陶縣

濟陰縣○即今兗州府曹州曹縣本漢濟陰郡之定陶

四卷

縣地隋置濟陰縣

東平府壽張縣○即今兗州府東平州壽張縣東漢為

壽張縣屬南郡東平州漢為東平國隋置郛州宋改

東平府以壽張縣屬焉國朝改府為州

博興○即今青州府博興縣周薄姑地漢為博昌屬乘

郡五代唐改博興宋屬青州

鄭○即河南開封府鄭州及新鄭縣地鄭州乃周時鄭

國管叔所封之地新鄭乃新春秋時鄭武公之國也

俱在開封府西北

滑○即大名府滑縣隋為滑州國朝改為縣春秋衛國地晉為濮陽國地

曹○即兗州府曹州周為曹國

鄆○即兗州府東王州隋置鄆州

濟○即濟州南府所屬之地

齊○即青州之臨淄古齊地國也濟南府亦齊地

青○即青州府之益都古青州地

西漢○在鞏昌府西和縣西南源出嶠冢山西流與馬

池水合又云漢水在鞏昌府成縣西北六十里源出

四卷

九

西和縣境流入翠牛江即西漢水也

邢○即順德府邢臺縣周時屬邢國地秦置信都縣屬

鉅鹿郡隋開皇中置邢州唐天寶初改為鉅鹿郡

鉅鹿○即今順德府鉅鹿縣本漢鉅鹿郡南縣屬晉省

入任縣隋于此置鉅鹿縣屬趙州唐改屬邢州任縣

亦今順德府屬真定府亦秦鉅鹿郡地

趙○即今趙州屬真定府秦為邯鄲鉅鹿二都地漢初

立趙國齊置趙州宋置慶源軍

大陸縣○即今真定府之隆平縣漢為廣阿縣屬鉅鹿

隋改為大陸縣屬趙州唐復改為昭慶宋更名隆平

深州○屬真定府亦大陸地

澶○即今大名府開州春秋時地名澶淵漢為頓丘縣

地唐置澶州又分置澶水縣

相○即今河南彰德府治河間申居相即此後魏于此

置相州後改曰司州隋後為相州今大名府內黃縣

亦屬相州

具冀○冀即今真定府冀州具即今廣平府清河縣漢

為信成縣屬清河郡晉改為清河縣後周于此置具

四卷

九

州

信澤○信即信都縣因有澤水故名為信澤

河南府新安池○新安即今新安縣池即今池

縣俱屬河南府新安池俱漢置縣池屬弘農郡

宋屬河南府

蜀郡蒲氏道今茂州汶山縣○成都府古蜀國秦置蜀

郡有蒲陽城在漢州意即古蒲氏道也松潘興疊溪

守禦千戶所俱屬汶山縣皆氏羌所居地蒲氏道無

所考

漢中○即漢中府沔縣去府西北一百一十里嶠冢又
去沔縣西一百二十里其始出為漾至沔縣又合沔
水為沔至漢中為漢沔

代○即今太原府代州

襄○即大同府馬邑縣唐置襄州

武○即太原府縣峙縣東魏置武州

嵐○即太原府奇嵐州又河曲嵐縣俱嵐州地

憲○山西

汾○即山西汾州秦漢皆為太原郡

四卷

晉○即山西平陽府臨汾縣後魏于此為晉州隋改平

河郡唐復為晉州

沁○即山西沁州秦漢皆上黨郡地

潞○即山西潞州我朝改為潞安府商時為恭國西伯

戡黎即此秦置上黨郡

鄆陽○即今饒州府秦置鄆陽縣屬九江郡三國時吳

分豫章置鄆陽郡隋改饒州今為饒州府鄆陽縣

潯陽縣○即今九江府德化縣本漢潯陽縣屬廬江郡

九江府秦為九江郡漢分屬豫章郡文帝時又分屬

廬江郡

廬阜○在南康府西二十里世傳周武王時匡俗兄弟

七人結廬隱居于此故名

桂嶺○即今廣西桂林府秦為桂林郡地志云桂嶺

摩天以有桂山桂水故名

袁筠○袁即青州府筠即今瑞州府春秋屬吳戰國屬

楚唐改筠州

德安○即九江府德安縣

修武○德○修武即今懷慶府修武縣武德在懷慶大

四卷

三十一

任府城東南五十里有武德城在齊後魏置武德郡

隋廢郡改縣曰邢丘唐改曰武德宋廢為鎮

貝州○疑非貝州乃具州也即今廣平府清河縣後周

置貝州尋廢唐為具州

熙州○即今臨洮府宋改為熙州治

上邽○即今鞏昌府秦州漢置天水郡東漢為漢陽郡

魏為秦州晉改漢陽為天水郡治上邽今有上邽廢

縣在秦州境

襄慶府秦符縣○即今濟南府泰安州宋改奉符縣充

州府宋為襲慶府泰安在宋屬襲慶

彭城○即今徐州本古大彭氏國堯封彭祖于此故曰

彭城見有彭祖井彭祖樓在州境秦置彭城縣古徐

州在鳳陽府泗州春秋時為徐子國非今之徐州也



四

三十二

禹貢山川郡邑攷四卷

浙江汪啟淑藏本

明王鏊撰鑑字汝明無錫人嘉靖乙丑進士官至

太僕寺卿事迹附見明史邵寶傳其書以禹貢水

道為主每條用水名標目而歷引諸書所載源流

分合於下其名為經文所無而見於蔡氏傳者並

附釋之山名亦同此例郡邑名則專取蔡傳所有

者釋之然地名僅載其沿革至到山名引書亦頗

略惟水道稍詳亦未為該博朱彝尊經義攷不著

錄無錫縣志列鑑名於文苑傳亦不言其著有此

書疑草創之稿未行於世歟

重訂書經疑問十二卷

〔明〕姚舜牧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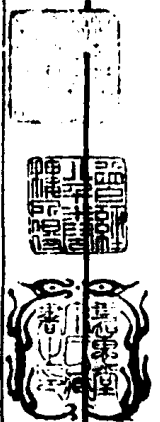
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刻五經疑

問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經疑問

十二卷》提要

自叙尚書疑問



三墳五典尚矣而刪自孔子垂訓
萬世書教至今煥耀如日無不共
知且由焉況有宋諸儒闡發殆盡
將安所置疑又安所致問哉蓋書
無可疑而所以說書者或稍失其
叙

一

故也則非但悖違當日紀載者之
意且併夫子所為刪述之情而失
之即管窺蠡測之見苟有可與
天下共疑者姑存之以問於有道
未必非聖賢之所與也然則將問
之洪荒上古耶將問之虞夏商周

之典刑耶曰堯舜其心至今在也
惡乎在在吾心之同耳吾心誠見
得是即堯舜猶可印證何不可
釋而思問以自決哉蓋即千萬人
未知或一人焉能知之百千餘年
未知或後世有一人焉知之且或

叙

二

有勘余所疑之誠非者的的定一
正論俾典謨訓誥刪自孔子者
大明於今茲來世未必非余釋之
所致也且余今所疑曷嘗求異於
傳註也傳註傳神耳即神品所摹
畫哉而筆芒或稍欹斜掇像或未

周列蓋亦有之而講解諸君子固
泥其辭而不通其解則傳註大儒
將亦有待焉而何擇乎狂瞽之窺
測也唯舉業制科一遵傳註載
在

叙

三

令甲請諸士子無視余言耳蓋余
於余問竊與世知問者共疑之與
世知於者共問之而必求其是終
歸無疑無問與天下萬世共知
共由耳然此可傳之學究哉藏之
名山可也雖然方今
聖明在御遇大典謨大訓誥將臚

億萬世無窮承明諸公或苟因余
一言之矜郢正于著作之庭而要
無悖于上世紀載之故則又未必
非夫子刪述之一快也是則余所
懷於鄙衷未敢必今世之能亮余
者然竊有望於今以後之同具是

叙

四

心者

萬曆甲辰四月

烏程後學姚舜牧書于廣昌
之平西臺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一

烏程後學承林姚舜牧著

堯典

曰若稽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
被四表格于上下

按曰古越字後改爲曰越若即惕若肅若之謂越
若稽云者史臣隆重其事必越若以稽之也猶召
誥越若來大臣敬共其事越若而來也訓越若稽
曰發語辭訓越若來曰迤邐而來誤矣

放勳是史臣贊帝之詞欽明而下則推本言之以

見勳之所由放也

乙

欽者此心之兢惕明者此心之靈覺文者此心之
條理思者此心之圖維統之皆本體自然無一毫
勉強於其間者故總承四字曰安安允恭克讓即
此心體安中所流出光被昭格即此心體安安
中所發越亦非有一毫勉強於其間者易云美在
其中而暢于四支發于事業美之至也正與此相
發

惟欽生明而文而思自然全體而無欠故史臣首
以此語形容堯德之異於人即欽之一字可盡帝

堯之生平然又可蔽全書之大義

易曰存有此曰安安一字不足以盡之故必着二字耳

篤恭而天下平一恭焉足矣揖讓而天下治一讓焉足矣必兼言之又於恭上着一允字讓上着一克字猶說欽明文思了又着安安二字蓋總是極贊其德之盛而形容之耳

允恭克讓從欽明文思來所謂德行也不必出心法身法字句

記曰奮至德之光易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堯有重訓書經卷之十一

是德則必有是光矣乃其光被四表格於上下則非止熠熠以爲光而已者

被就橫敷說格就直豎說天地萬物統在堯一性中故橫直無所不徹耳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於何見得卽下文所云是也故曰放勳耳論語云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

有文章

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堯之德不可名也欽明文思允恭克讓不過將此

以形容其俊德形容其克明如是耳

以親以字直領到底

九族至親但是親之而已百姓至衆須一槩使知道理可歸於治故下平章二字萬邦至廣須會令使皆大順可得其平故下協和二字

此一槩也惟槩最平下文平秩平在平字統宜如此解敢問明者

克明原無工夫以親平章協和其次第自如此亦無推及親以既睦應平章以昭明應協和以時雍應非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其孰能與於此乎重訓書經卷之十一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曰放勳於此驗其實矣

無不敦睦曰既睦無不通曉曰昭明莫知其所以變而與時俱適曰於變時雍

按書凡時字作是字解者爲多愚謂但從本字爲妙萬萬解不去借是字解可也如此時字儘可作本字解敢問高明

乃命羲和欽若昊天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分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寅賓出日平秩東作日中星鳥以殷仲春厥民析鳥獸孳尾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訖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鳥獸希革分

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饒納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虛以殷仲秋厥民夷鳥獸毛毼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隤鳥獸氄毛帝曰咨汝羲暨和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定四時成歲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昊天之心何日不在於斯人哉而率作興事全以時爲體驗歲月日時不定將何以考其成此堯命羲和首以欽若之一語也曆象日月星辰至庶績咸熙正欽若之實事曰敬授曰寅賓曰敬致曰寅饒皆欽若之意置閏以成

歲亦欽若之意蓋敬授人時乃所謂欽若昊天也乃命節只說得箇曆象授時而未悉其所謂曆象者如何也分命四節正教他考驗日月星辰併驗人情物理以分四時耳觀以殷以正字面可見然氣盈朔虛中間必須置閏方可以定四時成歲故復出咨汝羲暨和節蓋必如是乃所謂曆象而授時也訓詁家見作訛成易字面遂認此四節爲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不知此實考驗以盡推步之術耳不然豈此曆既成而置閏成歲又成一曆耶敢問明者

曆雖是推策天文的書象雖是觀察天文的器然終是箇死法唯將此書此器窺測日景星宿而又驗之人情物理無不脗合則四時之分至此可以略定耳然其間氣盈朔虛卽見於窺測中者然無可頓放處惟歸奇以置閏此積餘之日始有頓放而春夏秋冬其行不紊歲始可成耳使但泥執死法以授時如何授得愚故謂分命以下五節正曆象日月星辰之實事非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也或曰子謂分命四節爲曆象之事非曆既成而頒布固矣然則東作南訛西成朔易其曷以云哉曰此古文章之特妙也授時之政孰有大於耕穫之事乎因測日出納之景卽併及之則雖未頒曆而所授時之意已略可見矣然不得以此云云謂曆已成頒布而從事也

乃命羲和節

乃者繼事之辭有云難辭史臣記一事更端一事作繼事之辭亦得但治曆明時是國家極大事體此宜從難辭看

天時不可見也所可見者日月星辰耳日月星辰不可測也所可推策者曆耳所可占候者象耳有

曆以推筭有象以占候則日月星辰可測而歲月日時從此定矣耕穫之候及民事早晚之所關皆可觀時以爲之矣故說敬授人時

時者天所運也易繫之人人之所用皆不能違時也聖人曆象日月星辰敬舉此時以授之人却如何度惕是謂欽若昊天莫分敬天勤民作二項解曆象日月星辰不但推筭占候而已也因曆書以觀日月星辰而又如今製爲曆日以頒行天下由象器以察日月星辰而又如今製爲日晷漏刻以昭示百司使人知時刻如何昏明如何晦弦朔望如何分至啟閉如何日出而作日入而息春而耕夏而耘秋而收冬而藏曉然明白而皆可以因天之時盡人之事是謂敬授人時易曰君子以治曆明時又曰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正是此意

分命義仲節

義和家仲叔皆司曆象故分命申命使各有職掌之司

宅嵎夷曰暘谷註謂所居官次之名官在國都而測候之所在嵎夷東表之地或恐未然測候者測其景以爲候也官在國都而所在嵎夷其誰爲之

測耶宅居也命義仲宅嵎夷寅寅出日云云蓋命仲居其方以測日景因考日之中星之鳥以殷仲春耳如其官在國都而測候屬之他人其中未必無誤也豈帝命曆象之意耶或曰因一測候必居數千里而遙無乃非人情乎曰舜亦巡狩至蒼梧矣蒼梧去冀方亦數千里天子且不憚其遙況人臣受大君命任占候之事乎此不可以遠阻者敢問高明

當春分時測識日初出之景是曆象第一義故風與加敬焉曰寅寅耳寅儀亦然非實賓之儀之也

重訂書經義問卷之一

七

易曰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東作是震動時力農事平秩云者一樂力作若以爲常秩然耳愚謂平秩二字宜如此解平在則一樂存諸心不敢釋也高明以爲何如

以殷殷字即禹貢九江孔殷殷字作正字解此則爲中中無不正也

仲春春之中而或恐未必中也故必考日中星鳥以中之厥民析鳥獸孳尾蓋又驗之人與物耳

申命義叔節

易曰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萬物

皆相見則農家之力作當加倍於其春矣故經文
下南說二字註云所當變化之事極有分曉或者
不察所當二字但云化工之發育則失旨甚矣敢
爲辯正

敬致致字註引周禮所謂冬夏致日卽作至字解
愚謂未然至者至也致者致也賓出日賓之也饒
納日饒之也上皆着箇賓字冬夏日至亦必有所
以致之致亦須加敬如賓賓饒者然故下字若
此耳大學致知知至分別至致二字甚明白敢正
高明

重訂書經圖卷之一
分命和仲節

饒與賓相對此朝夕迎送之禮也然總是致敬窺
測記日景尺寸仲春必於卯位卯方仲秋必於酉
位酉方耳

申命和叔節

此雖不言敬致而意已具於前矣
禮記箋註長樂陳氏曰開端之始謂之初繼終而
有始謂之朔時至於冬物已歛藏人已休息矣然
來歲所當改易之事皆當於此時豫計之若詩所
謂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者是也平在云者言一

祭皆以此存諸心不敢釋也解作察字似未當故
問高明

帝曰咨汝羲暨和節

氣運一周曰朞大約三百六十六日然中間氣常
有餘朔常不足以有餘合不足大約一歲多十餘
日如不置閏漸漸餘積加多將來春時漸入於夏
夏時漸入於秋而四時俱紊矣故必將此餘日三
歲置一閏五歲再閏十九歲七閏使盈虛皆有着
落四時始皆得節候之正而歲功於此乎可成也
易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

重訂書經圖卷之一

九

凡三百有六十當朞之日又曰分而爲二以象兩
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扚以象
閏五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與此正相發
前但云曆象授時耳次曰以殷者二曰以正者二
至此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此五以字正所謂曆
象以授時也授時至此爲備則百工各有司存各
有所當爲之事皆可順天時以効力庶績無不可
底於成矣成熙正與允釐應

一日有一日事一月有一月事一時有一時事一
歲有一歲事上焉者以此時信治歲時日月則各

有司存者將各有底績庶如矣記曰四時以爲柄故事可勸也日星以爲紀故事可列也月以爲量故功有藝也正此意

大學註熙光明也極善此熙字似只宜作光明解可應前光被之意若訓作廣也則咸字內已具有廣之義矣何用複語耶敢問明者

帝曰疇咨若時登庸放齊曰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

上古爲治只是一箇順者此處若時若采及舜典若工若上下草木鳥獸可見

連訂書經發問卷之一

十

庸有二義此處登庸及舜典徵庸應作舉用解舜典以庸奮庸應作民功解

啟明本是極好的資質用得好處何難順時爲治乃其好資質用之爲囂爲訟其可乎放齊不是黨惡的人亦不是奉承的話但見朱啟明而稱之而不知其作用却向到不好處唯堯察子之深蓋已先見其微而逆知其終也故舍之而不用

想丹朱當日亦未卽鬻訟之甚而必已少露其萌唯帝堯朝夕家庭熟察之深故因放齊之舉而謂其不可用耳及其後惟慢遊是好微虐是作罔書

夜頒頒罔水行舟朋濇于家用殄厥世鬻訟之日積一至於此哉溺愛都不明而帝堯之明鑒特出於常情之外萬萬焉此自古頒知人安民者必以堯爲稱首也

或曰堯誠知子之深矣乃其甚盛德不能感格而又不能化誨之何也曰夫子不云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乎啟明似上知而鬻訟實下愚雖盛德其奈若何故愚嘗爲之說曰父有羹積未嘗不欲遺諸子也然允執厥中堯却不能與丹朱一以貫之孔但舉以授曾子豈獨非人情哉要在其子之領畧

連訂書經發問卷之一

十一

耳

帝曰疇咨若予采驩堯曰都共工方鳩僝功帝曰吁靜言庸違象恭滔天

事有頭緒曰采今俗諺云采頭卽此采字

驩堯是黨惡的人與放齊不同然共工方鳩僝功亦是實事小人欲自見於天下何嘗不竭力共職微著其功唯是言行相違表裏不一實落任以大

事便必至於傾覆耳論語所謂佞人殆是也故堯黜之而不用

天下事須實心實意的人可以辦得口能應承外

爲矯飾的變詐百出何可以職事帝狀共工靜言庸違象恭滔天只八字而可盡其生平真是萬古之明鑒

今解靜能言而庸實違象爲恭而實滔天固矣抑思有見焉靜安靜也違違悖也凡人言辭貴於安靜彼亦能傲而爲之唯其所庸則皆違理之事且據他外面譚卑巽順却象爲恭的一般而其中所藏實狠惡滔天不可測識世所謂深情厚貌者其人也愚謂此二句宜如此解敢正高明

帝曰咨四岳湯湯洪水方割蕩蕩懷山襄陵浩浩滔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一

主

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乂僉曰於鯀哉帝曰吁咈哉方命圯族岳曰异哉試可乃已帝曰往欽哉九載績用弗成

湯湯如湯滾沸一般樣蕩蕩則其勢之洶湧也浩浩則其勢之瀾漫也

有能宜句絕俾乂又另爲句

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舍已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能哉鯀雖九年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自任益強咈矣圯族益

甚公議隔而人心離是以其惡愈顯而功卒不可成也此段極說得好

照上鯀哉及下欽哉等詞此咈哉二字堯必謂鯀咈人以從已也故下承方命圯族句异哉二字四岳必謂惟鯀可勝是任也故下承試可乃已句敢問高明

九載句是史臣將後事補完前案法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兪予聞如何岳曰瞽子父頑母嚚象傲克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一

主

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帝曰我其試哉女于時觀厥刑于二女釐降二女于嬀汭嬪于虞帝曰欽哉

庸命作用我之命解或恐未然天命也庸天之命方可居天之位故四岳以否德辭堯授舜禹皆曰天之曆數在爾躬皇陶謨亦曰天命有德則知此庸命是庸天之命矣敢問明者

明明揚側陋只命舉一能勝大任者不拘其顯與晦也然意重側陋一邊故衆以鰥舜對

衆人合辭以對下僉曰字面足矣曷云師錫大德如舜仰承帝祉非偶然也天所錫也天意在人心

不約而同辭故云師錫

凡人不幸處父子兄弟之變惟一孝可以感格然要在此心之和平此心稍有不和亦勉爲孝焉耳如何可以感動得若舜惟謂已職未盡父母之不是我愛也我求盡已之事略無一毫憾怨於其中其所夔夔齊栗者皆自中心和平中發出來斯謂克諧以孝耳不諧如何能孝得蔡傳云能和以孝極明今解者曰能諧和之以孝道甚非敢問高明

烝烝作進進解亦是自愚論之自下而上曰烝烝輶以善自治全山人舜克諧以孝來若其所薰烝

重訂書經解題卷之一

五

而不自知者此姦不期格而自格也又聞陽明云舜但烝烝自治而不格其姦尤妙敢問高明

合二典看我其試哉是歷試諸報單據堯典看妻以二女便是試之之事

帝女下嫁中間事體與平等配合者不同須大料理停當使彼此相安禮文不苟是所謂釐降也此釐字卽前允釐釐字史言治裝下嫁見亦陋曰隘矣敢問高明

帝訓女曰欽哉恐二女挾貴而或驕其夫不敬其舅姑弗其夫之昆弟也非甚盛德不能舜刑二女

與齔在下時事父母同亦非甚盛德不能此堯終禪以帝位也

敘堯德首欽之一字敘堯治曆亦首欽之一字敘堯任人及命女下嫁亦只欽之一字欽誠聖學始終之要也全書之義此一言足以蔽之

疇咨若時節註云此下至蘇績用弗成皆爲禪舜張本愚謂不然聖人治天下大要先於得人惟時無若時者則求若時其人無若采者則求若采其人無治洪水者則求治水其人此三咨未必皆一時事及末年倦勤則求庸命異位其人耳此其敘甚明無足疑者若認登庸卽庸命異位一事則中間嗟咨謀度求所謂若采治水者何以哉此愚斷謂其不然也

總論

堯典大綱在德故首敘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而併及其德之所被者自家而國而天下然其首政在治曆故羲和之命倦倦焉必期百工之允釐庶績之咸熙也其先務在求賢故咨若時登庸者若采者治水者而又咨庸命可以異朕位其人焉蓋統謂天命之不易承也觀其首命羲和曰欽若

曰敬授而咨嗟於若時若采治水異位之人一則曰欽哉再則曰欽哉務求爲天下得人固若斯之慎哉此正堯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光被四表而格于上下者是一篇大文字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重華卽復旦之謂昨日一光華今日又一光華也易曰重明以麗乎正又曰大人以繼明照于四方正重華之說

重訂書經卷之一

七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細分是八事合之是六事註每二字中加一而字愚謂未然濬淵深也哲睿智也文條理也明洞達也此皆吾心之本體卽堯典所謂欽明文思也溫恭溫溫其恭也允塞允允其寒也此皆心體之呈露卽堯典所謂允恭克讓也二字中安用加一而字哉如必以濬哲文明應作二事解宜謂其哲爲濬哲其明爲文明耳亦不必加一而字也敢問高明

玄訓幽潛謂方側陋而升聞耳然幽深玄遠終舜之身其德亦若是耳此與堯俊德克相協故稱重

華協于帝也

或謂放勳至格于上下乃堯典一篇之綱領此首節是舜初年事乃舜典一篇之起語非也濬哲文明溫恭允塞舜德曾有異於顯晦哉凡史臣記事有總領有次第重華協于帝濬哲文明溫恭允塞照堯典放勳數語來見舜有是德若斯之盛所以能紹堯致治萬世稱堯舜也此是總領語乃隨本其初年說當時其德已潛修而上達所以堯命以帝位也此是次第語或者不察必泥此節爲初年事則舜後來更有何等樣德耶且首語又何以稱帝舜也敢辯正以質高明

重訂書經卷之一

七

慎微五典五典克從納于百揆百揆時敘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慎微微字訓美字似未安易曰係用徽纆寘于叢棘說文云繩三股曰徽二股曰纆中庸云經綸天下之大經五典有親義序別信之倫其中又有許大條款節目在故史臣酌用徽字以取經綸之意隨承說五典克從見各從其類而不紊也恐不宜作美字解敢問高明

盛世君臣無事不慎而五者尤加謹焉故特下慎

嶽二字

天下事必先揆度而後可見諸施行孟子云上無道揆下無法守百揆蓋總領百凡而以道揆之者所謂天下之事咸共平章者其職也

易曰震驚百里不喪七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爲祭主也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此可占其鎮靜凝和之德度矣

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帝位舜讓于德弗嗣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全在慎徽五典一節

見得

讓于德弗嗣王後說爲長

堯云汝陟帝位見堯唯求爲天下得人得卽與之而無一毫之係吝舜讓于德弗嗣見舜憂任天下之重竊恐其不勝也而無一毫之覬覦

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

受終文祖恐非若註所云易坤之六三曰含章可貞或從主事无成有終文言曰陰雖有美含之以從王事弗敢成也地道也妻道也臣道也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

終也易陽爲大陰爲小以大終者左右其大以有終也當時堯命舜陟帝位舜固讓于德弗嗣然堯已倦勤卽猶在位可無代有終之人乎代有終非舜不可然不可以苟且授故堯率舜至文祖廟以授之舜乃受此代終之命而行事焉耳愚謂受終于文祖當是舜受代有終之命非是受堯終帝位之事也若堯終帝位舜卽始帝位了此於君臣之際所關甚大不敢不辯敢正高明

一職一事之終君可卽授臣亦可卽受也舉天下之大成使代有終可輕授受乎故必于文祖之廟

授時主祭肆覲時巡分州明刑等事皆帝堯之責

堯老不能任命舜以終之故舜一一稟命而行所謂地道无成而代有終也且當時行事必不止此史官蓋略記其大者耳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群神輯五瑞旣月乃日覲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后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如五噐卒乃復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禮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

守至于北岳如西禮歸格于藝祖用特五載一巡守
群后四朝數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
州封十有二山濬川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
扑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
惟刑之恤哉流共工于幽洲放驩兜于崇山竄三苗
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

自此條至天下咸服皆是舜代堯有終事史官但
就其所首舉者所特重者逐一載之以垂訓耳先
後之序弗計也肇十有二州節下吳氏說極明

在璿璣玉衡節

虞書經解問卷之一

子

璿璣玉衡是觀天文之器卽堯典曆象之象也日
月五星之纏度統載于璿璣而轉運如法以窺測
全在於玉衡

璿璣玉衡齊七政當亦是羲和等事但舜初受代
終之責他務未遑留心注意首重乎此故史臣特
下一在字此在字卽臯陶謨念茲在茲之在註訓
爲察則是舜越俎而代羲和庖矣此等處關係甚
大不敢不辯敢問高明

下文曰類曰禋曰望曰徧種種等字皆舜之心爲
之也則此箇在字謂舜之心首在於是也但不暇

爲察耳堯之心在曆象日月星辰以授人時舜之
心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日月五星曷以政言日月之薄蝕星辰之變動關
君政之闕失立法齊之使遲速順逆一循定軌而
不忒一忒則知其變君可恐懼修省矣此七者皆
以政名以啟君人之惕思也古人下一字必有一
字之義真極精當可味

肆類于上帝節

虞書經解問卷之一

子

此非告攝之祭也舜當是時特受堯代終之命以
行事耳何必祭告蓋上帝六宗山川群神先時堯
必有祭堯親行之堯老而舜攝則舜以時代行其
祭耳記曰禮有五經莫重於祭故史臣敘齊七政
後首舉代祭一事非謂舜一齊七政後卽行此祭
以告攝也或者不察將類字解非常祀而祭告其
禮依郊祀爲之則所云禋與望與徧亦謂非常祀
而更此名耶類禋望徧必有取爾不知類之義可
闕如也而必強釋以爲告攝愚所不敢信也然則
巡守柴望以告至非與曰使堯而巡守其禮亦必
若是也且舜巡守告至當亦必稱已代堯之命也
然則告攝其可已與曰奚而不可舜後卽位未聞

有肆類等祭也卽位無祭告而攝獨必先祭告耶然則終何據而非攝曰吾聞諸孟子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未聞所謂告攝也敢妄訂以質高明上帝至尊次六宗又次山川又次群神故敘其祭亦如此講解家將上帝山川分天神地祇下綴六宗群神曰推敬天之心以及麗於天者推敬地之心以及麗於地者尤可哂不足辯肆字恐不作遂字解類上帝禮六宗等事皆極大典禮故盛言之曰肆耳

輯五瑞節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一

重

舜初受代終之命必須約束一番乃可定巡守四朝等禮上下遵行輯五瑞而日覲蓋爲此也日覲重詢察一邊要識得

輯瑞總在一月內隨日以覲當隨日以班必非共輯而共班也

歲二月東巡守節

巡守必於方岳可便告至可便趨覲然告至後方行事故柴望先於肆覲

覲東后曰肆者盡東方之后皆來覲後言之也協時月正日是一正朔同律度量衡是考制度修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一

重

五禮至如五器是定法守巡守而肆覲專在此三事或將柴望而下分作六事解恐非旨也下文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日等事說得極明時候有早晚月令有小大日有甲乙有永短必協而正之要悉合義和所頒布的曆日稍有不協不正責令改正務使遵奉朝廷之正朔律有高下清濁之分而度量衡受法於律者亦有長短大小輕重之殊須一一較量要與欽降的原樣相同稍有不同責令改正務使謹依朝廷之制度五禮分吉凶軍賓嘉其贊其器悉照五禮爲之有定式也則修舉其禮併其贊且於五器加審焉定要悉如其禮制無敢異同於其間稍有變易責令改正務使遵守朝廷之禮教

劉侍講曰五器卽五禮之器也周禮六器六贊卽舜之遺法則贊與器蓋並載於周禮矣周禮周公之所制也豈亦有訛誤耶且細釋文意五禮五玉云云至如五器詞甚妥當何見而截出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贊爲東后之覲贊耶儻謂肆覲有贊則日覲亦應有贊何獨闕如也敢問高明或曰召誥載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康王之誥

載一二臣衛敢執壤奠朝覲時原有圭幣之贊曰
朝覲亦五禮中之最大者即執圭幣爲贊宜綴於
五禮可爲諸禮之例不宜獨綴于肆覲下使後之
攬觀者但知朝覲之有圭幣而五禮之悉無也
行禮各有所執以相見曰贊禮各有器器稱其禮
曰如

卒乃復者終此協時月正日等事復往一方岳行
事也

如岱禮舉岳如汾舉時如西禮舉方文變化有法
曰歸格于藝祖用特則後命帝堯不待言矣

五載一巡守節

承上文定巡朝之制併及朝時之事此段註極明
當可玩

堯舜舜曰乃言底可績言不底績徒言奚爲此敷
奏之後又加之以明試也

詩詠君子來朝曰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
玄衮及黼記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賜衣服服以
拜賜皆車服以庸之意

肇有十二州節

始止九州今新立三州并前所分共十二州如新

創的一般故曰肇始止九鎮山今新表三山併前
所議合十有二山如新表的一般故曰封水土雖
平然疏導之功不繼平成之績莫保是九州皆宜
開其上壅宜決其下流也故不總其數而直曰濬
焉肇且封且濬則上之人始可分州置牧聯屬而
董正下之人可永安居樂業無復魚鱉之患矣此
舜經理天下一番大事業故史官特載之

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
遲速異齊此疆理之政不可少也而况草臨北狄
其域且大於他州青近遼海亦曠遠難馭故特立

幽并與冀并立營與青并而各立鎮山以表之蓋

總爲疆理天下計封建以安民也濬川亦是豫通
水利使民永無蕩析之患與經理封建相表裡

象以典刑節

刑賞聖人所必用蓋維天下之法莫有大於此者
車服以庸賞善之事已略具矣使不將刑法昭示
於天下民之犯冒抵觸實君人之過也故舜攝治
時於此典特惓惓焉

象以典刑七句是聖人用刑之法欽哉二句是聖
人恤刑之訓再曰欽哉又曰恤哉聖人不忍人之

心盎然流矣

此節註已甚明朱子較尤說得簡當略錄於左

朱子曰流專以宥肉刑而不下及於鞭朴贖專以待鞭朴而不上及於肉刑則其輕重之間又未嘗不致詳也至於過誤必赦故犯必誅之法則又權衡於五者之內欽哉欽哉惟刑之恤之旨則常貫通於七者之中此聖人制刑明辟之意朱子又辨恤字非寬恤之恤乃矜恤之恤極有理

肆放也肆赦者放而釋其罪也賊殘也賊刑者殘而加以刑也肉刑傷殘支體故下簡賊字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一

七

告災卽周書所謂適爾也怙終卽周書所謂式爾也大抵法律家須先審過故二字

記曰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淵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又曰刑者側也側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此語俱足發此節之義

流共工于幽州節

共工驩兜與鯀罪惡堯業已有成案矣舜攝位時

併三苗而加罪特代其終耳張子虔始厚終之說愚甚無取焉且此四罪是舜初攝時事史官蓋因論典刑併記之耳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遏密八音

百姓四海皆繫言之辭如何分圻內圻外史臣意若曰堯德盛大如天而治又久遠深入民心故凡此百姓一聞其殂落皆如喪考妣一般愴然哀慕之不勝三載之內四海遏密八音而不忍作也註堯聖德廣大恩澤隆厚故四海之民思慕之深至於如此然極明白加訓喪爲之服也併引儀禮解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一

七

應服無服則瑣屑之甚矣敢妄訂以質高明

或曰子訓喪爲喪失之喪非喪服之喪似矣然則終無服乎曰禮以義起報必稱情百姓如喪考妣服必不容已也特其時服制未定不知其歲月久近如何耳儀禮作於成周是萬古之準但不可援此以論唐事且分百姓四海爲圻內外也併質高明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前受終于文祖是受人臣代終之命此格于文祖

是明人君正始之禮

詢于四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

四岳總領諸侯關通內外賢路之通塞聞見之開蔽皆於斯人寄焉故舜即位之始首詢及之詢不止是詢訪蓋謀所以治天下者於若人也註訓詢曰謀極當關四門則無不可入明四目達四聰則無不可告後篇之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正此關此明此達之旨也後世君門遠於萬里小民愁苦之狀悲號之聲絕不相見聞亦無以此言進哉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時柔遠能邇惇德允元而難任人蠻夷率服

十二州分國甚多而州各一牧以總其事上宣下達皆於此數人寄焉故舜首詢四岳隨咨此十有二人此咨字亦不止咨訪而已蓋咨命之使徧曉各州之分國布宣天子之德意也觀下文自見蠻夷率服不是效是薰幸之詞

民以食爲天牧任養人之責故首揭此字提醒而又示之以惟時蓋未有奪民之時可以足其食者然而遠邇之勢異焉調劑不可以無法且賢不肖混處而莫分則膏肓者解體而窺伺者生心蠻夷

弗靖也民得而食諸此論食哉惟時必說到蠻夷率服而後止蓋深責成而冀望之詞非以其效言也註不特中國順治云云恐未得咨牧之本旨敢正明者

柔字易解能字難解愚謂教其所不能責其所可能是能字之義

德舉全體元舉統宗惇是崇重意允是親信意

任古文作壬愚不敢妄論若止就本字解任人原是極難事我難其任則輕剽便捷之徒不得廁於其位而必無挑怨速禍之事矣此蠻夷之所由率服也高明以爲何如

蠻夷非我族類化誨懷服最難惟是遠近諧和元德並用常盛在我始可服其心帖然效順耳

舜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時僉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

四岳總領方岳十二牧總率州牧百揆則盡內外大小咸共平章是後世論道經邦之職也其責任極大且重

帝載載字下得極妙天下事重且大矣帝王以一

身擔當負荷如車載者然詩曰上天之載易曰大車以載皆此意也

熙作廣字解似未盡朱子大學註熙光明也愚謂張大而光明之乃可盡得此義敢問高明

亮訓明又訓相然明得自能相得但訓明亦足矣傳於經文諸時字大抵訓是字為多愚謂原有可作本字解者如此節惟時懋哉下節播時百穀後節欽哉惟時亮天功從本字解自好不必訓作是也惟於本字解不通乃可訓作是字耳臯陶謨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原作時字解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一

幸

時訓是似矣愚以為猶未切也一部易書只說得箇時字故凡諸卦下不說時義即說時用而專下時字者尤多蓋當是時則有是事有是事方成是時時哉不可失也百揆何事而非時何時而非事即以時命禹而重以懋哉之微較為明爽而懇切敢正高明

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故仲虺之誥曰惟天生聰明時又天下不可一日無相故舜命禹司空宅百揆曰惟時懋哉天下不可一日無分理庶職之人故舜咨二十有二人曰欽哉惟時亮天功時字一毫

改不得

汝平水土二句口氣若曰汝任水土之責業已稍平定矣今日之事莫重於百揆汝尚懋勉此事焉耳

禹非虛讓也實謂稷契臯陶皆可宅百揆耳舜却擬此任惟禹可以克諧且謂此三臣各有職掌故然其舉而不聽其讓

禹一人讓而垂益伯夷皆讓師師濟濟氣象諒如且讓者非虛聽者不拂任舉者不以為恩而不及任者不以為愧如人一身耳目口鼻四肢惟心之用終其身焉而已者上下古今惟斯獨盛尚論者必曰唐虞之際亶然哉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一

幸

帝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

惟時水土雖平稼穡未及徧布民猶有阻於飢者故申命后稷播時百穀播字正應上阻字

曰播百穀足矣何以加箇時字百穀非時不能生也順天之時因地之利是播百穀之法

帝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

唐虞之世豈有不親不遜若後世者乎自舜視之

告簡有不親不遜者耳

不親泛言不遜是不親之故五倫極有次第一毫

或阻於不及故特申敬敷之命在寬云者敷教只在一寬字也不與敬字對

聖人化筆不拘或侈言以悉其情或約言以繁其義堯命契舉勞來匡直等詞舜只約以寬之一字堯命舜止允執厥中一語舜命禹却說人心道心教以精一而執中真是化工之筆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

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細詳姦宄二字一足敢於行奸一是謀為不軌宜以顯隱論不宜以內外別敢問高明

按漢書除肉刑詔云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

章服以為戮而民弗犯司馬遷報任少卿書亦曰

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又曰其次易服受辱

賈誼治安策亦曰聞譴何則白冠羗纓要見古時

有罪之人自有一等罪人之服故曰有服耳漢興

去古未遠其言大都可據如以服罪解有字無着

落敢問高明

就卽孟子云無罪而就死地之就

五刑各有箇服此五服的却有三等就五流各有箇宅此五宅的却有三等居總之則在士一明以照之而已惟明始克獄成而孚輪而孚所謂克允也不明如何得允

易論刑獄亦多矣大抵皆至於明雷電噬嗑曰君子以明罰勅法雷火豐曰君子以折獄致刑火山旅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通於易斯可識明允之意矣

帝曰皐陶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

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

稽首讓于桀桀伯與帝曰俞往哉汝諧帝曰稽若

予上下草木鳥獸俞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

益拜稽首讓于朱虎熊羆帝曰俞往哉汝諧

往哉汝諧恐非和其職之謂凡人臣受職於君必

思敬共其事而君亦以敬責其成未聞有以和相

戒者垂讓受折伯與益讓朱虎熊羆舜既已然其

舉矣曰往哉汝諧者蓋命其往諧斯人以共其職

耳觀上文禹讓稷契皋陶舜但曰汝往哉而分命

稷契皋陶各司其事下文伯夷讓夔龍舜亦但曰

往欽哉而分命夔龍各司其事並無諧之一字則從可知矣不然受斯伯與朱虎熊羆亦表表虞廷爲垂益之所讓者舜既已然其舉獨無一事之任耶必不然矣史記云朱虎熊羆爲伯益之佐是一証敢正高明

或曰子論汝諧爲諧受斯等固矣然舜命禹終陟元后亦曰惟汝諧將使禹誰諧以共其職耶曰不然諧一也義稍不同如垂益讓受斯等舜然其舉而不聽其讓則所謂汝諧者諧其人也諧者協也如舜命禹陟元后禹辭而舜不與但曰惟汝諧則言此位惟汝爲相應耳諧者宜也學者毋勦成說毋執一詞虛心平氣以討求則二義皆當自得矣此讀書之妙訣也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僉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讓于夔龍帝曰俞往欽哉

事天神地祇人鬼統在此心之潔清然其要王敬而已故說夙夜惟寅寅則直哉惟清矣二句語意一串下

詩曰上帝臨汝無二爾心易曰盥而不薦有孚颙

若夙夜之間雖無郊廟之水而此心常如神明之對越祖考之來思則私邪無自而入本體自然其清明矣此寅直清之說也不寅安望其直而能清哉朱子曰惟寅故直惟直故清二語極爲了了

直哉惟清是本體自然者工夫全在夙夜惟寅上典禮交於神明是極大事故咨四岳以求其人既得其人而命之往也又特着欽之一字以致微

帝曰夔命汝典樂教胥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典樂教胥子似二事然樂非徒作而已也所以養人情性以歸於正也胥子將來都有家國天下責任全在素教而豫養之則莫如樂教之陶鎔矣故以教胥子併屬典樂之官

子曰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記曰凡學世子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典樂者誠以詩書禮樂爲教日漸涵育而薰陶之德性自歸於中和氣質自變爲純美所謂樂教者如是而已非必定將樂音樂舞去教他直而

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也要識得

樂奏之清廟明堂用之族黨鄉里及閭門之內非專爲胄子而設然教胄子其大者故特舉言之因原樂所由始而究功化之成致於神人之和蓋胄子他日有神人之寄者素教而豫養德性與天地而同和則出以事神神祇格出以治人上下諧出以理萬物草木鳥獸莫不咸若樂之教化其淺鮮乎哉此命夔典樂必以教胄子爲首務也

夫人德性本無不備氣質少有不偏直寬剛簡德性何嘗不善哉而囿於氣稟則便有欠缺處便或有偏勝處矣須將詩書禮樂日教誨而溫養之使直者漸加以溫寬者漸加以栗欠缺者陶鎔而爲完德則盡善也剛者濟以和而無虐簡者中於禮而無傲偏勝者陶鎔而爲美德則盡善也王制學世子云云必屬之大樂止大司成正是此意

聲合律方成樂音然不知聲之所自始其曷以比於律故從詩言志歌永言說到聲依永見人聲之所出自如此也由是隨說到律和聲見十二律之所謂不過卽此人聲以爲之均節耳所以被之八音雖然諸鳴無相奪倫而神人聽之無不協和也記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

也感於物而動也故曰詩言志言之不足又從而咏嘆淫泆之是歌也故曰歌永言咏嘆淫泆中自有許多高下清濁之節是聲也故曰聲依永然此人聲也聲之出也雜能必成文而不亂乎聖人制爲十二律若何而爲倡和若何而爲損益使此五聲皆從律而不姦則凡詩與歌皆可被之八音而爲樂矣所謂克諧無相奪倫者言樂聲皆和而無不和也所以感得神人之和

樂記一書累數千言而不足統不出詩言志七句帝曰龍朕以謨說殄行震驚朕師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讒說變亂是非顛倒賢不肖殄滅善行最爲可惡且此等語言一出中無定主者卽爲所惶惑震驚朕師所係不小故舜深疾之特命納言嚴絕之古帝王惟恐下情不能上達特置納言一官然不可令讒說得肆其中故特令嚴於出納之際詩咏仲山甫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喉舌之司所關於朝政甚大出焉惟允讒說始不得矯僞而行納焉惟允讒說始不得乘間而入關防可稍懈忽乎哉故喫緊加夙夜二字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天所欲爲曰天工人所用力曰天功

天下事皆天之所欲爲者而天不能自致也命之君君又不能以一人理也而命之臣惟時四岳總領方岳十二牧總率州牧百揆總輔朝政而播種敷教明刑而若工若虞而典禮典樂納言各有司存皆奉命以共職皆當承天以時行者故舜於分命之後總致欽哉之儆教之以時亮天功焉蓋望各順時以修舉其事也易曰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奉天時又曰應乎天而時行統是時亮之義若

重刊書經卷之一

卷一

將此時字作是字解則下云亮天功已明白各有當爲之務矣又將何所指耶臯陶謨云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原作時字解是明証訓詁家獨置此時字不講愚不知其何見也敢問高明

播穀者時而播敷教者時而敷明刑者時而明而

九官四岳十二牧莫不皆然是謂時亮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黜陟幽明解黜陟幽明不若黜陟而幽明之也敢

問高明

不考課則人心懈不久任則人心攜三載考績以

作其怠三考黜陟以要其成最得課吏之良法

三苗始末王方麓辯之極析若釋分北之義則惟臨川吳氏得之吳氏曰三苗之君竄於三危而其民尚居故地頑而習惡治水之後違拒上命群類衆多終必爲亂故遷徙之使分散各居不得聚在一處既全其生又免於亂聖人立心之仁處事之義兩盡其道矣

考績黜陟之法行庶績既已咸熙矣卽叛服不常如苗民亦聽順朝廷之處分真極盛之治也故舜典以是終焉

重刊書經卷之一

卷一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

升遐死之別名也升遐乃死是複說也其非是明矣然謂其巡游方岳而死則何以特用乃字曰此紀舜一生之始末有大義理在而人不知也曰舜生三十徵庸則前所歷履如處頑嚚父母傲弟之閒盡所以祗載克諧之道却不知費多少精神及受終三十載允陟五十載如此篇所載却又不知費多少心思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命爲萬世開太平然猶不敢自暇逸也至於若時而巡歷方岳之下乃死焉使其未死則不知其所圖維所經濟

又當若何爲之所謂一息尚存不容少懈者舜其人也史臣敘舜事已完出此一段是極大道理極大議論學者但從上生字直讀到死處則乃字之義自豁然有着落矣

總論

此亦一篇大文字要識其初年履歷看三十徵庸句便見得要識其受終作爲看三十在位句便見得要識其卽位經綸看五十載陟方句便見得若溫恭慎微欽恤敬敷欽亮則堯所授受之心法也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二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大禹謨

曰若稽古大禹曰文命敷于四海祗承于帝

此篇雖陳說治道以謨名篇然大禹受禪之本卽在於此故開首曰若稽古大禹與二典曰若稽古帝堯帝舜無異曰文命敷于四海猶放勳重華協于帝之謂也曰祗承于帝猶欽明文思安安濬哲文明以下之謂也

祗承二字是大禹一生心法故孟子論啟之賢謂其能敬承可繼禹之道

文命卽文德也以其昭示於天下曰文命耳不宜作二字解

堯舜禹相傳只是一個敬字祗承者敬承之謂也此文命敷于四海二句本是一篇之繫語下則其所陳之謨也

禹平水土耳曷以文命稱洪水方割下民其咨世之沾溺也如何禹荒度成功四隣既宅五穀熟而民人育使得游於親義序別信之教萬世太平之基實肇端於此至今猶思禹績禹功稱以文命不

亦宜乎詩頌后稷之功亦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二克字重者知艱非難而克勝其艱爲難政乃乂
二句一直下乃字緊頂克字來見克艱者之必不
可已也禹意重在厥后上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稽
于衆舍已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允若茲單承君說嘉言罔攸伏三句一直下言克

艱乃可以致此是所不易能者稽于衆以下則惟
稱帝堯乃可以能此耳時克堯字正應上克艱克

字

若誠知其艱而克圖之則凡抱嘉謀嘉猷者無不
來告賢哲自然登庸萬邦由此咸寧矣語意一直
下稽于衆舍已從人只不謂已是一心惟求民之
瘼察民之隱故承說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此皆形
容堯之克艱處非以此三句分應上三句也細詳
語意自見蔡註亦自分明

真西山將嘉言罔攸伏三句通說帝堯之所已致
者乃猶然不自足也必稽衆舍已不虐不廢若此
其兢兢焉此之謂時克然極有理

人見困窮上有個廢字因主側陋之士說機愚見
當是民之困苦窮阨者耳聖人勤恤民隱故思及

無告又思及困窮而歷數之也不廢云者不廢棄
之謂也若主敬士說則當敘于稽衆舍已之下何

反敘于不虐無告之後耶又按大禹謨四海困窮
天祿永終不作側陋之士看是一証敢問高明

不獨先於無告便是虐不注意於困窮便是廢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皇天眷命

有四海爲天下君

稽于衆云云卽帝德也廣運者言所運之廣語氣

與偏覆不冒同不宜作二字解乃聖乃神乃武乃

文蓋極言之而不足正見其德廣運所以來皇天
之眷耳

益承舜之言謂堯唯克艱故其德廣運承天之眷
舜亦必當若是不可自易易也

禹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

禹承天眷云云故說惠迪從逆有吉凶之應是唯
影響言略無一毫之差忒也思及於此不容不克

艱矣惟字宜細咀嚼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罔失法度罔遊于逸罔淫于

樂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于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已之欲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益承吉凶影響之說遂戒哉以致其惕隨出儆戒無虞等語蓋人情多惕於有事而忽於無虞不知其無可虞處正其大可畏者也法度其可失乎逸樂其可耽乎賢邪其可無辨乎疑謀其可用乎譽可干欲可從乎稍一怠荒而四方解體矣故從罔失法度直說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見時時當存儆戒之念乃所謂克艱也一語一箴規一藥石真

萬古之君鑒

法度是上世相傳之治法廢墜不得故下個失字逸是佚其身者故下個遊字樂是溺其志者故下個淫字任賢貴專一故下個貳字去邪貴果決故下個疑字謀所以成吾志須光明爲是故下個成字熙字道不可違也而况意在求名乎故下個干字欲不可從也而况不恤民隱乎故下個拂字若儆戒深意全在五罔字三勿字二無字上

君天下志在經綸不啻百務耳矣故曰百志凡事須先謀議審方持定而有成如尚在狐疑

之際則斷然勿可成就凡百志慮惟熙然光明洞達毫無纖悉之疑乃可以主謀故二句相連說熙字正與疑字對

怠荒正對儆戒說必無怠無荒四夷方來王若稍怠荒中國解體矣凡四夷乎此益戒舜必惠迪而克艱處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水火金木土穀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敘九敘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益儆戒無虞數語誠開君德治道之大不可不深審意者故禹深嘆美之望帝之垂念焉

德惟善政二句口氣若曰論君道者必尚德矣然論德則惟此善政爲是含善政非德也論善政只在養民一節含養民非善政也惟字在字須重看水火金木土穀是民養之最切者故首提之然必正其德利其用厚其生方完得養民之事故緊緊相承說

水火金木土穀六者要惟修舉正德利用厚生三者要惟和協合之爲九功要惟秩敘而不亂總之爲九敘要惟悅懌而可歌然恐其不知慕也戒之

則用休恐其不知畏也董之則用威然畏慕有時而忘不若使其心有所樂則無時而忘也故勸之卽以此九歌以其所自咏者使常爲咏勿壞此修和之成功焉養民之政其克盡乎所謂儆戒之當念者蓋如此精神全在數惟字二用字一以字上

王方麓曰書中惟字有數義有惟獨之惟惟服食器用之類是也有思惟之惟惟其始之類是也有起語之惟惟天陰隲下民之類是也有是惟之惟濟河惟兗州之類是也又如厥土惟塗泥厥草惟

書經卷之二十一

木

繇等類於是惟之義稍近而又微不同德惟善政蔡氏解云惟當有以善其政則爲當然之義明矣此極體得好然愚猶爲未盡也此惟修惟和惟敘惟歌亦作當惟解若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二字雖同出而稍不同蓋夙夜惟寅有工夫而直哉惟清則一直下無工夫也是又不可不細體者讀書者能體得此義書到面前豁如矣敢因方麓之說而敬補其遺

方麓云惟修惟和有工夫惟歌是自然耳愚謂不然六府三事固惟當修當和卽九功九敘亦惟當

敘當歌若不形之於歌咏要亦所敘之未當也四惟字總一義

用休何以下個戒字凡人不戒則不進於善也今人獎勵中都有警戒語

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則修和之政成矣然懈惰少形未必其無壞也故旣戒之又董之又勸之必使其成者勿壞焉成壞不在政在君心始於成卒於無壞非君之克艱曷以有此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惟地平天乃成六府三事允皆修治萬世且永賴

書經卷之二十一

木

焉時乃禹之功耳語意一直下

此條非徒美禹之功舜意謂今茲平定之功皆汝所致汝益當輔予共修養民之政儆戒于無虞也克艱之謨君臣互相責成如此

府者藏也藏以養此民也事者事也事亦以養此民也

帝曰格汝禹朕宅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

不怠總朕師

看耄期倦于勤句要見人一生只是個勤到耄期直衰邁時覺倦于勤乃始求攝耳及命禹總朕師

教之惟不怠則又以勤之一字相授矣

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德民所依也民所懷也依以服從言懷以思慕言種德之種即種植之種皋陶刑官人但知其慘刻不知明刑以弼教使天下曉然皆知彛倫之敘而不論禽獸之歸皆陶之賜也且其立意惟在刑期無刑仰承帝舜好生之一念其種德也如何思日替替襄哉勇邁力往直有不可名言者禹以邁種

重訓書經卷之二

九

九

德三字稱之可爲萬古知人之鑑

念茲在陶而釋茲亦在于陶名言在陶而允出亦在于陶此所謂卒無以易者始曰帝念哉終曰惟帝念功統出禹本心之推讓

就其存心之仁厚曰德就其德降而民懷曰功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禹盛稱皋陶功德全是讓總師之命帝雖定然然禹然亦謂陶之功不可忘也故稱其功而勸勉之

政刑盛世所不免者但有政以示民正而無刑以懾其心民或輕于犯法耳惟皋陶明五刑弼五教使民知違教者必入于刑其望君之正直若繩墨然而不敢毫髮干之者此干字下得極妙

明五刑明字重看不但大小輕重昭然懸象魏以示人且權君臣之義父子之親意論其輕重慎測其淺深若記所云云者而刑之必當其罪此刑一人而千萬人懼自皆兢兢然率循於五教而毋敢自疑于郵罰也

五倫五教分明是一條正路人却有不能行的須用輔弼他始得然所爲輔弼者不在乎他但將不由正路的人懲治一二則人人自知畏惕而率由

重訓書經卷之二

九

矣此所謂罔或干予正也大舜稱皋陶明刑弼教之意只在相予之治故其

所謂刑者實但以此警惕其民望民不變自到無犯于刑處此民惕然思愾然改各由其教與天則相合而自協于中也中則自無不正所以罔或干正也中正二字正相應

期于予治是所期願于君者期于無刑是所期望于民者二期字一樣統是描寫皋陶心事所謂種

德者蓋如此

降衷下民人皆有此中民協于中人皆完此衷

皋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罰弗及嗣賞延于世宥過無大刑故無小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有司

皋陶稱帝德只罔愆二字件件皆停當是也臨下以簡而下是其實事

從臨下以簡說到御衆以寬隨舉其爲罰與賞者又舉其爲宥與刑者又舉其所以酌功罪之疑者遂推其心寧如此不如彼而總稱之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非大舜不能想像皋陶刑期于無刑之心非皋陶不能描寫大舜好生之德心有同然稱無溢美斯其爲舜與陶傳頌萬世哉

臨下以簡而下只迤迤說爲是莫相承粘帶失立言之旨

罰弗及嗣六句將功賞形容其刑罪之當與其二句則推其心是如此所以稱好生之德也首以簡寬而終以好生是其語意之肯綮處

罪疑二句要細玩二疑字無可疑而輕重其間豈

聖人大公之治

聖人意若曰象以典刑經也然此以刑有辜非以縱殺也過弗宥疑弗輕是殺不辜也經於何有我儀圖之與其殺不辜也寧失不經乎聖人固無殺不辜事亦無不經事但聖人之心則如此

天地之大德曰生凡此下民孰無好生之心哉雖不幸而罹于罪其所望以生者尤切切也吾存無殺不辜一念務求其所以生則與天澤之施回生於枯槁者何異哉此生民心所同好吾獨全此好生之德以合于民心其灌通如何周浹如何故特

下一洽字

帝以刑期無刑民協于中歸陶陶以好生之德洽于民心歸舜舜云罔或干予正陶云茲用不犯於有司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欲民無干刑法舜之心也民協于中如風之鼓動者然治其休矣非陶明刑弼教不能有此故舜復以美皋陶

從欲欲字是欲仁得仁欲字風動風字是風行草偃風字

帝曰來禹泮水微予成允成功惟汝賢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予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曆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帝既稱美臯陶猶以總師之命屬禹故復稱其功績而以天命歸之

初間泮水泛溢帝舜與禹商量的處禹必自效疏決之謀如何至是果成其信而底績故曰成允成功記曰事君先資其言拜自獻其身以成其信卽成允之謂易曰履公餗信如何也是不能成允成

功者

滿盈也假寬也人心一盈滿自足則寬假自恕矣

此二字緊相連

滿假非外來由中出者也故特下個自字人心稍自滿假則必不能勤儉矣故於克勤克儉處說其不自滿假

在廷諸臣皆莫能如之曰惟汝賢

自能曰矜自功曰伐惟不矜惟不伐正禹之無我處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故曰天下莫與爭二惟字極有意味

有能與功非難善居其能與功爲難善居卽是德其能與功之莫與京則所謂不績也

聖人視天位如曆數然故惟求其克承者以畀之後世則視爲家寶矣

禹曰念茲釋茲名言允出而必歸諸陶舜再三曰惟汝賢在爾躬而必歸諸禹曆數在爾躬當終陟元后而可辭總師之命乎此舜之懇切責成處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心只是一個從此心發出來便是道心便是中唯其着在形骸軀殼上如耳目之於聲色口鼻之於

臭味等項及喜怒哀樂種種係於吾身者是爲人

心耳此心纔着於人或不能制之以道任其所之

將滅天理以窮人欲其勢必至於墮落坑塹故曰

惟危危險危也若從原本體上發出來雖在聲色

臭味喜怒哀樂種種中而自有主張不爲人所搖

奪則天下之至妙至妙者皆基於此故曰惟微微

微妙也此個危與微總由此心之辨來而此個人

與道之辨皆在吾心體上自有分別耳此之不辨

烏能必歸於道而此之不守烏能無間於人故又

教從起念時辨其孰爲道也孰非道而爲人也精

其察而不雜隨認定此爲道也必不可間以人也
一其守而不二若然則此心之存主渾然一天降
之中而隨其所運量曰萬幾曰庶務無不協於天
然大中之則故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愚謂危微
二字宜如此看未識是否敢正高明

程子曰大凡徇人欲自是危險其心忽然在此忽
然在彼又忽然在四方萬里之外莊子所謂其熱
焦火其寒凝冰凡苟免者皆幸也動不動便是墮
坑落壑危孰甚焉

孩提知愛稍長知敬是道心克斯心也就可爲孝
子爲悌弟豈不極爲微妙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
先見者也正道心惟微之謂

王仲山曰人只一個心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
是人心但所欲得其正卽是道心非有二也說得
是

四惟字稍別上二字是指示之辭下二字是責成
之辭惟精惟一有工夫允執無工夫

或曰人心道心通在自家心上自認纔覺危殆而
不安處便是人心獨覺微妙而可悅處便是道心
自認不清雜卽是精認定而不二三卽是一則中

常在我而不易矣故曰允執厥中此說煞亦入細
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凡言語自古先聖賢傳來的自然中理不可移易
若無稽而駕空說出定將淆亂國是所以必不可
聽凡謀議從咨訪得來的自然合宜可見施行若
弗詢而獨任已見定是拂逆人情所以必不可庸
聽言處事是國家第一要務故舜發精一執中之
訓卽及於是二勿字宜重看

細詳此二句亦精一執中之事但不必定將此字
面鑒入何者堯之授舜不過允執厥中一語耳舜

實將此語體認來真知道心常爲人心所勝所以
常不得其中而若是其精擇又若是其一守而覺
此中之允執也故其命禹時首示此一十六字然
平日臨流間又見聽言處事最切於經綸而無稽
之言常盈于廷弗詢之謀時入于耳而皆驗其不
足爲據也故又以此語教戒丁寧之耳若時說必
將上節說存乎中所以養乎外將此節說制乎外
所以養乎中恐失帝命之旨敢問高明
言必則古先哲王是言之有稽者謀必及卿士庶
人是謀之已詢者

可愛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
邦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惟口出好興戎朕言不再

此節首四句就重君一邊說帝意謂民所可愛者
在君而君所可畏者在民何者衆所戴者元后而
后所賴以守邦者此衆也然則君欲慰衆愛戴之
心而可無欽哉須是慎乃有位敬修其可願始得
倘不能敬修而懈于位則失民所愛戴而大可畏
者至矣故又以四海困窮天祿永終致其警焉

愛戴二字相呼應唯其戴故加愛唯其愛故稱戴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二

欽哉是承上起下語慎乃有位正教其所爲欽而
敬修其可願又教其所爲慎也總只一意而曰欽
曰慎曰敬三着鞭焉是爲聖人警戒之詞

詩云不懈于位民之攸暨民之攸暨將在有位者
而可無慎乎然非徒爲慎焉爾也須是敬修其可
願可願者何吾心所欲者是也吾心所欲欲便
是民心所同欲吾敬修其所欲則愜民心所同
欲常愛而常戴矣否則民失所願而困窮不免矣
將安戴而誰爲守哉此天祿之永終所以爲大可
畏也

敬修之術無他道心爲主人心聽命而已

聖人非爲保祿計四海困窮天祿永終失天爲民
立君之意大可畏耳觀前後天字自見得

唯口出好興戎句恐非若註所云天下治亂係君
心而常壞於出言之不慎故無稽弗詢既嚴於聽
用而出好興戎致其丁寧其所以立敬修之防
而保四海享天祿者意更深且切矣朕言不再一
句亦謂朕所囑爾唯此一事爲兢兢耳非止其不
辭也敢問高明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二

命于元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策協從
卜不習吉禹拜稽首固辭帝曰毋惟汝諧

舜命禹初不用卜禹因說枚卜舜但說卜以决疑
不疑何卜

蔽字朱子訓爲蓋字又訓爲遮掩字唯蔡傳於全
書蔽字俱訓爲斷此必有所受然愚謂此節蔽字
不若訓遮掩之爲得也

官占而下訓解愚未敢以爲然竊謂官占之法惟
此志先有所蔽掩故昆命元龜以决其疑耳今朕
志已先定矣詢謀又僉同矣卽此便見鬼神其依

龜筮協從處卜孰有大於是而吉孰有大於是若更去卜是欲習吉了卜不習吉我必不加卜也首三句是卜以決疑朕志五句是不疑何卜朱子常有是說朱子曰舜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便是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又曰其猶將也言雖未卜而吾志已是先定詢謀已是僉同鬼神亦必將依之龜筮亦必協從之所以謂卜不習吉者蓋習重也這個道理已是斷然見得如此必是吉了便自不用卜若卜則重矣此說宜從

書經卷之二

太

禹初讓於皋陶既云枚卜後又稽首固辭真是有天下而不與

德與位宜曰諧舜實知禹功德宜居此位故曰惟汝諧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

史有詳有略記舜受終舉齊政肆類禘郊朝等事一一言之此但曰率百官若帝之初詳略於斯見矣此古史文章之妙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禹乃會群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蠢茲有苗昏迷不恭侮慢

自賢反道敗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舜雖倦勤然極大事體尚自裁決故有征苗之命讀禹誓師之辭有苗罪案昭然矣如何可不計得昏迷不恭云云語意通遞相承而首句已盡其槩三句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届蒲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旻天于父母負罪引慝祗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書經卷之二

尤

帝王征討要在服罪人之心苗不認罪是爲逆命非謂其逞兇而抗拒也

益贊禹只一德字故下應誕敷文德句

益贊禹之意只惟德動天二句蒲招損三句紫承上天字說來天道原是如此所以帝事瞽瞍只用一誠感格蓋至誠感神其理有必然無疑者况於有苗乎此只是一意說下時說分天道人事鬼神三段一步深一步不敢謂是也敢問高明天與人同此德也惟德可以動天故無遠弗届

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此天道也故大舜事瞽瞍只以此謙道得之人神感應其理固然是天之可必者也此數語總推明惟德動天二句意

人心所感有者一誠耳故至誠感物曰至誠

大禹文命之數卽帝舜文德之數也惟時益加修焉故曰誕敷耳

益一言贊禹而禹卽班師禹班師後帝益誕敷文

德君臣之間虎意相成楊龜山曰益之意豈不曰

禹猶舜而禹之意豈不曰舜猶已真知聖之言也

禹陳謨只克艱二字舜命禹只人心惟危十六字

禹征苗只惟德動天四字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禹曰俞如何

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

遠在茲禹拜昌言曰俞

人君治天下以斯世斯民爲己責必將藉賢哲之

開明直方之匡正然苟非實踐躬行欲全其德爲

聖明之德未有可以強致者故皋陶陳謨首允迪

厥德一語然允迪非他修身焉爾已身修莫先於

敬慎而所思又不可不永敬修可願而又計慮深遠先去惇敘九族使庶明皆自勵翼則躬行雖在於邇而可遠及國與天下者卽在於茲矣所謂允迪厥德者蓋如此

開陳其事者明日張膽而無所忌曰謨明匡救其失者獻可替否而無所忤曰弼諧王方麓將明諧二字着君上說亦有理

大學論修身要在慎獨蓋本乎此

身家國天下之本不慎厥修可乎然爲家國天下計須思慮久長始得不則猶爲慎修之未至也故

又着思永二字訓詁家將此句分二段看恐不其

然又按惇敘九族句法與以親九族句法同此言

慎修思永以惇敘也非言九族之自惇敘也如是

其身修其親親則庶明自爭相奮勵輔翼道始家

庭之邇而可及國與天下之遠卽在於此矣此是

緊申身修之不可不慎而所思不可不永耳註將

此分家齊國治而天下平恐失本旨敢問高明

慎修思永下卽着敦敘九族句者何也修是修甚

麼思是思甚麼人道而已而道莫大於親親也中

庸云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亦此意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哲而惠何愛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百云謨明弼諧次云庶明勵翼邇可遠在茲統含爲治在人意此故因禹之命提出知人安民二語來蓋世未有不知人而可以安民者亦未有欲安民而不先知人者語雖兩提意實一貫惟禹會其意曰能哲而惠云云而臯陶後面亦但統言所謂知人安民者未嘗分析言之也學者首尾細繹其辭自識得

重訂書經義疏卷之二十一

十一

知人安民未易言也禹故吁嗟以嘆其難註未深然三字未妥知人則哲以下正舉其難言之也非哲不能知人卽是哲非惠不能安民卽是惠非二層堯時尚有驩兜有苗巧言令色孔壬其人若何爲之區處使無貽民之害今能哲而惠此輩皆無足慮此帝堯以爲難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禹曰何臯陶曰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彰厥有常吉哉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嚴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庶績其凝無教逸欲有邦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同寅協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楊氏曰知人安民此臯陶一篇之體要也是矣曰九德而下知人之事也天敘有典而下安民之事也愚竊以爲未然知人者何知其能安民之人也

重訂書經義疏卷之二十一

十一

官人者何官其能安民之人也觀寬而栗柔而立等九德之人可浚明有家可亮采有邦如是而官之爲諸侯爲大人家國天下之民有不各得其所者乎故教之翕受敷施使皆在官師師順時撫辰以凝庶績知人而安民大略已具見矣然恐其身之逸欲或教有邦而曠庶官不能下膏澤於其民也故又以兢兢業業幾天工人代致其警焉天敘而下正舉人代天工之事故惕其同寅協恭又惕其懋於政事而聰明明畏達于上下之說又凜然復

申其警焉蓋人但知畏天莫知畏民而不知民即天之所在思及於此則一民之未安即皇天之譴責也而可縱欲於其上乎兢兢業業登九德以充庶官圖萬幾以凝庶績實若人所當先務者臯陶陳謨在知人在安民而首提慎厥身修思永一語蓋見於此愚意此篇宜如此體看庶得臯陶之意若分割天敘上下爲二事又於前三節分說此爲取人之要此爲官人之效此爲用人之本支離破碎大戾本旨愚所不敢從也敢問高明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節

陳氏經曰禹臯同列之際或都或俞或吁或咈或

如何無非真情實意之發有合於心則都之俞之不合則吁之咈之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聞言而拜不爲譎善之在己猶在人也故自言而先都不爲矜此極說得虞廷師師氣象

真西山曰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此發二亦字極分明勝蔡傳訓亦作總也

觀人之德必於其行故以行字加於九德之上言人之有德亦必舉其某事某事以爲驗故以載字實在有德之下

性寬者多踈略故曰栗栗堅栗也性柔者多依倚故曰立立卓立也愿常固慤或歎於禮故言恭亂有治才多忽於心故言敬馴雅者易失之優游故言毅毅者果也徑直者易失之峻厲故言溫溫者和也簡有脫略意故曰廉剛有虛憍意故曰塞疆或任氣而失其宜故曰義

蘇氏曰橫流而濟曰亂故才過人可以濟大事者曰亂亂臣十人是也此極看得好

曰寬曰柔曰愿曰亂曰擾曰直曰簡曰剛曰彊皆德性而栗而立而恭而敬而毅而溫而廉而塞而

義皆德性之不偏

易曰可久則賢人之德德未有不可常者有常之德誠於中彰於外非吉士而何

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正於彰厥有常中見得

劉氏正一曰常之爲義大矣曰常人曰吉士其揆一也臯陶謨曰彰厥有常吉哉立政曰庶常吉士則知吉士未始不有常德而常德所以爲吉士也此體常吉之義甚晰

日宣三德節

三德六德要體得好九德是個總凡然人未必其能全備此德也或於中有兩三件三四件是爲三德或於中有五六件六七件是爲六德耳

日宣日嚴祇敬非謂將此三德去日宣日嚴祇敬之也大凡有德的人其心常不自足日日加精進之功而不自知自傍人看來見其日宣日嚴也云爾

三德六德不重重在日宣日嚴祇敬上人有是德而能日日宣之日日嚴之而且加祇敬焉其人如何故就日宣三德的人信其必能夙夜浚明有家

就日嚴祇敬六德的人信其必能亮采有邦爲人上者當翕受而敷施不可舍棄若人使不得共事而在官也

夙夜浚明有家亮采有邦只言其人能勝家邦之奇耳未便使爲諸侯大夫也要識得

深知其理而實能治之曰浚明明察其事而實能相之曰亮采浚明上加夙夜二字正於其日宣處見之亮采不言者省文耳

隨德之多寡兼收之而不求其備曰翕受隨職之大小布用之而各當其材曰敷施所謂哲能官人

者此也

翕受敷施則凡有德者無不事其事矣故曰九德咸事俊乂卽有德之稱咸事其事則無不業乎其官矣故曰俊乂在官同官曰僚凡德之未備者彼此互相師法是謂百僚師師任事曰工凡居其官者各履時以辨其事而無有廢曠是謂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如是則百司庶府各有當爲之事各成可見之功總之則皆大君之功凝合而爲一矣故曰庶績其凝此之謂知人此之謂安民語意一氣下

英傑能治其民曰俊又千八百人之稱似拘瓊舜典德惟善政政在養民首舉水火金木土穀惟修蓋養民之事未有能外於五行者此故曰百工惟時撫于五辰耳

凝訓成也是矣愚欲訓爲合一也如何

無教逸欲有邦節

此節語意亦一氣下大抵君身不可目縱逸欲逸欲一萌下所視效捷於影響則有邦之逸欲皆君上之所教也而可乎哉須是兢兢業業常存戒慎恐懼之心何者朝廷之聽覽雖有限而萬幾之圖

維起於人主之一念者其幾實無窮也幾一不慎而莫可救矣故思及萬幾則思及庶官而不敢曠何者凡此萬幾皆天之工也天不能爲而付之君以爲代君又不能獨理而須此庶官以爲之代也兢業以圖萬幾併求其可以佐萬幾之人猶恐其不及况可自縱逸欲而教有邦之偷惰乎此知人安民又必以修身爲首務也時說分爲二段恐失本旨敢正高明

無教二字下得極妙雖甚庸愚之主何嘗喜其下之偷惰乃所令反其所好則下自趨其所好而不知所謂以身教者從也詩曰無教祿升木正本此無教二字

幾訓微也極妙易曰知幾其神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凡人心初動時本無不善是之謂幾慎斯幾也以往其應必主於吉故又曰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獨患不慎此幾而嚮於逸欲則其究必至于禍患耳此萬幾幾字正易知幾幾字故綴於無教逸欲有邦下訓詰家不知此義却將此幾字訓爲禍患之幾嗟乎豈直訓書義者爲然哉卽訓易義者亦於吉之先見句曰吉字下疑脫一

凶字又有曰幾善惡者嗟乎幾之義不明於天下久矣此可爲知者道敢正高明

一日二日萬幾下緊承無曠庶官二句蓋庶官所以佐理萬幾者皆身代天工之人也註用非其才爲曠職已佳愚謂不若胥逸欲爲曠職蓋庶官之非才莫有甚於逸欲之曠職也如此體更可回照無教逸欲句敢問高明

天敘有典節

張子曰天之生物也有敘物之既形也有秩則此敘天所敘也天所敘便有經常不易者在故曰有典此秩天所秩也天所秩便有中正不踰者在故曰有禮典禮天所秩敘卽天所降之衷也其初本無不悖庸者而民或未然必須勅我自我然所爲勅爲自又在君與臣同寅協恭而後可和其衷也故其辭云云

勅我是整齊在我自我是托始在我同寅是共存勅自之心協恭是共盡勅自之事此無他唯欲將此自然之典禮復還其人使皆和順於帝降之衷耳

命德討罪天也五服五章五刑五用亦天也而可

自怠忽乎哉君與臣必日加勉焉而後可故曰懋哉懋哉

一日二日萬幾總不外惇庸命計此皆天所責成於人者勅我自我又同寅協恭懋哉懋哉是謂兢兢業業無教逸欲有邦是謂無疆庶官克盡天工人代之事而下文又推帝命主於民心以見寅恭懋勉之必不容已此其論知人安民本於修身意極周到而慷慨語極明備而質實非後世文人所可模擬其萬一者訓詁家乃割裂為解誤矣

上古先教化後刑賞故惇庸命討其序次若此

天聰明節

在上的人只怕得個天若民則謂役使惟我耳不知天聰明即自民聰明天明畏即自民明威威命靈爽達於上下有毫髮不可欺慢者所以有土之人須加欽敬不可不寅恭不可不懋勉不可不兢業以圖萬幾不可不戒逸欲率庶官以代天之工也一篇陳謨首慎修思永揭其要在知人安民而論知人以安民又直推到天人合一處歸之於一敬可為萬古君人之箴銘可為萬古進言之型範聰明指其鑒察處明畏指其靈爽處總見上天之

可畏也訓者將明畏解作顯其善威其惡誤矣有土指君說曰敬哉有土其詞旨特嚴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兪乃言底可績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曰惠可底行非以自誇也責君之力行耳

皋陶意曰予未有知但所自思若曰贊贊襄哉是吾臣子之職分耳此曰字下得極妙不必照下日孜孜改作日字

益稷

此與皋陶謨本為一篇讀開首語便見得故但揭益稷名篇無謨字蓋謂禹稱益稷之功而二臣實未有所陳也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禹拜曰都帝予何言予思日孜孜皋陶曰吁如何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庶鮮食予央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烝民乃粒萬邦作乂皋陶曰兪師汝昌言皋陶之謨可謂至矣而帝猶有望於禹樂取諸人萬世猶可想見

陶贊贊禹孜孜上皆着個思字要見聖人無日而

不思故無思而不贊贊孜孜也

初時洪水方割其勢洶湧未易施功禹但隨山刊水以爲治疏通排滄總是決川而歸諸海然後細細疆理濬畎澮而歸諸川此爲因勢利導初時暨益奏庶鮮食後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懋遷有無化居亦是因勢利導所以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初無粒今始粒初不乂今始乂厥惟艱哉乃字作字須重看

九川以海爲都畎澮以川爲都不先決九川距海其奚以治畎澮已決九川而不濬畎澮距川猶然

傳訓書經義問卷之二

三

不可稼穡也決川奚爲此禹功之大不獨在免民魚鱉之患實在興萬世粒食之利也

始無粒食全藉鮮食以爲養既雖粒食而艱也猶兼鮮食以爲養

民饑民溺二者利害相關但曰平水土不烈山澤而焚之民何以爲生不教民稼穡亦何以爲生此禹必暨益暨稷施功有序而相承乃完得治水土一事也然其間艱難辛苦已略具於數詞之內矣所以言及此者欲舜知已昔日孜孜者若是乎平治之不易則今日保守之爲難在帝雖欲不日孜

孜焉有不可得者是則禹昌言之至意也

皋陶曰師汝昌言不徒已師之欲帝師之也語曰師臣者帝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此節慎乃在位是提綱下詳其實喫緊在安汝止一句

在位在字宜細體位天位也天命所以治其民者也在其位而不慎如天命民心何所以宜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動合民志以昭承天休也首句是提綱下正發慎在位之實

傳訓書經義問卷之二

書

天地民物統萃人主之一身經綸參贊統在人主之一心此心不知所止其何以承天而治人所以貴安所止安止則無動靜無終始此心常在天理中由是發動於念慮之間務察其幾形見於作爲之際務求其康無時而無不止無止而無不安其臣自然弼直惟動不應後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此理之所可必者所謂慎乃在位者蓋如此

止之義著於易之艮而其字則始見於此易曰艮

其止止其所也止其所即安止之意嗣是而後伊尹曰欽厥止詩曰於緝熙敬止大學曰知止皆本於此堯舜曰執厥中禹曰安汝止皆萬世心學之綱領

事物之理在心有天然恰好不可移易處是止也止則無有不安者矣惟見之不真守之不固或能見且守毫忽矜持之未化皆不可以語安耳要安所止全在惟精惟一存養於有密之中日欽欽焉以底于安安之域然此個止原無動靜若易所謂時止而止時行而行動靜不失其時方謂之止其所故又教於心之發動處細察其幾於事之作用處務求其康則此心雖應乎萬變而此理常定於胷中止固止也動亦止也止固安也動亦安也不求其止而止無不安不期於安而安無不止是則所謂安汝止耳

此止非自外來故禹對舜言曰汝止

孔子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由吉之先見而究極焉則無不康矣非二也故曰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非康而何愚謂幾康二字宜如此看蔡子註自分曉今說者不識此幾字之義解惟幾

曰審其善與不善則解康字便說不去矣亦曰省其安與不安謬矣謬矣敢憑孔子繫易之旨訂正此幾字以質高明

易惟弼直非幾則匡其可與幾非康則輔其至於康正言而無所阿明諍而無所忌弼直之謂也然弼直在臣而所以致其弼直者在君當重看一其字

民心即天心也惟動不應後志民心協矣得民之心而有不得天之心者乎故承說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要玩一以字一其字

一安汝止耳何不應後志而昭受申命之若斯也曰止者理也天與民心曾有外於此理者乎我幾康以安所止而又得其臣之弼直則此理在我即民心在我天命在我矣固知申命用休不在昭受之日而在不應之際不在不應之際而在安止之時

不應無不應矣而猶以爲未足也加後志二字先意以待其不應又如何

天明白以此命授我我明白以此理仰承是爲昭受

帝曰吁臣哉鄰哉鄰哉臣哉禹曰俞

臣哉二句不獨感弼直之語而已也帝因安止幾康等言深見安止之難而不應昭受之不易致故深望其臣之輔助云耳乃其責成不多辭止將臣鄰二字顛倒一下中用四哉字咏嘆煞有無窮責望無限精神在其語意文法真妙絕千古

易曰富以其鄰子曰德不孤必有鄰鄰與我最相親傍家無鄰則不成其為家德無鄰則不成其為德君無鄰則不成其為君後世之君有稱獨立於廟堂之上者其臣不為鄰耶抑其德不足以致鄰也

重刊書經集解卷之二

卷之二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為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服汝明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上曰臣哉鄰哉鄰哉臣哉其望臣親助之義亦已重矣而帝不但然也又以股肱耳目寄之曰汝翼汝為汝明汝聽分明一人之身而四支五官之所為備血脉流通精神盡溢不假言辭而自喻不煩

指使以相成以是望臣又不止鄰焉而已者此其詞為極親而其意為極懇

四予字應四汝字予汝總是一人四欲字應翼為明聽字形神初無間隔所謂欲仁而得仁正是此段光景

易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左右者輔相羽翼之謂也所該甚廣不專指教上

詩曰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疏附先後是左右其君者然左右有民即在於是在於奔奏禦侮則宣力四方之事也

重刊書經集解卷之二

卷之二

要見服章之制相傳已久二帝特損益為定制耳故曰予欲觀古人之象又曰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

宗彝鼎也想黃帝時鑄鼎象虎雉其上後世承之蔡傳認虎雉為宗彝誤矣

絺繡者以絺為地而加繡也

六律正五聲而聲比於八音故命辭若此

記曰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聲音治忽所關須常加在心上以出納五

言庶可常治而無忽

葉氏曰五言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雖言也播於律之所和則爲五聲雖聲也本於詩之所諷則爲五言此解五聲五言極當想古時太史采風以達於上納言渙號以播於下其言皆叶於聲歌故其辭云云

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上云股肱耳目言其一體相關自是親助之不容已此以弼違望之則凡心思所不到及所到之未安所止者統望其臣弼直焉蓋不直非所以爲鄰

重刊書經集解卷之二

卷之二

面從後言可乎故又惓惓以欽四鄰爲戒呂氏曰不獨令汝爲股肱耳目連一身是非之責盡付之檢點此語說得極透

禹亦一人耳翼爲明聽悉望之禹而又以弼違責之何也禹宅百揆百職皆其職也是謂君道是謂相道

庶頑諛說若不在時候以明之捷以記之書用識哉欲並生哉工以納言時而麗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愚按解此節者大都未得其旨何者庶頑諛說舜

之所深疾也故開首則曰侯以明之捷以記之書

用識哉明之者明其過也記之者記其過也識之者識其過也但未遽棄之曰欲並生哉耳及工以納言時而麗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斷然其不可宥也舜蓋深疾若人之不弼而致此詞正責在廷諸臣之必弼予違也讀者但泥欲並生哉一語而不得其所以聖之之意敢明辯以質高明

此節口氣極緊若曰彼庶頑諛說極爲可惡姑侯以明之捷以記之姑又書用識哉而欲其並生哉如是而工以納言時而麗之如其格則承之庸之不格則斷然威之也以意逆志常是如此說

重刊書經集解卷之二

卷之二

侯明不是設侯令庶頑諛說去射禮王制云命卿簡不帥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俊士與執事焉蓋射以觀德習射上功上齒使俊士皆得與事正令不肖之人觀感而生愧心焉而改過以從善耳此雖後世之禮然竊意必做上世而來侯以明之當亦令彼諛頑者至於射所以愧感之耳敢問明者學記云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是捷記事書用識哉卽今紀過之文冊也

工是納言之官故時將群下章疏奏牘轉聞於上
今譴訶之臣有自陳表狀或其遺制與

承進也庸用也威加之刑也放流竄殛是也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
惟帝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
敢不讓敢不敬應帝不時敷同日奏罔功

帝意欲威頑譴責臣鄰之弼違禹但謂脩德教致
黎獻之敬應誰敢不讓二句是喫緊語

但稱帝曰光天之下云云初不及一德字然光曷
從奮哉德之著也易曰君子之光有孚吉有孚則

重刊書經義問卷之二

卑

光自不可抑遏耳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由沔
聞而光明則萬邦黎民中之賢獻共思惟爲帝之
臣矣斯時也惟帝舉而用之耳初時就敷陳而聽
納之也則以其言焉既就衆庶一一而明試之也
則以其功焉終而錫以車馬章服之榮也則以其
庸之著在民生焉若是而招致之有方若是而考
覈之惟當則敷天之內誰敢不讓其忠直乎其
在庶位者誰敢不輸其忠直而敬應乎而何憂乎
庶頑譴說之害治也苟不其然則今所用之臣方
且朋比爲黨日進於無功矣雖侯明捷記書識而

終以威之也何益哉此在帝之自擇耳

或曰敷奏明庶車服三句無次第隨其所自効而
舉之曰時舉亦一說

遜忠直而不敢先日讓輸忠直而不敢後曰敬應
和同同字始見於此

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頌頌罔
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予創若時娶于塗山辛
壬癸甲啟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彌成五服
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有
功苗頑弗即工帝其念哉帝曰迪朕德時乃功惟叙

重刊書經義問卷之二

四

皋陶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禹既勸帝脩德以來弼違之賢矣然實落脩德處
無他只在戒傲之一字耳故曰無若丹朱傲

丹朱一生只爲傲之一字失傲便慢遊傲虐無所
不至晝夜頌頌若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矣

故禹惓惓以此爲戒傲意全在無若二字併二罔
字上

慢遊是自家縱放故曰好傲虐便殃及其民矣故
曰作

晝夜頌頌無休息如所謂俾晝作夜者水行舟無

畔岸如所謂流下忘反者其身自縱放何如其殃
及生民何如此慢遊傲虐之實故特下二罔字頂
上無若字又緊戒一下註罔水行舟曰如耳蓋舟
之類則將此罔字作無字解矣且暴盪舟亦言其
力有如此之雄者耳未聞有以此爲樂者敢正高
明

水行舟只喻其流連爲樂耳非真以行水爲樂也
此節語意一氣下須善體會禹之意若曰帝無若
丹朱傲也丹朱只爲一個傲就至於殄厥世可畏
哉不可不創也予因創若時娶妻弗顧生子弗恤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二

而惟以荒度土功爲汲汲因得弼成五服至于五
千每州置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各迪行
而有功焉乃苗猶習于頑弗卽工則予之期願尚
猶有缺焉者此思日孜孜焉而不敢遑也帝以內
治外嚴爲己責可無深念乎哉就禹之創及所自
叙語語俱是責成於帝帝因思始初臯陶迪德一
語乃以功之叙歸諸禹又以刑之明歸諸陶意若
曰朕之德未易迪也時乃功有次第弼輔我允迪
如斯今又幸有臯陶方祗承厥叙方施象刑惟明
則蠻夷猾夏渠必有以處之矣但功不易保刑非

所恃朕將繹汝二臣慎修安止之謨兢業以圖幾
幾康以承命而汝二臣亦必踐贊襄之言效臣鄰
之義弼予一人以保治無負今日陳謨之至意焉
可也愚謂臯陶謨至此乃爲究竟故帝就禹念哉
一語將此功此叙歸責在二臣身上是爲結局時
說解迪朕德數語乃謂禹意專欲用德而帝意無
欲用刑不知說在何處去了敢妄訂以質高明
帝譽傳天下於堯而丹朱不肖不能繼堯之道是
謂殄厥世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二

聖

卽就也工天工也天工惇庸命討耳十二師五長
各奉行而允迪之便各有功可叙惟苗頑弗就工
故禹特舉之望帝舜之深注念也

臯陶謨開首就說允迪厥德與禹自相問答曰慎
修思永曰兢業圖幾曰安止幾康無非發明迪德
之意故舜感禹念哉之言乃以迪德之功歸諸禹
而又重望於臯陶見惟汝二臣思迪我之德則當
終效贊贊孜孜之忠必至於治定化洽而後已也
觀其後作歌之意自可見得

朕雖有迪德之心非禹孜孜平治不能成厥功其
何以爲迪有禹無臯陶以祗承功或隨以廢壞矣

又何以爲迪惟禹功惟叙皋陶又祇承厥叙方施
象刑惟明則功不患其廢弛德將終於允迪矣若
曰自今以往君臣共勉圖之而已此要見帝舜自
幸而又相責成之意

曰方祇曰方施見皋陶真日贊贊襄可責其後效
也

夔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
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間鳥獸賡賡
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說者謂夔曰二節與上不相蒙愚固不敢強合爲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二

四

一矣但觀舜典末章帝誕敷文德舞千羽于兩階
七旬有苗格此叙苗不卽工舜屬禹皋陶要是誕
敷文德而已史臣因叙夔作樂事在治定功成方
接帝庸作歌以收之是爲一篇文字蓋與舜典適
相照也或曰苗不卽工與征有苗未必是一時事
然史無編年其事前後皆不可曉且史臣所叙往
往有如是其綴合者若帝庸作歌一段帝與皋陶
載賡結束皋陶謨一篇則萬萬無可疑者敢妄訂
以質高明

王氏炎曰舜禹之議論既載於前夔之作樂所以

形容治功之成故以其言次之於後亦非一日之
言史臣比而書之耳

記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人聲必比於
音八音中惟鳴球琴瑟其音最清越悠揚而鏗然
其可聽故列之堂上憂擊搏拊以合詠歌之聲實
相應和堂上旣以詠矣其下有管有鼗有鼓合止
則有祝有敔又有笙有鏞隨人聲詠後更代而間
作是謂以間卽記云匏竹在下也一詠而一間如
是而一成以至於九成則樂集其大成矣是謂蕭
韶九成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二

五

詠以人聲爲主間以管爲主

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曷綴于以詠下鳥
獸賡賡曷綴于以間下鳳凰來儀曷綴于九成下
曰此統言其可以格神祇和上下耳因以詠是人
聲故以祖考虞賓羣后言耳以間間于詠而不獨
人聲故以鳥獸言耳要知祭主於格祖考樂主於
和神人祖考格羣后讓卽無鳥獸之賡賡可也且
祖考之來格豈直格於以詠時而已耶要識得
德讓者以德爲讓虞賓率傲而能與羣后德讓其
感格何如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歌率舞庶尹允諧

上節無舉八音此獨以石言者石聲聲磬以立辨八音中惟石音與他音不易諧耳詩曰既和且平依我聲聲正此意

帝庸作歌曰勅人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典事慎乃憲欽哉虞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虞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隳哉帝拜曰俞往欽哉

庸用也曷用以作歌帝見功成而樂作恐其臣稍懈而致傲也觀此庸之一字則夔曰二節似相聯屬而非偶矣

禹皋陳謨一則曰天工人代一則曰天命用休蓋甚言天之可畏哉帝歌勅命亦卽是命中勅之耳

然天命安在出王游衍無時而非天也舉心動念無幾而非天也曰惟時惟幾皇皇乘時圖幾之念具在中勅中矣

幾是動之微吉之先見處與前萬幾幾康之幾正相應

前雖云股肱耳目而股肱作事其所須爲尤切故

特舉而責諸臣

喜者此心之喜悅也喜則乘是時圖是幾不待督責矣起是感喜而奮迅熙是因喜起而成功念哉二字含蓄深而注望切

事有成憲敬守可以無失故既望君之率作又深望其慎憲

曰念哉又曰欽哉又曰欽哉一語一丁寧一語一儆戒是謂責難之恭

明者先摠其要領良者自效其勤勩康則事歸於大寧也

重訓書經是問卷之二

四

曰明哉良哉康哉以致勸又曰叢脞哉惰哉墮哉以致戒勸其必爲此而又戒其必不爲彼侃侃之中加款款之意真萬世君臣之龜鑑

往欽哉不獨責其臣帝深感賡歌之意曰自今以往我與若共致其欽焉耳

按二典三謨語幾千言始終只是一欽字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三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禹貢

禹貢一篇雖以職貢得名然治水曲折悉具於此且中間敘事有倫有要禹一生精神心力模寫略盡直萬世永賴之書也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神禹治水先敷布九州之士辨個方域乃依隨山勢刊去樹木通道以加疏濬奠高山大川爲之紀綱此三句一直下註自分曉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三

鄭樵謂州國之設有時而更山川之形千古不易所以禹貢分州必以山川定疆界使兗州可移而濟河之兗州不能移梁州可遷而華陽黑水之梁州不能遷此極說得有理

冀州

朱子曰冀都是天地間好風水山脈從雲中來正高脊處以西之水流入龍門西河以東之水流入于海前因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中爲嵩山是前案過去爲泰山聳于左淮南諸山爲第二重案各州皆舉山川此獨不舉者帝都無外四海所宗

濟河惟兗州冀卽天下之濟河也海岱惟青州冀卽天下之海岱也

此之謂敷土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具見下文既載壺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陽覃懷底績至于衡漳

此須認載字治字修字底績字既字及字至于字明白若諸山水諸家查考已詳愚不能悉曉不敢贅後俱倣此

此從成功後說起故先下箇既字載始也禹治冀州之水始自壺口卽治梁及岐治者疏治之謂也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三

及者由此及彼不停歇也既又修太原至于岳陽此既字承上而起下與上既字稍不同修則修蘇之功至則必至於是也覃懷平地致功爲難禹故竭力底績乃至于衡漳而後已此治冀州水土之大略也此當逆逆看始得敘事之意若逐句爲解則但泥字義而神禹一段施功之次第不可復識矣敢妄論以質高明

河水自昆侖來山積石出塞外阻陰山乃折而東二千餘里又折而南而壺口實當其衝下則梁與岐石皆崇竦遏壅河流此禹治冀州時先鑿龍門

使寬廣以殺其勢隨治梁及岐水于是乎不得爲害于冀矣然河所經豈至岐而止哉自岐而外是他州故語止此耳要見此是論冀州之水之次第非統論治河之次第也

汾水出于太原至于岳陽修而至之蓋使及于河也然曰至于則中間必有群小諸山之當用力者矣要曉得

曰載曰修紀其施功曰底績紀其成功

自既載至衡漳通重治河說河衝於壺口經於梁岐汾入於河覃懷乃河內之地衡漳亦入河之水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三

也下恒衛亦由河入海大陸亦近河之地也

時說謂冀州帝都所在故禹受命治之先從此起

予謂不然朱子曰禹當時治水事畢却總作此一

書故自冀州王都始今人說禹治水始于壺口鑿

龍門某未敢深信方河水洶湧其勢迅激縱使鑿

下龍門恐這石仍舊壅塞又下面水未有分殺必

且潰決四出禹只先從低處下手林氏曰洪水泛

濫其始必相水之大勢順地之高下漸次導之其

首尾本末大槩相應下文所記導山導水之序是

也此序九州但各紀一州之事及其山川所在施

功之曲折非謂先治一州之水既畢更治一州也此二說皆極有理愚故謂冀州帝都所在特先敘之非從此下手先治也

首曰既載從成切已畢而追言也次曰既修從載治已後而次言也然既修此卽至彼却又起下之意下文既修既作二既字似宜作盡字解恐非皆已事之辭也敢問高明

厥土惟白壤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穀土庶土先儒固兩言之矣自愚論賦田所出也民生所重在穀故此篇纔辨厥土卽稱厥田併厥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三

賦方及厥貢意蓋自有輕重先後也後所謂庶土

者蓋通諸州而論故曰交正耳不得於州中又辨

箇庶土也諸州皆先田後賦此獨先賦後田此必

帝都所在如場圃園林之賦有不盡出於田若註

所云者耳此則所宜辨也而亦不可稱此爲庶土

也敢問高明

白言色壤言性柔而無礪其土亦佳而且人工

修焉故曰厥賦惟上上錯然土色以黃爲正不貴

而白未善也故曰厥田惟中中

充土黑墳厥田中下青土白墳厥田惟上下徐土

赤堇墳厥田惟上中揚荊上皆塗泥厥田揚下下
荊下中豫土惟壤厥田惟中上梁土青黎厥田惟
下上雍土黃壤厥田惟上上

厥賦惟上上錯註錯雜也賦第一等而雜出第二
等也朱子曰常出者爲正間出者爲錯錯在上上
之下則間出第二等也愚皆以爲未然錯雜也雜
則不等矣賦分九等以爲差全憑土田人力以爲
則如冀州地濶而人工修賦居上上之等固矣然
其間未必盡修也或上中或上下或中三等或下
三等皆有之故曰錯耳非必雜出第二等也若揚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三

五

州賦下上上錯蓋謂下上其常等而間有不等者
則俱在下上之上亦非卽是中下第六等也豫州
賦錯上中蓋謂上中其常等而不一之等則間出
上中之上下亦非必雜出第一等也先錯而後上
中者謂錯雜不等者多於上中耳豫州賦下中二
錯者其義尤明蓋謂下中其常等而上三等中三
等及下上下下皆有之故云三錯耳非必謂雜出
第七第九等也如但雜出第七第九等止二錯何
稱三錯此註乃謂地力有上下年分不同如周官
田一易再易之類竊謂貢校數歲之中以爲常孟

子已有明訓豈於貢賦時又較其年分上下耶大
抵聖人立法極變動以宜民地形高下有常賦可
定爲常等者卽額設爲常其有不等者就中加一
錯字以著其有不等焉蓋貢校數歲之中以爲常

固神禹極善之良法也唯是土田雖佳而人力不
肯齊奮致豐凶或有不贍焉故商一變而爲助觀
助通力合作計畝均分則其所變者變在同致其
人力耳而非謂貢法之不善也學者於此討論分
曉始可讀禹貢與孟子矣然則厥賦貞者何居曰
此貞卽元亨利貞貞字就最下者取義耳非謂君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三

六

天下者以薄賦爲正特以賦第九等下此貞字也
如謂賦必第九等曰君天下者以薄賦爲正則以
上八等皆厚賦而非正耶此其義甚明著不足辯
者特始訓詁家拘執而不通一爲若說後來者悉
因仍不察而莫知細求失古人立言之深意是可
歎耳敢妄訂以正高明

九州賦法既分上中下三則又從中分爲九等可
謂良法矣然猶謂一州之中或未可一例取也特
出錯之一字真是聖人之美意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少順其長曰從入滌入滹沱終歸于河其從也
作卽東作之作大陸雖與二水無與然水患悉除
平陸始可耕治故併及之

此二既字雖已事之辭然二水無不從而大陸無
不耕治則有既盡之義在也說具前

禹自言决九州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此云既作豈
其决川距海後始得濬此畎澮使平陸之皆可稼
耶

大陸既作功成於田賦之後將無賦耶曰田未有
無賦者賦已定於前則若何爲額不曰上上錯乎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三

錯則其等不一當必有所以定之者

島夷皮服

畿內無貢謂他賦所共御已多不復煩也島夷近
冀則不可無貢耳然貢止其所衣之皮服示羈縻
之義且見朝廷之不貴異物也

夾右碣石入于河

王畿三面距河貢賦俱可直達惟北方一帶阻山
不與河通必從北海入河南向西轉碣石正當濬
轉處如夾他在右一般故云然耳島夷皮服當亦
必從此道入

諸州貢道皆言達河達此河也建都原取轉漕之
利朝會之便覽此入河一語而天下所輻輳已隱
然略見於此矣

濟河惟兗州九河既道雷夏既澤濰沮會同

兗州惟濟河二水大利害故特先標識而下舉其
所爲治者

孟子曰禹疏九河濬濟漯而注諸海正此之謂也

九河原未有道禹當河水奔衝疏此道以分其流
故曰既道雷夏本低窪可爲蓄水之澤濰洪水橫
流入其中澤不能受泛濫奔潰四出耳今疏九河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三

併濬濟水則澤者始復其爲澤矣故曰既澤既道

既澤則自河出者之濰自濟出者之沮自會歸爲
一而無不治矣兗州當大河下流之極其害特深
神禹施功當必自此下手此定賦亦寬其十有三
載而孟子論禹治水之略必先舉疏九河濬濟漯
而爲言也

河當兗州最漫汗勢已奔趨而爲九禹特從而疏
道之耳故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兗土未必盡桑有可桑者曰桑土桑土最惡濕此

而可蠶則民之昔依丘陵以居者今可降而宅於土矣是云者由既蠶而指言之也

桑土以宜蠶之地言宅土統一州之地言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墳訓土脉墳起極當草繇木條雖由水土之平然

惟此與徐揚言之亦必其土之宜於是耳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貞卽易貞悔貞字悔在上貞在下故下下之等曰

貞非君天下以薄賦爲正之說也如君天下者以

薄賦爲正則以上八等之賦皆厚歛而非正非聖

王制書經卷之三

王之制也何爲禹貢

註充當下流之衝一段說得極明聖王制賦法定

九等爲差不一槩取必若此州因遭水害又寬之

十三載不一時取辦真是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

人之政者矣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凡貢惟其土產所有且惟服食器用而已是爲惟

正之供觀此州漆絲織文及他州所貢自見

篚卽盛所貢之物者鄭玄曰貢者百工之府受而

藏之其實于篚者入于女工故以篚別焉今考內

則云男女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誠若此言不然實莫貴於金玉也而何獨不以篚盛耶

浮于濟潔達于河

舟行曰浮因水入水曰達濟潔達于河各從其所

便也

海岱惟青州嶠夷既略濰淄其道

青州東北至海西南距岱古稱東西秦秦得百二

齊得十二青州其域也

嶠夷日出之地豈能悉爲封畛但略治之而已故

曰略

庫訂書經卷之三

濰淄之水原有故道當洪水泛濫時亦或不由地

中洪水治則二水自循其故道矣故曰其道與待

疏濬而成道曰既道者不同

青雖近海不當衆流之衝所可紀者獨濰淄二水

而已且二水去嶠夷亦遠甚相比比言者言禹於此

無大施功但彼既略定此亦順道焉耳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

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

絲白墳通一州之地言廣斥就海濱之地言

貢惟服食器用故無論精粗但以多寡爲敘隨供食用締供服用海物非一種但云惟錯然亦必服食器用所資非今所尚山珍海錯之異品也絲與泉供服用鈐松怪石供器用出岱畎者爲良故令貢萊夷作牧辯在下屢絲可供琴瑟之用故厥篚入焉

銘與松是二物

萊夷作牧厥篚屢絲朱子謂時貢土物以見來王之意解者因謂萊夷放牧去處出山桑之絲因以篚貢愚竊以爲未然九州惟梁與雍有貢無篚他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三

土

州未有貢而無篚者未聞所篚必出於夷也大抵

此篇敘貢後方及篚謂篚雖亦貢物女工所入故別之也若萊夷作牧當是萊夷所作惟牧耳曰作牧則其所貢者必所牧也此與徐淮夷蠙珠暨魚所貢必珠與魚揚島夷卉服所貢必卉服無二焉者可以徐之玄纁縞卽爲淮夷之篚貢耶可以揚之織貝卽爲島夷之篚貢耶然則可以青之屨絲卽爲萊夷之篚貢耶余聞山東至今尚有貢馬當是作牧之遺意敢特辯以質高明

若謂惟東萊爲有此絲亦必青州取以充貢決非

今萊夷之篚貢也

貢必常用所需安用怪此怪石必石之名耳且必如礪砥磐錯之必需於常用者

林氏云凡貢不言所出之地以一州出皆可貢也言所出之地者以此地所出爲良也是

浮于汶達于濟

註不言達河者因於充也語極明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乂蒙羽其彘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此州獨載三邊林氏註極明然曰及則有循海岱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三

土

以暨及之意亦不可不曉

淮水至於徐爲大利害沂水出於徐爲大利害故皆言其乂以志喜

蒙羽向爲淮沂所包二水其乂二山一帶地方皆可耕種故相連言之其乂其藝皆有工夫

水蓄而復流曰豬洪水泛濫時大野亦奔潰四出莫能蓄也唯時施疏濬之功此澤能絕濟水聚之而安流則可謂平治矣故東原一帶昔爲大野所環抱者今亦底於平也此亦皆有工夫

孫炎謂既澤者向未爲澤今始爲澤既豬者向已

爲澤今復舊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厥貢惟土五色羽畎夏翟雉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

暨魚厥篚玄纁縞浮于淮泗達于河土粘而賦者爲佳此草木漸長而包叢也易漸卦有漸進之義若鴻漸于木非此之解此外又別無所謂木漸也蔡子蓋未深考耳

樂一州之土惟赤而猶有五色者可備封社之用故制以爲貢羽畎之夏翟雉陽之孤桐泗濱之浮磬淮夷之蠙珠暨魚皆產之最良可供服飾器具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三

三

祭品之用皆取之若玄纁縞三緇又皆盛于篚以爲貢者蓋貢取其所自出供其所必用故於所有之處備取之而不爲厲於所無之處卽一無所取焉亦可也此聖人制貢之良法也

玄纁縞皆緇之色也但敘其所貢莫究其所用

抑酌所必用之物取於所自產之地卽聖世所不免也特其制貢也有常品而其上供也有定數其間採取之辛勦轉運之煩苦又必就常賦中優給以償其勞而又緩征以寬其力此貢者之不稱病耳後世上供溢額而旁餽倍加轉費莫償而索取

無筭至有破家亡身者其苦萬狀然則貢將可以已乎曰貢必不可免也特在受貢者裁節而加之意耳

王方麓云大抵古人不貴遠物異物任土作貢貢土所有唯服食器用故以金三品瑤琨怪石球琳琅玕蠙珠橘柚之類雖唐虞時亦已有之末流之濫乃有如合浦珠官荔枝驛騎此如作酒爲祭祀而後人至以沉酒喪邦故明王投珠抵璧而示弗貴周公之法群飲者殺然周公何嘗以商紂而廢酒致美乎黼冕何嘗廢飾也此語極說得悵惻可鑒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三

十四

淮與泗一水曰浮淮入泗與河不通曰達然要知近淮者卽浮于淮近泗者卽浮于泗非謂近泗之地必由淮以入于泗也他倣此

定 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旣入震澤底

揚州雖遼海近淮而水患最大者在彭蠡震澤二處禹於此用功爲難故特舉言之

彭蠡合江東西諸水本一大澤也惟昔泛濫下流不疏而上源且壅此其澤不足容又無可洩其害

始不可言耳茲已疏治則其澤如故可容而可洩矣故曰既豬陽島自來居于其傍而失所棲今亦復適其故故曰攸居

攸居不重云然者証彭蠡之既治耳然即陽島之復居而民之攸奠從可識矣

此篇底字凡五見皆致力之辭三曰底績致力而成績也一曰底平致力而平寧也一曰底定致力而安定也

東南之水惟震澤最為利害何者其水民藉以灌漑而泛濫則魚鱉之可慮也惟三江入海之路既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三

五

疏導而不壅則其區之震撼不寧者底于安定民始蒙其利不罹其害矣今三江湮而水害頻仍有識者咸思禹績敢述歸震川之論于左方

歸震川曰吳東北邊境環以江海中豬大湖自湖州諸溪從天目山來西北宣歙諸山溪水亦奔注于此說者稱湖之廣可三萬六千頃入海之道獨吳松江一路江自湖口距海不遠有潮往來泥多填淤是為湖田最腴往往為民所圖占其指名告佃者所納僅斗升之稅而所占即百頃之江兼之漲灘之稅亦多所以松江路日隘而入海之口遂

日益湮塞矣世之論徒區區三十六浦間或及松江亦不過潯蠡龍白鶴匯諸處而已未見其為得也余計宜專力松江務通利濶深復禹跡之舊毋取民斗升之稅爭水尺寸之利

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公于江海達于淮泗

他州但敘土田賦而已間及草木俱在厥土下此不獨上敘草木又敘先篠簜云何揚州之土雖塗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三

六

泥然有不盡然者自昔稱江南竹箭之美惟洪水橫溢始無可見耳洪水治而篠簜分布於林麓矣此草木之天喬燦然其可紀也

厥土塗泥中那得草木發生篠簜必於林麓草木必於原野故先敘此方及塗泥耳此是古人之善敘物處

他州辨土皆言性言色此言塗泥其性也然色即寓其中矣

厥賦下上其常等而錯雜不等者則俱在下上之上故立文如此詳見前

貢但以所產多寡爲敘弗以精粗爲敘然曰金三品則其中精粗自別矣惟木所該甚廣島夷卉服與島夷皮服同要是卽此爲貢示羈縻之意耳註牽說織貝非是

染絲而織爲錦曰織貝不染而織成文曰織文，
上古江淮間未開卽溝貢必由江至淮略從海面
經過故云沿于江海達于淮泗耳陳氏大猷曰水
之險莫如江海恐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
不言浮以著其險說得是

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旣

荆山有二一在雍故註稱南條別之曰荆及衡陽者北距荆山南不止衡而已也盡衡之陽皆有之朱子曰江漢發源梁州及入海則在揚州但二水至荊州合流迅疾以趨海有似于朝宗

九江非尋陽九江先儒已辯之明甚唯洞庭稱九江者有說沅漸元辰敘西澧資湘九水在本土皆稱江而皆歸于洞庭故名洞庭曰九江耳其實九江非洞庭也要識得

江與漢合在今漢陽府大別山其九水歸洞庭者

在漢陽之上云然者謂江漢下流已疏治而朝宗則上流九江自俱能蓄洩甚得其正耳解九江句者曰此治江漢所經之水誤矣敢爲辯正

沈潛本朝宗矣江漢之大者既治其出自江漢者無不治矣出自江漢者既治則雲夢之間其高者自可作父而卑者亦見乾土矣既道亦有工夫雲夢未必俱旁沈潛惟是諸水從道而不溢則凡雲夢一帶有可耕治之漸耳要體得活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厥貢羽毛齒革
惟金三品惟榦栝栢礪砥斄丹惟箛簞楮三邦底貢
重刊書經繫問卷之三

厥名包區菁茅厥隤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塗泥與揚州同而田與賦加等者塗泥雖同而土勢稍高且地濶而人工又修也

揚州敘先金三品次齒革羽毛此敘先羽毛齒革次金三品以所出有多寡耳又揚州但敘惟木此指棬榦栢一則槩取以供用一則但貢其良者耳礪砥砮丹一物皆有一用不敢廢也簞簾牀皆

可爲矢惟三邪最良故責其貢厥名者菁茅供祭
祀縮酒之用特加鄭重曰包匭云玄纁與璣組服

飾之用亦不可少故置簠爲常貢大龜出九江不常有偶有之卽宜上獻故稱納錫與錫貢不同

濟盜爲榮洛出爲波向未疏治二水皆不能容洩今濟與洛皆治則皆上無所壅下有所歸故曰既

豬

包者密於內匿者匿於外乃慎而益慎意新安陳氏曰錫貢如敷錫之錫上錫下也納錫如師錫之錫下錫上也臨川吳氏曰大龜神物國之所寶則以入納而錫於上謂納不謂貢明其非貢物也二說俱有理

荷澤孟豬相近荷澤本低窪可澤孟豬又低窪可豬向濟水橫潰四出澤不成澤豬不成豬今濟水既加疏濬荷澤已成澤矣而餘多之水又導之被及于孟豬蓋不但孟豬能容洩而荷澤亦能容能洩矣澤未有言導者以二澤相通可導此而及彼故云然耳

蔡傳謂大勢自江沱而入潛漢大勢二字極佳然亦繁言之耳要之貢從其便近江者卽浮于江近沱者卽浮于沱近潛者卽浮于潛近漢者卽浮于漢

既入既豬俱有工夫導與被亦有工夫然必既入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三

九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三

十

漢中間必猶有相通而入者不可一一數也但入漢到入洛處水路不通則必從陸路般運乃至于南河耳故曰逾以至

既豬始加導耳是次第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厥貢漆采絺紵厥篚織纈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墳最佳壚次之墳壚者墳而又壚也

荆河惟豫州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榮波既豬導河澤被孟豬

賦上中其常等而錯雜不等者居多故以錯居先耳詳見前

豫於九州爲中土自昔稱陰陽之交風雨之會商周皆都於此蓋取四方道里均朝會貢賦之甚便也若謂百二形勝則不在此

絺紵亦女工所成然非其精也故惟織纈纈入篚以致貢

伊洛瀍澗四水勢相敵而洛實受三水之會故豫州以洛爲王然洛又統入于河也以河爲歸

伊瀍澗皆入洛則三水不必言矣故但曰浮于洛入于河

華陽黑水惟梁州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

夷底績

梁雍二州俱以華山爲表所別者陰陽之分耳

荆州但言江漢沱潛耳未究其原委也此究其原
言之曰岷嶓既藝則禹之功在上源者可知矣隨
指其委言之曰沱潛既道則禹之功在下流者可
知矣觀下文導山導水處自見得

有江漢則有沱潛荆江漢朝宗于海故下云沱潛
既道此究江漢之原曰岷嶓既藝卽承云沱潛既
道然沱潛其水衆多禹用功亦非一日之績故並

下箇既字非曰上既藝而下卽從道也

蔡蒙二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中出爲澗崖水漂
疾殊甚蜀守李冰嘗鑿離堆以避其害則禹當時
治水于此處必用功爲多矣祭山曰旅獨于梁雍
言之者九州終于梁雍以見諸州之山皆有祭也
又獨于蔡蒙言之者梁之功終于蔡蒙雍之功始
于荆岐也

和夷地平而險遠洪水泛濫時卒難成功茲業已
疏治可漸經畧可漸耕治而皆致有功績焉則在
他地從可知矣故獨舉言之

岷嶓既藝四句雖似平言然惟既藝既道乃旅平
底績却又似相承言者此爲敘事特妙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厥貢璆鐵銀
鏤磐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
沔入于渭亂于河

青黎者有青又有黎也他州辨土必舉色舉性惟
揚州但稱塗泥以見色荆州則獨舉性耳梁州則
獨舉色耳是又不可以一例也

賦下中其常等而三則八等又錯雜其中說見前
孔氏曰璆玉石也爾雅曰璆琳玉也且下文自有

磬蔡氏以爲玉磬誤矣

熊羆狐狸四獸之皮可以爲裘其毳毛又可織爲
縠故指其名而貢其織與皮也

西傾是雍州之山其南桓水出焉乃梁之水也故
梁州西境絕遠者其貢道必從是水來桓與潛通
故曰入潛不與沔通必從陸路轉般故曰逾沔又
與渭通故復曰入渭則通于河矣然河北趨者也
渭東注者也舟望大河橫衝以行若橫絕以渡者
然故曰亂思細覽諸家皆曰沔與渭不通必從褒
斜二水跋涉以達渭若然則經文必曰達于渭不

曰入于渭矣曰入于渭必非復由褒斜二水若其跋涉也滄桑變遷不可復考愚但以經文爲正敢問高明

朱子曰西傾雖在雍州其人有事於京師者必道取梁州因桓水而來故梁貢道及之此說因字亦明白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涇屬渭內漆沮既從澧水攸同荆岐既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濕底績至于豬野三危既宅三苗不敘

四面積高曰雍雍州地最高而曠險故水極于弱水而裔及于西戎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三

三

水無有不下論天下地勢大抵亢于西北而下于東南故凡水必折而向東唯雍地最高亢則其西偏亦必有落下者弱水也故其流獨向于西入西海耳非水之變而西流也既西亦必有疏導意涇之源最居雍之北境自北而南注以渭爲歸而洧東入焉是涇上屬于洧而下屬于渭也夫渭洧不相及也一涇以屬之故經不以渭洧立文曰涇屬渭洧以涇水在中先會洧後入渭順其勢以爲言耳

漆沮在渭東北二水勢相敵不足以相有而皆入于渭焉如少之從長者然故曰從澧在渭南二水皆大而相合故曰同

此三條以渭爲主涇自北來注于渭漆沮自東北來注于渭澧自南來注于渭然渭則何入哉入于河也惟入河故渭治惟渭治故衆水注焉曰屬曰從曰同中間俱有施功

屬如貫珠之相連從如少長之相隨同如彼我之相合

昔時懷山襄陵自荆岐至于鳥鼠必皆不歸于治而况于原隰豬野乎而况于三危乎茲惟疏治之功既加故祭告之禮可行于荆岐而終南而惇物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三

直至于鳥鼠皆無不可旅者若原隰一帶在荆岐之間平地最難闢治今亦皆致有成功直至于豬野陂澤之地亦無有不治者即遠如三危其地亦無水患皆可居止三苗之窟其地者亦皆安居樂業其功大有可叙焉平治之功豈曰小補而已哉此三節要識語意之相因乃見功敘之次第三苗雖兇惡竄之裔夷然使獨淪于水患亦非聖人並生之意也其地既宅而苗無異心則治功成

矣故曰不敘三苗安居樂業順吾之治卽爲不敘
恐未便到遷善改過處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厥貢惟球琳琅
玕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織皮崑崙析
支渠搜西戎卽敘

黃中色而壤柔軟無塊其土最佳故田稱上上然
地力人工貴乎相稱地狹而人工少故厥賦下田
五等云

雍州貢止球琳琅玕一以所產之寡一以道塗之
遠特略之也觀西傾因桓是來及浮于積石龍門

重訂書錄解題卷之二

五

云云可見故諸州制貢中獨梁雍二州無篚聖人
立法自有深意其然哉

又按諸州所貢及篚雖有多寡之殊精粗之別然
要惟服食器用禮樂文武經費之所需者耳讀者
細繙閱之自見惟怪石嶺珠似爲稍異然此必器
用服飾所必不免者故特制爲貢耳不然聖人豈
輕爲玩飾計而貽害於生民哉且制貢與採取天
壤也經國者尚深思任土作貢一語

武夷熊氏曰正道皆從渭達河惟山脊以西之地
渭道不可通處必自積石之河經涉龍門然後達

於西河以至帝都諸家謂東北境則自積石龍門
入西河與熊氏之說異然細詳西河二字則熊氏
之說爲是所謂會于渭汭者卽熊氏所云貢之正
道也

按諸家說龍門在今西安府韓城縣東北八十里
河水至此自山直下懸水百仞濺沫如雨濤聲如
雷地皆震撼兩崖斷山絕壁相對如門惟神龍可
越故曰龍門計浮于積石而來者至于龍門之上
而止則經云至于龍門西河者謂至于龍門邊之
西河也非由龍門而可下西河也要曉得

重訂書錄解題卷之二

某

九州貢道唯揚沿江海爲風濤梁西傾因桓云云
爲跋涉雍積石龍門爲險阻

織皮節宜敘于前而敘于末者崑崙析支渠搜雖
貢織皮然非常貢也不可敘于貢賦之中且西戎
卽敘本織皮說來又不可敘于貢賦之上又裔夷
與三危又別故終以此耳

又詳織皮二字與織文織貝詞同意取此獸氂毛
織成爲縹若皮革者云耳如作二義解則必應云
皮織不應云織皮與織文織貝同辭矣敢問高明
何謂敘旬侯綏要荒是也順吾敘而無生心焉是

為卽敘

導水導山總論

大禹治水之功總在一箇導字上要識得

諸山之大者亦略具各州之下矣然不更從頭理說一番則山勢首尾脉絡無從可考神禹施功導水次第亦無從可見故先之導山次之導水導山本以導水而必先言之者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水之勢未有不因于山必隨山以刊木乃可濬川以距海也此立言之序

凡山水必身親經歷又細加訪問始得其槩然古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三

書

今勢殊滄桑代變未可為據若徒繙紙上之陳言

斷以為是十不無二三之失也而况又諸家考覈

之未精乎然則將何信乎信諸經而已經雖與今

變遷者稍殊然此紀大禹施功之次第則當就當

日之和導者發揮不當卽後世之變遷者低悟於

經旨也若經國者分理各道河流則當就所變遷

者參之禹貢神而明之耳必執禹貢是死方也不

考禹貢非成法也愚故但就諸家中據理論山水

者略載數段於左其臆見私評皆不敢錄

山本同而未異故導山言自宋至某者其勢漸分

水本異而未同故導水各言所自所會所入者其勢漸合

導山及岐至于荆山逾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大岳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于海西傾朱圉鳥鼠至于太華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導嶠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日記云據導字分南北二條而江河以為紀此說亦有所本唐天文志云天下山河之象存乎兩戒是也南條北條卽所謂南戒北戒江為南河河為北河南北兩河上應雲漢蓋天文地理自然之分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三

水

判也于二之中又分為二焉北條有大河北境有大河南境南條有江漢北境有江漢南境論橫勢則先北而南論縱勢則皆自西而東故導山導水皆從西北說起

日記云禹之隨山因其有關於水道者表之耳豈區區焉推其脉絡之所來止如葬師之言乎而山川自然之形勢則固各有條理凡經之所記非錯然而及之也

新安陳氏曰導山之役分為四路乃懷襄方殷未

可下濬川之功先隨山相視可疏導者疏導之兩
條四列實人功經歷之次第為濬川之經始下文
導水詳言濬川之原委乃收上文隨山之成功
正義曰言山旁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大河北
境之水不特河濟如漳潞汾涑淇洹恒衛滹沱滎
易之屬皆此諸山所出所經多不勝名故但以山
言則水皆可知所隨者山所導者水故終以入于
海三字正應首一導字

導節節直云入于海西傾三節但云至于陪尾大
別敷淺原案上文不言入海耳新安陳氏曰意者

重刊書經疑問卷之三

廿九

當時水患河濟為甚比江漢淮用工尤難故自發
源以至于入海先之相視疏導後之開鑿濬導必
極于歸宿之地若江漢淮之屬則初一番相視疏
導且可至陪尾大別敷淺原而止下文方自源徂
流言之歟亦一說

導岍節是導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
西傾節是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南
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導黑水至于三危
入于南海導河積石至于龍門南至于華陰東至于
底柱又東至于孟津東過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泮水

至于大陸又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嶧冢導
漾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水過三澨至于大別南
入于江東匯澤為彭蠡東為北江入于海岷山導江
東別為沱又東至于澧過九江至于東陵東迤北會
為匯東為中江入于海導沔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
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荷又東北會于汶又
北東入于海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導
渭自鳥鼠同穴東會于澧又東會于涇又東過漆沮
入于河導洛自熊耳東北會于澗澠又東會于伊又
東北入于河

重刊書經疑問卷之三

三十

按此以下所導凡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
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
從雍梁西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參涉故又次
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其次則江漢
皆發源自西經中國以入海故次漢次江漢先于
江者漢在江北也濟發源河北越河而南與淮俱
為四瀆以其獨達于海也源短于江漢故次濟次
淮渭與洛入河故後言之

此下導水蓋總敘水之原委泝源而及流即大以
統細也

王方麓曰衆水在東而弱水獨導之西者順其性之所趨也衆水皆或入海或入河而弱水獨入流沙者盡其流之所止也

導弱水至于合黎正雍州之所謂既西也此水不經中國不繁民患禹亦加導者聖人輔相天地無一而不當經理也

衆水皆清而此水獨黑故以黑名之若其由三危入南海必其勢趨于南耳此不足異

經文之例凡云導某水自某山者皆水出其山之名也惟河不出於石故但言導河積石流多伏流故經不顯其所出

窮河源曰星宿海若禹所施功則自積石始故曰導河積石河大抵千里一曲積石而下曰至于者六曰過者二皆自其曲處得名耳若東若北則又極其大曲折處言也至又北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則河之下流終是矣敘不過數辭中間煞費多少工夫用多少精力

水之經歷隨地得名謂之爲者明非他水也自其播則爲九河同則爲逆河耳

王方麓曰兗州最狹而承河之委爲禹最所施功

處播爲九河同爲逆河入于海此三句內有多少工夫後世河患正坐分播合同不得其勢而入海之路狹也

按禹之治龍門上下河行于山雖有疏鑿之功無復變遷之患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就平則所之而爲二大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疏水益善潰則播之而爲九自禹之後河順其道不復爲患者千餘年至周定王五年河始決蓋王政衰濬川溝洫不復盡力列國復行其私壅防百川各以自利河不得其道所以多決自漢來未有百年無事者歸之天數豈盡然哉

江漢二水勢均力敵皆能自達于海者也故荆雖紀其合流此仍各見其首尾
水隨所至之地而異其名故數條皆用數爲字
中江北江朱子有辨甚詳其大要不過兩言曰彭蠡有源兩江不分然古今水道變遷上古入海之處其江或分爲二道不可知也王方麓似身親知之者錄其說于左

方麓曰漢水西源嶓冢之漾漾水東經漢中之境總名曰漢又東經武當山北名滄浪過三澨乃汚

北隨郢景陵諸水流猪雲夢者至于大別山趾入于中江而河東匯澤爲彭蠡蓋彭蠡因小孤山彭磯至左蠡而得其實彭澤也非謂鄱陽之湖且川江勢大若江漲時廻流入洞庭最迅予嘗乘驛船必須人纜拽出湖口但到彭澤江漲已緩惟涌回鄱水不得流爾凡江自澧以西名上江東陵以東名中江彭蠡而下名北江而敘江漢皆曰東者王岷嶠居西而非指曲折所向爲文也東流爲漢者卽漾之正脉也東別爲沱者乃江之別支也觀一別字自見

重刊書經集解卷之三

世

沱水發源王屋山頂崖下伏流九十里至今泐源祠出爲二源相合東流爲濟又伏入于河潛行于河之南溢出爲滎澤焉又伏東出于陶丘之北焉是爲三伏三見蔡氏謂若斷若續而實有源流或見或伏而脉絡可考盡之矣自陶丘之出不復伏而東至于蒗東北會于汶以入海此古泐水之道也泐濟也源出河北濟河而南得名

按王屋泐水所發源也不是見一伏而見乃爲濟再伏而見乃爲滎又伏而見在陶丘北是伏見之彰明較著也當稱三伏三見不應稱三見三伏

導淮三節獨下三箇自字自卽其源也王方楚謂桐栢去胎簪鳥鼠去南谷熊耳去冢嶺皆不遠得之

鳥鼠共處一穴故稱鳥鼠同穴是一山非二山

按導水九條稱入于海者七稱入于河者二然入河總歸于入海也以渭洛近河故止云入于河耳又按諸導水與導山相出入又與各州山水相符合各州云云是舉各施功於其地者以爲言也導山四條云云是將兩戒中極大之山從頭至尾以爲言也導水云云是將兩戒中極大之水又逐一究其源流以爲言也海內什大山河略舉千數言之內而中間土田貢賦又悉載無遺禹承帝命益父愆開萬世之太平一覽觀可得其竟真是聖人之書

重刊書經集解卷之三

書

九州攸同四隩旣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旣陂四海會同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厯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

此二節通照上文看九州攸同同歸於治也四隩旣宅緊根攸同說九山九川九澤云云則所謂攸同旣宅事也故終以四海會同句六府孔修本治

水成功來庶土交正二句宜通貢賦說咸則三壤二句就貢賦中又特舉田賦言也禹初時其功專在治水土及後來其法專在定貢賦故其自敘曰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九州攸同節

初時洪水泛濫懷山襄陵四隩無可宅之地今九州之水平治而土燥民皆可廬而居故曰既宅九山刊旅而下正申其所謂攸同既宅也時說將四隩平對九山九川九澤說恐未然敢問明者

山川陂澤之名在各州者不一而足曰九山九川

書經卷之三

卷之三

九澤云者蒙上九州以爲言也隨山刊木而終行旅告曰刊旅不獨疏流直窮其源治之曰滌源不獨導之又障築使可蓄洩曰既陂會同則就其所入者言也是謂九州攸同四隩既宅

王方麓曰滌源二字理最深微聖人萬事無不從其本而治之也要之鑿龍門疏九河有治其上流有治其下流是其功非一處而惟總之曰滌源則皆舉之矣說極有理

六府孔修節

水火金木土穀六者天生以儲民用若天府然惟

昔洪水爲災六府皆莫能修耳茲水害既除地平天成凡此六者之利咸各修治取之不窮用之不竭於是就庶土之所生出者交相參正而貢賦之但取其所有不責其所無而底慎其財賦之入蓋

六府之所出雖不窮而惟恐取之無制民猶有不遂其生者故除常貢錫貢外凡賦出於田者咸以三壤爲則又中分九等焉於以成賦於中邦蓋經國之費雖酌取於常賦之中而愛民之仁又常溢於制賦之外也是之謂底慎

財賦本六府來所包甚廣不止貢焉而已者宜深

書經卷之三

卷之三

味底慎二字通九州言故曰庶土不專謂制貢稱庶土也三壤卽庶土之壤復抽出言者聖人恐田賦無則害民不小故又特申重言之耳此正其底慎之主意也觀兩賦字自見得訓詁者不達此義認定庶土二句作貢咸則二句作賦故於庶土外復添出穀土二字且謂貢及外夷而賦止中邦殊不知六府所重在穀庶土皆有之王者居中立極故云中邦耳愚見如此未識是否敢正高明

錫土姓

曰財賦自兼厥貢單指財賦作貢者非也

水土平貢賦定常衆建諸侯以爲治故分茅胙土
因生賜姓大明封建之制當時堯舜在上封建雖

非禹所專而實由禹所經畫所謂弼成五服也

契封商賜姓子稷封邵賜姓姬先時已有之此特
徧錫之耳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此德此行與人心非二也祇德之行合於人心故
自不能距

曰台曰朕雖禹所自稱然禹承帝欽哉之命至此
治定功成猶然欲祇德先天下期四海九州不距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三

聖

朕行則其承命之恭不伐之義可兩見矣或曰此
禹所常言併見於此以見經理之有本亦一說

禹初治水時此祇台德先水土已治時亦此祇台
德先且其一生作爲亦此祇台德先故禹謨首云

文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
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

男邦三百里諸侯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
里奮武衛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

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

甸取田治之義侯取屏翰之義綏取懷柔之義要
取約束之義荒取外棄之義服者臣也敘也臣服
而卽敘也

朱子曰里者道塗遠近之數非方井之里也

五服之名堯時有之禹治水土就緒分其疆域定
其貢賦又爲整理一番故曰弼成五服甸服最近

京師賦役爲多故每百里爲一節侯服稍遠故二
百內各爲一節三百外共爲一節綏要荒三服去

京師益遠每服分爲二內三百里爲一節外二百
里爲一節甸服入穀侯服外皆不入穀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三

史

正義曰甸稅皆當什一但所納有精粗遠輕而近
重爾愚謂自百里至五百里中間轉運便自不同

想當時必從中酌給其費約取什一之數云爾必
不取盈什一至京師也又按註云三百里去王畿

最近非惟納總銍秸而又使之服輸將之事愚謂

王畿輸將固非一事要是就近爲便何直至三百
里之內金氏謂轉輸粟米似爲得之但其轉輸亦

必量地里遠近優給之或於其常賦內酌損之爲
什一之賦耳敢問高明

古者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如是不足以待諸侯

然而粟米之輸近取諸甸而已足後世則全仰給於其外京師習於坐食矣大禹制名曰甸示天下務本重穀其意義特深

卿大夫職在若米故其所賦之地卽以禾名一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雖取禦外安內之意然夢是計朝貢所需小不足以當大故特近以示優耳

緩介內外之間順治威嚴胥係焉故內三百里揆文教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外二百里奮武衛所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須重看於字舊字曰要便見羈縻之而已又法宜略於中國矣戎易

也言其俗與中國易也蔡放也放諸四夷之外是也

荒曠也野也田疇不井人民不多所謂海上無人之境也故其中三百里謂之蠻因其頑慢而不易其俗也二百里謂之流有罪流徙於此如流共工於幽州示其非人類也聖人詳於內治以必治略於外治以不治蓋如此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

玄圭告厥成功
漸如水之漸漬被如衣之被覆暨則自其所暨及

者言也聲教卽文教由其振動之有自故曰聲耳此二字不宜分

東漸西被朔南暨泛泛說蓋言平治之所及也平治之所及卽聲教之所訖故緊緊相承言之傳云樹之風聲教之所訖故台德先正風聲之所樹也故曰聲教訖于四海此與上不距朕行正相應王方麓曰上之與下謂之錫禹奉玄圭而云錫何也蓋爲舜成百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猶之表舉舜而曰師錫蓋爲天下得人固非常之事也又曰一篇禹貢不出地勢二字而其成功則在順

之一言說得好
首云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終云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是一篇大文字舉其要祇台德先而已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四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甘誓

曰二典曰三謨曰禹貢皆是論帝王治天下之大經大法此獨以誓名篇世道人心可徵一變矣陳新安曰此書固見有扈氏之不臣亦可見啓之尚能爲君

大戰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先時苗不卽工矣然特外夷耳苗常逆命矣未敢爲戰也有扈氏同姓之國敢稱亂以抗王師至大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四

戰于甘不臣甚矣于是啓召六卿誓告聲罪致討且明部伍之法示刑賞之典仁義中兼節制自然懾不庭而彰天討是王者之師也故特著之經爲萬世訓

六卿卽六軍之將古者軍將皆命卿天子六卿卽六軍平時各治其鄉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則各將其軍而屬于大司馬今將誓衆故召六卿併其士卒皆命之又稱六事之人六事之人謂有事于六軍者

誓取齊一之義誓告云者齊一衆心以聽我之告

令也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罰

五行卽五材天生之以爲民用者三正卽正朔王者頒之以定法守者有扈氏不順時令而暴殄天物其威侮何如不奉正朔而肆無忌憚其怠棄何如凡此皆其得罪於天處天用是勦絕其命天子特恭行天之討而已畢陶謨云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正是此意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四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惟此金木水火土穀六府孔修而已然此六府孔修悉從時令得之故堯舜二典首重欽若昊天以齊七政蓋五行三正實相關焉固天之所以生萬民而王者所奉天以立極者此而不尊不奉其罪惡如何天用勦絕予惟恭行要之一天焉而已

看三正二字要見子丑寅之迭建古已有矣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則孥戮汝

此古車戰之法也每車甲士三人左主射右主擊

刺中主御步卒七十二人從之每甲士一人統二十四人共二十五人爲一兩蓋甲士則每兩之長而步卒則各供其長而爲之助者也故古者臨軍誓戰所戒者三人而已呼左則比車左執射者同聽之呼右則比車右執刃者同聽之呼御則比車中執御者同聽之呼左右與御而凡此步卒悉聽甲士三人之指麾卽悉聽君上之誓令矣此左治其左之事右治其右之事御治其御之事凡此步卒之各供其長而爲之助者亦各治其所爲助之事此左死于射右死于刺御者死車步者死列節制如此所以能爲不敗之師

所戰在是卽所命在是此命字下得極好所命在是卽所恭者亦當在是此恭字亦下得極好予恭行天罰又令左右御馬皆恭命古人凡事只一箇恭字

詩曰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古執御者皆必循馳驅之法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後世豈直詭遇焉而已哉

恭命不恭命卽爲用命不用命古者天子親征必載祖遷主社主而行賞于祖戮于社言卽時於軍

中行此賞罰不停留也戮則併及孥者必如是其立法乃可激共人之用命耳

古者天子行師必載祖遷主社主而行者一爲此行係祖社之命戒已不敢自妄越以蹈險一爲凡有賞戮卽可稟命而行之耳

賞于祖戮于社分陰陽之義是

此兩節皆誓師之辭然由此以往及所賞戮必當悉照斯言矣

易之師初出以律在中錫命左大輿尸必嚴其防田禽執言必聲其討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必明其

賞罰之典說者謂行師之始終具在於是今觀大戰於甘是初出之律也誓告之辭是在中之命也

威侮怠棄之罰是田禽執言之討也左右御馬之正是左大輿師之防也用命不用命之賞戮是開國承家小人勿用之明典也讀此書宛然一師卦

之昭示矣此可爲萬世訓禹征有苗誓師之辭曰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勳

此云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蓋視前較有別矣此可徵世道之一變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厥第五人御其母以從後于洛之汭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此篇是書之詩也首三節是詩之小序

首二段書法甚佳曰太康尸位以逸豫滅厥德黎民咸貳是舉其平日所爲失民心者是提綱曰乃盤遊無度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是舉其今日所爲逸豫者尤失民心之大是紀事曰有窮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則推奸雄之竊發有所因實由太康之自召也是斷案前後兩民字最關鍵須重看

堯舜禹相授守只欽之一字罔遊于逸罔淫于樂此德之所以克修而民莫敢有異志也太康尸厥位而無所事且以逸爲豫滅厥德而不修民皆厥心違怨與君爲貳則其情可知矣乃猶然不悛盤樂于遊田而無度致畋于有洛之表十旬弗反則法度紀綱之謂何一日二日之謂何其荒棄虛宮真有生民所不忍容者此有窮后羿因乘此隙距于河而弗內也距者羿而因則在民因者民而所

以致其弗忍者則太康之逸豫盤遊有以自取之也作書者於豫上加箇逸字於遊上加箇盤字摹其致民咸貳弗忍情狀煞極醒發

以逸作所是爲逸豫豫已不足況可逸乎德在人心日加欽敬則日漸收斂而發生日加逸豫則日益放肆而消滅其機固不兩立也德爲民心所同具滅厥德則民心貳矣非民之貳於我由我之貳於民也

細味咸貳二字要見君與民原是一體貳不得遊畋亦是故事然有法度存焉不可過也盤樂于

遊而無度逾河而南直至于洛之表非其地矣十旬弗反踰其時矣能君乎哉君一念不謹則貽四海之憂一日不勤則致萬幾之墮遊畋無節如何其荒棄又如何其供億曰民弗忍誠弗忍其荒淫之害之至此也特有窮此舉假公以濟私非順天應人之事耳故書法特下箇因字一以罪太康之召禍一以罪后羿之乘機

呂氏曰姦雄何代無之苟我無其隙彼何所因因者明禍亂之本在我而不在彼也秦不築長城營阿房勝廣何所因隋不伐遼東幸江都李密王世

克何所因說得極好

太康母論君道有母在而遠畋十旬弗反至厥第
五人御其母以從可謂子道乎

五子咸怨怨字下得極好傳發明怨字之義尤佳
母論家國凡創業垂統的人必有訓誡詔示後人
奉爲著龜而不失者其家國未或不興棄若弁髦
而弗顧者其家國未或不亡

其一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
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一人三失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予臨兆民衆乎若朽索之馭六馬爲人

上者奈何不敬其二曰訓有之內作色竟外作貪荒
甘酒嗜音峻宇彫牆有一於此未或不亡其三曰惟
彼閭閻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其
四曰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貽厥子孫關石
和鈞王府則有荒墜厥緒履宗絕祀其五曰嗚呼曷
歸予懷之悲萬姓仇予予將嚙依鬱陶乎予心頗厚
有忸怩弗慎厥德雖悔可追

其一謂民不可下當爲不見之圖其二則指下民
之事不一也而皆至于亡其三則究其底于滅亡
者在失道而亂其紀綱其四則傷其至于覆絕宗

祀者在荒墜厥緒其五則悲其無所依悵其無可
悔總由弗慎厥德來其意深其辭切其情痛悼而
有餘哀所謂怨而不怒深于怨者也說者謂明良
喜起之歌是爲正雅此五子之歌是爲變雅其然
哉

歌凡五章一節深一節一語緊一語是作歌之序
非長切之序也後世詩叙其一其二本此

五歌開口說皇祖有訓又說訓有之又說亂其紀
綱又說荒墜厥緒見祖宗訓誡法度昭然在上後
人斷不可一毫改易也其大要在慎德而已矣

其一曰二節

近字下字最宜體認視同一體日相親比而不忍
攜貳其心是爲近視甚卑微不一軫念而反加陵
轢其上是爲下

舜以天下授禹惓惓以可愛可畏爲戒禹躬行心
得故發爲可近不可下之訓又申說民惟邦本本
固邦寧人無本不立邦無本不寧草野鄙賤之民
世咸輕之以爲不足畏而不知其情稍向背天命
之去留立見焉則國君所稱極崇高而莫與並者
因恃此卑微之民以爲之根本也倘其本不堅固

于下崇高富貴之基業不坐見其傾頽乎易曰君子以厚下安宅傳曰有基無壞皆固本之說也予觀天下云云本上祖訓而申發之皆歌也一日予龍再曰一人三日予臨歸到爲人上者奈何弗敬語極婉而意極深

一能勝予言無一不能勝予也怨豈在明言其怨隱書子中不在明也不明則君不知一明則悔無及然則可多失以取其怨乎可勿圖于未見之時乎天下危機惟此兆民所以臨之凜然若朽索之取六馬

九

君一人獨立于民上全在得道而多助也可有多失乎多失則多怨使天下不敢言而敢怒烏得而不亡怨豈在明主民說証豈待其彰着似未安若天下只一敬字不敬則下其民而荒于多欲矣失道而亂其紀綱矣荒墜厥緒矣所以復說到慎厥德奈何二字宜咀嚙

其二曰節

大禹之戒戒其不可下民也戒其毋荒於色禽等事也散上稱皇祖有訓此云訓有之好色從禽的必荒棄萬幾故俱着箇荒字作者實

實去做此事也

須重讀二字字甘字嚙字咬字雕字

峻字雕牆似只一事耳

未或或字須細味人耽此色禽酒音等事常自伴或可不亡所以孜孜不已不知此處無可徵之幸也故決辭說未或不亡

其三曰節

禹承堯舜之統來故說陶唐冀方曰冀方則天下統是矣

陶唐二字宜重看陶唐堯也堯盡君道而紀綱立所以能有此冀方舜承堯統此道此紀綱也此陶

唐也所以亦有此冀方禹承舜統此道此紀綱也此陶唐也所以亦有此冀方

道是君道所包者廣紀綱則其政之大綱小紀也所該亦廣得道則紀綱皆整失道則紀綱胥亂是一串事

究竟此道字由精一執中來所以五歌直說到慎德

其四曰節

明上加明稱其德之極明也惟其德極明所以能

君萬邦創業垂統有典則以貽子孫雖至石與鈞之微亦具在王府中其綜理周密蓋如此其爲後世宗祀計可謂深且遠矣乃今蔑視其典則而荒墮厥緒則覆宗絕祀固其所自取者寧不忝厥祖乎五子不但說到滅亡又說到覆宗絕祀處此爲痛惻之極言

可常曰典可法曰則祖宗立法更多少事變費多少謀畫事必求合于經求可爲式故曰有典有則貽厥子孫子孫能世守之雖至今存可也此祖宗貽謀之至意詩曰貽厥孫謀以燕翼子與此相發

傳書經義問卷之四

七

石與鈞一器用之微者耳然天下視以爲準則是亦不可少者禹恐其或有折閱或有乖爭必較其關通和平者寘之王府使天下莫敢有異式焉此是其思慮之精到處其綜理之周密處舉一石與鈞而大者從可知已

其五日節

曷歸仇予代太康以爲言也而詞通若咎予者然仁人之于兄弟也固如此鬱陶予心思之深矣欲見之切矣乃又自覺顏厚有忸怩焉伊不自報而爲之報不自慙而爲之慙仁人之用情于兄弟也

又如此

曰懷曰悲曰鬱陶曰顏厚曰忸怩曰悔盡人情之所有者無不形之詩歌而竟莫可以自解此謂仁人兄弟之情

曷歸而懷之悲情可憐矣仇予而將疇依尤可哀矣鬱陶乎予心其憂思也何如顏厚有忸怩其報作也何如弗慎而莫追其痛恨也又何如詩歌至此應爲噎哽而斷腸聽聞及斯當亦感憤而生氣五歌總以敬爲主敬則慎德必不下其民必不荒于田必不失道而底于滅亡必不墜緒以覆其宗

傳書經義問卷之四

七

祀必不至萬姓仇予而疇依不敬者反是

胤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師義和廢厥職酒荒于厥邑胤后承王命徂征

此節是書法仲康本羿所立書肇位四海所以正其始也仲康纔正位卽命胤侯掌六師收羿兵權歸之掌握中甚得要領羿罪惡不容誅仲康計力不能姑先剪其羽翼若羲和者是已書胤后承王命徂征義正詞嚴足褫奸邪之魄此仲康之能爲君處

義和若不離官守其罪猶可輕貸唯是廢厥職酒
荒于厥邑違背朝廷蔑棄國典所以當用但征

告于衆曰嗟予有衆聖有謨訓明徵定保先王克謹
天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修輔厥后惟明明

謀謨以訓誡後人曰謨訓古先聖王垂有謨訓明
白皆有徵驗足以定國家而保盛治此君與臣所
當共守而不可失者先王克謹天戒云云正其謨
訓之昭示君與臣雖並言然書意則重在臣輔其
君上

天心仁愛人君出災異以譴告曰天戒因義和昏
迷于天象故從天戒說起

先王所畏者天而况其戒之昭昭乎所以恐懼修
省加于平日然臣人佐君以燮理凡政教命令所
關曰常憲者必欽守而尊奉之庶百官皆有所則
倣修職以致其輔君其可仰承天眷稱明明后乎
大臣有關於君德蓋如此

克有有字宜重看視常憲爲固有服膺而弗失也
若義和畔官離次蓋視之若無矣

先王克謹天戒是大綱臣人克有常憲承君說百
官修輔又承臣人說

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
以諫其或不恭邦有常刑

獻歲一新王政亦維新故每歲孟春道人以木鐸
徇路以示警官師相規云云則其所徇于路之詞
也

官師即諸有司之長不必分官師非一人而皆有
正君之責故交相規戒百工亦非一人而荷過淫
玩技巧之藝則執事以諫此之謂恭不恭有常刑
若所謂臣下不匡其刑墨者

周景王將鑄無射伶州鳩諫曰匱財罷民魯莊丹
楹刻桷匠慶諫曰無益于君而替前人之令聞此
工執藝事以諫之可稱者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沈亂于酒畔官離次倣擾天紀
遐棄厥司乃季秋月朔辰弗集于房晉奏鼓嗇夫馳
庶人走義和尸厥官罔聞知昏迷于天象以干先王
之誅政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及時者殺無赦今予
以爾有衆奉將天罰爾衆士同力王室尚弼予欽承
天子威命

此正義和之罪也義和職司天文乃顛覆厥德沈
亂于酒且酒荒于厥邑畔官而離次倣擾天紀遐

棄厥司其職之謂何所以上千天誅乃季秋月朔以下正指其棄厥司事政典云云則舉成案以斷其罪之不可赦也

職所守曰官官所居曰次官所掌曰司義和之官本在京師乃酒荒于厥邑將此官放過一邊擅離次舍天行之紀度莫加推策而紊亂是謂遐棄厥司

日食天變之大自君而下無不人人惴恐若天之墜者然所以警奏鼓嗇夫馳庶人走助天子以救變蓋若斯之急也義和職司天象若罔聞知其昏迷何如此王法之所必誅者而况其意在于助惡乎

百司者先時後時罪在違時司天者日食弗知罪在棄時違時者殺無赦棄時者不容誅矣蔡氏謂千後時之誅非也

昏迷于天象天所不赦也故稱天罰天罰天子所奉行故又稱天子威命

同力王室句極有意在義和之可誅者其意不在王室也

天子欽承天罰曰威命胤侯欽承天子之威命又

望象士弼予之欽承

火災岷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殲厥渠魁脅從罔治舊染汙俗咸與惟新

帝王奉行天討所以生人也臣子肅將天威亦所以生人也是之謂德此德一逸所過無不殘滅真有烈于猛火者矣凡用兵者宜三復于斯言

渠魁首惡也首惡必不可赦脅從出于不得已染汙則陷于不知耳此其情皆有可原但殲渠魁而罔治脅從許舊染汙俗之自新其赦釋何如其誘引何如此帝王之師於殺人中時開生人之路可為萬世之永鑒也

新安陳氏曰觀脅從之語義和聚黨助逆明矣仲康于羿勢既未能鋤其根株不可不剪其羽翼故乘日食之變討其昏迷之罪名正言順羿亦不得而庇之也使非聚黨助逆則褫職奪邑司寇行戮足矣何至勞大司馬興師誓衆如臨大敵哉此語極說得透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愛克厥威允罔功其爾衆士懋哉

威是法律之嚴明愛是拊循之恩厚凡將兵者平

日不無拊循但當出師之時以法律為主故必武克厥愛乃可以成功若但加拊循而不知法律則姑息而已矣安望其功之有成哉其爾衆士懋戒者戒於致愆行師之時毋恃愛而自取其刑戮也此語極得警戒之體

姑息不是愛愛克厥威是爲姑息耳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救

此篇說者認不敢不正是迫於天命認今朕必往是迫於民心以見順天應人之不容已亦是自愚見只是一箇天命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此二句已包盡一篇大旨了今爾有衆云云蓋推毫衆之意其言必有如此者因解我所以舍汝穡事割正有

夏實畏上帝而不敢不正耳是所謂天命殛之也然有夏之罪毫衆尚未之知也今汝其曰云云又推毫衆之意其言又必有如此者因指說夏桀之罪如是其失民心之甚民心欲與之俱亡焉正天命之欲亟殛也所以說今朕必往以應上不敢不正之意隨緊接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耳此致天之罰一語正應首天命殛之一語蓋自古帝王之論天命皆主於民心也愚謂此篇宜如此體未知是否敢正高明

毫衆在湯懷保中不知民厭桀惡之甚故兩推其言而曉以民怒之若斯天罰之當致蓋此篇專爲毫衆而發也

王曰格爾衆庶節

自古未有以臣伐君者湯始行之豈不是箇亂道然湯之此舉實仰承天命之重若仲虺惟天生民云云則其責有不容辭者所以湯明目張膽爲之明目張膽言之使衆知天命之有在卽有罪我爲稱亂者亦所不暇顧也

今爾有衆節

我后不恤云云毫衆只知自己私事而不知湯承

帝天之命故以予畏上帝曉之

今汝其曰節

夏罪其如台毫衆但知已邑之不及禍而不知夏邑之受其荼毒實有不堪其命者故曰夏德若茲今朕必往夏德若茲正應有夏多罪一語

衆力望君以優養也夏王幸遏之使疲於奔命而不勝邑民望君以生長也夏王幸割之使底於死亡而不恤其罪惡何如所以民心胥解體焉觀若仇讐而冀幸其速亡也幸怠弗協幸字正應上幸遏幸割二幸字

書經卷之四

九

怠字照恭字看協字照攜字看怠則弗恭弗協則攜矣是所謂獨夫也

上下相協乃成一體之義有衆幸怠弗協君能獨立乎此無他上無允德協于下也

爾尚輔予一人節

湯非誘以利休以威強民之必從也如是則可以出生民於水火不如是則無以拯生民於塗炭故爲若語激民心以彰天討耳

仲虺之誥

新安陳氏曰觀湯之慙湯本心始見矣以居萬世

君臣之始變也仲虺釋其慙始則美之又慮其愧心既釋驕心或生故終復警之大臣之引君當道蓋如此此數語得一篇之大旨但愚謂仲虺之意釋湯放伐不得已之意耳不是釋湯之慙也高明以爲何如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

夏桀無道之甚成湯止放之南巢猶有慙德而恐來世以爲口實其謹君臣之防也蓋如此其慮天下萬世也蓋如此

書經卷之四

十

一慙已之德不古若一又恐來世之爲放伐者不得已若故不得已形之辭予恐來世句正發其所爲慙處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又有夏啓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幸厥典奉若天命

仲虺之誥似誥四方而實發湯弔伐之心併致其儆戒之意若曰今日之事奉天以救民不必慙也但自今以後當日新其德永保天命以安此生民耳註作誥以解釋其意句極體得好訓詁家說釋

湯之慝便不是

此語一出桀之宜放湯之宜弔伐昭然在簡冊中後世之君罪惡有如桀者乎天錫勇智有如湯者乎自可奉天以行討不必指湯爲口實也君惡不若桀而天錫勇智不若湯卽口實成湯以舉事是爲篡爲逆而已矣此茲誥之所以有功於天下萬世也

天生此民本欲置之安全之域乃民各有欲而不相下苟無其主其勢必至於爭且亂也故又生一聰明聖人以時又之首下惟天生三字極緊嚴

重讀書經解義

世

四海之大生民之夥寒欲衣飢欲食翕然而胥求便須有法以爲之處分况其中又有強弱智愚衆寡之不一者乎此其勢必至爭爭必至亂斷非有主不能治而又不可一時少此人也故天於其中生箇極聰明的人時時爲之又治焉又者刈也惟刈極爲齊一時又時字不當作是字解敢問高明看時又二字見天下不可一日無君此有夏昏德而民墜塗炭天亟錫湯勇智命表正以纘禹服也錫字重看錫之勇智豈徒然哉天生聰明付之以時又之責也天錫勇智付之以表正之任也故緊

接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勇是剛斷凡人所不能任的要他去任來智是明決凡人所不能察的要他去察來所任所察無非是這正理要他去立箇標準使萬邦皆有所法則不敢踰越於其間也惟昔神禹八年四載而力能擔當然何等勇道山濬川而睿能相度然何等智祇台德先不距厥行然何等表正天與他這一段大才德全要他幹這一等大事業禹與湯皆然故曰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易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正是此意

重讀書經解義

世

茲率厥典奉若天命緊承上說來茲此也卽今日之事也惟天錫王之意如此其不可辭故在今日所爲亦只率厥典常奉若上天之明命云爾此雖不言放伐而

在其中但語意來得渾融耳

典常也今日之事自人所創見來或見以爲變自天所錫命來則見以爲常故下率典二字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武商受命用爽厥師

有罪矯誣一直下不必說得罪於天乃矯誣上帝作兩層語

夏王之罪安在幸遇衆力率割夏邑是也據他邊割之時也執簡題目說此事不可不用力不可不用刑豈不是矯誣上天以布命於下然其實則皆逆天之命耳故帝用不滅而式商受命用爽厥師也矯誣奉若正相反仲虺出此一節正見湯今日所爲全是幸典而奉天之命也

式商式字要體得好式法則也帝將此法則去求簡爽師的人惟湯合得這式來可以承受得故卽命之耳詩曰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正此式字之意不用字解一德篇云監于四方啓迪有命云云

重刊書經集解卷之四

十一

正式商受命之意敢問高明
用爽厥師本旨恐亦不是昭明衆庶何者率遇率割桀德之自昏耳民不昏也特墜於塗炭不能解脫爲不爽耳湯出之塗炭之中置之衽席之上則民情其大舒快矣此文所謂后来其蘇也爽快也利也今俗諺說爽快爽快正此爽字敢正高明簡賢附勢寔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聽聞

此節據註亦有理愚未以爲是也敢陳臆說於左

此上原無脫誤蓋桀矯誣上天布命於下必有一班扶從的人此等人惟恐賢德之見庸權勢之難令一味只簡棄賢德趨附權勢爾我相依以爲黨又彼此相引以爲援蓋實繁有徒焉有夏中通是這一等人把持便專去伺察人動靜曲加中傷我等友邦聲造在此等時節眞若苗之有莠不能白生也若粟之有秕不能見食也無大無小罔不人人憚恐懼陷于非辜矧予之德其言尤足人之聽聞者乎德益足人聽聞益啓彼簡賢之徒所妬忌不推陷至于滅亡焉不止也賢不見容蓋如此可謂有道之世乎此受命爽師之舉所必不可已也

重刊書經集解卷之四

十二

愚意此節宜如此解未識是否敢問高明
我邦活看言我等友邦也觀下矧予二字自見得湯誥云凡我造邦是一証

惟王不遘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已改過不吝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此節本散散一直說下若曰聲色人所易溺也王不遘焉貨利人所易殉也王不殖焉惟德是尚德懋者懋之以官惟功是庸功懋者懋之以賞一聞人善若已有之急于用也一知已過卽時改焉

無吝也廣大其量而克寬惻怛其心而克仁斯德也彰彰然共信於兆民初非齟齬以致暴焉者是則其德爲足聽聞而起人之忌妬者在於斯也然素所蓄積係四方之篋藏者亦在於斯所以奉若天命用夷厥師終不能有辭於天下也愚謂書旨似本如此蔡傳獨重首二句爲本原之地云本源澄澈然後用人處已莫不各得其當又增一過文云湯用人處已如此而於臨民之際是以能寬能仁君德昭著而孚信於天下似覺擾倒然其義理甚深其識見甚正是又不當以臆測病之也

書經卷之四

書

聲色貨利者不遁不殖字面似爲平常然究竟遁聲色殖貨利者未有不亡其身及其家國天下者也妹喜妲己瓊林大盈茲可鏡已註謂本原之地誠然誠然

不遁不殖纔能懋德懋功中庸云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本此

用人惟已略無爾我之形改過不吝毫無繫吝之意非聖人其孰能此

寬仁本是君德兆民所瞻仰者然此二字說則甚易盡則極難湯實能有此寬仁如誓詒訓命等所

云云所以彰著民之耳目心态莫不誠信而歸往也

此二克字卽讀稱禹克勤克儉二克字總作能字看不必說到不失於縱不失於柔若是其挑剔也且寬仁之所彰處卽是兆民之所信處是爲彰信此二字一直下亦不必分作二解曰如何彰如何信也敢問高明

代虛以寬是其寬也子惠困窮是其仁也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後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

書

湯征自葛始隨討無道如葛者蓋汲汲承天之意出斯民於塗炭也所以王師未至咸懷慈望之心王師已及咸致室家之慶蓋民之戴商若斯之切切也厥惟舊而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桀大無道亦非一日欲不放焉得乎此以上統只發明放伐之不得已意不必分說孰爲順天孰爲應人用以釋湯之慙也

味后來其蘇一語王師所至真如時雨降而惟者後得發生矣此愚謂用夷厥師斷是快衆心之

仰望非謂昭明其衆庶也

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
邦乃其昌

以上通釋湯所爲放伐之意此下則益勸勉之使
日新其德保天命於有永也

有夏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則賢德忠良必有以直
蒙嶺葉者弱昧亂亡必有以阿取苟容者此不可
不一爲區處也故勸其明佑輔顯遂之典行兼攻
取侮之事

其賢可助也佑之使益進於賢其德可比也輔之
使益懋其德忠懷欵曲或祕不能發也顯之使著

良抒猷畫或遠不能通也遂之使達弱者委懦不
克振則兼之兼者併也昧者昏闇不可曉則攻之
攻者治也亂其紀綱能爲國乎取之爾已亡其世
守可復君乎侮之爾已凡此曷容心於其間哉彼
有亡道兼攻取侮以推其亡耳彼有存道佑輔顯
遂以固其存耳是所謂奉若天命者奉天者得天
得全者全昌故曰邦乃其昌

忠良者賢德之別名耳自古精忠大良之士何亞
于賢德此四者分大小不得弱昧者亂亡之儔匹

耳自古懦弱昏昧之君皆底於亂亡此四者亦分
大小不得存亡在彼推固在我推彼固我之說何
以特異焉敢問高明

兼即兼夷狄之兼侮即必自侮之侮

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王懋昭大德建
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予聞曰能自
得師者王謂人莫已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湯德足人聽聞固矣仲虺或恐其功成而志滿不
能永保其天命也故惓惓於日新自滿之戒云
首四句泛泛說見德不可不日新志不可稍自滿

也懋昭大德二句是責成其新德語以義制事三
句則懋昭建中之實下手事也然欲制事制心全
在自得師而好問故又推進而勸勉焉傳分修德
檢身爲二事恐未妥敢問高明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爲日新湯之銘盤其亦
有惑於斯言矣

不必如何其修放爲滿此心苟稍自足則滿矣滿
則德不復進矣九族之離離其志滿而德日昏也
故繫責成說王懋昭大德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曰德此德參天兩地盡人盡

物本極大而無外者惟志稍滿而日昏焉大者漸以卑小耳能實盡懋昭之功使大德日新在我則隨所經綸屑注無一而非中無一而非標準之立是昭德卽所以建中非二事也然所爲懋昭者無他義制事禮制心而已曰垂裕後昆者惟禮義足以裕乃身後昆之法式卽在於斯耳功到垂裕處乃驗懋昭建中之真修非謂懋昭大德乃可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乃可垂裕後昆也註非特有以建中于民云云似欠體認敢正高明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非強將箇義與禮爲制之之

術也義者宜也凡事本有此宜也禮者體也此心自有此體也唯失却此宜此體之本然此心與事俱踰放而不得其故耳茲所云制不過將本宜之成法制其事使物不越其則將本體之範圍制其心使念念不踰其防是則事與心莫非天然自有之中而後昆之法則端有不出於斯者是愚所謂垂裕後昆乃所謂建中于民也

予聞云云要其能自得師又要其好問

得師者有矣而自得者爲難苟非中心自得雖明師臨之亦故事耳好問亦然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仲虺責成意在慎終而其語則先於惟始蓋德新在今日志滿亦在今日也提殖有禮覆昏暴二語其危惕特深結欽崇天道永保天命其期望特切

總論

細閱仲虺一語不是釋湯之慙大意只將天之所以立君者發明湯承天命不得不放伐以安民耳然既承天命則日新其德以承其眷有不可不致慎焉者故開口說惟天生民說惟天生聰明時又

重刊書經卷之四

中

說天錫王身智說奉若天命說式商受命終說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蓋帝天之命主於民心故其所發明所勸勉皆在於此而未嘗一語及于釋其慙也訓詁家不得此意認前五節是釋湯之慙又於中泥執天人二字說那是天之命湯那是民之歸湯將後三節說那是人心離合之幾那是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支離破碎不成文理敢竊訂以質高明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誥告萬方王曰嗟爾萬方有衆

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要見當時諸侯有從之征討者有自今方來者若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于此大誥諸侯伐桀之義且望其共承綏猷之責與天下更始焉故數誥云

若有恒性若字卽俗語若干若箇之謂言盡若人皆有之也訓順其自然似未妥敢問高明

性字前此未嘗有也湯始發以誥萬方其語極粹

遂爲萬世言性之祖

衷性猷三字無別在天降曰衷卽中庸所謂命也在民生曰性卽中庸所謂性也由所性曰猷卽中庸所謂道也綏猷卽修道之謂

衷者中也曰降衷于下民要見惟皇上帝惟此衷也惟皇上帝將此衷降于下民惟民皆生而有之是爲恒性由此性而行曰猷本自無不妥當然民生氣稟不齊中間不無出入執而正之全在大君之維持故曰克綏厥猷惟后此句意極重是湯所自任以安天下者一篇之綱領也

後來降命降才降德皆本此降衷一語真西山曰深味降之一言真若天之與人交相付受明命赫然不離心目之間也極說得透懇

堯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命之曰輔之翼之使自得之綏攬以上車之索蓋輔翼斯民以升于斯猷使自得之者

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肆

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上天乎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竇若草木兆民允殖

克綏厥猷惟后可滅德作威以敷其虐乎此萬方百姓弗忍其荼毒並告無辜于上下神祇也天道福善禍淫如何容得此人故降災于下以彰厥罪此明正夏桀得罪于民見譴于天有必不可赦之意故緊承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云云曰將天命明威不敢赦矣又曰敢昭告于上天神后以請罪有夏又曰求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此統是不敢自專之意

曰請罪曰請命皆聽天而不敢自必之辭乃上天之意果實實只是佑助斯民故義師一指夏桀自奔于南巢則天命明威真有毫無僭差者罹害之民庶其可復蘇乎故曰責若草木兆民允殖

罪人黜伏本孚佑下民來然孚佑下民却在罪人黜伏處見得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當時夏桀無道小大邦家大都不得輯寧天命湯伐桀遂付以輯寧之責則其任亦匪輕矣是必上

書經卷之四

書

順天道下悉民情凡事無不成歸于道庶無負此付托之重耳不則有夏之覆轍可鑒也故曰茲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

桀罪已黜伏矣更何輯寧觀仲虺之誥簡賢附勢實繁有徒則當時賢德忠良必有未獲盡伸者矣弱昧亂亡必有未能悉去者矣受命之始須更登錄掃除一番始得和輯而安寧此皆天所付託于有湯者故曰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俾予一人句重看輯寧者和輯而安寧之也二字似不必分究竟輯寧不過盡得克綏厥猷一語而

已此節湯自嚴畏其付託然其意全是期諸侯同心以奉其職也故緊承說凡我造邦云云

凡我造邦無從匪憂無卽愾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非特后有綏猷之責凡爾有邦皆將輔我后以綏斯猷者其所合當行者卽是典與之不守而匪憂之是從愾淫之是卽其若我后何其若天命何故重以無從無卽爲戒以守典承休爲期

書經卷之四

書

無從無卽而守典是爾有善不能輯寧而獲戾是罪當朕躬簡在帝心言帝心一一簡閱甚明雖欲蔽且赦焉不可得者

其爾萬方有罪四句是中明罪當朕躬一語然却含期望諸侯意

一曰未知獲戾于上下再曰罪當朕躬弗敢自赦三曰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成湯之痛自責蓋如此其所痛自責蓋深望諸侯之力爲輔也

深信而力行曰忱時忱者時時忱信而力行也仲

慈誥湯曰天生聰明時又一時不又不得湯誥有
邦曰尚克時忱一時不忱不得時之義大矣哉

有終者終承天休不隕於深淵也
時忱而曰尚克有終而曰乃亦期其必然而幸其
可致也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
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伊尹乃明
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太甲湯嫡孫也太丁未立而死惟時外丙方二年
重訓書經卷之四

仲壬方四年太甲以嫡孫立宅憂憂厥祖也觀後
篇王徂桐宮居憂是明証

古者王宅憂祠祭則冢宰攝而告廟在廷諸臣從
之故稱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云云

太甲嗣湯之位則必嗣湯之德故伊尹明言烈祖
成德以訓之然訓必於祗見之日者先王臨之在

上羣臣質之在旁乘其初心之虛而入之也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
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
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故尹先將夏事之興亡以

昭勸戒見天命祖宗之不足恃嗣王今日必當以

夏桀爲戒以烈祖爲法然後可保成業於無壞也

夏先后方懋厥德承天之眷其子孫一弗率則覆

亡隨之天命真如反覆手可畏也方字與弗率字

罔有天災與皇天降災語緊相應

弗率者弗率厥典也

罔有天災直至於神莫不寧物無不若乃見懋德

之惟慶

假手于有命語極活苟承其命者一弗率又將假
重訓書經卷之四

手於他人矣所謂皇天無親者是也

造攻自鳴條二句一串下惟彼自造其攻在鳴條

此朕哉自亳所由興也苟其慎德不造攻亳亦烏

乎始哉愚謂此二句宜如此體敢問高明

桀之都禹之都也或爲朝覲訟獄之所歸或爲干

戈之所指惟其所造而已矣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

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湯不得不行吊伐之師矣

神武而不殺除去殘虐代以寬仁所謂若時雨降

民大悅者故說兆民允懷允懷語氣與前允殖同

似不必分作二字解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由上看來湯之興全以德勝今王嗣厥德則家邦四海之觀望正在今日不可不致慎者故說罔不在初不曰嗣位曰嗣德者惟德足以居此位也嗣德曰在初者初之不愼未有能善其後也立愛立敬正善其初緊要事

易曰飛龍在天乃位乎天德正嗣厥德之意

二立字二惟字重看治必以合愛合敬爲極功然

標準之立則自上之親親長長始親長既立於其上則愛敬自達於其下矣所謂始于家邦終于四海者此也此謂罔不在初

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

爲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於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

訓于蒙士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

因責嗣王立愛立敬在初故緊說先王肇修人紀云從諫弗拂以下卽肇修推說去見先王積累締造非一日其艱難有若此者數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見其爲子孫輔導計又若此其深且遠者制官刑儆于有位云云見其爲子孫急荒戒僻激其臣之匡救又若此之稟且嚴者所以嗣厥德者必當祇厥身不可一日不深念也其意惻其辭懇元老訓君之惻懇蓋如此

先王肇修人紀節

人綱人紀常明常行於天下桀時廢棄湯出整頓一番故云肇修耳

成湯自任綏猷之責故尹首舉肇修人紀一語從諫弗拂以下則歷數其所爲納諫者所爲則善者所爲治民事君者所爲與人持身者無一非聖賢之成則此天命人歸以至于有萬邦也茲惟艱哉蓋深著其積累之非易耳蔡氏認從諫以下爲修人紀之實似拘泥不可從若呂氏德盛業廣云云

本是過文語今講解家乃分檢身若不及以上是盛德以至于有萬邦是大業殊大可笑請虛心將呂註細讀一過

凡諫者多拂人意聽者或口順而心未順弗弗者弗弗於其心也

古先哲及舊耆德皆稱先民時若者奉爲着蔡典則弗稍違越也

凡民情曲折處無不照察悉爲處分料理停當是謂克明積誠感動委曲扶持必期昏蔽之可開強悍之可回是謂克忠忠湯處有夏昏德之時小大戰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四

堯

戰之日二者煞極難遂於中殫心力圖之此其明與忠有足稱者其爲弔伐蓋出於萬不得已耳與人檢身對說人有一善曰是可取也不求其備

身有毫髮缺欠處必求其全焉常若不及以至于三字宜細體湯如斯其脩爲如斯其積累乃得至於如此豈一朝一夕之故哉故曰茲惟艱哉見今王坐享此成業素無先王修積之勤宜如何以爲心者此伊尹着實責成處

敷求哲人節

哲人明理欲之判治亂之微使朝夕左右必能開

導其善志遏抑其邪萌敷求俾輔蓋不獨在其身

後也當嗣子初生時即便廣求其人蚤諭教以至於嗣大歷服固若斯其深且遠也何者先王身歷締造之艱必思及守成之不易此其爲計慮有如此者要在後嗣日親哲人永守此成業焉耳

湯自家事求元聖與之戮力故旁求俊彥立賢無方又深爲後嗣計久遠若此

王方麓曰古之聖人不止爲一世計必有所以貽其子孫曰德曰典章曰賢才是已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貽之以德也有典有則貽之以法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四

聖

也敷求哲人貽之以人也後之君不然所貽者富貴安逸而已矣夫有其德與人以貽之使其子孫不能聽而守猶且敗亡而况貽之者非乎此一段說得極好不特可以教國亦可以教家

制官刑節

國家非無哲人之輔也往往阿意導諛之人從中之之以欲則君心不覺惑於巫淫荒亂之歸矣此喪亡所以不免也湯既求輔導之哲人又特制官刑之儆其所爲子孫之箴戒者煞甚嚴切

制官刑以刑百官儆于有位則儆居家國之位者

細玩三風亂較重於淫淫較重於巫然一惑於巫與淫木有不至於亂者且巫與淫必皆起於亂之

四愆也

玩三敢有字面見古先哲王無此事哲人輔導亦無此事而輒敢有如此者真如風之顛狂者一般故下三箇風字

舞歌貨色遊畋皆君人所不能免者病在恒字酣字殉字耳

好貨好色不有其躬是之謂殉

聖賢談訓忽侮而不顧忠諫直諒拂逆而不從老

成者舊疏遠而不親頑童少艾比狎而相得茲人

也可謂與治同道者乎典則紀綱蕩然盡矣故曰

亂風

詩曰匪風發兮匪車揭兮若巫淫與亂者所為是風發而車揭者也特下三風字極妙

三風十愆不必悉有而後喪亡也有一于身而喪亡立至焉即禹訓內作色荒云云曰有一于此未或不亡者前聖後聖誠同一轍

但舉卿士邦君不及天子此告戒之微辭也

朱子曰臣下不匡之刑蓋施于邦君大夫之喪國

亡家者君臣一體不得不然如漢廢昌邑王誅其臣臣不朝太祖下嶺南亦誅其亂臣龔澄樞李托之類是也此論得極好嗟夫不匡者尚有刑矣小

人導之其罪又當如何哉

嗚呼嗣王祗厥身節

祗言哉言五字訓極緊嚴太甲之過欲敗度縱

敗言已夫以易熾之欲而挾易縱之勢三風十

愆胡不為之而有善為阿者巧于逢者又日伺

于其側乎伊尹蓋已窺其微矣故具述喪亡之微

明揭不匡之罪而嘆息以祗厥身一語又重以念

哉二字蓋令常存一敬而留神于風愆之訓勿使

狎于弗顧之徒也知祗其身則加念知留念則思

祗其身此五字缺一不得

念哉下着聖謨洋洋嘉言孔彰句見先聖以謨謀

垂訓所關于天下國家者為甚大其言詞以致儆

者明白較著匪虛文之具不可輕忽而苟視之也

申發念哉意極緊

人君一念關宗社生靈不小德罔小萬邦惟慶不

德罔大隆厥宗思及於此能無動心乎哉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五

鳥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所倚爲平曰阿衡

嗣厥德祗厥身尹訓誡最切太甲不嗣愛敬之德不念風愆之訓是爲不惠于阿衡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

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五

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

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真西山曰湯惟顧天之明命故天監湯之厥德曰

顧曰監可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也尹綠太甲

忽視天命故首語及之

太甲資性本是的但生于深宮長于婦寺習爲

遊逸事不知祖宗基業從何得來天下幾務若何

經理將伊尹惓惓訓誡且放過不以爲意故伊尹

作書首揭顧諟明命一語令其警惕隨將夏嗣之

罔終者昭示警戒責其祇爾厥辟非太甲恃尹足

任天下之重我且縱逸欲若齊桓公之所爲伊尹

乃以相亦罔終深折其私而破其所恃也凡尚論

須知其人始得不知其人而妄揣其意之所存皆

臆見也敢辯正以質高明

伊尹作書之意蓋謂湯若是其祇肅尹始克左右

宅師嗣王承此基緒視已然事夏後嗣一不如前

便到沒結果處可不重爲戒哉不祇厥辟卽忝厥

祖奈何其不深念也尹意亦只如此非破其所恃

之說

伊尹作書節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五

詩曰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天

之明命本無時而不存無往而不在也先王顧諟

明命亦無時無往而不昭察焉故曰以承上下神

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蓋不必有事於對越時爲

然也卽此心常若上下神祇之監臨社稷宗廟之

昭格其所祇肅處卽其所顧諟處也語意一直下

天監湯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伊尹乃克左右厥

辟宅師有君有臣理固如此故下文又以夏事明

之此語統是責太甲之克辟耳

湯若是其昭德而尹克相之嗣王丕承茲基緒夫

豈可易易守哉必盡厥辟之道乃可無忝厥祖也故又以夏事曉之

惟尹躬先見節

先見云者見其先皆如此也

咸正罔缺曰周自周有終君道周旋無虧得永終其天命也國語專以忠信解周字恐未盡

有終罔終云者即俗語有結果無結果之謂

天下有有臣而無君者未有有君而無臣者君有終相亦惟終君罔終相亦罔終此是定理不然伊尹之左右宅師何獨待湯而後克哉故重以爲嗣

王戒深望其祗厥辟也

先見西邑夏四句直說下歸重下二句故緊接嗣

王戒哉語

夏後嗣王之相決不足箇好人未有良相肯佐暴君者尹因太甲狎于弗順故出此語耳講解者謂君累其相失之矣

尹前論嗣德要其祗厥身茲論承基要其祗厥辟總不出一祗字

辟不辟忝厥祖分明是罔終了此打緊祗爾厥辟

一語

王惟庸罔念聞

凡人曉得好話纔動念頭用意聽聞視爲庸常便不加之意蔑視其訓矣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

平旦清明之氣最當完養于斯時益加洗濯澡雪何事而不善哉所以有得輒行不遑寧處也曰昧爽丕顯坐以待旦分明畫出箇聖心之勤與人看

一日二日萬幾皆從丕顯中出

昧爽丕顯坐以待旦若是其勤矣猶爲未足啓後也旁求俊彥以貽之又若是其慮之遠斯其命可越乎越則自取覆耳

昧爽二句一直下不必分心與事啓迪即開導引掖之意亦不必分知與行

命教命也昧爽云云便是以勤脩命旁求云云便是以啓佑命

太甲知乃祖貽我以天下貽我以安逸而不知乃祖之心不如是也乃祖之所貽者一是德一是賢

才能法其德而聽用其人其基業始可保耳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太甲受病之源在不知儉伊尹既動以先王乃直指其病處而藥之

惟儉一言終身受用不盡子孫受用不盡天下國家受用不盡最是美德然非中心把持有不覺其放者特下箇慎字慎此儉德則不爲一時計爲終身計爲子孫計爲天下萬世計自然不淺小矣惟懷與慎字正相應然工夫通在慎字上真西山曰儉則心小而爲慮者遠侈則心大而爲謀者疎語極透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虞書總義問卷之五朕以懌萬世有辭

此緊承上慎德說太甲縱欲但只胡亂做不思量中心道理合當如何亦不去檢點祖宗成法如何故既訓之慎儉德懷永圖卽教他動守法度曰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然若箇是度吾心之所當止者是已若箇是止乃祖之所已行者是已率乃祖攸行便是欽厥止欽厥止便動必合於其度矣此是一串語從上說將下也得從下反將上也得註立本致用之說恐多添註脚不敢從敢問高明

機弩牙也括所以括是矢者矢發之中否全須于括處先討箇分曉故曰往省括于度則釋凡人舉動不中只欠省括于度一着耳

事物各有當止之處所謂止也此止在吾心本天然自有之中發之無不中節者惟心不欽敬昏昧而不知求放肆而不能守此止之所以或失耳故伊尹特下個欽字欽則明白知其所止欽則一能止其所止更無毫髮差謬矣文王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止信必本之一敬正此欽止之意

率乃祖攸行非於欽止外復有所率也先王顧諟虞書總義問卷之五明命罔不祗肅昧爽丕顯坐以待旦何時而非欽

止何事而非欽止一率而行之欽止在是矣尹所云云蓋欲太甲近法乃祖以自檢其心也此爲欽止之要

尹身任天下之重出自莘野左右厥辟宅師及受成湯付托恐太甲之罔終則曰相亦罔終勉太甲之率祖則曰惟朕以懌與國同休戚之意溢于言表

萬世有辭語雖欲動而意在戒勉如此則萬世稱美如彼則萬世稱惡蓋舉其善而使知自省也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

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本是王不能變史臣因其後來能變故假用一未
字耳說者遂謂太甲已有省悟而但未克變較多
與他幹旋了

於家非肖子於國非良君是爲不義

太甲資性本好只緣弗順義理的人朝夕左右不
覺移於所習爲不義耳尹初時說制官刑儆于有
位其辭已極明懇而太甲不知繼出相亦罔終之
言又出俊彥啓迪之語至再至三欲其必遠罔終

章句書經疑問卷之五

七

之人親就啓迪之彥庶可永守其基緒也而太甲
庸弗念開恬不克變則其習之所移真有若成于
天性者此間不生個計較遠絕此輩君德斷無可
望故營宮于桐邇近乃祖之墓而狎習一不得隨
舉目惟先王之見四顧無儉佞之人不煩勸誡而
勸誡具存可無至終世其迷惑也故曰密邇先王
其訓無俾世迷尹此舉出萬不得已然營桐居憂
名義甚正而意實無他終成太甲爲有商令主可
謂極善處君臣之際可謂極善成君德之美
習與性成性字與若有恒性性字不同恒性之性

以理言所謂有物有則民之秉彜也性成之性以
生言所謂生之謂性也孟子性善之說全主若有
恒性言孔子相近相遠之說則見習與性成之不
同故推本而究其歸使人知自移其習也知若有
恒性之性又知習與性成之性知性相近習相遠
之說又知性善之說斯可與言性矣

予弗狎于弗順句蔡傳補使其二字極妙

據此書尹只營于桐宮令太甲密邇先王其訓耳
未嘗放也放之一字不知從何來

章句書經疑問卷之五

八

初時伊尹訓誡不過一齊之傳耳弗順者環繞其
側能勝衆楚之咻哉營于桐密邇先王所謂引而
置之莊獄之間也臨之在上奚啻師保之承質之
在旁無煩左右之誨蓋一密邇而其訓具在矣且
狎佞無從進其說訓誡日可省于裏雖欲不終允
德有不可得者曰密邇先王其訓真萬世忠愛之
至語

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

克終允德史臣將後事作結語耳非一居桐而卽
然也

太甲不惠于阿衡全是狎于弗順不念其懿訓耳

尹故將顧諟肅儉德欽止等語勸其收放抑之志又將相亦罔終旁求俊彥等語諷其遠習抑之人太甲恬不克變則其終將無望矣故只得爲桐宮之舉遠絕弗順密邇先王無俾世迷克終允德其成就何如其建立何如自古稱相君德者首稱伊尹誠莫與爲匹也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

湯崩未踰數月伊尹營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王克終允德孟子曰太甲悔過自怨自艾于桐三年處

禮記書經卷之五

仁遷義以聽伊尹之訓已也是以此書爲據

曰以冕服奉鬯王歸于亳要見前時之從凶服也終德適當終喪是天意之祚商處

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

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

民非后四句泛泛說然要見民所戴於后者爲甚

切后不可不德以自失其民也語有輕重

嗣王克終厥德歸之皇天眷佑有商極是尹所能

者作書以遏其邪萌也營桐以冀其悔悟也其所

不能者聽之天也一旦怨艾以自新至克終厥德

豈非天意乎湯之貽也王之福也民之幸也相之與有榮也曰實萬世無疆之休然何等快幸

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

古者尊師重傳故太甲于伊尹成王于周公皆拜手稽首

尹訓太甲一則曰顧諟天命再則曰昧爽丕顯全望其明德以類湯也太甲不知進于明故今始自

禮記書經卷之五

悔云予小矧明于德自底不類

太甲病根在欲縱二字欲嗜欲也縱放縱也多嗜欲者必求其遂不知法度之當循樂放縱者任其

所之不知禮節之當檢故說敗度敗禮然欲與縱

常相因度與禮非二物有則俱有敗則俱敗也

明德是原本不明其德則陷於縱欲矣

人所自立者禮與度也敗度敗禮速戾于厥躬天

作之孽乎自作之孽乎太甲能爲此言其自怨自

艾特深矣知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初則必能繹師保之訓克

善其終矣尚賴匡救之德是爲今王

王拜手稽首云云全重在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上

不曰匡救之言匡救之事曰匡救之德者深知其言其事皆仰承先王之盛心克成已德之美意也曉得人出言的好意思纔是實實能自脩之人此太甲之所以克終允德也

伊尹幸嗣王克終厥德太甲賴伊尹圖惟厥終此纔是上下相承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伊尹言繼是問卷之五

修厥身二句一串下尹謂圖厥終無他修厥身而

已然非苟爲修也必誠心實意以成其德不期協于下而自無不協此惟明后爲然今日嗣君所當

自勉者也

論修身便思允德協于下必到允德協于下乃爲盡修身之實功耳此二句是一事勿分截

夏有衆率怠弗協由其君無允德協于下也然則思修身以圖終者信當以允德爲要務矣

尹初訓曰祗厥身念哉茲圖終亦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乃知君德始終在身要不出祗修二字

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鄰乃曰後我后后來無罰

凡明王必加惠困窮曰子惠視若子也視若子而加惠民其有不悅服乎鄰其有不後志乎湯允德協于下茲可觀已

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朕承王之休無斁

修厥身云云是泛論先王子惠云云是証據茲王懋乃德云云是教他實下手也故歷舉條件以示

之

伊尹言繼是問卷之五

尹若曰王在今日惟懋乃德焉耳然當何所取法哉烈祖顧諟丕顯昭然在目也王謹視其所爲無

時豫怠則德與日新者並烈矣此在王今日所當懋勉者

懋勉者

大甲病在顛覆典刑故教他奉先思孝在背棄師保故教他接下思恭在快目前而忽承圖故教他

視遠惟明在狎儉小而遠者德故教他聽德惟聰承王之休無斁者承王今茲之休美益思左右匡

救而不遺其力也
奉先王之典刑卽思繼述焉是之謂孝不必其承

祭也承師保之訓誠卽思敬緯焉是之謂恭不必其晉接也一身弗視一時弗視而必於天下萬世之遠是之謂明儉邪弗聽諛佞弗聽而必於老成耆舊之德是之謂聰上二句重二思字下二句重遠字德字細嚼本文自見得若訓惟爲思遠字德字使說不痛快了且上旣已用二思字矣何輒弄巧變用二惟字耶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天位艱哉

書訓書經卷之五

三

尹前所訓誠亦已至矣猶爲未盡也復申重其辭故曰申誥非某段申前某句若今講解者之牽泥也

君道惟敬天子民事神故尹申誥首揭此三事三者全盡是謂君德故緊承說德惟治云云然先王之敬德配帝其準也故又緊承說先王惟時云云若升高以下則教太甲所以監先王事也

天無心人是天的心人心常存敬畏合着天之公平正大處天便親之不敬則我先棄天棄天矣如何望天之親我民有心然撫我后虐我讐若是其

反覆無常焉何者凡民莫不欲生也懷於仁者懷其能生我耳不仁者戕其生何怪乎其旋棄也鬼神依於人人誠有事鬼神的實心鬼神乃克享之不誠則無物而况於鬼神乎故其無常享也與無常懷同說到無親罔常懷無常享處則人君居此天位必須敬必須仁必須誠乃可了得不然有不可一日居者故說艱哉二字以致其儆

天無心神人其心也民懷神享便是天親處故下文但說懋敬厥德克配上帝

書訓書經卷之五

古

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這罔不與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究竟君德治道敬仁誠而已反是否德也亂事也然講解不牽泥爲妙

君能修德則日嚮于治矣否德則日趨于亂矣是治道可無違乎與治同道未有不助者是亂事可稍襲乎與亂同事未有不亡者此雖中常似亦能辨然非極明之主未有不始守而終淪者果能終始慎厥與必循乎治之道而不因乎亂之事則惟明足以察而不淆於群議明足以斷而不惑於儉小者始能之耳故曰惟明明后終始慎厥與極重

法度整肅曰治便有興的景象綱紀紊滑曰亂便有亡的景象在人與何如耳

敬天勤民事神是賢君所由適於治者故下個道字棄天虐民慢神是闇君所為致於亂者故下個事字極明曰明明非明其所已明也敢問明者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

德是君臨之本敬為修德之要惟時懋敬云者此心無時不勉惟敬此德而已也惟時有終始無間意因上說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故舉先王為之

肅書經解問卷之五

五

準則耳若訓時為是則懋敬厥德已明白說出一事了是字更何所指耶敢問明者

惟時懋敬厥德便與天相似不違故說克配上帝尚監茲哉是責成語即上視乃烈祖無時豫怠之意尚字不應作庶幾解

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

呂氏云畫一以告太甲者一定該如此斷不可改易也

凡人情昏不醒事時將當行的道理都放一邊纔知覺悟或即勇銳去為反是悞事尹見太甲之悔

悟而恐其作為之無序也故惓惓為自下自邇之戒宜細味二必字

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

人王居深宮之中稼穡艱難未嘗知見所以往往輕之不知此民之依也君之天也國之本也故尹以無輕惟難訓易曰危者安其位者也凡至於危亡的必從安之一字來故又以無安惟危訓

慎終于始

事貴善終然至於終而圖之無及也欲善其終必自其始慎之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

肅書經解問卷之五

六

上言終始慎厥與此云慎終于始仲虺語湯亦曰慎厥終惟其始凡善始善終統只在一慎字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

大抵忠言多拂佞言多甘拂者常逆汝心而合道者多甘者常遜汝志而合道者寡吾忘其言之順逆但揆道之當否則逆心者常見容而忠者伸遜志者不能入而佞者遠矣太甲始狎于弗順今雖悔悟尹恐其病恨之復發也故於此復拳拳云有字來得活必字持得緊

嗚呼弗慮胡獲弗爲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

伊尹前言已盡故重發嘆望其深思而力行

慮是慮什麼爲是爲什麼敬以格天仁以撫民誠以事神凡治道之所當舉乃祖之所已行者皆是也能於此深思其理則無不獲矣能於此實見諸行則無不成矣是所謂一人元良萬邦以貞者

一人元良是一人正一人正則百官正萬民莫不歸於正矣故云萬邦以貞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

通言書經卷之五

七

觀上所陳尹可謂忠告善道矣然此時尹將復政歸老慮恐復有讒人者出變亂是非太甲或悞聽而反其所爲前功盡棄之可惜也故拳拳以辯言亂政爲戒且戒後之爲臣者曰罔以寵利居成功焉

再考伊尹當時雖有退休之志然其身任天下之重而出也承湯之幣聘也攝政而營宮于桐也承湯之付托也乃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之心之節常若耕於有莘之時者固昭然于天下人之心且徹亮于太甲之心故徂桐不以爲

怨復政之初尚賴其匡救之德惓惓焉尹於此時

何必自明其心迹曰罔以寵利居成功哉且寵利

二字安足入尹之胸中哉此所云特戒後之爲臣

者耳蓋尹所申詰其言其意雖已盡然恐其他日

君或自作聰明以辯言亂舊政也又慮在廷諸臣

或有嗜利無耻者以寵利居成功也君若臣一萌

此念前功棄而令德隳邦不永孚于休矣故其終

申戒而丁寧如此觀下文復戒勉其君曰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其論臣必曰爲上爲德爲下爲民則

此所云云可洞見矣若尹必復政而去明云將歸

通言書經卷之五

太

亦無不可者何必爲罔以寵利之辭哉再考尹所自稱不曰尹躬則曰朕曰予未嘗有曰臣者必以此句貼伊尹臣罔以三字終屬不明敢問明者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曰嗚呼天難

誰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

政太甲之政也尹向特攝之耳故以此復還太甲

告歸非有他意尹任天下之重以相湯又承湯付

托之重以輔太甲皆無嫌無疑爲之此天下所共

曉者茲必以老告歸耳非有意於其間也說者謂

爲保身之智將視尹同于張良耶謬矣敢問明者
所陳皆德也而意實微戒故史臣下陳戒于德四
字天難謀二語一串下然下句實申上句
常厥德四句重下二句見命之靡常有若此者要
凝天命而有常必須常厥德而後可

惟一有常常厥德便含有一字在

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于萬方啟迪
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
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

易曰庸言之信庸行之謹德本庸也而弗庸是厥

德靡常

前篇云惟天無親此易啟迪眷求若是其殷切也
曰天無私親不私其人耳而爲斯民以求其人則
未嘗不眷眷于有德也詩曰監觀四方求民之莫

此曰監于四方啟迪有命眷求一德
君爲神民之主弗克庸德皇天弗保則必求一德
者爲神民之主故一則曰啟迪有命眷求一德一

則曰咸有一德克享天心
說一便不雜便不息便包括萬善必曰此爲不雜
之一此爲不息之一此爲包括萬善之一便瑣碎

可厭矣

湯之於伊尹也學焉而後臣之故湯自言曰聿求
元聖與之戮力以與爾有衆請命尹尹自言曰惟
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畧無嫌
疑忌諱于其間

有命卽一德之稱眷求卽啟迪之意

君此心此德臣此心此德無毫髮之雜無須臾之
間而又無一物之不體無一善之或遺而又畧無
嫌疑齟齬於其間是謂一德

有夏慢神虐民皇天弗保監四方求一德俾作神

主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天難謀命靡常茲可
鏡已

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
歸于一德

天與民歸初無二致故承上反覆言之以啟下意
通篇精神在諸一字上要細體

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
人惟天降災祥在德

由上看來德不可不一矣惟一則動罔不吉二三
則動罔不凶若是乎吉凶不僭在人者惟天降災

祥在德也在天曰災祥在人曰吉凶而原其所自召在德之一與不一耳然則德其可不平乎此語意極緊嚴而痛側

德一也曷以二曷以三察之不精也持之不同也任川之不專也不精而見清于二三矣不固而守淪于二三矣不專而盈廷之議又不止二三之搖奪矣此終始惟一惟和惟一協于克一之訓又倦倦其深致戒也勿貳以二勿參以三真是致一之要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新服厥命則當惟新厥德然不但新於一日而已者必終如其始此德此一常惺惺而無少間斷焉是謂日新之盛德也始勤而終怠始守而終淪始惕于朝夕而終忘于瞬息則即此一息之斷續便是一息之昏蔽不可語日新矣新厥德者匪日新又新焉可乎此伊尹拳拳于終始之戒

看此日無一塵之染無一息之停所以無日不新修德者必如此日常新而後可故特下日新字易

日日新之謂盛德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

難其慎惟和惟一

終始惟一是自家新德工夫然輔佐之功不可少也故又及任官惟賢才云云

任官二句雖平然須重看下一句蓋左右輔導之臣朝夕啟沃與任一職一事之官不同必其所存者一為德為民之心斯稱一德之臣耳我未得其人所簡求所登用必其難而其慎已得其人必可否相濟而惟和又信任不疑而惟一斯其人與我無間可稱成有一德乎蓋欲盡終始惟一之功以新德須得終始惟一之臣終始惟一以專任之而後可也愚謂此段宜如此體教問高明

任官惟賢才如所謂三德六德皆可任用也若左右大臣必須純平一德之人曰師稱得個師之人曰保稱得個保之人曰傅稱得個傅之人乃為當耳故說惟其人然則其人若何為上為德為下為民一而不他者是也周官曰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是

一証

先王顧誕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彫肅惟尹躬克左右厥辟宅師左右之任之重

蓋如此

不曰爲上爲君曰爲德者成是德斯成其爲君也
難是難其人而簡求慎是慎其人而登用和是與
其人克諧一是與其人不二惟尹躬暨湯咸有一
德是惟和惟一的樣子

德無常師王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上云惟新厥德又云爲上爲德故緊承說個德字
此非一本萬殊之說也尹之意若曰凡欲新德者
必有所師矣然師何常哉此心所主惟在於善善
則我師之耳然善亦何常主哉此心克一惟善同
歸協于一則主之耳蓋德統天下之善善原天下
之一此所云惟求師一德者爲我新德之助耳非
博求衆善而歸之約也一本萬殊之說恐非書旨
敢問高明

無常者虛心之謂也德無常師王善爲師是虛心
求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是虛心求一然求師專
求其協一也四句一直下

惟此心至一能一天下之不一協于克一者協于
此心之至一也

新德終始惟一任人惟和惟一取善協于克一是

謂德惟一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
福永底丕民之生

惟德至一而至大君新厥德則出乎身加乎民者
自然與天地萬物爲一體所以聞之者咸頌王言
之大且因言以見其心又頌王心之一也俾萬姓
洞然見我心此方驗得君德之一處

俾字無工夫克綏永底皆是必然之理自然之致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凡今日尊居於朝堂者將他日享祀於宗廟也匪

德曷以祀於廟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統萬姓
咸仰乎一人者謂一人能統乎億兆也匪德曷以
長其民故曰萬夫之長可以觀政政即德所流布
以施諸治者言故曰政耳註不可掩三字發觀字
極透

記曰祖有功宗有德但說廟以崇德所以要修德
以居廟不必說到祧不祧處

詩曰克明克類克長克君未有不明不類而可稱
君長者

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

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

此非取人爲善初無貴賤之說也后與民一體相
關其所事我者謂能克長我也有一不得其所無
以仰陳於上便是不獲自盡了所以爲厥后者必
虛心咨訪務求所以愛養之術若自廣狹人使不
獲自盡則事我之謂何故曰民主罔與成厥功蓋
自廣狹人句是將前左右爲民主善爲師數語復
打緊一下耳非謂不取民之善是自廣以狹人也
若說取民之善宜在前不宜在此細玩后非民罔
使民非后罔事二語自見得敢問高明

盤庚上

王

因說萬夫之長可以觀政故承說罔使罔事云云
見所爲政者必求爲下爲民之人又廣主善爲師
之念方使民得自盡而成厥功耳此一段是申足
萬夫之長可以觀政意無自廣以狹人句緊貼民
非后罔事說請細繹之

民有疾苦危亡無所控訴曰不獲自盡非有嘉謀
嘉猷不能上聞曰不獲自盡也要認得明

盤庚上

按此書三篇似有告其臣告其民兼告臣民者之
不同然觀首篇云率籲衆感出矢言次篇云其有

衆厥造末篇云綏愛有衆則凡此下民皆得造於

王庭矣而其臣有不在者乎唯是其臣溺於沃饒
之利因而阻排其民致有重遷之意故盤庚不得
已委婉其詞詳以利害開導其心耳要之其所以
告民者正所以告其臣也其所以告臣者卽所以
告其民也茲所謂大廷廣衆之儀也呂氏曰三篇
須於包容處看其德量於委曲訓誥處看其恩意
於規畫纖悉處看其措置可謂盡盤庚之大義矣
盤庚立意甚好當時辭說可以動民必不若是之
佶曲史故爲此言是文之一變也世變從可知已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感出矢言

案

玩民不適有居一語要見宗廟朝市皆已定於殷

地矣惟是民惑於浮言而未適耳此時若但布之
訓告亦曉諭許多不得須進有衆於庭而與他說
個利害庶幾其民自相告語可令周知且其臣咸
在使皆知上指斷然若此浮言亦無所用之始可
破其作姦之情亦共思爲長厥居之計耳此是盤
庚之得着處史臣書率籲衆感出矢言及王命衆
悉至于庭等句極有見

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

生卜稽曰其如台

祖乙遷都于耿原是重民之命置之安全之域不虞今日遭河患之一至此也不能胥匡以生則竭盡人力有必不可爲救者再稽諸卜亦曰此地無計能活我民則其時其勢不容不遷矣此而不遷如天命何如先王重民之意何此盤庚喫緊之語也下文喻之以利害總不出此數語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藥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此由祖乙推上說見得自來遷都不一總是承天命以安生民今不承古則違天之斷命弗克從先王之烈今而承古則疑天之永命可紹復先王之業利害兩言而決此遷殷之必不可已也

先王有服二句泛說茲指都邑言緊承上說來若曰先王每事無不恪謹天命惟此都邑猶然不得常寧一順天命以屢遷焉不常厥邑于今亦已五邦矣豈始于今日乎今河患若斯上天明示以斷命此不承古以遷是罔知天之斷命也矧曰能從

先王之烈乎愚謂倘不常寧只泛泛言爲是時艱俱粘卜稽來似未快敢問高明

中絕曰斷天命未常斷也不遷而違天則命斷耳中篇迂續二字正應此斷字

木雖顛而有由藥正是斷而可續處此加栽培則天命從茲可永矣故說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

烈以事功言決遷都邑奠安民居是也業以基緒言先立根本爰正邦域是也

紹復得大業乃可底綏四方未有根本不定而可致四方之安寧者

紹復先業底綏四方總是天之永命處天其其宇直貫到四方止

盤庚戮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衆悉至于庭

此一段通是書法

盤庚矢言以諭衆感大畧亦已盡矣當時之民豈無明達利害願效箴言者乎惟是在位舊臣利此沃饒總于貨寶不思與國同休戚之義而乃鼓遷將不利之浮言眩惑小民之心其間有願爲箴者

排擊阻難俾不得通於上故盤庚所教於民者必自在位始然不遽繩以法也但惟舉先王舊常遷都之事以正今日之法度其大旨則使在位者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而已小人之攸箴無敢伏則君上之德意爲可宜卽有浮言將亦不能取民之心志矣王命衆悉至于庭正使有識者得效其箴規無識者得聞其利害轉相告語可遂我遷邑利民之至意也君門萬里孰與關通衆悉至庭誰敢阻匿盤庚洞此心以曉萬姓令豐蔀之鄙臣咋舌而不敢出口其真賢矣哉

南齊書卷之五

元

惑民由乃在位故教民亦由乃在位

曰制短長之命曰予敢動用非罰亦不敢動用非德曰無有遠近用罪伐厥死云云是其正法度處虞書曰嘉言罔攸伏伏之一字非聖世所有也盤

庚能制在位無或伏小人之攸箴賢矣哉

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自此至篇末雖是專告其臣然當衆至庭時反覆於無傲從康之戒則遷都之利害昭然矣告其臣卽所以告其民也

猷與謀別猷爲也如何解作謀字據愚見予告汝

訓汝猷是一句黜乃心是一句言予告汝以明訓告汝以猷爲汝當遵守而奉行也觀篇後云汝克黜乃心又云聽予一人之作猷中篇云暨予一人猷同心又云汝分猷念以相從則二句之義昭然矣且格汝衆予告汝訓汝猷文理極順割汝猷二字合黜乃心爲一句大覺不妄敢問明者

乃心者何知身家小利之私心也知目前快意之私心也此心一萌便不顧名分只圖安樂做不顧從康矣故特下個黜字黜革也革得此心乾淨方知尊君是大義安邦是大利惟我訓之是遵我猷之是從矣盤庚黜乃心一語是頂門一金針也照後惟喜康共看分明盤庚戒在位之無傲從己之康共也惜先儒誤解愚莫能正之耳存此以質高明

南齊書卷之五

手

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陰庸予弗知乃所訟

當時阻遷都者皆世臣舊家之人故盤庚以圖任舊人發議論

圖任舊人共政云云是泛論不專主遷都說而意

在其中

凡政令之行必先播之告命故曰播告之修舊人
凡一遇播告即將朝廷德意傳宣於下使四海曉
然見君上之心這是不匿厥指如中間民未過曉
又委曲告以利害之故並不出一浮言眩惑衆聽
這是罔有逸言所以上加敬禮下易率從舊德老
成所爲自合如是此汝訓汝猷之則也反是而聒
聒起信陰膚弗知其訟若何其意若何其視我古
先王之舊人若何此一節是將古舊人立則以見
今之不然令必知自反黜乃心無傲從康也語意
極嚴而警時說却將無伏攸箴插入不匿厥指內
愚不知其解敢問高明

應與無伏小人之攸箴無干

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
亦拙謀作乃逸

茲德愛民之德也盤庚欲遷於殷本是點愛民實
心在位者聒聒起訟反謂其君荒於德故盤庚自
明說非予自荒厥德惟汝匿厥指而不宜多逸言
以惑衆將我德意含祕肆無忌憚不惕予一人以

至於此耳汝之情狀予已洞若觀火不可欺矣然
此豈直汝等之過予亦拙於謀不能制命成汝之
逸失耳使一書謀而豈至是哉此詞雖自責而責
臣之意特嚴

自來壅閉之臣含上意而不發伏下情而不通故
上用一伏字此用一含字應上一匿字

含德不惕是其傲上處

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此二喻若註云云亦有理據愚見則此二喻蓋明
予之非荒於德耳盤庚意若曰予今欲遷於殷經

綸亦已審矣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也隔闕亦已

至矣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也予豈荒於德者

哉惟汝含德而不惕此民之所以未蒙實德耳汝

誠將予此德意下宜則遠邇無不蒙其利矣故下

緊接汝克黜乃心施實德於民云云直說到情農

自安越其罔有紊穰也敢正高明

上云荒德含德下云實德積德此條間于其中分

明說我今日爲民遷都盡經綸措置之術有條而

不紊極開闢左右之方服田而有秋實實有造於

生民而非荒厥德者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

據在位者貼貼起信必謂上荒厥德而不可從也惟不遷則民安於故土乃爲德耳不知不遷雖可以苟安然洪水時至胥淪沉溺之災遷雖不免於跋涉然一勞永逸可享久安之慶實德在遷乎在不遷乎汝克黜乃心施此實德於民至于婚友方可大言曰我先世佐先王曾建大功德於其民茲又出斯民於沉溺之中可稱世家之積德耳若舍予德而不惕曰已之德吾不信也而可動浮言以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五

三

惑衆乎又可肆大言以欺人乎此施德一施字正反照舍德一舍字要其必施而不舍乃稱世家大族之所爲

已所不欲而誑言以欺民且曰我爲汝等造福是虛德非實德

不止說及民直說至婚友此以其所親愛者啟其迷也

黜乃心必無傲從康無傲從康是爲黜乃心此本一直語太分不得必曰此申無傲之戒此申從康之戒此申黜乃心之戒又曰此申從康之害此中

做上之害恐不其然

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情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緊承上說遷則爲實德不遷則爲戎毒此利與害較然無疑者不施實德於民乃不畏沉溺大害于遠邇乎此非細故也農情自安不昏作勞田則罔有黍稷可以爲生乎不遷大害於遠近則無自生之理與情農自安者同也觀此而可舍德而不惕乎抑宜黜乃心以施實德乎是在汝在位者之自擇耳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五

三

晨昏勤作曰昏作勞昏字訓強字愚所未解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時儉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

君欲有爲民在遲疑之際全賴在位者將好言調和其間始得乃心惟知自利安能和吉言于百姓不能和吉言于百姓其戎毒于遠邇無疑者是惟

汝自生毒也然豈直毒其民而已哉乃敢禍茲究以自災于厥身固其所必然者夫民梗格而違命其惡猶可言也惟民未必然乃先倡以爲民望則惻痛之及身乃汝自所奉持者汝雖悔何及哉相時憐民猶胥顧于有識之箴言遲疑而未定乃箴言之發有逸口以阻抑之使不獲通于上下汝之威亦可畏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猶可畏乎使民情真有所不便汝曷弗告朕以圖之但胥動以浮言恐之以禍患陷之以罪惡若是其無忌憚而毒民之一至于此也夫火燎于原不可嚮邇猶可撲滅予制短長之命奮撲滅之威則惟爾衆自作弗靖以取之耳豈予之有咎哉曰不和吉言于百姓曰其發有逸口曰胥動以浮言是罪其所爲曰自生毒曰自災于厥身曰自作弗靖是指其自取在位者自利以誑民必曰今雖不遷可保百年無事也及一旦水至而民溺則其言敗矣其禍及矣姦宄之情露矣厥身自取其災矣故特下敗禍姦宄四字汝悔身何及身字照上自災于厥身身字災未及身猶可悔也身已受災悔何及乎故口汝悔身何及

箴言是其民中有識者之攸箴也下云老成人孤有幼皆有之憐民則無知識之人也憐民雖無知識猶胥顧于箴言未敢決遷都之爲非思爲抗違之語也乃箴言之發有逸口以阻排之則小民復何所顧忌哉此三句雖是起予制乃短長之命一句不甚重然其解當如是有謂憐民猶有審利害之實出箴戒之言以相顧省者恐與猶胥顧于箴言語意稍戾敢問明者
箴言應小人攸箴逸口應罔有逸言
浮言不根之言也不究是非之歸利害之實但謂可常厥邑曷爲震動萬民以遷也鼓煽搖惑不可勝言故上着胥動二字下着恐沈二字所謂聒聒起信險膚者斯言之謂也
放逸無檢曰逸言欺誑無實曰大言爲民造福曰吉言爲國圖謀曰箴言浮浪不根曰浮言
小民身當其害有惕惕胥顧之心在位陰貪其利爲嘵嘵胥動之計
世臣大家倡爲浮言其勢熾薰灼最可畏故以火爲喻曰猶可撲滅茲一言足以破姦宄者之膽矣自作弗靖照胥動浮言說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

人非器比必求其舊舊人若斯之堪任也今在位者弗做古先舊人智反出儉民下乎可愧已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

說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便見爲後人者宜有同休共戚之意不可懷自私自利之心予敢動用非罰全是念其先世之故若汝自不念先世而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矣此節宜輕重看

下文云云正是不敢動用非德處

不一勤不永逸故曰逸勤不言遷都而意已在其

中矣

動用動字是動輒之動言輕於用也

非所罰而加罰曰非罰非所德而施德曰非德不敢動用非德言罰所必加也篇末云罰及爾身弗

可悔是結語

胥及逸勤是勞世選有不怠之意繩其祖武是善不掩卽世任之心

註臨之在上質之在旁云云語極佳作福作災二

作字正應上自作弗靖一作字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

遷都勞民動衆本是極難的事盤庚亦知其難但不一勞不永佚此志在必遷耳故曰若射之有志

此曰難後曰不易總只言此事爲極難耳乃見其悉心爲民處似不必入臣民做上從康意在內敢

問高明

新安陳氏曰謀遷固難然如射必至于中有志者事竟成則不阻於難矣語極明

有識弗論年高弗論年少亦弗論有位無位在位者一存私心卽齊民不若矣曰無侮無弱蓋深折

其自私之心而特嚴其逸口之微也

在位者苟徇目前之利故曉以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一人之猷卽後篇永建乃

家安定厥邦之遠猷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無有遠邇四字極好凡法令之不行必由親昵之牽制始無論遠與邇但善則加賞惡則加刑則令

自無不行矣

死字卽惡字不云惡而云死者若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是身陷於死之惡也故將死字對善字用罪用德分明卽上之用罰用德也註乃訓爲惡爲善將謂爲惡伐厥死爲善彰厥善耶此無庸辯者

不知生便是死觀後二篇連用生字便見得那之滅惟汝衆所以必用德邦之不滅惟予一人有佚罰所以必用罪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五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其惟致告使各轉致予言無不周到也自今至于後日是期會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是約束罰及爾身弗可悔是號令然意實一串下總所謂正法度也恭爾事是敬恪而不違齊乃位是整肅而不亂度乃口是靜聽而無譁此皆約束從遷時事時說將傲上貼恭事從康貼齊位浮言貼度口可笑

及字宜細體若曰今日所云罰特言耳後日罰一及則悔無益矣語極傲而嚴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誥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棄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

此節通是書法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有奮然必遷之意當時民惑於浮言有弗率上令者盤庚不用刑威但將至誠惻怛爲民之實心以曉告之其有衆咸造時或恐人衆譁譁聽不分曉無由識上意指則先以勿棄爲戒始登進而面命之其作爲極中條欵其感動極得要領所以民卒從遷克紹先王之業以安定厥邦也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五

不逞上下相臨之勢但爲家庭父子之言故特下個話字

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

言是今日的話頭命是爲民的大旨言以宣命明聽無荒失云者欲民細加紬繹得吾之意指而無輕廢棄之也

太王不忍棄民於狄曰二三子何患乎無君我將去之盤庚不忍溺民於水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二君愛民之情見乎辭迄今猶可想見也

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

于天時

前後皆云古我先后此云古我前后通商以前言之也

罔不惟民之承括盡古前王愛民之意保后胥感狀盡古先民體君之情鮮不浮于天時以人勝天命卽自此立也自古曰立命曰造命統之皆以人勝

承奉也惟民之承者惟民所欲則承奉而不違也下文不從厥志正應此個承字不應作敬字解敢

問高明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五
保后從保民來胥感從攸因來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惟民之承自古前后皆如此故殷降大虐先王卽不懷而思爲遷計焉曰厥攸作視民利用遷者奮然興起必遷而貽民以安貽民以利也我所聞於我古后者如此故今遭河圯之患卽爲利遷之圖汝獨弗念我等所聞者若是其不得已乎凡今之承汝俾汝不憚煩勞爲之者惟喜與汝民共此安康耳非汝有咎比于罰故爲此遷謫之舉也當時

民惑於浮言視遷都如謫戍然故特爲申曉若此不懷懷字卽懷居懷字言此地降大虐而先王不懷也故下文云懷茲新邑二懷字正相應此訓安居下訓懷來恐俱未妥敢問高明

遷國原是極難的事然事到時勢之窮有必不可已者但將利害二字分勘明白必從其利必去其害要歸于康民而已易曰利用爲依遷國又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正此視民利用遷承汝俾汝惟喜康共之說也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五
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句然含許大不得已意思

在若曰我聞古后向所作爲若此今我不幸亦當此虐亦欲倣我古后以利吾兆民汝曷弗念我而反以議我乎也云爾

承汝承字卽應上文承字亦不作敬字解不獨曰承汝曰俾汝者奉汝之所當爲者不得不用汝以爲之也孟子曰以佚道使民使字正是此個俾字康共康字正照從康康字說君以康共爲心臣可倣上而不從已之康乎

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不從厥志此緊頂承汝俾汝惟喜康共說來言今招呼懷來

汝等以遷非爲已一身之故也正惟以汝等故不
得已勞汝等以不從厥志耳蘇氏解不從厥志句
極透懇可誦

此可以教子喻早晚督責似乎勞其身苦其心志
矣然立身揚名則人子之志也此之督責勞苦正
是不從厥志耳今遷都之跋涉亦猶是也要之則
不從民志耳所謂惟喜康共者蓋如此

舊都降大虐而不懷故懷茲新邑二懷字正相應
曰視民利用遷見非爲一身一家之利曰亦惟汝
故見非爲一身一家之故

董前書經緯開卷之五
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愛朕心之攸困乃
咸大不宜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
稽自怒曷瘳

首二句重看遷無他意惟在安定厥邦耳思遷以
安定厥邦不知費多少心思竭多少精力若詩所
謂予手拮据予口卒瘁者皆朕心之攸困處此民
之所當深念者也汝曾不憂君之憂乎然汝之本
心亦知遷邑之有利焉者是其忱也不咸大宜乃
心欽念乃忱動予一人則與古先民保后胥感者

蓋大別矣此豈徒苦我爲哉惟汝自鞠自苦若乘
舟者然弗亟濟則臭厥載耳今爾初抱是忱終不
連屬惟胥以沈而已此其利害昭然較著不待言
者汝不其或稽則害必不免矣至此時雖自怒曷
及於瘳哉此極說到大利害處令其民惻然自知
省悟也

首曰以民遷此日以汝遷後又曰以汝遷君誠不
忍其民而恐一之或溺也又恐其一之不從也此
爲王者爲民之心

董前書經緯開卷之五
凡君圖維一事必先計是非考得失參酌於人已
以究其利害成敗之歸必至於萬不得已然後始
議改創焉耳中間籌畫經營真有心可自知而不
可以語人者厥惟苦哉而況於遷都之大者乎此
下攸困二字極懇惻嚴切

民固有不欲遷者矣然其中有誠知其當遷者此
本心之忱也此宜自宜乃心欽念上之不得已以
忱相感動方可自適於安康乃咸大不宜乃心欽
念以忱動予一人豈保后胥感之民情乎所以徒
紛紛自取窮苦載胥以及溺也

乃咸不宜大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作一句讀

有忱不加欽念便是爾忱不屬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民不識利害之幾由不知長久之慮故緊承上說云云

人未有以憂自勸者然不爲深長之思而但爲目前苟安計則災及於身所不免者非以憂自勸乎今茲不遷有今罔後何生在上是大可悼已所謂不其或稽自怒曷瘳者蓋如此

凡謀之深長者必思到災害處淺謀者反是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

聖

教無荒失朕命正是命之一處無起穢以自臭應

前臭厥載句恐人倚乃身迂乃心明說破在位者欺壓汝之卑下乃鼓流言以動搖使爾忱不屬而惟胥以沈也

是非不兩立利害無兩從一則自做主張不爲流言所動不一則身心非所自有人得以勢壓我而以言惑我矣勢相欺壓曰倚言相惶惑曰迂

予廷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

命將斷而廷續却是何等植立予豈汝威用畜汝

衆蓋深明此心之在立民命也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提先神后之勞爾先便見爾先之仰承先后說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便見爾亦當倣爾先之保后胥感決不可荒失朕命也語極款懇感動其深長之思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耿圯而不遷以病民便是失政處故特以自罪

商俗嚴信鬼神故以高后不降罪疾及其臣民之乃祖乃父迪降弗祥以恐懼之然要之邑遭大虐

異

鬼神之靈必有不安於其上者此時在位但利貝玉胥動浮言冥冥之中必宜有罪譴之降及矣此實理之所有非徒以其所嚴信者恐嚇之而已也王氏因俗之善反俗之惡等語說不着敢問高明曰曷虐朕民見高后之靈無日不在斯民不可不仰體以生全之也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生生二字下得極好天地之大德曰生民各有個
生理在而不知自求其生是謂乃不生生此句正
照前汝何生在上

耿圯于河圖遷于殷此正可以爲生處乃不生生
暨予一人猷同心則君非忍棄其民而民自棄其
君自棄其生矣故說先后丕降汝罪疾蓋責之之
辭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正與上曷虐
朕民句相應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決其罪疾之
不可免也

易曰比輔也下順從也君民原相比不可離者君

書經卷之五

比

失其所以比民之道非也民不比君而故有爽德
亦非也故是故意之故故有爽德則弗思比君矣
此句緊貼有比句故承說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
耳時說却將故有爽德句另作提掇語似多一轉
摺不敢從敢問明者

當時民惑在位之浮言相與爲比是其故有爽德
處故曰曷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下篇協比
比字正應此比字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
在乃心我先后綴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

救乃死

汝有戕則在乃心註訓汝有戕害在汝之心則字
似無着落愚謂此則字宜作實字看戕則者害于
則也不求生生而故有爽德正是其戕則處敢問
高明

綴乃祖乃父綴字愚意當作執而遲疑解蓋先后
雖知汝心之戕則然念乃祖乃父之昔勞猶執而
遲疑其間乃祖乃父則斷棄而不汝救也如此
語意似覺有情若作懷來解似無謂敢問高明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

書經卷之五

比

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

民有爽德由在位之浮言而其所爲浮言者則具
乃貝玉之私情耳盤庚前所開曉已極再三而莫
從故此特對庶民說破其情狀且言神譴之必不
可免令其人私相駭愕不敢復出沮撓之計且令
其民洞然已見其心術卽有浮言亦不爲搖惑也
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
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

不易卽前篇難字有作斷然不易解者亦好

前曰攸因此曰大恤盤庚爲遷都一事可謂竭盡

心力矣民不憂而永敬之故重以爲言

君爲遷都致大憂恤其猷其念如何不知永敬而胥絕遠耶此各爲計而不分猷念以相從耳各設中于乃心則知君之憂爲吾民也吾安可自爲計而弗恤也有猷則思分其猷有念則思分其念相從而弗忍携貳矣惟設中于乃心乃能分猷念以相從惟分猷念以相從是謂永敬大恤意實相貫申

前言命汝一便有設中意此則明言之耳聖賢理會利害處卽義理之中此人人所同具者只緣人

南軒書經集解卷之五

聖賢

蔽於私將此中放倒一邊耳反求義理之中則利害較然人不能惑矣此設字極妙

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究我乃剗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

乃有乃字要體得好言當此時乃有此不良之輩也我乃剗殄滅之云云夾言必寘之法不少加貸也此是啟行時道塗之令

曰無俾易種于茲新邑便見此新邑皆容畜我良民無使一不良者得移其間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往哉生生見不往之必淪於死也也是誘之必往

意曰試以汝遷永建乃家則所謂生生者可徵已再曰以汝遷言必與其民俱往不忍棄其民而獨遷也前曰安定厥邦語猶寬泛茲曰永建乃家則允欲爲子孫久遠計者自不得不從遷於新邑矣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

此史臣撮舉已遷都後安民大旨言之重綏爰有衆句

先時已定都邑朝市之制茲既遷來各有廬舍可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五

平

以安居矣但恐強而後遷民情尚懷疑貳且難以慮始生理都未完復此時爲人上者不吐露腹心以慰諭之不能安其及側耳故盤庚於奠厥攸居後乃正君臣上下之分以勞安有衆之情蓋既遷後所當爲第一着也下文云云皆其綏爰之意

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二句一直下重建大命三字先時耿圯于河大命幾於中斷矣茲幸遷而迓續之非常之命固自今日以托始也此或戲怠而大命其可永建乎註遷國之初一段說得極明

三篇命字凡十見曰恪謹天命曰罔知天之斷命曰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曰王命衆悉至于庭曰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曰無荒失朕命曰今予命汝一曰予迓續乃命于天曰懋建大命曰恭承民命而義稍不同王命朕命命汝一告命之命也此不必言若天命者天之命也民命者民之命也天之命主于民故命之將斷即欲永我命于茲新邑焉然民之命又懸于君故短長之命君能制之天之斷命君能迓續之總之皆所以立命以承天也茲曰建大命正謂此方迓續斷命我與汝建之自今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五

五

不可不共懋勉耳雖然夫民亦何命耶天之所生也夫君亦何命耶天之所啟也究之則一天之命無二也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說言予一人

當時沮遷者盤庚嘗言必加之罪矣此恐其心懷疑畏滋怒而生說言無以康共於新邑也故披心瀝膽告以朕志之無他且曉以前罪之弗究俾厥心之無怨怒厥口之無胥說也開心見誠一至於此是爲賢君

人之所畏者心腹腎腸也敷則無不吐露矣此極明已之無中藏耳

從所自而究言之曰歷歷告爾百姓于朕志使百姓洞見已心之不得已無非爲爾生民計也下文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此朕志之底蘊處共怒則協比而讒言曰罔罪爾衆以消其怒則協比讒言從此釋矣

此非畏民之讒故爲是以寬結其心也民遭河圯夫孰無利害之情而天下之大利害處非無識者所可及一時懷利之臣因民重遷而動以浮言至於不吉不迪則其民之情可恕也即其臣之懷利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五

五

總歸於無知識者耳無知亦可無罪也故盤庚以罔罪釋之矜無知安新集其理自合如此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

此將成湯遷都說起見昔日之遷擇取高阜用著嘉績今棄耿遷殷亦居高阜之地復我高祖之德此朕之志在恭承民命耳是大旨意

前人之功已著矣今又加一功焉是謂多于前功水曷稱凶德司馬遷曰甚哉水之爲利害也水利

民處頗多然汎溢爲害則凶莫甚焉故曰凶德邪
衍亦有五德之說降我凶德者邑適于山而水降
其下也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
以遷

民有定居是謂爾極漂蕩崩析各相離披居無定
極矣然安土重遷卽離居猶幸旦夕之安故謂遷
之爲震動耳此皆民情無足惟者但不知永地于
新邑則有定極之可止也

遷非細故也棄爾廬舍捐爾墳墓携爾老幼挈爾
貨賄奔走于道塗荒宿于草莽號呼盼顧原是驚

天動地一番事但大利害所繫不得不若此耳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

民命用永地于新邑

盤遷擇地于殷可謂疲竭心力矣乃不自爲功歸
德于天曰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又
不敢輕任其事曰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
新邑真賢君之言哉

篤敬二字重看事關民社交薄嬉豫之徒任不得
須凝靜端恪明識是非之歸擔當利害之大者始

知此事動關民命舊都若何其不可仍新邑若何
其不可已如此乃可降凶德乃可懋嘉績乃可免
蕩析離居之患而措斯民于生生之域耳是則篤
敬之所能任者

恭承民命一語是一篇之要領所謂朕志也古我
前后罔不惟民之承茲特及篤敬加恭焉是謂大
君生民之心

地固無不永者然濱河泛溢蕩析離居則亦有不
永之處矣曰用永地于新邑者言惟此地乃可永
耳前篇云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正謂此也其後

高宗肇興嘉靖殷邦百年無河圯之患亦其驗哉
後王不知此利害舍高遷下以趨于以乃知盤庚
之見越人蓋數等也

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賁
當時灼見當遷者惟盤庚及篤敬之臣耳在位之
謀皆廢不用爲下者皆以此病其上盤庚以卜自
信斷主遷邑之議而臣民皆不從其卜爲上者亦
以此病其下所以兩不相能必彊而後可也今也
已遷矣事已定矣一則明言非予冲人廢厥謀弔
由靈而不容已一則明言各非敢違卜川宏茲賁

而非有他彼此之迹悉與剖破而不存前後之疑
盡與消釋而無有若曰自今以往我但與汝民共
懋勉以建此大命耳茲所謂敷心腹腎腸歷告爾
百姓于朕志者也盤庚其賢矣哉

弔由靈一語謂固然矣愚心爲未憚焉嘗觀大誥
云弗弔天降割于我家弗弔天降喪于殷君
與云弗弔天降喪于殷再觀周詩九天降禍亂喪
敗必曰不弔昊天蓋謂上天之無憫顧我也則此
云弔由靈者疑謂上天之弔而或啟其靈耳如此
可照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之意若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五

謂至用謀之善者是未嘗廢謀也自家語相矛盾
矣敢問高明

惟此心之靈能生萬民故下云恭承民命多士云
丕靈承帝事謂能用此心之靈也若多方云不克
靈承于旅呂刑云苗民弗用靈則謂其不用此心
之靈也數靈字下得極妙恐不應作善字解
宏賁訓皆大也文理覺未安大誥敷賁賁字解作
典章法度似妥當愚欲作大守其舊典何如敢問
明者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

在位之沒于小利皆由此心之怠惻隱耳一有隱
心則必體民之心勤民之事即可自利而必不爲
矣況新遷之民生理未復而可無隱念乎哉此隱
哉二字語極痛側

尚皆隱哉云者責在位諸臣必當以此爲事而勤
念也此語意極緊嚴註將尚字作庶幾解欠懇切
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心常在民曰念敬是臣之本等但上之人不加禮
異焉則易以怠耳懋簡而優禮之若下文所謂叙
欽者然則念敬我衆自不容已矣所謂相爾者蓋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五

如此懋簡便是相非二層

朕不屑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今我
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

好貨與生生正相反凡好貨者何恤腹民之脂膏
凡生生者不恤捐國之財利不肩彼輩敢恭此輩
則凡鞠人謀人之保居者自優加叙用重加敘禮
矣盤庚自明已志是如此故又重警曰若否罔有
弗欽若者欽則益進于其善否者欽則自反其所
爲所謂懋簡相爾念敬我衆者蓋如此
曰不屑曰敢恭何等斬截

保居照上離居說輔人謀人之保居則可長于厥居矣三篇中五居字總相照

上云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是遷都之志恭承民命是也盤庚之志前後只一箇爲民而已

無總于貨實生生自庸

當時在位者只曉個利字觀其未遷也賍戀沃饒之利出浮言賍爲沮則其既遷也必藉居處之利假壟斷以爲罔矣此其情所必至者誰念生生哉盤庚故揭其病根示之曰無總于貨實生生自庸蓋痛懲其夙愆而勉責其新效也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五

老

初遷耳安有貨實之可總也曰王者所都則成市矣百官所居萬姓所聚何物不需爲用遠近有無遷徙化居其間利孔甚多唯一爲有力者所奪則小民無藉以自生耳故特下無總二字戒其無與小民競錐刀之末又揭出生生二字以啟其良心見人各有生人皆思所以生而生生以著爲民之功則在有位者之重加之念也語意極剛嚴而極懇到

式敷民德永肩一心

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但知自利不知爲民非也

感奮于一時不持之永久亦非也要生生自庸全在實布爲民之德而又常著于心胸之間惟恐一念之忽忘將無以殖民之生這纔是在位者之事曰式敷曰永肩煞何等警惕何等責成

盤庚見當時在位者汨沒于利一時未易開曉初時頂門一針但教點乃心無傲從康徐將利害大端曉譬之使其漸寤既恐其習心未除也明白以具乃貝玉攻破之使無可遁及其漸醒而知覺也乃以隱哉敬念導引之使知自勉然慮其習心復萌也又提無總貨實一語以訓戒之又以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以勸勉之此舉不特生人之身而實能生人之心真賢君矣哉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五

天

初讀此語似贅牙可厭細咀嚙之其用意特深以厚其立辭極溫以醇任伊曉吹偏僵革聽之自然心服且剛不吐柔不茹歸到成功處不煩一刑之用蘇氏所謂以口舌代斧鉞其中其肯綮矣然曷以致此哉生之而已曰汝萬民乃不生生曰往哉生生曰敢恭生生曰生生自庸其遷邑之本心哉凡人無不欲生也君欲生之而其誰能違之哉是故爲君必慎其所以生之者

再按遷都事極大且難盤庚何王一人之見而必行之也曰天下有真是非有大利害非夫忘于利者不能識也當時諸臣誰不沒于小利哉間有小民亦能識其真是知其大利者又爲其浮言之所動鮮不仆矣惟盤庚心在生民真知其遷之利也斷然必遷而無疑一任紛囂阻撓者至但以大利害曉譬之令其自知從命所謂實見得是舉國非之而不顧者賢矣哉賢矣哉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六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說命上

高宗傳說相得其奇而相成不偶總在人君這一點心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群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稟令

居喪不言固是盡子道免喪而猶不言則無以示君道所以群臣咸諫于王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六

乙

亮陰訓梁闇殊可笑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言人王之當陽也嚮明而且居幽當陽而且守陰爲居喪故耳此理甚明而著何諱亮作諒諒陰作闇又諱諒之爲梁訓闇之爲廬也敢訂正以質高明

知之曰明哲四句泛泛說王言惟作命而下方指

高宗

群臣咸諫于王便見非一人之意乃其意若曰凡人於天下事理悉能洞曉而知之這個纔叫做是明哲明哲實作則於天下天子惟君萬邦明哲作

則其人也故爲百官之承式今王實君萬邦須發
言以裁決天下之幾務故曰王言惟作命不言臣
下罔攸稟令也時說知之指德明哲指人似太折
天子二句卽指高宗似太早收問明者
明哲二字有分別但此只聰明睿知之總稱耳
法度繩墨不可踰越曰則易曰乾元用九乃見天
則天則在人心卽詩所謂有物有則也惟人皆有
其則而或踰越之所以賴明哲之作則耳然明哲
曷以作則哉明庶物察人倫而物與倫皆不得踰
越焉是也

東坡書經義問卷之六

立个式樣是作則照此則樣曰承式

發言以裁決曰命奉言以遵守曰令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

弗言恭默思道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

正四方全本於德故下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時

說分个學與治可哂

恭默思道一語極佳治道在吾心不思則不可得

然非收斂靜肅可謂精於思乎恭默以思其思直

與天通故帝賚以良弼耳此是實實感通之定

理

堯舜非無思也禹皋稷契常在於日也何必參高
宗有堯舜之心一時未得禹皋之臣故有是思有
是夢耳

當恭默以思之時必曰我祖成湯常得伊尹矣成
湯而後亦代不乏人矣今安得若伊尹諸臣佐我
治乎故夢寐之間得此良弼耳觀後篇云罔俾阿
衡專美有商則知其思無日不在成湯伊尹矣不
然烏乎思烏乎夢

乃審厥象仰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心誠故夢得清記得真心誠故求得切尋得者

東坡書經義問卷之六

孟子去商時未遠曰傳說舉於版築之間必有傳
授來歷蔡氏何見而云卜築也凡看書正不必立

異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
德

命相是任以天下之重置諸左右又時親近之以
成已德也重下句故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君德是治天下之本

置諸左右則時與親接朝夕納誨則時與講論近
習諛佞不期遠而自遠矣

以輔台德正照前恐德弗類句必求知之爲明哲
明哲實作則也

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
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

此三喻總道已屬望之切耳然就中細詳之金必
須於礪矣猶未切身也濟川可無舟楫乎茲猶可
待也大旱可無霖雨乎望若霖雨必沛江河之潤
沃土壤之焦而後可故下承啟心沃心句一節深
一節一語接一語是爲善喻此心原無爾我也乃
心之開明如江河之潤朕心之蒙蔽如土壤之焦
必洞開乃心灌溉朕心如啟如沃一般則大旱霖
雨之望其可慰耳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必若是而
後可

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

此又着二喻俱在君上說一喻若必飮苦口之言
乃可損已之疾一喻若必知當行之則乃可免已
之傷此啟心沃心必賴良佐而朝夕納誨之不容
已也然就二喻細詳之其行無所見實由不飮聞
苦口之言來是其意又一串下也時說將二喻分
屬君臣又分貼啟沃殊未妥敢問高明

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廸我高后
以康兆民

朝夕納誨以輔台德固是左右大臣之責然天下
幾務浩繁諸司職掌咸具無一而非輔德之人也
無一而非納誨之地也惟汝以啟沃倡暨乃僚罔
不同心以匡乃辟俾予率先王之道廸高后之迹
以康天下之民則不患已德之弗類而四方之弗
正耳高宗望傳說以身事君又以人事君蓋如此
同心者同此啟沃之心也暨字罔不字重看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重訂書經卷之六

五

命朝夕納誨直到廸高后以康兆民此爲君德之
終此爲相業之終不如是其責未盡也喫緊在欽
之一字

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
不命其承嚆敢不祗若王之休命

高宗命說曲喻以致其望故傳說亦以喻復焉木
從繩正后從諫聖可謂切論矣重看一從字易曰

克聖就從諫說君能從諫則德日清明政日宣茂
與聖而同歸矣

君曰欽于時命臣曰祗若休命是謂一敬相成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

亂民

君天下曰天子將奉天以子民者也故傳說進說從天道說到惟以亂民又教憲天聰明以出治

天道包得廣凡兩間之自然分畫處是天道也其

自然秩敘處是天道也其合該總理處亦天道也

建設樹承雖人所爲而統是天道所宜故下奉若

重訂書經彙纂卷之六

本

二字此二字直貫到亂民止易曰后以財成天地

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正此奉若之訓也

邦是邦畿都是都邑天子諸侯之國皆有之其建

其設所謂自然之分畫也后王指天子君公指諸

侯大夫師長指其臣天子諸侯之國皆有之其樹

其承所謂自然之秩敘也內外相維而總屬于王

畿體統相臨而歸命於天子此豈爲一人逸豫之

計已哉天生民而不能自治故托之君君又不能

一人理故托之臣凡諸有司幅帙以事一人總之

所以亂民而已所謂明王奉若天道奉此道以子

民也不然而邦都之建設后王君公之樹立大夫師長之相承何爲哉重看三句專主天子說

子說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此緊緊承上說天子惟以亂民則凡立心處事任

人行政不可不體天之心法天之道矣故揭出聰

明二字聰明者無不照察之謂也天惟無不照察

故下民無不服其公人君所爲一不如天臣無法

守而民莫適從矣故天子者必與天爲一要與天

爲一必時時遵奉爲成憲而後可故下時憲二字

重訂書經彙纂卷之六

七

時字不宜作是字解敢問高明

憲天聰明固君人一件極大事然不可看得太難

了就以本文論一言動一命討一任人一應事接

物一治民事神莫不有个當然之理在我但每事

求明其理不敢踰越這便是極聰明處此間不知

理會惟任已私爲之甚或自作聰明曰我能照天

下燭萬物此是極不聰明處可謂時憲乎時時存

想動與理俱則憲天聰明之實也

張子曰天無耳目心思而其視聽也過於耳目心

思此語極說得好今人不聰明專爲耳目心思所

累耳惟聖人不徇已之耳目但以天下之耳目爲耳目不徇已之心思但以天下之心思爲心思則至聰至明自然與天合德矣舜典曰明四目達四聰此不徇耳目心思之說也此聖人之事也故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臣與民不同同此天也天之所在臣不能違而況於民乎欽若者欽其時憲而罔不若也從父者從其時憲而罔不父也

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

書經卷之六

言以悅人而起羞在是甲冑以衛身而起戎在是衣裳命有德而輕予不可干戈討有罪而輕動不可此四戒不可不慎也信於此克明其理則言動命討乃罔不休然而悔患將不可免也朱子曰四句皆是審底意此審字下得極好

人君發言處事莫先於口次則其所以防身者次則其所以令人討人者故其序如此

自謂聰明者多明於人而暗於己故先從惟口起羞等說起

君之尊天也其威雷霆也一言人誰不懾曰起羞

哉然亦顧其理何如耳如悖於理民有違言矣羞孰有大於是易曰危以動則民不與也此起羞之說也舜命禹以惟口出好與戎終說告高宗以惟口起羞始言重於君蓋如此

甲冑是平日自衛的干戈是有時加討的燭理而無所蔽曰明當理而無不宜曰休克字乃字宜細嚼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

首句是提撮語見官爵不可不慎也故緊接官不及私昵云云

書經卷之六

初命任事曰官實授等秩曰爵官是人工與人公做的加之私昵便不是天了爵是天命用榮有德的加之惡德便不是天了所以兩致不及之戒曰惟其能惟其賢見非其人之賢能必不可輕與也語極斷而嚴

記曰論定而後官之任官而後爵之又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通本於此

如漢武欲寵李姬以庸利爲貳師將軍是官及私昵如操莽溫懿皆承九錫之命是爵及惡德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

此動字包得廣凡動無不加之慮慮必主於其善而動又皆協於其時此動之所以與天俱也善字時字通重看而意實串下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

病在右字矜字上謙受益滿招損時乃天道有止矜而能保其善與功乎喪是喪其已成者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

此事字所該其廣凡人以為事便忘其所當備者而患隨之矣惟事事其事則事為之備即有倉卒

章訂書經集解卷之六

可有備而卒無患也上事字宜着力讀

無啟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寵原不是正理啟寵倖之門則邪嬖競入始焉恃寵而取憐終將挾恩而不顧所謂近之則不孫者其所自致也故下个啟字納字唐藩鎮宦官是下稍陵夷之可鑒者

過是無心之失知過而速改何至於非惟耻居其過不自承認將從此益加功焉是為作非耳耻字作字一氣下此自以為是不認過而明白為之者不是文過而遂非細詳本文自見敢問高明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前所陳通是時憲事然究竟本原只在君心耳君心得止自然不役耳目不累心思所存莫非天之則所發莫非天之時蓋未有能澄政事之源而不善政事之施者故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此醇字是醇和之醇與純字稍別

子曰居之無倦行之以忠又曰居敬而行簡統是此居字欽厥止安厥止二義皆足以發

細玩此惟字解作思惟之惟語有着落然通篇俱用惟字文法恐不可獨異

章訂書經集解卷之六

騷于祭祀時謂弗飲禮煩則亂事神則難

論憲天聰明歸到攸居處可謂本本原原無復遺論矣乃騷祭一節固其用情之特厚者耳何特舉而正之蓋天理自然之中毫髮不可過也過則違天之則神所不享矣故高宗之豐於昵也自以為為飲而說謂弗飲且曰禮煩則亂事神則難蓋因其失而正之使即此以推無大無小無內無外無遠無近一以天理為則而無敢疏數厚薄於其間也此是傳說極善啟沃處

高宗有騷祭之失說明白指言之然所謂騷與弗

欽未明也故緊提禮之一字曰禮便有毫髮不可
缺欠處有毫髮不可煩數處煩則褻瀆鬼神反爲
擾亂矣其曷以致神之歆乎曰事神則難謂難於
受福也所謂弗欽者蓋如此此以下二句中明上
二句註將上三句分解下一句總承非本旨收問
高明

煩則亂是謂黷而弗欽記曰祭不欲數數則煩煩
則不敬本此

高宗望傳說啟乃心沃朕心故傳說罄胸中所有
悉陳之言言箴規語語藥石所謂啟沃者盡是矣

重訂書錄解題卷之六

主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聞于行

語意雋永曰旨啟沃盡善曰良服則服膺之服也
有行意在

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工忱不艱允協于
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

此當重看一行字尤重在忱字允協字知言之旨
非難躬行其言爲難然在王加之意耳實加忱信
則實見諸行有不難者矣如是則實與先王之成
德有充協爲一者是則所謂實知也所謂實行也
所謂實欲聞言以圖治者也此時不言說有厥咎

耳倘有不行不忱不協是爲徒知也言亦何爲哉
說此言極喫緊極剴切

前篇專學高宗之從諫此篇深責高宗之躬行下
篇力勉高宗之師古總之則輔成君德也君德成
治道舉矣蔡氏分爲治之要爲學之說愚所未解
說命下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遜于荒野入
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

高宗敘舊學于甘盤便見少時卽志於學但既因
甘盤遜去宅河徂亳莫知所終故不得繼學以終

重訂書錄解題卷之六

主

其志耳既乃乃字正指甘盤言文理極順無逸謂
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蓋明白使居民間習知
稼穡之艱苦耳非藏隱姓名若後世田法章之所
爲也且習勞於下正學之所在何謂廢學而終無
顯明王方麓嘗有辯

厥終罔顯云者甘盤遜去荒野或云入宅于河又
云自河徂亳莫知所終耳

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
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

初時學于甘盤便志在帝王嗣失師資是志爲莫

竟耳今幸遇說則此志庶繼其可成矣故聖訓
于朕志必交修而罔棄也

酒醴和羹日用飲食所不可缺者酒非麴蘖不成
羹非鹽梅不成君德非賢人君子之訓不成故舉
以爲切喻

交修二字恐非苦甘鹹酸之說人君之德由內及
外自小及大其所藉以交養者不一矣專其內或
遺其外重其大或遺其小舉其偏或遺其全皆非
所謂交修也惟一一詳示而又一一責成真若麴
蘖之於酒鹽梅之於羹無所不佳而又無所不致
是爲交修耳可否相濟之說愚所不敢取也敢問

高明

罔予棄緊黏交修說而實起克邁乃訓句蓋傳說
之意惟恐高宗之不行故高宗認說已實能行之
必交修予而罔予棄也曰克邁何等擔當直任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
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遂志務時敏厥修乃
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教學半念終始典于學
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

此四節時說謂求多聞不如學古訓惟學須遜志

時敏又須允懷于茲然學以修已教人爲全功故

須終始典于學然所當法者又在先王之成憲愚

竊以爲未然多聞亦學之事也學非師古何謂真

聞故云學于古訓乃有獲又云事不師古以克永

世非說攸聞此總說得個學必師古耳然非遜志

時敏可謂學古乎安望厥修之乃來也自非允懷

于茲可謂遜志時敏乎安望道積于厥躬也易爲

允懷凡人所以教我者只啟發得一半強半在已

之自力自非終始典于學可謂允懷于茲乎安望

德修之罔覺也故學者必遜志時敏必允懷于茲

必終始典于學是謂真能師古者耳然古訓豈必

遠求哉先王成憲具在也凡事無不監焉如見于
羹如見于牆則德修罔覺而永可無愆矣監成憲
是謂師古永無愆則可永世所謂學于古訓乃有
獲者蓋如此彼逐段分截至將教人插入修已內
又提監先王爲一事則學古之謂何學者但細將
事不師古併監于先王成憲前後咀嚙則所謂學
古訓者自得之矣又細將遜志時敏允懷終始宇
義咀嚙則學之漸入佳境亦自得之矣敢問高明
說曰王人求多聞節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六

十五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六

十五

傳說見高宗猛求乃訓建事之心太急故從多聞
建事引到學古處蓋今人之聞識總不若古人之
作為試觀謨訓所載那一件不中義理之則王者
學此而有味焉心胃自然日益開智識自然日益
長義理自然日益精修身治天下隨施而輒有效
卽此便可以永世反是則匪說攸聞蓋甚言事不
可不師古也所以多聞建事者須進而學于古訓
二事字正相應

古人之訓如精一執中數語可以治一時之天下
可以治萬世之天下永世之憲莫良於此乃有乃
字宜細體有獲者有得於吾心也有得於吾心方
合天下萬世之人心所以克永世

惟學遜志三節

惟學緊頂學古來學者患志不謙抑功多作輟謙
降其志常歉已之未能而時務敏求惟恐力之不
及則厥修自然有得如水之方來而未艾矣然此
非可以一二求也又非可以日月計也此心所懷
允在於茲而不舍則愈遜而愈入愈敏而愈進愈
修而愈不窮道之方來將日集於厥躬矣然其學
于古訓也須教者之發蒙而其務為敏求也在學

者之自力敦與學蓋相半焉所謂允懷者此心此
念終始典于其學則乃來者莫知其所以來積躬
者莫知其所以積厥德之修自日進於高明廣大
而罔覺矣學到罔覺處是謂學古之有獲也然古
人之訓豈直言訓而已哉惟先生成憲具有訓孰
有大於是我取其所以行者審視而力行之則自
今以往永無過差所謂師古而克永世者信乎其
非誣我也高宗以交修望說傳說以自修責君厥
修乃來厥德修罔覺二修字正應前交修一修字
實見諸行曰道實得於心曰德先道而後德者謂
行道而有得於心也究竟只一德字耳故始曰厥
修後曰厥德修

遜志務時敏一申下然有感奮於一時者故又着
允懷于茲句允懷卽是念然不持之於有終非允
也故又着念終始典于學句
來如水之方來積如貨之充積罔覺則大而化之
之地莫知其所以來且積也

惟敦學半一節申瑤老日講主愚所解

無愆便事事中理可爲萬世之法程矣臯陶稱舜
亦曰帝德罔愆周書曰咸以正罔欽罔愆罔缺是

極難事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又列于庶位

君實有師古永世之意則臣可欽承此意進賢以夾輔矣此是傳說貴成高宗語要體得活若註高宗之德苟至於罔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廣求俊又列于庶位不亦晚乎且此則安見其交修也蔡氏此篇註大抵俱欠融脫

前篇高宗云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君知進賢之在任相也此云旁招俊又列于庶位說亦知相職之在進賢也此是相顧語

東坡書集卷之六

六

式克是實能之辭欽承是敬應之辭言君能如此其實修臣可如此其交修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

當時海內聞高宗得傳說之奇皆有快觀太平之意故高宗將此意風動傳說令其必為伊尹輔已必為成湯也大意俱在下風是風動之風言海內之企仰皆汝說之惠然肯來有以風之也則所以答其望者宜何如

股肱惟人良臣惟聖

從諫則聖惟聖時憲傳說以聖期其君故高宗亦

以聖自期待喻曰股肱惟人良臣惟聖君之所望於良臣如股肱之成人者然非直舟楫霖雨旒葆鹽梅而已者必如阿衡左右厥辟是為股肱惟人故下緊承說先正保衡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耻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作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作字重看成湯固聖敬日濟然非得伊尹表正建中之治亦未能若此之興起也予弗克俾厥后云云正是其作先王處

東坡書集卷之六

九

尹思堯舜其君便思堯舜其民其心愧耻句極重到功格皇天纔慚得堯舜其君之心

功到於格皇天可謂明著矣高宗要傳說亦若是輔佐亦到格於皇天處是為明保耳前云交修聖其修台德以基治此云明保望其修台德以格天是前後相顧語

高宗恭默思道思為成湯思得伊尹以輔佐也故一得傳說望其交修明保曰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后必得賢而共治非賢不乂也賢必得后而受祿
非后不食也其兩相待如此蓋亦甚難矣高宗得
傳說非千載一時乎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固
傳說之事也傳說之責也所謂罔俾阿衡專美有
商者蓋如此

前曰迪高后以康兆民矣茲曰克紹曰永綏則非
止迪且康而已也高宗實欲爲成湯也如此

在君有專責在臣有對揚若曰克紹先王永綏兆
民君之命臣者至矣臣當罄生半竭犬馬凡可對
答顯揚大君之休命者無所不爲耳對答處便是

讀書雜誌問答之六

十

顯揚處分訓對以已揚於衆恐不其然敢正明者
再按三篇中似有論及政者矣有論及學者矣然
政與學非二也學卽學爲政政卽行所學也故舉
惟口啟羞七節似專論政然慮善以動惟厥攸居
可謂非學乎人求多聞四節似專論學然多聞建
事監于成憲可謂非政乎古人只知一个德字不
分政學二字故高宗亮陰弗言恐德弗類其得傳
說而命之也但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說復高宗
亦云允協于先王成德後又云厥德修罔覺高宗
亦云四海之內咸仰朕德蓋古人但知修德則學

不容已政卽舉而措之耳時說何段論治何段論
學何段兼治兼學皆非愚所知也收問高明

高宗彤日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

宗廟之中野鳥忽入鳴於闕耳豈不是異然要知
天心仁愛賢君故不待其過惡之積出災異以示
絕一監其失卽顯出此變異以示儆也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高宗資極高明惟豐于昵一節是其情之偏處故
傳說有黷于祭祀之親祖已有格王正事之訓

讀書雜誌問答之六

二

高宗嘗事學問矣無大非惡如他君也然一念黷
祀以祈年則亦其心之非處忠臣必防其漸大人
惟格其非不先格其非而正其事可乎故祖已先
自忖以入訓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
非天夭民民中絕命

五子同姓之臣故不斥言君而言予微子亦同姓
也故不言斥君而言我祖已異姓之臣故不斥言
君而言民

曰惟天監下民便見公平正大一無私意於其間

典厥義者惟義之是主也義則順天不義則違天故降年有永不永耳永年以義何事於禱不永以非義自絕禱亦何爲詩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此之謂也

義字所包甚廣但不務民義而務禱祠卽行之非義處所謂非心也先格王者格此非義者而已知不永之爲中絕則知永年之爲迂績矣迂績在義不在祠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惟天所典在義不義便不若德了然不義可改也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六

其

明知而不改便不聽罪了然天心仁愛未必卽棄其人也降之災祥如符信而告之蓋將以正厥德耳於此之時卽恐懼修省猶恐不能回天之譴也乃可曰其如台何哉高宗黜祀之意全在祈年以永命不知此卽陷於不義了祖已欲先格其非故首揭一義字見惟義乃是德不義卽是罪又以孚命告全是正君之德不可不速自省改也此極得先格之肯綮

正厥事必先正厥德是爲先格

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

此明白指王之失正之王司敬民緊頂上文說天

監下民在義王司敬民則亦民義之是務耳不在鬼神之瀆也况祖宗罔非天胤典祀不容厚薄其間豐于昵何爲哉敬神則不必淫於祀典祀又不宜豐于昵若王所爲是一舉而兩失也能無孚命之告乎然則王今宜如何一求諸義而已矣

敬民敬字重君

通篇專重一義字理所當行是也知得義不爲非義矣孟子曰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君義莫不義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六

其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西伯原無利商之心但下國無道皆起於天子之失御一秉天道以戡亂其勢將日嚮於隆一縱暴虐以逆天其勢將日趨於亡則祖伊之所恐耳恐而奔告其情亦迫且切矣然未嘗一語及周乃知周德之爲至德也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奔告而亟呼天子若籲天而必求其聽也天既訖

我殷命全於格人元龜罔敢知吉上見得先王在天之靈無日不照臨於下豈不欲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無度用自絕於天命耳自絕正應上訖字紂惡質盈只淫戲二字可以包得

格人明天之理元龜紹天之明不善必先知之所

以罔敢知吉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勉率典
天棄緊承自絕說重看一故字不有康食三句一串下饑饉荐臻便下民流離父子不相保矣便竊討苟活不畏刑戮之及矣蓋未有不康食而能虞天性者未有不虞天性而勉率典者此正天棄我之實處全本淫戲自絕來

率循爲憲典曰率典

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天與人一心天怒便是民怒處故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云云蓋速欲殄虐我之讎深疑注撫我之后而謂今王之無如我何也民情如此天意益可知矣祖伊謂天訖我殷命者蓋如此其意懷其詞直聞者宜覺有悚懼之心而紂蔑如焉所以其

亡不可救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天子誠天之所生矣天之所命矣然命之撫綏乎命之淫戲乎淫戲自絕猶云有命在天此之謂昏主也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觀泰誓等篇數紂罪惡真衆多參列在上天必不汝赦者乃猶責命于天耶所謂彼昏不知者殷喪在旦夕間指乃功狀不無戮于爾邦可謂有命在

天乎指乃功正照乃罪多參在上句蓋所作口甚

則所參日盈恐不止僅喪而已者厥後秉旄挾鉞懸之太白其指戮之明驗乎說者謂紂罪浮于桀罰亦過于桀其然矣

功以事之所積言善狀曰功惡狀亦曰功呂刑云惟府辜功

祖伊世臣故進而顯諫無顧直之忌反而私議無譏謗之嫌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

陳于上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

呼父師少師便見家人父子共遭此家難當若何其爲計也與異姓遭喪亂者不同

其弗或三字俱有意前此猶望其或治今其弗可復望也語似淺而意實深

底致也遂成也二字宜重看微子謂我祖開創時竭盡精神勞費心力底致而成遂乃得陳列功德于上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其興也甚艱而其敗也忽焉良可痛也二用字皆罪其自作

亂字照底遂字看敗厥德于下照陳于上有一則

底遂而始陳一則用亂而卽敗

厥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先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

殷民無小無大無不好草竊姦先蓋上有好利之君下必甚焉無怪也卽上而卿士亦皆相師非法

上下容隱凡有辜罪乃罔恒獲蓋上有逋逃之主雖欲行其法有不可得者亦無怪也由是小民無所畏懼相凌相暴彼此讎敵且方興而未艾焉綱

紀蕩然殷其淪喪無復可濟者矣不猶涉大水其無津涯者乎思我殷創造若何底遂乃喪亡遂越至于今日乎微子上陳祖烈下述喪亂語語酸鼻真是宗臣之言

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老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隲若之何其

再呼父師少師云云蓋謂紂發狂暴老成皆遁朝無其人惟我二三宗室在爾更無所指示告予顛隲則大厦之傾無一木之支矣若之何其蓋深悲其無可復存之理也此語較上尤切痛悲哀

罔念作狂悉從沈酗中發出使人不敢嚮邇吾家

耄老非一日所培養者亦皆遜于荒野其光景何如見非我宗室之指示則更無一之可望也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微子呼箕子比干箕子答而比干無言者心同於箕子也

箕子無可罪故歸毒於天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見今日之事皆天數如此不然而胡其沈酗之一至是乎自此以下語語答應微子而皆有甚之之意

箕子無可罪故歸毒於天曰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見今日之事皆天數如此不然而胡其沈酗之一至是乎自此以下語語答應微子而皆有甚之之意

紂方與沆醕于酒就直到小民方與相為敵讎二方與字可玩

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

君雖尊然必有所當畏者罔畏其所當畏則肆無忌憚凡老成之謨訓悉視若仇而咈逆之矣老其不遜于荒乎咈之一字最惡而所為咈者通從罔畏畏來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是其罔畏畏處

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神祇之犧牷牲公然攘竊而莫究將食而無災豈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六

宋

止草竊姦宄而已哉此本夷居弗事來又由為述逃主而法不可行也

降監殷民用又讎飲召敵讎不忘罪合于一多瘠罔

詔

用又讎飲云者用又之法以為飲明知此飲之為讎而必取之也敵讎卽上相為敵讎者此等豈是良民乃召取為羽翼日進而不怠焉既如此其讎飲又如此其召敵讎以為助上下同惡相濟寧復有哀窮瘠而為訴者乎故云罪合于一多瘠罔詔訓讎飲者云若仇敵拊飲似多一若字訓詁

者云上以讎而飲下則下為敵以讎上則罪合于一將君民共分之乎此於書旨大悖不敢從敢問高明

賦飲亦撫字中一事不撫而飲分明是讎却用个題目去橫取是用又讎飲相凌相奪的敵讎於法最宜創治乃不創而日召取之助我讎飲是召敵讎不怠上以此飲民又召其助飲者為是上之罪下以此敵讎又出身以助讎飲為是下之罪故曰罪合于一

微子但說小民方與相為敵讎箕子答敵讎起於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六

宋

讎飲而終且召助讎飲焉是甚之之辭

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隤

商今其有災緊承上說見事勢如此其災其淪喪必然無疑者

有災我興受其敗辭不得淪喪我罔為臣僕改不得此箕子以義自決處若微子則有出迪一着我

舊云以下正中其必宜出意蓋義在存示祀非為微子計也故緊接自靖人自獻云云

微子所謀在宗國之顛隤箕子所謀在宗祀之顛

隋蓋宗國已必淪喪徒與俱亡無益也無已其存
宗祀乎此是箕子以義詔微子處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遜

重看二自字一人字靖卽潔清之極獻卽獻其所
爲自靖者然中着人字者何人皆先王之裔也汝
做汝的事我做我的事人人歸到心無點汗人人
將此以自獻於先王則人之心盡矣人之事畢矣
我不顧行遜者有顧則難遜而我則不顧也此箕
子之自靖自獻處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於自靖人
自獻五字得之

重訂書經義問卷之六

辛

微子痛殷之將亡謀於箕子比干箕子答而比干
無答孔氏謂心同不復重言是也其後比干諫死
箕子爲奴迹稍不同然比干豈以死沽名哉所以
諫者庶幾紂之改悟耳紂不改而言益切故殺之
耳箕子初心亦豈欲隱晦以偷生哉史記載諫而
見囚則亦未嘗不諫也惟偶不觸紂之惡特囚之
耳佯狂爲奴庶幾君悟之萬一國尚有其人耳易
稱箕子之明夷曰明不可息也其知箕子之初志
哉若微子因箕子之詔出廹遠遜直至武庚叛誅
始出受封其命詞曰修其禮物作賓王家則抱祭

器歸周之說蓋相傳之訛也微子豈肯爲此哉以
此知三人之志皆分在必死初無異同之別也其
究特各有所重而稍異耳讀其書者宜尚論其世
而知其心

重訂書經義問卷之六

辛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十有三年斷自武王卽位始非連文王九年笑

大會于孟津便可卜人心知天意矣不然卽有招徠能若是其齊一乎

諸侯不期而至原來聽命於周故武王明發誓以齊其志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章句書經集解卷之六

卷三

此是極大道理極大議論君不知此理便失天所以立君之意不可一日居民之上矣

萬物受氣於天受形於地天地分明是箇大父母

人雖同生於萬物中然得形氣之正且秀心含靈覺爲萬物之靈又有一人焉得其秀而最靈天性

聰明超拔於等夷之上衆便推以爲長爲君而作元后然元后之稱豈徒然而已哉天地能生萬物

而不能爲萬物立命也能生萬民而不能爲萬民立極也饑則元后食之寒則元后衣之疾痛困苦

則元后撫摩鞠育之真如父母之於子一般非可

逸豫於萬民之上者此天所以立君之意民所以

望君之情凡爲君者皆不可不知也今紂之爲君何如哉此弔伐之師所以不可不舉也須重看末

一句前後父母字正相照

亶聰明是就性生者言然元后須常存此聰明善用此聰明而又克擴此聰明惟天聰明惟聖時憲

常存此聰明也毋作聰明以亂舊章善用此聰明也明四目達四聰克擴此聰明也此俱本文外意

偶發之

亶聰明作元后是自然辭不得的元后作民父母

章句書經集解卷之六

卷三

是真實誘不得的不父母而秦越而仇讐是極昏愚之人也是獨夫也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

弗敬二字串緊顧上文說見不能作父母不可作元后也下文乃其實事

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下爾萬姓焚炙忠良剝剔孕婦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紂原是乖覺的只緣沉溺於酒色便將天生的聰明都昏塞了所以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其延禍何

如官人以世其流毒何如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是尚其殘害何如若焚炙思良剝剔孕婦則其惡又有不可言者皇天能無震怒乎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不能不命之文王矣

酒用簡沉字溺於此而不出也色用簡目字昧於此而罔覺也此是暴虐的本根暴虐曰敢行則肆無忌憚殘害不可勝言矣只此二句便可盡得紂之罪惡下文蓋不過歷數之耳

論涉之德首曰不遜聲色論紂之惡首曰沉湎冒色茲可爲萬世之勸戒

重刊書經是問卷之六

四

侈服分明是侈其衣服畢命云怙侈滅義服美于人是明証將服字解作事字非也

紂亦人耳此云焚炙忠良剝剔孕婦後云斷朝涉之脰剖賢人之心獨無人心至此哉太白之懸時乃天道

命文考將天威非武王飾說皇天震怒獨夫則必眷求一德當時舍文王誰命哉惟文王至德不忍加故大勲未集傳之武王守文之德直至大會而後舉耳

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

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祗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

觀政是十有三年以內事以爾友邦冢君云者同爾衆以觀之也正見非富天下意

觀政猶望其悛也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祗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真所謂怙終罔悛者

侮卽威侮五行之侮夷居弗事遺厥弗祀是其侮之罔懲處罔懲與罔悛正相應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重刊書經是問卷之六

天佑下民則作之君師作之君師則克相上帝此天人之交成處寵綏正克相事蓋天之心無日不在安斯民也有罪二句重討罪邊討有罪所以安無罪也天佑下民則命討之際自有中則安敢過越其志乎武王此言直是任弔伐之責言非敢以已私意行於其間也

照下看君有王宰天下意師有表正天下意王宰表正是所謂寵綏也二作字正照篇首二作字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

三千惟一心

引兵志語一直下重德義二字受有臣四句緊頂德義說見今日之舉德本救民義在誅暴此我三千之戮力而彼億萬之解體也力且不同云云似未得旨請正高明

同力則度德而同德則度義力非所尚也今日之事誰德而誰義乎觀億萬之離心三千之一心則德義俱在我矣其旅若林何爲也

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貫是繩貫之貫孔氏正義俱謂惡貫已滿是

重訂書經是問卷六

照上有罪無罪看商紂惡貫已滿天固命武王誅之也不誅則縱惡違天矣罪不與惟鈞乎此武王明已必往以承天意

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夙夜祗懼懼縱惡以逆天命也故受命文考告天地神祇率衆以底天之罰祇懼二字重看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當時商紂肆虐民如淖溺於泥塗中罔不欲去汙

濁復遊清平之世皇天降視下民宜必深加矜憐

有不從其欲者乎故武王貴望有邦御事者弼予一人永清四海且曰時哉弗可失蓋謂天有矜民之心民有永清之願皆在此時不可重違之也此時字是天人責望之時非機會可乘之時要認得明尚字是責成語不作廢幾解

永清云者誅此一汙穢俾後人重爲戒而永得清平也

此篇總重一箇天字商受罪惡在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故說皇天震怒說肅將天威說天佑下民說天命誅之說底天之罰說天矜于民

重訂書經是問卷之六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群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言

曰次見無急進之意易曰師左次无咎善其次也曰畢會見有遲待之意樂記孔子論武曰久立于綴以待諸侯之至也善其待也

師在拊循故曰徇諸侯至者大抵西土爲多故曰西土有衆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棄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
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吉人四句與孽孽爲善爲惡意同是起商受力行
無度句天下何事無法度無度不當行受且行之
加力犁老動循法度拂逆而播棄之罪人動違法
度主數而昵比之所縱者淫酗而所行者暴虐臣
下有不齊化而爲不善乎朋家作仇脅權相滅蓋
不止相爲敵讐而已者哀哀無辜寧忍荼毒呼號
上天穢德彰聞其可復君於民上哉此段統舉商
紂之無道見弔伐之師之不容已也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六

文

播棄老昵比罪人本力行無度來淫酗肆虐即
上篇沈湎日色敢行暴虐也紂惡總在淫酗二字
故再三舉之

臣下化之化其淫虐也朋家立黨以相仇本是極
不好事且作用是革各脅權勢以相傾滅其毒
流無辜何可勝窮故承說無辜籲天穢德彰聞
朋家作仇二句合微子篇小民方興相爲敵讐及
召微暨不怠語互觀自見其毒流下民處

惟天惠民惟辟奉大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
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首二句是一篇大主意卽三篇通是此意觀惟天
地萬物父母及天有顯道等語可見

天心只在惠民大君只在奉天弗克若天便失爲
君之道而降黜所必及矣故武王擬紂於桀而自
擬成湯之弔伐

若字重看天意欲如此夏桀故如彼如此則流澤
如彼則流毒天忍毒斯民乎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固理之必然耳

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諫誦謂已有天命謂
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鑒惟不遠在彼夏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六

文

王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觀湯誓等篇云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云有夏
昏德民墜塗炭云矯誣上帝以布命于下云夏王
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則夏桀之罪亦甚矣
然焚炙剝剔斷脰剖心種種兇惡非人所爲者桀
所未有也論紂罪惡真是上浮于桀

剥喪賊虐全本其心之如忌弗戾來是爲內惡四
謂是其心口之自謂不在於言也厥鑒二句說夏
桀是箇樣子天其以予乂民意謂天之命予亦若
湯耳夢卜非以利商天意似不可違而人謀或恐

未協乃精誠形於夢吉兆又形於卜則戎商可必其成功矣此武王之以天自決處

天子誠天所命矣然不敬其曷以承之使神虐民正是不敬天命處

惟敬可行於天下萬世紂謂敬不足行者若曰雖不敬我亦行得去所以說祭無益暴無傷也

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曰夷人便見不遠亂臣遠甚矣然則雖有周親豈如仁人之能安天下乎究竟親戚叛之周親亦非

重訂書經疑義卷之六

學

我有也仁人繫承同心同德言即亂臣之別稱耳忠賢字面不必用

人惟此心此德耳離心便離德同心便同德同德便是仁人

上篇云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見得其旅若林非所用也此云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見得其龐

百億非所持也總是衆叛親離一段光景所以說戎商必克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天視聽以民則民情所在即天意之所屬也今日百姓何如其責我而朕可無往乎必往與上必克正相應

成湯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今朕必往武王曰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聖人身任天下之責皆如此

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此一節是今往之辭見如此其奮武專在取彼凶殘以安天下耳所以說于湯有光

湯伐桀何利於夏哉出斯民於塗炭耳武伐紂何利於商哉拯斯民於水火耳心事俱青天白日故

重訂書經疑義卷之六

學

特下箇光字曰于湯有光即重華協帝之謂非其光更有加于湯也

盤庚云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則成湯有靈必不忍紂惡之毒天下也武

王所贊於成湯者正在此心之同

嗚呼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此非懼己之弗克也懼弗克之反爲民禍也蓋當時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其望救之心亟矣全賴此

舉以救援耳脫一不勝而封惡之肆於民又不知
當若何者此其憫民特深故以罔或無畏寧執非

敵最又以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勸

以我之同德往視彼之離心或無畏焉其情也故

丁寧最之曰罔或無畏則終無可畏曰寧執非敵

則終非我敵

百姓懍懍二句從蔡註爲長

亂臣已同心同德矣又勸其一德一心此是聖人

之心

立定厥功者立而定其功言必不爲再舉也

禮記書經卷之六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土王曰嗚呼我西土

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

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民

徇是師至而拊循巡是師行而傲視

天之所示人者昭昭此常道也而類聚群分却各

有條而不紊此其彰明較著人孰不見之而人孰

能違之惟受狎侮此五常自荒自怠而不知敬則

綱常淪斁於其上分明自絕于天而結怨于民其

何以君天下此弔伐之師之不容已也自絕結怨

詳於下

在天曰顯道在人曰五常

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便見此道明白付與於人

而君爲綱常之主尤不可不先明於其上也湯誥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正是此意

舜察於人倫湯肇脩人紀總只將厥類之惟彰者

彰之而已

在天曰顯道在人曰五常昭布森列何可弗加之

敬彼存一狎侮心卽有當行的都將荒廢了卽有

禮記書經卷之六

當持的都將怠慢了肆無忌憚全不知敬若下文

所爲豈成人道豈知天道豈知所以牧民之道所

以自絕于天而天不佑結怨于民而民弗與也曰

自絕見絕不由於天曰結怨見怨不起於民

斷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

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郊社不脩宗廟

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

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

斷脛剖心從無此刑況加之無辜之涉有德之賢

乎其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又當何如真是無人心

者

尊貴而親信之曰崇信自古無道之君未有不始於親小人者故數紂放黜等惡必從崇信姦回始崇信姦回便放黜師保便屏棄典刑便囚奴正士甚至郊社不脩宗廟不享惟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矣外任儉小內作色荒寧不致上帝之怒而結下民之怨乎故曰上帝弗順視降時喪

愚詳視降時喪是民皆視願其降喪也祖伊云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正此謂也敢正高明

重刊書經集解卷之六

天弗順而降喪今日之師非恭行天罰乎故願諸君子之孜孜戮力也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讐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讐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讐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上節數紂罪惡期將士之戮力此節是申著其罪惡願將士必奮武勇以殄滅之也時說將自絕結怨分作二節解非是

首二句重看二則字撫則后虐則讐此受稱獨夫

也獨夫大作淫威孤人之子寡人之妻獨人之父母真是民之世讐除惡務本今以爾衆殄滅乃讐可弗各效其果毅乎迪果毅全是要誅首惡前篇云取彼凶殘正是此意

爾乃迪果毅以登乃辟正應爾其孜孜奉予一人句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文王之照臨無他全天之顯道以示人而已詩曰

重刊書經集解卷之六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光言其爲昭顯言其特著就遠近言之耳若文德之照臨無異也

天人所共與者明德之君照臨則多方歸之矣誕受多方正是天命之有屬處此今日之師之不容已耳時說將照臨爲盛德誕受爲大業可哂

予克受六句雖似稱善歸過兩平然意只重在必克耳若曰以文考如是之照臨如是之誕受而有弗克者乎弗克則小子之無良耳然此理之所必

無者迪果毅以登乃辟此爲拳拳

董氏鼎曰武王數紂惡發舒萬民之氣誠然哉
前篇以成湯終見成湯在今日當必爲此舉是明
萬古之大義此篇以文考終見文考在今日亦必
爲此舉是成一家之世德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
右秉白旌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
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
庸蜀羌鬻微盧彭濮人稱爾弋比爾干立爾矛予其
誓

重刊書經疑問卷之六

果

杖鉞乘旄以麾有必取凶殘意

逖矣西土之人是慰勞行役語及其發誓則先友
邦冢君次御事諸臣又次庸蜀羌鬻微盧彭濮人
序列若是其肅齊稱弋比干立矛器械若是其具
舉斯可觀軍容矣而敢有譁然不聽者乎而敢有
聽不恭命者乎

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
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祀弗答昏棄厥遣王
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
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

己

紂始終罪惡只在嬖幸一姐已故首舉其罪在牝
雞之晨

易家人二五有君后之象子曰假有家便見有
儀刑之義二口無攸遂在中饋便見無以成之義
此家道之所以成也陰陽反常奴孽自作時有不
底於滅亡者牝雞之晨性家之索其可爲萬世之
國鑒亦可爲萬世之宗鑒

重刊書經疑問卷之六

地

受惟婦言是用則心志惑亂昏亂不可勝言
矣故紂雖兩節昏字皆實紂而不可不察其宗族
而不親忠良誰爲之效用哉但是多罪逋逃實緣
於內主而巧中於外遂故是崇是長是信是使甚
或是爲大夫卿士柄政以肆凶殘有權以相傾軋
耳此其流弊何如者所以于天之罰不可赦也

崇是尊崇長是長養信是親信便是任爲大夫
卿士則不特崇長信使而且加寵任之也

暴虐者中多姦宄姦宄者外必暴虐論其作用則
分貼于百姓商邑再斃竟則同惡相濟之人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
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

止齊焉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如弗逐克奔以役西土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幾

行天之罰上加箇恭字見今日所爲一祇承上帝之心以戡定其禍亂有不敢輕易焉者所以既戒其輕進又戒其貪殺戒其殺降也真是王者節制之師

非無步也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非無伐也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非不桓桓之尚也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知而弗逐克奔

焉進中有退攻中有守齊擊中有招納仁義節制所以無敵于天下

連下三箇勗字終命之曰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幾誓命亦嚴肅矣哉

於甘誓見車攻之法不尚於說遇於牧誓見步伐之法不貴於倖功所謂堂堂之陣正正之旗也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七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武成

此當參泰誓見牧誓看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

舉事貴早朝故皆言朝

步是步輦曰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便見堂堂正正爲聖人大公至正之舉

曰征有正天下之義曰伐則明其罪而伐之也詳在下

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爲天下逋逃王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

武王不得已而興師全在此一節見得

盡其罪而數之曰底不底其罪則無以明已之伐也紂之罪惡本神人所共知神人所共憤必若云者祈神之我祐一舉成功出斯民於水火之中也

重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句

告皇天后土而出過名山大川而祭告祭不同時而祝辭則一也

曲禮諸侯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今外事也故自稱曾孫耳有道本父祖而言聖人必不自居於有道也周王二字係史臣追增

將有大正于商是本旨正則民安不正則民受其毒若受暴殄害虐爲逋逃主萃淵藪其可以不正乎哉獲仁人承上帝以遏亂略正舉義師以正其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七

二

不正事此華夷罔不率俾也然多助在人而默祐在神故祝有神克相以濟兆民無作神羞蓋惟恐一舉而不勝非特無以濟民而反激不仁之暴怒貽兆民之深禍也

暴殄人物所該甚廣害虐烝民則尤其甚者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流毒無窮則又尤其甚者

多罪逋逃不容于世而紂主匿之若淵藪然何也此輩竊攘必先有所獻也相爲敵讐又因有所利也膺上權勢善爲何察巧爲規取必又有所附益于讐歛之外也鹿臺鉅橋皆藉于此能無崇長信

使俾爲大夫卿士乎哉此其流毒有不可勝言者故牧誓武成數紂之惡皆以此爲結局

濟兆民全賴仁人之助故泰誓云不如仁人此云既獲仁人

略字細看紂爲不道而又崇信逋逃日講求所以謀利之方日布置所以盡利之術不知其略將至于何所茲舉義師克正之俾其亂略不得復行也故特下一遏字

既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七

三

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標杆一戎衣天下大定乃反商政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

俟天休命向作雨止畢陳解似小樣蔡傳訂作勝商之命亦較多一勝字照下天休震動句當是俟天命之自至耳敢問高明

紂之殘虐不特見于平時卽行師時驅迫平民居其前黨惡居其後此豈有人心者哉我武弗迓克奔既開納降之路而前徒不忿乃爲倒戈之攻是

一戎衣天下大定言師不勞於再舉也結上局乃反商政以下則其所為安輯之事也

反商政是反紂之政與除秦苛法同政由舊是出湯之政與續禹舊服同

紂惡之甚在崇信奸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前徒倒戈已將奸回殺盡故武王一下車即釋箕子之囚封比干之墓式商容之間以舒正人之氣

鹿臺鉅橋紂藏富以為萬年之積周大賚以得萬姓之心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可

為明鑒

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

武非聖人之得已也自商至豐即偃武為修文計將馬牛歸放示弗復用茲可窺聖人之心哉

樂記云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戴之府庫而

弗復用正道此事

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

先時不期而會孟津此時相約以朝天子周受天

命庶邦受周之命此為正始之禮

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蓬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祀廟所以告成功也庶邦來受命者尚在故各駿奔走執豆蓬以助祭焉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蓬駿奔走追王太王王季王季歷文王昌正道此事

柴望大告武成應前告于皇天后上所過名山大

川一節

重刊書經卷之七

五

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啟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上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

后稷立我烝民功在萬世公劉克篤前烈可謂益加培厚矣太王王季再世修德文王式克成之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小之邦罔不畏懷周德亦入人之深哉維時衆苦暴虐望救甚殷則義舉有不

容已者故武王承文考之志爲吊伐之師

克篤前烈爲后稷之烈克成厥勳成太王王季之勳其承厥志承文王之志文王志不在商志在安天下之民承斯志也以往是謂善繼善述

易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順天應人則雖有所革亦恭天之成命耳重看肆予東征綏厥上女句征在綏民正承文考安民之志也惟其上女上僅厥玄黃昭我周王之德則一時民心之樂與真有震動以來歸者此何爲者哉天之休命歸于我周若有以震動之故咸用附我大邑周耳天與民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七

六

何私于我周哉周亦何求于天與人哉肆虐者上積德者王一理之自然耳此二節正言武成事

俟天休命俟休命之自至也恭天成命恭成命而不違也天休震動句正應俟天休命句盤庚云震動萬民以遷則此所來歸當亦必有震動之勢矣人歸之震動處正天休之滋至處武王俟天休命俟此而已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武成以後事所謂偃武以修文者聖王不得已

川武略以戡一時之禍亂卽思昭文治以開萬世之太平

列爵二句是封建之法建官二句是任人之法重民二句重在教而必先斯三者蓋惟食喪祭之具舉乃足以明教化也惇信二句所該甚廣時說但將出令貼惇信將行事貼明義將官賞貼崇德報功恐不盡凡王者所以孚協內外何者而非信所以區畫上下何者而非義樂記云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顓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之後於杞投殷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七

七

之後於宋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何者而非崇德報功必若此體看乃見王者之政至公而無私至大而無外無恩而無不服故垂拱而天下治也敢問高明

湯武之放伐視堯舜之神受似大不同然一舉成功卽修文治以新一時之風教以開萬世之太平却亦可觀曰垂拱而天下治與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氣象亦略相似矣時降而世衰聖人亦奈之何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聖賢所重者道也道在則宜訪有訪則宜答與華命一事無干此武王箕子之所為達也重看一訪字蘇氏註極佳

不臣而加訪故不年而仍祀耳惟十有三祀句不甚重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敘

此居字卽說命惟厥攸居居字作止字解人各有止而人各止其所實惟天默教其衷潛掖其行

自然協一而不乖耳註輔相保合兩平說似未妥敢問高明

父子兄弟天合也君臣夫婦朋友人合也其合處便是協居處然其間一段不可解之情不容已之意實天有以默相之故曰相協攸居耳不然一膜之外卽胡越也胡然而天合人合若是其無乖離哉

相協厥居正是天之陰隲處然天能相協於有生之初而不能保其不失也有相之責全在於君君欲使民常協厥居要在敘其彞倫耳何者居卽居

此彞倫也彞得此彞倫定以爲父子則民知親以

正君臣則民知義以睦兄弟則民知序以和夫婦

則民知別以睦朋友則民知信斯可允協厥居而

助天陰隲之所不遠耳此與湯誥惟皇上帝一節

意同重看我不知句我不知者必求其知而後已

也此是武王之自任處最重是一攸字

彞倫卽常理之謂也時分作二字解非是

惟皇上帝降衷下民厥有恒性是惟天陰隲下民

相協厥居教以人倫是我不知其彞倫攸敘

相協是天道攸敘是君道敘與居相應敘得方可

居得

一說惟天陰隲下民便將協居責付于君君將輔

相其民協合其居止全在彞倫之攸敘故武王問

所以敘彞倫者以副相協之責通主君道說却大

有理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

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彞倫攸敘厥則殛死禹乃嗣興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敘

洪範九疇所以敘彞倫者是治天下之大法也九疇一五行鯀墮洪水汨陳其五行違天之意故不

界洪範九疇彞倫攸敘禹嗣興天乃錫之彞倫攸敘天道亦不憚授人哉重看一錫字

蘇方命比族便是彞倫攸敘處禹祇台德先文命敘于四海便是彞倫攸敘處二攸字正應前一攸字

九疇是神禹所定之名當時洛龜呈瑞但背上有自一至九之數耳猶龍馬負圖但有自一至十旋毛圖子伏羲因之以畫卦也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又用三德

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初一次二次三及次九是次序宜略讀曰五行曰敬用五事云云則神禹所定之疇載治天下之大法者也

天地間一氣耳氣流行不窮生出有序自微而著如下文所云則有五種名色總之則常行于兩間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者故曰五行此處未可說出水火木金土下倣此

曰敬用曰農用曰協用曰建用曰又用曰明用曰

念用曰嚮用曰威用通在君身上說總之則一攸足以該之

在天有五行在人有五事曰五事便見事事皆當恭敬奉持不可怠忽爲之故下敬用二字

八政皆所以惠民也四民之中惟農爲重故下簡農字註所以厚生也正釋惠民之意耳講解者將農字卽作厚字看恐不其然敢問高明

舜典曰協時月正日五紀不可以不協也故下簡協字

皇極不作大中解觀惟皇作極皇則受之時人斯其惟皇之極自見得皇極在王者自建故下簡建

字念字嚮字威字

順而言之則五行爲始故五行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由錯而言之則皇極爲統故皇極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

九疇神禹所敘便有五行五事至五福六極之說相傳以至于箕子猶八卦伏羲所畫便有乾坤屯蒙以至未濟之卦相傳以至于文王周公故六十

四卦之解文王周公發之曰周易五行五事等時
箕子衍之以告武王曰洪範九疇

九疇因洛書以次序焉以洪範稱蓋天地間一氣
之流行耳從微以至著則有五行之分此人與物
所同具者而惟人得五行之秀氣故力事之用有
主之一敬焉出身加民則農爲重故農用八政政
在養民則時爲要故協用五紀然非居中以立極
五行五事之謂何八政五紀之謂何故建用皇極
焉極建而天下之治本立矣山是而隨時以出治
則又用三德焉次疑以定業則明用稽疑焉用休

咎以自省則庶幾不可不念也用善惡以勸懲則
五福不可以不嚮六極不可以不威也治天下大
端大法尚有外于此哉故曰洪範九疇

有五行然後有五事有八政五紀要以立極于天
下耳此以前四疇曰皇極之所以建用三德又用
稽疑又用庶徵福極總以錫極于天下耳此以後
四疇爲皇極之所以行九數皆從中起九治皆從
中出五爲數之中治之本故次五曰建用皇極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
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

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以下是其子所衍之疇然亦不過發明神農之旨
而已何者敬用農用協用等字固已含有無窮之
意在雖終日言之總不能出此數字也

五行之生也以微著爲漸故其先後亦以微著爲
次

按易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大
九地十註云天一生水而六化成之地二生火而
七變成之三變生木而八化成之四化生金而九
變成之五變生土而十化成之蓋一二三四五生

數也而必有所以成之者六卽一之一也七卽二
之二也八卽三之三也九卽四之四也十卽五之
五也故曰成數耳洛書雖止九數而無十然十卽
具于五之中此水火木金土之生成其微著之漸
與易書無異也此所謂以質而語其生之序者也
潤下炎上曲直從革通是性稼穡雖不可言性然
非土性能生百穀安能稼穡哉卽以性言亦無不
可者但曰字出于自然爰字似用人力耳
潤與炎對下與上對曲直從革稼穡各自爲對註
俱用而又字俱未妥

曲直如何作就所生曲直之物細嚼之覺有酸味耳

五作字皆自然而非人力所致者

記曰人者天地之心也五行之端也食味別聲被色而生者也茲獨舉味者舉所最切者以例其餘耳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又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言視聰思是人之所必有者故曰事然一二三

四五爲序何也赤子初生時先露齒始能哭乃開眼能聽聲以漸而後能思則次第見矣

曰貌自然宜恭曰言自然宜從曰視聽思自然宜明聰睿此皆理之合該的故俱下箇曰字恭則自能作肅從則自能作又明聰睿自能作哲謀聖此亦理之自致的故俱下箇作字五作字與上文作字同俱作能字解

致敬曰恭順理曰從旁燭曰明洞察曰聰通微曰睿嚴肅由恭出又治由從出睿哲從明出謀猷從聰出聖無不通從睿出總之皆人之事也到肅又

哲謀聖處然後盡得恭從明聰睿五者之能事然後完得貌言視聰思五者之本來不然而有一之未至卽有一之未善也而可稱五行之秀氣乎而可贊五氣之流行乎此惟皇之建極者必從敬用五事始也

貌言視聰皆宰于思恭從明聰皆歸于睿肅又哲謀總屬于聖猶水火木金之皆麗于土也

恭從明聰睿肅又哲謀聖何者而不聽命于心何者而可不主之一敬乎故曰敬用五事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

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日用飲食人生第一義故八政以食爲首有食矣貿遷有無不可少也故貨次之有食有貨矣報本反始不容緩也故祀又次之然度地居民可無司空乎修禮同俗可無司徒乎明罰勅法可無司寇乎柔遠所以安邇故以賓次焉耀武所以修文故以師終焉總之則皆所以厚民也民以農爲重故曰農用八政

八政于民以緩急爲次食貨祀賓師皆直指其事三卿獨舉舉其官蓋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爲

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耳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
本五行以修五事便可以出政然政必以時為紀
曆象日月星辰璿璣玉衡以齊七政實治之務務
也

曆數二字相聯讀曆數雖紀歲月日星之度然天
行有此自然之數載之于曆故與歲月日星並列
而為五

歲以分主啟閉紀月以晦弦朔望紀日以升沉永
短紀星辰以繩度次舍紀曆數以推測占步紀是
五紀然總之治曆明時而已矣曆數一紀實足

該歲月日星之四紀也
自食貨以至賓師有能外此五紀以作事者乎記

曰日星以為紀月以為量度書曰協時月正日皆
謂與政最相關也

歲月日星辰曆數原來本相協一有不協焉者人
事之不修王政之未舉也協用五紀者修五事舉
八政必求其相協而無忤耳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
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

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
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
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齔獨而
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
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臯于
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無偏無陂遵王
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
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
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敷言是彛是訓
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
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此一詩時說將首二節解作建極化民中三節解
作造就後三節解作敷言又細分之將淫朋比德
分屬臣民將有猷有為節說造就就其民將有能有
為節說造就就其臣將無虛節分臣民承上而起下
蓋謂經文有民字人字之別耳若然則有猷有為
節下有時人人字其將屬諸民乎抑將屬諸臣乎
首節再提厥民末節復提厥民其獨屬諸民乎抑
兼屬諸臣乎此拘儒之見也皇極之敷錫盡臣民
而通錫之也故舉口即稱凡厥庶民中間或稱人

者蓋就庶民中舉其人以立論耳若造就敷言兩平說較尤未妥愚細繹首節專望若立極以敷錫次節則申明極之不可不立也有欲三節則申說錫福之宜與否也然錫貴敷錫豈家至而人益之哉惟發明此極之宜適使人自知所會歸是為敷錫而無所不徧耳學者但細觀中節錫福字面後節敷言字面則用敷錫厥庶民意義自了矣不足之求而綴分之曰此造就其民也此造就其臣也此無虛庶民之至微無畏有位之尊顯也此為敷言而使人之吟咏也則皆愚之所未解也其詳具筆于下敢正大方

五皇極節

極卽比極屋極之極取至極之義然便有標準之義在建者立于已之謂然民之取準不外是矣至極之理已與人所共有也故曰有極又曰汝極五福卽後面所嚮用者德與福相因故纔說有極便說五福纔說建極便說欽福耳建如插禾一般欽如穫禾一般纔插便須有穫也惟極人所共有故使人會歸其極便各自欽其福然非君之建極民將無所取則也故下箇錫字錫者上與下之辭

又上加箇敷字言敷布而盡錫之也用是君之作

用然一建極焉而已矣有爲而實無爲也

于汝極于字是有力字眼卽下之會極歸極也註云亦皆于君之極但作過文說非是

保者保其有也民各保其有極則始之所敷錫者民將以此答錫其君矣故曰錫汝保極下與上亦曰錫者重其事故上下不嫌同辭也此與堯典之師錫禹貢之錫玄圭意同究竟皇建有極只在本五行修五事舉八政協五紀而已矣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節

統人羣而舉言之曰庶民就庶民而指言之曰人淫朋比德照下偏嘖好惡偏黨反側看互相毗狎曰淫朋通庶民而舉言之也自爲奸私曰比德就庶民而指言之也故特下一人字非指此爲在位之人也下文攸好德正照此比德說人人攸好德是人無有比德人人無比德便厥庶民無有淫朋矣

作有興起意若下文所云是也然在君則建極而已矣

凡厥庶民有猷節

朱子曰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區處之始得王方麓將有猷有爲有守作一項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作一項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作一項分得極是

時說將有猷有爲有守作一項人將不協于極不罹于咎作一項人而康而色二句總承亦是然不協不罹一項人豈能卽一變而至道乎還作三項看是敢問高明

有謀慮施設又有操守照下不協于極看其人亦協于極矣念之者不忘之謂也不協于極不罹于咎是中材受之者不拒之謂也而康而色曰予攸

重訂書經傳義問卷之七

十

好德非養深而好篤不能至此故直曰汝則錫之福人君于此三項人區處停當若此人人自懷感奮惟皇極之是趨故曰時人斯其惟皇之極此斯字卽斯立斯行之斯此句正照惟皇作極看而康而色本攸好德發出來

前後皆曰汝則中曰皇則者何而康而色是第一項人有猷有爲有守是第二項人皆人君所樂與者故直下汝則字不協不罹一項人最鶻突人情便覺有不樂與之意非大心以容衆者不能受也

故舉用皇則字

按攸好德是五福之一斯人攸好德福則隨之矣故曰汝則錫之福

五福中富壽康寧考終命皆有命數在惟攸好德是人所可自必者故此于建極中卽再三及之見非此不足以致福也

錫之福者非從其外錫之也就其攸好德成就之使爲會極歸極之民自享富壽康寧考終命之福耳觀欽時五福句自見得時說謂錫之以爵祿之福是不知錫福之大義者也

重訂書經傳義問卷之七

十一

無虐鰥獨節

鰥獨指不能自立者言高明卽下有能有爲者是也此宜就資稟力量說詞雖並舉意較重高明一邊觀下文可見

此高明卽下文沉潜高明之高明也下文高明不作有位看

數錫原是公共事資力單弱的必要幹旋他使能自立資力過當的又要約束他使知謹守總之則皆使會歸于有極也不能使之立便是虐不能使之忘便是畏

聖人治天下只不侮寡無虐喪獨而已

人之有能有為節

上俱統籠言故曰民此專就高明一等人說故曰人然非論有位無位也

今稱高明者必曰此有能有為足為邦國重矣非也協極以行不以能必也訓之道義若下文所云使之自進其行庶於國為有賴耳凡厥正人以下正申明差行意差行不專在富然此亦其實也好于而家好字即攸好德好字所謂修于家也脩于家然後可以用于世弗能使好于而家便為比德為淫朋將日陷于罪戾矣故曰時人斯其幸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用汝咎也而可乎哉好德緊承好于而家說故用于其二字此節重使差其行句弗能使正反照上一使字

攸好德決能好于而家不好于而家便是無好德觀于其二字緊接上文自見得

曷為差行遵王之道路是訓是行是也差行乃為協極乃為攸好德乃可以錫之福不然有能有為抑末也不為淫朋比德者幾希矣

留是差行之一資故特舉之若要做好人有用子

世全在脩于其家而使之差行則君之責也故連下二使字

或曰人之有能有為使差其行而邦其昌分明是有位之人凡厥正人其義甚著子何見而謂非有位者曰自卿士以至于庶人孰非當有用于國者乎孰非當自處于正者乎故下文云好于而家言皆當脩于家用于天子之廷也如但以有能有為即稱有位者則上文有能有為又加箇有守乃反止稱庶民即此不通之論也細詳大旨蓋教人君子有能有為的必差其行使進之有守以要其極耳故有能有為節說于攸好德的人則當錫之福有能有為節說于無好德的人則不當錫之福此其義昭然明者一攬而可鏡者非予小子之妄為喋喋也敢問高明

無偏無陂節

偏陂好惡雖似心偏黨友側雖似事然未有心私而能公于外者亦未有事私而能公于內者總之則所謂比德也是以交相誘引則為淫朋矣王者使差其行皆攸好德用弘敷錫之治則一以王道示之而已故再三致戒令必遵王之義王之道王

之路令必由王道之蕩平正直會歸其有極也細讀數過自見

義字道字路字無大別叶韻而已總之一王道也王道本蕩平正直必重言而歷舉之者深明其必當遵也後六句較深前六句一層看蕩蕩平平正直語自見得戒意全在諸無字上勉意全在三避字上

公平正大合內外之道是心之本體也所謂極也偏陂好惡之私作于內偏黨及側之私形于外而心之本體失矣要會而歸之須先克去內外之私

故將此數字反覆以致其戒偏陂是心無定主作好作惡則川意爲之者也總只是箇私字偏是偏于一黨是黨于人反側便有傾險意亦總只箇私字

曰偏陂好惡曰偏黨及側皆從一偏字起偏之爲害大矣哉要不偏須致見得真守得定

蕩平正直是心之本體王道從中心出故直指其本體言之義即蕩平正直而無不宜之者也路即蕩平正直而無不由之者也總之皆道也皆極也故總承之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說遵王之義遵王之道遵王之路說王道蕩蕩王道平平王道正直便見此至極之理人所共由人所同有而非假于外也如何可不會歸得會者令于一歸者要其止隨其所遵統在蕩平正直上是謂會其有極隨其所會統到蕩平正直之盡頭處是謂歸其有極此二語總承上文意實相申註所謂令而來而歸是也後却分遵義遵道遵路曰會其極分蕩蕩平平正直曰歸其極愚不知其解敢妄訂以質高明

天下亦廣且大矣民生其間亦衆且不齊矣茲欲將此極此福一一教錫之如何可徧及得惟是著此數言反覆發明王道之妙且丁寧戒勉其間便見且聞者自相傳布家喻而戶曉則不期其數而自無不敷耳故緊承曰皇極之教言云云讀者要曉得此一節是教錫之至意

曰皇極之教言節

教言者教錫之言也用教錫厥庶民全賴此言之敷布故照前下一數字耳作教衍解者誤矣是教是訓亦不平于帝其訓于字其字俱喫緊實子意若曰上所云皇極之教言也非他也是民要日用

之常也是王者所以訓示其民使會歸于有極者也而豈王者自爲之訓哉惟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而不能諄諄以命之也茲之敷言正于帝之所欲示人者代之以立其訓耳王者之訓即天之訓而人其可以不遵乎哉故下緊接凡厥庶民是訓是行句時說分爰訓爲二又誤矣敢訂正以質高明

天錫洪範九疇爰倫攸叙然九疇以皇極爲主正所以叙是爰倫者故點是爰是訓句是皆文章之血脉處

章句書經疑問卷之七

其

于帝其訓于字與前于汝極于字一般喫緊在上者于帝其訓而非自爲訓在下者于汝極而非自爲極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節

此緊承言字訓字來故曰極之敷言是訓是行行即行此爰耳王者舉秉彜以立訓庶民奉秉彜以爲行究之則與皇極敷言爲一也故能近天子之光何者敷言者敷錫此極此福與民同也天子欲與民爲一而非二也極之敷言是訓是行則民無不會歸此極矣會歸此極便是于汝極于汝極也

民與天子亦合一而無二矣天子何遠于民哉民亦何遠于天子哉故曰近天子之光云者天子以此極錫民其光輝自不可遏耳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則實感天子之敷錫是已之父母矣民視君爲父母而有不能保其極者乎保極即所以錫君也所謂錫汝保極者蓋如此

是訓是行者遵是訓而實行之也以是爲行則存諸中者必無偏陂好惡之私發于事者必無偏黨反側之咎所以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全在于此宜看此一行字

章句書經疑問卷之七

其

上文使差其行亦在是訓是行耳

不是訓是行便遠天子之光能是訓是行便近天子之光近作親近之近看觀作民父母句自見得天子爲天下王舉世皆然而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則非建極敷錫之君不能也故其辭云云觀泰誓元后作民父母句自見得時說將作民父母爲一段以爲天下王爲一段似非本旨敢正高明

五皇極一疇說

九疇中第五是主極極是天命於人的至理君與民所共有者惟皇本五行脩五事實能建此極于

其上則德福相因凡五福爲世所難得者抑歛而歸之於已矣然王者豈徒然歛福而已哉凡厥庶民皆有此極也皆可協極以歛此福也用是敷錫此極于其民惟時厥庶民皆欲自立皆于汝之極有相協而不敢違者是實能保此極也保汝此極卽便是錫汝保極矣何者凡厥庶民一不向于其極則其相與也爲淫朋其自處也爲比德不可以語保極也茲焉統觀其民皆樂羣于汝極而無有淫朋析觀其人各憲章于汝極而無有比德是何爲其然也惟皇建極于其上默示作興之機故厥民自趨向而不能外耳然則極其可以不建乎哉福其可以不錫乎哉凡厥庶民有猷有爲而又有所守者茲協極而可嘉也汝則念之念之者注意其人必欲玉成之也有雖不協于極然亦不罹于咎者此中材可望其進者也姑大其心以受之受之不拒亦欲甄陶之也若養深而形于外而康而色篤好而發于中曰予攸好德斯其人者豈直受而已哉亦豈直念而已哉汝則錫之福而與已同之則時人皆知感奮斯皆向于惟皇之極矣何者夫人資稟材力生各不同有桀獨所宜體恤者勿可

虐也有高明所宜裁抑者弗可畏也無虐而畏斯爲錫福之妙乎蓋世稱高明者必曰其人有能有爲也吾以爲協極在于立行不在于能爲也君子若人必使自羞其行實爲協極的人那家乃爲有賴耳何者凡厥正人必既富而方設汝弗能與以善行之資使好干而家則時人斯歸于辜矣于其無攸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也而可乎哉此善錫福者必因其人也然錫曰敷錫必若何而後能敷哉亦以王道示之使自知所會歸耳今人蓋有偏陂好惡生于其心者矣亦有偏黨反側發于其事者矣必戒其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焉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焉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焉又戒其無偏無黨由王道之蕩蕩焉無黨無偏由王道之平平焉無反無側由王道之正直焉若然則隨其所遵統在蕩平正直之極至處無不歸其有極矣此會悉到蕩平正直之極至處無不歸其有極矣此非皇極之言用以敷錫于庶民者乎而非他也舉是民秉之爰立之爲大訓耳實卽帝天之命代之爲訓典而率之以攸行焉行到會極歸極處卽是天

子之錫極卽近天子之耿光故不覺登之頌聲曰
元后作民父母吾聞斯語矣今何幸躬逢吾天子
乎生我育我且教誨以成我眞作民父母以爲天
下王者也至是而民有不胥保其極者乎錫汝保
極豈虛語乎惟皇之建極蓋必如是而後爲至也
爰倫攸叙有由然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
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沉潛剛克高明柔克

正直王道也何謂德王道本于天德也剛克柔克
亦曰德者春生秋殺莫非王者之德也三德全在
謹訂書經解題卷之七

時又上見故曰又用三德

建用皇極又用三德是一套事蓋未有建而不又
者故上論王道以正直爲歸此論治道以正直爲
本剛克柔克不過左右其民使歸于正直耳

世無偏陂好惡偏黨及側是謂平康彊弗友變友
沉潛高明是習俗資稟之一偏處照上乾獨高明
等項人看自見得此所賴君之輔相財成者不可
少也故必用剛柔以克之此克字卽五行生克之
克字有相濟而始相成者克之以正用者也有相
反而實相成者克之以反用者也正治反治雖不

同要使歸于皇極之治而已矣

彊弗友變友習俗之偏也剛克柔克似用政沉潛
高明氣稟之偏也剛克柔克似用教然政教何可
太分得總之陶鑄變化使歸于正直耳本文原無
政教字而不必增出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
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
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細玩此二節與三德似不相蒙或謂欲行撫世之
大德當操御世之大權似亦搭得上姑從之

謹訂書經解題卷之七

時說謂臣之作福作威玉食者大夫必害于家諸
侯必凶于國由是有位的人相習爲反側頗僻無
位的民亦皆漸到僭忒處愚謂未然諸侯大夫僭
天子之威福玉食其禍于家國何必言哉細玩二
而字當指天子言蓋天子以四海爲家也威福玉
食一爲臣所僭竊則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有必
然者何也其人用側頗僻以倡其禍則其民之效
尤爲僭爲忒有不可勝言者此爲凶害之必然耳
人用人字緊頂作福作威之臣說末二句正申明
其所爲凶害處如一直說下則既已害于家凶于

國夫人與民始效而用之耶此于理覺有未順敢妄論以質高明

側頗僻印前之反側偏陂也人無側頗僻民無僭志是為平康之世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

王者順時以出治何事于疑然國家遇着大可疑

的事如武王牧野之師曰朕夢協朕卜如盤庚之

遷殷曰卜稽其如台如周公之營洛曰來視予卜

休恒吉則卜以决疑亦所不可少者易曰以卜筮

者尚其占又曰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

業以斷天下之疑非决疑其何以出治

著龜神物紹天之明聖人之所則也建立卜筮之

人其可以不擇乎曰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極其慎重之至

雨霽蒙霽克雖分屬五行但此專重在决疑上五行可無用也

一卦以內體為貞外體為悔變卦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

貞即元亨利貞之貞義主於靜悔即吉凶悔吝之

悔義主於動然貞字內實含有發動意悔字內實

含有成就意動靜未始不相為用也

總舉其凡有七卜用五占用二要之皆所以推衍

其差忒也占卜總來求免其凶咎故云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作卜筮但一龜一著耳審占則用三人决斷其吉

凶之何如也故曰三人占則用二人之言與金縢

乃卜三龜其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

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

其康強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

凶

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

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

易曰天地設位聖人成能人謀鬼謀百姓與能虞

書曰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協從則

國家遇大可疑事必先人謀矣謀先定志故謀及乃心謀貴僉同故謀及卿士又謀及庶人然人謀雖已參定而天下事儘有出于意料之外者雖聖人亦不能自決也紹天之明開物成務莫大乎著龜故必謀及于卜筮焉及者至到之謂也

人謀鬼謀有協同而最吉者故先提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一段然有以君爲主如盤庚之遷殷者故次及汝則從龜從筮從而卿士與庶民皆逆一段有以卿士爲主如周公之東征者故又次卿士從龜從筮從而汝與庶民皆逆一段有

董誥書經傳問卷之七

傳

以庶民爲主如老子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爲心者故又次庶民從龜從筮從而汝與卿士皆逆一段若但汝從龜從而筮與卿士庶民皆逆又有鬼謀共違于人謀者則皆卜筮之所有也故又併及之

金氏曰人謀能料其事之可否爾若氣數推遷之妙有出于意料之外者此則非人謀所能逆知惟著龜知之爾

身其康彊身受其福也子孫其逢世享其福也是爲上吉

汝則從但龜從而筮與卿士庶民皆逆可以作事乎哉作內之吉夫亦一家一身之利也云爾易曰屯其膏小貞吉大貞凶正是此占

用靜吉用作凶非謂靜之可用也言但可守靜不可作用耳易曰咸其腓凶居吉正是此占

謀先人而後卜筮者謀在人而占列者龜于人之上者占在卜筮也

入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叙庶草蕃廩一極備凶一極無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

董誥書經傳問卷之七

章

時風若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王者建極以臨民順時以出治又決疑以成務何事于微然一念一事之失便可干天地之和此非細故也惟時時省察仰承天休以錫庶民之福足則惟皇所當深念者耳故曰念用庶徵

讀是時者要知所重在省字從字上省者省已之愆也從者從民之欲也常省而從民之欲則不則休徵之至而自無不休矣然却如何省如何從省已之五事合天之五行克舉其八政允協于五記是省已從民之實事也總之則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而已矣

王者之五事本與五行相配合故五事須合於五行王者之八政本與五紀相出入故八政須協於五紀合五行協五紀乃爲皇極之建乃獲休徵之應否則未有不乖且戾者而咎徵至矣所以王者須常加省念也

八庶徵二節

雨暘燠寒風加簡時字最當來備以叙其時也極備極無若恒雨恒暘等非時也非時所損甚大所關不小所以君人宜加省念

時字宜細體時至而至時也時止而止時也而至與止又不可一律齊者如冬之寒如夏之燠豈謂非時哉然燠須漸以加而寒須漸以進又如久暘思雨而足又望暘久雨望暘而亢又思雨草木春則待風以發散秋又待風以剝落種種不能備述

總之則貴有常時而又貴無定時也有常時又無定時此之謂時記曰大時不齊此時之說也

備者無缺少叙者應節候解得極好然又須體來字各以字來得極好而又各各完備此則所謂時也舉庶草而百穀從可知矣

極備極無正照來備以叙看以見其非時也觀下文恒雨恒暘等可見

曰休徵節

休咎之徵箕子亦就五事本五行來說其事之得失其徵驗有如此其幾最可畏所以爲人君者凡一舉動屑注皆不可不致慎云爾大意只在脩省上非定說某事之失必有某事之應也占測家但泥其辭而不會其意至作陰陽五行志流爲災異之學其戾洪範之旨哉

二徵喫緊在時字恒字上若語辭不應作順字解肅有收歛意狂則放矣正相反又有揣理意儻則忒矣正相反哲明見而應速其反爲豫意謀善收而致詳其反爲急躁聖無思無不通其反爲蒙昧一德脩則凡德皆脩一氣和則凡氣皆和二徵亦道其大意耳不必深求深求則災異之學儒者所

不道也

曰王省惟歲節

以上總說得箇底徵此下正說箇念用省者念也
而陽煥寒風一歲中所統有者而散之月與日王
與卿士師尹豈分日分月分歲以爲省哉亦論其
大意耳若曰休咎之徵各象其事統任其事者王
也統計一歲中而陽煥寒風其關於燮理者不小
王當以此省念焉觀其歲功之成若卿士輔君以
燮理則月月省之可也庶尹又分任燮理之責則
日日省之可也積日成月積月成歲而歲功成矣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七

又

故紫承說歲月日時無易云云此與先王克謹天
戒臣人克有常憲百官脩輔意同須善體會

按此非徒省而已也易曰君子以恐懼脩省庶徵
未至時常恐無以承其休庶徵已至時常恐無以
免其咎謹脩吾五事必合于五行謹舉吾八政必
協于五紀期爲實實脩省之事也觀下文歲月日
時無易及月之從星等語則昭然見矣人論此時
者但舉五事五行而不一語及八政五紀可惟哉
敢問明者

王者一日二日萬幾故不能月月省日日省分省

此責于卿士庶尹耳若論王者之心則無時而不
加省者

歲月日時無易二節

不失其常曰無易四用字通根無易來國重民民
重穀故先從百穀說起又是治理事俊民可以用
世者家通上下而言

此節言歲月日時不失其常度百穀用是以登成
又用是以清明俊民用是以章顯家用是以平康
所謂太平有道之世五福無不備焉者也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七

又

賦斂刑罰等皆又之事年穀順成後賦自然易供
訟獄自然減少故稱明如不順成財賦便覺難處
且盜賊滋起獄訟繁多便昏不明矣

俊民是國家楨幹一章一微可以卜治亂不思顯
用而甘隱逸其世可知矣諱曰賢才出國將昌易
曰天地閉賢人隱

家家享富壽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福是爲平康
否則不得寧謚矣

成功統歸于上故無易先言歲月廢墜多起于微
故既易先言日月

庶民惟星節

據庶民惟星一語似類惟歲惟月惟日而實不然
蓋惟歲惟月惟日責其各有所宜省也是舉其職
也此惟星一段是舉其象也箕子意若曰此庶人
休休總總列于下猶眾星麗于天者其情各有所
好矣星有好風者有好雨者日月運行順陰陽而
爲進退隨永短以分炎涼則有時而爲冬矣有時
而爲夏矣而就月之經行處大抵皆從星從星之
好風則應以風從星之好雨則應以雨蓋月未有
違星之好者庶民之情猶星也卿士庶尹奚可違
其所好哉而況于王者哉然則王省惟歲以倡率
卿士庶尹之省夫亦從民之好焉已矣

重訂書緯疑問卷之七

四

曰從民之好則本五行脩五事俾雨暘燠寒風之
以時舉八政協五紀俾歲月日時之無易是所謂
皇建其有極用敷錫厥庶民者也此是實實一段
燠理陰陽大道理時說但就日月與星爲言愚不
敢謂是也敢妄訂以質高明

立冬冬至月從黑道則行乎東北近箕是冬與春
之交也故冬春多風立夏夏至月從赤道則行乎
西南近畢是夏與秋之交也故夏秋多雨
箕好風畢好雨此語雖有來歷其實星非有好但

氣類相感耳月非有從但行度所次耳行度所次
順時常候則陰陽和而風雨應此天道之自然也
此節之意蓋假天道之自然明人事之當然總歸
到從民之好而止耳要識得

日月之行二句似起月之從星句而實不然上文
不曰雨暘燠寒風乎曰冬夏以該春秋則燠寒之
謂也曰風雨以該暘則雨暘風之謂也蓋歲月日
時無易全在風雨節寒暑時風雨節寒暑時則百
穀用成久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而民之所願
欲者無不大遂矣此箕子假天象以明人事故特
出此四句耳中間妙處說不盡學者須細理會

重訂書緯疑問卷之七

四

本從歲月日星論五紀却又將日月星假象以明
五紀之當協此文章之極妙處

八庶徵一疇說

九疇中第八曰庶徵微者微于天也有曰雨曰暘
曰燠曰寒曰風五者而皆統于一時五者無缺少
而來備又應節候而各以其叙則得其時矣惟時
卽庶草亦皆蕃盛而況于民與物乎若五者一極
備一極無卽與來備各叙反而爲凶矣是非無所
本也凡天道休咎之徵悉由人事得失之感人事

脩而肅又哲謀聖之悉備則雨暘燠寒風各以其時反是爲狂爲僭爲豫爲急爲蒙則恒雨恒暘恒燠恒寒恒風之應有必然無疑者豈不大可畏哉是故王者所省在歲一歲中或有此休咎之徵則脩五事以合五行舉八政以協五紀有不取一念忘者而不徒以身任也卿士則望其調燮惟月以爲省焉庶尹則望其交輔惟日以爲省焉何者此休咎之徵所關治道不小也如五者時叙歲月日時無易其常度則三辰順軌而百穀用成又由此而用明俊民由此而用章家用此而平康此皇極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七

三

錫福之世乎如五者非時而日月歲時之旣易則百穀用不成而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而家用不寧世將安賴哉此王者所宜深省也省之如何庶民之麗于土猶星之麗于天其衆似蠡蠡也而其所欲得于上者猶星有好風好雨焉此其情不可違也仰觀日月之運行進極而退則有久矣退極而進則有夏矣而進退所行之度大抵月常隨時以從星焉有好風者則應以風有好雨者則應以雨此風雨節而寒暑時歲功之所由成也然則王者如天運于上苟非從民之好安望雨暘燠寒風

之以時歲月日時之無易哉此皇極之君不敢謂政事之已脩必倦倦於庶徵深加之省也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五福第一是壽故詩書所頌不曰萬壽無疆則曰天壽平格第二是富財祿之克盈亦人生之樂事也第三是康寧安居無恙何樂如之第四是攸好德反身而誠樂莫大焉第五是考終命人人得終于牖下便是好結果此五福爲人情所同嚮也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七

三

極是極不好凶與考終命反短折與壽反疾憂二者與康寧反貧與富反惡是剛狼弱是委懦與攸好德相反

攸好德是歛福根本若以福論則實享壽富康寧之福者較先於樂道自如者一籌也故居第四五福是入情所嚮六極是入情所威然所以錫福免極者全望于其君本五行脩五事舉八政協五紀蓋不容一息懈矣朱子曰人主不以一身爲福極而以天下爲福極得之矣

讀九疇總是一疇方知所以叙繫倫相協厥居不

然皇極不建世匪平康如叙彝倫何如相協居何旅焚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燹太保乃作旅焚用訓于王

武王誅暴安民凡聞望其丰采者皆梯山航海而至惟時西旅致貢厥燹此非以珍奇爲窺伺也其意謂中國有聖人常貢不足以伸敬故特貢此物耳不知明王所寶不在是也武王雖未卽受召公或恐此端一啓卽爲盛德之累乃作旅焚一篇用訓于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蓋如此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七

日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

慎德二字是一篇綱領慎便自始至終無或弗勤故此下箇慎字末應箇勤字

慎德卽慎獨誠意正心是也誠意正心便無他好尚所重在人不在物所寶惟賢不惟異物

四夷咸賓是慎德之自致故下言德之致惟服食器用句最重

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于伯叔之國時庸展親人不異物惟德共物

德之致三字極下得好明王何心于方物之獻哉德之自致耳服食器用外若肅慎氏之矢夏后氏之璜此亦非可卻之物然王者弗貴也乃分賜同姓異姓之邦以昭此德之致焉故一則示其無替厥服一則示其時庸展親蓋總欲懲勉其德令爲國家之屏翰耳

陳氏經曰四夷不敢私其物所以表奉上之誠聖人不取私其有所以示錫予之恩予異姓固昭德之致分同姓以寶王亦德之致也以物視物則金玉輕如鴻毛以德視物雖一介重於九鼎此極說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七

得明透

四

愚按此篇召公因西旅所貢之焚是箇異物或恐人君忽其細而受之故舉明王所重者在人不在物以立訓惜訓詁家將人不易物句解差致通篇大意俱不條暢故妄論以質高明詳具于下此人不易物人字卽下文玩人喪德人字不應作諸侯有此不易易字卽賢賢易色易字不應作輕易之易看大意說國家所重在人不在物人如何可將物來換易得耳

惟德其物正應德之致句若曰國家所重在人不

在物就是所頒賜的物件亦惟謂德之所致故分鈔異姓同姓耳不然則竝卻不受也豈以物而易其人乎故緊承不狎侮君子云云

此篇人字物字是眼目故先下人不易物一句即出狎侮君子狎侮小人語以暗應此人字出不役耳目語以暗應此物字暗承說玩人玩物一直說到不實遠物所實惟賢正以見人之重于國有若此者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

重訂書經解問卷之七

五

因說國家所重在人故緊承說德盛德不狎侮云云君子就舍下文賢字在

前云明王慎德繼云昭德之致又云唯德其物故承說德盛不狎侮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凡人君一舉動一屑注具有法度故稱百度此二字所該甚廣百度本無不正而或不正者物誘使然也物之誘人因視聽而入全在此心明察而謹持否則未有不反為所役者故說不役耳目云云心是主形是役心可以役形不可為形所役凡為

人上者求取不合于禮納受不以其正而襲王言實政體皆為耳目所役故也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玩人是喪玩本上狎侮說玩物是耽玩本上役耳目說似稍不同然皆此心之玩忽為之其根源則一也玩字正照慎字看

玩物者必玩人玩人者必玩物二者病實相須故前說人不易物此言玩人玩物以申明之

德吾所固有也以微而存喪玩其人此心便自放肆了如何可保守得故喪德志吾所自立也亦以敬為主耽玩其物此心便自怠荒了如何可植立

重訂書經解問卷之七

六

得故喪志要之慎德亦本此志來未有志不立而可以進德者故下文緊承一志字說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凡志之所以擾擾者病在不見道見得道理明何物足以動之故說志以道寧然言之所入最易以移志聽言而必求諸道又何言足以入之故曰言以道接不遁聲色不殖貨利是志以道寧的樣子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是言以道接的句了

宜細看一道字是得道理明便不生得便不後耳目便得百度之貞不作無益一段正是君之正道

當時旅葵之貢亦必有言其可受者故山言以道接句

慎德在立志而立志在審言故語相逼接謂此二句爲慎德之要則可若有中制外之說恐于此爲無干也故問高明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少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

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通人安

此承上文道字說作無益害有益非道也貴異物賤用物尤非道也犬馬非其土性珍禽奇獸正所謂異物也以道揆之可畜而育乎不寶遠物所寶惟賢此是君道之正故說人不易物

論君道之正在成功在足民故說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見無益之必不可作又說不貴異物賤用物民少足見異物之必不可貴犬馬非其土性與珍禽奇獸正異物所不必貴而作之爲無益者故說不畜不育于國何者遠方之物與賢人君子

其關於國家孰大孰小其所當實孰重孰輕此不待辨而自明者故說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通人安以見君道只在于寶賢不可以物而易其人也語從容而肯綮意欵曲而謹嚴極得告君之大體

作無益害有益只泛言貴異物賤用物則加切矣犬馬珍奇則指言之矣不寶遠物所寶惟賢則明白曉之以正道矣人臣以道事君如此忠告而善道又如此

所寶惟賢隱然應狎侮君子語

又曰珍禽奇獸

索珍奇以爲獻難乎其繼也慕德義以來無不可至矣

王者所重在邇邇人安遠人自無不格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動不矜細行終累大德爲山九仞功虧一簣

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主之勤當如天之行而後可此勤字正應前一慎字慎無巨細而無始無終勤亦無巨細而無始無終

細行二字宜重看以其細而忽之便到玩人玩物
喪德喪志處豈不終累大德所以脩德者不可不
勤加矜持

爲山二句中喻極警切以見細行之必不可不矜
也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茲指勤字說言常行此勤也常勤而常慎則賢者
樂盡其心所以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曰通人安曰生民保厥居見王者所重只在中國
之能安不在遠方之來格其所寶者只在保安中

通訂書經經義卷之七

究

國之人不在遠物之珍異

召公意若曰明王慎德四夷咸賓遠邇畢獻方物
矣乃所獻惟服食器用是爲川物王者受之若肅
愼氏之矢夏后氏之璜是亦德之所致也王者乃
分賜于異姓同姓之邦一則示之以無替厥服一
則示之以時庸展親此果何爲哉國家之所重者
人也非物也重物則輕人矣人豈可將物來易得
今日受此若矢若璜等物亦惟曰德之所致故受
而分錫之耳不則併此亦不受之矣何者德之盛
者心常存乎兢惕意不怠於斯須無衆寡無小大

通訂書經經義卷之七

辛

而常不狎侮焉如狎侮君子則賢者遠引而罔以
盡其心矣如狎侮小人則下民解體而罔以盡其
力矣帝王所賴以共治者惟此君子所賴以守中
者惟此小人而狎侮其可畏乎哉是故此心不可
不常持也持得此心定耳目無不聽命否則未有
不反爲所役者不爲耳目所役則自深居獨處之
中以至大廷廣衆之地凡百度皆歸于其正此人
君之所宜致謹者儻一狎侮而玩忽其人則以驕
滅敬德從此喪矣人君將德是崇以來賢哲玩人
必不可也一役耳目而耽玩其物則以慾勝剛志
從此喪矣人君將志是崇以弘功業玩物亦必不
可也其必以道乎志不妄發而一歸于道義理常
足以寧其中言不妄受而一求諸道非理不得以
接其外此爲慎德之至要也是故論君道之正要
在立功則必思有益于其治者不作無益害有益
功乃可成要在足民則必思切用于其民者不貴
異物賤用物民乃可足若犬馬非其土性貴之何
爲不畜可也况珍禽奇獸乎不畜于國可也何者
人主必慎所寶也物與人原不可並論而况賢人
有關於君德乎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

通人安此其所實宜何從者而可玩人乎可玩物乎可風夜之不勤乎母謂細行大德是竟不一加矜持其間終將累其大德矣所繫非小小也何者志在脩德必要其極爲山九仞功虧一簣可惜哉而奈何風夜之可不勤也細行之可不矜也王知此而允迪于勤則賢人君子樂盡其心生民可常保厥居矣是乃所謂世世王者而遠方之異物何爲哉旅獒斷斷乎其不可受也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八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爲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是時成王纔五年

曰既克商一年便見王室之安未久生民之服未固天下不可一日無武王也

易曰順以動豫有疾便不能順動矣故稱弗豫

穆卜穆字宜作深遠之意解易曰探賈寔應鈞深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八

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其大乎者

龜惟卜可通幽隱之情示吉凶之報故曰穆卜若卜則未有不敬且和者不應作敬而和解取問

高明

二公請卜之意未爲不善但于時武功方成人心

未定一行朝廷之禮卿士大夫盡弁以爲卜于事體覺有未安故周公特御其請曰未可以戚我先王耳

王耳

公乃自以爲功爲三壇同墀爲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

爾元孫其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
以且代其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
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
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
嗚呼無降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
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
許我我乃屏璧與珪

穆卜不過卜其安否耳若告諸三王以爲卜又請
以已之身代非周公莫能任而又非可與他人知
者故自以爲功此要識其一腔忠誠之至意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八

二

予仁若考二節正申以身代之意須玩不能敷
字用能定爾子孫句正照不能事鬼神說周公意
若曰乃元孫不若且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却受帝
命以安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若必用之事
鬼神則爾子孫其安所賴乎四方之民其安所恃
乎天之降寶命不幾于墜乎而先王亦安能永有
攸歸乎此且願以身代而必祈三王之眷佑也其
辭言極哀切而惻誠

下地對在天之靈說

許我曰歸俟爾命俟武王之愈也是已之大幸也

不許我曰屏璧與珪無命可俟而無計可施也若
曰卽有珪璧亦收而置之無用之地耳此足無可
奈何之辭

乃卜三龜一習吉啟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
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
予一人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

古者龜筮皆有書其吉與否必視書以爲決
詩氓之篇曰爾卜爾筮體無咎言正是此箇體字
永終是圖正照乃命于帝庭節說若曰自今以往
凡所爲敷佑四方定爾子孫者皆可得永終其事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八

三

矣

曰予小子新受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然何等欣
幸之至曰茲攸俟能念予一人然何等冀望之至
周公之卜請以身代爲兄也實爲天下也觀敷佑
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及永終是圖句可見
得

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要見自來卜祝之冊
皆藏之此匱中必以金縢其表非周公始造此匱
獨藏此冊爲後日計也

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國曰公將不利

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周公以身請代後武王又四年而崩武庚三監猶且有變使武王遂喪于克而二年之後則意外之變不知其何如者此周公之卜之所為忠誠也管叔等之助叛本為武庚所取觀鵲既取我子句自見得若其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則其情蓋亦狹且忍矣

周公避居于東是處變一段大道理項氏所謂既不居中則不利之謗自息者是也若猶遲疑顧于其間則流言日益甚非惟公身不免而王室亦危矣其曰告我先王者即微子篇所謂自獻于先王也周公心事惟二公知之其告二公者蓋不獨明已之心且以國家大事重托之也

則罪人斯得則字下得極好周公開流言知有避而已矣不汲汲以自辯也亦不求其人之所為也顧盾几几自安其居處之常而罪人之主名王自得之蓋姦人雖能為幻于一時而徐之未有不情見計露者也使周公當時急為辯而求其人則王心之疑無由釋罪人未可得而已先蹈其罪中矣

其係睽之辭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蓋道其所以遇睽而徐以釋君之疑之至情也此句重在則字見周公避居東都善處睽疑之際而能令君臣不失其大體有如此非謂斯得之為遲遲也敢問高明

居東在流言之時東征在迎歸之後先儒具有明辯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鸛鳴王亦未敢謂公罪人未得即有忠言難入矣故周公于罪人既得後乃為鸛鳴之詩以貽王此詩大抵喻創造之艱

難若曰昔日之勤劬勞瘁有不可勝言者今不幸有凶惡窺于其側矣既以取我子行將覆我巢此其勢誠急而其情大可悲也奈何其不為深備哉惟時成王雖未嘉納亦未敢謂公蓋積疑方釋于胸中尚未豁然其洞信也自非風雷之變其何以感動之此以知周公之忠誠上徹于蒼昊而亦可信天心之篤佑于成周也

周公作詩之意全是微王之守成不是鳴已之勞弊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
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啟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
以為功代武王之說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
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下
昔公勤勞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
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國家禮亦宜之王出郊
大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斯所偃盡
起而築之歲則大熟

大雷電以風偃禾拔木誠是非常之變天變不虛
生天意不可測故啟金縢以穆下

重訂春秋傳說彙纂卷之八

六

不曰王及二公曰二公及王者當時周公卻二公
之請故二公于此猶先致疑也公命者公命為冊
祝之辭也

鷓鴣之詩成王必加詳覽茲啟身代之冊蓋感極
而悲不自勝矣故執書以泣曰昔公勤勞王家惟
予冲人弗及知云云

其新迎宜句我國家宜速下作句

王出郊者及公至則郊勞而親迎之也

大木斯拔必偃仆其下之禾盡起而築之者起其
木而築其禾也故云歲則大熟

曰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
分明一幅咎徵圖曰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凡大
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分明一幅休徵圖
作史家真敘事如畫

大誥

成王迎周公歸武庚三監遂叛而奄與淮夷相挺
以起以泰漢之勢言之殆所謂山東大抵皆友者
也惟時成王命周公東征邦君御事畏事勢之艱
大欲違卜以自守故作此篇大誥天下友覆言武
功之當終先見于格人元龜以釋其疑大之疑併
折其違卜之說

重訂春秋傳說彙纂卷之八

七

金氏曰篇中止曰殷小腆曰殷違捕臣三監則略
而不詳何也不忍言也親親也其卒誅之何也天
下之大義也象之欲殺舜止于亂家故舜得以全
之管叔之間周公欲以亂國故成王不得不誅之
使管叔而可以無誅則天下後世之為王懿親者
皆可以亂天下而無死也此數語斷得極明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弗弔天降割于我
家不少延洪惟我勿冲人嗣無疆大歷服弗造哲迪
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

此篇猷字訓發語辭愚謂未然盤庚云暨予一人猷同心又云各分猷念以相從茲舉大事望其臣同心以相從開口卽道個猷字若微子之命亦將授之國俾分猷以相從多士多方亦此語之意故首語俱下猷字耳敢問高明

弗弔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是悼已之不幸不得武王之末年以承命也然付我以大歷服則凡天命之所在有不敢不奉將焉者故通篇用天字命字發揮明已必終武功以開喻邦君御事之必從歷服二字不宜分有此層數必有此五服也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八

八

弗造句不是自惟寡昧不能導民於安康成王意謂討叛安民此目前事理明甚者使于此猶惛然無知而不能決則何以格知天命嗣守此歷服于無窮乎此是顛倒語要體得好

究竟迪民康就是承天命但迪民康是眼前事若于此眼前事弗能造明哲以迪之而況天命乎然則誅亂安民在今日人事有必當行無疑者是天命也邦君御事不得以艱大爲疑以違卜爲請矣一篇大意統在此二句內

下文民不康民不靜繇寡哀哉勸勉我民統照迪

民康說敷前人受命不敢替上帝命克綏受茲命粉寧王天命迪知上帝命天命不易天命不僭統照格知天命說

已子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敷貴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予不敢閑于天降威用

若涉淵水必求其濟然何等勇決敷布其典章法度敷大前人之受命正是不忘大功必欲圖終處欲終前人大功而敢閑天之降威用乎閑字正照二敷字說予不敢三字重看下文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予曷其不于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八

九

前寧人圖功攸終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肆予曷敢不越印敷寧王天命予曷敢不終朕嗣統照此予不敢三字說

敷貴三句一串下茲字指敷貴二句說

典章法度國家之神氣精彩所存故曰貴敷貴云者振發揚起而不使之廢墜也不忘大功是一篇大主意下文云予翼以于牧寧武圖功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予曷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云云皆照此一句說

降威以誅其人曰降威用

寧王遣我大寶龜紹天明即命曰有大艱于西土西
土人亦不靜越茲龜

龜卜能傳天之明命若介紹者然故曰紹天明
此言龜卜甚神當時即有此兆今果驗應則今日
之下有必然無疑者註先發此以見卜之不可違
極說得明

當時稱武王為寧王又稱為寧武成王自稱其父
曰寧考稱其輔為寧人

上以事理言此以下言以天命決人事反覆開示
勉群心之斷而不疑也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八

十

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天降威知我國有疵民不瘳口
予復反鄙我周邦

誅紂封武庚武王之仁也伊懷異志欲紀既亡之

緒豈非天降之威然其所為實乘我國之疵耳國

有疵民便不康故相承說曰予復反鄙我周邦正

是其放肆處誕字應作放誕解敢問高明

今蠡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牧寧武圖功我

有大事休朕卜并吉

日記訂予翼以于牧寧武圖功為一句照後卒寧

王圖事寧人圖功牧寧王太命看極是我武惟揚

此當時稱武為寧王又稱為寧武也牧寧句絕武
圖功另為句果屬牽強

今蠡今翼日民獻有十夫云云連下二今字翼日

字見大義所在賢者即見之明以共滅此而朝食

也此人謀之定處我有大事休朕卜并吉則鬼謀

之臧處祖伊云格人元龜罔敢知吉今格人元龜

皆知吉矣所以必東征而無疑

民獻十夫亦謂賢者主議之衆多耳非定是十人

也已不必常是則從衆衆不必常是則從賢况賢

者之奮翼不少乎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八

士

下文圖事受休字面統照此事休二字

肆予告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曰予得吉卜予

惟以爾庶邦于伐殷逋播臣

此將吉卜告友邦御事欲共舉伐殷之連播臣也

爾庶邦君越庶士御事罔不友曰艱大民不靜亦惟

在王宮邦君室越予小子考翼不可征王害不違卜

當時友邦御事疑其艱大不可輕舉且謂啟釁在

內老成人皆謂不可征王須斟酌違卜為是故王

探知其情而代為之辭

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正照前國有疵民不

庚二句說三叔生于王宮見在侯國監武庚故又曰邦君基

邦君御事曰民不靜亦惟在王宮邦君室分明指三叔說事關懿親有授鼠之忌成王一以大義斷故但言武庚之當除而不一語及三叔也

肆予冲人永思艱曰嗚呼允蠢厥寡哀哉予造天役遣大投艱于朕身越予冲人不叩自恤義爾邦君越爾多士尹氏御事綏予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

此承艱大之疑而折之若曰今茲之征實惟艱事予冲人亦豈不永念之哉但謂四國允蠢厥寡之

可哀耳今所爲實天所役使遣此大授此艱于朕身而可自護乎此予冲人所不自恤也以義言之爾邦君御事宜綏予曰無恙于恤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乃反以艱大沮我乎人臣之大義似不如是此其自任極果而責臣之辭特嚴

不可不成乃寧考圖功成字重看紂雖已誅而武庚尚在今且誕欲紀其敘是寧考之功猶未成也下文天闕誌我成功所正應此成功二字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天休于寧王與我小邦

周寧王惟卜用克綏受茲命今天其相民矧亦惟卜用嗚呼天明畏爾我不丕基

此承違卜之說而折之故首以上帝命終以天明威見天意可徵于卜自寧王以來皆用之今必不可違卜也

觀今天其相民今字正說今日之事天佑下民與否全在下上見得故云矧亦惟卜用訓詁者謂下而小民莫不用卜與上而先王平看則今字其何以解此失旨之甚者敢妄訂以正高明

不敢替上帝命一句是冒天休于寧王至克綏受茲命是言上帝之命今天其相民至爾我不丕基是不敢替上帝命

不敢替上帝命是不忘大功處天明固是紹天明明字但照皋陶謨天明畏對天聰明說實言威命靈爽耳今日天佑下民威命靈爽昭然示我若此正弼我莫此丕丕基者而可違其意哉所以卜必不可違也此明畏二字恐不必太分析敢問高明

王曰爾惟舊人爾丕克遠省爾知寧王若勤哉天闕誌我成功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肆予大化誘

我友邦君天棐忱辭其考我民予其不于前寧人圖功攸終天亦惟用勤哉我民若有疾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此承考翼不可征而開曉之故稱舊人而再三以前寧人爲諷若曰爾惟舊人必大能遠省前事爾知寧王克綏受命若斯其勤哉曰勤見大功不易立而爲之嗣者不可不終其功也故緊接天閔愍我成功所闕是閔塞茲是愍慎天閔塞而愍慎我欲令操心危慮患深養其德慧術智於疾疾之中哉定禍難爲成武功之所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八

商

事蓋身任之也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亦謂天輔誠信之辭古者諸我民獻十夫之予翼爲可徵故必欲攸終前寧人圖功耳且天亦惟用勤哉我民騷然震動若有疾者不可不速攻治故必欲攸畢前寧人之受休耳事以經營官功以就緒言休以享受言極卒前寧王圖事便是終前寧人之圖功畢前寧人之受休圖功攸終攸受休畢正是極卒寧王之圖事三以天字提起三以予字承接皆用不敢不易敢不字而奮然以卒前事自任而以終功畢休望今之畢休極極切而語極緊

閔愍應大艱不辭乎辭者成功應茲不忘大功看化誘者化而誘之也天棐忱辭之辭是辭旨之辭天輔其人之誠其辭言不可見每于其人微焉故云其考我民前寧人已有功緒故曰圖功攸終勤照若勤愍照閔愍蓋君當多難用勤勞愍慎民于斯時其勤愍亦若是也所以說有疾疾便不得終享其休故曰攸受休畢凡圖事要卒圖功要終受休要畢不卒不終不畢其君便愧于前寧王而其臣便愧於前寧人矣曰予不敢不又曰予曷敢不蓋統承天意必以卒事終功畢休自任而必期舊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八

主

人之皆予翼也

棐作輔字解忱作誠信解但照字面爲訓則棐忱者輔其誠也康誥註誠則得之是矣此註云輔以誠信則愚所未解也敢問高明

討武庚本是今日事曰卒寧王圖事曰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曰于前寧人攸受休畢何也後事之不繼前功之盡棄也曰茲不忘大功曰不敢替上帝命統是此意

圖事便要到成功圖功便要到受休此立言之次第

王曰若昔朕其逝朕言艱日思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舊厥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肆予易敢不越卬救寧王命

此節又將艱字提起說我亦當日思之矣但乃考所爲的事不可不圖其終故舉作室喻又舉舊田喻見已必當爲肯構肯穫之子不可爲廢基之子故曰肆予易敢不越卬救寧王命救寧王命是爲極卒寧王圖事是爲于前寧人圖功攸終是爲于前寧人攸受休畢

重訂書經集傳卷之八

六

易曰有子考无咎考无咎乃稱有子弗棄基乃稱有後基者何大歷服是也

臣謂考翼以艱大不可征君謂考翼以構穫爲有後此其語相應顧慮

味越卬二字有汲汲不遑之意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民養其勸弗救

子喻百姓固是自愚庸見此厥子卽應照上厥子看則兄考喻武王友喻四國民養喻邦君御事尤爲妥當鴟鵂之詩云旣取我子母毀我室此下亦云胥伐于厥室詩云我子我室此言厥子厥室適

相符也敢正高明

王方麓認其勸弗救句是自相勸以弗救如隋人作毋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極有理

王曰嗚呼肆哉爾厥邦君越爾御事與邦由哲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越天棐忱爾時罔敢易法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大艱人誕鄰胥伐于厥室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爾厥邦君越爾執事宜緊貼肆哉句讀

武王伐紂用喪厥師全賴明哲之輔故緊接亦惟十人迪知上帝命知從介躋中出是爲真知故及

七

天輔誠信之時能相寧王爲真師之舉爾時君令

臣共未有敢憚征役而易其法者矧今天降戾于周邦惟首大難之人敢放肆聲援鄰國胥伐于我室其視紂時亂在彼國而未及我邦何如者乃皆畏縮云艱大不可征爾亦知天命之不易乎註以今昔互言貴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極說得是

上帝命卽救前人受命克綏受茲命令字天命不易正承上帝命說越天棐忱越字宜照易不越卬越字看不宜承迪知說語意蓋謂十人已知天命分曉故及天輔武王之誠之時卽相助弔伐之舉

以承天之天命也觀註亦惟亂臣十人雖知天命及天輔武王之誠以克商受語自分明時說通相

參不明敢正以問明者

惟大艱人照大艱于西土大艱二字者

誣鄰誕宇亦作放誕解上云有友伐厥子分明是欲取我于此云胥伐于厥室分明是欲毀我室此其勢誠迫急與紂時之惡但肆于商邦而未及周

室者不同邦君御事宜何如戮力者乃遠巡退縉云艱大不可征視十人之廸知帝命何如哉視爾時之罔敢易法何如哉此伐厥室是伐我室時說

重刊書經卷之八

太

含糊不明敢正以問明者

天命在誅亂以安民本一定而不易者昔十人越天樂悅能出身以爽邦今邦君御事明知天樂悅

辭其考我民却相勸而弗收胡十人廸知天命之真而今不知天命之不易也此責語極明而斷令

畏縮者莫可爲辯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稽夫予曷敢不終朕祗天亦惟休于前寧人

前曰永思艱又曰艱日思茲曰予永念見於此東征一事未嘗不深長思也但嗣寧王承天休命不

敢不終厥功耳

武王誅紂而封其子本天下至公至仁之心乃武

庚不畏天安命復圖紀其敘則若去草不盡致復滋蔓爲害其美不全矣故此以稽喻曰天惟喪殷

若稽夫然不盡除之不已也則我安敢不終朕祗耶我之所以終祗者是天亦惟欲休美于前寧人

不使有除惡不盡之累耳此正照前予曷敢不于前寧人敢受休畢句畢敢受休而極卒圖事圖功

彼終悉舉之矣此辭意之極開領處

重刊書經卷之八

太

予曷其極卜敢弗于從率寧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

吉肆朕誕以爾東征天命不僭卜陳惟若茲前解艱大之疑已悉此又釋其違卜之意若曰大

事以人謀爲本我亦何敢違欲川卜敢不從爾勿征之言乎惟佐寧王以開疆土在前寧人已有故

事今民獻十夫予翼圖功蓋率寧人有指疆土爲之此人事之顯然可據者卜而不吉固將伐之况

今卜而并吉乎此予不叩自恤大以爾爲東征之舉也爾等今復何疑帝天之命至于人心毫髮不

僭况卜之所陳惟在茲而可自決矣慎毋以違卜爲我阻也

率寧人有指疆土不泛言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
教寧武圖功此便是率循故事之實處此人事之
可據者故其辭云云觀前民獻下曰我有大事休
朕下併吉此率寧人下曰矧今下并吉則可知矣
計將指字作定字解極是易廣八卦象曰艮爲指
上文天命與卜但分言之此曰天命不替卜陳惟
若茲蓋合而言之見卜之所陳即天命之所在不
可違也

此篇從首至尾只說得天命二字然天命主于民
心見于龜卜民獻十夫予翼圖功便是率寧人有
指疆土處况卜之併吉乎此類大之可爲慮也連

卜之必不可也寧王之大功必不可不成其終也
通篇王意在茲不忘大功一語上而總之以天命
人事爲次

微子之命

微子是本爵武王雖封之于宋篇名仍稱微子者
原其罔爲臣僕之心與箕子之心一也使武庚不
以叛誅微子其肯出就封哉武王封命之辭曰崇
德象賢統承先王亦體微子存祀之心耳詩曰有
客有客亦白其馬此作賓之一証也噫知微子作

賓于宋則箕子之朝鮮必其所自處而非受封命
者矣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修
其禮物作賓于王家與國咸休永世無窮

崇先王之德必求象賢者以承其統俾修禮物之
舊作賓王家此通是國家之典故此首用稽古二
字爲題耳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則期望之辭也此
數句是封命之目語宜一直說下

此節象微子作箇冒語未便實指微子說今詳命
勅命之體皆如此

一代之名物總以禮物名時方華命禮教一新殷

之禮物或從此廢壞故亟命修之以存一代之典
故俾後世得據此以考求耳聖人聖公之心如此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皇天眷佑誕受厥命撫
民以寬除其邪虐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從齊聖廣淵說到德垂後裔是一氣語亦宜一直
看下去爲妙皇天而下蔡傳蓋逐句爲解耳時說竟
將齊聖句爲綱下分四事非特失本文之旨亦失
蔡傳之辭義矣敢問高明

齊聖廣淵德之全體世未有能全者成湯聖後日
跡獨能全之故特下簡克生有如是之全德自然
爲天所佑故稱皇天眷佑誕受厥命乃其撫民也
一以寬行之除其邪虐此其功加于當時德垂于
後裔享後世之報亦宜與其德俱無窮也

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予嘉
乃德曰篤不忘上帝時歆下民祖協庸建爾于上公
尹茲東夏

此緊頂上文說先王之建德者有之難乎後人之
克紹也微子實踐修厥猷舊有令聞蓋異乎後人

重刊書經卷之八

三

之泯泯者矣且致恪致慎克盡承先之孝而其事
神人也能委曲以圖存周旋以全祀肅恭莫以加
焉則其篤厚不忘之德真有足嘉于世者以若人
至祭祀上帝其有不時歆者乎以若人爲君長下
民其有不祗協者乎故特建爲上公尹茲東夏
實踐而修爲曰踐修恪慎肅恭曰篤不忘正其踐
修之實處上帝二句亦自其素所踐修知其必能
如此也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率由典常以蕃王室弘乃
烈祖律乃有民永綏厥位毗予一人世世享德萬邦

作式俾我有周無斁

此節苦無明註若時說則甚有可怪者愚不敢闢
其非也但據敷乃慎乃弘乃律乃口氣本自相對
一邊說到以蕃王室分明望其蕃屏一邊說到毗
予一人分明望其毗輔然後說到世世享德萬邦
作式俾我有周無斁於文理似覺稍順蔡子而在
我不知其當何從也最正高明

敷乃訓敷恪慎肅恭之訓慎乃服命慎上公尹夏
之服命此其所率循可稱王國之輔故曰率由典
常以蕃王室進而弘乃烈祖光大其垂裔之德律

重刊書經卷之八

三

乃有民克紹其撫民之功此其所保持有裨君德
之大故曰永綏厥位毗予一人若是則子孫可以
世享百辟賴以儀刑而周家之盛美亦藉此不至
于淪敷矣故曰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無
斁愚謂大意宜如此看惟高明裁之

蕃王室毗一人通是望其夾輔我周故承說俾我
有周無斁此數字卽洪範攸敷之數所謂與國咸
休永世無窮也細味俾我二字自見得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蕃王室毗一人到世世享德萬邦作式俾我有周

無改道是極休美處今日之命正在于此故勉其
往哉惟休而戒其無替朕命也

康誥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
德慎罰

康叔尊則侯親則弟而年則幼也故武王歷呼之
以起其聽然小子二字極有意在惟小子能完其
純誠智慮以成盛德而知誘物化亦在于斯故下
復稱小子封再稱汝惟小子又稱肆汝小子封皆
有深意存焉

前書卷之八

書

稱小子封即稱丕顯考文王蓋將以文王之所以
造周者勗其所以治衛也明德慎罰語似平而總
歸一德上觀下文自見重者一克字

文王之德若日月照臨而此心常不自足如下文
不敢侮鰥寡云云其德誠克明而其訓誠克慎矣
所以肇造而受命

惟時商俗靡靡不可不用罰以為治武王恐康叔
之不知本也故首揭文考明德慎罰一語及後之
所以論罰者究歸於明德上此是一篇大主意
左氏以務崇務去解明德慎罰極善者今講解者

必將務崇務去撮入此條內併解終篇通將崇去
字面纏擾是不解經而解傳也可厭之甚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造我區夏越
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帝帝休天
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時敘
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文王之明德康又其民而已矣文王之慎罰康又
其民而已矣故此由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
顯民直說到越厥邦厥民惟時敘下文勉康叔之
明德慎罰通說到用康又民此篇諸民字是血脉
須細味

前書卷之八

書

不敢侮鰥寡句宜截出不敢侮三字宜重看聖人
只此一點不忍人之心故其用人也惟恐其或誤
而必庸其所當庸祗其所當祗而其不得已以用
刑也惟恐其不中而必威其所當威此其德著于
人若日月之照臨也觀本註自見得時說將不敢
侮句與庸庸祗祗威威平看大戾本旨敢訂正以
質高明

明德慎罰雖二事而總歸于明德故此首提不敢
侮鰥寡一語承說庸庸祗祗威威而又總承顯民

一語慎罰雖在其中不必言者時說分孰爲明德事孰爲慎罰事總承顧民句訓矣

孟子曰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蓋言其加志於窮民也若心志一不到不覺其侮忽之矣宜玩不敢侮三字

下文論明德說到小民難保要其存文王不敢侮鰥寡之心論慎罰說到若保赤子亦要其存文王不敢侮鰥寡之心

用字緊重顧民來貫到惟時敘止肇造我區夏是本國越我一二邦以修是鄰國總之則西土無不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八

其

帖目也升聞上帝帝用休美大命殪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罔不時敘文王之德何如哉武王繼之勉地不怠故克成大業而康叔得尹於東土也此原周之所自以見康叔得封之由且下引祗適乃考之意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水德言往敎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不遠惟商耆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曰今民便見民所瞻仰不可不用德以綏之矣故

教其祗適文考聞昔所聞也卽德言也紹有不志意求有服行意紹聞衣德言正祗適之實處然殷

先哲王及商耆成人其所爲治者不可不知也故又敎往敎求用保乂民不遠惟宅心知訓以其所宅心者宅心而知所訓民正是保乂之實處然古

先哲王是萬世之治極尤不可不知也故又敎其別求聞而由之用康保民夫自古及今聖帝明王之猷書賢臣碩輔之經綸皆吾心之天所自有也

祗適敎求遠惟別求無所不用總來欲弘于天下蓋德必合天而後爲至也故承說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此裕字本弘字來惟所存者弘則所發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八

其

者裕凡出身加民無非是物斯所謂不廢王命者康叔之所當深念者也

保乂者保而治之也康保則保而且康矣較深一步自此至篇末總說得康又二字總由若保之心出

凡民在所訓之然未有不先于宅心者商耆成人一夫不獲若予之辜則其所宅心者可知矣曰宅心知訓宅與之同而訓亦與之同也

敎求是廣求別求又出於敎求之外別求其明日

見諸行故緊接一由字

天卽以心言此心原與天合近迷遠精勞水惛探則與易之大畜無異矣故曰弘于天

裕本弘于天來卽資深達原之謂下文乃山裕民乃裕民裕乃以民寧統照此箇裕字說

王曰嗚呼小子封惇惇乃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乃其又民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此緊承上說若曰用保又用康保何若斯之汲汲哉此民與身非遯不相干者民之惇惇乃身之惇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八

文

瘵也而可不敬哉蓋可畏莫若天矣而誠則輔之猶可必也民情雖大可見小人則甚難保焉有情有欲易怨易咨其可畏殆甚于天者往必紹聞敷求遠惟別求以盡乃心無或康好逸豫是乃其所

以又民者耳不然而民怨其可解哉我聞曰怨不在大亦不在小俱在惠不惠懋不懋耳一不惠不懋怨卽形焉真如惇惇一在身而咨嗟所不免者此必盡心保又而後可也

土云裕乃身此云惇惇乃身何以別身一也德與天爲一而恢乎其有餘曰裕乃身民與已爲一而

惇然其相聞曰惇惇乃身惟惇惇乃身而不安此必先明德裕乃身而後可也下文曰惟文王之敬

此敬哉二字極喫緊後曰敬明日敬典曰敬忘又曰敬哉敬典不一而足蓋欲明德慎罰未有能外

于敬者

天畏棐忱三句是將天之可畏形民情之尤可畏也或曰天可畏矣所輔在誠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猶天之可畏也不以誠求可乎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是所謂心誠求之乃其又民者亦一說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八

文

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正照不敢侮寡說心思一不到而康好逸豫之是從則侮忽其所可閔者矣其易以保此小人哉

祈架其剛亦惟怨咨小人真是難保然在心誠求之耳往盡乃心無康好逸豫是保又其民之實德也乃其二字須重看

祇通船開敷求遠惟別求開由正是盡乃心處行此之謂思勉此之謂懋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曰惟弘王應保殷民又曰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此語意本似兩層註但用一以字作過或恐未

然愚謂廣土德意和保殷民是其職也然殷俗靡

靡時方滌其舊染之汚不盡鼓舞之術非所以凝

天之命也故又進之曰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蓋作興新民乃為應保之實事是所謂明德之究

竟也高明以為何如

天命雖已在周而殷民未化猶為命之未定也故

曰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肯乃惟終自作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八

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

惟肯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作新民在德然人情方習于汚一旦更新中間必

有未盡滌者罰亦不可廢也故先教之敬明乃罰

易曰先王以明罰勅法不明罰以示人如何其可

以行法此條蓋舉故誤二項明用法之權衡立五

刑之屬三千之斷例

非肯乃惟終自作不典是故意為不善者且負厥

罪甚小謂法無如我何非終乃惟肯災是偶爾不

幸者且既道極盡已善不敢隱匿此兩人者所犯

雖有小大而情則異矣法之所誅誅其意也安可

宥于式爾法之所原原其情也安可加于適爾故

一則曰不可不殺一則曰時乃不可殺

有厥罪小有字與有厥善有字同彼自負此罪甚

小不足畏與既道極厥辜自認所犯極大不敢匿

者正相反對註但將有厥罪小句解作其罪雖小

則上文已明說人有小罪矣此不為複語耶且適

爾下曰既道極厥辜式爾下曰有厥罪小分明對

待何忽焉而不加察也敢訂正以質高明

此節與虞書青災肆赦怙終賊刑宥過無小刑故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八

無大意思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明服惟民其勅德和若有

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此節時說皆以上段為主下二段分去惡保善竊

謂不然通一篇書看來但說得用保乂民用康乂

民而已而康乂全本一保字未有不保而能康乂

者按此節大意是一直推說下若曰罰本有敘不

可素用也凡用法者時乃大明服則非徒殺人以

逞者惟民其戒勅而懋于和蓋無有不畏且勉者

進之而視若有疾攻治鍼砭必求其生而後已則

惟民知不善之不當爲自畢其咎矣又進之而若保赤子憐閔其無知而陷于罪則惟民涵育于容保中日遷善而不知是之謂康乂也論治必至康乂而後已則明罰者必常存若保赤子之心而後可故從大明服直推言之下文無或刑人殺人無或剗刑人服念蔽因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惟曰未有遜事統申發此若保赤子之心以康乂其民耳是一篇之大旨也敢妄訂以贊高明

康乂說

下文乃裕民裕乃以民寧矣惟民迪吉康統照此

重訂書經義疏卷之八

重

時乃時字緊承有敘來明服上加箇大字是用刑之極當者其勅有背畏懲和有胥勸意然特勉焉耳其畢棄咎則自然去其惡無畏勸之迹矣然猶未化也其康乂則日遷善而不知矣

敬明乃罰是將川法的意思示人使人知所曉時乃大明服是將此法加諸其入所謂明正其罪者若已有疾欲攻治而生之也其畢棄咎素此疾以全其生矣易曰損其疾无咎

赤子無知全在父母之善保民未陷于罪也保護之若赤子不使之入于死民已陷于罪也保恤之

若赤子必爲之求其生孟子曰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說得極痛快

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又曰剗刑人無或剗刑人

刑殺剗刑通是天之所以加有罪者君上不過奉行之耳非汝封三字提得極醒無或二字儆得極嚴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三復斯言自然若保赤子矣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刑殺剗刑君上主之自此而外有司主之故曰外事然非君示之準限有司將無所法守矣故曰汝

重訂書經義疏卷之八

重

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

照下陳時臬事句此應陳時臬司句言列此法于有司使知所守也敢問高明

康叔周侯也其示有司曷云師茲殷罰衛居殷墟其民習聞殷法已久以殷罰之有倫治殷民之有犯而民帖然服矣陳時臬司原有布告之意

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于旬時不赦要囚

要囚二字此篇訓獄詞之要者多方訓戒懼而要囚之俱未明白愚謂不若訓爲緊要之囚卽上文

常刑當殺之人也何如敢問明者

要囚獄成有司上之邦伯若記所云聽之棘木之下此一審決而此囚不可復生矣民命至重故服念五六日或至旬時始加決斷耳王制王三宥然後制刑正是此意服念二字宜重看

照傳蔽作斷字解愚細詳字義蔽遮蓋也凡人所犯情有重輕罪有大小罪但遮蓋其情無參差無出入是爲中法耳故特下不蔽二字未識是否敢問高明

王曰汝陳時臬事罰蔽股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

陳時臬司將此臬示之有司陳時臬事將此臬施之行事所謂聽之棘木之下者

此節註極明意極婉曲盡仁人慎罰之意矣但義刑義殺訓宜于時則股彝古法不宜于時胡亦用之爲斷乎且古法與宜于時者將孰從而取中乎愚謂股彝常法也卽義也王恐康叔不知以義用股彝而移情以就已故曉之曰汝視所陳之臬論決要囚之事罰蔽股彝則其刑其殺在義不在我用其義刑刑之可也勿庸以刑次汝封而刑之也

用其義殺殺之可也勿庸以殺次汝封而殺之也以次汝封則汝刑之也汝殺之也非義刑義殺矣故雖刑殺已盡遜于義日時敘汝此心但惟曰未遜事常懷未是之心則不敢爲非義之刑殺是所謂善用罰者鄙見如斯未識是否敢問高明或曰觀下文述由茲義率殺句分明義是宜于時者與股彝不同曰若然則股彝非義也其何以稱華蓋義者宜也此義字是箇活字凡用刑殺時一視此義爲之是謂善用股彝耳非謂又有宜于時者之法特別于股彝也請細思自得之

前云厥邦厥民惟時敘是民得其理此云時敘是刑得其理要之刑得其理則民自各得其理矣惟曰未有遜事此心上不自滿足自家嘗謂未然耳非對人之語也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呂刑云折獄惟良此心不良未有不深于法者武王恐康叔往衛或失其良心也故提醒言之曰未其有若汝封之心要其常存此心以行罰曰朕心朕德惟乃知要其常思我心以行罰心卽不忍人之心德卽好生之德舉斯心以加彼則所謂若保

赤子也

凡民自得罪寇攘茲究殺越人于貨魯不畏死罔弗

宜味自得二字罪非自取人誰得而加之此一節

只著元惡大憝之當罪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于弗祗服厥父事
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
大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
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
乃其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八

案

聖人治天下以倫教爲首務蓋教化本原所在不
可忽也元惡大憝雖不待教而誅然此但得罪于
法制耳不孝不友的得罪于倫教若何其可輕宥
得故曰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乃其速由文王作
罰云云

矧惟不孝不友下父子兄弟宜平說所謂子不子
父不父弟不弟兄不兄者也相殘相賊一至于此
而可漏網于政人乎我政人三字宜重讀政人以
彝教爲首務民彝之泯亂政人執其咎故連由文
王作罰以刑之文王所重惟此事故云文王作罰

其贊即履彝也

有曰舉不孝不友而兼及父兄者以子之不孝致
父之不慈以弟之不恭致兄之不友以甚于弟之
罪亦有理

不孝大受矧惟外庶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
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
朕慈已汝乃其速由茲義率殺

首句喚起下文民彝之泯亂可惡之所由以引壞
其民彝者尤可痛惡須重看別播敷等句引惡二
字是罪案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八

案

帝王治天下首重明倫不舉而至于泯滅罪在不
赦故云大受

虞書曰敬敷五教自古來未有外此爲敷者別播
敷以干民譽弗念上指弗庸上命及病厥君豈非
長惡之臣乎長民之惡厥罪甚于民之身爲惡者
故速由茲義率殺

亦惟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
大放王命乃非德用又

此節未便即指康叔蓋自外庶子訓人等引惡論
來若曰此則群臣之罪也然風教之本實在于上

亦惟君惟長不能齊其家訓其臣惟肆威虐大放王命故至此耳乃欲以非德川又可乎此大槩泛論罪坐君長以儆勸康叔語然後緊打在康叔身上去曰汝亦罔不克敬典云云細玩此節亦惟字面併下節汝亦罔不字面自見得若曰此條即指康叔則康叔未嘗往衛也即此罪之母乃大急乎敢訂正以質高明

身先孝友自能厥家人身先忠義自能厥小臣外正已則不能而能厥家人小臣外正乎宜深味不能二字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八

六

大凡不能身教的人專肆威虐以臨下放棄王命而不守乃非德川又緊承此二句說以見徒罰之必不能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由裕民三字下得極好凡民之罹于惡非民之性惡也勸導之不先而涵養之無素也自古君相講求首先教化而俾從容于陶鑄之中不亟為操切之術惟是盡所由以裕民一事

先刑罰則迫急先教化則寬裕然必從裕乃身始

凡國家常法皆從兢兢詳審中出故稱敬典觀下文勿替敬典自見得此句重在之字上非不能敬守國之常法也敬忌二字不宜太分散者自忌忌乃為敬非有所不忽又有所不敢也且汝亦罔不克云云語意一串下統要康叔師文王之敬忌以裕民耳蔡傳此段似未得語意敢體本肯為解以質高明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八

七

此緊承非德用又來若曰又不可廢罰也而未有可外德者自古先哲王惓惓愛民而兢兢講誼所立常法是為敬典乃所由以裕民使從容于禮教之中自然不干于刑法者汝亦罔不克此敬典乃山可裕其民者然此敬典皆從此心之敬忌出惟我文王之敬忌常存而常不肆真乃可以裕民者汝但惟其敬忌是由而常曰此不可及也我惟有及而後已則乃克敬典乃克裕民而予一人所望于汝之康又者此可以克愜矣汝小子封其敬忌之哉

不敢侮鰥寡乃文王敬忌之實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亦惟若保赤子之心而已矣惟敬忌德裕乃身乃可以裕民

論到刑罰處宜用速以弼教故一則曰速由文王
作罰刑茲無赦一則曰速由茲義率殺論到教化
處宜用裕以康民故一則曰惟文王之敬忌乃裕
民一則曰裕乃以民寧

王曰封夷惟民迪吉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
又民作求矧今民罔迪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此節三迪字重看九民在所迪之用康又民是政
所由迪之于吉康者然曰其惟殷先哲王德則所
重從可知矣

夷惟民夷惟天二夷惟字恐不作明思解威命靈
王曰書經卷之八

爽惟天與民耳宜作靈爽之爽解若曰靈爽惟民
向背去就不可忽也要在迪之以吉康耳此正照
上敬忌者爽惟天做此消語云迪畏天顧小民是
一証敢問高明

曰罰蔽殷彝曰速由文王作罰曰惟文王敬忌曰
惟殷先哲王德其德其罰一也蓋互舉之矣

迪民吉康是王者事迪之不適尚不可已况無不
適而可無迪乎罔政在厥邦可謂君乎武王之痛
自刻責蓋惕康叔之知微也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今惟

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康未同爽惟天其罰殛我其
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顯聞于天

緊承上節說來惟殷先哲王德用康又民是王者
事亦諸侯之事不迪則罔政在厥邦可監也故所
告汝者在罰之行而所以告汝者惟德之說何者

惟罰之行乃可以弼教而非德之說非所以裕民
也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之雖屢而未同古先

哲王之治政人謂何靈爽惟天罰殛其必我加矣
而敢或怨乎蓋惟民之罪皆由于我不在大也不
在多也况今大且多皆我之罪尚可顯聞于天乎

此我與汝宜共監而德罰之用不可不知所先後
也

味德之說于罰之行何肅然厥刑之慘烈皆益然
德意之流行也天地之大德曰生于慘殺中益見
孰謂明德慎罰可分爲二事乎

不靜卽是不康處要戾厥心同于古今在德教之
啟迪此迪字正照上三迪字

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時忱丕
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不汝
瑕殄

此正照敬忌裕民說敬哉無作想勿用非謀非藝一氣下但敬時忱不則敬德則德裕乃身而寧民不外是矣故說不汝瑕殄用康乃心三句正不則敏德之實下手處

古人之德由敏而成法古為治者苟怠緩優游便不濟事故不則敏德下緊接一用字用是康乃心必不動于非幾用是損乃德必不諉于難及用是遠乃猷必不安于近小敏德在我出身加民無非是物矣民有不趨于古庸者乎故曰裕乃以民寧此正應若德裕乃身乃由裕民語

重訂書經要問卷之八

三

不汝瑕不汝怨也應無作怨句殄字又埋伏下文殄享一殄字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惟命不干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川康又民

極天命之靡常而歸到用康又民蓋康民即所以凝命也

后王君公專以又民高乃聽上着明乃服命句極着緊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告汝乃以殷民世享敬典說見前勿替全在敬忌上曰勿替敬典又曰

聽朕告汝者敬典是篇內提綱不可不習神而所告之詳悉亦不可不詳審也通篇總說康又民故以殷民世享句結局

總論

通篇克明德慎罰是大綱而喫緊在不敢侮鰥寡一句上不收侮三字就是後邊敬忌二字一則曰小人難保一則曰若保赤子皆應此不敢侮鰥寡一句所謂明德者明此而已所謂慎罰者慎此而已蓋慎罰正所以明德也玩篇內諸德字自見得酒誥

重訂書經要問卷之八

三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商受酌酒天下化之而妹邦為甚康叔往治其地武王特用申誥令其儆戒臣民亦作新民之一端也明大命于妹邦是提綱語下文其大命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殛亦罔非酒惟辜文王誥教小子有正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

武王誥康叔先從文王說起見文王當時已知酒之流禍特拳拳爲誥矣

厥誥必庶邦庶士至亦周非酒惟事是一誥誥教小子至總將無醉又一誥惟曰我民迪小子至小子惟一又一誥然此節則自其意言之故首用惟曰二字耳

乃穆考文王二節

庶邦庶士少正御事皆西土之人觀越小大邦句可見

誥曰朝夕其意可謂拳拳矣曰祀茲酒則知此外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八

皆不宜酒也縱而至千大亂喪德至小大邦用喪獨何哉一則曰亦周非酒惟行一則曰亦周非酒惟事見非此酒則無此德行無此罪過也禍必有胎可無自省過乎哉

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此推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特祀以報本不可無酒以達馨香耳訓誥者解曰天始令民作酒誤矣改正高明

文王誥教小子節

小子血氣未定或縱酒者多故特誥以無彝酒及庶國則誥以飲惟此然必以德將之無至于醉也

誥教小子中又及庶國是二段傳曰無常於酒其飲惟于祭祀之時云云相連解失本旨矣收訂以

質高明

德將無醉句極重將持也持得此心定方可不至于沉湎

惟曰我民迪小子節

惟曰二字武王推文王誥民之意言之語意雖一串然我民迪小子惟土物愛厥心厥則教父兄之所以立訓聰聽祖考之訓越小大德小子惟一則教子弟之所以承訓經文昭然明著蔡傳我民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八

亦嘗訓導其子孫此亦嘗二字吾不知其何謂敢問高明

此節意若曰文王誥庶庶邦及誥教小子越庶國語亦拳拳矣乃其意則慮小子之易縱爲甚惟曰我民凡迪小子惟教他知愛土物蓋土物所以養人之生比他嗜好不同少而愛焉長而習焉不見異物而遷焉厥心自無他好通在力穡孝養上無不臧矣厥子孫于祖考此等彝訓不可聽之藐藐須加聰聽以領其意德無小大視之如一毋謂嗜飲之小無傷于大德而收縱逸于其間也大凡沉

酒權酒的人地起于不惜家產若能愛惜土物然不刊沉酒去此是禁酒第一着工夫在我民小子爲尤切故主人王特以此意指示其長上使子孫知所謹守也小大德不必深者若曰小事大事云爾

妹上嗣爾股肱純其鬻縶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率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勤是人生第一事四體不動五穀不分則必不務生理而爲沉酒之徒矣故武王訓誥妹土首揭嗣爾股肱一語嗣續也嗣續云者卽俗解手動脚動

不以休歇也純專一之謂專一在蕢縶奔走事厥考厥長份率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追本嗣股肱來作服田服賈二項看亦可作服田之服去服賈亦可厥父母慶慶其衣食之豐饒也自洗腆致用酒一則致承懼之情一則蕢縶若之禮此酒之不可已者開此禁正所以禁其餘也

庶士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

臣茲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有王家君欲如是其養老而臣舉其禮以稱君之願曰惟君醉飽二字要認得好卽詩既醉以酒既德以德也

惟中德可以事神觀省作稽云者無念無事而不求協于其中也

臣人各有職業何暇爲飲然羞者以承君養老之意羞饋祀以盡所以交神明之義亦皆臣職之所當舉者行養老禮而導飲酬酢行祭禮畢而飲福享尸斯時亦何嫌于用酒哉故一則曰爾乃飲食

醉飽一則曰爾乃自介用逸且修此典禮則于職無曠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謹此職事則所養可知亦惟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矣正事正其永不志王家處是元德也元德正與惟君中德語相應茲語禁酒乃開飲酒之門者三一日父母慶一日羞者一日羞饋祀斯真人情哉本人情以爲節斯聖王之所爲善禁也

王曰封我西土裴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此翻前案說周之所以興在慈酒之教重看克用

文王教句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業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渝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狠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罹弗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八

文

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群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

事

此下三節推殷之所以興所以示皆係于酒之甚不愆足爲今日之監戒也迪惠天顯小民句最重此以下通着我聞字面見此歷歷耳目所睹記爲世之勸監昭然也其儆戒極切

王曰封我聞惟曰二節

天人之際可畏哉不知可畏未有能實行其事者在昔殷先王真知天顯之難誅小民之難保實迪

其可畏之事制事制心經其德而不變克知宅俊秉其哲而不惑蓋惟恐不德不哲上無以祗承乎天顯下無以祗協于小民也湯若是殷祚故後世咸效之自成湯至于帝乙皆持此迪畏之心皆以此成就王德敬畏輔相御事諸臣亦皆體此心厥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八

文

之乎此殷之所以興而世世享之也

畏在心迪在事實行敬畏之心曰迪畏經德秉哲是也經秉二字着力經其德而不變先立敬天勤民之本秉其哲而不惑必求敬天勤民之人是實實能迪其所畏者觀成湯之聖敬日躋旁招俊乂自見得

自成湯至于帝乙皆能迪畏經德秉哲故曰成君德不立不足爲天下王成王者成其王天下之德也

取其可敬者而不取其可悅者是爲畏相畏相乃

所以成王非二事

厥樂何重有恭二字以君之勉畏爲已心爲已事曰有恭

不敢自暇自逸二句緊承厥樂有恭說

百姓是賜姓者里居是師田者通是內臣

上從成王畏相說到厥樂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

曰其敢崇飲此從罔敢酒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

說到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祇辟是顛倒文法總

之則仰體勉畏之心交修勉畏之事也宜玩諸不

敢字面

我聞亦惟曰節

重者酬身二字殷先哲王畏的是天與民實實去

做敬天勤民的事紉所知的只是箇身所爲的只

縱酒以酬其身不修其德厥命罔顯于民凡所以

取怨者則爲之祗保越怨不易且肆然無忌作奇

技淫巧以悅婦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逐誕

惟縱淫佚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斯時民盡痛傷悼

國之將亡他惟知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

疾狠死也不怕辜在商邑國戚也不憂弗惟德馨

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併庶群自酒腥聞在上

故天降喪而罔愛于殷總惟他一箇逸字逸正與

勉畏相友如何能承得天命免得喪亡故又申說

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照文王不敢侮鰥寡庸庸祗威威顯民看此厥

命罔顯于民是本無勉畏之心來

越及也本是及民之怨的却守以爲憲典而不易

道是祗保越怨不易

惟荒腆于酒惟字重看益甚焉曰荒腆

自酬身說到用燕喪威儀通是縱逸之事人不堪

其受紉不改其樂是不惟自息乃逸後惟逸二字

正照此逸字說

自息二字說得極好紉縱無不可肆之樂而挾無

可以阻遏之勢要惟自知省改自知休息耳不惟

自息其誰得而息之雖然至于降喪則又息之之

晚也

人到醉時便不怕生死况加之疾狠乎

祀茲酒本以達惟德之聲也今謂祭無益而惟自

縱酒致怨于民且庶群化之皆自以酒腥聞于上

腥聞與馨香之聞如何天之降喪其自取也故曰

惟逸惟民自速辜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請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
當於民監今惟股墜厥命我其可不為監撫于時
大監監字印上二監字監其失便自知戒不必另
作戒字看

撫于時撫字重看撫我則后虐我則讐股墜厥命
通從縱虐不撫來我大以為監須從敬撫上去究
竟只廸畏而已

予惟曰汝劼毖股厥臣侯甸男衛矧太史友內史友
越厥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疇圻父
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丁酒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八

三

此節重劼毖剛制四字用力以嚴禁曰劼毖強力
以自持曰剛制劼毖必從股厥臣者庶群自酒不
可不先為禁也股厥臣侯服于周故與侯甸男衛
並敘由外臣說到所友說到所事又說到若疇止
說到康叔身上要其先剛制以為則君不剛制而
能劼毖其下者未之有也重看四矧字

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又
惟殷之迪諸臣惟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
有斯明享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罰乃事
時同于殺

時解厥或誥節曰禁民之不率教者解又惟股之
迪二節曰禁臣之不率教者似亦然矣恐惜其未
究字義失經文之大旨也群飲上不曰厥或誥乎
誥者誥戒其下之辭就上文看上所劼毖其臣者

蓋亦嚴矣其臣宜從上命誥戒其民矣顧不從上
命而或為誥曰群飲亦可逆命之臣也可容于
世乎故曰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若股
之諸臣惟工向為紂所導廸一時不能改洗乃廸
于酒則與顯然逆命者大不同矣故曰勿庸殺之
姑惟教之然謂是酒終不可廢有斯川之以明享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八

三

非用之以自逸也克永觀省作稽中德教命昭然
乃不用我教辭則我一人所命于汝者若何汝所
宜吉罰以承事者若何惟我一人弗恤弗罰乃事
則惟德馨香祀必弗登聞于天而腥聞則有之矣
此亦不可有者故曰時同于殺細玩本文明享弗
罰字而其大義自明蓋此三節通是責其臣之率
教故上文詳為劼毖下文總結曰勿辯乃司民酒
于酒情訓誥者不細體厥或誥三字及明享弗罰
字而不照上下文劼毖勿辯等語釋厥或誥曰
人或來告我釋有斯明享曰不忘教辭不酒于酒

我則明享之甚矣經文之本旨敢妄訂以質高明
厥或語是殷獻臣侯甸男衛諸臣私相語說以今
其民故下簡語字此等臣王恐康叔難盡法而易
縱故曰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立法不
得不嚴蓋如此然殷之諸臣群飲者必多但其自
飲與或語者不同如盡執拘之則刻矣故特開說
又惟殷之勉諸臣惟工乃洎于酒勿庸殺之姑惟
教之然念斯酒用之養老饋祀終不可廢故又開
說有斯明享亦禮之至大者惟永克觀省作稽中
德克承祀事乃可自介用逸如不用我教詞將我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八
一人不放在心上弗獨乃事則弗獨終歸沉
酒時亦同于可殺之目耳然曰同于殺即令律準
某罪論一般與于其殺亦稍別此三節開款極明
擬罪極當皆所謂端乃可以禁民者
語與告別觀無逸篇厥或告之句但用告字不用
語字則厥或語曰四字必不應作厥或告之解
詩曰吉蠲爲飴是用孝享蓋明享必先于吉蠲也
此一証

王曰封汝典聽朕瑟勿辯乃司民洎于酒

首用語瑟字中用勅瑟字此云典聽朕瑟蓋通篇

皆該于瑟之一字也勿辯乃司二句重責臣而所
爲辯者在君意深遠矣

總論

此篇專爲妹邦之化于酒捕告以爲禁首舉文王
所以語西土者言酒爲奉祀而作人用是以喪德
喪邦小子宜德將無醉以全此心之臧次語妹上
特開飲酒之門者三而餘嚴其禁因舉周之所以
興在不腆于酒又舉殷之所以興所以亡在不
崇飲與荒洎于酒由是命康叔勸懲諸臣又令剛
制于酒由是嚴群飲之禁而致申瑟之詞其行文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八
極有次第立意只在迪畏三字上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九

烏程後學永菴姚舜牧著

梓材

此篇大都斷簡不但今王惟曰以下與上文不相蒙即惟曰若稽田節與上亦不相蒙今王惟曰節與下又不相蒙解者但各求其義而不強其合則得之矣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君

呂氏曰自康叔言則有臣民大家之等自王言則

申土皆王臣但言厥臣皆在其中矣以厥臣達王句總承說

大家即世族如晉六卿魯三桓齊諸田楚昭屈景之類皆是也左傳載封康叔分以殷民七族自陶氏至于鍾葵氏即衛之大家也大家之情與國若常疎與國之臣民常親蓋臣民素服屬于大家故也國君能施仁政撫其臣民自然情達于大家無或阻撓之者矣所謂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也一國之所慕便可上達於天子是惟邦君之責二以字重看

君與上下惟此心耳公已之心可以得臣民之心可以得大家之心即可以此心上通于天子之心達者是此通彼之謂要之自吾心始也

元氣周流無滯闕于上下身其康強情意通徹無

滯闕于上下國其寧謐惟邦君三字極嚴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曰予罔

厲殺人亦厥君先敬勞肆徂厥敬勞肆往茲先殺人

歷人有肆亦見厥君事我敗人宥

心常奮發則其事隨之故若恒越二字曰我有師

師司徒司馬司空尹旅便見我一身是其表率厲

字重看人君主宰一國生殺亦所不免在無厲殺

耳亦厥君二句緊承上敬勞即盤庚所謂恭承民命也君先敬勞其臣自體上意無不敬勞矣肆往二句又緊承上是敬勞之實茲先殺人歷人有亦其情可矜疑者耳君有其所可矜者臣見厥君所為亦有其戕敗人所可矜疑者其君常存此心見諸行事而有不得臣民之心者乎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全在于此

過此以往曰徂就其臣承君說由是而之曰徂就康叔往衛說

王啓監厥亂爲民曰無胥戕無胥虐至于傲寡至于
婦婦合由以容王其效邦君起御事厥命易以引養
引恬自古王若茲監罔攸辟

康叔往衛有監視之書故首提厥亂爲民一語無
胥戕以下則舉其所以爲民者示其必盡引養引
恬之責無爲胥戕胥虐之事也此節註極明

君與師師司徒司馬等同亂此民故着二胥字言
無相爲戕虐也至于二字緊前上有來謂加恩至

此也寡者人所易忽而至于敬寡婦者人所難偏
而至于屬婦則無不及矣故緊接合而以容句言

重訂書經解題卷之九

率由此以容保之也詩曰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歛
穉伊寡婦之利本此寡婦二字來

引養引恬一氣下

曰無胥戕胥虐至罔攸辟語語仁惻與上罔厲殺

人正相照

惟曰若稽田既勤敷蓄惟其陳脩爲厥疆畝若作室
家既勤垣牖惟其塗暨茨若作梓材既勤樸斲惟其
塗丹雘

敷蓄喻麥除麥除後宜爲播殖計垣牖喻創立制
立後宜爲井安計樸斲喻制度後宜爲潤色

計既者已事之辭既勤則已致力矣全在後人之
承之也三惟其字宜重看

爲厥疆畝在陳列脩理故下陳脩二字墜與茨丹
與雘皆塗所爲故下二塗字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懷爲夾厥邦享作兄
方來亦既用明德后式典集厥邦不享

玩今王惟曰語意像其臣視君啓後之辭與上不
相蒙重在末二句重看用明德三字

此勤字即旅獒罔或不勤勤字言無一息而不用
此明德也明德人所同具故上用此以懷其臣下

重訂書經解題卷之九

用此以享其君後王亦宜用此以集其下也

夾夾輔也懷爲夾者懷來爲我之夾輔也訓近較
欠切

易曰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不寧方來方來者方
來而未艾也如此看乃見歸嚮無已之意時解方

方而來較淺狹

先王勤政子民待諸侯以禮是勤用明德諸侯制
節謹度事王室以誠是既用明德明德只盡此心

耳此心之外無所謂明德也

先王既勤用明德致厥邦亦既用明德便是箇好

棟子後王式用此典以和集庶邦自然不享矣
皇天既付中國民越厥疆土于先王肆王惟德用和
懌先後迷民用懌先王受命

皇天將中國人民疆土完全付與先王望其撫綏
敘事先王既往付予之重在王其將何以懌先王
在天之靈哉亦惟用德和懌先後乎迷民使勿失
性而已蓋民之迷者因無君師教導終于所趨耳
非所當忿疾也和懌有從容化導意先復有左右
夾持意無非欲開其迷用懌先王受命之意耳二
懌字相照二用字宜重看

重訂書經義問卷之九

五

懌是此心之和悅故曰和懌凡群人之迷一時急
性不得須先和懌已心以和懌其心使彼自知嚮
慕不覺其迷之自悟耳先後又從和懌中出即詩
予曰有先後之意或曰先迷民者紂之民後迷民
者武庚之民于文理較順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于子孫孫永保民
茲指上文說惟曰欲至云云是祈祝之意子子孫
孫便是萬年有永然終不忘保民二字此謂善頌
善禱

召誥

惟三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初自周則至于豐惟
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來三月惟丙午朔越三日戊
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越三日庚
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若
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惟觀于新邑營越三日
丁巳用牲于郊于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
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
男邦伯厥既命庶殷庶侯庶不

此叙周召二公所為宅洛者文王都豐武王都鎬
舊矣武王得天下朝諸侯謂貢賦道里均莫如洛

重訂書經義問卷之九

本

邑欲徙而宅之未果成王承其志乃命二公任厥
事玁狁自周至豐者以宅洛之事告廟也惟時太
保在豐先周公相宅至洛卜宅者卜其孰可為
王城孰可為下都即洛誥所卜澗水東澗水西又
卜澗水東惟洛食是也厥既得卜則經營蓋王都
有城郭有宗廟有郊社朝市其規模基址不可草
草皆必先經營度停當然後可議創建故越三
日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攻位者定其前後左右
之位序也又越五日位成蓋宅雖未就而規模大
槩已略脩矣又越日周公朝至于洛蓋國家大事

須上相親臨密視達觀于新邑營無他辭者周召
同心召公之下卽周公之下召公之營卽周公之
營也既承王命來視其營卽代王行郊社之禮蓋
古人作大事始必告始成必告成此告始事也既
乃揣用材物幾何工力幾何餼廩幾何程限幾何
一一裁定載之役書又越七日乃用是書視命庶
殷侯甸男邦伯共供其事惟時殷庶既親承命卽
欣然子來以丕作庶殷若此四方之大和會又可
知已周召之其營洛事蓋如此

召公先周公相宅經營周公後召公達觀新邑營
是國體

越若來者故共其事而來也此越字卽對越之越
字越若口氣似欽若惕若顒若之訓訓古語辭非
也謂進邇而來尤非也敢言正以質尚明

洛在必營而復卜者卜其基址位向之何如耳

詩云經之營之庶民攻之殷庶其民也故以攻位
之役役之周公復命侯甸男邦伯者後來工役繁
大比初時經始其大略不同固不可獨勞殷庶也
邇前後左右無不周覽曰達觀

此時郊社亦其經營大址耳牛羊豕豢之數則

禮物之一定者也

昭洛誥錯簡在康誥者曰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
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成勳乃洪大
誥治則此時百工庶民亦俱畢來矣此獨云庶殷
丕作者見警民之効力而友民之不必言耳

大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
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初時庶邦冢君奉幣而來召公命藏之於外此將
爲書托周公仰致天子卽行見天子禮于新邑營

故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
首訂書經樂開卷之九

首云云通是召公誥旅王若公以下時解俱失經
旨敢妄訂以止高明說其後

旅王旅字卽禮記旅辭旅字陳列也旅王若

公云者仰陳于王若對公言者然也乃御事非指

成王卽殷之御事也召公說所陳于王之大旨

誥告庶殷及自乃殷之御事耳何者殷庶向染於

汗惡今在新邑密邇王宰宜誥告以啓其自新乃

其素所信從者御事也其御事亦向習於怙侈不

知自節無以爲化導之地須是王先自立其極使

御事之率心斯誥告庶殷爲不難耳觀下文王先

服股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王

敬作所不可不疾敬德則自乃御事之吉瞭然矣

時解將御事指成王說恐非經文之旨

重其事曰錫時將致已意訓說其君故曰錫

越及也由誥告庶殷推及到君身上故用此越字

越自乃自字即知風之自自字

鳴呼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

無休亦無疆惟恤鳴呼其奈何弗敬

古大臣愛君之深故剪頭就發嗟嘆將改命一事

說起而深致望其無疆之恤又重嗟嘆而深致祝

其加敬焉下文誠小民永天命總含著在敬之一

字內此數句是一篇之大旨此敬字是一篇之要

領

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原是一句厥元子茲大

國天之休命也天能命人亦能改命于人可畏哉

惟王受命是大休矣然大可憂恤者即寓於斯全

在一敬可以保持得易其奈何四字宜細嚼

無疆即莫大之意

更其有他弗敬可也曷其而弗敬出於無奈弗敬

可也奈何而弗敬語意是如此然四字又一氣下

相連不斷最難體貼

天既選終大邦殷之命茲殷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

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康在夫知保抱攜持厥

婦子以哀籲天祖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

其眷命用懋王其疾敬德

一往不反曰選終茲服者若此其行事也厥命厥

終是自終其命照上選終看

康在之康即康諡所稱康厥君之人也夫知保抱

攜持云者民之爲夫者四顧無生理可圖惟各相

率逃亡以求生而已

此承上改命來殷先哲王功德在民其在天之靈

豈不思庇其孫子惟是後王後民力行無度自終

厥命智者藏厥者在夫無可恃惟保也攜持厥婦

子以哀籲天祖厥亡而又見執暴虐至此極矣天

雖顧念其先哲而亦重哀于無辜故改命以眷川

懋之人耳由此看來天命真無常祖宗不足恃王

其疾敬德焉可也上曷其奈何弗敬是微戒之辭

此其疾敬德是直勉之之辭較上又加緊嚴

上單言敬此言敬德者德即天所命我之生理也

此理在人心操則存舍則亡必著緊精神汲汲用

功斯厥德常存可爲誠民永命之根本耳不然而悠悠玩息將誰恃哉此敬德二字是一篇綱領而敬之喫緊工夫又在一疾字

天亦亦字有味言天雖不忘殷之世德而亦重哀憐此無辜之民也其眷命其字極直致正應上亦字

方殷之未亡卽今日之休也而厥命遐終於滅德之紂雖多哲王在天不能爲其子孫之庇若是乎天命之靡常也然則無疆之恤卽在方休之日王不疾敬德可保天命之不終乎語意極緊切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九

上

相古先民有夏天迪從子保而稽天若今時既隆厥命今相有夏天迪格保而稽天若今時既隆厥命

既言商事又併夏而言之見自古及今皆如是其命不可常也後世子孫思緒祖宗不得要是而稽

天若而後可耳

夏殷皆天所迪一從子保一格保通是而稽天若然一遵子孫不肖卽改命他人矣二今時既隆厥

命句極感慨動人

而稽天若二語極有深意此而字卽當面對面而字言夏殷先哲王承天之迪承天之保皆當而稽

考於天親承而敬順其事者永永無改者今時既隆厥命矣皇天上帝咨元子茲大國之命蓋如此王不疾敬德則夏殷之隆命可監已

今冲子嗣則無道者曰其稽我古人之德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

此緊承上說要成王疾敬其德求所以而稽于天然時方在冲須得老成人開導方可故緊下則無道者曰稽德稽謀二稽字正照上面稽二稽字則無道則字是隱然之詞

古人先得我心之同故稱我古人之德老成練達

上

的人閱歷既久諳識已深凡我古人之德彼能一

一稽考之以見諸行且其造詣精到智慮上通凡所稽謀能一一悉與天合所謂面稽天若非斯人不可也曰其矧曰其字宜細體

古人之德以敬得之稽我古人之德疾敬德者實焉然必到稽謀自天處乃爲稽德之極所以又推說到此且應上面稽天若語其文章特妙

要疾敬德全在稽古人之德稽謀自天然非稽古不能輔翼之以至此也此節是一篇喫緊處要識得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王不
敢後川傾畏于民若

有王雖小二句是言其所繫之重其不能二句是
期望之辭王不敢後二句是責成之辭

元子哉照前改厥元子句便含有可畏意民心
一曰誠今休照前無疆惟休說民之蒙險常伏於
休美之中恃其休而不却顧以畏之厥命其立墜
矣此所以爲險也重看顧畏二字

休字含有恤字意其不能誠于小民今休則一不
誠而今即不休矣此其字與下其自時二其字俱
直責之辭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且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
皇天茲祀于上下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
休

洛邑本爲宅中圖大而建故召公於此新邑之成
冀幸其來曰紹上帝自服于土中言繼天出治正
在此時此邑也君前名且云云見已與周公同心
王必於是時配皇天茲祀于土必於是時宅中又
民可也何者王雖受命而未親其事未成也於是
時服是事乃爲有成命以之治民而民誠今斯可

享其休美耳此今休二字正照前今休二字
紹上帝二句重自服何其自時配皇天云云亦歸
重中又句

其自時二時字指今日言

王先服殷御事比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周遷殷民于洛與洛之舊民裸居善惡之習不同
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安以處然非先服其御事
勢必不能何者殷之御事素以貴得民以族得民
殷庶之所視而從也乃其當殷之末相習爲怙侈
蕩陵有未易以卒服焉者故必介紹于周之御事

以節其性然後可服之以歸于善此性字即樂記
性之欲也性字此節字即樂記好惡無節于內節
字性本有節只緣習染所壞是以流而忘反今朝
夕與正人居事有所觀意有所制如水得坊好惡
之性自然有節而不敢肆蓋與日而俱邁矣故曰
節性惟日其邁邁往也即詩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之意服得殷御事殷庶自然與洛之舊民和一而
共處矣此轉移殷俗之妙機然其本則在君之疾
敬德也故下文崇山王敬作所句召公開首說誥
告殷庶越自乃御事端在於此此是契繫大關目

宜細玩

上云自服半土中云自時中又此云先服股御事蓋圖又有要而服股有機握其機要而治不難矣然大要又在於君德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王敬作所一語未有王夫語氣與俗諺凡人誠信作本一般人無不信作本所以不可不立信王無所敬作所以不可不敬德註添入能以二字解者便說王當以敬作所不可不敬德爲一正一反語似與本文之旨敢問高明

重訂書經集傳卷之九

主

所印所共無逸之所作所即易所謂居而安記所謂戒身之固也不可不敬德申發疾敬德之意是先服御事之本召公首云自乃御事端在此二句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股我不放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股受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此緊承不可不敬德說而起下嗣若功之意監字是監戒之監觀下文可見

我不敢知凡四見下兩承惟不敬厥德云云召公

意若曰其歷年其不延我通不曉得只曉得不敬德則降厥命耳語意極直截而痛徹

前但說今時既降厥命此中其所以降厥命之故二早字特緊嚴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文武受命故今王曰嗣受命人皆謂周命一新有萬年之永召公謂今所受之命即此二國所受之命可有歷年亦可不其延者惟嗣厥有功者則可歷年之永耳况王乃在服之初乎此與上文極相

關應

重訂書經集傳卷之九

主

敬德者必歷年是有功之當嗣者此嗣字正應上嗣字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胎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呂氏曰哲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非自外來也是以哲命爲一真西山曰凡人之生子其明哲其壽考皆定於初講學則明愛身則壽是以哲命爲二兩說皆通但就上文疾敬德有歷年看來自全其明哲乃爲延命之道則此二字似分而實中下者觀下文命哲命吉凶命歷年可見須善體會重看

自貽二字

今天其其字極活就三叠說到知今我初服句若曰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不可知我但知今我初服則當疾做德嗣若功自貽其哲命耳此承上初服句發此一段議論而又起下所天承命之說語意極串絡而關照

陳新安曰明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於善則惡可作哲習於惡則庸哲不思哲則為天所命愚則天不命焉是自貽哲命之說也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士

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之辭緊照上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看王其德之用其字極應廣大不可祈曰祈者一於用德耳川德則民誠而天命歸之矣重看德之川三字曰其德之用見此德之外皆非其所用也下文乃明言之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又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干天下越王顯當時洛邑之民淫川非彝者多矣恐王先刑而後德故緊戒說王勿以小民此故亦敢殄戮用又民

惟順導則有功殄戮用又顯也非順也治之必無功勿可用也惟是位在德元小民自然刑用於天下王亦有顯於天下耳此是一反一正語

殄戮用又用字照土德之用用字右刑川用字照上澤川用字右要分曉

亦政二字宜玩民用匪焚固民之罪而亦以忿疾刑之可乎而況於敢用乎

有功照前嗣有功看可見嗣有功者只在敬德以誠民耳

元字作首字解謂王不以位首天下以德首天下

大

元字作首字解謂王不以位首天下以德首天下

云耳自愚庸見此元字即宜作元善元字看易曰元者善之長也王今初服其本此德之元悅安強敵而覆冒之是所謂德之用耳小民在王德元中與在殄戮中大別其感動興起當甚於刑之所加故曰乃惟刑用于天下未知是否敢正高明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大永命

此恤字即無疆惟恤恤字宅新圖治今日君臣皆有是心皆當勤勞以致其恤豈不曰我受天命必大若有夏歷年乎又式弗替有殷歷年乎兼而有

之其所欲也然左右其民實惟我王故欲王實盡
共所以誠民之事以茲小民受天永命焉耳重看
一以字

究竟此以字惟德之用以誠小民耳不在刑罰之
用也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體民百君子越友民
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未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
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復拜手稽首致辭是總括一篇意實欲其君之所
天永命也重看一能字始云改命終云永命是一
篇大文字

如命侯甸康侯即王之威命如它洛陽治即王之
明德保受者保之而無失受之而無拒也此是臣
分之所得為臣職之所能勉者故召公曰敢以云
云以致自任之意若終有成命顯于天下則君之
能事而非臣之所能與者故曰我非敢勤但恭奉
此幣用恭王能祈天永命耳祈天永命全在敬德
以誠民召公謂自服土中則王之時自貽哲命則
王之事則敬德誠民實為祈天永命之事此則惟
王之能有不可自謬焉者故深致其責成之意耳

宜細體敢以非敢及下一能字

敢以殷民周民保受威德此召公自任之語實未
然之事全在王終有成命顯名無窮此威命明德
之實乃可為已保受之地耳故前曰敢以後曰非
敢其謂自相照應然終有成命顯名無窮又全
在王疾敬德誠小民實能為祈天永命之事此召
公終致其惓惓云也奉幣用恭蓋借告成助祭以
為詞且收前取幣入錫旅王之意爾

總論

通篇要有諸敬字德字蓋敬德誠民祈天永命是
此篇大骨子故或只舉敬德而寓誠民或只舉誠
民而寓敬德或只舉敬德誠民而祈天永命在其
中或只舉祈天永命而敬德誠民在其中血脈貫
穿如珠最可玩味然其大根源處却從稽謀自天
之學來非此則疾敬德亦無從下手矣戰觀卷阿
之詩約其伴與優游之情歸到俾爾彌爾性只就
得箇有孝有德有馮有翼此篇從無疆惟休勉其
疾敬德祈天永命只說得箇則不遺壽考世未有
外孝德壽考之馮翼而可以成德盡性者召公之
學亦淵乎深哉世稱周召不虛矣

洛誥

此篇倫次不明多有遺錯然就中細玩有周公相洛遣使告圖卜之辭有周公歸周迎王往洛對答之辭有成王在洛留周公後而自歸之辭有周公為留洛而相勉敘述之辭有追叙成王命周公留後冊誥之辭學者須細理會

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周公成勳乃洪大誥治

營洛自周始曰初基洛在鎬京東故曰東國洛洛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九

居天下中故說四方民大和會言民心悅而子來也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即播此四方之民和見士于周士字照詩勿士行枚作事字解周公咸勤者以召誥考之已未至癸亥五日不言事所謂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仍泐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餼糧則其咸勤之事也甲子書命即洪大誥治也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周公之相洛成王命之也故稱復子者觀之之辭明辟者尊而期之之辭易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嚮明而治今初基洛宅中圖大將在此故下云其基作民明辟後云亂為四方新辟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邦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如弗敢及云者周公表王倚望臣下之辭註中退托二字甚好時說竟謂王幼冲不及知此事則是年公即望其自服土中矣豈於此猶不及知耶此須體得分曉

作洛將自時中又上承天眷故於始造謂之基命於有成謂之定命即所謂天休也其基作民明辟正承此基字說期王為基命之事到承叙萬年其

永觀朕子懷德則定命之事也此基命定命四字下得妙

其基作民明辟一句是一篇提綱語按多士篇云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匪我多遜則知此洛事為中又此民而作也舉殷禮記功宗以在周工往新也成明作悖大之治繼百辟之享教汝衆民爰總為斯民盡中父之事耳故下云和恒四方民居師云誕保文武受民亂為四輔云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

烈考武王弘朕恭云其自時中又萬邦咸休云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云惠篤叙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云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重重回照總照此其基作民明辟一語耳學者知得此綱領則洛誥不難讀矣

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水東澗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澗水東亦惟洛食仲來以圖及獻卜

卜即召公之卜也周召同心故稱我卜殷民以河朔黎水爲便故順民心卜之卜而不吉乃卜澗水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九

書

之中以爲王城又卜澗水東爲下都以處殷民則惟洛食見天意之在洛也圖即王城下都之圖卜

必有辭故稱仲來以圖及獻卜此以上是周公遣仲復命之辭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仲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其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拜手稽首誨言

上天笑意曰休營洛實惟天啓公往相稽卜此猶京就峙於天下天相休美實爲匹偶此皆周公敬天命之所致也故歸美云云休恒吉言休而且

恒卜兆之示吉如此也成王說此箇卜兆非我一

人所可沒承須我與公二人於今之時爲今之事

庶可仰受此休耳然我實幼冲全賴公之輔迪公

其朝夕左右我使克億萬年敬天之休則今日所

深注望者故又拜手稽首致謝其基命定命作民

明辟之誨言也愚謂共貞貞字宜如此看註作當

字解似欠明公其以予句亦是深注望之詞規模

宏遠云云恐似未得本旨敢問高明

按此貞字即君子貞而不諒貞字當是時爲是事

仰承天眷是之謂貞一部易書親說得一箇貞字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九

書

皆因是時而盡所當爲之謂也天眷之休恒在人

事之迭受故下此一點字在訓貞爲當吾誠不敢

謂是也呂氏曰以予者使之之辭倚之者甚重而

望之者甚長也極有理

四休字一樣首以敬天之休歸公而美其成茲匹

休之都終以敬天之休望公而藉其承此休恒之

吉語意極串絡有倩

此以上是成王答周公復命之辭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成秩無文

以召誥考之此下是周公歸自洛而告王之辭首

舉祀典言者始建新都昭格上下宜告成事雨暘時若大役以成宜報神賜自今以往永奠中土宜

斬鴻休此祀之正意也不重在格君來渙上

曰華稱殷禮祀于新邑便見其具載於祀典矣咸

秩無文蓋謂祀時咸從秩序務致無文之敬云爾

解者乃謂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嗟乎祀

典所不載者是謂淫祀淫祀無福而可以槩舉之

乎且安從而秩序之也周公告君闢不如是此於

國典所繫不小特辯正以質高明

詩曰有秩斯祜未聞無秩而可祀也即雲漢愛章

之詩靡神不舉亦舉載在祀典之神耳非舉及祀

典之所不載者也且祀典所不載者何神也而可

祀之乎

予齊百工乎後生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齊有遷選意觀下文以在周工自見得作從王于

周者適洛必自于周也自時中又如下文所云等

事甚多周公但曰庶有事不言所事蓋俟王自教

部耳

成王幼冲周公恐往新邑小人得參其間故特加

慎重而整齊雖在周工必無匪人然聖人慎重之

意自如此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為

嗣不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孺子其明孺子其册

其往無若火始燄燄厥攸灼叙弗其絕

自此至弗其絕通是記叙功祀寓激勵臣工之意

蓋新邑之治所資者臣旌于既往所以勸于將來

也喫緊在敘工二字上

即就也即命是命典禮之官惟命是命功宗之人

功宗非指作洛者是平時輔王室之功也平時輔

佐之功何為於此記叙凡營造宗廟為先宗廟祀

先王必有配享諸臣應即叙錄况新都甫建又藉

此羣功之駕賜乎又將勸庶工之戮力乎視汝受

命篤賜及悉自教工自見得

記錄功臣以勲勞之最大者為首故曰功宗配享

功臣亦即以勲勞之最大者為首故曰以功作元

祀元祀即功宗也其餘自以次序別

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凡功可推報功莫重於祀

言祀則凡慶賞可推既終命以報功復申命以勸

功此是朝廷激勵之大典漢定功臣十八人位次

唐叙雲臺二十八人亦其意歟

曰功宗曰元祀載之典籍曰功載將此功載大示
朝堂之上使人人得耳而目之百工自知嚮慕自
知激勵其教自我一人之叙功出而教之之悉則
莫有過於此矣故曰乃汝其悉自教工此只懸空
說見所叙功大有關風教之大而不可朋比之意
全在於下註中公私二字蓋竊下意言之耳時解
卽入教工內太早敢問高明

孺子其朋節

此節註甚明重看上孺子其朋句下不過究言其
害耳

重訂書經要義卷之九

廿

法哉朝廷之意嚮不可以或偏也偏私始於一念
耳彼謂以朝廷之尊私此一人亦何不可而不知
人窺其意伺則凡巧逢而善中之者何所不至而
後遂莫可收拾矣語曰滔滔不絕遂成江河若火
蹊酸之喻極好

厥若曩及撫事如予惟以在周工往新也作朋卽有
僚明作有功悖大成裕汝永有辭

凡國家有常所持循之要有臨時應斷之事此二
者周公常身行之成王初政公欲其如予若髮則
舉動可以無愆如予撫事則聽斷可以無失然恐

或任用非人無田成治故又說惟以在周工往新
也焉在周工卽公所齊擇者使各識上意嚮卽就
有僚則若曩撫事必如周公之所爲以此勵精率
事是爲明作可有日新之功以此惠養包荒是爲
悖大可成寬裕之亦樂可有求於天下而治道舉
矣重看如予二字

君子如周公之心則羣臣共思奮效而况所任卽
其故臣乎明作如易之鴻河悖大如易之包荒人
情安肆則日偷須教明作若鴻河者然則濟深越
險將致力焉而可以奮起一代之治功然惟事精

重訂書經要義卷之九

廿

明則嫌於太迫須悖大若包荒者然則含容溫養
無不至焉而可以養成一代之美俗此二者相須
而不悖乃所以成恭也易意是如此書二句意亦
如此周公兩發以示開泰之君臣意亦深哉

明目張膽去做事曰明作務爲含容以養物曰悖
大有功易見成裕不易見若史所云養成商家一
代之人心風俗則成裕之說也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周公所以告王者言有盡意無窮然言亦有不密
自己者曰汝惟冲子惟終惟冲子三字宜味凡事

到有終處方成其始冲子識見未定持守未力或
難乎有終也故公於勉其始政之日即致惟終之
微思謂此句宜如此看則所以終文武之業者其
意自寓其中若只說終文武之業則惟冲子三字
無着落矣敢正高明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亨多儀儀不及物
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
新邑既成諸侯將來朝會故教以敬識百辟享亦
識其不享享在儀及物不專在物上儀不及物即
玄黃儀儀之具陳何為哉諸侯不役志于享凡民
化之而皆不享惟事其更侮有不可勝言者所以
要在敬識微則心清欲寡重儀不重物所以能識
享之誠儀重有一敬字

夫四方萬里之遠所以輻輳歸命於天子者惟此
心之誠也幣物之享特表厥誠耳此誠不存而但
事於幣用是貨之也四方間朝廷所重在貨幣敬
共之心索然矣一遇有事直裨臂而去耳夫如此
則四海歸心如彼則四方解體享不享所繫蓋如
此所以特先敬識敬識者識其幾而躬自省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聽朕教汝于棗民爰汝乃是不
穀乃時惟不承我篤叙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
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祿我民無遠用厥
看不暇二字見周公無日不勤得文武之心法棗
民受其事也篤叙乃正父云云正教棗民爰亦若
是其不暇耳敬哉二字是篤叙根本予其明農不
重歸老重在責付成王上祿之一字是帝王敬養
之善道凡置民常產復民恒心未有不以祿付之
者篤叙正所以裕民耳無遠用於即不廢乃命之
意

有恒產有恒心全在上人之輔導故曰棗民爰然
非心思之深厚政教之有倫其均以輔之故又曰
篤叙然曰棗曰篤叙總在利導吾民使歸於自利
之地故曰裕我民

聽朕教汝棗民爰正足顯朕不暇事
本篤厚而秋叙之是棗民爰之至要
體武王篤叙以棗民爰矣若周公故公欲王篤叙
乃正父罔不若予

此以上是周公在鎬勸成王往洛中又自欲歸老
事

王若曰公明保予冲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
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惇宗將禮稱秩元
祀成秩無文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
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冲子夙夜恭祀

此下四節皆成王在鎬留公語而三節尤屬一氣
公望王稱殷禮記功宗若爰撫事明作惇大敬識
百辟之享葉民爰而身將告老以委重責於王王
故慰留公之明保而錯舉其事以重望於公不使
退去其意旨極懇款而其語氣極直截當細體得
之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九

世

以予小子以字直貫到成秩無文止又提惟公歸
到予冲子是一串語

揚文武烈三句語一直下歸重和恒四方句似答
若爰撫事及葉民爰語非不愧不惟之說記功元
祀與肇稱殷禮通是祀典故並舉成文以答公觀
惇宗稱秩句自見時將上二句篇記功元祀下句
爲肇稱殷禮恐不其然惟公德明光云云見臣工
胥此以仰承百辟由此以載享明作惇大之治由
公之不暇成之予故得夙夜慎承上之責公今
正當體文武之心勤勞以左右我決不可稱明農

以求去也觀揚文武烈及不迷文武勤教語自見
得註大未得本旨敢妄訂以質高明

王若曰公今求去哉予冲子實賴公明保公尚盡
啓沃之誠竭輔佐之力稱衆丕顯之德左右予小
子揚文武之烈宅中圖大奉答天命之休和恒四
方之民使皆各得其所可也且記宗功以行莫大
之禮肇稱殷祀與元祀並舉成秩伏叙而無文此
皆予所望於公之左右者也此皆公今日明保予
小子之不可辭者也何者惟公之德明光于上下
無所不格勤施于四方無所不屆故上下四方皆
感動興起穆穆然其迓治平之休此文武當日所
不遑者公益章而明之不迷其教誨之勤此臣工
所仰承百辟所歸向而明作惇大之治所克成予
冲子得夙夜恭祀無負文武付畀之重托全在於
此天下事方重倚公而公可肯去哉公雖不爲予
小子留當爲文武在天之靈留矣愚謂此三節大
意宜如此體未知是否敢正明者
公稱丕顯德二節通是冀望其輔佐之辭惟公德
以下則實稱其德俾必明保予冲子副文武付畀
之重托也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九

世

揚文武烈所以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也下
二句一直下總承揚文武烈一句

和恒者和而且恒也卽祿我民之意居師師字言
和恒四方之民居此洛師也訓宅其衆則與四方
之民語重複矣

惇宗一節本上文以予小子以字來纔分曉

公德光顯于天下由明山公德博施于四方由勤
出勞作句本明光勤施來周公不暇之故卽文武
之勤教也遵而無失曰不迷不迷文武之勤教羣
工諸侯其孰能外之予小子夙夜誌祀正倚重公
德所以能祇承主盟之重任耳夫何爲哉云云似
說得荒遠了

王曰公功業迪篤罔不片時

業迪二字雖平然意則一串下重看一篇字罔不
若時言已所倚賴甚重公常常如是未可言去也
自暨及上下四方言曰公德自輔導一人言曰公
功究竟其所暨及正其所輔導處功與德蓋互舉
言之耳

此以上是在鎬時留公相已事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卽辟于周命公後

此成王在洛命公留後之語觀其退卽辟于周句
可見

卽辟辟字是君字觀下我惟無斁其康事則王固
自任君事矣

成王賴周公之業迪豈忍使公留洛一日不親其
誨教哉惟是新邑初成殷民未安必得公鎮重茲
地庶羣工共効其力可以服民情壯畿輔永文武
之受命耳觀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誼保文武受
命亂爲四輔等語則其意可見矣

再按洛都之營周召本意勸成王自時中又耳成
王固退不欲居其情也周召何以遽從之而周公

且爲留後也洛邑雖在天下之中然鎬京實根本
所在亦自有不可捨者周召雖勸王宅新邑而回
想成王卽辟于周之言亦大有理則二公必更權
度其重輕故周公許爲留後計耳不然二公輔君
必責其難不苟從也豈其徇君之情一至此乎經
文雖不著然就其時事考之當必如此也

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救公功

迪亂是方開其治故下文迪將其後未定宗禮亦
未克救公功亦初開治而未暇耳王返鎬京之亟

故云然此三句總篇下節發端

前將其後監我士師工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緊承通亂說前時雖開治而未竟開大其後全在
此時故云通將其後士師工即在周工監觀之使
其効力以治民也文武受民即殷民文武受天命
受茲殷民全在調停而安集故下誕保二字輔以
輔王畿有畿必有輔亂四輔云者言有此洛邑鎬
京若四塞以爲同耳

監我士師工即作輔即有條明作有功停大成裕
之意公前以此勉王今王不果留故以此屬公耳
重訂書經疑義卷之九

誕保文武受民何極重洛邑之作事爲甚安其民
故下云永保乃文祖受命民云自時中又萬邦咸
休云焉前人成烈答其師云惠篤叙云王作殷乃
承叙萬年云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前云和恒四
方民居師此是通篇大節目處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祇歡公無困設我惟無
致其康事公勿替明四方其世享

公定處宜細詳周公承命留後所不敢辭然恐已
離左右若無所倚故又有不欲留之意王於是定
止之自任說我無致其康事公始敢任留後耳此

等處宜細玩

見公如臨師保曰肅將如承父母曰祇歡

公無困哉宜以經文爲正不宜改作我字且此句
恐不如是解易困之九二曰困于酒食朱紱方

言人臣受君之祿爵承君之委托故重以爲困

原公不欲留洛之意是不忍離其君之左右耳

以爲困也而上却認公以留後之命爲困故稱

公功宜鎮洛也不得以困爲辭觀下文公弗替刑

句自見得不然思誠若公豈故求去以困若亮伯

若成王豈嫌公求去困我而出此語哉備者說書

重訂書經疑義卷之九

須先體會古人之心乃可下筆若求去困我之言

恐非當日之語吻也敢訂正以贊高明

公勿替士師工之儀刑則士師工將以公之誕保

保民於無窮四方亦享其德於無窮矣故曰四方

其世享

公留洛代王儀刑臣工便是王之儀刑處故王曰

公弗替刑公曰考朕昭予刑二刑字正相應

此以上是成王在洛命公留後事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

乃光烈考武王弘朕恭

公許留洛故拜手稽首承命文王受民於始武王
成功於終故以承保光越分言之弘朕恭者盡已
之恭也盡已之恭以承王命便有落王自致其恭
意故下文云作周恭先二恭字通以徵其其事有
註大其責難之義恐非本旨敢附高明

揣子來相宅其大悼典殷獻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
恭先曰其自時中又萬邦成休惟王有成績

因成王不果居洛故止云相宅耳國家典章先民
賢哲皆所藉以爲治者大悼茲文獻則治在是矣
故承說亂爲四方新辟恭即敬共之謂思立四方
重漸齊能兼顧之九

之極而大悼先王之典章大悼獻民之世守其恭
如何然自今日治洛始也世世子孫齊此效法故
曰作周恭先然猶視其常臨於洛大朝會以出政
令故又曰其自時中又云宅中國治萬邦自底
休美即是績之有成處三句一氣直說下

王聖公亂爲四輔公望王亂爲四方新辟且照其
基作民明辟此語相同相處

公意雖許士留洛然聖王時臨洛以出治則其意
猶慘慘細玩本文自見得

予且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答其師作周平分

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王望周公監我士師工誨保文武受民勿替其刑
故公承上說王作恭先予且則以此多子及御事
篤前人之烈以答其師答其師即對于天下之意
全是以以此心聯屬其民不失其仰望之意如嗶如
友悉與乎焉而無二凡後人欲以信得民者皆由
我以倡始也故曰作周平先此句正與作周恭先
相照言王則敬共其事且則敬乎其民不敢自負
其所期許也故緊承說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
蓋昭子之刑欲刑此下民也而視民如傷則其有
重漸齊能兼顧之九

過於文祖者且答其師蓋不過考此單此而已矣
此所謂篤前烈以答其師之實也重者答其師三
字正應王誨保文武受民誨解照前來奉天命和
恒四方民若師語此是通篇血脉處處謂此節意
如此時說乃提篤前烈句爲首答其師以下作四
平看大謬本旨敢訂正以質高明

前烈即怙冒脩和永清大定之烈總是前人所以
治其民者故承說答其師云云乎是答師之本而
莫有過於文王者考刑單德同照誨保勿替說
易曰中孚豚魚吉信及豚魚也豚魚極冥頑無知

尚可信及而况于人乎當時殷民尚未馴服故公
假以乎言耳時說作期許之信解似未得言敢正
高明

此以上是周公許留洛與王相期許之事

作未忘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
休乎予不敢宿則禋于文王武王

此書本敘事而實出周公口吻觀寧予二字可見

王留公治洛爲殷民計也王歸不忘殷民卽念公
之治洛故遣使慰殷卽命以寧公秬鬯二卣本祀

神之禮故命使致辭曰此明禋之酒也王特拜手
稽首休享於公耳其敬禮特隆故公不敢享禋于

文王武王焉王之敬享公之敬承兩得之矣
進爵于前而不飲曰宿宿者止也所謂酒清人渴

而不飲是也

惠篤叙無有違自疾萬年厭于乃德殷乃引考

此祝辭也祝君德曰惠順文武之道篤而不忘叙
而不紊祝君身曰身其康疆無有違自疾且祝聖

子神孫萬年皆厭于乃德至遷洛殷民亦躋仁壽
之域而引乃壽考祝頌之中寓規諷之意此謂善

頌善禱

倅因慈殷而來故祝辭始于篤叙終于殷民其語
意特妙

王倅殷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叙卽慈殷敘條次第也承敘在殷民出敘在君身

故周公因慈殷之使敬復其命曰王今之慈殷也
豈直言敘哉必使殷民乃承叙萬年其永觀朕子

而懷其德則所謂惠篤叙者其實見諸行事矣此
須重看一倅字一氣直說下殷字叙字萬年字德

字具埋伏上祝辭中此抽出言之其文章極妙
叙卽德之所叙承叙有所觀刑卽有所懷慕總一

德教焉耳矣不然而其德無可觀法無可繫念承
叙云乎哉

此以上是成王勞公留洛而公敬復之之事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

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

太室裸王命周公後作冊逸誥在十有二月惟周公
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

照下文王在新邑時適十有二月當行歲祭故特
舉烝焉凡君命臣之大典必行于廟示重也王命

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其後蓋重其事耳祭統曰

祭之日一獻君降立阼階之南南面所命者北面

史山君右執策命之蓋卽此禮也舜受終于文祖

成王命周公于新邑丞其事同其禮同

王命作冊逸祝冊是祀神之冊王命周公後作冊

逸誥是誥周公之冊

此篇書專爲誕保殷民一事故提此句作結語同

照其基作民新辟併誕保文武受命民等語

惟七年者惟成王蒞政之七年也非周公治洛總

計有七年之多也先儒曾有辯

命公留洛木成王七年十二月戊辰日事乃戊辰

記于烝祭之始十有二月記于逸誥之時惟七年

記于誕保受命之後是史家錯綜之文法

多士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
佑命將天明威致王訓勅殷命終于帝
周克殷遷其民于洛其多士猶未釋然於周不知
此固天命而非有所私也故先以革命之公開發
之
弗弔降喪雖天不垂憫然實商王受之自絕也王
罰卽天威王者奉行天罰故兩言之耳我有周佑
命將天明威致王者之罰勅正殷命終上帝之事
初何心哉一天命之公耳二節總是申發此意
韋詩書經義問卷之九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
弼我我其敢求位
有意射取曰弋我周勅殷命則受殷命矣而非敢
爲弋取也惟天不畀殷信乎不固其亂佑我周以
開泰故承天命以居其位耳我其敢求位哉重看
敢弋敢求二敢字
惟帝不畀惟我下民秉爲惟天明畏
上特榮言不畀耳然不畀之實未著也故特出惟
我下民秉爲句秉爲者秉執以爲常也本秉彜來
惟今下民秉執商紂以爲誓則天之不畀在是矣

惟民明威即是天明長豈不人可畏哉惟天不界
允罔固亂彌 我于斯審矣有周佑命將天明威
勅殷命終于帝於斯矣此正反覆天人以開多
士之錮蔽處

上言天言命幾于無徵故以民心徵之民所秉執
處即是天殷失民心而失天其亡也孰能與之周
得民心而得天其興也孰能違之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
夏弗克庸帝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
命降致罰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重訂書經傳說彙纂卷之五

聖

多士未釋然于周胡不以夏商之事觀焉故從湯
革夏命說到殷周之際

此亦承上說上帝降震下民界以各足之理順理
則心日逸臺臺不能自己皆上帝之所引也帝實
引之桀實避之不適于逸然上帝不遽絕之也但
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桀不知儆反大肆淫泆而有
矯誣之辭帝於時其復顧之哉廢殷元命降致其
罰蓋亦天理之自然耳致罰必命其人故承說命
湯革夏與首節致王罰云云相照應

引逸二字極妙義理自然之逸人孰無之而皆天

之所引也舍其逸而不適乃趨于淫逸之逸以至
于亡哀哉人能常思引逸二字則終身受用不盡
矣

降格嚮全是望其改過大淫泆反益肆其罪過

湯革夏下着俊民甸四方句見四方初出塗炭須
得賢臣經畫區處使各適所願欲用慰上帝所以
革命之意耳然所用必俊民如冥頑不幸之徒必
不及矣似舍下夏適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意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不建保乂
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

重訂書經傳說彙纂卷之五

聖

顧誕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祗
肅是成湯之明德恤祀處以後數君皆能承其家
法明德恤祀夫孰非天意哉故承說亦惟天不建
保乂有殷然天意固是如斯殷王亦罔敢失帝之
意罔不配天其澤則其所善承當益來天之眷矣
亦罔敢句正照亦惟句說亦罔敢罔不遍在數君
心上說

明德恤祀雖並舉然恤祀實明德中一事也故下
但云不明厥德

丕建保乂相承看總之則昌大其基業而申重其

眷命也罔敢失帝不敢失其不建保乂之笑意耳
註訓不敢失帝之則說不着罔不配天其澤繁承
罔敢失帝來言求賢輔治以膏澤其萬民配天之
廣大也與湯之俊民甸四方意同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
家誕淫厥佚罔顧于天顯民祗惟時上帝不保降若
茲大喪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
有辭于罰

天道昭然示人商紂且大不明而況於先王勤家
其肯聽念之乎大肆淫佚罔顧天顯民祗上帝寧

其保之降茲大喪宜矣何者惟天不畀昏德之人
凡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况紂之淫佚不
明厥德乎然則紂之亡猶桀也則今周之興猶湯
也爾多士何不釋然于周哉

罔顯于天罔顧于天顯民祗罔不明德恤祀亦
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看若是而天肯佑之乎
不保不畀宜矣不保不畀照丕建保乂看

敬天者必能法祖罔顯于天安知祖宗起家之勞
乎細看一勤字

先王勤家無他明德恤祀而已聽念二字重看聽

而弗念猶無聽也况未必聽乎

誕淫厥佚罔顧前大肆淫佚看淫厥佚云者過於淫佚
之事也

民明德與天顯同故曰民祗

惟明德之君能配天其澤不明者有之乎而下民
其肯與之乎惟天不畀總由下民之秉爲也此與
前語正相照

王罰必聲罪致討故云罔非有辭于罰奉辭致罰
總是承天之命耳此照前致王罰語

易曰田有禽利執言長于帥師是有辭于罰之說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有命曰
割股告勅于帝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丕靈承帝事宜虛說惟周善承帝事故天有命曰
割股乃告勅于帝耳此申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

致王罰勅股命終于帝之意惟我事不貳適正丕
靈承帝事處惟爾王家我適所謂上帝既命侯于

周服也

我無貳適一意以承天而已爾惟我適而尚復有
他意焉是貳于天也貳天者其誰與之此示以斷
然不可動之意

抑愚於惟我事二句猶有說焉以服事殷歷世無異心焉惟我事不貳適也自絕于上帝改命侯下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也此二句是申前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我其敢求位之意高明以爲然否此篇書文履多端總只兩意一則述天命興亡之故以釋殷多士讐恨之情一則示遷洛邑之利以消殷多士怨望之意正於此處分截乃惟爾王家我適我不爾動自乃邑意實相承如珠貫而不斷是爲千古史家名筆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自乃邑予亦念天即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九

千殷大戾肆不止
此二節總言遷洛之由而意重在下若謂爾洪無度起我遷徙之意然我念天即大戾于殷自當遷徙以寧爾耳蓋通篇示其所以遷洛者大抵或裁之以義或感之以恩然感之以恩尤重也要識得惟爾王家我適宜相安於商邑矣顧三監倡亂大爲非法則我之震動遷徙於洛者非我之生變也變自爾邑也然予亦念天即于殷大戾兇惡雖珍邪慝未消似不可不遷以爲寧爾之計耳重看亦念二字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惟時紫頂亦念來弔伐後即遷徙似奉德不康寧然時惟天命無可違者爾無我怨也朕不敢有後正說承天命急爲遷徙耳未可便說後有他罰何者當時商民之讐怨大抵半在革命半在遷洛茲詰惟以釋其怨乃即出有罰之言以益其怒乎然則後云致天之罰于爾躬何也出言自有次第先如是其慰藉以啓其遜又如是其丁寧以啓其敬而尚有不然則云致罰以示其威斯讐民無以復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九

庚

我耳若初一出言即云他罰恐無此理且本文但云不敢有後不云不敢無罰其旨自明不庸多辨也敢正高明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惟爾知節再提革命之公以申前意然不甚重但爲夏迪簡云云發端耳

凡大事必載之典冊提出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見前此革命事爾家所已爲爾輩所共知無

復可言者揣爾今所不平意謂我殷革夏之命猶
迪簡其人或在王庭或服百僚而今獨不然耳故
以惟聽用德一語折之惟聽用德即帝臣不蔽簡
在帝心之意爾有德我何敢不用爾無德我何敢
用此語最折得商士倒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云
云承說爾惟無德可用故遷之洛邑亦幸爾爾商
故事致其矜恤豈予一人之罪哉時惟天命耳上
云時惟天命見遷洛所以正爾非我一人敢爲爾
動此云時惟天命見遷洛所以矜爾非予一人敢
爲爾蔽通篇只重一天字發揮此處尤其關鍵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九

聖

迪簡有服是有商之故事率肆矜爾者矜其不能
用也矜其不能用正望其改行而可用重看率字
矜字與迪簡有服正相照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
致天罰移爾遐逝比事臣我宗多遜王曰告爾殷多
士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
予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

四國助武庚爲叛法應皆死而不寘諸死便是大
降其命了此降字乃降神降祥降字非降等降字
明致天罰乃是降等之罰耳若上說降等下文便

說不去矣且降等爾四國民命有此文理乎敢問
明者

註不忍誅戮不忍二字解大降民命極好

商邑去周甚遠從彼遠移來曰移爾遐逝耳我宗
多遜四字聯看我周民在洛鎬之間向爲四國所
宗習善而多遜移爾遐逝之民比事臣我周宗之
多遜者則相觀相習將與多遜而同歸矣此雖致
其罰而實所以成其善也玩移爾臣我義自分明
註移爾遠居于洛以親比我宗周有多遜之美似
大戾旨敢妄訂以質高明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九

聖

比事猶言親事二字相聯讀臣我宗多遜其義必
相親比故下字如此觀下文臣我多遜自分明
今予惟不爾殺註觀不忍二字最佳予心惟不忍
爾殺故再三申明此命必欲生全之也即今作大
邑于茲洛予惟爲攸賓四方計然亦惟爾士攸服
奔走臣我多遜故營下都以安集之耳攸服然後
奔走攸服奔走是臣我多遜之實事

予惟二句歸重在亦惟一句上

此二節意相聯貫上是輕其罰使臣我多遜與善
而同歸下是立其業使得臣我多遜安居而如故

大降民命惟不爾殺則明已所以待爾多士之心
欲並生哉其恩爲特厚也

前告以遷洛之意是往日事此告以管洛之意是
今日事

爾乃尚有爾土爾乃尚寧幹止爾克敬天惟界矜爾
爾不克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
小子乃興從爾遷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此承朕作大邑于茲洛說總是勉其安居樂業無
孤我今日管洛之至意也一氣直說到底

殷民遷洛惟以離棄其故土爲然故說爾尚有爾
土爾尚寧幹止有土可耕有幹可執有止可居何
復戀戀故土哉惟思我周所以植爾者感恩畏義
小心翼翼若是其克敬則惟天界矜爾吉祥所集
不待言者否則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將致罰于
爾躬矣罰及爾躬與天界矜爾如何試一思之敬
不容已矣今爾有爾土寧幹止惟時宅爾邑無然
反側也繼爾居無然動搖也則爾各有幹爾各享
有年所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自今日始也
所謂爾克敬天惟界矜者蓋如此

尚有爾土云云對商邑故土說註仍舊有土田居
止之辭指在洛者說則非矣且尚字作庶幾解亦欠
四民各有所執之業曰幹各有所居曰止

敬字重看然要之則心懷畏威安居樂業無生怨
望而已惟時宅爾邑繼爾居則敬之實處也

末節註甚明前後言語反覆曉示總只是安爾居
而已安爾居在安爾心故周公惓惓以敬論焉不
然還則從遷居殷不作而何復諄諄若是哉日記
云聖賢之化貴乎表裡之交孚有一民一念之未
釋然者常人以爲緩而聖人以爲急也說得好

無逸

張氏曰周召之于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歷年之延召享國之壽夭制焉召公以敬陳于前周公以無逸戒于後不如是不足以爲周召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逸最人情所安然安於逸謀未有不戕其身際其業者成王冲年初政周公深以爲慮故重發嗟嘆以君子所其無逸訓焉以無逸爲處所則天理常存於中內可以養性命之源外可以培家國之脉矣此一言所關於君德治道不小

多士篇云上帝引逸此云所其無逸將無異乎口無以異也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此心若無寧刻矣然順理則心常泰國祚可以永享逸執過於是彼荒於逸樂之娛者曾未幾時而亡身滅家之禍立至矣斯爲逸耶不逸耶故知上帝之引逸乃能所其無逸知所其無逸乃能享上帝之引進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四民之中惟農最苦終歲勤動乃得飽暖稼穡之艱難乃逸如此哉人君身居九重之尊享有四海之奉須先知此一節艱苦情狀乃知小人之依在

此稼穡我國家動有經費乃取足于斯其可以妄濫淫佚于哉則必思所以殖其生思所以安其業使小人各得所依稱爲民父母之責雖欲一息荒怠于上不可得矣此是所其無逸的根本重看先知則知四字艱難乃逸四字一直說下文亦宜如此看傳以勤居逸以逸爲逸二語非

依从一从衣無衣不成其爲人矣小人依于稼穡

國君依于小人而可兩失其所依哉知得所依分明自然不荒于遊畋不耽于逸樂矣然必由先知稼穡艱難起先知二字極提醒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此就小人之豢養者說見即農家之子有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况人主生於深宮之中習見富貴之奉者乎此必細心延訪加意困窮始可知此一節艱苦永植國家之根本也則發先知二字極分曉須細味

心甚不然其事曰否後民否同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
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
年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
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
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其在祖甲不義惟王舊爲小人作其卽位爰知小人
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
十有三年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
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

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此舉殷三宗留心民事及生則逸不知民事者享
年有永有不永示其君知所法戒重看不敢荒寧
不敢侮鰥寡惟耽樂之從句細玩嚴恭寅畏舊勞
于外不義惟王而下云云分明各畫出所其無逸
一圖究竟只一敬字耳味三不敢字自見得時說
却分箇敬字和字仁字極爲可晒敢問高明

嚴恭寅畏雖分四字實則一敬耳主敬的人常以
天命爲準度故其治民也惟存祗懼之心不敢毫
髮怠荒安寧於其間此真所謂所其無逸者所以

君心日益清明君身日益強固保身保民國祚縣
遠故享國有七十五年之久也嚴恭寅畏四句一
直下重在治民祗懼不敢荒寧二句上觀註自分
曉

人情莫不欲逸而莫不欲壽然壽非以逸致也惟
以敬自持操存收攝日益慎焉而惟恐一毫非禮
之動足以伐性而傷生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血氣
循軌而不亂不期壽而壽自致蓋壽生於勤而非
生於逸也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與此書
正相發

無逸者必寡欲寡欲必多壽欲逸者反是

中宗之無逸得於天者多高宗祖甲舊勞於外舊
爲小臥其得於民間者不小

高宗舊勞於外爰暨小臥稼穡艱難知之審矣卽
位不言全是恭默思道故緊承不敢荒寧句嘉靖
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皆本此一句來此與上
節不敢荒寧句併下節不敢侮鰥寡句是通篇之
大關鍵處其惟不言二句不過言其意之慎重耳
註以和字解雍字卽以和字串說下失旨之甚敢
訂正以質高明

古無卽位不言之事亮陰不言是或一道也故
乃或二字

嘉靖二字不宜分言蔚然嘉美卽在凝然安靖中
也此不作效看但舉其成能言之耳重在高宗身
上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埋伏後文違怨詛祝意

祖甲是祖甲不是太甲說經當以經爲據

舊爲小似與爰暨小似不同蓋實習民間之事也
故云爰知小人之依爰知故實能保惠庶民不敢
侮寡寡其無逸何如

肅清書經義問卷之十

五

以上三節通重民字看觀治民祇懼至于小大保
惠庶民句自分明三不敢字極喫緊

須看立王二字泰誓云元后作民父母洪範云天
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不作民父母難乎爲天
下王蓋不過傳立爲王者耳

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習見富貴之盛而
勞苦一不及焉是之謂生則逸生則逸者不知稼
穡之艱難於小人之勞且不聞而望其能爲之計
乎故惟耽樂之從耳此從字卽孟子從流從獸
字蓋一從而反也重看一惟字正照上三不敢

字說不敢荒寧不敢侮寡寡則國以永享惟耽樂
之從則罔或克壽理固然也

張氏曰不敢荒寧則志氣凝定精神純一民心太
和導迎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蓋神氣耗散則根
本不固厲氣外襲則天和日消有一於此皆足以
致夭此語極善闡發

呂氏曰憂勤者必壽逸豫者必夭此周公格言大

訓非特以戒成王實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若人之
心有所操存其精神思慮日由乎天理之中其壽
固可必孔子所謂仁者壽詩人所謂樂只君子萬

肅清書經義問卷之十

六

壽無期亦卽其理而推之耳後世之君憚憂勤而
恣逸樂伐性傷生靡所不至乃欲慕神仙之術以
求長年何其愚之甚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將言文王之無逸故先稱太王王季見成周之家
法原只在無逸二字上抑畏便不放逸非二層此
心抑畏與否人誰知之故下个自字克自抑畏正
是所其無逸處厥亦承上三宗來却又起文王說
文王平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
寡自朝至于日中旻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

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
享國五十年

不知稼穡艱難的必先從服上華麗起此外將何
所極文王卑服本知稼穡艱難來則凡可以安養
斯民者無所不爲矣故登下康功田功字面卽者
身親就之也身親民事必非心志高抗者所能爲
故又推本其微菜懿恭言之惟柔者能體人惟恭
者能下人且柔曰微菜恭曰懿恭則其所周恤民
隱者必能倍加於常情矣故視民如傷而懷保之
又於鰥寡加意而惠鮮之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
暇食惟用是懷保惠鮮以咸和萬民使無一而不
遊於雍熙太和之域也以是存心故自縱以戕民
乎故一遊一田雖所不廢而不敢盤樂以踰其制
焉無踰制則無濫費故但以四方惟正之供此外
略無過取焉文王之所其無逸蓋如此此受命惟
懿恭本太王季克自抑畏來通三節統是一意
一氣說下時分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游佚四
事似非本旨敢問高明
服是身所服衛者此尚從卑則凡官室飲食無不

卑可知已

卽康功又卽田功原說到小人之依上

詩曰柔嘉維則又曰溫溫恭人柔到微處恭到懿
處乃爲至德

曰懷保小民又惠鮮鰥寡則其視窮簷節屋之下
無異一身人之疾痛痾癢無所不知而其所撫摩
而抑搔之者無所不及矣

自朝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正其懷保惠鮮之實
下手處故承說用咸和萬民蓋必萬民咸和而後
可稱懷保惠鮮也然懷保惠鮮亦自人視之耳文
王只視民如傷而已

不敢盤于遊田此心不敢盤樂也正照中宗高宗
祖甲三箇不敢字以庶邦以字作用字解

凡供皆取之田賦重念小人之依以庶邦惟正之
供此正懷保惠鮮之實處彼多取以濫費而日下
惠民之詔者今之所謂良臣也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
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

觀以察氛祥逸以節勞瘁遊以省耕歛田以講武
事皆有國者之所不廢但貴有節耳無節則淫而

下始不勝供億之煩矣稼穡所出幾何而能堪其求若此哉故周公既稱文王重發嘆以示訓但教以文王爲則耳語意極真切而直截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不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

凡人好逸者病在自寬假且過今日耳今日復今日耽樂何已哉故周公重以爲戒曰卽此一日之耽樂使非所以訓民使非所以順天便是人大法其過行處此必不可自假者一自假卽爲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矣今嗣王慎無皇曰今日云云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十

十

以若殷王受之至此極哉此節文氣極直而緊叫應在無皇無若四字無皇是原淫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是究淫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也時人不則有愆但說人則其耽樂亦不恤民耳與下句無干註猶商人化紂而崇飲故繼之曰無若商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大欠體貼敢問高明凡人君一舉動便是天人所監觀處一耽逸樂其何以訓民其何以承天其何以禁人之不我則卽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世不指爲覆轍哉然原其始不過自皇曰今日耽樂耳上舉文王以爲法

此舉殷紂以爲戒語極痛惻以聳聽

心先迷亂故縱酒酗于酒德則迷亂益甚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譴張爲幻

論無逸到享年之永及縱逸者至於亡其國可謂略備矣然周公猶恐其聽之藐藐也故又發嘆箴以古人之受誨焉胥訓告三句註極明懇然要知不專在言語上亦不專指一事言程子所謂傳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是也又如居寢有警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十

十

御之箴臨事有警史之導宴居有工師之誦凡若此類皆所以訓告保惠而教誨之也重看三胥字言古之人猶然以見今之尤不可少也古人惟如此是以心正理明事無遺照姦不能欺佞不能惑民所以無或譴張爲幻也照下文看此句還屬檢

奸之臣但小民或時有鼓煽焉故下民字耳

無而條有有而條無曰幻誑誕情詞正所謂幻者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上所陳古人訓告等詞最關君德不可不聽信者

如嗣王於此言不見聽信則人窺其肯綮化爲諛佞矣是人之敢爲諛佞者我實有以訓之也忠言與正法相表裡諛佞與正法相齟齬於已不便必盡取先王之正刑變亂以行其私矣如是而至于小大民其何堪哉故不然於心則厥心違怨又甚不然於心而不能忍則厥口詛祝固其情之所必至者重看此厥不聽句

至于小大云云分明照前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語此當主民說註前訓民此訓法自相矛盾且變亂先王之正刑已該小大之法在內了法一更則其流禍將何底極哉故云至于小大民否則違怨詛祝耳當主民說無疑敢問明者

要看兩箇否字不然而甚不然故敢怒而又敢言耳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愆允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重看迪哲二字九重重在迪字世知小人之依者有矣知其艱而不加恤焉猶無知也惟若中宗之治民祇懼不敢荒寧若高宗之不敢荒寧嘉靖殷邦

若祖甲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若文王懷保惠鮮不敢盤于遊田真知其所依實行是政使民真不失其所依是爲迪哲耳詩曰無哲不愚謂不能迪也能迪乃稱哲四人有焉

迪哲若四人何復有怨汝詈汝者然天地之大人猶有所憾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則小人之怨詈亦其所有也但此四人者一聞若言則皇自敬德惟恐弗及焉厥愆則曰朕之愆不敢自解也心誠若是則怨詈之言皆視爲箴規之益豈啻不敢含怒而已哉喜其聞之可改又慮其告之不至是四人者之心也存是心則必益修愛民之政此是迪哲之實

凡人遇事之拂逆極爲人情所不堪處能虛心認理悚然自反直任其咎略無一毫忿疾人之心此方是知之至到處論四君迪哲出厥或告之一節意深矣哉

怨汝詈汝由吾德之未至也故皇自敬德以承之重看此一句

含怒此心不忘也不敢含怒此心猶未釋然也不啻不敢含怒則忘之矣非若保赤子心誠求之者

不能

此厥不聽人乃或譖張爲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

上所告四人迪哲等詞最關民情君德此不可不聽者如於此言不見聽信則人窺其意嚮乃或譖張爲幻儉邪變亂無所不至矣及民不稱便彼又譖曰小人怨汝詈汝以激其怒君不聽嘉言則必信讒言則若時其不加察不永念厥辟所宜惠民者若何不寬綽厥心曰所宜容民者若何則亂罰無罪殺無辜固勢所必至者如是而無小無大無不懷怨叢集于厥身曾及於譖張爲幻者哉思及於是將聽四人迪哲之語乎抑聽譖張爲幻之語乎周公說到此處極懇到極痛惻令聽者不覺神竦真萬世人主之藥石

上說古人胥訓告等語便見古人能聽訓我者所以啓其聽此說四人迪哲等語又見四人能聽來告者又以啓其聽聽則無或譖張爲幻不聽則乃或譖張爲幻未有不底於滅亡者前所云享年之永短其機皆決於此故周公深致其惓惓云提醒

在兩此厥不聽句

永念厥辟若何元后作民父母此所當深念者念此一語寒求衣饑求食不得其所者求適於我皆不敢辭矣聞怨我詈我之言自不敢含怒矣厥愆曰朕之愆不敢含怒便是寬綽厥心處此二語實相承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前言已盡無復他說但曰嗣王其監于茲將爲三宗享年之永乎將惟耽樂之從自促其壽乎將爲文王之卑服乎將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乎將爲古人之聽訓誨皇自敬德乎將信譖張爲幻怨叢于厥身乎如此則所其無逸而國以永享如彼則今日耽樂而危可立待法戒昭然在自監之而已周公此言真所謂言有盡而意無窮者也

總論

此篇語意一串凡七更端而皆先嗚呼後及所言之事蓋真有感慨於中惟恐其君之不信也一節一加儆一語一着鞭再提此厥不聽歸到其監于茲思深哉忠臣愛君之言之無已也

君與

周公若曰君奭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享于休若天悲悅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遇佚前人光在家不知

召公之求去亦周公明農之心哉成王留周公曰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周公留召公曰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總只爲國民心凝天命計耳

弗弔一節專起下文君已曰時我一句兩云我不敢知蓋謂天命不可知而所知者在人之凝承耳況老成爲國所倚重者乎因召公會對成王說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云云又說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恭王能祈天永命故承照若語云云一句推說君已曰時我今召公無可爲對

我亦不敢寧二句緊承時我說一氣下弗永遠念至罔尤違作一句讀據今日看來民罔尤違似乎稍寧然民心之向背無常天命之去留靡定今日之命焉保無他日之威如何可據以爲寧不加永

念得永念天威于民罔尤違之時庶幾帝命爲可保耳然此全在老成人之悲弼故緊提惟人二字隨承說若汝老成人既去使在我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遇佚前人之光前日締造之謂何君謂時我之謂何可謂在家而不知乎說到此處召公自不得言去矣

召公祈天永命之意全在疾敬德以誠小民疾敬德乃克恭上下民罔尤違可寧上帝之命故周公舉其語意錯綜言之令召公自顧前言不復求退去也喫緊是在家不知一語付理亂于不聞惟遜世之士耳老成與國同休戚義可若是乎論事論到刺心處乃爲懇惻

惟人二字是一篇大綱領商六人文五人武四人今二人其人也

味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句要見帝天之命至于民心民罔尤違時正宜永念到尤違時念亦無及矣此句是通篇喫緊語後有殷嗣天威威迪知天威誕將天威肆念我天威予惟用罔于天越民統照此句說

照召誥篇稽謀自天顧畏民弗是爲克恭上下前

人光本明德來故下文承說恭明德三字後面光施于我冲子厥亂明我新造邦昭文王迪見冒闢于上帝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我不以後人迷在讓後人于丕時我成成文王功于不息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統照此前人光三字

成王于武王爲子于文王爲孫故云後嗣子孫一字不虛下

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

天命句承上寧于上帝說天難諶申不易意乃其墜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由無老成人輔導

來觀經歷字面可見此一節似略放開說實暗影成王在今日全賴老成人以凝天命故緊承說在今予小子旦云云以感動召公之心

恭明德恭字虛卽恭敬德一敬字德非敬則放佚而不立德非恭則昏昧而不明故明德上着一恭字耳觀上文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則可見矣分恭與明爲二者非也

上云大弗克恭上下過佚前人光此云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正相照

明德澤民格天之本故下云惟寧王德延天不庸

釋于文王受命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

無能往來迪茲彝教文王茂德降于國人昭武王

惟冒丕單稱德收罔勗不及考造德不降惟文王

德不承無疆之恤皆承此明德說若秉德明恤秉

德迪知天威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則臣以君之

德爲德而澤及于下民者也要認得脉絡分曉

弗克經歷卽作不得老成人解何如敢問明者

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止迪惟前人光施于我冲子

此緊承上說惟在今不可無老成人故予雖非克

有正朝夕不忘敎迪惟以前人光施于我冲子使

無過佚之耳周公謂召公與已同心故言已以感

動之再三曰前人要其無忘前人以迪後人耳

幼冲之人心志未定善言不先入標準不先立則

將有味于所從者故下迪惟字面

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

受命

前云天難諶故又曰以更端言天雖不可信然以

人事言則我有當盡之道文王受命武王以德寧

之今惟于寧王之德克恭而永延之使不庸釋于

文王之受命則厥基未平于休不終出于不祥矣此照前四節說德延則嗣茲恭明德而未寧之也此全在老成經歷者之輔導

以上統論天命民心之無常言國不可無老成之輔以下則舉商之六臣我周之五臣四臣或輔君以受命或輔君以保祚反復推明以見召公之未可去也此一篇之大意

公曰君與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又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

此重六臣說見大臣以身事人事其君又及其子孫或其子又承其父事其君蓋世德老臣所關于家國甚重未有以身言去者格皇天格上帝又王家各就其所著者言不必分優劣若成湯既受命承上受命來格皇天格上帝埋下天壽平格及矧曰其能有格格字則史家之章法句法字法也要識得

成湯尚矣嗣後賢君屢作非子則孫而其臣勲德相承非身則子皆召公所常深念也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

率相率也茲指輔導言六臣相率惟此輔導之事皆有陳列之功用能保乂有殷之民故殷禮陟配天而尊榮在一時且多歷年所而延祚至六百年之末也殷禮即肇稱殷禮之禮陟配天即陟降左右之陟言舉郊祭之大禮其盛德之君上陟而與天爲配也易曰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蓋正謂此多歷年所通商祚歷年之脩永言不專謂其君之享國也

按陟配天蘇氏謂五王配祀于天而其臣亦配食于廟其說得之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旬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

不二曰純不虛曰實六臣相率輔導天命有商純一而不他故多生賢才而國家充實無不各得其用也百姓王人以下正指其實之可用者言之以身喻如脩德完固之人上格皇天以承保佑之命則精神營衛益充實而有餘五官各司其能四體咸效其力苟有所觸其手足不期而自救則其享

年之永蓋有不必言者故此節上承多歷年所而
下發天壽平格云云然脩德以格天固所自致而
賢師良保輔導之功亦自不可少也此是本節之
主意

秉德明恤串說言秉持其德而明致其恤也非心
存于國家者能憂人之憂乎矧咸奔走亦有秉德
意在故下承說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

秉德明恤奔走雖指多賢說其實由六臣之秉德
先之也照下文秉德迪知云云自見得

上惟茲指輔導言此惟茲指秉德明恤奔走言惟
德稱用又厥辟言各舉其德爲國家之用也故一

人有事云云正指其實落用又處
有事于四方而衆皆信從若卜筮之罔不孚纔是

通天下爲一身氣象重看二罔不字一成字通本
純佑國實來而純佑又本六臣輔導來

天之佑商則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小臣屏侯
甸矧咸奔走天之棄周則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

君諸侯莫肯朝夕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

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

天壽本多歷年所來平格者平章而格于天命也

上文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又王家正其平格處此
二句不重專起有殷嗣天一句見天命純佑有商

可謂寧矣紂纔一失道便罹滅亡之威若是乎天
不可恃也今文武初受命嗣王承之全賴汝老成

人永念于斯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耳否則
弗克經歷其過佚前人光必矣而汝其忍至此哉

此語感動召公極懇惻滅威永念固命等字面悉
照我亦不敢寧于上帝一節說

持心如衡是謂平德平者天道故至平通格于天
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本是六臣事然謂非天意

不可故此云天壽平格保乂有殷
周召同心者也周公不敢寧于上帝命永遠念天

威越斯民罔尤違則召公向許恭王祈天永命今
正宜永念以固天之命矣豈可言去哉此永念二

字正與前永遠念三字相照應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劓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

厥躬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
閔人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又曰無能

往來茲勉彛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

將言文武受命由此五人四人之力故先提武王
集命事蓋承固命新造邦說來其語脉自如此也
肅將天威非有德者不可故上帝降罰必申勅寧
王之德此德字即前寧王德延及後丕單稱德德
字即文王德降于國人德字蓋文王之受命由茲
世德之締造也

惟文王惟字緊接武王之集命來亦惟二字又緊
接文王之修和來蓋非文王之修和末由基大命
之攸集而非五人之往來亦弗克致修和之盛治
也修有飭治意和有悅懌意照下文看即相率于
羣教而各得其理順適于羣教而不知其爲之謂
也重看亦惟二字

又曰是覆說語往來即詩疏附後先奔奏禦侮之
謂五人之往來總只于此開導其彞教耳故文德
克降于國人秉彞是民之德性彞教是君之德教
民彞之外無所謂教彞教之外無所謂德也洪範
稱彞倫攸敘洛誥稱若彞撫事皆謂此彞教之爲
重哉

亦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
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

亦惟純佑云云雖似照前天惟純佑命等語其實
承上五人往來迪彞教來秉德是舉其操持迪知
天威是舉其行事蓋天威不出于民情真知天威
之所在則彞教之迪自有不容已者矣故上云迪
彞教此云迪知天威下云迪見冒尚迪有祿蓋非
實能知者不能迪非實能迪者不能知也四迪字
總一樣看

觀上文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語則迪知
天威語昭然矣

亦惟天純佑我周五人秉持臣德迪知天威乃惟
時昭明文王之德迪之以見于上冒于下直聞于
上帝惟時乃受有殷命耳自非五人文德亦未必
其昭明也而能至是哉自後人視文王若無待人
之昭明然觀詩稱疏附後先奔奏禦侮實倦倦焉
則此言亦不爲過矣

迪見冒之迪即迪彞教之迪蓋以此開導其君即
以此開導其民非二也

受有殷命同照集大命于厥躬句

武王惟茲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威劉
厥敵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尚迪承上迪字來尚迪有祿是享有天祿誕將天
威威劉厥敵則弔民伐罪之事也昭武王惟冒承
上弔伐永清者定言故天下盡稱其德此同昭申
勸寧王之德說又見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
王受命正在今日老成之輔導也故承說今在子
小子旦云云語脉極貫串有情

誕將天威即迪知天威的人蓋知天威以保斯民
乃能將天威以拯斯民也統照前永遠念天威句
昭文王昭武王云云見文武之明聖尚賴五人四
人之輔導而況今嗣冲子乎召公能如五人四人
則新我造元若去則退佚前人光在今日誠可痛
惜矣語意在言外宜深味

今在子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與其濟小子同
未在此位誕無我責收罔勗不及者造德不降我則鳴
豈不聞矧曰其有能格

若游大川云云全望召公同心以共濟小子同未
在位正言責任在我二人公無去獨責于我也如
退去罔勗予之不及則造德而德不降于國人矣
德不及民而可格天乎故云鳴鳥不聞矧其有格
此格字照商六臣格于皇天格于上帝天壽平格

說德不降照德降于國人說見輔嗣冲子降德
格天統在召公一身決不可告去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
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

君辟句極有深意文武賴諸臣以締造我嗣王賴
我二人以匡濟其所係何如者君一去則匡濟無
人締造者其悉墜矣故緊提受命之大艱以醒之
見此艱難之締造必賴君之扶持君當以家國為
重寬裕乃猷毋急求去蓋我有明保之責必宜輔
嗣王嗣恭明德明我新造邦決不可以後人迷退
佚前人之光也重看大惟艱句

有文王之德無五人之助弗昭也有武王之德無
四人之助弗昭也前後諸人昭文武之德乃克受
命耳厥惟艱哉今日冲子承茲惟艱之命非召公
誰其昭之而可以後人迷哉此周公留召公激切
之至意

以即以其君顯之以言我必以後人昭決不以後
人迷也此迷字正照前昭字明字光字

公曰前人敷乃心乃悉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
王在置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

上特言締造之艱老成義不可去耳此言其受顧命之重則于情有決不可去者曰敷乃心則心爲寄曰悉命汝則命爲屬曰作汝民極則更無有出汝上者將誰諉哉汝明勗以下則顧命之辭諄諄焉猶在耳而不可忘也周公留召公直說至此是爲懇惻

明白以勗勉曰明勗有君不可無臣故稱偶重刊書經卷之十賁誠也乘載也卽負荷之意此雖兩喻而意實串下若曰臣與君爲偶在竭誠以輔導之負荷此天命之大耳然在賁無他天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惟文王以德受命今嗣王承之惟念此文王之德丕承此無疆之恤則所謂乘茲大命者在是矣惟文王德二句正偶王在賁二句之實事要識得并力一心之說蔡子但就二喻發揮耳恐非正意敢問

高明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茲誥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是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戢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允卽一點忠誠之心上所云云皆是也所云不同

總是以殷爲監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倘今一失輔佐嗣天滅威將卽在我矣肆念我天威而可求去哉重看一允字見此點忠心惟君可與言惟君能諒我也故緊承論予不允云云

予不允允字卽承上允字論言予惟抱此一腔故實對君語若是也傳作信于人解非是

予惟允故若茲誥予惟曰肆襄在我二人汝必有契于中哉亦言曰在時二人無疑者今天命已廢休美滋至卽予二人承之猶懼弗戢其汝克敬德盡平格之道明我俊民敬秉德之思在讓後人于

丕時責成君德之昭明以昌大其世業此正召公今日之事也此一段正照昭文王昭武王看蓋受託顧命之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非特今日不當去卽後日亦不當去也推遜後人之說大非周公之本旨敢妄訂以質高明

通篇三言前人再言後人分明論前有作後有承此後人二字何以獨作後賢解

每言二人有味文王時五人武王時四人今止二人而已二人弗戢可一人求去乎克敬德明俊民讓後人于丕時正今日贊襄之事讓責也責成其

君也

克敬德承上克敬說惟克敬德乃能明我俊民觀保乂商實語可見得然斯二者總在責其君之嚮

于昭明耳故下在讓二字

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成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此緊承上說惟我二人之篤棐故式克至于今日休然今日之休未可以爲足也惟至于日月所照莫不率服乃爲成文王之功耳周家基業始于文

王之修和繼以武王之惟日在今日或有蹉跌猶

重刊書經集解卷之十

庚

爲未成也故上云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此云

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大臣與君同體故上云我天威此云我式克我威成皆以我負荷之也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是追敘已然之事我成成文王功于不怠云云是相期未然之功

昭文王廸見冒聞于上帝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我威成文王功于不怠不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

則昭今嗣王之事也三月字正相照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用閔于天越民

惟若茲誥矣又申說云云故云若茲多誥然總其

要旨不過閔天與民之莫我歸耳周公初語召公

曰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

罔尤違故今誥語將終由肆念我天威直說到用

閔于天越民下緊承說惟乃知民德蓋天之命總

在民之心而永念天威正在民罔尤違之日也中

間不必以天民分說

重看一閔字此閔字正與永念念字相應惟閔之

深故念之切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祇

重刊書經集解卷之十

辛

若茲往敬用治

惟老成人歷練世故凡民心向背從違處知之甚

悉故以歸之召公亦罔不能厥初正應罔尤違句

思及其終則未必常懷而大有可畏矣此可無永

念乎哉祇若茲往敬用治蓋喜其已留而莫尋時

我之言爲共濟之計固命永孚于休不終出于不

祥也此往敬敬字正照前克敬德敬字說

蔡仲之命

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

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

蔡

重看克庸祗德句德字所該甚廣祗敬修也克庸敬德則常以敬修爲念而德全于已矣蔡仲好處全在此下文率德改行云云統照此句說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卽乃封敬哉爾尚蓋前人之愆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彞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率德二句泛稱其好處下文爾尚蓋云云則就其好處進勉之也此是誥命之體若此處就填實說了下文便說不去矣

爾尚蓋前人云云緊承敬哉說是責勉之詞細讀正文自見若謂敘其已然之善則爾尚爾乃率乃無若等語便無咬嚼且何以敘在敬哉之下若邁迹自身以下本一氣語而分相照應莫知其解敢問高明

王命蔡仲之意若謂汝敬往東土要蓋前人之愆須討求忠孝二字明白然必超邁迹迹從自家身上做起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是爲得之然不必

外求也惟率乃祖文王止忠止孝之彞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則邁迹在我而蓋愆在是矣因仲有率德改行之意故就是進勉之是爲敬哉之實事重看蓋愆邁迹無若爾考句蓋語語一提醒一加策而非直敘其已然之善也

忠孝是人之本根而仲爲蔡叔後尤其喫緊邁迹自身四句極提醒人凡人不幸處不肖之後須超邁其族類脫身自做起乃爲豪傑然苟有自足之念則便止此不進矣其何以作法于後必克勤無怠垂憲乃後方完得邁迹自身的意思重看克勤無怠句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爲善不同同歸于治爲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

后王君公皆有天人之寄不能敬天勤民而可稱侯職乎故旣勉其忠孝卽以此進之

天惟德是輔民惟惠之懷此其可畏何如善惡稍殊治亂迥別其可畏又何如故總結戒哉二字能以此儆戒其心必修德以格天必施惠以得民必爲善以基治不蹈于亂亡之歸自敬哉直說至此着戒哉二字十分警惕

爲善不同四句只說此箇關頭是治亂所係一則不可不爲一則必不可爲耳註所云似未懇惻

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

此重慎初二字然要在惟厥終耳惟厥終方爲慎厥初不則終以困窮所慎何爲此教仲所爲慎始者通上戒字慎字統則一敬然敬哉下出戒字又出慎字則重重加嚴矣

懋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

此五句雖若五事然攸績句所該甚廣且睦乃四隣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其實相承焉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十

書

似正侯績之所當留意者恐不作五事看敢問高

明

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

自中是天然自有之中先王之舊章皆從此制我身之軌度皆從此出是不可不率循者蔡仲率德改行其志行甚佳但恐其或偏于自用而視聽之不詳則不無變亂更改之弊故又教之率自中而詳乃視聽無作聰明亂舊章罔以側言改厥度也古先聖王之典章皆從聰明處智出而不外此自

有之中人常率自有之中安往而非典章成憲哉

病在自作其聰明耳自作其聰明則其所視聽都不詳審而側言得以入之矣不察側言終改厥度典章法度之謂何此惓惓交以爲戒也重看率自中句率自中必詳乃視聽不率則所爲視聽者皆非中矣則予一人汝嘉者嘉其率德改行之善而不終于偏也上云率德改行此應率自中改厥度語極周到

王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棄朕命

荒棄二字反照前敬哉二字看

重訂書經集解卷之十

書

多方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洪惟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

奄凡三叛矣王親征滅之還至鎬京惟時殷管蔡霍四國原與奄通謀成王置不問而猶懷反側故告四國多方獨提殷侯尹氏曉以大降爾命降者宥而生之也降生爾命宜無不知乃猶大圖天命獨弗永寅念于祀耶感恩而不知自新將必自絕而取殄祀之禍矣重看一圖字天命可受不可圖

是一篇要語

語雖普告多方意專殷之舊國觀此提殷侯尹氏及下稱有方多士暨殷多士可見

按大誥篇予翼以于敕寧武圖功予不敢不極卒寧王圖事予曷其不干前寧人圖功攸終未嘗不圖也曰此承天之命而求盡人事者圖在我者也若洪惟圖天之命厥圖帝之命大淫圖天之命圖厥政不集于享圖厥政不蠲烝圖忱于正則不盡人事而一意妄求于天圖在外者也天誰與之註以妄于二字訓圖字極當何使有夏圖厥政集于享商後王圖厥政而罔烝則與大誥圖功圖事何異哉此知圖是活字其善與否則係乎其人之所爲圖也要辨得明

洪惟圖天之命二句緊承我惟大降爾命說蓋就四國之妄求而曉以宗祀之當念逆折其反側之邪萌也此是一篇緊關處若作商奄看則彼已滅亡矣復何言哉敢問明者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乃爾攸聞

本論商事而稱夏者一則舉桀以形紂之所以亡

一則稱湯以見周之所以興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多方多士素所見聞其言又易爲入也此論說曉人之極妙處

降格于夏全是啟其修省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大淫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非其自絕乎重看誕字大字不肯不克字

感言出于心也不肯感言于民總由其心不在斯民耳

帝之迪三字極宜體味上帝分明啟我一條好路乃終日淫昏不能自趨于是此謂自絕于天此與引逸而不適逸意同

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憤日欽剝割夏邑天惟時求民至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刑殄有夏

民所依附以生日麗開民之麗正是承帝之命桀不知此却妄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猶乃大降威罰增亂有夏其昏何如揆厥所由實始于嬖幸妹喜一人蠱惑心志不克靈承于旅耳心志既蠱任用悉非不大思進用賢人而恭敬之洪舒于

民亦惟其民之叨憤者日加欽崇剗割夏邑夫賢與叨憤于民何如哉不進此而洪舒惟欽此而剗割此大降罰崇亂有夏處其因則甲于內亂也誕厥逸大淫昏皆本于此此一句是桀之罪案

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故任用非人崇亂有夏宜重看一因字

靈字作善字解固是愚則謂此心之靈也此心無欲而常清聰明睿智皆從此出爲能善承其衆盤庚弔由靈大誥丕靈承帝事呂刑苗民弗用靈統是此箇靈字蓋靈則自無不善然不應但作善字

解也敢問高明

洪舒于民是謂開民之麗不克靈承于旅天其忍民之至此乎所以汲汲求一人焉以爲民之主惟時惟湯其人乃大降顯休命刑殄有夏重看一求字詩云監觀四方求民之莫一德篇云春求一德俾作神主天求有德者界之厥命何其明顯休哉人懷反側之私以圖之便暗昧不顯休矣人爲天所求則可妄圖天則不可此求字正與上圖字相反照

惟天不畀純乃惟多方之義民不克承于多享

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此承上復提惟天不畀云云申發天求民王之意蓋桀惟不用賢者以明保惟用叨憤者以肆虐此多方簡湯代夏作民主而天從之也帝天之命主于民心民心與則天降顯休命否則雖圖亦無益也

天與之曰純佑命天棄之曰不畀純天不畀桀惟桀棄多方之義民不克承于多享惟所恭多士大不能明保斯民以永享乃胥惟肆其虐凡百所爲皆是奪民之麗者四向皆窮如抵牆壁此多方簡擇而歸湯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也然則天之所求亦因多方之簡耳而何私于湯哉湯亦因多方之簡應天之求耳而何圖于夏哉知湯則知武可自息其圖命之念矣

無不來享曰多享此享字卽下文享天之命享字天命無他民心而已民心不我享而能享天命者未之有也然其要在明保而已不克明保享于民而能承于多享者亦未之有也觀下文圖厥政不集于享句自見得後云爾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

不享正罪多士之所圖者不集于享也誠得數享字明白書旨自了矣時解多享作長享祿位數享字又各自爲解恐失立言之旨敢妄訂以質高明

惟天不畀桀者大何也乃惟以爾多方之義民不能進之在位永來四方之多享也惟夏所敬恭多士皆叨懣之徒不克明保以享于民乃惟肆劓割以虐于民至于百爲皆大降罰之事大不克開其生路使民四向皆窮莫知所適則奈何可承天之純佑哉此多方擇君以歸事不能舍成湯而他往

重訂書經卷之十

章

也天求民主生斯民專爲桀不能作民之主故推桀所由示見湯承多方之簡應上帝之求耳

義民在位日久自然四方來享故云永于多享開民之麗洪舒于民是謂明保明保乃可致民之享故云明保享于民惟用叨懣以虐于民則民無生路可趨矣此照厥圖帝之命一節說

殷侯尹氏嘗爲紂所信用其所爲或亦如夏之恭多士乎此言外之意

論桀連下數不克字又加大不克字論湯連下數克字論紂又下弗克字是章法句法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殄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

重看克以二字多方民無生路簡求一人焉以歸之惟湯克能承之故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耳然則天求民主蓋從多方之所簡耳一德篇云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誠然哉

慎厥麗一節據註亦自有理但此箇麗字分明卽上一麗字此箇刑字分明卽下一罰字似不應異

重訂書經卷之十

章

解愚謂凡民所附以生者君悉敬共而不怠是爲慎厥麗乃勸者君重其所麗民自相爲勸也故厥民有未率者卽威之以刑民亦曰是所以生我而無不用勸矣此謂明德慎罰故下緊承說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蓋統觀上下文意自了了也敢妄訂以質高明

盤庚云恭承民命正慎厥麗之意

刑罰盛世所不免惟叨懣劓割則不可耳

以至該成湯以下明德慎罰言明德以慎其罰也觀下文可見不當作二事解敢問高明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帝王惟明此德以率其民耳民有不率不得不用罰焉而尤深致其慎是則帝王之所謂明德也殄戮開釋正是其致慎處正是其用德處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弗克以正昭克以說弗克以爾多方享天之命全由不克明保享于民來從前細讀自見得

嗚呼王若曰詰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承弗克享命說天何心于釋夏哉亦何心于釋殷哉皆其所自取耳故緊接乃惟爾辟云云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宥有辭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乃惟爾商

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此三箇乃惟字正應上兩非字言非天如此乃惟

人如此也

以爾多方之義民永于多享則可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則不可宥者不一之辭言種種罔之

惡不可勝道也

因說爾辟弗克享天之命隨說非天之庸釋乃其

所自取耳故緊緊以爾辟承接隨就圖之一字併夏商發揮見以若所圖未有不底于喪亡者上下並無闕文

圖厥政不妨惟所圖不集于享而集于亡不蠲烝而烝進則為妄圖耳商後王加逸厥逸三字正應

大淫圖天之命句

詩云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昭于天皇以間之正言武王伐商之事與此正相發

逸樂非所當逸者乃以為逸而居之是謂逸厥逸不蠲烝言不蠲潔而進于善也恐不作二字解敢

問高明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逸厥逸圖厥政非狂而何然聖狂之介在一念轉移間耳儻其狂克一動念則作聖在天固不終

絕也天以湯故須假紂五年之久冀作民主乃紂竟縱大淫佚罔可念聽天如紂何哉此申上天降

時喪意實為天惟求爾多方發端

聖狂相去遠矣介在一念轉移間要見此念無事

不宜把持無息不宜存想一不念及墮落坑塹矣
可畏哉前後許多克不克相懸處總在此念之克
否如何耳可畏哉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
顧之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
式教我用休簡昇殷命尹爾多方

惟顧誕天命者可以弭天威作民主故天以此意
開其人而多方罔克承受焉則不得不歸之我周
矣靈承克堪正文武之所爲顧天者顧天是人顧
天而仰承堪顧是天顧人而簡昇本文自分曉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十

聖

靈承三句一氣下惟用德可予民而奉天靈承便
是其克堪處克堪則可作神天主矣周王顧天而
承堪顧之命全在于此故承說天惟式教云云
夫人實有休明之德然後可受簡命之重若啟若
翼而式教用休多方簡擇必歸焉天命從此昇矣
故曰簡昇殷命尹爾多方

典神天即可爲民主意

德在人自自用耳實能用德是謂克堪能用德則
休美自著矣人見其休故稱用休耳在聖人只知
用德也周官曰作德心逸日休

註向者天命未定一段發得極明前面圖天之命
後面探天之威總具此數語中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首提我惟大降爾命因反覆天命與亡之故使自
潛消其反側之萌此復提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將啟以自新善後之路使不自陷于罰殛之禍此
是提撥之最關鍵處

爾曷不忱咨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
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惠王熙天之
命爾乃迪履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十

聖

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上節說爾何不爲此下節說爾何乃爲此是直頭
可見者然其中煞有無限曲折精神在恐非若今
之講解而已者敢陳臆見于左敬質高明

誠信天命常得自然之安曰忱裕若疑貳反側則
平居自見其迫促矣曰忱裕之于爾多方對多士
言也夾輔介助用治我王室之事可以榮保天命
故曰享爾宅爾田依然無恙而順我王室可以榮
承天命故曰熙熙者熙然在太和元氣中也恐不
作廣字解

廸屢不靜照下教告說與前篇廸屢未同一般恐
不作屢蹈解保天命熙天命而無妄圖則靜矣天
命分明可榮享而不享是不大宅分明可熙樂而
不熙是謂屑播自作不與圖忱于正則推所以不
靜之故

細玩此二節忱裕與圖忱正相反享天之命熙天
之命是謂忱裕不大宅天命屑播天命正其不靜
處其心却欲圖忱于正耳不知以若所圖必取滅
亡之禍乃其所不知自愛者也首提身不佞裕句
緊緊以易不享天之命熙天之命以歆之首揭爾

乃不自愛句緊緊以不大宅天命屑播天命以惜
之又推圖忱于正以折之語語提耳言言刺心是
聖人並生之意

當時多方不靜皆以復殷爲正義不知天命已去
而求復是爲妄圖故首揭圖天之命一語因反覆
天命可受不可圖之故此又揭其所圖者以明折
之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
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極之非我有周
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九帝王于不率不庭之臣必先之以文告而後之
以征討戰而要囚分明是征討所俘但要東而囚
係之不通加殺耳故云至于再至于三乃猶有不
用我降命者則大罰極之也或曰王師有征無戰
然則大戰于非與敢問高明

至于再至于三雖就伐奄者三說然布告之意但
說如是其教告如是其寬宥至于再且三矣乃猶
有反側者則罰極亦不可道耳要體會得不用
不用我降命不用二字極好我固欲降之爾故重
違之我無若爾何也

與民相安于無事曰康寧必加遷徙必加罰極似
不康寧一般然出于不得已耳故洛誥曰非我一
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此曰非我有周秉
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
我監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
曰奔走臣我監五祀見殷民臣服已久矣越惟有
胥伯小大多正正望爾奉法惟謹化導此凶民也
可以不和導乎故緊緊以惟和克勤責之
臬照康誥陳時臬司陳時臬事者當作法字解蓋

臬取根臬之義是尸之準則也

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室不睦爾惟和哉爾邑克明

爾惟克勤乃事

自作不和根自作不典說不典則不和此理之必然者爾室其族也不和則不睦亦理之必然者爾言爾惟和哉蓋望其先之以和以導其睦耳推至爾邑必克明而後協亦望其以身先之故曰爾惟克勤乃事蓋身和室睦邑無不明是為忱裕反是則為不靜統在爾多士之倡率故連下三箇爾惟字應前爾邑不忱裕之于爾多方語傳所云云愚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十

七

不識其所謂也政問高明

究竟惟和只是一忱字忱則有順理之裕此和之本根也忱而和以導于室人則爾室無不修睦裕于室矣忱而和以導于邑人則爾邑無不克明裕于邑矣此為忱裕之于爾多方也爾邑克明是期之辭克勤乃事是責之辭三爾惟斷應作一樣看若謂爾邑已克明了何復云忌于凶德耶無動搖及側之情曰和有順天共命之休曰睦知廢興存亡之故曰明

多士各有職守各循職守而不怠是為克勤乃事

爾邑視多士相安于事守則知天命之廢興無復有異志矣究竟克勤本此心之忱和來故篇末云克敬于和

爾尚不忌于凶德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

諫介

細體尚不忌語氣若尚不無忌焉之謂周公意若曰如我上所言爾室爾邑必悉睦且明凶德其潛消矣儻或有梗強者爾尚不無忌焉治之亦無他法亦則以爾心之和穆穆然端處乃位以儀刑之又克閱于乃邑進賢者以謀其助則彼得于觀感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十

八

之深自然日漸月磨皆化其凶惡矣復何忌之有哉要在爾心之先自和耳故又曉以自時洛邑尚

永云云若註所云恐於文理稍強敢問高明

穆穆根上和字來穆穆在位克閱諫介總亦克勤

乃事耳故着亦則以字

遷殷之初卽擇殷士之可與者比介于周之賢臣以薰陶其德及其既從則又教之忱裕教之和勤以潛消其凶德猶未也又教之克閱諫介蓋以殷治殷以賢引賢而使以賢治不肖此聖人轉移殷俗之妙機也

爾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敗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
惟其大介資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
當時殷多士尚視洛邑爲傳舍故以尚未力敗曉
之又以畀矜介資期之若曰爾惟迪屢不靜耳爾
乃自時洛邑尚永力敗爾田心無不和凶無不化
天惟畀矜爾矣我有周惟其大介資爾矣迪簡在
王庭不爾棄也尚有能奮勉其事者有服在大僚
亦所可期者予周家惟聽用德但在爾之自勉耳
因殷士平日懷此怨望故復以此慰勉之

田是胥伯多正之祿田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十

聖

尚爾事照勤乃事說蓋克勤而益進焉者也

呂氏曰多士序商民之怨周曰夏簡迪在王庭有
服在大僚予一人惟聽用德則以大義裁之此乃
以爲勸何也爵位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因其怨
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示以好惡而勸之磨礪之
具也此周公御商士之閒闔大用也

以上五節分明照爾苟不忱裕之于多方二節說
細玩味之自得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
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

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逃爾土

凡前所命告只是望其忱信忱則身先享上民皆
享上可永承王命世享斯土矣不相勸忱我之命
惟以不享爲民望惟逸頗之從大遠王命可仰承
天眷乎是則探天之威天罰必不爾有爾土不能
安居矣致天之罰與天畀矜爾如何離逃爾土與
爾宅爾田如何此可自惕省趨舍哉

忱我命則信理而安裕是爲忱裕不忱我命則逆
理而妄圖是爲圖忱識得此二忱字多方一篇大
旨了了矣

重訂書經疑問卷之十

聖

亦則惟不克享與上亦則以穆穆在乃位正相反
享上便享天之命不享而遠王命便探天之威故
凡人所圖宜集于享不宜集于亡也

深藏而求取曰探天威易嘗求人哉人自探取耳
多士云將天明威致王罰王罰卽天之罰天之威
也爾探焉我致焉天何心哉我亦何心哉

王曰我不惟多語我惟祇告爾命

細詳此命字當照大降爾命命字看蓋如此享天
之命如彼致天之罰此正爾命之所係也凡我命
告云云總是祇告爾命使知自擇耳觀上文勸忱

我命則此爾命二字屬于多士無疑矣敢問明者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初字極提醒此時是更生之初要在以和承之耳

不克敬于和終懷反側欲復降命不可得矣故云

無我怨

此雖兼代說實重在殷士上和卽上文二和字忱

我命則克敬下和之根本也重看一敬字

重訂書經疑問卷十一

烏程後學承菴姚舜牧著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成戒于王曰

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

知恤鮮哉

陳雅言曰周公言立政之道以得人爲本是以統

率群臣得有言于王而先贊之以拜手稽首以竭

其事君之禮復稱嗣天子王以尊其爲君之名所

以開進言之端也

成王初政周公恐其不知任人爲要故率群臣進

戒于王惟時群臣稱說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

衣虎賁周公隨發嘆辭接說休茲知恤鮮哉休茲

非嘆此官之美嘆自古來制置此官之美意非人

之所知也如常伯常任準人是王左右之重臣也

職重者有安危之寄如綴衣虎賁是王左右之親

臣也職親者有習染之移其係天下之本一也知

其係天下之本必求得其人以充其官又委心誠

任使得以盡其官是爲知恤自古及今却未一二

見焉此周公深嘆息以啓王之聽信也重看知恤

二字此一篇之要領

告嗣天子王矣句不是稱君以啓臣之言乃是尊稱以勸其君之聽

左右二字宜玩常伯常任準人卽後三事之官伯言其長任言其重常者其常也準言其平人者其人也天下事全倚重此三人故首舉言之侍御之臣不一而足居設莫如綴衣護衛莫如虎賁此內臣之長也故併舉及之

林氏曰三宅固不可不得人然進見有時惟綴衣居而張設虎賁行而護衛則朝夕與王處最親且密苟非其人則上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

先言休茲而繼以知恤者必知建官制職之美意然後深以爲恤也

憂無以得其人又憂無以盡其人之用是爲知恤當時公欲陳言必先與群臣在下會議如何及進見時公啓口告嗣天子王方欲有所陳而群臣隨應聲接去公又不待其辭之畢而應聲嘆息以發其意爾我若出一口首尾初無間言所謂堪畫者也非史臣簪筆立書何以有此

古之人迪惟有友乃有室大貌猷俊尊上帝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而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恭德罔後

民天民也職天職也居天職治天民乃可上承天眷不得其人焉可乎及后求賢以自輔若所謂知人安民天工人代云云蓋欽欽焉以敬恭天命爲心也故曰猷俊尊上帝

不獨曰九德曰九德之行必實見諸行事乃可見其德也皋陶謨曰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正此意迪知忱恂雖二意一直下蓋必真蹈其知而後可誠信其行也

乃事應常任乃牧應常伯乃準應準人重者三宅字擇而居居而安曰宅卽上文迪知忱恂是也訓德訓字照後不訓于德者恐不宜作順字解用丕訓德恐亦不就用人者說蓋訓者法式之謂也實實以德爲法式是謂訓于德其爲人也外面似用丕訓德一般而心實不然用人者謀其心宅其人可也乃謀而用丕訓德則乃宅人其可乎哉宅

人人字正照用不訓德說故着則乃宅三字註所云云大欠分曉收妄訂以質高明

夏臣告教厥后從宅乃事直說到三宅無義民止蓋望其君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也兩后矣相應實照前上矣字周公獨許于夏臣之言正明已今日所以告嗣天子王矣之意也

用不訓德正與九德之行反謀面而宅其人正與迪知忱恂反

弗作作字印詩作求作字往惟九德之任桀惟暴德之用不尊上帝其能後乎不獨曰桀曰桀德蓋推本而言之也紂德同

連訂書經卷第十一

四

亦越成湯陟不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印宅曰三有俊克印俊嚴惟不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不式見德嗚呼其在受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言逸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作我有夏式商受命奄甸萬姓

亦越云者夏德如斯而湯越然其興起者也此越字印超越越字

典禮命討皆天之耿命惇庸章用一一條理而不

素則所謂不釐也不釐全在任用之得人故承說乃川三有宅克印宅曰三有俊克印俊然非曰徒川而已者須一心致敬而嚴惟隨一心儀刑而不式是為克用三宅三俊耳重看嚴惟不式四字夏止三宅而已湯三宅外又擬三俊以儲三宅之用其為天下長慮蓋如此

此心欽欽翼翼惟賢者之謀猷是思而奉以為著龜不敢毫髮之踰越是之謂嚴惟不式嚴惟印不式之注意處不式即嚴惟之實事也四字一串下此云嚴惟下云率惟又云末惟統是此箇惟字

連訂書經卷第十一

五

克印宅克印俊罔矣然非嚴惟不式不可語克用也三克字二用字正相照

用協于厥邑用不式見德併宅俊之效言之然要是驗其克用耳

上不式君式臣下不式民式君此心此德同也受德暨賢故同于厥邦者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政者惟庶言逸德之人同視克宅克俊者天壤矣故帝欽降其罰使我有諸夏式受商命而奄甸萬姓焉此段只說紂以不任人而墜厥命不重周之受命上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長伯

曰宅曰俊皆帝心簡在以康斯民者克知灼見宅俊之心則必能盡其經濟之用而所以敬事上帝者在是矣故又云立民長伯蓋長伯牧養斯民正敬事上帝之實也重看克知灼見四字與上廸知恇恇嚴惟丕式正相照

知宅俊皆曰心者君臣以肝膽相照親親口惠皆不足語奉天而子民也

三宅總內外之治凡治民者皆受其綱維故稱長

重訂書經疑問卷十一

本

伯夏后顓俊尊上帝成湯丕臚上帝之耿命文武敬事上帝蓋天心實在斯民簡大臣以阜成其民正大君以人事天之實事也觀茲惟后矣用協厥邑用丕式見德立民長伯語自見得

立政任人準大牧作三事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夷微盧烝三毫阪尹立政是提綱語任人準大牧即前三宅之官各職一事倡率內外之治者也故云作三事虎賁綴衣一條舉侍御之官所謂左右與王相親者也故緊

綴于三宅之下大都小伯一條舉都邑之官蓋自

宮府而外則其職最親民故着庶常吉士一語此

句雖蒙上下而于此條尤為切也故即及之司徒

一條則舉諸侯之官見有承流宣化之責夷微一

條舉王官之監見有安內攘外之責以上諸臣論

體統則內外相維論職守則小大共事皆不可不

得其人者唯文武克知灼見宅俊之心所任皆庶

常吉士無不各稱其職此文武得人之盛與二代

而比隆也重看庶常吉士句牟陶謨曰彰厥有常

吉哉詩曰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藹藹王多吉

重訂書經疑問卷十一

七

人維君子命蓋吉士則必有常德有常德乃稱吉人可稱天子之命使也

陳新安曰文武得人之盛如此推其本原由其知

立政綱領在用三宅三宅得人故內外衆職皆得

人也下文遂復以三宅參錯言之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克知灼見雖說以心契心其實是心其心故又申

言之常事司牧人即三宅之官能其心能使其官

各效職故云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俊侍三宅之

用非有德不可惟能三宅之心而能其官自能風起三俊使皆有德以待用故云以克俊有德玩惟乃以二字語如貫珠下

文王克宅心乃克立三事之臣以克俊有德則自此而下其無不克又可知矣人君未嘗不欲其官之克稱也惟已之擇任未當大臣不得展其才斯位置之間不覺人官之相左耳此提克厥宅心一語真萬世官人之要領也

曰克立則三宅克宅矣曰克俊則三俊克俊矣所謂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者所謂克用三宅三俊

者實本文王克厥宅心來三克字相承重看上一克字

此下論三宅有舉其二者有舉其一者總之則三宅之意也要識得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庶獄庶慎各有司存而牧夫其長也此牧夫即上常事司牧人是訓用違謂牧夫自訓此有司耳惟牧夫自訓其有司故文王罔攸兼之也觀一惟字自見得蔡氏略有司之牧夫一之字却于有

司上加簡於字曰惟於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夫文王既克厥宅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矣復猶有違命者乎且下文云庶獄庶慎罔攸兼于茲則不知其何以爲訓乎照上下文自相矛盾蔡氏亦未之思耶敢妄訂以質高明

曰庶言庶獄庶慎三宅通有之而皆各屬之有司故各訓其用違而無不各得其理文王罔攸兼蓋君職其要於理不宜兼且既委心于三宅於任人之體亦不必兼也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庶言不專號令凡諸侯之復萬民之逆皆是也上

九

下之情通否皆係此言路未有不闕自於君者此不可不知也但不必兼耳若庶獄庶慎非庶言之比委任于三宅足矣故文王罔敢與知焉

庶獄庶慎事極瑣細大臣官盛任使是惟自責其成耳君一與知小臣便生窺視中間牽制誤事處不小文王罔敢知于茲蓋是此意

常人之任人或不以身與其事而不能不以心慮其事文王不然所當知者不得不知則特不兼之而已不當知者不惟不兼併罔敢與知焉此爲信

任大臣之專

亦越武王率惟敕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義德容德不必是文王舊臣惟武王率惟敕功以拯天下之危急則必資剗決之臣率惟貽謀以保萬世之安寧則必資寬大之臣曰不敢替曰從此皆專心委任以享其成者故云並受此丕丕基桀紂所任惟恭德逸德武王所任惟義德容德而與亡判焉此可知立政之要矣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華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不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憤時則勿有間之

繼自今我其立政緊承文武說凡任人必先知其心之所安則可推心任之矣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憤正是推心委任處既加委任必不可參之匪人故又重勿有間之戒

克灼知厥若與前克知灼見克厥宅心只一層事但指出厥若義較親耳

抑愚謂厥若二字卽俗語所謂這箇耳敢問高明三宅皆又民而皆有獄憤之事相則盡其所爲左

右之術和則調燮均劑使各得其理耳重看勿有間之句

自一話一言我則末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此緊承勿間說人知間之者小人也而不知間生於我間生於我而後人得而入之人主于賢者雖尊禮委任未衰而意向稍不合厥意稍有萌皆間之所由生也自一話一言之微盡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則此心誠一而不他人雖欲間之不可得矣末肅也惟思也末惟照前嚴惟率惟看

話卽話民之弗率話字是一事言卽話之一句耳

然大意則謂一啟口間惟賢者之是思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微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憤惟正是又之

稱受人之微言見已言誠有可聽再三稱孺子王

矣使成王知已身已是王者宜留心任人之要繼

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憤惟正是又之

言當法文武之罔攸兼罔敢知以專三宅之任勿

可以已參焉以誤其事正指有司之牧夫不指有

司又卽訓其用違耳觀下文茲乃俾又又字自見

得宮正酒正之說似非經旨敢妄訂以贊高明

前云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此云惟正是又之下云茲乃俾又二惟字二又字正相應

上云勿問之以人此云勿誤之以已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茲乃俾又

此又一提掇見自古及今立政之要只在擇三事之臣度德以任之委心以聽之勿問以人勿誤以已使居其職者皆得自由以展其蘊茲乃謂之俾又若不克知灼見以畀其任彼居其職不安矣不可謂之克宅雖任之而聽信之不專彼亦安能展舒自得以盡其才哉任賢勿貳全在則克一則字

上

繹訓紬繹得之矣由則自由之由也惟勿問勿誤而自由乃得致其紬繹耳蔡註似爲未盡敢正高明

前曰克卽宅克卽俊克用三宅三俊又曰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又曰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此曰我其克灼知厥若又曰則克宅之克由繹之蓋必至于則克宅克由繹乃謂克用三宅三俊克立常事司牧人以克俊

有德也

國則罔有立政用儉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此泛舉有國者立政勿用儉人必用吉士着緊欲王之克宅也

立政勿用儉人者何儉人不程訓于德其所效者暴德逸德耳暴德罔後逸德欽罰安克顯在厥世故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曰勸相茲惟后矣用勸于厥邑用不式見德矣受此不丕基矣重看其惟吉士句吉士正照上庶常吉士句

今文子文孫孺子王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凡王者留心于治道必留心于治人故再三曰文子文孫孺子王矣使知已身已是王者宜爲王者事也王者在任人以觀其成不可自用以誤其事故曰其勿誤於庶獄惟有司之牧夫以致其丁寧云

再三曰勿誤欲其必法前王之克宅由繹也

呂氏曰始言庶言庶獄庶慎繼去其一止曰庶獄

庶慎又去其一獨曰庶獄蓋挈其尤重獨舉之獄
曷爲其獨重也民命所係亦國脉所係也導迎善
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者亦獄
也宜周公獨言而獨戒之

其克詰爾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
有不服以觀文王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古者兵刑爲一因說庶獄就說到戎兵上蓋戎兵
國家之神氣一日不詰便懈惰廢弛其弊有不可
勝言者除戎器械練兵實是克詰事禹迹所及卽禹
貢脩成五服至于五千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聲教

重刊書經集解卷十一

論

訖于四海是也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蓋
亦若是耳觀光揚烈應前丕丕基看要知克詰亦
卽付有司之牧夫耳此等極大事皆不可以間之
以人誤之以已故上承勿誤說而下緊接云克用
常人宜細加體玩

以陟以覲以揚三以字莫輕放過蓋首言休茲知
恤欲王法禹湯文武之所爲必陟必覲必揚而後
可比隆禹湯文武之盛治也

此有司之牧夫亦照前看蓋專任之牧夫而庶獄
自可無誤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雖說後王其實自今日始前言已盡更無他說但
曰其惟克用常人以結之耳此句最丁寧最緊切
是一篇關鍵語

曰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曰惟正是又之曰其
惟吉士又曰惟有司之牧夫此曰其惟克用常人
一篇之中三致意焉此爲知恤之要領

金氏曰凡快利便捷者儉人也凡持重守正者常
人也儉人常以生事爲功常人常以生物爲意常
人如四時有序萬物生成而莫知爲之者儉人如

重刊書經集解卷十一

論

盛夏驟涼隆冬乍煥一時若快人意而人民疾疫
生物夭札之患自此滋矣此用人者所當辨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冠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
茲式有慎以列用中罰

以上論重三宅之任尤慎重司獄一事然恐未知
取人之準則也故周公命太史書蘇公之事于簡
立後世司獄牧夫之式焉

獄民命也一不敬而差死者不復生斷者不復續
其係于國脉何如惟蘇公式敬爾由獄長我國祚
其所條列可爲萬世用罰之準茲無他式惟式茲

而有慎焉以其所列用中罰于民耳蓋折獄如蘇公乃爲司獄之牧夫後世宅俊以司獄必得蘇公其人而後可也

由獄由字宜細體凡人致獄有由于怙終惟青者有由于非終惟災者有由于不知者有由于不得已者此其情不可不察也不微察而齊之法民命謂何故必先主之一敬若記所謂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淵淺深之量以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汜與衆共之衆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如是乃可無縱而無枉是爲中罰國有中罰而民無怨寃將天和昇而國脉永矣所謂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者蓋如此

謹而用之曰式式有慎卽式敬之謂蘇公式敬爾由獄當時隨小大之比以成之必有條列陳于冊是中罰之準也用此則待罰之中矣故云以列用中罰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辟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

此篇詳建官之制訓官之法故稱周官首節歸重董正治官句撫萬邦云云蓋其發端耳玩文氣巡

征而下一直說謂時巡方岳征討弗庭惟是綏厥兆民故六服群辟罔不承其德意乃歸宗周董正治官焉蓋巡征所及總是整理四方之大略耳若圖久安長治須立朝廷之體統明庶官之職守使各修職業事治民安可永享太平之盛治也故此云董正治官下緊接制治于未亂云云

凡來亨者皆至于庭故下庭字不宜作直字解

治官猶言治人董正治官督責戒勅令其官之皆

治也

按周官一篇通本立政來蓋周公之啟迪成王之領受兩見之矣

王曰若昔大猷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

若昔大猷謂若昔帝王經理天下之大謀畫也故承說制治保邦訓大猷曰大道之世誤矣敢問高明

若何爲制乃可治而所制常在未亂之先若何爲保乃可安而所保常在未危之日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蓋盡其所爲制且保而使終不至于亂

危也讀此二句守成之戒炯如矣此可窺成王造詣之精深慮識之周到

治有失則亂邦不治則危制治正所以保邦也二語平而意實串然制治則在人而已是又二語之大旨也

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要制治保邦須從董正治官始故舉唐虞夏商之建官說到咸寧用又處此正若昔之大猷也

重訂書經疑問卷十一

大

唐虞以前便有以鳥以雲紀官事故稱稽古百揆四岳州牧侯伯統在建官惟百內蓋舉其總率者言之耳惟時民淳事簡故止建此官政無不和萬國咸寧夏商視唐虞漸異矣故官倍而克又可見政必建官官在稱職惟其人稱職則事舉而民安否則其官無益也然則欲制治保邦者可無勤于訓迪哉故承說今予小子祗承于德云云

陳雅言曰唐虞夏商之建官惟百而治倍百而又治是果何道哉明王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在于得人而已此體得極好

非其人言有庸有邪也庸則廢事邪則亂政此云不惟其官惟其入下云官不必備惟其人惟其人三字是一篇之要領

今予小子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

成王謂建官以得人爲要然取人以身德其本也其本不立何以爲敎迪之地故說祗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時若若其所以修身也若其所以取人也其德若古人則其建官得人亦若古人矣此成王獨得之學制治保邦之大本也

重訂書經疑問卷十一

大

祗勤便夙夜不逮故又着不逮句勤德總思效法古人耳故承說仰惟前代時若語意一串下

訓迪厥官雖兼體統職守說然惟其人之意爲重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武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師道之教訓傳傳之德義保保其身體皆所以輔成君德者古未詳于政治而先詳于入主之身蓋君身既正政治可不勞而理也

按唐虞宅百揆商曰父師少師又曰既往背師保之訓則此官亦略有之但立爲定制則自成王始耳

立者始建之辭茲惟者尊重之辭

所論何道陰陽而已矣蓋凡民物之生皆陰陽之陶鑄也而統屬于君財成輔相皆大經綸要是早成民物調和陰陽而已矣然此道至大至微惟三公朝夕論說於其前王心庶日開悟知所爲參贊左右之術耳不然其視天地民物若于已無與者甚且恣睢淫虐上干天和民罹凶札君至滅于雖重訓書經緯問卷十一

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論道經邦之任自世視之若以爲迂遠于事情而不知其所關于君道治道者固甚切而至要也周家建官必先立三公焉意深遠哉

易曰天地交泰后以財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財成輔相便是左右之事論道便是經邦論道經邦便是燮理陰陽更無二層

呂氏曰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所以然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載于無迹和調之妙間不容聲何待于論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啟沃而精

一之也燮理運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于此著矣然彌予一人乃格君之要而公之職反不及焉何也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始者特成王尊三公之至若不敢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彌也

燮理無他術惟區處人物各得其宜則天地之氣自順中庸云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此燮理之實事也

不必備惟其人非不欲備也難其人則寧闕之耳此是慎重意

重訓書經緯問卷十一
孤特也孤次于公其所任亦贊襄之事曰貳公弘化卽三公之論道經邦也曰寅亮天地卽三公之燮理陰陽也曰弼予一人卽三公之道之教訓俾之德義保其身體也君身萬化之原論道燮理弘化寅亮之所有事者莫先于茲故特指及焉上文三公不言者以論道足以包之也

道化與陰陽天地各相對爲文而非有異義蓋道卽化也陰陽之所以運行而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者也人君與天地參須明其道達其化順陰陽二氣之和始可位天地育萬物故以此責成于公孤

若曰此坐而論道此承而弘化此變理陰陽此實
亮天地以弼予一人耳其實論道者非不弘化弘
化者非不論道而變理實亮統之則一事而已也
三公言官不必備惟其人則三孤可知三孤言卿
士一人則三公不必言矣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授
兆民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司馬掌邦政統六
師平邦國司寇掌邦禁詰姦慝刑暴亂司空掌邦土
居四民時地利

邦治邦教邦禮邦政邦禁邦土雖並舉而統歸于
邦治故稱冢宰統百官均四海至居四民時地利

各二句爲文似並對其實一氣說下惟詰姦慝刑
暴亂是二事然詰必加刑刑必先詰實互舉之也
觀內而百揆四岳外而州牧侯伯語則百官兼內
外言蓋統攝乎百官正所以均平乎四海也註將
此二句分內外似未當收問高明

統有選擇責成意選擇而責其成無非欲其代天
工調劑四海之宜各歸于治耳是爲冢宰之職掌
故曰掌邦治

徒人衆也人衆則爭非教何以治之故司徒職掌

在邦教教莫大乎五典敷布五者之常典蓋所以
馴擾兆民之不順者使歸于大順也王介甫曰善
教者決于民心而耳目無聞焉以道擾民者也不
善教者施于民之耳目而求決于心以道強民者
也擾之爲言猶山藪之擾毛羽川澤之擾鱗介也
豈有制哉自然而然耳強之爲言猶周毛羽沼鱗
介乎一失其制脫然逝矣此論擾之一字極透
治神人和上下似分二事然禮莫大乎祀治天神
地祇人鬼中高卑以陳貴賤以列昭穆以分所以
使各安于分守卽在是矣易曰上天下澤履君子
以辨上下定民志蓋民志之定不出于上下之辨
是則所謂和也

上下易辨而難于和至于和而後爲禮之至也非
治神人使知尊卑昭穆之等序其曷以和之記稱
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和兄弟而必于祭時言之
得書之旨哉

天下之不平起于強衆之陵暴也統六師以威之
而邦國平矣此爲司馬之職掌

莫非政也而獨歸之兵事者何政者正也征伐所
以正人之不正政之大者也

姦惠情詞隱匿故曰詰暴亂罪惡顯著故曰刑
士受祿農受田商賈受廩受肆皆必分畫以居之
而地利各有所宜全在上人之相視可無失其時
耳記稱度地存民禹貢稱則壤成賦正居四民時
地利事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公孤贊襄于密勿六卿分職于廟廊然卿各有屬
各率以治其事便有倡導州牧之意蓋九州之牧
亦各有其屬亦如六卿各率以治事用以阜成天
下之民綱舉目隨體統正而朝廷尊事治民安職
守修而萬國理此成周之制所以爲天下萬世法
也

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唐虞時已有倡率
之意周官蓋法古以定其制耳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
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六卿倡九牧既立爲治之綱矣然非朝覲以述職
能無壅闕而不達者乎卽朝覲以述職而多歷年
所能無廢壞而不修者乎故定之六年一朝所以
達其壅也又定之十二年王時巡以行其黜陟所

以修其廢也諸侯既親承德意于天子天子復親
考制度于諸侯禮樂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是制
也一見于虞書再見于周官其朝巡疏數之節則
存乎其時耳

考制度卽禮王制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命市納
賈以觀民之好惡命典禮考時月定日同禮樂制
度衣服正之之謂制度其總名耳明黜陟卽王制
不敬者君削以地不孝者君黜以爵有功德于民
者加地進律之謂此皆斟酌舜典行之者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出
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欽乃攸司槩致責成之意慎出乃令則舉其最重
且切者儆之也蓋凡有官者欲行其職必先之以
命令惟令出而人皆奉行斯其職爲可舉耳反則
格而不通矣故說令出惟行弗惟反然要令行而
不反不在責諸人也惟反之于己純乎爲國爲民
之公而非爲一身一家之私且非偏私于一人之
黨與斯民其允懷令之無不行耳以公滅私本平
日處心泄事說不獨在出令之時易曰渙汗其大
號汗出而不反故取爲大號之喻令出而反汗可

乎惟行弗惟反蓋示有官者之慎其令耳慎全在一箇公字上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蒞事

欲令行職舉全在公私上討分曉然匪學弗能也故承說官以學為重學古的入官一遇事到面前便將古義剖折之政乃不迷其所往然所謂古者何典常是也不惟典常惟利口是逞此徒亂厥官耳故直教其爾典常作之師戒其無以利口亂厥

重訂書經疑問卷十一

葉

官然不特此也遲回不決者往往蓄疑于胸中將謀從此敗也快心自用者往往怠荒以為事將政從此荒也此皆由不學之故不學則理不通曉事皆窒碍舉動惟見其煩擾矣學則議事以制政乃不迷不學則牆面而立蒞事惟煩學其可已乎哉愚謂此節宜如此看未知是否敢問高明

自古來只此典常耳學學甚麼學此而已矣師師甚麼師此而已矣師典常是謂學古議事以制安用利口政乃不迷寧亂厥官此正語相關照處法古準今之說愚所不敢從也然不學古的人往往

中無定見而蓄疑又或快心自用而怠忽敗謀荒政所關於政事者不小故又總束之曰不學牆面蒞事惟煩語語喫緊最宜咀嚼

入官亂厥官二官字總照有官君子說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功以已就言業自方為言論成功必以參兩天地為崇然要在立志未有無志而可以就功者論建業必以配合天地為廣然要在克勤未有不勤而可以立業者然有志知勤矣而或後艱不免者無他以不克果斷坐失事幾也幾者事之會果斷者

重訂書經疑問卷十一

葉

幾之決當斷而不果如此志此勤何哉此三者不可闕一也重看三惟字後艱對事功看謂從前功業總歸于無成耳當幾貴斷惟果者能之曰果斷位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偽作德心逸日休作偽心勞日拙

驕侈與恭儉正相反祿位驕侈之根原蓋居養所移賢者或不免也細味二不期字知戒驕侈必為恭儉然恭儉在實得于已實有欽抑之心乃為恭而外示謙降偽恭也實有博節之心乃為儉而外示裁省偽儉也故重以載偽為戒惟德是為作德

篤以不拚心逸而日休休焉載僞是爲作僞常恐人知心勞而日著其拙矣卿士將效日休乎日拙乎則所爲恭儉必居其實不載其僞矣

無載載字卽詩載色載笑載字載者自外而包其內也

心逸日休心勞日拙細自驗之自得有志作德者宜三復斯言

居寵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寵者危之伏也危者寵之招也此處須加深思須

加祗畏蓋思到危處祗畏自生可不至危一弗祗

重訂書經疑問卷十一

畏卽蹈于危機矣伊訓曰無以寵利居成功正是

此意

惟畏畏其危也弗畏弗畏其危也入畏入于危而

畏無及也三畏字總一樣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能天下公器推讓天下公心推者推之使進讓

者讓之使先蓋惟恐賢能不見用于朝也卿士各

如是立心師師濟濟庶官無不諧和矣如其不然

各自爲心而不相和協政不幾于厖亂乎此以見

推讓不可已也而人或不爲者何哉蓋欲自見其

能耳不知舉能其官惟爾之能能不必其身者也

謂可漫稱以塞責耳不知稱匪其人惟爾不任責

不可以漫塞也此下四句正引勵其必爲推讓意

細詳語意自見得

不和則人相厖矣政厖本人以爲言耳詩曰無使

厖也吠

推讓本是美事人不肯爲專在忌能一節忌能則

姑舉其人以應之故一則說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以故之一則說稱匪其人惟爾不任以儆之蓋總

重訂書經疑問卷十一

教知賢能者不可不推讓欲推讓者不可不擇其

賢能也

成王仰惟前代時若故效唐虞以建官又欲群工

效其時之濟濟相讓也

卿士四節雖似各舉爲戒就中細詳之惟志惟勤

惟克果斷戒其所爲建功立業者不可不自審也

然功業旣建恐其或至驕侈故又以恭儉勗焉但

戒其驕侈恐其未深思也故又以寵危惕焉然不

以寵利居成功者要在以推讓爲先務故又以推

賢讓能進焉行文之次第如此或恐當時立言者

之意亦如此政問高明

王曰嗚呼三事皆大夫敬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稱有官君子稱卿士稱三事皆大夫無非耳提而命使必共其職也敬爾有官以下一氣說敬有官無怠忽慢易之失治有政無疎曠廢弛之憂要是輔君以康兆民使萬邦永永其無斁耳前云阜成此云永康蓋期之永久常享得人之盛治也望之益遠而戒飭之意益深矣

唐虞建官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又周家訓

重訂書經疑問卷十一

手

施厥官永康兆民是為仰惟前代時若結案

君陳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孝恭即德也以令冠之美其孝恭之德之美耳友于兄弟緊承孝恭說居家理則治可移于官故命尹茲東郊蓋殷民之頑梗非可刑驅而勢迫惟茲孝友之人能施寬和之政可望潛消其悍習以歸于大順耳故畢命曰惟君陳克和厥中令德本無不敬曰敬哉者欲其益加敬耳

卷阿之詩曰有孝有德有馮有翼孝是德之根本未有不孝而可稱令德者一部中庸論至德首稱大孝達孝統是此意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慎乃司茲率厥常愍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

玩周公在洛復成王蒞殷之命曰王侃殷乃承攸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及所以訓誥多方多士者則其所為教可知其所為治可知真如師如保父兄之於子弟弟子之於嚴師也此其民肅將祇歡咸懷其德也承其後者不必復為規條約束惟率循其常愍昭周公之訓則惟民如復見周公無不

重訂書經疑問卷十一

手

聰順矣重看周公之訓句周公之訓原不立異一惟民德之常故先教率厥常以愍昭之蓋率常即所為愍昭非二事

詩曰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此以師保言何也父母之于子何所不教而何所不保哉殷民頑梗教訓尤為緊要故以師保言耳論牧民者必曰師帥蓋本此

民懷其德德字即下明德德字此先埋伏而下始究言之耳通篇綱領在德字上

曷謂常民之秉彝萬世之常道也周公洛誥一則曰厥若堯及撫事一則曰聽朕教汝于衆民就其所倦倦以語君者卽其所孜孜以訓民者也周公之訓不專教誨命令凡其所愆飭所約束規條節日凡之設施者皆訓之所在也總之則常道而已矣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尙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至治馨香四句蓋周公平日所常言成王所稔聞者卽斯語可想見周公治洛之猷爲悉由明德中

重訂書經集解卷十一

聖

流出矣故其訓曰猷訓耳註將精微二字解猷字愚不敢謂是也敢問高明

治到至極處無一民一物不在太和元氣中則協氣休聞之發越自有昭格于神明者故下馨香二字然于祭祀時尤可見得故承馨香二字說黍稷非馨明德惟馨蓋謂感神以德不以物欲效至治者舍明德其無他尚也是爲周公之猷訓耳訓馨香添出精華二字訓猷訓又添出精微二字皆不必

周公若纂撫事只知自明其德而至治之法程立

焉改稱猷訓爲後人之法式非周公以此爲猷訓也

惟日孜孜無敢逸豫是爲式時猷訓是爲法明德以效至治一逸豫而明德廢矣烏乎治

上泛言周公之訓此言周公之猷訓蓋探治本以告之式時所以爲懋昭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風下民惟草

未見聖若不克見求舜好德之良也及既見聖則弗克由何哉安於逸豫之故耳君陳親見周公行

重訂書經集解卷十一

聖

事已既見聖矣王恐其安於逸豫而弗由故舉以爲戒且曰爾惟風下民惟草謂其身係民之觀望猶周公之作則不可不由周公之所爲也然克由無他式時猷訓惟日孜孜而已

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虞言同則釋

式時自聖所以明已之德然出政臨民之際中間事有廢興動與民情君德有關卽與已德有關尤不可不祗敬焉者故戒圖厥政莫或不艱其有廢有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必庶言之會同

則思釋而後行蓋不可獨任已見而不參之人又不可惟獨衆論而不加之思慮也重看出入師虞則釋字

既曰率厥常矣復何廢何興而國家事體隨時變易其間自有必當廢者有必當興者即周公在今日亦所不免也要在參之人已協于時宜是則所謂率其常而式其訓也

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嗚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人臣身雖在外乃心則常在王室如國家廢興事體可以自主張的不必說若事關朝廷決斷的須由大君處置出來且不獨此也凡心思所及有關于君德有裨于朝政者皆不可不入告以責其成故又出嘉謀嘉猷一節蓋周公在口爲下爲民爲上爲德其所仰陳而責成于君者在君陳亦不可不式其訓也

此段固非舉君陳已陳之善恐亦非善則稱君之說蓋期而望之之辭耳成王意若曰爾有嘉謀嘉猷毋自秘也則入告爾后于內以啟其從其有未行爾乃將順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以責

其成蓋此順字是將順之順非承順之順此曰字是對君之辭非語人之辭細玩本文自見得若如今人所解其入告也爲審敬其順外也爲導諷而成王豈以爲教哉儒者不善體會及罪成王之火言誤矣收妄訂以質高明

重看一則字一曰字一有所得如不及告其啟君之聽從也何如尙見未行又極陳說其責君之必行也何如

或曰君陳身在外者故教其宜揚于外耳曰可以入告則可以責成矣必急于宜揚故且既入告知君從與否而急爲宣揚哉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斷然是責君之必行無疑者

味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語氣蓋謂若是之臣爲難得耳而已得于周公又深注重于君陳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周公之訓一也本明德以宣猷曰猷訓由是無不目焉曰丕訓弘非加于丕訓之外也就此丕訓推廣而張大使共由之耳惟弘是爲式時是爲懋昭重看一惟字

當時殷民頑梗周公多方誡之似皆嚮化然其習心未除也一旦君陳爲代上下未相狎習或忿疾而加之威削非和中之道也故成王倦倦于依勢倚法之戒教寬制以和其中

勢我所有法我所執知有勢則將驅民以必從是爲作威知有法則將繩民以不逮是爲以削斯非和民之術也惟是臨之以寬而中有節制漸磨歲月從容以導之而使之自和是爲得之耳此和字是和厥中之和不與寬字對寬而有制而又加從容工夫則和之之術也要認得明

此寬字即敬敷五教在寬寬字寬中原自有制苟無制是縱也非寬也

呂氏曰和中之時大體同當寬苟無制則流蕩放肆安能從容以和平馴擾調娛于品制之中游息化養于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狃于姦尤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寬而有制則凡不率教者必明刑以弼之矣故承說辟宥一節

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非終勿辟勿宥也惟審其當否何如耳故曰惟厥中下一惟字正應上二惟字

弗若汝政弗化汝訓是終不可化誨懷服者辟一人可使千萬人懼乃辟之狃于姦尤敗常壞亂風俗是于人心世道有關者雖細不宥焉刑宥惟厥中蓋如此

爾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簡厥脩亦簡其或不脩進厥良以率其或不不良

辟宥所以弼教然平時只以教爲本儼于頑蒙遮生忿疾之心非教之道也或卽求備于一夫而令人之難從亦非教之道也故爾致其戒

忿疾者必求備求備者必忿疾二者病常相因作威以削通根於此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是忍也忍則弗若弗化者漸以陶鑄而成治故曰其乃有濟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是容也容則如天地之覆載品物生成于其中不可涯涘測矣故曰德乃大乃者難辭重看必有有字

意與容有別然習忍者可至容容則自無不忍
簡勝修亦簡其或不修蓋以簡修為主其或不修
者亦簡之則勤惰分明故人勸功進厥良以率其
或不良蓋以進良為主其或不良者觀之而知所
耻故人勵行兩或字不可忽蓋言簡厥修進厥良
則人宜自化而或不修者因簡修而亦簡之或不
良者因進良而亦以率率之其抑揚進退之妙在
乎此也

舊以必有忍節則無忿疾一邇以簡厥修節貼無
求備一邊自愚庸見有忍有容固無忿疾而無求
備卽在其中簡修進良固無求備而無忿疾卽寓
其內且簡厥修以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
不良非有忍有容者能之乎似當融看爲是敢問
高明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達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
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
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此承上教化來化民之本在身故揭敬典在德一
語以結篇首今德敬哉之意

惟民生厚二句言民之所由遷在上之轉移也然

達所命從厥好而可無身教乎敬典在德則典常
之示皆實德之倡商俗雖潤而可變世道雖降而
可升斯君之福也臣之休也終有辭于永世矣成
王丁寧於篇末其所期君陳者遠矣

從與所以率斯民者全在實得于心實得于心是
爲明德是爲至治是爲式時周公之猷訓故曰允
升于大猷

大君不言福然成王自謂膺受多福康王自謂永
膺多福皆以殷民之化爲說然則民俗趨化真人
君受福之實乎天保報上受福之詩曰群黎百姓
徧爲爾德乃知詩書之善言福也

顧命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憚甲子王乃洮頰水相被冕服
憑玉几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
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旣
彌留恐不獲善言嗣茲予審訓命汝

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此故正其終始特詳
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
始

王發大命臨群臣必齋戒沐浴今疾病惟盥洗以

致潔免服以致嚴憑凡之言現然淵奧蓋平日得于周公之輔導者茲可窺其實得矣呂氏曰善治氣者能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能離死生而不昏非一朝一夕之積也

平日但召六卿其屬自從今以顧托大事同召大小群工至而發命蓋示天下公需受命公事使人共見共聞莫得以行其私也後世夜半片紙無足喙即引親信入受遺詔亦不如此舉之爲正大也萬世嗣續之際必當以顧命爲法

出一言而不易曰誓誓言嗣者誓言此嗣續之事也

也審訓卽下文所云命汝者命太保諸臣使以此訓訓之嗣君也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莫麗陳教則肄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與弗悖爾尙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後先相望曰重光宜字有力莫麗陳教一氣下惟莫麗而陳教故民之從之也輕曰則肄耳肄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卽修和惟冒以及于殷邦集大命于厥躬也此言文武得天下之故然曰莫麗陳

教則文武大訓亦略具矣

成王自稱後嗣敬迓天威三句一氣下不曰天命曰天威見威命靈爽無日不嚴敬以迎迓之也是嗣守文武大訓常若師保之臨無敢昏昧而逾越焉蓋文武大訓統言祈天永命之事故敬迓嗣守緊承以爲言耳卽此數語成王平日之兢惕所以守成業而致盛治蓋可想見矣

創業雖守成不易非大奮經濟不能扶持而永守之也故着敬保二字此是責成太保等語明時朕言卽明莫麗陳教敬迓嗣守數言也

重刊書經是問卷十一

中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弘濟艱難要在又安民庶耳故緊接柔遠能邇云云遠人在懷來故曰柔邇人在馴擾故曰能大小庶邦相維屏翰在和輯而懋勉無相尤以共藩王室故曰安勸總之則永康兆民罔不率俾此爲弘濟也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月貢于非幾

弘濟雖在宋能安勸然身其本也思夫人所爲人在自治于威儀而威儀又主宰于一心使此心片味或進于非幾雖欲自治也得乎是輔翼匡救之

貴全在保傳諸臣也故重以爾無以釗爲戒

易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幾未有不善者非幾即是不善非有箇善幾又有箇非幾也宋儒皆不識幾字故曰善惡之幾耳愚嘗讀易矣易曰君子幾曰可與幾曰極深研幾皆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之幾按此書一日二日萬幾惟幾惟康統亦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之幾觀此非幾二字尤極明白訓幾爲善惡之所由分是宋儒幾善惡之幾非虞廷一日二日萬幾惟幾惟康之幾非周公孔子君子幾可與幾極深研幾之幾非成王曰貢于非幾之幾也或曰子何所獨見而敢謂宋儒不識幾字曰愚何敢非先儒但信孔子而已矣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足孔子之言也

凡進于非幾必由冒昧來而所由冒昧則平日無救廸之功臨時無匡正之力耳是故忠臣愛君必防其漸必謹其微此以君明貢于幾之善術也

呂氏曰斯言也蓋周公精微之傳成王得之將終方以示群臣孔子精微之傳曾子得之將終方以示孟敬子皆近在威儀容色辭令之際然則周孔豈唯同道其用功之次第昂目亦莫不同也

按發願命之時康王必在其側但成王則專以此命其臣使必駕後以禮迎入太子時傳示此命以正其統緒耳不然豈疾常大漸諸臣咸在而元子反居于外耶後世惟不體此書義却謂太子此時不宜在傍惟顧托大臣得入承命此嗣續之際所以多不明之禍耳或曰子何所見而謂太子必在其側曰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此其家法也成王曰嗣守文武大訓豈于此家法而反違之耶

茲惟受命還出綴木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

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冊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天子崩時太子必在于側繼而出侍于門外將正大統乃迎入于門以殊顯之日見其非急于爲君也

呂伋時爲虎賁氏故就其所索虎士百人從二執戈者逆元子南門之外以爲儀

延入翼室恤宅宗明此爲喪主國未嘗一日無君也且令居此待受顧命焉

先時但口有遺命耳此作冊書為傳命張本既作冊書凡傳命答命受同祭享具有法度不可草草故併作法度焉即今所謂儀注也須材不專是材木凡喪事及傳命時所須百物皆是也

秋設黼衣綴衣牖間南嚮敷重篋席黼純華玉仍几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王仍几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越王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鼓鉦在西序計書經疑問卷十一

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矢在東房大帑在賓階面綴帑在阼階面先帑在左塾之前次帑在右塾之前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恭弁執戈上房夾兩階祀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戣立于東垂一人冕執戣立于西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設黼衣綴衣設四座乃陳寶玉帑車與執兵器之人皆是伯相之命不言相命與所命之人從上命字省文也

黼衣綴衣四座皆設故冠之于首凡坐先施屏風

于前又施帳幃于上

天子朝觀聽治養老私燕各有定處四座是也平居各因事而設今則並設之所以華國且以示重順命也陳寶玉設車帑統是此意

戎及也玉五重陳寶是日赤刀二段其實也寶不獨赤刀而大訓河圖列焉是為至寶

赤刀以下諸物貴重必陳之于前故言東西序舞衣以下必陳之于後故言東西房

兵衛之陳先門次階次堂從外向內而敘次東西聖次側階又從近向遠而敘

禮記集說卷十一

禮

所陳座位器物皆以西為上由王賓在西序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而後西者以新王在東翼室故也

自秋設黼衣至此帷座靚深寶玉燁華車帑時列兵衛森嚴雖似壯國華備不虛然總是大陳設以重顧命耳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降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鬯用山阼階降太史秉書由賓階降御王冊命

呂氏曰儀物既備然後嗣王受顧命而踐位自此

始稱王

蘇氏曰麻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示變也由賓階

降未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不敢當主也

入卽位君臣各就其位也君位是受顧命之位臣

位是各執事之位

陳大猷曰太保冢宰總大權故承介圭宗伯主祭

祀朝覲禮故奉同珥書卽冊命也承言持之以升

御言奉之以進

介圭同珥先王所執今將授嗣王若先王予之故

自昨階升太史執言將進之于王故與王接武同

升

禮記書經卷十一

黑

曰皇后憑玉几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

大卡燮和天下用答揚文武之光訓王再拜興答曰

耿耿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威

成王顧命之訓已載冊書爲他日之大訓太史口

陳蓋隱括其大意而約言之耳

守得訓典乃可爲天下君故稱嗣訓臨君周邦云

云正嗣訓事也故總承說用答揚文武之光訓二

訓守相照

臨君周邦三句一氣下言今君臨萬方宜率循大

法以變和天下乃稱大君之任承先王之訓耳重

在率循變和上註三出大字平說何也收問高明

自審于幾微自亂于威儀而盡所以柔能安勸之

道是爲率循大卡燮和天下

文王武王宜重光其所垂訓不過欲後人繼明以

照四方耳故其訓爲光訓祇承而不退佚是爲答

揚文武之光訓

成王自道曰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

無敢昏逾要見嗣訓全在敬天之威上故康王承

命答云耿耿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忌天

威蓋謙退不能如其父之敬迓天威也而字卽如

字就成王說註似多一祖字敢問高明

亂四方是敬忌天威之實敬忌天威則嗣守大訓

之事也

乃受同珥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太保受同降

俎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

祭齊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

俟

介圭天子之守太保承奉至此必置神廟中間以

示傳守此新王不必手受者同以至祭珥以齊瑞

則手受之珥未即用應卽投之執事者同卽用之以祭三宿從踐位處三進此同于神所如今大祭行三獻禮者然也三祭則卽此所進之同三祭酒於神前也三咤則莫此同於其神使飲饗之也此祭是告神已受顧命故上宗曰饗傳神命以饗告也

王祭畢則投此同于太保太保降將告已傳顧命却不可卽用此同故盥手致潔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畢將此同投宗人拜于神前報已傳顧命王乃代神拜以答之蓋君于廟門內則全于子故也

禮記書經卷十一

卷十一

太保既酢拜畢神必賜之福酒受同祭齊蓋受此福酒之同祭地及齊也于時退居其所授宗人此同拜謝神賜王亦答拜焉

陳新安曰王答拜答召公拜也君在廟門外則全于君在廟門內則全于子况康王方在廟中樞前受顧命未出廟門臨朝堂而受群臣朝也冢宰以元老大臣受托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顧命繼之拜告禮成康王爲喪主立樞前其答拜禮亦宜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答之拜敬大臣卽所以敬先王也

收不止祭器凡儀衛陳設皆收也出廟門俟者立門外俟君出以正始也

上受同珥同卽用之祭告矣諸侯俟者俟其出用此珥以辨瑞也故特下諸侯二字

先時太保命設故收書于太保降之下蓋總理大權稟于太保也

康王之誥

此與顧命本一篇觀諸侯出廟門俟王出在應門之內及後王釋冕及喪服自見得但以上則傳成王之命以下則發康王之誥故篇分爲二耳

禮記書經卷十一

卷十一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本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收執壤真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王自廟門出在應門之內南面二伯率諸侯入應門左右序列本圭兼幣致辭蓋諸侯以時來朝偶值新君初立卽以此贊見耳布乘是四馬黃朱卽玄黃之幣親下兼幣自見得若謂黃馬而朱其轡不知出于何典嗣德卽嗣位非德不足以居位也義嗣德答拜吳氏註極明觀賓稱字面則知此賓爲諸侯矣蓋在廷群臣常見諸侯爲創見故特先

二字欠體認

天有顯道昭昭其示人也而能承其訓者鮮矣惟文武能承其訓故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耳洪範曰于帝其訓正是此訓註訓用順文武之道似未當收問高明

陳新安曰王資助于內外而首述文武得能繼勇上不二心忠臣之助者蓋有感于張皇六師之言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存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厥子羞

重訂書經集傳卷十一

五

付畀四方其地至遠其人至衆非一人所能獨理也乃命封建侯邦立爲藩屏其意在我後人欲其左右王室而已爾一二伯父之父祖皆臣服我先王左右助勦勦載王府尚綏顧念綏執其所行効于今日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我鞠子之羞可也

易曰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親諸侯所以親萬民也卽建侯樹屏之意

執而不合曰綏顧綏云者顧念而綏執之也

此厥若二字與立政篇克灼知厥若二字義同言心之所安也君心之所安惟承克恤西土之家法諸臣乃心在王室能恤君心之所恤是爲奉恤厥若註厥若爲順承似未妥敢問高明

群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及喪服

聽命聽其所報誥也相揖而進相揖而出是朝儀王釋冕及喪服蓋正始之後卽循宅憂之禮也

朱子曰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王侯以

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禮猶以爲己私服也說得是陳傳良亦曰釋冕及喪服東坡嘗疑之惜其未加

重訂書經集傳卷十一

五

察也召公畢公皆盛德又老于更事者豈不知禮蓋其身先見周公以叔公之親擁輔天子而流言之變起于兄弟非同公之忠誠則社稷岌岌乎殆哉矣故于康王之立特爲非常之禮迎之南門衛之于戈奉之冊書被之冕服而又率諸侯北面而朝之以與天下共立新君使曉然知所定而無疑其意遠矣蓋自三代而下授受成于官闈之曖昧而擁立出于一人之予奪禍天下國家不小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亦說得極透

終

寵惟舊帖後滅義服美于。驕淫矜侈特由惡
收放心閑之惟艱資富能訓惟以。惟德惟
乃大訓不出古訓于何其訓

余氏曰自此至不由古訓于何。訓又明化
要不徒別殊之又必化訓之。而民不
餘習有二利口也驕淫也利口。之以政令
靜重驕淫則化之以德義之成。此事貴立
戒詭異辭令務大體而尚簡要此段說得極有
是善讀書者

政貴有恒節

車訂書經集解卷十二

六

恒對誓言便有平常義在政非平常不足以持久
也體是大體要是要領明大體而先要領則辭舉
是矣此亦有平常義在不惟好異句總承貴字尚
字不惟字相呼應商俗靡靡則無恒利口惟賢則
無體要此非化之以政教之持重辭令之簡靜有
未易改革其餘風者故云餘風未殄公其念哉此
念哉二字煞極丁寧蓋聖公深致意于此一節也
註有誥體訓有訓體而其中又有要領處是為體
要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紂之為人拒諫飾非惡
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提給能隨上意者

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

我聞曰節

將舉商俗之病源故取古人之論世族者證之世
祿之家不可謂樂不知禮然大抵不出禮者為多
何者逸樂泰養之所移不覺其入于放蕩也放蕩
於禮法之外安知有德之當尊不但忽慢而且加
之陵侮矣天道禍盈而福謙彼實恃之敝壞淳厚
之風化而使人競以奢侈美麗相高尚此萬世同
出一流鮮有能超出其外者也况商家又有大淫
逸者倡率於其上乎

車訂書經集解卷十二

七

人心日檢束則觀有德翼如也而日趨于儉約之
歸日放蕩則觀有德蔑如也而日流于奢麗之域
儉約者未或不與奢麗者未或不亡此可為萬世
之殷鑒蕩之一字最壞人心最壞風俗令人日飄
飄蕩蕩自以為快心將山惡終聖王不欺我也

茲殷庶士節

此通照上說席寵惟舊所謂世祿之家也帖後滅
義則不止以蕩陵德矣帖後之事官室服用不止
一端舉服美于人以見之為驕為淫為矜為儔
所不至實悖天道將由惡終固必然無疑者

君陳朝夕其訓雖已收其放心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爲甚難蓋其病根尚在將廟事而登賓未易以防制也

以一箇蕩字便到徹化奢靡處以一箇修字便到窮淫於侈處將由惡終可畏哉然蕩與修無他放其心也緊緊收時時閑是爲善終之道

估後之人不顧禮法之當守是爲滅義收從外面收入內來閑則加防範焉使外不入內不出也易曰閑邪存其誠

資富能訓節

東前書經緯圖卷十二

資富之家能得訓誨可以永享其盛然訓豈出于德義之外哉惟德惟義民之秉彝舉此秉彝之良日加訓迪乃可收其放心而閑其未發是今日之大訓耳然無徵不信但舉簡冊所陳一一開導之彼自然知所法守不敢踰越矣故又曰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資富照世祿席寵說能訓照禮義收閑說永年照悖道惡終說

陳氏曰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其威義旌別淑慝以商人化商人也所以與其勸慕

之微惟德義格古訓反身以化商人也所以端其訓化之大本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股士不剛不柔厥德允脩

安危惟茲股士甚言所係之重不可不旌別不訓誨移其俗以貽四海之安也不偏于剛不偏于柔以中道處之是乃實德之修可望股士之率從耳厥德允修王曰惟不偏于剛柔而處之以中則德允修而商人化矣看得好

東前書經緯圖卷十二

保釐原不是二事剛柔不應分貼保釐說

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

周公治初遷殷民曰爾惟逸惟頗大遠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是克慎厥始事君陳繼之曰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是克和厥中事惟畢公旌別以敬其慕訓誨以易其俗不剛不柔以進其德克成厥終則殷民化而周家可永相安于無事矣故說三后協心同底于道云云以深期

六

三后之時雖有始中終之異三后之政雖有慎和成之殊然其意則皆期化民而已故曰協心其道則皆由俗革而已故曰同底于道道治而無不周決政治而無不整頓則澤及生民四夷亦咸賴之矣君以民安世治為福故曰予小子永膺多福此上皆期之之辭

非公實能做成終事故康王以克成期之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問子孫訓其成式惟又

禮記書經卷十二

十

殷民居下都曰成周人心者國之基風俗者治之基人心善風俗美無窮之基建矣基之所在即聞之所在即訓之所在故曰亦有無窮之問云云

今日克成厥終便是又殷民的成式可為訓于後

世故曰訓其成式惟又訓字不應作順字解

公其惟時成周云云者量其必能而直期之也

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飲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

凡為治者未有不盡其心慎其事者也况罪公平茲所云蓋就其所已能而益勉其必為耳營洛誌

殷是先王之所欲成周公君陳所已行者曰飲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蓋謂先王之烈至此其有成二公之政至此其休美也重看一休字

總論

此篇大抵以人心風俗為本故歷數商俗之不美要畢公先旌別以啟其畏慕之心慎政令以易其靡靡利口之習又要其胥教訓以返其蕩陵估倭之非以歸于厥德允修之域以建無窮之基蓋未有人心不變風俗不美而可以基萬年之盛治者自此殷民既化其效見于東遷之後盟向之民不

禮記書經卷十二

十

肯歸鄭陽樊之民不肯從晉及其末也尚猶有不肯事秦者焉王化之入人深矣乃知文武成康所以並稱于天下也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

君牙祖父未必俱為司徒但其忠貞世篤勞著于

王家績紀于太常在君牙當紹述之耳通篇重繼

世功守家法故首敘其先世之美如此

忠以立心貞以幹事通指其持已言勞則其所自

服者績則其所可紀者乃祖乃父皆有之故云世篤

畫日月於旌旗曰太常紀績於斯謂其功與日月爭光也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

嗣守文武成康之緒必得文武成康之臣左右以亂四方不得其人恐其緒為難守也故心懷憂危

若履虎尾涉春冰焉

易曰履虎尾不咥人亨履帝位而不疚光明也帝

位之履其若履虎尾一般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二喻然極警切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乃舊服無忝祖考

翼即虞書翼為翼字作股肱心膂又申明予翼之意舊服即忠貞服勞事績乃舊服無忝祖考是一篇緊要語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

惟爾之中

司徒職在教民故以敷典和則命而併示其立教之本

虞書曰天敘有典周詩曰有物有則典以不易言則以一定言一定者不可易典與則一也弘敷五典正使順適於藝則中無所乖戾耳

詩曰順帝之則有物有則易曰乃見天則傳曰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記曰聖人作則此曰式和民則皆言天理自然流出有一定不易之成則在也聖賢傳心之學惟一則字中即則之無偏頗耳正即則之無反側耳

此身此心此中此正君與民一也所謂則也則之不立民烏乎則記曰故君者所則也非則人者也

又曰百姓則君以自治也有弘敷式和之責者當知先立其則矣

身之正勉強修飭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者不能也故由正直說到中處易曰中以行正也居

正必始於建中

夏書爾小民惟曰怨咨冬和寒小民亦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

司徒職掌雖在教民然土地人民之數安養生息之宜無一不掌蓋教養兼舉未有無養而可教者故命君牙敷五典之教必先圖其所為養焉

暑雨祁寒之怨咨民自惻傷其衣食耳然即此怨咨之聲而艱難之情狀不可想見哉思而圖之使農有餘粟女有餘布終歲足以自給怨咨可轉而為歡呼矣重看思字圖字喫緊尤在一圖字

真氏曰是時井田之法未壞民之艱已若是而況今乎為人上者宜何如其圖思而後民可以無艱也此語極為懇惻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敬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重訂書經集解卷十二

古

文之修和怙冒皆自謀慮中發越出來故稱丕顯之模武之肯定永清功在天下續先人之遺緒故稱丕承之烈模烈之昭垂便是其所為敬佑後人處咸以正罔缺言其所謀畫所經綸悉皆停當妥貼端端正正略無一毫破綻欠缺耳所謂禮樂明備天地官矣者也此句只宜一直說下不應作兩段解敢問高明

謨烈之敬佑總惟圖民之艱耳立民之則耳故教君牙敬明乃訓川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

乃訓者何思艱圖易弘敷式時是也川奉若三句一氣下先王指成康說成康嘗對揚文武之光命而不退佚于上下亦惟賴爾祖宗之輔今爾君牙敬明乃司徒之訓川奉若先王以對揚文武之光命則縱舊服以無忝祖考者於是乎得之豈不追配于前人乎重看敬明二字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舊典即五典先正之素所教人者也時式云者弘敷而先之中正為今日斯民之法式耳此正應弘敷五典一節說觀典字式字自見得率祖考攸行句在下註乃惟由先正句訓由祖父舊職而是法

重訂書經集解卷十二

古

之太早民之治亂在茲句極宜體味世道在人心人心在典則典則在上人之倡率茲之不慎而治道從此壞矣敷典和則是先正所已行今王所以乂天下者故勅其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思難圖易敷典和則復見文武成康之盛治是為有乂

罔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休傷惟
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惟德足以勝位弗克于德而嗣宅丕后能無休惕
於心乎中夜以興思免厥愆蓋甚言欲寡其過之
意也通篇只重此一句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
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罔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祗若萬邦咸休

聰明齊聖二后之德至矣小大咸懷忠良二后之
輔佐亦得其人矣然侍御僕從必擇正人焉旦夕

傳言書經卷之十一

七

承弼厥辟蓋若斯之慎也何者惟此左右朝夕最
爲親密隨事隨時而規正不覺其言之入而德之
成也故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下民無不祗若而萬邦咸仰其休美也所得於近
習之輔導者豈其微哉重看侍御僕從旦夕承弼
向侍御僕從皆統于太僕之官移王欲伯冏之慎
其職故先稱文武時得人如此

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
逆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其屬有小臣祭僕御
僕隸僕等故舉侍御僕從遂及出入起居發號施

令誨

侍謂給侍左右者是一項人御謂御車之官是一
項人僕謂太僕群僕是一項人從字總承故給侍
謂之侍從御僕謂之僕從此數項人旦夕在王左
右從容燕閒無不由之所以有善卽承有過卽弼
不覺其言之易入也若下文所謂繩愆糾繆格其
非心是已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

此通照上節說文武聰明齊聖尚藉左右承弼而
重看侍御僕從

七

况一人之無良乎此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人匡
其不及繩愆糾繆格其非心克紹先王之成烈也
實賴二字直貫下與克紹二字相呼應

匡其不及泛泛說愆尤也須繩之使直謬迷謬
也須糾之使正非心其根原也須格之使不復萌
此有明諄諄諫處有潛移默奪處各隨其時其事
爲之耳此大概說已實賴近臣之輔如此

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
脩不逮

要侍御僕從之皆正全在大正之主持故曰命汝

作大正正于群僕侍御之臣懋德交修正群僕侍御之職也

張氏曰公卿進見有時僕御昵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無間者知其情性尊嚴未易犯其顏色習熟故可糾其過失救過於無間之時易爲力救過於已發之後難爲功

懋德全在交修交修全在其人之皆正故必以大正爲綱領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僚卽其所屬者群僕侍御是也巧言令色便辟側

媚與吉士正相反四無以曰其惟是爲慎簡

便辟便捷而和辟側媚傾側而斌媚總是曲於投人之好而巧於進身之狀也與巧言令色同

周官論綴衣虎賁歸到度常吉士卷阿論伴奭優游歸到醵諸吉人蓋未有不與吉人俱而可以自懋其德者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正卽吉士諛卽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人也正諛稍異而后之克正自聖由之薰陶漸染豈其微哉

德惟臣不德惟臣信矣此論在僕臣而意在大正之慎簡

爾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

耳濡目染最易如其所爲與吉士居非先王之道

不陳而不覺其入于邪耳目之官可無慎簡乎哉凡

簡之不慎者都從昵之一字失故重致其戒曰爾

無昵于憸人充耳目之官廸上以非先王之典此

三句總是一句書須一氣直下看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厥厥官惟爾大弗克祗厥

辟惟予汝事

九

凡長官簡任僚屬何嘗不求吉士惟一徇貨利之

私便不覺其顛倒耳昵之一字大抵皆從貨之一

字來故又究極言之

群僕侍從以貨進身而疎厥官皆由大正以貨取

人而弗祗厥辟耳知利其身不敬其君罪孰有大

於是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憂憲

弗祗厥辟是謂弗欽欽哉永弼乃后于憂憲正教

常以祗辟爲心必加慎簡弼成乃后同文武之憂

竊而後可也欽哉永弼乃后于夔憲作一旬讀
王氏曰近習之臣不悲不能將順而莫之承惟患
其不能正叔而莫之弼故在先王則稱其承弼在
已則貴之以永弼而不及於承焉

立政舉綴衣虎賁與常伯常任準人等周公曰休
茲知恤鮮哉蓋深嘆左右近臣之當慎也穆王命
冏伯爲太僕其命詞略與君牙等尚亦知所重哉
自後待詔金馬門皆以順旨巧逢者爲便意而三
事大臣又不得時時進效於左右一暴十寒可爲
長嘆

重刊書經疑問卷十二 干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

呂侯承穆王命以刑訓于四方故首提擬一諸王
享國以下則申所以作刑之意

玩耄荒度作刑以誥四方語雖似皆貶辭然通一
篇細讀之哀矜惻怛之心溢於辭外孔子錄以垂
訓所謂取狂狷之意也

呂刑一書蔡氏謂舜典贖刑施於官府學校耳五
刑未嘗贖也穆王贖及大辟蓋巡遊無度財匱民
勞爲此一切歛財之計夫子錄之蓋以示戒愚謂

不然欽哉欽哉惟刑之恤此舜好生之德稱於天
下萬世者穆王此書哀矜惻怛之意流溢於啟口
間而訖訖訖訖私衷于獄之戒昭昭指示天鑒此
豈爲歛財設哉蓋上古之時民淳法簡五刑之制
偶或一麗焉卽刑一人以爲千萬人戒可耳至於
周五刑之屬三千矣一一按法而加刑舉足皆門
牢也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贖論然猶
曰罰懲非死人極于刑則其情可賙矣漢文除肉
刑至今猶爲羨談况呂刑乎其巡遊無度蓋少壯
時事耳老於世故加惻于刑固其真心之發見也
重刊書經疑問卷十二 干

可以少壯之失併其老年善政而併罪之耶衛武
九十作抑以自儆或非穆王之所及也然不猶愈
於漢武輪臺之詔哉尚論者當弗過苛可矣

王曰若古有訓出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
賊鳴義姦宄奪攘矯虔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
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桼黥越茲麗
刑并制罔差有辭

此原刑所由始若古有訓句直貫到舜之恤刑止
出尤始作亂延及平民罔不效之爲寇爲賊爲鳴
義爲姦爲宄爲奪爲攘爲矯爲虔此刑之所以不

可已也但天討有罪五刑五用不若苗民之虐耳
况苗民且身肆其惡乎

虞書敘夷猾夏寇賊姦宄但舉其桀耳更有鴟張
爲義劫奪攘取矯制虐戮項人總亦寇賊姦宄
之徒也故併來之

弗用靈靈字下得最好人心惟此靈耳無限好生
之德總從此靈發出來弗用靈而專制以刑則肆
爲虐矣故緊接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此
句總其桀而實主大辟說併下劓刑桀點是爲五
虐此等刑皆縱肆爲之而略無矜恤之意故持下

重刊書經疑問卷十二

世

一淫字越茲以下株連無辜不分輕重正申其所
爲淫用者以見其虐之甚也

有罪者無辭以對無罪者各有分說於此略無差
別一桀加刑是謂罔差有辭

民與胥漸泯泯勢罔中于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
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替忒德刑發聞惟腥
上有定法則下有定趨苗惟虐刑是用所以民與
其間者相胥漸染泯泯其昏而莫知所適從勢
其亂而莫知所底止也

罔中于信二句串到虐威庶戮宜主在上者說當

重刊書經疑問卷十二

世

泯泯勢勢之時全在上之人以誠信立其中使民
皆知誠信之可守狙詐之當去庶無干犯於刑戮
耳乃苗民罔中于信但日以詛誓相傾覆而肆
其虐威庶戮爲所以方各告其無罪上問于天天
惡其刑發之惟腥假手于舜以殄滅之也照下苗
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
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者此正其罔中于
信以覆詛盟虐威庶戮處蓋通篇專在一箇中字
觀五刑之中以信示其民乃爲中于信不觀五刑
之中而惟以已意肆其淫虐是謂罔中于信也詛
即詛楚文詛字在上者不實以誠信立其中但以
詛盟要約相傾覆民不日流於詛詐而陷於刑戮
乎此理之必然者恩通篇前後細玩罔中二句似
宜如此解不宜着在民上說未識是否敢正高明
悖虐命討皆天之實理大中而無偏者也允執厥
中執此中耳故此篇曰罔中于信曰制百姓于刑
之中曰明于刑之中曰觀于五刑之中曰罔非在
中曰咸庶中正曰罔不中聽獄之兩辭曰非天不
中曰非德于民之中曰咸中有慶蓋五刑得其中
民可法守是所謂中于信也非深於中者誰能知

之

或曰當時三苗昏虐民無控訴相與處於神民神挾亂故此云以履詛盟下云絕地天通罔有降格予何見獨謂其不然也曰民當若是刑虐之時敢為呪詛盟誓以自取其罪乎且安敢祭非其見以亂天地神人之典也祭非其鬼以亂天地神人之典自是有苗在上者事說具後

德與刑相對看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德未嘗無刑刑亦德也從刑而無德則虐矣通篇重看一德字德曰舜刑曰脛可鑒哉

皇前書經卷之十二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哀矜不辜之心即天心也報虐以威即天討耳遏絕二句正報虐以威事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后之逮在下明明

堯常錄寡無蓋
當時有苗惟肆暴虐罔中于信以履詛盟必祭非其鬼實亂天地神人之典反致天心降格禍及其民故命重黎嚴正祀典惟天子得祭天地諸侯但祭山川毋得踰越其間是謂絕地天通罔有降格

耳國語稱九黎亂德民神雜糅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通指在上者言非謂民相祖誓盟亂天地神人之典也即此證據上文罔中于信以履詛盟斷當從苗民在上說無疑者敢問高明

載按虞書歷苗之罪曰昏迷不恭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天降之咎則詛盟之殺地天之通正其昏迷侮慢反道敗德致天之咎處故帝命重黎絕地天通命群后明明堯常以正其治耳凡國語云云又不若虞書之為真也當以虞書為據

乃命二句雖專重黎實貫至群后群后主伯長言

逮在下言群后所及於下民者明明堯常正其逮在下之實事也群后及在下之群臣則本文一之字無有落矣敢問高明

當時之民民民焚焚莫知常道群后承帝舜之命精白一心輔助常教以開啟其民則民皆惟常道之是守自不陷於刑戮而世無冤民矣故曰鰥寡無蓋今人稱冤曰鰥益無蓋者無覆益之謂也不梁舉平民獨稱鰥寡者照下文惟時康威奪貨則惟鰥寡無可控訴耳

下文三后恤功士制百姓于刑之中通是明明堯

常事此處但泛言若提綱後始申明之耳

皇帝清問下民鰥寡有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皇帝雖命重黎絕地入通免降格之禍俾群后明
明堯帝以逮在下鰥寡無蓋然恐猶有不便於民
者欲亟反之故特加清問惟時民所最病者莫如
其虐莫如其察故鰥寡有辭于苗但指是二者帝
反其道而一以德化焉德不待怒而威故民無不
畏德不假察而明故民無不明畏者微懼之意明
則開悟而自新也

皇帝清問之心不專在虐刑一節乃民于虐刑之
外無他辭焉可想苗民之恣惡莫甚於五刑之虐
矣

德威德明非以德爲威以德爲明也帝知尚其德
耳而威與明自著民自畏且明焉是爲尚德之化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
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致力於民曰功恤有憂勞意天敘有典伯夷舉以
教民若自上而降于下者內則曰降德于衆兆民
是也失禮則入刑故云折民惟刑耳此是正民之
心事禹平水土九州攸同卽表識名山大川使有

土之君主之定其秩祀若先王以爲東蒙主是也
此是定民之居事稷舉可播之種降于下民使三
農殖茲嘉穀所謂立我蒸民者是也此是厚民之
生事卽此看來三后之所用力於民者愛且勞矣
統是恤民之隱而欲致之康阜富庶之地耳故曰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播種若所急而降典可緩
不知人心不正胥爲禽獸雖有土安得而居有粟
安得而食此伯夷降典先其本也

折民惟刑未便用刑典與刑相出入伯夷但先禮
教而折之以刑曰苟違此典則刑不可逭耳下文
制百姓于刑之中此方實是以刑弼也

上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祗德

伯夷降典教之而倫理明禹稷平治耕稼導之而
生養遂然民殷俗厚不無爭奪之事與焉故命皋
陶爲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使皆畏懼刑法率由於
禮法之內蓋教以祗敬厥德耳德是民心所同具
聖人治天下無非欲黎民敏德刑措而不用也
天討有罪輕重上下有一定不易之中在以此立
制民雖欲踰越不可得矣無制而踰越所以德日

倫有制而防閑德不期修而自修矣故曰以教祇德聖人立法只是此意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

此承上數節統論之明聖人所重在德不得已而用刑也穆穆照德威德明者是恭已之意明明照恤功成功者是宣力之意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總承上二句看言君與臣所昭灼以示人者惟務以德化民若是其憂勤而不倦也總是勤民之意然恐民猶未率不得已而以刑教焉故乃明于

重訂書經傳義問卷十二

其

刑之中率乂于民裴葵此正照士制一節看蓋率乂而輔其常性正所謂以教祇德也然則聖人用刑豈得已哉總欲民之歸於其德耳

灼于四方二句傳謂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盥為善而不能自己是固然矣愚竊疑焉下文不曰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乎此三勤字無異也君臣惟德之勤是謂曰勤可以教民祇德可以自德其心不曰勤則日怠民將無所觀法矣雖以刑加之何益哉惟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使必盡敏于德耳此罔不故乃

四字語句正相呼應可細讀而自見者若謂民已罔不勤于德何消刑以率乂此亦一攬而自得者敢正高明

前云辟后之逮在下明明裴常是泛泛語此云率乂裴葵是着實語發即常也葵與常即典也典即民德也詩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彜好是懿德

聖人之所以教民敏德者教養之具無所不至不得已以用刑亦無非教也

前云罔有聲香德故承說德威德明又承說以教祇德此云惟德之勤下云惟克天德以成三德有德惟刑非德于刑之中無非以德為本也前云罔

重訂書經傳義問卷十二

其

于刑之中下云觀于五刑之中罔非在中成庶中于刑之中下云觀于五刑之中罔非在中成庶中正中聽獄之兩辭非天不中非德于民之中成中有慶無非以中為用也刑必合于中而刑即所以為德此呂刑一篇之大意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典獄不得行其公者非為威脅則為利誘耳二者

皆無入于心但念死不復生斷不復續敬而且忌
無一不可對人言則此心即天心此德即天德元
元之命自我作之而配享在下矣惟克天德克字
卽立政克厥宅心克字自作元命卽君相造命之
說配享承作命來命自我作則天以至公生殺位
乎上我以至公生殺位乎下克配永享而無愧也
典獄者至於此所謂制刑以教祗德率又以禁民
焚一天而已矣通節重看敬忌二字

典獄不畏強禦者有矣鮮有不見可欲者不畏強
禦而又不見可欲斯爲盡法之至也故下一非字
重訂書經疑問卷十二 手

一惟字

敬忌到罔有擇言在身無一不可對人言則無一
不可與天知矣故曰惟克天德自作句本克天德
來配享句本作元命來

配享在下者克配彼蒼永享其休福也正與無世
在下相反照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
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
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
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罔

乃能勝世

司政典獄曰天牧非克天德可乎故示其所當監
所當懲者期其必承天以牧民也

伯夷降典若專主於教然告勅以開導其民曰如
此則合禮而免於刑如彼則失禮而入於刑使民
曉然知所蹈履則禮教之迪也其播刑之迪乎播
刑之迪後乃明刑以弼教故舍皋陶稱伯夷耳其
實禮刑非二事伯夷皋陶同一人也

典獄者在察其情欲察其情必慎擇吉人意論其
淺深慎測其輕重求協五刑之中而不爲權威貨
重訂書經疑問卷十二 手

利所誘奪乃爲善牧民者耳苗民匪察于民之麗
又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用共作威虐奪取
貨賂的人斷制五刑亂罰無罪上帝不蠲其所爲
降咎而絕厥世非後世所當深懲者乎

一鯀寡有辭于苗苗民無辭于罔然則其所以禍人
者乃其所以自禍也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
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且勤爾罔或戒不
勤大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
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

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王者稱同姓曰伯父叔父此及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者穆王享國日久尊長者少而卑幼者多也

據愚見此節誤解爲多一日格命天命不宜作兩樣看一曰日勤不勤不應與上惟德之勤異一曰俾我一日不應解作爲我一日之用一曰勿畏勿休不應作勿辟勿宥看敢一一縷解以質高明典獄者民之司命與天命相感格聽朕言以法戒則可以格天之命故下云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

一人命字如何分兩樣看

上之人惟德之勤斯可迪民之德慰已之願然非日乾夕惕不可也不日勤以迪其德至于刑加于民此心可自慰乎雖戒亦無及矣故曰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如何可與惟德之勤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正照由慰日勤看何者天齊下民惟此秩敘之典禮耳不得已乃以刑弼之此其俾我朝乾夕惕終日無少怠焉者一日不可不勤一日復一日皆不可不勤庶其可自慰耳如何解刑非所恃以爲治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者

上文一則曰非訖于威惟訖于富一則曰庶威侮貨典獄者惟見威之可畏富之可休此用刑不得其公平雖畏勿以爲畏雖休勿以爲休五刑之用有不允協剛柔正直之德乎此所謂敬五刑以成三德逆天命以奉一人者辟宥二字如何貼得畏休上

穆王發嘆以詔同姓意若曰獄者民命所係天命所關我一人所深注意焉者爾尚深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則自元命庶有感格之命今爾所由自慰者罔不在日勤其德一或不勤而殘民以刑雖戒亦無益矣而可乎哉蓋天之齊此民也將以德不在刑也不敏德則入刑此其俾我司牧何如者一日此德之勤一日又一日皆勤此德于刑之中而後可蓋犯有非終者矣有惟終者矣此皆在人不在我天之監視昭昭者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此雖以威爲畏勿畏可焉雖以富爲休勿休可焉惟敬五刑之中以成三德之用剛克柔克不縱不阿而一歸於正

直是我一人之慶也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安寧之福不將永久而無替哉所謂惟克天德自作元命

配享在下者蓋如此重者二敬字敬逆天命全在敬五刑上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

刑以祥名者天地之大德曰生刑一人當其罪而千萬人懼生人莫大焉慎所擇所敬所及是也三言何設爲問辭以致其疑三言非設爲答辭以致其火

罪非已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以來謂之逮

擇其人則得吉人觀五刑之中有敬忌而無威奪

敬其刑則能制百姓于刑之中而不爲五虐之法

度其及則有開釋而無并制是謂祥刑而有邦有土所宜知也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

爭有證有辭兩爭者皆至曰兩造證佐在曰具備師聽者與衆共聽之也刑有五等故聽其入于五刑之辭五辭簡孚言其招伏情詞簡切而孚誠無他蔓引虛誕也斯可正于五刑五刑不簡言其情辭蔓引不切實則情與法有不相應者故正于

五罰五罰而心猶不服則其情可原有法不得加矣故正于五過重者三正字正者正當而不易也

凡所犯情真罪當直頭承認其詞簡切不浮是爲簡孚若中有他故其辭支蔓曰不簡不簡則不孚可知故但言不簡耳若中間原是誤犯惟告非終加之罰心不誠服則直宜貫之故正于五過易曰君子以赦過宥罪蓋赦其過而宥之也

五辭簡孚而下只返過相推說下欲原情定罪求其當而已矣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密克之

曰五刑曰五罰曰五過蓋必求其當耳乃典獄者因此五過一節或開出入之門則其暴有不可勝言者故指其疵病人約有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種情節故或當以爲過也却不以爲過而故入其罪或不當以爲過也却以爲過而故出其罪則宜卽以犯者之罪罪之如故入卽坐以今入之罪如故出必坐以原應之罪其間宜細加審察而克斷之母謂此論在五過者不加審卽審之而弗克斷也其罪惟均是罪鞠獄之人其審克之正審

克此鞠獄之人也重看審克二字

加詳察而能斷決曰審克如審其有罪克入之審其無罪克宥之是也審而不克猶弗審也自此以下其審克之凡四見是喫緊語須細玩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簡孚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其嚴天威

前從五刑說到五罰五過此從五過說回五罰五刑故舉五過之疵曰其審克之舉五刑五罰之疑有赦亦曰其審克之簡孚而下則再申其所爲聽者必在于簡孚而又必稽其貌其無簡者置不聽

唐訂書經疑問卷十二

某

真若上帝臨女而不敢毫髮之或欺也所謂審克者蓋如此

二赦字不同一赦而從罰一直赦之不聽也

夏氏曰簡孚有衆卽前師聽五辭五辭簡孚之意而此簡孚之法又當惟貌有稽蓋辭或可畏而貌不容偽也

此節通重在謹疑獄上曰簡孚有衆惟貌有稽恐猶有可疑者而至於誤入也曰無簡不聽恐過於推求而不得赦也具嚴天威總承說天威赫赫臨之在上敢不詳審而克斷乎此句宜重看

舉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剕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惡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僻亂辭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此下言贖法卽首節荒度作刑以誥四方者也是穆王之本意

載于法謂之刑加于人謂之辟

古來刑罰二字通用故曰將天明威致之罰曰明德慎罰曰大罰殛之不可盡舉惟穆王新立贖法

唐訂書經疑問卷十二

某

始分刑爲刑威罰爲罰贖矣

此承上疑字來五刑之可疑者皆赦而從罰然罰有不等要在檢閱核實其罪使與罰相當不可苟也每條必言閱實其罪者恐聽者或不詳其意止閱實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贅辭也

馬端臨解閱實其罪句謂罪無疑則刑可疑則贖皆當閱其實也大有理

三千已定之法載之刑書者也天下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以有限待無窮全在上下比擬以成

獄若記所謂察小大之比以成之是也然當上下比罪之時吏多因緣爲奸故以無僭亂辭勿川不行惟察惟法其審克之爲戒

據愚見無僭二字宜聯上下比罪爲句言所比情罪毫髮不可僭差也亂辭勿用不行言淆亂之辭儘有可比于此刑者又可比于彼刑者須就中參酌必用其所可行而置其所不行若易所謂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可也如是似較妥貼若謂戒之無差誤于僭亂之辭則閱實其罪前已各致其囑矣安用再致丁寧若謂勿用今所不行之法則五刑之屬三千已明有律條安復有舊法在此皆不通之論敢問高明

惟察二句訓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愚亦以爲未然詳明則已審矣又云其審克之不亦複乎愚謂上下比罪無僭戒其比擬之不可僭差亂辭勿用不行戒其用法必所通行此惟可以察奸此惟可以正法其必細加研審而克斷之耳敢問高明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此承上下比罪而言人所犯儘有罪重情輕者有

罪輕情重者上刑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正謂是耳然豈惟刑哉刑疑從罰輕重諸罰有權以度之則無不中此刑罰輕重以情者又有輕重以世者道有升降俗有汗隆此世變之不同也惟變所適而權焉斯得之矣故以權論雖若不齊而無常不知足乃致齊而有常蓋君子所權於人情世變者一理而已矣理之所在雖不爲一法以齊之而要爲合乎人情宜乎世變其不齊乃所以爲齊也惟齊之以非齊則中乎先後輕重之序而不錯施豈不有倫歸於至當豈不有要茲權乃所以爲經也此用法不可以無權也此節重看一權字

有倫有要承惟齊非齊說

罰懲非死人極于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察辭于差非從從從哀敬折獄明啟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輪而孚其刑上備有弁兩刑

罰懲非死二句恐有司以論罰爲輕而不加審故重以爲戒也然罰尚如此而況于刑乎故緊接非按折獄惟良折獄直說到其刑其罰處折獄將以致刑所係于民命不小佞專口才屈人

以言不能求情如何可令折獄惟溫良長者其心惻怛慈愛爲能聽不偏斷合理則非在中可令折獄耳察辭而下則惟良折獄事也

凡初聽獄聽其辭也其辭實不實有差非從其辨惟從其理則其情見矣然必加哀敬以折之已得其情不敢卽斷以已意也明啟刑書胥視必其情與法麗成庶中正然後可論刑罰耳此其宜慎何如者故曰其審克之若是則獄成矣其成也而必見孚于下乃爲當焉其輪也而必見孚于上乃爲當焉且所當刑者必上備其情節有併常刑者必

重訂書經傳問卷十二

甲

兩列于科條是則哀矜之意常存於明察之中而擬斷之詳不失乎忠厚之意此惟良者能之而非佞者所可與也故穆王深致其丁寧云
察辭于差卽罔差有辭差字辭以情而有差則聽獄者正宜察此辭而分別之也時解似誤敢問高明

非從惟從何以作不然而然解

前後俱着敬字此更着一哀字於敬字之上死者不復生斷者不復續而罰極至於病誠可哀也惟良折獄惟有此哀敬而已

中卽刑之中中字正卽正于五刑正于五罰正于五過正字惟中自正惟正克中並舉言之而又冠成庶二字蓋必求其罔不當也

獄成而手輪而手要必其孚始得耳非言其卽乎也察辭是問理時問鞠以察爲主恐任察而失哀矜之心故勉以哀敬折獄啟刑書是擬罪時擬議以明爲主恐恃明而忘中正之則故勉以成庶中正獄成上輪是歸結時歸結以孚爲主求其孚而辭有不備亦非盡法之道故以備辭終焉總之則一良字耳

重訂書經傳問卷十二

四

兩刑蔡傳謂一人而犯二罪金氏謂兩造之人皆有罪金說爲長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獄貨非寶惟府事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初命司政典獄次命同姓次命有邦有土茲總呼而申命之要在敬之一字耳

朕言多懼況于刑乎朕敬于刑不敢忽易必擇有

德者使之司刑蓋今天相民作配在下非人之有德者不可任也明清中聽正有德惟刑之事作配在下照配享在下說

單辭無證之辭也獄無證對人所難決惟在秉自已清明之心乃可照察之耳兩辭兩造之辭也兩造曲直具在惟心無偏私者能聽之若視爲囊橐而出沒變化於其間何所不至哉不知此所當非實也惟聚已之罪狀耳報以百殃天罰赫赫永久其可畏者此非天道之不中也以獄乃人命生死之所在也彼殘人命天降之殃亦理之自然耳

庫訂書經集解卷十二

四

使天罰不極則獄吏無所忌畏亂虐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矣此與前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語相反照重看有德惟刑句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成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前言今爾何監以詔當時此言今往何監以詔來世德卽有德惟刑之德中卽所謂刑之中也哀敬于獄而皆得其中是爲德此句口氣若曰今往所當監者非以此德意制百姓于刑之中乎卽康誥

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意蓋深望其刑爲德刑耳恐非用刑成德之說敢問高明

哲人泛說爲妙哲人無願爲刑其刑也亦無望其爲譽乃惟刑有無疆之辭何也由其五刑五用皆屬意而不收忽畧此刑皆得中而自享其慶耳刑是極不好事故變用極字屬者屬意於斯若上文所謂哀敬是也

洪範以六極對五福言先之以凶短折五刑之用其凶短折何如故此云五極上云天罰不極通是此个極字

庫訂書經集解卷十二

四

玩前以教祗德句可見民莫不有此德也是爲良民善衆是爲嘉師

用祥刑安百姓既深望于諸侯監祥刑治嘉師又豫告于來世穆王惓惓於刑獄真無所不用其情矣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同姓稱伯父叔父此直稱父字而不名尊之至也

不顯即明明之謂克慎明德是文武之心法昭升
敷聞乃所謂不顯也天眷有德帝命集焉獨稱文
王者謂其命維新耳亦惟以下指成康之世言先
正指唐叔惟唐叔左右昭事小大謀猷罔不率從
此成康所以得安然在位也平王意只在安此位
故其辭云云重看亦惟二字

明德人所同具文敬止武敬勝其克勝也何如此
明德克全而昭升敷聞稱不顯于天下萬世也
左右昭事泛泛說小大謀猷罔不率從正昭事之
實

重訂書經集解卷十二

周書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
國家純仰我御事罔或者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
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嘆自痛傷言我小子嗣位之始遭天大譴父死國
敗資澤竭于下民邦本先撥戎狄乘之兵侵我國
家其大就我御事中無或老成賢俊在厥服予又
無克亂之才惟曰諸侯之在祖父列者其伊恤朕
躬耳故又嘆言有致功予一人則可永安在位矣
此節通是自悼其不幸無可仗賴意得義和之我
恤也緊照上一節說緊起下一節意

易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天
君始生之澤萬民之所資也故稱資澤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迨
及于前文人汝多脩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顯祖前文人通指唐叔惟唐叔左右厥辟嗣後者
俊祖父皆罔能之汝肇刑文武不忍此道之廢墜
川會合諸侯立我紹嗣先統則能追孝于前文人
矣且多脩完扞衛我于艱難中所謂恤朕躬有績
予一人者故曰惟汝予嘉

王方麓云平王夫愛于父流離顛沛依托母家父
重訂書經集解卷十二

周書

死于寇國命中絕文侯起定其難而離者合絕者
繼曰會紹乃辟亦有得好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爾軍爾邦用資爾祖也一曰
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乘遠
能通惠康小民無荒窳簡恤爾都川成爾顯德

此遣歸之辭爾師晉師也爾邦晉邦也口視曰寧
因其出勞在外之久命歸安輯之耳資和宅使歸
告始祖以榮錫命資弓矢來馬則命得專征以匡
王國也柔遠能邇以下正命其專征事專征所用
之衆則取之晉都故曰簡恤爾都爾師簡閱我兵

之簡恤卽優恤軍屬之恤用成備禮德正惡克昭
乃顯祖說

總論

按平王志復位耳故一則曰先祖懷在位一則曰
永綏在位得復位心願足矣安知父讐哉拳拳于
爾師爾邦爾都而置我君我父我王家于不問是
可忍也孰不可忍也夫子錄其書蔡氏所謂以其
猶能言文武之舊抑亦以示戒于天下後世得之
矣

費誓

春秋左傳卷十二

費誓

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
之戒足爲世法故錄以備王事猶詩錄商魯之頌
公曰噬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

呂氏曰徐戎淮夷世爲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
叛載于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于江漢徐方驛騷
載于常武自成王至宣王屢有事焉非小寇也
正義曰禮諸侯不得專征伐惟州牧于當州之內
有不順者得征伐之伯禽爲方伯監諸侯故得征
之以征下文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于時軍
內更有諸侯之人

魯公誓師勅無喧嘩靜以聽命明正淮徐之罪然
後令治戎備除道路嚴部伍立期會先後有序纖
悉不遺卽老于行陳者亦不過是此以知周公之
家學魯公之善承也

善教乃甲冑敵乃干無敢不弔備乃弓矢鍛乃戈矛
礪乃鋒刃無敢不善

凡除戎器先自衛而後攻人故先甲冑與干始及
弓矢戈矛鋒刃敕敵備鍛礪五字不可移易前後
二善字正相照

今惟淫舍牝牛馬杜乃獲斂乃穿無敢傷牝特之傷
次則有常刑

牛駕車以載糧儲馬服乘以供武用皆軍中所急
者軍所在之處必出之牢閑牧于草澤故云淫舍
牝獲設機檻穿作坑坎皆居民平日所以居食飲
者茲令杜之斂之恐傷牛馬之放牧者因上文牝
牛馬故承說二牝字總指牛馬也常刑是殘人畜
之刑

易重牛之牝本義訓施橫木于牛角以防其觸似
矣然馬則無角也當是施牝于其足以防走失耳
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祇復之我商賚汝乃

越還不復汝則有常刑無敢寇攘踰垣墻竊牛馬誘臣妾汝則有常刑

凡軍中當各守部署止則壘壁行則隊伍皆不可毫髮離越者故戒馬牛有風逸臣妾有違逃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者皆敬還之于本主我商度多寡以賞汝若棄越壘伍遠求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敬還本主者汝則有常刑一是刑其失伍一是刑其攘盜又戒軍人無暴劫所過居民及攘取其物越人垣牆為姦若盜竊人馬牛誘人臣妾汝則有常刑蓋

重訂書經疑問卷十二

四

加以犯軍令之刑

呂氏曰師旅所經必申之以寇攘竊誘之法不惟欲田野不擾自古喪師每因剽掠失部伍為敵所乘故不得不戒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時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時乃楨餘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人三郊三遂時乃錫焚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

呂氏曰戎備既治道路既除部伍既嚴行師之道備而兵可用矣故于此立期會焉甲戌用兵之期

也徐戎淮夷並興今所征獨徐戎蓋量其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軍事以期會為本錫糧為命失期而服大刑宜也兩寇並興其勢甚重故悉起鄉遂正副之兵以應之攻以甲戌築以甲戌攻築同日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非殺者刑之者無餘但非殺耳降死一等之刑也糗糧芻茭之不給加以死刑楨餘之不供加以降死一等之刑何也糗糧人食芻茭馬食人馬不可一日無食楨餘雖版築所須視二者猶稍緩故也魯有四郊東郊切近徐戎專意留守故云三郊三遂耳

重訂書經疑問卷十二

四

三曰常刑是律載犯者應得之刑兩曰大刑是之軍興不可赦之刑一曰無餘刑是臨時以情輕重不至于殺之刑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古人有言曰民說自若是多盤書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

言之第一緊要處是羣言之首即古人之言是也古人之言教人受責如流而以多盤為戒改過遷

善皆在于斯原是人生第一義

多盤二字不能進尋之病根也民訖自若是者鮮不為此二字所累也蓋人情多自是故難于知過多自遂故難于改過皆多盤之病責人無難受責如流水順而且速是惟難哉穆公以已前不受人言致喪師辱國故有味乎此言深用以自悔耳我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

此憂字承上文來憂其如凡民之徇已不能受責如流恐歲月之逝而不及改也

讀日月逾邁二語日斯邁月斯征常恐其弗逮矣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

此穆公追悔前非深自咎而圖自改處大凡老成人諄諄世故每事堅執不肯遷就人意新進未更事者但惟順從苟合而已故一則予忌一則姑將以爲親人情乎雖則云然然凡國家大政事尚須猷詢茲黃髮其思慮必深長其議論必確當則罔有所愆耳

謀人謂人之有謀者

雖則云然猶俗語雖則如是口氣

語曰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諤諤者難就諾諾者易親聽謀者將姑以爲親乎抑予忌者乎可自審矣

昔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尚有之乞乞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譎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老而賢者旅力雖愆謀猷則壯我尚有賴焉乞乞勇夫所御不違喜事而實僨事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譎言以強辭奪正理使君子不得伸其辭說有其一足以覆國我皇多有之蓋畏之甚也良士雖指蹇叔勇夫雖指孟明西乞白乙善譎言雖指杞子然只泛言爲妙

旅力旣愆之愆卽歸妹愆期之愆言其時已過也截截者其辭斬釘截鐵若不可改易者君子未嘗易辭善譎言以強辭勝君子不能易之若友易君子之辭耳重看一俾字

番番良士雖似與截截善譎言對照照古今謀人然少年不諳練者妄論國家之事機往往又有少年喜事之徒爲之羽翼一以爲事機不可失斷然該做一以爲此事誠宜做我力能做將來人主姑將以爲親卽喜而任之而終以取敗則此乞乞勇

夫與截截善論言固皆所謂少不更事者也番番
三段照本文一直看下去是

嘗惟蔡傳凡遇一尚字卽作庶幾解不知此尚字
是箇活字除崇尚尚之尚外有宜作尚猶解者
如今爾尚宅爾宅之類是也有宜作尚實解者如
惟文王尚克脩和有夏之類是也有宜作尚賴解
者如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之類是也有宜作尚可
解者如矧曰其尚顯于天之類是也有宜作尚當
解者如爾尚一乃心力尚弼予欽承天子威命尚
監茲哉尚皆隱哉爾尚克蓋前人之愆之類是也
其辭不一而足卽此而推又有宜作尚且解者有
宜作尚然解者有宜作尚須解者亦不一而足蔡
傳但舉作庶幾解吾不知其何謂也敢問高明
此尚猷詢茲黃髮尚宜作尚須解我尚有之尚
字宜作尚賴解我尚不欲尚字宜作尚可解下文
亦尚一人之慶尚字宜作尚賴解

昧昧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
焉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
職有利哉

昧昧我思之卽沉思默想之謂如有者設爲有人
如此也穆公蓋思欲得此人耳一介有莫與爲備
意他技如射御善論言此所封藝皆是休休有容
本斷斷無他技來蓋誠信爲實其本體而完弘廓
大其雅量也有技若已有彥聖好以心此正其休
休有容處上曰其如以起下下曰是能以應上無
非形容其好賢之心爲特至耳

其如有不可則識之志

世有一等長厚者但能不如忌耳要視才能賢聖
若已有心乎愛而不盡以言非實有休休雅量者
不能曰是能容之是真能有容者矣上下二容字
相照

凡詩書論子孫必及黎民蓋未有不保黎民而能
保其子孫者職有利職字作本等解本等其專職
也

人之有技冒疾以愚之人之彥聖而遊之俾不遠是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

凡人有材無量者但以材自結于君惟恐一勝已
者進此冒疾之所以生也此違之必不使通也冒
疾却是何等妬忌違之俾不通却是何等擠排回

照上文一介臣天壤矣一曰利一曰殆是實實必
然事

邦之抗阻同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抗阻榮懷照前利字殆字有抗阻由此一入榮懷
尚此一人之慶可謂慎擇乎可多盤而不從之如
流乎此國家遇大政事必宜尚猷詢茲黃髮不可
惟乞乞哉哉者之是徇也

總論

五刑聖門所不道况秦穆又其下者乎然而悔過
一念則可嘉矣且形容客賢狀能一節盡君子
小人之情狀可為萬世君人之法成故孔子刪書
獨錄此篇以為萬世訓

丙申仲冬翁孫男淳起校刊

書經疑問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姚舜牧撰舜牧有易經疑問已著錄是編於經
義罕所攷定惟推尋文句以意說之往往穿鑿杜
撰如解堯典湯湯洪水方割云湯湯如湯滾沸一
般樣解舜典有能奮庸熙帝之載曰載字下得極
妙天下事重且大矣帝王以一身擔當負荷如車
載者然可謂游談無根矣

書帷別記四卷

〔明〕王樵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王啓疆等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書帷別記

四卷》提要

書帷別記序

宋和靖尹先生嘗云孔子以來道學屢絕言語文字去本蓋賒是以先聖遺書雖以講誦而傳或以解說而陋嗚呼尹先生此言天下之至言也然先生之所謂陋者似指當時說書而不得聖人之意者猶未暇及夫所謂舉業者也舉業之陋日甚一日至有全不為義理而專為應舉之計者章擬而為題題擬而為意其所謂意者未必經傳之意也甚則外取講學叅禪之餘緒以為新意致為知德知言者之所厭者久矣然科舉既未可廢則業舉之言雖陋無益且導之即所業而求諸義理即所得而正學以言乎予先年尚書有記意頗在此乃學者

猶謂其不近於舉業欲予更約言之則
又為此編誠能與日記相參攷而熟玩焉於
先聖之遺意未必無所發明云萬曆甲申六
月丙午方麓王樵序

序

二黃

方麓王樵

前進士金壇王樵著

虞書

男啓疆肯堂干城岳母

姪孫秉鉞秉銓校刊

堯典

放勳

放勳用真西山之意發揮纔親切君天下者非一人矣其
功之大而無所不至則惟堯而已前乎洪荒之俗於此文
明也後乎風動之休於此開先也前有作者或未備後有
作者莫能加○放勳者總言堯之德業也古人言德業與
後世不同蘊之爲德行措之爲事業一物而已欽明文思
書性別記卷之二

一

無錫縣志卷之四

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本字下得好允恭克讓以其行實
而言也古人言德必及行德性行實皆放勳之所本也德
性行實作四個字看或言德出於性行出於實非是光被
二字連或欲於光字一斷亦未是有是盛德則有是光輝
發于事業以至被于四表格于上下此放勳之所極也極
者言其所及到此也○德性行實之美總是贊其德之盛
光被二句總是贊其所及之遠但被以流行言格以充塞
言四表橫說上下豎說

欽明文思安安

欽明文思四字書記之說甚精雖四德並言而脈絡自相
連宜體認得出○四者皆本然之德雖未涉事爲然或者

於文字亦欲指爲心中之文則太泥矣文思固皆出於心然何嘗不於事上見書記已明茲不復贅○時文平叙四德又另講個安安欠渾成須要變化得融脫

允恭克讓

依傳根德性說來恭之所包者廣凡衣冠瞻視容貌辭氣之無不尊嚴也事天饗帝社稷宗廟之無不祇肅也親親尊賢使臣蒞民之無不有體也深宮大廷出入起居之無不端莊也皆恭也讓字亦不指一事子曰能以禮讓爲國乎何有大學曰一家讓一國興讓唐虞之時君則揖讓而治也臣則濟濟相讓也黎獻則誰敢不讓也虞賓則羣后德讓也凡服人之善讓善於人遜利於人割欲於己皆讓也惟別記

卷二

二讀

光被四表格于上下

如禹貢云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此卽被四表之意中庸云天地位焉萬物育焉卽格于上下之意要之舉四方自可以該上下如訖于四海是也舉上下亦可以該四方如所謂塞乎天地是也此處則全舉上下四方而言之耳

克明俊德

克以盛德而光被四表格于上下則放勳極矣然放勳之

實豈有他哉身脩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已夫惟功在修齊

治平故道則體用兼全任則君師並舉而有以建萬世之人極開萬世之太平焉○德本俊也人昏之則失其俊矣

堯之德非加於人之性也俊於堯之明也○俊德渾然說不可就用欽明等作骨蓋此等乃史臣贊頌之辭非俊德

中有此條件也克明無工夫以字貫下親九族也平章百姓也協和萬邦也皆明德之作用也政不必言矣經文一

以字甚有涵蓄○睦者親之應昭明者平章之應時雍者協和之應威應神速捷於桴鼓此聖人之神化也○聖人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功化之及物則未嘗不自近以

及遠故訂傳云此言堯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書惟別記

卷二

三

金湖陳氏

謂放勳者也下個推字非謂堯亦待於推已及人推此及彼也乃曾子固所謂克明俊德有諸身故能求諸家有諸家故能求諸國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之意○放勳意只總繳見○九族既睦則恩意篤倫理正卽九族之昭明也萬邦於變時雍則萬邦亦皆能自明其德矣此六句隨地異文而實互見書記備矣

以親九族九族既睦

九族有親親之殺而堯一以德親之九族亦化於堯之德而無不相親則和矣故傳訓睦字云親而和也必九族人皆以堯之心爲心始可云和也既字只是已效之辭以起下句之意不必訓爲盡也○記曰親親以三爲五以五

爲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觀喪服圖可見

平章百姓百姓昭明

平均章明也只平看爲長後世官名平章猶祖經意昭者性真之發見明者舊染之一新也傳謂皆能自明其德蓋畿內民庶近而易感如此大學云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也

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協者協其不合和者和其未順亦是兩字大抵古書之體無後人纖巧之意況時文講套之陋乎萬邦至廣四海之內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遲速異齊非有以協而和之其能使之皆變惡爲善而歸於和順乎此處須書惟別記
四子篇
咸熙
乃命義和
知不惟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觀大學可見

乃命義和

此下至允釐百工庶績咸熙是一段事是一片語洪範五紀另爲一疇蓋事莫先於此政莫大於此者也乃命分命申命五節爲一段置閏又爲一段乃命分命申命日記極明大率首一節爲綱下四節爲目上總命作曆而有以授時下分命授時而詳於考驗雖所掌有分有總而只爲一事至於閏法一條雖別更端然亦當知不是兩事蓋有天與日月相會度數之奇零則必有氣盈朔虛不齊之分數欲定四時成歲則舉正於中歸餘于終必須有法以處之此閏法與曆法所以必俱有而不可以先後言者也○曆

者紀數之書所以推筭象者觀天之器所以占候曆象日月星辰者所以明天時明天時者欲以授人時也人時謂耕穫之候及凡民事蚤晚之所關皆在其中事莫大於農事故先言耕穫之候然人事不止於此故又言凡民事蚤晚之所關以該之○首句略斷下三句一串意曆也以天象也以天而已不與焉是曰欽若日月星辰天有常度欲其敬順而曆象之須知有曆象而不欽若者曆如今之天文書非曆日也布算測候欲其術不違天故曰欽若曆成而頒布欲其政不失時故曰敬授欽若敬授相因林欲兩平看非是古之授時是將一年之務所當舉者詳細開寫與百官府及百姓令其按此而行故可以允釐百工庶績咸熙
書惟別記
卷之二
王肅

咸熙

分命申命

分命者分義主春夏和主秋冬也申命者命其仲又命其叔也平秩平在即敬授人時也日景日晷中星與驗之民物即皆曆象之事但上總言之此則分職以頒布分職以考驗耳日記已明

日景

元授時曆議曰天道運行如環無端治曆者必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爲立法之始陰陽消息之機何從而見之惟候其日晷進退則其機將無所遁候之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究其氣至之始又曰擇地平衍設水準繩墨植表其中

以度其中晷又曰雖晷景長短所在不同而其景長為冬至景短為夏至則一也惟是氣至時刻攷求不易蓋至日氣正則一歲氣節從而正矣○按後學全不知測日景之所以有關於曆法處故為著之○餘詳書記

平秩

此句錯於賓日日中之間與上下不相因非謂寅賓了即平秩也餘放此○古者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於諸侯今此四時之官分掌其時所當行之事以授有司若不同何也蓋彼謂王朝頒于侯國此則曆官自頒於王朝之有司所謂允釐百工者也餘詳書記

日中曰永宵中日短

書惟別記

六

出日納日之日日月之日也日中永短之日日夜之日也○日出為晝日入為夜晝夜一周共為百刻以十二辰分之每辰得八刻三分刻之一無間南北所在皆同一晝夜平分各五十刻長不過六十刻短不過四十刻地中以南長有不及六十刻者短有不止四十刻者地中以北長有不止六十刻者短有不及四十刻者

中星

初昏者日已落星初明凡測星辰俱用此時測日景則用日中中星者當南方之正直午位之中者也星隨天西轉無刻不有中星但考驗之法以初昏為候○古今曆凡幾改一曆之改廣集衆見思無遺智法無遺術宜其永久不

變然歷代長於曆者不數歲而輒差杜預曰陰陽之運隨動而差差而不已遂與曆錯歐陽公曰事在天下其易差者莫如曆夫所以差者由天周有餘日周不足也天日之差恒於中星驗之○餘詳書記

以殷以正

殷即是分字正即是至字以者以是日中星為而驗夫陽之中為仲春焉蓋仲春之氣節正轉以推季孟則可知矣餘放此○以字無工夫

閏法

在天成度在曆成日積日成月積月成時匝四時成歲此入時之有常而百工之所據以為準者也但自日與天會而多五日有奇者為氣盈月與日會而少五日有奇者為朔虛氣則盈而朔則虛氣朔不齊而無以消息之則四時不定而歲無以成矣故必令日行所多月行所少而置閏月於其間焉然後四時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信治無功夫只是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之意阜陶謨云百工惟時撫于五辰即此也廢績實說不必指定作訛成易之事也○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此歲差之由日行所多月行所少此閏法之由○本文著字閏字歲字是三個眼目天有四時分為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在後朔氣匝為年中氣匝為歲中朔不齊正之以閏而四時乃定歲功乃成朔氣一

匪卽所謂朞也爲日三百六十有六謂從冬至至冬至必滿此數乃周天也一歲爲十二月猶有十一日有餘未得周所謂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故置閏今一歲三百五十四日者積朔空餘分以爲閏朔空者六小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日之一也計每月剩一日有餘所有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爲閏

朞三百有六旬有六日

行之健者莫如天次於天者莫如日天之行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之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則天之過乃日之退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過而見其退耳天日進而日退各盡本數而其過與退之初度適相

書惟別記

卷之十

下

九

值焉則天與日會而氣之爲時序節候者於是乎一周所謂朞也朞之日爲三百以旬計又六旬舉奇零之成數又六日焉是所以成人間歲月日時之候而人事之所憑以爲節者也分一周之日爲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及日爲一月則每月惟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每月參差氣漸不正寧無所以處之乎此閏月之所由生也○此下須補月與日會不然則起下歲字不來歲是人間所用朞是天氣一周此朞與歲之別也若有朞無歲則如夷人但以草木開落爲春冬又有年無月但以月盈虧爲時候此便是夷狄之俗彼以射獵爲生不知耕稼生養之道在中國則有人

倫有政事故歲月日時必有紀以次人事先後之宜以裁成輔相之道故有歲則必有月有春夏秋冬則必有朔弦望皆不容有差此定四時成歲所以爲庶務之先而閏法之所由起也

以閏月定四時成歲

歲惟十二月而朞之盈有十一日有奇蓋每月剩一日有奇以此餘日歸之於終積成一月而於是乎有閏焉曆不失閏則四時以定謂平柄常不失其所指之次乃得寒暑不失其常四時具而爲年四時定則歲成矣○以字貫下有力無閏月則四時不定四時不定則歲不成而無以敬授人時矣○上言朞之日下言閏月則見有十二月者其

書惟別記

卷之十

下

九

正也歸餘於終者其閏也是上文日子內已包有月字在也上言林下言成歲則見朞是天之數而在天成度在曆成日皆是自然歲是人之紀而積月成時積時成歲必由精曆理矣故非定四時無以成歲非閏無以定四時

允釐百工庶績成熙

允釐根敬授來敬授不止欲民事不失時百官府之事皆在其中矣所謂均次其先後之宜以授有司是也允釐有責實意有按時修舉意庶績固不外於作訛成易但彼自曆官言而以民事爲重此則自百官言而凡政事皆在其中觀咸熙字可見非六府三事允治不足以言衆功皆廣也餘詳書記

疇咨四節

觀傳云此下至蘇績用弗成皆為禪舜張本則此一段史臣書法之意重在禪舜上蓋堯之事莫大於此故也正義之說甚好但時說以疇咨三節為帝堯知人之事此意似亦不可略羅整菴言堯典有知人之道四薛文清公言書載堯舜之事功莫大於用人之一事○若時若采官名無見職任無攷只當依傳泛言不可指定蘇亦以崇伯見命治水而已不可云作司空也

若時登庸

時講以若時為輔相又以命曆官為急先務此下為急親賢皆陋說不可用

書惟別記

卷之二

十一

言刊

若予采

若時若采雖職任有大小而不可意度為何官方鳩僉功言共工材之敏成就之多用之若帝之采正得其人矣帝曰吁其如靜言庸違象恭何

咨四岳

凡泛咨有獨對者有僉對者咨若時放齊對咨若采驩兜對此獨對者也咨若予工咨若予上下草木鳥獸則僉對者也咨四岳則皆僉對咨治水僉舉鯀咨百揆僉舉禹此二者大事也大任也咨典禮僉舉伯夷重事神也惟禪位四岳獨對者以帝先之四岳故也至舉舜則師錫帝者以為天下得人其事之大尤非治水百揆比也四岳宣通內

外之任其職周知四方故大事必咨焉此虞舜曰傳以為所領諸侯同辭而對百揆亦然至舉垂舉益與伯夷則恐止是朝臣未必有諸侯也

庸命異朕位

命即異位之命古人不字與否字通用岳自言無德不足以居帝位耳

明明揚側陋

只是舉一人非並舉二人以俟擇也書記說得好

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予聞如何

書記意思好○古經文字真不可及舜之履歷只數字間盡其曲折是鰥夫是瞽子父母兄弟各以一字見其所處

書惟別記

卷之二

十一

言刊

之難克諧以孝又以一字盡其善處之道妙不容言語簡意詳在他人不費辭不能達意縱有奇古亦不脫史家風無此典重也此玩經與闕史之法也

父頑母嚚象傲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嚚左氏解此二字亦非後人所及雖有惡人於人情不能甚相遠也惟心不則乎德義之經則好惡失其正喜怒無其常愛憎將倒置此後母傲弟之讒言所以得入也觀一嚚字則後世後母之情狀舉在焉象介母之愛而不克恭厥兄傲之一字是其本根凡此三言而舜家庭所遭之變不煩詳述而可以知

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

書記至矣○克諧中有象而總曰以孝者周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是孝可以該友也

我其試哉女于時

至

二女于嬀汭

我其試哉用蔡傳意不用書記說○古次女有從行之禮不用二女同居志不同行之說○嬀千虞者使爲舜婦於虞氏之家執婦道以事舅姑益二女不在京師觀釐降則曰于嬀汭可見後人泥不告而娶之文以爲舜受室於京師則大非事之實矣經文字字分明言言垂教非深玩不能見也

帝曰欽哉

書傳別記

卷之十一

帝女下嫁不足書因禪位而見欽哉戒女之辭亦常事不必書因嬀虞而錄

舜典

重華協于帝

此節與堯典首節相似而實不同放勳至格于上下此一畧實足以該括堯之始終乃堯典一篇之綱領也此節不過舜初年事乃舜典一篇之起語爾升聞卽上予聞師錫也位卽司徒百揆四岳之位也○傳云言堯既有是光華而舜又有是光華可合于堯此須知得他本原處蓋聖人所存處不可見恒于其發處見之其所存皆至于所謂本心瑩然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地故其發處無不同舜處

側微其于堯未嘗得親炙而利見之而光華如是之合者以其本原之同也本言二聖之合德却言其光華者所謂以其發處見之也然此句只據舜在側微而言不通後有天下而說觀玄德升聞句可見重華與放勳不可牽合彼總言堯之德業此只以德言

濬哲文明溫恭允塞

四德平者重華之目也四德各以兩字相配爲義朱子曰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只是四事故訂傳云深沉而有智文理而光明和粹而恭敬誠信而篤實四個而字最要緊最有深味此正見其合德處也書記發明至矣

玄德升聞乃命以位

書傳別記

卷之十二

玄德依書記說○此題若格下出下節只是驗其德或以爲命以位之事非是

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此節與堯典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孔子立之斯立道之斯行語意一類要見得他盛德所感所在爲政而上下響應處○所謂歷試諸艱卽此○司徒百揆四岳依經平叙只見其歷試有功爾其爲此三官之先後不可攷矣○堯以舜善于人倫首使爲司徒以美教化故曰慎徽五典五典指人言慎徽者教以人倫使天下之爲父子兄弟者無不反薄歸厚而傳于相親相遜之美是卽所謂慎徽者也五典克從言五者之中無違教者是父

父子兄弟弟夫婦婦無一人不率教也

納于百揆百揆時叙

百揆無所不總時叙以時而叙則凡所經揆度之庶政無不治矣然此處只是歷驗其德無愈難意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

此有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氣象○無凶人言觀感之後皆化也

納于大麓烈風雷雨弗迷

弗迷在舜亦兼有神明所相意

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

謀舜以所行之事而考其言所行之事即歷試之事詢是

堯嘗咨謀于舜考言是舜嘗有所敷納于堯堯即其行事

以考其言其言無一不副致可有功于今三年矣見其功

效之久也堯典我共試哉于此而果信不誣故欲禪以位

○經傳自明聞說自綴繞

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

璿璣以象天體設機以運轉故曰璣玉衡管也所以窺天

而知七曜之行躔離之火合其常度與否以附璣而低昂

移徙故曰衡此二者乃王者正文天之器即堯典之所謂

象也器制自上古其法當無不精舜初攝位未遑他務首

察此者非代有司之事而庸心于所不必知也正以曆象

授時所當先而敬天勤民為事莫亟乎此故也要看齊七

政三字上一在字其主意正在此七者之行合其常度而

不差乃所謂齊也若有不齊則有差有差則無以定四時

成歲此所以為先務之急也○天文二十八宿皆附天不

動動者惟日月五星其行歷處即為曆數故曰政言如人

君之有政事也洪範云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是亦以比

政事也○如春正月某時日月五星其常度合在某宿幾

度運璣而以衡窺之管對所窺與璣不爽即是合其常度

不然則差

肆類于上帝

四平者重告攝意肆字不可脫此所謂使之主祭者也告

攝位則自此攝祭矣自此至放四凶事雖行于舜而意必

重于堯說者類主舜而忘堯失義之大者不可不正

輯五瑞

此代堯朝諸侯也曰五瑞則見合萬國而皆至曰輯則見

奉威命于一人盡其詢察禮意是兩意始而合符中而盡

其詢察禮意終而還其信又自是三節事一輯一班重信

命而慎王章也以輯班相對看

歲二月東巡狩

此代堯巡狩也巡狩不知為何年歲二月則巡狩之年二

月也孔傳以為班瑞之明月者非是舉祀禮觀諸侯一正

朔同制度四事平看脩五禮以下經有錯簡當依經叙得

分曉蓋此九字雖當在肆觀東后之下然東后之贊亦即

肆觀東后之贊亦即

五禮五器中事故錯于二句之間如祭禮舉山如初舉時如西禮舉方亦互文以見

肆類于上帝 止東后

班瑞于羣后截上是攝位初在朝廷所行也下是攝位後巡守時所行也多以祀神觀臣立看但上祀神則受終告攝而所觀則四方之諸侯也下祀神則東巡告至而所觀則一方之諸侯也

在瘡璣 止時月正日

協時月正日與瘡璣應柴望與祀神應觀東后與輯瑞班瑞應

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

惟別記

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以其時也東則岱宗南則南嶽西則西嶽北則北嶽各有所底止也出必有期行必有方止必有事此古之省方所以國不費而民不勞也

柴望秩于山川

省方重事故每方必舉祀禮此于告攝意無交涉告攝只在初受終時類于上帝望于山川四方之山川已在望祭之中矣此柴望自爲東巡而有事于天及東方之山川爾

肆觀東后

諸侯朝于方嶽之下以聽事焉

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時月日以人時所係律度量衡以法度民信所係五禮以風俗所係三事開開者

協時月正日

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甲乙此在曆法自有定數頒于王朝亦自有定制恐在外侯國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其法先粗後精故時而後月月而後日

同律度量衡

律度量衡雖是四件要見度量衡受法于律其法則先本後末之意

修五禮

吉凶軍賓嘉五禮乃所謂親疏貴賤相接之體頒于王朝

亦本有定制但恐天下有廢壞而不修之處故修之以同天下之風俗

五玉三帛二生一死

五器 如五器

只九字中有許多等殺五玉蔡傳誤以爲五瑞須替他周旋

五月南巡守

如西禮

至于南如東方之所行則南方之政無不同矣至于西如南方之所行至于北如西方之所行則四方之政無不同矣所謂同者不但舉祀禮觀諸侯舜皆以是行之而正朔制度無不遵乎王朝五禮五器無不守乎王制道德無不一風俗無不同此所以爲有虞時巡之盛舉也史臣一

曰如俗禮一則曰如初一則曰如西禮豈但言其區區禮文之同而已哉

歸格于藝祖用特

藝祖及用特傳中皆有兩說作文且當只用前說

歲二月 以庸

以朝巡分看林氏曰天子巡守則有協時月以下等事諸侯來朝則有敷奏以言以下等事用此意作主

五載一巡守

四朝截上是立朝巡之定期下是御來朝之定禮皆攝位之事也五載要見舜所定意孔子曰舜臨民以五堯臨民以十二蓋上古事簡十二載一巡守堯亦因之至舜乃定

大義

五載之期至周復十二年一巡守蓋周世文天子不能無出故也○言庸功泛說如教養萬民等事是也三句相因平看○此題搭下節要知上節攝位初事下節治水後事事不相蒙開闢者

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

此待來朝之諸侯如此各陳其為治之說蓋使各具述其所以施行于國者即所謂述所職也明試以功考其功狀治績與所言果相應否也禹謨敷奏作敷納明試作明庶○庸要見民功意

五載一巡守羣后四朝

九字簡而盡典重而顯明訂傳據經而為說故亦極分曉

而不煩冗攷之周制六服之內四方亦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要見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意是以上下文通而遠近洽和見得盛世氣象

肇十有二州

三件事平看肇字只管分州一句○疏曰禹貢治水之時猶為九州今始為十二州知禹治水之後也舜攝位元年九州始畢後以境界太遠始別置之○按如疏之言則此亦攝位時事吳氏謂此次序不當在四罪之先非謂為卽位後事也

象以典刑

怙終賊刑截上言聖人之法下言聖人之心也亦攝位事

大義

○象以典刑七句上五句流以宥乎五刑五刑重也有則重中之輕金以贖乎鞭朴鞭朴輕也贖則輕中之輕故曰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下二句肯災肆赦者由重而卽輕怙終賊刑者由輕而卽重蓋罪重而情輕者不原其情則絕人自新之路罪輕而情重者不誅其情則亦為長姦之門此其因情以推移有非常法之所能拘而實不出乎常法之外故曰此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下二句權衡乎上五句之內而欽哉惟恤之旨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其畏刑之心憫夫來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

必矜其不教無知而抵冒至此者則聖人好生之心也○
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欲使人易避而難犯也依訂傳說
不依日記說

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

欽恤一串意就用刑上說或欲止就制刑上說不可從○
所謂憫夫死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復續惟恐察之
有不審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矜其不教無
知而抵冒至此者正恤字中意也恤字中正包有此曲折
非朱子不能如此發明也此本朱子舜典象刑說中語○
恤非寬恤之恤大率是說刑者民之司命不可不謹耳○
孔疏云敬之哉敬之哉惟此刑罰之事最須憂念之哉
書惟刑記 卷之一 王

流共工于幽州

此繫諸象以典刑之後蓋因類而併記之非攝位季年之
事也

二十有八載帝乃殂落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

書記備矣○自此以前當知舜之所以事君自此以後當
知舜之所以爲君

詢于四岳

舜既告廟卽位乃謀治于四岳之官下三句卽所謀之事

蓋爲治莫先于求賢後去壅蔽然所以必詢之四岳者蓋
四岳以通內外周知四方爲職故以此二事屬任之非但
詢訪而已觀二帝每有大事必咨四岳可見古四岳之任
矣百揆總內而不可以兼四方州牧各總其州而不可以
兼內故設四岳所以關通內外使上下之情無不達遠近
之事無不知者也○有諸侯而無十二牧人自爲政矣有
十二牧而無四岳則朝廷方岳亦易以泮渙觀周世霸國
唐世藩鎮腹心不復歸于朝廷朝廷亦收攝他不得此不
惟王綱久弛君權已失陵夷致然然亦坐無古人深慮處
之乖宜使內外勢偏重關通統攝之無素耳觀虞廷詢四
岳關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則天下如一家中國如一人豈
當有是哉
書惟刑記 卷之一 王

詢于四岳

率服

岳牧分省詢咨之意各有所重須見岳牧相關之意

詢于

止

惠疇

四岳總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百揆無所不總者

咨十有二牧

書記備矣重民食也素遠也能通也惇德允元也難壬人
也五事本耆皆重養民意要見各得其宜之意蠻夷指各
州中之蠻夷

食哉惟時

蔡傳云王政以食爲首農事以時爲先舜言足食之道惟

在於不違農時也日記云食哉惟時言民食不可後時也
養民者三時不失其務三農各肆其力此即不違農時之
意又云視年之上下而爲之備視地之豐耗而爲之通知
民之貧困孤寡者而爲之恤不使民食之後時也此亦推
廣蔡傳未圓之意本文云食哉惟時中實有此意不可不
知

咨四岳有能奮庸熙帝之載

奮庸言有如是之人也熙帝之載言能爲如是之事也使
宅百揆言使居如是之位也亮采惠疇則言其職之如是
也道揆端于朝廷之上而九州之物宜自遂法守慎于官
府之間而兆民之分願咸得亮采所以惠疇也一串意平
書惟別記下卷上

主言

水土當閑說本是已然事又有望以終其事之意觀下文
命稷使仍舊職以終其事則此豈不亦欲禹仍舊職以終
水土之事乎觀司空不別命他人而仍使禹領之可見惟
時懋哉言以司空而兼百揆又有新功之可勉也語意甚
婉此命相之體也

伯禹作司空

伯禹禹嗣鯀爲崇伯也此舉禹堪百揆不曰禹哉而曰禹
作司空者意以百揆非禹不可但見作司空司空之事又
未可無禹惟帝裁之也

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時懋哉

俞者是四岳之舉也咨禹以下用四岳之言也使以司空

兼百揆則水土之事既賴以有終而百揆之新功又庶幾
有所托矣

禹拜稽首讓于稷契暨皋陶

稷契皋陶皆堯之舊臣與禹同德同功相濟要務得出禹
讓之意

帝曰俞汝往哉

俞者是其所讓也汝往哉者不聽其讓也是其所讓見讓
者非虛讓不聽其讓見舉者非輕舉

汝平水土至惟明克允

以總治分治分有下三節要見得因禹之讓而申命之使
終其事之意

書惟別記下卷上

主言

汝后稷播時百穀

此只是一句書汝后稷與汝作士等句微不同

汝后稷至予工

分題以三事爲意稷厚生也契皋陶正德也若工利用也
要見申命初命明白

黎民阻飢至克允

養之教之而刑以弼教講語三平而未見血脉

敬敷五教在寬

依日記發揮爲妙此乃一句書一串意林以敬寬對肯非
是

五刑有服至惟明克允

五刑與流其來久矣此三就三居之等想帝之所新制者三就之意見罪不至死者猶欲保全之三居之意見流宥之中又以情輕重爲地之遠近仁之至義之盡所以爲聖人之法也若穆王之改贖文帝之代以笞則非聖人之法矣明者察獄盡其心得其情也惟如是乃能使刑當其罪而人無不信服人無不信服庶幾乃能使之遷善遠罪而變夷寇賊不足患不然則豈國家設刑官之意哉惟明克允見不可不明也○此節搭上節出命教一言曰寬命刑一言曰明簡而易守也

嗜若予工○嗜若予上下草木鳥獸

經傳本明書記已備○功及萬物○工以利用乃三事之

書惟別記

王肅

一而虞官固所以掌六府者

各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典禮重事神故咨命特異焉○播百穀敷五教明五刑皆有其事惟禮官但云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別無事可言言其道而已蓋古之以禮爲職者有道以居之而禮不虛行如此彼區區以不失其儀文爲事者抑末矣

夙夜惟寅 至 往欽哉

惟清截上重在寅字能寅則直直則清下重在欽字欽者言往敬共其職也敬共其職卽夙夜惟寅也蓋心爲交神之本而禮者敬而已矣

夙夜惟寅直哉惟清

人之心直者其正也而敬則直不敬則邪人心之體清者其常也而直則清不直則雜匪直而清事神則難矣故夙夜之間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當不顯亦臨常如對越之敬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汙可以交于神明矣寅直清本一直下語勢難斷傳意本易中敬以直內之語且依此提得明去得順不失語勢爲妙

伯拜稽首謹于夔龍

以下文觀之因伯夷之讓乃命夔典樂命龍作納言則夔龍此時未爲此官也觀虞廷命官相讓處可以見當時之人材知道而後可宅百揆則禹稷契皋陶其人也故禹之所讓則稷契皋陶知禮而後可典三禮則伯夷夔龍其人也故伯夷之所讓則夔龍此所謂惟賢者能舉其類故此後帝卽以典樂命夔以納言命龍以禮樂一道夔所兼能而納言之任其事精微與禮樂同類故以屬龍焉

帝曰各四岳有能典朕三禮 至 神人以和

以禮樂分首以敬和立意此時人所知但上節各四岳而命下節因伯夷之讓而命此意亦不可略然禮樂非有重祗人鬼三項

命汝典樂教胥子

命汝典樂句教胥子句本是兩事然古人却合爲一事者蓋古之教有四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孔子曰興

子詩立于禮成于樂又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可見古之教者禮樂居其大半詩亦樂中之詩而讀書不遇四業中之一事耳所以必以教胥子屬典樂之官者以樂子之業有在于是故也直而溫以下言教胥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于樂故又叙詩言志以下一段或分直溫四句為教胥子之事詩言志以下至神人以和為典樂之事却非是○樂出于人之性情是體也而還以養人之性情是用也以之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是其功效

直而溫 至 無傲

傳云直者必不足于溫寬者必不足于果剛者必至于虐

簡者必至于傲語意不無未圓讀者要為之周旋當云直

者多不足于溫寬者多不足于果剛者易至于虐簡者易至于傲蓋剛直寬簡俱是美德但人之氣稟恒有有餘不足之處故直之所不足者溫寬之所不足者果自其所不足者而有以輔翼之則鮮不為完德剛非虐也剛之過則時乎為虐簡非傲也簡之失則時乎為傲皆以其美而為不美也苟自其所易過者而有以防禁之則鮮不為美德斯皆教之功也而教之之具又在于樂故下文言之

詩言志 至 律和聲

此原樂之所以作不過因人和之自然而節之也蓋樂之作也有詩焉有歌焉有聲與律焉何以有是詩也其始于

言志矣乎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由是而有歌則所以長乎此者也由是而有聲則所以俟夫承而別之者也有詩則必有歌蓋言之不足而咏歎淫液之者也有歌則必有聲蓋咏歎淫液之餘則清濁高下自有音響節奏而不能已者也此三者皆自然而然至于律則和夫聲耳蓋聲之生也雖本于天機之自然而其出之雜也未必其成文而不亂故必以十二律和之陽倡陰和而上下以相生然後五聲從律而不惑則詩皆可歌歌可以被之八音而為樂矣○樂出于詩詩出于志志者詩之本而樂者其末也舜命夔典樂教胥子所以必從詩言志說來者明六律五聲八音之本出于詩詩出于志耳三代而下之無樂也非無樂也無詩也

合上

德性之和養之者樂聲之和樂聲之和本于人聲之和人聲之和又自其德性之和中所出所謂言志是也志字極要緊此又禮樂之大本也周禮以中和祗庸孝友謂之樂德在虞則直而溫寬而果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亦樂德也

八音克諧無相奪倫

此言樂聲之和也本人聲說來八音略斷諧和也相奪倫不和也言樂聲皆和而無不和也只一直意不必以純如敬如立意

神人以和

神以和如祖考來格人以和如庶尹允諧言樂之功效如此不復言胃子者神人既和則胃子不俟言矣

命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言有出納而官名納言者以納該出也出者上之命納者下之言而統曰朕命者以上該下也孔氏曰納言喉舌之官聽下言納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以信○讒說之所以得行者以命令不審而自上出者得有所矯托自下達者得有間可乘而入也帝以一人之聰明其照察恐或有所不及故命龍典之出恐有未當則以覆于上必允而後出之納恐有妄受則以審于下必允而後納之如是則讒說將安施乎雖有而自不得以害政矣○夔龍二臣皆因伯善惟別記

美之讓不谷而命二人亦不復有所讓○舜命九官新命者六申命者三說者以舜紹堯致治而又得人以任衆職是以無爲而治蓋於此具可見焉

咨汝二十有二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二十二二人雖人各有一職當敬之哉所相者皆天之事可不敬乎

欽哉 至 幽明

既得人以任衆職不可不有以考其成故三載一考核其功狀三考一黜陟其幽明皇陶作歌以君明則臣良而庶事康言其道亦惟在于率作興事屢省乃成蓋此二者帝王任人之要也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

三年有成故以考功九載三考則人之賢否事之得失皆有定論矣故以黜陟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寬而責成速要見此意

庶績咸熙分北三苗

賞罰明信人人力于事功所以庶績咸熙以此爲考績黜陟之效可也而又併及于分北三苗何也蓋三苗素不庭之國威以象刑而猶未化命禹徂征而猶逆命今帝任九苗岳牧幽明黜陟各得其所朝廷內外無不順治于是分北及于三苗蓋分北亦黜陟中事而三苗不叙謂非考績黜陟之效而何故言之于庶績咸熙之下兩句亦只平看無相因意

舊日記云帝既責成于岳牧九官使人得其職各盡其能帝何爲哉主天下之公議而居無事以臨之居無事以待有事約而易操者功狀明黜陟信而已矣人之立心行事未必皆有恒也至于九年不變則終不變矣故黜陟行焉賞罰明信人人力于事功故庶績咸熙而三苗亦於是而分北之善者願安于政教惡者自分子放流蓋陟得行于其明而黜得行于其幽矣此自夷狄向化之事于考績黜陟何預而併爲其效耶蓋公道昭明人心自服吾之所以董正庶官之典得施于向之負固不服之人則他可知矣孔疏以分北即黜幽之事意以于時幽之可黜者獨三苗

而已似不必然也 此段好不當刪去今存之

大禹謨

文命敷于四海

文命略本治水來○帝以好問樂善而咨詢于下禹以責難陳善而祇承于上此三句為謨之起語如湯詰諸篇之有本序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

克艱不但以心言所謂夙夜祗懼各務盡其所當為者正克艱中之事也

政乃又黎民歟德

此見其不可不克艱也政自君臣出而民則觀上而興者

也得于觀感風動神速故下箇數字皆本君臣統來乃字

重

俞允若茲 至 時克

允若茲指克艱二句而言也嘉言罔攸伏三句克艱所致也稽于衆以下則正克艱之事也禹論其理舜因而實以其事蓋舜之心平日自見得二者為至難蓋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則知人安民舉無遺憾豈易言哉必也稽于衆舍已從人忘私順理如此乃可以盡來天下之言必不虛無告不廢困窮愛民禮士之至如此乃可以惠及萬邦而盡致天下之士吾惟于堯見之此非泛語乃堯之實事舜之所親炙而自得之者也

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以舜禹征苗班師猶待于益黃則是時雖嘉言盈廷寧必其無所伏乎以帝堯在位七十載猶有鯀在下則是時雖賢士布列寧必其無遺于野者乎至于安百姓博施濟衆孔子以為堯舜猶病則語治至于萬邦咸寧其難又可知矣舜以為信能克艱則庶乎可以語乎此者正以見其艱耳

稽于衆舍已從人

稽于衆即好問好察通言之意舍已從人暗用已未善則無所察而舍已從人人有善則不待勉而取之于已兩意入讀蓋此承稽于衆說來實兼得有此兩意稽于衆象字亦要別

不虛無告不廢困窮

書記至矣道理敷暢發得聖人心事出作文者須善融化

自克艱至永賴七節

脉絡指趣書記備矣凡搭題不問搭上下搭下在作者變化

茲不復詳及

帝德廣運

乃武乃文截廣運言與天同德也須在堯本身身上說不可

涉治化上去

言聖神文武自人之所見而名之之辭故曰大而無外則變化不測變化不測謂聖人之德無方體不可為象耳非

聖變爲神文變爲武也惟廣也兼備而不可以一名所以時出之也惟運也周流而不可以一居所以悉有之也○真西山曰益之勉舜全在廣運二字蓋舜之德固盛而益猶欲其于無外不息處加意也○奄有四海全界所覆也爲天下君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也皇天之眷命蓋如此眷命指付予之重說今竟往而付予之重又在奄矣○奄有二句不可作勢分說

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

四乃字不可脫吾改文甚佳

帝德廣運 至 惠迪吉

上益言盛德得天以見堯能克艱也下禹言履運得天以見舜當克艱也

見舜當克艱也

惠迪吉○惟影響○惟影響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書記精○禹陳克艱惠迪而未嘗指言其事益始言之入事故傳曰推廣

儆戒無虞

此一節無虛作一頭下八件平看不重在有序要見無虞之時所當儆戒并推廣克艱惠迪之意○言罔者五勿者三皆儆戒之目首三罔是君身上當儆戒之事次二勿是用入上當儆戒之事次一句是處事上當儆戒之事終二罔是民心上當儆戒之事○傳中八者亦有次第雖不重然講者能融會其理而於平鋪中帶見之益見手段

罔失法度三句○任賢勿貳去邪勿疑

任賢去邪何故無虞時易忽人多以唐德宗之於李郭陸贄盧杞證之固是但彼以中材之君多難則不得已而任用賢者聽納忠言事平則依舊小人易親若益之戒舜則以聖人當極治之時不可忘戒懼任用禹稷則當常如黎民阻飢洪水爲害之時邪如四凶則不可以竟時舊人而過于包容當去之勿疑耳

疑謀勿成百志惟熙○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

書記發明極其筆力善會意者能達之于文則其文亦高矣

書惟別記 卷之七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怠荒要發得心與事明白謂存于心見于事皆不忘乎所儆戒之八事也中士服從意亦要剔見

無怠無荒四夷來王禹曰於帝念哉止養民○吁戒哉止俾勿壞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德字虛講不必說箇來歷水火至勿壞林云九叙惟歌截上叙致治之功已然事也下詳保治之意未然事也上卽是無虞下卽是儆戒按此處只當平叙去似不必分已然未然禹之所陳皆當然之事欲帝因其已然而知所保防其未然而知所戒耳六府不可一日不脩一日不脩則壞

矣故水土已平而舜猶濬川禹猶盡力乎溝洫豈可謂一無事乎戒之用休以下又是勞民勸相之事非修和皆是叙既往而禹之意只重在戒之以下也

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

書中惟字有數義有惟獨之惟惟服食器用之類是也有思惟之惟惟其始之類是也有起語之惟惟天陰騭下民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之類是也惟元祀十有二月朔惟十有三祀惟十有三年春惟字用之策書年月之首此類尤多又有是惟之惟濟河惟兗州之類是也又如厥土惟塗泥厥草惟藪厥木惟條厥貢惟金三品此等類于是惟之惟惟別記

義稍近而又微不同此數項猶可以意會惟此經惟修惟和惟叙惟歌與上德惟善政五惟字不應有二義傳中解德惟善政云德非徒善而已惟當有以善其政此雖非以當字訓惟而以當字貼惟字之下則為當然之義明矣竊謂此等惟字當另作一義凡事理當然古人例用惟字但修和有工夫惟歌是自然耳○利用厚生不出于六府然所以必另列而為三事者六府天地自然之利聖人因而修之而已三事則聖人所以盡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者也觀繇汨陳其五行而彝倫攸斃豈非六府不治而三事乖宜之明戒乎人非天不因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天者既遂然後有正德之事焉有利用之事焉有厚生

之事焉正德者教以人倫禁民為非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飢不寒也六府天也三事人也天人相須以成功化功化雖一而天人所為各自有分夫惟各自有分也則六之與三安得而不別知其相須以成也則六之與三安得而不合乎

九叙惟歌止以九歌

用歌字相應以其出乎人心者感乎人心則易入而不忘也

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此皆有事實已詳書記但作文者須善融化林欲不用實事則沒了聖人作用人將謂戒董止是幾句空言如蘇威

之五教矣

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地平而天自成一串意地平內有工夫天成無工夫此帝以九功之叙歸功于禹之治水處也六府三事允治此句又本上句而言萬世永賴大其功非一世之功也時乃功意言非汝弗克致此然則欲俾勿壞亦不能無賴于汝也求助之意

帝曰格汝禹

此下又記禪禹及征苗之事

皋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帝念哉止念功邁種德于何處見以經證經只以下節帝之所以稱皋陶

者觀之則皋陶之遺種德豈不昭然乎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德孰大于是乎○德即功功即德德之化民即功也○非舜禹不能表皋陶之功○吾嘗有文曰虞時稱皋陶之功曰邁種德而孔門稱唐虞之治亦每曰禹皋陶今攷之書則唐虞之治所以萬世永賴者禹開之而皋陶成之也方洪水之未平也禹常與益稷同事故曰予乘四載隨山刊木暨益奏鮮食予決九川濬畝澮暨稷播奏艱食及洪水之既平也契敷其教皋陶弼之而已故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夫四方風動契之教也而歸諸皋陶者使民趨教而刑為無用乃皋陶明刑弼教之功也○此所以為遺種德而其功配于禹也與○日記云禹自書惟刑記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止懋哉
罔于予正截正即政字非刑也懋哉只敦上面事非勉其未至意

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治刑期于無刑
于治斷○據象刑節惟說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命作士惟說到惟明克允此處稱皋陶之德故于明刑之中又見其弼教之實刑期無刑為皋陶之本心非帝舜孰能知之非帝舜孰能言之○繞曰弼教則知非常用之器是已舍下意○刑期于無刑帝深知皋陶之心○民協于中則

刑果無所施矣應上極警策○聖人之治以舜倫為急務教以明之刑以弼之而已○後世刑官僅僅不失有罪已為其難弼教之意不復知矣

刑期于無刑

此特出皋陶之心也刑字不當斷○主于弼教期于無刑○上句期于治治即下不犯法而上不用刑也

皋陶曰帝德罔愆

止

不犯于有司

治于民心斷刑賞與寬簡開看非正言寬簡也罰弗及嗣實延于世有過無大刑故無小此四句乃刑賞之定者仁寓于常法之中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此四句乃刑賞之緩者仁溢于常法之外然罰弗及嗣

惟刑記

卷之七

二句對罪疑二句兼刑賞言之有過無大二句對殺不辜

二句則專指刑言也後四句是因上四句而言非謂舜之

于功罪不能使賞刑之必當而但能使疑者之蒙私不能

使罪人之必得而但能使無辜者之不見殺也八言皆人心之同天理之公也聖人便都轉合這個天則所謂罔愆也

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兩句相對易置一字不得居上臨下其體自當簡統御萬衆其道自當寬

好生之德洽于民心

好生之德實總承上文細玩傳中自父子罪不相及以下

歷解經文至自受失刑之責是解八句已了然後結之曰此其仁愛忠厚之至皆所謂好生之德也仁愛忠厚之至通指罰弗及嗣以下非只指與其殺不辜二句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傳云申言重歎美者從欲以治即期予于治也四方風動即民協于中也惟乃之休是重歎美之而明刑弼教刑期無刑之意又在俾予之前俾予者正以此也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 止 惟汝賢

皋陶之美固不可泯然汝之賢亦非皋陶之所能先也要見申美申命

帝曰來禹治水微予 止 終陟元后

書傳別記 本義

夫

林欲于爭功斷看來此處歷叙禹自洪水為患之時他人難于泰績惟汝成允成功汝之賢既不可及而克勤于邦克儉于家無一毫自滿假之心汝之賢于是又加人一等矣汝惟不矜然天下孰與汝爭能哉言其能人無能為之先也汝惟不伐然天下孰與汝爭功哉言其功人無能與之並也故予楨乃之德嘉乃之不績而欲以天下大任付之于汝汝當終升此元后之位豈但代予之倦勤而已哉

成允成功惟汝賢

成允成功指治水言克副其言是之謂成允克底其績是之謂成功言之而不可副非成允也為之而不可成非成功也他人蓋不免此帝惟驗之禹歷試皆效而因以灼見

其賢也○成允成功一串意

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於以克勤克儉指治水成功之後言看來勤儉聖人之素德不當如此看只泛論為是

汝惟不矜

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聖賢所為盡已而已何矜伐之有人纔立已即有物我不矜不伐無我也何與爭之有兩言莫與爭言人皆心服而推先之也

予楨乃德嘉乃不績

予楨乃德不可專指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說

人心惟危 止 厥中○無稽之言 止 弗庸

書傳別記 本義

夫

書記發明至矣

可畏非君 止 朕言不再

書記備矣可愛非君二句正義說得好○敬脩其可願此可愛之實民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自我先得之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而吾之所為莫非可願矣可願非敬脩不得若不脩其可願而徒恃其可愛使有不善生于心害于政則可畏者至矣故曰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習吉有說要看書記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

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

一乃心力一語簡而深遠凡諸誓有節制有勸戒不能出此二語也出至有苗格以心力與德對着此妙旨也

三句苗民逆命止有苗格

自益贊于禹出起至來格最是一好題不可不理會敘事陳言皆有曲折非可漫做者○益言凡三致意謂天道之遠而德可動瞽瞍之頑而孝可若神明之幽而誠可感苗亦人耳豈有德之盛誠之至而不可動者當不煩兵而服也傳云舜之文德非自禹班師而始敷苗之來格非以舞干羽而後至云此一極其善策聖經之筆信非他處可及而傳經者發明至此亦可謂有功千經矣豈僅能解書惟別記一卷乎

人願已哉

惟德動天無往弗屆

天爲至遠而德可動是德之所感無遠弗屆也二句只是一句意不可開了

滿招損謙受益時乃天道

滿損謙益不但日月陰陽凡人事一一皆然皆天道也○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滿則不可以復進也江海處下衆流歸之

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兪至文德

帝之感親至誠之明效也故又進一步說此至誠之道雖神明可感而況有苗乎雖是進一步說却是挽歸本意傳

中推極二字爲益因引帝事親事說到感神上故云推極耳實非是另轉一意也班師當請于帝經雖不具可以理知誕敷文德依傳意作增修其德說亦無妨蓋益贊于禹之意明是欲帝還兵而增脩其德于是禹拜昌言帝從其請雖帝之文德素敷而帝之心蓋不自以爲已至史臣原其心記其實而謂之誕敷讀者須善體會之

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

干羽一句上與文德無交涉下與苗格無干慈史臣記此只見得帝庭雍容無事而有苗之格適當其時耳

皋陶謨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止昌言曰兪

書惟別記一卷之

早讀

史臣意以有盛德之君則有昌言之臣粵稽古皋陶之言有曰臣以盡言爲忠君以躬行爲本德非允迪則言亦安施誠使帝懋厥德而非苟知之亦允蹈之則臣輪厥猷而非勉從之亦樂受之謨無有不明非臣之自明也君之敦于踐履有以明之也弼無有不諧非臣之自諧也君之敏于聽受有以諧之也皋陶之言如此夫固禹之所深契是以兪而復問其詳焉而皋陶則歎美而答之曰迪德非他脩身而已誠知天下國家之本在身則脩不可以不慎而思不可以不永以四海所儀刑之身謹微之際經遠存焉以萬世所永賴之身端本之中永圖在焉蓋恒以慎修爲實踐則無言之失矣不以寡過爲已足則非淺近之謀

矣將見以之親親則九族惇敘焉是齊家以身也以及之尊賢則庶民勸翼焉是勸賢以身也謨之所以無不明勵之所以無不諧者此也然豈惟可邇而已哉天下之大治之在身是邇可達也亦在慎脩之一言而已夫斯道也守約而施博善道也其言昌言也禹聞而拜拜而俞其深有感于臯陶也乃所以深動乎帝之聽也與

允迪厥德謨明弼諧

允迪非有工夫就見成者說謨主開陳弼主匡正明諧俱自君心言明者無疑諸者無忤也皆本迪德來若德非允迪則聽納雖勤有時而忤訪達雖切有時而疑矣○此爲定說明諧亦有自臣說者○臯陶以爲君若不躬行則臣下獻納雖多皆是虛說何益

禹曰俞如何

如何者欲其詳言之也臯陶下文答其詳大意以脩身爲本

慎厥身脩思永

陸德明音義于身脩句絕然思永卽修身中事一串下不可讀斷但慎字只管脩身不貫至思永○林欲依注兩平講非是注語雖兩平意豈兩平乎○思永書記發明至矣

惇叙九族庶民勸翼

皆本修身來親親恩篤而家齊羣哲勉輔而國治二句雖平亦相因下來蓋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身修家齊然後

有以勸賢而使樂爲吾輔惇叙一串意不平

邇可達在茲

達指天下茲指修身○中庸曰知達之近卽邇可達之意知達之近天下國家之本在身也邇可達修其身而天下平也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自修身而言知人智之事安民仁之事皆德之所當迪也自脩身而推知人則百官得其職安民則萬民遂其生皆務之所當先也此兩在字之意

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知人安民各爲一事各非易事帝堯失之共鯀孔子失之桀纣是知人有遺憾也博施濟衆堯舜猶病諸是安民有遺憾也是各就其一欲滿吾心且不易况咸若時乎

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四句

知人則是哲安民則是惠非推上一層非落一層官人民懷仁知之功用也其用如此可以見其難矣○知人則鑒別之明能使大小庶官各當其職以天下材治天下事于治何有必如是而後可以言知人此知人之所以難也安民則恩惠之廣能使親賢樂利各得其所民懷之而不能忘必如是而後可以言安民此安民之所以難也

能哲而惠止 孔士

傳云能哲而惠猶言能知人而安民也可見程文推上一

層之非是矣何憂三句正見帝之時猶有是三者豈非猶病于知人之難而民之受其害乎可以見仁智功用之大而不易言矣

皇陶曰都亦行有九德 止 吉哉

此皇陶言知人之事也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有德則爲君子無德則爲小人此知人之要也然德存于中必見于行事而後可見故總言德之見于行者其凡有九而九者之在人又不可泛言有某德而已又須詳求其行事之實故總言其人之有德者必歷言其行某事某事爲可信驗而後可不然則亦虛言而已蘇氏云論其人則曰有其德論其德則曰有其事又云如稱人孝須書惟別記 卷之一

言嘗有其事其事以知其孝如稱人廉須言嘗有其事其事以知其廉此卽載采采之意也以德求之又以載采采定之則人豈患于難知哉寬而栗以下卽九德之曰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成德之自然非以彼濟此之謂也彰厥有常謂其德著于身又有常而不變卽所謂載采采也吉哉言人如此乃吉士也

亦行有九德此總言是皇陶總言德有九者之目也亦言其人有德此總言是權衡人物者總言人有其德也皇陶以爲此未可定須求諸行事之詳乃得其實耳特講把見于行與載采采作一層攪說謬之謬也

寬而栗 止 彊而義

書記備矣

彰厥有常言哉

若千身卽是見千事有常不變非事而何德性堅定始能有常上文成德中已含有有常意蓋始終不一則亦不足以言成德矣

日宣三德 止 其疑

此言官人之事也言九德之中設如有其三而能日宣之則三者彰而有常斯人也可爲大夫而夙夜浚明有家又設如有其六而能日嚴祗敬之則六者彰而有常斯人也可爲諸侯而亮采有邦此泛論人之德有不同而受任各

書惟別記 卷之一

有所宜如此未然事也因言用人之道在于俞受敷施俞受者隨其德之多寡合而受之而不求其備也敷施者隨其職之大小布而用之而各當其材也則德雖有三六之未備與夫一二之僅有而咸得以所長而施于事大而千人之俊小而百人之又皆在官使而無遺于野矣如此則同道相益百僚有師師之風同心共濟百工皆及時以趨事而庶績其凝矣乎

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俊乂只是九德中人分大小而言不可以九德爲德俊乂爲材咸事卽在官但上言咸事者見九德在人雖未能皆備而在國家則兼得其用而參有其全矣下言在官者大

材小材皆歸器使而無遺棄于下耳

百僚師師百工惟時撫于五辰

師師以交進其德惟時以交修其職然職事相觀亦有相師決處大抵以義理則同道相益以國事則同心共濟無分於在我在人也僚以友言工以官言庶績其疑細玩傳意似不兩承蓋三句只一順下來

無教逸欲有邦 止 人其代之

依小注兩陳其所當戒兩陳其所當畏平平論蓋臯陶論知人安民一一根本修身故于知人中及于兢兢業業安民中詳于寅恭懋勉論治道何嘗離得君身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書惟別記 太卷十

聖本

萬幾二字後人習用而莫知其理此唐虞君臣之微指也書記備矣

天工人其代之 止 懋哉懋哉

次節即天工人代之目知人安民實非判然二事能知人則代天工有人而可以安民矣

天叙有典 止 教哉有土

上言君之教化政事皆主于奉天下言天之聰明明威皆主于民心蓋自古論君道則本于天論天則主于民後世聖學失傳古治不復者只由此理不明而已○淳庸師道命討君道君以治之師以教之此四者亘古來缺一不得惟臯陶便明得這一個大源頭

天叙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至 有庸哉

五典天之所叙但民生厚因物有遷而厚者不能不薄糾正之使此五典無不惇者乃君之責有五典則其間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便各有自然之節文此乃天之所秩而非人之所強為但人不能不失其常須有以使之不失其常此亦君之責故當同寅協恭以和此衷哉

同寅協恭和衷哉

衷即典禮惇其不悖庸其不庸即所謂和也此一句書講須順文勢得口氣

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有教化不能無勸懲故典禮之後遂說命討君道只有此

書惟別記 太卷十

聖本

兩事而已有德泛說不須以典禮貫○天命有德謂有德者天之所眷命人君代天以命有德則有五服以章之五服五等之服五等者公侯伯子男而王朝之公卿大夫與侯國之卿大夫亦各有命數視以爲差等經言五服則爵位在其中矣凡此乃天之所以命有德所加非人是違天矣

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

言刑所以奉天討而非君之威也天之所討而五刑不用是違天也五刑雖用而不當其罪非天討也天之所討五刑用焉乃可謂之代天討

政事懋哉懋哉

政事對上教化而言悖于教化又不可不勉于政事爵賞刑罰乃政事之大者不可不勉之勉之惟無賞也賞則所以奉天命惟無刑也刑則所以奉天討懲哉亦兼君臣○一有怠忽賞罰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矣

天聰明自我聰明 止 有土

上言君道一主奉天此言天命一主于民乃歸結于典禮命討皆所以安民而奉天也○聰明明威泛說不可牽上天叙天秩天命天討來說

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民心所同即天理所在此實至理張子已發之書記已載之不可不熟玩敬哉有土言天人合得之要惟敬而已矣

書惟別記 卷之十 聖人 聖人 聖人

皇陶曰朕言惠可底行 止 襄哉以行字功字對看可底行欲帝之行也予未有知言不敢計功也思曰贊贊者贊 帝之行也

益稷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亦字昌言字要玩味帝有味于皇之言昌言指皇陶也知人安民其理大其肯達切于身關于治乃昌言也汝亦昌言者因皇陶而又願有聞于禹此帝好善無窮之心也○全節首尾以昌言對看

禹拜曰都帝予何言

曰都者禹聞帝言數美此心謂皇陶言已至我復何所言

乎欲使帝重皇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此句包皇陶謨一篇意又言予思日孜孜蓋艱難易忘成功難保孜孜者不忘所有事之謂也誠使君臣上下能日孜孜矣則無待于言可也此句包益稷一篇意

予乘四載 止 萬邦作乂

書記至矣鮮食于水土未平之時艱食于水平播種之初粒食于水患悉平之後作三節看乃字重見其難也○遷句不蒙暨稷之文

予決九川距四海濬畎澮距川○暨稷播奏庶艱食

鮮食

書記好○畎澮要見舉小大以包其餘○暨稷播承畎澮

書惟別記 卷之十 聖人 聖人 聖人

距川之下要見稷隨禹功所施之處便行播種非待水土盡平也穀食尚艱故兼奏鮮食 讀字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

乃粒所謂五穀熟而民人育也萬邦指侯國不指民後言十二師五長各迪有功即作乂也

皇陶曰俞師汝昌言

禹雖不陳謨而實陳謨之大者故皇陶以為昌言而欲師法之

皇陶曰俞師汝昌言禹曰都 止 申命用休

下節本更端不與上意相涉但題如此出則下而安汝此惟幾惟康是君心上工夫尤保治之本而其弼直則又繼

交脩之助則所謂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怠以保其治于無窮者孰過于此此以義理為主意而非鑒空于本文之外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

上文禹陳孜孜之義欲君臣之交勉也至是將歸重于帝而歎美以發之曰天下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今日之事其在帝乎人之常情處無事則止心生止則怠而不復進此亂之所從起處多事則戒心生戒則懼而益加修此治之所由兆帝之在位而濬水儆予始嘗多事矣今之乃粒而萬邦作乂其可遽謂之無事乎當知履至尊而制六合在此位者將有以爲氣化人事之主也則不可一日而以忽

書惟別記

卷之五

心居之守成業而致盛治在此位者誠有以關治亂興衰之運也則不可一事而以易心處之內慎于心則常防未萌之欲外慎于事則常謹未然之防蓋勤乃有事臣之孜孜也慎乃在位帝之孜孜也臣固不忘其恩而帝亦不忘所慎矣乎禹之言如此而帝之心固同于禹也遂應之曰俞蓋汝亦曰言帝初之望禹者切矣今也一言雖約而適以契其衷師汝昌言皇陶固然禹之言矣今也禹復更端而帝即領其意吁有虞君臣之際其不可想也夫○禹又推其所以謹在位之意蓋自夫心之具乎事物之理莫不有至善之所而不可遷也言有止焉止而不安有間之者也自大臣之列于前後左右賴以輔君之所不逮也言有

獨焉獨而不直無受之者也故欲其順適乎道心之正不陷于人欲之危動靜云爲各得其當無有止而不得其止者始可以言安矣惟幾惟康又是指其緊要處蓋人心幾動便易差幾是動而未形在于有無之間此處便要有以審其發則物之定止不昧于幾先康是事得其安處此處要有以省其安則事之定止自得于順應于是其弼式克欽承又皆盡其繩愆糾繆之職而無有不直内外交修如此則上而天應之下而民應之何也天者吾心之所自出民者吾心之所由施安止弼直則有以嚴其心之所自出而君心合乎天心矣謹其心之所由施而君心合乎民心矣豈不得天人之應哉是君位繫天人之重而所以謹其

書惟別記

卷之五

在位者固在帝之一心而非可求之于外也

安汝止惟幾惟康

安汝止是該貫動靜工夫惟幾是動念之初故曰審其事之發惟康是處得其當故曰省其事之安玩傳可見不可以動靜對省又不可以幾康作安止工夫說省其事之安如曾子三省之省是當下便有非事過而後省也

惟動丕應後志

動指君之有事於下而言不應者如卜筮之乎如桴鼓之答後志者如吾志在于厚民生而民之樂生興事不待勞來勸相之已加吾志在于正民德而民之遷善敏德不待條教章程之已布

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

昭受見非私意妄干申命者前已得天眷今又申重不已用休美于帝躬也

其弼直 止 予達汝弼

首節截禹之陳謨重在君心弼直之義意在交修帝有感其言發諸詠歎以見弼直之義如此其重而不可忽又言臣所以爲鄰之義而未乃深責之禹安汝止二句題雖不帶而所謂弼直者弼此而已則工夫之在帝者帝固已深領之禹而不俟言矣其專發臣鄰一義者求助之意耳若如時俗之見則帝置戶已工夫而專望臣鄰無乃所以自任者輕乎出題者專取弼字相應而節去上截已爲侮經書惟別記一卷之

若作文者復不能發此大道理而隨題轉合不又重得罪于聖經乎

帝曰吁臣哉鄰哉 止 禹曰俞

臣以人言鄰以職言何謂鄰以職言蓋左右輔弼乎君乃臣之職若視君之是非得失如不相關而無所匡助則非所以爲臣矣鄰之一字自帝取義其言深長君以一人立于億兆之上無鄰則孤所以爲之鄰者此臣耳臣與君以相須則一體以相成則志不可不同道不可不合如是則君臣相與乃所謂鄰也故臣不可以不鄰臣而不鄰則踈鄰而非臣則將誰望此帝之所以反覆歎詠以見其義之重而禹卽然之其亦深有感于帝之言矣

臣哉鄰哉鄰哉臣哉

要得反覆詠歎意凡詠歎皆意在言外若直言則非詠歎矣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止 汝聽

傳云此言臣所以爲鄰之義也何謂臣所以爲鄰之義股肱耳目一體相成天下孰有鄰于臣者乎四汝字汝臣也未可指禹

予欲左右有民汝翼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左右有民扶持而相導之也汝爲我翼宣力四方宣布勞來經營四方也汝代我爲不必分教養此不過取作股肱之義故如此立言耳人之左右有事者手運奔四方者足書惟別記一卷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 止 汝明

服章所以命有德有大小尊卑之差等汝明者使所加不僭也楊龜山說得好曰使所加非人不明孰甚焉彰施兼繪繡言采與色一也指物言之曰采指施于繒帛言之曰色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汝聽

古之正樂者先定律故有律而後有聲有聲而後八音得以依據聲音之道與政通予將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治之得失而其本又在出納之五言汝當爲我聽而知其聲與政治之得失也○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當作一句○若合上出章服特禮中之一事不可以禮樂立

意

予建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欽四鄰

書記好○嘉靖戊子南畿出此題吾邑曹懋庸在予建截
考官丘民範批一截冠場看來亦未是○四鄰書記說得
好

庶頑讒說若不在時 止 否則威之○工以納言
時而繼之

上文既以弼直之義深責之禹此又欲禹推廣此弼直之
義董正諸臣謂諸有不忠不直為頑與讒說不在此弼直
之義者當有以處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 止 罔功○萬邦黎獻共

書惟別記 太卷上

李用黃

惟帝臣

禹以為帝德誠無外則天下之賢者皆帝臣而其餘皆有
耻慕企及之心矣若不然則豈特頑讒為可慮

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萬邦黎獻共惟帝臣惟

帝時舉

帝德逮著而賢者無不感慕興起惟帝所用則所以處乎
頑讒者當自有道而不在乎威也

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

此三句皆承惟帝時舉而言謂舉而用之之後所以待之
者又如此

誰敢不讓敢不敬應

承上言帝之脩德待賢如此則人皆自反而知所推服

敢不讓哉皆知自修以副上德意誰敢不敬應哉○讓者
真知已之不足人之有餘悅慕之意新而矜高之志屈誠

服人之善而推遜之也敬應者修德舉賢帝之心也課功
覈實帝之待賢之典也有職者勤于職無職者勤于德以
求不負乎上而答其陶成之意也誰敢字要發謂帝之待
人如此則人之感化響應自不容已使有不然則是自棄
于陶鑄也而誰敢哉

無若丹朱傲 止 惟明

欲帝戒丹朱者丹朱若賢則宜世堯之天下者也惟不克
負荷而堯以天下與舜是舜今日之所居即丹朱之所失

書惟別記 太卷上

李用黃

而不可不以為戒丹朱之惡多矣而其長惡之源曰傲而
已由傲而慢游是好傲虐是作聖狂分于一念若帝以今
日之治化為已足而不加修無亦自滿而亢之萌乎予創
若時以下亦思日孜孜之意荒度土功即隨山刊木決九
川濬畎澮諸事弼成五服因地域之遠近而疆理有定制
此所以紿荒度之功也建師立長又因封壤之內外而經
理有詳略則又所以起萬邦作乂之效者也各廸有功即
篇首所謂作乂也惟苗頑慢不率治水之時不肯就工帝
其念哉此非在朝之頑讒比也帝以汝之功敘既已如此
而猶有梗化如苗者則是德教之所不能加而必俟于威
之而始畏文告之所不能論而有待于懲之而後服利用

刑人斯其時也故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矣

要于塗山 止 各廸有功

作三件事看除害也疆理也疆理也時說都作創于丹朱而然看來創若時只管到治水下而兩事重在各廸有功上乃所以爲苗頑不卽工起也

弼成五服 止 咸建五長

疆理經理時多對看然經理又因于疆理非兩事也傳中經理之制一句爲詳內略外生文不是經理只有此一事原不當摘取作眼此講師之陋也

弼成五服至于五千

此二句禹貢甸服五節卽其事也主之者帝而分畫之者

書惟刑記 太卷上

王七

禹故曰弼成至于二字要玩聖人制此服數豈爲觀美其分畫所及皆德教所施法制禁令之所行也至于五千言到此數也

州十有二師 止 五長○各廸有功

十二州州有牧以爲一州之長每州又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周制五國爲屬屬有長十國爲連連有帥三十國爲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爲州州有伯州伯卽牧也卒正以下其卽大禹十二師之遺意與外薄四海謂五服之外蕃夷之地每方又各建五人以爲之長如漢西域都護之意○各廸有功謂各隨行朝廷之政教有功緒可稽此疆理經理之效也從荒度土功到此禹之事始完也使不

創于丹朱而少或怠安是卽則亦無以至乎是矣

廸朕德 止 惟明

廸朕德卽各廸有功時乃功惟叙之故帝歸功于禹也古之刑官蠻夷猾夏兼在所治故使皋陶繼禹以有事焉不知當時象刑之施何如觀曰惟明則是分別其人之逆順惡之大小情之輕重咸當其罪益不卽工者非一人也皋陶治以法蓋其國猶執送一二罪人就逮以自解及欲治其首惡然後彼不服而命禹征之○或言象刑非施之苗明刑于此而苗自服耳夫苗不卽工皋陶不能問其罪乃殺吾人以恐脅之可謂拙于計矣甚矣業舉之陋一至此也

書惟刑記 太卷上

王七

皋陶方祗厥敘方施象刑惟明

兩方字要看謂方如此不可廢也

廸朕德 止 鳳凰來儀

以刑與樂對看以苗未服與鳳來儀對看○刑之威施于苗刑有時乎不可廢而德未嘗不在樂之和感于鳳德于是乎尤可驗而刑則措而不用矣

夔曰曼擊鳴球 止 來儀

夔爲樂官歷言樂之節奏錯舉其聲氣感通之效意以歸重于帝之德也古文簡質下之一字別管絃等爲堂下之樂卽知歌者在堂上矣觀曰以詠卽知石絲絃清之音按歌調矣觀曰以閒則知堂上堂下更代而間作矣甘歌之時

降神之始故言祖考來格非但以祖考尊神故言于堂上
也虞賓與羣后在廷本是堂下之人何爲不言于堂下而
言之于此亦是升歌之後上下肅雖如或享之虞賓羣后
對越相讓蓋亦記其實耳鳥獸之感頌在人後踰踰可見
元自在廷亦非以其微物故下之也至于鳳凰非常須是
樂成之後正可偶一暫至初非聞樂卽來故須繫于九成
之下亦非以尊異靈瑞故別言之也

夏擊鳴球 止 以詠

以詠言以人聲爲主也漢人獨上歌不以箏絃亂人聲欲
在位偏聞之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
有遺音者矣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
書惟別記一卷之

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嗚呼知此則知虞之以詠之時
所以羣后德讓者矣

合止祝故

此合止是每一奏之合止至今猶然若金聲玉振則是特
鍾特磬全樂首尾用之中間不用中間奏者是編鍾編磬
特鍾此所謂鏞也特磬此鳴球也

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性理張子正蒙中小注內有一段說得好

變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

此與上或以廟朝分看以上有祖考字下有庶尹字也要
見言石者總樂之和而言

帝庸作歌 止 俞往欽哉

作歌無所因○蔡傳極條暢

勅天之命惟時惟幾

用傳中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存
則怠荒之所自起故當無時而不戒勅毫髮幾微之不察
則禍患之所自生故當無事而不戒勅無時而不戒勅者
日監在茲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也無事而不戒勅者察微
知著圖難于其易爲大于其細也天命所謂聰明威也
治亂安危相爲倚伏此正言其無常而不可不勅戒之意
非指治亂爲天命也

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書惟別記一卷之

喜謂樂于趨事赴功後世人臣正坐無此心元首之起百
工之熙皆繫于此見所倚賴于臣之重也

念哉率作興事 止 屢省乃成欽哉

念哉一斷下興事考成兩欽哉相對甲午南畿程文做法
甚整齊二者皆所當深敬而不可忽傳者看得兩欽哉重
○興事卽所謂喜也臯陶謂此在人君率作之○樂于興
事者易至于紛更信哉言乎○慎乃憲真聖人言也○慎
乃憲只率作中事○屢省屢字要見以時舉行之意

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賡者依帝之歌而續之也載成也帝以爲在下股肱之喜
皇罔以爲在元首之明是成其義也○明良康哉之義則

范太史司馬公之論至矣蔡九峰不載于傳中可惜吾故于日記備載之

帝拜曰俞往欽哉

俞者納臯陶所陳也管上率作至墮哉一邊意往欽哉者申已所望也管上粉天至熙哉一邊意往欽哉通粉廷臣不專指臯陶○拜字重○此亦一好題

書帷別記卷之一

書帷別記

本論

書帷別記卷之二

前進士金壇王樵著

夏書

男啓疆肯堂干城岳陞

姪孫秉鉞秉銓校刊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

三事乃禹治水之要平者非用功之先後也隨山刊木是一件事敷土以別州域則知充最下而治之宜先雍最高而治之宜後而功可施矣隨山刊木以相便宜則知河汴江漢之源流伊洛淮渭之脈絡而功可與矣即篇內導山數節是也定山川以別州境則知汴河爲充而九河雷夏之害屬于充淮海爲揚而彭蠡三江之害屬于揚又由是可知施功矣

禹敷土止治梁及岐

治九州之水有其要治一州之水有所先○自九州視之莫急于冀州冀州帝都所在也自冀州視之莫急于河患三面距河也

冀州

冀州帝都之地禹受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不可以爲急君親之難亦不可以爲專爲河患雖無河患治亦當先也○冀有疆界爾雅曰兩河間曰冀州是也蓋在雍河之東充河之西豫河之北此不言者以鄰州可見亦以示帝宅

無鄰也况諸州貢道皆言達河則冀之疆界雖不言而隱然如披圖而見其為天下所輻輳矣此古史之妙也○全州出題以九州攸同六府孔修二節觀之則冀州一斷水土平治是一截事實賦是一截事

既載壺口

經始治之謂之載九州之次以治為先後以水性下流常從下而泄故治水皆從下為始冀州帝都于九州近北故首從冀起而東南次充而東南次青而南次徐而南次揚從揚而西次荆從荆而北次豫從豫而西次梁從梁而北大雍雍地最高故在後也冀雍之交夾河而南皆山也壺口蓋受河之口山在河東北屈縣治之所以殺河勢也

書惟別記

卷之三

二

而經始也

治梁及岐

此冀州之梁岐也雍州亦有梁岐呂梁孤岐之山河逕險既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凡山言治者水道之衝有疏濬之功也要見既事壺口乃即治梁岐

既載止

岳陽

以河汾立看修字要別河最大汾次之故一則經始而先治之一則因舊而次修之河北有餘堤蓋縣之治河也障之所以等愈甚而功不成若太原岳陽諸處則縣非無可

因之功故禹因而修之若夫載壺口治梁岐疏九河則皆禹之獨智而無所因所謂順而導之而不以障遏為事者也及字至字亦當有別有所包謂之至曰及無所包矣

既修太原至于岳陽

汾水出于太原經于太岳此導汾水也太原即今太原府太岳霍山也山南曰陽楊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都時說但知此二句為導汾水而不復及帝都亦失蔡傳之意要帶見岳陽帝都所在故曰修以見畿甸之中賦滄井疆無不治也主汾以見山川之護環帶左右無不平也

既載止

衡漳

上三題言水治也末一題言土平也或至及岐載以河為

書惟別記

卷之三

三

主謂汾水入河單懷衡漳地近河故河治而餘皆可治矣

單懷底績至于衡漳

單懷今懷慶府衡漳雖水名而蒙底績之文則指漳旁之地非指水也衡漳兼清濁二漳而言正義曰衡即古橫字漳水橫流入河故曰衡漳○初濁漳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河河徙後漳自入海

厥土惟白壤

色性之辨上因水患之既平下為定田賦貢張本

厥賦惟上上錯厥田惟中中

賦高于田者地廣人稠也田後于賦者賦非盡出于田也要見此意○書記論賦法數段精詳可細玩正義一段宜

采入大全而修書者失之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恒水出恒山北谷東入澠水衛水出靈壽縣東北東入滹沱河從從其道也大陸當西山勢斷處地勢平廣脊上諸水鍾匯于此爲藪河水泛濫又盤迴其間作者言可耕治也恒衛水小而地遠可以緩治大陸地平而近河難以急治故成功在田賦之後

島夷皮服

乃制爲常貢非水上平而彼自來也畿內不制貢以已征于厥賦之中矣

夾右碣石入于河

書惟別記

四

諸州言達河者以紀其入帝都之道冀實帝都亦曰入河者爲北境絕遠者言之以明海道亦可至也要見遼瀋渾易中高不與河通意夾掖也自海入河逆流而西右顧碣石如在掖也

涉河惟兗州

兗州之域東南據涉西北距河據涉者非止于涉且踰而過之距河者未至于河但以河爲表識也餘州凡言據距者放此○朱子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蓋河患惟兗爲甚兗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岸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常必在此故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禹之治水乃是自下而上了又自上而下按禹之治水于河用功尤多

下則疏九河自下而上上則治壺口龍門渠岐自上而下故史臣敘究之成功其文異于他州者有二記桑土一也記賦貞十三載乃同二也皆以河患故也

九河既道

順其道謂禹新開之道也蓋河源只一派禹因其勢浩大人乘高而來至兗卑下之地爲害尤甚故開八條以洩其怒連原一條而謂之九此兗州最大之水也蔡傳謂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此實妙理長江萬里吞納百川不聞潰決者以兩岸有山以爲之限也惟河自大伾以下行于平地河勢悍猛而平地土疏非隄防所能捍禦故百川惟一而河有九其到此而不得不分者乃理勢之必然而禹能因其勢順其理以盡其相導之力此所以爲大智而功在萬世也○朱子楚辭集註云禹治河至兗州分爲九道以殺其溢其間相去二百餘里徒駭最北鬲津最南蓋徒駭是河之本道東出分爲八枝也今蔡傳合簡濞爲一而謂經流在外其說明甚

雷夏既澤灘沮會同

雷夏涉水之所鍾灘沮河涉之別出○既澤者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爲澤今高地水盡而澤復爲澤也會同合流而爲一也灘水東入于泗下流入于睢水睢水即沮水是會同也二水勢均故曰會同

桑土既蠶是降丘宅土

死地宜桑蠶性惡濕水退之後得桑而宜蠶故志之下丘
居平土獨於此州言之者亦以其地尤下故也此句與既
蠶連文者蠶桑之利既興則諸土皆平矣不必以降丘宅
土爲就蠶桑也

厥土黑墳厥草惟繇厥木惟條

蔡傳論三州書草木之意甚佳但揚州天喬與此繇條異
文又別志條蕩亦皆有義不可不知已詳書記堯徐揚居
河涉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爲下濕于草木非宜水既平則
爲沃衍于草木尤宜故三州言草木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

依傳發擢作耕治也耕治又十三載賦法始同于他州注
書惟利記 卷之十一
疏以作爲治水以十三載爲禹治水三載功成并繇九載
數之其說無據不可從○吾有文好

厥貢漆絲厥篚織文

篚亦貢中物非貢外又有篚也切不可貢篚兩平立論
餘州放此或云物之精者入篚不知九州凡幣帛之屬皆
盛以篚非以其精也故精如球琳亦不入篚後凡有篚者
放此死地宜漆草木繇條而漆有焉死地宜桑桑土既蠶
而繇有焉

浮于汭淥達于河

堯之貢道有二淥爲河之枝流汭則入河或浮汭或浮淥
從所便也

海岱惟青州

言東北至海則不越海而有遼東矣古之青州西南距岱
今山東西至平原則不止距岱矣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略是立溝塗爲封植獨言嵎夷者舉遠以見近也其道者
泛濫既去而水自得其故道獨言濰淄者此外無餘功也
他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嵎夷爲青州邊界之地無與于
濰淄故先言之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此州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墳海濱之土彌望皆
斥鹵

書惟利記 卷之十一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 止 厥絲

鹽絺海物統言一州絲帛鉛松怪石皆岱畎所出也凡貢
物蔡傳皆詳其所用周書曰惟服食器用見貢皆常用所
須無異物也凡詳其地以此地所出者良不詳其地以一
州所出皆可貢也又貢物不以精粗爲叙而以多寡爲叙
青州鹽居多故叙于先他州放此朱子曰萊夷及揚之島
夷間于厥篚之間切意時貢土物以見來王之意與按朱
子此說當入傳中今蔡傳但云作牧言可牧放夷人以畜
牧爲生如此則是與雍州三苗不叙一例何得間于貢篚
之間乎萊之縶絲至今有之但欲以此卽爲萊夷所貢則
又未有明文縶縶絲出萊而青州貢之非貢自夷人故如

此立文也

浮于汶達于沛

維淄二水不通河惟汶入沛由沛可以達河故一州之貢道皆取汶也

海岱及淮惟徐州

要見獨載其三邊及西不言沛之意

淮沂其又蒙羽其藝

淮發源桐柏去徐蓋遠而于此書入者淮至此而大為害始甚喜得其治故記之也徐之水以沂名者非一惟出新泰縣艾山至下邳入泗者此沂為最大即禹貢之沂也要見淮沂又則其他川浸小者可知蒙山與龜山相聯其陽

青帷別記 太泰之上

八

為費縣其陰為蒙陰縣羽山在祝其縣凡山言藝者亦因山以表地言是山之塘皆可種藝矣○王炎謂淮沂又而後蒙羽可藝事之相因也其實淮沂固係一州之利害而蒙羽之藝亦有工夫非謂淮沂又而蒙羽便享其無事之成功也大野東原亦然

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沛水至乘氏分流入大野澤是此澤為沛之所絕其所聚者大矣豬者水畜而復流也孫炎謂既澤者向未為澤今始為澤既豬者向已為澤今復舊也東原漢之東平國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在沛東故也底平者水退而底于平二者所以志沛也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上黏曰埴土性之美者也而又墳起最宜于生物故草木漸包漸進長也叢生曰包徐之土美故田在第二然而賦五等者生聚人工或未及也

厥貢惟土五色 止 玄纁縞

厥貢為一貢惟土五色截一州所有者則使之通貢一地獨有者則使之專貢不可以中外分淮夷徐州境內之屬夷非外也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夏孤浮三字見其良此物皆他處所無不必以此處為尤良也亦不可以禮樂立意厥篚鬯是通州所貢不可只帶淮夷邊○玄纁縞要別得分明玄乃黑赤色之幣可為齋祭及首服之用

九

者織乃黑經白緯之縉縉乃素曰之縉可為去凶即吉之服者○三字歌訣曰赤黑幣是為玄玄之用袞端冠祭以袞所謂齊以端玄端冠以居曰玄冠織與縉皆縉名縉白縉而黑經縉純白以養老祥禪服用縉縉而縉縉除縉祭名

浮于淮泗達于河

徐之貢道淮與泗相連故自淮達泗惟一道泗與河不通故自泗達河有兩途或由灘以達河蓋灘水出于河而入于泗者也由泗而遡灘由灘而達河此一道也或由沛以達河蓋沛入河而南出而泗則至大野而受沛之合者也由泗之上源以遡沛由沛而達河此又一道也貢道歌云

徐浮淮泗泗邇灘一自上源與沛通只兩句道盡真道歌見後

淮海惟揚州

北至淮淮北爲徐淮南爲揚東南至海杜佑謂五嶺之南尚未在封域之內然揚州東南所至之海計盡大江之南其地亦廣矣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

彭蠡今鄱陽湖自洪官亭受江西嶺北江東諸水在江饒南康興國之間至池州湖口入江陽鳥鴻雁也與日進廬南北隨陽記此者固以澤水既豬洲渚既平物遂其性亦恐別有意金仁山有說不可不知

書懷別記 卷之五

十卷五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三江者松江婁江東江也在震澤下流震澤太湖也周圍三萬六千頃西南湖州諸溪西北宣州諸溪並注之大約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泄太湖之水而入于海三江不通太湖所以艱噓不快而東南水患之所以多也禹時三江深通入海無阻震澤西納乎諸水東吐乎三江克底于定二者平看非謂三江既入而震澤自定也○金氏曰彭蠡之水不豬則今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爲揚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泄則今浙西諸州之水爲揚東偏之患揚雖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中貫江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故特舉

二澤以見揚功之告成○按此最要語說得大勢分明蔡傳中于此等首聲處俱未提撥

篠簜既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

亮徐惟志草木此又別出篠簜者東南之竹箭尤美也亮州言厥草惟篠厥木惟條此變文言天喬者南方地暖故草木皆少長而木多上疎亮徐草木皆居厥土之下此先言草木者揚土塗泥有不盡然者也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四州錯法書記發明至矣言下上上錯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爲三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文言下上上錯

厥貢惟金三品 止 橘柚錫貢

書懷別記 卷之五

十卷五

金三品至纖貝常貢也厥包不常貢也惟木以上通一州之貢也島夷二句一方之貢也依蔡傳以島夷來貢并服而織貝之精者則入篚焉說爲是○梁夷作牧島夷并服若于貢篚無干則何爲記之于此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左傳云沿漢沂江順流曰沿逆流曰沂沿江入海順也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逆也

荆及衡陽惟荊州

此州北界至荆山之北故言據也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以衡是大山其南無復踰之者故舉此以表南境所至也

江漢朝宗于海

前乎此者江漢未合水勢未可知也後乎此者江漢既合水勢不必言也故朝宗一書于荆而江漢水勢于是乎定○江漢二水發源于梁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揚而荆據其上游之會故于此言朝宗見其上無所壅下有所以泄

九江孔殷

觀導江不曰播為九江而曰過九江則大江自大江九江自九江可知楚之浸蓋莫大于洞庭九江之為洞庭理已無疑但九水之名訖難的指固亦不必求也既云孔殷則可以想其吞吐壯盛浩無津涯之勢又何事必求九者之

沱潛既道

此荆州江漢之別出者南郡枝江縣有沱水然尾入江耳首不于江出也惟華容夏水首出于江尾入于沔此沱也潛則自鄖康成以來皆無考此不繫江漢之後者以九江水大故先言之

雲土夢作又○厥土惟金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江北為雲江南為夢一澤而跨江南北曰土者土見而已作又則已可耕治蓋因地勢有高卑故水落有先後而人功亦有早晚故也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

止 納錫大龜

荆貢畧與揚同揚利金錫荆利丹銀齒革所產不無優劣故各以所善者為先也純幹枯栢礪砥簪丹貢其州之所有惟箇輅栝三邦則底貢厥名包匭菁茅與厥篚亦出于一州而大龜之不常有者則九江納錫焉○箇輅美竹也性至勁栝木堅小而直莖似菁二物皆中矢筈而三邦所產又為名材○菁茅一茅三脊可以縮酒王祭祀用之包之匪之示敬也

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知大勢必自江沱而入潛漢者蓋荆州望帝都在北洛在漢北漢在江北沱潛江漢之別流而漢水入江皆在荆州其通轉運之曲折不可詳知故以大勢則自江沱而入潛漢也漢與洛不通故逾于洛至于南河凡曰逾者皆水道不通遵陸而後能達也

荆河惟豫州

豫在冀河之南南抵南條荆山荆豫皆以荆山為界其南為荆州其北為豫州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豫州之水以洛為宗天下之水以河為宗故出熊耳者伊也出家領者洛也出穀城者瀍出澗池者澗也各異其源而洛水實受三水之會于是伊自洛陽入焉瀍自偃師入焉澗自新安入焉合一千洛而大河實受四水之歸入河在鞏縣本是伊瀍澗水入于洛而洛入于河今若四水不

相合而各入河者以四水並流小大相敵故也○以鄴州互觀如涇常屬于渭汭矣今洛則涇也伊瀍澗則渭汭也渭汭不相及而一涇以屬之三水不相期而一洛以受之于是見水之遠近聯絡者其勢也准嘗會于泗沂矣今河則淮也伊洛瀍澗則泗沂也泗沂異其派而一淮以受之四水勢相敵而一河以統之于是見水之大小相納者其理也○此實禹貢中大道理亦作文大關鍵也

伊洛止被孟豬

首句截上四水皆流者以洛為主下四澤皆止者以洛歸為別榮沛之溢也波洛之出也荷沛之所經也榮即沛水入河南溢為榮至西漢末沛不復南溢澗為平地方曰其浸波差是波亦澤名乃洛水所衍而旁出者孟豬宋之名數孔氏曰孟豬在荷東北水流溢覆被之金氏曰二水舊相通○導水云又東至于荷是沛流至其地蔡傳謂被為及亦即水流溢覆被之意孟豬之數可田則有水草而淺澗時多故導荷澤之溢時乎被孟豬不常入也○或言導荷澤又導孟豬故言及非也澤無言導者此二澤相通故可以導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導也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他州辨土惟一言之惟青之海濱豫之下土一則廣斥與本州之白壤有殊一則墳壚與中土之惟壤亦異若不別言之則何以為辨土乎財賦所出聖人謹之

賦貢漆枲止磬錯

織績注疏以織為細織績為細綿蔡傳用其說

浮于洛達于河

要見是西境東境徑可達河不須浮洛也

華陽黑水惟梁州

東境至于華陽西境跨黑水雍梁二州俱以華山為界其陽為梁州其陰為雍州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

荊州記江漢而及沱潛本支之別也以發源此州復詳其源委○岷山在瀘道西微外禹導江始此嶓冢一山而跨于氏道西縣兩縣之間乃漢水所出漢水亦有兩源東源

出氏道為漢至武都為漢西源出西縣為沱理

鄧道元謂東西兩川俱出嶓冢而同為漢水是也或在郾縣之東而西入江或在汶江之西南而東入江此皆江之別出而名為沱者也岷源一滌而下流自順凡沱之在梁者無不道矣或在宕渠而西南入江或水出安陽潛谷而西南入漢此皆漢之別出而名為潛者也嶓源一滌而下流自順凡潛之在梁者無不道矣

蔡蒙旅平和夷底績

蔡山在雅州嚴道縣蒙山在蜀郡青衣縣其山上合于開沫水連其間此二山在禹為用功多蔡山曰旅獨于梁言之者蓋九州終于梁雍以見諸州之山皆有祭也又獨

于蔡蒙荆岐言之者梁之功終于蔡蒙雍之功始于荆岐也蔡蒙旅則岷岷可知荆岐旅則終南以下可知○和夷地名凡言底績者皆地名或地名因水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錫

黎當訓疏注疏有明文今蔡氏訓為黑只得從之既言下中復云三錯舉下中第八為正上下取一故雜出第七第九與第八為三也

厥貢璆鐵 止 織皮

磬者成磬而後貢徐之浮磬則言泗濱出此石可為磬耳未必成磬而貢也

西傾因桓是來 止 亂于河

書惟別記 不卷之主

蔡傳明白但有誤字書記考証備矣宜細觀之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逾黑水河在雍州之東而謂之西河者主荒州而言龍門之河在冀西界故曰西河

弱水既西 止 攸同

當首句截看一西字下屬字從字同字要寫得分明如畫此皆雍水之東注者也

浮錫渭汭漆沮既從灋水攸同

書記至矣言下有闕人當細玩此不復載○弱水至攸同足水悉治則岐至不叙是土悉平三苗是苗君竄居于三

危者不叙以化服言此皆叙水土平治之意不可以為水上平之效

荆岐既旅 止 至于豬野

既旅言治功畢也此荆在岐東非荆州之荆終南以下空舉山名不言治意蒙上既旅之文也至于為首尾之辭言三山相望要寫得分曉原隰泛言則廣平下濕之地此對豬野則有所指詩曰度其隰原鄭氏曰其地在幽是也豬野即休屠澤要見治水成功自高而下故先言山大原隰大陂澤之意

三危既宅三苗不叙

要見聖人黜惡以遠為罰經理則不以遠為罰之意

書惟別記 不卷之主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此與荆州賦田皆較六等說見書記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

貢分兩道東北境西南境要明白蔡傳有誤字然習舉者又不可輕率改之會者謂貢物浮于諸水而同會于此也

○厥貢至西戎即叙以內外分看○三危起至西戎即叙

會于渭汭截上是西裔平則水患悉平而土田賦貢貢

道之以次而志者聖人經理一州之全功也下是西戎貢

則化行極西而崑崙析支渠搜戎落具載者聖人經理一

州之餘功也

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叙

是論在臨危析支在河關西千餘里東搜在朔方三國皆
貢皮衣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即叙總之
即叙言亦就吾之功叙也裏見水土既平而餘功及于外
夷之意○圖外蘇氏之說蔡傳蓋取以備一說非經文之
本旨也鄭季友謂襄陽二州元無入篋之貢此三國叙在
章末貢道之後與襄陽東夷島夷之例不同

九州山水歌

禹貢歌訣舊有之而詞句鄙俚殊不堪讀今稍潤色之
少爲童蒙記誦之助然學當熟讀經傳則首尾自然貫
通教之歌訣豈得已哉學者慎之

壺口梁岐與九河爲惟此處用功多蓋堯之功相上下上

書惟別記

十八

流須鑿下流既修太原至岳陽汾水經流是帝鄉中郊
皆治旋束向覃懷底績至衡漳冀州之功終大陸兗州水
降桑田熟離沮雷夏亦成功自此喝夷略向東青州惟記
離淄道汶水不書爲患少徐州淮沂及蒙羽大野東原次
第舉揚州彭蠡陽鳥居三江震澤相納輪荆州江漢九江
治沱潛次及雲夢又豫川會洛同入河導河被孟豬梁波
梁州江漢出岷嶓下流兩派分潛沱蔡蒙既旅及和夷雍
州弱水亦既西涇渭汭水及漆沮一屬一從渭是主東注
還微澧水同諸山又見荆岐旅終南惇物至鳥鼠原隰豬
野三苗叙爰有餘功及外夷三國復來貢織皮崑崙渠搜
暨折支至哉帝德敷羌氏

辨土四言至七言

冀白雍黃豫不言色壤性則同徐赤兗黑黑墳惟充墳墳
惟徐青濱于海豫下土疏是以別言廣斥墳塹梁土青黎
荆揚塗泥記草木者水退尤宜充之錄條揚之天喬揚優
于充徐則漸包東南南竹箭他不如揚之篠簜所以書

田之等三言

雍徐青田最上井法行皆沃壤豫冀充列于中可上下在
人功梁荆揚皆下地今反饒盡地利此十二句分爲三段
大序各以兩句斷之極其簡盡
包有許多曲折包有許多說話

賦之等四言

冀爲帝畿賦高下田豫爲中土厥賦次焉荆地最廣人功
亦修青徐次之視雍反優雍田雖美人功尚少古今不同
難以相較揚爲澤國梁亦邊夷充多河患下允宜

十九

正義曰賦者稅歛之名往者洪水爲災民皆墊溺九州賦
稅蓋亦不行水災既除土復本性以作貢賦之差因九州
差爲九等上上是第一也錯是間雜之義上上之下卽次
上中雜出第二之賦也孟子稱稅什一爲正稅俱什一而
得爲九等差者人功有強弱收穫有多少傳以荆州田第
八賦第三爲人功修也雍州田第一賦第六爲人功少也
是計人功多少總計以定差冀州以上上爲正而雜爲次
等言出上上時多而上中時少也多者爲正少者爲雜此
州言上上錯者少在正下故先言上上而後言錯豫州言

錯上中者少在正上故先言錯而後言上中揚州云下上錯不言錯下上者以本設九等分三品爲之上中下下上本是異品故變文言下上錯也梁州云下中三錯者梁州之賦凡有三等其出下中時多故以下中爲正上有下上下有下下三等雜出故言三錯足明雜有下上下下也一升一降不可常同冀州自出第二與豫州同時則無第一之賦豫州與冀州第一同時則無第二之賦

貢物歌

冀州無貢本王畿皮服之來自島夷充貢漆絲與紵絺織文在篚貴所衣青州鹽絺海錯宜管仲鹽筴以強齊絲枲鈴松惟石奇策夷作牧篚壓絲西音壓絲之紉今尚然徐書惟別記卷之十

手

上雖赤五色兼貢以立社仍封賢羽畎畹陽泗水邊羅桐浮磬生其間淮夷珠魚篚玄織揚荆貢物頗多同羽毛齒革金銀銅錫金尤善故居首其餘材貢兩州通瑤琨篠簜及惟木爰有鳥夷來卉服織貝在篚橘柚包荊州之貢先羽毛枕幹栝柏荆所饒更宜包匭供菁茅礪砥丹砂與石弩厥篚玄纁及璣組惟篚篚是將梁州銀鐵織皮良雍豫州磬錯不爲常漆枲織篚是將梁州銀鐵織皮良雍州自古產玉鄉球琳制貢至今然漢時關中之藍田近時西域之于闐猶言日暖玉生煙○除冀州外雍梁二州無篚餘六州皆有篚篚皆煩貢衣服之用言錫者三揚橘柚荆大龜豫磬錯言包者二揚橘柚荆菁茅言織皮者二荆

州梁州織皮者製之爲裘織之爲罽與但言皮服者不同

貢道歌

冀北碣石右轉屈充有兩道浮沛潁他令離自河出入于泗泗至大野沛水合徐浮淮泗泗遡離反一自上源與沛通積石龍門兼渭汭兩道並進在于雍平揚州邦音溝昔未開公江入海海入淮青汶豫洛道最徑梁州西傾桓是來渭渭通河渭浮潛絕水百里褒斜間褒水通汙斜通渭因大見小故不言于渭是逾河是亂荆自江沱入潛漢漢洛不通由陸行洛至南河達帝京

導岍及岐至于荆山 止 至于碣石入于海

此等處書記發得分明如畫茲不重載但撮其要語于此書惟別記卷之十

手

○孔氏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山通水故以山名之百川經此衆山禹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正義曰荆岐上已具矣而此復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總解此下導山水之意也其實通水而文稱導山者導山本爲治水故以導山名之○呂氏曰山川之分見于九州者其經也山川之聚見于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所無緯則不知其脈絡此作書之妙也○按此導山導水之總意○山分南條北條于二之中又分爲二故北條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之南境者南條有江漢之北境者有江漢之南境者論衡勢則先北而南論從勢則皆自西而東導岍一節導

大河北境之山也岍岐荆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冀西河上山也底柱析城至于王屋冀南河上山也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冀東河上山也史臣歷叙衆山而繼之以入于海者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其道以歸于海矣正義曰言山旁之水皆入海山不入海也○大河北境之水不特河沛如漳潞汾涑淇水恒衛漳洹滏易之屬皆此諸山所出所經多不勝名故但以山言則水皆可矣所隨者山所導者水也故繼之以入于海此三字正應首一導字蔡傳元無河沛所經等語坊本有之俗子所加也諸處爲所私竄者亦多

西傾朱圉鳥鼠

至于陪尾

書離別記

主

此導大河南境之山也此不言導蒙導岍之文至嶓冢乃更言導者南條北條之別也西傾至太華皆雍州山熊耳至陪尾皆豫州山山川之脉絡皆起西北故每條皆自西起上節導大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此節導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豫之東南禹循西傾而東北至于鳥鼠又下鳥鼠而東行至于大華蓋渭出鳥鼠而涇灃漆沮諸水在雍境者皆導矣熊耳外方桐柏陪尾四山接太華而東南在豫州界洛經熊耳伊經外方淮出桐柏凡舉山名皆爲治水故先舉所施功之山于上而後條列所治水于下正互相備也

導嶓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

此導江漢北境之山也漾水出嶓冢在梁州經荊州荆山在荊州內方大別二山在荊州皆漢所經也

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

此導江漢南境之山也凡山之勢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岍而行其東出一支爲衡山則盡乎洞庭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則度桂嶺包瀟湘之原而又一支北向則經袁筠之境以盡于廬阜故禹自衡山過洞庭而至敷淺原也敷淺原即廬阜至衡山不復南而北向蓋衡山之陽五服所盡衡山之北如湘潭諸水皆北流此禹相導所及遂渡洞庭而至廬阜此江漢南境之盡處也凡禹之所行卽山勢也此節

書離別記

主

包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彭蠡既豬等事○前逾于河

與此過九江皆指禹先儒謂爲山勢非也

導弱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山勢起于西北而水發源于山故導山爲導水也而二者皆自西北而東南所以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然衆水皆東而弱水獨導之西者順其性之所趨也衆水皆或入海或入河而弱水獨入于流沙者蓋其流之所止也弱水不經中國則不繫民患而不可不導者聖人輔相天地無一而不當經理也○前言既西而不言其所止故此言之

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

黑水所出漢志與水經不同且當從漢志此水雍梁二州皆以爲界起西北而盡西南則非小水又非荒遠不足錄然經于弱水猶記其既西是亦嘗有經理之功故錄于雍州諸水之首而黑水獨闕焉導水雖載而首尾亦略是不可知矣合上節出以一西一南立意○導水次序義例書記明盡有功于經宜熟玩之

導河積石至于龍門

止 同爲逆河入于海

黃河發源極西不但荒遠在所略計亦不必施功故不言所自而但言導河積石言功自此始也爾雅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河從積石北行入北狄界中折而東行凡二千餘里其內今謂之河套至唐東受降城又折而南行爲冀西

舊惟別記 卷之十一

手四 四九

河大抵盤東山硤之間河率破山以行禹功于此最多戴壺口鑿龍門治梁岐皆爲西河也壺口梁岐已見冀州故此不書而書龍門所以互相見也自龍門南流至華陰而極又折而東至于底柱爲冀南河因詳其東向所經之地則曰孟津曰洛汭至大伾而極又折而北過洛水爲冀東河又詳其北向所經之地則曰大陸曰九河于是播而爲九合而爲一而入于海焉分播合同各得其勢此又禹之量所施功處也

導洛自熊耳

止 東爲北江入于海

江漢水勢均方敵皆能自達于海故前雖記其合流此仍各見其首尾北氏曰泉始出山曰漾水東南流爲沔水

至漢中東流爲漢水○朱蔡之辯據後世水道論之耳古今往迹有不合者蓋甚多姑闕之可也

岷山導江

止 東爲中江入于海

東流爲漢者卽漾之正派也東別爲沱者乃江之別支也觀一別字可見

導沱水

止 又北東入于海

孔氏曰泉源爲沱流去爲沱餘詳書記○發源爲沱一見也自沱而下又伏矣東流爲沱一見也入河潛行又伏矣溢而爲榮一見也自榮而下又伏矣東出陶丘又一見也觀此一出字則前此又伏可知又東至于荷沔元是澤但沱流經之爾又東北會于汶汶水出萊蕪原山之陽西南入沱則沱爲東北會之矣

舊惟別記 卷之十一

手五 三百八十五

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乃沂水先入泗而泗入淮經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

導渭自鳥鼠同穴

止 又東過漆沮入于河

東會于澧卽澧水攸同也東會于涇卽涇屬渭汭也東過漆沮卽漆沮既從也澧涇大與渭敵故曰會既得澧涇而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過前分言于雍而自源徂流言之于此也○以鳥鼠同穴爲二山者謬

導洛自熊耳

止 又東北入于河

熊耳盧氏之熊耳也以別于上洛之熊耳蓋上洛之熊耳

伊水所出上洛有冢領山洛水所出蔡傳以洛水出冢領禹只自熊耳導之○吾有說在書記雖與蔡傳小異然實有據觀者宜自得之

九州攸同 止 四海會同

九州攸同孔氏云所同事在下則此句本虛說四隤以下即所同之事也書記發明至矣

六府孔修 止 成賦中邦

書記至矣○二節相因即地平天成六府三事允治也

錫土姓

金氏說得好

祇台德先不距朕行

書記至矣

主

此二句或禹所嘗言記之于此者以見禹之經理有本而能踐其言也禹謨言十二師五長各迪有功則不距朕行可知

五百里甸服以下五節

書記至矣○弼成五服雖止于五千而威德所被則方制

萬里下訖于四海者是也

東漸于海 止 告厥成功

東西皆有所止之地故以海與流沙言朔南地廣故以暨言而下文總以聲教訖于四海○上之與下謂之錫禹奉玄圭而云錫玄圭何也蓋為舜成百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猶之衆舉舜而曰師錫蓋為天下得人亦非常之事也

耳誓

天子之兵有征無戰書大戰于耳見有虜之不臣而敢抗王師也耳虜之南郊地名苞國在扶風郿縣六卿即六軍之將古者軍將皆命卿天子六卿則六軍平時則各治其鄉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則各將其軍而屬于大司馬今將誓衆故召六卿焉及其誓之則軍吏下及士卒皆在故變文稱六事之人謂凡有事于六軍者也鯨涓五行而殛厥焉敬修六府而萬世永賴蓋天子諸侯之職在于養民而已五行即六府乃民之所以養者也有虜威侮必有事實如隋時遼東之役伐山造船林麓皆盡文中子謂帝省其山則將何辭以對蓋五行指其在人間者非運行之五氣也

書記至矣

主

也意棄三正或疑夏時頒朔不知子丑二建並頒耶抑止頒寅正也若止頒寅正則何得云三正乎此說亦有理吾謂天關于子地關于丑人生于寅古人重此三時

是一陽二陽之月亦得為正而有虜

不奉王朔則棄其時政而不修亦可知矣觀曰怠棄則豈止是改夏朔耶

左不攻于左 止 汝不恭命

首左字當一斷呼左之人而告之也下右字御字亦然古用車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甲士在車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馬步卒從之每二十五人為一兩蓋甲士則每兩之長而步卒則各供其長而為之助者也故古

者臨軍警戰所戒者三人而已呼左則凡車左執射者同聽之呼右呼御亦然凡車之命係此三人自一乘至于萬乘皆有是三人者左治其左之事右治其右之事御必其馬之正謂不失其馳驅之法御者與射者相應如一人而皆盡其法也故左死于射右死于刺甲者死車步者死列節制如此所以能為不敗之師此先王之軍法也祖者遷廟之主社者社主也出師則載其主以行言必有尊也祖王陽陽主生故賞于祖社主陰陰主殺故戮于社此軍前之賞罰若事定論功則反而行飲至策勳于廟云○卒戮者言即有父子親屬同犯亦連坐之皆指在軍前之人非其家屬也戮字亦活看古凡顯其罪以今案者皆曰戮

五子之歌

書記已詳茲但錄其可為題者

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寧
蔡傳此一段發得意透而辭亦警健說到民惟邦本處用一且字見得上是大槩說下是究竟說國之有民如崇墉之有基下之而不親是自剥其基也

民惟邦本本固邦寧予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于下承上訓意而言民心不可失一失人心則君民之分不足復恃而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平日意向所在奉之以天下之力一失其心孰知愚夫愚婦一能勝我乎

不見是圖予臨兆民寧乎若 止 上者奈何不敬

一人三失以下書記發得好予五子自謂也以予視民但見其可畏如此為人上者奈何不敬乎要見申結皇祖訓意

惟彼陶唐有此冀方

陶唐要包堯舜禹相授一道意自堯而始一道相傳故以陶唐該舜禹自堯而下皆都冀州故以冀方該天下○道與紀綱亦有別詩曰勉勉我王綱紀四方將亂之君道先亡紀綱次之則國從之矣堯舜之道只在做戒太康失道只在逸豫心志既荒至于紀綱盡亂是以并冀方不能保而失天下也

明明我祖萬邦之君有典有則

止 王府則有

明明我祖二句只一直意傳讀禹以明明之德君臨天下是也不可以為禹以盛德故得大業並則泛就治天下之典章法度言之包鉅細而言下文鈞石則舉其一而言以見禹貽謀之遠也百度待信而立故舜同度量衡武王謹權量正以民信所繫亦即上之法制禁令之所關也此事上自官府下至民間一則為信二則為姦故雖以古之帝王亦莫不謹于此○禹之貽謀之遠至于鈞石而具有太康荒墜之甚至于紀綱之盡亂

有典有則貽厥子孫

自其經常可承守而言則謂之典自其中正有準則而言則謂之則二者亦難分姑以財用譬之如出納有大法可

常可而不易者也。就其中多寡各有定數者則也。傳引周官六典八則亦姑以見典則之大意耳。○關石和鈞關取通意若彼此不同而有折閱則非通矣。和取平意若取予不兩平而有爭則非和矣。禹慮後世法度廢弛有時不關不和故存此二者在王府使有所取正也。荀子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注折閱謂損所賣物價也。

亂征

惟仲康肇位四海

止

胤后承主命徂征

仲康太康之第五子之一也不克翦其勢未可也。首二句徐未句之事以掌六師對徂征有傳中收其兵權意要緊。告于衆曰聖有謨訓。胤后惟明明。

書惟別記

卷之十一

三

聖指禹也明微言其訓之不可違定保即明微先王克謹

天戒至明明即謨訓也先王克謹天戒言君能存畏天之心于上遇災而懼思所以消弭也。臣人克有常憲言其大臣能存畏天之心于下凡大政所關紀綱所繫常法所在能秉持而無所失也。百官脩輔言其羣工庶僚亦各脩其職以輔其君不以位卑勢遠而忘自效也。如是則其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而為明明后矣。執法自大臣始故言克有常憲其實大臣亦脩輔百官亦有常憲也。

每歲適人以木鐸徇于路

止

常刑

不可以此節亦為謨訓之語訓自是訓今自是令分看為是須逐節見義和當征之意官師四句即徇路之言相規

主諫君說正義云平等有關猶尚相規見上之過諫之矣。百工之賤猶令進諫百工以上不得不諫矣。此以相規為官師自相規其說亦好。但蔡傳引胥教誨以訓相規則主君言宜更詳之。○本為義和昏迷天象却引此者平時坐視君之得失而不言猶且有罰况天戒又得失之大者乎。上自官師下至百工猶欲其諫不諫謂之不恭况義和不惟不言又廢其職乎。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

止

咸與惟新

辰弗集于房及先時後時之說書記明白不可不記。蔡傳以義和是犯後時之款蓋日食而弗知是失時之大者也。替泰鼓奏進也古者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請侯伐鼓于朝周禮救日月太僕贊王鼓鄭注云救日之時王或親鼓則此替泰鼓當是樂官進鼓于王王親鼓之太僕乃贊之當又有餘人助之穀梁傳謂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正義云所陳既多皆樂人伐之此雖無關大義亦不可不知也。

書惟別記

卷之十一

三

嗚呼威克厥愛允濟

止

其爾衆士懋戒哉

威者臨軍御衆之紀律嚴明當斷即斷不姑息假借也。記曰軍旅主威傳曰軍事以嚴終此段書記發明得其好但蔡傳訓愛為姑息業舉者又不可破其說。

書惟別記卷之二上終

書帷別記卷之二下

商書

前進士金壇王樵著

男啓疆肯堂干城岳陞

姪孫秉鉞秉銓校刊

湯誓

以金仁山不可不順天不可不救民二意立看

仲虺之誥

要看書法之妙書放桀于南巢得事之實書惟有慙德得

湯之心

仲虺乃作誥曰

止 奉若天命

仲虺作誥一以釋湯之慙一以曉其臣民衆庶今人專以

書帷別記

卷之三

一

釋湯之慙爲言不復及下句則失仲虺作誥之意矣聰明

以聖人言不囿于形氣之私不爲物欲所蔽不可徒以生

質言時又者使爲民主使天下有所取正而息其爭亂也

重表率意天立君之意是此篇大綱領亦是諸誓誥中大

綱領惟天生聰明此所謂天生人而厚于聖人也時又應

無主乃亂說卽武王所謂作民父母作之君作之師也有

夏昏德二句見失其所以爲民主之意天爲民求主于是

乃錫王勇智獨言勇智者勇足以有爲一毫私意牽制他

不得智足以有謀一毫私意蔽他不得此重聖德上說

正所謂天生聰明也表正萬邦續禹舊服所謂時又也重

天意上說茲率厥典二句則言所以續舊服答天意者宜

如此也

天乃錫王勇智

重德上說傳中足以有爲足以有謀正言其聰明之德足

以知人之所不能知爲人之所不能爲故曰非勇智不能

成天下之大業也此貼見所以獨言勇智之意非便以勇

智涉事功看也下表正萬邦二句正是成大業之事皆未

然事天意欲湯如此也

表正萬邦續禹舊服

二句一連且虛講表正二字書記說得輕快

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何謂天者典常之所自出五典天叙也五禮天秩也五服

書帷別記

卷之三

二

以章有德天命也五刑以加有罪天討也何謂典常者禹

之舊所服行堯授舜舜授禹不過此四事而已萬古君天

下者亦只有此四事而已○茲字要分曉蓋上言天意如

此故此言王下茲率循其常道以奉順乎天命乃所以

承天意不然則豈天所以錫王勇智之意哉蔡傳篇末總

意提得甚分曉曰先言天立君之意而天之命湯者不可

辭此句括盡此一節之意天立君之意指惟天生民有欲

以下天之命湯指錫王勇智繼禹舊服不可辭指茲率厥

典奉若天命如此看豈但不失蔡傳之意亦的確是仲虺

之本意也或以率厥典正指言繼舊服之事通上皆爲天

使之如此此由誤認蔡傳之意致生膠泥而反失之也蔡

傳以典出于天率典為禹之舊服何嘗通指此為天意不及于湯哉○先儒以茲率厥典二句指伐桀言此則不可○既承天意率厥典則一人橫行于天下自不得不討雖不指放伐而放伐在其中矣

惟王不邇聲色 止 彰信兆民

此節至民之載商厥惟舊哉所謂次言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日此亦蔡傳提得分曉處○此湯德足人聽聞之實乃指為諸侯時言之不必截或以彰信即聽聞非是蓋言其德之彰信正見其足人聽聞也

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

人心惟不能無欲故見可欲鮮能自克聲色貨利孰不知其然一有人焉未有不陷溺于其中者也惟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人欲之私故于聲色則不邇于貨利則不殖口不邇曰不殖則非但四者不能為之累而聖人之心直脫然于四者之外矣

德懋懋官功懋懋賞

懋即茂字林懋古通用四懋字見得惟其人之功德足以當之則官賞一稱其人以施之之意○德浮于官非所以待德官浮于德非所以慎官賞浮于功非所以慎賞功浮于賞非所以重功見得聖人處之便各得其當

用人惟已改過不吝

用人惟已者用人之善如自己出也堯舜會已從人成湯改

過不吝從諫弗拂此處最宜玩味要見得聖人出書記至克寬克仁彰信兆民

蔡傳引易曰寬以居之仁以行之只是要見寬仁為君德之意居之行之在易本與學以聚之問以辨之言由四者以成大人之德初不指臨民御衆言也此克寬克仁乃以臨御之德言二克字要別得好彰信只是昭著而孚信未可說到歸載上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 止 民之載商厥惟舊哉

或以此節即為彰信之實非是惟彰信于先故東征西怨所至如時雨降上言湯德足以得民此言民之歸湯非一日傳曰商業之興蓋不在于鳴條之役也言鳴條之役正

書惟別記 太卷之十

所以應人之願望 止 邦乃其昌

書記明白傳云前既釋湯之懋此下因以勸勉之勸勉之意通管至後○所謂為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幾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以明今之伐夏非以利己乃有無窮之恤此亦提掇得數節之大旨明白警策為君艱難之道通此節俱是懷諸侯之道與修德儉身俱為君艱難之事也

德日新萬邦惟懷 止 自用則小

書記備矣○出德日新二句要依書記發日新之意

王懋昭大德建中丁民以義制事 止 後昆

懋昭正日新之實以義制事二句正懋昭之事也中字雖

重然工夫却不在建中上中宇工夫却在德字內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正其事也事得其宜應物之處無少差繆也心得其正存主之間無少偏倚也如是則可爲民表而有以建中于民矣垂裕後昆又推下一步依傳意說非特

以義制事以禮制心

朱子釋義字曰心之制事之宜也事之宜從何而出因時制宜者也告于外義坐不知此也以義制事一語纔四言而心之制事之宜具在矣以禮制心此禮字即非禮勿動之禮動字指念慮之萌以至喜怒哀惡之發于外俱是此處不可分中之體用蓋以禮制心亦不全在體一說也

惟制則

五

重內外合德意要知心得其正乃能制事之宜事得其宜則行無不慊于心此所以爲合德而中道始立也

三聞曰能自得師者王○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書記好○要見上文之事必學焉而後至之意

嗚呼慎厥終惟其始

謹其終之道惟于其始圖之丁寧上文勸勉之事蔡仲之命慎厥初惟厥終惟訓思○殖有禮覆昏暴泛說不必指桀與湯說

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湯與王聖主也仲虺即以典喪不常申戒蓋人心之操舍無常而天道之禍福相倚一念之不終則舍有禮而入昏

暴亦無難者故當欽崇天道兢兢業業益務有禮之修常虞喪亡之至則天命可永保矣○一篇之意惟反覆乎吊伐時義之不容已爲君艱難之當自盡至于湯之所懸恐來世以爲口實者仲虺終不敢謂無也君臣之分其嚴矣哉子朱子嘗言泰伯夷齊之事天地之常經而太王武王之事古今之通義但不無夢高下愚按夫子于易極贊湯武之革命爲順乎天而應乎人即仲虺之意而于平日則又稱泰伯文王爲至德而謂武未盡善此又成湯之心也二義至夫子而益明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止 明聰予一人誥

惟制則

木

正義曰湯之伐桀當有諸侯從之不從行者必應多矣既已克夏改正名號還至于亳海內盡來猶如武成篇所云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也湯于此時大誥諸侯以伐桀之義

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

兩惟字對看降衷恒性雖天而綏猷必待乎君以輔天之所不及見君道之繫于天下其重如此也重君道說若字無工夫謂順其降衷之自然皆有不不易之常性也有恒性則循其性之常皆道也但稟受之初不無清濁純雜之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於是其不安其常道者不能無賴于教故使之各安其道如父安于慈子安于孝之類如此

者惟后言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也

夏王滅德作威 止 兆民允殖

此一段叙討伐之義夏王滅德作威一節言樂失君道爲天所絕肆予小子以下言已討罪之意書記說得好

賁若草木兆民允殖

當從書記說書記之說非吾之說也蔡傳明白如此非蔡傳之說也經文明白如此

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

夏德昏亂爾邦家渙散而不輯搖動而不寧今罪人既黜天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深惟付予之重必能上順天理下悉民情無一事之謬無一物之戾然後足以當之而恐

書惟刑記 卷之十

非寡昧之所及也未知已得罪于天地與否慄慄危懼若將隕于深淵此湯自嚴畏以期諸侯同心奉職之意輯寧不必徑指綴猷而此自在其中

凡我造邦

夏命已黜與諸侯更始故曰造邦諸告無他惟以匪彛怡淫爲戒者蓋從非度而就逸樂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罔念其職之所在是大桀小桀也故欲諸侯以爲痛切之戒各守爾典與字虛說天子有天子之典茲率厥典績禹舊服是也諸侯有諸侯之典謹爾侯度撫爾民人是也

爾有善朕弗敢蔽 止 無以爾萬方

林氏曰所謂罪在朕躬非必已身有可指之罪然後爲罪

也蓋天降喪于民而以克綏厥猷付之一人必使天下之人皆不失其性各安于其道方無負于天之所付若民有罪是爲君者教之不至養之無素而處之或失其宜也非民之罪乃君之罪也夫以一人臨四海而天下人之罪皆一人之責必使天下之人皆無罪然後爲能盡君之職而無負論至此則獲戾于上下亦豈難哉此湯之所以懼也

○按此一段深于經旨有發○朕弗敢蔽論語作帝臣不蔽說者曰言天下賢人皆上帝之臣已不敢蔽簡在帝心惟帝所命據論語則此爲初伐桀而請命告詞據此經則既克夏而告諸侯之詞則其意亦不同矣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書惟刑記 卷之十

與爾惟新則既咸有其始矣未可保其終也尚克于是而忱信焉乃亦有終耳時指上文所言也忱如王忱不艱之忱欲其篤信而果踐之也時忱而曰尚克有終而曰乃亦皆難之而庶幾其必能之意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元祀者太甲卽位之元年必湯崩之踰年也十二月建丑之月商以爲正也商以丑爲正而不改月數可見商之尚質矣乙丑非朔日故不言朔

伊尹祠于先王 止 以訓于王

二伊尹分看重訓王邊告廟臨臣不可並論看伊尹二祠

告先王之際句則當以祠告為主臨臣乃祠告時事

伊尹祠于先王 止 以聽冢宰

攝而告廟喪三年不祭也攝而臨羣臣喪三年不言也告廟是以即位改元之事告○既攝而告廟又奉太甲祗見厥祖是太甲亦至廟中不知其禮當何如君臣當何服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

上文祠告是改元之常禮因祗見而訓王是伊尹特舉之深意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 止 朕哉自毫

夏之先后方其懋德則天之眷命如此及其子孫弗率而覆亡之禍又如此方字正是對下為意非日新不已之說

書惟別記 太卷下

也太甲不知率循成湯之德則夏桀覆亡之禍亦可監矣

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

亦字莫不字暨字咸字要別見○天災如水旱疾疫三辰變異之類山川鬼神不寧如山崩川竭地震及鬼神不為民降福之類言不但無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安其位不但此等又次及鳥獸魚鼈咸若其性遂其生皆天眷夏之先后而然也

朕哉自毫 止 終于四海

以朕哉與在初對看以民懷與家邦四海對看湯德之脩始于毫都而終于成王業者修德無小也王德之嗣惟在謹始謹始在孝弟而可以及天下者盡小者大謹微者著

也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民其允懷

布昭聖武即伐夏之事也代虐以寬即反夏之政也二句一申意信者信其無富天下之心懷即所至而室家相慶未至者曰後我后后來其蘇是也

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

罔不在初截立愛四句即謹始之事也初指即位之初先德之克繼不克繼只在今日其事又只在孝弟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立敬惟長截上立愛敬于此下形愛敬于彼上為親吾親長吾長下為及人之親及人之長也親親長長人同此心

書惟別記 太卷下

故立于此則形于彼豈不始于家邦終于四海乎○形字妙盡吾愛敬之心于親長我知我道所當為而已形其愛敬之則于他人則以理之同者不言而喻心之同者不令而從也傳中此形字即從本文立字生來

立愛惟親立敬惟長

兩立字與建中之義同謂為之于此而可為民表也愛親敬長用帝王事說

始于家邦終于四海

傳中及字措字無工夫自然之感化也書記備矣

今王嗣厥德 止 微于有位

嗣德在謹始謹始在孝弟因述先王創業之難以申勉

德之實又述先王慮後之遠以豫防欲繼之私

先王肇修人紀

此下詳烈祖之成德蓋德盛業廣如先王亦不過是在倫理實行上加功三綱五常之肇修卽立愛立敬之實事吾王之所當法也下因歷述其誠于樂善與夫處上下人已之間皆盡已蹈道之實是以德日以盛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而至于有萬邦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其亦難矣今王坐享基業之大無先王積累之勤求所以繼之者宜何如而後可庶幾乎

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爲下克忠○與人

書惟別記

土

從諫弗咈誠于納善言也先民時若誠于親善人也曰弗咈則非勉從于外而已曰時若則不但聽用其言而已○人倫中獨舉居上爲下二端者處有夏昏德之時當小大戰戰之日湯之居上爲下皆難乎其自遂者也而湯居上則克明而盡臨下之道爲下則克忠而盡事上之心○與人不求備不專是使人必器之大凡人有善則與之不求其備見其取善廣而待人恕也至于自檢其身則如不及此二句分明相對以見意檢身之功兼內外微顯說如不及不止言其心其工夫亦如此○孟子曰湯武反之也湯反之之功甚密觀仲虺伊尹稱之處句句是事實

敷求哲人俾輔于爾後嗣

哲人明于理欲之判治亂之機者廣求使畢在朝廷俾輔于爾後嗣重嗣德說

制官刑儆于有位

亦爲後嗣慮也哲人輔之導諛阿意之人從而敗之欲嗣德難矣故又制官刑儆于有位使有位者惟恐蹈喪亡之轍爲臣者不敢犯不臣之刑則逸欲之源無自而啓

嗚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

祗厥身依傳發得要切言以三風十愆敬之于身惟恐萬一有之也謨以垂儆之意言洋洋言其所關者大也嘉言

以所儆之辭言孔彰言其爲天下鑑者甚明非難曉也見不可忽而當念也○祗厥身言所戒者雖卿士邦君王亦

書惟別記

土

當以此戒敬之于身也彼有一千身家邦必喪王可有一千身乎故言當敬之于身

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

德不德字依注疏當一斷德卽作善也罔小言勿以善小而爲也萬邦之慶蓋積于小而可不勉乎不德卽作不善也罔大言不在大也厥宗之隆由之而可不戒乎○看來兩罔字作勿字看則上罔字可通而下罔字難通若罔字作無字看則上下俱可通德罔小卽修德無小也不德罔大卽不在大也

太甲三篇

篇中言作書者二前古告語皆口陳疑作書始此○惟嗣

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書此一節也王惟庸罔念聞伊尹又言此二節也王未克變營宮于桐此三節也王徂桐宮居憂克終允德此四節也伊尹以冕服迎歸于亳作書以告此五節也以後則王與伊尹相答之言三篇本只一書以四節以前分為上篇內具事之節次中下二篇則專記言爾

先王顧諟天之明命

止

肆嗣王丕承基緒

顧諟只是此心常存而此理常若有見方其無事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接物此理亦隨處發見雖欲頃刻忘之而不可得耳以此精明之德承事上下神祇又罔不祇肅以承二字雖本上而言然事神又自是事神之敬不可只作書惟別記一卷之半

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 止 忝厥祖○王惟庸罔念

上言尹躬之不可忽此又言尹躬之不可恃○書記至矣

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不顯坐以待旦

昧爽之時志氣清明益加凜雪是曰丕顯義理昭著事來能應故坐以待旦而行之要見孜孜為善不遑寧處之意

又旁求俊彥之士以開導子孫其貽謀益未遠也可越厥命以自覆乎

慎乃儉德惟懷永圖

書記至矣永圖就在儉德之中小注陳雅言之說非本意

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

止

萬世有辭

書記至矣○欽厥止是心上工夫故曰所以立本率乃祖之攸行是事上工夫故曰所以致用事理之在吾心有定止而在烈祖有成法亦若射之有度敬以審之于心而仰而觀之于烈祖則所謂省括于度則釋也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慰悅尹心遠可以有譽于後世矣○此與上節兩開有無粘帶○不指一事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

止

克終允德

書記備矣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

止

圖惟厥德

史臣曰克終允德伊尹曰克終厥德因其悔過方新而許之也王曰圖惟厥終不敢自保其終因歸功師保而望之也

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

止

朕承王之休無斁

伊尹承太甲圖終之意拜手稽首而告之曰修厥身者因其知敗度敗禮之非而進之也曰允德協于下者恐其無誠身誠意之實而勉之也允德者得于心非一時之感發有諸已非悔過之虛言而已協下者蓋昔日太甲不明人

心幾去今一旦悔過圖終新志甚美而天下之仰望亦方
新苟非實德昭著何以厭天下臣民之望繫遐邇愛戴之
心乎曰惟明后者惟明后智足以決向往而能自達于高
明勇足以致成功而不苟安于凡近謂之元良謂之上智
為其能如此而已非懷二三之志而暫明之天理終不勝
其錮蔽之人欲者所能也既期以明后因舉先王之實事
以為法先王之德無所不允自其誠于愛民言之心皆視
為赤子惠尤先于困窮惠曰子惠其愛者誠矣未有誠而
不動者也故民服其命無有不得其懷心至于並吾而有
國者厭鄰之民乃以先王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
罰乎蓋鄰國民不見德惟罰是聞冀王之來除其亦虐王
書惟刑記 金史 志 卷一百一十五
德之協下可徵矣既舉湯事因勉太甲以法之曰懋乃德
視乃烈祖者人志必有所準的然後勉勉而可期其至視
乃烈祖欲太甲以湯為的也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湯之
所以懋其德者如此太甲勉勉不已之心一以烈祖之心
為心烈祖之事為法庶乎身修而德允者可至不可有一
時之豫息豫息不必逸欲只悠游懈弛便是便與烈祖不
相似矣因言懋德之所從事謂改前日之顛覆則奉先思
孝一為祖德之循戒前日之罔念則接下思恭一為賢德
之順非明不能見達而視達惟明蓋鑑能內照則物不能
蔽而見超乎常情之表矣非聰不能聽德而聽德惟聰蓋
言以道接則所聽者德而又悉其微意所在矣王之懋德

如是則朕承王國終之美意當知無不言尹言之王行之
惟言之恐後也何厭敷耶

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

修身至于允德允德至于協下是一串意不可依專對講
協下是修身之效乃所以驗其德之允也惟明后言惟明
后為然都是平平論未著在太甲身上說然蔡傳即引無
敗度敗禮者為意主太甲而言耳

先王子惠困窮 止 無罰

子惠困窮德之允也下極言其協下之意不分遠近看

王赫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

烈祖載傳中當字不可字要着或于首句載非是湯之懋
德又子惠以前事懋德即是修身誠于愛民非懋德之君
不能也

書惟刑記 金史 志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年

奉先思孝四句

皆懋德之所從事者孝恭聰明即德也思孝思恭惟明惟
聰即懋德也奉先不可以祭祀言

朕承王之休無斁

只當如前說或云太甲德成尹責始塞是承王之美于無
窮也說發了

伊尹申誥于王 止 惟明明后

書記義理甚精發明甚暢○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
所享在彼者雖無常而曰敬曰仁曰誠在我則有可常之

道盡其在我則無常者為有常矣要見當盡志○天位
哉言不可不艱也○治亂之分在所與如何耳始而與治
固可以與終而與亂亦至矣此意要緊

與治同道罔不興

治亂以事言興亡以效言

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

克終最難故終始慎厥與者惟明明后也唐玄宗初政庶
幾貞觀而晚節身自召亂即太宗之身亦幾不克終隋煬
帝征遼唐亦征遼秦始皇求神僊築長城營阿房漢武帝
亦求神僊伐匈奴營建章十門萬戶前後一轍皆所謂與
亂同事者也皆亡之道也其不亡者幸耳漢文景恭儉愛
書無刑罰不憂天下
民與民休息雖未嘗極述三王而道固有與之同者矣豈
非與治同道罔不興之明驗乎

先王惟時懋敬厥德止尚監茲哉

惟時云者言敬德之外無復他道所以深勉太甲也先王
之治盛矣亦惟存畏天畏民之念而聖敬為之日躋嚴制
心制事之功而厥德為之不顯是以德與天合而克配上
帝則克享天心不待言矣夫一敬以對越乎天而仁之于
民誠之于鬼神舉不出于此心之外則治之當與孰有如
先王者乎今王所承者天親民懷之今緒則所監者必日
新不顯之休風收其放心閑其逸志一視先王之懋敬以
為法則其德亦可以與先王合矣能與先王合則亦與天

合矣

若升高必自下

又欲其矯乎情之偏有此五者與上開看非敬德之目也

謹終于始

要體傳意講時文多泛說與太甲身上無干了太甲志于
圖終然謹終在始桐宮之事往已今其即政臨民又事之
一初不可不謹

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

必求諸非道

聽言之道當求義理之當不當順意見之偏故有言逆于
汝心不可遽以為非也必求諸道如其道則忠言也不可
不從有言遜于汝志不可遽以為是也必求諸非道如其

書惟則記不憂天下

十八

非道則諛言也不可誤聽○傳言以上五事欲太甲矯乎
情之偏所謂五事者進德之序一也輕民事二也安厥位
三也不慎始四也便言難受異言易從五也

嗚呼弗慮胡獲

以貞

伊尹所陳已盡此則欲太甲謹思而力行之耳觀歎而更
端乃通貫一篇之意

君罔以辯言亂舊政

止

孚于休

上勉其思為此戒其思為之過至于作聰明亂舊章也君
以辯言亂舊政如漢武帝用吾丘壽王枚乘之徒中外相
應以義理之文折難公卿是也人臣功成而身不退是懷
于寵利而以寵利居成功也必至于君臣交不美要見各

盡其道意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

止

爰革夏正

太甲處仁還義伊尹之責舉矣故復政厥辟所謂不以寵利居成功也將告老歸私邑而猶不能忘情于君猶恐其德未純一乃陳戒于德謂以德陳戒也曰天難諶者謂今日而善則福之明日而淫則禍之難必信也曰命靡常者有德則歸于我無德則去而之人無定在也天雖難信然常厥德者必保厥位乃所以為可信也命雖靡常然君德有常則天命亦常而保厥位乃所以為有常也因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夏桀不堪為神人

書惟別記

未卷之十

十九

四四六

之主天子萬方中啓迪有命謂有天命者養求一德謂有純一之德即上文所謂常德也有命一德蓋互言之其實一德即有命之人啓迪即養求之事多方所謂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是也是時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當天養求之心于是受天明命而有天下也觀湯以一德而受命則人君常厥德保厥位豈不信哉

非天私我有商

止

惟民歸于一德

天命則人歸在內故此以天民並言不可以有九有之師一句為人歸之蓋此句只是有天下之意帶受命下來非兩平也天非私商而與之惟天心之所佑在于一德故商之一德則足以享天心而受命也商非求民而有之惟民

心之所歸在于一德故商之一德則足以得民心而宅極也

德惟一動罔不吉

止

惟天降災祥在德

上述商事此因斷其理如此一者純乎天理天理無往而不吉二三三者雜于人欲人欲無往而不凶惟吉凶不差在人者惟天降災祥在德故也自降于天曰災祥自受于人曰吉凶一也○惟天之降災降祥一在乎德故其在人一德則吉不一德則凶斷斷不差也○上面吉凶字且未可露出天

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命即天命太甲嗣湯而即位是新服厥命也德亦當與之

書惟別記

未卷之十

二十

四四七

俱新兩新字對看只言德當新未可說工夫新德之要在于有常終如其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也日新句無工夫

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德不可以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明而終暗始敬而終肆以一出入之心為或作或輟之事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言王德行終始如一不有衰殺從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時文俱發不出此意

終始惟一

止

惟和惟一

上言新德之要下言任一德之臣然用人之一亦一德中

事也

終始惟一 止 協于克一

首二句德之一也次言用人次推取人為善之要取人為善又歸于一德是用人取善皆一德中事也○出至一截王心一德之感應只承德無常師來

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

篇題蔡傳云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夫君德既純一而又任用得人此所謂咸有一德也咸有一德此篇之綱領也書記至矣

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

四個為字俱去聲上下字俱一斷為上則為君德之成就書惟別記 卷之三

而非為奔走承順乎君也為下則為民生之奠安極為富貴寵祿乎臣也以見臣職所繫其重如此

其難其慎惟和惟一

難者難于任用即所謂如不得已也慎者慎于聽察即所謂左右大失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之意如此則聽察在先任用在後何以却云其難其慎蓋難是用人之主意慎正所以慎其難也和者可否相濟即所謂獻可替否也一者始終如一即所謂勿有間之也要見防小人任君子二意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

書記至矣○四句一串下無相對之意蓋德兼眾善執一

而師則所取有限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故當主善為師謂以善為主善則師之則善之所在皆德之所在也然善亦無常主蓋善原千一者也執一而主則徒得其散見之迹何以達萬殊一本之妙故當協于克一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善之因事而不同者理之易地而皆然者也協于吾心之能一則其散見者雖有萬殊而其定則之在吾心者則一而已而一之所出無往非善矣○是何也蓋天以一理賦于人散為萬善此所以無常師無常主人君必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此所以貴協于克一而不如是則不足以為取善之全功也○不可以蔡傳博約二句立柱○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為善之要蓋謹于用人

書惟別記 卷之三

主讀

為一德之助也取善有要又一德之功也此四句與終始惟一時乃日新是一層事非謂待任用得人之後纔下此工夫也取人為善亦不專是取臣之善

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一哉王心

俾字要剔大哉二句書記好感應效驗不可兩平乃相因之辭有此一德則有此感應乃自然之理見其德之真能一也重在一德上說有此感應則有此效驗效驗方是就外面言之○咸曰者見咸通無間也又曰者見因言而又得其心也王心之一徵諸萬姓之言王之一德于是不可掩矣○克綏永底皆承一德說來先王之祿即所謂受天明命者今王以一德保厥位則克安此祿而無靡常之憂

矣。然民之生即所謂以有九有之師者。今王以一德而作民主。則永底其生而無罔克腎匠之憂矣。

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

上言一德之意已盡。此又更端反覆德政當修之意。

后非民罔使 止 罔與成厥功

君之與民實相須。君之取善當無間。是兩意觀傳中又言二字可見。過文就當用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不同。至于取人爲善。則初無貴賤之間。蓋雖兩意而意實相因也。傳云天以一理賦之于人。散爲萬善。此即所謂一者善之原也。人君合天下之萬善而後理之一者。可全此所以德無常師。主善爲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也。是上四句已包得。

書惟別記 卷之三

聖訓

盤庚三篇

此三篇古稱聲牙難讀書。記推原意脉更見明白。發越東坡文章人喜讀者。以其切事情也。其解經亦然。不知吾是篇之說人亦有讀而喜者乎。○殷在河南偃師。即湯之舊都。此與王本根之地。子孫不可輕去者也。其後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囂曰桀。皆瀕河之地。土豐物饒。徃其一時之利而不慮後日之患。自祖乙至盤庚。凡七世都。耿矣。數圯于水。至于民用蕩析離居。而猶不肯遷。蓋大家世

族則安土重遷。小民又惑于浮言而不知利害之實。故盤庚反覆曉告。以遷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其實告誡之時。臣民咸在。但意有主臣而言者有主民而言者。讀者善體會之可也。○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固重我民之生。豈虞有今日之事。置于盡劉之地。民適不幸罹于水災。邑居圯壞。昔之比閭什伍。相受相恤者。今皆各自避水。蕩析而鄰黨不能相聯。離居而救援不能相及。事勢危迫。生計無可爲者矣。爲之君者坐視而不爲之所。豈先王昔者重我民之意哉。爰稽之卜。亦曰此地無計能活我民。使之安居矣。是耿不可居。決當遷也。○以下書記已詳者。茲不復載。

書惟別記 卷之三

聖訓

王播告之修 止 民用不變

播告之修。蓋諭以遷徙之意也。奉承于內。不匿厥指。指即遷徙之指。不匿者宜之于民也。或以樂聞箴言爲王之指。意不伏攸箴爲不匿厥指。宜更詳之。及其宣化于外。又皆據民間利害之實。以開導其民。而不爲過言。以惑衆聽。

若網在綱 止 乃亦有秋

上言我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在汝。則當知下從上。小從大一。勞永逸之義。如網在綱。乃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有秋成之望。不然則必有悔及汝身矣。從康者懷一身之安。憚一時之勞。故此以服田勉之下。又以惰農戒之。以見一身之安不足。懷而戎毒于遠邇。深足慮一時之勞。

不足憚而承建乃家之利所當圖也

遷任有言曰人惟求舊

引此結前圖任及起下不敢動用非罰非德之意

古我先王

恩非所當恩是謂非德罰非所當罰是謂非罰我國家惟圖任舊人共政使其有罪不容以舊人而赦使其無罪不容不念其舊而加以非罰也使其有善不容以舊人而掩使其無善不容私其舊而加以非德也

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

浮于天時

古我前后泛言不指商王天時亦未可指水災觀殷降大虐先王不懷方是說商事也承汝使汝一申說敬汝而使汝謂動衆遷徙也惟喜與汝同安此即古前后承民之心即商先王視民利用遷之心也汝曷不以所聞于古后者而念我乎

書惟別記

奎

中篇君民相體是一篇之大旨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承建乃家

此民已從遷而敦勉之之辭汝不謀長則何生在上君暨予猷同心則生生之道于往新已得之矣

下篇于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釋疑懼之意而首曰歷告爾百姓于朕志末曰我既羞告于朕志是一篇之關鍵

肆予中人非廢厥謀

止

用宏茲賁

厥謀指當時不欲遷者靈指當時言當遷者以我不從衆而從卜疑若廢厥謀矣不知究竟亦用爾謀之善者耳以爾衆不欲遷亦豈敢違卜哉亦本謂遷徙震動恐大業搖動不若安故土之便以待蕩析之定而業可以宏也當時臣民只是不肯從遷未嘗有此美意而盤庚云然者忠厚之至也夫情之在我者固爾之所當知而情之在爾者亦我之所深諒何疑何懼乎

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

止

永肩一心

孔傳曰邦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正義曰百執事謂大夫以下今按古稱邦伯皆指諸侯之長如洛誥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亦可見邦伯之不指諸侯矣此處蔡傳似以邦伯只指諸侯宜更詳之○看來孔傳說是其所謂州牧亦止是當州之牧非遍指九州之牧也蓋盤庚爲新遷之民生理未復故欲凡有民事之寄者皆有所隱痛于心何嘗及畿外之諸侯哉隱哉一斷懲簡以下示以已今日用人之意朕不肩好貨以下正懲簡之事因戒其所不可爲勉其所當爲而終以無窮期之○鞠人謀人若訓鞠爲養則好貨者自鞠自謀者也敢恭生生者鞠人謀人之保居而不爲已利者也但蔡傳說得未瑩既云未詳不如闕之

書惟別記

其

說命三篇

盤庚弟小乙子名武丁德高可宗故號高宗光陰天子居

喪之次也知之重者不可以生質言亦不可以學言乃自其夙成之德而言所謂明于庶物察于人倫而為先知先覺者也謂之明哲言其獨稟全智首出庶物而非人之所能及也明哲實作則以理而言以其心之明哲而可否乎天下之事即所謂作則書記說得好天子惟君萬邦此下方指高宗說百官承式見不可不言也○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

王庸作書以誥曰以台正于四方 止 其代言

高宗天資高明然自以講貫未竟恐未合乎聖聖相傳之的所以不敢輕于出命恭默思道此高宗始初求道工夫道即堯舜以來之所以相傳者也高宗恭默思道之心

書惟別記 卷之十

主觀

寐不忘誠與天通故夢帝賚予良弼蓋天之生賢不偶而願治之君亦不世出惟高宗之心有以合上天生賢之心故上天之心有以應高宗望治之心也

乃審厥象 止 惟肖

追其夢中之所見故曰象托諸繪事則有是人矣故曰形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則真有人矣高宗與傳說之相遇者天也其與天相感者誠也不可以為傳說亦志于用世而有以感高宗之夢也

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

爰立作相者廷論所同也王置諸其左右者高宗之特舉也昔心者天下之本而相特其助齊桓公任管仲唐明皇

任姚崇宋璟皆可謂專矣管仲死姚宋去則終于亂然他不以身心為急也管仲姚崇宋璟亦昧厥本難以語此高宗得說爰立作相是矣所以必置諸其左右者欲近其人以學也下文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是也爰字上須補與之語果聖人意○二句不可平看要有以冢宰兼師保句但不可偏重下句

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

納誨而不朝夕亦難以奏功後世輔相大率與人主不親而居之者亦未嘗知以正君為輔相之職業也故程子曰一日之間親賢士大夫之時多則可見當時接見之少矣曰左右則無間曰朝夕則無時君德安得而成乎師保

書惟別記 卷之十

主觀

不左右而近習左右道義不朝夕而諂諛朝夕此後世所以鮮令主也

若金用汝作礪 止 作霖雨

要得一節深一節之意○金無礪不成器金之須礪固切然猶未切身也比之濟巨川無舟楫則利害所關又切矣濟川之賴舟楫固切然猶可待也比之歲大旱之望霖雨則民命所關又切矣蓋舟楫可待霖雨之在旱極不可待也若作三平講則誰不能之

啓乃心沃朕心

上心字應上誨字下心字應上德字義理之在人心若彼未有受之之地則雖啓于此而無益若彼既有受之之地

而此不開盡亦無以成溉灌之益高宗欲傳說開場其中
之所有使我心若膏澤之潤相入之深則相資者厚而事
德可成耳

若葉弗輟眩止用傷

上二句承啓心說下二句承沃心說

惟暨乃僚上以康兆民

罔不同心者欲其擇羣材以居庶職則自然寅恭相協而
有以共成正君之功也餘詳書記

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

君德成則輔德有終民生安則同心匡辟有終

說復于王曰止王之休命

書惟別記

王

木豈生而皆正惟從繩則正君豈生而皆賢惟從諫則可

以聖高宗資之人傳說使反之已也○后克聖聖即從諫

惟說命總百官乃進于王曰止惟以亂民

奉若天道非謂象天設官也早高以陳賁賤以位即天道

也建邦設都分地而居之立天子諸侯承以大夫師長分

職而任之者不惟逸豫惟以亂民焉耳以尊臨卑而事有

統以下奉上而事有分爲治世計也非奉一人也

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

書記至矣○天之聰明非有視聽其無不見無不聞者公
而已矣聰明以天理之公言不可用自我民聰明爲意聖
泛言不指高宗憲天聰明則君與天一臣民之心均此天

理自有不容違者

惟口起羞止乃罔不休

書記至矣○自此至事神則難小注以爲皆憲天聰明之
事理雖無礙但蔡傳無此文蓋傳說泛陳治道逐條各是
一意初無血脉相承作文者只當依傳平叙不當自立主
意亦不可以太甲畫一意看○兩故字皆指上四事說戒
乃戒謹之戒非懲戒之戒蓋能謹即能明也

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用朱子衣裳之予在我而必審其人之賢否干戈施之于
人而必省自己之是非意看衣裳云在笥者此所以命有
德當于在笥之時則審之輕加于人雖微之已棄矣

書惟別記

王

惟治亂在庶官止惟其賢

治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論定而後官之謂品其材
行堪居此職乃使居之任官而後爵之如今之考察稱職
乃實授之意

慮善以動勸惟厥時

善如主善爲師之善時字就在善字上帶出蓋善而不合
平時宜則猶未善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惟事事乃其有備

有備無患○無啓寵納侮無耻過作非

書記好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

書記好○黷于祭祀節黷謂非時煩謂越禮以後數祭豐
着可見數祭黷也豐昵煩也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止惟說不言有厭咎

高宗以言與行對說傳說以知與行對說高宗以求言爲
心傳說以力行爲急蓋自進言者而言言非難也言之而
不行則爲徒言此則其難在君耳自納言者而言言不知則
不能行然知而不行則知亦非難也不言而躬行行其所
知是爲難耳然行之所以難亦以不誠故耳知之真信之
篤則自弗能已天下之事未有忱而難者也先王之德皆
力行所到王之力行如先王則德亦信可合于先王矣說
于是而不言則有其咎夫行而不言其咎在臣則言而不
行其責在君矣

王曰來汝說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止暨厥終罔顯

高宗居民間何至廢學蓋自失其盤無賢人繼與講習故
自云然耳罔顯言於此理未有所開發於心也

爾惟訓于朕志止予惟克邁乃訓

心之所之謂之志訓不于行事而于志此高宗知本之論
若作酒醴以下書記至矣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止其永無愆

書記至矣○古訓在當時必詳備此傳說指示高宗以所
從事處也二程子得千載不傳之學亦曰得之于遺經蓋
聖人之遺訓聖人之心在焉故居千載之下可仰而求有

不求未有求而無得者也凡傳說所以誦高宗者皆學與
得之之次第而學之事有若引而不發蓋此則古訓備矣
欲高宗遜志時敏于此而自得之不待言也不然寧不有
如陸象山之所謂無頭柄說話者乎○允懷于茲茲指爲
學之工夫厥修乃來是工夫已驗篤信而深念謂工夫益
進進不已工夫進爲之序都包在學字內了遜志務時敏
是欲其用此工夫循序有常遜志是不銳進時敏是不懈
緩此五字乃其工夫之節度非以此爲工夫也○自其來
其積而言謂之道自其得于已而言謂之德學雖有得于
已然此特學之始而已大人之學有全功焉自其推以及
人謂之教教實學之半而不可以不終者也一念終始常

書惟別記

卷之十

在干學無少間斷則德之所修有不知其然而然者矣此
題吾有文佳甚○或問在帝王何事謂之教曰即治人是
也曰何以是終典于學曰體天理于出政之間○德雖造
于罔覺而法必監于先王蔡傳此二句須爲他周旋語意
蓋言德由學古而至法則必監于先王乃可以不愆不忘
耳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此處亦須爲蔡傳周旋語意言高宗之德苟至于無愆則
說用能敬承其意者非謂待君德至此而後進賢也進賢
者大臣之責然君身者用人之本必在王者有其本則腹
心手足相通爲一體黜陟臧否不至有異同說于是用克

敬承始得有以自效耳旁求俊乂言使賢智皆登于朝列
于厥位言使百職皆稱其任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止天子之休命
書記至矣○仰朕德謂仰望其有非常之治時乃風者以
說舉傳嚴之野有以風動之謂朝廷用非常之人必有以
改觀易聽耳○股肱惟人良臣惟聖聖要見相須者非一時
相濟者非一事直與君為一體而相成君非良臣不聖信
猶股肱之干人也先正保衡之事則說之所當繼者也○
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言成湯之德業得伊尹而興起也
下因舉伊尹之言蓋伊尹之志上則欲使是君為堯舜之
君下則欲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豈過于自任哉天之所以
書惟別記卷之三
生先知先覺之意固如此也故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
是吾以輔君為職而道弗克行于君也其心愧耻若撻于
市誠有見于責之當盡于君者如此也天下之民有一夫
不復是吾以天下為任而志弗行于民也弗敢自諉曰時
之幸是有見于責之當盡于民者如此也伊尹之自任
如此故能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治化與天無間也是則
尹非湯無以行其志湯非尹無以成其治良臣惟聖此其
微矣今爾所居則阿衡之任也使吾德不成則何以答天
下之望乎故曰爾尚明保予者欲其輔予德輔予治皆精
白以自效也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欲其如伊尹而後已也
○后非賢臣不與其治言君難得其臣也臣非賢君不與

共食言臣難得其君也今我與說則可謂相得一時矣其
爾克紹乃辟于先王者欲其能如伊尹之致君也永綏民
者欲其如伊尹之澤民也致君澤民亦兩平看不得蓋使
是君為堯舜之君則民自然被堯舜之澤是即為堯舜之
民也高宗之言至此其自期者誠不偶而望說者誠不輕
也傳說承之而亦以自任故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對者
身當之也揚者明揚之也以示必能踐此言之意吾丙午
鄉試文佳

書惟別記卷之二下終
書惟別記卷之三

三
書

前進士金壇王樵著

男啓疆肯堂干城岳陞

姪孫秉鉞秉銓校刊

泰誓三篇

惟十有二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

止 聽誓

文王之時已三分天下有其二至武王嗣文王爲西伯又十有三年始有孟津之事卽武王之身亦守臣節之久矣大會乃諸侯來會非武王會之也于孟津者國有遠近至孟津而畢會也○友邦冢君指在會之諸侯御事廢士卽本國三卿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是也

書惟別記

卷之三

十一

惟天地萬物父母

止

元后作民父母

有生之類皆氣也而莫不資始于天資生于地是天地者萬物之父母矣惟人也得其秀而靈于理也是以具而備而有知之中獨爲知覺之正人非萬物之靈乎于是靈之首出者曰聰明而性之夙成者無勉強最貴之類又爲知覺之先不有聰明之覺者乎是非無所爲而生之也亦非界之有者重而降之任者輕也其作元后乎同德不能以相若而是人也君臨乎萬國之上同貴不能以相事而是德也統有乎羣后之尊天下有元后而作民父母不在是哉吾知民有生而有不能自生者矣此天心之所及也而君乎是屬焉則凡天下之鰥寡無告自大君視之皆吾亦

子也而求所以處之者不容已矣民有自生而不能相生者矣此天心之所及也而君乎是屬焉則凡天下之困窮有養自大君爲之皆吾所以父母乎民也而凡以推天地之心者不容諉矣

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相上帝寵綏四方

上節爲商紂失君民之道而發此節重武王身上論天能與人以血氣心知之靈而不能使之無饑寒困窮之患天能賦人以仁義禮智之性而不能使之無氣稟物欲之蔽故立之君以長之立之師以教之惟其能相助上帝之不及使無不安其生不得其性此天立君師之意也今紂失君民之道則君師之責我不得不身任之則夫有罪之當討無罪之當赦我何敢有過用其心乎言一聽于天而已

書惟別記

卷之三

十二

同力度德同德度義○予有臣三千惟一心

討罪之義雖明使勝負之理未決則猶未可輕動也故又引兵志之言以明伐商之必克力就上卒同心說力不敵勝負不待言也力同焉則何以度其勝負乎曰德而已德以平日言其君孰仁其國孰治法令執行賞罰孰明是也德之所在敵有兵將自屈焉吾以此知勝負矣德不敵勝負固可知也德同焉則又何以度其勝負乎曰義而已義以今日言兵孰有名討孰有辭仗義孰正孰言孰直是也義之所在其素德將益顯焉吾以此知勝負矣○和無寡

況予有臣三千惟一心乎三千以對紂之億萬則若寡
彼以億萬人而亦億萬其心則是衆叛親離寡助之至力
且不同况德與義乎

右本篇要記是未渡河作乃誓于孟津者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

止咸聽朕言

羣后卽會于孟津者渡有先後故武王先次于河北以待
之而後羣后以師畢會其實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
故曰西土有衆恐無八百國也○當時南國遠不能皆來
東方青兗冀三州尙屬紂故從武王者惟西方諸侯也

我聞吉人爲善惟日不足

書惟別記 卷之三

三

書記好○力行無度所謂爲不善惟日不足也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

惟天二句卽首篇惟天地萬物父母天佑下民二節之意
言此以起祭紂皆不能順天已與成湯皆奉天命以討有
罪言湯言祭此篇之肯綮蓋弔伐之公勝克之決一觀之
昔而可知武王無一毫殊于湯也受罪浮于桀已事光于
湯正血脉相應處○次之天意君莫大于奉天而受之罪
浮于桀次之人事國莫大乎有人而受之衆不可以當德
親不可以敵賢○仁人卽十亂前言有臣三千惟一心
言三千可以當億萬此言予有亂臣十人則十人可以當
億萬○惟天三節以天意人事知紂之必克天視一節以

人心天命斷朕之必往必克必往是眼目○我武惟揚五
句接今朕必往而言○書記好

惟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六師武王之兵也此武王自誓其衆士也

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

君子統上下而言天有顯道指其昭然之體厥類惟彰言
其釐然之用有物有則釐然而不可紊是之曰類此理呈
露流行于日用之間如日星之示人豈有難知者哉紂亦
非不知但狎侮之耳五常卽道之顯而類之彰者也紂狎
侮弗信荒怠弗敬所以行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
無復知有天理之可畏

書惟別記 卷之三

四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

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上三節詳商受之惡爲天人之所去見亡商之有由此節
述文王之德爲天人之所歸見造周之有本若日月之照
臨就德之發用上說光字廣而淺顯字狹而深皆于及人
上見之四方非文考所統之地謂之光者德之旁及所謂
厥邦特叙也西土乃文考所興之地謂之顯者德之深入
所謂西土佑冒也

予克受非予武 止 無良

文王之德宜受多方而未受今日之事所以承文考之德
豈則文考之遺不善則予小子無良之咎前篇末舉湯此

篇舉文考書記說得妙

右中下二篇中篇是戊午既渡而次于河北所誓下篇是戊午明日將趨商郊誓而後行也下篇專誓周師故殄殲乃誓以登乃辟不迫有顯戮于此篇言之

牧誓

此篇在商郊牧野臨戰之誓也書記備矣○王父母弟注疏以王父爲祖之昆弟今按文勢蓋謂王父弟與母弟耳王父弟即從兄弟也○此篇與甘誓備見古人用兵之節制陳法戰法數言而盡其曲折明如畫圖此聖經之妙也大司馬之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

書惟別記

五

紀律三軍如一人也深玩不愆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數語分明動中有靜故曰戰如守行如戰手法足法瞬息相傾此所以爲節制之妙也如是之兵雖猝然衝之豈可得而亂哉六步七步不知此車法耶步法耶蓋古者步卒夾車而相爲用車不妄馳步不妄動步法即車法也至春秋古法已亂如所謂與曳柴而馳與視其轍亂望其旂靡之類則古法之亂不在毀車崇卒之後矣古之節制能爲不敗之師則豈有大崩之戰至七國時史家每言其戰斬首幾萬則又春秋時所無也

武成

書記至矣○此篇依蔡氏考定之序分爲八段自一月壬

辰至無作神羞記初往伐紂事此泰誓以前事也○此後大會于孟津有誓既戊午師渡孟津有誓癸亥陳于商郊甲子昧爽有誓誓辭前篇已具故此但叙其事之畧也自受率其旅若林以下至萬姓悅服此一段記武王克商及新政諸事爲詳自此以下則俱牧誓以後事也厥四月哉生明至示天下弗服記武王歸自克商之事下諸侯來受命爲一事祀周廟爲一事告羣后爲一事末節則述武王政治之本末雖記于武成之終實爲周家一代之大法云

惟先王建邦啟土

止其承厥志

此言周家世德積累有素以見東征之事之所本也邦土啓自后稷其烈多矣公劉從而篤之然猶未也王迹肇自

書惟別記

大

太王王家之積功累仁厚矣王季從而勤之然猶未也至文考而克成厥勳焉誕膺至懷其德正其實也膺命就爲西伯言撫方夏專征伐也大邦二句言其威德之著也所謂克成厥勳者如此所謂基王迹勤王家成厥勳豈周家三世真有意于興王之業哉只是人心歸戴日衆便是膺天命撫方夏之事業此事實始基自太王至文王而成耳然而天下猶未一也故曰大統未集九年自爲西伯之年數起文王之志實在于使天下皆被其澤予小子承厥志卒其伐功而已

恭天成命肆予東征

止大邑周

成命只武王當日紂惡既稔天命已絕便是不可帶文王

說

列爵惟五 止 天下治

列爵惟五要見因功德爲之差分土惟三要見大小有定制而不可踰越建官惟賢二句與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語意相似位事就在建官中使能治賦者治賦能治財者治財能治禮樂者治禮樂有此官則有此事未有無事之官賢者之中因能而任故曰位事惟能非謂官事不相通而賢能爲二途也○信者人之所難守而易渝故曰惇義者人之所難明而易昧故曰明惇之自上使天下之不薄明之自上使天下之不昧信立于天下則無相欺相背義晰于天下則無苟得苟免故無不勵之俗○官賞所以勸善

書惟別記 卷之三

七

崇德報功則無不勸之善矣○分封建官使當五教脩而三事舉風俗勵而善者勸則治之本末具舉矣復何事哉此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武王雖以征伐得天下至是則治平之效與唐虞同矣要見此意其後王政衰諸侯兼井土地踰制分封不定矣大夫世官官使不當矣習于功利五教三事不重矣信義不惇風俗不勵善無勸而惡無懲矣此天下所以多事而不至于亂不已也以此反觀則知武王所以垂拱而天下治矣○如此看書乃是體究到實處則下筆亦自與入不同此讀書要法也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三祀卽武王克商之年不曰年而曰祀者武王釋箕子之囚待以不臣之禮就而訪道故史臣以商祀記周年因乎箕子之辭也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叙

陰騭者當五性感動之時而仁義中正之理隱然有不可移易者存焉若天有以定之也厥居者當止之所也物物有當止之所與生俱生不可判離故曰保合此二句須通有生之後言不專指賦予之初說夫陰騭相協是常倫有自然之叙自羲農以來所以民彝物則各得其正秩然得其叙于天下者必有其道而非我所知願子爲我陳之焉

書惟別記 卷之三

八

○訪問其子以天道彝倫之叙卽天道也秉彝人倫而謂之天道者陰騭相協無非天理之自然故曰天道也敬用農用之類凡君之所有事者一天而已此處不可以天道君道分看○一篇皆天道也人易故焉彝逆之則誅堯舜二王之治奉天以從事而已在唐虞曰六府三事在禹曰洪範九疇夏商蓋世傳其學至于箕子又能推明禹所未發故武王親虛已而問焉○水者五行之先五行者萬事之本鯀逆水性而五行汨陳五行汨陳而九疇不畀蓋此理既昧如萬事何攸敘者自鯀言之非自時言之○上武王問我不知其彝倫攸敘下箕子答言若何而彝倫攸敘若何而彝倫攸敘三攸字正相喚應禹乃嗣興其行水也

行其所無事也正順乎陰陽相協之妙者也夫乃錫以洪範九疇而辨倫攸敘通備所陳皆辨倫之所以敘也辨倫與九疇須有分別蓋辨倫乃自然之理如水火之潤下炎上貌之舉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之類皆是也順五行敘用五事與八政以下則皆所以敘襄倫者也

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辨倫攸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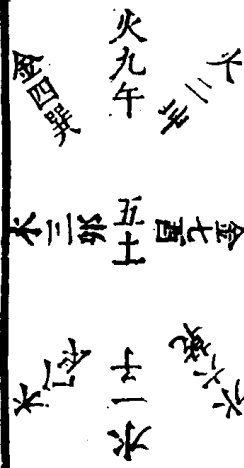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數即龜背上一點二點至九點之數即所謂天錫也自五行至五福六極乃禹因其數而配列之之辭非龜文原有五行等字而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天以洛書啓禹心而發明治天下之大法雖自禹發之而實天理之自然是即天錫以開禹之治平也

書經卷之七

九疇

初一日五行止威用六極

朱子曰初一次二此讀也全讀是以一二為次第不見洛書本文又不見聖人法象之義又曰自一至九洛書之本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即禹法則之事蓋因洛書自然之數而垂訓于天下後世也若其效法次第之義大抵因洛書之位與數而為之



朱子曰九疇之敘順而言之則五行為始故五行不言用者乃衆用之所自出錯而言之則皇極為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乃衆數之所由該○又曰序其目于皇極之先者皆皇極之本也序其目于皇極之後者皆皇極之驗也○按九數之配九疇書記其簡明朱子方位之說非大義所重但可知之而已舊有將方位入講者不可從○四正用子午卯酉四隅用乾坤艮巽以後天八卦乾西北坤西南艮東北巽東南故也

五行

朱子曰一五行者次第之辭與前章異後放此○正義曰易繫辭曰大一天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

書經卷之七

十疇

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金地十成土于是陰陽各有匹偶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天地之間陰陽而已陰陽變合而五行生焉彼陰不得陽不得蒸而成故水至陰也而生于天之一焉氣之方生自無而有形其體至微不為五行之一乎陽不得陰無所傳而見故火至陽也而生于地之二焉氣之已盛麗物而為形其體漸著不為五行之二乎陽加于陰不止于水也言乎益著而為形之實則又有生于天之三而為木者焉得

上之浮華于水火之交于五行則其三矣陰加于陽不止于火也言乎益實而爲體之固則又有生于地之四而爲金者焉得土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于五行則其四矣然不惟是也陰陽交而和則又有冲氣之土而生于天之五焉于是凡水火之以氣相禪者升降于斯而物不能遺也木金之以形相禪者含育于斯而物不能外也不曰五行之五而何哉吁是五者實具于地而氣行于天乃萬物庶事之所從出也列于九疇之一不以是與

水曰潤下 止 土爰稼穡

水火氣也與陰陽升降故潤而又下也炎而又上也水純陰故潤下趨陰火純陽故炎上趨陽一其性之自然而已

書惟別記

卷之三

十一

水金質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曲而又直也從而又革也木實而柔故曲直以柔金固而剛故從革以剛一其性之自然而已乃若合陰陽氣質者土而土之性曰生物而已生之德曰莫盛于稼穡而已自其種曰稼而生物之功于是乎始自其歛曰穡而生物之功于是乎終稼穡非土也而于是稼穡者非土之性乎○水言潤下則火熯土海木敷金歛皆可知也火言炎上則水冽土蒸木溫金清皆可知也木言曲直則土圜金方火銖水平皆可知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因火革皆可知也土言稼穡則水之蒸熯火之熯治木金之爲械器皆可知也五行之德其盛矣乎是雖不言用其安往而非用哉

潤下作鹹 止 稼穡作甘

水之生于天一之初者有氣而無形雖有潤下之性而未作焉火之生于地二之初者有性而無體雖有炎上之理而未有炎上之用也自其炎而又上者麗于有體而苦于是乎作焉木之形可以曲直而其味乃作酸者蓋木之性得于天三者陽舒之中自有是陰歛之理也金之質可以從革而其味乃作辛者蓋金之性得于地四者陰實之中自有是陽散之理也乃若土爰稼穡而稼穡之先具五行冲和之氣者耳之所自成也稼穡之後得五行冲和之味者耳之所自用也茲又非其用之自然者哉

書惟別記

卷之三

十一

二五事

人之始生精與氣耳精之凝爲貌氣之出曰言精之顯爲視氣之藏爲聽其主宰曰心思睿聖各總上四者末後要緣見所以誠身之意○分屬五行及發見先後意要見

一曰貌 止 五曰思

自外而言之則貌外于言自內而言之則聽內于視自貌言視聽而言之則思所以爲主于內故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此其所以爲次序也

貌曰恭 止 思曰睿○恭作肅 止 睿作聖

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所謂德者乃每事之中各著不然之理也講不可涉事云如何樣恭如何樣從所謂用

○五事圖

相配

相與素閑

書帷題記

Figure 1. A: A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 B: A photograph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 C: A photograph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 D: A photograph of the experimental setup.

—

一、

思	聽	視	言	貌
心	腎	肝	肺	脾
火	水	木	金	土
<small>此蘇氏所先</small>	聽	視	言	貌
思	金	木	火	水
土	肺	脾	心	肝
腎	金	土	火	木
水				

此今月天也。多不備。當不可強合而爲二。然洪範先天之五。亦其配五行。則水火木金土此五行以暨而謂其生之序也。逮問後天之五事。並其爲五行。則不火土金水此五行以氣而謂其行之序也。如此看。不必牽合而自合也。

六政

八政之目以緩急爲次不可以治內治外別言起繳要見厚生之意而因天之說亦不可脫蓋八政雖有緩急之殊育人之所以因乎天雖有先後之異皆君之所以厚乎民也食貨八者皆要挑政字出○食貨祀賓師指事爲名三卿舉官爲名者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爲名則所掌不

盡改舉官名以見義王荆公謂自食貨至于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曰司徒司空冠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此說亦好

四五紀

歲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啓閉定四時是爲歲紀月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大小是爲月紀日日繞地一匝也以晨昏出沒定晝夜長短是爲日紀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謂日月別行會于宿度從子至亥爲十二辰觀象測候以驗天體是爲星辰之紀曆數謂日月五緯所歷之度數七政行度各有盈縮遲疾立數推算以步天運是爲曆數之紀要見協天意

香帷別記 卷之三

十兩

五皇極

洛書之數雖始于一終于九而必以五居其中者猶夫人君中天下而爲所取正也洪範之疇所以本于五行究于福極而必以皇極爲之主者正以皇極統八疇而有以肆極也故皇者必因形色天性之本然而敬用之者悉合其當然之則踐形而天下之儀刑自我而立矣順日用彝倫之固有而敬修之者悉得其當止之所盡倫而天下之人極自我而建矣于是極之所建福之所集欽時五福將有不期而然者然福不但歛之已也又有以敷錫于民焉蓋因其材質隨其觀感勉于自脩各有所成就則觀法之同亦獲福之同而若有以錫之矣然福不但與其民也而民

亦答君之錫焉蓋教化既行風俗既定相與守之易世而不變則君之極還賴民以保之而若亦有以錫乎君矣○此六句是皇極一章之綱領下分爲兩大段念之受之是彝是訓等皆推說敷錫之事會極歸極是訓是行等皆推說保極之事○皇極作用實在八疇須見得九疇貫通爲一方是究竟詳見書記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極者天下之公理相與爲善者天下之公心初何有于淫朋乎比德乎自夫道德不一風俗不同民于是乎有淫朋焉謂夫以私意爲合而不由于正也人于是乎有比德焉謂夫以權利相趨而志不在公也凡厥庶民有比閭族黨

書惟庸記

卷之三

之相羣羣以正也而無有淫朋于鄉者有親屬姻婭之相合合以正也而無有淫朋于家者民無淫朋則民皆皇極之民矣而豈民之自能哉至于有位在朝廷則精白以奉公而上不瀆以此其下在官守則靖共以自效而下不阿以比其上上無比德則人皆皇極之臣矣而豈臣之自能哉惟皇作之極焉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承式以一人之心爲心而比德自無也不然則臣雖有自靖之志其如無所觀法何萬民從父以一人之身爲範而淫朋自無也不然則民雖有保極之願其如無所視效何

惟皇作極 止 方穀

首節截上主威化下主造就上下庶民與人是眼目

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 止 斯其惟皇之極

建極以作人人固知所威化矣然均是人也而材質不齊則又有隨材成就之道焉凡厥庶民不有智足以出處而有猷者乎才足以設施而有爲者乎節操足以自立而有守者乎是材之不易得者也汝則當念之曾以其下民之達而有所忽忘之乎庶民之中不又有上之不協于極下之不罹于咎者乎此等進之亦可與爲善者也汝則當受之曾以其猷爲之未可見而拒絕之乎夫人不同而吾之隨其材而輕重以成就之如此則豈無有所感發而進者乎其進也豈無所著見而驗者乎彼不可以僞爲者色也自夫養深而見于外則有而康而色其人焉由中而發者言也自夫篤好而發于中則有予攸好德之言焉是人也豈但咎之必不罹而始化其猷爲與守之迹而惟德是向其去極也爲不遠矣汝于是則錫之福焉與其賢能加之爵祿則是人也斯其惟皇之極矣豈但言與色之庶幾而已哉

書惟庸記

卷之三

無虐貧獨而畏高明

貧獨庶民之至微者以其微而易虐則有善易見道豈能念之受之或錫之福乎高明有位之尊顯者以其貴而見畏則有不善或難于罪責之何以明章戒董以成其材乎

此結上章而起下章見上之所謂庶民下之所謂人者皆兼大小而言也

人之有能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止 用谷

此言有位者也以有能兼有猷故傳以才智釋之不言有守者以有為中亦足以包之也使羞其行者謂有以進其所未至擴其所未能蓋材智施為得于天資而涵養踐履成于學力人之實行易于不足故以羞其行言也羞其行則益有以進其材大其用官使之間其得人之助又不小矣邦國不其昌乎然使修其行又非一端而已爵祿者駁臣之大柄予奪者勸善之微機凡厥正人先事後食固其自待之心而既富方毅則吾待士之道朝廷有以禮君子則君子有以福斯民苟不能使有好于家而望其志力之專于國則是人斯其幸矣官之于先而罪之于後維斯人之事亦吾待士之未至也然所富者亦在子有好德之心斯為得勸善之道苟非好德而福亦加焉則為汝用咎豈勸善哉然則福不可以靳子而亦不可以濫加也造就之權其不可不謹者又如此○官使皆賢才即邦國之昌蓋國以人材為盛也不可落一層作效說

無偏無陂止 歸其有極

混破不截末二句非結語乃總上意而申之○建極之君夫既先之以身矣而言亦不可廢蓋詠歌以暢其情使之吟詠而得其性尤有助于不言之教者也故其辭有戒其

書經

十七

書經

十六

已私之生于心則有曰偏陂焉有曰作奸作惡焉而吾心有至中至平之則則所謂王之善吾心有公好公惡之則則所謂王之道王之路此其趨向當定于初者也其戒其已私之見于事則有曰偏黨焉有曰反側焉而王道則固蕩蕩而無所偏黨平平而無所黨偏正直而何反何側此其取舍當決于已者也言之反覆既以暢其言矣言之不足又申之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者蓋此極之理本人所固有也人惟有心焉以間之是以不能合而來偏陂好惡之私不生于心而于是極也向而趨之矣人無私心而事未必皆當理是以不能來而至偏黨反側之私不形于事而于是極也來而至之矣○蔡傳皇極之所由行是謂道路字皇極正大之體體是體段之體不可以體用對看○末二句雖平而意不平合而來而至是一串意各要挑得明白會如四方輻輳向京師指此為底止之地歸是已至了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止 天下王

君以皇極之理而敷衍為言也其可以恒言視哉吾知是理也本天命人心之正切彝倫日用之常乃天下之常理也是言也推之四海而皆準俟諸後聖而不惑乃天下之大訓也夫九疇錫而陰陽相協之妙呈于有象敷言作而陰陽相協之妙顯于有言是皇之所敷者帝之理而所代者帝之言矣非帝之訓而何哉○在君也是彝是訓在民

也當是訓是行是訓者誦之而不忘是行者體之而不違則天子之光雖不易近也而此理之同初無上下之問則踐行之至自然心德之孚矣庶民而近天子之光其有不頌天子之德乎將見莫不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爲天下王父母者我有所未知而能慈以教之凡所以反覆開論我者莫非順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本無背其所至危而從其所甚易父母于子之心固如是也信其恩育乎我者至矣天下王者愛有所不及而能嚴以齊之凡所以戒勵懲創我者得出今正人之體而不牽于姑息之私有制義宰世之權而肇立乎羣生之命王之在天下者固如是也信其君長乎我者至矣

六三德

正直剛柔謂之三德主君德而言也建極者言其本而三德其作用也用者因乎時者也老子尚柔朱子曰這下則剛柔各有用時正直待人聖人本心剛柔治人非聖人之得已故其序如此平康之世以正待正以直待直無所事乎矯拂故曰正直剛柔皆有所事故曰克剛柔之用各二曰強弗友者習俗之剛則以剛而克剛曰變友者習俗之柔則以柔而克柔曰沈潛者氣稟之柔則以剛而克柔曰高明者氣稟之剛則以柔而克剛所以不同者蓋習俗之不齊則政刑所治也故剛以待其不順柔以待其向化此二者剛柔之因俗而異施者也氣稟之不齊則當有教以

變化之而不可專任乎政刑故或調劑其偏不使其過則以柔而克剛是也或輔翼其所不足強勉其所不及則以剛而克柔是也此二者剛柔之因人而相濟者也蔡傳威福予奪似主政說抑揚進退似主教說以實事證之如君陳和厥中而亦有殷民在辟三細不宥之語畢公成厥終而亦有旌別淑慝彰善癉惡之語此政之剛柔見于威福予奪各有所宜者然也又如求也退故進之由也兼人故退之此教之剛柔見于抑揚進退各有所宜者然也但此八字亦不可瑣瑣分配如以某爲威奪某爲福予之類○惟辟作福以下書記至矣

七稽疑

稽建立卜筮人非其人則不可非其職則不專曰擇者擇其人曰建立者專其官也其人不但謂能知卜筮之人謂擇賢也故蔡傳云著龜至公無私故能紹天之明卜筮者亦必至公無私而後能傳筮龜之意

擇建立卜筮人止則從二人之言

君子演稽疑之疇必重其人而詳其法也

擇建立卜筮人止衍忒

上求卜筮之人而重其事下詳卜筮之體而推其用

曰雨止曰悔

以五行兆于卜者言之下以陰陽寓于筮者言之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

此列卜兆之體所以著五行之變也蓋龜之卜也其所以食之墨而變化以形觀其所折之文而象數以見故以五行之兆配之潤澤而為雨剛明而為霽是水火之兆也蒙昧而不明落驛而不屬是木金之兆也文理交錯有相勝之意是土之兆也五者之體不同而五行之理以寓隨其事之所問觀其體之所告而有以知吉凶之所在○此五兆不言一曰二曰者灼龜所遇無先後也

曰貞曰悔

此列占卦之體所以著陰陽之變也蓋著之筮也歷三變而成爻積六爻而成卦當其奇耦既具初操既成則有貞有悔焉自爻之無變而有則卦之居內體者貞也居外體者悔也蓋筮法爻從下起故以下體為內上體為外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象辭觀內外兩體貞悔在一卦之中而神明告人之意可見矣自爻之有變而言則初之所得而為遇卦者貞也後之所得而為之卦者悔也蓋凡卦變至三爻則占本卦及之卦之象辭而以本卦為貞之卦為悔其或變在一爻而占其變或變至二爻而主其上爻雖有所主之爻而兩體之為貞悔者固在焉其或變至四爻五爻而占之卦不變之爻或六爻皆變而乾坤占二用除占之卦之象辭雖占在之卦而兩卦之為貞悔者固在焉是有陰陽即有動靜之殊有動靜即有貞悔之寓折而觀之一卦具一貞悔也統而觀之凡卦相為貞悔也故一

卦可變為六十四引而伸之變至於無窮而不出于貞悔之二體而已吉凶之斷貞悔之間而已

曰雨止衍忒

曰悔截上兩陳卜筮之體下總著卜筮之用體者天道之本然吉凶所由生用者人事之當然吉凶所由定○詳卜筮之所得也與總卜筮之所推也同

凡七十五占用二衍忒

占用二截計卦兆之數皆推人事之過差也人事指方來而未然者說有過差則其事不可為無過差然後可為也○按兩陳象辭克貞悔上文未曾露出占卜字連用幾個曰字一串叙來至此而總之曰凡七始明之曰十五占用

二明五兆之為卜用貞悔之為占用也今作傳注者于上文俱已說破了則此十五占用二似為剩語作文者須要善體貼○衍忒言皆主于推人事之過差也曰稽疑則似乎有疑皆可問也曰衍忒則事主于不過差非正之疑不在所答可知矣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時人即上所擇立之人也卜兆本于五行必心通五行者而命以卜占卦主于陰陽必德合陰陽者而命以筮此只是重提上句以起下意非是再立卜筮也三人占謂卜必三人筮必三人非總是三人也要見相參考之意三人從二人之言善鈞從眾也○論稽疑不偏于所主不苟于所

從

凡七止 謀及卜筮

上為稽疑之法下為稽疑之序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盡人謀而後卜筮以決之○本大疑說來古人必有疑而

後稽之卜無疑者不敢瀆鬼神也其于疑事必先謀及乃

心而熟思之次謀及卿士而熟議之又次謀及庶人而博

詢之乃命于蓍龜以決之

謀及乃心止 達吉

疑之謀于神人者有其序謀之協于神人者有其休

謀及乃心止 庶民從

書禮制記 金主

詳稽疑之序先人而後神者稽疑以人謀為主也舉稽疑

之應先神而後人者決疑以神謀為斷也○書記朱子一

段要執記

汝則從止 大同

國家之決疑也以盡人謀則官占必先於蔽志而以聽天

謀則有心不若于無心故君者謀之主而卿士庶民其贊

也使汝以為可而龜筮既協其占卿士庶民莫能異其議

是之謂神人不同而其心同矣上下不同而其志同矣大

同之應殆不止于所問之事吉而已身其康疆而卜年之

永也子孫其逢吉而卜世之長也此吉之至而不可以常

得者也○理本大同但人有私見則人謀已不能同而况

可望于鬼神之同乎今也無不同是以謂之大同

身其康疆子孫其逢吉

得大同之道者宜應大吉之占身其康疆于五福中但舉

其一蓋人君當貴是其本有惟康疆則可以享壽考故特

以康疆言也子孫其逢吉言子孫亦賴其餘休逢吉而不

逢凶見其占應之遠也此須見是從大同上來乃有此效

驗

汝則從止 卿士逆吉

君子衍稽疑之時必于人謀之參合于卜筮者而歷其

吉焉○理之所在人之所見不能以盡同固有君以為可

而卿士庶民以為不可者矣亦有卿士以為可而卿士庶

民以為不可者矣

民以為不可者矣庶民以為可而君與卿士以為不可者矣

是者皆非龜筮不能斷也而其吉豈無可言者乎自夫汝

之謀合于龜筮而卿士庶民或逆焉建極之君其發慮宜

無不當而况神謀既從矣吉可知也自夫卿士之謀合于

龜筮而汝與庶民或逆焉謀盡于廟堂而賢臣者又入

心公議之主也其有不吉乎自夫庶民之謀合于龜筮而

汝與卿士或逆焉聖人無心以萬民之心為心而衆情可

否亦得上敵于君卿者也其有不吉乎幾個吉字要見作

內作外皆宜之意

汝則從止 卿士逆吉

三從二逆者皆吉然或汝或卿士或庶民各以其一在龜

空之上其要亦以人謀為主○五者之中三德○禮從之
理多吉之所在○三從二逆者以人與龜筮不言也蔡傳
以發謀之人配龜筮而言故曰人一從而龜筮不違○餘
則書記至矣

八庶徵

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

非是序亦非是目○列五氣之名有一定之候○書記正
義說得好

五者未備各以其象

五者作一頭來備謂不至手不足以叙謂不至于紀期

曰肅時雨若止時風若

書惟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惟五事各得其理則休徵各以類應蓋本一理也○書記
精

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上言休咎之理此下言念用之意省即念也○書記至矣
卿士執政之官師尹衆有司

王省惟歲止平康

下言休徵之應正見當省念意○休徵應則天下皆享有
五福矣

歲月日時無易止家用平康

時無易即五時若也百穀用成以下要見民間享有五福
之意○書記精微

庶民惟星止則收風雨

王與卿士師尹則能自省而民則不能自省者也民不能
自省則王與卿士師尹當省民之安不安而知已之所以
致之者也書記精微

九五福

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

短折貧疾憂惡弱凶其得書記至矣

旅葵

旅西戎國名見正義蔡傳欠釋此字

明王慎德止服食器用○王乃昭德之致止

惟德其物

惟德其物

謹德者念無妄動而猶不懈于操存事無過舉而猶不怠

于細微咸賓重慕德向化說惟服食器用重德之所致說

乃達人自無異物蓋貢方物所以表慕義之誠無異物尤

可驗慎德之致○惟德其物書記說得好

德盛不狎侮止罔或不勦

邇人安截上是陳謹德之戒其事詳下是著謹德之功其
詳約

德盛不狎侮

止百度惟貞

上告以謹德而不玩人下告以謹德而不玩物○德盛之
人心無斯須之不莊不敬而慢易之私不得以入之故動
容周旋中禮自無狎侮之事此泛論理非指明王亦非指

武王也謹德不可不極其至意要見謹之至則敬恒勝急義恒勝欲即是德盛處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

二句一戒一勉意耳目不專指聲色大凡外物可以移人者皆從耳目而入言須心為主不可為耳目所役事之可為不可為一斷之以百度之正百度者百事之節也如與居有節不失與居之正號令政事有節不失王言政體之正

玩人喪德玩物喪志

德盛不狎侮有狎侮即喪德矣不役耳目者志也玩物即喪志矣德以平日所養而言志以心之所主而言

書惟別記

卷之三

志以道寧言以道接

此不以內外之交養尤謹德之要也志以道寧不須用以道制欲等語只是以義理養心而志不妄發言有是非以道接謂有以審其是非而妄受也○志以道寧則知止有定此存乎中所以應乎外也言以道接則非禮勿聽此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或以此二句分玩人玩物非是○此二句若搭上文玩人玩物出只當開開說

玩物喪志志以道寧

玩物則志以物移故喪志志喪則志以道寧

上致謹于持養下致謹于好尚皆謹德之事也或以下為

道寧道接之實或以為道寧道接之效俱非也

不作無益害有益止 邇人安

此言好尚之當謹亦謹德之事也功乃成民乃足達人格邇人安正見當謹之意二乃字二則字重看功成民足一節也犬馬至達人格二節也末二句三節也要見益切至之意益無益與異物猶泛言之至犬馬奇獸則指言之至所寶惟賢發一惟字見此外人主無當留其心者寶非其寶邇人且不安則切言之矣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無益不止游觀異物不止奇巧如漢景帝所謂雕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此正所謂作無益以

書惟別記

卷之三

害有益也夫布帛以為溫而貴纂組之華什器以為用而尚雕鏤之巧誠不以用亦祇以異不過以悅人之觀美而已人主之好尚如是則有益之事為所妨廢何以成安養之功用非所貴貴非所用則後用傷財下日趨于淫巧而飢寒之所由生也民何以足哉

不寶達物則達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不寶達物則好尚無可窺而達人懷德之心益堅此達人之所以格也以周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反者便見所寶惟賢正與上五不字相形而達人邇人亦相對以見意要發得他意出夫邇人不安則雖單于稽顙而朝越裳重九譯而至何補于事哉

夙夜罔或不勤 止 一簣

呂氏謂此即謹德工夫者蓋人心惟常勤故德無微而不謹不然則有乘其間而入之者矣為山九仞之喻正以平日積累而一事不謹即能為大德之累惟乾乾日昃慎終如始乃為得之知一簣能虧九仞之山則知細行不可以不謹知細行不可以不謹則知夙夜不可以不勤矣

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

允迪茲載下二句平說非串意茲字觀嗚呼再更端則止管至上節然呂氏以夙夜罔或不勤一句為即謹德工夫而蔡傳以謹德為一篇之綱領則前後意實相貫作者能融化其意則關係有情矣

金縢

自以為功之說書記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書記是舊說非是○乃卜三龜一習吉乃卜當為一句習重也雖三龜並卜非有先後後者重前而告吉故曰習吉觀兆已知其吉猶尚未見占書占書在干匱中啓籒見占書占書具言吉占故云乃并是吉○茲倏倏能念予一人書記好○其餘書記詳矣宜精玩之

大誥

敷責敷前人受命茲不忘大功

敷責敷前人受命一申說蓋謂僭亂之臣竊據土宇乃法度之所當討者也于法所當討者即誅討之所以備其

法而平其僭亂以復吾之土宇而開大其基業也如此者所以不忘武王安天下之大功也武王伐殷以救民其功大矣今我所以如此者所以繼述武王之功也不忘者繼述之謂也

寧王遺我大寶龜紹天明

上言事理當盡之意此下始以卜言以天命決人事反覆言之以勉羣心之斷而不疑也將言卜伐武庚之吉故先本大寶龜之遺于寧王西土有大艱之見于前兆紹天明之靈灼灼可驗如此豈可違哉此蓋武王初崩之時況卜時事之吉凶而有此兆也西土指宗周對東方諸國而言也天時有變人事艱虞之會故曰大艱東方有亂西土亦

命之秋故曰不靜越茲蓋則所謂有大艱不靜者果驗矣

民獻有十夫予翼以于枚寧武圖功 朕卜并吉

今泰今翼日舉武庚蠢動之明日見大義所在賢者即見之明而應之速不待于時日之多也民之賢者十夫見其衆也來助我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言十夫以武庚為當討也君子之于天下也已不必常是則從衆衆不必常是則從賢賢者人心公議之上也今邦君御事猶有利害之惑而卜獻同心則公理所在超乎利害之外者實諸億萬人而皆合可知矣雖不卜可決况卜而又吉乎我有大事所以知其必休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

肆予告我友邦君 止 王害不違卜

大誥一篇不及其他惟釋其艱大與違卜之說自肆予冲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予易其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則不在言矣

肆予冲人永思艱 止 寧考圖功

爾以艱大沮我肆予冲人亦豈不思其艱大哉 止不可以不成也段詳書記

已予惟小子不敢替上帝命 止 爾我不丕基

以上爲卜則占數之一術而已殊不知卜者所以紹天之明則卜之所在帝命之所在也今也卜伐武庚而吉是帝既命伐之矣其敢廢乎故即先王小民莫不用卜以見已

書惟別記 卷之三

王

不可廢卜之意天明即卜也從之則吉逆之則凶是可畏也壯我討叛之謀堅我克敵之志輔成我不丕基業者惟茲卜也其可違哉上釋艱大此釋違卜

王曰爾惟舊人爾不克遠省 止 救寧王天命

自此章以下重釋艱大之語書記好

若兄考乃有友伐厥子 止 弗牧

兄考喻武王友敵已者喻四國子喻百姓民養喻邦君御事謂今日之事正如父兄有敵人來伐其子而爲之臣僕者其可勸而不收乎夫邦君御事不過憚難耳非有勸之心也而云爾者不救則幾于勸矣○勸字還是民養自相勸以弗救如隋人作母向遼東浪死歌以相感勸即此

勸字但傳中作勸其攻伐而不救

王曰鳴呼肆哉 止 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兩易字案傳謂爲違越而下無音則只知字讀在武王時則不敢易法在今日則不知天命之不易何耶○十臣陷後至到故心與天通能知其禍福之幾于先及周德日隆天休滋至所謂樂悅者初無形聲之可驗亦惟十人與武王同心同德有以悟其式教用休之意于不言之表十人有知天之德如此以此養襄武王克商受命用美厥師所謂美邦也爾于是時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于征伐況今武王又天降禍于周首大難之四國大近相攻于其室比武王甲伐之時事勢之危迫何如東征以奉天命其所賴

書惟別記 卷之三

王

于臣人之輔者又何如爾乃以爲不可征以今觀昔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矣視十人迺知帝命之心何如耶視爾昔時不敢易法之心何如耶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若猶夫 止 惟休于前寧人

書記甚妙

予易其極卜 止 卜陳惟若茲

上既歷解其艱大之疑此章又釋其違卜之意謂大事以人謀爲本我亦何敢盡欲用卜敢不從爾勿征乎惟佐武王以開疆土此寧人之功有待于後人之繼者也此功不循不但無以休于前寧人而先王之疆土爲他人所竊據則又不但朕祚不終之責而已若率循其功則討叛伐罪

王威自當丕揚于海表除殘去暴疆土豈容竊據于他人
指定先王疆土此實事理之顯然而可見者也上而不吉
固將伐之況今上而并吉乎肆朕大以爾東征言必往矣
天命不僭言必克矣上之所陳已明告如此矣

微子之命

王若曰猷殷王元子

崇德象賢作一頭統承先王三句示以爲後之事與國咸
休二句期以垂後之美也只崇德象賢四字是稽古不必
貫下說德指成湯言賢指微子言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是
一事作賓王家是一事與國咸休二句一連

嗚呼乃祖成湯克齊聖廣淵

言德則記

王若曰

此言崇德之意齊聖廣淵是四個字不必以敬立意皇天
眷佑誕受厥命者以德而得天也撫民以寬除其邪虐者
以德而安民也功即安民之功加于時者言其所及者衆
德即齊聖廣淵之德垂後裔言其所傳者遠也

功加于時德垂後裔

功通指除暴亂致治平而言撫民以寬除其邪虐二句只
是初克商之事功不盡于此也德垂後裔有文講云身立
乎二十七王之前道固無俟于後矣而人紀肇脩之實猶
足以開克孝之心傳衍于六百餘年之後世雖有改于
前矣而宗廟祗肅之誠猶足以垂肅恭之家法此亦警句
也

爾惟踐修厥猷 止 尹茲東夏

此言象賢之意踐修厥猷舊有令聞即所謂象賢也恪慎
克孝肅恭神人以微子實德而言即踐脩厥猷之實此是
指其德予嘉以下則美其德也乃德即指上句曰篤不忘
即嘉之也上帝時歆二句因其肅恭神人而言其必爲天
之所顧歆民之所敬順不但予之嘉之而已庸建爾于上
公則言今日之所以待微子者正與統承先王脩其禮物
作賓王家相應

恪慎克孝肅恭神人

恪慎克孝以心言肅恭神人以事言二句須一直說爲是
肅恭神人以神人以和例之當兼敬神敬人兩意或以神
人只指祖考獨言祖考者爲微子奉祀而發也宜更詳之

予嘉乃德曰篤不忘

篤言德之厚不忘言其心之眷眷處不忘即所以爲厚也

上帝時歆下民祗協

二句平看因其德而美其能如此未然事也亦見其宜爲
祭主君臨大國之意時歆只是帝休之意非謂微子享上
帝也

欽哉往敷乃訓慎乃服命 止 俾我有周無斁

往敷乃訓欲其以脩于已者布其教于國人也服謂上公
九旒九章之服命謂上公九命凡車旗獻享之節也宋爲
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于先王之廟處有借擬之失故

因而戒之此與敷乃訓句亦不可平看下八句依傳平以字貫下上四句作一節下四句作一節下節與上節句相對而意更深一步○欽哉哉

弘乃烈祖律乃有民

兩句平烈祖成湯也弘字應德垂後裔踐修厥猷說衍于不替即所以弘之也有民指東夏之衆律者有以爲之範也

世世享德萬邦作式

享德者言微子爲受封之祖而創業垂統以貽後人也因武庚絕世而深期之萬邦指諸侯言蓋爵爲上公禮守先代萬邦諸侯將視以爲法也

惟我周無斁

俾我有周無斁

此句與永綏厥位句相對而意又進或以此爲通承上七句者非

嗚呼往哉惟休無替朕命

往汝之國休美其政當融化一篇之意舊以敷訓慎服命貫陋也

康誥

洛誥錯簡

見士于周截以兩周公作至四方民大和會言民之赴役也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言臣之趨事也周公成勤即計大數揣高卑等事洪大誥治告臣民以營洛之事也即所

謂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是也

四方民大和會止周公成勤

民大和會民之勤也百工播布民和率與趨事而亦勤矣周公則成勤焉小注以民爲主非是餘詳書記○此段書記移在洛誥之首

周公成勤乃洪大誥治

古人作事皆規模先定然後作之而不愆于素如士彌牟之營成周即古人之遺法也召誥已未至癸亥五日不言事將用書命此五日中午必會集臣庶計丈數至書檟糧等即周公成勤之事也役書已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賦功屬役使就築作功故曰誥治賦功謂賦歛諸侯之功料其

人夫多少屬役謂付屬所役之處使知得地之丈尺也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康叔時爲方伯故稱孟侯不用尊之親之爲說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左氏曰明德謹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之謂謹罰務去之之謂左氏此數語最好最得康誥本意觀下文不敢侮鰥寡以下至時敘則文王所以造周者可見矣文王之德不可名言觀不侮鰥寡庸庸祗祗一仁心之發見自顯民而造我區夏自一二邦以脩而西土怙冒自聞于上帝而殪殷受命厥邦時叙則務崇之之意可識矣及告康叔以明德則欲其近述諸家廷老稽諸前代紹而行之

則而由之至于弘一天德裕乃身而始為不廢王命則德之貴崇又可見矣及告康叔以謹罰始言謹罰欲其原情定罪時乃大明服而已繼則欲其以德用罰繼則欲其不用罰而用德則務去之之意又可見矣蔡氏謂此二句為一篇之綱領而于下文沒落血脉歷提得甚分曉見通篇只是一片話此蔡傳之精來處也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顯民

不敢侮鰥寡明德之見于仁民也庸庸祗祗明德之見于用人也威所當威正見罰慎而不輕之意三句要見一聽于理而已無與焉君之德其先于愛民其大于知人故舉文王之明德而以為二者盡之能用敬賢計罪一聽于理而已無與焉非純乎至公無我者不能也明德惟馨非兩平蓋慎罰亦德也故言德著于民

顯民止時敘

惟時怙冒截顯民對聞于上帝帝肇造句對天乃大命文王三句看一二邦對厥邦句看造脩怙冒時叙皆以興于德化遷善達罪說○聖德著于民而化為漸廣聖德得乎天而化為極廣○區夏指本邦言一二邦指鄰邦言西土指一方言厥邦厥民則天下之萬邦萬民也

聞于上帝帝休

克明德則契天享德之心克慎罰則契天好生之心故天休美文王而干是大命之也

越厥邦厥民惟時敘

本殪戎殷來克殷而化及萬邦本武王事此處武王不自居而歸之文王蓋討殷之罪受有殷命實始于文王武王特終其事而已乃寡兄勗正言已德不及文王而勉終其事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引起下祗通之意

不敢侮鰥寡止紹聞永德言

既推其得國本乎文王因言治國當法乎文王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道乃文考止不廢在王命

廢在王命

此下欲康叔明德也今民二字貫至末近述遠稽皆法其明德以治民也凡所謂民皆指衛一國之民也商民見文

王之子來臨為侯必以能敬述文王之事望之康叔聞父

兄弟道德之言熟矣一旦出而為侯既離父兄之側恐舊聞

不相承續而異聞或有害正故當尊紹其聞衣被先王之德言而體之于身也祗述紹聞不出于家庭又欲其肅求之商先哲王蓋汝今所往商之故地也居商之地治商之民而無其德將何以保又其民乎商賢聖之君六七作皆有考成人為之輔其宅心訓民皆有成法汝當大為之規遠為之法亦以宅汝之心而知所以訓民也故求遠惟猶在于近代又欲其上求于古若唐虞夏后其前言往行有可聞而益吾之知有可山而資吾之行者汝尤當別求朋用以康保其民可也夫義理無窮所以近述諸今遠稽諸

古者正以此理皆吾心之所固有而天者理之所從出不
博不足以聚之而弘于天也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其
積力久衆理該通則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
有餘用矣不如是不足以言得于心也既得于心則心廣
體胖動無違禮而德之在身始見其從容而有餘裕矣不
如是不足以言有諸身也明德至此始爲不廢在王之命
若德未至此則所謂祗通敷求遠惟別求者猶爲虛言而
將以望于保又康保宅心知訓難矣豈王之命汝之意耶
今民將在祗通乃文考紹聞衣德言

尊所聞而不忘卽是紹其聞紹者繼續之謂忘則間斷矣
衣德言者不徒聞之而服行于身也德言卽所聞也衣被
書惟則記 卷之三

文王之德言卽是敘述文王之行事蓋文王之德施之爲
事發之爲言無非德之所在無非康叔誦法服行之所在
也

往敷求于殷先哲王 止 宅心知訓

此欲其法商一代君臣之明德以治民也往字因康叔往
泄商民而言敷求者又欲其廣求于家庭所聞之外也殷
先哲王指商一代之賢君也商裔成人指商一代之賢臣
也或專指成湯伊尹非是宅心以其所以處心者而處心
也知訓以其所以訓民者而訓民也知所以宅心則知所
以訓民亦一申意也保又康保與宅心知訓不過變文或
謂保又康保中俱有宅心知訓意似不必從

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

聞主知言由主行言或云不分只一連篇是

弘于天若德裕乃身

弘于天本上祗通等事德裕乃身又本弘于天來此二句
皆言學之所得

王曰嗚呼小子封惇稼乃身敬哉 止 懋不懋

此節若合上出分章截上勉其法古明德以治民下言民
之難保以見其功不可不盡之意乃其又民正與今民保
又民康保民相應

天畏棗忱 止 乃其又民

小人難保載上著保民之難下惟保民之道天畏棗忱正
見小人難保意不可以天民平看往畫乃心者近連遠積

以施于用康保又者其事非一端其功非易盡又非有待
于外而賴于人在于盡吾之心焉而已此事豈自安而好
逸豫者所能辦哉我聞曰怨不在事之大亦不在事之小
惟在順理不順理勉行不勉行耳苟不順理不勉行雖小
足以致怨况其大者乎凡事莫不積小而成于大故無小
而不當戒此所以當盡其心也盡心則得惇稼敬哉之道
而小民之難保者不見其難保治民之意在是矣此句非
以效言卽上所謂保又康保是也

惠不惠懋不懋

見得無所不惠無所不懋心乃盡而職乃舉若是一事不

一時不勉便是一處心失照管盡心之道哉

已汝惟小子止 作新民

此言明德之終也已汝惟小子汝知汝事之所專重者哉
基以德化民而不欲恃刑罰以爲治此上之德意也當廣
此德意以和保殷民消其強梗弗順之習導其遵道嚮化
之心于以助我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焉蓋我承文考誕
受之命則有安定之責受文考時叙之民則有作新之責
惟汝能弘王而和保之則民心太和天命凝固而命可以
言安定矣鼓舞維新之化罔有舊習之遺而民可以言作
新矣作新民只以殷民說小注以新天下之民說非也嘗
將皆化于周德惟殷墟尚染于紂惡故武王以爲已責而
責惟別記 本義 下
賴其助于康叔耳○大學明德章引康誥曰克明德新民
章引康誥曰作新民明經語之出于康誥也○明德自新
也新民明明德于天下也德至明于天下始盡故曰此言
明德之終也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止 時乃不可殺

此下欲康叔謹罰也作新民在德然人情趨向未易齊罰
亦不可廢故言謹罰之道以敬明法意爲先人有小罪以
下此設爲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議其輕重也謂如甲有
所犯罪雖小于乙而其情非出過誤乃惟怙終自作不法
用意如此雖罪小乃不可不殺又如乙有所犯罪雖大于
甲而其情本非怙終乃惟過誤或爲人所誤偶爾如此既

服罪輸情乃不可殺此二者特以罪至于殺者言之以例
其餘非謂罪不至死而但有怙終之情者皆可殺也○原
情定罪所謂敬明也此謹罰之大旨也

敬明乃罰止 惟民其康乂

二節相承敬明乃罰是綱領人有小罪非肯以下言罰當
原情以爲輕重以起下意有叙時乃大明服以下則正言
敬明之事也有叙言民所犯有重有輕而法以情理權衡
于其間有取有舍有一定之倫叙也通指三千條而言不
可只承上兩條上兩條乃舉以見例耳明者聽之得其情
而處之當于法也服者足以服乎人也明服乃一連字謂
情法相得而足以服乎人未說到人無不服上到惟民其
書惟別記 本義 下

勅懲和方是人無不服處也若有疾以下又是于明服中
分開兩端而言蓋民之未肯畢棄咎以上之徒法以繩之
耳視民之不善如疾之在已則攻治鍼砭無非所以爲德
也以此心待民民自知惡之不可爲而畢舍其咎矣民之
已陷于惡者既以去疾之心去之民之未陷于惡者當以
保赤子之心保之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陷穽在前蹈之
而不知豈赤子之罪哉心誠求之得其不言之欲止其未
形之邪與之作主全在保者以此心待民民自慕于善而
無不安治矣○玩三個惟民其字分明三段

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

據孟子引若保赤子以爲小民無知而犯法猶赤子無知

而犯法猶赤子無知而入井則分取舍兩邊爲是蔡傳云以保子之心保善保善二字須要活看蓋對去惡而言則凡情有可恕而恕之者皆爲保善耳○如保赤子爲其無知也常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恕之事亦無所施其恕如是而刑有妄加者乎有得其情而喜者乎此處形容謹罰之心曲盡真聖人之言也

非汝封刑人殺人一節

書記好

王曰外事汝陳時臬 止 丕蔽要囚

書記好○服念之久可生者固生之矣而其無可生者情無可矜法無可疑乃斷之也或子不蔽兼取舍言非也

書記好

書記好

汝陳時臬 止 惟曰未有遜事

師茲殷罰有倫有司之事也服念五六日丕蔽要囚康叔之事也以此意分看下依傳意發明法貴師古而又戒其泥乎古情當審乎已而又戒其徇乎已如是則刑殺廢幾可以當罪又慮其矜喜之心生則怠惰之心起而刑殺之所由以不中也故謂使汝刑殺盡順于義雖曰是有次叙汝當惟謂未有遜事焉

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 止 未有遜事

既申言其所當法因歷言其所當戒○殷彝即殷罰有倫也罰固憑以爲斷然泥古而不通不可也當于其中用其義刑者刑義殺者殺義者時之宜也其取舍固權之已矣

然趨時而徇已又不可也當勿以就汝封之意蓋苟不當罪是移情就己也然則所謂義者歸于當其罪而已然使自以爲當而矜喜之心或生則怠忽之心將乘之矣故欲其敬慎之心常常不足已遜而猶曰未遜已盡而常如未盡然後可焉

用其義刑義殺 止 遜事

隨所慮而欲其知所戒

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平日之處心又用刑之本也慈祥惻怛之人用刑則能虛心察情而以義處法常乎人心合于天意昌刑所謂惟良折獄也苟無是心則雖察其聰明得其情實以言乎不失

書記好

有罪則可耳以言乎若有疾能使民畢棄咎則難矣故武王善康叔之存心而又謂朕心朕德惟乃知之武王之心之德好生而已惟康叔知之則康叔之心可占矣○下文言用罰之事元惡大憝一也不率大戾二也皆因商俗而用懲惡之重典故于此先發其良心欲其以此心爲用罰之本也

凡民自得罪 止 罔弗慙

此武王舉一端以爲例也豈不見凡民自犯罪作孽非人陷之也爲寇攘姦克殺人顛越人以取其貨顛越謂不灰而傷于取也如畫爾于茅之于簪不畏死言其心強狠殊不畏死也罔弗慙言如此之人衆所共惡也刑法加焉非

庸以次汝封也刑加乎自犯之罪也凡用法皆然則樊公理矣○所加非人所共惡非天討也○此不待教而誅者也

王曰封元惡大憝 止 乃其速由茲義率殺書記至矣

亦惟君惟長 止 乃非德罔乂

此承上文而又探本以嚴之肅叔之身也臣者民之表故責民之不孝不友其本在臣君者臣之表故責臣之不忠其本又在君君身正則能厥家人所謂身修而家齊也能厥小臣外正所謂惟臣欽若也何假于威虐而以非德用乂哉不然則所懲乎身不怒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

威虐無益祗爲大放王命耳

汝亦罔不克敬典 止 予一人以懌

有時而用殷罰有時而用文王之罰則疑若于無常一則曰速由文王作罰一則曰速由茲義率殺則疑若于不裕殊不知法由前古而至我周講畫至精至備皆天討不易之定理國之常典也汝亦罔不能敬守之由是而求裕民之道裕云者典以涵教本欲民知所趨避而從容于德化之中非以操切之也若是者其道無他惟文王之敬焉視民如傷不侮鰥寡而翼然于懷保之餘惟文王之忌焉廢獄罔兼外惡不務而惕然于臨照之下是心也固敬典之準裕民之道也汝惟以之而自勵曰敬如文王故無可悔

之刑而生民所以有賴若吾則勉于時叙而猶恐矜喜之心或生其能如文王之敬否乎忌如文王故無不勤之戒而萬民所以咸和若吾則念于旬時而猶恐任法之意或過其能如文王之忌否乎蚤夜華華惟求有及于文王焉則與敬于汝者不徒爲陳述之師而臣之弗念弗庸者且將觀感以治而時乃引惡之憂吾可以無憂也化行乎臣者不徒爲職業之畫而殷之不孝不友者且將潛孚以革而民彝泯亂之憂吾可以無憂也其有不懌矣乎予惟有及依舊只在敬忌上敬忌裕民只一層事乃由裕民謂刑罰中有美意而非以操切之即敬忌是已故即繼之曰惟文王之敬忌乃裕民曰我惟有及謂欲如文王而後已也

裕民切不可以效言

乃由裕民 止 用康乂民作求

上以已與康叔文王與殷先哲王作求與有及裕民與迪吉康對看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康 止 罔政在厥邦

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書記引呂氏林氏真氏三家之說語意相接最妙

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于罰之行 止

其尚顯聞于天

書記好

王曰封敬哉無作怨 止 不汝暇殄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敬哉一截民寧一截末句一截或以敬字對忱字看非也作怨非謀非葬皆以德刑相形言任刑而不任德是爲作怨是爲非謀是爲非葬不可不戒此欲其不用罰也惟斷以誠意大法古人之敏德者卽祇適文考敷求殷先哲王之屬是也此欲其專用德也古人之德由敏而成法古之道纔有怠緩悠游之意便不濟事必以聖人爲必可及古治爲必可復果以行之確以守之而後可以言有其誠矣古之敏德者心固安于所止德固稽于中正謀固出于遠大而汝之大法之也亦用以康汝之心焉顧汝之德焉遠汝之謀焉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裕以民寧只是純用德書惟別記本卷主

化之意下可以放言

蔽時忱丕則敏德

一串意 用康乃心 止 裕乃以民寧

用字承丕則敏德說來若謂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則必不能安汝心矣必不違省已德矣爲謀則不逮矣惟斷以誠意大法古人之敏德者使此心惟安于義理而無得以遷搖之者常有以自省已德而知其所未至其謀則遠大而無復有非謀之雜此道也裕以民寧之道也刑罰非裕也敬典之中有裕民之道故曰乃由裕民道德本裕也純德化而民自安故曰裕以民寧○餘則書記至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子封 止乃以敷民世享終以天命殷民結之○書記的確 酒誥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地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妹古沫字沫水名因水名地提起頭說今明大命于妹邦大命誌酒之命卽下文是也商紂沉酗于酒其下化之至以成俗而妹邦尤甚武王之誥上自有位下至民庶欲其無常于酒而已初非太嚴而達于人情又何難行而勤于告命如此哉蓋習俗既成難以遽革觀地名朝歌而墨子回車墨子豈但惡其名哉蓋有感于紂之事也

書惟別記本卷主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 止 惟元祀○天降威

止 惟辜

肇國西土爲方伯時也庶邦庶士少正御事皆西土之人或以上爲一方下爲本邦非是此處蔡傳欠明悉當依孔疏云庶邦卽衆多國君衆士朝臣也既總呼爲士則卿大夫俱在內可知少正官之副貳御事治事者以其卑賤更別目之○觀小大邦用喪之語是戒其國君則此庶邦中當含有國君在內○祀茲酒三句及天降威一節書記說得好要見西土庶邦遠去商邑亦詳諄以酒爲戒則商邑可知之意

文王誥教小子 止 德將無醉

本國之卿大夫無待于諸教故專諸教其小子以其血氣未定恐易至于縱酒喪德故也爾各有官守有職業不可常于酒越康國之小子飲皆惟祀而後可雖祀而飲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于醉也觀此康國字則上小子是本國可知本國之臣但告其小子者老成人不待以酒爲戒也祀茲酒者祭祀始用酒也用酒以裸獻非爲人之飲也飲惟祀者人得飲酒惟祭祀之時也飲以飲神之賜非以爲酬饋也若飲不惟祀則爲弄酒而非天降命之意矣然酒不但飲之有時即以時而飲亦當以德將之而不使至于醉將時也德將者心志有所操存志常帥氣而不爲物所勝也若無德以將之小或亂其血氣大或至于亂志而喪德矣

聖九

惟曰我民迪小子 止 小子惟一

書記明微○小大德俱在謹酒上說謹酒似小德然以酒酒之禍觀之則其所關者大矣故于小大德惟當以一視之不可以爲小而戒視小如大則能無弄酒而惟土物愛厥心臧美執大焉

妹土嗣爾股肱 止 致用酒

書記至矣○厥父母慶載肇率車牛遠服賈是豐食有餘力而爲之不可兩平

庶土有正 止 永不忘在王家

典聽朕教載下以羞考饋祀及爾爾乃字相對看如是而

後飲酒乃所謂無弄酒也木兩茲字指上事也若曰謹酒如是則信惟王治事之臣矣謹酒如是則亦准天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矣○書記明微

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

常常反觀內省是下工夫處使念慮之發營爲之際悉稽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此是非辨不萌德性常用處事神之道難于事人故先推原其本如此要見可以交于神明意○有如是之德以羞饋祀則神祇享之故可以自副而用宴樂見得不如是者不可以交于神明矧自介用逸乎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止 在王家

書記明微

聖九

時講正事元德俱指羞考饋祀爲言外爲陋見書記已明○一謹酒而爲元德爲王正事之臣上則天順之下則王家不忘之然則謹酒豈小德乎以此照前意益明

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 止 克受殷之命

欲羣臣盡恭酒之道其望深舉前臣遵恭酒之訓其效大文王之教上文所述是也邦君御事克用祀茲酒之教小子克用無弄酒之教故我至于今克受殷之命文王恭酒之教其大如此夫西土之臣用文王教其效既如此則妹土之臣用武王教豈不足以保有祿位哉

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 止 惟民自速辜

舉殷代以酒興亡為戒也書記備矣○天顯即天之明命
畏天命者鮮矣畏民與畏天並言則又聖人之微旨也迪
畏天顯則常若上帝之臨汝迪畏小民則常見小人之難
保敢縱酒乎一縱酒則玩而不知畏天顯雖可畏酣飲則
不暇顧小民雖可畏酣飲則不暇恤矣商人以尚敬為法
尚飲為戒自成湯至于帝乙其君臣皆不暇逸者則湯之
垂統有以致之也以湯作主以敬畏立論紂惟縱逸至于
不克畏死

迪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

經德秉哲正迪畏之實也皆兼天民兩意林以經德屬畏
天秉哲屬畏民非是

書惟判記

卷三

迪畏天顯小民止成王畏相

成就君德根經德意敬畏輔相根秉哲意

自成湯至于帝乙成王畏相

成就君德如太甲之悔過思庸而允德克終高宗之務學
時敏而德修罔覺一成湯經德之心法也敬畏輔相如太
甲之于伊尹師保是資不徒為禮遇之恭高宗之于傅說
訓志是賴不止于體貌之重一成湯秉哲之家法也

惟御事朕恭有恭

此御事亦通指湯及後王而言如伊尹以不克克殛其君
為耻則所以輔君者有恭而克體乎經德秉哲之心者也
如傅說以克紹乃辟于先王承綏民自任則所以輔君者

有恭而克體乎成王畏相之心者也斯時也自暇自逸備
且不敢矧曰其敢尚飲乎

越在外服止尹人祗辟

侯甸男衛諸侯也邦伯諸侯之長也兩儀人庶尹至里居
五樣人也百僚二字是內服五樣人之總冠蓋因御事是
百僚之長上言御事故此言內服則斷自庶僚以下故以
百僚字冠之對上御事而言也庶尹者官之正也亞者其
貳也惟服宗工謂服尊官之事者又其次也國中百姓謂
賜族命氏之家里居謂不在其位而里居也此五樣皆內
服之人不敢酒于酒通上在外在內有職無職而言不敢
者有所畏畏心有息則有時而縱矣不暇者有所事所事
既專則自無暇于酒矣下因言所事之實曰惟欲助成王
德之顯明及尹人之祗辟耳成王本上文成王而言祗辟
本上文有恭而言言當時內外之臣同心以承君相之意
而欲成其美有如此也

惟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惟字重正見不暇意志有在而不暇及事有專而不暇為
也

王曰封予不惟若茲多誥止撫于時

謂予所以歷述商先王與後主之事者非但如此多言而
已惟深欲以為監戒也古人有言以水為監見形容以人
為監見吉凶今惟殷所以降厥命者我其可不以之為大

監戒以撫安斯時乎○邵二泉曰物妍則妍物媿則媿是謂水監人得則德人失則怨是謂民監監妍媿于水監得失于民

予惟曰汝劾蒞殷獻臣止 矧汝剛制于酒

首尾劾蒞剛制二字是眼目中間四個矧字是血脉要提掇得精采又中間數項人要開析得分明殷獻臣在侯甸男衛之上則凡殷之賢臣居于殷墟者皆是也侯甸男衛則康叔所統之諸侯也得劾蒞之與文王誥康叔同義既曰獻臣何待于劾蒞蓋殷俗染溺已深恐賢者亦有所未免故教衆人自賢者始賢者化則人無不化矣自太史友以下則皆衛臣也教衛臣則自貴者始貴者化則人無不貴惟剛制太史友

服矣太史內史皆曰友者文史之官君之所賓友也再舉獻臣則賢臣之在衛國者百條大臣泛言之至于特舉其官則以其尤重耳下文有事有疇則宗工中之尤重者也爾事蓋卽後世之所謂賓師其禮重之尊于友而其事柄則初非居位執政者也如孟子之于齊正其事也賓師論道謂之服休可也又有服采者蓋賓師亦有特而受其事之托如孟子爲齊出弔于滕是也與服休皆在所事之列蓋就所事中又有此兩項之分耳若三卿則居位執政者也故謂之若疇疇者侯國之三卿名位通于天子列于六職是與康叔爲偶以任一國之政者也故謂之若疇與偶王語意相似非謂三卿之禮秩與康叔等也○自殷臣而

國而本邦故曰自遠而近自友而事而匹而君身故曰自卑而尊四矧字一節重于一節蓋所職愈重則所戒當愈嚴劾蒞以上所戒勅而言剛制以已所自克而言在羣臣則當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已之欲也

厥或誥曰羣飲止 時同于殺

羣飲姑且依蔡氏說餘則書記至矣

王曰封汝典聽朕

辨姑依蔡訓作治○酒戒不嚴于臣則酒禁不行于民

梓材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達大家以厥臣達王惟邦

君○汝若恒越曰一節

書惟剛制太史友

書

大家指殷之故家遺族凡云以某達某者謂先得乎彼之心而後可以得乎此之心也次節書記明白但師師說與舊說異耳

王啓監厥亂爲民止 監罔攸辟

監字書記說得分明當從後一說後說卽蔡說也以先王啓監意而告之卽厥亂爲民是也下舉命監之辭戒以胥戕胥虐勉以敬寡屬婦望以引養引恬無非爲民而已王其效邦君御事三句通爲命監之辭邦君御事謂諸侯與其臣也

至于敬寡至于屬婦合由以容

至于二字謂加恩到此也寡者人之所忽而至于敬寡婦

者惠所難偏而至于屬婦保合一國之民率由是心以容畜之焉單上婦則是窮獨可知屬云者無依者使之有依也

王其效邦君御事厥命曷以引養引恬

民不能自生自養自致于安為之引掖于生養安全之地者邦君御事之責也引字中有事在言此者見侯職有所重王室之責成有所在而不可徒事乎刑也

惟曰若稽田一節

講正意在先三譬各重下句除惡立國制度皆就衛國言不可泛說成終事廣或以寬刑辟之用通上下之情立骨陋見也

書惟別記

卷之三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止庶邦丕享

此以下另為一段乃他篇之錯簡非梓材之文也○亦既用明德截上舉先王之事下欲今上法之也先王之懷諸侯諸侯之享于王皆曰用明德者先王只是修德勤政待諸侯以禮朝聘以時一明德以撫御而諸侯自然服從非有他道也曰勤用者見其孜孜不忘之意諸侯亦只是謹爾侯度事王室以誠奉職貢無懈一明德以為享而上下自然交親亦非有他道也曰既用者見其無間之意

后式典集庶邦丕享

后後王也后即是君字非先後之后典即先王懷諸侯之事式典集即所謂用明德懷為夾也庶邦丕享謂作兄弟

方來亦如先王之時矣

先王既勤用明德止用懌先王受命

諸侯非德不懷民非德不化昔先王以德懷諸侯以德受萬民今王繼臨萬國亦惟式典則諸侯亦懷矣撫先王之疆土而尚有迷民之未化亦惟用德以和懌先後之則民亦無不化而先王之受命者懌矣

已若茲監惟曰欲至于萬年惟王子子孫孫永保民已乎若茲所言王所當監也臣所以欲王監臣之言者豈無為哉誠以諸侯國之屏也民邦之本也一失其心非所以為靈長之道矣夫惟本固而屏樹民懷而天親于是若有夏歷年臣之心未已也式勿替有殷歷年臣之心猶未已也惟曰欲至于萬年焉王之子而又子王之孫而又孫永保乎民而為天下君則為諸侯之所宗者誠久矣是故臣之願之而欲王德之勤用也為生民之所依賴者誠厚矣是故臣之願之而欲王德之和懌也不然則臣亦何為而言之不置也哉

書惟別記

卷之三

召節

惟二月既望止庶殷丕作

成王告廟以始其事周召二公相繼以終其事卜宅經營攻位位成者召公也觀管祭告命殷殷作者周公也大略如此相對位者定其作之規模作者成其位之功緒

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

周家凡有大事皆至豐告文王廟在焉武王遷鎬都雖遷而廟不改 本朝南京太廟似仍當存蓋不知神之在彼乎在此乎

太保朝至于洛宅賦既得卜則經營

經營是經始之事詩云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蓋經營定纔攻之故三日庚戌始以庶殷攻位也此處不露出位字其實所經營者即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也古人作事有序此題要作三節看卜宅是一節得卜是一節經營是一節蓋先此太保先周公相宅則擬建王城于澗瀝之間管下都于瀝水之外者公已有定算然不敢自決而稽之于天先卜河朔黎水不吉而後卜澗水東瀝水西

書傳別記 卷之三

卷之三

又卜瀝水東此處卜宅亦要隱見此意得卜即兩惟洛食是也既得其地始經營其位經營未是興工只是定其處所經營中亦有許多事如城郭之里數宗廟郊社朝市制度修廣之數

越三日庚戌止位成

是時四方民未集而殷民已遷在洛故就役之位成者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基址成也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上文云太保先周公相宅則周召二公同受營洛之命于豐特召公先行而經營周公乃繼至而達觀達觀之意是欲圖之以獻于王也洛誥曰伋來以圖及獻卜蓋達觀之

後即遣使獻卜及圖圖即新邑營之圖也此節若搭上前出只平平說呂氏上相之體等語不用可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止牛一羊一豕一

此即洛邑新立之郊社以告作洛于天地也不告廟者在豐已告也時洛邑宗廟未成故至十二月始烝祭宗廟焉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也郊社大事周公以人臣行之蓋因事祭告奉王冊命以行事非常祭之比也郊姑依蔡說為合祭天地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止丕作

此前已未至癸亥五日不言事洛誥脫簡之在康誥者曰三月哉生魄即是三月十六日巳未四方和會周公或勳

書傳別記 卷之三

卷之三

皆在此時至甲子用書命即洪大誥治也周公命邦伯使邦伯各命其所部上言庶殷與侯甸男邦伯下獨言庶殷蓋殷民且勸功則諸侯可知要補足此意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止越自乃御事

入錫周公截此乃召公奉書幣托周公以達王其致辭如此書記已明

誥告庶殷止御事

言庶殷當有以誥告之然其根本則在王身耳要看一自字下句固重然上句亦不可只帶過蓋作洛之急務在化殷誥告中即周公謹誌諸事此等亦不可少但其本則在王耳此召公旅王及公之大吉也實管攝一篇之意篇中

王先服殷御事與讐民百君子保受威命明德即語告庶殷之意敬德即自乃御事之意敬德誠民所天永命何莫不自乃御事哉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 止 曷其奈何弗敬

紂元子也殷大邦也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其命之不常如此故今王受命固有無疆之美亦育無疆之憂所以美者以嗣爲元子撫有大國也所以憂者以此美一旦或改而之他也無疆是言其大非言其久惟其美之中所以然者以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耳故復嗚呼 奈何弗敬深言不可以不敬也敬字重看實一篇之要領其原自皇天無親克敬惟親來書惟別記 金夢三 王先服殷御事 止 不可不敬德

請得其旨矣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 止 王其疾敬德

方殷之未亡即今日之休也而厥命遐終于滅德之紂眷命用歸于勉德之周此見天命之不常而無疆之憂乃在千方休之日知憂其憂而疾敬其德則休可常保不然天命已改而不知猶謂我生不有命在天紂即不敬德之明監也至是紂雖欲悔過而已後矣敬德豈可以不疾乎

相古先民有夏 止 既墜厥命

書記妙甚發前人所未發

今此子嗣則無遺壽考 止 自天

書出至矣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 止 治民今休

書記至矣○治民之中得今休之道故曰治民今休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上句輕下句重自服指凡治民之事說未可用敬德意至王敬作所方見

其作大邑 止 其自時中又

周公三言平召公引之重在末句蓋證自服土中之言也

其自時中又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

此以紹上帝服上中之效期之也二句相連

王先服殷御事 止 不可不敬德

書記好○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此題好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 止 早墜厥命

此承上不可不敬德而又以夏商興亡之故重發不可不敬之意二不可字即因上不可字而翻之也大抵此篇以敬德誠民永命爲主而以夏商之興亡反覆申戒相古先民一節是第一翻此則第二翻也書記妙甚

今王嗣受厥命 止 王乃初服

書記妙甚○監于夏商而嗣其有功者此兩節相承之意

○自服以親政言初服對嗣位言承于前曰嗣始于今日

初暗指宅洛言之也後數節遂專發明初服意

今王嗣受厥命 止 知今我初服

王乃初服正見當嗣有功下節言初服所係之重見初服尤不可以不謹也○嗣位之謹尤在初終身之事決于初○謂之初服以新邑初政而言也王乃初服知今我初服是論其理而言初服之當謹宅新邑以下欲其疾于敬德而用以祈天永命正所謂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是謹初不外于敬德而已嗣若功亦不外乎敬德而已○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一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蓋今日作邑而自服土中是又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商判于此王之能敬德祈天永命與不能亦判于此召公所以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其德也疾敬德者勿失此機書惟別記 卷之三 李王重

宅新邑 止 祈天永命

宅新邑即承知今我初服而言蓋言知今我初服正見哲命吉商歷年皆未定惟視初服何如實暗含敬德則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不敬德則反是之意故下節遂勉其疾于敬德而用是以祈天永命也祈天永命即吉與歷年也疾敬德則哲命自貽矣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 止 越王顯

以兩其惟字作眼目然意實和承刑者德之反也刑不緩用如德之用何其惟王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于

殄戮用治之惟以德順導乎民則有功否則無功也德者民之表也德不冠世如德之用何其惟王德與位崇則小民皆儀刑用德于下而王以德顯否則罔顯也○德首出庶物則非彝之小民化為用德之小民矣正所謂若有功也何以殄戮為哉

上下勤恤 止 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

上下勤恤承夏商之當監初服之當謹而言君臣當同心勤勞以圖其無疆之恤其曰者同以是為期也我受天命當兼夏商之歷年始可謂之永命而其道豈在乎他哉欲王以小民受此于天而已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而永命即所謂歷年也

書惟別記 卷之三 李王重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警民百君子止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書記明微

洛誥

一段周公在洛遣使告卜往復之辭○此在乙卯達觀之後甲子書命之前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止 拜手稽首誨言

書記已詳者茲不復及○先卜河朝黎水後卜洛是二次十非並列二說以聽于天也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實交流其側天子南嚮則瀍水在右瀍水在左周公于瀍瀍之間龜兆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宮又循之左越瀍水

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又名東郊以處殷民此乙卯即召誥之乙卯先是召公以三月戊申卜宅而周公曰我卜者二公同心同謀召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要知非周公再卜○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止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二人共貞截上文周公以為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東土故此成王答以此乃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故來相宅以作周匹休蓋公歸重于王而王又歸重于公也基命定命予小子誠不敢及而基之定之者公也故始之相宅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答其基命之語繼之定宅曰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答其定命之語上休指卜地之美而言兩洛食是也其餘三休字皆指天

書惟別記一書

李三

眷言也不敢不敬者謂不敢坐享而求有以稱副之也匹休即稱副之意敬以心言匹以事言惟敬天之休故不敢孤乎天眷而相宅以為周匹休之地匹只是對答之意此蔡傳之說也我二人共貞謂上而得吉則公敬天之休作周匹休之心遂矣是不特我當其吉而公亦當其吉也故下遂言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蓋于是而朝諸侯則所謂自時中又得四方道里之均可以萬億年于此篤周祐而為天下宗矣于是而撫商民則所謂密邇王室得式化朕訓之道可以萬億年于此緩先祿而為斯民賴矣二段周公歸周迎下洛相告語之辭

自肇稱殷禮至無違用戾乃洛邑既成周公自洛歸鎬

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與上文非一時語觀召誥幣陳誥因公以達王則周公之歸鎬明矣

周公曰王肇稱殷禮

殷禮虛說成秩無文即所謂殷禮也無文泛言亦不必指丘陵墳衍之類告報祈三意要見呂氏格君心萃天下之說乃推衍周公肇稱之意耳肇字對他事說乃首舉之意非謂昔所未有而今初行之也

予齊百工

齊乃整勑之意非遴選之謂從王于周從王往新邑也庶有事其事在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三節

書惟別記一書

李四

書記已盡

厥若舜及撫事如予

書記至矣○少墮一偏未有無弊一段尤為至論

明作有功懋大成裕

明作是建事之精采有功依傳立下懋大是為治之規摹成裕者化成于不迫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

書記妙甚終前人所未發

乃惟孺子頒朕不暇

書記妙甚但說頒字與蔡傳異蔡樂者且只得依蔡傳

王若曰公明保予小子

無文

書記已盡○以予二字貫至咸秩無文

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上句應冲于惟終下句應于崇民彝和即上文之裕字兼教養說有恒產有恒心即所謂恒也和而不恒則亦未足賴矣和而恒乃所以居師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止 誌祀

此因周公明農之語極稱其功德為朝廷所倚重未可以言去此留是在鎬京留留其去下留是在洛留留之治洛也須記得明白○公德宜暗用和敬意蓋周公得文王緝熙敬止之心法溫恭合德被德者化故四方之興起于公德者皆穆穆和敬則在公者可想矣旁作穆穆有上下一書惟別記 李本 李本 于恭敬意此句是總上兩句明光于上下是豎說勤施于四方是橫說制禮作樂以納天下于中正和平之域是即公德之明光勤施處天下皆由于公之禮樂是即旁作穆穆迂衡也吾此說于無中點化出有來然豈強生之哉理實如此事實如此但前人說得未到耳

旁作穆穆迂衡

迂有方進意天下皆在周公光宅之中天下皆向周公日新之化故曰迂衡

公功斐迪篤罔不若時 書記

三段成王在洛命周公留後治洛而歸周之辭

王曰予小子其退止 亂為四輔

迺將其後三句書記說得好受民只指在洛之民

王曰公定予往已止 四方其世享

公功肅將祗歡正見當留意肅將順政教于外也祗歡懷敬愛于中也

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公在王室臣工之所視法四方之所仰賴若去則臣工失所儀刑而四方失所依怙矣留而勿替刑則四方得世享公德于不窮也

四段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止乃單文祖德

此周公許王留也拜手稽首當句絕孔氏曰拜而後言許王留正義曰拜是從命之事故云拜而後言許王留也

書惟別記 李本 李本

以退為去以留為來王于文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周公分言之耳○惟此洛邑之民文祖誕膺天命為受民之始光烈考武王永清四海為受民之終所以保之者不無待于後人之承也而王以命予予以來此洛而豈徒哉承保文祖之受民使其德之所未洽者于是而大行也越乃光烈考武王使其功之所未被者于是而有終也此周公許王留而自任之意也又云弘朕恭者即語告庶殷越自乃御事之意下兩節一以治洛之效望之成王即所謂弘朕恭也一以治洛之事自效即所謂承保也其大悖典殷獻民

與者文武之所講畫咸以正而罔缺者也。大惇典則法必監于先王而無不舉之政。殷獻民前代之舊臣世家能知其善政而守其遺風者也。大惇獻則才不棄于異代而無不舉之賢此二者治洛之要也。

作周恭先 止 作周孚先

恭先本惇典惇獻說尊賢禮下與恪守成憲皆恭德也。下因言予將何以爲王期哉亦惟曰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三句相連蓋中又則咸休咸休則成績也。既以治洛之效望之王又言已之所以自效者在予以多子及御事篤前人之成烈前人之成烈即文武之所以開天下之治平者。周公何以爲之即能保民化警民爲友民使咸和大定之烈于是乎有成而已。此句最重下四句皆本此句貫去答其師其字亦指文武謂天下望文武之功有成我能爲之則有以答天下之望也。作周孚先者爲周家信臣之先也何謂信如是以自許于君者亦如是以踐之如是以見望于民者亦如是以酬之。○考朕二句書記明○成烈以事功言篤之者繼述之謂內有工夫文祖德以風化言單之者無所不被也是自然無工夫。

件來慈殷乃命寧予 止 其永觀朕子懷德

書記備矣○曰明禮拜手稽首休享此周公述王命使之辭明裡不指酒言言其致享之意所謂以事神之禮事公

是也。我有此心故拜手稽首以此酒休享于公焉。○惠篤敘禱王之德也因王德而及王之子孫子孫之福亦王之福也。無有遘自疾禱王之身也因王躬而及殷民殷民之福亦王之福也。故曰爲成王禱也。

五段

戊辰王在新邑 止 惟七年

此一段史臣記成王在洛之事○一字惟字要着盛其禮用特牲重其事更不他及惟七年姑依吳氏說

王命作冊 止 在十有二月

上冊祝冊也後冊周公之冊命也在十有二月明戊辰爲十二月之日也

書惟別記

卷之三

卒八百

書惟別記卷之三

書帷別記卷之四

前進士金壇王樵著

男啓騷肯堂干城岳陞

姪孫秉鉞秉銓校刊

多上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川告商王上

本一句書初字處不必另講治洛事蓋誥告殷士正是行治洛之事告指下文一篇而言告之中有開諭勸勉二意革命之公遷洛之意開諭之也保業安居永久之計在克敬與不敬勸勉之也○三月者成王祀洛次年之三月金氏謂

至洛之三月非是

王若曰爾殷遺多士 止 惟天明畏

此示以革命之公也革命之公遷洛之意是一篇之要領後自我聞曰上帝引逸至惟爾王家我適言商之于夏即周之于商所以反覆乎此意華公命自予其曰惟爾洪無度至篇末皆言遷洛之意

惟帝不界惟我下民秉爲

我聞曰上帝引逸

明畏哉上言商事下起夏事上下以天人立看○秉爲謂其向背有常不可移奪上文言不界殷而界我恐殷民不信故此言惟帝所不界者民所秉爲者也民所秉爲者天所明畏者也天不外乎民民不外乎天知天民相因之理則知民之所亡亡之天之于商也天之所亡亡之周之于

商也初何有一毫私意乎其間哉然商之于夏即周之于商也爾多士亦知夏之所以失天命乎我聞曰上帝之于人恒引之于順理之逸蓋人心得其安則遷靡而不能已皆天牖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于桀而桀自不肯適于逸而適于從欲之危則帝且奈之何哉帝所不界斷可知矣○天因乎民其界不界無常帝引乎逸其適不適在我然則其機亦決之已而已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 止 罔不配天其澤

俊民甸四方言與賢人經綸天下蓋旁求有素又前此之事也要見分布遠邇意甸如治田謂之甸以喻區畫四方之務無不得宜亦如此也○用人以治天下立政之大經

書帷別記 卷之四

二

自用則小失人則弊○自成湯至于帝乙言商家賢君之多罔不明德恤祀言皆守湯之家法顧諟天之明命湯之明德也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湯之恤祀也○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一節言天之眷商也愈隆君之事天也愈至○操行于心者不敢失帝之則敬之至也堆行于政者罔不配天其澤仁之普也

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我適

上句實說即靈承帝事也下句虛斷之○自在今後嗣王至罔非有辭于罔言天之喪殷自惟我周王丕靈承帝事至肆不訢言周之奉天以革殷而及于今日之遷殷也自予惟時其遷居西爾至非予罪時惟天命一段詳言遷殷

之意直至篇末蓋一意也而勸勉之尤懇至矣

王曰猷告爾多士 止 時惟天命

兩個時惟天命對看上時惟天命謂變自爾邑開爾動之端邪惡不正有當遷之理下時惟天命謂爾簡必有德章德乃天命而非君之可私也今爾滅德而欲求用得乎○上原遷洛而論以討罪之命不可違下原革殷而論以章德之命不可苟○循商故事即爾簡有服之故事也蓋周遷殷士于洛者欲其率德改行惟循爾簡有服之故事而矜恤之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奄 止 比事臣我宗多遜

昔朕來自奄謂攝政三年時也于時王不親行而言我來

書惟別記 卷之四

二 四

自奄者周公以王命誅討王師還即王來還也四國之民罪皆應死而王悉從降滅所以明致天罰者不過遷之于洛使離其惡俗而已罰亦薄矣然豈直以爾有罰而比于罰哉亦使爾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夫固將以化之也非罰之而乃化之恩何厚乎離爾故土爾自以為不幸而不知其為甚幸也而乃猶有所怨望乎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 止 從爾遷

書記詳矣○前多遜期之也此多遜稱之也○尚有爾土尚寧幹止言所以處殷之多遜者如此土田居止今之在洛一一不失其舊意當時殷民懷土者有遷徙失業之憂故言新遷未嘗失業國家之處爾厚矣○繼爾居蓋草創

之後有接續不已之意安之而有常居之心故續續不廢而有所增也安居樂業之下勤耕鑿而時作息者于茲洛焉外王罰而享壽考者于茲洛焉不但爾身而已爾子孫乃興起而繁盛者自爾遷始焉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

無逸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國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家以勤而成以逸而敗事以勤而立以逸而墮心以勤而存以逸而放故君子所其無逸無逸者君子敬戒惕勵之心也所其無逸者君子所以為敬戒惕勵之密也置此身于天理之中動靜食息將必有事

書惟別記 卷之四

四 四

焉使有時而操有時而放則怠荒有乘其隙之所矣怠荒有乘其隙之所而為在其能無逸耶所謂無逸者無時無處而不在于無逸焉則君子誠無可以自逸之所而君子之于無逸也乃恒其所者是之曰所其無逸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王

先字不與乃字為對先知字當與則知字為對二知字重看蓋身居九重之上而下民之事如身履之也稼穡者民之所依因人主生長富貴不知其艱難故處于安逸則但知自逸而不知以民生為念小民有失其依者而不知亦不恤也古之明王惟其先知稼穡之艱難以居逸則知小人之依而自不縱逸耳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止七十有五年篇首論無逸昔在殷王四條舉商代之君以爲證要體蔡傳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此意不可脫嚴恭寅畏不可分內外此四字卽是以天理自檢律其身的工夫亦不可以身心開着治民祇懼者匹夫匹婦一能勝予萬方有罪在予一人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此中宗所以祇懼而不敢荒寧也享國七十五年自堯舜以後未有久于此者後代享國有及五十年者已爲絕少而又多不克終○自修已而治民一千敬而無間其無逸之實如此二事當連帶不可其平

其在高宗止五十有九年

書惟別記

卷之四

傳中和字因發言和順而生其實和之發于身本于恭默思道和之達于政著于民本于不敢荒寧是高宗之得力處亦在一敬字而已金氏謂知小人之依所以能體恤小民不自縱逸故能致小人之無怨亦足以介吾身之壽康以此證高宗尤切

嘉靖殷邦

嘉靖指成功而言謂能致殷邦之民無不嘉靖也

至于小大無時或怨

小大指民言篇中發無怨一義蓋人君逸則下致民怨上于天和最當自考處

其在祖甲止三十有三年

爰知小人之依爰字本舊爲小人來能保惠于庶民能字又本上知字來周公之意非謂人主必嘗居民間而後能知小人之依也在高宗祖甲則其事實如此故亦據其實而言耳不敢侮鰥寡謂于庶民中尤敬及鰥寡此皆本于身歷閭閻備嘗民之艱苦而得之能字最有力非鰥寡庶民實受其賜而可謂之能哉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抑畏二字高無逸一層此題重將論文王之無逸而先述其源流之深長意○蔡傳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此意不可脫

文王早服卽康功田功止五十年

書惟別記

卷之四

書記備矣○恤孤獨勤政事十分分開不得窮民易忽小民難保非盛德之主不能下通其情周知其艱苦而悉爲之處故將言文王之惠鮮鰥寡懷保小民而必先之以微柔懿恭者所以狀其和易近民之德也凡抗恭者視民之苦樂若不相關慢忽者窮民之微賤玩不介意柔則不暴抗而又柔爲微柔恭則不慢忽而又恭爲懿恭則其柔恭又皆有中正之則而非柔懦之柔足恭之恭也則于民何所不親而其情何所不體哉用能于鰥寡而惠鮮之于小民而懷保之言其勤則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晏有不遑暇食者欲以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而已○金氏曰卽康功田功則知稼穡之艱難不足言懷保小

民則知小人之依不足言蓋上文所引三宗皆守成之
主而文王則創業之聖君所以不同也○按此意不可不
知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止 酗于酒德哉
嗣王只指成王孔氏謂繼今以往皆戒之不可從逸之事
多端觀逸游田特略言之耳其餘書記至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止 詛祝
書記至矣○訓告保惠教誨不是三平意乃一句進一句
玩傳可見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止是叢于厥身
哲卽所謂知稼穡之艱難知小人之依也廸哲者言四君
書惟別記 金之四 七

之知非苟知之亦允蹈之也蓋爲世主有知而不能勿去
者故又發此一義其實篇首二知字卽廸哲也篇中歷叙
三宗文王無逸之實卽廸哲之事也此則總上事而申明
之以起下意故蔡傳卽以下意解廸哲曰人主知小人之
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者也但作文者于廸哲
還須虛講只用知而弗去之意爲長餘則書記至矣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茲
君與

書記已詳者不復及

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止 惟人
罔尤違截通以天命民心貫上是述二人之意以見許國

之同下是以理斷之以見係國之重時我以上文觀之只
言天命以下文觀之亦當兼民心在內如以小民受天永
命之例天命民心串說不可分我亦不敢至尤違作一句
看越字訓於與祗保越怨字同非訓及也帝天之命主于
民心以今日之民心固無尤怨背違天命似若可保然民
心無常怨不在大旣不能必民之常愛戴于我則安能必
天之無降威之時若于民罔尤違之時卽遠念天威之可
畏卽不敢寧于上帝命也

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

我道截我道不必兼指召公我道如此在公一也

公曰君與我聞在昔成湯旣受命止時則有若井盤
書惟別記 金之四 八

不截不必以創業守成中興分看

成湯旣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

重伊尹邊治化與天無間卽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其在
四方用丕式見德之意蓋受命後事也

成湯旣受命止 保衡

伊尹勲在兩世召公佐武王相成王事亦同也

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伊尹之子祖乙太戊之孫巫賢
取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

咸之子意○書記云此見商家賢君屢作非子則孫由累
世有人而其臣亦勲德相傳非身則子故累世有資此意
人所未發

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則有若甘盤
井盤小乙舊臣武丁舊學焉者

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

循惟此道者言六臣所由惟一道也有陳者六臣之建樹
于時者各有可指之功也即格上帝又王家之類安治有
殷又總其功之實非落一層意蓋六臣之得君致治雖時
有先後功有差殊而要皆以安治有殷而已故殷禮陟配
天多歷年所又總言其效蔡傳訓陟為升遐謂五王升遐
之後皆以禮配天而享國長久皆六臣輔相之效也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止若卜筮罔不是乎

此篇大意專言國有老成則天命可固故此因言天心惟

舊臣則記

九

眷商之純又使其國有人而實當時在內則大而百官者
姓小而王人之微莫不秉德明恤此其在內者之皆賢也
在外則微而小臣大而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惟此之故惟
德是舉用治其君之事此其在外者之皆賢也內外皆有
人此乃所謂商實者也故一人有事于四方四方之人如
敬聽于卜筮而無不孚信者得賢共理之效也○國以有
人為實不指生賢說○得天之眷隆得人之效大

天惟純佑命則商實

成
國之虛實在人材人材之盛衰關天命天心之純固繫老

百姓王人罔不秉德明恤止用又厥辟

以內外對看惟茲茲字指奔走而言德稱亦如內臣之
德也又厥辟亦如內臣之明恤也

惟茲惟德稱用又厥辟

此二句本只帶外臣邊但時多有作總承說者其說亦復
不一有以惟茲茲字指天命說者謂惟天純佑之故故君
之用人惟有德者是舉而此衆賢皆能治其君之事此一
說也有以惟茲茲字指明恤奔走言者謂惟明恤奔走之
故又皆惟德是舉以治其君之事此又一說也德稱作舉
有德之人此孔疏中說也用又厥辟如云又王家相似又
多方云夾介又我周王

天壽平格保又有殷

舊臣則記

十

天壽指國祚言平格一串意保又有殷本天意說重多歷
年所上此與率惟茲有陳保又有殷語同而意不同也永
念欲其置淺近迫切之去志為天命民心無窮之計如是
則如商六臣之平格也固命則如商六臣之天壽也其治
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則如商六臣之保又也此
處正勉召公以匹休之意也

申勸寧王之德止南宮括

上言受命本于德見當輔德下言基命本于臣見當匹休
也

申勸寧王之德止受有殷命哉

首節言周家之命集于武王以起下文王受命之意下言

文王由五臣之輔德降于民間于天以至受有殷命只武王之集大命本于此也

申勸寧王之德 止 不單稱德

此數節相承周公之意尤極分明蓋周家之受命成之者武王啓之者文王而五臣四臣贊助乎其間則于基命集命胥有力焉者也文王修和有復得五臣之輔而命于是乎基武王丕承厥志得四臣之輔而命于是乎集末節正與首節相應迺有祿所謂集人命也咸劉厥敵至于惟冒不單稱德所以究言其事也不單稱德然後于上帝申勸之意爲有成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止 南宮括

書惟別記 卷之四

十一 讀

據下文故迺教則修和上教化邊多但古人教養兼舉未有教而無養者則兼教養說爲是然以修爲教以和爲養又不可也曰尚克者難其事而重其助于臣也五人暗用導迺教意

又曰無能往來 止 降于國人

德降指修和言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 止 受有殷命哉

上言成化下言得天皆賴乎臣之助也

亦惟純佑秉德迺知天威 止 惟時受有殷命哉

言天純佑文王亦如昔之純佑于商賢材衆多百姓王人罔不秉德而周亦既實矣則往來茲迺教又豈患于無

書惟別記 卷之四

十一 讀

臣之助周公之意主于留召公故皆歸重于臣之辭○受殷命乃集命之本末是有天下也○上章言商賢聖之君皆已受天命之君也故以一人有事于四方罔不是乎言之言其效足以化民也此言文王始受天命之君也故以惟時受有殷命言之言其效有以得天也○迺知天之踐履也迺見之迺開導也天威寬謐迺知天威即秉德之實惟時時字指賢臣輔君而言

乃惟時昭文王迺見冒聞于上帝

迺見冒聞正是昭文王處而見冒聞又皆迺之使然也

武王惟茲四人 止 稱德

文王受有殷命而大統未集未迺有天祿武王惟茲四人

尙迴有祿焉則踐有天位矣後暨武王後乃迴有祿之後
咸劉厥敵如城國五十之類此等皆阻梗德教者既盡刊
除惟茲四人又能爲武王顯布其德遂覆冒天下而天下
大盡稱武王之德也昭武王對上昭文王看惟冒丕單稱
德對上見冒看

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四臣顯君德于無外四方頌君德于無間○昭武王以上
文昭文王例之昭字內當帶得有迪字意迪不專是啓迪
其君爲之導迪辟教亦迪也惟冒冒字內亦須帶得有見
字意迪而後見見而後冒此乃所以昭之也武王迪有天
祿其得天眷久矣故不消說聞于上帝稱德姑依蔡傳作

書惟別記 卷之四

稱頌之稱蓋頌聲作即聲教大行處也注疏稱字義與稱
米書中言稱不顯德言惟德
稱皆訓舉此解德亦合於也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止不以後人迷

公既歷陳文武股肱之盛與已與召公今日圖共濟之意
因歎息曰君肆其監于茲欲其監于已言而有以自強也
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然迹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
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告君蓋謀所以寬裕
之道乎苟欲獨秉其身而不爲社稷深長之慮則亦狹隘
之甚矣我道惟寧王德延終不獨善而以後人迷也

公曰前人敷乃心

又舉武王顧命以感動之民極截曰之下皆武王顧命之

言

汝明最偶王在豈來茲大命

汝指召公精白一心之謂明勉力不怠之謂勗下兩節喻
以明之偶王在豈以耕喻也乘茲大命以車喻也皆承明
勗而言相信并力指召公與王而言○并力者天之難謀
下數篇之相資命之難保臣不
能干在君而天壽平格以自任

惟文王德不承無疆之恤

文王嘗以德受命然元子有可改之理大國有易亡之道
則無疆之憂方在今日而不可無人以承之也汝文考舊
人當深惟其德以丕承此莫大之憂貽謀之深遠不言思
之基業之安危以身任之推心偶王其所重在此也乘茲
大命其并力在是也

書惟別記 卷之四

十四

予不允惟若茲誥止後人于丕時

書記至矣

予惟曰襄我二人止明我俊民

予惟曰王業之成在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
曰在時二人此卽在已之意以度其同然之心乃自任于
將來非已然事也此二人字乃周召二公對任天下之重
卽兄在而言其所得辭者如此下因言天眷有周方新
而不已文王時則有五人焉弗憂于弗戢也武王時則有
四人焉弗憂于弗戢也今惟我二人而已其何以戢夫滋
至之休乎宜公之有盈滿之懼也然知懼在于自強非可

以退求自免也其汝克敬德乎蓋懼德之不足以勝則亦
益脩德以自盡而已其明我後民乎蓋懼二人之不足以
勝則亦益求賢以自輔而已益修德以自盡使平格保乂
如商六臣迪知天威如周五臣益求賢以自輔使明恤于
內奔走于外如商使迪凡冒于前昭惟冒于後如文武則
下有以盡大臣之職業上可以答滋至之天休此正公之
事而何可以去乎天休滋至二句是周公之言其汝克敬德二句平看
在讓後人于丕時

書記有說

予惟曰襄我二人止罔不率俾

度其心之同然而勉其當然叙其功之已然而勉其未然

書惟別記

十五

天休滋至止罔不率俾

分章截上原天眷之當答者留之下言前功之當成者留
之上下以天人分看天休就天眷言今日休就民言

嗚呼篤棐時二人止率俾

篤棐通指事文武成王而言周家之業始于文王成于成
王周召二公則輔其始輔其成者也今日休民風丕變是
也此自文王佑冒西土以來積之有自矣其功不可以不
成也我欲與公成此功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出
日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耳惟不倦可以成終故成曰不
怠惟同心可以共濟故成曰咸成文王功指治化而言不
怠以成之惟在敬德薦賢二事文王曰見冒武王曰惟冒

周公自期曰丕冒治化有一處之不被聖人之心歉然不
能已也伐淮夷在此書後可見當時未能致罔不率俾也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詒予惟用閑于天越民

多詒通指一篇而言如商周諸臣之烈武王顧命之言天
休之當答祖功之當終皆是也是豈不順于理而若茲告
語之多乎蓋大臣去留天命民心實係之國有老成則天
眷可疑民心可固不然則是二者胥可憂矣予惟上憂天
命之不終下憂斯民之無賴是以言之不覺其多耳

予不惠若茲多詒止往敬用治

本傳意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為說

公曰君惟乃知民德止用治

十六

惟其終截初終皆指民德言茲字指上三句說用治治民
也民德謂民心之嚮順非向背也然即其所嚮順終始不
恒則向背在其中矣

亦罔不能厥初惟其終

二句論理之在民者如此正所謂民德也以其始而言民
心愛戴固曰嚮于我矣民非后罔事其相得之始孰不如
是乎然而不可常也當惟其終其尤怨之有時乎生者保
之實難矣民安其上固曰順于我矣可愛非君其相須之
始孰不如是乎然而不可恃也當思其終其背違之有時
乎致者實可畏惟民矣謳歌訟獄夏非不能厥初也而其
終也及汝偕亡亦罔民耳來蘇後后商非不能厥初也

而其終也大命不華亦即斯民耳

蔡仲之命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

此史臣叙未封蔡之前事也

惟爾率德改行止往卽乃封敬哉

東上截此節爲一綱下數節分應之猷指忠孝言乃臣子之道也率乎文王改乎蔡叔則有以克慎之矣

爾尚蓋前人之愆止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此正叙其率德改行之實皆已然之事但未二句似有因其已然而堅其將來之意細玩語意可見

爾乃邁述自身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

書傳句法

卷之四

十七

邁述自身截下二句正其實也皆叙其已然之美叔達王命忝文考忠孝俱踴躍矣仲以忠孝蓋其愆乃無所因乎前而邁述自身其自新深可喜也忠自身體而克勤于一人之事者有匪懈之恭孝自身體而克勤于二人之懷者有不匱之恩爾之爲善固無所因乎前而爾之垂法則可以示于後忠自爾啓而後之匪懈以事一人者咸于爾乎視法孝自爾啓而後之不匱以永孝思者咸于爾乎祗述邁述不其遠乎克勤無怠二句須體貼本文以字意渾然蓋邁述自身四字元是一句話一串意傳中雖分貼而意實渾成若讀斷了則失之矣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止則予一人汝嘉

此四節皆詳上文敬哉意譬言以告之無有承接意

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

克敬惟親敬字深惟德是輔德字淺懷字有仁仁字深惟惠之懷惠字淺蓋德惠是大槩字面敬則與天爲一而君道止于仁此所以有淺深之辨也

爲善不同同歸于治

天人之向背靡常而善惡之事幾亦衆推邁述自身之心則凡善皆所當勉而無不可行之善爲之不同而歸于治則同也推無若爾考之心則凡不善皆所當戒而無可爲之惡爲之不同而歸于亂則同也爾可不戒之哉

慎厥初惟厥終

書傳句法

卷之四

十八

此與仲虺之誥篇末語相似彼言謹其終之道惟于其始圖之此言謹其初之道惟在于思其終蓋未有始之不謹而能謹其終亦未有不思其終而能謹其始者也始終一理也于始慮終終以不困不慎終于始終以困窮矣

懋乃攸績五句

姑依蔡傳作五事平看以字不必泥

率自中一節

自中卽所謂自有之中也心能制義順而由之無往而非中舊章者先王之成法中之所在厥度者吾身之常法中之所循若心有私主而作聰明以亂舊章則非中矣心無主而視聽不詳或以側言而改厥度則非中矣作聰明者

已之私智側言者人之私見側言恒因視聽不詳而得入

多方紫脩篇題下引蘇氏一段議論甚好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自武王誅紂伐奄至是蓋三加兵于奄也宗周鎬京也東遷後則洛亦名宗周矣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止弗永寅念于祀此一段言天命不可妄干乃一篇之綱領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嚮于時夏止至于百爲大不克開

此一段言桀之所以失天命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止以爾多方享天之命

書惟別記本卷之四

十九

此一段言商家以仁而興以不仁而亡○上言天爲民求主此言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蓋天無心以民之心爲心民之所簡者天之所畀也民擇湯而歸之者歸其仁而已仁者君之所依也湯深謹其所依以勸勉其民如心依于仁以爲父母斯民之本政依于仁以爲父母斯民之用于是民亦以仁爲勸而儀刑于下心其心以不違順其政以無犯也湯之時上下同一心如此自是而後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先後同一心焉皆能明其德慎其罰德明其體而有先王之仁心罰慎其施而有先王之仁政宛然慎厥麗之家法也于是亦克勸勉其民而象其德以自明外其罰以自愛者亦無不同一心矣然德明之而

已慎罰之事則有可言者焉彼要囚之中有情罪已當而

當殄戮者亦有原情可恕而當開釋者戮之不當則良民懼而戮不足以爲勸非慎罰也釋之不當則姦人幸而釋

不足以爲勸非慎罰也商王則時乎殄戮多罪也亦克用勸焉時乎開釋無辜也亦克用勸焉慎罰如此則其明德

以爲之本者又可知矣明德慎罰合而言之仁而已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全盛之多方藉先哲王之餘蔭以享天命而一旦遂失之者無他不仁而已

嗚呼王若曰誥爾多士非天庸釋止天惟降時喪

此一段言夏商之亡皆自取

惟聖罔念作狂止尹爾多方

書惟別記本卷之四

二十

此一段言天非輕于絕商亦非輕于與周○書記好

今我曷敢多誥止乃惟爾自速辜

戒勉之辭一○示以宥罪之恩爾曷不忱裕之三節責其

何不如此爾乃迪屢不靜四節責其不可如此因與決以

仍怙終不悛則不再宥矣○夾介又我周王是一句又我

周王言治我周王之事也享天之命指四國之人○再三

字不必分只見屢屢意

王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止有服在大僚

戒勉之辭二○爾字指四國遺臣之無職于周者胥伯多

正則受職于洛共長治遷民者五祀之下須入不可反側

動搖意胥伯多正要見奔走臣服亦久之意臬指職事言

自作不和以下勉以盡職之辭夫心不安靜而欲言動學
理身付其和順難矣爾惟和之哉而非可求之于外也身
不和順而欲家人效法家得其和順難矣爾惟和之哉而
非可求之于人也上和哉欲安靜其心以和其身也下和
哉欲和順其身以和其家也夫身家不治如爾邑何爾邑
不治如爾事何今也身家既治爾邑自從莫不惟然有恩
以相愛爰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如此爾始為不負其
職而克勤乃事者矣此句正與前罔不克臬相應又言爾
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者非有他道亦則以爾能治其
身心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悖戾之氣又能
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

書惟別記

王

何可畏之有哉又言爾果能如此庶幾自此洛邑長保田
祿豈惟此哉天亦惟畀矜爾謂天亦降之福豈惟天哉我
有周亦大介助資錫爾介如佑賢輔德之意資如錫之土
田之意且將自此洛邑之正長而迪簡在王庭矣不倦爾
之事且將有服在大僚矣

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止則無我怨
戒勉之辭三○書記妙○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
享與洛誥誦相似易混要記

立政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 知恤鮮哉
書記至矣○三宅百官之長綴衣虎賁近臣之長左右字

兼冒下憂其得人謂以其官之得人為念以人之難得為
憂也

古之人迪惟有夏

古之人迪惟有夏迪指知恤下文亦越成湯亦越文王武
王皆承此迪字說迪知以下正見其能顧後尊上帝也蓋
君以顧後為心故臣以薦揚為務迪知忱恂不平者蓋知
之深則信之篤也○知恤鮮哉古之人蹈行此者惟有夏
繼夏后者惟湯繼湯者惟文王武王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顧後尊上帝

當王室大強之時恒情固有謂賢智必已盡庸而倦于勞
求天工必已無職而怠于敬事者矣惟夏之先后知制治
于未亂保邦于未危以得人為急而招攬賢俊以尊上帝

書惟別記

王

尊上帝即所謂天職脩而上有承也要見此時尊官近
臣皆得人意

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

九德之行即皋陶謨所陳蓋虞夏相傳以為知人之法也
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苟知輕信
即謀面也蹈知誠信即克知灼見其心灼知厥若是已

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

兩后字是服一起一應三個宅字內見皆得人以居其職
得人指九德也亦兼任之事意夫君道莫大于用人此三
者不失所付託則天工無曠可以為君者此也

亦越成湯陟不彊上帝之耿命止 用才式見德

耿命即天叙天秩天命天討是也不彊之實在得人以居天職乃所用三有宅則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有俊則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君心與賢者恒相通而事相取法則無得以間之故湯于三宅三俊嚴思而不法之是以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材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情未易齊而教化之浹無有不協者則君德之純可知矣其在四方用不法乎君而以德自見遠者德未易徧而觀法之同則君德之大可知矣

乃用三有宅止克即俊

書惟別記 太卷中

圭 圭

兩克即字雖屬宅俊而其所以然則在湯言湯能使之如此也兼知之明月之當兩意三俊雖未用然儲養待用則評品素定故加曰字是湯于辨論官材之日固已有所擬矣

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

嚴思大法只是一串意思慮精專一在于觀法賢者即凡事委心聽順惟賢者是師而不自用便是丕式處若欲其舍所學而從我或侵其職或代其謀不以賢者之心為心不以賢者之事為法即非任賢勿貳之道矣

其在商邑止用丕式見德

言行之接莫親于家人其次則莫近于國人見聞稔熟故

請未易齊協字即齊字家曰齊言能使一家如一人也商邑曰協言能使一國如一家也○四方之人皆大法乎君而以德自見所謂徧為爾德也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止立民長伯

三宅共政者也知其心者猶未盡則不能無間惟文武直能知其心也三俊待用者也未與事遇則底蘊不外見惟文武灼然見其心也三宅內總百官外總州牧侯伯以臨民故謂之立民長伯傳引王制是解長伯二字之義非謂三宅出封為諸侯也天職修而上下有所承見敬事意體統立而上下有所寄見長伯意體統字正謂三宅總內外之治而凡治民者皆受其綱維也○此節若帶上件我有夏三

書惟別記 太卷中

圭 圭

句出受命對敬事者奄甸對長伯看多方俊民甸四方甸訓治此奄甸萬姓之甸為并牧其地什伍其民

亦越文王武王止阪尹

立民長伯截言知三宅之明而用之當故自三宅以下皆得人也

亦越文王武王止作三事

上重在知三宅之明下重在任三宅之常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立政輕講立政二字是一書之綱故每提之此立政言人君所與立政有三樣官也任人也準夫也牧也只空叙下去三事者任人以治事為職準夫以守法為職牧以子民

為職各有其職事故曰作三事自此因以三事為三官之總號作字無工夫講後要繳皆得人意

立政止版尹

此下五節歷叙其得人之盛不截庶常吉士一句通貫上下上自王朝內而都邑外而侯國遠而四夷舉其官名以見皆得人耳立政二字只帶三宅不貫下

虎賁綴衣止百司庶府

此侍御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泛指不依呂氏金氏說攜僕孔傳曰左右攜持器物之僕則如漢孔光為侍中執唾壺是也蔡傳曰攜持僕御之人則以為二事百司庶府傳因司字府字各舉兩官以見之此等皆侍御于王者

書惟別記

大都小伯止庶常吉士

此都邑之官都邑之官恐只當指大都小伯一句表臣百司呂氏以為如外府外司服之屬以此之表臣見上之百司為裏臣也曰內外百司則凡官皆舉之矣至于特見其名則皆有意如呂氏所說固為有理但上文庶府既以為內府太府之屬則非允賤當以財用出納所關尤易以導上之侈心而見耳大率此段多有缺略未改定處善讀者姑會其意可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五樣諸侯之官三卿名位通于天子亞其副貳旅者衆士也

夷微盧烝三毫阪尹

夷國有微焉盧焉烝焉商之故都有三毫焉險危之地不以封而參錯于五服之間者有阪焉皆有尹以監之而莫不得人也○尹字實通承上文所謂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也四夷指微盧烝諸侯指三毫之屬阪不必邊裔五服之間皆有之蔡傳尹字只帶阪字說偶取文勢之便耳亦越文王武王止以克後有德

阪尹截上言文武知三宅之明故三宅而下皆得人下申言文王惟知三宅之明故用三宅之當也上下只知人而用之當之意未說到任之專也申言處重知人上

文王惟克厥宅心止罔敢知于茲

書惟別記

首一節是用人之當下兩節是任人之專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茲常事有德

書記好

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用建

林公庶慎截上下一直說言不侵其職而惟操其要文王信任三宅之專如此也言獄慎三件事三宅皆有不必分配觀下文勿誤庶獄單說牧夫可見

庶獄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呂氏思不出其位之意佳不曰罔知而曰罔敢知蔡傳于此意亦欠挑剔

亦越武王率惟救功止丕丕基

並受以武王爲主而帶文王言之

率惟救功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

此言武王能用文王之人此又武王知人任人之要也每二句皆重下句自其以武功定天下謂之功臣文王之功盛矣而輔之者義德之臣也武王率循文王之功而卒其伐功則于其所用義德之人而不替焉蓋其撥亂反正之材武王于文王之所克知者而亦克知之則有以見其不可易而用之當其材爵位之崇不替也任之盡其用委寄之重不替也夷邦劉敵之臣卽戡黎伐崇之彥豈有弗作往任者哉自其以文德經天下謂之謀臣文王之謀大矣而輔之者容德之臣也武王率循文王之謀而承其定命則于其所用容德之人而不違焉蓋其休休樂善之量武王于文王之所灼見者而亦灼見之則有以契其所同然而材之所宜居一從其展布也用之所宜究一從其經綸也稽謀自天之奇卽秉德廼知之賢豈但不改其臣已哉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立政止勿有間之

此勉成王以法前王之知人任人也知人之要在于灼知厥若厥若者其心之所安也凡勉于一時者非心之所安也心之所安必始終如一表裏如一知人者必灼知其如此而始可謂之克知其心不然則猶未也既得其人則當推心而大委任之使之展布四體以爲治受民于彼乎相助也獄慎于彼乎和調也其委寄之重如此而可使非人

得以間之哉間謂有參之者也與賢者謀之與愚者敗之則賢者何以得自竭而終始其治乎故勿有間之此又任人之要也○繼自今我其立政立政二字提起看下立事卽常任牧夫卽常伯此處乃是備舉三宅官名言立政之道在于用三宅之官耳相受民牧之責也和庶獄準之責也和庶慎事之責也此篇三宅有全言之者有舉其一二以包其餘者有樂文者前章常事司牧人卽常任常伯是舉其二以包準人也有司之牧夫是舉一以包常任準人也既是舉一以包二則不必以庶言等三件事爲三宅通有也此爲定說

我其克灼知厥若

此與前克灼見與克厥宅心只一層事但指出厥若義又親耳

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時則勿有間之庶獄庶慎上是不以已間之使賢者得專其治下是不以人間之使賢者得終其治

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慎

受民卽所謂皇天既付中國民與文武受民者也付之非人是棄所受之重也庶獄下係民命上關天和庶慎之有備無備而政之得失國之安危時之治亂亦係焉此二句本丕乃俾亂來言委寄之重又起下勿有間之之意

相我受民止以又我受民

下節即勿有聞之之實成德之彥即灼知厥若之人也又受民兼獄慎在其中

自一話一言我則未惟成德之彥以又我受民

一話一事之始終一言一句而已此不止是言其時之至淺亦謂議論之間微有向背一出話一出言微不終于專主君子則小人乘間入之矣言人君思慮當專在下君子無一話言之間而後君子得終其治斯民得受其福也

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慎惟正是又之庶獄準人之事庶慎常任之事或言獄慎三宅兼有非是誤者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上言勿聞之以人此言勿誤之以已大抵人君任賢不事其弊有是二端故反覆言之也○微言通指禹湯文武以下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止茲乃俾又書記好○則克宅之本在克知灼見上○俾又不以效言觀俾字可見

則克宅之止惟有司之牧夫

首三句截上言古人用人之道下欲成王法古人以盡其道也蓋勿用儉人惟用君子則如古人之克宅也勿誤庶獄惟付牧夫則如古人之由繹也

則克宅之止罔有立政用儉人

立政指三宅○儉人與古士對○立政二字含三宅在內後凡言立政而不言三宅者俱放此

其惟吉士用勸相我國家

言三宅惟當用君子蓋欲法古人之克宅也

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

此欲委任三宅之專以法古人之由繹也○金氏說好

其勿誤于庶獄止以列用中罰

刑者民之司命其事尤重王其勿有所兼有所知而誤之以已惟于有司之牧夫擇其人專其任而使盡其心然兵又刑之大也王其詰爾戎兵而使禹迹所及皆無弗振之威于以方行天下而俾四海之外罔有弗賓之地則文王之耿光可觀也而無愧于文孫武王之大烈可揚也而無愧于文子矣然繼今後王立政庶獄之不可誤猶今也儉人之不可用猶今也其惟克用乎常德之士乎如司寇蘇公之治獄則真吉士之勸相我國家者矣故周公又呼太史而告之使書其事以為後之任治獄者式焉

其克詰爾戎兵止以揚武王之大烈

首句截至罔有不服再一斷陟者言禹迹所至今威德亦到也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正所謂陟禹迹者禹跡成五服外薄四海聲教訖焉後之有天下者蓋以其迹之所至為標準也行乃威德之流行罔有不服遵吾之政教也文王之耿光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是也今威德如是則有以觀其耿光顧文孫而言武王之大烈永清四海丕單稱德是也今威德如是則有以揚其大烈顧文子而言

成王雖守成尚文然武亦不可弛詰戎兵亦文子事也○此因上勿誤而并及之克詰中亦須體勿誤意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金氏說好○推庶獄勿誤之心則凡立政皆然而當謹其用也推儉人勿用之心則當惟常人是求而貴能用之也

周公若曰太史止列用中罰

書記好○式敬中即含輕重得中意敬以心言惟敬然後能不過差

周官

惟周王撫萬邦止董正治官

罔不承德載撫萬邦句輕只言君臨天下之意下巡狩征

書惟別記

卷之四

三

三

伐二事平看綏厥兆民總承說省方觀民去暴除殘皆所以安天下之民也六服羣辟罔不奉承周德則是素直而賢者罔于句千宜以廣一人之德化悔其不直者亦來享來王以奉天子之威靈歸字對巡征言董正有二意正其體統訓其職守詳見書記

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止保邦于未危

承德對未亂未危董正對制治保邦成王于外攘之功既舉而益嚴內治之修者正以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故也惟治亂在庶官故制治保邦之要莫先于是焉

六服羣辟止訓迪厥官

董正治官載稽古而行之訓迪即董正

若昔大猷止未危

大猷指唐虞夏商而言官者治亂安危之所出人則制之保之者也

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止惟其人

亦克用又載○書記備矣○不惟其官惟其入官不必備惟其人惟其人三字是一篇之要

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

此二句重內外相承體統不紊之意蓋內治非一有百揆四岳以總之外治非一有州牧侯伯以總之百揆居朝廷度庶政為九官之所稟承而方岳之事四岳主焉則內未始不通乎外也州牧侯伯或長一州或長一方為諸侯之

書惟別記

卷之四

三

三

所承聽而州牧又總于四岳焉則外未始不通乎內也

庶政惟和萬國咸寧

惟和者總治分治之事皆得其理也有重宜則不和矣萬國咸寧又本于庶政來以其時而言五兵雖設而不試也五刑雖制而不用也以其民而言帝則順之而弗知也帝力賴之而弗庸也此唐虞萬國咸寧之氣象也

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

官之繁簡因時大要得人則治失人則亂是得人為要而官不足恃也

今予小子祇勤于德止訓迪厥官

上文言得人立政之本然君身又求賢任官之本故此言

予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本其平日自勉之心也此訓
迪以前事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官則言今日所以董正
之意也時若指唐虞夏商建官得人而言訓迪之意是欲
使今日之官皆如之也

立太師太傅太保茲惟三公

立非前此未有之謂乃立為周家定制耳立字貫下八節
師傅保之名異而師道則同三公者言其名秩之尊也

論道經邦燮理陰陽

三公為天子之師不親政事所職者坐而論道耳論道之
義不明久矣所論者何道即經綸邦國和訓陰陽之道也
夫邦國者此其大也要使禮樂刑政之施君臣父子之敘

書惟明記

卷之四

書惟明記

卷之四

三

井然有條而不亂此必有其道陰陽運行于天地之間而
能使三光全寒暑平無愆陽伏陰以多變此亦必有其道
惟三公以道為天子師為能知其所以然之故則使之論
說于天子之前故論道乃所以經邦而燮理陰陽經邦燮
理皆實事則論道非空言也論者謀謀之謂經者政治之
謂三公論之天子宰相相與施行之蓋一事也○燮理陰
陽別無他道惟區處人事各得其宜則天地之氣自順

官不必備惟其人

師傅保所以必三者正君養德之道不可以不備也官不
必備者以論道經邦燮理陰陽之任不可以虛居也○後
代詳于政治而不詳于人主之身成周治事之官六而三

師并三少亦六所以致詳于人主之身以正君為求治之
本輔德于先不待過而後諫也

少師少傅少保曰三孤

孤特也言特處乎三公之下六卿之上而無所附屬也化
字與道字對看天地與陰陽對看書記發明至矣

貳公弘化寅亮天地

貳公截弘化即公之論道經邦寅亮天地即公之燮理陰
陽書記備矣邵二泉曰陰陽言乎流行者也天地言乎成
位者也寅亮亮字當訓為相助之相蔡傳云敬而明之則
豈訓亮為明乎○天地雖以形言而敬明依舊是敬明其
化育之事猶所謂輔相天地之宜也

書惟明記

卷之四

三

冢宰掌邦治六節

書記精且詳矣○六官次序之義呂氏說好

六卿分職止阜成兆民

阜成是欲其如此非以效言阜厚而化成一串意不必分
貼

六年五服一朝止大明黜陟

虞五載四朝是歲至以方周六年五服一朝是歲至以甸
諸侯既親承德意于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于諸侯禮樂
刑政斯四達而不悖矣大明黜陟如孟子說

王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止民其允懷

既訓以建官分職之意因勉以居官守職之道曰凡我有

官君子者通尊卑大小而言也。攸司尊卑大小各有所司。之職也。不可不敬慎。乃出令此又于攸司中提出。不可不慎之大者。不可與上平看語。平而意不平也。上自公孤六官。下至諸侯卿大夫。莫不有所出之令。若同以天下爲心。而不徇一己之私。是非利害必計久遠。必合衆情。則計謀定。命達。猷展。告民。豈不信而懷之乎。○程子曰。聖人視億兆之心。猶一心者。通於理而已。文明則能燭理。故能明大同之義。剛健則能克己。故能盡大同之道。○愚謂所謂以公滅私者亦如此。

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公者人心之同。私者一人之見。如本是爲民與利除害。却書帷別記。卷四。有行一番即增多一番弊。竊民不但受其利而反爲之害者。無他。非通天下之志者。不能以一人之心。知千萬人之心。又能以千萬人之心。爲一人之心。出令之人。以公滅私。則舉事必當。民豈有不信而懷之乎。○公者公道。私不但己之私人。各有意欲行其私。私之事多矣。私之門多矣。在上人主持公道。以出令而滅衆人之私。與己之爲身爲人之私。則動令人心。豈不信而懷之。

學古入官止泄事惟煩

亂厥官。戡上是勉。其當學下是戒。其不學不學牆面二句。只中著疑二句之意。○以利口亂厥官。如王安石行新法。正其事也。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又輔之以呂惠卿真。

利口也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

學古入官。只欲入官者學古耳。議事以制制裁斷也。謂議事以古義裁斷乎。今事而得乎所處之宜也。政乃不迷此。學古之益見。不可以不學古也。其爾典常作之師。此一句又承議事以制而言。議事固以古義裁斷。然要必以當代之典常爲師。若古義不合于今時之宜。則亦未爲得也。○此題不可以學古師今作對。弱。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止乃罔後艱

卿士之職。自其爲之而有成者。謂之功。而所以崇其功者。存乎志。如紀綱布而治功成。禮樂興而教化決。功之卓越。而不可及者。由其志之所必至。而自期者。固已先定也。豈有志先卑近。而所成就能高遠者乎。自其爲之有次第者。謂之業。而所以廣其業者。存乎勤。如日有成。而月有要歲。有會而三歲有計業之。以漸而益。以廣者。由其勤之所積。累而不廢者。固已有素也。豈有力先不勤。而所積累能廣。大者乎。功非志不崇。業非勤不廣。二者之當盡固也。然而有幾焉。不可失也。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二者之相須固也。然而貴果斷焉。不可缺也。天下之事。乘其幾而爲之。則爲力也易。失其幾而圖之。則爲力也難。惟夫理之所在。時之可爲。則決之以理。而不牽于二三之見。義在不疑。時不可失。則斷之以義。而不參以猶豫之私。克果斷如此。則

志不虛用可以觀其成于有漸而無蓄疑之失動非徒勞
可以收其力于一旦而無敗謀之悔尚何後艱之有哉○
幾謂其可爲之會也失其可爲之會則志與勤虛用矣

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果斷因志勤而言天下之事非所望于無志而不勤者其
或有志知勤矣而後艱之不免者以其不能果斷坐失事
幾也後艱非後患乃艱難而不易耳○宋神宗非不果斷
然志在取幽薊勤在致富強則志與勤皆用非所用而又
果以行之是乃妄動豈果斷之謂哉如孔明以恢復漢室
爲志治國練兵是其勤出師伐魏皆當幾是其果斷惜天
不假之年其功不成耳老杜云伯仲之間見伊呂指麾若
書惟別記 卷之四 三七

定失蕭曹千載之下知之者一人而已

位不期驕祿不期侈 止日拙

自學古入官至此以下蓋歷戒之一戒爲一事時說言此
爲保祿位之道甚謬無理者也

恭儉惟德無貳爾僞作德心逸日休

實有得于恭儉即德也以聲音笑貌爲之則僞矣恭儉一
也作德者心逸而日休作僞者心勞而日拙恭儉之可誠
而不可僞如此心逸日休只言恭儉出于誠之美以見當
惟德之意不可作效說

恭儉惟德 止居寵思危罔不惟畏

居寵即祿位思危惟畏不止于恭儉而恭儉其大者也

祿與危辱爲鄰甚可畏也

作德心逸日休

詩云羔羊之皮素絲五純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此詩乃南
國被文王之化在位皆節儉正直故詩人美其衣服有常
而從容自得如此也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即此所
謂日休也獨賦其退食之際蓋于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
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愧于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急遽之
不暇寧有委蛇氣象哉羔羊詩之節儉正直即周官之恭
儉惟德也作德者無間于在公退食其于敬恭之度儉約
之節履而安之中外如一豈不心逸而日休休哉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止不任

書惟別記 卷之四

不和政廢職上言人臣立心之公私關于政治之得失下
言人臣所舉之得失繫于已職之稱否庶官乃和下不必
補政理意不和上須入不能推讓意唐虞時百僚師師則
推賢讓能有不待言亦不俟於訓戒也成王時已不足于
師師之風故形于戒辭

推賢讓能庶官乃和

依王氏以義字立說義者賢能義當推讓吾知爲所當爲
而已不知爲身也若有爲身之心則賢材恐其形已之短
妨已之進而未免忌嫉之矣

舉能其官惟爾之能

薦舉得人是汝知人之明亦得以人事君之道矣故曰惟

能之能

王曰嗚呼三事暨大夫止萬邦惟無斁

三事以爲卽立政三事者成周雖分六官其職則仍古三事之職也故仍呼三事三事只指六卿公孤不在內大夫則其副與屬也佑乃辟康兆民一串不平本敬有官亂有政來永鹿者致治自今日而貽太平于永久也無斁者常得萬邦愛戴之心也

君陳

蘇氏曰周公遷商頑民于洛必不遷舊人以宅新民也洛人在內商人在外理必然也

王若曰君陳惟爾今德孝恭止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中帳別記

卷之四

三九

今德卽孝恭孝恭統言之下又言其德也惟孝當一斷孝于親友于兄弟君陳之令德如此克施有政以理斷之卽其已然而知其將然也所謂居家理則治可移于官也故我今命汝尹茲東郊正望其以孝友之德克施有政而化此東郊之民也敬哉包一篇意

昔周公師保萬民止惟民其乂

師教之保安之言周公于民無所不盡也林分貼教養非是萬民指殷民民懷其德就當時言或以民方思慕周公之訓貼此句非是往慎乃司謂所承者亦周公師保之位不可不謹也茲率厥常謂所司有周公之典常在不可違失也厥常卽周公之訓周公之訓卽所以師保萬民者也

懋昭周公之訓正率厥常慎乃司之實林云訓乃周公垂

後之訓卽下文至治馨香四句今按此說非也觀蔡傳云周公發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發明而光大之則此訓分明以訓民言如何奉令下文得書記至矣○懋昭只是申明提撕使人心益開曉而無復扞格不入之處是卽所以發明而光大之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止無敢逸豫

止式時周公之猷訓

上是欲君陳法周公以訓民下是欲君陳由周公之猷訓以明德于已上下分明兩意時說強欲合而一之所以齟齬而難通也

書惟別記

卷之四

四四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止無敢逸豫

蔡傳引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精微之訓以告之觀復舉二字則豈可以上文之訓卽下文之訓乎○經文自明上文曰懋昭周公之訓惟民其乂訓豈非訓民乎下文曰爾尚式時之猷訓惟口孜孜無敢逸豫豈非欲君陳自勉于已乎

至治馨香感于神明

太平之世無一人不得其所宇宙間純是一團和氣其協氣休聞之所發越謂之馨香馨香非有象凡物之精華皆是也至治之精華所謂惟德動天無遠弗届故聖人以爲馨香在此而不在彼耳感于神明亦不必定說是祭祀之

時只至治馨香便與神明感通無間故郊則天神格廟則人鬼享人但見其如響斯答而不知其本在此也

黍稷惟馨明德惟馨

感神者非黍稷之馨也乃明德之馨也明德得之心而清明在躬乃至治之所從出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式訓即明德也曰孝曰恭君陳已令其德欲其日就月將緝熙于光明故曰式時周公之猷訓也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惟明德有可感之道自周公法度言之苟無前人之德則徒為陳迹惟明德為立教之本此所以欲其惟日孜孜無敢逸豫也孝友君陳之素德然

書惟別記

卷之四

孝友之道通于神明光于四海堯舜之聖亦不出此欲君陳益進其德以至于此則洞達無間何有于殷民哉聲色之于化民末也所謂懋昭周公之訓者其本在此也

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止下民惟草

此承式時周公之猷訓而言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者秉彝好德之心也既見聖亦莫克由聖者安於逸豫之故也安於逸豫故理不足以勝私敬不足以勝怠雖親見聖人而知其行事而躬行之際莫克由之爾君陳當以此為戒今日周公不在民所視效在爾君陳之身爾惟風下民惟草未有風行而草不偃未有上行而下不效爾能由周公之訓則民亦由爾之訓矣

爾惟風下民惟草

此據理而論傳末二句是補意蓋能由訓則惟民其人如風偃草矣

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止庶言同則繹

式訓由聖在我之德當明至于政則自謹始而和中關于道之升降俗之變革可不謹乎必能謹于興廢則治合時宜矣

圖厥政莫或不艱止則繹

其或不艱截廢興非更革周公之法蓋人情事理自有當與當廢者事有當興事有當廢即所圖謀之政也出與國人人與僚友反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深思于己果為至當而不可易然後行之也

書惟別記

卷之四

圖厥政止惟我后之德

圖政虞度于衆而斷于已謀猷入告于君而順于外大略如此相對看不必以嘉謀即得于師虞者

爾有嘉謀嘉猷止惟良顯哉

書記理甚長亦不肯于蔡傳○蔡傳是以此節與上下一例俱為欲君陳如此或曰者又是一說時說多主此然非傳意也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止從容以和

弘周公丕訓仍以訓民言弘者使開悟益多感化益廣無所不被及之意據下寬和辟宥簡脩進良皆就訓民上說

正弘訓之事也或欲兼式訓說非也○懋昭主發明邊說使人知之也弘丕訓主推廣邊說使人知之也○欲弘周公之訓非嚴急所能成苟一以嚴急為心則惟見頑之可忿嫉易至于依勢作威倚法以刑則民不見上之可親不見循理之為樂而反背于法之拘矣故必寬而有制從容以和然後不迫而民從而能弘周公之訓也

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言其出于勢與法之外而使民之心從者在寬言其妙乎寬與嚴之中而使民之自從者在和寬即敬敷五教在寬之寬制即在寬中非制以濟寬之謂也謂有規矩法度而行之以寬耳和即和厥中之和和者和乎民也故曰從容以和之從容者不亟不徐施之常也

寬而有制止惟厥中

辟有惟中即寬和得宜之事○自無依勢出起用徇已徇君意

寬而有制止敬典在德

殷民在辟以下皆上兩句內之事辟宥以用法言無忿疾以下以施教言君陳之政雖主于和厥中而法亦未嘗廢故殷民之在辟者未始不權諸法但不倚法以削耳曰辟曰宥不徇乎君而惟其中蓋因其不順乎政不化于訓不得有以威之欲其知所懲創而順乎政化乎訓耳此所謂辟以止辟乃辟則辟不但惟其中而刑罰中實有感化

乃所謂寬而有制者也此以辟言而見寬和之宜也辟不輕用則宜若罪疑者予民而宥者恒多然至于徂于姦究敗常亂俗三者雖小不宥况大者乎此以宥言而見寬和之宜也又以教言而謂頑者不可忿疾當寬柔以教以開其自新之路動其自改之幾一夫不可求備當因材而納進之使善者知有所勸不及者知有所勉必有忍一節應無忿疾意簡厥脩一節應無求備意末乃專言德化即康誥不用罰而用德之意

爾無忿疾于頑止以率其或不良

首節作一冒下分應之頑指不若于政不化于訓者其不可教導怙終不悛者固辟以加之其猶可教導者勿以其頑象未喻遽忿疾之也起下有忍與有容之意忍即不忿疾也容則又非但有忍而已至于一夫有善當即獎進之而不可求其備求備則阻人為善之心亦非吾與善之道也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林氏云勾踐于吳太王于狄忍也使其不忍則趣亡耳其何以濟湯之于葛文王于昆夷容也包之度內若天地然孰得而涯涘之

簡厥脩止以率其或不良

脩不脩以職業言者胥伯多正之屬也良不良以行義言者通上下而言也其實庶民亦有職業亦不可指定為何

人也簡只是區別不可用褒旌字進者與其進也以率者使不良者有所耻而改行也○簡其脩亦簡其或不脩蓋以簡脩為主其或不脩者亦簡之則勤惰分明故人勸功進其良以率其或不良蓋以進良為主其或不良者觀之而知所耻故人勵行兩或字不可忽蓋言簡厥脩進厥良則人宜自化而或有不脩者因簡脩而亦簡之或有不良者因進良而亦以董率之其抑揚進退之意在乎此也○不脩言簡而不言刑罰不良言率而不言簡別蓋于上一句之中即寓下一句之作用○使不脩者皆脩在于簡別之分明使不良者皆良在于勸率之有道皆在于以人治人而無忿疾于禱求備于一夫之意此所以為和中也

惟民生厚

卷五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止終有辭于永世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見所以反其厚而使之不遷者在乎上也達上所命從厥攸好見所以使之從所今如所好者在乎德也故曰爾克敬典在德則是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矣典者五典也敬典在德而不在其言誠躬行而心得之以是敬敷五教則民之從厥攸好有捷于今者所以然者以民生本厚故也顧上所以導之者何如爾末言君受其福臣成其美以期之蓋君以民化為福臣以盡職為美終有辭于永世言其美稱之無窮也

爾克敬典在德

書記明白此當一直下敬典即敬敷五教之意在德即本

之躬行心得而非空言也

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于永世

君以民化為福臣以民化為休末一句只帶其爾之休句顧命

乃同召太保奭止百尹御事

同召者平時召其長則其屬從今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太保畢毛稱公則三公也此先後以六卿為序師氏守王門虎臣虎賁氏百尹官正也御事非官正而有執事者○呂氏曰召公以太保領冢宰無可疑畢公與召公一體而班在四者蓋司馬兵權非元老重臣未易付也

惟民生厚

卷五

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止集大命

德教為化服民心之本民心為受天命之本真麗陳教一申說定其所依即安養之事莫麗而教則民之從善也輕故皆服習而安其教重言肆不違者深見其從教之至也是以自西土而用克達殷謂達教化于殷邦也須在伐商以前說

爾尚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王業以艱難成之亦必以艱難守之弘濟于艱難言守成難必待諸臣協力大濟于此也弘濟中須含敬近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意畏天命守先訓乃濟艱難之道欲元子亦克如我之昔日也天威言敬近者戒謹恐懼常迎之于

先幾文武大訓卽述天命者必踐履服行始可謂之能嗣
守也無敢昏逾常惺惺然在心而不踰越其則也

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遠者系以懷之使來邇者擾而馴之使治小大庶邦咸有
以安之而使大小相安有以勸之而使謹守侯度此皆君
道所當盡者也合遠邇而柔能異施通小大而必勸無間
則君德所及公平周溥而無所偏滯矣

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威儀舉一身之則而言成王謂思夫人之所以爲人者自
治于威儀耳自受中于天地以來有動作威儀之則此固
修身者所當自致其力而無假于外然主之者心也心或
奢惟別亂本義之四 卑七

冒貢于非幾威儀不可得而治矣輔之者臣也君心之非
未格臣亦與有責矣爾左右輔弼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
務防其未萌之欲止其未形之邪使心不入于非幾而後
可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止恤宅宗

天子初崩太子必在其側將正其統故迎于門外以殊顯
之桓毛二臣宿衛者先執干戈太保就命使于齊侯呂伋
之所索虎士百人從二執戈者逆于南門之外以爲儀

丁卯命作冊度

冊是冊書書成王之遺命度是受冊法度卽將受命時升
階卽位及傳命以後康王各命受同祭饗等儀是也

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自此以下至立于側階惟命士須材是擬供養用其餘皆
是將欲傳命布設之事

狄設黼裳綴衣止次略在右塾之前

此七節皆爲將傳顧命而陳儀物蓋象其生存也黼裳綴
衣四座皆設故冠于四座之首四座及陳寶玉執兵出略
各有所司皆是相命

牖間南嚮四節

書記詳明○四座几席各異席有茂席底席豐席荀席之
異而其緣有黼純綴純畫純紛純之異其皆曰重者則皆
三重也几之飾有華玉文貝雕玉與漆之異其皆曰仍者
皆因生時所設也

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要記骨肉情親不事華飾故席几質飾

越玉五重止在東房

首句爲冒下詳其實赤刀也大訓也舞衣也大貝也鼓鼓
也笄戈和弓垂矢也皆寶也弘璧也琬琰也大玉也夷玉
也天球也皆玉也重象生存意

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

東序

主呂氏意○蔡傳云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
殯在西序故也西序東序西房東房賓階阼階左塾右塾

節節要見此意

大輅在賓階面綴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喪出輅禮也亦以象其生存也書記分明如畫

階階綴輅

號次 右

堂

階階大輅

號次 左

越王五重止立于側階

寶玉器物先西後東者以成王殯在西故也其執兵宿衛之人則先東後西者以新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止立于側階

書惟別記書金之四

車

本

書記備矣○自此以後書記已具者不復詳及

王麻冕黼裳止入卽位

儀儀備然後延嗣王受顧命自此始稱王由西階者未

受顧命不敢當主也卿士邦君之服用呂氏無事于奠祝

不欲純用吉服有位干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

示禮之變意入卽位位者平日之班次也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止御王冊命

彤纁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纁上以無事于奠祝不欲

純用吉服故不彤而纁此以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

禮故皆祭服祭服即吉服也介圭同珣先王所執今將授

嗣王若先王予之故自阼階而升太史執書將進之王故

與王接武同升要見此意明白介圭天子之守圭先王之

傳器莫重于此故太保承之同珣次干介圭故宗伯奉之

授嗣王同言自此繼先王主祭也授嗣王珣言自此繼先

王朝諸侯也書卽冊命冊命卽丁卯所作者也

曰皇后憑玉几止以敬忌天威

成王顧命已書之冊此太史口傳則述其意者也顧命有

敬近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述其意則重在嗣

訓中間佔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皆嗣訓之事故終之曰以

答揚文武之光訓也康王受顧命答太史則重在敬近天

威故曰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祖父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

乃受同珣止諸侯出廟門俟

書惟別記書金之四

車

正義曰太保所以拜者曰成王言已已傳顧命說也將欲

拜故先授宗人同拜者自爲拜神不拜康王王答拜者專

所受之命也又曰祭祀既畢而更拜者曰成王以事畢也

王答拜敬所白也○今按祭傳以太保之拜爲拜尸王答

拜爲代尸拜姑從祭傳

康王之誥

王出在應門之內止王義嗣德答拜

乘黃列于庭者圭與幣持之手者○左右程伯士曰二字

當自爲句言趨而左右也

王義嗣德答拜

吳氏之意以爲後者拜未爲後者不拜康王之見諸侯若

以爲君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純乎吉禮也庶
王義在繼體嗣先人之明德故答拜者正其爲後且知以
喪見也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

動足然後相揖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前之拜諸侯
拜羣臣不拜此之拜羣臣拜諸侯不拜也王答諸侯拜而
不答羣臣拜諸侯自外初見羣臣在內日見也進告不言
諸侯以內見外○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會分班儀也
太保及芮伯咸進相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今班則諸侯
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今之合班則六卿前列冢率
與司徒之位相次○言克恤西土以文武基業本于西上
書惟別記 卷之四 王讀
示不忘本也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止無壞我高祖寡命

文武能受命以有天下耳定天下致太平以遺後人者成
王也其所以戡定者無他惟畢協賞罰而已蓋刑賞人君
之大權勸懲天下之大義賞必當功罰必當罪則賞一人
罰一人而天下以懲以勸此成王所以能戡定其功而用
敷遺後人休也六軍天子之常制張皇則不弛其備而有
以待其用也昔周公告成王以克詰戎兵陟禹之迹而成
王能用其言巡侯甸四征弗庭至于六服羣辟罔不承德
此正畢協賞罰之大者故召公今致告而復及此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

報誥不次羣臣以外見內在喪故稱名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止付畀四方

不平富富謂輕繇薄賦使家給人足平者平施而無偏也
漢文帝與民休息勸農蠲租亦可謂之富民矣然富者田
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則以謂之不平富未可也丕平
富三字語簡意深最可見王者氣象不務咎者不以咎人
之咎爲務言慎罰也刑罰雖不可廢然不以是爲務而取
足于是也底至齊信書記已明○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
作一項人說

昔君文武丕平富止乃心罔不在王室

武勇忠實指先王之有臣屬羣臣也建侯樹屏指先王之
意任後人勵諸侯也
書惟別記 卷之四 王讀

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

奉上之憂勤以王室之憂爲憂也其順承之以王室之事
爲事維周之翰于蕃于宣也所謂乃心王室者如此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止保釐東郊

保釐不是二事有保無釐所謂不滅厥職民罔攸勸也據
旌別淑慝正所以爲釐而曰保釐者俾充畏慕善惡未嘗
不兼成之也

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止予一人以寧

上見敷德非一世而天命始集下見敷治非一世而民俗

始移蓋有望于畢公之終其事焉

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止予一人以寧

先王包文王武王成王說綏定泛說茲殷四句只一連下來爲優四方無虞重在殷民蓋當時四方之內紫朝廷之慮者惟有殷民殷民化則四方無可虞而予一人以寧矣二句一直說

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

世道有升有降者時運之推遷而政之由俗而變革則所以移風易俗而爲世道之主者也周公當降之時茲殷頑民而降者得升之機君陳當升之時懋昭周公之訓而升者得至之漸今日由俗爲政則當何如哉蓋世變風移不

書惟別記

卷之四

卷之四

惟公懋德克勤小物止予小子垂拱仰成

懋盛大之義呂氏訓勉有盛德又能勤于細行見其踐履之純備衆善而不遺操存之密一小大而無間也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師言與正色相對罔不祇與率下相對大臣元老之風采議論百條所瞻正色率下則仰其風采者有不言之化罔不祇師言則聽其法言者信之篤而領之深矣此非四朝元老有克勤小物之盛德聞望積之有素何以能如此嘉績多于先王指在康王之時也

王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

祇命者就祖廟中行冊書之禮是也言周公之事見非國家之大事不敢勞周公于曩時非周公所嘗爲不敢勞我公于今日

旌別淑慝止以康四海

俾克畏慕旌別淑慝一句綱也表厥至風聲三句旌淑也弗率至畏慕三句別慝也旌別淑慝者釐也俾克畏慕欲其同歸于善者保釐也因區別里閭遂并郊畿封守而整齊之

申畫郊圻三句

歲久則易湮故貴于時緝時緝則不至于湮世平則易玩

書惟別記

卷之四

卷之四

故貴于屢省屢省則不至于玩此兼上二事而言時緝其廢而屢省其玩此卽所以申畫而慎固之也或以時緝屬申畫屢省屬慎固亦可

申畫郊圻止不惟好異

上尊嚴王圻因宅里井疆而井及之也下今日治體亦因商俗之敝而救藥之也

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止不惟好異

往哉截下作兩段一今日由俗革之政一爲治之體亦因商俗而革之之事也

政貴有恒辭尚體要不惟好異

對誓之謂恒此以時言而恒爲常久之義對常之謂異此

以事言而常爲平常之義大抵厭常喜新者可暫而不可常故有好異之心必不能爲有恒之政政以所施言辭以所尚言辭不必專指號令辭通乎上下但所尚則常自上啓之辭而好異則不能體要○政事純一純則不雜一則有終辭令簡實簡則不煩實則不浮簡實乃所以爲體要也○作聰明貼有恒邊趨浮末貼體要邊此皆好異之事也○靡靡應有恒利口應體要靡靡相隨順之意○公其念哉欲公有以華商之遺風此亦由俗革中之一事也

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止閑之惟艱

此論商人之病源也故取古人之論世族者證之○蕩謂不檢侈謂僭踰僭踰之事宮室服用不止一而舉服美于書惟別記秦之四王五

人一節以見之

資富能訓止于何其訓

惟以永年截上言殷士之當訓下示以訓之所在也殷士爲世祿之家資富可知永年就年壽上說

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徵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道孰過于此謂之時乃大訓見當惟德惟義也謂之于何其訓見當由古以訓也

惟德惟義時乃大訓

所謂能訓豈外人心天理而他有所謂訓哉惟德焉心之所同得之理也惟義焉事之得所處之宜也是皆根于秉

義亦何間于殷上特昏于舊習而亡之耳今誠因其放心之收而開導以本心之正則是順其所固有而去其所未無使之舍人欲之危塗而向天理之坦易卓乎其合萬心之同恢乎其關世教之大非天下之大訓而何

不由古訓于何其訓

然訓非可以已私言也當由古以爲訓古之人如堯之克明俊德舜之慎徽五典湯之肇脩人紀武之彝倫攸叙皆本天命人心之正以啓羣心之蒙切人倫日用之常以收作人之效此在簡冊而可驗于事理而有徵者周公之師保萬民兼三王也君陳之懋昭其訓法周公也民易從由善有證也不由古以爲訓于何以爲訓乎

書惟別記

秦之四

王五

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

世變風移四方無虞邦之安固由茲殷士也放心雖收餘風未殄一失其坊將自是滋邦之危亦豈不由茲殷士哉今日之治一于剛不可也一于柔不可也保之中有釐剛柔相濟則民德信乎其脩

不剛不柔止惟公克成厥終

成終只是保釐而使民德修有可旌而無可別也或云周公爲剛君陳爲柔畢公不剛以濟其剛不柔以濟其柔不必如此分配師保萬民寬而有制周公君陳剛柔未始不並用但有輕重耳

惟周公克慎厥始 止予小子永膺多福

罔不咸賴載或云三后協心至澤潤生民皆成終之實于生民截為當

惟周公克慎厥始 止克成厥終

講雖三段言有賓主上二克字是已然事下一克字期望于畢公也殷民之始厥心未戾不容寬以治之也周公以之而謹恭焉與之正始不容少愆故曰克慎其始追其中也式化厥訓不容剛以迫之也君陳以之而有容焉導其善心以和為貴故曰克和其中今其終也世變風移不容襲于和也不剛不柔而保釐之政所當行故以成其終為公之所必克而敬以望于公焉三后之政雖有始中終之

書惟別記

卷之四

異其實周公之所未為者君陳為之君陳之所未為者畢公為之心則相濟道則相成其所處俱至于所當然之則而不可易矣故曰三后協心同底于道二句一申意昔有升降今則道無不洽昔由俗革今則政無不治使下都之民皆由德義以永年無復怙侈而惡終是澤潤之也至是而三后之功可謂之成矣四夷左社以下極言其成終之效

惟公克成厥終

時講成終多只是申說旌別點不破成字意蔡傳云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意要緊要見預期之意成字不是工夫字面工夫都在上文

三后協心同底于道

前後以相濟為心是曰協心適因革之宜各行所當然是曰同底于道

道洽政治澤潤生民

道洽則政治只是一事周公君陳之時道猶未洽也厥德允修有可旌而無可別道斯洽矣道洽而三后之功始可謂之成也生民專指下都之民說

四夷左社罔不咸賴

京師首善之地而周畢二公又皆以東伯鎮東都故推其餘教至四夷左社罔不咸賴也

予小子永膺多福

書惟別記

卷之四

四方無虞予固以寧也惟公懋德予同仰成也今功之成如此則又不但世變風移而已嘉績多于先王而已予小子豈不永膺多福乎君以民化為福曰永膺者遠期之也○上四夷二句廣明之也此一句遠期之也

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 止惟又

人心者國之基風俗者治之基人心善風俗美無窮之基建矣下兩句又本此一句

嗚呼罔曰弗克 止以休于前政

弗克者畏其難難情毀民之難化說民寡謂以下都之民為最爾而不足治也盡其心慎其事亦交互說得但盡其心承不畏其難說是于所當為者勿失之于不為也慎事

本不易其事說是于所施爲者勿失之于輕爲也邦之安
危惟茲般士可曰民寡而不慎其事乎不剛不柔厥德允
修可曰弗克而不盡其心乎先王成烈本得般化般說休
于前政本道洽政治說周公君陳既盡心慎事于前至畢
公而道洽政治是休于前政也謂使前人之美有終也指
成終說但成終是言其責之當盡休于前政是言成終則
三后之美始全也休字重看言周公君陳之美待畢公而
全也

君牙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止于太常
篇內重在繼世功守家法故發端卽叙其先世之美如此

書雅別記

卷之四

五

世篤忠貞服勞王家

忠以事上正以守己云世篤者見其家有世德世功非一
人也世字須貫至下句世服勞王家成康間芮伯爲司徒
君牙豈其後耶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止無忝祖考

先正之臣今本譌作先王之臣按孔傳本元作正字○舊
服謂忠貞服勞之事穆王方自憂危恐不克繼承遺緒故
亦勉君牙無忝祖考各欲保其世業臣士蓋一體也○蔡
傳云欲其以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卽忠貞服勞是也

弘敷五典止惟爾之中

此示以司徒之職也司徒掌邦教以教爲重故先言之式

和民則戡上敷典和則因民心之同得者教之爲教之道
也下爾正爾中卽吾心之先得者率之立教之本也教之
道不外于典則教之本惟在于身心○弘敷五典式和民
則言教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爾身克正罔敢弗
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言教一皆本之躬行心得之餘

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言其不易之常道則爲典所以教民者不出于此弘敷者
使無不知無不聞也言其秉執之常性則爲則民所固有
者也敬和者卽勞來注直使民彝物則各得其正而無所
乖戾者也典則一也弘敷者求以式和之也一串意

爾身克正止惟爾之中

書雅別記

卷之四

五

上言司徒之職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蓋教也者使人
效之之謂也上之所有故下得而效之未有上之所無下
得而效之者也故民則之體自其山之身有至正之則
焉孰不有之而爾身者所當先正者也爾身克正而所處
無邪行則民有所視法而自正其本正者咸于爾乎得之
矣其孰敢有弗正乎民則之體自其存之于心有至中之
則焉孰不有之而民心者罔能自中者也惟爾之中而所
存無邪思則民有所感悟而自中其本中者咸于爾乎得
之矣否則何以責民之中乎

弘敷五典止民乃寧

旣示以教民之道復示以養民之難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止民乃寧

小民生計無時弗艱而當暑雨祁寒之時其生計尤艱此其所以怨咨者非怨天之雨且寒也自傷其衣食之艱難也此上之責也身斯責者當思其艱以圖其易思其艱者一民飢曰我飢之也一民寒曰我寒之也凡其飢寒困苦之狀無一不經于心有如身處其地而備知其情圖其易者若何而使民不飢若何而使民不寒一一有以預爲之處不待暑雨祁寒之時而後有以恤之也如是則民免于怨咨而且有生生之樂矣故曰民乃寧

續乃舊服止追配于前人

民乃寧截當以敬明乃訓對弘敷二節追配前人對續服

書惟別記

卷之四

卷之四

二句末一節總管上教養

嗚呼不顯哉文王謨止追配于前人

文王運治于淵微而所以爲莫歷陳教之圖者既竭心思而爲經遠之猷故以謨稱光于四方顯于西土不顯者文王之謨也武王成治于大定而所以爲民食五教之計者無競維烈而收貽謀之緒故以烈稱善繼其志善述其事丕承者武王之烈也規爲至當有以定百世之常經故曰咸正防範不遺有以盡萬年之經緯故曰罔缺曰咸正則非後人之所宜紛更也曰罔缺則非後人之所可損益也先王成康嘗對揚此文武之光命而不遏佚于天下亦惟賴爾祖父之輔焉今爾君牙敬明乃司徒之訓用奉若先

王以對揚文武之光命則所謂續乃舊服無忝祖考者是乎得之豈不追配于前人乎

爾惟敬明乃訓止追配于前人

文武之光命截此欲君牙盡臣職之當然以守家法之已然訓兼教養而言弘敷式和以教民固有訓矣如勸課農桑以養民亦有訓也先王指成康文武之光命卽丕顯丕承之謨烈也文武佑啓于前王對揚于後皆君牙祖父之所助也故欲君牙敬明乃訓如上所告用奉若先王之所行以對揚文武之光命使安養教化之美歷五世而不衰咸正罔缺之猷閱數百年而如新乃所以守祖父之家法而追配之也

書惟別記

卷之四

卷之四

續乃舊服止舊典時式

續舊服由舊典相對無忝追配相對

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

由舊典卽所謂續舊服而所以無忝追配者在是矣

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

二句一串意

民之治亂在茲

衣食足教化行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夫婦婦則天下治衣食不足教化不明而民彝乖失則天下亂民之治亂不在此而何在乎謂治亂不在此而在功利富強者管商之學也

問命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止 思免厥愆

思免厥愆此穆王知自克之難不可無左右交修之助此篇中之大旨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止 萬邦咸休

此一節歸重在近臣上以文武君聖臣良疑若無待于近臣之助然而當時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其君之善弼其君之違是以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此又罔不欽罔不臧之效也是以文武之聖猶有資于近臣之助况穆王乎以文武之臣咸懷忠良猶必謹于近習况穆王之時乎

書惟別記

卷之四

李綱

昔在文武聰明齊聖止 以旦夕承弼厥辟

小大之臣咸懷忠良蓋自卜亂同心以至三千一心皆盡忠補益之士直已守正之人也然而公卿進見有時僕御昵近無間有時者見其尊嚴昵近者知其情性是近臣尤有關于君德之重而不可以非人居之者也以文武之廷皆德選而尤謹于此是以當時侍御僕從罔非正人焉則忠良不但外廷之士矣以文武之心不泄邇而又得人于此則與之左右者與之旦夕而有以承弼其君焉蓋輔德于燕閒不待于人廷顯見之際而昵近無間之時常有從容補正之益矣文武之聖豈有過舉而待于弼蓋先事進戒不以君德已盛而廢規此尤聖世氣象也侍謂給侍左

右者是一項人御謂車御之官是一項人僕謂太僕羣僕是一項人從字總承上給侍左右者謂之侍從僕御于王者謂之僕從據周禮太馭太僕不通職馭主馭車即此御也僕主正服位出入王之命令即此僕也○旦夕二字不可漫看蓋惟此數項人昵近無間又皆得正人故能如此也

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

君于近臣出入與俱起居與俱而號令之出納彼固亦有職焉于其間者也旦夕承弼從容有膏澤之潤則其在君豈小補哉此四句不以效言言君之得近臣之助如此也

書惟別記

卷之四

李綱

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本上四句說謂言動無不謹則下民敬順而無不從化遠而萬邦莫不休美謂不遠四海之憂共享安寧之福也

惟予一人無良止 俾克紹先烈

無良對聰明齊聖說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對小大之臣侍御僕從說臣其不及以下對承弼說與篇首思免厥愆相應愆繆皆非心所發繩糾與格有明諫顯諍處有潛移默奪處各有所宜施不可以內外分看亦不可以繩糾即所以格非心也此大槩泛言已須近臣之輔如此未可着伯冏說也

臣其不及繩繆糾格其非心

穆王自以已德不足以繼先烈欲羣臣匡輔其所不及而

專以繩愆糾繆格其非心爲言何也蓋文武聖德無過可諫故言承弼者主承順而帶匡救言之也穆王思免厥愆以規過爲重故言之不同也

匡其不及止交修不逮

上節泛說下節方指伯冏身上說上節言匡其不及實賴于左右前後有位之士故下節言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正欲其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以交修予之不逮也交脩者言左右前後非一人交以修君之所不逮爲事也交修不逮卽匡其不及

今予命汝作大正止交修不逮

大正卽指太僕不依注疏作太馭太僕爲羣僕之長故曰

書惟別記

李平言

大正正長也下文正于羣僕之正乃董正之義欲其罔匪正人也蓋必羣僕皆正然後太僕能率之與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如文武時之日夕承弼也

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重下句蓋必交修不逮然後德可進也交者非一之謂此與說命交修語同而意思說見說命○交修不逮卽繩愆糾繆格其非心也舊皆以出入起居發號施令貫

今予命汝作大正止厥后克正

慎簡乃僚卽正于羣僕之事也如是則僕臣正矣豈不有以交修不逮而厥后克正乎

慎簡乃僚止其惟吉士

慎簡是銓擬可者以白于王而用之非太僕得自辟除其僚屬也命士以上無不命于王者蔡傳誤矣今姑從之便者順人之所好辟者避人之所惡巧言令色便辟側媚此八字極盡小人情狀人主所以與之易親者亦以此也

僕臣正厥后克正止不德惟臣

僕臣正承其惟吉士而言厥后克正克正屬后對下自聖看二惟臣字皆指僕臣

爾無昵于憒人止惟予汝辜

此皆導君子愆者或以淫巧進或以貨賂進此二者近習小人進身之徑伯冏所當戒也

欽哉永弼乃后于齊憲

書惟別記

李平言

欽哉哉齊憲與先王之典同自文武以來人君起居言動之常法也弼者正救乎我而使之不悖乎此也弼字中包正屬用君子不用小人之意加一永字謂長如此勿使有弗繼焉

呂刑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止無世在下

書記備矣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止鰥寡無蓋

罔有降格截以正人心立論三苗亂德民神雜揉帝舜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絕地天相通令民神不雜則妖誕自息此固正人心急務然使常道不明爲善者多不幸爲

惡者多苟免而鰥寡無所告訴則民不能不詛祝于神當時羣后之逮在下又皆明明棐常明明者精白展布之謂常者常道即秉彝人倫是也棐常者順乎此者有勸悖乎此者有懲是非明白而公道必行于上是以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勢力單弱之甚如鰥寡者亦無有蔽蓋而不得自伸者焉如是則人心坦然無疑尚何復求之于神哉

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

此亦承帝舜之德意而然也乃命字雖只帶重黎然意却貫下也羣后諸侯也在下其臣也常道之在天下雖根于人心不可泯滅然非有世道之責者時有以提撕輔助之則亦易為邪說暴行所晦蝕而不明充塞而不行也是時有帝舜為之主故羣后與其臣下無不以棐常為心

明明棐常鰥寡無蓋

或曰棐常或曰棐彝即常也或曰常道或曰常性性皆道也此處棐常只可大槩說究竟則禮樂刑政皆棐常之具下文三后之功阜陶之刑皆棐常也但此處羣后之逮在下似未指三后等故且只可大槩說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公道昭明如此雖鰥寡且無蓋則其他可知矣此棐常之力也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止惟殷于民

無蓋截以二皇帝字二乃命字作眼目

羣后之逮在下止有辭于苗

不可以下為無蓋之實

乃命重黎止德明惟明

上因苗之俗而正人心下反苗之道而崇德化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嬰兒反苗之道意德威德明虛說只是德中有自然之威德中有自然之明惟畏惟明書記說得好

乃命重黎止折民惟刑

重黎既絕地天通伯夷于是降下典禮天神地祇人鬼各有正禮出禮則入刑其孰敢有犯而人心安有不正者哉首尾重正人心上論

書惟別記

本

乃命重黎止惟殷于民

德明惟明哉以乃字為斷眼上二節為苗民言猶言除病而培養元氣下則命官設施之序也

德威惟畏止率乂于民棐彝

吾有文甚好○故乃二字當玩此二字正所以表上文之血脉也

德威惟畏止惟殷于民

君臣且未可兩平觀乃命字可見君以德為主而命臣以任安養禮教之事者亦無往非德焉三后之成功亦德也故下言穆穆明明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止惟殷于民

書記備矣

伯夷降典折民惟刑

折民惟刑當依書記說或曰出禮則入刑只是降典之時斷以違禮則有刑耳非伯夷兼用刑也

禹平水土主名山川

主名山川蔡傳無明解主者使有國者主其祭也名者定其秩號也

稷降播種農殖嘉穀

前此民猶雜食草木之實自稷降播種教民稼穡三農始殖五穀謂之嘉者五穀種之美者也

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書惟別記

本九

殷字內兼民得平土之居享粒食之利知禮義之訓三意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此亦蒙乃命之文制乃裁斷之義刑之中言輕重得其當也檢其心貼祇德意民惟心無所檢而不知所畏故不敬其德而自越于禮法之外臯陶斷以中刑乃所以檢其心而教之敬德也

伯夷降典止率乂于民棗舜

羣臣異職而同功尤重刑官之職君臣合德而化尤賴刑官之輔

士制百姓止棗舜

以刑坊民而訓其德以德化民而資乎刑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止棗舜

此奉上虞廷君臣之事而總論之明其刑之後于德教也蓋為治以德為本以安養禮教為先而刑特其輔耳穆穆在上指德威德明一節說是恭已氣象明明在下指恤功成功一節說是宣力氣象君臣合德光輝灼于四方觀威勳蓋罔不惟德之勤則民亦既化矣如是而猶有未化者不能不資于刑焉故乃二字見不得已而用之之意雖不得已而用而其用必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輔其常性蓋欲其皆歸于善無刑之可施而後已也棗舜即所謂弼教刑期于無刑也惟如是以用刑乃刑中有教而刑即所以為德故謂之刑罰之精華

書惟別記

本九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

此二句乃即上文之事而形容之之辭以大舜之為君而恭已責成于上德威德明一穆穆和敬之氣象也以三后之為臣而效忠陳力于下恤功成功一明明精白之氣象也皆在德上說蓋言其君臣之合德如此也

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

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即聲教所布也見德之所感有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處故罔不惟德之勤既罔不惟德之勤則安事乎刑哉而刑有時乎不可廢然後不得已而用之

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舜

刑之用必本于德必主于中此呂刑一篇之要領也

穆穆在上止配享在下

刑之用後于德而有以輔乎德刑之用純乎天而有以合乎天

故乃明于刑之中止配享在下

上叙用刑之美意下推用刑之極功

典獄非訖于威止配享在下吾有文好

不為威屈不為利誘語平而意不平本文非字惟字要體

貼敬忌言其用刑之心也罔有擇言在身言其用刑之當

也此二句亦不可平看蓋功夫全在敬忌二字上也惟克

天德以下乃蔡傳所謂推其與天為一者如此克天德于

書惟別記

卷之四

罔有擇言在身見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于克天德上見

三句亦一串意傳中大公至正純乎天德是貼惟克天德

一句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又是足無有擇言在身內句

之意元命蔡傳無明說按金氏云獄者民之司命天之所

託生殺予奪上與天對亦說得好

敬忌罔有擇言在身

敬忌俱在用刑上說有所不忽者慎刑之至而察之必盡

其心也有所不敢者畏刑之至而施之惟恐不當也刑曰

義刑殺曰義殺無可憾于獄故無擇言于身言無不可言

于人也

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

大公至正所存者天之心則純乎天德矣如是則所行者天之事故曰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言足以代天討而生殺予奪上與天對也此用刑之極功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止非時伯夷播刑之施

蔡傳前後以伯夷亦用刑故曰布刑以啓迪斯民○司政

典獄要記是諸侯

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止其寧惟永

書記備矣○爾罔或戒不勤截此章多以勤與敬對看非

也當以勤字作主天齊以下皆言所以當日勤之意也書

記發得好

今爾罔不由慰曰勤爾罔或戒不勤

書惟別記

卷之四

二句相形只一意欲其勤以自慰不欲其怠以自悔妙在

一個慰字戒字曲盡人心○罔不罔或字亦不可脫○參

錯訛鞠極天下之勞者獄也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

其死者矣故爾母曰得其情則吾之責塞而可以無憾也

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而事事盡其心凡所以求

其情于未得之先者真無一時之懈則彼我無憾不特一

事為然始可以言自慰矣爾又母曰服念五六日則吾之

心盡而可以無歉也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而人

人施之當凡所以處其法于得情之後者真無毫髮之憾

則情法兩得推之事事皆然始可以言自慰矣由慰在于

日勤則有時而或不勤焉過差斯生矣刑罰之用一成而

不可變者也雖深戒之而已施者亦何及乎爾爾或不勤而至于戒可焉克勤在于無息則始勤而暫或怠焉則斯不中矣刑加之人已行而不可悔者也雖戒固善心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乎爾爾或有失而至于有戒可焉

惟敬五刑以成三德

當畏而畏所以成剛之德當休而休所以成柔之德刑期無刑所以成正直之德也

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

上二句平末句承上

王曰吁來有邦有土止何度非及吾有文好

祥刑二字亦篇中要領上文刑罰之精華中已合此意○

書惟別記

卷之四

書記要略

何擇非人止其嚴天威

何度非及截上三句是其綱下乃詳言聽獄決獄之事是其節次也

何度非及兩造具備

兩造具備猶云原被告俱來辭與干證俱完備也上文及字中即包有此數項人何度非及是要詳審于追攝之先兩造具備是要固足于問鞫之際

兩造具備止其罪惟均其審克之

書記至矣○其罪惟均出起至下節其審克之以兩審克對看上兼出入下之察疑之道重出罪邊

五刑之疑有赦止其嚴天威

自古聖人之制刑也明罰勅法之心必濟之以赦過宥罪之德而赦國民之所以生也其可以不慎乎于此而得之則真情可矜者得以復全于此而失之則厚貌深情者或以幸免而無辜者或以濫入矣○曰可信者衆則不無未信者存斯獄也猶當以疑待之彼言或不足以盡意而惟貌不可以偽為不正則耗有忸則訛惟于是而有稽焉庶幾得其情乎曰有稽者蓋于此有所參驗考合非專恃乎此也然聽獄以簡核為本苟無情實則當開釋無疑勿聽可矣是簡與不簡聽與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正焉

書惟別記

卷之四

卷之四

墨辟疑赦止惟察惟法其審克之

書記備矣○閱實其罪裁閱實自贖法言審克因律條言罰有定數因數而罰者不可苟罰有定律無律而比者不可苟

墨罰之屬千止上下比罪

上六句正者下一句比者

無僭亂辭止其審克之

此四句一戒一弛相形說蓋上下比罪以辭為主若法既無正條辭復亂而不可聽此法之難比者也難比則易差必審以定見無差誤于亂辭而妄比焉法以今所用者為主若今所不行則不可比者也必酌以時宜勿用所不行

而強比焉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或當比上或當比下必求當乎罪人所犯之情察之詳而盡其能如此則罪無正法者且無不處之當矣况罰有明條者豈不閱實并罪哉

上刑適輕下服止有倫有要

書記至矣○此節貫以兩言曰無一定之法有一定之理

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因人情世變之不齊故不爲一法以齊之而要爲合乎人情宜乎世變則其不齊乃所以爲齊也惟齊非齊言齊之以不齊也如是則中乎先後輕重之序而不錯施豈不有倫乎萬變不同而不出於實然不易之理豈不有要乎茲權也乃所以爲經也○倫要只在定理上說理既有定則書惟別記本卷之四

當故曰有要

惟良折獄罔非在中止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此題當依傳以擇人盡心備辭作三段立看但擇人當作二頭中間盡心一段察辭三句是問鞠時事明啓四句是擬罪時事獄成二句是結絕時事以此立柱立眼然後將來二句作一尾則章法無差傳意不失○罰懲非成人極于病獄之當謹也謹之何如蓋獄之所寄者人而尤不可不擇伎者固不可折獄矣其惟良乎其心厚厚則爲能聽不偏其心慈慈則爲能斷合理而罔非在中焉人固當擇而在我又有不不可不盡其心者彼辭非情實終必有差聽獄

之要必于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不偏主而惟其是焉然聽獄雖以察爲主又不可任察而失哀敬之心其惻怛敬是以求其情可矣人之所犯具載刑書其情既得則于刑書而明啓之當輕當重一與衆而共占度焉然議獄雖以明爲主又不可恃明而忘中正之則其咸庶中正而審克之可矣結獄以乎爲主既擇其人又盡其心如此則獄成于下而民信之獄輸于上而君信之矣然而辭有不備又未善也情法之輕重必備載之一人而犯兩事一罪而有二法并具上之以聽于君可焉

惟良折獄罔非在中

中者無過差也何以惟良者得之折獄非言不決然在溫

書惟別記本卷之四

良長者視民如傷之人其折獄有不專恃于言者

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哀敬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

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

察辭于差與惟貌有稽皆聽獄中之一法非專恃乎此也蓋欲得其情非多方以參驗之而欲以片言立決其能免于無冤乎非從惟從又是一意言察辭不可偏主蓋上之人一有偏主之心則情不可得矣既得其情則當以哀矜之心敬謹之意剖而決之明啓刑書與衆有司共占視之則庶幾皆得其中正焉其當入于刑者與其當降而罰者其審克之言罪擬既定刑罰將加之人非察之盡其能不

獄成而乎輸而手

獄成是結案時乎者兩爭者皆心服而衆人皆以爲是也輸是奏案時乎者情法允合君上無所違異也

其刑上備有并兩刑

兩刑蔡傳以爲一人而犯兩罪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金氏以爲兩造之人各有罪如今之原被告俱有不合是也

惟良折獄止有德惟刑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止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此總告之也總告者總上文所告也上文自四方司政典書惟刑記一參之四

獄以下告諸侯也白伯父伯兄以下告同姓諸侯也自來爾有邦有土以下七節有民社者皆在所告也此又總申而丁寧之官伯族姓要分得四項人明白朕敬于刑有德惟刑此二句是一段之要領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金氏之說妙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

林云以畏之至厚之至不論有德惟刑只是哀矜之意德即好生之德也小注謂有德于民者惟此刑也與厚之至意有矣○申公云敬刑與有德惟刑一申講重敬字上與欽恤一般敬之至所以爲厚之至也叙其心如此欲羣臣以已之心爲心也

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

有德惟刑載上述已意示以敬刑之心中原天意勉以敬刑之要

今天相民作配在下

相民者天齊于民以教祗德以業常性是天以刑相治斯民處也作配在下是欲其體上天相民之心即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之意

明清于單辭○明清于單辭民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

單辭兩辭對看明清而聽單辭以中而聽兩辭皆敬刑之事也○單辭無證之偏辭也兩辭蔡傳無解蓋兩對單而言即兩造及證人之辭也兩者原告被告而下證亦有兩

邊之人故謂之兩辭曰兩則有對質處矣單則無可質對人所難決惟在來自已清明之心明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污此二字却從一敬字來故傳曰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兩辭雖人所易決然一有偏徇之心則偏矣惟其心中而不偏斯能決兩辭之獄各得其平而無辭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止監于茲祥刑

此總上文詔來世也嗣孫凡官伯族姓嗣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敬五刑以成三德而能全民所受之中乎

夫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誠嘉師也王以授之有民社者
皆誠重矣而莫克有德于其間者良以五極未能盡心而
于古人之祥刑或有愧耳我觀古哲人若伯夷臯陶之屬
其所司者刑刑施于人非可願之事宜不處以致累而皆
有無疆之譽自作元命配享在下不惟當時稱之而于今
頌之不衰其有慶如此豈有他德哉五極無一而不盡
其心則無一而不得其中罔不由德曰勸也罔有擇言在
身也其刑之威中如此所以有慶也以刑之中全民之中
此所以有德于民之中也有德于民之中則刑非凶器而
乃祥刑矣爾受王之嘉師其尚監視于此必亦威中而有
德于民之中斯可也

書惟別記

卷之四

十九

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

德依傳作成三德說○今往自今以往也前言今爾何監
告當時也此言今往何監詔來世也

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威中有慶

此即所當監者哲人指伯夷臯陶之屬詩曰淑問如臯陶
是後世稱善治獄者歸臯陶也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

刑之所以為祥不越一中而已以祥刑保嘉師必亦有德
于民中斯不孤所受矣

文侯之命

王若曰父義和止肆先祖懷在位

集厥命于文王截上原周家基業之由下著文侯祖德之
美亦惟先正以下開說與上無干先正指文侯之祖唐叔
唐叔非文武之臣也厥辟與先祖俱指成康蓋唐叔成王
所封也不指文武罔不率從奉宜君之謀猷乃昭事之實

不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首句是提其人與明明我祖一例不可以不顯字倒在文
武之下下三句言其事也不顯文武一句須弔起不可用
蔡傳德之所成德之所修德之所至作段落克慎明德明
德而加以克慎字有敬修意與單言克明德不同

不顯文武克慎明德

文武雖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而不忘敬慎以自修不顯亦
臨無數亦保此其德之所以無時不明也故曰克慎明德

書惟別記

卷之四

十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

昭升敷聞皆明德之所發言其精華之上格而洞達無間
則昭升于上所謂明德之馨香是也薰為太平安得不昭
升于上乎言其道化之旁爭而四達不悖則敷聞在下所
謂振舉于此而達者聞焉軌範于此而達者效焉是也自
西土而四方自顯民而怙冒自怙冒而不單稱德豈不敷
聞在下乎○昭升于上只言德之上著未可說感天到上
帝集厥命于文王方是○集厥命于文王下要補至武王
而遂有天下意

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

謂入贊議出而奉行之

嗚呼閔予小子

其伊恤朕躬伊字蔡傳訓誰耕野王氏云伊當訓爾蓋朝無臣已無能惟外服諸侯爾能恤朕躬耳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止用成爾顯德

書記備矣○用成爾顯德用字總上四句顯德指肇刑文武會紹乃辟多修扞我于艱說今汝歸又能如上所云視爾師寧爾邦等事則有以成爾之顯德也

用賁爾拒宅一自止馬四匹

柔遠能邇止簡恤爾都

無荒寧截上乃視爾師中事主一方言之下一句乃寧爾

書惟別記

全

五十七六

邦中事主一國言之文侯為方伯故兼内外告之簡閱其士士還是卒伍之士欲其不忘武備也簡士恤民則一國治然後可以治一方也或云士指賢士看來無此意因賜文侯弓矢得專征伐故因及于簡士此處未及于用賢也

費誓

魯侯蓋承王命率諸侯以征徐戎故曰我惟征徐戎征者上伐下也言征非承王命而何

善教乃甲冑止無敢不善

此治戎備之事甲以衛身冑以衛首千楯以扞蔽皆自衛者也長兵則用弓矢短兵則用戈矛鈇鉞刀劍則有鋒刃皆攻人者也先自衛而後攻人一事之中又自有叙

合下節

上是誓衆士以治戎備之事師未出時也下是誓居民以除道路之事師既出時也

今惟淫舍犗牛馬

此告軍旁之民也書記明白

馬牛其風

師既出則部伍不可以不嚴自此皆嚴部伍之事也馬牛其風臣妾遺逸宜鎮之以靜故戒其本部按堵不動無敢越逐若縱之越逐則奔者未及逐者先亂軍伍不可復整矣又戒其他部見馬牛臣妾奔逸而至者無敢保藏當教而歸之我商度其多寡以養汝以為還歸之勸若本部越

書惟別記

全

五十七六

逐而失伍他部不復而攘盜汝則有常刑蓋越逐有禁而不復無刑則無以行其禁也又不復有刑祇復有賞則人孰敢犯今哉此軍伍中事至于師旅所經又申以寇攘竊誘之法不惟欲所過秋毫無犯蓋自古喪師每因剽掠為敵所乘故不得不戒也○無敢越逐祇復之要記是兩人上句失主也下句得馬牛臣妾之人也

甲戌我惟征徐戎

書記明徹凡言有常刑者法書有定名而申之也無餘刑者不定之辭法書既無定名臨時以情輕重刑之者非一但不殺耳

秦誓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

人能受責百善可進但知責人百惡從之故古人之四言穆公以爲羣言之首

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多盤止是惟艱哉

多盤之人其視人則明責人則易其視已則昏受責則難惟受責于人俾如流水畧無扞格此非克其多盤之私者不能也是惟艱哉蓋穆公悔前日自徇之太過而不用蹇叔之言也

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止則罔所愆

君子之爲人謀也忠不肯苟就其意小人遷就人意與謀必敗事親其就已而從其謀穆公之所以有今日也○今

書帷別記

卷四

今主

之謀人初心亦知其不穩但以其就已而姑將以爲親則溺于其說而不自覺矣○今之謀人非真可親以其就已而姑將以爲親姑字要看

尚謀而茲黃髮則罔所愆

番番多士止我皇多有之

番番之良士謂老而賢也旅力雖愆謀猷則壯故我尚有之指蹇叔也昔嘗詆其墓木既拱穆公蓋自悔失斯言也時蹇叔已不在曰我庶幾復有斯人乎追思至矣伶仃之勇夫徒有勇耳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論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謂以強辭奪正理而正論反不得伸也如此之人有其一足以覆人之邦家我皇暇多有之乎畏之之甚也

○君子多辭當依此說

昧昧我思之止亦曰殆哉

此說出本意言已尚有良士而不遑多有論言之流者何哉蓋用一好賢之君子則國家其利此我所以尚有之也周一冒疾之小人則國受其殆此我所以不遑多有之也○昧昧我思之此穆公經歷多故思慮深長而見得國家須得如是之人也如有者設爲人有如此也一介者獨立無朋也斷斷誠一之貌他伎如射御不違截截善辨凡諸材藝皆是誠一之人雖無此而其心休休焉有如下文所言此良相之量善類之所以聚國家之福也穆公慨想形容殊有意味○大凡有材無量者必欲自用而不能容人

書帷別記

卷四

今主

如有一介臣止亦職有利哉

按斷斷無他伎休休如有容此本其平日樂易之氣象也其如者未可測識之辭也伎若已有聖若已出此狀其今日樂善之誠心也寔能者果然不謬之辭也○夫人之有伎而不忘疾之人之彥聖而不排抑之已可謂難矣今于人之有材者不惟不忘疾而視若已有言如自己出而無人我長短之形也于人之美士而通明者不惟口稱道之

而心之奸之有甚于口之所言是其胸中寔能容納得許多材賢去也容字要如此看世自有一種為人長厚而不妬忌者有能容人之善而不妬忌不足以言之者

邦之机隍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

一人字要玩讀此篇要領不過一言曰知好惡而已古之謀人若近迂闊旅力既愆見謂衰老斷斷無伎便見輕忽孰知有容世主聽謀委事所以常失之于君子者坐是故也今之謀人就意增妍勇夫之力馳騁快意截截之言適心聳聽君子易辭人主頌意冒疾之人怠不能修復畏人修欲絕衆人之長必銜一己之伎內不能容寸善何有于休休外欲示衆莫敵何有于斷斷世主聽謀委事所以常

書帷別記

卷之四

全五頁上

失之于小人者坐是故也邦之安若不繫一人彼斷斷而有利于人之子孫黎民者非一介乎邦之危若不繫一人彼冒疾而貽殆于人之子孫黎民者豈待多乎○羅文莊公曰秦誓一篇有可爲後世法者二孔子所以列之四代之書之終悔過遷善知所以修身矣明於君子小人之情朕知所以用人矣慎斯道也以往帝王之治其殆庶幾乎

書帷別記卷之四終

書帷別記四卷

浙江汪啟淑家藏本

明王樵撰樵所著尚書日記十六卷說者稱其該洽已著於錄此書則爲科舉而作曰別記者所以別於日記也書前舊有萬歷甲申自序見朱彞尊經義攷此本不載蓋偶失之

尚書要旨三十六卷(一)

〔明〕王肯堂撰

浙江省圖書館藏明刻本

尚書要旨序

聞之解尚書者曰尚上也上帝之書也所從來遠矣燔于秦壁于魯漢興濟南伏生首倡其學行齊魯間遞至兒寬大小夏侯氏而尚書之學益顯然世莫得傳也迨我國朝布在學官者有兩孔氏注疏而制舉義獨本蔡傳云昔夏侯氏之言曰士明經術取青紫如俛拾地芥蔡氏傳今經生取青紫具也顧談經者輒往往喜勦異說翹然自立赤幟而甘心與武夷角始寄徑焉旣且操戈亦足怪已自非儒碩代起烏能羽翼武夷訂正魯壁之

傳以醒世之耳食者乎海內尚書
家屈指金沙王氏御史大夫方麓
公所著有日記別記業家持而戶
習之而其仲子太史宇泰氏復以
得之殫見洽聞者所以深心勒成
要旨一編大氏紹明家學歸之羽
翼武夷者也余初從項憲副庭堅
所見之竊翩翩然喜爲武夷得二
忠臣而恨無從公之人人也無何
獻邑徐令藉鈔之已復景州馬守
藉鈔之予慮其傳寫成譌適太史
從兄爾祝來守滄就索元本既得
而閩屬守若令爭欲假諸梓梓竣
問序不佞不佞謂今日之鐫諸君

毋亦眊爲學士家言刺經訓故之
用而敝帚之邪予意不然夫書以
道政事上下帝王可覆視也寧惟
學士家借以取青紫如夏侯氏所
云一行爲吏遂無復事哉且所謂
政事者夫亦惟是命官若采播穀
敷教明刑典禮之務而卒無一不
臚列乎書書母乃當官展錯之藉
乎儻童習白紛家脩庭壤舉帝王
典誥不啻土羹泥楫而厭棄之恐
非明經適用旨也試涉王氏編其
比經附義揚摧道真已足津梁承
學而博引冥搜崇論宏議又足爲
用世者羔雁故名曰要旨夫經術

世務不並稱重哉紹明經術信要
也該洽世務尤要之要也竊是書
之旨則知非特學士家言之大氏
古之君子治一經于窮巖奉而當
官輒終其身以之無論機祥之疏
取之春秋新豐之奏本之大易卽
以壁經論大小夏侯尚矣方石渠

序

四

校秬時特取其沾沾章句而厥後
大夏侯氏侃侃直節卓犖漢廷抗
非孝武出道上語宛然吁咈之謨
繇斯以觀鄉所稱俛拾青紫不過
欲以經術作倡于時俾人心有所
艷而趨之而非其自爲計也不然
詎能以經術濟世乃爾王氏之旨

儻亦夏侯氏遺意乎王氏諸傳後
先登高第主盟詞壇乃其按職踣
絕籍甚當時固知著書釋義特其
素功而引經刺決緣飾吏治其實
際也故曰是編非學士家言也此
予臆說未知有當王氏旨不而予
暨諸君鑄書之意則盡是矣昔漢

序

五

武帝以尚書爲樸學弗好獨兒寬
語上前見恍至就寬問書王氏是
編一日進御天祿石渠之府徹
聖天子丙夜之觀則異時語經學上
前者豈令兒大夫崑美漢廷哉
天津兵使章正張汝蘊謹序

尚書要旨卷之一
虞書一
賜進士第翰林院 國史檢討延陵王寅堂

克典

曰若稽古帝克

格于上下

真西山曰自洪荒以來義農黃帝聖人作皆有功於天下而克之功為尤大故曰放勳蓋自古極治之盛莫過于克前乎此者有未至後乎此者莫能加○按放猶放縱之放言克之功流溢貫徹自近而遠無所不屆山川不得阻封域不得限故曰放勳勳功也時齊治平皆功也若說德之著而為功則二之矣○別記云古人言德業與後世不同蓋之為德行措之為事業一

尚書要旨

卷之一

一

物而已欽明文思安安本其德性而言也本字下得好允恭克讓以其行實而言也古人言德必及行德性行實皆放勳之所本也德性行實作四箇字看或言德出于性行出于實非是克被二字連或欲于光字一斷亦未是是為德助有是光輝發于事業以至被于四表格于上下此放勳之極也極者言其所及至此也○德性行實之美總是贊其德之盛光被二字總是贊其所及之遠但被以流行高格以充塞高四表橫絕上下是說○凡人之心非味則散肅然常欽則不散欽之謂也炯然常照則不昏明之謂也○書記云天地之經緯庶事之錯綜燦然于吾心此聖人德性之文也又云自一身動靜威儀之則以

尚書要旨

卷之一

二

至區區萬事莫不有文皆道心所達也又云文者思之著思之見于事而燦然條理者文也此條理皆心之文理家祭出之是思也文理密察自深遠而非淺近○按聖人無思而其慮之所及有人殫精竭神而不能到者思之謂也○聖性之妙難以形容故著安安二字蓋安不足以盡之也并其從容之迹而忘之殆安而又安者也○允恭克讓依傳根德性說來恭即恭己之恭讓即揖讓之讓由中而恭故曰性根性而讓故曰能○恭者貌之莊也曰允恭則由中而出人孰不知讓之矣然人裁形而自高好勝之心不覺其勃然而起有欲為讓而不能者允惟無我所以能讓○恭讓二字体而甚大不可只作一德看中庸曰篤恭而天下平論語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平天下只一恭字辨却為國以禮只一讓字辨却○金氏曰恭讓欽之接於人者也○真氏曰克之德以欽為首而其行以恭為先學者之學聖人此其準的也○光字最妙溫陵所謂一光周匝全彰妙体也史臣言此正見所為放勳者乃其盛德精光昭耀宇宙即光昭廣便是成功之所和而非規規于事為之末也○不曰被四海而曰被四表以其出于四海之外也不曰格民物而曰格上下以其有功于天地也世儒皆欲照下節說在民上則重復且看得小了○呂氏曰人惟不實到得恭遜地位是以見不得被四表格上下學者試靜思之斯須之莊敬和樂本自有上際

下續之理左支右吾出門如有碍推謂天地寬者皆不恭不遜之根未去也善乎楊敬仲之言曰克未嘗推而大之天地萬物總在克一性中動之斯應分內事也

克明俊德 於變時雍

此即是說被格中抽出其切實處言之夫被四表格上下因蕩蕩難名矣姑似其實之可見者言之言其詳則有欽明文思恭讓之目舉其要則亦曰其渾然倚于我者然無不明而已矣此一勾是括明兩句下文六句則撇開光被四表也俊德然說不可就周欽明而言蓋此等乃是臣贊頌之詞非俊德中有此條件也克明無工夫曰克則優然有餘力焉曰明則盛

尚書要旨

卷之一

三

然無纖翳焉全即都說功說此所謂修身之功也俊曰大德有和包涵家國天下之意以字節下親九族也平章百姓也協和萬邦也皆明德之作用也政不必言矣經文一以字甚有涵蓄註中推字畢竟替不得以字蓋先非有心以推之也家國天下皆在克德性中涵之斯應耳○別記云聖人之德固無積累之漸然其功化之及物則未嘗不自近以及遠故訂傳云此言克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國而天下所謂放勳者也下箇推字非謂克以待于推已及人推此及彼也乃曾子圖所謂克明俊德有諸身故能求諸家有諸家故能求諸國有諸國故能求諸天下之意○睦者親之應昭明者平章之應時雍者協和之應感應

神運機于粹然聖人之神化也○親字有同心一體之義睦交相親也九族有親親之親而克一以德親之九族亦化于克之德而無不相親則和矣故傳訓睦云親而和也必九族之人皆以克之心為心始可云和也既字只是已故之詞以起下句之意不必訓為盡也○章字有照臨之義一克均照故曰平譬如形長者影條形短者影低而日月無異照也此克之所以為平也昭明謂畿內之民瑩然皎潔無舊染之污亦是擬說未先生謂德無一毫之污是就一人說似太過下別記云平均章明也平者昭者性真之發見明者舊染之一新也傳謂皆能自明其德蓋畿內民庶近而易感如此○和字有薰育之義譬月落

尚書要旨

卷之一

四

萬川不分而涵此克之所以為協也猶異地而相協故曰協○別記云協者協其不合和者和其未順亦是兩字蓋邦至廣四海之內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則柔遠速具非有以協而和之其能使皆變惡為善而歸于和平此處須知不惟不以化之而又加以感也觀大學可見於者嘆其變之神也著一於字便是平常之理矣時字註作是字解愚謂必如萬物生育于四時之中而成若其性斯謂之時雍者然然順則而不識不知也○睦即親也章即明也預即和也各自襲文以類相對于九族曰親睦于百姓曰章明于萬邦曰雍和隨地立天其定睦者亦明明者亦和和者明亦在其中矣但九族則宜云親睦

親睦則恩義篤倫理正即九族之昭明也百姓天子所自蒞作之君師施之政教其視外為詳故特曰昭明謂皆能自明其德也萬邦至廣故曰協和于是黎民莫不風動於乎一變其舊而和焉至是萬邦亦昭明矣能使萬邦之人皆能自明其德嗚呼盛哉堯之功大而無所不至于此節見其實夫聖人所謂功者身修家齊國治天下平而已矣漢唐之君外身心而求事業其所規為建立于世者方自以為掀天揭地而不知自聖賢虞之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與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寔無一事也○其功雖止于四海之內而四表之所被者可以窺見其有而非虐矣其化雖在人民之衆而上下之所格者

可以類通其故而非迹矣所謂放勳者蓋如此

乃命羲和 敬授人時

此下六節是一段事是一片話首節提命之中四節重說驗求節重置問皆所以終首節也蓋有天子與日月相會度數之奇零則必有氣盈虧虛不齊之分數欲定四時成歲則舉正于中端餘于終必須有法以處之此問法與曆法所以必俱有而不可以先後言者也○乃者繼事之辭蓋史家記事之体說一事了又及一事則以乃字起之非謂先之治至于萬邦時雍始有事于命羲和也○首句略歇下二句乃意銓字重若字不過如之而已如之而不自用所謂順也○別記云曆也以天象也

以天而已不與焉是曰欽若聖人心法之精範圍天道其欽若必有所思慮分別之所能及者○毛詩傳云元氣廣大則稱大天廣則有所難即大則有所難測所當敬順者也日月星辰天有常度欲其敬順而曆象之須知有曆象而不欽若者曆者記數之書所以推算象者觀天之器所以占候○曆雖是書象雖是器然須作活字看曆象日月星辰之句法方通曆者推而記之象者列而測之亦隨時修政以合日月星辰者也○曆如今之天文書非曆日也布算測候欲其術不違天故曰欽若曆成而頒布欲其政不失時故曰敬授若敬授相因不乎人時謂研獲之候凡民事晝晚之所關皆在其中事莫大于農事故

高書要旨

卷之一

六

先言研獲之候然人事不止于此故又言民事晝晚之所關以該之玩一凡字可見敬者非一欽于授時之頃乃敬記之以為曆而授人也蓋此處亦即授人言曆為授時作耳古之授時是將一年之務所當舉者詳細開闢與百官府及百姓令其按此而行故可以允釐百工庶績咸熙○合上克明俊德勸程子曰事之最大最先在推測天道治曆明時萬事莫不本于此修齊治平治之道也順時作曆創制立法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惟此兩端而已

分命羲仲

鳥獸詠毛

此四節專主考驗正為作曆也傳言曆既成而分職以頒布且

考之恐其推步之或差也此曆字即上大曆象之曆謂紀數之書四時各紀故分職以頒布若完曆則一年俱備矣觀下註云既命羲和造曆制器而又分方與時使各驗其寔以審夫推步之差制曆即此曆字造器即此象字可以釋然矣○上云乃命羲和總舉其目既乃命之內分其職掌使羲主春夏和主秋冬分一歲而別掌之故言分命說羲和之內又重分之既命其仲又命其叔故言申命○金仁山曰曆法以日行起度以日出入方隅定刻氣候宅岬莫南交西朔方出納數致皆所以定卯酉子午之中惟日出入之方候朝夕之景及致日中之景實故曆錢謹其事也永短中星皆自是推然候中星又所以定日

尚書要旨

卷之十

度也日宵永短與中星連言者初昏而候中星以星之初見為晝夜之分又分指四中以得日度之的以日宵之中立二分以永短之極立二至○元稹時曆議曰天道運行如循環無端治曆必就陰消陽息之際以為立法之始陰陽消息之機何從見之惟候其日晷進退其機將無所適候之法不過植表測景以究其氣至之始又曰擇地平舒設水準繩墨植表其中以度其中景又曰觀景景長短所在不同而其景長為冬至景短為夏至則一也惟是氣至時刻攷求不易蓋至日氣正則一歲氣節從而正矣○日所行謂之黃道黃道北至東井去北極近南至牽羊去北極遠夏至至于東井近極故景短立八尺之表而

景景長一尺五十八分冬至至于牽羊遠極故景長立八尺之表而景景長一丈三尺一寸四分景景者所以知日之而也春秋分日至要角去極中而景中立八尺之表而景景長七尺三十六分此日去極遠近之差景景長短之制也按後學全不知測日景之所以有關於曆法處故為著之○許白雲曰仲叔專候天以驗曆以日景驗一也以中星驗二也既仰觀而又俯察于人事三也折回夷輿皆人性不謀而同者又慮人為或相習而成則又遠取諸物四也蓋鳥獸無知而圓于氣其動出于自然心驗之詳如此所以正曆正曆則專為使民趨作訛成易之時休天雖聖人之事亦凡以為民也○人曰四方之職皆立

尚書要旨

卷之十

丈而見宅西則岬莫為東可知朔言方則三方可知北曰幽都則南明都可知言南交則朔方為北可知舉春日中則宵中可知秋宵中則日中可知日永短則宵永短可知春中星全舉七宿之鳥則夏秋冬之為龍虎玄武可知夏獨舉大火一星則春為大火秋玄枵冬大梁可知秋冬獨言一宿則春星宿夏房宿可知至于分中校正又是明五者其文章之妙亦不可及○正義曰一歲之中在東則明作在南則化育在西則成熟在北則改易故以方名配歲事為文言順天時以勸課人務也○二十八宿環列于四方隨天而西轉半隱半見隱見各有時聖人向明而治故于南方考之鳥火虛昴皆是分至之宿見于南方如午位

謂之中星者也。春分日在昴。昴時入于酉。地則鶉火見于南方。當是時。晝五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故曰日中星鳥。以鶉仲春夏至日在星。星時入于酉。地則大火見于南方。當是時也。晝六十六刻。夜四十四刻。故曰日永星火。以正仲夏。秋分日在心。心時入于酉。地則虛星見于南方。當是時也。晝五十五刻。夜五十五刻。故曰宵中星虛。以鶉仲秋。冬至日在虛。虛時入于酉。地則昴星見于南方。當是時也。晝四十四刻。夜六十六刻。故曰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分至之氣既定。則十二月之氣無不定矣。中星或以象言。或以次言。或以星言者。蓋星適當昏中。則以星言。如星虛星昴是也。星不當中而適當其次者。則以次言之。如星火是也。次不當中而適當

尚書要旨

卷之一

九

果于兩次之宿者。則以象言。如星鳥是也。春秋言殷冬夏謂之正者。亦猶春秋謂之分冬夏謂之至也。冬至定。則十二月之中氣無不定矣。出納日及日中永驗。日月之行隨日驗。日則月可知矣。星火星鳥。星虛星昴。星作訛成最及析因。夷漢華驗人時也。三時有事。當次第之。故曰平秩。註云。按有司者。諸皆義和自驗。惟此使親民者。驗之民間。授以驗之也。按註云。分職以頒布。似指平秩言。古文錯綜。每如此。今人以不便。于布置顯待考驗。今仍之。別記云。古者以季冬頒來歲十二月之朔于諸侯。今此四時之官分掌其時。所當行之事。以授有司。若不同何也。蓋彼謂王朝頒于侯國。此則曆官自頒于王朝。

之有司。所謂先釐百工者也。○出日納日之日。日月之日。日中永短之日。日夜之日也。○寅賓則不惟推步以紀之。而且推測以合之矣。即欽若昊天之心。平秩則不惟使之由之。而又因以察之矣。即敬授人時之心。○殷中也。陽生于子。至午而極。前卯則未及。後卯則太過。惟仲春卯月為適中也。以者以是日中星鳥而驗夫陽之中。為仲春鳥以字無工夫。○敬致與寅賓不同者。蓋夏官測候在南。非日出入之處。故于夏至至午時立八尺之表而職其景。以尺有五寸為準。所謂致日也。致日之致。謂度其景之至。否以知其氣之至否也。○陽精之運。適于北。故時當畫而晷度長。東方之宿轉于南。故時既昏而房星見。○謂之

尚書要旨

卷之一

十

正者。前此則微而未盛。後此則極而將衰。而惟此建午之月。得其正也。○寅饒云者。以其方納也。而吾致敬以隨之。有似乎饒之也。春之所作。夏之所化。至秋而成。天時人事皆如此。○平秩南訛。致敬則平。在朔易。敬致可知。敬致無日字。亦蒙上出納日而省文也。元遣使測候。北至鐵勒。北方未嘗不候日也。況冬至為曆元。尤最要者。先儒謂北方不敬致者。北方無日故也。蓋不明曆耳。○朔猶月朔之朔。取終而復始之意。在易艮卦。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程子曰。艮止也。止則復生。不止則不生。故艮終始萬物。老子曰。歸根曰靜。靜曰復。命以明名。友古人之意。真深遠也。○易以易也。仲冬建子之月。新舊承續之交。是除舊更

新之時既謂人三時在野。冬入隕室。物則三時生。冬入隕室。是人與物皆改易也。謹納蓋歲。循行積聚。曰為收氣。入此室。歲在察其政。以順天常。○正義曰。在見物之察也。三時有事。官次序之。故言平秋。冬則物皆藏。入事畢。更新須省察之。故異其文。○劉洪謂曆不差。不改不驗。用未差。無以知其失。未驗。無以知其是。失然。後改之。是然。李文簡以為至論。蓋天有不齊之運。而曆為一定之計。以既久而不能不差。既差則不可不改也。天無恙。因人之法。有時與天相左。而謂之若耳。所以考驗者。審其推步之常法。恐久而與天相左。也。若謂曆官之算。先有不差。而差是人差。非天差也。昏迷于天象。在正典。當有

南書要言 卷之十一

之時。漢時之疎矣。又安得容其既差。而始考驗耶。○先命四時之官。明天時以授人。而其要在度日。影日。影初。初。中。中。以定二分。二。初。而已。至分至。定。則四時之節。候。皆不差矣。○新安陳氏曰。諸家解。皆以分命。申命。為作四時。曆。以義仲。言。使待春分之旦。寅出日。而識其景。然。後作春曆。不亦晚乎。惟訂傳。以此四節。為曆。既成。而分。既。頒布。且恐其推步。或差。而審訂。考驗之方。為可通。蓋乃命之。初。既。按。層之。成。法。以。作。曆。分。命。申。命。又。恐其法。或。戾。于。天。運。而。審。訂。之。以。謹。後。來。之。曆。此。最。重。之。至。也。古者。常。以。冬。頒。來。歲。之。頒。雖。今。朝。亦。然。豈。待。分。至。而。後。觀。日。景。乎。頒。布。于。曆。成。之。後。考驗。于。未。成。之。先。今。年。之。頒。布。昨。年。之。所。考

驗也。今年之所考驗。來年之所頒布也。故承之曰。允釐百。庶。統。成。熙。若。謂。既。成。而。無。其。所。頒。是。曆。官。先。未。能。自。信。何。謂。允。釐。耶。

帝曰。咨汝。義。堅。和。庶。績。成。熙。

在天成度。在曆成圖。積日成月。積月成時。匝四時成歲。此人時之有常。而百工之所。據。以為準者也。但行之健者。莫如天。次于天者。莫如日。天之行。一日。繞地一周。而過一度。日之行。亦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為不及一度。天之過。乃日之退也。日非退也。以天之過。而見其退耳。天日進而日日退。積至三百六十五日。零三。則。則。天之所過。其數已盈。而日之所退。其數已竭。于是復會于初起之度。則曆分與至。而二十四氣。以周。自春徂冬。而七十二候。以備。所謂期也。期之日。為三百。以旬計。又有六節。春。奇零之成數。又六日。為。是以。成人。開。歲。月。日。時。之。候。而。人。事。之所。憑。以為準者也。就三百六十五日。零三。時。之內。分。為。二十四氣。每氣。該。得。一。十五。日。二。時。五。刻。三百六十。日。為。一。歲。之。常。數。故。十。五。日。氣。之。正。也。二。時。五。刻。氣。之。盈。也。本。文。有。初。六。日。極。重。正。見。氣。盈。之。數。月。凡。二。十九。日。五。十三。分。五。秒。九。十三。微。而與日會。三十者。朔之正也。所不及者。朔之虛也。分一周之日。為十二月。則每月常三十日。餘計月與日。為一月。則每月恒二十九日。餘。前。朔。後。朔。相。去。二。十九。日。餘。前。氣。後。氣。相。去。三。十。日。餘。

南書要言 卷之十一

勿月參差氣漸不正寧無所以處之乎此閏月之所由生也今
盈虛而計之則一歲有十日之餘三歲有一月之積于此而無
以歸之則四時不定四時不定則歲不成而何以故授人時哉
故為俯就月之十二會除六不盡得日三百五十四為一年而
以日行所多之日月行所少之日置閏月于其間焉然後四時
不差而歲功得成以此信治百官而衆功皆廣也○氣盈而不
置閏則時朔望差如立春為正月一日驚蟄為二月一日隨
節氣而為月累累皆然當朔不朔當晦不晦矣朔虛而不置閏
則春夏秋冬差如三箇月為春三箇月為夏隨十二月而為一
歲累累皆然而春非春夏非夏秋非秋夏不熱冬不寒矣○期

尚書要旨

卷之一

十

字與歲字不同歲是人間用期是天氣一周年此期與氣之別
也若有期無歲則如夷人但以草木開落為春夏秋冬又有年無月
但以月盈虧為時候此便是夷狄之俗彼以射獵為生不知耕
稼生養之道在中國則有人倫有政事故歲月日時必有記以
次人事先後之宜以盡裁成輔相之道故有歲必有月有春夏秋冬
秋冬必有晦朔弦望皆不容有差此定四時成歲所以為庶績
之先而閏法之所由起也○天周有餘日周不足此歲差之由
日行所多月行所少此閏法之由○本文期字閏字歲字是三
箇眼目天有四時分為二十四氣一月二氣皆朔氣在前中氣
在後朔氣既為年中氣既為歲中朔不齊正之以陽而四時乃

成歲功乃成朔氣一匝即所謂期也為日三百六十有六謂從
冬至至冬至必滿此數乃周天也一歲為十二月猶有十一日
有餘未得用所謂月有大小朔不得盡此氣而一歲日子足矣
故置閏今一歲三百五十四者積朔空餘以為閏朔空者六小
月也餘分者五日四分日之一也計每月剩一日有餘而南餘
日歸之于終積成一月則置之為閏○閏後之月中氣在朔則
斗柄月初已指所建之辰閏前之月中氣在晦則斗柄月末方
指所建之辰故舉月之止在于中氣則斗柄常不失其所指之
次如是乃得寒暑不失其常四時具而為年四時定則歲成矣
○經文日字月字四時字歲字皆要玩日差則月不成月差則

尚書要旨

卷之一

十

時不成時差則歲不成故先舉期三百六旬又六日之大數以
見一歲之盈虛而以置閏月為定四時之要以定四時為成歲
之要歲成于時時定于月月止于日而閏法實妙用于其間天
不用而人用之也此作曆之要也信如無二夫只是歲月日時
既定而百工之事可考其成之意聖人治曆明時即人事一時
休舉人與天常相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之所以示乎人也
水火金木土穀惟脩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人之所以因乎天也
義和明而頒之九官奉而行之其事一而已后以歲成天地之
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此之謂也堯典記命義和而九厘
百工庶績咸熙九官之治在其中矣舜典記命九官而欽哉惟

時亮天云義和所明在其中矣蓋互相脩也先薦和而後亮也
按時佛舉應座績固不外于作說成易但彼自層官而以民
事為重此則自百官言而允政事皆在其中觀成照字可見非
六府三事先治不足以言成功皆廣也○宋云允釐二句只見
歷法關係之重不曰治民治事而曰治百官者古者百官所圖
無非天事一舉一措皆欲順天月令所載粗存其要如孟春宜
云云曆既成則可以此信治百官矣註不但曰農桑又曰庶務
者以其不止于農桑也所言廣者有四達不悖之意

帝曰噲咨若時登庸 帝曰欽哉

正義謂此三節未必一時事但歷言朝臣不賢為禪舜張本訂
尚書要旨

傳用之蓋先之事莫大于此故也○時猶茂對時育萬物之時
即百揆之職所謂燮理陰陽實亮天地者也其中所為之事亦
不越乎作說成易之外而已○因風氣之漸開而盡裁成輔相
之適值人文之已著而為經綸調燮之功○口不通忠信之
而惟以爭辨為事謂之囂訟威德容貌若愚惟其開明是以
松也○日記云先欽明而允恭克讓朱啟明而囂訟傲虐惡
之所以分敬勝急義勝欲勝與不勝之際而已矣學者可以概
哉可以戒哉○若時乃總治之官若采乃分治之官舉共工者
特以一職言耳事而曰若者凡事莫不有當然不易之理遵而
行之無所違悖是之謂順知此則雖朝更夕改通變宜民而亦

行其所無事也方者方輿而未艾言共工材之故成就之多用
之若帝之未正得其人矣帝曰吁其如靜言庸遠象恭何靜言
庸遠則言和不相顧象恭則表裏不相符其心術如此適足以
債事而已夫雖堯共工至人也帝知之而不徑去之何哉蓋二
人必先世有功于國家故澤及子孫而又以其行致不端才堪
集事未有代之者故不輕去未刑之惡也○四岳宣通內外之
任其職周知四方故大事必咨焉湯湯句虛蕩蕩二句正見方
割其害兼居食說方命圯族則是拂人之性矣安能順水之性
乎帝雖知之但為天下擇人天下之公也是時舜禹未與廷議
惟鯀解臣之材固無出鯀之右者帝將戒其所短以用其所長

尚書要旨

卷之二

則曰欽哉以勉之正義曰鯀既無功早應黜廢而待九年無成
始退之者水為災而百官謂鯀能治及遭往治非無小益下人
見其有益謂鯀實能治之日復一日以終三考三考無成衆人
乃服然後退之程子曰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至公之心能舍
已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能哉鯀
雖九年弗成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緒故其罪任
益強弗戾地族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是以其惡愈顯而功年
不可成也○庸命即用其異位之命古人不字與否字通用無
自言無德不足以居帝位耳明明揚側陋獨看獨治只是舉一
人非並舉二人以備擇也大意重側陋不所對謹蓋當時在

顯位者固皆先之所已知恐在側陋者容有人焉而未始故欲
廣明揚之道今母拘明與側陋有則舉之故四岳群臣諸侯承
之亦曰有錄在下曰虞舜正與上相應虞帝曰予聞則已嘗知
之特未有人舉之及得其詳耳此一段敘事曲折如畫以先之
明思天下固無遺照也然聞之而不自舉之蓋為天下得人必
盡天下之議聖人廣大心平大公無我氣象可以想見○舜之
所歷只數字間蓋其曲折是錄夫是瞽子父母兄弟各以一字
見其所處之難克指以孝又以一字盡其善處之道妙不容言
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囂左氏解此二字
亦非後人所及雖有惡人于人情不能甚相遠也惟心不則手
尚書要旨
德義之經則好惡失其正焉起無常愛憎無常此後錄
弟之說言所以得入也觀一瞽字則後世法舜之情狀奉在焉
象介母之愛而不克恭厥兄傲之一字是其本概凡此三言而
齊家處所遭之變不煩詳述而可以意知○齊虞頑囂之間非
可以諱諱曰父之非可以言諱諱曰父之道加之傲弟之
宣聲音笑貌可以得其情心哉克諧以孝而已先語曰齊業業
日致其孝此業業而日致之不已故彼恭蒸而日變之有漸至
誠克積之效也齊無他盡其在戚而已先克諧中有象而提曰
以孝者周書曰惟孝友于兄弟是孝可以該友也齊之實德如
此克猶以為以天下與人易為天下得人難人之常情哉

錄于父子兄弟之間而不能不盡其忠孝于夫婦之際故女以
二女觀其所以儀刑者何如果能使二女不驕其夫不傲其舅
姑不弗于夫之兄舅則刑于之化有可言而實德驗矣欽哉之
戒舍言知憐不以天子之士驕其夫乃是餘克于此且有王
成之道焉不但姑試之而已○帝女下嫁不足盡因憐位而見
欽哉成女之詞亦常事不必盡因嬪嬙而錄○第一節克能知
子而捨之至難也二節能察比惡之臣至難也三節知其未善
而猶從衆用之亦至難也不但舍子也有開明之才而不用則
知聖人不貴才矣不但察比惡也有可見之功而不錄則知聖
人不貴功矣不但能從衆也以濟時為急故不輕棄未善之臣
尚書要旨
以知人為難故不輕信一己之見即此可以想見道矣杜道升
曰古之聖人舉大事必與天下之人共為之使若出于人心之
同欲而不出于己故天下安焉而不騷堯開側陋之門已知下
之有善矣而又先之四岳試之二女使天下皆知其賢而後
舉此堯所以能用其賢之智也

舜典

曰若稽古帝舜 烈風雷雨弗迷

此二節提記舜德之盛以見受禪之本也與堯典相似而寔不同故熟讀足以該堯之始終乃堯典一篇之綱領此不過舜初年事乃舜典一篇之起語耳○聖人所存處不可見恒于其發處見之其所存皆至于所謂本心瑩然一疵不存萬理明盡之地故其發無不同舜處側微其于堯未嘗得親炙而利見之而光華如是之合者以其和原之即也○本言二聖之合德却言其光華者所謂以其發處見之也○再見曰重不二曰協一○

尚書要旨

卷之二

此處只贊堯非與堯對言也註中可字要玩此是贊舜幽潛之德故曰可今就側陋未揚之日而以知其被四未格上下矣○濬哲文明溫恭允塞四德各以兩字相配為義重華之日也○朱子曰細分是八字合而言之却是四事俗說以四德各重下一字上一字是言其美止得朱子合之為四之意不得其細分為八之意矣上下二字俱動如濬哲者深沉不露而智足以通微也分之則深沉與有極各是一件然即濬而哲則深沉便是智慧即哲而濬則智慧便是深沉要分分不得故合之只一事也若以彼濬此則非聖人之全德矣文明華微此○欽明合言則明為通明大明合言則明為光明指費于外者而濬哲之指

抑為欽明之明夫和樂由敬而出非為近人端莊稱性而流非為徑已允信塞寔也允以事言塞以心言皋陶曰罰而塞詩曰秉心塞淵凡言塞者皆心也而俗說以塞為篤寔之貌允是言其純一無偽則反以允屬心塞屬事矣○玄德潛德也潛者未見之稱理予以乾之初二為舜之側微耕漁時德在幽潛而竟升聞于上正見光華不露極處臣曰師錫帝曰予聞所為升聞者也乃字有難之之意先之以觀刑之事而後命以司徒等位是也命以位正是司徒等下節則重在舜之成功也○次即言舜隨所處而無不宜正以驗其德之盛而可禪也或作命以位之寔或作常求皆非是慎微賓納皆指舜言不必言堯使也

尚書要旨

卷之二

此與堯典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孔子立之斯立道之斯行語意一類要見得他盛德所感所在為政而天下響應○堯則以舜善于人倫首使為司徒以美教化故曰慎微五典五典攝人○如父子兄弟之親五典在人存之為秉義貴之為懿德何嘗不美惟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故失其美耶舜敬以美之直使天下之為父子兄弟者無不反薄歸厚○如和曲直輔翼之○使天下之為父子兄弟者無不反薄歸厚而相親相愛○然于邦國之間是五典之美若自舜之一念統統業業虞以美之也此人心所同舜不過自其先得者而導之如表立而影隨故無畏難無所安而從之也○堯字宜玩○納

者進而為是官也百揆者百司之事于此而裁度焉曰納于百
揆則其事至矣曰百揆特叙則無一不得其理齊起側微其于
天下之事不歷而知所臨而治者明德明于我而已矣○賓以
賓禮接之也上下之交來者曰賓受者曰主故親禮聘禮謂之
賓禮穆穆和之至也威德光輝溢于晉接之頃凡諸侯之以方
而至者皆在其春風和氣中如陽和一派而萬物欣欣有生意
焉易曰盛而不薦有孚順若下觀而化言不待觀其行事而化
也有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氣象○納大麓不可謂蕪司空亦
不可謂之虛變只是一時偶使他去相度適然過非常之變而
不失其常因並舉以見德之威處然既不迷則其成相度之功
亦可知矣○聰明與天合德通神明而不惑一與天通德則
而不亂○六句俱見聖人隨感隨應功用神速處緊說下言
聖人如此而天下昭如也

帝曰格汝舜 舜讓于德弗嗣

謀舜以所行之事而考其言所行之事即歷試之事詢是堯常
皆謀于舜考言是舜常有所數納于堯堯即其行事以考其言
其言無一不副致可有功于今三年矣見其功效之久也堯與
我其試我于此而果信不誑故欲禪以位一說詢事在數奏之
時考言在數奏之後考言即所謂省成也三載考績帝王御世
之常詢事當讀考言直帶下句皆說今日說所謂考者即考績

之考最同三載繫帶上勳事言績俱指上三事說數奏以宣明
試以功唐虞觀人之成法也堯賢舜乃言庶可績舜賢禹曰
成允成功其義一也曰庶績者乃隨事就緒之謂非從三載後
揣計之以見其功之謂也然亦能言矣及試之九載績用弗成
故親人者觀其用之效與弗效而已矣宋神宗以王安石為聖
人聽其言鄙薄漢唐超軼三代而有餘求其功垂涎富強尾竊
管商而不足故考功核定乃大君智臨之要為世不易之道也
堯于舜以聖知聖豈待考而後見久而始決而必曰庶績必曰
三載使其功效所著人所共見而後舉而加諸上位則莫不宜
之此聖人舉人之道也人無聖人之明而欲舍功能之實信心
任耳豈不難哉

正月上帝受終于文祖

舜既不果即位于是但攝位焉正月一歲之元上日一月之元
必擇其元者蓋堯以休元居正之始終曆數之大事舜以調元
贊化之聖受曆數之大傳故重其事也堯老舜攝堯之高帝自
若也而遂以受終告祖者蓋天子之有天下當以身為始終堯
為天下得人堯之責塞矣而堯其終于舜故舜告祖以受其終
為文祖堯之所受以始者也此為告攝而謂之受終蓋以重舜
之責也言受終則堯正始可知

在璇璣玉衡 祖瑞于群后

當巡守之歲。據此。別說見一歲周四岳也。此代先巡守也。則
制度禮器。先所頒也。一之同之。修之如之。從先事也。舉祀禮。則
諸侯。一正朔同制。度四事。平勸修五禮。以下。經有錯簡。當依經
叙得分曉。蓋此九字。雖在肆覲東后之下。然東后之贊。立即五
器中事。故錯于二句之間。二月東。五月南。八月西。十一月北。各
以其時也。東則岱宗。南則南嶽。西則西嶽。北則北嶽。各有所。處
止也。出必有期。行必有方。止必有事。此古之省方。所以國不費
而民不勞也。崇望。應肆類。觀羣后。應輯瑞節。崇望。經。經。后。重
義。巡守。東后。也。協時。月以下。皆觀后之事。肆字。不訓者。蒙
上肆類之文。舉祀之。後。遂及觀后也。○別記云。省方。重事。故。每

尚書要旨

卷七

方必舉祀禮。此于。告攝。意無。安。涉。告攝。只。在。初。委。終。事。類。于。上
帝。望。于。山。川。四。方。之。山。川。已。在。望。祭。之。中。矣。此。崇。望。自。為。東。巡
而。有。事。于。天。及。東。方。之。山。川。耳。肆。類。東。后。諸。侯。朝。于。方。歲。之。下
以。聽。事。焉。崇。望。其。氣。上。達。之。意。秩。者。牲。帛。祝。號。之。次。第。如。五。岳
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視。伯。子。男。其。等。不。同。則。其。牲。帛。祝。號
之。隆。殺。異。焉。故。曰。秩。五。王。乃。諸。侯。已。成。國。所。執。者。三。帛。乃。諸。侯
世。子。公。之。祫。附。庸。之。展。未。成。國。所。執。者。二。生。乃。卿。大。夫。所。執。者
人。各。不。同。而。但。若。東。后。者。統。于。尊。也。然。取。其。序。而。不。重。雁。取。其
候。時。而。行。用。生。者。以。其。生。不。失。義。也。雖。難。生。得。故。用。先。者。初。無
別。義。此。說。近。鑒。于。介。不。能。用。先。者。以。其。死。不。失。節。也。若。平。出。此

禮。要。見。五。王。禮。終。復。還。之。者。也。三。帛。以。下。則。受。之。不。還。者。也。
王。次。非。五。王。乃。傳。之。誤。今。始。從。之。協。時。句。重。時。月。積。于。甲。度。重
衡。生。于。德。正。即。即。律。印。重。時。謂。四。時。月。謂。月。之。大。小。日。謂。日。之
甲。乙。此。在。曆。注。自。有。定。數。煩。於。王。朝。亦。自。有。定。制。恐。在。外。侯。國
有。不。齊。者。則。協。而。正。之。其。法。先。祖。而。後。精。故。時。而。後。月。月。而。後
日。律。度。量。衡。節。是。四。件。要。見。度。量。衡。受。法。律。其。法。則。先。本。後
末。也。○俗。說。謂。恐。有。變。亂。正。朔。者。故。協。之。觀。註。云。其。次。略。見
上。篇。則。所。謂。協。之。者。乃。不。過。曆。象。授。時。之。心。與。命。義。和。首。察。職
衡。同。意。若。曰。有。意。僭。亂。王。素。而。改。其。正。朔。則。聖。世。不。宜。有。此。此
莫。大。之。罪。不。應。止。曰。協。而。正。之。而。已。大。抵。協。正。亦。不。甚。用。力。只

尚書要旨

卷七

準。之。以。王。朝。之。曆。而。已。同。律。度。量。亦。然。依。說。變。禮。易。樂。太。深。協
時。月。三。句。出。題。以。正。朔。順。自。王。初。禮。樂。出。于。天。子。主。意。時。月。日
以。人。時。所。係。律。度。量。衡。以。法。度。民。信。所。係。五。禮。以。風。俗。所。係。三
事。所。聞。者。同。律。句。對。時。五。禮。有。禮。樂。意。謂。同。制。度。而。先。于。樂。齊
風。俗。而。重。于。禮。也。吉。凶。軍。賓。嘉。五。禮。乃。所。謂。親。疏。貴。賤。相。接。之
禮。類。于。王。朝。亦。本。有。定。制。但。恐。天。下。有。廢。壞。而。不。修。之。處。故。修
之。以。同。天。下。之。風。俗。如。亦。同。也。非。器。如。其。禮。也。言。有。以。同。之。使
天。下。各。歸。于。一。也。五。器。五。禮。之。器。如。胡。簫。篳。篥。之。屬。為。吉。禮。之
器。象。經。冠。履。之。屬。為。凶。禮。之。器。旗。物。錡。鑊。之。物。為。軍。禮。之。器。王
帛。生。先。之。屬。為。賓。禮。之。器。琴。瑟。鐘。磬。射。侯。投。壺。之。屬。為。嘉。禮。之

器是也禮必有器古人不苟于禮是以不苟于器後世禮大減裂而器亦從之五器五禮之所以行也其等級隆殺莫不有常度焉準常度而不違故曰如卒乃復乃字中有未畢不敢行既畢不敢留意如儀禮見四山禮同如初見四時禮同如西禮見四方禮同如儀禮舉山始初舉時如西禮舉方亦立文以見至于南如東方之所行則南方之政無不同矣至于西如南方之所行至于北如西方之所行則四方之政無不同矣所謂同者不但舉祀禮規諸侯齊皆以是行之而正朔制度無不遵乎王朝五禮五器無不遵乎王制道德無不一風俗無不同此所以為有虞時巡之盛舉也史臣一則曰如儀禮一則曰如初一則曰如西禮豈但言其區區禮文之同而已哉峰格于藝祖用特只主出告反面之義呂氏曰巡守而峰苗民物有一不得其所以見祖廟有愧心矣想齊峰格之時此心無愧對越在廟愬愬可知也○陳大猷曰天子不能獨治于是有封建諸侯不能常治于是有時巡時巡所以維封建也歲月易流人心易懈法度易弛上下易隔非天子時巡考察作新之治豈能久而無弊哉○肆類于上帝至肆類東后班瑞于庫后截上是行于王親攝位初事也下是行于侯國攝位後事也多以祀神親臣立祿但上祀神則受終告攝而所親則四方之諸侯也下祀神則東巡告至而所親則一方之諸侯也○在璿璣至協時月正日協時

月正日與璿璣首尾相應崇望與祀神應親東后與班瑞類瑞應孔子曰舜臨民以五典臨民以十二誓上古事簡十二載一巡守堯六國之至舜乃定五載之期亦勤民之意也至周世大天子不能頻出漢十二年一巡守○五載一巡守庫后四朝不可續斷了一四之數正應五數也一往一來禮無不答是以上下交通而遠近洽和最得盛世氣象上下交意重答禮意輕數者開陳數行也奏者自下納上也按以民功為庸則言必為民之言矣此正述職也下二句是舜曰諸侯述職而盡待之之道試者問之收伯考其事之有無則無所眩矣蓋十二師固相狀以糾庫后者也後有明註明字重看言舜于諸侯來朝既使各陳為治之說又能洞察其情偽而從之所以為治者莫能逃蓋審察所照物無遁情非如後世區區敬最而已考之有決則棄命于堯而錫車服以顯庸焉舉其西旅而所別者不言自見此史筆高處也若後補罰不善意便屈矣言功庸泛說而總歸于為民八憲事條件便俗數奏以言如今朝親巡禮知所明試以功如今監司更察令考該車服以庸如今樣步

肇十有二州 漢川

此舜既即位後疆理天下之政也二外平看利州城表州鎮防州志然山川皆州中物畧以分州為主肇字只管分州一句堯時九州舜以冀青地廣人增幽并營三州則十二州定舜始之

夫夫分州置牧所以應屬諸侯蓋正治功也此太廣則有所不及又冀州帝都而北邊于仇青州之境越海而有遼東不分之亦非所以厚藩籬而專王畿也此由井營之所以分十二州之所以肇也有一意一則多置侯伯宣天子德意一則嚴禦外夷壯王國藩屏當兼有封表也表以爲其州之鎮且以爲疆域之辨也每州各山惟取其最高大者爲鎮故曰封一有二山川無大小皆深通之使無壅決故曰濬川故濬之水淺于川川之水通于海濬濬川高盡力乎溝洫其意一也川治則經略六脩溝洫治則水患亦少其事正相首尾也後世野廣不經河決不治一歲則多害其然然也州域山川疆理之大綱高盡力乎溝

尚書要旨

卷之二

土

象以典刑

恤哉

此亦攝位時事怙終賊刑裁上言聖人之法下言聖人之心也象以典刑七句上五句流以宥乎五刑五刑重也宥則重中之輕金以贖乎輕朴報朴輕也贖則輕中之輕故曰從重入輕各有條理法之正也下二句言災肆赦者由重而反輕怙終賊刑

尚書要旨

卷之二

土

悉由輕而及重蓋罪重而情輕者不原其情則絕人自新之罪輕而情重者不誅其情則亦爲長姦之門此其因情以權衡有非常法之所能拘而實不出乎常法之外故曰此用法之權衡所謂法外意也下二句權衡乎上五句之內而欽哉恤之哉則常通貫乎七者之中也蓋其輕重毫釐之間各有攸當者乃天討不易之定理而其畏刑之心憫夫死者之不可復生刑者之不可須臾惟恐察之有不密施之有不當又雖已得其情而猶必於其不敷無知而拒罪至此者則聖人好生之本心也象如天之垂象以示人欲使人易避而難犯也欽恤一重意就耶神上說或欲止就制刑上說非是○合下節制刑而畫一已之心

流共工

天下咸服

四人之罪由輕而漸重異法在流放寬宥也輕重上觀不重四裔四裔只是屏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意且北南西東各置一方不使肩輿聖人亦有深意矣四罪要然以天下之怒爲怒意仁者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而誅之誅一行而天下已涵泳于仁思內矣義者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而威之威一施而天下已歸心于率乂中矣所爲威服也雖在舜能度其始寔在堯能厚其終所謂欽恤者亦可以觀其寔云

二十有八載 齊格于文祖

二十八載雖紀帝克君道之終定是虞舜相道之久三載通百姓四海言之此言為之情非言長服之禮也曰攝也受終于文祖述有攝也格于藝祖即位也格于文祖此帝代克宗廟社稷為祭也明也克附于廟舜以大義主其祭厚公百辟肅難顯相與天下共盡思享格之義此亦不易之禮也

詢于四岳 連四聰

舜初攝位即日親四岳羣牧此初即位即首詢岳咨牧蓋當時至要之官也岳牧所總皆諸侯之事或以此節為總內治下即為總外治誤矣玩註四少入下字則知此節專治內也若言一

南書要言

卷之二

三

岳居內以統外州牧理外以承內却無妨詢字中有國任之意有訪問之意有商榷之意門曉目皆就躬身以說以其為四方賢士所由進故曰四門以其視聽乎四方故曰四目四聰歸師還三才聖欲四岳率四方之諸侯而為我關之明之達之也○舜攝位二十有八載其于賢才知而舉之宜無遺而于天下之情態而覽之宜亦無不及及其即位也乃首詢于四岳而與之關四門焉將以盡天下之賢材而若惟恐亦一人之不得以自見者與之明四目達四聰焉將以盡見盡聞天下之事而若惟恐有一事之不得以自通者蓋天下之大一日照察之所不及則一日有所遺是以聖人常慮其不周也言初政之

南書要言

卷之二

四

日乎○四岳系朝元夫其職用知四方故首詢之故于虞禮賢材則曰四門于聽覽庶事則曰四目四聰格採不以我而以天下則天下之為一家也耳目不以我而以天下則天下之為一也○為治莫先于求賢俊去聖賢然所以必詢之四岳者蓋四岳以通內外周知四方為職故以此二事屬任之非但咨訪之而已觀二帝各有大事必咨四岳可見古四岳之任矣百揆總內而不可以無四州牧各總其州而不可以無四故設四岳所以開通內外使上下之情無不通達之事無不知者也○有諸侯而無十二牧人自為政夫有十二牧而無四岳則朝廷方岳亦易以泮渙觀周世焉國唐世焉諸侯腹心不獲

卷十有二牧 齊克率服

帝詢一也文相變耳狀養民之官無州以諸侯也為牧專任養民之事食我下欲其以是為國而率諸侯也諸侯固各牧其民其或私其國曲防通疆州牧所以通濟之也食我惟時者言民食不可後時也養民者三時不失其務三農各肆其力又視年之上下而為之備視地之豐耗而為之通知民之貧困賑貸

漸而對之。不使民貧之後時也。既言民政所重。因言邦國遠近。其義速者宜柔而撫之。使向慕于德化。近者宜緩而習之。使復安于政教。○朱子曰。能近是。未何得他。使之帖服之意。得曰。博有厚祿。隆過之意。元曰。凡有推心委任之意。難遠而絕之也。五事俱要。則如之。得宜意。動物。然其知上。撫和。即是一箇物。而治。變夷率服者。只是形容中國之治已成也。十二州。其隸焉。中。餘州皆外邊。四裔。變夷率服。蓋言其效也。九州。時冀六。遺狄。奔。立。幽。并。二州。以外。厚。藩。屏。內。尊。王。畿。故。冀。為。中。州。冀。為。北。土。之。中。豫。為。九。土。之。中。至。為。中。州。之。名。也。肯。有。嶠。夷。萊。夷。徐。有。淮。夷。揚。有。臺。夷。荆。有。荊。蠻。果。有。和。夷。雍。西。有。戎。北。有。狄。可。見。邊。夷。尚。書。其。言。未。之。一。者。多。也。遠。方。之。民。其。實。撫。故。以。柔。通。行。之。為。宜。近。民。實。懷。故。須。柔。何。得。他。下。

奔曰。四岳。汝。往。哉。

治。其。意。相。故。舜。詢。岳。咨。長。之。後。即。求。百。揆。之。人。其。次。播。敷。其。次。敷。敷。其。次。明。刑。其。次。利。用。其。餘。以。及。草。木。鳥。獸。各。遂。其。生。焉。然。後。即。之。以。伯。夷。之。禮。和。之。以。后。變。之。樂。而。終。之。納。言。以。相。與。保。治。于。無。窮。而。已。此。九。節。相。承。之。序。也。總。註。去。惟。知。道。而。後。可。定。百。揆。故。有。能。處。要。舍。知。道。意。者。庸。言。有。如。是。之。人。也。然。帝。之。哉。言。能。為。如。是。之。事。也。使。宅。百。揆。言。使。居。如。是。之。位。也。光。未。忘。時。則。言。其。職。之。如。是。也。○呂。氏。曰。昔。時。紹。光。桂。源。何。用。書。述。敘。

邦。為。天。下。之。治。不。進。則。退。必。當。其。善。起。之。心。乃。有。日。新。不。窮。如。聖。德。治。之。時。此。意。不。可。忘。也。○。庸。曰。有。率。作。志。則。勤。如。知。如。聖。德。不。曰。予。之。哉。而。曰。帝。之。哉。蓋。所。托。也。責。之。重。任。之。不。易。勝。而。人。之。難。得。皆。見。之。矣。然。聖。德。不。是。不。廢。聖。德。事。以。克。之。功。不。可。加。也。然。觀。下。文。命。官。阻。飢。不。進。善。議。則。照。字。運。作。諸。廣。者。大。意。謂。今。日。之。事。皆。先。之。事。也。一。政。未。善。一。民。未。安。即。臨。之。矣。有。能。率。作。厚。工。興。功。業。以。廣。帝。亮。之。事。者。予。益。廣。帝。亮。今。日。之。事。非。廣。帝。亮。當。日。之。事。也。雖。說。廣。何。妨。庶。事。各。有。所。理。矣。而。此。則。欲。明。亮。之。亮。者。謂。於。我。明。白。也。庶。類。各。有。所。統。矣。而。此。則。欲。順。成。之。庶。事。如。下。文。敘。祭。工。虞。之。事。庶。類。如。下。文。敘。民。夷。冠。革。之。事。未。之。一。木。鳥。獸。育。子。之。類。亮。志。昭。之。夫。金。石。之。書。通。機。端。于。朝。廷。之。上。而。九。州。之。物。宜。自。遠。法。守。慎。于。官。府。之。間。而。兆。民。之。分。類。成。得。亮。未。所以。急。時。也。此。即。所。為。無。最。者。舜。宜。不。知。焉。堪。百。揆。必。詢。于。衆。者。什。之。公。論。而。我。無。與。也。不。曰。焉。哉。而。曰。伯。禹。作。司。空。者。意。以。百。揆。非。禹。不。可。但。見。作。司。空。司。空。之。事。久。未。可。無。禹。作。帝。裁。之。也。○。朱。云。禹。之。通。達。奮。起。而。勤。事。功。全。在。作。司。空。處。故。舉。官。者。下。錄。其。舊。績。以。應。奮。庸。之。命。耳。前。者。是。四。岳。之。舉。也。亦。禹。以。下。用。四。岳。之。言。也。時。指。百。揆。蓋。伏。以。司。空。兼。百。揆。也。于。時。水。土。雖。平。而。功。緒。未。竟。蓋。禹。之。治。水。不。但。疏。濬。川。渠。開。通。險。阻。而。已。凡。天。下。平。土。皆。創。其。井。疏。疏。為。溝。澮。以。達。于。川。孔。子。所。謂。

盡力乎清道者皆創自荒廢之時計非八年之間可竟故此時
使而不妨司空之務以兼行相職不然則司空何不別命他人
而必領之乎乎素云汝平水土時愚示未然也非功緒未畢也
當竟之時餘已續用弗成舜攝位之初即經錄而舉禹二十八
年之後不容工緒猶未竟也仍舊職不過欲其防遠則司空之
事甚省故可兼行百揆之事稷契皋陶皆充之舊臣與禹同德
同功相濟劉向曰舜命九官濟濟相讓和之至也禹讓此三人
而帝曰俞哉是其所讓也曰汝往哉不聽其讓也是其所讓見
讓者非虛讓不聽其讓見舉者非輕舉朕志先定詢謀僉同惟
汝往哉不可辭也拘于四岳合此四岳總方岳者州牧洛陽其
州者百揆無所不統者

帝曰棄黎民阻飢

惟明克允

此三節因禹之讓而申命其終舊職意如全出則養之教之而
刑以弼教讓語三平而未見血脈阻飢不親不遜冠賊森定偶
要看得涵蓋以洪水初平之後教養方興之時而況四海九州
之廣地利未盡與教化未盡治則凡黎民百姓之生其間者宇
無阻于飢者乎宇無違于教者乎又寧無漸染于墮夷者乎此
蓋聖人望治無窮之心視民如傷之意慮其如此非當時果皆
阻飢不遜而為冠賊也作文須要体贴即即要點中命終事意
觀曰百揆則凡資生于天備氣于時可以養人者百種並植以

其物之宜可知矣觀曰播則凡地之可生養之可闢者百種廣
布以盡地之利可知矣稻止宜下地自井法廢中原高地百穀
可生者多為污萊故資生之原益狹○百姓不親泛言之謂民
間禮俗不設不相親愛也玉品不遜則指親戚人倫而言夫天
合人合所以相從者有自然之定分而思義由之以相維不親
則不遜矣舜亦充浚民間豈有是哉而云然者聖人設官所以
治未亂而立教常以防未然一民飢曰我飢之又曰非予覺之
而誰也此設官意也司馬主也從人眾也掌教之官曰司徒者
夫家徒從井閭什伍須事任職或糾考此凡治衆之事皆教也
而其所以為教者不出于五五教而必以敬教者蓋性天命也

帝曰

大

率性者道也教以於之使人踐道合其性以奉天命由吾之所
布敢不敬然勞來匡直輔翼則有裕之方也敬教五教而或取
必太過攻治太深則非所以自得之也故在寬為五者之理
出于天命之本然人心之不容已而非有待于外也吾之為教
則因其本然之不容昧者使致其察識因其心之不容已者使
盡其推行而亦非有所強于外也則夫防範雖密禁重雖嚴而
其意何嘗不寬哉敬寬一事也敬教五教在寬其文既猶曰敬
典在德非敬而又寬之○大旨云堯之時百姓常服堯之德
民非堯之民也安知無不相親愛而至于玉品不遜者乎聖人
之心無窮以齊視之誠見其有不親不遜者文王視民如傷亦

此五刑非徒言也。行信率而使人偷明乎上。也。教五刑。非規條防範也。由一身運之天下。而與斯民共由之。也。教非徒。謂也。由心法之精微而慎其事也。非徒之外。亦有寬也。教。之。道。即其在乎寬也。孟子曰。以善養人。養字最下得。好聖人教。人不過欲人復其性。略有一毫意迫之心。使非教之通。天。唐虞之世。百姓不親。五品不遜。使司徒教之而已。不待刑也。○變。夷猾夏。寇賊姦宄。而始用刑焉。可以想當時之治法矣。寇賊姦。宄。并刑流。俱指羣夏言。唯變夷猾夏。故華夏之人。亦乘間而竊。也。莊中在內。在外。指王圻內外言。法作士以下六句。文法甚。密。言。故為士師之官。其于五刑之有服云云。三居者。惟是明白。而審案言。兩案言。不。泥。于。所。施。者。乃。能。使。人。信。服。也。五。刑。有。服。四。句。不。可。作。要。是。如此。乃。一。定。之。法。秦。陶。之。所。素。守。者。金。在。明。處。重。情。法。不。可。寬。宥。者。則。刑。之。五。刑。三。就。則。死。者。昭。報。棄。之。義。生。者。寓。保。全。之。仁。情。法。有。可。矜。類。者。則。流。之。五。宅。三。居。則。不。同。中。國。者。以。其。有。絕。于。化。外。不。復。州。里。者。以。難。再。齒。于。干。氏。聖。人。制。此。等。級。無。非。開。人。違。善。遠。罪。之。門。而。已。惟。明。克。允。蓋。折。獄。不。明。豈。能。當。其。罪。而。服。人。心。此。最。聖。人。之。要。旨。易。嗟。嗟。貴。族。皆。取。象。于。難。用。刑。在。明。可知。明。則。情。誣。畢。知。允。則。輕。重。適。當。今。獄。事。上。干。所。司。而。無。違。異。者。謂。之。詳。允。正。此。意。也。克。允。見。必。明。而。後。能。允。以。見。不。可。不明。意。勿。作。效。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蓋。親。朴。以。下。官。府。

學校隨事施行。不領于士官也。○教刑二即合出。王龜穀曰。皋陶次于契。刑所以弼教也。漢氏曰。命皋一官曰。掌。命。刑。一。官。曰。執。簡。而。易。守。也。帝曰。嗚呼。若。予。工。往。哉。汝。諧。此。下。五。節。皆。新。命。者。工。虞。之。事。非。百。揆。比。故。不。啻。而。命。之。若。順。其。自。然。之。理。而。治。之。也。諧。字。即。是。順。字。順。理。則。和。視。之。理。而。事。且。戾。焉。則。不。和。矣。不。得。作。兩。副。語。○工。曰。予。工。非。專。指。圖。言。舜。為。天。下。之。主。則。凡。所。以。前。民。用。者。皆。予。之。工。也。古。人。之。制。作。惟。能。順。其。理。也。故。能。盡。乎。物。宜。而。精。後。人。之。制。作。惟。不。必。順。其。理。也。故。惟。窮。乎。人。之。意。而。巧。精。以。適。用。巧。以。悅。觀。而。已。周。書。曰。垂。之。竹。天。垂。之。巧。蓋。因。萬。物。自。然。之。理。非。若。後。世。之。所。謂。技。巧。成。精。其。能。者。聖。人。以。萬。物。為。一。體。故。曰。予。上。下。草。木。鳥。獸。若。者。順。其。性。而。愛。護。長。育。之。恥。之。有。時。則。之。有。節。也。蓋。向。雅。嘗。掌。火。烈。山。澤。至。此。方。正。為。虞。官。○工。以。利。用。乃。三。事。之。一。而。虞。官。固。所。以。掌。六。府。者。○阻。飢。至。于。工。四。節。以。三。事。為。意。覆。厚。生。也。契。皋。陶。正。德。也。若。工。利。用。也。要。見。申。命。初。命。明。白。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禮。俞。往。欽。哉。典。禮。重。事。神。故。咨。命。特。異。焉。○播。百。穀。數。五。教。明。五。刑。皆。有。其。事。惟。禮。官。但。云。夙。夜。惟。寅。互。哉。惟。清。刑。無。事。可。言。言。其。道。而。已。蓋。古。之。以。禮。為。職。者。有。道。以。居。之。而。禮。不。虛。行。如。此。彼。區。區。以。

不失其儀大焉事者抑末矣。夫人與鬼神不同。神明而不可知。此心無委。故一物不得而染焉。非時而不可也。若斯須放縱。則邪念紛紜。靈府不淨。一膜之外。皆不相開。況于幽明之隔。而能有所感通哉。故夙夜之間。無日不誦。莫予云觀。當不顯。臨常如對越之敬。不使少有私曲。則其心潔清。而無物欲之污。可以交于神明矣。寅。直清。一直下。識執難斷。時文皆在。直哉斯久。受。以下文觀之。因伯夷之讓。乃命夔典樂。命龍作納言。則夔龍此時未為此官也。觀虞廷命官相讓處。可以見當時之人材。知道而後可宅百揆。則禹稷契皋陶其人。必故禹之所讓。則稷契皋陶知禮而後可典三禮。則伯夷夔龍其人。必伯夷之所讓。則夔龍此所謂惟賢者能舉其類。故此後帝即以典樂命夔。以納言命龍。以典樂一連夔所兼能。而納言之任。其事精微。與禮樂同類。故以屬龍焉。○往欽哉。欽字即寅字。而如清意。和其中。和。今下節以禮樂分者。以敬和立意。此時人所知。但上節咨。四岳。而命。下節因伯夷之讓。而命此意。亦不可畧。然禮樂亦非有重輕。特以伯夷所舉。已當故不淺。於耳。典樂中。亦有天神地祖人鬼三項。

帝曰夔命汝典樂 神人以和

天子諸侯知太天之適于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貴不可不素教而豫養之。然教之而屬典樂之宜者。樂所以教也。古之教者成

其德性之美。故其氣質之偏。置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之賦。鮮有不偏。故聖而至變化氣質者。樂斯有加。教而至于變化人之氣質者。教斯有功。以大端言之。則直寬簡傲。是美德。但人之氣質。恒有餘不足之虞。故直之所不足者。溫寬之所不足者。果自其所不足者。而有以輔翼之。則鮮不為完德剛非虛也。則之過。則時乎為虛。簡非教也。簡之失。則時乎為傲。皆以其為美而為不美也。苟自其所易過者。而有以防禁之。則鮮不為美德。斯皆樂教之功也。夫樂之所以能收氣質之偏。而養之中。和者。正以樂之作。不過因人和之自然。而節之故也。○朱子曰。詩何為而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既有欲矣。則不能以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以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可已焉。此詩之所作也。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又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此所謂詩言志。歌咏言也。直言而無吟咏者。謂之直。長言之謂之歌。配歌謂之樂。聲依咏者。言樂出乎詩也。樂主聲音。凡聲皆依于咏歌。故曰聲依咏。聲出為聲。聲成文謂之音。聲合于律。乃成文。而不亂。律者音與之法也。所以然者。蓋五音。土。水。火。木。金。土。五行之氣。人物皆由是以生。有氣則有聲。有聲則有律。隨所到次第。有清濁之序。在人則出于喉吻舌

其德性之美。故其氣質之偏。置人之德性本無不備。而氣質之賦。鮮有不偏。故聖而至變化氣質者。樂斯有加。教而至于變化人之氣質者。教斯有功。以大端言之。則直寬簡傲。是美德。但人之氣質。恒有餘不足之虞。故直之所不足者。溫寬之所不足者。果自其所不足者。而有以輔翼之。則鮮不為完德剛非虛也。則之過。則時乎為虛。簡非教也。簡之失。則時乎為傲。皆以其為美而為不美也。苟自其所易過者。而有以防禁之。則鮮不為美德。斯皆樂教之功也。夫樂之所以能收氣質之偏。而養之中。和者。正以樂之作。不過因人和之自然。而節之故也。○朱子曰。詩何為而作也。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既有欲矣。則不能以無思。既有思矣。則不能以無言。既有言矣。則言之所不能盡。而發于咨嗟咏嘆之餘者。必有自然之音響節奏。而不可已焉。此詩之所作也。詩大序曰。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又曰。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此所謂詩言志。歌咏言也。直言而無吟咏者。謂之直。長言之謂之歌。配歌謂之樂。聲依咏者。言樂出乎詩也。樂主聲音。凡聲皆依于咏歌。故曰聲依咏。聲出為聲。聲成文謂之音。聲合于律。乃成文。而不亂。律者音與之法也。所以然者。蓋五音。土。水。火。木。金。土。五行之氣。人物皆由是以生。有氣則有聲。有聲則有律。隨所到次第。有清濁之序。在人則出于喉吻舌

則寓在天地間則大而至于雷霆細而至于蟻噪無非聲也。則寓其所謂中聲者而已矣。在氣為中氣在聲為中聲在人則喜怒哀樂之未發與發而中節也。聖人為之律呂以寓之。陽氣升降之數有多寡故律管有長短律曆同通故十二管吹以考聲則以候氣及其次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此天地自然之妙也。聲和則八音皆正諸協不相奪其倫次而樂成矣。樂成則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神以和所謂祖考來格也。人以和所謂庶尹允諧也。○樂記云樂在宗廟之中君臣上下同聽之則莫不和敬在族黨鄉里之中長幼同聽之則莫不和順在閭閻之內父子兄弟同聽之則莫不和親樂之為教所以為善者也。○卷之二

入人深而見功速非他教之可及者以其出乎性情而運以養人之性情動盪血脈流通精神有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胄子朝夕從事其間成德豈不易哉。○樂之作也有詩焉有歌焉有聲焉律焉何以有是詩也其始于言志乎在心為志發言為詩由是有歌則所以長言乎此者也。由是有聲則所以依夫水而別之也。有詩則必有歌蓋言之不足而咏嘆淫泆之老也。有歌則必有聲蓋咏嘆淫泆之餘則清濁高下自有音響節奏而不能已者也。此三者皆自然而然至于律則和夫聲耳蓋生之聲也雖本于天機之自然而其山之雜也亦必其成文而不亂故必以十二律和之陽唱陰和而上下之相和也。○卷之三

○卷之三

○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詩出于志者教胄子所以必從詩言志說來者明六律五聲八音之本也。詩出于志也。取三代之而下之無樂也非無樂也無詩也詩之作本言志而已方其詩也未有歌也及其歌也未有樂也以聲依水以律和聲則樂乃為詩而作非詩為樂而作也。詩出于志者也。樂出于詩者也。詩者其本而樂者其末也。○林氏曰作樂必本其情性稽之度數本之情性樂所以生稽之度數樂所以成永言以上本之情性也。形之于樂漢魏高下不可無法必稽之度數聲依水律和聲是也。○德性之和養之者樂聲之和樂聲之和本于人聲之和人聲之和又自其德性之和中出所謂言志是也。志字極要緊此又禮樂之大本也。周禮以中和祗庸孝友謂之樂德在虞則直而溫云亦樂德也。○八音克諧二句言樂聲之和也。本八聲說來八音略斷諧和也。相奪倫不和不也言樂聲皆和而無不和也。一正一反直下不必以絕如繼如立意。○大旨云作樂不止教胄子一事故秦傳云養性情事神禮和上下小註亦謂八音克諧二句是祭祀燕享時事又是一節愚謂固不可以神人以和即為教胄子事亦不可謂胄子之教不係于八音之諧大率此節當在與樂一節教胄子屬下四句詩言志四句言人聲之所由生而和八音二句言樂音之和。○卷之四

三考考績 分北考績

既得人以任職職不可不有以考其成故三載一考按其功狀
三考一黜陟其幽明三年有成故考功九載三考則人之賢不
事之得失皆有定論矣故以黜陟居位久而受任專立法事而
責成速蓋莫如唐虞矣皋陶作歌以召明臣良而庶事康言其
道亦惟在于率作興事履省乃成蓋此二者皆任人之要也
帝既責成于禹故九官使人得其職各盡其能備傳為哉五天
下之公議而居無事以臨之居無事以待有事故而易豫者功
大明黜陟信而已矣人之立心行事未必皆有恒也至于九年
不變則終不變矣故黜陟行焉賞罰明信人人力于事功故歷

尚書考績

卷十七

三

績成然而三苗亦于是乎分北之著者願安于政教惠者自分
于放況蓋陟得行于其明而黜得行于其幽此其有實效而化
之事于考績黜陟何預而併為其效耶蓋公道昭明人心自服
吾之所以蓋正庶官之典得施于向之貪固不暇之人黜他可
知矣○先典曰教養以言明效以功卑服以庸此即考績諸侯
之法計考課庫牧九官前此已應有其法設官分職與隨事
考成一時並有非命官之後始立考績黜陟之法也但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之期恐出奔之所定耳此與五載一巡守居后四
朝之例同皆齊所定故史官記之若循襲常事固不書也○三
苗書不庭之國咸以象刑而殛米化命禹征而猶逆命令帝

任九官各牧幽明黜陟各清其所朝廷內外無不順治于是分
北及于三苗蓋分北亦黜陟事而三苗正叙謂非考績黜陟之
故而何故言之于庶績成熙之下兩句亦只平看無相因意○
于時百僚卿尹百工惟時無訛五服庶績其幾餘功及于三苗
治之也

大禹謨

作三段看篇首至時乃以陳謨也格法禹至若帝之初命也
也帝曰咨禹至末紅節也首段八節前五節是大禹成次而後
謨于帝因君臣同歸義于前聖發舉天道以是其不可不克
也第六節七節並推廣克艱患地之旨而為因言其當念末節
則舜禹之也中段十一節前五段命禹攝位而讓皋陶而
帝因與皋陶相美也末兩四節帝中命禹攝位而併告之以治
天下之道第十節因禹之讓而因命之與朕德同克四節相應
正月即記其攝位之事也末段二節重備德意此篇首大命數
尚書要旨

卷之三

于四海末曰帝乃授教文德蓋相終始云

曰若稽古大禹

黎民敏德

文命雖就禹說實當以舜為主蓋從文明之德而出者也命字
傳以教字釋之又以聲教四訖能之便有既而意亦如行
之意根治水成功來故云四海南而江漢北而河而流決東
而竭夷凡禹功之所及者皆已布其大命矣不可即以治水作
就命然大命實因治水成功而敷者也祖承句固是保治然玩
克艱一節亦有圖治無窮之意蓋禹之心惟恐天下之不洽不
日知其文命之敷也○帝以好問樂善而咨詢于下而以責難
陳善而祖承于上此二句為謨之起語如湯誥諸篇之有本序

○聖人之心至誠無息而萬物各得其所謹之於人心之危

心之微而達之於金木水火土穀惟備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一事而已矣誠之無息于此者所以各得于彼者也一有息焉
則四海之大苦心有不貫焉事有不得者矣此大禹所以于文
命四敷之目而猶必祖承于帝也而其承于帝之言七惟曰后
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而已所謂限者四海之廣生民之衆其
治亂安危係其心之存主與其行事之得失誠不敢以易視之
則必夙夜相懼各務盡其所當為矣如是則其政事乃能修治
而無邪思下民自然觀感速化于善以應其上焉○后克艱二
句雖對說禹之意還重在責難于君上所謂祖承于帝也下文

尚書要旨

卷之三

于

舜亦舉克之克艱知禹之意在君耳政乃人二句於此
曰乃能云云有多少少積累存乃者言必如此而後能如此正
艱難之意民曰自然速化非使無功夫也蓋其功夫皆在脩政
中小註陳氏曰後世言政不及化政又而民敏德政非徒政
即化也此其功用皆本原于其政之君臣精神心術和君臣
克艱憂勤戒愆有未易以言語形容者人知政又而能使民敏
德之不易則知君臣克艱之所以不易者矣最得書意蓋政無
別政都是為民之政後儒見理不明將謂政自政民自民且下
文禹所謂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正與此相終始若以政民平看
則與政在養民意悖矣周書曰天罔諉我成功所疏云闕者艱

○不易也時當艱難而克盡其艱難之道猶易也今文合四穀而盡克難之說則康康熙之會作艱難之想此所以為難也不徒曰艱而又曰克艱則克其艱危之事矣克其艱危之太平之時本為艱難之所倚伏此天道也聖人所謹而常人所忽也故禹下大推言天道以終之至蓋言做戒無虞而此意蓋淺矣故註以做戒即為推廣克艱患迪之旨註中不敢二字就心中說○夙夜祗懼二句正解克字之意君曰道臣曰職各就其所當盡者而言不可混也又是有治而無邪惡不可深看了蓋緣深處在民敏德也敏德全要在觀感上模寫雖從政事脩舉來上提君臣心術而此蓋聖世之政非徒法政之所在即

心術所在也

○朱之注

三

帝曰俞允若茲

惟帝時克

允若茲指克艱二句而言也嘉言圖攸伏三句克艱所說也稽于衆以下則正克艱之事也焉論其理齊因而實其事以為信能如此則必有廣延衆論致羣賢而天下之民咸被其澤無不得其所矣此三者最難也必也稽于衆會已從人不虐無告不虞困窮乎唯克能之而已此說非然語嘉言圖攸伏三句蓋齊之心平日即見得三者為難事稽于衆以下入齊之所說與于克而自濟之者皆實事非泛論也○天下有三脉言路賢與民情是也人君之心一有不和則三者之脉俱有所梗而不

通最即畏也先之心常與天下之善言為一故嘉言畢達而無有伏于下者常與天下之賢者為一故賢智畢進而無有遺于野者常與天下之休戚為一故無言畢達以自通而無蔽蓋屈抑而不知者○此三脉有一處不通天下便可憂○以齊為征苗豈難猶待于孟賁則是時雖嘉言畢達必其無所伏乎以帝堯在位七十載猶有鯀在下則是時雖賢士布列寧必其無遺于野者乎至于安百姓情施濟衆孔子以為克齊猶廣則治至于萬邦咸寧其難又可知矣齊以兩信能克艱則庶乎可以語于此者正以見其艱耳○聖世所謂嘉言非皆遜順之言也凡拂心違耳之言皆在焉是嘉言固難進者也而至于無所伏

○朱之注

○朱之注

馬賢而曰野本難進者也而今至于無遺民而曰萬邦咸寧而難及者而今至于咸寧豈不是个難的但上三句之難難在天稽于衆而能會已以從之難大齊一生工夫都在這裡無告不特謀獨孤獨之人凡疎遠懦蠢而無所控訴者皆是也又不特疎遠懦蠢之人凡所畏忌而不敢言者皆是也實非有心以虐之而休恤一有未至則我無虐之心而彼受虐之實矣此其所以難也無虐有道明四目達四聰以千萬人之心庶乎其可矣既是賢人其始也必難知其既也必難進其終也必難合非至明以察之盡心以格之虛懷以任之鮮有不虞者此其所以難

也。六句參錯相應。此大法也。○精于衆即好問好察。通言之。尤
令已從人暗用。已未善則無所係客。而舍已從人人有善則不
待勉強而取之于已。兩意入講。蓋此承精于衆說來。定兼得有
此兩意。○呂東萊云。不虛不廢。非必橫放暴刑也。衆於矜憫之
心。有一善。精神合處。不到是虛之虛也。人而謂之無告者。
猶主惡弱有情。不能以自通者也。人若處斯于虛此等。人哉。然
而四海之廣。此之衆。萬情不齊。而吾耳目所不及。心思所不
到。有受其不設者。焉非于虛之而誰也。聖人不泄洩。不忘遠。雖
以天下之大。而視之無異于一身。是以其于人之病。憂戚病無
有。而所以撫之。而所以撫之者。無有不及。斯其所以無虛也。
無告者。得所則無不得。其所矣。此萬邦所以成字也。○士蓋有
懷才抱德。而困窮者。其端有二。一曰難進。二曰難合也。難進者
士之節其去就。固不苟也。難合者。士之道固不宜詘以徇人也。
苟無遇合之君。則終焉而已。安能無困窮也。苟上無求士之誠
則有階者。進困窮者。廣矣。安得野之無遺賢也。是以明君在上。
其求士也。蓋急于士之求君。廣穴之幽山林之深。有晦其迹而
未為人知者。樂其道而不求人知者。吾則必知之。舉則必先之。
困窮不廢有階而進者。可知矣。此野之所以無遺賢也。○朱子
曰。古人云。不虛無告不廢。困窮自非大無道之世。孰有虛而廢
之者。然心力用不到。即此便是自家廢虛之須。是聖人方寸理

也。無一處不到。○合下即與與蓋皆曰。后克艱厥后。一句而百
為君艱難之遺。舜言人君所難在嘉言。蓋賢才舉進。為邦得
所。此由忘私順理。愛民禮士之至。昔常于堯見之。朕德罔克。敢
不知其限乎。蓋因贊堯德之大。以勉乎舜。謂全体不息。變化不
測。與天同德。不可名言。故天眷命。金昇所覆。后克如帝。茲惟后
矣。不其限乎。帝當何以匹之哉。○自后克艱厥后。至萬世永賴。
時乃功七。即是一時說話。舜因禹言克艱。遂指三者之艱。而婦
時克于克。蓋遂陳堯德。合天而受天命。以婦勉于舜。禹因言天
之吉。凶。應如影響。所以申蓋之說也。蓋又因禹之意。而費微戒
無虞一段。蓋失法度也。遊于逸也。淫于樂也。任賢而戒也。去邪
而疑也。疑謀而用也。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也。帝百姓以從已之
欲也。無虞不知儆戒。而急荒馬。從違之山可畏也。未運之從與
不從。在一念之戒與不戒而已矣。周失法度。一曰游于逸也。一
曰淫于樂也。任賢勿貳也。去邪勿疑也。疑謀勿成也。同違道以干
百姓之譽。罔弗百姓以從已之欲也。無急無荒。無虞知儆戒如
此。四萬且來王矣。急迫之言可見也。蓋之言如此。而禹又申明
其寔。以為君之德。不徒戒謹恐懼。修之于己。獨善而已。在善政
以養其民。飭叙九功。又有以激勵勸相保其成功于不壞。此君
德見于行事之寔也。禹之言如此。舜因美禹已然之功。而寔欲
望其助于無窮之意。蓋事之成壞。常相因。而吉凶常相倚伏。故

無序之日正微戒之時也為君臣者為可以不艱也哉

益曰都帝德廣運 為天下君

此即即克德業之盛以見其克艱非此即是克艱也廣運而與天同德故能受天之命蓋之贊克以勉矣金在廣運二字蓋并之德固盛而益猶欲其于無外不息處加意也須在本身上說不可涉治化上去亦不可以廣運分對曰廣運則不可名言聖神文武自人之所見而名之之辭故曰大而無外則變化不測謂聖人之德無方體不可為相耳非聖變為神文變為武也廣者如天之運者如天之行之既不可限量而又無所止息是以變化不測惟廣也無倚而不可以一名所以時出之也惟

尚書要旨

卷之十

上

運也周流而不可以一居所以意有之也聖與神孟子有明訓武只以威之可畏言威之可畏可以為武仰觀象之容而展氣潛消聖武不在干戈也文要說得大經天緯地皆是其華實廣聖神文武威德也然聖謂之聖神則猶可得而名也今乃聖乃神真不測矣○按陳氏大猷曰聖神自其妙于無迹者言之文武自其顯于可見者言之是四德而二意也故分而言之則方見其聖又見其神方見其武又見其文故不測合而言之則見其聖神而無象又見其文武而有微總之聖神不測也聖不測而形迹之渾化聖也無方無體而心恩之莫及神也廣運之德此其妙于無迹矣端莊嚴肅凜乎其可畏武也絳緯有章

樂其不秘文也廣運之德此其顯于有象矣惟其德之盛也

常運而無端故其心之艱也常存而不弛而克艱之通固盛德之能事矣是以德與天合而天心且眷顧焉奄有四海全昇所覆也為天下君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也皇天之眷命蓋如此春命指仲平之重說今竟往而付乎之重又在帝矣○一說此蓋因章句克艱于克遂推尊之所以得為君者以勉之也為天下君者字即上克艱厥后后字見得今既代克而為天下君則克艱之責實在帝矣若疑蓋言為使倭而必欲以帝為克則皋陶所謂帝德罔愆云者亦有頃而無規豈帝亦克也耶奄有四句則說下四海即文命四敷之地天下二字奄有其地而為之君則言路之開賢才之進民命之保蓋屬我矣有茲為后矣之意○奄有二句不可作說分說

尚書要旨

卷之十

上

高曰思迪吉從逆面惟影響觀得天本于有德則知天道之感應不可誣矣故為承上而言天道之可畏順道則吉從逆則凶此重天道不重人却應他惟影響要識得非言其必然之應乃言其非自外來皆由此出之意天人非有二也欲知天人之不二者蓋占之吾心氣之間心安者氣善心不安者氣不善心之安不安者理之所在也氣之善不善者吉凶之所在也人之作為皆氣也善祥凶惡皆氣機也形骸曰人通天地一氣耳故一念之發人所不知而已所獨

卷之三

益曰吁戒哉儆戒無虞

四夷來王

九

卷之三

天

虞度之事。注度陳而不用矣。而必欲其無失。聖人揚眉之心。注也。有謂遠為田獵等事。樂為聲色等事。大緣遊釣。耽樂對。云說無可虞度之事。則無所用其憂勤矣。而又戒其遠樂遊者。出入之義。法則水之浸降而過也。遠不可以有成。其固遊謂不可一而入于其也。樂是心休。故偶戒其不可過耳。此三句治之本也。○勿戴非獨不以小人間之也。凡終不如始。心不如物。戒與賢人非一心。一休焉皆戴也。若專止不以小人間之而言。則不戴之功皆在去邪上。要之任賢去邪。分明是兩事。數字要看得

極細治世小人似可容去之或疑于隘又小人在治世未必無一長可見如雅雅僇工之類去之或疑于薄此非斷不能也○任賢去邪何故無虞時易起人多以唐德宗之于李郭陸贄盧杞澄之固是但彼以中材之衆多難則不得已而任用賢者聽納忠言事平則依舊小人易親若益之戒聲則以聖人當極治之時不可忘戒慎任用焉復則當常如黎民阻飢洪水為害之時耶如四免則不可以免時猶人而過于已容當去之勿疑耳○疑謀謂揆之于理而未安者此只在幾微之際故須察而勿成有疑志然後有疑謀故又戒百志之惟然也疑對照言書中照字例訓廣無訓明者蔡傳光輝明白貼無所蔽惑非貼照字

尚書要旨

卷之三

十一

也廣之對疑何也岐于理則疑合于理則廣理如用行坦坦平平何廣不通人起妄念乃廢而不見四遠疑謀之所以用也中實不安而自詭于可成始而疑中而決以之而生事取敗者多矣凡與人謀圖謂之謀此三句皆就其接人說不可徒後証以上句作人此句作事二者皆是事故曰無荒于事○千百姓之譽拂百姓之欲二句意實相對蓋戒其于譽則或至拂民或拂民則或至譽要略在通欲二字○傳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以欲從人非克已愛民之君不能也然當視乎理之所在苟不主乎理而主于從人則鮮有不至違道于譽者矣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王者因違道以干譽之氣象也○千百姓

以從己之欲此欲只可作願欲之微非貨色遊畋之欲也○譽之而百姓皆不欲人情未順即是義理未安慶蓋義理所安則洪範所謂汝從卿士從龜筮從而庶民從不害于言蓋從理即非拂百姓也道義之正民心之公八字要玩味道義之正即民心之公順道義之正即合民心之公矣如此則雖順民而不得謂之于譽雖獨斷而不得謂之拂民如盤庚遷殷所拂者安土重遷之俗而所不拂者審于利害之公心也使盤庚重拂世家大族之心而不遷則為違道于譽矣○譽即要有譽于天下之譽聲名洋溢所以使民寡過者故有可干之理若曰無虞之世易至于好名淺之乎其相聖矣按干犯也下文罔或干予

尚書要旨

卷之三

十一

正是也大道之行不令人事不令人禍故違道以干其譽聖人戒之易曰括囊無咎無譽豈可犯哉前三个罔字是戒其出乎已者後三个勿字是戒其接乎人者違道一句戒其以己徇人○千百姓者戒其以人從己說得極密○無怠無荒謂存于心見于事皆不忘乎所儆戒也○事約周禮大行人云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謂其父兄子繼及嗣王即位皆來朝○傳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周書曰四方無虞于一人以寧若有怠荒不足以來四夷彼不免有虞矣內寧必有外憂故必四夷來王乃謂無虞也○王氏曰罔失法度以下脩之身者也任賢勿貳以下脩之朝者也罔違道以下施之天下者也

高曰於帝念我 俾勿壞

念哉略住下推當念之意也德即克○德政與民即節之
政與民也德是心政是法惟善政則政法皆心也政在養民養
民之外無政也舊說謂水火金木四句是今日已如此即蓋所
謂無虞戒之用休二句是今日當如此即蓋所謂儆戒似太拘
拘焉之所隱皆當然之事欲帝因其已然而知所保防其未
而知所戒耳六府不可一日不脩一日不脩則壞矣故水土已
平而舜猶儲川禹猶盡力乎溝洫豈可謂一無事乎戒之用休
以下又是勞民初相之事非脩和皆是叙既往而禹之意只重
在戒之以下也○水火金木土穀惟脩以下正承政在民而

尚書要旨

卷之三

上

言養民之政有六府焉惟脩則有以爲養民之本有三事焉唯
和則有以盡養民之事合六府與三事是謂九功惟脩和而叙
焉則民享九叙惟樂生而歌焉斯爲養民之成矣然急心或生
則成功易壞故又欲其戒之用休蓋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
壞也俾勿壞然猶惟善政之在養民之責爲有終而克殫儆戒
之心焉克盡也○禹之心蓋不自以爲已脩已和故陳其道之
當然者始終本末具如此耳據下節六府三事先治萬世永賴
時乃功則脩和是已然事然在舜歸其功則可在禹陳其功則
不可也○此六府與洪範五行皆以質言而此又以其相克之
以言之所以必言其相克之次者五行以相克爲用也相制以

修其過者如洪水則濶之土溼則疏之穀信則均之之類相財

以補其不足者如亢旱則潤之土潰則築之之類○日記所引
周禮以澄之者最悉文多不載生養之本水火爲急鼓爲大故
居其始終焉正德則司徒敷教伯夷典禮后夔典樂士制百姓
于刑之中皆是也利用則垂作共工禹益稷德運有無化居之
事皆是也厚生則播時百穀與孟子所謂老者衣帛食肉黎民
不飢不寒三年耕餘一年之食之類皆是也民粟五氣以生實
五材以養而具五常以爲性聖人爲之脩六府以厚其生利其
用明五常之教以正其德而復其性洪範九疇蓋出于此夫德
不正而生厚利用利是備水火金木土穀之養以厚奉夷狄而

尚書要旨

卷之三

上

殖禽獸也故正德居三事之首焉○利用厚生不出于六府然
所以必另列爲三事者六府天地自然之利聖人因而脩之而
已三事則聖人所以盡裁成輔相之道以左右民者也觀發洎
陳其五行而憂倫使敦豈非六府不治而三事垂宜之明成乎
人非天不困生五穀以食之桑麻以衣之天者既遠然後有正
德之事焉有利用之事焉有厚生之事焉正德者教以人倫禁
民爲非也利用者工作什器商通貨財也厚生者衣帛食肉不
飢不寒也六府天也三事人也天人相須以成功化功化維一
而天人而爲各有分夫惟其各有也則六之與三安得而
不別知其相須以成也則六之與三安得而不合乎○大旨云

水火兩句養民之政。六府始于水。就其所用。以養而害。終于穀。就其所最切者。而言。洪範曰。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可見六府工夫。全在水上。水治則能克火。而火之政。修火治則能克金。而金之政。修金治則能克木。而木之政。修木治則能克土。而土之政。修土治則能植穀。而後養民之政。修矣。三事終于厚生。亦養民之實政也。猶之穀也。不正德則雖有穀。吾得而食。諸故以正德為先。亦為治本所用。功處極台德。先聲教。四荒皆是也。不利用則不特為害。而商亦無以足食。慈還有無化居。六是為所留。意度厚生。藝傳以制。節謹度言甚有理。蓋此時食一足。但為之節制。則土厚矣。五者皆有。蓋于民。而獨歸重于穀。三事皆有。關尚書要旨。卷之三。五

于民而獨歸重于厚生。養民之本旨也。和者當其理而不爭也。九者既修。既和。故不曰政。而曰功。叙者順其理也。由前水土等者。未必有以次序。意。歌。歌其德也。○戒之用休。與申命用休之意。同。夫樂業進德。人之美也。戒之用美。其美則人知所勸。否者所當戒也。董之而用成。其威則人知所戒。此皆有事。譬如考其德行。道義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三讓而罰。三罰而大加以明刑。耻諸嘉石。役諸司空之類。夫勸于是者。其美之宜也。今戒之用美。則固以儆惕為獎勵。不惟極其勤。而且先防其怠。為此人。不以蒙寵。而寵益。怠于是者。其威之宜也。今董之用威。則固以督責為懲戒。不惟儆其怠。而且重望其勤。故人不以

蒙寵。而自終。蔡傳以戒之二句。為傲勵。勸之句。為勸相。而俾勿壞。準承勸相。來蓋勸之一句。正承戒之二句。說來。蘇氏謂九歌若。或風之類。○正義云。九叙皆可歌。樂乃為善政之驗。所謂和樂興而訟聲作也。○九叙。惟歌。聖勸之以九歌。用歌字。相應。以其出乎人心者。感乎人心。則易入而不忘也。○呂氏曰。俾字宜詳味。消息盈虛。者。天理之常。輔相裁成者。君道之大。天下之理。或必有和。成必有壞。今九功既叙。盛也。聖人所以戒之。董之勸之。無非使之勿至于壞。俾之者。蓋聖人裁成輔相。以贊消息盈虛之理。使之盛而勿衰。盈而不壞也。聖人無旁之心。可見矣。帝曰。俞。地平天成。時乃功。尚書要旨。卷之三。五

六府二事。不易治也。地平天成。而後六府三事。信得。其治。此序以九功之叙。歸功于禹之治水。處也。萬世永賴。正應其德。勿壞之意。焉欲此功。係之無旁。帝言汝平成之功。萬世是賴。則相與保之。俾其勿壞。亦正有賴于汝也。禹責難于君。而帝求助于禹。聖世君臣之。心見矣。傳中推其功。以美之。推字是。指地乎。天成萬世永賴。犬其功。非一世之功也。然成壞相因。治忽在心。無以保之。則壞矣。禹不以平成自滿。而先為分壞之憂。保之之意。深矣。帝不以俾勿壞為已。能而歸美其永賴之績。其欲相與保之之意。又遠矣。哉。○俞者。言其保治之言也。重地乎。地平而後天成。謂之府。則天地之藏。其出無盡。謂之事。則君臣之業。其責當

得先治家其德和之。德永賴其功。德和之德。可見於
曰先治。勿壞之。案方遠。故曰。萬世。○陳氏曰。雖歷萬世之遠。不
能外天地以有生。不能外六府三事以爲治。是禹之功。與天地
相爲終始也。時乃功。意言非汝弗克。故以此。則欲俾勿壞。亦不
能無賴于汝也。來助之意。

尚書要旨三卷終

卷之三

十一

尚書要旨卷之四

虞書四

帝曰。格汝禹。

總朕師。

此命禹攝位也。謂與上節不相涉。不怠作勉。禹說與。勅字對看。
即字指民言。與下節民不依民懷相應。

禹曰。朕德庸克。

惟帝念功。

一節不依斷。道種德就明。刑上說。造字止。應不怠。意上命其總。
師。故此以民不依民懷。答之。皋陶所掌者。刑。所種者。德。播仁于
威之中。故曰種曰道。造字有。力。行。意。有。越。越。意。下。文。註。云。聖人
之本心。無所壅遏。而得行于帝法之外。此所謂道也。○蘇氏曰。
種德如農之種植。教人之種德。近。朝。種。而。暴。發。報。之。快。矣。皋陶

尚書要旨

卷之四

之種德也。此。種。德。之。源。厚。澤。養。之。豐。裕。其。光。道。不。已。即。流。成
如。而。露。之。昭。民。被。其。潤。澤。而。懷。也。也。禹。欲。帝。念。皋。陶。之。功。因。言
得人如皋陶之不可易。以爲使念之。國在此人舍之而復有何
念之人焉。名言固在此人。允出而後有可念之人焉。則未見斯
人之不可易也。今也念之。則有皋陶而已。舍之。則有皋陶而已。
名言則有皋陶而已。允出則有皋陶而已。是反覆思之。卒無有
易于皋陶者也。故又曰。惟帝念功。三念字一也。皆即帝而公德
及于民。便是坎。坎。謂上念念德。下念念功也。○當時禹地平天
成之功。萬世永賴。而禹乃成。推皋陶以爲已。所不及者。蓋禹皋
陶心一道。同孟子常言。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心法之傳。精微

之德舉陶之得諸躬者焉之所獨契也然推其道德而不考諸
功則無驗故言其過禮乎德哉培之深厚沛然如雨雲之降民
被其澤而懷之此其功衆之所共見也惟帝念功則見其不可
易矣而自以勤事之身不若皋陶通化之厚至誠推先而不自
知其德業之盛真聖人之心也過禮必有事寔據常人之見則
皋陶一刑官耳縱使是聰明盡忠愛人人當其罪而盡刑官之
一職耳過禮德于何處乎此殊不知張輝之之無完民且足以
稱賢而况皋陶以聖人爲之乎其聰明所加皆至誠所動其忠
愛所著皆道化所存民日遷善而不知誰之爲之者康誥言以
德用罰不用罰而用德在皋陶可知矣○好生者帝之德也見
尚書要旨

刑以弼之是其義利義殺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則
一人而天下之人儆然不敢肆于爲惡則其所以正其輔
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是則所謂弼教者也○有違教而後有明
刑刑之明欲其無違教而已教行而刑安用之○曰弼教則始
非常用之器而要以無刑可明始爲盡職故曰刑期于無刑○
林氏曰聖人制刑非期于刑殺人人凡以輔吾教之不及而已出
教則入刑出刑則入教使民趨教而刑爲無用此聖人之本心
也皋陶以此意而行之使天下知有契之教而不知有皋陶之
刑蓋百官以無曠爲能惟士不必然必使民皆不犯官若虛設始
爲能其官也○一說明刑弼教是職事期于予治是明刑弼教
尚書要旨

之心刑期于無刑是申言何以申言承上句從刑字上講其
心也蓋刑以弼教雖不免于用刑而刑期于治則非恃刑以
民終焉者矣不可以上期字淺者總是一般也按此說則當
于弼教累位而兩期字平說總是原其心亦通

皋陶曰帝德罔愆 茲用不犯于有司
齊以民協于中焉皋陶之功而皋首帝德無過見中德在帝心
簡與煩對寬與刻對二句混說其即愆之與司第及期八句則
死與活對而凶與德也○陛下二句相對易置一字不得居上
臨下其体自當簡統取焉衆其道自當寬簡者執至一之德以
運萬物守無之中以宰百職不但首其科條先其体要而已

寬者心同天地群生長育其中。量若江河。無類游泳于內。非但
執其細。寬其督責而已。○繼父為嗣。世則後亂。皆在嗣短而
世長。言于人之功罪。論定而無可起也。罪弗及嗣。而賞則延于
世焉。舜之心。在賞不在罰也。然其所以為罰者。又大過必宥。小
故必刑。則論心不論迹矣。其論未定而有可疑也。罪惟輕。功
則為重焉。舜之心。惟欲其有功而不欲其有罪也。然其所以罪
人者。又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為不辜與無辜異。無辜者。無是
罪也。有罪而罰。不當罪則曰不辜。罪不至死而殺之也。失出也。
罪非常事。故曰不經。○朱子曰。觀皋陶所言。帝德罔愆。以下一
節。便是聖人之心。涵育發生。真與天地同德。而物或自違于理

尚書要旨

卷之四

以于天誅。則夫輕重取舍之間。自有決然不易之理。其有過
非私恩。其刑故非私怒。罪輕而輕。非姑息。功疑而重。非過和。如
天地四時之運。寒暄蕭殺。常居其半。而涵養發生之心。未始不
流行乎其間。此所以好生之德。給予民心。而自不犯于有司。非
既極罪而後縱舍之也。夫既不能止民之惡。而又為輕刑以誘
之。使得以肆其凶暴于人。而無所忌。則不惟彼見暴者無以自
伸。而奸民之犯于有司者。且將日以益衆。上非聖人。臣直輔翼
使民。運善達罪之意也。○又曰。罪之疑者。從輕。功之疑者。從重。
所謂疑者。非法令之所能決。則罪從輕。而功從重。惟此一條。為
然耳。非謂凡罪皆可以從輕。而凡功皆可以從重也。○陸氏曰。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以
天討所不容。擇豈可失也。○程子曰。書稱象舜。不曰刑必當。罪
實必當功。而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美乎。後世刻核之論矣。○
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蓋設詞以刑。容好生之德。聖人固無殺
不辜之事。而無不經之事。此特言聖人之心。與其殺之而陷于
非辜。寧有不殺之而失于經。縱對殺不辜而言。則其心如此。而卒
亦未嘗有所輕縱也。○罰弗及嗣。二句對罪疑二句。一故亦莫
不顯然。自好其生。而惟中道之是協焉。夫天地以好生為心。故
宇宙之間。含生之類。莫不欣欣有生意。皆天地之心。決治于中
也。聖人之心。天地之心而已。失水浸透。曰洽。洋溢而不窮。漸涵
而不驟。皆洽也。天下之人。有愛慕而無畏懼。有威悅而無疑。或
故自不犯也。帝推陶之功。而曰罔于予。正見已之所致者。皆陶
也。陶歸帝之德。而曰不犯有司。見已之所致者。皆帝也。

尚書要旨

卷之四

帝曰。俾予從欲以治。惟乃之休。傳云。申言重美者。從欲以治。即期于予治也。四方風動。即民
嚮于中。也。惟乃之休。是重美之。而明刑罰教刑。漸無刑之意。
又在俾予之前。俾予者。正以此也。○皋陶之刑。所以弼教。故此
言其用功之效。能使民勸勉。既運善達罪矣。之教化。四達不
悖。如風鼓動。莫不靡然。弼教之功。于是為大矣。據常言。政刑能
使民速罪而已。四方風動。德禮之效。宜若非刑官所及。而今以

歸于皋陶者蓋契以封立教而皋陶以德用刑故其感化之功
相濟之美有如此而不知也成允成功其功固賢于人而又盛
之以不伐則愈見其功之大矣此我所以嘉之也今看朱畢章
還是蔡傳中說之是蓋澤水為災而使禹治之乃是機動之大
机括故始叙澤水一段已見其賢矣而又能克儉克勤克克
儉既賢矣而又能不矜不伐雖不矜不伐而其功能之實卒有
不可掩者故予以為盛大而嘉焉重疊稱贊欲其不可得而
辭也○林欽于爭功斷者來此處歷叙禹自洪水為患之時他
人難于泰績惟汝成允成功汝之賢既不可及而克勤于邦克
儉于家無一毫自滿假之心汝之賢于是又加人一等矣汝惟

尚書要旨

卷之四

不矜然天下既與汝爭能我言其能人無能為之先也汝惟不
伐然天下既與汝爭功我言其功人無能與之並也故予懋乃
之德嘉乃之丕績而欲以天下大任付之汝汝當終非此元后
之位豈但代予之俸動而已哉○水逆行謂之澤水常以以為
氣數之適然聖人以為人事之未盡故災自克時而曰微予以
身任之也○蔡傳釋成允成功而能踐其言試功而能
有其功二者似相混蓋有功處即是踐言處即是踐言處即是
處須首允信也方奏言之時予信汝之言今能踐其言則成信
矣設試功之際予賴汝之功今能竟其績則成功矣只治水一
事而義不同文呂覽載禹決江水民疑禹之殺已也聚瓦礫而

逝之故當時之事成信為難為難繼父治水當續用弗成之後故
成功為難先之賢舜曰詢事考言乃言虛可續舜之賢焉曰成
允成功其道一也惟汝賢處或欲以皋陶未相形不可從統一
相形便非虞廷口氣矣○克勤克儉時說皆指治水成功之後
言今從之則克勤處不可以八年于外來說孔子稱禹無間然
只說他勤儉兩事可見克勤克儉六是大無一坐得力處故特
特言之假是寬假之假非假借之假及虛假之假滿假謂志滿
而自寬假也聖人至誠常見所不足何由滿假言人為善惟日
不足何得而滿假再言惟汝賢所以庶見其賢也○矜有執持
之意伐有誇大之意故以矜言能以伐言功聖賢所為盡已而
已何矜伐之有○人綏立已即有物我之矜不矜不伐無我之何與
之有○陳氏經曰能若忘之矜功者爭之府無以不矜不伐之
心而起天下不爭之心○呂氏曰纘立已便有對不矜不伐無
已也無我則無對無對則無爭許白雲云凡物據以為己有則
人必將據之故有爭我不以為有而無所據則無迹之可尋人
何從而爭之乎故為之功能雖極大人竟莫能指而與之爭相
上七○予懋乃德不可專指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說若單出如
併時說總上章又深一步者言克勤克儉其德已賢于人而况
又處之以不矜則愈見其德之盛矣此所以不特人莫與爭而
我亦為盛大也下句微此○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

尚書要旨

卷之四

我亦為盛大也下句微此○曆數者帝王相繼之次第猶歲時

氣節之先後也。先之曰在齊齊之曰大焉亦以其功傳知者耳。非有他術也。言之以見其不可離。乃宋先生則謂層數極有說。常人須推測而知聖人至誠可以前知。森具見。深層數在。非德之也。終且陟天位。今日之攝位又何難焉。

人心惟危 允執厥中

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道也。中既附于形骸。而形骸中最重者。心心一而已矣。從形骸起念。則為人心。如口之于味。目之于色。耳之于聲。鼻之于臭。四肢之于安逸是也。欲境現前。凜然坑塹。一有染著。便成墮落。故曰惟危。不從形骸起念。則為道心。如乍見孺子將入于井。而有怵惕惻隱之心是也。這夢子擬議即

尚書要旨

卷之四

幸。趣向轉瞬。欲見而無形。欲指而無象。故曰惟微。二者據則不精。故當欲情萌動之時。常認為天性流行。而托之以自便。二者清則不一。故當天理用事之會。不免有欲情隱伏。而混之以行私。必須于幾微疑似間。審而擇之。使本念不容一毫夾雜。本念時時見前。欲念自然污染不上。如果日當空而懸。懸潛消。所謂精也。精則一而不二矣。一貫始終。精在中間。無念之前無起也。則一而已矣。無差之際無間也。則一而已矣。一者道心之守也。誣養吾一省察其間。吾一者耳。○大旨云。一字最難。體認動靜不合。非一也。攝散不合。非一也。種。境界凡有不合。非一也。蓋本來一念。譬若太虛。然豈有成壞。豈有增減。果日當空。而太虛

明也。題題呈形。而太虛不曾時也。心之本體。如是如此。欲勝始失其初耳。今既精瑩。任其應物。頭頭皆合。眼前不見。毫分毫釐。更有何物可操。眼前不見。有一毫差別。處更有。物可散。當動時。以吾之本虛者應之。故入動而不關。當靜時。吾之常虛者主之。故居靜而不寂。蓋動靜有境。而吾心常一。

拿得此定。順逆生死。一以貫之。即此便是執中之理。○日記云。天理人欲之際。常判然。而吾心之所費。常一千天理而不離于人欲。則人心不危。道心不微。人心不危。則人心之費。皆道心也。道心不微。則益得以為人心之主。如是則動靜云為。豈不信能執其中。而無所失乎。中而曰執。執而曰允。以見非精一之至。尚書要旨 卷之四

而有定力。則擬議之間。忽不自知其墮于過不及之端矣。○大旨云。不待牽合。而自無參差。故曰允。執人心三句。只是發明所以允。執厥中之由。舜之命禹。雖詳。而初不加允之一句也。入塵而不染。人譬大匠。或室不自斷也。故勿詢之謀。不可庸。○陳氏經曰。勿聽勿庸。所以守護此中。而勿失之也。○金仁山曰。謀謂已之謀也。人言無考于冥者。勿聽。已謀不詢于衆者。勿庸。

可愛非君 朕言不再

在。永。終。截。上。是。致。戒。勉。之。詞。下。是。申。攝。位。之。命。可。愛。可。畏。○言衆非元后二句。正詳其所。以可畏。可愛。者。欽哉。欽哉。上。越。下。之。詞。慎。乃。有。位。即。欽。哉。之。實。而。敬。修。可。願。分。慎。乃。有。位。之。實。也。欽

其情也。敬也。皆知其可畏而畏之也。敬備可願。此可愛之。居
能知民之可畏而兢。乎修其可願者。則可受矣。可願者何。民
受天地之中以生中也者。人心之所同然也。自我先得之。則民
之氣。莫好是。懿德而吾之所為。莫非可願矣。故曰。可愛非君可
願。非敬備不澤。敬修之事。精一于性。性之危微。習慎和。詔誥之
聽。用此其大要也。不修其可願而徒恃其可愛。使有一毫之不
善。生于心。害于政。而民受其弊焉。則可畏者至矣。故曰。四海困
窮。天祿永終。蓋且不職。則有罪。四海困窮。君不職也。天祿豈
可以素享哉。唯口出好與我一句。正見言之所係者重。如此以
攝位大事也。攝位之命大命也。今日之言。斷不易非。湯然而

尚書要旨

卷之四

言之者。豈可朝更而夕改也。故曰。朕言不辱。以杜其再辭之路
也。○正義曰。百姓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為命。君尊民畏之
。雖其不愛。故言愛也。民既君忽之。雖其不畏。故言畏也。衆非元
后。則無所奉戴。故可愛。后非衆無與守邦。故可畏。欽哉三句。相
推說下。重復敬備。其可願。蓋欽哉工夫。正在慎乃有位。處厥慎
位。王夫。正在敬修厥德。此三句。應可愛。非君說。四海困窮。二句
。應可畏。非民說。故蔡傳增民字。見四海之民困窮。而後君之祿
一絕。而不復續矣。出好又應可願。與我。又應永終。曰傾曰好。皆
愛字之意也。朕言通指三節。不再已盡。而無他說也。曰敬備其
可願。便有四海康寧。其祿永保之理。四句。因勞使有肆于民上。

而不能敬備之意。亦互見也。上文工夫。不獨欲其審之於心。又
欲其審之于人。不獨欲其審人之謀。又欲其審人之言。言語之
。昨解曰。言者帝之初進。神不存。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其尤有能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

其尤有能

此記禹攝位所行之大。事惟時字。見當時各迎有功而獨有苗
。其尤有能。化也。亦迷以虞。已言侮慢。以待。故言反道。以行政。言君
。其尤有能。不必錄之。正其罪而使之順。命率教便是一乃心力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即制和執戒。不能出此二語也。出至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即制和執戒。不能出此二語也。出至

尚書要旨

卷之四

上

三句苗民逆命

七句有苗格

此節最可想。成世氣象。舜之于苗。既放其君矣。又分其民矣。如
是而猶不幸。則命禹征之。非無名之師矣。禹之征。不在勦滅
其類。但欲使悔悟而服其心耳。故必有文告以先之。而此云逆
命。是逆其大告之命也。○若民曰。苗民障蔽之。深譬如春氣既
。而陰崖塞花。猶未盡。○日記曰。禹之征。不必直討其大
。本辭以臨之。起其悔悟耳。苗之逆命。不必盡兵。拒守也不從
。辭命未知悔悟耳。然非舜而德有未至。與黃帝之。三。是緊
。禹康放時。言之好善。曰。好。其原也。戎其也。曰。與戎稽其

此言在也
此言在也
此言在也
此言在也
此言在也
此言在也
此言在也
此言在也
此言在也
此言在也

為曰故卜功臣 惟汝惜

龜盤協從即鬼神其依也其字乃據其必然之詞非其已常卜之也如常卜之則焉豈不知卜不習吉之通而後欲其重卜乎○朱子曰齊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盤協從便是自家所見已決而卜亦不過如此故曰卜不習吉又曰其道將也言雖未卜而吾志已先定詢謀已足僉同鬼神必將依之龜盤必協從之所以謂卜不習吉者蓋習重也這個道理已足斯然見得如此必是言了便是不用卜若卜則是重矣○夏氏曰卜汝已言豈有更占他師重吉者此指曾卜言而勝蔡傳蔡傳亦以指曾卜言

南齊書

卷之四

十一

正月朔旦 若帝之初

受命與受終不同受終者終帝位之事而受之者一無所動受命者但受爵位之命終未必盡終其事也如征苗之命猶出于舜蒼梧之狩舜猶行之可見事有未竟終未竟者謂滿而益云然者古者聖賢行有不得皆反求諸己大率如此分四段以惟德二句為主下三層一步一步看蓋天道之可信不若人事之易見感乎明之易不若感乎幽之尤難故歷推而言個德字特下一個動字此亦因苗違命而反思所格之道屈其力不若以動其心而威以兵之難不若動以德之易也故言惟德則天且可動而況人乎德之感乎天之遠無弗

居而不同在此九夫之中者乎二句一氣說下言天之遠

可以動之而無弗居也末以威之有所屈有所不屈相形說○日記云天為至遠而德不動是德之所感無遠不屆以此處說尚德不尚威之意已完滿格三句四句言德之事也滿指謙益論其現時乃天道方看天上說謙益者陰陽之理滿則不能復進當其時惟有退耳故格指謙則足以有受當其時惟有進耳故受益日中則昃月盈則虧江海廢下氣流歸之滿指謙益不但日月陰陽凡人事一一皆然皆天道也定實論之苗民之罪已著但累有一毫是已非苗之意便是滿因其不服而反求諸己責躬自治便是謙既言其事復言其驗故舉齊事藉

南齊書

卷之四

十一

稷之事以明之諸泣而呼天呼父母其情至矣貪罪引恩非親之罪視之應也實見子職有難盡處故負之而不恥釋引之而不恥其供子職必有窮故曰極載憂之春條則時之容也至稷腹六先君而讓果受益矣夫以帝之事父豈有不立而不得于父六惟負罪引恩起收起孝之不己此一段分明說至誠無不感動帝初年亦是此心以替腹至尊而至難事者尚且感化但不可將替腹與苗比說故又進一步說至誠可以感神信乎德可動天而無違弗至矣知茲有苦而不服乎脫了替腹接上苗去則在句雖卑承至誠句而至誠句又所以完天之意則實通承上來矣雖是進一步說却是挽轉之意傳中推極二字為

其曰引帝事親事說至感中上却云推極耳其寔非力精一志也。方六師之臨也苗知罪之在已而不自訟聖德雖如天而不暇思也譬之操子繼而向禽鳥之居彼之驚飛而遠去固其情也。乃因苗贊而班師置苗之罪聖心若曰是吾德之奉也豈思所關史臣居其心而曰誦教文德誦教者女天之薄蕩有時而交作下物靡拂及而止雲罷而益見其清明聖人之至德也。其意謂弄之德已極不可復增耳聖人之心正不如此其自便常處其視道常無主故德已至而益德教已偏而益靡也。其意謂天生大聖其當統注慈慕之聯動心忍性然有所增益今日經此一番磨鍊儼然有負罪引覺之誠豈無增益之理文字對式字看千羽之舞是虞廷常儀而有苗之未通當其會史臣善形容有道氣象也舜之命禹非贖武也益之贊禹非玩冠也一版一地各自當其耳。守而數千載不復有此舉倚歟哉人能折破此閑不復有難處之橫逆矣。○新安陳氏曰以禹不自滿優不格伐如此而益有以滿損謙益為言益統業不已之誠猶其意也。一善非苗是已之心故以此開端而引帝之負罪獲之以定之欲其知益之益勉也益又凡三致意苗之

道之遠而德可動瞽瞍之頑而孝可格神明之幽而誠可感亦人耳豈有德之威誠之至而不可動者當不煩兵而自服也。○問帝乃誦教文德則有班師之說然後敷之也教文德之事何以見之龜山楊氏曰舜千羽是也古之時文武一道故千戈兵器也用之于戰陣則為武用之于舞綴則為教教文德者已不為武倫矣君臣之間要當一德一心古之聖賢相與以濟大業蓋無不然者觀舜命禹征苗已誓師往伐而益以一言贊禹遂班師奔以禹之班師便為之誦教文德而有苗格夫舜命禹征禹既行而益有言宜告之舜不告舜而告之禹承命于舜及其不遵行也宜先稟之舜乃擅反兵而不報舜于二人而責禹焉可也。乃詢其所為從而相之益之意豈不曰為獨而禹之志豈不曰舜猶已歟夫是之謂一德一心也今觀之則益之言可謂之阻撓執事而動之者為禹君命契然古之君臣各相休戚如此古人立功所以易而後世成事所以難也。○呂氏曰禹自會此理聞益之贊神領心受如會子之唯便班師而還其後如鶴畧無疑滯于羽舞階朝廷開暇自然而非故為如此而有苗自格此如春風流暢寒苦草木自皆發榮。○日記云千羽一句上與文德無交涉下與苗格無干堯史臣記此只是見帝廷雍容無事而有苗之格適當其時耳

天下國家之本在身。身則有以齊其家。故九族傳叙。能脩其身。齊其家。則有以勸賢而樂為善。輔政廉明。勵其謀之。所以無不明。窮之。所以無不措者。此也。此言雖約。然天下之平。不出此道而已矣。信叙九族。齊其家。必身也。庶明勵翼。勸其必身也。皆承佛身。說中庸以脩身尊賢親親。為九經之要。寔本之此。陳氏經曰。善之在人。猶在己也。故聞言而拜。不為屈。善之在己。猶在人也。故自言而先曰。都不為矜。允迪厥德。四字。諸書一篇之意。德者人之所得乎天。允迪工夫。故而已矣。一篇議論。只發明此四字。故末端之虛行。此篇德字。尤數見。下文所謂九德。三德。六德。有德。即此德字。形骸有人。已德本末。只是一箇。惟己能迪德。故能

前書要旨

卷之五

知德而官之。章之。下文皆與德。即德立典。五禮。正是德。中脩。佛天為本。原發字乃形容其本体也。迪德功用。則在實用。天下有德之人。而化天下之民。咸歸于德。實恭和衷是也。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即上禽受敷。施能官人事。而乃列于安民之中。明知人安民。非是二事。高曰。德惟善政。政在養民。而推及于厚。生正德。初之以九歌。俾勿嘆。與皋陶此篇意同。臣之誤。辨不通。勉君迪德而已。君能迪德。則臣之所言。皆其心之所。有其所相契。真有肝胆相照。出于言語文字之外者。故曰。讓明。躬讀禹曰。俞。然其迪德之言也。如何問其迪德之詳也。皋陶因言迪德之功。慎脩思。永惇九族。庶民。勵翼。通而可推之。遠者在茲。茲字。指

脩身。而博叙。勵翼。而怡。佛。和。中。事。在。茲。在。字。正。應。其。如。何。之。問。也。遠。字。與。永。字。相。應。思。永。者。思。此。可。遠。之。理。也。思。永。相。應。字。未。惟。慎。故。所。思。必。永。此。身。之。理。無。窮。思。永。者。非。思。和。和。如。外。也。欲。以。盡。身。之。理。也。人。君。之。身。無。一。日。不。為。九。族。所。視。故。賢。才。所。待。用。焉。邦。所。親。化。于。此。有。息。即。無。以。通。于。彼。故。曰。慎。厥。身。脩。以。思。永。之。道。而。因。言。九。族。之。信。叙。庶。明。之。勵。翼。自。家。國。之。近。可。推。之。天。下。之。遠。者。在。此。身。之。慎。脩。以。迪。德。耳。思。及。于。是。而。備。之。胡。可。以。不。慎。哉。夫。慎。脩。思。永。即。知。家。國。天。下。之。治。不。外。乎。此。身。故。一。迪。德。而。存。治。均。平。之。道。可。指。諸。掌。夫。人。之。智。有。所。至。有。所。不。至。智。之。所。不。至。說。雖。難。道。維。精。弗。能。聽。也。思。永。故。謹

前書要旨

卷之五

明。明。暗。失。有。利。無。位。必。皆。同。一。心。德。之。法。誤。安。得。不。明。明。要。得。不。謬。蓋。臣。之。誤。辨。正。以。誤。此。辨。此。而。已。向。非。君。之。迪。德。則。雖。盡。心。開。陳。盡。言。規。正。若。但。能。勉。強。從。之。于。外。必。非。此。心。真。見。其。必。然。而。樂。于。從。者。也。昌。言。盛。德。之。言。亦。有。昌。大。意。其。近。而。推。遠。言。約。而。理。大。故。曰。昌。言。
皋陶曰。都在知人。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
此都字與上都字不同。上是美辭之詞。此是美已之言。兩在字。和。點。點。意。未。須。繳。出。言。迪。德。之。義。非。可。以。一。端。盡。也。既。在。于。知。人。以。迪。智。之。德。又。在。于。安。民。以。迪。仁。之。德。也。蓋。不。知。人。則。智。之。德。具。于。身。者。未。迪。而。家。國。天。下。之。眾。無。與。共。其。理。矣。况。聖。其。民。

在哲也。安民非難難在惠也。哲與惠偏舉之非難能兼而又惠者之為難也。誠如是其哲而惠矣。則云云帝王之知人豈為一己之事區處天下之賢材各盡其用。論擇任事之度官各得其人功用如此豈不難哉。蓋亦有知好賢而不能官人者矣。是也。知人之未至也。用之違其材。置之非其所謂之不能官人可也。

晏陶曰。荀亦行有九德。天工人其代之。

此三節總言知人之事。首節言知人之哲。次節言能官人。三節則言人之不可不知也。○蘇氏曰。人之難知如此。然豈可畏其難而不求其說乎。蓋亦以九德論其人。則曰斯人也有某德。論其德則曰斯德也有某事。載米米名。歷言之也。○真氏曰。

而事要言。亦之五。

知人誠非易事。然亦不過以德求之而已。有德則為君子無德則為小人。此知人之要也。然德存于中必見于行事而後可見。故摠言德之見于行事。其凡有九。而九者之在人又不可泛言。有某德而已。又須詳求其行事之實。故摠言其人之有德必歷言其行某事某事。為可信驗。而後可不然則亦虛言而已。○蘇氏曰。始稱人孝。須言常見有某事某事。以知其孝。如稱人廉。須言常見有某事某事。以知其廉。此即載米米之意也。以德求之又以載米米定之。則人豈患于難知哉。寬而求以下。即九德之目。正言而反應者。所以明其德之不偏。皆成德之自然。非以彼而此之謂。斯厥有常。謂其德著于身。又有常而不變。即所謂載。

而事要言。亦之五。

米米也。言或言人無此乃言士也。亦行有九德。此總言。○陶氏言。德有九者之目也。亦言其人有德。此總言。見德御人物。○細細言人有某德也。舉陶以為此未可定。須求諸行事之詳。乃得其真耳。時諱將見于行與米米作一層。攬說大謬。○陸象山曰。果陶謂必先知其人之有是德。然後言曰某人有某事。蓋德則根乎其中心。達乎其氣。不可偽為。若事則有才智之小人。偽為之故。行有九德。必言其入有德。乃言曰載米米。然後人不可得而度也。按必如此說。不待本文語脉。○大意謂知人固難。然亦觀其行有九德可稽也。先行而後德者。欲因行以觀德也。又言亦先論其人果有德矣。然後乃論其行曰某事某事。為可驗也。

循而不拂也。成也。後又為是。九德。和。分。大小。而。不可。以。九德。為。德。後。又。為。材。成。事。即。在。官。但。上。言。成。事。者。九德。在。人。雖。未能。皆。備。而。在。國家。則。無。得。其。用。而。參。有。其。全。矣。下。言。在。官。者。大。材。小。材。皆。歸。器。使。無。遺。棄。于。下。耳。群。賢。在。朝。則。同。官。之。僚。皆。同。志。之。友。以。身。則。同。道。相。益。以。事。則。同。心。共。濟。此。所。以。師。之。惟。時。趨。事。自。不。容。已。也。教。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左。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唐。虞。皆。若。人。也。此。其。所。以。師。之。也。夫。六德。之。多。固。三德。之。所。少。三德。之。有。或。六德。之。所。無。彼。以。其。多。寡。有。無。相。師。而。交。益。焉。踐。履。相。觀。精。神。相。感。心。術。相。示。有。者。無。所。棄。于。無。而。無。者。不。以。忌。乎。有。多。者。不。以。病。乎。少。而。少。者。樂。以。資。于。多。無。不。切。以。反。觀。而。憂。其。所。不。至。非。聖。世。群。賢。合。聚。何。以。有。此。嗚。呼。盛。哉。百。僚。百。工。交。相。師。法。而。傾。時。趨。事。一。串。下。不。對。百。職。一。心。無。分。爾。我。成。世。之。氣。象。也。舊。說。謂。師。是。師。其。政。事。非。師。其。德。亦。通。五。辰。即。四。時。○。胡。旦。曰。五。行。在。地。為。物。在。天。為。時。順。其。時。而。撫。之。五。物。皆。成。其。材。而。為。人。用。矣。故。仲。春。新。陽。木。仲。夏。新。陰。木。所以。撫。木。辰。也。季。春。出。火。季。秋。納。火。所以。撫。火。辰。也。司。空。以。時。相。取。限。所以。撫。土。辰。也。秋。為。徒。枉。春。達。溝。渠。所以。撫。水。辰。也。又。春。盛。德。在。木。布。德。施。惠。所以。順。木。辰。夏。盛。德。在。火。勞。民。勸。農。所以。順。火。辰。秋。盛。德。在。金。冬。盛。德。在。水。禁。撻。諒。愷。謹。蓋。載。錄。積。聚。所以。順。金。水。之。辰。土。寄。旺。四。時。順。土。在。其。中。矣。師。

師。虞。撫。辰。寅。故。庶。績。其。凝。只。帝。撫。辰。說。○。上。大。言。亦。行。有。九。德。此。亦。言。其。人。也。有。德。乃。能。舉。三。德。六。德。為。言。者。三。六。蓋。以。多。寡。之。中。見。其。餘。八。九。者。多。之。五。六。德。則。千。多。之。內。舉。其。中。一。二。者。寡。之。至。三。德。則。千。寡。之。內。舉。其。中。一。間。四。五。六。言。可。以。意。會。故。下。文。總。之。曰。九。德。成。事。言。人。君。兼。收。並。蓄。財。士。自。一。德。以。上。無。不。得。以。自。見。者。矣。有。未。備。者。又。交。相。師。師。說。不。為。全。德。之。士。乎。我。○。無。教。逸。欲。節。制。多。主。平。者。謂。無。教。無。曠。是。兩。陳。其。所。當。戒。與。天。是。兩。陳。其。所。當。畏。無。教。逸。欲。二。句。對。無。曠。二。句。一。日。二。日。句。對。天。工。句。上。是。當。敬。以。率。下。以。端。用。人。之。本。下。是。當。明。以。取。人。之。盡。用。人。之。道。重。而。無。字。上。下。開。一。說。為。義。至。無。曠。不。必。用。過。文。大。意。人。君。固。當。知。所。取。人。而。用。之。矣。然。既。用。之。後。豈。可。教。之。逸。欲。而。不。兢。業。以。端。用。人。之。本。乎。何。也。一。日。二。日。有。為。與。焉。苟。不。兢。業。而。逸。欲。則。為。變。舉。矣。此。所。以。不。可。不。敬。也。人。君。固。當。知。所。用。然。而。致。敬。矣。然。方。用。之。際。豈。可。使。官。之。或。曠。而。不。盡。用。人。之。道。乎。何。也。人。君。代。天。理。物。而。庶。官。所。以。代。終。其。事。苟。官。之。或。曠。則。天。工。廢。矣。此。所。以。不。可。或。曠。也。如。此。則。無。教。一。展。于。知。人。不。切。按。小。註。陳。氏。曰。天。子。無。以。一。心。察。天。下。之。幾。不。能。以。一。身。兼。天。下。之。務。任。其。庶。官。不。可。使。曠。若。雖。兢。業。且。或。曠。廢。亦。危。亂。之。道。極。得。書。意。參。傳。動。字。與。逸。字。及。儉。字。與。欲。字。天。子。有。一。毫。逸。欲。則。其。下。化。之。猶。教。之。也。獨。言。有。邦。者。天。子。用。人。

至諸侯而極其大以包其小也。又居人之上則欲易其難。獨有邦又陳氏云。這是像起遊安之類。欲其易也。好之。新遠欲生。治功累矣。惟戒逸欲。而存兢業。則此心清明。則德事之幾微。無不洞燭。逸欲少肆。兢業少間。則此心昏惰。何以察微。取而圖之。○日記云。上行下效。謂之教。言天子不可放逸欲之門。使有邦教之當兢業。無時而不戒。謹恐悞。蓋天子總萬務之衆。一日二日之至。淺則有萬幾之多。幾者事之微也。治亂得。吉凶禍福之所由分。而未形。故非常人之所能豫見。及其著也。雖智者不能善其後。故不謂之萬事。而謂之萬幾。見其朕兆。所伏係于主之一心。常兢業。察乎未然。則難于其易。為大。尚書要旨。卷之五。主。干其細。猶恐不及。况可得而縱欲乎。又言無曠庶官。非無其人。之為曠。非其人之曠。曠也。蓋天工人其代之耳。而可曠乎。一官曠。一事闕矣。居源也。臣流也。故言用人而先嚴諸若身親。戒詞業。危詞戒則必謹危。則必慎幾。字蔡傳。獨就禍患言。上承上危戒之意。為幾。當戒心上說。不可就事上說。人君有四德之廣。臨危之衆。事之日閑。聽覽者雖有限。而幾之隨事而生者。實無窮。則耳目之所不及。心思之所不見。識慮之所不先。而為吉凶禍福之所隱伏者。寧無有焉。其多乎。曰萬幾者。言其事之萌也。雖在天下。而其主宰實在君心。故不可不兢業。聖人戒慎。恒先于事。故明常炳于堯先。而無不及事之悔也。一日二

日。稽言曰。言一日有此萬幾。二日亦有此萬幾。見無日。不和萬幾也。故蔡傳云。是可一日而縱欲乎。言一日而不及二日。意可想矣。見。字。與上。曰。宜。曰。嚴。曰。相。照。應。一日二日。未必有萬事。而有萬幾。一日二日而有幾之多。則信不可以一人理矣。庶官所與共圖為幾者。不可使曠。非無其人之曠。曠非其人之曠。曠也。天工即萬幾。君之萬幾。莫非天事。君不能獨治。而擇庶官以代理之。蓋將與之共戒逸欲。而兢業以圖終者也。此非人之所以不可用。而必擇九德之賢以官之也。錄。天叙有典。敬哉有土。此即言安民之事。上條正陳安民之誤。而下條則推原民之不可不安。以終其意也。○別記云。上言君之教化政事皆主于奉天下。言天之聰明。威皆主于民心。蓋自古論君道。則本于天。論天則主于民。漢世聖學失傳。古治不復。者只由此理不明。而已。博庸師道。命討居道。君以治之。師以教之。此四者。亘古今來。缺一不得。惟皋陶便明得這二箇大源頭。○首節雖居民德。而意當重君身上。安民當重教。此獨以正德言者。蓋民德不正。則將出于典禮之外。入于刑討之中。而不得安其生矣。故只言教政二事。且治民必先養。而後教。如言六府而後言三事。必重教而輕養。如言正德而後利用厚生。今既言教。則先有養可知。不言養。則以教為重。又可知矣。○袁先生云。安民于累世。以

厚生為念。安民于歲世。以正德為成。五典天之所叙。但惟民生。厚因物有選。而厚者不能不薄。初正之使。其五典無不備者。乃君之責。有五典。則其間親疏貴賤相接之休。便各有自然之節。文此乃天之所賦。而非人之所強為。但人不能不失其常。須有以使之不失。非常此亦君之責。故當同寅協恭。以和此衷。故曰。與之叙。而曰天者。君臣父子等之位。不容一毫人為。故作皆是自然。次序的故。曰天叙。然是與也。叙于天。而其責在君。是乃裁之五典也。故須初正我之五典。而五情之天。機便。是那天叙。裏面事凡五倫之中。尊卑貴賤。然不可亂者。不假安排。乃是天之所秩。自由也。用也。用裁之五禮。而使之有常也。正廣必有條。南齊書。卷之五。主。

教。故曰。教。用。處。必。有。法。式。故。曰。自。五。典。主。題。故。欲。其。厚。五。禮。主。如。故。欲。其。常。此。處。無。工。夫。全。在。實。恭。上。實。恭。而。心。切。實。是不敢怠。恭是不敢慢。此。句。以。君。為。主。而。臣。輔。之。臣。便是。知。人。中。得。來。有。九。德。之。人。也。同。寅。協。恭。以。和。民。之。衷。用。力。一。氣。說。下。系。即。如。禮。和。而。情。肅。不。曰。典。禮。而。曰。教。見。得。典。理。乃。民。秉。執。之。常。性。是。由。衷。之。物。不。從。外。來。者。不。曰。情。肅。而。曰。和。見。情。之。肅。之。正。是。使。之。端。然。盡。其。所。固。有。而。不。乖。也。樂。君。臣。而。言。有。一。人。之。不。敬。則。即。此。一。人。其。心。惡。已。不。在。典。禮。之。中。而。天。常。人。紀。已。有。乖。而。不。和。之。處。就。一。人。而。言。有。一。息。之。不。敬。則。即。此。一。息。其。精。神。已。出。于。情。肅。之。外。而。民。與。物。則。必。有。擇。而。不。正。之。時。故。必。君。

臣上下同。其實畏。勤其恭。敬誠一無間。誠會流通。而決可以。厥衷也。此衷者。為德。特此衷者。為罪。德曰天命。罪曰天討。人君不敢以一毫私意與之者。天寬命乎。有德者。君則休。天福善之意。有五服。而五等以顯之。天討乎。有罪者。君則休。天禍惡之意。有五刑。而五等以用之。章用。金。在。兩。箇。五。字。上。則。他。輕。重。不。和。意。這。便。是。人。君。之。政。策。須。與。所。用。九。德。之。臣。共。勉。之。而。不。怠。可。也。○陳氏大猷曰。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故。全。是。秉。者。為。德。是。不。失。天。之。所。賦。也。故。天。命。之。君。必。休。福。善。之。天。制。五。等。之。服。以。章。其。德。戾。是。秉。者。為。罪。是。失天之所賦也。故天討之。君必休禍。福之。天用五等之刑。以威其。南齊書。卷之五。主。

罪。爵。賞。刑。罰。乃。政。事。之。大。者。不。可。不。勉。則。當。否。則。陪。則。所。加。非。天。命。天。討。乃。一。人。之。私。重。言。勉。我。見。不。可。不。慎。之。至。也。○上。以。禍。福。之。權。聽。之。天。下。以。輕。重。之。等。付。之。公。論。而。我。無。與。焉。此。須。猛。著。精。彩。始。得。一。不。勉。則。我。之。愛。情。取。舍。出。而。用。事。矣。○呂氏曰。實恭。情肅。典。禮。之。根。源。也。君。臣。聚。精。會。神。與。天。無。間。則。所。情。所。肅。皆。天。之。典。禮。否。則。為。虛。文。矣。賞。罰。當。純。乎。天。此。心。當。慙。勉。不。已。一。有。怠。息。賞。罰。我。之。賞。罰。非。天。之。賞。罰。矣。夫。善。教。立。則。惠。行。于。教。之。中。而。民。皆。率。與。由。禮。以。安。于。教。矣。善。政。立。則。惠。行。于。政。之。中。而。民。皆。慕。德。速。罪。以。安。于。政。矣。民。其。有。不。懷。者。乎。政。教。出。于。天。而。成。于。君。君。固。當。勉。矣。况。天。人。一。理。又。可。不。盡。其。

貴耶○夫與種命神無非承天以安民則人之事固不外乎天矣而天之心亦豈外乎人乎知天民之合一而所以安民者蓋不容已矣莫聰明于天而非有視聽也民所共見而共聞者天之聰明也莫明畏于天而非有好惡也民所共與而共棄者天之明畏也○張子曰天無心心皆在人之心一人私見固不足盡至于衆心所同即是義理總之則便是天故曰夫曰帝皆民之情然也愚按如此則果何有上下之間乎故有土者當敬之敬無一日之敢怠悖典庸禮實恭刑于教化之寔而不敢拂乎民之性命使討罪懲勅預政事之施而不敢違乎民之公不以民視民而以天視民則安民之道豈容有不盡者哉聰明威

尚書要旨卷之六
皋陶曰朕言惠 贊贊襄哉
通節曰知人安民不必打轉曲德曰惠可庶行乃皋陶謙詞以望帝之行謂其言不悖可見諸施行云爾禹俞之曰乃言庶可績蓋行汝知人之言則師其教之績可致行汝安民之言則和衷政事之績可致績字對行字說皋陶謂可施行而已未敢計功也因禹許以可績故又曰予未有知非謂不可致功但不

尚書要旨卷之六 虞書六

通篇大要不出保治二字分三段看前三段彌災變盡文修化頑鏡定經制于此見格天之功中一段以聲樂之和成九功之和皆由齊德之無不覆載于此見配天之德後一段君臣勅天命而相與作歌以保治于此見畏天之心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師汝昌言

全節首尾以昌言對看亦字昌言字要玩味帝有味于皋陶之言昌言指皋陶也知人安民其理大其自遠切于身關於治乃昌言也汝亦昌言者曰皋陶而又頗有聞于禹以帝好善無窮之心也禹聞帝言歡美其心謂皋陶言已至哉復何所言乎欲使帝重皋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曰言于思曰汝汝者勉力不怠之謂能日汝矣則無待于言可也皋陶問汝者何如而禹所答皆往來不言今日汝之事而皋陶遽曰俞師汝昌言則已深領禹之心矣蓋禹述來治水本末先後之辭先皆來之效之利先本而後末也○天下之水必始於水故其始也乘雨而隨山以列木然既之壑壑猶故也來至連康解食禹決水滂木之時以山為道路相視高下即以高治水之經也利木標木以通道也並作禹治水必利木秦解食皆作禹為之至子印舜使禹掌火蓋烈山澤而禁之是也秦述也禹食

領事之心身蓋為述也。治水本末先後之詳，尤皆夜一之故。成功之難如此，其欲君臣上下相與勉力，不急以保其治外，窮者豈待其辭之畢哉？故皋陶以為昌言而欲師法之也。○子何言，謂知人安民其謀已盡，無俟於言也。此句包舉陶謨一篇，意又言子思曰：蓋難難易，成功難保而憂勤惕勵者，天理之所以常存，人心之所以不死也。故凡夙夜淬礪，各務盡其所當為，日慎一日，相與無怠而已。此句包盡一篇意。故一雖舍君臣保治之意，而未可露出，但照註勉勉以務事功處，講下吁者，言豈無謀之可陳，如何者言所謂改，者何在洪水以下，正詳所以致之之意。洪水三句，叙水患之因，而民飢餓，治水專為民也。子乘四載一段，分三節看。子乘至鮮食是戰功之始，子決至艱食是勦功之中，撫遷至作人是勦功之終。鮮食于水土未平之時，艱食於水平播種之初，粒食於水患悉平之後，是接三箇境界，懸遠句不蒙聲援之大，懋字就高勉之說，先九川而後說治者，除天下之害，免大而後小，如先播種而後種，遷者，遷天下之利，先布而後收也。○天下之水必始於山，故其始也，乘四載而隕山，以利水，然民之昏墊猶故也。及益進庶鮮食焉，洪水滔天之時，以山為道路，相視高下，目以高治水之經也。利木槎木以通道也，益佐禹治水，此利木秦鮮食皆益佐禹為之。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澤而焚之，燬秦進也，血食

曰鮮，食山海所獲饌，是火穀非必由食，今姑從傳什之。此節治水之始事也。○水必歸于海，故其始也，決九州以距海，而後隕秦，治以距川，則川曰決，或治曰隕，者治水而深之也。川不必隕，但通其淤塞而已，隕則不特奏而又播，蓋川決之後，土見則教民，種穀食曰穀，言得之難也。豈撥播水或滄距川之下，要見撥播高功所施之處，便行播種，非待水土盡平也。穀食高艱，故重其鮮食。○日記云：漢滄田間水道，旱則藉其容水，潦則飲其泄水，而以川為脉絡者也。旱阻而川水不入，潦溢而滄水不出，皆田之患也。川以海為都者也，不距于海，則又漫漶滄之分，犯陵陸之位者，失距海者，距海距川者，距川血脉流通，如一身焉。九川治而後，滄可濬，艱食可奏，此一節治水之始也。○懋勉其民，遷有于無，化其所居，積之貨，蓋水患既平，民得播種之利，而山林川澤之貨，又有無相通，以濟匱乏，然後蒸民乃教，而禹邦可興治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果實，米食曰粒，乃字重，言經過多少工夫，今乃得粒食，引養引恬，禮教可施，任土則壤，而治功以起也。如阿服建寅，撥文奮武，皆是禹邦相俟，固不指民，後言十二師五長，各迪有功，即作又也。作者，方典之，結見治功加興，而靜此和，靜此二句相連，不乎此一節治水之始事也。○禹功三節中，一節尤其大者，朱子謂一篇禹貢只此二句，三言民食，以民食為志也。○陳氏

大哉曰勤者萬事所由成不動焉。所由廢棄陶陶焉所以思
日救者如何。再但述其治水之功勞以答之。而不及其化蓋
以平生受用惟在政。勤而已。意在言外。○呂氏曰。禹不矜不
伐。今乃歷舉其成功。若矜伐何也。蓋艱難之念易忘。平成之功
難保。今雖平成。昔日之心不可忘也。所思曰。政。正在此。雖
不陳謨。乃陳謨之大者。○董氏曰。禹為司空。稷為田正。益為
虞。土田山澤。禹新其業。其所掌也。是三人者。均主水土治水之
後。所當偕行。隨時施宜。固利乘便。以救斯民于墊溺旁饑之中。
故所至之處。然山澤之餘。有可採捕以供食者。益勤其利。有可
播種漁取以得食者。稷授其方。既而有無相通。實食足裕也。

不足終乃有餘焉。不怠益稷相統于艱苦之中。而述其功如此。
○蔡元度曰。水平之治。天下知禹之功而已。禹以益稷與有力
焉。故曰。益稷。聖稷作書者。因以益稷名篇。良有深意。當時下民
瘠墊。故須治水。而奏種之功。全在益稷。見衆數聖人而後其功
始就。非一人之力。所以為難。所以見他當保。○俞者。然其成
功之難。而當保之也。師者。謂汝之言。有微。或存。或乃。成大之言
也。君臣上下。誠當師汝之言。而勉力以保治也。不是法他進言
○大意云。帝適求昌言于汝。以爲予何言矣。乃今詳述。數
治之。艱深。保治之意。昌言。孰有大于此者。人君以此存心。而
所以為後墮之慮者。蓋淺人臣以此存心。而所以為保泰之謀。

若蓋至道不可為師法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

天其申命用休

上文禹陳政之意。欲君臣之交勉也。至是將歸重于帝。而歎
美以費之。曰。天下不畏多難。而畏無難。今日之事。其在帝乎。人
之常情。處無事。則止心。生止則怠。而不復進。此亂之所由起。處
多事。則戒心生。戒則懼。而益加備。此治之所由起。帝之在位。而
降水。微予。始當多事矣。今之乃粒。而禹邦作人。其可遽謂之無
事乎。當知復至。專而制六合。在此位者。將有以爲氣化人事之
主。則不可一日而以忽心居之。守成業而致威治。在此位者
誠有以開治亂興衰之運也。則不可一事而以易心處之。內慎

于。心。則當防未萌之微。外慎于事。則常謹未然之防。蓋動乃有
事。臣之政也。慎乃在位。帝之政也。臣固不忘其思。而帝亦
不忘其所慎矣乎。禹之言如此。而帝之心固同于禹也。遂應之
曰。俞。益。汝。昌言。帝初之望焉者。切矣。今也一言雖約。而適有
以契其衷。師汝昌言。舉陶固。無禹之言矣。今也禹復更端。而帝
即領其意。吁。有虞君臣之際。其亦可想也。夫。○安汝止。而下
謹在位之義也。安汝止。二句。俗以存心處事。分說大謬。○中云
心雖存乎中。而實當攝乎天下之事。雖散于萬。而實統會于
心。故必安其所止。使順通于天。理而不陷于人。欲則有以爲事
之權紐矣。然事不合理。猶未勉。而心累。故事之方動。而未成者。

謂之幾。有善惡也。則從而審之。擴充過。絕于理。必之端。使
發者得其止也。事之已為而成者。謂之康。以有善惡也。從而
省之。持循固守乎理義之止。使所安者得其止也。惟幾則不輕
動。惟康則不苟成。而安止之達得矣。惟幾惟康。伊和未動之先
審之。省之。而欲其如此也。二惟字動靜。○安止止是欲動靜
○大知惟幾。幾動念之初。口言其事之幾。惟康是處得其當。故
曰省其事之安。玩傳可。可以動靜對看。又不可以幾康作
安止工夫說。省其事之安。乃曾子三省之省。是當下便省。非事
過而後省也。○大旨云。人有動而不變之心。隨事隨物而常定
者。所謂止也。安字對人心。惟危二字。說絕是道心運用。不論動
靜。安其所以止而不遷。夫人心無事。靜則靜。動則動。已靜而
○一事。譬之明鏡。照物時。固照。不照物時。亦照。即閑之臣。中渠
亦自有照處。故陽明論心。謂動靜必有事焉。惟幾所以審其事
之幾。惟康所以省其事之安。止是安。必止。○大知即加康幾者。動
之幾。康者。安。賊後當處。二惟字。有方謂思而省之也。○事理之
在人心。有動有靜。則未形也。動則已形也。惟動而未形。在于
有無之間。若是之謂幾。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廣與存亡。只于此
看破。便幹了。便自物。有定止。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幾
動不然而後有討安穩處。康是事理之至。當人心之應。惟康也。
○止以理言。安以心言。若何而能安。白無欲則靜。虛動真。○真

西山曰。人之一心。靜而後能動。動而後能應。應者。其擾。○幾。○將
為動役之不暇。又何以寧。為物乎。先儒謂心者。人之北辰。惟
居其所。故能為二十八宿之綱維。心惟安。所止。故能為萬事之
樞紐。○金仁山曰。止者。靜也。謂未動之時。安猶保養也。幾。事端
之微也。康。安靜而無為也。大抵居心。當靜止。無為之時。必安靜
以存養之。惟是察其幾微之端。亦惟當守其康靜。無為之規。其
為之。則動者。亦于此時。當致其忠直之益。必于是而後。可以善
其動。而惟乎人心之同然。○新安陳氏曰。安。止靜也。幾。者
動之微。動者。幾之著。靜而知幾。以圖康。又得直。臣輔弼之則下
應人心。上當天心矣。○其獨直。謂心有所非。幾則格其非事。有
○南書要旨。卷之六。六

朱當則正。康。事。上。重。和。和。上。奉。陶陳。讓。謂。允。迪。厥。德。讓。明。躬。
諸。今。欲。輔。弼。之。臣。皆。直。必。若。君。道。以。致。之。細。玩。帝。光。天。下。一
○則。此。意。了。然。矣。○動。者。有。所。作。為。也。下。文。政。教。禮。樂。之。類。皆
是。不。應。復。志。一。直。說。復。志。是。甚。言。不。應。意。不。應。者。始。卜。為。之。要
如。得。鼓。之。答。復。志。者。如。吾。志。在。于。厚。民。生。而。民。之。樂。生。與。樂。不
待。勞。未。勸。和。之。已。加。吾。志。在。于。正。民。德。而。民。之。遷。善。敏。德。不。待
條。教。章。程。之。已。布。動。字。與。止。字。相。應。西。山。所。謂。靜。而。後。能。動。止
而。後。能。應。者。也。安。止。止。而。後。動。動。而。後。靜。也。○幾。正。是。動。之。端。惟
幾。惟。康。則。動。康。不。差。即。之。吾。心。而。安。夫。故。民。莫。不。不。應。復。志。吾
心。穩。惟。康。即。天。下。同。然。之。心。故。一。念。之。動。天。下。大。應。之。民。心。無

齊宣王之時正有事者故詳言其意而付其明聽之責于為也
章服之象想上古有之而未備故齊來取其意定其制于水
其：繡于裳不然則何待詳言之耶五言蓋即九叙之歌而莊
樂之所以作也于時正將以播之樂而治忽于是乎察焉故司
以命焉夫九功惟叙九叙惟歌者極治之所成大和之所生也
而又何治忽之察也此不知治忽無常成壞相倚一念之忽一
事之不終而忽之端即由是兆矣非聖人孰能察之于微而謹
之哉也○陳氏大猷曰君臣猶一身也君猶心臣猶體臣
作朕朕耳目君以臣為體也故翼為明聰以運予之所欲臣
以君為心也○政教禮樂從懷乃在臣中推此和翼為明聰從
以君為心也

子達汝弼 欽四隣

作朕朕耳目者臣也主朕朕耳目之用者君也君之主宰有達
則臣當弼正之且盡其宜則君免乎達一體之義固如是也若
達小嫌而難相達拂姑面從而退有諫言則不直矣不直非臣
之所為降也故戒之而曰當敬爾朕朕耳目四隣之職也○王
氏曰拂我而相之謂之弼故弼字或作拂○呂氏曰子達汝弼
不獨今為高朕朕耳目至此聲連一身之責盡付之焉極點○
大旨云上舉一身朕朕耳目之事付之為矣至是又舉心之達
道者而達焉弼之也道字最大即上安止義康等所以主張乎

朕朕耳目者一念地即達道矣故欲其弼汝無面從二句正欲
其直也面使背毀大說得粗了只言不可面前難于自盡遂從
我而退後更有議論謂懷君懷而不盡也齊非有違之主為非
面從之臣而必致其戒焉此所以為聖也四隣察無明訓舊疏
主左右前後似于弼直字切蓋周禮五家為隣除親家則前後
左右四家而已○呂氏曰齊非有懷而畏人之後言亦非容受
未致而致人之後言也為之于君又豈有不盡之言哉聖人必
察無已惟恐過之不聞言之不盡故其求之之切如此○丘
山謂後世主事受人之而說而不恤人之背言

庶頑說 否則威之

上文既以弼直之義深責之焉此又欲為推廣此弼直之義
正諸臣謂諸臣有不忠不直為頑與說說不在此弼直之義者
當有以處之○夫大臣者群臣之表也汝盡弼直之義則群臣
皆宜知所感慕與起而無不在時矣其庶頑說之人而面從
後言不在忠直者焉則將何以待之哉蓋小人與君子襟度而
無以別白之則彼不知自愧而吾且蒙其欺于是設候以明之
便其中否煩異而邪正判然不惟吾得以明其為頑說而彼懷
慙之心亦可以油然而興矣然猶未也撻以記之于一時書以
識之于永久○錄其過惡于冊使之惕然警懼以為知改則過
惡之名可除不知改則過惡之名不泯矣此豈待之苛哉蓋所

以激其愧耻之心而堅其羞惡之志歸于忠直之域而漢其生
理之常俾獲與濟臣工並生于天地之間而不為盛世之棄
人也○人之生也直教頑諂之志直正欲與之並生耳○日記
云明之者賦以觀德其有無不可掩也射義曰射者進退周旋
必中禮時志正外体直然後持方矢富固持工矢富固然後可
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又曰古者天子之制諸侯歲貢士于
天子天子試之于射官其容体比于禮其節奏比于樂而中多
者得與于祭捷即朴作教刑○呂氏曰捷記書識非徒然也存
其過所以存其耻存而善心生矣書謂記其辜狀使識而不
忘也聖人不忍以頑諂說而遂棄之故此三者之教以與其
心○其改過遷善使不立陷于邪惡而不可救濟蓋生于天
地之間也又云候以明之量射以觀德于是使賢不肖無所遁
其寔而生其耻心耳蔡傳謂欲明其果頑諂說與否非也廣
頑諂說若不在時帝先已洞曉之矣豈待射候而始明其果否
耶夫既有以起其過善之心則其改于心而納于上者必有言
也又使與樂之官時而聽之按言之出納有二有詩歌之說出
納五言是也有敷奏之言龍之所與是也工以納言時而聽之
舊說多有指為樂教者蓋以納言為五言而聽之為開發其言
心候明捷記之嚴而樂即雍容溫養于後無非教也蔡傳謂此
即龍之所與而命為總之則所謂聽者非必播之于樂而聽之

之意不過欲觀其能格與否無誣養激勵之意矣朱子常言此
須是常時有此制度今不能知按古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于
列士獻詩瞽賦誥云賦公卿士所獻詩也瞽誦誥云誦箴諫之
語也則所謂工以納言時而聽之者當時自有此事矣羣說說
徐行震鸞朕師惟言之變亂黑白足以惑衆欺聖人聖之故欲
觀其格與否者在聽其所納之言也○申云考之以言則藏伏
于中心者可以驗其寃時而聽之則勉強于一時者不能信其
欺○日記云付其言于龍使不得行其說以害政付其人于廟
使有以革說而為忠格者格其非心也變其說頑之性使與忠
直一般故進之用之否則威之詞全要見聖人不待已之心曲
盡其教之道而猶不化只得用刑以威之不敢廢書捷記書
識之教而必進之于並生之域也
為曰禽獸帝先天之下 日奏國功
禹不盡然帝之言而又廣帝之意蓋君道在于脩德進賢澤其
道則頑諂不足慮失其道則豈特頑諂為可慮矣蔡之意在此
○大意謂帝欲臣之忠直而教其不忠不直者誠我是言矣然
我向所謂獨立者為本乃在于君躬也○以今日之治化為已過
而不加儆賢者之所以不來以在位者臣僚為可賴而不旁求
頑諂之所以可慮誠使帝德之光極于天下而至下海隅蒼生
為則天下無不見德之人矣故為邦黎民之賢者思為帝臣而

受臣降御直之寄當是時也惟恭舉而用之耳言不忠無人用也既舉而用于是數納以言明庶以功草服以庸此御臣之常道所以使賢不肖無所遁其寔而咸否乎奪與天下共之者也如是而人人知所感化誰敢不歸之德而精白一心以副上德意哉則道德之教豈不嚴于捷記之威而賢哲之黨豈不堅于書過之罪也然帝不如是則在位之臣且數同日奏于無功矣豈特頑饒為可慮也獨直在于君身信矣○帝先天之下二句開：說非執奔也一氣說下至于海隅蒼生正極言先天之下非一步至天之下已也○得獨獨蒼生正極言先天之下○見絕遠幽渺之所皆德輝所旁燭耳○時說都以忠直實然蔡傳直字猶是本文所有君忠字不過對頑饒而反言之非有的確何可憑也○萬邦黎獻言不特在位之臣也小人聞不肖主在上則樂行其志君子聞聖主在上則樂行其道夫賢者之于亂世其藏身惟恐不固雖欲用之不可得也夫既共惟帝臣則惟帝所舉耳數納以下正舉用之道也○納內也凡物拒之則在外納之則在內戒之虛足以容之而言之是非無不在俞受中故曰納明即候以明之明廣謂庶人以人言○王龜齡曰諸侯以黜陟為重故言試蔡獻以多德為威故言庶○誰敢二句承按承上明德致賢而善用之說來雖字近指迤邐低用之人說讀者真知已之不足人之有悅慕之意新巧矜高之

亦足誠服人之善而推過之也故唐虞者皆德舉賢帝之心也深功嚴賞帝之待賢之典也有職者勤于職無職者勤于德以米不負乎上而答其陶成之意也誰敢字要緊謂帝之待人如此則人之感化而自不容已使有不然則是自棄于陶鑄也而漸致我

無若舟未做 象刑惟明

此為勉舜備德以化頑而舜曰言當直化頑之道也聖人與惡人人心相慈其机原不甚相遠一念虛便是舜一念滿便是舟知故以無若舟未成舜非洞明聖人之成者不能也○別記云欲帝成舟未若舟未若賢則宜世也之天下者也惟不克負荷而竟以天下與舜是舜今日之所居即舟未之所失而不可以不成舟未之患多矣而其長惡之源曰微而已由微則惕遊是奸微虛是作聖任分于一念若帝以今之治化微已足而不加備無亦自滿而亂之萌乎尚分明戒舜而又曰予創若昧詞氣甚婉自戒以勉舜也要于至五長作三段看度土功是陶鑄之急陶成二句是疆理之周州十有二師三句是疆理之制皆創若時之寔也○思曰微已足之意別記云創若時只管到治水下面兩事重在各迪有功上乃所以為苗頑不即工起也○度土功是蒸民乃粒以前事明服建寅是萬邦作乂中事但前篇做成之意此叙勤勞之寔微有不同耳惟荒度旬繁承要

生予不暇顧而書懷懷字不見言不敢如此而惟務如此也
以水浸酒須是大暑心時見得九州四海之知皆在印龍然後
有施功次第故謂之荒度即隨山刊木決九川溝瀆諸事水
土既平又因地域之遠近以頒成五服之制此二句為貢甸服
立節即此事也主之者帝而分畫之者禹故曰頒成綏服而內
皆旬侯綏服而外皆要荒就一服而言則五百里而止合五服
而言則五千里而止也故曰至于五千至于二字要玩聖人制
此服數豈為難異其分畫所及皆德教所施法制禁令之所行
也至于五千言至此數也以地域言故曰疆理以官制言故曰
經州十有二師三句要詳內略外意九州之內分屬群后
南書要旨 卷之六 十一

刑說者此也禹之意欲齊其教其教之為禹
舜以禹之功叙既已如此而猶有頑不即工如苗民者則是德
教之所不能勝而有待于威之而始要文告之所不能濟而必
使于德之而後服利用刑人斯其時也皋陶方極厥教方施
刑惟明矣二句和和乃為典和史之密謂適而如此和即
也叙者順理不乖之謂皋陶方極厥教可見皋陶之刑即所以
為德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所以致四方之風動者端在于是
豈得而廢之乎別記云古之刑官重夏刑之在刑治故使皋
陶維禹以有事焉不知當時皋陶之時何如觀曰惟明則是分
別其人之逆順愚之大小情之輕重咸當其罪蓋不即工者非
南書要旨 卷之六 十二

則如天之垂象惟欲人之識法而已矣不必于用也曰惟明則
重允當自然有以畏服乎人所謂禮而風動者也可見禮
之威之無非並生之心而化頑服遠之道誠今所甚急者矣
若謂舜欲用刑而不然之而欲其情德齊乃又言用刑則為焉
不識禮德並生之旨而舜為冥頑悞諫之君矣有是理哉

夔曰夔擊鳴球 百獸率舞庶尹克諧

此與上文不相蒙變為樂官而樂之即樂之即樂之即樂之
如欲意以師重于帝之德也上節是簡樂聲樂之全而著感通
之妙下是極言聲樂之和而著感通之妙也二節非一時語乃
史臣載之以結禮樂之終蓋功成樂作帝者致治之盛也通節

南齊書

卷之六

禮

即重和和之也此不重而後樂之始上蕭韶之樂一也自其作
于堂上者言之焉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歌之聲則上之樂
無不和而在下者于此維管矣斯時也祖考且格虞賓且饗
其他乎自其作于堂下者言之奏之以管鼓笙簧合止之以祝
教以間堂上咏歌之聲則下之樂無不和而在上者由此再始
矣斯時也鳥獸且騶况其他乎然此特咏間之一成也及其
再始以著述而始終維理之詳復亂以飾禮而間合盡曲成
之妙則蕭韶九成而和之至矣故雖鳳皇亦來儀焉又豈止于
神人格鳥獸則而已哉視此則教胥子而養成中和之德者可
知禮納言而興起忠且之心者又可知矣信乎詔之盡美而又

重善也○堂上之樂以歌為主堂下之樂以管為主其相合
以成其奏后絲以合咏歌之時則堂下之樂不作及其奏乾
竹管樂之時則堂上之樂亦止所謂以間也謂之以間者間
歌聲而述奏也堂上以人聲為主后絲之聲輕清故取之以人
聲相比相此者吟珠琴瑟之音按歌調合而若一也漢人獨尚
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偏聞之○樂記曰清廟之瑟朱
絃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書太傳曰周公升歌清廟
前在廟中常見文王若傲然如復見文王焉嗚呼知此則知虞
之以咏之時所以群后德讓者矣神之格思不可度思何以知
祖考之來格古人七日戒三日齋必見所祭者是未可以後世

南齊書

卷之六

禮

輕忽之心度之也虞夏二句事說在位者在助祭之位德讓是
一時和散之至視諸侯之德皆為勝已而有攝謙不足之意蓋
其微心釋矣古文簡有用下字別管鼓琴為堂下之樂則鳴球
為堂上之樂可知蓋鼓乃二物蔡傳止言鼓者以鼓不必釋
也止祝教是擊祝以合之而堂上之樂作樂上之樂既歇而
堂下之樂徐作及其終則操致以止之此合止是每一奏之合
止至今猶然若金聲玉振則是特鍾特磬金樂首尾用之中間
不用中間奏者備鍾備磬一詠一聞是蕭韶之一成也至九成
而鳳凰來儀非徒格神人和鳥獸而已○升歌之時降神之始
必言祖考來格非但以祖考尊神故言于堂上也虞賓與群后

狂其本是堂下之人何為不言于堂下而言之于此亦是承歌之波上下庸雅如或事之虞賓拜后對越相讓蓋亦記其實耳鳥獸之感須在人後略可見元自在廷亦非以其微物故下之也至于鳳凰非常須是樂成之後正可偶一暫至初非開樂即和故須擊于九成之下亦非以尊異靈瑞故別之也○樂有四節曰升歌曰笙入曰開歌曰合樂每節三終通為十二而升歌笙入共為三成故謂九成詳見許氏讀書集說今日記載之此不難引○擊石與上或以宗廟朝廷分看以上有祖考乎下有庶引乎也亦大泥矣於嘆笑辭獨舉石聲見難和者既和則八音之無不克諧可知也石之所以難合者重角聲不高不下

南齊書

卷之六

樂

至于功成作樂極矣然危亂之幾常兆于治安之極聖人安不危危上下交相儆戒故又既成禮樂漢記歌詩樂詩亦樂之本也蕭結九成章之治已極于至威惟時惟義舜之心方慮其至微治功雖已極聖心本無旁也

帝庸作歌曰勅天之命 往欽哉

通節重倡上陳氏曰歌者樂聲之發也當和樂之時不忌戒謹之意惟虞舜能之故世歌功頌美者安識此意○勅天處惟時惟義正勅天之實用力處無一時一幾而不戒然便有柳臣分理意用傳中意今雖治定功成禮備樂和然頃刻謹畏之不容則怠荒之所自起故當無時而不戒勅蓋幾凡此之不察則禍患之所自生故當無時而不戒勅無時而不戒勑者日鑒在茲不顯六臨無射亦保也無事而不戒勑者察微知著圖難于易而大于細也天命所謂聰明盛也治亂安危相為倚伏此平言其無常而不可不勑戒之意非指治亂為天命也○時以天言義以人事無時而不戒勑者密謹未然之防無事而不戒勑者當防未萌之微○五璽山曰無一時而不勑以無一事而非天命之所存也無一事而不勑以無一事而非天命之所存也然謂之事可也而謂之幾者何哉先儒謂幾道事之微也方其事之始萌欲動未動之際當是之時善惡之形未分也而豫察其幾危是非之情未著已而豫審其幾微不待其滋長顯露

南齊書

卷之六

樂

而後圖之也。古之帝王所以戒勅天命如此其至。所以拘縶不
興而求保天命也歟。○陳氏曰：保治在勅天。勅天之要在時。時
人求天于天。聖人求天于已。人事之盡即天也。不可失其時。不
可忽其微。常存微勅天命。可保矣。乃歌之意。謂吾欲勅天以謹
時。先必賴股肱之助。寧望于臣也。○人之形視。呼吸皆在
元首。作而行之。則有股肱。故君謂之元首。臣謂之股肱。蓋對情
字者。股肱不喜。則元首不起。輔佐不力。雖賢主不能獨運。以成
功。歌之所謂喜。○于。非。謂。喜。也。○所謂喜。○而。乘。時。圖。義。也。註
言人君之治。為之興起。○其。所謂。喜。則。乘。時。圖。義。之。交。也。喜者
明作以亮天工。而赴時之不辦。奮勇以熙帝載。而圖幾之不遠。
明。作。以。亮。天。工。而。赴。時。之。不。辦。奮。勇。以。熙。帝。載。而。圖。幾。之。不。遠。

起者。左右有人。則順時為治之。慈蓋。蓋。輔。相。有。賴。則。統。理。為。幾
之道。益私。相道得而君道立也。然者。隨時而叙治具。以之舉張
圖義。而成治道。以之四達。有治人。斯有治法也。○陳氏大猷曰
喜起。熙帝。欲振起元廣也。果陶則曰。舜振奮增廣之意。而欲其
加謹。慎。察。之。功。念。我。斷。下。二。欽。我。正。見。其。當。念。也。上。欽。字。見
其不可輕于有為。下欽。我。見其不可玩。夫已為也。于是。慶。成。其
歌。謂。君。臣。惟。當。明。良。而。已。不。必。過。于。喜。起。庶。事。惟。欲。康。安。而。已。
不。必。過。于。熙。廣。乃。所。以。擬。太。和。也。君。有。賴。于。臣。故。先。股。肱。臣。有
望。于。君。故。先。元。首。果。陶。意。猶。未。已。謂。明。非。聰。察。之。節。聰。察。則。流
于。蒙。昧。良。非。軟。熟。之。謂。軟。熟。則。流。于。惰。偷。呂。叢。勝。則。臣。情。偷。葛

事。聖。懷。矣。前。言。庶。事。此。言。萬。事。蓋。萬。事。之。當。事。也。不。過。而。盡
可。激。亦。不。怠。而。失。于。廣。其。可。以。擬。太。和。而。保。天。命。矣。往。欽。我。欲
君。臣。自。此。以。往。無。不。敬。也。○果。陶。以。人。君。不。必。下。侵。臣。職。以。求
事。功。但。委。任。而。責。成。功。耳。然。率。群。臣。以。興。事。功。謂。分。職。受。任。各
使。自。效。如。皆。命。二。十。二。人。是。也。慎。乃。寬。是。事。作。中。事。不。可。與。事
作。興。事。平。者。興。事。即。謂。喜。也。果。陶。謂。此。在。人。君。率。作。之。耳。樂
于。興。事。者。易。至。于。終。更。故。欲。其。謹。守。成。法。數。考。其。成。則。三。載。考
績。三。考。黜。陟。是。也。屢。年。要。見。以。時。舉。行。之。意。帝。之。意。在。于。責。臣
亦。久。所。以。御。臣。之。道。故。曰。績。帝。取。以。成。其。義。廢。者。依。帝。之。歌。而
續。之。也。載。成。也。帝。以。為。在。于。股。肱。之。喜。陶。以。為。在。于。元。首。之。明

是。成。其。義。也。夫。能。率。作。省。成。而。不。敢。忽。則。可。謂。之。明。君。君。明。則
臣。不。敢。欺。而。思。盡。其。職。庶。事。自。各。就。終。矣。苟。為。不。然。而。欲。下。侵
臣。職。則。元。首。蒙。辱。而。股。肱。懈。怠。天。下。之。事。豈。二。人。所。能。辦。哉。萬。事
之。隨。固。其。宜。矣。○范。淳。大。曰。君。以。知。人。為。明。臣。以。職。任。為。良。君
知。人。則。賢。者。得。行。其。所。學。臣。任。職。則。不。肖。者。不。得。苟。容。于。朝。此
庶。事。所。以。康。也。若。夫。君。行。臣。職。則。業。勝。矣。臣。不。任。君。之。責。則。情
矣。此。萬。事。所。以。隨。矣。當。是。之。時。為。平。水。土。稷。播。五。穀。土。穀。之。事
舜。不。親。也。契。敷。五。教。果。陶。明。五。刑。教。刑。之。事。舜。不。治。也。何。莫。典
禮。后。夔。典。樂。禮。樂。之。事。舜。不。與。也。益。為。虞。蠻。作。共。工。虞。工。之。事
舜。不。知。也。禹。為。一。相。掩。百。官。自。復。以。下。分。職。以。聽。焉。君。人。者。如

天運于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君不可
以不達也所治者大所司者要也臣不可以不勞也所治者實
所職者詳也不明之君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
所為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
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
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帝升曰俞往欽哉拜手重俞者納奉
陶所陳也管上和作到助哉一過趙往欽哉者申已所望也○
上初天到點哉一過趙往欽哉通勅廷臣不專指泉陶○朕朕
喜我至廉省乃成欽哉用小註陳氏雅言意長帝以嘉我責其
知則恐其不知率作興事之道以起我虞其心則恐其不知快
乃憲之通以然哉其效則恐其不知廉省乃成之道

要旨六卷終

陽明要旨卷之七

賜進士第翰林院 國史檢討

夏春九

字泰甫

禹貢

禹敷土隨山刊木莫高山大川
限三事乃禹治水之要平者非用功之先也蓋九州之公其
未獲矣方洪水橫流區城莫辨不分土則無以知地勢之高下
禹分天下之土為九州然後知其州為最下治之所宜先某州
為最宜治之所宜後由是而治之有次第矣不隨山刊木則無以
知水勢之緩急而隨山之勢而治其水道之便宜而新木通之然
後知何山以何水為急在所
由是而施功有自矣不莫山刊木以知水勢之出入為定其
山川之高下者以為各州之紀綱而別其疆界然後知水之出
者為某州而源流可稽水之入者為某州而脈絡可攷由是而
施功有本矣蓋別疆域通道路定紀綱此三者為治水之要也
○禹敷土五治果及岐治九州之水有其要治一州之水有所
先○自九州視之莫急于冀州冀州帝都所在也自帝都視之
莫急于河患三面距河也
冀州冀州帝都之地為要命治水所始在所當先不可以為急
君親之難亦不可以為尊為河患雖無河患治亦當先也○冀
州之界蓋在雍河之東究何之西豫河之北此不言者有二意

以冀州所至可見一也示王者無外二也說諸州貢道皆言然
河則冀州之疆界雖不言而隱然如披圖而見其為天下所經
轉矣此古史之妙也○全州出題以九州攸同六府孔修二節
觀之則冀州一段水土平治是一載事實賦是一載事

既載壺口

既者已然之詞載始事也冀雍之交夾河而南皆山也壺口蓋
受河之口治之所以緩河勢也蓋河自積石北行出塞外阻陰
山乃折而東行凡二千里又折而南流壺口當其南下之衝此
為冀州之功所以于是而經始也

治渠反岐

高書要旨

卷之七

此冀州之渠岐也雍州亦有渠岐梁山呂梁山也其石渠遠河
流激遠岐山孤岐山也界近諸湖河達陰院二山皆河水所經
治之所以開河道也凡山言治者水道之御有踴躍之功如要
見既事壺口乃即治渠岐○朱子曰凡所舉山川皆先地後績
者觀成功而言也壺口渠岐及太原皆先績後地者和即功之
始而言也豈治之有難易

既脩太原至于岳陽

河水之次莫大于汾汾乃入河之水也廣平曰原汾水山為脩
之以塔其源山南曰陽汾水經焉脩之以濬其流皆渠之使東
入于河也曰脩者曰疏之功而脩之也曰至于者自此至彼其

陽也知不一故但曰至以包之○楊子雲冀州箴曰岳陽是陽

時說但知此二句為導汾水而不復及帝都亦失蔡傳之意要
帶見岳陽帝都所在以見畿甸之中賦澮井疆無不治也主汾
以見山川之護環帶左右無不平也○既載四句上二句導河
下二句導汾導河則殺其執開其道創新功也導汾則濬其源
疏其流固舊功也河大汾小而汾水又入于河者故先導河而
後導汾也然導河先下流而後所經導汾先發源而後所經亦
其序也載字脩字亦須別明河北有餘堤蓋餘之治河也障之
所以字愈甚而功不成若太原岳陽諸處則餘非無可目之功
故而而修之若夫載壺口治渠岐疏九河則皆禹之獨知而

高書要旨

卷之七

三

無所目所謂順而導之而不以障遏為事者也及字至字亦當
有別有所謂也謂之至曰及無所包矣○既載至衡漳破云觀
聖人平帝都之水而治河之功可稽矣蓋說水之大小治地
之高下平者衆當分節相對俱重河水上壺口河流之所衝渠
岐河道之所經汾水東入于河眾懷之地近于河曰既脩庶績
俱見河水之治故云衡漳之水公是北入于河者但不重衡漳
上而衡漳之地亦庶績上或云此題宜混破作文三平事下界
有大小不主通重于河意亦是一說

眾懷庶績至于衡漳

眾懷庶績也當在孟津之東太行之西涑水出乎其西漢水出

呼其東即今懷慶府也太行為河北脊其山脊諸州皆山脊上
太行山盡地始平廣田皆腹美俗謂小江南古單懷也方洪水
懷襄之時平地致功為難今則可耕可種既已庶績而無沮洳
之患矣或云庶績只是無卑濕沮洳之患不必以耕種為言徐
之東原庶平梁之和夷庶績維之原庶績與此例看漳水橫
流入河故曰衡漳初濁漳合清漳東北至阜城入河一後后漳
自入海漳在懷北五百餘里從單懷致功而北至橫漳也曰至
于者言自單懷之地以及衡漳之水其間凡以地名者無不應
績也單懷地之近河者也自單懷以及于衡漳其土不一河勢
後而單懷平則土無不平可知矣自衡漳以迤于單懷其水不
一河道開而衡漳治則水無不治可知矣即土之平可以知水
之治即水治不可以見土之平乎此節重地平上

庶土惟白壤

柔而無塊曰壤欲教民耕則穀土不可不辨曰地制貢則庶
土不可不辨：土之宜有二台以辨其已壤以辨其性也冀州
之土豈皆白壤云然者從其多者論也蓋洪水橫流區域莫辨
今水患既平斯可以行土會之法矣色性之辨上因水患之既
平下為定田賦貢張本○庶土二句相回看土兼穀土庶土賦
庶田所出園林所征上要見教民耕穀與田地制貢不可不先
辨土意下要見賦非盡出于田地廣人稠意

庶賦惟上上厥田惟中中

土宜既辨則地利可與田賦不可不定也于是定其賦為第一
等而標出第二等標出者以其地力有上下年分有不同也定
其田第五等而次于賦四等者以其地廣而人稠也○朱子曰
常出者為正間出者為錯賦有九等此乃計九州歲入多寡相
較以為之等非科定取民也取民則皆用什一賦入既有常數
而又有間出他等之時者歲有豐凶不能皆如其常故有錯法
以通之○林氏曰三代取民既不出什一而有九等之差者九
州地有廣狹民有多寡其賦入之檢數自有不同不可以田之
高下為準也○傳云冀州先賦後田者冀王畿之地併場園園

庶土惟白壤

卷之十

五

恒衛既從大陸既作

田漆林之類而征之賦非盡出于田也故以賦屬于厥土之下
餘州皆田之賦也故先田而後賦又按九州九等之賦皆每州
歲入總數以九州多寡相較而為九等非以是等田而責其出
是等賦也又冀獨不言薩者天子封內之地無所事于貢薩也
此俱要語宜記○賦無定而田有定等聖人經制之見于冀州
包絡乎恒山而流注于東北者恒衛之水也其水小干河汾其
地速干渠岐治之不甚急故俟田賦既定之後始加疏濬之功
今則恒東入于滎衛東入于滎沁而從其入易水之道矣橫跨
于大河而高平于東南者大陸之地也其平過于單懷其地近

大河治之為甚難故地功雖在田賦之前而成功則在田賦之後今且可以興利可以耕治而有作起之功矣○大陸當西山勢斷處地勢平廣脊上諸水鍾匯于此為數河水泛濫又暨佃其間所以難急治不依呂氏害小當徐治之說既近河矣可謂之小乎○小水治則大者可知矣速治則近者可知矣○既載至既作依社末節載出以成功田賦之先成治也

烏夷皮服

烏夷蓋其東北邊之國不附庸于青而徑屬于冀者也皮服乃制為常貢非水土平而彼自來也畿甸不利貢以已征于厥賦之中矣○時說仍以咸平成績而未貢立說北地寒沙用皮南

商賈要旨

卷之十

地緩故用舟聖人亦因其俗而不革耳

夾石碣石入于河

冀為帝都東南三面距河則其入也不待有所經矣若我方之距帝都語其地則漁陽上谷之屬遠運而不能驟入語其水則遼瀋潯易中高而不與河通能無假道于海哉相彼碣石之山屹立大河之口雄峙北海之濱正河水入海之衝海道入河之虞也故舟之來也通海而南西向而轉而碣石在其右轉屬之閒焉舟行乎山之左山在乎舟之右夾而過之則龍門之源可決挽而上之則積石之派可連而河可入矣貢可通矣

濟河惟充州

充州之域東南據濟西北距河濟曰據者言非止于濟又時而通之也河曰距者言未至于河但望河以為表識也他州言據言距皆放此○朱子謂禹治水當始于碣石九河蓋河患惟充為甚充州是河曲處其曲處兩畔無山皆是平地所以潰決皆必在此故禹自其決處導之用功尤難禹之治水乃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按禹之治水于河用功尤多下則疏九河自下而上上則治壘口龍門梁岐自上而下故史臣叙充之成功其文異于他州者有二記桑土一也記賦貢十三載一也

九河既道

經流行于中外

九河即禹播之而為九者也順其道謂禹新開之道也蓋河源只一派禹因其勢治大又乘高而來至充卑下之地而官尤若故開八條以洩其急連原一條而謂之九此充州最大之水也

卷之十

蔡傳謂分播合同皆水勢之自然此實妙理長江萬里吞納百川不聞潰決者以兩岸有山以為之限也惟河自大徑而下行于平地河勢悍猛而平地土疏非隄防所能捍禦故百川惟一而河有九其至此而不得不分者乃理勢之必然而禹能因其勢順其理以盡其相讓之力此所以為大智而功在萬世也○凡水道之而後道則曰既道泛濫既去而水得其故道則曰既

雷夏既澤

上有所澤澤者水之鍾既澤者洪水之時高原亦水澤不為澤

今高地水盡而澤復為澤也

澗沮會同

水自河出為澗自濟出為沮會者水之合也同者合而一也澗水東入于泗下流入于沮是澗與沮會以合于一也二水勢均故曰會同○濟河至會同以河濟立說首句是定河濟以列一州之界下三句是治河濟以去一州之害○九河三句還在既澤斷見得兗州之水莫大于河濟既道則河水治既澤則濟水治○夏在濟陰此會同則河濟之別流亦治矣○一說在首句分以河為主充患莫大于河河治則需夏澤而水之止者亦行矣澗沮會而水之合者亦治矣○云聖人治兗州之水先其大者而小自無不治焉

桑土既繁是降丘宅土

兗地宜桑而桑性惡濕洪水為患之時桑土固委于魚鱉矣今泥塗既脫而宜桑之土可以樹桑育桑則地利無不興而地之高者早矣此以桑土一方而言也兗地多下而被害尤甚水災未去之日民皆依乎丘陵矣今沮澗既去而丘陵之民至是始得下居平地則民居無不莫而地之卑者平矣此通一州而言也重土乎不重人物只是以人物為驗耳○九河至宅土觀兗州之水治而土平可以稽聖績矣○九河至惟條宅土分惟木得其治故土宜辨而物性遂也

厥土黑以厥草惟條厥木惟條

墳者土膏脉起繇淺也條長也蓋水患平而土復其常故以言其土其色則黑其性則墳也土性復而物遂其生故以言乎物草則暢茂木則長盛也○九州一田連舉惟充徐楊又入草木一條蓋三州居河濟江淮下流水未平則為卑濕于草木非宜水既平則為沃衍于草木尤宜故惟三州言草木○厥土黑墳至乃同他州皆曰辨土而後可定田賦也此題辨土之下又有草木二語則同題為意當分節截各自相因土者物之所生也田者賦之所出也徐州厥土二節亦同○土宜辨而物性以遂田制定而賦法以行

厥田惟中下厥賦貞什十有三載乃同

此因地制賦也以九州土田肥瘠高下相較論之則兗州之田惟中下而第六等以九州田之所出多寡相較論之則兗州之賦為至正而第九等貞正也充賦寡薄言君天下者以薄賦為正也然不惟取之薄而且征之緩蓋以充當河下流之衝水激而湍悍地平而土疏被害尤劇今也水患既平而卑濕沮澗未必盡去則地利之美有未闕而又土曠人稀生理鮮少則人工之備有未齊故必種殖十有三載一其穀米兵革充足然後其八貢同于他州也

厥貢庶幾庶幾厥織文

此任土作貢也充地宜漆草木絲條而漆生焉充地宜桑
既登而絲出焉漆絲固土產之良而織文又絲所成者則盛之
以篚以示敬也篚亦貢中物不可以貢篚西平立論餘州故此
或云物之精者入篚不知九州凡幣帛之屬皆盛以篚非以其
精也故精如球琳亦不入篚後凡有篚者放此○厥賦貢四句
田賦之宜薄而緩土賦之供簡而美○厥土三節惟土宜辨而
物性逐故田賦宜而貢法行

浮于濟漂于河

充之東南據濟而濟者入河而南山者也充之西北距河而漂
者河之支流也二水不同其道均之可以達河者也故貢賦之
南書要言

米東南近濟則浮濟以達于河西北近漂則浮漂以達于河

海岱惟青州

言東北至海則不越海而有遼東夫古之青州西南距岱今山
東而至平原則止距岱矣

嵎夷既畧

嵎夷東隅日出之地濱于海水退已可經界者所謂東南其
溝洫以明遠近其區封畛以正足也他州皆先水而後土此以
嵎夷為青州邊界之地無預于維瀾故先言之○言嵎夷則舉
遠以見近而一州之土可知矣

維瀾其道
維在東南
瀾在西北

海水出瀾山北入于海瀾水出原山東入于濟其道者不震不
蕩水得其入海入濟之故道也獨言維瀾者此外無餘功也蓋
青維近海不當衆流之衝故但記維瀾之治而已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青州之土有二種平地之土色白而性實海濱之土廣漠而斥
鹵斥鹵鹽地可者為熟者也海濱皆斥鹵故曰廣斥○嵎夷四
句其道分上下有相同意白墳以離濇其道而辨也廣斥以嵎
夷既畧而辨也○惟遠近之患無不平故高下之土得其辨○
厥土至惟錯廣斥斷厥田節應白墳厥貢二句應廣斥○厥土
三節上辨則可以教民稼穡可以固地利貢矣各州土田貢成
南書要言

題皆此意惟莫不同而徐充亦當小異

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田第三賦第四○厥賦中上二節田賦止于中國土賦及于外
賦貢鹽繇 厥鹽歷絲

鹽繇海物統言一州絲象鉛松椎石皆賦賦所出歷絲萊夷所

出也凡貢物蔡傳皆詳其所用周書曰惟服食器用見貢皆實
用所須無異物也凡詳其地以此地所出者良不詳其地以一
州所出皆可貢也又貢物不以精粗為序而以多寡為序青州
鹽居多故序于先他州放此○惟東北據海也近海之地貢之
以鹽又貢之以繇不惟可以為食而又可以為衣也至于海物

之錯者亦制之以為歲貢之常惟西南詳微也備賦之地貢之以絲枲又貢之以鉛松不惟可以為本且可以為器也至于惟石之異者亦將之以為器用之飾中國之制定矣有萊蕪焉其不乘水患之既去而畜飲之利與幸道路之可通而尊王之義起于是以廉絲為貢而入之篋焉絲而謂廉其其中琴瑟也廉而為之篋取其固封守也

浮于汶達于濟

青州之水鮮有滯澇然皆入海而去濟為速惟汶水出于原山之陽西南而入于濟水出于王屋之山西南而入于河故凡貢賦之入必浮于汶而達于濟自濟以達于河不干交河者同

尚書要言

卷之七

十三

海岱及淮惟徐州

徐州之域東至海南至淮北至碇一州必有四至此略之者岱之陽濟東為徐岱之北濟東為青言濟不足以及辨故也七州皆言二至此詳之者止言海岱則嫌于言止言淮海則嫌于揚故也故必曰海岱及淮而疆域始別也

淮沂其又

淮與沂徐之川浸莫大焉疏濬之功既施則淮入于海而朝宗之勢成沂入于泗而會同之順故曰其又○淮源桐柏去徐蓋遠而此書又者淮至此而大為密嶺甚喜洋其治故記之也徐之水以沂名者非一惟出艾山至下邳入泗者為最大即

而貢之沂也淮入則有泗而下凡為州者可知沂又則有沐而下凡為浚者可知而治山之功易為力矣○沂水至下邳而西南入于泗淮合沂泗自淮浦而入于海

蒙羽其藝

蒙山在碇之北羽山在蒙之東二山皆淮水所經故淮又而工山可程獲矣淮沂又而後蒙羽莠事之相回者也○雖曰相回其寔淮沂固係一州之利害而蒙羽之莠亦有工夫非謂淮沂又而蒙羽便享其無事之成功也大野東原亦然

大野既豬

大野即今南旺湖徐之澤藪莫大焉濬渠之功既加則北連清

尚書要言

卷之七

十三

濟而上流有所歸南導洙泗而下流有所洩故曰既豬○沛水至乘氏分流入大野澤是此澤為濟之所絕其所聚者大矣豬者水畜而後流也由是而治地之功可施矣

東原庥平

東原下濕自古多水患在徐之西北而謂之東者以其東也故庥平者水患已去而庥于平也大野受濟之水濟所絕也東源近濟之地濟所經也故皆以濟為主然大野豬而後東原平亦事之相同者也○淮沂四句徐州之域淮沂匯乎其西南而蒙羽則豆乎其東北大野豬乎其西北而東原則曠乎其東南又若水循其道不泛濫也疏其山與其功可種植也豬者澤澤其

正不震蕩也平者地免其患不沉溺也此題只宜歷言徐州水
主平治之意作四件平者不必依小註相回之說蓋雖功有所
因則易于為力而在禹則皆所施勞故揚州傳曰費踴鑿者雖
小必記無施勞者雖大亦畧是也○大野既豬二句傳曰大野
東原所以志濟也澤之受濟者治地之近濟者平不重相困意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苞

凡厥土兼穀土庶土言之徐土惟黏埴細密故可搏可提蓋色
一而性二也而土宜辨矣漸進長也言其日進于茂而不已也
包叢生也言其叢生而積也而物性逐矣○土黏曰埴土性之
美者也而又墳起最宜于生物故草木漸苞

南齊書

卷之七

土

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徐之土美故田在第二然而賦五等者生聚人工或未及也

厥貢惟土五色

厥篚玄纁繒

五色分上是通州之貢下是隨地之貢詳其地則不責有于無
貢其良則不泛取所有不可以中外分惟夷徐州境內之屬夷
非外也羽賦夏翟翟陽孤桐泗濱浮磬夏翟浮三字見其良此
物皆他處所無不必以此處為尤良也厥篚時說屬淮夷看來
還是通州所貢徐土雖赤而五色之上亦間有之所以立社而
交鬼神者是在是以建侯而親邦國者在是故燕貢之不獨赤
焉○玄纁繒要別得分明玄乃黑赤色帶可為齊祭及着服之

用者織乃黑經白緯之結構乃素白之緯可為去凶即吉之服
者○羽賦四句原作四平者夏翟為翟旄之用孤桐為琴瑟之
用浮磬為音樂之用續珠璣魚鼈飾燕享之用要見不責有
于無不泛取其有意○破云聖人制徐州隨地賦之心矣

浮于淮泗達于河

徐州之域淮水經焉泗水出焉淮東行而會于泗一西流而入
于淮故其貢賦之來必先浮舟于淮而後可入于泗然泗又與
河不通者也泗豈徑入于河乎蓋河出為淮而淮入于泗是河
泗雖不通而通之者淮一泗合于淮而淮入于河是河泗雖不
合而合之者淮也故貢一浮于泗者或便于泗之下流輟則由

南齊書

卷之七

土

難以達河或便于泗之二源則由淮以達河達淮而泗由
于一道自泗而河分為兩途也

淮海惟揚州

北至淮東南至海至北傳作距

彭蠡既豬

彭蠡即今鄱陽湖也語其水則合江西江東之諸水據其地則
跨豫章饒州南康之三州其浸巨矣既豬者言其上承諸水下
入于江而復奔瀆所謂洲渚平者是也

陽鳥攸居

本落而南翔記此者因以渚水既豬洲渚既平物遂其性而金

仁山謂禹鑄彭蠡廢其方地為澤

三江既入

三江古松江吳江東江也既入者入于海也

震澤底定

震澤太湖也周圍三萬六千頃西南湖州諸溪西北宣州諸溪並注之以其多震而難定故曰震澤大約太湖納百川之水而注之江三江泄大湖之水而入于海三江不通太湖所以艱噎不快而東南水患之所以多也禹時三江源通入海無阻震澤西納于諸水東注于二江克底于三二者平昔非謂三江既入而震澤自定也曰彭蠡四句攸居分陽鳥只帶說不必多講三

南齊書

卷之七

七

江震澤平對不重相因意林以背句作頭下三句俱根首句來不知三江震澤與彭蠡何干時太多祖之者甚無謂也○金氏曰彭蠡之水不流則令江西江東諸州之水為楊西偏之患震澤之水不泄則令浙西湖州之水為陽東偏之患楊維北邊淮而于徐已書又雖中貫而于荆已書朝宗獨大江之南西偏莫大于彭蠡東偏莫大于震澤故特舉二澤以見楊功之告成○三江一句朱長文曰地傾東南而楊州又居東南最卑處固宜多水昔禹之治水也因其勢之可決者疏而為三江因其勢之必聚者緒而為太湖乃底于定○金藻曰禹貢言三江既入震澤底定又言九川滌源九河既陂二江流水也滌源流水之

一以治也震澤止水也既陂止水之所以定也使禹貢無此二句抵結于後將謂三江既入震澤自定矣自漢以來治經者多

蘇蕩既敷厥草惟天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

充徐惟志草木此又別出蘇蕩者東南之竹箭尤美也充州言厥草惟蕪厥木惟條此變上言天喬者南方地煖故草木皆少長而木多上疎也充州草木皆居厥木之下此先言草木者楊土塗泥有不盡然者也下之多水其土淖故水泉濕不可耕也

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錯

田因乎土土性憑故其田下第九等次蕪乎人人工修故其賦為第七等言下上錯不錯下上者以本設賦九等分為三

南齊書

卷之七

七

品下上與中下異品故變言下上上錯也○厥賦上錯合下節賦輕而或問時以重則至下劣民之力貢備而或待諸以供則不至于劣已之欲破下聖人制楊州之賦貢皆有常焉

厥貢唯金三品

厥包匭抽錫貢

楊州之貢有常貢有暫貢以常貢言之金銀與銅其品有三取之可為利民足國之需瑤琨之石其美似玉取之可為珎瑤琨瑋之用篠之材中于矢之箭瑋之材中于樂之管象有齒犀兕有革可以成車甲鳥有羽翬有毛可以為旌旄木梗梓豫章之屬可以備棟宇器械之用以至東南海島之夷則以葛越木綿之屬為貢而衣服之用有所資其篚筐所藏之物則有織貝之

精而衣服之用有所出矣以管一言之小曰橋大曰樞其來也必包裹而藏之其貢也必錫命而後至蓋祭祀賓客則詔之而口腹之欲有難于出令也○破云聖人重服用而不以異物奉已糧食物而不以口腹累人蓋之盡仁之至也

沿于江海達于淮泗

沿江于海順流而下矣自海入淮自淮入泗通流而上矣水之險者莫如江海遇風濤多沿岸而行所以獨言沿不言浮者沿其險也不言達河曰于徐也要補出或便于泗之下流則由淮以入河或便于泗之上源則由沛以入河意

荆及衡陽惟荊州

南齊書

卷之七

下

此州北界至荊山之北口南及衡山之陽其境過衡山也○衡是大山其南無復踰之者故舉此以表南境所至也○有兩荆山此荊州之荊山非雍州荆岐既拔之荆此荆山其南為荊州其北為豫州

江漢朝宗于海

春見曰朝夏見曰宗諸侯見天子之名也江自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合漢水流于荆漢自嶓冢之山至于荆山過內方至于大別合江水流于荆二水皆發原于渠合于荆入海于楊者也自荆入海尚遠矣然水道以安而無壅塞積決之患江雖未能東為中江入海漢雖未能東為北江入海而其勢已奔趨于海猶諸侯之朝宗于王也荊州之水莫大于

江漢江漢治則眾水可治矣○前乎此者江漢未合水執未可知也後乎此者江漢既合水執不必言也故朝宗一書于荆而江漢水執于是乎定○江漢二水發源于渠而荆當其下流之衝入海于楊而荆據其上併之會故于此言朝宗見其上有所說

九江孔殷

九江即洞庭也江漢之所經者不曰既道而曰孔殷以九水吳流吞吐大江難得其正而今甚正也

沱潛既道

水自江出為沱漢出為潛凡水出于江漢者皆有此名此則荊州江漢之別出者也不繫江漢之流者以九江水大故先言之

南齊書

卷之十

上

雲土要作又

江北為雲江南為夢一澤而跨江南北曰土者土見而已作又則已可耕治蓋因地執有高卑水落有先後而人土有早晚也時說以雲為江南夢為江北謬○近澤之地如此則澤之水可知矣○江漢朝宗四節還在第三句截上為水治下為土平時說在首句截而九江三句皆承江漢說未謂九江江漢之所過沱潛江漢之所出雲夢跨江南北之澤江漢治而餘無不治終非禹貢書法大拒相因之說無味可厭○江漢三句首句分九江沱潛皆于江漢有開宜累照點但不重相因意○江漢二句江漢是合流之水九江是合歸之水不必相因

原土惟塗泥原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荆之土與楊同故田比楊止加一華而賦則第三者地闊而
人工修也

厥貢羽毛齒革 九江納錫大龜

荆州之貢多與楊同然羽先羽毛者以香者為先也枕栝栝三
木名枕可以為子幹栝栝可以備棟宇礪砥皆磨石砥以細密
為名礪以粗礪為稱可以礪鋒刀砮石可以中矢鏃之用丹砂
可以備繪畫之用簞簞竹之堅者栝木之直者皆可以為矢然
惟三邦所產者獨有名則制以為貢或事尚精也匭匭也菁茅
有刺而三春所以供祭祀之用既包而又匭之祀事尚敬

南華要旨

卷之七

也古經云幣也現不圓者組綬類可為服飾以上皆常貢
也大龜尺有二寸所謂國之守龜非可常得故不為常貢若偶
得之則使之納錫于上納錫者下與上之詞重其事也此則暫
貢也匭匭貢至厥名簞丹分有詳其物而不言其地者有指其
物而必言其地者惟匭匭二句以戎事尚精祀事尚敬立意一
則因地而取其善不泛取乎一州之所有一則因物而示其敬
不敢定為一州之常貢聖人慮慎財賦之心也匭匭三句向專
其地者所產為甚良通一州者所入為甚謹匭匭二句供祭
祀者示其敬供服用者致其謹匭匭三句機組分重匭匭厥
篚納錫等意○常貢敬而暫貢重其事

得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

知大勢必自江沱而入潛漢者蓋荆州望帝都在北洛在漢北
漢在江北沱潛江漢之別流而漢水入江皆在荆州其通轉運
之曲折不可詳知故以大勢則必得舟于江而入于沱自沱入
潛而至于漢也漢與洛不通故必舍舟而陸以至於洛然後至
于南河焉要見由水而陸由陸而水兼水陸而後通意

荆河惟豫州

豫在冀河之南也拉南條荆山荆豫皆以荆山為界其南為荆
州其北為豫州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

豫州之水河經其北洛注其西伊水遶乎其西南而澗瀍瀍乎

南華要旨

卷之七

其西北就漢則其流難合合流難則其患難以除焉常經理之
矣是故伊自南入于洛也澗瀍自北入于洛也而始之相合者
洛固受乎眾水之流由是洛東會于伊也東北會于澗瀍也而
終之入河者洛實當其統領之執即一而會乎三三水得洛而
有依統四而歸于一洛水得河而歸宿矣○豫州之水以洛為
宗天下之水以河為宗本是伊瀍澗入于洛而洛入于河今若
四水不相合而各入河者以四水並流小入相敵故也要一水
入洛與洛並流相持而入河意

每歲波既竭

濟水出于冀經豫州而溢為滎洛水入于河至滎洛而此為波

中平乎豫之北境而橫決為害者也今則北連大河南連于
上流有所容下流有所洩而榮波其既錯矣

項荷澤被孟豬

濟水東流而經于荷澤之地孟豬在下而安為容納之區是皆
匯乎豫之東北而泛濫為害者也今則濟之所不能受者澤為
荷澤之所不能容者被于孟豬施之者其執殺受之者其流安
而二澤其咸治矣○渠水云又東至于荷是沛流至其地蔡傳
誠被為及亦即水流溢被之意孟豬之藪可田則有水草
而淺涸時多故渠荷澤之濕時分又孟豬不常入也或言渠荷
澤又渠孟豬故言及非也澤與渠者此二澤相通故可以渠

南華集

卷之七

上

此之溢被彼之地故言渠也○伊洛至孟豬首句分上四水皆
流者以洛為主而入河則其大執也下四澤皆止者以洛沛為
別而入河則其復流也榮濟之所溢被洛之所出荷澤濟之所
經孟豬在荷之南荷澤孟豬上既孟豬荷澤下既也

原土惟懷下土墳墟

高地則懷下地則墳墟墟既不宣色者其色鮮也○他州辨
土惟一言之惟青之海濱豫之下土一則廣序與本州之白壤
有殊一則墳墟與中土之惟懷亦異若不別言之則何以為辨
土乎財賦所出聖人慎之

原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田第四等賦第一等而其難出第一等蓋豫當天下之中原
所會陰陽所和人事脩而天時順也凡言錯于正賦之章

原貢漆案 錫貢錯錯

漆可以飾器血漆飾紵可以充衣服織可為裘服之需續可為
禦寒之備凡此皆常貢也磨錯治磨之具即礪石也可以備音
樂之用用之有時故必待錫命而後貢此暫貢也○厥賦錯二
節賦法定而猶有間出之等者以地力有上下之年不同也貢
法行而猶有待命之制者以土物有常暫之用不同也○厥薩
二句鐵礦服用之備必以薩貢責其物之精也磨錯樂用之備
必待錫貢明其用之暫也

南華集

卷之七

上

澤于洛達于河

豫州在帝都最近其東境至河因遂入之矣若其西境則必浮
于洛而後河可達也○洛水發源於熊耳之地東合于澗瀍之
交順流而下可達于河者也故貢之來也其始也浮洛而東又
轉而之北朝望于大河之南其既也由洛而河也乎孟津之口

華陽黑水惟梁州

梁州之域東望華山之南而未盡距之而已西則跨黑水而過
之蓋據之也莊梁二州俱以華山為界其陽為梁州其陰為雍州

岷嶓既蔡

岷山江水所出也嶓山漢水所出也南方水莫大于江漢而

江漢之流發源於嶺南其源未濬水或泛溢于一山之下而
嶺南之山是水去不瀦而其山已可種蔬則江漢之上源治矣○
峽山之下沃野千里與漢中俱號天府之國故江漢既出則可
治

沱潛既道

此江漢別流之在梁州者也上源既無不通而下流自無不順
以言乎沱潛西入大江也以言乎潛西南入江也沱潛道則江漢
之流治矣

蔡蒙旅平

蔡蒙二山上合下開沫水逕其間水脉深疾歷代為患在禹用
功為多今則涸崖之患既去而發告之禮可行故曰旅平謂蔡
蒙之墟水土皆平也蔡山曰旅獨于梁雍言之者蓋九州終于
梁雍以見諸州之山皆有登也又獨于蔡蒙別岐言之者梁之
功終于蔡蒙雍之功始于荆岐也蔡蒙旅則岐嶓可知荆岐旅
則終南以下可知

和夷底績

蔡傳謂嚴道以西有和川有夷道或異地也則當在蓬山之西
底績只是水退而無旱濕沮洳之患非是可耕種也○岐嶓四
句岐嶓乃江漢之發源沱潛乃江漢之別流曰既莧曰既道是
水之源流得其治也蔡蒙乃地之高者和夷乃地之下者曰旅
平曰底績是地之高下得其平也先岐嶓而後沱潛自源而流
而先蔡蒙而後和夷自高而下也○先水治而後土平亦其序也

所止青卷

蔡黑也著沃壤也不言性者性不一也

歷止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田第七等賦第八等而雜出則第七等第九等也○厥賦之正
出者比之于楊則不足較之于充則有加其間出者或有特而
錯出第七等則升為下上而上及于楊或有特而錯出第九等
則降為下下而下同于充故以三錯名也○歷賦下中二節賦
歷貢璆鐵銀鏤器簠簋熊羆狐狸織皮

璆王璆：石器成簠而後貢故曰璆鐵鏤器

璆王璆：石器成簠而後貢故曰璆鐵鏤器璆剛鐵此皆器用
之不可缺也熊羆狐狸其皮溫厚製之可以為裘其毛與羆織
之可以為裘此皆服用之不可無者蓋果地多山故其貢物多
係于山璆鐵等物出于山者熊羆狐狸夫于山者項譯末見之

西傾 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汭入于渭亂于河

梁州貢賦之來其在東北境者固逕浮河而入于渭矣其自西
南而來者遵何道哉梁州之北西傾峙焉西傾之南桓水出焉
故必由西傾以入桓而發達于隴西之地由桓水以駕舟而蕩
漾于臨洮之墟桓水可通于潛也則南行以轉乎其東蓋放舟
而行漸由于葭萌之入順流而下逶迤乎西漢之津潛非所由
之道乎潛不通于河也則舍舟而歷乎其北蓋逆流于晉壽之
界而猶阻葭萌之津歷岡于宕渠之濱而後可接乎漢河汭非

所過之渭乎夫渭之于渭又不可以相稱通也故既至于
又豈乎衡嶺然後令舟而經于斜馬叙之于渭又不可以且
至也故既准斗斜川又屆于武功然後載浮載沉而底于渭馬
既入于渭可以達于河也由漆沮之派而東向之有經絕巴河
之派而帝都之止止梁州之方物由是而登于天府也

黑水西河惟雍州

雍州之境被荒服之外東不越河而西逾黑水河在雍州之東
而謂之西河者主冀州而言龍門之河在冀西界故曰西河

弱水既西

既西者集之西流即所謂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者

注屬渭內

雍州之水渭為大禹導之自鳥鼠而東矣注之源最居雍之北
實自北而南注以渭為端而沛東入焉是注上屬于沛而下屬
于渭也夫渭沛不相及矣而一經以屬之見水之遠近連絡者
其勢也注渭之清濁不同源矣而渭注之屬焉見水之大小
相納者其理之經不以渭立文而曰注屬渭沛以注水在中先
會沛水後入渭水順其勢而言故謂屬渭沛者注而其實納注
沛者渭也所謂東會于注者此也

漆沮既從

漆沮同官沮出宜君三水合于華原固為一矣而其勢相敵不

所以相有也故並著其名而表其從于渭為從者小水入大
水也所謂東過漆沮者此也

渭水攸同

渭水出于終南雖其勢不減于渭而其流亦同于渭南折之北
直走咸陽而偕渭水以合流焉同者二水勢均相敵之名也所
謂東會于渭者此也○弱水既西至不穀以水之常變皆治地
之內外皆平立說首言弱水終言三危皆極其遠而言之也貴
言弱水則水之治也由遠以及近終言三危則地之平也由近
以及遠大意云雍州惟弱水西流也而既導之由是經流至于
合黎餘波入于流沙而水之逆行者也順其性焉雍州惟渭水

為大也

秦之七

牛

為大也由身注水連屬渭沛漆沮奔馳從渭而注之南注者亦
同于渭焉以山言之荆岐二山已可祭告而終南博望至于鳥
鼠其祭告亦皆舉行也山不就其緒載以地言之原溫豬野皆
見致功而三危遠地得以真居故于三苗大有功叙也地不得
其平也○三危節亦吳土平之事非土平之故○弱水至即叙
會于渭沛分上詳治功之成于中國下著餘功之及于外夷○
弱水至鳥鼠以聚水泉山立說○弱水至豬野水之常變無不
治地之高下無不平○弱水至琅玕王叙分以九州攸同二即
例之可見○弱水四句皆白分看一西字下屬字從字同字要
寫得分明如畫皆雍水之東注者也○注屬三句傳云渭水自

鳥鼠而東澗水南注之涇水北注之渭水東北注之曰屬曰發
曰同皆主渭而言也○涇屬主豬野以水之大小地之高下主
說○涇屬主鳥鼠使同分要見利為涇沮所經收為涇納所經
終南為澧水所出悼物為涇所經鳥鼠為渭所經後諸山可係
荆岐既旅終南悼物至于鳥鼠

荆山峙乎雍之東境而漆沮實匯乎其區岐山亘乎荆之西南
而所水實源于其地水而悼義則亦何有于旅也今則泉水治
而告成功于神矣然旅之不止于岐也自岐山而轉之東南有
終南焉自終南而轉之西境有悼物焉禹之祭告亦稱殷禮于
二山矣猶未也自悼物而轉之西北則至于鳥鼠焉謂之至者
其間非一山也而旅之猶夫荆岐也土之高者不其治乎

原溫底績至于豬野
唐平曰原下溫曰溫其地在函曰底績者則民居可莫民事可
與夫豬野之澤又下于原溫者也而澤旁之地其底績也猶原
溫焉土之下者不其治乎○荆岐二節二節平看本水治來至
于鳥鼠蒙既旅之文至于豬野蒙底績之大要見治水成功自
高而下故先言山次原隰次陂澤之意

三危既宅三苗丕叙
三危即舜寬三苗之地三苗之寬在洪水未平之前至是三危
既宅可居而無田池之患三苗于是亦皆遷善改過大有功叙

而無煩憐之習蓋居此既定德化已
無不平故舉其至頑者以見人無不
是地乎事勿以至叙
作故言舊謂本黑水治上木亦要見得聖人熱意以速為罰經
理則不以速為開之意

厥土惟黃壤
黃者土之正色而壤尤土之常性也物得其常性者最貴故雍
州之田非他州所及

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田第一土性實而地力厚也賦第六地既狹而人工少也○按
書記從論云周官有不易之地謂歲種之地為上田有一易之
地謂休一歲乃復種也為中田有再易之地謂休二歲乃復種
也為下田蔡氏之意謂田過年分休不耕者多則賦優而少也

然豈偏冀楊豫梁四州田有一易再易而餘州皆可歲耕者耶
蓋冀州地大物煩賦既上上而又開出上中以寬之豫為中土
原田既美人工亦備義與冀增故賦既中而又開出上上以
進之楊之田下下兼人賴而地力亦盡故賦高于田二等而開
出又進一等此亦東南餘年之推與矣梁之田下上似優于楊
然多山而少田人功亦劣故賦之華退在下中而又以七九二
等為之上下開出此其調劑之開可謂密矣舉此四州為法而
餘州可見帝與荆州賦田升降皆較六等荆州升之人功

也。州降之極人功少也。其餘相較不多者。從此可知也。田
上中而其賦中中。青田上下而其賦中上。寬田中下而其賦下
下賦皆降于田而青徐不多。寬河流之衝作十有三載乃同
經已明著其義矣。無錯者其華已定也。有錯者其華雖定時連
展以通節之也。後代卒不能易焉之華。惟雍州沃野千里。秦漢
以朱極天府之國而禹時洪水初平。風氣未開。觀公劉太王之
初起。陶復陶穴。國于狄人之時。則苦之雍州。豈後之雍州哉。人
事未立。聖人固不能預進之也。然田曰上上。則人事有所待矣。
厥貢惟球琳琅玕

球琳王之美者可以為瑤璋之用。琅玕石之似珠者可以為冠
南齊書古

冕之飾。凡曰惟者。言此外無他物也。○金玉皆來自于閩。古未
通中國也。古人比德于玉。曰以為器。用標琬之屬。不一而足。今
世小民有不識玉者矣。豈玉石之精其生有限而取之有盡歟。
漢之金以斤計。每以萬言。唐漸少。宋與今益少。無乃千歲之後
中國之金將與玉同耶。不河不為之限制也。

海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渭
雍之貢道有二。途其在東北境者。道更便。于從河則浮舟積石
至于龍門。以達西河矣。在西南境者。道更徑。于渭。則自鳥鼠
入渭而東。會于涇。曰屬于渭。以入于河。鳥鼠字指貢舟說。○三
凡至即叙自會于渭。渭分以內外。分者西。奇平則水土無餘。是

而田賦貢道以次而志焉。見聖人經理乎內者。詳也。而或貢則
平成無餘地。而崑崙析支。渠搜戎落。具載焉。見聖人經理乎外
者。速也。○厥貢出起亦以內外分者。

織皮崑崙 西戎即叙

三國皆在雍之西境。崑崙在南。渠搜在北。析支在中。皆貢皮衣。
故以織皮冠之。皆西方戎落。故以西戎總之。即叙言亦就各之
功叙也。要見水土平而餘功及于外。莫之意。○織皮至荊山。
言雍之三國貢以見聖人除功之所。及下言雍之三山導以見
聖人施功之所先。

南齊書古

卷之七

三一

禹貢冀州至篇

道所及岐

至于碣石入于海

孔氏曰更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治水通山故以山名之百川經此衆山爲皆治之不可勝名故以山言之○正義南荆岐上已具矣蓋此滄言之以山勢相連而州境隔絕更從上理說所治山川首尾所在經解此下冀山水之意也其冀水而文稱冀山者冀山本爲治水故以冀山名之○呂氏曰山川之分見于九州者其經也山川之聚見于後者其緯也無經則不知其定無緯則不知其脈絡此作書之妙者○此冀山冀水之

而書要旨

卷之八

一

總意與下冀河稽石冀水二節相應○山分南條北條于二之中又分爲二故北條有大河之北境者有大河之南境者南條有江漢之北境者有江漢之南境者論衡勢則先北而南論從勢則皆自西而東冀州一節冀大河北境之山也岍岐荆皆雍州山壺口以下皆冀州山也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冀西河上山也應柱析城至于王屋冀南河上山也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冀東河上山也凡水之勢皆因于山山之勢皆原西北雍當河北諸山之水發源之始冀當河北諸山之水入海之虞故禹隨山始于雍而終于冀馬入海者謂此諸山所出所經之水皆得冀道以歸于海也○適于河只作過文看曰至曰逾皆指禹言

而書要旨

卷之八

二

○坊本集注謂河海所經者以沖出五臺而餘皆河所經也然大河北境之水不特河海如漳滏汾涑潞恒衛海沱滎易之屬皆此諸山所出所經多不勝名故但以山言則水皆可矣兩隨者山所導者水也故記之以入于海此三字正應首一渠字蔡傳元無河海所經等語倍于妄加耳○岍一名吳嶽沂水出其西而南入渭內水出其北而東入涇禹冀山始此乃東至于岐乃東至于荆而渭之入河澶潞沮洳之入渭皆在目前矣于是逾于龍門之西河則壺口正在河之東岸河自塞外而入壺口正當其衝冀州所謂既載以殺河勢者也乃南至雷首雷水出焉山臨大河北去蒲坂三十里至至于太岳汾水所經光

諸川亦無所橫矣明其蔽障○呂氏曰：渠山有二說，或以為山，通以相視其原委，脉絡或以為治山旁小水，二說當兼用焉。隨山以治水，故以渠言，如止于相視山勢何，渠之有山，之有脉，終固不可誣，而水之源，未有不出于山水之勢，未有不因于山，既隨山，通相其脉，終源委又同，以渠山旁之小水而納之川，二說蓋並行而不悖也。林氏曰：洪水懷襄，故川舊潰，皆湯沒不可見，欲施功無所措手，故先渠山以殺其勢，而后濟川之功可施，此其序然也。

西傾朱圉 陪尾

與下渠洛渠淮渠渭三節相應，此渠大河南境之山也，此不言

渠蒙渠所之文，至幄冢乃更言渠者，南條北條之別也。西傾朱圉為鼠至于太華，皆雍州山，極渭所出，所經無耳，外方桐栢陪尾皆豫州山，伊洛淮所出，所經山川之脉皆起西北，故每條皆自西起，上節渠大河之北境，故自雍而盡于冀之東北，此節渠河之南境，故自雍而盡于豫之東南，西傾極水所出為循之而東北，至于為鼠，又下為鼠而東行，至于太華，蓋渭出為鼠而注澧，澧沮諸水在雍境者皆渠矣，河自龍門洶湧南逝，及太華之陰，喬岳綿亘其勢不可復南，乃折而東流，西則渭率注澧，澧沮諸水爭赴焉，東則洛率伊瀾瀍諸水爭赴焉，山川之一大交會也，既下太華，乃于是而熊耳，外方桐栢至于陪尾，無耳伊水所

出洛水所經外方伊水所經桐栢淮水所經陪尾泗水所出，要或以河為壑，或以海為壑，方有壑，宿夫雍州之山，渠則凡山之左終南右博物，其無不渠可知矣。

渠幄冢至于荆山內方至于大

與渠渠節相應，此渠江漢北境之山也。幄冢渠州山，漢水所出，荆山內方大別俱荆州山，漢水所經大別乃漢水入江處也，其入海處尚遠，渠山止此。○渠幄冢四節渠山終于東南，所以為濟川之經始，渠山始干西北，所以收渠山之成功，研樂云：上是渠東南之山，隨其勢而施其功，下是渠西北之水，順其性而要

其歸已不主渠山，終東南渠水始西北之意，蔡傳自西北而東南是言作書之法，非謂先渠幄冢先渠弱水，觀傳叙字可見，蔡幄弱水屬雍州，若說先渠手此則于克最下，故獨先雍最高，故獨後之說為不通矣。

峽山之陽 至于敷淺源

與渠江節相應，包江漢朝宗于海，九江九股彭蠡既豬等事，此渠江漢南境之山也。峽山在渠州江水所出北支為衡山，在九江之西南與峽連，南支為敷淺源，在九江之東北與峽隔，皆在荆州江水所經。○朱子嘗言大凡西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水出于峽山，峽山夾江兩岸而行，其東出

一支為衡山則盡乎洞庭之西其一支又南而東則度桂嶺也
瀟湘之原而又一支北向則經表筠之境以盡于廬阜故禹自
衡山過洞庭而至敷淺原也敷淺原即廬阜為至衡山不復南
而北向蓋衡山之陽五脈所盡衡山之北如湘灘諸水皆北流
此禹相導所及遂渡洞庭而至廬阜此江漢南境之盡處也凡
禹之所行即山勢也導山四條凡曰逾曰至口過皆主無而言
曰入于海則主水勢而言也

導弱水

入于流沙

此以下導水蓋指叙水之源委源而及流即大以統細也所
導凡有九水大意亦自北為始以弱水最在西北水又西流故
尚書要旨
先言之黑水雖在河南水從雍梁而界南入南海與諸水不相
參涉故又次之四瀆江河為大河在北故先言河其次則江漢
皆發源南而經中國以入海故次漢次江漢先于江者漢在江
北也涕發源河北越河南與淮俱為四瀆以其獨達于海也
源短于江漢故次涕次淮渭與洛皆入河故後言之計流水多
矣此舉大者言耳○導山導水只一事導山以記禹行之次第
所謂至于某至于某者禹所至也導水以記水行之次第所謂
至于某入于某者水所至也非先一番導山又一番導水也○
陳氏曰弱水之正者入合黎其餘則入于流沙程氏曰禹導弱
水至今黎則其逆行者已順其遠而無所事治者固不必極之

尚書要旨

卷之六

五

尚書要旨

卷之六

六

于西海近而無餘為害者亦任其餘波之入流沙則已矣故于
雍止曰既西而于導水不必曰入于西海皆紀實也○山勢起
于西北而水發源于山故導山為導水也而二者皆自西北而
東南所以導山則先岍岐導水則先弱水也然眾水皆東而弱
水獨導之西者順其性之所趨也眾水皆或入海或入河而弱
水獨入于流沙者蓋其流之所止也弱水不經中國則不繫民
患而不可不導若聖人輔相天地無一而不當經理也○前言
既西而不言所止故此言之合下節以凡水皆載而弱水獨弱
且西流凡水皆清而黑水獨黑且南流作主又不言導之所自
者九州之外故略之必先叙之者原于西北故也弱水分正派
餘波黑水分源流相對合下二節上二節水之變者聖人順其
性而導之各有所歸下節水之大者聖人因其見而導之必極
其至○導弱水至龍門外國水流之異者治之為甚略中國水
源之遠者治之亦甚畧戎落之地不必致詳荒遠之地不詳敘

導黑水

入于南海

黑水出汾關山在雍之西北而直出梁之西南也導之南至燉
煌過三危山南流而入于南海正義曰張掖燉煌並在河北所
以得越河入南海者河自積石似西多伏流故黑水得越河而
南也○此水雍梁二州皆以為界越西北而盡西南則非小水
又非荒遠不足錄然經于弱水猶記其既西是亦嘗有經理之

故錄于雍州諸水之首而黑水獨開焉黑水雖載而首尾不
畧是不可知矣○漢黑水四節首節是岡脊以西之水得所
下三節是岡脊以東之水得所降四節大休雖平于破題起末
須見此意注云中國山勢岡脊大抵皆自西北而東積石西傾
岷山岡脊以東之水既入于河漢岷山其岡脊以西之水即為
黑水而入于南海

漢河積石 同為逆河入于海

此出北條大河北境之山○龍門截上以積石見慶龍門陰處
對二比南至東至作二比又東至于並津矣而曰過曰至則東
向所經之地又北過于絳水矣而曰至曰播則北向所經之地

對二比同為逆河二句一氣說下逆河是記其入海處如此○
南為西河雍東為南河像北為東河至○黃河發源極西不但
竟遠在所畧計亦不必施功故不言所自而但言漢河積石言
功自此始也爾雅云河千里一曲一直河從積石北行入北狄
界東折而東行凡二十餘里其內今謂之河套至唐東受降城
又折而南行為冀西河大抵盤東山峽之間河率破山以行為
功于此最多蓋壘口鑿龍門治渠皆為西河也因冀州以見
故此不書而止書龍門互相見也龍門之開山開所豁自高而
下奔故傾瀉聲如萬雷惟龍神可越故曰龍門南至華山之陰
渭水入焉水勢撞擊地名潼關折而東流為冀南河至陝州陝

縣度杜蘆河中流世傳為鑿二門以通之又名三門山又東至
孟津河流始緩南北通津故名孟津東通鞏縣洛水入焉故名
洛水又東至黎陽大伾山折而北流為冀東河至今冀之信都
洛水入焉今名枯洛河是也又北至大陸即冀州所謂既作者
因其土疏易決又北播之而為九海潮逆入而易決也又同
為逆河入于海馬遠河之得名以潮至而水逆流也蓋為最所
施功處故叙之一播一固此大為治河之要領河水多泥緩則
易於播之為九則勢有所分而上流速泄則不淤矣海潮逆入
泥最易積合之為一則其勢猛急而潮不能壅則不淤矣不寧
惟是播者布也所以布置之而觀其勢也河之淤也必以漸九

河並出一河之水驟成則一河之水必驟微因其微而時浚之
此河之所以嘗無患也同者合也今九河而為一河則其勢必
大其積必深逆者曰海潮之水而得名不謂之逆海而謂逆河
度其于海也必遠海潮之入必止于此而不上及于九河故九
河不謂之逆也其始也上受九河之來一當海潮之入而此河
皆有以蓄之其既也九河所積之水乘海潮方去之勢而俱出
焉此河之所以常無患也○口記曰禹之治河龍門上下河行
于山雖有疏鑿之功無復變通之患大伾以下河始出峻而既
平則斷之而為二陸以下地益平土益疎水益善潰則播之
而為九蓋其要領尤在此自禹之浚河順其道不復為患者千

錄年王周定王五年河始決蓋王政衰諸川溝洫不復致力列國復行其私墾防百川各以自利河不得其道所以多決自漢以來未有百年無事者婦之天數豈盡然哉○南至千華陰八句皆河流之所經也首句自北而南另詳下文自南以東而詳其東向所經之地自東以北而詳北句所經之地相對詳中要見道意

嶓冢集源 東為北江入于海

此出南條江漢北境之山嶓發源于嶓冢山故為自其山嶓之則上源既治下流可通自嶓冢東流而至武都則為漢水曰為者明漢之水即漢之為也自武都而又東流至于武當則為滄

水要書

九

浪之水曰為者明滄浪之水即漢之為也由是而歷長壽之三澁固水之小者也漢則逶迤而過于斯謂之過者非大水入小水之名乎又由是而歷漢陽之大別則山之近漢者也漢明至之而入于江謂之入者非小水入大之名乎既南入于江矣截折而東則迴蓄而為彭蠡彭蠡之澤固漢為之也既為彭蠡矣又折而東則為北江北江之水亦漢為之也由是而至于靜海而入海焉○以隨地得名與所經所會說○漢水兩源東源出嶓冢西源嶓冢山者名曰漢至武都為漢此漢之正流也西源在三泉縣之東者則名曰沔而逶迤南入漢蓋兩川一山東西異出而流則為漢水也又東為滄浪之水今武當北四十

口若足也又過三澁為東南至漢陽軍大別山而南入江是河自嶓冢至此凡二千四百二十里東漢陽為彭蠡牙子并蔡傳俱疑其誤蓋以鄱湖合數川之流猶而為澤初無仰于江漢又去漢入江處七百餘里水道狹甚且宜曰南匯不應曰東匯愚謂彭固自有源在今日宜非漢水所匯然在洪水未平之時神禹施功之始江漢之流方盛宜有溢入彭蠡者無足怪也近世黃潤王則謂彭蠡目小孤山彭蠡至左蠡而得名寔彭澤也非鄱陽湖凡江自漢以西名上江東陵以東名中江彭蠡而下名北江而叙江漢皆曰東者主岷嶓居西而云非指曲折所向為大也按此說近是但既民王江何以揚州云既諸袁先

水要書

十

生謂禹時彭澤廢其旁地為廣澤以防浸溢豈其然乎○漢水至此四合首西海次南海次北海此節東海可見四海之水皆治也合上下三節以南北之水作主以河之所見江漢發原作眼○嶓冢四節以四瀆看江漢南條沔淮北條上二節其發海處漢之下二節自其所見處漢之皆使之入于海也○嶓冢三節亦以南北分看又北指為九河至南入于江河在北者漢之入海漢在南者漢之入江○嶓冢二節江漢二水勢均力敵皆能自達于海者也故禹貢雖紀其合流仍各見其尾首二水皆發源于梁合流于荆入海于揚嶓冢句與岷山句對瀋江之源也東流四句與東別四句對疏江漢之流也南入于江

東遠北會為滙對俱合江江合漢也東漢二句與東為東
江對江漢之合而漢流也兩入于海安公說夫江漢一也其源
通則岷嶓而梁治矣其流順則沱潛道而荆治矣其歸一則
彭蠡豬三江入而揚治矣由是而推之自江而南凡沱潛諸水
無不治矣自漢而北凡潛沔諸水無不治矣神禹之功于是大焉

岷山與江 東為中江入于海

此出南條江漢南境之山散源于岷山故禹自其山導之則上
源既濬下流自順自岷山而東流至梁則別一支為沱非他
水也江為之也又自沱而東則至于澧乃止澤也江則至之
矣自是而又東則荆州之境也乃過九江之水非即漢之于三

南書要言

卷之八

土

漢平乃至東漢之地非即漢之于大別乎自東而漢之北則會
于滙潭而與漢之彭蠡俱豬焉自北而漢之南則東為中江而
與漢之北江合流焉由是而與漢俱入海矣○東流為漢者即
漢之正派也東流為沱者乃江之別支也觀一別字可見○金
仁山曰江至永康軍導江縣諸源既咸遂分為沱東至眉州彭
山縣復合于江南受青衣水大渡馬湖江北受嘉陵江又南受
黔江出三峽而后東至于澧不書諸水以梁州蔡蒙和夷潛沔
皆互見而三峽天險非入都道道計不施功故略之也至于東
陵乃岳州已陵也東遠北會于滙當作漢蓋江勢迤北處正
受漢口若至彭蠡則東流久矣○朱子曰過九江至于東陵者

言岷山之人至于衡山之麓遂越洞庭之尾東取山谿以至敷
源也其源所歧而逾于河以盡恒碣之側也東別至東陵首句
分上是江水別流之名下是江水經流之地以為字至字作題
意東遠北會三句漢固滙潭為彭蠡矣江則東流北會于滙而
與漢相合漢同東為北江矣江則東為中江而與漢同歸

東流為濟 又北東入于海

此出北條大河北境之山泉源為沱流去為濟東沱水作一頭
東流為濟是再見也溢為榮是又見也然見不常見又潛行于

南書要言

卷之八

土

地脈之中潛不終潛而東出于陶丘之北至是則其流常見而
不伏矣至所對會汶入海作尾○散源為沱一見也自沱而下
又伏矣東流為濟一見也入何潛行又伏矣溢而為榮一見也
自榮而下又伏矣東出陶丘又一見也自此不復伏又東至于
所即豫之滙潭沱水所經又東北會于汶水出味蕪原山之
陽西南而入沱則沱為東北而會之矣又東北入于海今青州
北海也○沱水性沉勁大行為河北脊其西水皆西流其東水
皆東流沱出王屋本太行脊西之山而伏流東南出入河又橫
而南出孔傳云沱水入河並流十數里而南截河又並流數里
溢為榮澤正義曰沱水既入于河與河相亂而知截河過者以

河濁清南出還清故可知也自此而入河則常夏以西無不治而冀之患平自榮而及至衛則孟豬以下無不治而豫州之患平自汶而歸海則離淄之間無不治而青州之患無不平一洗治而四州蒙利焉東流為濟四句以伏見立說當其伏也則隨所伏者潛而引之水之脉絡已通故常伏而常無壅塞之害當其見也則隨所見者順而治之水之救障益決故常見而常無奔潰之虞○導汶水四節破云聖人于北條之水而導之各有所歸焉以入海入河作眼目要見淮濟四潰之水之大而入海者其面有謂其東有洛亦次乎淮濟而入河者○東先生云時說所分伏見不但不得禹貢之意併蔡傳之意而失之

東先生

上

者也夫既曰導于汶達于濟又曰導于濟達于河則自汶而導自濟而河皆相通也明矣今河之南伏而始溢衆之下伏而始出斷續若此何以通舟傳所謂見而伏者猶王屋山岸下言也由北歷號公臺而西南入于河溢為榮河滿而仲溢也東出于陶丘北者榮波之濟東至廣濟之而繞出于陶丘之北也傳未嘗言伏也蔡傳引魯氏之說証王莽以後之傳非証禹時之傳也傳意甚明人顧弗考耳

導淮自桐柏 東入于海

與徐之淮沂其入相應此下三節俱出北條大河南境之山淮水發源于胎替尚微經流于桐柏始大故禹只自桐柏導之由

是而東則會于泗沂蓋沂水出箕山西南而入于泗水出陰尾東南而入于淮此言會者以二水相敵故也入海在今淮浦乃沂水先入泗而泗入淮經以沂水入泗處去淮已近故連言之○導河至此五節以四潰立說潰皆自達于海者以仁漢合流入海故止莫一潰今俗以江漢淮舒為四潰而河別出為四潰之主杜撰不通○吳今俗以受全河之委而入海害不勝百俗矣○導淮三節此導北條大河南境之水必表其所自詳其所經而要其所歸淮為潰之一謂在其西洛在其東入海入河者不導其源者蓋以其源尚微也繞注皆非出于其山特自其山以導耳

東先生

上

導渭自鳥鼠 入于河

渭水出南山谷尚小至鳥鼠岡六始大故禹只自鳥鼠導之達于洛沮皆入渭入河東會于澄即澄水攸同也東會于涇即涇屬渭納也東過漆沮即漆沮既從也達于大與渭並故曰會既得達涇渭愈大漆沮皆小故曰通前分言于雍而自源但流言之于此也

導洛自熊耳 入于河

此即豫之伊洛澗關既入于河也洛出冢嶺尚微至二耳始大故禹只自熊耳導之渭水入河則不惟江渭之水得其歸而四潰以西之水無不怡矣洛水入河則不惟澗關諸水有歸而

四濱以東之水無不治矣○渠謂二節破云聖人之導河洛也必先有所合而後有所歸焉主異自同歸意上屬雍州下屬豫州○渠河至此七節上五條入海下二條入河其次第皆自北而南

九州攸同 四海會同

此據結平治之功也據傳謂結九州四海無不平治則九州句是胃四海句是振承九州句虛四海句實九州無所不搖四海則單言水就用功說則經理無間曰同就成功說則合異為一曰同竟之時九州分絕彼高此下彼弱此強皆不同矣至此而始同焉攸字與既字不同既者已然之詞攸者起下句之詞謂九州所同者四方之隕已可云云隕卑而山高川流而渾止

尚書要旨

卷之八

五

要見舉公結偏之意四海之隕水涯之地已可莫居則不特究之降宅丘土雍之三危既宅也九州之山槎木通道已可登告不特崇之蔡蒙旅平雍之荆岐既旅也九州之川落濬泉源而無壅遏則不特導之入于海導之入于河也九州之澤已不設障而無決潰則不特彰之既濟震澤定也四海之水無不會同而各有所歸則又不特黑水入于南海弱水入于西海也但隕既渾言土舉卑以見高結章懷庶績降丘宅土壽事也九山刊旅言山舉始末以包中間刊者去舊舊驅猛獸在治水之始旅者定蔡蔡新成功在治水之終結嶠嶠既苑蔡蔡荆岐壽事也九澤也九川濬源言水舉源以見流結既既道既入壽事也九澤

既既言渾舉外以見中渾有波障則不從渾源既既渾源定孔殷壽事也又言四海會同渾源海內之水莫不會同而有所歸又百川以海為壑故言四海非指海水也九川言水之治其文不一而此則指之曰九川濬源源二字理最深微聖人萬事無不從其本而治之也要之鑿龍門疏九河有治其上流有治其下流是其功非一歲而為之也曰濬源則皆舉之矣○袁先生云受氣水為川川之源最不一如河自西北而東南水之注者甚衆濬源正是濬源濬源川若說其下流則在四海會同內非非濬其山源濬山源在九山刊旅內須要提得明白彼非築阪以障之也注時泛濫今時水定有猶無決各循其畔也或

尚書要旨

卷之八

六

因卑下作度岸理品有之但意不在陳耳四海會同罪四大海之水乃四海地界之水來而會之而同一也故傳云各有所歸如東歸東海如西歸西海之類○此與下節相印即地平天成六所三事九治也○濬源合此三條見治水之功之祥此條見治水成功之狀要見濬源治而九川之水無不治可知九州同而渾源之治無不司可知○九山三句以時而高山流而為川緒而為渾三平說○九州四節破云聖人當治定功成之時惟此德以化民也

六府孔脩 成賦中邦

此總敘貢賦之典也六府孔脩品業其節米菽水之一濟濟而

夫亦無不治之孔修者庶土二目地以制貢成則二句曰
日以制賦皆本六府孔備水者五行之先土者萬物之本地乎
而天成此六府之所以孔備也庶土交正庶慎財賦此土賦也
成則三壤成賦中邦此田賦也○鄭玄云以萬物生焉則言土
以人所耕而耕獲焉則言壤庶土色性不同五方物生異宜文
相資校以制天下之地征三壤上中下也三之中又三焉其賦
有定則故曰成賦中邦任土作貢或及外夷什一之征止在中
國○庶土為財賦而正故交正之而即庶慎也三壤為田賦之
則故成則之而即成賦也慎字成字須明白交正者合九州
之土宜而交相正之何州產乎何物何地產為最良然後常者
為要者
為歲貢者為錫貢不貢有于無而猶恐其過也不取盈于富
而猶懼其溢也故曰庶慎成則者合九州之穀土而品第之孰
為地孰之廣狹孰為人工之早晚然後正歲者守其經開出者
通其變輕重有成憲不因時變增厚薄有成規不隨意變易故
曰成賦中邦對四夷言之土賦及于四夷土是各州之夷如箕
之屬夷徐之淮夷是之故知中邦亦是各州之中古者田之可
耕則整齊經理謂之中國其田不可井則墾塞之地強以戎索
然則所謂成賦中邦者只指田之可耕者言之耳等則明而賦
稅均誠為治之至要後世征歛無窮高下無等惟為畫一之法
以病民亦何辜也○九州攸同合此隸天下之宰司其功與

天下之利異其制○四海合孔終以一特治而五行無不治
錫土姓
寄已除地利已闢苟不乘運諸侯以治之何以奉宣德化乎
故錫之士以立國而定其限制錫之姓以立宗而辨其分族即
前一二師五長經理之制也○金仁山云錫土者賞其勳庸
定其限制錫姓者表其勳德辨其分族封建之末因經洪水之
患則限制多不明有土之功則庸勞所宜賞此所以備封建之
制也○袁先生云錄勳勞金不重只重封建上蓋欲諸侯共治
天下以納斯世于化或之中耳封建亦非創自禹水土平定之
後或以其舊或建其新或與或絕絕杜氏所謂昔固有只今偏
有者要者
錫之也○六府合此上見謀取民之義不以天下奉一人下見
廣愛民之仁不以一人治天下
祇台德先不貳朕行
此二句或為所嘗言記之此中者以見禹之經理有本而能踐
其言也○朕行即台德不貳兼民重水土平上謂水土未平
貢賦未定諸侯未建吾雖未嘗不以德帥天下而天下未必無
罪也當治定功成之時惟敬我德以先天下而天下自將休平
成之澤而樂于歸化矣尚安有距我之德行者乎禹謨言各迪
有功是也○所祗者德則于無可矜持之內而獨審其操存于
無所觀聞之時而特致其莊畏工夫最密德而曰台則以方寸

為八表之權所謂振舉于此而遠者聞焉振舉于此而遠者故
焉故不距也○舊本日記云通篇皆經制也故此示其精微之
要只一德字千年宇宙入焉經理一著天以之覆地以之載
山以之峙川以之流民物以之成若萬世以之永賴所以為之
者不過極台德而已九州殊實萬國異疆此心同也此理同也
禹惟先之以所同所通者化所存者神既得而達之吁豈曰小
補之哉○九川至距朕行規模次第雖事乎立法之維持綱領
樞紐實係乎躬行之感化○錫土姓二合上見以入治久推廣
德化之仁下見以已化人端本澄源之義

五百里甸服 五百里采

賦是粟米之征實至末服是力役之征止貢上三句此為所謂
獨成五服至于五千疆理之制也甸取田賦之義侯取侯國之
義綏取綏安之義要取要約之義荒取荒遠之義皆舉重而重
甸服分五等侯服分三等綏要荒各分二等○正義云五服竟
之舊制洪水既平之後禹乃為之節文使賦役有恒職掌分定
甸服去京師最近賦役尤多故每千百里即為一節侯服稍遠
故二百里內各為一節三百里外共為一節綏要荒三服去京
師益遠每服分而為二內三百里為一節外二百里為一節甸
服入穀侯服以外貢不入穀圻內天子所自治惟取田賦充用
穀焉當時制名甸服示天下以務本重穀也賦字貫下五司粟

卷之八

七

卷之八

卷之八

七

米之征也服字包上三句力役之征也米精于粟精于粒止
精于能精于能精于能精于能精于能精于能精于能精于能
送也蓋三百里去王城為近故既自輸其穀經籍而又為四百
里五百里之民遞送其粟米于帝都也謂之遞者三百里交與
二百里二百里交與一百里也故內三百里言納又係之以服
字而四五百里之粟米則不復言納其意可見也聖人尚不使
四百里負粟五百里負米後世乃萬里輸將何哉○金氏曰經
納絲重故惟百里之內納之若二百里則去極而納經四百里
則納經而納粟五百里又遠則云穀而納米近者重而遠者輕
重若粗而輕者精賦皆什一力則以遠近輕重耳又曰古人九
數有粟米均輸二法蓋本于此然獨三百里之民納粟而不粟
視他處為甚輕而有服役之事焉服役獨在三百里者蓋酌五
百里之中為特輸粟米之賦也夫三百里之民受遠邦之粟米
而為轉輸力若勞而賦則省又以見古者賦役不兩重此帝王
之良法萬民所當行也里者道塗遠近之數非方井之里也○
日記云古者天子之制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然而
粟米之輸近取諸甸而已足無仰于外也秦用鄭國渠以富強
而并諸侯夫秦人之事至不足道然務農積穀以強其根本則
漢人所不能及彼外事攻戰而訪三晉之人為之力明于內夫
三晉之人秦得而誘之秦盡其地力三晉不能用其人如之何

不為秦所并耶自漢以還轉漕外郡而京師習于食元人高
歲漕不至始經營京東海田城門一不關貴人無所得食抱珠
玉而死者明證也○桓台合五條要見教化無勞法制有限
疆理實所以廣德化意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侯國一句內臣之祿一句外臣之爵句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
為侯國之服上句是制天子之祿此采是朝庭公卿大夫元士
食采之邑是制天子卿大夫之祿也視此則圻內固不以封而
此卿大夫之食邑亦取于侯服耳千里之甸天子專之後世不
然故地浸削而王室日以弱也男邦小國言男以兼于諸侯大
男書要言

卷之八

二

國言侯以兼公與伯內小國則明有所依外大國則足以為屏
翰或云此題不可以大小入破恐卿大夫邑地不可作小國也
亦不可以內外入破恐碍注侯服三等之語也百里二百里次
第之詞與甸服同例三百里計數之詞與綏要荒之服同例甸
服五之侯服三之綏要荒各二之見漸外漸畧之意

五百里綏服 二百里奮武衛

侯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為綏服謂之綏者漸遠王畿而取撫
安之義內取王畿外取荒服各千里而綏服介于其中故以內
三百撥文教所以接華夏之教以撫要荒以外二百里奮武衛
所以禦要荒之變以安華夏文以治內武以治外綏綏服言之

以見由此而內其文教之機由此而外其武衛之奮皆準之
又見內非無武而以文教為重外非無文而以武衛為主居
綏于塞內自廣其坊與快心狼望之北務逞其武者皆非王
奮武衛之意也○文而曰教則非徒崇尚虛文專取其崇遠民
性也武而曰衛則惟取守衛其民非以侵暴也撥者勦其風
氣則柔與浸深先浚而施之也奮者振揚之義蓋常振揚其
護衛者使奸暴漸消而已亦非逞其威之意也

五百里要服 二百里蔡

綏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為要服要約之義其文法畧于中
國而羈縻之而已于其中分三百里為夷二百里為蔡夷易也

卷之八

二

無中國禮法秦放也放罪人于此

五百里荒服 二百里沔

要服之外四面各五百里為荒服此為四遠蠻夷之地田野不
井人氏不多故謂之荒服所以經畧之者又簡于要服矣其中
三百里謂之蠻因其俗也二百里為之流則有罪者流徙于此
夷不過簡易而無禮法重刑獷悍而甚于夷矣流又遠于蔡者
罪有輕重故地有遠近○甸侯二合要見賦役有精粗分封有
大小○綏服二合以先小浚大內文外武作關鍵要侯綏明

東漸于海 告厥成功

此即記禹教化之所及承治水稱服神百德先來漸者入其中

被者覆其上暨則望而及之也聲教至海濱則止何以云漸
海蓋海島之夷與漢沙以西之是戎威實貫于中國是以漸
之聲教東不止于海且漸入于海中而不止流沙又蒙被流沙
之外矣漸漢于被之深于暨東面皆有所止之地南北獨不言
者南北之地遠也海是東海極廣流沙是西海極廣南是南
北廣極廣故極之曰四海人所聞為聲所教為教聲虛而教實
聲先而教後極是一箇極德也聲教計于四海即上東漸三句
上是分言下是總言下句即中上句也平水土定貢賦而萬邦
成作又之佳建諸侯制五服而四方臻迪功之化講四海要見
非極理所能限意至此則不距朕行者蓋極其遠矣成功以平
而希希古
水土為主而定貢賦建諸侯制五服廣德化亦在其中錫以圭
來奉土之誠主以玉象治水之事上之與下請之錫而奉圭
而云錫圭主何也蓋為齊成百世之功不可以常辭書猶之象
舉舞而曰師錫蓋為天下得人非常之事也○鄭結云使帝
聞之油然動微乎之念者在此告矣宣徒曰承命治水告畢告
分而己哉○日記云首云禹敷土終曰錫圭主告厥成功只
起結二兩字而中間數千言實事相應文之妙也一篇皆記禹
經理之事而極台二句突出又奇蓋此禹經理之要也無此以
禹之本雖聯手雖足其身為天下豈能使人之五服遠近而轉
形氣化也哉九州殊實萬國異疆而禹能使天下如一家中國如
音無他極台德先而己化書記禹功則事功而已無復他意矣

尚書要旨卷之九 夏書三
大我者有君不臣之罪乃召者來夏殷命特之維六卿六卿
之卿平時則各治其鄉而屬于大司徒有事則各將其軍而屬
于大司馬與國之六卿不司及其誓之則率更下及士卒皆在
其文文稱六事之人謂凡有事于六軍者必悉殫以五行之材
廣其輕忽則兼理言矣威侮五行則必有過取庸用之事故曰
廣下急矣正刑則有無君之心故曰背上此節是言討叛伐罪
之意見已之奉乎天○左不攻節是嚴坐作過退之法見臣之
尚書要旨
當奉中居皆所以一家志而起其急也首左字當一斷呼左之
人而告之也下右字御字亦然古用車戰一車甲士三人步卒
七十二人甲士在車左主射右主擊刺中主御馬步卒從之無
二十五人為一兩蓋甲士則兩之是而步卒則各供其長而
為之助者也故古者臨軍皆執所戒者三人即已呼左則凡軍
左執射者同聽之呼右呼御亦然凡車之命集此三人自一乘
至于萬乘皆有是三人者左治其左之事右治其右之事御必
其為之正謂不失其馳驅之法譬其托于射玉良為之說遇二
朝而獲之十是御者之法與射者之巧各得其正相應如一人
而後為善也故左死于射右死于刺甲者死車步者死列節制

如此所以能為不敗之師此光平之軍法也祖考遠廟雖遠者社主也出師則載其主以行言必有尊也祖主陽主其故賞于祖社主陰主殺故殺于社此軍前之賞罰若事定論功則及而行領至美勳于廟而祭殺者言即有父子親屬同祀亦連坐之皆指在軍前之人非其家屬也戮字非必誅殺言死顯其罪以令衆時曰戮

五子之歌

太康尸位 距于河

尸位二句一直下言但居其位而不任其事惟以安逸豫樂而滅其德也不必以逸豫句作為尸位之寔失德則失民失民則失國矣故註云自秦其國夫奸雄雖有無君之心非有所棄則不動羿之距太康于河因民弗忘耳田獵雖云習武願豈可數哉羿因太康之逸豫而篡之已又以亡其國恤而思其虐故為泥所篡與亂同事固不亡信矣

厥弟五人 述大禹之戒以作歌
距于河者距于河之北也後于洛之河者後于洛之南也太康滅德失德而忘皇祖之天下至于宗廟祖禋之危亡子亦兄弟之離散五子天性至親不可解于心能無怨乎

其一曰皇祖有訓 奈何不敬
首節述大禹之戒次節則以已之不足恃民之可畏者申結其

言

之傳語明透可玩說至民惟邦本慶用一旦字見得上是火極說下是究竟說蓋國之有民如崇墉之有基下之而不親是自利其基也君民以勢言則若下而不相近以理言則可近而不可下也時說以民惟邦本二句為推原所以可近不可下之故謂君民之分雖殊而上下之情則一故可以親而近之不可以疎而下之何以見其可近不可下也蓋得國原于得衆有土在乎有人民寔邦家之本也既親近乎民而本至于固矣然後有榮懷而無忮陞而邦乃其昌也否則民心既離而欲邦家之永保也得乎天以邦寧由于本固如此則信乎民之可近而不可下也○易曰山附于地剝上以厚下安程傳曰民重于坤山

附于地也山高起于地而反附着于地人君與居人上者親剝之象而厚固其下以安其居也下者上之本未有基本固而能剝者也故上之剝必自下剝則上危矣書曰民惟邦本○國邦寧○按節從謹對明皇曰在庑之臣以言為謀開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心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嚴遠臣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按明皇平日下其民至于開門之外事皆不知一旦失位出奔田野父老乃得睹天子之面而出其款直之言明皇于是撫然自失回思向之九重嚴遠乃所以釀成今日之事向之所親信狎昵者今皆不可恃而天子所與為崇高富貴者乃此草莽野鄙鄙

者今皆不可恃而天子所與為崇高富貴者乃此草莽野鄙鄙

之民也故曰上下之業以執相扶而已民可近不可下信
予字雖五子自稱其寔指太康也一能勝予時說謂無一不能
勝予以一字作皆字者似無味承上訓意而言民心不可失一
失民心則君民之分不足復恃而愚夫愚婦一能勝我矣平日
意向所在奉之以天下之力一失其心誠知愚夫愚婦一能勝
我乎一人三失即推所以能勝予之意言既遠疎滅德又幾遊
無度所失者衆也夫以一人之寡而三失之多豈能勝民怨之
衆乎民之怨豈待其彰著而後知之所謂不敢言而敢怨者也
不至彰著則人主不知著而圖之常患無及故當不見是國如
民情欲逸吾役而勞之民雖未怨也度其緩急而張弛焉如民
尚書集言
欲實饒吾不能無稅飲民雖未怨也量其有無而取會焉今予
之失民既如此民之怨又如彼即欲圖之亦何及矣故以予多
失之君臨彼積怨之民漂乎若朽索取六馬其敗忘可立待矣
豈不危懼可畏之甚也哉嗟夫奈何始之不敬而至此極乎末
要綴轉本固邦字方得申結意○按此節傳云予五子自謂也
末節傳云仇予之予指太康也義例分明則此節但以泛論其
理為長謂以予視民但見其可畏如此為人上者無一而足恃
矣奈何不敬乎而予糾舉以予臨民民二句出題余主此說以
失旨見撥時人不信經而信傳不信傳而信相沿之俗說蓋不
止此也聊書以志慨

其二曰訓有之 亦或不亡
此述禹言人君不可縱欲也色貪酒嗜博字皆人君所不能其
者但不可荒甘實收靡耳一字或字重看見不必去者皆有
其一二未有萬一不亡者則兼之可知矣祖訓綱如奈何不
念之而犯禽荒之戒乎
其三曰惟彼陶唐 乃底滅亡
此推原皇祖以道得天下而太康失之也惟彼陶唐二句是推
原夏之所由得天下其末已遠矣上句以堯事重議下句以禹
有下意重議中間補堯校舜一投禹相受一道以有天下意不
可以三聖平說○別記云自堯而始一道相傳故以陶唐該舜
尚書集言
禹自堯而下皆都冀州故以冀方按天下○今日之冀初蓋紀
祖聲造之而止豈自舜始哉惟彼陶唐敘明開心學之傳堯舜
衍軌中之堯堯以是傳之舜而舜以是傳之禹明其道正其紀
綱故能成二代道規而得以有世冀方之天下也是我祖之天
下帝堯之天下也其所由來者漸矣我祖之得天下得之以此
道也其所緒造者履矣今乃失其君天下之道亂其治天下之
紀綱一旦而虛于滅亡焉是得之甚難而失之甚易豈不深可
哀哉○道者紀綱之條紀綱即道之條也陳氏云道者君天下
之條紀綱者維持天下之制○月記云將亂之君道先亡紀綱
次之則國從之矣必兼之理也

其四曰明明我祖

明：二句是，備大德以君天下。有典四句是，立大法以保天下。典則是法之大者，垂治天下。石鈞是法之小者，垂一民信上。此言大禹慮遠，而太康失之也。明：我祖二句，只一主意。傳謂禹以明之德，君臨天下是也。不可謂禹以盛德，故致大業明者，聰明之性，不荒于遠，豫而紀綱之數布者，有以燭其幾微，審知之資，不眩于遊，而法度之精詳者，有以會通其與要。蓋克勤之德，蓋虛于克明，而克明之精詳者，有以會通其益，擴乎無外，而純乎溶，哲之遺規，或指動，儉不滿意，約適宜說，恐于明字，不切，為邦之君，即上，有冀方，如是則當時所以尚書要旨

卷之九

十

經世而信民者，固盡善矣。然以此而治當時，即以此而傳後世。有典章法則，以貽子孫，其慮後非不遠矣。至于鈞石之齊物者，王府亦有之。其為後世慮，不亦詳且遠哉。四句要如此，振揚者，此皆我祖之令緒，而所以迨宗祀于萬年者也。今乃荒廢其緒，而至覆宗以絕祀，是皇祖之慮天下，為甚周，而今日之失天下，為甚易，不亦重可哀哉。自其經理可和，而謂之典，自其中正有準，而謂之明，二者必難分姑以財用譬之，以出納有太法，可常守而不易者，典也。就其中多寡各有定數者，則也。關取通意，若彼此不同，而有折閱，則非通矣。和平意，若取與不兩平，而有爭爭，則非平矣。禹慮後世法度廢弛，有時不關不

和故存此二者，在王府使有所取正也。荀子良賈不為，則不市折閱，註謂損所賣物價也。典則流說治天下也。典則流說治天下也。包巨，紙而如下文鈞石則察其一而當以見為貽謀之遠。百度待信而立故，舜同度量衡，武王謹權量，正以民信，所禁上即上之法，制禁今之所關也。此事上自官府下至民間，一則為信，二則為奸，故雖以古之帝王，莫不謹于此。而之贈謀之遠，至于鈞石而具，有太康荒廢之甚，至于紀綱之盡廢。

其五曰嗟呼曷歸 雖悔可追

補夫天下對仇于句，無國對辭陶二句，無人挽追咎之詞，曷歸仇于，皆指太康而引以自悔，仁人之于兄弟，榮辱一體，親愛之

卷之九

二

至情已辭陶思之深也。思之深則欲見之切矣。而又自言頌學有性悅，頌厚色，愧也。慙託心，慙也。此五子言其在洛濱，僕而望之之時，其情如此也。又言人君不愼其德，以至此，雖悔其可追乎。言無及矣。從首潮從暴，此為深怨之中，有悼有傷，有思有慕，而歸于以理自反，未嘗少有憤激之意。蓋自廣延之，歌至此，雖詩之有變風焉，亦可謂變而不失其正者矣。五子其哀夫哉，就其放之明，德無傳矣。

備注

首節微征本序，告于衆三節，是者，義和當任之。耶，今予三節是，嚴，士出師之，律皆禁師之詞也。

惟仲康即位 永王命征

六師分是美仲康能挽征伐之權下是美彼使能承討罪之命一操大政以收昇之兵權一行天討以育罪之羽翼

告于衆曰 邦有常刑

首保定分次于路分上是述聖人之訓見先王之資臣以盡道下是述聖人之令見先王之資臣以盡道一致嚴于天戒一致嚴于不恭皆所以刑義和之罪兩平者聖指禹先王則近指禹以前不恭謂其謀訓謂其言皆經登于心思而發揮于議論者非有二也定保即明微明微言其訓之不可違定保只提是保安不可分定與保言觀註可見言以之修身則德可久以之致尚書要旨 卷之九

治則業可大卓然可以保安邦國也先王四句即謀訓也通以德政貢譏先王克謹天成言君能存畏天之心于上過災而思所以消耳也臣人克有常憲言其大臣能存畏天之心于下凡大政所關紀綱所係常法所在能秉持而無所失也言官修輔言其群工庶僚各修其職以輔其君不以位卑親遠而忘有故也如是則其君內無失德外無失政而為明矣治法自大臣始故言克有常憲其是大臣亦修輔百官亦有常憲也○不可以孟春節亦為謀訓之語訓自是訓令自是令分看為是孟春一歲之始天道肇運于上而氣序為之變易人君居端于始而政令為之更新故欲聽善改過以起維新之治也官顯

只一人規也君也謀也君也不可作職之大小看蓋工乃無者通以德政貢本為義和昏迷天象都引此者平時坐視若得夫而不知猶且有罰况天戒又得夫之大者乎上自官顯下至百工猶欲其諫不諫謂之不恭况義和不惟不言又廢其職

惟時義和顛覆厥德 不及時者殺無赦

此正著義和之罪以見其當誅也顛覆二句是言畔官離火之即做擾天紀二句是言畔官離火之實乃季秋九句則又詳言做擾天紀之實也政典是引以證于先王之誅先時後時延言義和則于先王後時之誅者馳走皆有事于方夫幣帛以救日者益日食之變正天戒所在不特君之克謹于上臣之守法于

下而已雖替者與音夫庶人皆被日如此其急也○諸奏鼓奏進也古者日有食之天子伐鼓于社諸侯伐鼓于庾周禮救日月太僕贊王鼓鄭注云救日之時王或親鼓則此贊奏鼓當是樂官進鼓于王親鼓之太僕乃贊之當又有餘人助之鼓梁傳謂天子救日置五麾陳五兵五鼓正義云所陳既多皆樂人伐之此雖無闕大義亦不可不知也○唐太衍曆日度議曰古文集與輯義同日月嘉會而陰陽輯和則陽不疾乎位以常其

則除亦會章示冲以隱其形若變而相傷則不輯矣不輯則日食可知○王義曰先時不及者明為曆之法四時節氣望晦朔不得先時後天時先天時為所合之日在天時之先假令

天之正時當以甲子為朔今曆可以發亥為朔是違曆先天時也若以元丑為朔是違曆後天時也先時後時且必殺無赦况昏迷于天象乎觀蔡鼓書夫施庶人走而義和猶固聞知是不但推笑之失而已蔡氏以固聞知為後時蓋日食而拂知是失時之大者也

今予以爾眾士奉將天罰 欽承天子威命

義和之臣仲康命之而曰天罰者天討有罪人不得而私焉假援天紀得罪于天矣故奉君命即奉天罰也自將士之奉已言則曰尚弼自已之奉君言則曰欽承威命

大炎崑岡玉石俱焚 咸與維新

尚書卷之九

上既慮其畏縮而勉之以武勇此又慮其濫殺而示之以節制火炎四句泛言下四句則直言今日無如此穢厥巢魁指義和此句提起胸後句與舊染二句對看胸後為惡者所迫而非其心舊染為惡者所化而非其始皆可以還善者也沈云一則法雖可治而情實可矜一則事雖為惡而法猶可恕○尚弼予至周功在第二節截上是改殺之法所以施于敵人者下是統馭之法所以施于將士者○舊染至允濟分節截上云以有善之仁見王師不戮無罪之人下嚴馭眾之義見王師不貸憐令之士○穢厥合周功上言致討不容于濫下言軍法不容于寬

嗚呼威克 爾眾士懋戎武

威者嚴明之謂愛者恩惠之謂是二者皆所當有但軍旅主肅軍之道威勝其愛則信其事之必濟愛勝其威則或流于姑息故信其無功誓師之未復嗟嘆而後誓之使其凜然知不可犯而用命焉威者臨軍御眾之紀律嚴明當斷即斷不姑息假借也蔡氏訓愛為姑息非是○朱子曰巡而拊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此意也少不得此豈非愛之謂乎○程子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有法所謂節制是也徒嚴則是無愛矣威克厥愛非無愛也姑息債軍之道也豈但無功而已哉謂之司威克厥愛之克厥威即見愛乃威中之愛威乃愛中之威而非有一也但軍旅之道以愛勝威則不若以威勝愛耳慈以威勝而柔以愛勝

尚書卷之九

愛不妨有愛以公勝威則令或不行矣

士

書要吉卷之十 商書
進士第翰林院 國史檢討延文王官堂字泰甫著

湯誓

王曰格爾眾庶 天命殛之

多罪及下有罪夏德通指率遏衆力率割夏邑謀天命○命○只○在○人○心○離○上○見○此○處○且○未○露○出○

今爾有衆 不敢不出

新安陳氏曰湯之興順乎天而應乎人此一節可見商民以一己為心湯則以上天為心蓋是時夏之天命已絕湯所以順乎天也

商書要吉 卷之十

今汝其曰 今朕必往

呂氏曰夏罪其如台是夏民在塗炭而商民自在春風和氣中也陳氏曰此一節見商民自以一國為心湯則以天下為心蓋是時夏之人心已離湯所以應乎人也○金仁山曰吊伐之師義也而毫衆有不恤之怨何也曰自毫衆而觀則如在春風始在惡毋不知有天下之暴亂也自夏衆而觀則如水斯溺如火斯焚不可無聖人之拯救也故在此之怨雖曰我后不恤舍我精事而在彼之怨則又曰侯我后奚為後我觀成湯辨曉之詞首之曰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精事而割正夏乎畏上帝才敬不正豈毫衆知已事之小而不加天意之大在聖人則不可

不順天也雖之曰汝汝矣曰夏罪其如台云云蓋毫衆知前已之安而不知夏民之危在聖人則不可不救民也○言夏王政大率皆勞絕民力大率皆殘虐民生故為之民者亦率皆怨千事上而不相和協至有謂與之偕亡者則其情竟乖離而譬視其罪也甚矣夏德如此彼雖不能如我民何而我其如天下之怨何哉此朕所以必往也

爾尚輔予一人 罔有攸赦

董氏鼎曰示之以賞罰者誓師之体不得不勵士氣而一人心非誘以利怵以禍而強其從我也

仲虺之誥

商書要吉 卷之十

此篇作四段看首節是本作誥之由仲虺二節是誥以天主居之意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謂簡賢三節是誥以湯德足以得民而民之歸湯者非一印作賢三節是誥以湯君艱難之道人心離合之機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謂之誥者一以什湯之勳一以曉其臣民報庶今人專以釋勳為言不復及下句則失仲虺作誥之意矣

成湯放桀于南巢 以台為寔

成湯放桀于南巢功無怨而德彰故曰惟有慚德蓋綱常易墜不忠之臣何代無之畏而不敢肆者猶以古無是事而無是人曰耳自我為之人焉有不備以為辭者宋理萬世君臣

之倫而故其口實能無斷乎登氏曰觀湯之養民湯之養民

仲虺乃作詰曰 奉若天命

通篇只是一意要識得天立君之意是一箇大綱領本眼目惟其如此故伐夏之師為不可已為不得已而伐夏之君有無窮之恤為不可不盡為不容易盡欲湯深明于時又職分之在已而不必專以德之不古若為規也○陳止齋曰仲虺作詰非但釋湯之難亦進德戒滿之書也○亂因欲生此探本之論也種種欲根皆因形骸而起如有耳目則有聲色之欲有口鼻則有臭味之欲以至欲名欲利等只為執此形骸為實遂紛然而起

尚書要旨

卷之十

五

生此人即具此形骸具此形骸即具此欲故曰惟天與民有欲循此欲則愛遠此欲則惡故蔡傳委惡總謂之人欲愛惡然而千辱生焉此所以惡也聽者耳無所應明者目無所蔽耳目既不則五官百體皆成解脫形骸既解脫則一切欲念當自消融矣○不執形骸欲從何有○聰明固有由崇及而至於此處曰天生烝民而實稟上和下順明之人以已之無德治民之有欲或教之而消于未事之先或治之而助于既事之後皆所謂時人也○昏者聰明之反夏桀昏德已先殺于欲矣民墜塗炭不必被桀之虐飲水愈渴便是塗炭欲入愈熾便是炭火開時靜坐試觀往來之民豈生後後就相率逐就不在塗炭中乎為民上

尚書要旨

卷之十

五

者宜思所以拯之也○字從此○說起○錫者寬界之意○獨慎○智者氣化聚而生人聖人聚則厚之氣一毫私欲不得而蔽制之聚清明之氣一毫私欲不得而塞蔽之此所以為錫王勇智也○錫王勇智所謂天半聰明也○許氏曰人之所不能為者湯能為之是其勇人之所不能知者湯能知之是其智○朱先生曰不但賦之以聰明而併昇以知勇欲撥亂世而反之正須是有謀有為是也○表字以象言即是測日之表故曰表正于此而影直于彼蔡傳主此以入言即是表儀之表欲念念消則表儀愈正而正及焉邦矣服而曰舊者以一代言則為先人之所服習以天下言則為開關以來聖人之所共由焉之子孫不能繼而湯繼之非華也○實績也○茲字指表正績服言與字蔡傳訓作常字實色綱常在內湯首履萬世君臣之變而應以為此但承循其常與蓋以下奉上者固綱常之正而以臣代君者亦所以全此綱常也○天者無常之理所自出而順道皆天也則順道皆常也○命命之也天命之以正焉邦而湯能表正天命之以績焉服而湯能繼之所謂奉若也○什湯之漸正在此處○我乃錫王勇智重德上○說傳中遂以有為是以有謀正言其聰明之德足以知人之所不能知為人之所不能為故曰非勇智不能成天下之大業也○此貼見所以獨審勇智之意非便以勇智涉事功者也○下表正焉邦二句正是成大業之事皆未熟事○天意欲湯如此

也。表正二句一連且唐說表標也。主標于此人所取正故曰表正。此四句皆重天使之如此不可以為君答天之事。大意言天之所以厚王者夫豈徒於茲文命四敷禹之表正有素矣。今將使王也。劉健以居中而立之標準以仰承乎祗德之風。明哲以作則而陳之執極以上維乎執中之緒。使斯民不至于爭亂而禹功不至于過佚也。然所以表正續服者果何所從事耶。蓋與常之職常服于禹而適之大原則出于天者也。今惟于入紀之既墜者勇以振之而克緩厥猷祇承天道而不拂于綱常之義晦者智以察之而皇建有極奉順天常而不違則所以表正萬邦而續禹舊服者在是矣。是天之厚王者正托王以大事也。今尚書要旨 卷之十

日之有天下亦迫于天命之不容辭耳。尚何漸哉。○天錫勇智此不生取明應表正四句。此時又應率字如要見率。天下其由之意。舊說與即五典天道即元亨利貞。記云與指天道即。慎典庸禮命德討罪是也。此萬世之常道也。堯舜以來歷聖相授守此而已。然始棄之而禹之舊服墜于地矣。循而繼之非湯而誰。祥聖異代而相承百王異姓而相繼謂此而已。禹所服行求曰建皇極叙彞倫而已。以其萬世之所常行故謂之與不負之十孫庶彞之而異代之聖賢興復之往來而然何謂天者與常之所自出五典天叙也。五禮天秩也。五服以章有德天命也。五刑以勸有罪天討也。○別記云茲字要分曉蓋上言天意如此

此言王于茲惟率循其典常以奉順乎天命乃所以承天意不然則豈天所以錫王勇智之意哉。蔡傳篇末總意提得甚分曉。曰先言天立君之意而天之命湯者不可辭。此句括盡此一節之意。天立君之意指惟天生民有欲以下天之命湯指錫王勇智續禹舊服不可辭指茲率厥典奉若天命如此看豈但不失蔡傳之意亦的確是伸屈之本意也。我以率厥典正指言續舊服之書通上皆為天使之如此此由誤認蔡傳之意致生膠泥而反失之也。蔡以典出于天率與禹之舊服何常通指此為天意而不及于湯哉。但先儒以茲率厥典二句指伐桀言則不可耳。既承天意率厥典則一人橫行于天下自不得不討尚書要旨 卷之十

雖不指被伐而放伐在與中矣。○天乃錫王勇智五句。首句截首句作二比。總題率與意作過文。若此者豈使之自餘而已哉。蓋典常之理原于天命固禹之所服行而萬邦之由表正者也。天錫王以勇智者正欲云云表正續服事二比。率與奉命串二大比。

夏王有罪 用典厥師

此申上節意。夏王三句申德。二句式商三句申天乃錫王五句用使有商受命用使昭明其庶彞而謂時。又有夏德彞衆從而商有明德衆從而明天下之係乎有如此王。第思所以承天耳不必漸也。

簡賢附勢 言足聽聞

上二節言天命此下三節言人心。說禁絕無道而又有簡賢附勢之徒為之濟惡。此戒商之不察于夏有由也。而况湯德足人聽聞尤禁所深忌者乎。簡賢附勢。實錄有徒。所謂助桀為虐者也。至以苗粟喻桀。勢則當時桀勢尚強而湯危殆可振。仲虺之言及此。非以其必不相容而湯之先殺制人為得計也。上曰湯之一身乃天下所倚賴。使南巢之師不舉則必見剪除。于桀將失天人之望耳。惟其如此。故湯之小大臣民皆重足而立側目而視。凜然莫必其命。而况湯之德尤言之而足人聽聞者乎。初聞曰聽。既聞曰聞。按觀堯叢曰。夏罪其知台則儘有尚書要旨。卷之十

安樂而所謂小大戰者乃是庶邦非商報也姑從傳釋之

惟王不通聲色 彰信龜民

此言湯德足人聽聞之實。乃指為諸侯時言之。不必截或以彰信即聽聞非是。蓋言其德之彰信正見其足人聽聞也。聲色者誘人之陷。非故曰不逆。使利者悅。德之積。勢故曰不殖。人心惟不能無欲。故見可欲。鮮能自克。聲色使利。孰不知其誘然一有入焉。未有不陷溺其中者也。惟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人欲之私。故于聲色則不通。于貨利則不殖。曰不通曰不殖。則非但四者不能為之累。而聖人之心立脫然于四者之外矣。聲色與耳目相粘。無一息不交接。最難脫離者。今曰不通。謂心常遠之也。

耳不染聲。目不染色。最是難事。在物為欲。財物為利。欲理道者。既不以豐財足用為事。而湯則不殖。是無利之心矣。天子不言無言。諸侯不言多寡。三代聖人之心法也。人主一心。政治之原。此心一染于聲色貨利。則承意趨今之人見親而好惡取舍漸不得其正。于是衆說可以毀有德。衆譽可以進無功。欲官賞之施。一稱其功德之實。如推衡之不真。豈可得乎。故九經之道。遠色賤貨。而後能貴德。勸賢。本原無累。則所向脫洒。德便德官。功便德賞。人之有善。便君已有之。有過。便改而無所係。本一此心之清明。不累者為之也。官德賞功用人之大法。德就抱負說。切就建立說。德官在授任之初。德賞在委任之後。株即

尚書要旨 卷之十

茂字株。德古通用。四株字。見得惟其人之功德足以當之。則官賞一稱其人。以施之之意。德浮于官。非所以待德。官浮于德。非所以慎官。賞浮于功。非所以慎賞。功浮于賞。非所以重。見得聖人處之。便各得其當。人有善也。視之如自己出。樂而之。無一毫之勉強。已未善也。速改以從善。融脫洒落。曾不使乎終日用人。二句。即德。口巧夫。上句不重在用人。上重已之為善。即樂取諸人之意也。成湯聖人。仲虺不稱其無過。而稱其改過。惟其改過不本。所以無過也。成湯之所以聖者。在此。堯舜未至于有過。而舍已從人。湯則改過不本。不本其心。無一毫係累。處惟其用人處已如此。故于臨民之際。能寬能仁。人君一身萬象情。

命故不尚嚴刻而尚寬仁然寬而失之縱任而失之柔則事無
統紀人不畏服將有欲為寬仁而不能矣量同覆載而非縱弛
也。是能寬也。諸若陽春而非姑息也。是能仁也。非以節制嚴厲
濟之之謂也。○朱子曰。今不行禁不止而以是為寬則非也。又
曰。今人為寬至于事無統紀緩急予奪之權皆不在我下稍却
是行其志。志平民不蒙其惠。反受其殃矣。按寬仁人君之大德
也。然有行之不得其道。反為寬仁之累。如朱子之言者。知此則
知成湯之所謂克寬克仁矣。彰者出乎身而加乎民者也。信者
信其寬仁也。此但人心有所係屬。未可說到歸戴上。他民不止
毫都玩傳中語。脈一線索貫下本原。澄微然後用人處已。莫不
高書要旨。卷之十。九

乃葛伯嘗餽 所惟舊哉
上言湯德足以得民此言民之歸湯者非一日也。不可作彰信
之實蓋惟民之彰信所以東征而怨南征北怨所到如時而降
也。征葛曰初自者見前此未嘗有征緣此而所征者非特一葛
也。東征三句是未至而民望之切。征二句是已至而民悅之
深。彼祖謂湯所往之國也。民之戴商非一日矣。鳴條之役以人
心願望之至。蓋民猶以為遲也。王葛思所以愜人心之望耳。不
必慚也。惟舊即征葛之日。及怨蔑之時是也。與今日鳴條之役

相對而言故為舊耳。葛征葛後十七年始有鳴條之役。故中
民之戴商已能于征葛之時則商棄之與豈在于鳴條之役哉。
舊謂即其一時喜望之心見其平日愛戴之久非是。

佑賢輔德 永保天命

上數節言湯之弔伐出于天命人心之不寂已。此下則言君師
之責。既在于湯所以仰承天命下副人心者其道尤不易也。人
心離合之幾與前面人心相應天道福善禍淫之可畏與前面
天命相應以人心天命之無常此為君之所以難也。蓋以今日
言則天與之人婦之誅其君而弔其民所以順乎天而應乎人
何情之有以自今以後言則民無常懷在德而已。德苟日新而
高書要旨。卷之十。十

不已為邦惟懷。又近者乎志一或自滿九族且離矣。況遠者乎
人心合離之際可畏如此。天無常親在禮而已。有禮者封殖之
必加如湯以七十里而受命。底養者受亡之立至如桀薪有祖
之成業而喪亡時惟天道不可忽也。不可恃也。故言崇天道
則永保天命矣。日新之道在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以懋昭其
大德而建中于民其要入在于能自得師而好問若謂其莫已
若而自用則所謂志自滿者也。自滿必不能日新不能日新則
德業自是墮矣。九族乃離而亡也。不難矣。仲連納規之要在日
新二字。慎厥終惟其始。終始惟一。時乃日新矣。懷諸道與
得德檢身俱為君艱難之事也。○當時諸侯固有懷德志良以

不合于德。而見損棄者。必有弱昧。亂亡以阿于德。而不見計者。鳴條既放之後。正命討一新之初。而人心激勸之使也。故欲其示云。佑助也。求賢為助。求德為輔。此理之常。今曰。佑賢輔德。乃是以賢為主。而我助之以德。為主而我輔之。非好善惡勢者。不能也。忠且之心。多有委曲而難明者。故欲顯之。不但樹之風聲。而且散其所深隱也。善良之獸。多有牽制而不得遂者。故欲逐之。不但寬之以文法。而且休其罪未周也。兼謂設官以治之。改則督責懲戒之矣。取者。變置其人。侮者。戮及其身也。賢德處良。其善自大。而小弱昧亂亡。其惡由淺而深。推去也。亡道不可有。故去之有道。所當保故國之邦。就侯國。說蓋推其亡。則永不亡。而固其存。則永存矣。昌字就此看出。○研幾云。昌字寬說。推亡固存。則諸侯皆知懲惡勸善。而治化日進于豐隆。故曰。邦昌。有欲不粘治化。說者太拘弱昧。亡乃彼之所以亡。兼攻取傷惡。雖不同。而同于推其亡也。賢德忠良。乃我之所以存。佑輔顯逐善。雖不同。而同于固其存也。蓋欲與萬邦同其安存者。天子之心也。彼之與亂同事。而自應滅亡者。勢不得不誅。其君而弑其民。亡乃彼之自取。故曰。推彼之所以亡。若安存之道。則我與賢德忠良者所共。故曰。固我之所以存。如是。則人心激勸。莫不勉為忠良賢德之端。邦國不其昌乎。○茂之。裁商至。遂良上。推其得民之久。見得天下不為幸。下示以取臣之道。見有天

下不為幸。○魏曰。新節。士法。○魏取諸侯之道。此皆以備德。身之道。兩兩說。或作陳諸侯之本。非是。從自新四句。論其要。以歸虛。為本。然後日新。以自滿為根。則必日損。至文見意也。九族。甚言其近。萬邦。甚言其遠。萬邦以民言。而且亦在其中。夫上文仲虺言湯之德。則曰。足人聽聞。曰。不迹云云。言湯之得人。則曰。東征西怨。云云。德亦至矣。雖然。德無止法。民無常懷。要勤惕勵。亦新。一日。德乃光輝。而萬邦人心。繫屬歸仰者。亦常新而不獻。少或自滿。則怠荒之心。乘之。德將日虧。而九族之離。自此始矣。故王當勉明大德。以立中道。于天下。德包萬邦。故曰。大德日新。不已。便是德昭。德昭。昭即所以達中。達中。無二。夫中而謂之達。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自大君身止。做出來。與人看。而使之視以為則也。達中之道。存于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義者。心之制事之宜也。事雖在外。而所以制其宜。則在心。事至面前。便以義決其可否。如利刃相。似者。屢便做兩片。故曰。以義制事。禮者。天理之節文。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便是以禮制心。禮何也。視聽言動。皆心也。勿與不勿在我而已。此便是以禮之為制。禮言。以禮為心之準。則也。事得其宜。應物之度。無少差謬也。心得其正。存主之間。無少偏倚也。要之。義只是宜。禮只是敬。聖人事無過動。而尤以義制事。心無妄念。而尤以禮制心。所謂德昭也。蓋聖人力量。可以自裁。

受用而尤作勉然工夫以所以愈積愈弘不特建中于民而所以垂其有餘者于後昆也○別記云此處不可分中之休用益以禮制心亦不全在休上說也重內外合德意要知心得其正乃能制事之宜事得其宜則行無不慊于心此所以為合德而中道始進也嗣父後為昆指嗣位者說○日記云垂裕後昆後王言言禮義之成法不特與當時做樣子而永與後王做樣子使亦有以建中于民也然此道也必學焉而後至故以所聞證之能自得師是委心聽順無一毫勉强矯拂之意凡事出于勉強者非自得秦傳至此又求師之道在已不在人於虛心受益則往替可師三人同行善惡皆師此所謂自得也王不是致王

乃王者之道

謂賢人莫已若者固不可謂庸人莫已若者亦非

乃王者之道

視天下愚夫愚婦一能勝予之意不但天子我輩終日與人交接儻謂一人莫已若便是做根便是亡身敗家之本慎之慎之好問則天下之善皆吾善故裕自用則一己之聰明幾何故小時說以垂裕為德建中之效得師好問為德德建中之本本字放字皆有疵不可從湯蓋實滿者哉而時則當戒湯德積累非一日以至千有萬邦若以其時而言固盛極而易滿之時也聖人之心鎮威而思戒功成而不居不自滿所以日新日新而不已所以其德常新仲德納規之意蓋如此制心制事有禮有義學者學此而已陸師好問者求此而已人之精爽負于血氣

其形于五官者不能皆得其正故必待禮義以自治必得明師良友之啟迪然後有以明乎禮義之所在而制心制事自得準則禮是攝心之規矩能自得師有深味知宣帝為元帝得諸望之可謂得師矣而望之所以為賢與其所以當尊尊服從者元帝固懵然也則非可謂能自得師矣自字最重得師由我而由人乎哉真知已之不足人之有餘故能委心聽順而受其益不然雖以父母之命臨之無益也○魏文侯之于卜子夏田子方固曰師之矣然于夏子方之所以為賢文侯知之否乎吾意其猶夫聽古無耳則其所好者特禮之士之名而非其中心之所自得也不能而問于人居上而問于下問而不誠未有

少得而止皆不可謂之好問湯與三聖主也仲德始而勉以日

新成以自滿終而尤以興喪不常始終之際申戒可以見聖賢

少得而止皆不可謂之好問湯與三聖主也仲德始而勉以日

天下之治一是修德以服天下之心將邦與萬邦俱泛就天下言○宋節承上兩節既初勉之此節又包上兩節之意而結言之也湯恐世以高自實故仲德以慎終告之言為君之道不但為一時之計亦當慎萬世之防者也欲慎其終惟在其始○指勉之○初言終則自此而衍之長久慎終言終崇以致長久之治也此二句就國家之治言殖有禮二句就治道言之可易如此有禮即能懷臣馭民昏暴反是欽崇即推亡固存務

率修德。永保即邦昌。邦懷而垂之無旁也。東先生云。殖有禮一
句。亦暗指伐桀說。見得這箇正是天之道也。王城能自今日而
欽崇之。則可以永保天命。而向所來者。庶幾不操矣。按殖有
禮二句。遂以迄。說為長。欽崇便是。誦始永保。則抑細矣。○湯與
王聖主也。仲虺即以興喪不常申戒。蓋殖有禮。豈非暴乃天之
道。而王國以有禮興矣。然人之操舍無常。而天道之禍福相倚。
一念之不然。則含有禮而入昏暴。亦無難者。故當欽崇天道。統
統業業。益行有禮之修。常虞喪亡之至。然後天命可永保也。然
則今日之事。非以利己乃有無旁之恤。何以漸為。

湯誥

尚書要旨

卷之十

五

首即是本序。第二節作主夏王。咸德三節。是桀失綏猷之道。而
湯順天以伐之也。俾予四節。是湯承綏猷之責。而求助以盡其
責也。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

湯之伐桀也。踐王之官。移禹之祚。是篡也。克夏而歸。至于亳。則
遷就侯國矣。諸侯卑職。來朝是天下不釋湯也。故誕告之。原君
道之重。昭革命之公。叙付托之重。嚴造邦之戒。而終之以聽天
反已之義。皆是。

王曰。嗟爾萬方有衆。

克綏厥猷。惟后。

詰字。包一篇言。見君道所係之重。不重天立君意。帝即理也。大

而無外曰皇。高而無對曰上。朱子曰。秉即是中。今人言折衷。
蓋以是為準。則而取正也。天生人物。御御初。一動。恰如底道。
理。降臨。此與程子所謂天然自有之中。對子所謂民受天地
之中。相似。詩有物有則。則字却似秉字。真西山曰。聖賢之言。秉
曰降衷。才曰降才。命曰降命。深味降之一言。其若天之與人。交
相付受。明命。精然。不離心目之官也。可不敬歟。東先生云。子思
以喜怒哀樂。未發言中。一念未起。不屬有無。故謂之中。若倚根
塵而發起者。則根塵壞時。中在何處。左傳又云。衷甲以見衷是
在內之義。凡由外而入。若非中也。史記云。六執折衷于夫子。衷
又準則之義。蓋恰好處。不可逾越也。降衷。非是天將一個中付

尚書要旨

卷之十

五

與人太極。流注在在皆圓。即月落萬川之義。只是一個理。人人
得之。理上而形下。理不離形。故謂之降。若有恒性。謂順天降衷
之自然。皆有不可易之常性也。即民之秉彝。與程子人欲未萌
自然有準則之義。若字就智識未形。習染不到處。說古今不易
至理。同具。故曰。恒民有常性。由心于日用事物之間。則謂之道。
使安于道。則君不能何謂安。安于慈。子安于孝。知其自然。而
不可易。與其當然。而不容已。心順而身體之。然後為安。何以非
君不能。有刑政以治之。有教化以導之。作之君。作之師。三才所
賴。以立也。化育所賴。以贊也。君道之係于天下。其重如此。有恒
性。則循其性之常。皆道也。然性無不善。而稟有不同。故欲使民

之安于其道必待君師之職而後能也。○曰：此言必待乎君。上帝惟后二情字相對。降衷惟性天所能也。綏猷必待乎君。師而非天所能。乃見君道所係之重如此。端重在君道上。或謂天主君之意則失之矣。衷性猷只是物。但有原于天。其于心發于事之別。故異其名。君有字無。○夫以理言之也。○克綏厥猷。一篇之綱領。夏王滅德作威以下。即綏猷之反。與衆請命。輯宇爾邦。家即任綏猷之責。獲戾上下。若不克勝。守典承休。勅諸侯以同盡其職。而萬方有罪。在予一人。即自任以不克綏猷之咎也。天能降民以衷。而不能和民之衷。民能受天之性。而不能自盡其性。故曰：惟后降衷。即天命之性。恒性即率性之道。綏猷即修德之故。

夏王滅德作威

以彰厥罪

上言君道所係之重。此承上言桀失為君之道。而天意欲亡之也。滅德滅后德也。綏猷之道喪矣。作者有意之詞。威與虐相應。羅者入而不能脫也。弗忍弗能忍也。荼苦荼毒。蠶人之至。天道一句是大概。說重禍。一過降災彰罪。但降其災。與如伊洛竭之類。以顯其夫君之罪。未說到已。桀虐福善亦只在三辰不失行山川不崩竭者。○曰：記云天之降災有仁愛人君。冀其改悟。若桀惡貫盈無復改悔之望。天降災以明其罪。示誅絕而已。

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

以與爾有衆請命

肆字即承上降災彰罪。來將天命明威。謂奉天命之類。其可畏者不敢字與下二敢字相應。謂罪惡無常。問之罪于天也。詰命請有衆更主之命于天也。伐罪放民。湯不執事而一聽于天也。

上天孚佑下民

兆民允殖

上天孚佑下民。字字因上請罪請命二請字而言。請者聽于天。而不敢必之辭。上天果佑愛下民。故夏桀荒亡而黜伏。則請罪者得矣。夫夏王有罪。而既伏其辜。萬姓無辜而華蒙其佑。上天福善禍淫之命。果無一毫之僭差。善民者去而憐憫之民。皆有生意。貴若草木。馬也。民信乎其生殖矣。殖曰允殖。崇未可知。故

尚書要旨

卷之十

六

今其得之之詞也。罪人黜伏。應前請罪有夏。民允殖。應前與有衆請命。一向把桀與萬姓對說。分明桀與民不俱存。此處說得甲伐大義。斬釘截鐵。○朱子以貴若草木。讀屬上句。言天命不僭。明曰易見。故人得遂其生。今時說皆祖之。似非文意。只當從蔡傳云。燦然若草木之敷榮。兆民信乎其生殖矣。謂民之生殖如草木之敷榮也。左傳云。草殖也。杜預曰。殖生長也。昔也民困于虐政。如草木之憔悴。今憐憫者蘇枯槁者復欣欣焉。遂其生如草木之生殖也。貴文貌。

俾予一人輯宇爾邦家

若將隕于深淵

俾予一人句是言其佑予之重。所謂責愈重也。故朕未知二句。

升言其憂畏之深。所謂憂食大也。韓字。勸。勸。言。但不可分。則
大意云。罪人伏而地民殖。予之責已塞矣。今爾萬方不能擇。朕
是天使予一人。輯爾邦家也。則凡爾邦家。雖而不損。擇動
而不字。皆予一人之責也。深惟付予之重。必能全降衷之理。盡
綏猷之責。上昭天理。下悉民情。無一事之繆。無一物之廢。然後
足以當之。而恐非寡昧之所及也。未知已得罪于天地與否。蓋
一念有違。即負其付托之重。真有見絕于天地而不知者。故慄
慄危懼。若將墮于深淵焉。見得前日天命我伐夏。責爾重憂。固
大也。今日綏猷之命。言愈重。憂愈大。予一人豈能戡矣。此湯
自嚴畏以期諸侯同心以忍其職之意。

尚書要旨 卷之十

凡我造邦無從匪彛 以承天休
此明求助諸侯之事。夏命已黜。與諸侯更始。故曰造邦無從。四
句一戒。一勸。相形說。諸告無他。惟以匪彛。愼愼為戒。蓋從非
度而就遠。樂以一人肆于民上。而罔念其職之所在。是大禁小
禁也。故欲諸侯以為痛切之戒。匪彛不獨嚴刑峻法。凡非法之
事。皆是愼愼。雖欲遠樂。言愼愼也。愼愼過也。要明白。與使度也。天
休不是人臣祿位之美。亦不是武商受命之美。蓋。俾予輯爾者。
上天之休命。而輔君輯爾者。人臣之典常也。前言不勝任。故此
勉諸侯盡力。以共承之以承。用力。字要見。深望諸侯之助。而恃
以無恐意。申云。匪彛不專指刑罰言。即。失法。失之意。無即

此節即。周。游。于。遠。周。游。于。無。之。意。蓋。匪。彛。則。終。以。梁。柳。和。心。
法。愼。愼。則。急。荒。以。廢。輯。字。之。故。故。曰。無。從。無。即。此。是。戒。其。而。不
可。為。各。守。二。句。是。規。其。所。當。為。也。如。是。則。吾。之。危。懼。可。以。少。釋
矣。

爾有善朕弗敢蔽 無以爾萬方

此節君臣交致其意也。守與爾之善。不能擇字。朕之罪。蔽即蔽
賢之蔽。不蔽者。爾夏王有罪。朕不敢蔽。罪當朕躬。又豈敢自赦
乎。蓋或善或罪。皆爾在上帝之心。雖欲蔽且赦。而不可得也。吾
所以不敢蔽且赦者。惟以善惡皆帝心之所簡閱也。惟簡在句
自二不敢。處生來說。文閱其數于門中也。謂自門出者。一一而
尚書要旨 卷之十

數之。如大閱簡車徒。亦歷選數之之意。○萬方四句。就君道上
說。蓋天降衷于民。而以綏猷之責付之。后則凡爾萬方之有罪
皆君之不能教也。非在予一人而何。予一人既身萬方之責。則
凡爾萬方有罪。皆君道所當自責者。何以爾萬方為我。是我固
不可不盡其道。而爾諸侯分輯爾之責者。獨可以民之罪。非已
之罪。而自寬乎。蓋必使天下之民皆無罪。然後君臣之道盡。而
無負于天之所命。此吾所以危懼之甚。而必望助于爾也。此節
大抵重責已。而屬望諸侯之意。在其中心。○林氏曰。天降衷于
民。而以先終厥猷付之一人。必使天下之人皆無不得其性。安
其道。而後無負于天之所付。民之有罪。是為君者教之不至。養

之無系。之或失其宜也。非氏之罪乃君之罪也。必使天下之人皆無罪。然後為盡君之職。論而至是。則獲戾于上下。豈難哉。此湯之所以保。危。懼。若將墮于滅淵也。

嗚呼。尚克時忱。乃亦有終。

與爾維新。則既有其始矣。未可保其終也。尚克于吳。而忱信焉。乃亦有終乎。時是也。昭。上。文。輯。寧。守。典。之。語。也。忱。市。林。反。懇。惻。踐行之。謂天子諸侯各有其職。道固難盡。亦不難知。惟憂盡之難耳。故勉以其時忱。而期以有終也。有終是。天命。有終。蓋君而受命之主。而輯寧既盡。則長克復成之憂。臣為佐命之輔。而守典既脩。則益永天休之界。其亦可以有終矣。時忱而曰尚克有終。而曰乃亦皆難之。而無終。其必能之也。

尚書要言卷之十一

商書二

伊訓

首節訓之本序通篇皆明言烈祖之成德。初言夏先后。以德興。後人以弗率。亡。正見烈祖之德當率也。繼言湯以聖武興。而欲太甲立愛敬之良心。嗣厥德。勸之也。繼言湯以艱難興。而防太甲以縱欲之私心。敗厥德。戒之也。末節降祥惟慶。勸保其所以興也。降殃墜宗。戒蹈其所以亡也。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以訓于王。

元祀十有二月乙丑。太甲即位之初也。天子喪三年。不祭。故冢宰攝而告廟。天子喪三年。不言故冢宰攝而臨群臣。祀于先王。

尚書要言

卷之十一

二句。言廟也。侯甸二句。臨群臣也。侯甸群后成在者。在侯次。侯合也。百官合已之職。以曉冢宰。此二事不平。還重言。言上當告廟。觀臣之時。先王臨之在上。群臣有之在旁。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蓋訓王必于是日者。秉其初心之虔也。而訓王必以祖德者。故其繼述之心也。烈祖先王皆湯也。烈祖有以之祖。成德。成之德。亦一成而不可變者。雖指倖人紀六事。而聖武之昭。代虐之寬。亦何莫非成德中事耶。曰明言者。或原其始。或要其終。而明白陳之。或以古今興亡起之于先。或以天入禍福戒之于後。使知創業之艱難。與夫慮後之深遠。于此見伊尹能辨之早。而防其未萌之欲也。祠先王而告。即是天子改元。

之常禮因視見而訓云是伊尹特舉之深意通節重訓云

曰嗚呼古有夏先后 朕載是堯

此將言烈祖之德以訓王而先即夏事以示之鑒也蓋示以天命祖宗之不足恃以見不可不嗣德之意不可以天命人事禍福平看蓋天命亦係于人事者方猶當也與于其相呼應言方其德則有天恭及其弗率便見覆亡正是天命不可憑藉虞陳氏謂是日新不已之意非也人君為天地鬼神萬物之主而德者天地鬼神萬物之理感應之機不在彼機德還就禹為天子時言懋字內有進不已孩之不已之意固有大災四句相推下去每句深一層挽是天眷不可以下二句作無災之

尚書要旨

卷之十一

三

實固有天災者血氣各以其叙三辰不逆其軌也然不特固有天災而已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焉流峙各安其常故格各以其類也不崩不竭罔怨罔怙然不特山川鬼神之寧而已至于鳥獸魚鼈亦咸若焉生育之各遂而歡欣之交通也親上親下以游以泳日記云固有天災謂風雨節而四時和也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則神人平安可知聖鳥獸魚鼈咸若則民物咸阜可知要玩中莫不字暨字咸字後之君蓋有庠社不安其享百姓不被其恩者矣○袁先生云此四句皆舉其難者蓋大而至難測者莫如天幽遠而至難格者莫如山川鬼神微而至無知者莫如鳥獸魚鼈今皆得所則形容極治之象儼然在目矣弗率不

尚書要旨

卷之十一

三

赫率德為之懋德也肅災即之虞亡意蓋氏曰夏先后德德而此宜可通義然德弗率天即降災感德之速反覆手耳懋德而罔災感德之理存于懋德之中也弗率而降災災咎之理存于弗率之中也連收二句中言所以假手有命之意也言天命之所以誅桀而假手于湯者以桀造可攻之舉于鳴條而湯脩德于亳也○日記云造作也始也造攻言兵非外作天下共起而亡秦由其造作于咸陽也夫桀之都而之都也或為朝朝訟獄之所或為干戈之所擠因其所造而已矣湯之亳太王之邠文王之岐其初微矣聞然自脩豈有意于興王之業哉而卒為政于天下者脩德無小也○夏德之懋至于鳥獸魚鼈咸若而不能底其子孫孰謂祖德足恃乎

惟我商王布昭聖武

兆民允懷

此承上朕載自毫句而本湯之所以得天下也布昭二句一連說不可以下矣上句布昭聖武即伐夏之事也代虐以寬即不夏之政也兆民允懷即布昭之末也王室如燬時無有能赫然一奮其武為萬姓請命者惟我商王布昭聖武武曰聖武見其出于德義之勇故能一怒而安天下缺錢豈必用哉義師所臨人自屈服此易所謂神武而不殺也○袁先生云以武為武者衆人之武也以德為武者賢人之武也不殺而殺殺而不殺我亦莫知其所以然者此聖武也布者敷之四方昭者光

予天下代虐以寬必有其事如武王及商政漢高帝除秦苛法之類故所至民大悅曰非商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讎也蓋謂信之曰後我后后来其蘇是謂懷之信而懷之德也說信則不惑懷則不忘時作一連說謂信其志在救民而後后之誠來蘇之望有異地而無異人有異人而無異心也此節稱湯得天下之事以起下文太甲嗣其位則當嗣其德之意且不重在德上○朕載自亳合此節上是聖德之條始于國中下是聖德之著及于天下○朕載自亳至四海以朕載與在初對看以民懷與家邦四海對看湯德之脩始于亳都而終于成王業者修德無小也玉德之嗣惟在謹始謹始在孝弟而可以及天下者盡

尚書要書

卷之十一

四

小者謹微者著也○此節合下節上是微示以嗣德之意下是直勉以嗣德之功上是載載以武創業事也下是守成以文嗣業事也○此節主微于有位在四海載上言湯以聖武興而欲太甲立愛敬之良心以嗣厥德勸之也上言湯以艱難得而欲太甲防緩欲之私心以敗厥德戒之也

今王嗣厥德

終于四海

上示以嗣位之意此則直勉其嗣德也時說以德專是學修入紀一節非是愚謂指上節不妨聖武與寬非德而何蓋布昭聖武而代虐以寬此先王之德也先王雖往而其德猶在能民之心也今王嗣位而為兆民主非嗣其位乃嗣其德也既嗣其德

則家邦四海之親德者正在今日故曰罔不在初立者謂建立于此而為民取法也親長在一宗之內故始于家達于邦而終合于四海以成愛敬焉是以一人之德為兆民之德矣○立愛四句即謹始之義初指即位之初先德之克繼不克繼只在今日其事又只在孝悌○立愛四句上二句立愛敬于此下二句親長敬于彼上為親吾親長吾長下為及人之親及人之長也親長人同此心故立于此則形于彼豈不始于家邦終于四海乎即位者嗣位之始親長者愛敬之始孝弟之道達諸天下而謂之立者蓋吾愛敬之心于親長我知我道所當為而已形其愛敬之則于他人則以理之同者不言而喻心之同者不

尚書要書

卷之十一

五

今而從之是以始于家邦終于四海夫愛敬之本既立愛敬之化自行傳中及字措字無工夫自然之化也家邦四海人人親其親長其長便是我之愛敬及其親長也○及字要認得真此處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勿吾幼以及人之幼微不同此處及字只是感化孝經云愛敬盡于事親德教加于百姓刑于四海正此章之言也○時說惟親以著德著述半由舊章言惟長以尊德元初無遺都言始于家邦是為家邦之儀刑而與仁興德之風可成終于四海是為四海之儀刑而不親不遜之俗以息此二句正發明立字之意非家邦四海已儀刑之也○今王嗣厥德至微于有位嗣德在謹始謹始在孝弟因述先王創

之。以申勸明德之寔又述先王慮後之遠以預防微細

鳴呼先王肇修人紀 茲惟艱哉

此見成湯以德得天下之難欲太甲盡明德之道也上但述言王當嗣德此則正舉先德之當嗣者以告之首句為一章之綱領所謂茲率厥典是也蓋德盛業廣如先王亦不過在倫理實行上加功三綱五常之肇修即立愛立敬之實事吾王之所當法也下因歷述其誠于樂善與夫處上下人己之間者皆盡已誦道之寔是以德寔以成業日以廣天命歸之人心戴之由七十里而至千有萬邦豈一朝一夕之積哉其亦難矣今王坐享基

尚書要旨

卷之十一

六

業之大無先王積累之勤求所以繼之者宜何如哉○張氏曰父子兄弟夫婦君臣朋友有禮義以相維謂之人紀○素先生云人紀脫不得三綱五常然亦須得細典禮之間有所以維持之愛敬是也此所以為人紀也綱大而紀小此是綱中之紀樂廣而湯始脩之從諫六句正學脩之功諫者之言拂心逆耳勉從者有矣曰從諫而加以不嘖焉然樂善之心可想也從諫君德之要故伊尹稱湯而首及之從諫而曰弗弗逆于耳寔與于心弗弗逆于外也夫從諫弗弗誠于納善言也先民時若誠于親善人也曰弗弗則非勉從于外而已曰時若則不但聽用其言而已○舊日記云先民時若不但聽從其言蓋與之

同心與之一德事無所拂逆之謂也時若于先民則善之所

在不待有諫而後從夫官刑以逮者德為戒其湯之家法與○人倫中獨舉居上為下二端者廣有夏賢德之時當小大戰之風湯之居上為下皆難乎自在者也而湯居上則克明而盡臨下之道為下則克忠而盡事上之心○正義云見下之謂明克明者人之忠邪事之是非非勢之先後緩急心正理明自然旁嬖奸不能欺佞不能惑易曰智臨大君之宜卑陶曰元首明哉寔心之謂忠就天命未去人心未離而盡心以事樂言程子曰君子之事君也不得其心則盡其誠以感發其志而已誠積而動則雖昏蒙可開也雖強悍可回也雖柔弱可振也古之人事

尚書要旨

卷之十一

七

庸君聞注而克行其道者以已誠上達而已與人不求苟不專是使人必器之大凡與人貴寬不寬則世無金人而吾有遺善故人有善則與之不求其備也見其取善廣而待人恕也至于檢身則不可以此自假故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未能者皆我職分之所當為二日未備一日有聞此湯所以檢身君不及也此二句分明相對以見其檢身之功兼內外微顯說如不及不此言其心其工夫亦如此○既歷數湯之定德而繼之曰以主于有萬邦茲惟艱哉感發之意溢于言外○蔡傳德日以成業日以廣八字為一章關鍵蓋知先王德之所以積則實業未若先王者當何如其積累而後可

以願厥位乎知先王業之所以成則事有成業當何如其特
守而後可以不墜厥緒乎善積之難而敗之易天下得之難而
失之易○時說忠謀挾人紀者先民率人紀者君子紀也綱臣
人紀之輔人有紀人紀者身或有違人紀者皆以人紀而據
由七十里而至于有萬邦謂朕載自亳也今王嗣德亦罔不
在初○立愛合此上欲太甲立人道以成王化此舉成湯修人
道以成王業○以至于有萬邦至微于有位破云大臣述前王
創業為甚艱而垂統為甚善也

敷求哲人 具訓于蒙士

上一節是舉成湯得天下之難此二節是舉成湯慮天下之速

尚書要旨 卷之十一

皆所以欲王之德也陳氏經曰湯得天下也甚難故其慮
天下也甚速宜求賢以遺後人也兩節大意以後嗣于人紀不
能保其常情故求哲人以輔之臣人之輔君不能保其常畫故
立官刑以儆之一其任人一是任法然須相連說嚴于有位正
所以嚴于無嗣不重在儆且上蓋求賢輔後之意正欲賢人匡
君之縱欲耳○哲人明于理欲之邦治亂之幾都明足以晰經
遠之識智足以察未然之變敷求使畢在朝廷俾輔于爾後嗣
即前嗣厥位者不亦損太甲孝弟之良心則有以導而成之遂
欲之非心則有以防而正之將順其美使之由于禮度之中遂
救其惡使不蹈于縱欲之樊又言湯慮後之速如此敷布也布

尚書要旨

卷之十一

求輔旁求也即立賢無友此篇曰敷求哲人太甲篇曰旁求俊
度孟子亦稱湯立賢無方而周公稱高亮置商冢一代得賢之
多實有所自賢聖之君六七作皆賢才之多矣輔之力也○古
之聖王不止為一世之計莫不有所以貽其子孫何以貽之曰
德曰典章曰賢才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貽之以德
也有典有則貽之以法也敷求哲人貽之以人也後之君不無
自謂有所貽其所貽者曰富貴曰安逸而已夫有其德與人以
貽之使其子孫不能聽而守猶且敗亡而況貽之非者乎漢高
帝屈王復平勃于身後故劉氏危而後安晉武平吳之後以天
下樂而已識者有以知其不速哲人輔之莫說阿意之人從而
敗之欲嗣位難矣夫又制官刑儆于有位使有位者惟恐蹈喪
亡之轍為臣者不敢犯不韙之刑則這欲之源無自而放俗說
以為恐哲人之急于輔而微之憾矣○索先生云重和僕我後
嗣上使繼世之君觀此法者凜然知哲人之不敢然而治心圖
政之道誠當一聽于臣矣○官刑即墨刑曰以下儆有德如誦
也正義曰三風十愆謂五風二舞也歌也淫風四貨也色也淫
也歌也與亂風四為十愆也舞及遊歌有時為之而不可常
故三事特言恒也歌則可矣不可樂酒而歌故以酣配之並以
歌舞事神故以歌舞為五風心徇貨色常為遊敗過而無度故
為淫風侮聖言違忠直違者德比頑童愛憎乖錯政必亂故

謂之風，僻遠是惡人之所，好此類是惡人之所，惡人字，是
人如之。○蘇氏曰：牧養卿士邦君而不指斥天子使之環，是
夫人盡然則為人主宜奈何此告戒之微辭也。○二泉云：風怒
在卿士邦君喪亡之禍，况王乎不斥王而有位之微，重輔也，不
惟訓有位而蒙士之訓重，豫也。正義曰：犯顏而諫臣之所難，故
諄諄之刑，真西山曰：臣下所以不臣以其貪官固位，故也不
諫之罪與貪墨同使人知不獨貪賄之有罪而貪官不諫亦有
罪也。此說雖與薛中書刑之說異，然後仍存劉侍講說則固蒙
用矣。具訓于蒙士謂此官刑既頒布在官又使蒙士習之使他
下日入官知所以正誅聖人奉：欲人無犯故為教周至此
時說不臣之刑，欲其正君，今日蒙士之訓欲其正君，于其日
也。○異時太甲欲敗度，縱敗禮，夫以欲而難自克之心加之以
縱而更縱，語之勢三風十愆安知不重為之。伊尹蓋見其微，故
言之切，夫人情受虐而後改，事將然而未然，折其萌也。易太甲
雖一時未能聽而卒致惡庸由入之先也。此伊尹所以善于納
悔也。○成湯戒三風十愆與大禹二十四言之訓同一旨而
其設臣下不臣之刑尤為至處。異時太甲伊尹于弗順，米左右導
之意者，斯時伊尹亦已有所指而米明言之，故訓之條又至于
再三，而王未克變，尹乃營宮于桐，不使伊尹于弗順焉。此豈尹創
為之，夫固成湯付屬尹之意也。夫固成湯制官刑之意也。

此統緒上文而又以天命人事相攝申戒之也。祗念一知意攝
而如此，此處不可忘也。何也？觀謀訓之大明，固見其當敬念
而况天命之禍福如此，人事之禍福如彼，又有不容不敬念者
乎。祗厥身言，所戒者雖卿士邦君，亦當以此戒敬之于身也。彼
有一于身家邦必喪，玉可有一于身乎。故言當以三風十愆敬
之于身，惟恐萬一有之也。○真西山曰：愆雖有十，苟能敬則十
者俱成，一不敬則十者俱敗，故敬之一詞乃治三風。成十愆之
藥石也。○研究云：人君一身而三風十愆，謹焉所以攻之者何
衆也。然攻之者雖衆而所以治之者無難，在乎敬而已矣。吾王
尚書要旨
其必以風怒之訓敬之于身念而勿忘，可也。謹以無微之意言
聖心之慮此其微，天下國家之計甚大，故曰詳言其所關者
大也。言以所微之端言聖言所指明白痛切，易知易行，故曰孔
彰言其為天下經者，甚明非難曉也。○義理完足，綽手保邦，係
家之永圖，皆趣具備，恢乎訓言訓士之大法，綱舉目張，昭晰乎
微戒之首，條分數別，揭示乎喪亡之幾。○許氏云：聖人之謀訓
固廣大而難窺，測如官刑之嘉言，則甚彰著易見，說亦佳，但與
註微舛耳。此一句正見其不可忽而當念也。而况天之禍福無
常，惟善惡所在。○王龜齡曰：善祥惡殃天之不常，乃所以為常
也。作善者善氣與之，塞汨故百祥降焉，作不善者不善之氣與

之湊泊故百殃降焉祥殃即前問有天災等語嗣王其可謂
其之在烈祖者為可恃耶夫積善成德惟在為之不已初不計
其大小小善必為小惡必我則德成于身而不自知矣此與上
二句不不言不特天命有禍福也人事有之爾誠惟德是務
無忽其小而不為也萬邦之慶賞由此小善之積耳爾誠不德
吳安無在于大而後可畏也厥宗之堅寔由此小惡之致耳宗
即宗廟此時在廟中對群臣以訓王故言萬邦以不惟一人有
慶而侯甸群后亦蒙其慶言宗以不特萬邦離德即今日所祭
祀之宗廟亦盛矣

太甲上

尚書要旨

卷之十一

主

太甲三篇雖皆記伊尹之訓而于太甲悔過之始終備焉書
太甲以悔過之人為主示萬世人君處仁遷義之法也上篇一
句是訓王之由次三節是以書訓之而王不念聞也先王昧
三節是以訓之而王不能變也茲乃不義二節是以居桐訓之
而王克終厥德也始因君不順而作書以故之繼以作書無益
而日陳大義情亦切矣末復以空言無用而為桐官之舉幸致
其君之聽信焉可謂曲盡格心之道者矣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

恭厥祖

太甲即位之後既作伊訓矣又作肆命祖後矣則伊尹忠諫亦
多矣而太甲不順又有此篇首節推伊尹作書之由欲其嗣祖

德而不嗣欲其念祖訓而不念所謂不惠也以阿衡言者保其
國如阿平其國如衡也然所以不惠阿衡者非降之耶忽之也
故作書兩條一則推今日得天下有賴于臣以儆其所忽一則
舉古人保天下無賴于臣以破其所恃○伊尹作書節言其不
惠于阿衡故舉祖德而又以尹躬結之見阿衡之不可忽也顧
後舉勳勳言朱子曰古註云顧謂常目在之此語最好非謂有
一物常在目前可見也只是常存此心知得有這道理光明不
昧方其未接物此理固湛然清明及其遇事而應接此理亦隨
處發見只要人常提撕省察念念不忘存養久之則道理愈明
雖欲忘之而不可得矣余仁山曰太甲之心為人欲所昏不能

尚書要旨

卷之十一

主

求其放心不復知所當敬故伊尹以先王顧諟明命之心法告
之袁先生曰西視曰顧一息不在即照顧不到矣人之心不
論有事無事常有一段昭昭靈靈不可磨滅者這便是天之初
命一誠心之精神常聚于目故念之相依謂之顧諟成湯常目
在昊天上帝之明命則此心昭然無一毫私欲而與神明相為流通
以此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常收斂常清明極肅之心
顧諟之心也以承二句只是顧諟之無間以承謂以此心而承
祭也不可以明德惟祀分春是天地神祇之靈即即命之不昧
而欲承祖肅之念即顧諟之不違祖肅之心意也顧諟即此
三句總是形其主敬之現達于無間德以敬而聚此正見湯德

之成也。下德字。即指此而言。湯惟履天之明命。而承祀是神。亦不肅。故天鑒湯之德。用集大命。而使之撫安乎萬方也。在心而常不昧。則曰明命在天下。而真與並。則曰大命無二命也。其本具之理。而我反照之。則曰願以其合天之德。而天觀察之。則曰鑒。無二事也。則則有上下神祇。社稷宗廟。則則有萬方。願履天命。而至于上下神祇。社稷宗廟。固不欲承此天之至也。天監湯而付以萬方。此春湯之深也。然非湯一人所能自致也。惟尹躬克左右之。以居民衆。故嗣王得以大承其基業耳。今日豈可忘祖而不念。忽尹而不從。我佐辟宅師。立意言。輔君以安民也。不可分致君。澤民。開說。我定禍亂。既効勞于集命之初。立

尚書要旨

卷之十一

經定制。又宜力于撫綏之。後宅師承撫綏言。謂之宅者。除虐布寬之後。慶之各得其所也。肆嗣王不承基緒。謂職已定之。萬方統已定之。民衆也。當深惟所自。則祖德當維尹言。當從以尹躬而為開國之大臣。則為後王者。固當聽之而不忽。以先王而猶資于尹以左右。則為幼冲者。尤當順之而不違。○陳氏雅言曰。願履即設也。以承云云。即。願履明命也。上天監。觀聖德。故集太命于其身。而付以治民之責。蓋治民事神初無二理。誠敬足以事神。則來有不能治民者也。夫在天為明命。在人為明德。聖人與天之明命。而曰願。上天于聖人之德。而曰監。見天人之交。至近而非遠。非特聖人之心。未嘗少忽乎天。而上天之心。未嘗或

忘乎聖人也。太甲今日之有天下。由于先王之明德。以傳天下。其可有一念之不欽哉。○通大書云。創業雖有。實于出而保業。則實係于君不親之夏乎。自字。即由字。周而心。必說不必拘定。忠信大抵是成備固缺之意。○記云。周則事皆實心。行皆實貌。不始勤而終怠。不外備而內荒。不心昧佞人。而貌敬正士。不朝為而暮廢。持操一而有常。此其所以有終也。有終謂令聞無墮。而令聞無墮也。相與君一体相止。惟終與國成休也。又曰。安危在君。自古危亡之君。未嘗無忠信之臣。而君不聽用。則不得不至。于俱亡。君不君而臣可恃。君不終而臣能終。無是理也。無終而累于相不睦。而恭厥祖。伊尹此言甚痛切。○先王願履。王惟

尚書要旨

卷之十一

終。上是其開創之。以見已之不可忽。下是繼以前代之。以見已之不可恃也。惟尹躬出。起同此意。○若天鑒出。起當以基業所由始。與基業所由終立說。○先王願履。至宅師。萬方載而既相承。說尹躬句。與上章不互輕了。見得夫今之王業。先王以德創之。猶賴尹躬以左右。況嗣王幼冲。起至。而可不志阿衡乎。○先王願履。至萬方載。爾載先王。願天命。而天鑒先王之德。以陳氏雅言意。講。○天鑒厥德。三句一連下去。謂天鑒成湯之德。使之有天下。而安天下。以德字貫在裏面。撫綏左右宅師。履。俱須以伐夏事。并伐夏後事一串說。

惟庸罔念聞

萬世有辭

思尹而不思基緒之自恃尹而一知微飲之安是以視其言
尋常而無所念聽之下三節皆陳之詞皆節述先王為善之
勤履後之遠而深戒之也慎乃至攸行正無越命之事惟朕二
句則舉無越命之效以期之也味未辨色也冥夜氣清也凡人
之心有善則有復故平旦清明之氣仁義之良心猶炯然其不
凡而況聖人之氣無時不清明而天理無時不昭著者乎然而
猶必曰洗濯深雪大明其德者此聖人欲戒之心即履歷明命
之功也坐以待旦而行之為何事蓋正頭在心且而應事
則行之于事矣夫甲之不明所謂措亡之多伊尹特指昧爽之
良心欲其于此而得夫復善之機也○素先生云於昧爽之時

南書要旨

卷之七

登神淵慮虛明之体自然顯露曰正頭者全体昭在在且無一
毫遮蔽也大明其德坐以待旦此是聖學的傳孟子夜氣之說
正是此一路工夫東此夜氣清明之際即披衣起坐而不正頭待
一旦旦不廢何意不做聖人待旦而行之者只是行此正頭工
夫別無事也雖終日酬酢萬幾迭至而我之正頭養者惟此焉
而已矣○昧爽二句和謙抑是德不可分修德行致兩平者
正頭待旦皆于昧爽時如此正頭靜時工夫就心言待旦雖者
動過欲行事上說但欲行之意遂未見之于行撫要見我之為
善不逞寧廢之意○湯之勤于為善如此猶以為吾之德能脩
之于我而不能必後人之皆脩能行之于我而不能必後人之

皆行其心猶有微也于是旁求俊彥正止一語而旁則多方
夫求之所以如是其廣者誠使吾之子孫得以有所依據欲有
為焉則有淵而發之者有順而導之者乎是吾之子孫可保其
德無不脩而鮮欲縱之失此聖人之心也登以知言迪以行言
此二句隱然欲太甲知尹躬允先王所托孤之人豈可忽其放
迪而不念○命字蔡傳無解論工夫當指明命說對自愛者又
當指大命說還指明命為長夫不能正頭則明命顯越足覆亡
之本而已矣○伊尹前言湯之脩人紀而繼之以敦求哲人俾
爾爾後嗣此言湯之昧爽不頭而繼之以旁求俊彥故迪後人
及後言之不出此二端者蓋太甲知乃祖貽我以天下貽我以

南書要旨

卷之七

安遠而不知乃祖之心不知是也乃祖之所以貽其子孫者一
是德二是賢才能法其德而能用其人其基業乃可得而保耳
○既動以先王又直指其受病之源而藥之人生生于深官之
中長于婦人之手求者知憂求者知懼○病于人一同
太甲以中人之資故雖以成湯之家法傳之得人而不能免
焉忽于德而不慎故欲敗度縱敗禮而不能自遏然不知
意廣欲多止目前之快而偷于動偷于用凡事知所收歛而不
敢肆者身之利而天下之福也德雖多莫先于儉身心家國之
長計以儉而得以不儉而失故曰慎乃儉德惟懷永圖二句一
直意懷字○夫在洪宇內蓋慎儉德即所以懷永圖也正是無

我今自愛事水圖即謀所不虞其命者所謂有終者也。然則約則永，不謹則不永，故須慎法儉約之德而惟慎此水圖。儉曰德，自其收歛之根于心者言之也。歛之德源皆起于心，待其發之于外則欲之而不可得矣，故須自其根于心者而謹之。○其西山曰：儉，心小而為德者，速修則心大而為德者，速修則心大。太甲方以欲嬖縱敗禮心為二者所蔽，若浮雲之翳白日，未知斯言之為忠也。一旦處仁運義而本心復明，然後知受病之源端在于此。克終之美光昭簡，朋伊尹訓戒之功，夫豈小哉。身與事動，遵禮度此謹儉德也，而其心惟曰縱欲，特可以快一時耳，必以謹度斯為律身制事之長策焉。此乃無越命自愛之事，蓋由事至也。○卷之十一

成湯不顯而急行之，則身與事莫非禮度矣。當一類看，儉非止儉約即有，即制意。○若度即告以慎德之工夫。若字正承慎德二句，未致止二句正欲若字之意，而慎儉德之所從事也。厥止收行，即度也。歛之率之即若字，指于度則稱也。言我欲王慎厥德而懷永圖則事不可輕動矣。若虞人之射，弩牙既張，矢加于上，未敢輕發，必待察其矢尾含弦之處，與所射之物相當不偏，合于法度，然後發矢，乃能中也。度謂高下之準也。射者必有度，吾心之止，烈祖之行，吾之度也。陳氏大猷曰：言欲求終當謹始發也。為事莫不有度，居所以為度在敬，法所當止如居止于仁，止于孝之類。○止與收行俱見。○身動事止者如事之

有身身之有禮皆吾心之天則，合內外動靜而常不遷者，人與不散，則此心無生靜而昏，動而擾，為知止之所在，惟常肅恭收歛，使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則常有主乎靜中之動而靜有定主，事物紛糾而品節不差，則常有以主乎動中之靜而動有定止，靜中之動若其理已具，未動而有能動者在也。動中之靜者，止之各于其所，雖動上靜也，而所以主乎靜中之動主乎動中之靜者，則靜而已矣。故曰：欽厥止，欽厥止，所以主本然以嚴制事，莫過于烈祖烈祖之所行，莫非禮義成法，得其所止之標準也。王惟率之而不違，則事有依據之實。此二句正所謂若括于度則釋也。止者本然之度，乃祖德行之已然之度也。假行即上正顯而急于行者如事得其度，身得其禮是也。○別記云：欽厥止，是心上工夫。故曰：所以主本然乃祖德行是事上工夫。故曰：所以致用事理之在吾心有定主而在烈祖有成法也。若射之有度，散以審之于心，而仰而觀之，丁烈祖則所謂若括于度則釋也。如是則動無過舉，近可以砭悅尹心，遠可以有譽于後世矣。此與上節相開看，無粘帶。○末二句皆點無越命意，憚者喜其不越命也。辭者稱其不越命也。不孤其放迪之心，故憚未而慎德之生故有辭。此節仍是以先王尹躬結言，註中發無不中與動無礙對看，是則釋下面事。○惟朕以憚當以太甲德倚則尹責始盡立誨，蓋尹躬任先王托孤之重，深於宗廟顧焉。

之憂苟太甲能欽止而率祖則尹之說憚可知矣萬世有辭即所謂明明天子令聞不已者也

王未克變 允終允德

不曰不克而曰未克變者王于伊尹之言不能無動但性性既與物推遷雖有心向善而為之不固未能變其舊習耳從而改此非口舌所能為也故有桐宮之舉○茲乃一節通作伊尹私論之語非對太甲言也茲字指欲縱言性成下補小人黨之意蓋近先王一是絕其弗順之黨一是與其思善之心其訓另作一句承上兩意來訓所謂以是訓之此正不言之教達變之權也○生之謂性人為之謂習太甲于不義之事始乎習成

尚書要旨

卷之十一

十一

乎性予不可使狎于不順之人不順之人不義之事日近之此習之所以成也但桐宮居憂與于貢蔡室于場皆是進德之要人情氣則善心生果能歎息哀思與先王未散之精神相為往來誠有三年居憂而終身受用不盡者萬世通善之法也○陳氏曰太甲之性不過中人平日誘以為惡之近習必多而輔以善之大臣尹之外無閑焉孤忠不能勝引誘之衆徒言不能開迷惑之久遂營桐宮以居之知見先主之在前而無群小之在側善心油然而生而汚習脫然以除此不言之教達變之權惟自任以天下之重如尹之開國元老大忠至公者能之而非必然之大臣敢為也又按千古性學開端于君有性性之一言

其次則習與性成之言也君有恒性本有善而無惡惟于惡而後性流于惡其既流也性君成矣然能謹所習而習于善則善反之而天地之性存焉此太甲所以終允德也

太甲中

此篇三段者首節記迎太甲之事作書一節是慶太甲終德之美玉拜手呈末答以可國終之美

惟三祀 歸于亳

此大甲終德之日改過之後而伊尹奉迎以歸也服除終喪而意俱重

作書曰 無疆之休

尚書要旨

卷之十一

十一

民非后三句言君民之相須以起下意蓋重下句言民固不可無君而君尤不可失民也民無君沒有明君者出君失民廟社一絕不可復續民非正不能相正以生故上有明君天下無亂生民之主願也君非民無以居四方故人心不可失一失不可復收君民相保有治無亂此老臣上為其君下為其民之至情也皇天眷佑有商者不忘湯德之意亦見非人力所能致之意其思也若或成之其行也若或翼之所謂陰誘其衷也○林氏曰太甲克終允德伊尹力也而歸之天者君于能致人下懷過還善之地不歸必其人悔過還善之心尹當立就禁矣事雖不可見即其感悟太甲者觀之于然必盡其忠誠矣而桀

然不改則太甲悔過庸非天乎不能其始而能其終哉曰凡終
厥德萬世無疆之休正承君民相須意說蓋君有德足以生
民而辟四方則民不至無君不至失民而成湯之令緒可垂
之萬世非無疆之休而何哉休誠保守其業即子孫永
保民之意表云君有德則不但民之有君而君亦得以有其民
其休何如也然此休不特在一時而已王之終德實可為萬世
廣仁遠義之法而君民一体之慶終將賴之于無窮向以萬世
有歸望主而今果窺見其休矣滿緒幾望意綫不必泥喜中見
此俱來

王拜手稽首曰 惟厥終

尚書要旨 卷之十一

不可定以上是深外乎既注以下是求助于將來不明于後
者吾人之所以肖天地惟不明故不類也欲敗度縱敗禮正不
類之實人君作事皆有見成法度多欲則所行之事皆求滿其
所欲不能不變亂法度君身舉動自有當然之禮縱肆則其身
放于禮法之外敗度敗禮以速厥廢躬足不能慎德永圖而越
厥命以自廢也自作之孽其可逃耶帥保之訓臣教之德就伊
尹進言說○陳氏云伊尹雖放太甲克終厥德太甲不敢自保
方賴伊尹正教以圖惟厥終

伊尹拜手稽首曰 朕承王之休無斃

以下皆答其圖終之意首以明后期之必以明后如先王者

示之次則欲其德德以法先王末則舉德德之所從事恭由
深望之也要之慎思即德德之功德德即修身之實能修身則
可以同于先王法先王即可以當夫明后矣功夫金在能身上
○太甲悔戾于厥躬故尹以修身告之即遵禮度而戒縱欲是
也凡德者不徒悔過之言而實為圖終之事使身之所修自內
及外無不實也協于下乃允德自然之驗太甲悔戾于天而
伊尹告以協和于下勉之也允德和備躬協下和允德流水帶
下無不周知德就臨民哉用說惟明后者言此惟明后為然非昏
昧者所可及也不可謂惟明后能如此亦不可謂如此斯謂之
明后○太甲以不明自咎故伊尹語以明君之事惟在備厥身

尚書要旨 卷之十一

允德協于下而已蓋昔曰太甲不明人心喪去今日悔過圖終
新志甚美而天下之仰望亦方新苟非慎厥身修實德貼著四
海生民之心豈易厭服故請厥身至德協于下乃高修身之至
惟明后然也其言協下猶中庸論誠身而以順親信友獲上為
徵也修身之事止不出于禮與度而已嚴恭寅畏天命自度齊
明威服非禮不動則此身日就月將于天理之中而不自知其
德之成夫○舊見記云太甲以不明于德自咎又知以欲敗度
以縱敗禮只此便是修身之道不用別求故伊尹勉以實用工
夫所履皆禮動無非度得于心非一時之感發有諸己非悔過
之虛言而已則自有以厭服天下臣民之望繫遠近愛戴之心

修身至此神明后為然非昏昧者所能及也○既期以先德
下曰奉先王之實事以高法先王之德無所不允自其誠于愛
民言之于國而視之如子加之以惠則無不愛之民可知矣
故和國之民從其命令而無不心悅之者為一直意言服其命
令政教而皆出于心悅誠服也不特此也至于至其有邦族隣
之民乃以先王為我君曰待我君我君來其無罰乎蓋湯子惠
其民隣國乃民不見德惟罰是聞其湯之來子惠而除其罰王
德之協下可徵矣○既舉湯事即勉太甲以法之曰懋乃德視
乃烈祖者人志必有所準的然後勉之而可期其至視乃烈祖
欲太甲以湯為的也苟日新日新又日新湯之所以懋其德
者如此太甲勉之不已之心一以烈祖之心為心烈祖之法為
法庶乎身修而德允者可至不可有一時之豫怠豫怠不必述
矣○既懋乃德視乃烈祖便與烈祖不相似矣乃德指太甲初新之
德也悔悟之初此心易蔽欲欲其勉之不已乃祖而曰乃烈祖
湯子惠而遠近悅服固有功業之祖也湯之子惠本于先德故
王之德德須視之須看時字一時稍息即非懋德矣○奉先親
昔以懋德之所從事即備厥身之實孝恭聰明德也兩思字兩
惟字懋也奉先接下視遠聽德八字但不宜輕看奉先以懋德
詞非奉祀之攝接下以視遠聽德非禮貌之謂接即接納之接也
視遠謂視九州四海之休戚和曰脫德謂脫百官萬民之蔽端

解○金氏曰改前日之類則奉先思孝一為祖德之猶戒
前日之賜味則接下思恭一為賢德之順○日記云非明不能
見遠故視遠忘明非聰不能聽德故聽德思聰又下所聽者德
曰聰然聰德不聰則有領略不盡處似舍兩責又云由家以及
朝廷孝恭為首由朝廷以及天下聰明為大朕承王之休無敢
此伊尹許太甲以圖終也休不可作懋德從事之休亦不可作
惕下威人之休蓋言太甲能盡懋德之功則德協下而為明后
矣由是君有受言之地臣有進言之机知無不言無不盡以
承王匡救國終之美意何厭敢耶



終

尚書要旨卷之十二

天甲下

此篇是伊尹申誡于王之詞曰中書第一篇既告以國終之道而此又致其丁寧反覆之意也通篇以教仁誦言○昔師言君道之難盡而揭出教仁誦即中上總德意也二節三節言君道之在乎與治而明先王之治為當與即申前視乃烈祖之意也○若升高五節止畫一以陳與治之事而期之以功教申前修身協下意也○亦一節君臣共致其戒而以休罰之即申前戾承王之休意○陳氏大猷曰伊尹作于太甲未有過之先尹欲預防其過故其辭嚴太甲上篇作于有過之時尹不欲嚴而微轉其詞故其辭婉中篇作于悔過之初尹雖自喜歸故其辭下篇作于改過之後尹慮其或不克終故其辭深以屬大臣格言深深有序蓋如此

伊尹申誡于王曰 尚監茲哉

此三節作一段看言欲克厥厥厥后在慎所與而所與之君蓋有過于先王也首節重慎慎自次節重慎慎字三節重慎慎即中字承上國終說來惟天以下是歷言君道所當為末句是言人君不容不盡之意也○言不可指太甲說勉太甲意在言外餘親只是予而或齊福而或禍國常懷只是叛服靡常從違莫定無常享只是或存或亡不可度思福禍備撫后唐備有誠有

神無誠無神等語俱涉下句意不可用惟天大為難不可說

神無誠無神等語俱涉下句意不可用惟天大為難不可說此句未然言外要見他教的意思方與末句合三克字一有字便重看註中動靜語默教句亦甚好蓋動靜語默無一毫之偏真餘散矣天惟于此而親之耳否則天不親也經言取獨皆所當恤可見無一民之不休然後為仁仁須有諸已然後民受其惠而懷之誠立于此而後神應于彼後字極有味言必如此而後神享耳否則神不享也天位報我其是嘆詞嘆中實難之即舊說用功說言人君當致其難以求盡其責也如此意味短矣此節以嗚呼發起是嘆詞無疑○日記云天之所親者敬何也蓋天之主宰曰帝人之主宰曰心故吳晉心為做主宰人

尚書要旨 卷之十二

之念慮感移未嘗不與大化流通日監在茲天無往而不存小人無忌憚是弗以上帝為有靈也故畏天之至者當未萌之微不顯而鳴無射亦保克敬如此則天親之矣民之所懷者仁何也蓋天下各父其父各子其子惟元后一之故君民者天下之大父子也雖以敵而相扶實以恩而相固故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克仁如此則民懷之矣鬼神之所享者誠何也蓋鬼神之神不越乎寔理之聚散祭祀之理不越乎寔心之始終有其誠則有其神不誠無物故交于神明之道祭則七日戒三日齋若見所祭者平居則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克誠如此則鬼神享

之矣。天位艱哉。若人君上事天。下治民。幽事鬼神。天親之民。懷之鬼神。享之而後謂之天子。謂之神人之主。二者皆無常。而其責皆在于我。豈不艱哉。居其位者。其可易而為之哉。天無情。故直言無親。民有情。故言無常懷。○呂氏曰。所謂無常者。其机在彼。而不在于我。也。道則在我。能盡其在。我則無常者。為有常矣。天之所親。民之所懷。鬼神之所享。在彼者。雖曰無常。而曰敬曰仁。曰誠。在我則有可常之道。盡其在。我則無常者。為有常矣。要見當盡意。○袁先生云。天民鬼神。雖三段。平說其寔。民與鬼神對天。不過因前篇皇天眷佑有商。及太甲遂成作。藉之語。故以天親之意。申告之。而併及民與鬼神也。末句只說天位艱哉。可見

卷之十二

三

惟天為重。言天便該得民與鬼神。下文引先王上。說而不說。仁誠敬。上而而不。及民與鬼神。皆是此意。蓋專言之。則包二首也。惟天一段。文法原與下神民不同。天不說常字。民與鬼神不說惟字。惟天二句。二惟字相應。惟天高高在上。有事無親。克敬則此心之愛。時時與焉。時時膺合上帝。故上帝惟于此而親之。否則勿親也。克者。必然之詞。有者。有諸己也。仁者。萬物一體之真心。我能全此真心。而無一民之弗愛。庶幾其懷我矣。鬼神之德。惟此寔理。誠則以吾之精神。聚彼之精神。不誠則無物矣。居天之位。不特當上合天心。而明則萬民。幽則鬼神。皆當有以孚其心。若此。其所以難也。○惟天六句。作文須首二句。另做用。

卷之十二

卷之十二

不特此也。作過文。方有分曉。敬仁誠。各以所主而言。合而言之。一德而已。得之則治。失之則亂。此四句。泛言治亂。與亡之機。以起下。勉太甲之意。德者。道事。依違敬仁誠。謀治亂。與亡。依違天親。民懷鬼神。享講治與雖一樣。但治指其事。與指其業。有德則必有道。故云與治同道。不德則無道矣。然其所以致亂者。必有事也。故云與亂同事。道精而事粗。道大而事小。道指全體。而事指一節。見難之難。而亡之易也。與治同道。如敬天法祖。尊賢愛民。自堯舜三王。以至百世之下。有賢君者。此其道必同道。同者。為善不同。同歸于治。故罔不與與亂同事。如桀紂幽厲。惟各有以召亂。而聲色。置遊。作威。聚斂。任用小人。拒速忠諫。等事。無大相遠也。與亂同事。不必昏主。亦有英主。而所為與亂同事者。如以忿與兵。好大喜功之類。皆亡之道也。與治同道。雖事未必同。而不害其道之同道。非事之所重。如宋襄公。以不禽二毛。擬文王。其人非也。則事之非矣。傳者。謂魯隱公者。謂之輕千乘之國。則可謂之同道。則未也。其道非也。則其事之非矣。要知伊尹。特地發箇慎所與之義。是何為。蓋與亡在古。皆有明鑒。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太甲顛覆之時。兇乎與桀同事矣。一日悔過。思庸。所由者。即湯之道。在力行不變耳。人心操舍。無常。克終最難。始而與治。與固由之。終而與亂。亡之隨之。與亡一及覆手。要須慎之。又慎。當將一箇成湯。頓在面前。一念之萌。一事之作。即將。

即解難易合則與天合矣○德教厥德克配上帝此所謂惟
天無親克敬惟親也○程子曰敬則誠又曰德不微便私欲其
端害于仁是敬可以訪仁誠而克配上帝則民懷之鬼神享之
在其中矣○天位顯我○德惟治分句我上言居天之位必責敬
仁誠之德而求為天親民懷鬼神享可也○下言人君居天之位
能盡敬仁誠之德則天親民懷鬼神享之矣○上言其當然下言
其能然○終始慎厥與以自發百應天出終始慎厥與不可作
斯太甲說○先王惟時至以貞首句截若升高五事治之之條
目○嗚呼即與治之功效○先王惟時至求諸非道首節截過
文云欲監乎古之治必務乎情之偏○先王惟時二節分章截

前書要言

前書要言

七

以今王帶下者非是此題主新安陳氏說法先王豈能一視而
至意○今王嗣有令緒至以貞者二句截下矯情之偏乃法祖
之與虞思為二字即是矯情○知至元良以貞則進德于德而
無忝先王之令緒矣○今王嗣有至非道要見先王之遺德于
至善而情陷于一偏便不是先王之遺德所以監祖之功當于
矯情做去

若升高 非道

此四節作五事看乃伊尹畫一以告太甲欲其矯人情之偏以
與先王之治也○日記云上欲太甲于敬字做工夫巧學先王
之要法此下五者則欲其矯乎情之偏蓋因太甲平日有是偏

有五事等無序一也○輕視事以為易二也○安君位以為無危三
也○苟安于始四也○好說惡直五也○首節示以進德之序所以矯
其瞶等之偏也○舊日記云伊尹言成湯敬德配天之盛又恐
太甲或憚其高遠而難及或忽卑近而躡等故又言若升高必
自下若涉遠必自邇循序漸進乃可至蓋太甲中人之資故言
漸不言頓也進德之德即上文德教厥德字不必以敬仁誠貫
時說一念一事之敬仁誠即下通先王之為敬深仁至誠即高
遠非是此即說起但可云欲監先王以成德必當循其序也不
可以先王為高遠○良事展系之屬王艱者莫如良事至危者
莫如君位繼體之君操于耳目之所不及而習于太平之無虞

前書要言

前書要言

八

鮮有不難之安之者故伊尹之戒太甲而勉其思艱思危也蓋
良事本艱而商家以農事立國尤不可輕者故當玉食坐享之
時須作稼穡艱難之想君位本危而先王以艱難進德尤不可
安者故當蒙安康慶之時須作板極危亡之想惟字最切加民
之命係于農力不足則難耕者有力而水旱為災則難耕水
旱不作而困于無併則難耕無併而賦重役繁則難耕艱苦
萬狀難以枚舉深猶有重農之令今四民惟農為輕耳君位處
崇高之極則危當天人離合之交則危祖功宗德不可恃而易
墜則危非常之災多伏于晏安之中而不能見則危○日記云
居上者易視良事為輕而不知在民則甚難也上重之而思其

難則利病知而與作時廢舉當危者安其位者也居安思危則不至于危如是則先王之子惠困窮而危懼上下者為能與之同道夫○太甲始不能慎故終其慎終然不慎終于終而慎終于始也則當改過之初即欲其為無窮之慮矣終始只是一事與慎厥終惟其始同非是欲終天親民懷鬼神幸必自今日克敬克仁克誠始也○此數事皆是告太甲之辭故其言淺近切實若論至理則一過一遜已自差了一如成湯從諫弗弗曰雖鯀直何道于心今心曰汝志蓋太甲之心志理欲初分猶未至得成故不能無過與遜此字重看言而中吾之過固道也不中吾過則亦以防吾未萌之欲也其危明主之心可諒也

是或一道也故不論其是不是而必求諸道誠說非道也如君不從而婉言以相導則以其謂君不能之心而伸其違說之說亦非道也故不論是非而必求諸非道此教太甲用直達達也亦一時矯偏之詞然對悔過之君則為的藥矣○陳氏大猷謂前日縱欲之時尹之有固常違心而臣下之言固違志者矣此說不是逆與違俱就今日說不說前日說又云忘其言之逆順而撥諸道之當否合道則逆者乃所以為逆非道則逆者乃所以為逆亦不是尹之意只是太甲納諫故凡有逆心之言必要求之于道不論其當否也○若升高四節首節另做下民事與君位對謹始與聽言對皆是矯其情之偏不可依陳氏雅言分

前節為逆德下三節為矯情與澤一意上不可說大意云先王威德崇矣明德遠矣而其基則始于卑下者也王必下學以高上達之階焉近以為舉遠之地者升高自下行遠自近者焉而懋敬配帝之烈可以取致矣人君身居民上則小人之依易忘而不知一或性也則先王之子惠困窮者自我失矣王必矯之而圖其難可為人君位處九重則要安之念易起而不知一或輕之則先王之危懼上下者自我失矣王必矯之而慮其危可為事有終始而不能皆慎者情也慮其後先謹其初而先王慎終惟始之心自我始矣言有順逆而不能皆受者上情也求諸道求諸非道而先王從諫弗弗之心自我維矣

嗚呼弗履胡獲 萬邦以誨

上重一以告君此則示以功勛如此○日記云伊尹所陳已盡此則欲太甲謹思而力行之耳自後仁誠主矯乎情之偏玉須自入思慮始保前傍焉要之未嘗教思而詳繹之則上安知于微意之所在乎故曰弗履胡獲既入思慮始知其句有益然即須身力行之若似做不做豈能有成故曰弗履胡成太甲果能盡思為之力則德成于身而所存者皆先王懋敬之純心所行者皆先王懋敬之純行矣一人元良則萬邦之所承德而效法者一人而已履且未必獲弗履乎為且未必成况弗為乎獲諸諸心也人于道理講說甚明白若不精思終非已

君罔以辯言 永孚于休

上既勉其思為此戒其思為之過至于作聰明亂舊章也先王
舊政所當率由必不可亂者後世君相欲變祖宗法度必有一
段議論欺其臣民致亂之本大事坐此故戒其罔以辯言亂舊
政四時之序成切者退成功宜退而不宜居罔以寵利而居之
不特天下人識我而我之心亦無以自白于天下矣邦指邦國
之間蓋舊政以辯言而亂則天下臣民莫知適從而先王之澤
將不及于邦國矣成功以寵利而居則臣民相猜無以杜讒賊

威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

陳戒于德

尚書要旨

卷之十二

乃陳戒于德、謂以德陳戒也。

日嗚呼天難謀
惟天降災祥在德

此四節。論人君不可不一其德。以起下文勸勉之意也。言天之所以難誣者。以其命之不常也。然天命雖不常。而常于有德者。德常則位保美。德不常則九有亡矣。是所謂有常而可信者。乃在哉。而不在于天也。天之所以忽而不察。而牽無常而不可信者。乃我自致之。而不在于天也。常字雖包不離不怠。須從不離說。喘不息。上去此重始。然無脚。仰天仰之也。觀下文皇天之弗保。則此義自見。至于命靡常有情。德靡常始。于操舍無恒。終于棄德弗守也。九有九州也。亡亦天亡之也。不曰厥德常。而曰常厥

德者就耶功而言也。因引桀之所以失天命。湯之所以得天命。者證之。宜相連說。不可分作二段看。蓋雖有桀湯兩邊。證上無大意。歸來在湯。故下遂即天祐民歸之故。而沒言之。庸德常德也。孔疏舊說。朱子云。此篇先言常德。而沒言一德。則一者常一之謂。今因之。○弗庸。源也。惕庸。流也。故迪必有遺告。開導之事。如多方所謂大動以威。開厥顧天者。命靡常。而可常有之。所謂有命也。有命一德。蓋五言之其實。一德即有命之人。故迪即和之意。尹躬暨湯。咸有一德。非先已而沒君也。湯于尹學焉。後臣則一德自尹而沒湯者也。據實告君。何嫌之有。享當也。天心即欲迪有命。希求一德之心也。明命天命之顯。然可見者。四

南書要旨

卷之十一

主

方後。后即有九有之師之事。蓋以新言之。則必克革夏而後有九有之師。以理言之。則必先受命有師。而後有伐夏之舉。觀湯以一德而受命。則人君常厥德。保厥位。豈不信哉。○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并下面三箇一德。伊。重。在。桀。紂。無。德。不。思。意。不。可。也。以。有。明。註。故。也。此。句。至。九。有。之。師。一。德。裁。下。面。一。直。說。去。方。是。○惟。尹。躬。至。固。不。言。歸。于。一。德。裁。上。又。覆。商。事。而。言。下。則。斷。其。理。泛。言。之。也。○受。天。明。命。二。節。首。二。句。姑。以。天。民。分。下。即。應。上。○受。天。明。命。二。句。一。直。說。下。伊。是。未。革。夏。前。事。勿。錯。認。征。伐。無。敵。便。是。上。天。明。白。護。祐。處。東。征。西。怨。蓋。獲。我。后。便。是。有。九。有。之。師。處。天。命。則。人。歸。在。內。故。以。天。民。並。言。不。可。以。有。九。有。

之師一句。為人師之蓋此句。乃與有天下之意。得受命下來。非兩平也。一德。○湯。言。天。人。協。應。之。機。在。此。○據。註。德。惟。一。就。純粹。無。雜。言。終。始。惟。一。就。始。終。無。間。言。協。于。克。一。就。該。括。萬。善。言。時。文。于。此。無。不。離。不。息。者。非。也。此。即。是。承。上。起。下。之。意。上。言。實。事。此。言。實。理。夫。以。湯。之。一。德。而。得。天。人。之。協。則。可。見。德。之。一。者。動。無。不。吉。也。乃。泛。論。其。理。如。此。非。論。商。之。事。也。或。云。動。是。動。輒。之。動。非。動。作。之。動。今。細。看。未。吉。凶。生。乎。動。還。說。動。作。故。動。輒。之。動。則。微。罔。不。字。吉。凶。就。人。事。上。說。災。祥。就。天。命。上。說。講。吉。字。只是其神常定。而時措咸宜。其志常專。而小人咸利之意。○未先生云。此德。旁。天。地。亘。古。今。惟。一。而。已。二。之。則。不。足。見。三。乎。吉。南。書。要。旨。卷。之。十一。主。

山。生。乎。動。未。動。之。先。吉。凶。未。著。既。動。之。後。吉。凶。始。分。吉。者。得。也。凶。者。失。也。就。人。事。言。○易。曰。吉。凶。者。得。失。之。象。也。增。註。云。得。于。理。而。不。失。則。吉。凶。者。吉。之。反。體。陰。也。混。言。之。如。二。人。一。人。宜。凶。而。吉。是。吉。僭。凶。也。一。人。宜。吉。而。凶。是。凶。僭。吉。也。細。言。之。如。一。人。之。身。以。十。分。為。準。宜。五。分。吉。而。得。六。分。吉。是。吉。僭。凶。一。分。也。凶。依。此。惟。吉。凶。不。僭。在。人。之。自。致。而。已。豈。惟。是。我。惟。天。至。難。堪。者。其。所。降。災。祥。二。在。德。之。何。如。耳。然。則。德。而。一。不。獨。人。事。吉。而。天。必。降。祥。焉。此。湯。所。以。不。期。興。而。興。也。德。二。三。不。獨。人。事。凶。而。天。必。降。災。焉。此。夏。之。所。以。不。期。亡。而。亡。也。又。云。德。不。一。人。自。差。別。耳。德。惟。一。者。謂。內。與。外。一。夢。與。醒。一。常。與。變。一。種。一。差。別。處。無。

不一也。內與外一則心德之述可融事與性一則事與性之融可通。常與變一則夷陰之途可合。故無入而不自得。曰固不吉。不似虞夏而感通。虞夏固無不言者也。況作德降祥。又天之必然之理。則固有不終于通。與固者矣。君子修德。論吉凶不論災祥。此併及之者。以格君之道告太甲也。○按此論甚精。但此云惟吉凶不差在人。於惟天降災祥在德故也。則下句乃上句之源。若云惟天之降災祥一在乎德。故在人一德則吉。不一德則凶。斷不差也。先王各開說。與註意微殊。讀者宜善取其意。勿泥其詞。曰天降之謂之災。祥自人受之謂之吉凶。

今訓王新服厥

永底蒸民之生

上四節俱泛言德之當一。此四節則直勉太甲之一德。○左傳云。人而命天子之命。惟德教。○說命云。王言惟作命。○左傳云。人之求君使由命也。是言人君職在發命。若說天命則厭字說不通。下文大哉王言。正與此相應。惟新厥德。而新字對前此句只是渾勉之工夫。在終始惟一。○此則新非再有所謂日新也。蓋說新德。似乎有所增。不知只是終始有常而無間斷。是乃所以日新德。豈有增減乎。猶日運于天。光無增減。而萬古常新。此聖學細微處。○日記云。太甲即位已久。此自復位時言。既新受其德。上當俱新。湯以日新為成德。故德不可以不日新。不日新者。不一害之也。始明而終暗。始敬而終怠。以

一出入之心。或作或輟之事。今日勤而明日惰。昨日是而今日非。自旁觀之。則有新有舊。若王德行終始如一。不有美惡。徒旁觀之。每日益新。是乃日新之義也。○袁先生云。謂德之新則必舊。舊即德本。德日進。德有進。德而不已。然非有所增益于其初也。惟終如其始。而無纖毫遠越焉。是乃所以為日新矣。蓋虛堂之體。無加損其日。從而日營者。習染去而本真現也。非益也。故不動纖毫。而移步寸步。而誕登道岸。直探精微。終始惟一。即是日新。此伊尹傳心之論。讀者宜致思焉。○上既言新德之功。因言用人。以為新德之助。篇題傳云。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夫君德之既純一。而又任用得人。此所謂威有一德也。威有一德。此篇之綱領也。大抵君臣同德。德業相資。成湯伊尹不可及。○守成之君。在已。既當終始有常。日新其德。而左右庶官。必賢才。必其人。任君子以事。防小人必害者。正以于此失之。則足為一德之累。于此得之。則足以為一德之助也。小人盡感其君。則不問斷于已。必問斷于人。知官庶官也。左右輔相也。惟其人。惟其一德之人也。且字。庶官知臣言。四為字。並去聲。○朱子曰。為上者輔其德。而不阿其意之所欲。為民者利其民。而不徇乎己之所安。○日記曰。為上則為君德之成。就而非為奔走承順乎君也。為下則為民生之莫安。而非為富貴權勢。且也。上則為君而輔其一德之功。下則為民而為其

○德也○德說云保祐王躬而養君德之本屬目事納忠而
達君德之發用調元贊化而達變和于天下宣化承流而下
澤于生民○表先生云為上為德二句雖並言實重上句蓋此
章專言用人為一德之助而發也言臣之為上不獨為君之
而實為君之德固曰新者所必資也及其為下而惟以為民則
又君德之所賴以承宣矣其始也當難其進其進又當慎其選
選得其人又當可否相濟而待之以和不恃和而已必志同
道合上下無纖芥之間而後無愧于咸有一德之義矣此惟和
惟一二句雖與惟賢才惟其人句略異然亦其中事也○別記
云難者難于任用即所謂如不得已也慎者慎于聽察即所謂
尚書要旨
左右大夫皆曰賢才未可也國人皆曰賢才未可也
聽察在先任用在後何以却云其難其慎蓋難是用人之主意
慎正所以慎其難也和者可否相濟即所以謂獻可替否也一
者始終如一即所謂勿有間之也要見防小人任君子二意君
可臣否則役而不為君否臣可則從而為之所謂可否相濟也
○日記云一者不離不息之義君心用人之本也有離則不能
防小人而小人于是乎離進矣有息則不能任君子而君子時
乎見疎矣用人之不一即德之一也○陳氏雅言曰伊尹既
告太甲以一德又恐其任用非人則心志憂或德不能以純一
故又告以用人之道任官則賢才而後可非賢才則不可任也

左右則必得其人而後可又非賢才之可比也所以為是者以
人臣之職在上則必陳善閉邪獻可替否以成其為君之德在
下則必養之以全其生教之以復其性而潤澤生民臣職之所
係其重如此是豈可輕于任用哉故任用之始必其難其慎以
防小人任用之終必惟和惟一以待君子蓋言用人之當一也
○德之一和始不由于用人之始而由用人之終以見君德之
○上文言用人因推取人為善之要為善于用人為一德也
○取善和要必一德之也此四句與終始惟一時乃日新
是一層事非謂待任用得人之後纔下此工夫也取人為善上
不專是取臣之善四句一舉下無相對之意蓋德兼衆善執一
而師則所取有限無以得一本萬殊之理故當主善而師謂以
善為主善則師之則善之所在皆德之所在也然善亦無常主
是善原于一者也執一而主則徒得散見之迹何以達萬殊一
本之妙故當協于克一克一者能一之謂也善之因事而不同
者理之易地而皆然者也協于吾心之能一則其散見者雖有
萬殊而其定則之在吾心者則一而已而一之所出無涯非善
矣克一字指心言蓋此心之微能統宗萬善故曰克一常師常
主各有不同上常師指人而言下常主指事而言人之德不可
以常師者以人之處事有善有善不善故也其可執一以師
之乎事之善不可以常主者以善之于事或在此為善在彼為

不善故也。其可執一以主之乎。○朱子曰：「一善之原也。」
常主，如言前日之受是，今日之受非也。惕于一，如言皆是也。蓋
均是善，但易地有不同者，故無常主，必合于一，乃為至善。侍云
惕合也，克一者，能一之謂也。按以善為主，善則師之故，無常師。
善亦無常主，惟協于吾心之能一，乃為至善。一者，善之原，為善
皆從一中出，此心能一，則無往非善矣。此心若徇于私欲，何以
能一。聖人之心常一，所以動無非善，所謂一以貫之，常人未免
有二。故當強恕之，散見者謂之善，而德則其總稱。一則其本
原來處也。理者，須究其不一者，而至于力行者，須休其不
一者，而至于理在吾心，曰行而名謂之德。隨事而顯，謂之善。
尚書要旨 卷之十一 九
易地皆然。謂之一，若吾心之天則也。理隨事顯，而本則一也。
克一者，得吾心之天則也。○有箇權衡尺度，雖萬殊而未始
不同歸也。是曰惕于克一。○如應是德，當錄當受，是善前日受
今日不受，皆是也。是一從一中流出者，無有不善。○上文言用
人之一，亦一德中事。此又言一德之要，是何也。蓋天以一理賦
于人，散為萬善，此所以無常師。無常主，人君必合天下之萬善
而後理之一者，可全。此所以貴惕于克一，而不知是則不足以
為取善之全功也。○朱先生曰：「上言任人之一，此言取善之一。」
人君固常用一德之，與之同心矣。然德無一定之師也。隨左
右庶官，主其善者師之，而其所以主善者，心無定也。但合之于

能一之心，理隨事顯，則緣境畢形，而掩一真之變化也。
得理則千善渾合，而惟能者一之。故隨人之善以師之，而協
于能一，則殊途同歸，而咸有一德者在哉。○又曰：「德只是一
箇善之散見，雖事上顯，物物上明，總來只是一理。吾之取善，
果能虛心觀理，則殊者無不協矣。協者，協于何處，乃協于所能
一者耳。假如臨事接物，並無一毫私心夾雜，非納交非要譽，非
惡聲，純是一片天理發見，此時節，辭也是真心受，也是真心擇。
遜也是真心，征伐也是真心，小而辭受，大而揖遜，征伐其事和
差萬別，而此心何常有兩個。若有一毫安排掛帶，此心便褻便
不能一矣。此處不能一，名處盡成支離矣。學者不知求一于心
尚書要旨 卷之十一 二十
多就人事上差排工夫，上章合括一放有甚了期。經文明白一
我王心，人自不察耳。○夏氏曰：「學未有得，不可執一定之見。學
既有得，不可忘一貫之理。德既無常師，吾不敢拘凡主于善者，
皆師之，泛觀博取也。善雖無常主，吾不敢泛必即夫一者而合
之，反觀約盡也。○上三節皆以一德之工夫，大伴為姓節，皆以一
德之應驗。承上過云：「夫本諸身也，而終始之有常，取之人也，而
博約之兼盡，則德之一也。至矣。而民有不應之者乎。」註上二句
是感應，謂應乎上之所感，下二句是效驗，謂有成效，可徵驗。略
有相回意，謂之伴者，以見一德感應之妙，能使人如此也。非有
心于使之也。若作有力者，便與自然，而兼之註相悖矣。大與一

非二物也。就言曰大就心曰天。天祿只指五業而言。○俾萬姓
二句正應上新服厥命。蓋太甲喪禮初終。即政臨民。正釋下集
令之初也。德焉既一。則理之分量無所不備。而事之涯際無所
不周。其發而為命者必大矣。此萬姓所以咸贊也。聞其言曰知
其心故又贊其心之一者。不離不息而該括萬善也。成曰見
頌之無間。又曰見頌之無已。大哉王言者。言發于一德之發。則
已涵盡天下之理。淵微合百慮之同。言之大。心之發也。一哉王
心者。心純于一德之餘。則妙百為而不二。主萬化而有常心之
一言之所以大。王之心未一。則何以訓萬姓之從違。王之心
既一。則發于其言。人人得以見其心。知其一千公。不于私也。

尚書要旨 卷之十二

一于義。不于利也。一于道。德憂勤。不于聲色遊吹也。一于
君子。不于小人也。則萬姓之趨向。亦自不容于不一矣。克綏
二句平看。舊欲于克字上振起一德字。恐不必如此。克綏。謂真
能安之也。與永底一例。底者言說文致也。又定也。玩蔡傳。民生
厚。字。還從定字解。蓋定則厚矣。按一德意。須就兩句中。休
出。未常厥德。係厥德。今克綏先福。則必有常德之格天。惟民
于一德。今永定民生。不獨一時之福而已。○日記云。天祿以一
德而安。所謂常厥德。係厥位也。民生賴上一德。則為民之所依
藉者永矣。○素先生云。常厥德。係厥位。言大而心一。則德之常
可知矣。故克綏先王之祿。普也。惟民歸于一德。而今也。由一心

以發大命。則恭民皆則之。以自治。而可永定。其生矣。○別記
先王之祿。即所攝受。天明命者。今王以一德。係厥位。則克安此
祿。而無靡常之憂矣。恭民之生。即所謂以有九有之祿者。今王
以一德。而作民主。則永定其生。而無間能胥匡之憂矣。○終始
惟一。至使人破云。大臣群言一德之功效。而必其功之全也。
在可以觀政。截上言一德之功效。而因歎其不可不一。其德下
則言外之旨。又推廣其所謂一者。如此。要依末語。終始無間者
一也。該括萬善者一也。意。○終始惟一。至觀政之生。截破云。大
臣詳言一德之功效。必推德之不可不一也。○終始惟一。至之
生。破云。人君盡一德之功。而致之所徵大矣。○終始惟一。至王

尚書要旨 卷之十二

心。惕于克一。截破云。致功于已。取善于人。皆一德之實也。此在
首二句。截謂末節。只承德無常。師題來。未是。○終始惟一。至克
一。首二句。截過文云。當新服厥命之日。則所以求新其德者。固
當盡夫有常之功。而遠戚有一德之風。則所以匡說于德者。又
不可無。臣下之助。○任官。即最要聯終。得簡便。如云。小而庶官
大而左右。而人材之任用。不可忽。上而為德。下而為民。而
臣職。君民之所係。為匪輕耳。未用之先云。云。既用之。後云。云。過
至第三節。不可用一字。過文。但云。以是而用人。則人皆有德。可
師矣。而德不可執。一而師也。惟在主之以善。馬以是而師人。固
皆有善可取矣。云云。後面再以情約。兼至意混。二比中。要見庶

官左右不惟高下而信乎有以爲德之意未仍錄目新之功至是始全○終始惟一至爲民上其備于已者下是實于臣者正所謂成有一德也○爲上爲德二句須抑揚重疊○德一德爲上爲德固日新者所必資也○而下有益于民生則又君德所賴以承宣矣○終始至惟和惟一此題極好按蔡傳云伊尹恐太甲德不純一及任用非人故作此篇是題正合此意浙江舊程文主資講之說以下卽全是常德之用功處若如此說則常德工夫全在資之人而不必反之已可乎○過處及諸處俱與上講同但講末二句須從難字邊說到一字處爲得書意蓋未任也難其進將退也慎其察既察而任之則可否相濟而待之以和不

南書要旨

卷之三

三

之德須看得細膩蓋左右固有格心之職而庶官亦有輔德之義者也○君德之備不過爲民而已而臣之爲下也亦爲民焉則所以承君德而布之民者又有助也○其難其慎二句此示以擇人用人之道也如左右皆稱其賢尚未用之便是難意○自言以考其心○國事以考其行便是慎意蓋恐非人潛進也○既防之如此則所用皆君子矣于是君可臣否則從而而不爲君否臣可則從而而爲之○和也任用無間○聽信益專○也要打轉一德上○德無常師至狄人破云大臣告君取善以一德漢廣其量焉○弘治十一年山東程破云大臣告君以一德取善有應驗而所係爲甚大取善當無間而不可以自大末卽截出取臣之善取民之善相對所以全一德之功也○似太牽板只該隨文做去末卽用一過文另做○德無常師二卽上卽是工夫下卽是效驗言之大心之一與夫天親民懷皆打從正善協一宋故講下卽全要與上卽相關如云德一平萬善則一言之出皆萬善之所萃也○而徵諸庶民咸稱其言之大矣善協于克一則此心之天惟一理之淵然也○而考諸下民又稱其心之一矣不惟是也先王之祿以一德而佑于天者也自是其克綏之而王之德自博而其永底之而王之德自萬而歸于一者民實賴之矣○協于克一主觀德者民之生截上是能一德而有感于當時下是嘆一德之可驗于後世○克綏先王至觀政如出此題只得以上七世

南書要旨

卷之三

三

之廟二句應克綏先王之福萬夫之長二句應永慶蒸民之德
○克綏先王至觀德上是德有驗于當時下是德可驗于後世
○嗚呼七世之廟至民主國與成厥功上言一德之意已盡此
二節更端致嘆而申勉以一德之全功也○七世之廟節言德
政有可驗以見人君當一其德也以嗚呼更端與上下相承德
則一德政則一德之見于行事者也註中政教非二物教即政
中事也二句謂仍將修德說得渾重否邊說得輕萬夫之長與七
世之廟相對皆當空虛說或疑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七若不祧毀後來將何所容不知不祧毀者非必專在一處
蓋太廟後另有一處以祀之世室是也若祧毀則全不在廟中
尚書要旨 卷之十二

矣○日記云七世之廟其外則猶有不毀者可以觀德之備不
能拚于後世之公也萬夫之長八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吾能
提攝而整齊之如出于一人此非政教之善有以深服其心何
以能如此故可以觀政之修否不能拚于天下之公也王若遠
畏後世近省當時則所以脩其德政者不容已矣○袁先生曰
殷人六廟今云七者祧太甲也有德者然後為不祧之立六增
而七焉德懋可知矣故曰可以觀德古者惟四親廟夏則五廟
禹與二昭二穆也至商以契為太祖而湯又有功不當祧遂與
二昭二穆為六廟以殷為太祖而大王武王又有功遂為七廟
○也也故有功德者不祧詳見鄭玄註萬夫即萬姓也長

者先之也言出而萬姓知其大則令無不從心存而萬姓知其
一則志無不從也夫是之謂萬夫之長以是觀政政其可知乎
○所謂一德者豈獨當取善于臣而與臣共有之哉至于民之
不可遺矣蓋君使臣臣事君朝廷之常分也自今觀之不特君
使臣而後非民則國使為是亦當以禮御之者也亦不但臣事
君而民非后則國事焉是必有忠欲獻者也慎毋自廣以狹
天下之民匹夫匹婦至微者也成功一德之功至大者也匹
夫匹婦雖若所知之狹然離而聽之則愚合而聽之則聖蓋衆
多之智愚雖聖人有不能加焉苟有自廣狹人之心而匹夫
匹婦有一不得自盡于上則理有遺知事有遺照民主將誰與
尚書要旨 卷之十二

成厥功哉○別記云君之與民實相須君之取善當無間是而
意觀傳中又言二字可見過文就當用君民之使事雖有貴賤
不同至于取人為善則初無貴賤之別蓋雖兩意而意實相回
也人君苟有自廣以狹人之心則豈能主善為師乎推主善為
師之量則必使匹夫匹婦無一不獲自盡于上而始無一善之
遺也堯舜詢于芻蕘鯀鯀無基明四目達四聰蓋為此也然帝
王豈能人人而延見之日日而咨訪之乎只是吾之聰明不蔽
樂善無倦則凡政事所接無非延納之地民情所達皆吾感觸
之機耳聖人以己不能盡匹夫匹婦之善為懼而後以匹夫匹
婦不蔽己之澤而取譽之天能包羅萬物而後萬物咸被其澤

史漢之治法自是已而有用者竟何為哉○七世之廟至狹人上言德政可驗以見一德之當盡丁言君民相推而推一德之合功○七世之廟至民非后司事舊程文欠一德意程破云大目千君既言德政有可驗之實漢言君臣有相須之理過大當不德政難揜固當一德矣况君民相須其可不德哉○萬夫之長至國事破云論政之不可揜于民以君民之相須也○后非民國使至狹人此欲其取事無遺以成一德之功也而先以君民之相須者起之註中不致忽三字宜玩人字指民即下匹夫匹婦是也廣狹字對看要承上使事承上上文蓋

商書要旨

卷之三

七

得約者取善之要取諸民也○此無自廣狹人者取善之要取諸民也○自廣狹人一○即○觀以守可見終末當云君能取民之善則善以成其德之士而民為有君矣為之善者而何不得民以

商書要旨卷之十三

商書四

盤庚上

殷在河南偃師即湯之舊都此與王根本之地子孫不可輕去者也其後子孫無遠慮往往輕徙曰舊曰相曰耿皆源河之地土豐物饒狃于一時之利而不虞後日之患自祖乙至盤庚元七世都耿矣數圯于水至于民用蕩析離居而猶不有遷蓋大家世族則安土重遷小人又惑于浮言而不知利害之實故盤庚反覆曉告以遷之利不遷之害上中二篇未遷時言下篇既遷後言王氏謂上篇告群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此七各就篇中舉其重者而言耳若細分之則上篇自我王來以

商書要旨

卷之十三

七

下三節是告民之詞格法以下是告群臣也下篇自無戲言以下六節是告臣民之詞邦伯師長以下方是專言百官族姓也惟中篇首尾皆是告民之詞吳氏曰臣民並集之時固不當呼臣與言而使民不與聞又呼民與言而使臣不與聞特以遷都之利不獨開諭事之係于臣者主臣言之事之繫乎民者主民言之耳讀者善體會之可也○上篇分二段看首四節語民捷利避害之言數于民至末則語臣黜傲康以倡民遷之言也

盤庚遷于版

底綏四方

首節是史臣記事之始曰遷于版則宗廟朝市皆已改造但民未肯往有其屋耳盤庚本欲為民捷利避害而民為浮言搖動

必有決健之利于一時是有今也。始傾圮之患于後。即是固涉也。有今固涉而命轉絕于天。此正憂之在也。○正義曰。凡人以善自勸則善事多。若以憂自勸則憂來衆。今心不使則憂來衆是自勸以憂之道也。○日記云。憂溺而憚遷。是勸憂也。豈人情哉。不謀長而思其災故耳。所謂火未及然。自為之安也。若謀長則知災在旦夕。今日之說可謂有今日無後日。汝有何生理于天乎。○上二節。既言不遷之害。此因直命其從遷也。人心不能自決。則好用非理之謀。浮言之誤。人不淺。而人無不悟也。今于命汝一。是非無兩。存利害無兩。從心有定主。則不遷于正直之途。身有定歸。則不陷于邪僻之地。不然。身心非所自。尚書要旨。卷之十三。有類。倒迷惑。趨于禍患。如起緣。以自具。豈他人能改之哉。中有主。則外邪無自而入。恐人二句。惟當誠心聽上之故。遷都之舉。身行之。心主之。當有中正之見。始不惑于浮言也。故子欲汝有一心。而無起機者。蓋恐其不一。則無中正之見。而人得倚之。迂之也。倚者。使汝害不能避。利不能掩。而失其持身之則。迂者。使汝以利為害。以害為利。而失其制心之宜。○予連續二節。承上而言。所以欲民從遷之故也。日記曰。汝知人言之不可從。則知我心之所當依。我之心何心也。為汝何生在上。則遷都以迎。維乃命于天者。我之心也。我豈汝戚哉。用奉汝報而已。此其一也。爾先人從我先。后屢遷。歷邦既甚勞矣。豈不謂自今貽後人。

遷。邦與豈好勞哉。誠藉之下。而見理勢之不得已也。以今日理勢。正當承先王而謹命以遷。苟不其然。則將至于君民俱溺。天之斷絕我命。且不可知矣。況曰其能繼先王之大業。而致安四方乎。命是國家之命。烈矣。安民之熱。即大業也。天之斷命與下天永我命。相應。克從先烈。與下始復底綏。相應。○上言不遷之害。此言遷都之利。舊過云。不遷之害若此。使遷而無利。此所當從。而況從遷之有利乎。按此上覺葛藤。只一直說下為是事。有勞且難。而不可憚。若今日是也。今若遷。則以危為安。轉禍為福。其若仆木之復萌乎。天其永我國家之命于後。使得以結續大業。而致安四方矣。宰制四方。而兆民乂殖。正先王之大業。所尚書要旨。卷之十三。在取地不遷。則先王之業而四方之民。先王惟遷于新邑。則天春日隆。而祖宗締造之基業。不至陷于凶德矣。于以宅中國。大施個善政。善教。出未四方。豈有不安者乎。通節一直說下。不可必下三句。為首句之實。此不可以結漢底綏。為永命之實。○耿地不遷。國事危矣。是天眷有商者。不克遷之于耿也。承于古而遷。則先王于耿者。克延之于後矣。天命惟在人。事一承一。惟在人。事得失。一反覆手。間可不良于國乎。始復先王之大業。而克復先王之熱。諸興道致治如商之盛王也。商道中業。盤庚有志于振起者。適于有耿地之患。此事不圖。先業將不守。則曰克從之。可冀乎。京師者天下之本。國都不安。豈能圖四方之安哉。以治。

安四方為言。○我王來三節其如台哉。○卜稽王天命言已之
決還也。見于○述先王之圖還也。曉于○先王有服二節一
頭兩脚。于今五邦載下言不還之字如彼從還之利如此。我其
可不恪謹天命乎。

盤庚教 于庚

此史臣之本序。承上言盤庚既出矢言。而皆以還都為然。教于
民而民有二樣。有感于和室而不欲還者。由下臣之浮言。而攝
有明于利害。而不能還者。由于臣之威勢。而阻故又先教乎臣
焉。教始乎臣者。恐臣在內。則伏小人之依。下情不能以上達
也。並進乎民者。恐臣在外。則和言言于百姓。上情不能以下通
也。尚書要旨 卷之十三

也。○由在位者。注二意。民非不知還也。而作不勤。所以感
其心。民非不欲還也。由在位排擯。難以伏其威。以常服正
法度。謂舉先王還都之事。以立教條也。然教條之立。非有他
日使在位者無或敢伏小人收歲焉耳。研幾云。居令臣從朝廷
之法度。先王還都時。舊臣無不遵法度者。今我欲還都。而汝不
從。則法度廢矣。故我所以教在位者。惟舉先王舊常。同臣還都
之事。以正今日君臣之法度而已。自王若曰以下。至篇終。皆以
常舊服正法度之詞。通敘事。通敘詞。有相回音。不可兩平。陳氏
大猷曰。通敘事。則人情不勝。通敘詞。則人情不疑。此還都之大
綱。故史特先舉之。○上文論民之詞。明矣。然民之不欲還。豈其

中心利害之實。我皆在位者。倡浮言。以惑之。其說詳見第三節。
其間猶能審于利害。而欲還者。則又為在位者所排擯。阻難不
許。自違故。盤庚教民。必由在位。而其所以教在位者。不過以常
舊服正法度。正法度云何。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依。或爾蓋
先王以民心為心。以民之利害為國之利害。其五還之舉。皆
順小人之依。歲而為之也。民無誠意。而有言必達于上。至無匪
指。而有願必同于民。此先王之舊服也。上國家之法度。也在位
者。欲阻廢法度。則不辭不托。不托于民情之不便。欲托于民情之
不便。則不得不動之以浮言。而後其言之同于我。隱伏其依。歲而
使其情。實語不得聞于上。其明還之計。不教矣。盤庚明極事
尚書要旨 卷之十三

情故。亦不作為一切之法。以整齊之。二惟以先王之舊事。正今
還之法度。所以正法度者。二由爾諸臣。無或敢伏小人之依。歲
則還與不還。孰是民情之公。願利害必有真。端國是必有真。在
群臣之計。自破國家之法。自行矣。○先王舊服。皆曰民欲還而
還之。今民不欲還。而盤庚欲還。若非先王之舊服。是當時在
位者。必以此動盤庚。而盤庚則知不欲還者。特爾草搖于貨室
之私心。一時小民。載于浮言之左見。而非衆心之所同然也。衆
心之所同然。衆口之所同聲。今日非異于先王之時。特爾草伏
之耳。王命衆志。至于庚。衆者。臣民咸在也。

王若曰。格汝衆。無傲上。侵康。

此至末皆對衆說曰之言上既成以無伏小人之收機而
不以傲上從康為言蓋惟群臣傲上從康之故所以伏傲也
故以是戒之曰記云耿弇利濟河之地沃饒自豐而憚運使之
勞以為百年之業奈何今之而去不惕于一人不聽一人之作
戰此其傲上從康之本情也是心不馴雖百喻何益故殷庚說
你須抹殺了這個念頭此一語一著之要領也傲上此違命而
不肯遵從康是懷土而不能遷俱意動搖言伏傲傲一語古我
即是以前言而見其傲上從康也非予即是以前言而見其
而竟其傲上從康也若綱二節是冠以傲上從康之義乃不
二節是警以從康上從康之富連付三節是示以因仇之深意
而竟其傲上從康也無有二節是示以當即之知嚴而却其
傲上從康也傲上從康便是罪反是便是德恭事便不傲上
齊位使不從康

古我先王 謀作乃逸

此援舊人從先王以資今之不然所謂以常舊服而清度也先
王即成湯也舊人即今在位之諸父共政共遷都也國任
共政是先王委托舊人之重不匿指而無遺言是庸人不負先
王之委托也播告是遷都之號令播告之備者謂以遷都之事
作為流令以布告天下也此句貫下四句不匿二句見舊臣忠
以事君而得君間有二句見舊臣懷以使民而保民兩平看厥

指指小大為言有今于第之指者或或以厥指為民之指或以
樂聞歲言為王之指不伏傲傲為不匿厥指更詳之○蓋為民
國運王之指意也前非難阻難以伏其傲傲則是藏匿王之指
意而非善承其君者矣不匿厥指者凡小人之歲言無不傳達
于上而上之欲運之指無不宣洩于民也舊人休王之心如此
故王用大敬之謀必行言必聽近則私用而飲禮遠則世選而
與事皆足也間有違言者凡非上意下情而妄幻事理以搖衆
聽謂之違言舊人宣洩于外原君上為民之憤以開諭乎衆而
不參以一己之私言極其間利害之實以導率乎民而不惑以
從康之左見舊人先民以信如此故或用正吏趙事忌勞易其

尚書要旨 卷之十三

懷土之念而為終事之誠也今故亦戒之舊人我之圖任共睦
上無異于先王奈何在內則伏小人之使策與不匿厥指者其
矣在外則不和言言于百姓其圖有違言者其矣曰昭昭
多言亂人之意按言不出于中正高陰無深慮遠見為庸謂惟
忠信足以起人之信今故止墮下詳所以起信者率以陰屑難
乎人之信矣夫有所說者事理雖微誠有所當爭也予弗知乃
所說果弗得已乎起信陰屑內而見伏傲傲不和言言則既傲
傲不和而又倡陰屑之說以昭昭起信也夫陰屑起信則與正
實者異矣徒起信于民而不見信于君則與正欲者異矣○研
幾云欲運都以避患此先王之指而必資民以行使使從有合

于王之指者而或伏之則君民隔絕而事不克濟先王之指臣
其舊人而奉于列凡小人之箴皆以上聞使君之指流行而無
應也是不伏小人之箴豈非所以不匿厥指乎至欽是不特
除之以稽貌而錄其績于太常不特尊之以爵祿而定其功而
元祀備下配享意謙有欲就還都而以言聽計從謂者非夫我
之任汝無異于先王而汝之事我獨有愧于舊人者蓋必做上
便康之私心存焉故也其可以不默也哉○非子節指群臣之
失而端涉于已也上言當去其私心古人皆無私心而汝獨不
然汝之不去私心乃我有以成之也汝德人君愛民之德舍德
即從康不揚即做上二句是即上文貽起信隱庸中抽出而
言之也汝情乃逸便指會德不揚言此言上三抽提作乃
逸一句○先王有作舊人則從今我有作汝臣則說豈我輕易
遷徙勞民動衆自麓廣此君德也非也勞民于一時而圖安于
萬世正于德也惟汝不宣布我德意而狂于從康不更誤我威
命而放于做上此所以原共之志不信于斯民而震動之速有
疑于麓德焉耳汝豈以情淡而予不覺故敢于欺我耶不知予
視汝做上從康之情明白洞達如觀火然此雖是以之過上
我思以勝義愛克厥威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也予既知非矣
汝可不省乎上是援舊人之從先王而責今之不然下是申言
其失而反已以重責之○汝獻黜乃心三節破云賢王欲臣我

寄還之私心既據古以責之復自欺以導之
若網在綱汝有積德
此二節申上點心做上從康之戒首二句是喻從還之義所以
責其聽命而無做上也次二句是喻從還之利所以誘其趨事
而無從康也○君者臣之綱也君令臣共而綱紀秩然其有叙
古之道也譬之于網人知其有條而不紊矣而不知統之者有
綱焉知天下無不從綱之綱則知天下無不從君之臣而做上
非義也逸者勞之致也先難後獲而乃家自為之永遠事之常
也譬之于農成望其有秋矣而不知先之者惟服田力穡焉知
天下無不耕之獲則知天下無不勞之逸而從康非利也○別
記云上言我不能制命而成汝過失在汝則當知下從上小從
大勞永遠之義如網在綱乃有條而不紊如農服田力穡乃
有秋成之望不然則必有悔及汝身矣從康者懷一身之安
一時之勞故以此服田勉之下又以情震我之以見一身之安
不足懷而我毒于遠遷遠足慮一時之勞不足憚而乃求永遠
之利所當圖也○前言獻黜此言克黜始猶勉其諄之既則期
其真能之也乃心即做上從康之心承上言做上從康固當戒
其然此乃私心所在而私心者實德之妨也汝克黜之蓋當時
在位之臣其婚如僚友皆富室巨家也擅膏腴之地然居止親
游之樂在位之臣與之黨比而憚還心之所為實在此而猶為

之辭曰不遠矣于民計便入禾小民一時安土之情而推之曰
我實為爾計也以此施虐德于民抑不思大水時至和邑論
爾之嫁如條友其將焉往是爾之為之者反以害之與百姓同
婦于虐德耳故勸以克勤乃心為斯民長遠利害計以施實德
于民都邑既定百姓安居爾之婚姻條友豈不同其福如此虐
事汝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今日非德也曰損德者蓋不匿厥振
而固有遠言在祖父既為民圖遠而有德于前我其私心而施
以寬德在我又為民圖遠而有德于後世德之相繼非一日失
蓋以其所欲言而誘其野悍也○若網在綱二節要見由我
意○汝克勤乃心三節意即截駁王望群臣之克已既指言其

漢以勸之又詳言其害以懲之

乃不畏戎者 非予有咎

此而節申前德德康傲上之害蓋及愛言之欲其知所戒也此
與上二節俱要清申辨之責從康之害以沉溺散上之害必
形發言述述猶細細指民與婚友說永遠乃家則後遠之秦援
也○汝知服田有秋則今不畏戎毒于遠述情農不田寧有黍
稷之可望乎汝知網綱不紊則今汝不和言言于百姓惟此自
正毒乃貽禍其害必自災于厥身也蓋君為臣綱臣為民綱理
之所任上下相順乃同其福而無禍汝既首悖運先患于民則
禍不獨于民乃止奉其禍矣及時而悔亦何及乎不和言言者

不能宣上德意而以善言導之即胥動浮言之類所謂賄賂以
信陰膚者也則傲上之戮惟汝自生之矣何也人孰不以罰及
身為災今既甘受欺侮甘為姦究是乃自取其災于身不人孰
不以罰及身為禍今斯民傲上之惡汝實先之是乃自承其痛
于身耳災為自災禍為自奉信乎利罰之素汝自生之也汝待
罰之及身而後悔之其何及也所以然者惟汝之不惕予一人
故也觀此小民猶有審利害之實出歲戒之言以相顧者若乃
其發也而汝以進口制之不得上聞是空言且能制人矣況予
制乃短長之命是則所在誅賞所加其所以裁汝豈不易哉汝
何不以此箴言告朕而相動以浮言恐之以後運之禍沉之于傲

上之惡也吾恐予之視以自有初初火之明罰之制爾有為

滅火之說汝固自作不靖而已矣豈予之咎哉豈汝口惡汝
雖可畏而制命自裁滅二無難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而猶可
滅也通節反覆數十言皆言傲上之罪度自取之非由外來之
責不可以在此汝難堪非我有咎相對看○相時四句是起頭下
面汝言不告朕而胥動以浮言即應相時恤民猶胥顧于箴言
二句君火之燎原不可遏述其猶可撲滅即應其發有述口矧
予制乃短長之命二句○民也胥顧于箴言臣也胥動以浮言
箴言實也浮言偽也小民身當其害有惕一胥顧之心在位除
貪其利為說一胥動之計一時情狀在數語間其人之聞之者

而可以愧矣。○做上之人換其口之氣也。此以燎原之火。然
知已其猶可撲滅。盤庚將刑以齊之乎。曰非也。明曰目連四眼
戴言不可伏。淳言不得施。盤庚豈有制之之道矣。曰短長之命
特舉刑殺以恐之未必施也。

通任有言曰 聰予一人之作猷

此三節引言也。蓋圖任舊人之道而勉之。臣當勸勉上。從感之與
也。上以禍患恐懼之。此以任人感動之。蓋阻還都者皆世世舊
家之人。故盤庚上既以圖任舊人告之。此又引言用人必求
其舊。今汝為我之舊。且而做上從康之獨何哉。○書記云。非此
結前圖任及起下不敢動用非罪非德之意。舊人作世臣。非

尚書要旨

卷之十三

主

但老成人也。明習故典。而濟世安邦之術。有所稽遠。執事而
執事。思之方有所致。故須求之下。言念前臣而不敢輕罰。前
前臣而不敢輕賞。正是求舊。思非所當。思是謂非德。罰非所
當。罰是謂非刑。我國家上惟圖任舊人。共政使其有罪。不容以
舊人而赦。使其無罪。不容不念其舊。而加以非罰也。使其有善
不容以舊人而掩。使其無善。不容私其舊。而加以非德也。胥及
速勳。言而還國。在其中有事共其勞。事成共其逸。見舊臣于
先王。一德一心。處之汝能如此。則先王先臣之所加。非予所敢
加以非德也。汝不能如此。則先王先臣之所棄。非予所敢加以
非罰也。○速勳共于乃祖。乃父。則共事。以期于後。王波臣豈有

無罪而加以非罰乎。乃祖乃父。安國家。定社稷之勞。簡于先王。
彰其善于後世。使汝有勞。固當世選之。豈至汝之身。悉獨不選
而掩爾之善乎。惟汝之未勳。勞惟汝之不德。為善耳。茲于大率
于先王爾祖。其從與軍之。以齊及速勳之故。惟天下之至公也。
凡後人之有功。有罪。先王與爾祖父之神明。寔鑒臨之。作福作
災。惟神所降。予亦豈敢動用非德。以加汝乎。言賞罰之不私。欲
世臣之效命。至篇末皆此意。○時說以齊及一句。對世選五句。
分賞罰對看。速勳。爾祖。都說。方。選。同。與。勳。爾祖。也。爾
勞爾善爾字。俱指祖。父。言。世選二句。一連。說言簡擇其功。而不
敢廢之也。勞善一。般。看。配。享。即。不。掩。之。實。或。以。不。掩。即。世。選。非

尚書要旨

卷之十三

主

也。世指知子。掩。盤庚。以無妨。或謂惟先王世選。爾祖父之
功。故我亦不得掩爾之善。亦非也。世字從先王。說。爾祖。身上
去。于字雖指盤庚。而先王亦在其中。在中。指中臨之在上。看之在旁。
主。廟中言。作福作災。說。朝廷上。言。簡在。先王與汝祖父之心。言
朝廷上之賞罰。簡于清廟鬼神之靈也。不輕于賞罰。正是傳
用舊人意。不必于賞罰外另講如何任用。○胥及速勳。乃祖乃
父之勞與善也。在國家為勞在身為善。曰胥及速勳。說到世選
不掩。曰不掩。說到配享。因配享。說在福災。簡在。先王先臣之心。
同。簡在。說到不敢動用非德。一線索。而下。更換活潑。不可捉
摸。此文字妙處。若出金匱。歷時說以賞罰分對。則世選數句不

行分侯康做上說亦得

無有速通 身弗可悔

此二節示以賞罰之決然。而使之更相戒飭也。速通俱指舊臣。世宗大抵蓋有商之子姓親族在焉。故以速通言時說分異姓。同姓則未便罰。易加于疎遠。苟悔老弱。切不勉力作猷。而用罪則重。但不敢動用非德而已。必重至于死而不赦。在速猶在速也。賞多。多則于親近。苟違箴言。樂從違。而用德。豈但不敢動用非罰而已。必記太常作元祀。還而不換。在速猶在速也。蓋罰惡不貸。若然。而親者。必不惟親者。對然而疎者。亦不然而所。以然者。何也。永國命。銘先業。邦之滅。惟汝眾用德之故。所以

南齊書

十六

彰善無遠迹也。勸命。秦烈邦之不滅。惟于失罰之故。此所以罰罪必無遠迹也。深示賞罰之微。以戒勸之。○當時所在。惟速在王度者。其餘不聞者尚多。故篇末使之轉相致告。事以功。事則位。以已。傷言恭爾事。則無上。齊乃位。則無從。度乃口。則無言。言正相告戒之語。如是。則用德而彰厥善矣。不然。則用罪伐厥惡。其可悔矣。○日記云。自今以往。各敬爾之所有。事齊乃位。謂不離所守。以聽命。度乃口。謂非言勿言。罰猶未罰也。罰及汝身。則不可悔矣。○呂氏曰。三篇通于包容。處若其德量。于委曲訓告。處若其見于規畫。繼意處若其措置。

歷庚申

通篇在四段。首節本盤庚告民之辭。古我先王。後八節。示當古今之利害。以曉其速。失于改四節。慎之以神明之責。罰以速其速。今于告汝。不易至末。則振承中兩意。以果其速也。

歷庚申 登進厥民

作者將速未速之辭。惟涉句粘。上外看。語與通篇通。一篇凡在昔。速都之利。本今不速之害。已之所以愛養神之所護。竟皆在。故告用。聖即。臨民。弗率。之。其。所。聖。感。也。以。誠。勿。棄。爾。之。以。教。重者。其。切。為。民。圖。安。之。也。咸。造。言。臣。與。民。皆。在。也。勿。棄。謂。當。臣。民。咸。造。之。時。將。發。言。示。之。而。先。成。其。憂。悔。歎。其。救。聽。也。王。度。全。民。以。為。行。之。之。度。蔡。傳。謂。起。而。將。速。則。未。在。途。也。還。指。舊。都。南。齊。書。卷。之。十。下。十六

說。班。次。臣。在。前。民。在。後。故。亦。速。其。民。于。前。而。告。之。前。言。教。民。由。乃。在。位。意。主。于。曉。小。民。特。以。巨。室。淳。言。感。聚。故。先。成。之。此。乃。曉。民。之。時。故。言。話。民。弗。率。誣。告。用。聖。感。民。以。誠。也。前。言。以。嘗。舊。服。正。法。度。齊。民。以。法。也。

曰明曉朕言無荒失朕命

二。外。相。承。一。正。一。反。言。命。通。也。一。篇。自。上。所。訓。謂。之。言。自。民。所。受。謂。之。命。明。曉。者。勉。之。于。方。受。之。時。聞。之。於。耳。而。聽。之。審。也。無。荒。失。者。戒。之。于。既。受。之。後。休。之。于。身。而。行。之。力。也。

一。嗚。呼。古。我。前。后。用。懷。爾。然。

我先后節是述先王君民相與者以言之通。如小意。速都記。

王洪說者謂：「前乃成湯仲丁河室甲祖乙四廟不特其
承者四君雖不一其人，四君所行不一其事，而無不義、業、
法念于為民圖安，不敢坐視災變也。係后相與憂其憂，謂君有
所為則佑助之，知君以我為心而我亦以君為心也。夫人之不
能勝天者，以其力微耳。今君之所憂在民，民之所憂在君，民
一心而聚其全力以當天，則天之權不自用而為人用，其有不
浮于天時者鮮矣。天時專指水患，說曰：「記云：『浮于天時』一語更
可味。古之人天時有災，鮮不以人事勝之。漢世則末如之何而
歸咎于天。○咸在惟民之承，裁鮮以不浮于天時，舉帶民一違
說玩蔡傳蘇氏之言，及今予將試以予還，即可見或要作三節
而書要者。」

卷之十三

相推下去亦可。○殷降大虐四句，承上文古義，前後固不惟民
之承者，以起下文今日還都之事。大虐水患也，不惟者不常安
也。故作還都也。視民句，推作之意，惟視民之所利者在于用
還而已。蓋續天命，建乃家，還實民之所利也。法易弟念我古后
之聞句，是發落下的詞。○謂爾何不以所聞先王之衷，未思念
我今日之事乎。承法以下止欲其念之，故承得二字。○爾載之
敵，難以使汝者，豈有他哉，惟欲趨利避害，舍危就安，共享安寧
之樂而已。此即視民利用還之心也。豈為爾有罪而歸還之哉。
○先王為民圖還之事，載籍所記，故老所傳，爾聞之稔矣。今日
之事，猶是也。爾何不以此所聞者而念我于今日乎。殷降大虐四

句，乃是承上起下。○為民圖安，為國圖安，而為國圖安
者，必法之。意也。但感于浮言，而反昧其本心耳。今予所以招呼
懷來于此新邑者，豈故運爾之心而止，豈僅為已計哉。亦惟欲
民藩析離居之故，承汝俾汝康共，以大從爾志也。蓋王者未嘗
以人從欲，而亦不違道，徇人惟審于安危利害之寔，而為之楚
利避害，舍危就安，則不從其口之所不樂者，寔以從其心之所
不言而同然者也。証中蘇氏之說，宜玩口夫趨利而避害，舍危
而就安，國人之同心然。然憚小勞而闢大計，見近而不見遠，為人
之所賄有也。使重拂其意，而荷馬以從之，其從之也小矣。至于
他日大害之及身，而後悔向之非也，曰彼亦易為而誤哉。然
尚書要者。」

卷之十三

法知向之從之也。乃所以還之耳。則盤庚之拂民而還，非大從
爾志而何哉。○承法至五從厥志二節，相承。說言教汝還者，惟
喜康共也。我之承汝俾汝康共，故以大從爾者，也。上二節既承
已還都為民之故，此下二節即責民之不還也。今予將試以汝
還，安定厥邦，承上承汝俾汝，至從厥志而對。先王惟民之承
爾，汝不還至一人，則係。后不從厥志，爾惟自鞠自苦。對。天時者
若乘舟至末則，甚言自取。苦意。○計還已久，成還在今，予
將試以汝還，安定厥邦，是亦惟民之承也。而汝乃不憂我心之
所困，因譖黃衆，動移朕在焉心之念也。乃皆猜忌疑貳，不宣布
懷心欲安者汝之心也。汝自以浮言障蔽，不能宣布腹心，故念

以悅感數于我。此不能保。厚有威矣。則惟爾。爾取勞苦。其
爾解我。譬之乘舟者。若遲滯不濟。必臭敗其所載之物。今游從
上之悅。間斷不屬。不屬是與上之誠意不相接也。一云始而審
于利害。從上之誠固生。既而惑于浮言。悻違之意。凌起。此悅之
不屬也。安能有濟。惟相與以及沉溺而已。安知沈溺。黏字。晚然
居此。而不之稽。雖怨疾。怨怒何賴于困苦乎。稽者所謂即安危
利害之實。研反求其心也。○玩註意。是以弗濟。譬悅不屬。以臭
載。譬膏以沉。無深一層。意日記云。今已歛其資。賄室室首途之
時。若次且不前。如乘舟弗濟。必敗所載。夫從上之悅。實于屬。而
忌于疑。今汝已從我決還。此心不屬。豈能有濟。我國不止于臭。

厥載而大水時至則所載之物與爾之身且相與以及沉溺矣
亦好○君民貴于同心故保后胥感則鮮以不浮于天時爾忱
不屬則載胥以及溺爾忱之忱即欽念以忱之忱○承汝俾汝
至安定厥邦三平相推下而意寔相承要體貼氣脉轉續始言
其國遇有不安即錫書其安民者所以順乎民心終言其順民
者所以安邦國也破云賢王原已之國還無非商民而已上既
言不遠之害汝不謀長節則中言其害之難免也夫俾汝康安
而勸懷初已此長遠之謀也旬鞠旬若而惟爾以忱此不遠之
災也汝不為長久之謀然思其不遠之災是汝大以憂而自勤
也今其有令爾汝二句一真意者今儒言只語得今日一日不

明。利害之故。不肖往適有居。于是乎呼衆之以遷而善。出聲言以諭之。上達故事以見不遷之實。下即物理以見遷鄉之利。而要之有見於天命之難達也。我王來以下三節是也。○上篇雖是告群臣。而此三節乃告庶民之言。觀率衆感一語可見。時說以衆感。而憂蕩析離居非也。既憂蕩析矣。奈何不通有居乎。○我王來即原取地之當遷。而決于天命也。不可分人。第天命以爲命。作善下二節俱和天命。地知言予之欲遷于殷。豈徒然哉。蓋上上休乎先王。而欲承乎天命耳。惟我先王祖乙來都于耿。圖重教民之生。欲措之安全之域也。豈虞有今日之事。而重致之此地哉。今乃不幸罹于水災。邑居比壞。昔之比閭。尚書要旨

什位相調。調恤者。今皆各自避水。藩拆而繩雲。不能相。聯離。屋
而拔。樓不能相。及事勢危急。生計無可為者矣。為之君者。豈視
而不為之耶。豈先王昔者重我民之意哉。于是以遷都大事不
欺。以自決。而天命者。所以次人事者也。爰稽之卜。而卜兆之詞
亦曰。此地無計。能活我民。使之安居矣。是耿不可居。廣之天命
而可僅也。天命當遷。而爾欲違之。以未嘗。饒諸先王。先王歲
湯仲丁。河亶甲。祖乙也。有服。說遷。猶說。恪謹。說。說。謂先王有
事。未嘗敢。拘己之。私。亦未嘗。拘拘。衆之。類。必恪謹乎天命。天命
所出。則飲承而不違。以不輕。動如先王。猶不敢常安不常其邑。
亦常。軍。謂心不違安。惟心不違安。則所都亦不常其邑。于今

以安而不知又不免于運焉。子惟恐命乎此所以繼聲者也。一勞永逸之計以有宗之利不克盡養爾者懷念汝之深故也。愛之能勿勞乎。勞之所以安之也。此又其一也。○用奉言爾。是繼轉迎續乃命于天。只是一意反覆言之。○臨川吳氏曰。言。我今日水患未至之時而運其運續乃命于天而使汝更生也。我豈用威軀迫汝以運哉。蓋欲汝得全其生也。為天牧民。若氏。命。運。都之意。固如此。汝其可以不從乎。○于念節。承上說。來。神后指。運。都之先。王。勞爾先人。即所謂保后。齊。厥也。予不克。暴爾。即上文所謂齊。汝。也。置之生養安全之地。永上言我。先王運都之時。爾先人保后齊厥。勞。上。甚。矣。此予之所念而不。忘者也。故我之大能養爾者。惟以爾為先民子孫。用懷念爾故也。念爾祖德及爾後昆。運都之意。又如汝又可以不從乎。○用懷爾者。謂念民之蕩析離居。故也。或謂懷念先人之故。非是。○為民圖安。君上之分。使其前無功。豈容不念。其屢稱先人者。不過以已如先王。而外民之如其祖父。使率祖之行。而休居之心耳。非以運股止為念前功。如時說所云然也。夫予而續汝之命。汝可不自全其命乎。予而欲念爾之先汝可不自承其先乎。○自昔即至此意。皆相承首言先王之時。君民同憂。故得免其害。殷降三節。雖言我之欲運如先王。而爾不能如先王。是有取沉溺之患也。汝不謀長以下。正責其自取沉溺。而詳示運都。

之意以感動之。末則以念爾先王。又應保后齊厥。之意。以已如先王。而欲民之如其祖父也。民雖不能休居之。當知率祖之行矣。失于政陳于茲。崇降弗祥。既歷叙圖運之意。因以神道而快臣民之不遷者。蓋天下之人。固有臨以父師之訓。懼以官府之法。悍然而不顧。而然及冥。則殊然變色者。故幽暗之權。有以助明之不逮。而神鬼之說。可以濟人之不及。此盤庚因舊俗而導之。所以為善也。昔節懷神。以嚴臨已。中二節。懷神以嚴臨民。末節。懷神以嚴臨臣。從重。貴民。上言。君臣之不為民者。尚不可逃其責。而况民之不從運。尚書要旨。卷之三。二二。者。予。前。后。二。節。高。后。指。神。湯。中。先。后。及。前。先。神。后。俱。指。先。王。改。其。大。于。安。民。今。恥。地。不。遷。其。失。政。而。久。于。此。也。高。后。蓋。常。降。我。山。德。而。久。為。絕。民。者。其。在。天。之。靈。無。日。不。注。念。于。民。豈。忍。坐。視。其。君。之。虐。而。不。降。之。災。乎。○生。生。二。字。有。力。耿。記。河。水。民。不。聊。生。矣。能。運。則。去。沉。溺。就。安。康。其。生。也。厚。故。曰。生。生。乃。不。生。生。即。不。謀。長。以。思。乃。災。也。不。獸。同。心。即。不。宜。乃。心。爾。恆。不。為。也。二。句。一。連。說。易。不。豎。朕。四。句。正。是。與。爾。罪。疾。失。德。即。儆。上。復。康。○第。三。節。言。民。不。休。居。非。但。先。后。罪。之。其。祖。父。亦。罪。之。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當。民。言。念。爾。先。之。勞。而。汝。為。我。所。憂。蓋。也。見。得。當。知。祖。父。之。事。王。斯。可。汝。有。成。則。在。乃。心。者。儆。上。復。康。也。見。

此承上文而申勸從違之意。告汝不易者。要無違焉。開微上
微。微。微。之。不易。雖與難同。然上是言。已不以難而自阻。此是望
民當以難而相體。永敬三句。欲其體君之心。各設中句。欲其正
己之心。見得能依君心。而存至理。則雖難。不見其難矣。永敬大
恆。無有絕遠。只一意。而勿有初。初耳。汝分猷念。以相從。即永敬大
恆。無有絕遠之實。各設中句。乃心句。又一意對上三句說也。○
邑居圯壞。既係吾之哀。而萬衆動移。又屋宇之慮。我所未念。念

經 51—636

樂生與事則其生也厚。則其死也哀。然則新都生理為古。况在子
再。以生勉之。是勉其趨事赴工。以厚其生之意。可見矣。當
此二意下。則承言今予將用汝。還永立乃家。為子孫無窮之業
也。永字自生。中生出。來。注云。振起其怠惰。而作其趨事。非指
新都之事。功怠惰。與上。循康。而。不。肯。還。也。趨事。是使君以還
也。陳新安曰。末二句。應前。今予將試。以汝還。安。定。厥。邦。前。以。邦
言。此。以。家。言。五。文。是。意。民。惟。邦。本。本。固。邦。寧。必。民。家。永。建。而。後
邦。國。安。定。也。○永。建。乃。家。見。新。邑。為。鞏。固。不。拔。之。基。非。漢。耿。比
生。今日之事。無窮。永建乃家。後日之事。一室。

盤庚下

尚書要旨

卷之五

二十

盤庚于既遷之後。申彼此之情。輝輝然。慎之意。而首曰。歷告爾百
姓。于朕志。末曰。我既若。告爾于朕志。是一篇之關鍵。通篇作三
段。看首一節。本盤庚。紂。紂。之。因。無。戲。怠。六。節。是。合。紂。臣。民。主。新
業。而。輝。輝。然。邦。伯。六。節。是。專。紂。其。臣。以。仁。新。遷。之。民。

盤庚既遷

紂。紂。有。報。

盤庚既遷。莫厥攸居。是已成。新。居。者。官。府。民。屋。并。已。之。居。位。者。
君。卿。大。夫。士。民。上。下。之。任。莫。厥。攸。居。是。小。定。之。歸。還。既。之。時。隨
便。安。排。上。下。不。暇。以。次。至。此。乃。各。正。其。分。首。呼。集。慰。勞。而。安。之。
○乃。字。正。字。綏。字。皆。用。力。字。以。正。名。分。安。人。情。極。不。妨。止。位。者。
新。都。神。味。之。初。從。而。整。肅。其。尊。卑。之。分。也。紂。衆。者。還。從。開。關。之。

紂。從。而。慰。安。其。還。之。情。也。紂。衆。臣。民。紂。衆。臣。民。紂。衆。臣。民。

曰。無。戲。怠。建。大。命。二。句。一。直。下。不。可。泥。注。以。戒。勉。對。衆。無。戲
欲。其。散。事。無。怠。欲。其。勤。事。建。大。命。即。註。中。上。下。二。字。與。上。文
註。中。上。下。二。字。不。同。上。大。以。君。臣。為。言。此。上。是。臣。下。是。民。也。有
職。者。勉。于。職。無。職。者。勉。于。事。臣。盡。常。職。而。崇。功。廣。業。使。大。業。克
終。而。四。方。亦。為。之。庶。綏。民。安。常。業。而。興。事。樂。生。使。乃。家。永。建。而
厥。邦。亦。為。之。安。定。重。臣。民。之。當。為。以。建。立。國。家。之。大。命。使。有。商
定。焉。于。此。可。以。傳。之。于。斯。年。萬。斯。年。也。大。命。只。說。國。命。說。不。必
無。民。命。而。民。命。自。在。其。中。○還。國。之。初。百。為。經。始。君。臣。上。下。當
同。力。一。心。以。立。邦。家。無。旁。之。基。當。時。做。上。從。原。習。于。戲。怠。戲。即

尚書要旨

卷之五

二十

微。上。急。即。從。康。未。還。則。憚。以。為。難。既。還。則。苟。以。為。足。故。以。無。戲
怠。戒。之。建。大。命。勉。之。其。欲。矯。舊。習。而。勉。新。功。也。命。雖。在。天。主。也
在。我。必。勉。而。後。能。立。大。命。必。無。戲。怠。而。後。能。勉。始。而。曰。天
其。永。我。命。于。茲。新。邑。于。還。續。乃。命。于。天。是。命。之。短。長。在。于。還。之
計。決。與。不。決。而。曰。無。戲。怠。建。大。命。是。命。之。長。短。又。無。于。還。之
後。勉。與。不。勉。也。○合。上。綏。安。上。記。盤。庚。之。事。此。記。盤。庚。之。言。上
是。慰。勞。之。辭。已。往。之。事。此。是。戒。勉。之。圖。方。采。之。功。分。以。下。為。紂
衆。之。言。

令。予。其。腹。心。腎。腸。

惕。比。說。言。于。一。人。

臣。民。雖。既。還。盤。庚。又。慮。其。後。從。上。意。非。出。本。心。怨。怒。未。忘。故。又

數心履歷。凡有所懷。傾倒布露。無遺。蓋重將遷都之意。一過以解釋其意。下文所言皆朕志也。既歷告二字可見。若謂羅三句則必當時浮言之徒。有倡為事定後罪責之說者。故特示之以已意。先以此言。釋衆疑而絕讒謠也。豈得以罪罪為朕志乎。始曰。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爾爾衆終曰。今我既居告爾于朕志。此一篇之綱領。夫為民者朕之志也。自古我先王至用宏茲實言遷都之意。在于恭承天命。自邦伯師長至篇終言今爾責望群臣之意。在于敢恭生。一惟為民而已。爾衆惟不謂于此志。故未遷而二三既遷而疑。謂予有罪爾之心。今予畫布露以告汝。則當勉而可以釋所不必疑。慎矣。○共

勅書要旨

卷之三

起是怨言于心。即厥心違。怨言是怨。發于口。即厥口咀。見曰。起曰。境皆徒。起上之罪。我生來。

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用宏茲實。

前功指契居亳言。亳地依山遠水。崇原奧壤。地美善焉。契始居之。而國極民安。功固大矣。其後屢遷。數遭水患。則前人之功。不幾于息乎。我先王成湯慨遺緒之將墜。而思欲恢而揚之。故適于山以下。其山德而成。美績于殷。邦也多前功。是欲其功烈達而弥光。久而不泯。只是恢宏之意。非是增益于前也。日記云。湯以亳而興王業。王業之興。是少于前人之功。必推本于亳。故特言之。見居亳之善也。言居亳之善。所以見今遷之宜。不白通于

亳。而四通于山。若遷地依山也。依山土厚水緩。可以水無沉溺之患。是下其山德。嘉績對山德而言。消斯民沉溺重墜之疾。絕彼世驕奢淫佚之風。足以厚民生。行王化。績既嘉焉。與多前功相應。先王時未有河患也。猶先事而圖如此。今朕為河水圯壞。沉溺墊隘。向之保聚者。今皆聞井蕩。拆視黨離。居而無有定止。將陷于山。德而莫之救。此豈為人上者。坐視時哉。而爾謂我易。故震動萬民。以遷不亦異乎。○乃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而治及我國。家如以水災。震動而見于下。稽以御當遷。皆天意。而在也。高祖之德。指嘉績。朕邦言篤敬之臣。是不傲上。從康。而能審利害之寔者。恭承天命。奔猶云。遷績乃命。上文蕩拆離居。則民

勅書要旨

卷之三

命絕矣。故以此致承天命之言。之相為呼應。月長居于新邑。即承天命之寔。一直說下。亦地之承。即永遠乃家。長于厥居之意。蓋萬世不朽之基。即在于新居。初莫之日矣。○日記云。盤庚終遷而歸。皆天者。天不欲決成湯之德。非予小子智慮所及也。為德蓋指當時老成之人。與盤庚同心者。也。輕心不可與國事。德不足以成功。盤庚所與。承承天命者。乃獨有在于篤敬之臣。知人皆練兵于此。見盤庚所以不可及也。與○大事必謀于衆。而爾衆不欲。而我不從。非康爾衆謀也。乃至用爾衆謀之善。若耳。朕之情如此。爾何疑于我乎。大事必卜。向者卜稽以爲當遷。而爾衆不欲。非敢違卜也。本亦為我思慮。謂遷徙震動恐

大業於茲不若安故土之便以待薄析之定而業可宏耳爾之
情如此我何疑于爾乎當時臣民只是不肖從違未嘗有此美
意而歷歷云然者所為申彼此之情釋疑悞之意忠厚之至也
夫情之在我者固爾之所當知而情之在爾者亦我之所深諒
可以釋然于說怨而勉為建命之圖矣○古我先王三節首節
分首言成湯欲多前功而還都以致治下原天意欲復祖德而
已還都以圖治然見先王為民圖安而吾惟法先王首尾二節
對讀中一節輕重起語朕及萬敬至由重上下照應所謂
非慶厥謀乎由重者正指朕及萬敬三句而言也此上六節雖
反覆曉告意思貫串然定有兩意照應○古我先王三節見得
尚書要旨

今日臣民當懋建大命而勿戲怠肆于冲人一節見得朕志若
此而臣民不可共怨說言

嗚呼邦伯師長 永肩一心

此六節語臣也首節欲其存仁民之心○四節及覆我勉其休
仁民之意而末則期其仁心之無旁也○邦伯師長百執事三
等入皆有治民之責都邦伯二伯及州牧也衆長公卿也百執
事大夫以下也新遷之民生理未浚諸臣當惻然隱痛于心求
所以愛護封殖之○予其懋簡節是示已任臣為民之意朕不
肩以下正懋簡之事即戒其所不可為勉其所當為而終以無
旁期之○懋簡節只是一句言予其勉力選擇羣臣之材品相

其念敬我衆也不可知新安陳氏謂懋簡相爾○世○
我衆而不忘懋簡二字重簡字說懋簡只是勉力于簡擇也此
懋字乃是監庚自勉與下或勉之勉不同按下文朕不肖好使
至終篇非勉力簡擇以道之念敬于我者乎念敬又即懋簡之
實也謂之其耄品是耄然之詞現下文方說出懋簡之事來可
見或以懋簡分下不任叙敘即簡也固有弗敘無繼自庸之虞
即勉也○好使之人知有已不知有人是不能念敬我衆者也
我則不肖任之勇于敬民以其生○為念使貧富各保其居○
翰人有養故曰富謀人自昔故曰貧或曰翰人即翰子幼者也
謀人即古之謀人老成者也是念敬我衆者也我即敘而用之
尚書要旨

欽而禮之○叙是任之以爵位敘是隆之以禮貌當用者用當
合者合便是懋簡示以用舍意向使之戒勉便是相謀于未用
者敘而用之于既用者敘而禮之○所任若此若者如我之意
即朕慈生之之謂所不在若彼否者非我之意即不肖好使之
謂○朕志不難知也我既進爾而告之矣爾惟如我所勉而敢
恭生○斯可謂之能順朕志而今之不從違不足謂之不順也
惟違我所戒而至于好使斯謂之不順朕志而今之不從違不
足謂之不順也二者爾當深念無有不敬我所言也固有弗敘
無一念而不敬民則無一念而不為民矣包下大勉若戒否意
○我我之所否而無統貸室中不肖好使之戒敬我之所若而

自庸申敬恭生之誠。○君子不以一身為利而以民為利。誠能一心為民使民家給人足。誠庸多矣。雖無貨室其何傷乎。然則無幾于貨室生。自庸可也。○生。自庸以民之生為功而自勉也。○貨室與民功不俱聚。為使則失此。○君子所以憂民而忘憂貧也。○自庸自立養民之功也。○具貝玉乃羣臣痴痴未還而惑于此。則懷沃饒之利而不宜還。既還而惑于此。則與未還生理之民爭利。又為民害。所以監庾始終戒之。○末節以無旁期之旨。句以傳上文。重和。○和。一心上不可。以今時後時平看。不利已而利民。此為民之德也。固敬而布之矣。傾人情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况豈為人情所易。犯勤勞人情。

尚書要旨

卷之三

所易故當永任一心不徒念敬于運都之始而已也。式敷著欲其及之適。永肩者欲其持之久。民德民功在此心之無倦而已。此心何心也。即隱哉之心也。即天地父母斯民之心也。有此心則隨在受其福。此心不誠則易分。一分則自鞠自謀之念生。而鞠人謀人之意薄矣。○朕及萬敬至。我眾茲賁。載賢王示報以有為之志。必勉臣以當為之事也。○各非敢違。下至隱哉賢王于運國之遠。先喻眾而釋其已就之情。後呼臣而勉以當就之責。○予其懋簡。四節第二節分。總是詳示。詳臣以已意而啟其若已以安民也。首節是叙已簡相平臣之意。次節即簡相之事。三節承上起下。四節欲其若已意而直戒其所不當為勉其。

所當為也。或欲在首節分者不可從。○朕不肩三節弗欲。今我既差一句。輕無據于貨室生。自庸。○有弗勉之實也。與首節應或主不載。是今我既差。自庸分節載。固有弗勉句。輕。下又乃言其實也。○無據于貨室二節分節載。上是或勉下是期望。式敷民德句。即上文我勉便是。宜輕講重。永肩。○心句。按傳云。盤庚戒勉之意。一節嚴于一節。而終以無旁期之此意。當就朕不肩好債看來。夫始曰不肩好債生。欽。或勉之意。固存乎其間矣。然未責也。次曰罔有弗勉。則固責之矣。然其言猶隱也。且曰無提債生。自庸。則直戒勉之。而謂亦嚴切矣。故曰一節嚴于一節也。終以無旁期之。即永肩一心也。○新安

尚書要旨

卷之三

陳氏曰。此篇始曰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終曰今我告爾。蓋于朕志若否。始以朕告百姓。終以朕志告群臣。明示以一人之心。以通臣民千萬人之心。告民以朕志者。欲其釋疑懼之情。告臣以朕志者。欲其審好惡之難。前日羣臣倡浮言以惑民者。故上從康其病証也。具乃貝王其病根也。今雖已運而病証猶未退。病根猶未除。故始以無戲急以革。傲上。公康之病。証終曰不肩好債。無提債室。使除其乃貝王之病根。然後上能敬君命。下能仁民生。而可以永建國家無旁之基也。

尚書要旨卷之十三

說命六

王宅憂十一節傳所謂記得說命相之辭也分二段看首四句
記高宗命說之由見君臣相逼之奇也為第一段命之曰七
記高宗及說命答之辭見君臣相期之盛也為第二段

王宅憂

說築傅巖之野惟肖

此說記高宗得說之由不重君臣相勉上首二節弗言三節
天下截則式命令有分別作法于下為則承法于上為式上出
為命下察為令居憂不言禮也免喪而猶不言于道則過于
君道則此辭且之所以諫也知之曰明哲二句返論為君之
尚書要言

卷之十四

天下惟君萬邦以下放指高宗知之以德言明哲以人言知
之重君不可以生貨言亦不可以學言乃自其風成之德而言
所謂明于庶物察于人倫而為先知先覺者也謂之明哲言其
獨稟金智貴出庶物而能及也明屬見哲屬智明足
以燭天下之理哲足以察天下之然作則昭表正意不可泛議
須依貼發言之意日記云此理在衆物之先此金其德性聰
明之休而謂之明哲明哲之人實為則于天下天理不差曰則
庶事之權衡尺度人所取正曰則以其心之明哲而可否乎天
下之事即所謂作則天子指高宗惟君萬邦有官承式應明哲
作則而言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同做稟令見不可不言也杜

云天子二句言高宗為天下之取法也而天下之所取法于君
者莫大于言以王言則為命若不言則無所稟令矣而可乎哉
王言二句雖名平而意端重在下句當抑揚看○凡民于道可
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故君道貴于知之知之者不由測識匪假
見聞如果日當空無所不照故謂之明聖明在性淵默微故
謂之哲程子曰道貴知不能知之雖孝如曾參信如尾生吾不
與也伊尹自任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後覺並不說行史稱
堯曰克明俊德明之一字君德已完于使漆雕開仕而曰吾斯
之未能信蓋求進于知也此堯舜以來相傳的脉浚世以推測
為知聞見為知而知之義隱矣但謂只消寔落做個好人不用
尚書要言

卷之十四

求知求悟以此自脩乃足行不著習不察以此治人只在法制
上把持格套于侍倚而德性之明之治不復見于天下矣嗚
呼學不求知即使三綱五典一無所缺猶是凡民分上事若有
覺民之任者則在知之而不在由之也求知者須知朱子所謂
一旦豁然貫通張子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盡之矣○鄭以
明哲二字分休用看自此心之大用無不明而言謂之明自此
心之全体無不明而言謂之哲君暗為邦何以獨稱百官承式
君民執殊而百官者承君之令而教之民者也○大意云天下
不可一日而無君若不可一日而無言故均是人也而有知之
者焉斯謂之明哲是明哲之君非徒使之自有餘而已也寔欲

尚書要旨

卷之七

其為大君子于天下而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後覺使一世之民物皆取則焉今天子去凶即吉以君萬邦百官之在下者皆洗心傾聽以待王言之及正條明哲之德而庸作則之任者也使王而發言則為命令而臣下得以奉行不然臣下何所稟受而行之乎是則不惟負天生明哲之心而負可官承式之望矣而可乎哉○高宗以群臣徒知我之不言而不知所以不言之意故作書以告之意謂爾之規我者固以任之重也而我之所以不言者惟為是而已居前人作則之任則必有前人明哲之德而後可發于言也有是任而無是德所以不敢輕易發言而惟恭默思道也恭默思道研究于無言之中蓋欲悟其道耳不

尚書要旨

卷之七

而不定一涉擬議則精神偏淺而不完故必恭默以思之而後得焉恭默者斂其精神于不觀不聞之地一其志慮于無聲無臭之和即是不言屢素先生云恭默謂恭而嘿也恭默者群臣之所見者恭高宗所以養默也恭默而思道則神之所歸嘗與理愜正入悟之微機也思者夢之因夢者思之著心與帝合故帝隨心顯良弼之奏豈偶然哉○程子曰高帝至誠思得賢相寤寐不忘故朕兆先見于夢此理之常而高帝往求說耶說未入夢耶曰譬如懸鏡于此有物必照也非鏡往照彼也非物來入鏡素先生云若天若地若神若人皆是戒虛靈心中物事世間並無一物外心而能自立者故以事言之則誠精既極隔辟潛通上帝降靈殊非分外以理言之則無所從來亦無所至上帝實于茲是自已靈明傳說形容盡在昭々一念此虛最可驗心体又可驗一切之皆由心造高宗夢寐真見其形容非高宗之神潛往傳告也非傳說之神真來入夢譬之上自目下自清源日無心于晉影潭無心于遊目而机感相投不謀而現嗟々高宗之夢傳說孔子之夢周公恐皆不當作夢人云也張氏文蔚曰誠心求賢寤寐不忘此心足以合上天生賢之心矣高宗之心以合上天生賢之心上天之心不得不應高宗求賢之心○陳氏雅言曰天之生賢將以用世而高宗求賢之心能合上天生賢之心賢之處世將以得君而高宗求賢之心又能合

賢人周世之心○恭熙一句緊接上句記帝嘗屢要說見其人形意方與下節乃審厥象相應○金仁山曰高宗之夢恭熙日矣猶視群臣無加求訪而未得故曰群臣之請而官之乃審厥象以物色訪之也別記曰道其夢中之所見故曰象松諸事則有是人矣故曰形說恭熙傳岩之野惟肖則真有其人矣高宗與傳說之相遇者天也其與天相感者誠也不可以為傳說志于用世而有以感高宗之夢也○恭熙思道至左右上節義上見思之誠而得天之相下見求之勤而任賢之衷

爰立作相 其惟有外

立之為冢宰而又兼師保之職勿平君立相不言王者見賢人尚書要旨 卷之十
于朝與眾共之置諸左右則涵養聖德者之所自為故言王置時說云天下之治統于相立說以為相者實之以輔治也人君之德成于學宜說于左右者實之以輔學也作相有統百官均四海之事職之尊也置左右有導之教訓保其身體之事職之親也按分治學以中下二篇分應雖于理無妨然亦太拘而板矣○別記云高宗得說爰立作相是矣所以必置諸左右者欲近其人以學也下文命之曰朝夕納諫以輔台德是也爰字上須補與之語果聖人意不可以上是輔治道下是輔君德若然則下面以已輔君率屬輔君謂非為相之事可乎○苟得其人雖匹夫可相雖夢寐可信寄象旁求書之為世法也夫相之所

係大矣奈何亦循次而進換年而入武○金仁山曰君心者天下之本而相特其助後世人立憲不知此既得賢相自謂逸于任人則悉以事權委之而有虞于逸謂得人君用相之體不知心身不備事理未備一旦失輔則亂又自此始齊桓公任管仲一則仲父二則仲父唐明王用姚宋奏事不省可謂任之專矣管仲死姚宋去則終于亂無他不以心為急也管仲姚宋亦味所本難以語此高宗得傳說為賢相未及朝政庶事而先置諸左右命以納諫反屢委論舉于沃心之說此商之所以中興而高宗之所本也○日記曰爰立作相得倚以天下之重也乃置其左右專以納諫輔德望之此高宗之特舉史氏之特書也
尚書要旨 卷之十
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故君以論相為職而相以正君為職高宗知任相之本傳說知輔相職業故書以公浚世法也○命之曰朝夕納諫以輔台德朝夕者無間之辨納諫程子所謂輔賢之道非告語以言通而後諫也曰左右曰朝夕可以見方師保之親矣朝夕二句須一氣說下不可在納諫後朝夕處源形容高宗頃刻不可無賢人之意輔德彰統上四說○時說兼為學為治亦是方合傳中所謂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句况下文做心沃心是其輔德之實也新安胡氏曰相業莫大于輔君德高宗命相未及他事而責之以納諫輔德為第一義真知本之論矣蓋其思道精見道明

又素學于甘盤而有游故其言如此別記曰納諫而不朝夕
難以奏功後世輔相大率與人主不親而居之者亦未嘗知以
正召為輔相之職業也故程子曰一日之間親賢士大夫之勝
多則可以見當時接見之少矣曰左右則無間曰朝夕則無時
君德安得而不成乎師保不左右而近習左右道義不朝夕而
謂之朝夕此後世所以鮮令主也○若金用汝作礪一節此喻
劉其細之切下啟沃乃示以納諫之道○若德賴納諫以脩
猶金賴礪以利焉若德賴納諫以進猶川賴舟楫以濟焉若德
賴納諫以成猶旱賴霖雨以蘇焉○一說通主德未成說不可
以併德進德成德者但于過接處當有抑揚以見一節深一節
尚書要旨

卷之十

上

意金之須礪固切然猶未切身也以濟巨川視之則舟楫又急
矣濟川之須舟楫固切然猶有待也以歲大旱視之則霖雨又
急矣蓋舟楫可待霖雨之在旱極不可待也所謂一節深一節
者如此○金謂兵戈之屬中庸已有明解礪石也若作澤金說
則塊然其形何以磨之而成器乎細曰礪粗曰礪不曰礪而曰
礪者取其猛厲也荀子曰鈍金必待礪礪然後利涉川必資于
舟楫至于巨川尤利涉之不易者歲旱必資于雨至于大旱則
非霖雨不能蘇也用字作字俱要和平以說之也○金仁山
曰三節托物之喻皆有深意孔子曰思而不學則殆又曰吾嘗
終日終夜以思無益不如學也高宗恭默之思思之上夫固至

然磨礪相濟資養之無助則必孤而無益若金用汝作礪蔡思
而未通句以為鈹而實其礪也若濟大川用汝作舟楫蔡思而
未能處至句以為險而實其濟也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蓋思
雖有濟然心枯而無資養之妙故自以為竭而賴其化也此高
宗用工之詞非泛喻也故總以啟乃心沃朕心言之沃者灌
滋長之妙也若蔡弗曉蔡厥疾弗瘳謂言不直則已之病疾不
除若晚弗視地厥是用傷謂知不明則行有所不逮也○按此
節金仁山以為用工之喻蔡九峰以為一章而一節深一節見
望說納諫如此之切也蔡說為徑而仁山之意亦不可不知○
故乃心沃朕心此勉其盡納諫補德之道也德具于朕之心而
尚書要旨

卷之十

上

諫出于汝之心不有以開汝心而盡言無隱何以灌漑朕心而
入之深也二句一直意故之云者開心見誠明白洞達凡素所
蘊蓄者知無不言○無不盡也沃之云者有若土壤之進而受
江湖之潤漸滋浸漬而深入之也故心諫之所納者盡沃心德
之所輔者深至是方有以慰其望助之切矣○別記曰義理之
在人心若彼未有受之之地則雖盡力無益若彼既有受
之之地而此不開畫亦無以成灌漑之益高宗言分○開竭其
中之所有使我心若膏澤之潤相入之深則相資者厚而予德
可成耳○新安陳氏曰高宗命說之初已有渴教之意今欲遂
沃其渴教之心說果開誠心以進言高宗心心相孚必有如上

夢水之沃，所謂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水解，怡然理順。○若金二節，順喻也。若藥四句，反喻也。反覆實其誠，故○若藥弗眩，眩一節上，既言其放心沃心，此喻以不可不放沃之意，上喻見其不可不放心也，下喻見其不可不放沃也，須兩平看而意，更相承蓋臣之言不苦口，則君之行無所見矣，用相館說○方云此兩喻不放沃之弊，不可分貼放心沃心蓋人臣于朝夕之際，而無放沃之力，則言不苦口，無格君之非心矣，故曰若藥云云，人君于舉措之際，而無放沃之功，則行無所見，將動遭顛隳矣，故曰若跪云云，用傷下弗瘳一層，呂氏曰又恐說視已為成德，無以扶持之，故曰如跪足之人，不視地則為物所傷。

尚書要言

卷之十四

此高宗傳說為兩耳目，一時不可無也。○研筭云此節一齊欲直言以救其失，一喻欲明言以正其行，兩平看有以言不苦口則行無所見，事說者非是大意，云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藥苦口利于病，若汝納諫而使言不苦口，則君德無成，若飲藥而弗眩，厥疾其能瘳乎，臣有扶持教誨之功，斯君無橫植室途之患，汝不納諫而使我行無所見，則君德必敗，若跪足矣，而又弗視地，雖足不用傷乎，此以上三節，從是反覆勉諭其納諫之意。○惟賢乃僚一節，又見輔相之職業，非以其一身之聰明強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善國是固必有待于衆僚之同心焉，故高宗欲傳說暨乃僚，固不同心以匡乃辟，使

其循先王之軌，蹈成湯之道，以安天下之民也。先王如太甲，成之，屬皆迎高后，以安民者，紹先烈自近者始，故言率先王迪高后也。率者循而弗違，迎者蹈而無間。○陳氏雅言曰相目之職，下統百官，上佐天子，高宗之于傳說，不特望其以已上君而又望其暨百僚同心以正君者，誠以君德之進退係乎群臣之賢否，苟小人聚則說雖賢亦無以獨成，正君之功，謂之罔不同心者，欲其擇群材以居庶職，則道同德合，庶能左右輔弼，交備不逮，以正其君也。○上告以已事，君此告以率屬正君，蓋說作相縱百官則卿士而下皆其僚屬，與其畫一己之心以格君，就若合衆人之心以格君乎，故又告之如此，惟暨乃僚只是率屬之意，鄭說依大全作慎簡乃僚者，未是以臣乃辟，而以格心，汝心言必苦口者，主謀臣字，還就惡一邊說，而救其失，就有成其善之意，偶字有為從臣，辟出大意，欲其率屬正君，以法祖而安民也。一氣說下，不可如俗說，用所以率屬正君者何，一句通下，只用于以二字通之，為是講起，須先提先王法高后以安民，而當時常有臣以匡輔之意，然後一氣講去，方得口氣，註中道字述字，皆指先王安民之事而言，蓋寬仁于惠高后，所以安兆民，而世德作求，先王亦嘗迎高后以安民矣，予方慮夫德之弗類，前人而無以正四方也，爾惟率屬正君，使我率先王維述之道，蹈高后致治之跡，以安天下之民，使綏猷維寧之化，不異于

尚書要言

卷之十四

當時而彰信允懷之休浚見于今日庶乎台德無弗類之虞四方成表正之績矣康字內包善政以安民生善教以安民睦德弗類句康花民應正于四方句○命指命之曰以下所謂納誨輔德而以已事君同心臣時而以人事君是也欽是欲其專兩聞行所知意非徒欲其敬之於心而已終非始終之終乃是終其而命而無負意即永終是固因功攸終之終觀下文但云若欽于時命之語而不及有終可見言爾當繼承我命而思畢其忠君之念也○記云君德成則納誨輔德有終民安則同心臣時有終○

功言要旨

卷之十

上

○爰主合兆民實王於大臣任之重而責之辭也○以率屬歸作相納誨則左右講上通然上上下下相承不可以專與治術開說一頭兩腳做○爰主合朕心不可以相業莫要于納德輔德美要於格心作過大下面總是輔德事○王置合台德上是處以師傳之位欲無時不親善人下是命以師傳之事欲無時不聞善言以朝夕對左右看然亦相連不可兩手○命之四節首節截上是命其進言輔德下是及覆以喻勉之也○或在第二節截對看者恐于書肯有及不從○命之三節○在首節截次節是喻其望納誨之切三節是勉其盡納誨之事一舉說下不兩平專指德言勿蕪為治說首節且勿露心字重和說乃心二句若

金一節不過托物以喻而起下意耳○命之六節朝夕四節其以已事君難暨一節望其以人事君末節通貫上說○則金則聖上是責進言于臣知命臣之大本也下是受言于已知格君之大本也○若金三節在朕心截上是即喻以勉其啟心沃心下是即喻以見其不可不做心沃心也○若金二節兩節只是一意非納誨外又有格心一節也○若歲大旱合朕心陳氏雅言曰是時高宗于傳說謂君大旱之望霖雨有渴教之意必欲知無不言言無不盡以遂沃其渴教之心沃之一辭若土壤之焦而受江湖之潤欲其漸涵浸漬而入蓋言者不倦而聽之者神領心受而入之深也○啟乃心二節還依舊說以若藥

功言要旨

卷之十

上

承啟心來以若藥承沃心來○啟乃心合臣乃辟賢王望大臣格心而猶大其同心之益焉蓋上臣事君以心也蓋已心而猶聚其德之心凡為格心地也○欽于時命二節欽命二句通指上大輔德率屬而言下休正與時命相應高宗以輔德率屬為命知任臣之大本傳說以從諫克聖復命知相恩之大本

惟木從繩

休命

此說答高宗欽于時命之語在則聖截上是喻從諫有作聖之概下是言從諫為進言之地皆廣其從諫之量也實講以上喻以從諫之美下廣其從諫之量者非蔡傳謂木從繩喻后從諫所諫之決不可不受也謂非廣其從諫之量乎后從后克二后

字不同上泛言下指辭宗蓋木之生不能皆正惟以銳則無
不正矣君之德不能皆聖惟從諫則無不聖矣從諫謂求之若
渴順之若流則衆理會于一心而善備于一已而為聖矣后克
聖句輕說蓋從諫則有作聖之功矣故以從諫為克聖焉不命
其承即祇承于帝之承王之休命即上天命之曰以下是也祇
若正應銳字當無有然意臣字譬字說得頗見不特在說為然
凡有說之心者無不進諫或謂傳說隱指已而言不主泛說亦
無害○人愚多耻于從諫所以益愚從諫則聖是必然之理合
衆人之聰明則君心益廓改其邪悞則德行日新廊之新之而
聖人在是矣又諫者本以聖人責君猶絕之以正責木也故能
從其諫是即聖人矣又聖人之心惟虛而已今能從諫則虛已
從人無一毫凝滯即聖人之心也○新安陳氏曰主聖臣直集
人使諫在德不在言君有聖德則有從諫之實雖不命亦諫能
為江海何憂百川之不歸君無聖德必無從諫之實雖命之亦
不諫如器既滿水將焉入陳氏雅言曰木豈生而皆正惟從繩
則正君豈生而皆聖惟從諫則人欲日消天理日著故可以聖
高宗欲貨之人傳說使反求諸己○蘇氏曰說以匹夫得政而
王虛心以待之者如此意其必有絕人萬世之謀今其所以復
于王者曰從諫而已大哉仁人之言約而至也○唐太宗中主
也其事父兄言妻子正身齊家有不至者多矣然所以致刑措

其成功去聖人無幾者特以從諫而已說以為此一言可也
也故貴進之
說命中
時說以中篇承爰立作柏來答同心匡辟之語下篇承置諸左
右來答納諫輔德之語似太拘板欠通治與學不可太分中篇
論政而推本於收居何嘗不言學下篇言學而及于監成憲指
俊又何嘗不言治耶○通篇仍依時說以憲天聰明動致成以
說陳言而演望高宗果行之分二段
惟說命終百官 惟以寵民
上篇王命傳說乃受王命以終百官乃進戒于王明王舊指
上古開創之君說以建邦教句就作奉若之實非是明王不是
高宗亦不是上古氏說○說深明乎制治之原故曰明王奉
若天道非謂奉天設官也天生民不能以自治故立之君奉
天不能以獨治故任之臣建邦設都以下是推言上天立君分
職之意以見明王當奉若也合四海之內而分建之有大邦小
邦之制即一邦之中而參設之為大都小都之制立后王以為
天下君立君公以為列國之君皆尊而上者所以居乎邦而統
治也王國國有大夫師長以承天子侯國亦有大大師長以承
諸侯皆卑而下者所以居乎都而分治也后王若公皆有君道
故曰辨大夫師長皆有臣道故曰承大夫以下官各有長故曰

師長○日記云天之化育萬物豈自月日月星辰而
更者所以為天之用而代天之行者也王者廣至尊之位
以一人之聰明偏及庶物故建邦設都擇后王君公而承以大
夫師長分地而居之分職而任之以尊卑而事有統以下奉
上而事有分此豈為一人遠豫計哉惟欲其以賢治不肖而民
是務亂焉耳○時說俱以尊卑上下為天之道傳無此意註中
以尊卑卑以下奉上二句是起下遠豫之詞耳非訓天道也孔
疏兼天設官之說陳氏雅玄已闢之則此處宜為說為是○上
天主君分職之意外以一人治天下非以天下奉一人王可不
奉若乎則不容一日而遠豫而憲天聰明不可失○明王奉若
則書案古

二節分節裁上言天主君分職專為治民下言君能憲天治民
則臣皆法君以治民而民亦從治上下要相照應聖字近說臣
即大夫師長惟臣二句連下不平重惟民從又一句與惟以民
民相應

惟天聰明 惟民從乂
此正言天治民也事按此節為下文一篇總領蓋自惟口起
蓋至事神則難皆憲天聰明之實而即而民之通也聰不用耳
明不用目此是天道至公處人所不能聞而獨聞人所不能見
而獨見故曰惟天聰明三二字全在公字上標獨惟聖之
聖說不可直指高宗言亦不可為生知之聖時憲廣處說此

此曰惟民從乂正是從其所說者耳臣民二句亦不可平議后
須繼上節意蓋其始也以一人奉天而其所建設者本合群臣
以為亂民之計故其既也以天道自治而其所時憲者遠率群
臣以成民乂之功○張子嘗云天之知物不以耳目心思然知
之以理通于耳目心思惟其不以耳目心思所以通于耳目心
思也○天之聰明無所不聞無所不見無他公而已矣聖人之
在后天之位者法天之聰明亦只是個至公無私其心湛然
如權衡之不可欺以輕重則所以代天工代天言者在是所以

賜官賜民者是在是吾知臣民之于君上雖有事使之分而
其所以敬順服從者理而已矣使君之號令政事少不出于天
理之公而參以人欲之私則今有阻于朝廷之上言有違于千
里之外者失夫惟法天之聰明而所存所行無非至公則朝無
不信道工無不信侯大夫順乎君公君公順乎后王雖四海之
廣民之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吾能使之名循其理而無
不從乂無他至公者天心也臣民之心均此天也若不違乎天
而臣能違于君乎所謂惟以亂民者其道說加于此○惟天聰
明八節首節裁惟民從君節對上六節看大臣告君法天以為
治必詳言其用而深探其本也○惟天聰明四節下為政用人

唐書下之根下三篇講完須知若從以上去則下不拘節皆同此意○惟天聰明二節分節截上欲君法天是公而有以感乎臣民下示以法天之事而有以善其政治善政治善則臣欲若而民亦從之矣故云大臣告君法天以致治必即其修人事者以勉之也

惟口起羞 事神則難

此傳就登一以陳憲天之事皆為君治民之事也新安陳氏曰事：物：皆有天然至當之理苟加一毫損益即是私意而非天之聰明矣○別記云目事神則難以上小註謂皆憲天之事理雖無疑但秦傳無此文蓋傳說泛陳治道逐條各是一意初尚書要旨

無血相承作文者只當依傳平叙不當自立主意治不可以傳說登一意者○淺說云天之聰明本無往而不在人若法天當無往而不然遂節講中倒要見憲天諸意未便回鑲即君民從之惟口即以前四句截上只開叙見當謹意無二下方危高宗若單出四句則當入二大做矣言是後猶施令甲胃是平時御國之具主知言于戈是臨陣誅罪之具主刑言要有分別惟口起羞則彌令不可以妄發甲胃起戎則武備不可以或玩此用之也而愈出而愈當慮者衣裳在笥澄予則有不衷之灾于戈省躬要加則有失刑之責此加之在人而用由乎已所當審者註慮其患于人審其用于已當貼戎字內戎

是戒之戒非懲戒之戒○明一事○言謹其輕出輕動於加輕予之私而明其當出當動當予當加之理則政治無不休矣吾見漢號之業而風行天下不至起羞之患戎兵之詰而威加海內不至起戎之憂章服所命必稱其德而不至妄予刑罰所加必當其罪而不妄加乃固不休必如此說不可泥乃字言必如此而後能如此也休只是能憲天處不可作能謹之效至于臣君民從方可以言效也大意是歷舉當謹之政而戒勉之也○齊曰惟口出好與戎傳說曰惟口起羞惟甲胃起或夫甲胃起戎而口不能與戎起羞言其小與戎言其大言之生患尤烈也言可不慎乎故以之居四戒之首○朱曰口非欲起羞而出言不審則反足以起羞甲胃本所以禦戎而出謀不當則死足以起戎衣裳在笥易以與人不可不謹于戈計有罪然須省察自家真箇是否恐或因怒而妄加施之不審而無辜者被禍蓋衣裳之予在我而必審其人之賢否于戈施之于人而必省在己之是非也又曰四句皆是審惡按朱子謂四句皆是審者蓋傳說慮高宗明或至于太察動或失之太果故戒以言之輕出衣裳之輕予甲胃于戈之輕動皆欲其謹審也能戒此四者乃全聰明之德故曰允茲克明則其惟不言則足以作則衣裳惟無予則所以奉天命而有德以勸甲胃于戈惟無動則所以奉天討而有罪以懲何休如之故曰乃固不休

○金仁山曰本蒙所以命有德于在箚之時則審之輕加于以
雖視之亦已察矣省厥躬自反之謂也自反而直則為壯自反
而不直則為老師之老壯在曲直自我而不係人者也問不休
謂四者之用皆得其當而無輕出輕動輕命輕討之失非效也
註中政治字正指四者說○呂氏曰上二事人加于我者不可
不防下二事我加于人者不可不省四者皆聰明之常用也知
羞或于未起之先知衣裳于戈于在箚省躬之日非聰明之大
者乎○王氏炎曰此所戒者皆恐其聰明蔽于私欲而不與天
相似也克明則庶幾于天之聰明矣惟治亂節以用人言首句
截見即人不不可不謹也庶官即大夫師長官以職言爵以華言

尚書要旨

卷之四

九

能以才言賢以德言其實只一人也但官以任事故屬之能爵
以諫德故屬之賢臨照百官乃憲天聰明之大者○別記曰治
其事謂之官受其位謂之爵論定而後官之謂品其材行堪居
此職乃使居之任官而後爵之如今之考察稱職乃定授之意
如知縣是官文林郎是爵如人材堪治邑授以知縣即論定後
官之意也待其考滿無過方授以文林郎之階即任官後爵之
意也○官以任事及于私昵則天工人代都不免于察矣故惟
其能量才而授職也爵以命德及于惡德則天命有德者于是
乎臨矣故惟其貶德而定其爵也君彰天命臣亮天工則臣
民從而天下豈有不治者乎私昵謂知其不可而用之惡德

謂不知其非而任之亦立文見意呂氏曰官爵及私惡是故于
私意非憲天聰明矣○愚等節以行事言下動字即頂上動字
說頭看活活謂既見于動而又稱時以動也蓋天不外乎動而
善即天理之當然也時即天理之流行而不滯者也本動而不
審乎善方動而不合乎時皆非憲天也要必熟思審處求當乎
理而後動不敢率意而妄為又必因時制宜求當其可而后行
不敢違時而要動則未動之先既奉天而不違既動之後又與
天而同運動無非天而憲天之道得矣○按善如主善為師之
善心是大概說時字猶在善字上帶出言凡事必慮善而後可
動惟合乎時宜始為善也○王氏曰事固有善而非時所宜者

尚書要旨

卷之五

二

善如虞葛之良時如寒暑之時以非虞葛雖善何施惟未動審
于慮善將動審于時宜然後事順理而當其可也不顧可否干
時而動非聰明也○有其節以處已言善即德能即功有諸已
為善加于人為功德者總天下之善而成有其善者有自足之
心也故已不加勉而喪其善功者集衆人之能而成於其能者
有自用之心也故人不效力而喪其功夫滿招損謙受益天之
道也今有自矜矜可以為天耶惟于鍾書云覺心之放即收
也知我之病即藥也矜已之是即非也有已之長即短也○惟
事以節以防言事以法言不必用兵農上重下下重無患
而有備輕有備以事起和言無患以事之既至言吾嘗善准

子之言云天下皆知備患之至而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乎備患而世莫務焉則未可謂知術也雖然事有備無患此為先者言也若事已臨而素無備者可諉曰無及而遂已乎故曰見免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此合上節上是處已不可不謀下是處事不可不豫無故寵即寵而至故必無說寵以納侮非不自成山過而成故必無耻過以竹非知此則非愚盡忘而所行皆天理矣○正義曰無開小人以寵非其人納侮之道即有過誤而丈之望人不覺其非也甚於寵不可故小寵乃納侮之道謂之寵已非下交之正宜

卷之十四

七

非所以得侮而反納侮也悅不以正小人斯侮之矣小人之狎大人亦大人有以來之也寵侮相因故以啟納為文耻過本不安于有過然耻而改之可不務改而務文則反以作非矣孔子曰小人之過也必文不必見于外口之問纔有護過之意此根不去其病日以潛長今人只因一誤生出許多回互掩覆豈特過無改日正恐欺心日長殺將百出而不可救藥○新安陳氏曰啟寵納侮即女子小人近之不進之意過而改之則無過矣耻過而作非則遂非而為惡矣本只無心之過反成有心之惡○自治嚴在庶官至此蓋因人情莫使于小人無樂于紛更莫易于歸秦莫急于患患預防莫病于溺愛獨已故又

歷一以告之○惟厥攸居即以宅心言居止也處也義理具下吾心事人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言君之道無他惟厥攸居則政事醜而不謀也攸居者安于義理之所止也吾心之義理乃政事之本原漢文帝唐太宗三代后之賢君然其政皆不醜由未有得于攸居也政由此出而可執乎哉大抵後世分居政為二途徒知修飾于政治而已然其醜極之見于天下奈何可掩也人君固當法天以為政尤當求天于吾心吾心之天實政事之所從出也說命篇醜之一言乃其大指惟厥攸居欲先醜其心也也有所謀非醜也有所問詢非醜也○贊于即曰其失而正之也憲天事參有一定之時先王酌天理之時宜而定之

卷之十四

七

者也其時之謂贊將以敬之適以慢之矣祭有一定之禮先王觀天理之會通而制之者也非其禮之謂煩將以導之適以亂之矣事神不亦難乎難只是非交鬼神之道便是不必更求所以難處贊請非時煩請誠禮以后教祭豐昵看可見教祭也豐昵煩也禮即祭中儀物知贊于祭祀之為弗缺則后世微福之祀自止何也彼自以為敬而為之也知贊之反為不敬則何苦而不止○惟口八節皆陳憲天之事然前六節是治民之道第七節是治民之本而第八節則專指其失而告之也○惟口七節此題以憲天聰明渾敏則末節亦在其中或依大全以其本又在于人君之一心非經傳大意或又以上欲高宗事

之注天下微高宗心之法天。○主惟戒茲九節。破云大良陳天之日而戒于君也。詳賢王味憲天之言而美于臣也。至王曰昔哉。臣聞于行。言哉。略存乃言。惟服是正。言乃不良。言二句是又言。提贊其言之旨也。惟服者。謂說之所言以之行。政則固不休以之用入。則固不當以之廢事。耶事得其宜以之宅心。則心得其正。信無愧于天之聰明。而可以為臣民式者也。良宗與昔哉相應。○昔哉二節。上高宗美臣進言而為已躬行之地。下傳說責君躬行而為已進言之地。

說拜手稽首

惟說不言有厥咎

高宗方味說之所言而說以為知之非艱也。艱在能行而已。行尚書要旨

非艱也。艱以不悅而已。王而悅焉。則何艱之有。如是則信可合成。傷之成德。說于是而不言。則有罪焉。王憲行之不力。不患說之不言也。○高宗以言與行對說。傳說以知與行對說。高宗以求言為心。傳說以力行為急。蓋自進言者而言。非艱也。言之而不行。則為徒言。此則其難在君耳。自誦言者而言。不知則不能行。然知而不行。則知亦非難也。不言而躬行。小其所知。是為難耳。然行之所以難。亦以不誠故耳。知之真信之篤。則自弗能已。天下。不有悅而難者也。先王之德。皆力行所到。王之力行如先王。則德亦信可合于先王矣。說于是而不言。則有其咎矣。行而不言。其咎在臣。則言而不行。其責在君矣。○林氏

曰知之而不能行。則與我為二。忠言嘉謀。雖日接于耳。皆他人之物。非己有也。張南軒曰。孔子觀上世之化。曰大哉知言。雖堯舜之民。比屋可封。亦能使之由之而已。知者聖凡之分也。豈可云易乎哉。傳說之告高宗。蓋知之者。恭默思道。帝賞乎良。罔非知之明哲者。有此乎。故君與篇言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而未及乎。傳說蓋最高宗之知者甘盤也。說在告之。雖已知之。此非艱也。責于身親履之耳。此為已知者言也。若高宗未克知之。而告之。曰知之非艱。則說為失言矣。先王成德。當原事寔有切于此章者。東漢如陳仲弓。王仲子。鄧禹。官。趙。官。以禮制心。罔不祗肅。則其備已也。用人也。宅心也。事神也。無非憲天之功之所尚書要旨

在矣。故高宗能力行。憲天聰明之說。夫豈不可與湯合其德乎。至此則祐希休命。正其時也。說而不言。則有其咎矣。臣之進言。由君之成德。王固不可不患躬行之實。以開忠諫之門也。君不能行。雖良于言。亦何益之有。○通節或在惟艱處。截上示以躬行之寔下。責以躬行之寔。或在成德處。截上是責君力行以成德。下是決已進言以輔德。俱欠妥而。后說差優。總之不截為是大意。大臣欲君之行其言。必詳責以躬行之寔也。

心說命下

通篇作二段看。首七節。曰高宗有虞學之憂。而說同進聖學之全四海之內。至末。因高宗責望之切。而說示自任之勇。監于先

王成憲則說以成湯望高宗而克紹乃辟是商宗果以成湯自期矣周俾阿衡專美則高宗以伊尹望傳說而對揚休命是傳說果以伊尹自任矣

王曰宋汝說 予惟克邁乃訓

高宗歷敘廢學之由而嘆其學終無所顯明也避野宅河徂意重遷徙不常而不歸專于學上厥終指今日言對舊日而言則今日為終矣固顯與下有荏弱躬固查等相反者○別記云高宗居民間何至廢學蓋自失甘盤無賢人繼與諸習故自云然耳固顯言于此理未有所開發于此也○爾惟訓于朕志一節若作四句論其訓志之切爾交備句欲其盡訓志之道末二句

見不可不交修意上既叙已廢學以望其輔已以為學也誠志者行事未著而訓已先焉心之所之謂之志訓不干行事而于志此部宗知和之論若作酒醴以下見予之賴爾非僅曰彼此相實而已也非曰其成我者在一端而已也酒非醴藎不成爾成我之德則酒醴之類藎也藎非鹽梅不和爾調劑我藎質之偏則和藎之鹽梅也此處要見湯屬望蓋深比喻蓋切處既言類之切遂言爾之類藎乎我鹽梅乎我者當以柔濟剛以剛濟否交至以備使予德性有成而後已勿以行之性限學之固顯而桑然一真能行汝之言也交者非一之意蔡傳雖多則大若等語正欲一交字○爾命方備乃群臣交相弼正其君之

意此交備事如傳說謂不與之相濟之意柔濟則可濟否非謂以臣之柔濟君之剛以君之可濟君之否也蓋言訓志過于柔則不足以振其非過于剛則不足以矯其柔一于否則言難以阻其進一于可則言易以驕其志故以柔濟剛則不一于剛以可濟否則不一于否庶乎其意交備之通也○陳氏經曰中篇說謂惠高宗之不能行不忠臣之不能言此篇高宗謂惠說之不能言不忠我之不能行或在益梅裁前五句但言其實之意蓋爾交備三句則實勉其訓之切也○通○爾惟訓至乃有教上是高宗欲資臣為學下是傳說欲高宗友已為學○二節止然○爾交備至無怨與上志同○爾交備至庶位列于

說曰王人來 匪說彼聞

高宗求助于說所謂求多聞者求多聞止學之一事而唯可專恃乎此也高宗建事之志甚銳求多聞之心甚切傳說以為不如友而求之古訓以盡其所以為學焉乃可以有得夫高宗舊學于甘盤即位之初已恭默思道則非不知所從事者特未盡其所以為學耳故此以學古教之下文以遜志時敏歲之立事謂以所聞應世而成務也事即傳躬治天下之事學必施于事然後為有用之學不然則所聞雖多未何為哉然多聞資之人而所知有限學古友之已而其理無窮理苟明自足以應世蓋

理則見之行事者舉而措之耳哉動以學于古訓乃有獲古訓古先聖王之訓若典謨之類是也。大凡事之在天下者古之人皆有成法而不可不師古事不師古而能長治久安者非說所聞甚言無此理也。師古即是學于古。訓不可開說求多聞承訓也。以宋且從之。不直指高宗說實人反已不平玩本文乃字及註然必然後字則求開句宜輕看重反已上。○別記云聖人之遺訓聖人之心在焉故居千載之下可仰而求有不求未有求而無得者凡傳說所以語高宗者皆學與得之心次第而學之事有若引而不發蓋此則古訓備矣欲高宗遷志時敏于此而自得之不待言也不然寧有不如象山所謂無極極說話者

高書要旨

卷之十

上

乎君之子臣而欲其納諫盡言惟恐所聞之不多者豈聞廣哉不過欲達事耳然事必有理而理載于古訓之中蓋聖人之訓聖人之心在焉吾以吾心類于聖人之訓而不分則積久而通必有豁然悟者而聖人之心在我矣然後以之斟酌折衷所聞之多則不惑于異說而凡當乎理者擇其善而從之乃為吾當德之寶而有得于達事耳苟事不師古而惟求多聞則從繼而希渺茫而無據雖一時之建立或有可觀而終非長治久安不也。○王氏曰求多聞而不惟古訓是式則是非無所考証聞愈惑矣陳氏雅言曰求多聞者達事之本而學古訓者

能多聞而非古訓之學則擇而不精而安保其無失哉此達事者不徒貴于多聞而尤貴于學古也。○人求多聞至無他自學人而監先王當作一條說下未皆為學裏面事當以修治之理貫下。○人求多聞至聞覺皆題不重實人全重反已下自學教人兩節正反已自得之妙也或云上是實人反已之兩得下是自學教人之兩盡非傳本意。○學于古訓二句乃有獲固是其理然亦不失達事之意蓋言學于古訓深識義理然後有得而事立也不然則上下文意皆不接續矣。○學于古訓至聞覺在首節截下文正學古有得之事也。

惟學遊志

其永無愆

高書要旨

卷之十

上

此下歷教高宗以如是而學及其得之之次第也惟學字字正接上學字說時說以為學古有養之驗非是達微實分人已註虛以受人人字即上實之人字該應求多聞說動以勸已已字即上反已之字該應學古訓說今說者皆將師古有獲之事何如而却道多聞一邊則所謂虛以受人者受何物也見好問好察心學者不關之功乎蓋天下學問既不得人已二字其始不能不實于人而工夫在己則學成了則又有以及乎人下大惟教學乎是也凡係于茲字即指上過師過友而修己之德修己之德意所歸還道猶則道未積在吾身上所歸已既而德皆同覺則又行道有得乎心而為善之會為德者繼到極處而

蓋以事分之則有學有教以理言之則利用所以集德而物德
二也中庸所謂合內外之道也則人已之分殊而言則明德學
也新民教也學固居教之先而末學固無不可以為教自大學之
全功而言則自學者學之始也教人者學之終也教實居學之
半而凡教皆可以為學誠無終始之可間也苟曰道積厥躬者
學已足矣而不涉教之為教則休不合于用而其心為有外
昭焉邦吾今從事于教矣而無暇庸心于學則外不合于內而
其用為無本非古人之學也必乞自其所得而推之以為家國
天下之教者猶是遠志也猶是時教也而休天理于治政之間
本其兩學而措之以為一學則學之始者有不傳之仁也有成
物之智也而妙天德于純純之教一合終始常在于學如此則
其所得寧止道積厥躬而已哉東國天下之附酢無非身心之
實理休之也熟積者人其理化而不自知矣禮樂刑政之彰施
無非知仁之成德履之之業我者達于從家而不待勉矣始以
自學為學終以教人為學此心常主于學明休而未始道用也
務內而未始道外也如是則向之清而未而積者妙合融暢
心即休欲即用成已成物合內外之道而極于時措之宜而性
通萬物之一派道會萬化之妙用者有不自知其所以然而然
而不特道積厥躬猶有迹之可言者也夫終始與學則學古之
功無餘德修同亮則有獲之驗斯其至矣豈不可以達事而

先水世哉夫學以備德而得為達事之本而事有一毫之未
備未克為全德之累也故德雖必達于同覺而后極而雷達事
之時不必守先王之成法為乃能盡善而無弊而可以為吾德
助耳傳中二語須為他周旋不可斷既同亮又須監于先王
垂言德向學古而至法則必監于先王乃可以不愆不忘耳時
說主學言而以成憲為自學教人之成法殊不可通○時說云
日新又新先王自學之成法也王必監之以自學而遜志時敏
一遵其道範而不違克終厥罔先王教人之成法也王必監之
以教人而終始與學一而共齊章而不惑則天德王道兼体于
達事之余而体立用行與儒于達事之后自教學兼舉之以以
至于修治既成之持不可以未主于無通之也外且上言學古
有獲已詳惟達事二字未了故又言外以年達事之義法足
細法度也註引孟子道先王之法云不指學言昭然矣日記
云為學為治自後世始分不古人教既居學之半則為治既非
學中事謂成憲不閑于君教則不可但居于成憲與上文學古
自是相對而言如周官中言學古官即言典常作之師如夫
子述宗堯舜之道而法則近守文武其此處文意正同法曰時
之宜夫子之于文武則猶高宗之于成湯也○或云上二節學
古訓于已教古訓于人則修身治天下之理來而積之而同覺
同時其理于心矣然恐其見之設施而作聰明以亂舊章則德

或不能無德故又以是勉之上二節是自修於內之事所以立
為學之體此節是設法于外之事所以達為學之用小註為學
準的之說有病謂行其所學以先王為準的可也謂之以先王
為準的而學之不可也必猶以學施之于政事說按此亦是自
學已成後說○惟學進志至無窮先王成憲凡所以措于身而
及于天下者莫不有典章法度存焉故又欲其監之也以修身
治天下之理貫下○上文既曰罔克是德之盛無以加矣下大
又曰無德何也呂氏以無德為德之至難者非是如人道德雖
高妙而行事不做古以為之其何能無過不及耶○惟學進志
至作我先王上臣欲君及已為學而示以為學之準的下君欲
臣輔已為聖而示以作聖之準的○惟學至良臣惟聖上下以
作聖止說上臣欲君為學以至聖下君欲臣輔已以為聖○惟
學至庶位無德截上言為學之事君之道也下言進賢之事臣
之責也○道積至典于學分題截學既有得于已而成已自當
推于人而教人也或要在學乎哉非也○念終始二節上二句
為學之全功下二句為學之準的○監于先王二節陳氏雅言
曰為君之道莫大于法祖訓以行其政為相之道莫大于求賢
才而任之職然必君德脩而後相職舉蓋人君之德苟未至于
無愆則感于聲色而便辟之臣得志感于貨利而聚斂之臣得
志相且雖欲指俊人而用之其可得乎故進賢之責雖在于相

尚書要旨

卷之六

三十三

而用舍之權則在于君○德之備贊乃賢才進退之所係此欽
承之言必雖于無愆之后而旁招之語特為欽承而發也○
監于先王至有商上輔君為學聖其法先王下賴臣作聖聖其
法先王

惟說式克 列于庶位

此節皆講謂說有任進賢以責王必盡法古為學之事不如蒙
引所講當承訓志說來蓋上文高宗以訓志實說故說以為一
已之訓志有限羣臣之訓志無窮使高宗德苟至于無愆則有
受言之地說用能敬承其得賢輔治之美意而旁招俊人列于
庶職以責其同心正救之益矣苟高宗之德有未至則雖有求
賢之心而近習嬖倖得以乘間而入大臣雖欲進賢豈可得哉
夫得賢賢以居衆職則訓志之功無有不盡而治無有不承矣
列于庶位作和羹益梅者皆量也講本如是無轉意始婉婉式
克二字當看○別記云此處亦須為蔡傳用旋語意言高宗
之德苟至于無愆則說用能敬承其意者非謂待君德至此而
後進賢也進賢者大臣之責然君身者用人之本必在王者有
其本則腹心手足相通為一體黜陟臧否不至有異同說于是
用克敬承始得有以自效耳旁求俊人言使賢知皆登于朝列
于庶位言使百職皆稱其任○日記曰進賢者大臣之責而其
本在君故說于進言之終而言其所以自效者如此程子云古

尚書要旨

卷之六

三十四

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者無他術也朝廷至于天下公卿大夫有職群吏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乎者在法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愚謂求之有道此傳說之所以旁招也公卿大夫百職群吏皆稱其任即列于庶位之意也朱子云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為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者必有待于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諮詢訪問求之于無事之時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達欲進者無所為而不來則無巧偽之亂真愚謂朱子論古大臣以下乃傳說旁招之心也諮詢訪問

尚書要旨

卷之五

三十五

以下乃傳說旁招之事也曰式克曰欽承曰旁招曰列曰庶位字有字味蓋廣求賢哲使充布庶位皆得其人此相臣之至願而有不易以自遂者俊入皆天民庶位皆天職致之或拘于方廣之或非其人皆相之責雖然君心偏有所向則相欲旁招而不得矣君意欲有所私則相欲布列而不可矣監于先王至休禽前五節見傳說以成湯望高宗以伊尹望傳說末節見高宗以成湯自期傳說以伊尹自任

王曰嗚呼說 罔俾阿衡專美有商

四海之內三句當作未始說謂傳說以問世之美而高宗之夢有以增重朝廷而動天下之欽仰矣故曰時乃風○別記

傳朕德謂仰望其有非常之治時乃風者以說舉傳君之野直以風動之謂朝廷用非常之人必有以改觀易听耳汝不輔君作聖何以答人心之望乎風字雖指教言然實有風聲鼓動四海意當虛看時說以德與風字皆指論治論學說固是然家勿之論思天下何由知之當治說傳說之舉上說蓋有此非常之遇必有此非常之功有是相遇之隆必有是相成之業風聲鼓動自足以繫四海仰望之心也此與上節不相蒙非一時之言不必拘在論學上或帶上出風字歸在論學上去蓋言天下仰我之德是我之風也然以爾論學之故是我之風即爾之風故曰時乃風○字即德字不可以風字即為論學也此乃作已然

尚書要旨

卷之六

三十六

看○新安陳氏曰高宗潛默之久一旦舉說而相之風聲所動四海仰望然非輔召作聖則無以慰人心之仰說始告君以從諫則聖惟聖時憲是且以聖期待其君今高宗語說以良臣惟聖是君亦以聖自期待矣○服肱惟人良臣惟聖○字應上德字說要見相須者非一時相濟者非一事宜與君為一體而相成非非良臣不聖信猶服肱之于人也先正保衡之事則說之所當繼者也○舟楫霖雨所濟者一時耳良臣之于君德有終身成就之功焉輔翼益接相須者一事耳良臣之于君德有全休成就之功焉故以服肱惟人為喻要看他節以引喻不同處此二句且說論而說之意在言外下舉伊尹先舜其君正良

臣惟聖之寡事而欲傳世繼之良臣之左右有方猶股肱也聖
德之澤全無虧猶成人也○作我先王句虛格天即其寔也作
者思則欲之行則翼之以振其德業也予弗克保三句是伊
尹欲致君為堯舜之君一夫不獲二句是伊尹欲澤民為堯
舜之民佑我二句總承說惟其有任之重如此故能佑輔我成湯
以安民而成格天之治也伊尹之言雖以致君澤民平說然高
宗繼之以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蓋知民而後德中事故總帶重
在輔君作聖上此二句一連謂尹自任之重輔君而成配天之
功蓋當時思慮教化無所不披與天之廣情同流也皇天就化
育以說不是形體格者通徹而無間也至是則果能堯舜其君

南書要旨

卷之五

三十一

民而所謂作吾先王者在是矣良臣惟聖重其然乎歟之為予
惠之仁而四方之丕式與昊天之益物者而同流晉之為輯寧
之政而兆民之允懷與天道之丕冒者而同運明保二字一連
只是明白啟告以保佑我即誦誨訓志事中涵結歸結民意固
保二句是期望之詞非戒之也○此三句雖重輔君作聖說然
不可失伊尹致君澤民之意當云明保我以盡君道固保伊尹
之致君堯舜恭養于前明保我以安民固保伊尹之澤民唐
虞者獨步千古○日記曰作我先王言伊尹以其君聖也乃曰
於黎伊尹之言見伊尹之能辭其言也初伊尹應得之聘而起
晉言吾豈若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哉吾豈若使是民為堯舜之

民哉故此言弗克使其君為堯舜則其心愧耻若撻于市官恥
之甚也思天下之民一夫不獲其所則曰是我之罪其自任以
天下之重如此故能輔我烈祖格于皇天則真所謂使是君為
堯舜之君使是民為堯舜之民矣良臣惟聖豈不信哉爾尚明
保以輔我無使阿衡一人擅美于商家也○別記曰作我先王
言成湯之德業得伊尹而興起也下曰繫伊尹之言蓋伊尹之
志上則欲使是君為堯舜之君下則欲使是民為堯舜之民豈
過于自任哉天之所以生先知先覺之意固如此也故曰予弗
克俾厥后惟堯舜是我以輔君為職而道弗克行于君也其心
愧耻若撻于市誠有見于貴之當盡于君者如此也天下之民

南書要旨

卷之五

三十一

有一夫不獲是吾以天下為任而志弗行于民也弗敢自諉曰
時予之辜是有見于貴之當盡于民者如此也伊尹之自任如
此故能佑我烈祖格于皇天言治化與天無間也是則尹非湯
無以行其志湯非尹無以成其治良臣惟聖此其微矣今爾所
居則阿衡之任也使吾德不成則何以蒼天下之望乎故曰爾
尚明保予者欲其輔予德輔予治皆精白以自效也爾尚明保
專美有商欲其如伊尹而后已也○四海之內至末賢王美大
臣而責望之益遠大臣直以為已任焉○四海至永綏民首節
截股肱惟人一節起下文爾尚明保之意若克紹乃辟于先王
永綏民是又明保之寔也○四海至有商首節截股肱節是

古以起下文爾尚明保予之意大意謂彼周汝之風教固行以
起四海仰德之心矣使非輔君作聖何以慰答之乎朕則惟
人矣良臣則惟聖矣先王以致君澤民自任佑我烈祖格于皇
天爾尚明保予若使萬世而下舉伊尹而稱之曰美哉良臣商
之一人而已則起四海傾風意我四海之內二節上節致人
望下節慰人望以新安陳氏意做○朕惟惟人二節輔君澤民
而格皇天者即作聖之事當作一様看○昔先王至永綏民其
爾克紹二句即爾尚明保予三句中事○爾尚明保至綏民結
辟綏民即是明保予之意不可兩開上是欲說匹休伊尹下是
欲已匹休成湯

而書要

卷之十四

三

惟后非賢不以

敢對揚天子之休命

此後叙君臣相遇之難而申言以責其必能輔已也惟后句見
君遇臣之難惟賢句見臣遇君之難二句下宜補今日相遇之
感意紹辟綏民不平當知二句知紹辟上能紹先王自足
以綏民矣克字還有工夫然上明保意民下繼至此則能姚阿
衡輔君之美答天下仰望之心作聖之功已盡而相達之奇不
虛矣休命雖不外致君澤民然文勢宜通指良臣以下今人
只據蔡傳分章遂以為所謂上文者只管本節非也對揚二字
拉雜分解然細玩之則亦謂對以已而揚于衆也講當渾融不
宜析看過一節敢字與克字相對看要見君以成湯自期而不

使以責其臣臣以伊尹自任而不徒以望其君意君非賢雖不
與共治故自成湯以來未有得其臣者也臣非賢君不與共食
故自伊尹以來未有得其君者也君臣相遇其難如此今我與
說可謂千載一時矣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乎紹乃辟
于先王者欲其能如伊尹之致君也永綏民者欲其如伊尹之
澤民也致君澤民亦兩平看不得蓋使是君為堯舜之君則民
自然被堯舜之澤是即為堯舜之民也高宗之言及此其自期
野誠不偶而望說者誠不輕也傳說承之而亦以自任故曰敢
對揚天子之休命對者身當之也揚者明揚之也以示必能踐
此言之意○克者責望必能之詞紹乃辟于先王與伊尹厥后惟

而書要

卷之十四

四

堯舜之意一假借者伊尹伊尹之紹者傳說使紹之也紹字更齊
加德真無愧之韓○王之休命說之志也亦說之分也使說于
是而猶曰不敢當焉則是上負天子而有孤于賢君共入之心
下負所學而有愧于賢臣共食之義王之屬望何如四海之仰
望何如而可如此也○陳氏雅言曰高宗言今我而獲說則后
得賢矣當與爾共治也說而遇我則賢澤后矣當與我共食也
以君臣相遇之難而見今日相遇之盛爾其克紹汝君于先王
安斯民于敢久此以致君澤民之事責其臣也說于是拜稽首
以致敬君之禮而謂之敢對揚天子之休命者此以致君澤民
之事任之已也君臣相勉勵如此則伊尹阿衡專美有商信哉

高宗彤口

彤日越有維維

此史臣本祖已訓王之由也孔氏曰祭之明日又祭朕曰彤周曰繹陳氏曰祭之明日以禮享尸行事之有司助祭之賓客皆預焉然謂之又祭而不謂之享者尸猶有鬼神之道也維本野鳥乃于彤祭之日升鼎耳而鳴此為神告以宗廟之失審矣○彤亦常禮然有一定之期焉而高宗蹟于祭祀數祭而廟則非禮矣故上天示變

祖已曰惟先格王正厥事

尚書要旨

卷之五

祖已將訓于王而自言進諫之序如此不務民義而惟敬鬼神而又獨豐于昵此其事之失也凡事之失皆本于心今事之失如此則其心必謂福可俸致而不知德義之當為此非心之當格者也先格其心之非而後其事之失可濟而論也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其知台

此二節格心之言上言天命不可求下言天戒不可忽天之監視乎民而加之禍福于奪者惟主于義何如耳義則福之予之而永年焉不義則禍之奪之而不永焉然則天命至公也其有不永年者豈天民哉民自不義而中絕其份爾所以言此者人主之所欲者壽而已禘祀之意當在此故言永年在義不在

禘祀格心之第一義也然民雖不義天猶未遽絕之也

有不務民義而惟媚鬼神者此不若于德者也人有歲規而本于改過者此不其罪者也天猶以妖孽為符信而謹告之欲其從義改過而正其德則仁愛之意亦已至矣而民乃曰其如台則不永之命信乎為民之自絕于天也而豈天之欲夭乎民哉本為維維進戒故此言孽祥之來乃上天所以謹告正指維維之異不可不思其故也

嗚呼王司敬民無豐于昵

乃正其所失之事而告之曰嗚呼王之職主于敬民而已不係於富保小民視之如傷保之如子此王職也此天心也舍此而徵福于神非王之事也况祖宗莫非天嗣主祀其可獨豐于昵廟乎昵親近也至親近莫如父故稱禘廟○分二意看蓋以人君之職而言則主于敬民而徵福事神固為失矣以祭祀之禮而言則七廟之主莫非天孫而獨豐于昵則失而又失也此王事之當止者也

尚書要旨

卷之五

呂氏曰災異有二失道之君與天隔絕災異之應常遲賢君與天貫通災異之應常速高宗恭默夢帝精神素與天通又聰明憲天休德又與天合故于祀事略過豐飛雉隨即應之此雖過于厚亦過也精誠積久天既齊之過失微形天遽微之固見天之警君無私亦見天之愛君甚速也贊于祭祀禮煩則亂說已

知高宗之偏在。此言我惟服領略。皆深矣。而此心終難除。是
有偏厚者。尚唯。及乃知行之果為。此篇為難。作而進成
之言。不及。矣。獨指太公之道。示之。非祖已諷諫。不敢直言。蓋
高宗聰明。從諫。不待深言也。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

戡黎無與于。嚴而奔告于。則者。知周執日。強而封。惡不悛。終必
及之也。曰。恐。奔告。見。祖伊。恐。若。憂國之至。

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不迪。率典。

天既迄。我二節。傳所謂天棄殷也。言天絕我國。命何以微之。至

書要言

卷之十五

三

人迪知天命。尤能結天明。今皆周知其言。則天絕可知矣。是
豈先王不相。後人而效天之絕命耶。惟王淫。戡黎。以自絕于
天。雖先王亦不能。惟自絕于天。故天棄我。以康食。則使
之。不有。是。不。欲。遂。也。以天性。則使之。不虞。是天不欲。漢
其性也。以國法。則使之。不。是。天不欲。其平治也。三者並至。國
非其國。禍亂之形。天棄我。如此。而王猶不知。悞乎。此
三句。即百。不。成。家。小。不。入。心。不。明。意。

今我民

今王其

傳所謂民棄。也。故者。探。心。曰。者。述。其。言。大。命。至。即。天。降。威。
其。如。台。與。湯。普。不。同。此。是。明。其。不。是。為。局。也。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我生。維。承。民。棄。未。然。謂。有。命。在天。則。非。惟。輕。民。心。也。不。足。畏。而
且。惜。天。命。之。不。見。絕。矣。天。人。交。棄。而。猶。為。自。安。之。言。此。之。謂。固
有。悛。心。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不。無。幾。于。爾。邦。

上。恐。而。奔。告。于。王。見。愛。君。之。至。情。此。反。而。私。語。于。人。見。愛。國。之
深。意。罪。與。功。俱。指。深。戲。詢。參。列。在上。即。彰。顯。于。天。汝。何。生。在。上
而。乃。責。取。其。命。于。天。乎。指。乃。功。二。句。不。是。即。喪。處。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若。之。何其。

書要言

卷之十五

四

此三節。提。是。陳。祖。烈。之。盛。述。喪。亂。之。形。舉。危。亡。之。觀。而。目。以。訪
救。亂。之。策。也。依。註。甚。明。殷。其。弗。或。與。今。殷。其。淪。喪。自。相。呼。應。上
猶。疑。其。不。能。治。下。則。信。其。必。至。于。亡。矣。○。或者。不。定。之。錄。其。事
欲。當。然。○。我。祖。至。敵。仇。見。其。所。以。不。亂。正。之。故。陳。于。上。與。敗。于
下。對。者。言。我。祖。方。如此。而我。身。則。如此。豈。不。深。可。愧。哉。惟。其。沉
酣。敗。德。以。一。人。貪。虐。故。下。效。以。成。風。民。無。小。大。皆。好。為。草。竊。姦
宄。不。特。是。也。上。而。殺。士。下。而。殺。民。非。度。互。相。倣。效。以。自。恣。于。法。度
之外。有。罪。固。常。獲。者。以。糾。為。通。逃。主。如。楚。申。無。尹。之。際。逃。入。王
宮。與。法。者。不。能。得。是。也。惟。其。有。罪。固。獲。故。小。民。益。為。爭。鬪。方。與
言。方。興。而。未。艾。也。今。殷。其。淪。喪。若。涉。水。無。津。源。難。以。濟。矣。殷。之

此乃至于今日矣乎蓋傷悼之甚也○曰者微子更端之詞然
也狂生于心費出于外不可救止吾家老成之人皆選于荒
野顛隤如此所恃以扶策者吾與師父兩三人耳苟不指示予
濟危之策將如危亂何哉現此文意及註救亂之策猶是圖在
宗社之意去意尚未決也

父師若曰王于天壽 什邇

此是箕子以其意剖析微子之意而答之即有甚之意○
正義曰答二人而一人答明心同皆文也鄭玄云少師不答志
在必免然則箕子本意豈必家生乎但紂偶不殺之耳○方與
句正隆突處曰方與則不特沉醜于一時有日甚一日之意○
尚書要旨 卷之五

弗者長由無所畏來醉昏故無畏老子曰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諸惡皆無畏所致先民時若所以為湯弗其耆長所以為紂耆
長見弗而播棄故皆選于荒此耆老選于荒之語問畏之說指
紂所行如謂已有命則不畏天謂祭無益則不畏神謂暴無傷
則不畏民之類曰弗則不但耄之自遜其播棄有甚焉者○太
祀之物之重者盜而相容將食而無罪言政亂甚也此答草
竊姦宄之語而甚之蓋紂夷居弗事上帝神祇故民敢竊攘而
無罪是民間不止草竊而已○下視殷民凡上之所用以致之
者無復他事惟有急征橫斂若餽耳上以餽施下以餽應下既
厭離其上而上又召之不急猶云祗保越怨不易也是時暴君

汚吏上下相和罪合為一故民多飢殍而無控訴此答微子言
小民不止相為讎敵且讎敵其上矣○商今其有灾我出當其
掬敗商若論喪我新無臣僕他人之理語王子以下此為微子
計也其意豈不以吾三人者皆宗國之臣利害休戚其義一同
皆當與社稷相存亡不可復顧明哲保身之義然而微子國
之元子也往者紂未立吾常言于帝乙而立子帝乙不從而立
紂是以紂率耄吾兩人者故吾舊所云者足以害子若起諫于
紂則紂益生疑非惟不從害必先及子而並我危矣死今也不
足惜而未嘗有分毫益于紂而遽死可惜也子為元子但當選
進而出乃合于道為一全宗祀可也我與比干則生死以之畢
尚書要旨 卷之五

吾事紂之分而已我乃顛隤之我乃攬商宗祀言方云臣僕
以上是高已謀義決不可去是以克商之忠自許下是為微子
謀義決不可不去是以存商之孝望人上微子方詢以救亂之
策蓋思保其國家此箕子特示以去國之義但能保其先祀豈
非事紂已迫危亡之形雖智者亦不救其禍耶微子之言答之
已盡末復申言彼此去就之義以告之○自靖以自獻只微子
箕子對言而比干不待言矣固存先王之宗祀王子之義也安
于義之當去以自達其存祀之志于先王終守先王之社稷在
我義也安于義之當守以自達其守祀之志于先王皆無愧
于神明而已是在王子信當以行選自靖若我則不復顧也

臣氏曰天下有道君子相與公謀于朝各盡致君之道天下無
道君子相與私議于家各盡致身之道微子與二師宗室大臣
與社稷相為存亡富紂之時無所致力不得已謀各行其志以
不失其義於知三仁之心此篇可見

卷之十五終

尚書要旨卷之十六

賜進士第翰林院 國史檢討 周書 卷之十六 恭誓上

恭誓上

惟天地八節詳言紂之逆天而以奉天致討任諸已天矜于民
一節決言天之已紂而以輔君致討望諸人大意惟天地萬物
父母與天佑下民天矜于民三平看肆予小子發予小子夙夜
祇懼與爾尚弼予一人亦三平看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武王即侯位以來事殷之節未嘗
一日替也至十有三年春商惡已極武王不得已而興吊伐之
師當是時亦何期于天下哉而內外諸侯各舉其所屬之兵大
會武王于孟津之地亦可以見聖人之動莫非天理之至人心

之公而非有為而為者矣○十三年一則見災惡之貫盈一則
見武王守臣節之允大會非武王去會諸侯諸侯自來會也子
孟津者國有遠近至孟津而畢會也

王曰嗟王明聽誓

方邦冢君指別國言即八百諸侯不期而會者是也治事之三
卿與夫庶士指本國言即牧誓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
長百夫長是也明聽誓者精白一心聽誓告伐商之意指一篇

惟天地萬物至罔億其侮

昔者總為紂失君道而發以原上天主君之意一句渾破不
截作民父母重講與上父母字頌呼應有力○凡有生之類皆
物也而莫不資始于天資生于地是天地者萬物之父母矣惟
人也得其秀而靈于理也是以具而備而有知之中獨為知覺
之正人非萬物之靈乎于是靈之首出者曰聰明而性之風成
者無勉強最貴之類又為知覺之先不有聰明之靈者乎是非
無所為而生之也亦非界之有者重而降之任者輕也其作元
后乎同德不能以相君而是人也君臨乎萬國之上同責不能
以相事而是德也統有乎群后之尊天下有元后而作民父母
不在是哉吾知民有生而不能自生者矣此天心之所及也而
尚書要旨 卷十六

夫誠無妄中流出則不偏親而明無遺照不障聽而聽無遺
失作父母內含聰明意明四目達四聰廣四方之視聽以火天
下之壅蔽而後可以作民之父母作元后而必歸之聖聰明者
為玩註只就生養一邊說此近論人君受天命以為君其貴之
重如此非謂君道之能然也聖聰明二句分句截可混破亦可
有在首三字截者又有以聰明為君德元后為君位父母為君
道者皆非作元后處有知下句緊蒙上說作民父母指君貴
之重非指位也蓋天意如此使萬民之眾而有一不得其所即
非上天作民父母意也而今商王受獨非作元后而父母斯民
者我乃慢天以虐民非惟無以父母之而且降之災為慢天虐
民一語說盡人君一息而忘父母斯民之心即為慢天而紂乃
慢天以虐民有如下文所云者○沉涵冒色敢行暴虐之厥罪
人以下敢行暴虐之實皆所謂降災下民者也父母斯民之道
每以暴虐失之然苟不至惑迷之甚則雖欲行其暴虐而有不
敢者而受于酒則沉涵之于色則冒亂之是本原之地既不勝
其汚濁矣故敢行暴虐罪人二句是刑賞之暴虐惟宮室二句
是刑度之暴虐焚炙二句是法外之法又暴虐之甚者也侈服
是奢侈其衣服時說通指宮室六件非是降災下民如此而其
弗敬上天也不益甚乎故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以除
邦虐蓋將賦以父母斯民之任也惜乎大勳未集而文王崩焉

大勳者安天下之勳未能謀紂天下未安是大勳未集也
子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端之其勢必誅紂而使已
故有敬將夫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惡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
猶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殷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
復天命未絕則孟津之會文王亦豈得而辭哉此可見文武之
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一視天與人而已則所以將震怒之威
而終未集之勳者又在于小子發也故予小子發以爾諸侯之
向背觀政之得失于商此追敘往日事乃八百諸侯背商歸周
亦指予昔言非指與師言也則商可知矣于是而能改予之心
也乃無有悔悟改過之心夷瑯而居廢上帝宗廟百神之祀犧

尚書要旨

卷十六

四

牲樂盛以為祭祀之備者皆盡于凶惡盜賊之人而莫之禁其
慢神甚矣天命已去人心已離而乃曰吾有天命吾有民社無
知而自恃如此則慢神之侮固宜莫之懲戒也夫人君一身上
為皇天之附托中為百神之依歸下為生民之仰戴今紂三者
既失罪可赦乎○通節在罔有愆心略佳言紂不能改過而反
蓋過即虐民之過有民應虐民說有命應慢天說以此自恃
而無所懲則所謂慢天虐民者抑又甚矣伐之其容已乎不可
以上節為虐民此節為慢神也

天佑下民底天之罰

上天立君為紂言此天佑民為已言天佑說下二句即佑之

也君師只作一人看二之字精其語惟其二字之下字服不
克相二句亦是論其理未是責其當然亦不是天意欲其如此
蓋言天佑民而為之君師為君師者惟其相天以安民耳紂
失君師之道則任君師之責者不在我乎則夫有罪無罪我何
敢通用其心亦重在武王自任上一說惟君三句乃君師之能
事惟君如此故立之也更詳之○此承上言紂之當伐如此哉
正有奉天之責者而可無伐乎蓋天能與人以耳目口鼻之形
而不能使之無饑寒困窮之患天能賦人以仁義禮智之性而
不能使之無氣稟物欲之染故于不言之中有佑助斯民之意
為之君以長之焉為之師以教之焉為君師者惟其能相上帝

尚書要旨

卷十六

五

之所不及以終安乎天下也除殘去暴使無一人之不遂其生
修道終獻使無一人之不若其性今紂惡既稔而文考又崩則
君師之責固存哉夫我既任君師之責則夫有罪之當討一
奉天以討之無罪之當赦一奉天以赦之何敢有過用其心乎
見伐商之舉決不容已也一說以有罪指紂無罪指民似太拘
只泛說為是○朱子曰天只生得你賦得這道理與你做與不
做却在你所以為之立君師既撫養之又教導之使無一夫不
遂其生復其性豈四方之民而有一不得其生不復其性非安
也非所以愛之也君師者誠不忍一民之失所而務所以安之
則上帝之所不及者豈為相之矣所謂寵綏也如克禪之時真

即是龍蟠四方只是世間不好底。不定盡底事。總之。安貼平定了。所以謂之克相上帝。助上帝之所不及也。自秦漢以來。講學不明世之人。君固有。其材智。做得功業。然無人知得明德新民之事。君道間有得。一。二。而師之道。則絕無矣。○日記曰。上文數紂之罪。即先以。地生聖人。作民父母。此下言已之事。則首以天佑下民。作之。師父母。君師四字。是其篇之要領也。夫民生于三君也。師也。父母也。而君實有師道。有父母之道。為君而不能父母乎。民師乎。民非君也。非天主君之意也。紂無父母。斯民之道。不可不。已任君師。龍蟠之責。不敢不計。三千一心德義。與力在我。有克之勢。天之所從者。民子之。所順者。天。爾邦君將士之。所當。者。不可失之時。一篇之情。不過如此。○討罪之義。雖明使勝。員之理。未決。則猶未可輕動也。故又引兵志之言。以明伐商之。克力就士。卒同心。說力不敵。勝負不待言也。力同焉。則何以。及其勝負乎。曰。德而已。德以平日言。其君執仁。其國就治。法令行。賞罰就明。是也。德之所。在敵有。兵將自屈焉。吾以此知勝。負矣。德不敵。勝負固可知也。德同焉。則又何以。度其勝負乎。曰。義而已。義。今日言兵。執有名。討就有辭。伏義就正。執言就直。是也。義之所。在其素德。將益顯焉。吾以此知勝。負矣。由力而德。而義。一串說力。是士氣精明。人心齊一。非言軍旅之。如林甲士之堅利也。德以平日之善惡。

言度德是較。而主之為人。孰能相。天安民。孰為慢。天虐民也。義以今日之曲。直言度義是較。而主之舉事。孰為順。天應人。孰為圖。天絕命。皆也。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是眾叛親離。寡助之主。力且不同。况德與義乎。若武王之德。則仰之若父母者也。武王之義。則望之若時雨者也。三千一心。所謂仁不可為眾也。一。心則三千。可當億萬。所謂和無寡也。後世善用兵者。猶能以寡勝眾。而况仁義之師乎。然武王言力。不以車徒兵革。而以一心為言。尤見經武之。要紂慢天。而武歆之。紂虐天。而武仁之。武之德。可知矣。天誅紂。而武順之。民亡紂。而武應之。武之義。可知已。三千一心德義。所感也。德義者。人心之同然也。改其所感。無二心。○同力節舉人事。言之以明伐商有必克之理。○商罪節。本天意言之。以見伐商有必往之勢。○左傳。晉侯欲伐赤狄。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其責。將可殪也。貫如錢貫之。貫而傳不從。曰。貫通也。謂其惡已極。貫通而盈滿也。天固誅之。而子固赦之。則不惟有負君師之責。而長惡之失。與為惡同。其罪豈不與紂鈞乎。○朱子曰。古人只見箇天。在面前。又曰。只緣見得天理。成然分明。自住不得。○予小子夙夜祇懼。節在首句。截受命肅將。天威者。文考也。予小子其承厥志。故出師于鎬京。而先受命于文考。然後類于上帝。宜于冢土。類于上帝。宜于冢土。即武成之告于皇天后土者是也。此追言以警眾。非至孟津始舉也。

天矜于民時我弗可失

然是舉也又不能無賴于爾臣之輔者矜憐也愛也天之愛民甚矣其痒痒有以相通其精稷有以相盪其悅豫召蕃釐之故世祚延其愁苦薄陰陽之和故國脉促蓋民之所欲天永有不從之者也此三句從說或專指在惡一邊上未是下須緊補民欲亡紂則天意可知爾者指外之諸侯內之臣子而言也如四海本清紂汚濁之去一紂則惡本除而天下其永清矣時我申民之所欲二句不可失申爾予一人二句聖人之所謂時者義理之所當然而已上順天理下合人心故曰天人合應所以欲其不失者畏違乎理也不知其他也違理是違天也知予畏

而書要言

卷十六

九

上帝之心則知時哉不可失之心矣○林氏曰天之立君專以爲民故武王于一篇之中三致意焉首言元后作民父母以見紂之不能爲民父母也次言作之君師以見已之當任君師之責也○孟子曰一人機行于天下武王耻之真知武王之心哉末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以見民心欲亡紂而伐之必克也克殺舜舜授禹天寶與之則堯舜不可失其與之時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寶奪之則湯武不可失其取之時故韓子曰文王率商之叛國以事紂惟知時也禮運亦曰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

右一篇是未渡河作乃誓于孟津言

戊午王乃徇師而誓

戊午王乃徇師而誓

按武成曰既戊午師逾孟津則師以戊午日渡也此戊午日次于河朔則是師渡之日次止也渡有先後故武王先次于河也以待之而後群后以師畢會其實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故曰西土有衆恐無入百圍也當時南國遠不能皆來東方青兗冀三州尚屬紂故從武王者惟西方諸侯也徇循而定之也曰次者行師以次爲善見其有整兵慎戰之意曰會者行師以會爲正見其無掩襲倖勝之心○林氏曰漢律歷志曰周師初發以殷之十一月戊子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至戊午渡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師行日三十里九三十一日渡河三日三誓師上篇不言日以中篇考當是丁巳日在河南得渡孟津時誓而後渡河也中篇是戊午既渡而次河北所誓下篇戊午明日將渡而誓而後行也三令五申謹之至也

曰嗚呼西土王于湯有光

有衆指大會孟津之衆西伯所統大全謂誓師自近者始非也言包一篇○人一也有修焉而吉者矣有悖焉而凶者夫吉人之精神全注于天理天理無上愈進而愈微故爲善惟日不足凶人之精神全注于情欲情欲無涯愈流而愈下故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善惡各無怠時所以言凶不可相易使善有時而怠

則將入于惡矣惡有時而息則將改而入于善矣此蓋古語也
王引之以見商受力行無度之意只說不必定指任賢去邪
仁民寡欲數事也力行所謂惟日不足也無度猶言不法所謂
不善也以老成則放棄以罪惡則親比是用人之無度也湯臨
于酒肆為殘虐是行已之無度也臣下二句無度之惡染于臣
矣無辜二句無度之惡聞于天矣蓋為之而惟日不足以致此
也○惟日不足言終日為之而其心猶以為不足也○小人好
忿主朋以相讐借權以相威其常態也朋猶私黨權謂威勢假
上之權以脅人而威其所讐○無度之行至乎下漸其臣則其
惡已極而被其虐者已甚矣是以無辜之人無所控訴則相與
讐冤于天以冀其極已而履微之德顯聞于天天固居高而聽
卑者寧忍坐視而不為之所乎○惟天惠民即天地萬物父母
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惟辟奉天即元后作民父母克相上
帝寵綏四方之意言此以起祭紂皆不能順天已與成湯皆奉
天命以討有罪言湯言祭正此篇之肯綮蓋吊伐之公勝克之
決一觀之昔而可知武王無一毫殊于湯也受罪浮于桀已事
先于湯正血脉照應處○將言天命戒商而先即夏事以起
之惠愛也亦順也莫入作君師之意但云天于冥冥之中矜民
之窮而欲有以厚之誘民之衷而冀有以全之然天無為也為
君者當奉承天意因民之所利者以利之因民之所固有者以

導之也二句起下祭弗克若天意○惟受節言天意有必克之
理在又民截承上言天之于夏既已如此况受之罪又浮于桀
乎剝喪六句歷指紂罪益以見惟日不足之意然前述其證據
而此指其病源四謂定是也操心如此所以力行无度剝喪元
良微子也致其去國賊虐諫輔比干也因叔正士箕子也三人
俱見于誓○天命之于奪无常人君惟知畏天乃恐懼以從于
善既以天命為已有而必无喪亡則无所不至矣故敬乃修德
祈天之要而謂不足行祭乃事神明之礼所以嚴已之精萃天
下之渙以通神明之德者而謂之无益暴其民甚必身弑國亡
而以為无傷其所整視初不在遠夏王之喪亦足以知之矣此
而書要旨
天之所以命湯也今天其以我及民而為之除殘去暴乎又民
連上與夢卜開開說若帶下二句出題決不可遷就用何以驗
之通文上在雲夢在後大事決于卜而慶協之不可以夢卜平
看夢則精神與天通而卜則昭天明者也夢卜俱言天意可知
故曰戎商必克○爰有億兆夷人節言人事有必克之理首四
句兩開末有不如意末二句作申言繞露不如字出現經文可
見大意云商臣多而不忠周臣少而盡忠由此觀之紂雖有至
親之臣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也同心同德所以一心也同
心就今日順天應人之心言同德就平日所存言德正所以濟
大事者也非有其德則亦不能同心矣夫曰同者臣對君而言也

周親即億兆中奉紂所親信者言之仁人即龍臣也以其有
龍之才謂之龍臣以其有桀暴之德謂之仁人若微箕比干則
周親中之仁人而紂弗能用也○一說依註以不如周治臣之
少而盡忠不如周仁人之賢而可恃而平說以夷人對龍臣見
多不如桀是桀叛也以周親對仁人見親不如疎是親離也○
決之天意君莫大于奉天而受之罪降于桀決之人事國莫大
于有人而受之衆不可以當德親不可以敵賢即前篇同力度
德同德度意之義○惟天三節觀天意與人事而知商之必克
○天視一節又以民心察天意而斷朕之必往必克必往是眼
目今夫天降監不遺視固無不見矣然非真有目以視之也天

尚書要旨

卷十六

十一

下仰望而善端者民疾視而更速彰不遇自我民之視以為視
而已至聰畢達聰固無不聞矣然非真有耳以聽之也謳歌盛
而馨香達无辜顧而微德聞不過自我民之聽以為聽而已今
百姓皆有過責謂成一人憚于征伐不正商罪以救民生即民
心而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必往矣天視聽以福善禍淫言民
視聽以好善惡言上視聽獨天下視聽獨民與卑陶謨全屬
天者不同百姓有過在一一人作一句有過字即責字必往內
皆會上一節意講如云用忠良之助以應人心成又安之功以
答天休是也○我武惟揚接今朕必往而言我之所以奮揚威
武而侵彼疆界者正以商受暴虐天下患之故欲取彼凶殘以

尚書要旨

卷十六

十一

極民于水火之中使威加獨夫而澤及四海殺伐之功因以昭
大焉耳然則我之于湯不有先乎蓋湯之伐桀以公天下為心
固明白于天下矣今我之伐桀亦以公天下為心則我之心固
可以質諸湯而無愧湯之心尤可以驗諸今而益顯也取彼凶
殘取字重者孟子曰取其殘而已矣徐洪容言直指江都取獨
大受之罪浮于桀今日之往之入其阻勿令奔逃當擒取其入
以謝天下則我伐斯用張而于湯為有先不然于聲罪致討之
意猶未盡也○日記云如此則武王之伐紂志于殺乎曰武王
不云乎商罪貫盈天命誅之紂成湯之于桀也亦曰有夏多罪
天命殛之曰殛曰誅正其天討湯武豈敢私於顧崇開湯師之
來不拒而奔遠竄南服號一邑復何能為故湯兵不窮其所
至因而放鳥獸之盡仁之至也哲久則否聞武王之來方率其
如林之旅迎戰于牧野其心不罪已也勝則謂已有天命而益
逼其凶不勝猶將挾其徒黨適所與國為害未已故武王誓師
猶有勝負之懼有除惡務本之言特曰取彼凶殘蓋有欲逐其
渠前禽之義而不可得者此湯武廢桀廢紂之不同也于湯有
先此句正與上文言湯言桀廢相照應今日之舉所以繼湯使
以殘不取百姓是敵輕敵玩寇厥功不立則非湯之師矣故下
文遂云云○金仁山曰于湯有先謂罪民伐罪止商之亂亦湯
之心乃所以為湯之光也武王伐其子孫而謂于湯有先前後

聖人公天下為心于此可見○日記云昭烈謂武侯曰嗣子如不可輔君其自取其勤勞一世豈不為漢計豈為子孫計哉可以知湯之心矣按此說甚佳但與註小件

易哉夫子至惟克永世

前既言伐商有必克之理又恐將士以忽心視之故戒之以此蓋事成于敬而敗于忽固不可以伐商必克而萌倖勝輕敵之心功成于同而愆于異尤不可以同心同德而忘一德一心之戒聖人之重民命臨事而懼也如此百姓懍懍二句是惟原上意以起下文言所以欲爾畏而不忽者以百姓畏討之應懍懍若前推其頭角然使一不慎而負厥事如民之無所倚賴何故

南書要言

古

嘆息而言汝其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也或以人心施懼為見其勢熾可畏而不可忽恐未是一德一心就將士自家說與惟一心同者非臣對君之詞德不一則互相退縮必一其果毅之德威篤忠貞而盡弔民伐罪之道心不一則互相疑貳必一其克敵之心各盡志慮而盡弔民伐罪之謀正應轉圜或二句意立定厥功即安民之功克永世者去一凶殘而永貽民以安也及上舉樂二句即是選就用力說未可作效言

蘇誓下

時厥明至明誓衆士

至以戊午日次于河朔既已誓衆矣明日將趨商郊戰期已迫

恐需械部伍之不貳不免于臨事之悔也乃大起六師其器械振肅其士氣然後申朔今日順天應人之故以明誓衆士為六師武王之兵也此武王自誓其衆士也此字與狗字不同蓋諸侯將士從王渡河攻伐亦甚艱矣故武王拊循而慰勞之所以安衆心也此則戰期已迫恐部伍不整器械不嚴或足以敗事故武王巡行而整教之所以肅衆志也

王曰嗚呼哉西土之夷有顯戮

西土君子臣與戰士皆在其中天有顯道二句一事說夫有顯道指其昭然之體厥類惟彰言其麗然之用類即道之散殊者顯彰二字須有分別顯是昭著而不可揜彰是分析而不可消

南書要言

南書要言

古

顯道以仁義禮智信下句方入君臣父子等俱就稟賦言或以顯道虛說不入仁義禮智者非是顯道即大學明命之意不可以惟彰即解顯字一說顯非是賦于人為顯蓋言燦然于民生日用之間而為天下之所共由非為冥冥默也何顯如之亦可厥類惟彰者仁之于父子義之于君臣序別信之于夫婦長幼朋友一倫一物然而不察者皆是也過云是顯道也厥類則惟彰焉末繳云類之彰如此則其道之顯為何如亦得但不當以下句為上句之實或以上句屬在天下句屬在人蓋不是此二句逆言君當奉天以修五常之意此理呈露流行于日用之間如日星示人其義類著明豈難知我受亦非不知但狎侮之

耳五常即道之顯而類之彰者也。然狎侮之荒暴弗殺所以行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者無復知有天理之可畏荒暴弗殺帶狎侮五常句讀自絕結怨又狎侮五常之所致也。○散朝之胆節正自絕結怨之實也。舊說以此節為自絕下節為結怨恐未然。自新朝散至悅婦人總是狎侮五常不必分貼。○古人節兩引古語明紂之惡在所謂當去而勉將士也。兩引古語皆重下句前一引見紂之惡後一引見紂之當去由前言之則民譬不可以不報由後觀之則惡本不可以不除復譬除惡念舍在心則果毅自勉矣。君臣本以義合故合則君而離則譬若以其分而言之則為民者豈可以其虐我而遂譬之哉。然君民之尚書要言

分不可恃而民之常情不可不察。○洪惟作威指上新朝後等事世者父子兄弟之詞德與惡俱指人言樹之除之則說已言樹德務樹者人之為善者有德也而我樹立夫彼之德務扶持培植使之日以滋長而進進不已也。○日記云樹德務滋言培植其本又擁護之令實植也除惡務本言當絕其本根除惡不除本如惡草遺種少焉復生矣言受為惡本當珍殲之。○集說講務滋稍異時說多宗之其說云欲樹立一人之為善必務集眾人之善使其有所觀感則德斯成矣欲除去眾人之惡必先去為惡之首使其無所憑藉則惡斯除矣亦通。○果無畏避敵不止果于殺敵而又毅以致之無間斷也。登成也成君弔伐之

功多即能迪果毅

嗚呼惟我文考主惟予小子無良

上三節詳商受之惡為天人之所去見亡商之有由此而亡。王之德為天人之所歸見造周之有本承上言紂之惡既不可以不除而況文考之功尤不可以不終者遂嘆息而言云若日月之照臨就德之發用上說光字廣而渙顯字狹而深皆于及人上見之不可以下二句為照臨之實頂一句說下謂文考盛德光輝之盛若日月之照臨以四方而言則光于四方以西土而言則顯于西土也。○明義云若字指文王之德德就發用有首句狀其德之輝光下二句方是言其德之所至蓋惟聖德尚書要言

輝光故被丁遠而著于近也。四方非文考所統之地謂之光者德之旁及所謂歷邦時叙也。西土乃文考所興之地謂之顯者德之深入所謂西土佑冒也有周誕受多方就德字見乃是特然之詞而惟我字要者恒人之德或及乎近而不能及乎遠惟我文考則合遠近而不遺者也。恒人之業或有一方而不能奄有四海惟我有周則合多方而大受之者也。○于克受節非是善則得君過則歸已亦非是政權尊之詞以見文考之德足以得天下只是臨事而懼之意蓋文王之德宜受多方而未受今日之事所以承文考之德善則文考之遺不善則予小子無能之咎自戒懼以惕勵眾心也。或云造周固本于文考此言膠商

亦不于文考非是蓋勝育即造周也○日記云前篇未舉湯此篇未舉文考蓋以萬古大意則文考于湯任再起之貴者也以一家世德則武王于文王任成終之貴者也遠則無愧于湯近則無忝于文考武王所以臨事而懼也○又云天有頭道厥類惟彰而紂以狎侮荒怠而失之文王之德所以光于四方顯于西土者無他亦曰敬而已為人君止于仁為人臣止于敬為人子止于孝為人父止于慈敬德之實也治成于國中而化行于南國由西土而四方敬德之效也紂惟狎侮荒怠故為君則作威殺戮放黜師保囚奴正士而君臣之義絕為人嗣子則昏棄勝肆祀弗答昏棄厥道王父毋弟弗迪而孝友之思已以刑家尚書要旨卷十六

牧誓

此篇在商郊牧野臨戰之誓也前四節皆武王整肅軍容之事後六節乃武王誓師決勝之詞軍容肅然後能聽誓命誓命嚴然後能成武功後六節細分之則上二節告以伐商之意也下四節告以行師之法也

時甲子正子其母

此西節武王將欲誓師故先自肅臨戰之容而勞乎衆歷呼號戰之人而作其氣也牧野乃商郊之地故曰商郊牧野朝即昧爽時乃誓者將誓未誓之前戰者所以克敵以之俾觀而思奮焉以左者示無事于誅也旋者所以指麾衆之俾見而知所統焉以右者示有事于教也終戮用右手今用左手杖鉞故曰無事于誅也總重肅已之容說○友邦二節總是西土之人以夷夏分有所謂華夏蠻貊固不率俾者也友邦眾君鄰國之君也街事以下本國之臣也街事正指三卿說皆主征伐之事者大夫則位三卿之事士則分三卿之事者也師氏嚴出入之防千夫長百夫長則維之寄歷呼其八使之各事其事也此卿大夫士皆武王本國之臣或以為友邦之屬非是或又以御事直貫至下更詳之人字指一國言蓋無事則安于服後而修事大之儀有事則受其約束而徵從征之義者也○稱爾戈三句是肅人之容以作其聽誓之心戈所以擊刺也則稱而舉之嚴若兵刃之接焉千所以杆敵也則並立而容布之宛若鋒鏑之及焉矛所以格鬪也則植而立之宛若行陣之列焉器械嚴整則士氣精明然後能聽誓命○董氏謂曰杖鉞秉旄所以肅已之容稱戈比干立矛所以肅人之容軍容既肅然後發命則人無不而聽者審矣

王曰古人有言王以燕完千商也

此下方：晉師之詞此二節先以古人之言起之然後漸受之罪也此雖不宜司晨下二句正見其意○次言重婦言其用一句蓋婦言無預于國政今而賞罰皆出其口是猶牝雞之晨也昏棄以下皆由婦言而然所謂惟家之索也王父母弟謂王父母與弟弟也王父母是同祖初從之弟母弟即同產弟也遺字謂先王所遺非遺棄之謂○陳氏曰厥遺王父母弟如左傳所謂先君之遺姑姊妹是也註中皆常亂理解昏棄六句蓋祀先睦族任賢皆固之常理而多之所謂皆常亂理也俾暴二句所謂流毒也

今予休王其子爾邦有職

此四節恭行天罰一句另攝今日之事其下三節說者節告以坐作進退之法所以戒其輕進二節告以交殺擊刺之法所以戒其貪殺三節勉其武勇戒其不百殺降以過于勇只是一事若以一戒一勉平看則是兩事與去三首有未節節之以戒欲其不忽前三者之命也○若出人目之事三節只彈被有存第二節載者似了二事勇丁克敵者已作人明拘于紀律者武勇不奮而過于武勇者又或過于殺亦故隱戒之戒殺降亦勉武勇中事勉其勇而不可過于勇也或一上節為智中節為仁下節為勇以三德立說非是或以上二節為行陣之禮尚桓桓

法耶蓋古者步卒夾車而相為用車不長馳步卒不長步法即車法也至春秋時古法已亂如所謂與幾乘而與視其轅亂

至商部為臨陣之勇以進以下為御衆之仁雅通亦與註○日記曰戰法有陳燕後相向故該其就敵之限不過六步七步乃止而齊此坐作進退之法也伐擊刺也少則四五多則六七而齊此攻殺擊刺之法也○呂氏曰大司馬之法伍兩卒旅各有其長使止齊之者使其部伍之長各自止其止各自齊其齊故當戰時井然有序不失紀律三軍如一人也○王氏曰六步七步及法也六伐七伐手法也○別記曰深玩不愆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馬數語分明動中有靜故曰戰如守行如戰手法足法瞬息相顧此乃為節制之妙也如是之兵雖猝然衝之豈可得而亂哉六步七步不如此車法耶步法耶蓋古者步卒夾車而相為用車不長馳步卒不長步法即車法也至春秋時古法已亂如所謂與幾乘而與視其轅亂望其旗靡之類則古法之亂不在致車崇卒之沒矣古之節制能為不敗之師則豈有大崩之戰至七國時史書其弱斬首幾萬則又春秋所無也如虎以下正狀桓桓二字法雖難行輕進而常赫然有難挫之鋒志雖戒乎貪殺而當奮然有必戰之勇也至於商部中有能奔奔降者則已為向化之人當重吊氏之義勿迎擊之以役我西土之人如是斯為能勇矣固所弗易承上三節言○王氏曰功多厚賞兩語已言此不再言而獨言有戰者軍事以嚴終亦威克厥愛之意○金仁山曰上篇皆諸侯

以下中篇皆諸侯之師故其誓正於永清四海時哉不可失主
定厥功以克永世而已下篇自誓其衆士故登乃辟珍乃鑒則
為周人言之不迫有顯戮皆自初其士臣之辭也非可以施于
不期而會之諸侯也至於牧野則商郊也歸市者耕田者古貴
者簞食壺漿者必將與聞之故言紂之惡而亡之也于家典
施之商邑者第將戰之時一人之謹易以爲之也切于誓
而爾所不勉其于爾躬有顯戮則臨陣之誅也

武成

此篇雖在泰誓牧誓之後而其所記之事有在泰誓之前
者惟一月壬辰節記其出師之事庚子即中篇之庚子其
告神之詞皆在泰誓之先也既庚子即中篇之庚子其
即收誓之甲子四月哉生明吳牧誓後蓋泰誓即其誓師
之節次武成歷記其伐紂之始終

惟一月壬辰王萬姓悅服

此三節記武王伐紂之次第與克商之規模也言而紀德伐之
期一月建寅之月壬辰一月二日也月受日光於明而魄成及
望而魄生故朔日曰死魄二日曰旁死魄三日曰哉生明十六
日曰既生魄翼日明日也以此日為主則明日為輔故以明日
為翼日先記壬辰旁死魄然凌言發已伐商者猶某世言某日

必先言某朔也然不言辛卯朔而曰壬辰旁死魄何歟以人
行規車而不駕馬故曰步征者往正其罪非利天下也伐者坐
罪致討非無名之師也○底商之罪節記告神之詞商罪極矣
數商至極之罪而告之故曰底告天地在師未出之前告山川
在師既出之後所告之神非一日所告之詞而一也有道蓋周
家祖父以道相傳對紂無道而言商王受以不道是底商之罪
而推大正于商之罪于小子至亂暴而謂大正于商者也暴珍
天物即當重罰然此後修服之類害虐衆民即修爲萬姓毒痛
四海之類為惡也即崇信奸回比匪罪人之類必得仁人而
後敢抵罪于帝者此等大事不可以無輔而既謂之仁人則必
能知天威遠矣非徒然其仁厚之德足以除暴而救民者
也故仁人既得則可以致不上帝而還德亂謀亂即上暴珍
等事亂謀未過則害虐未除非民何由而寧維華夷共戴可以
卜大事之有成而猶不能無賴于明神之神也故于天地山川
求助焉大抵聖人舉動無一而不與天地之神相在對越而况
伐商之舉又承天命而為之者故賴于上帝宜于家土亦理之
宜然說書者不必詳言以求助為重也○自予小子至率俾一
直說言得仁人以奉天討而人心無不丕應如此玩註可見不
可以應天順人乎看率俾者同以弔伐為心而罔不歸附也主
從征言華夏之說有以華夏為牧誓友邦一節蠻貊為牧誓八

國一節更詳之○牧誓記武王之來曰時甲子昧爽至朝至子
商郊牧野乃誓此記紂之出曰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
牧野蓋誓畢即戰也斯時也自不知天命者廢之孰不以乘其
未至掩其不備而襲取之為快乎武王則以為今日之伐商非
人也天也既奉天以伐之當得天以勝之使紂師未至是天之
休命猶未絕商而歸周也故惟雍容不迫頓兵商郊天休未至
即我侯之也我無心以要之也天休既至即我侯之也我無心
以必之也至甲子昧爽紂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則天休于足
乎至矣此時要見武王之師不憊于六步七步四伐五伐六
伐七伐而止齊焉節制嚴整而雍容桓桓如虎如龍如熊如羆

卷十六

于商却士氣精明而興起以此待夷人億萬其心強驅鳥合之
衆如山當怒兇宜其不待合刃而倒戈以比也前徒者商之平
民劫于受威驅以前戰及見周師不忍敵而倒戈以攻于後後
者受之黨位血流漂杵為前徒所殺也周師弗追克奔則固未
嘗血刃也一者不再之辭大定即克紂意非是乎治乃反商政
以下記武王之新政乃反商政二句除殘去暴也釋其子囚二
句顯忠遂良也散鹿臺之財三句賑窮困乏也大賚止承散財
之衆而言萬姓悅服方纔承說悅服者心悅其所為而服之也
照蔡傳當大定照世紀則獨承釋箕子一註已存二說作文
當隨命題立意○時說乃於二句重說下即其事也終箕子三

句見好惡與天下為公是反時棄賢之改而由先王顯忠
之改也散鹿臺三句見財利與天下為公是反時棄賢之改而
由先王不殖貨利之改也按反商由舊所包者廣下只抽出數
件言之註中除殘去暴實指此句今從時說則當以或衣大定
為除殘去暴而此句只虛說亦通殘暴既誅其肯自為殘暴乎
仁賢之死者猶惜之況生者乎財之聚者猶散之况復籍之乎
此悅服之意

厥四月載玆明示天下弗服

至豐只是囑周不可說告廟偃武修文一直說修文至偃武中
見之啼馬放牛正偃武嚴而修文在其中下文祭祀刑罰等事

卷十六

亦修文中事然不必定指以實之七軍行戰車用馬之車
用牛服乘用也弗服指牛馬之不復服說天下知不復用兵註
引樂記全文是于牛馬之弗服上見之非解經文也○馬蹄放
不可作適其性只見得不用之以戰耳○呂氏曰但諸放用以
伐紂之牛馬耳天子十二閑與立旬之賦自不廢與習武平吳
而去武備唐穉平而河而銷兵不同武王之急于偃武修文如
此可見用兵非其本心也而所以修文者固可見矣

既生魄大告武成受命于周

周字對殷言非指鎬京也冢君百官當以總治分治言不分內
外為是皆為商之臣子今皆臣服于周而自來受命焉邦君受

命則爵于是列土于是分百工受命則官于是建事于是任夫夫伐商之初既稟命于先王求助于神祇矣故武功成必祭告為周廟不言告成崇德不言助祭五文以見義破斷在至是截作文宜順題讀末後綴此意有以末句作總管上者不可從○告伐先受命文考而後類于上帝宜于家土故告成先祀于周廟而後崇望由近而遠由親而尊也周廟非定祀也武成之告猶崇望為見孝子之能饗親也崇望非獨行也群后之集猶祖廟為見仁人之能饗帝也盛道醴曰豆盛果核曰蓬○乃嘏武三節首句作一頭下歸焉放于嘏武事祀神親且修文事

王若曰嗚呼群后惟先王建邦大邑周

高書要旨

卷十六

十六

此二條記其告臣之詞諸侯百工初受周命武王誦諸告之如湯誥之意然其文亦不全矣首條言周家世德積累有素以見東征之事之所本也大意謂周之基業自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建之篤之基之勤之成之有自矣我不過承先志而為之耳以漸就下去而歸重于文王只重王業不可以王業侯業分指王家上提一段文王是一段于小子又一段作三段相連看后稷殷民撥播有功生民始封于鄆故曰建邦故土克篤就致民富庶言聲譽得民心上勤讀功累仁敘四聖之勲重在此未成上○國語曰昔我先王世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稷弗務我先王不密用失其而自竄于戎翟之間○史

記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海濱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者有富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徒而得澤焉○金仁山曰讀為公劉之雅可想見公劉度地建國和輯人民之規焉讀六月之詩可想見幽民因天力木孝慈悲愛之俗焉登基王迹其勤王家肯二王字王道以得民心為本太王去邠居岐民心歸向則雖當時未居王位而後世王業之成其迹實基于此及至王季又能明類君長而繼乎大王之業也曰建曰篤曰基曰勤皆功之所在也而猶未成也至文王始克成之克字要看克成厥勳且虛說如云增益其王迹之基開太子勤家之績篤烈者于焉而益光建邦者于焉而式廓是勳書要旨

卷十六

十六

之然猶未也王述肇自太王王康之積功累仁厚矣王季從而
動之然猶未也至文王而克成厥勳焉誕膺至懷其德正其實
也所謂基王述勤王寡成厥勳豈周家三世真有意于興王之
業哉只是人心竭戴日久便是腐天命撫方夏之事業以事實
始基自太王至文王而成耳然而天下猶未一也故曰大統未
集九年自為西伯之年數起文王之志實在于使天下皆被其
澤予小子承厥志卒其成功而已○恭天成命二句所謂其承
厥志者也第三句截蓋武王叙已奉天討以安民而固著民歸
之本于天也惟其止女三句不必多講蓋在昭我周王受者恐
非書意成命只武王當日紂惡既殄天命已絕伊是不可帶文

尚書要旨

卷十六

王

王說周王之德就終士民以除殘去暴說昭我周之德昭其
除殘去暴之德也昭字在末迎上不在此黃之色上○孟子曰
其君子實玄黃于篋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簞食壺漿以迎其小
人故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殘而己矣昭我周王蓋執篋者之致
辭辭曰明我周王之教民于水火也天休二句又推民所以歸
周之故見非周有求而民有私也天休即眷周之休震動玩註
之所二字還是震動乎民不是天休自震動于冥冥之中○孔
傳亦云天之美應震動民心故用依附我末句應轉惟其士女
三句此節重在天上以見高命之所以去我周之所以興皆由
于天也○日記云此篇多錯簡幸日之甲乙可考語脈可尋惟

其間文則不可知矣此節之後語意未終蓋武王新受命與諸
侯正始當有交相儆戒之詞畧如湯誥之意不應止自序其功
而已也○按如此說則知陳氏所謂十五六世數千百年積德
累功前作後述以有今日非一朝一夕之崛起以肇動諸侯之
陳者乃以私心窺聖人非誥本指矣○天休震動至報功上原
天與人歸之意見有周得天下以至公大義下述更化革治之
事見有周定天下以常典成法但二則武王追言之以告群后
而下則史臣述武王之政事如此

川肅惟五垂拱而天下治

此記武王治天下之常政分封有法乃通于天下是外之諸侯
尚書要旨

卷十六

示九

官使有要乃施于國中要內之卿大夫分土是分于所封之爵
位是位于所建之官建官惟賢二句重惟賢惟能上就未用之
賢才說公卿大夫士官也事則官之事也重字貫下三事惟者
言重五教之外惟此三事而已就上人立法以重之說重食則
民禮義之心生重喪則民知慎終重祭則民知報本故曰厚風
俗五教註中無朋友而有長幼亦宜知之信義行于己者官賞
施于人者信義就政事上說醇厚其信使天下不趨于詐顯明
其義使天下不趨于利功德與賢能不同上就未用之人說此
就已用之人說八句依註作六件事講六事亦有次第列爵分
土是定制度法既立頒人以守之故任賢使能得其人使之如

何為政曰重教化使民知禮義重食養使民養生喪死無憾而已信明義是以身卑之于其先崇德報功是以勸賞激勵之于其後如此而天下可不勞而治矣○別記云列爵惟五要見因功德為之差分土惟三要見大小有定而不可踰越建官二句與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語意相似位事就在建官中使能治賦者治賦能治財者治財能治禮樂者治禮樂有此官則有此事未有無事之官賢者之中因能而任故曰位事惟能非謂官事不相通而賢能為一途也當統御諸邦之初不容無封建之規模故列爵分土惟五惟三是有法也當照昭百官之初不容無任人之體統故任賢使能是有要也四惟字重看○日記

卷十六

三

云封建之來久矣其上世皆有功德于民子孫世其土地聖人因而為之制列爵有等分土有限而不可踰而又使之建官必以賢位事必以能所謂建邦設都樹以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者也其維持之意深矣自王綱解紐諸侯兼井土地踰制而大夫世官于是爭亂相尋至于戰國而其禍極矣此非封建之弊乃王制不行之咎也○又云建官惟賢位事惟能上自王朝外則州牧侯伯下至侯國之卿大夫士皆官也非賢能不任則安有敗事按建官位事時說惟指內臣不若此說為優蓋姑仍之○民無教雖有粟可得而食諸食者民之八而養恤終祭報本皆民德所關聖人重之夫列爵分土建官位事所以為民而其所

豈若在此可以知先王之政夫重五教則建學明倫之有道而人紀立矣重三事則養生後死之無憾而風俗厚矣俱就民說俾信明義崇德報功皆王者所以勵世之道與任賢使能五教五事之意相維而不可失者信者人之所難守而易渝故曰信老子曰忠信之薄可見信易薄者也義者人之所難明而易昧故曰明人有恒言曰辨義利可見義易晦者也信之自上使天下之不薄明之自上使天下之不昧信立于天下則無相欺相背義晰于天下則無苟得苟免故無不勵之俗凡事之出一尚至誠便是信不專指號令上合天理之宜不徇私欲便是義在官而有德者可崇也則秩之以崇階使人知所以尚賢任事而

卷十六

三

有功者可報也則虞以元祀使人知所以勸忠故無不勸之善此數語王道備矣當時并田封建設官之制俱見定只任賢使能明信義崇德報功便是理會侯度官常處只重五教食養祭便是理會民生處天子宰相憂是官位事之不當功賞之不明有司憂五教三事之不舉天下其治矣乎治道無他任賢使能賞功罰罪而已矣分封建定官使官五教修而三事舉風俗屬而善者勸則治之本末俱舉矣復何事哉此所以垂拱而天下治也○日記云垂拱而天下治言武王所修皆是所任得人恭己于上而天下自治矣武王雖以征伐得天下至是則治平之效與唐虞同矣其五王政衰諸侯兼井土地踰制分封不定矣大夫

世官官使不當矣習于功利五教三事不重矣信義不悖風俗
不勵善無勸而惡無懲矣此天下所以多事而不至于亂不已
也以此反觀則知武王所以垂拱而天下治矣垂拱而天下治
此無為正從他有所為來○陳氏雅言曰聖人詳于有為然後可
以享夫無為蓋有所為者所以致無為之本無為者所以收有為
之效也蓋法制既立體統既明則不必更有所為而天下自治
矣看更字則其義益明

呂氏曰武王至此夫何為哉無為而天下自治以見武王能逐
唐虞風俗于千載之下武成與堯舜氣象不曰矣終篇一語堯
舜無為之治乃恍然若有焉

卷十六

卷十六

三

商書要書卷之十七

周書二

洪範

傳云洪範發之于箕子推衍增益以成篇初一日五行
為所第也一五行以下箕子所推衍而增益者也朱子曰此
簡大綱目天下之事其大者大槩備于此矣今人只管說治
這是治道最切緊處若這箇理會不通又理會甚高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十三字與訪字動是年四月崑崙周即問道于箕子見急于問道
也說而問之重道也不曰年而曰祀存商號以重箕子也訪字
內兼不自尊不自聖二意武王之問天道只是洪範九疇之
敘箕子者武王不過欲法天以治民也惟十有三祀二節分章
截下正訪問之詞也或以上見不自尊下見不自聖不可從

王乃言曰王桑倫攸叙

乃言聖天也非重箕子若說重箕子則下節重其答亦說重武
王却不通矣陰陽屬相協厥居所以陰陽之者一直說下陰陽
者當五性感動之時而仁義中正之理隱然有不可移易者存
焉若天有以定之也厥居者當止之所也物物有當止之所與
生俱生不可判離故曰保合和之而使不偏合之而使不離
此二句須通有生之後言不專指賦予之初說相協厥居內當
為桑倫字末句就求知天道上蓋欲知上天陰陽相協之道

而此成時相以法天也。舊程主君道說魯祭酒亦要就君道上說。○辨云時說多以此句應下文洛出書看必如此說則是為之前無彝倫也。當云道之大原出于天而修道之責在于君。吾不知人君所以叙彝倫于民者何如也。固有理然不若還就天道說。但不必與洛出書應。但云上固陰陽下民而相協其所居止之彝倫。吾不知天以何道去叙彝倫于民。何道內合皇極所由建。所由行意。君道亦已存其中矣。○許氏曰王問天陰定下民而輔合其居止。我不知其東彝人倫之所以能叙者其意若曰天生民之初無言語以告訓。無聲色以警示。而民之彝倫自然相叙其所以然如何蓋極本窮源之問也。意武王惟其子

書要言

卷十七

其子

其子

其子

其子

其子

其子

其子

其子

其子

其子

其子

其子

其子

其子

其子

其子

其子

其子

其子

其子

之有道未必豫知箕子有洪範之傳也。箕子之對若曰天道所以流行不息者五行也。其生物者亦此也。人稟五行之氣以成形。稟五行之理以為性。然則是彝倫所以敘者乃天道之自然不待諄諄命之而不可以逃者也。故九疇之叙首五行次即反五事云云。○日記曰陰陽者生人生物皆天地之動機一動一靜皆不外乎氣機而有主宰乎其間者是之謂陰陽有定之中事。物莫不各有當止之所得其所以則安失其所則悖。即童子所謂人受命于天固超然異于群物入有父子兄弟之親出有君臣上下之誼會聚相遇則有耆老長幼之施燦然有文以相接雖然有恩以相愛此人之所以貴也。生五穀以食之桑麻

以衣之六畜以養之服牛乘馬園牧豕犬是其得天之靈者也。人生萬事各有其宜皆所謂厥居也。人事之當然即天理之自然。故謂之輔相而保合之。又止于慈子止于孝君止于仁臣止于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以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也。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得其所以而已止之各于其所得聖人所以叙彝倫也。洪範九疇聖人使天下順治之道也。非能為物作則惟止之各于其所得乎陰陽相協之妙而已。陰陽相協彝倫天叙也。洪範九疇彝倫攸叙也。自五行至五福六極天人相因天下事大綱出不得此九者世間只順了陰陽相協之妙便常得彝倫攸叙自古聖人只理會得此而已矣。訪問箕子以天道彝倫之叙即天道也。東彝人倫而謂之天道者陰陽相協無非天理之自然故曰天道也。故用農用之類凡君之所有事者一天而已矣。此處不可以天道君道分看一篇皆天道也。人易焉。○馬蘇述之則誅堯舜三王之治奉天以從事而已在唐虞曰六府三事在禹曰洪範九疇夏商蓋世傳其學至于箕子又能推明焉所未發故武王親虛己而問焉。○大意云天之于民無物不體故道之在人無往非天形生神發之際有真而靜者天陰陽于有生之始也。五性感動之餘有定而一者天陰陽于有覺之後也。一動一靜皆不外乎氣機而理以主之則莫不有自然之定分而不可移。○生人

生物皆不外乎天地之動機而太極以宰之則莫不有不然之
定所而不可判離大和人物散而庶物其居之若是者非或有
以輔而相之保而合之乎是居也乃生民之常倫不可一日而
不明于天下若而不知其常倫之所以叙者何如也○甲云厥
民之生莫不有居止之理而日用不知者多矣惟天于冥冥之
中貽之以定安之化為之輔相焉而扶持引掖使之各止其所
也為之保合焉而照屬造就使之各莫其所○天之陰陽下民
如此然是居止之理具于人心則為秉彜于人身則為人倫
而曰相曰協夫固放其叙之之端矣然有相之道存乎我而所
以叙之之道得非我之所當知者乎今我居代天理物之任
尚書要旨 卷十七
而未知經緯大經之原抑不知體之所以立而用之所以行者
何如也○方云此一章書要看武王所以問者何箕子所以答
者何武王之問非問天道問治道也箕子之答非答以天道亦
答以治道也然武王必言天陳箕子必言天錫者何蓋武王承
代天理物之責人倫數則天道晦矣此武王所不敢也故必推
陰陽之原而究叙倫之道若曰天如彼而我不知此懼無以代
天云耳箕子得天人一貫之學以續大禹之傳不究其原則天
道亦晦矣此箕子所不敢也故必推彞倫于洪範原洪範于天
錫若曰洪範者天所以降民而汝所以叙倫者耳說書者徒泥
本文一其字以為俱指天道而言不知玩其文意則下我字實

對上天字有言天默定于民而輔相之以保合乎居止是又
有與天秩有禮而彞倫已叙于生民之初也我將輔相天道以
左右乎民者不知其所以叙之之道何如惟無以承天而治人
失子盡為我言之如此方得武王求治道之意不然上文既曰
陰陽相協則天道已非不知者倫矣又何曰我不知也今據此
等紛紛說皆坐不知天道而不得首肯者也恐有主其說者
存之
箕子乃言曰彞倫攸敘
上武王問我不知其彞倫攸敘此答言如何而彞倫攸敘如何
而彞倫攸敘叙三攸字正相喚應蓋天地之缺不過太極陰陽五
尚書要旨 卷十七
行而已以此而陰陽以此而相協以其為當止之所則曰居以
其有常而不易則曰彞以其有條而不亂則曰倫而萬事萬物
齊此為出故五行者萬事之本也水者五行之先也水既則
行則五行相協陰陽相協之功虧而治法隨此彞倫之所以教
也水治則五行不汙五行不汙則陰陽相協之功全而治法著
此彞倫之所以敘也可見彞倫之敘不敘于九疇之錫不錫
九疇之錫不錫係于五行之汙不汙是洪範九疇天之所以叙
彞倫者也此理既昧如萬事何攸敘者自錄之身言之非自為
時言之為乃詞與其行水也行其所無事也正順乎陰陽相協
之如者也天乃錫以洪範九疇而彞倫攸敘通篇所陳皆彞

之所以叙也九疇乃治天下之大法而其原實出于天則又之道惟在于洪範九疇而已然天蓋詳詳然錫于禹不遺因文之數著天理之妙以故禹而別之耳講重天錫意禹則意難有此九疇以綱維乎道扶持乎人紀由是民彝物則各得其所此彝倫之所以叙也常說以九疇彝倫即為一物非也蓋九疇乃人君治天下之大法所以叙彝倫者彝倫乃生人所具之常理乃九疇之所叙者也○傳云彝倫之叙即九疇之所叙者也最明白○別記云彝倫乃自然之理如水火之潤下炎上親之恭言之從視之明曉之聽之類皆是也順五行致用五事與八政以下則皆所以叙彝倫者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既得一

尚書要旨

卷之六

六

此常道之以序所謂叙也○別記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之數即龜背一點二點至九點之數即所謂天錫也自五行至五福六極乃禹因其數而配列之之辭非龜文原有五行等字而曰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者天以洛書啟禹心而發明治天下之大法雖自禹發之而實天理之自然是即天錫以開禹之治手也○朱子曰錄禹皆治水天不以開發錄而以開發禹故言界不界要之洛書乃天下之至理錄不顯是理自無可得之道禹順是理自有可得之道界不界一端之天者待言理之至公無私耳錄龜輕不過叫起禹來○即云禹乃詢與則陞塞者有順導之功洎陳者有孔修之利而原怒之威轉而為眷顧之休矣是以五行既順則修身治人之道可以漸舉此洛書之所以出而九疇之所以界也九疇既界而第四疇于前而呈極之體立焉呈極立而彝倫之所以立者在是矣列四疇于後而呈極之用行焉呈極行而彝倫之所以行者在是矣人君欲叙彝倫以繼天心之相協者惟用此九疇以治天下乎○天乃錫禹金下節天錫禹厥已說聖人因數而第疇丁下節只歷叙所第見成之疇不必更曰天有一數而禹第之為五行而以在天在禹對特言也

尚書要旨

卷之六

六

初一日五行至歲用六極

朱子曰洛書者大禹治水之時神龜負文而列于背禹則之而

為時也洛書本無文字但有奇耦之數自一至九其數如此焉
取而次第之以其一居初而為五行以其二居次而為五事三
之為八政四之為五紀五之為皇極六之為三德七之為稽疑
八之為庶徵皆然九居末而為五福六極自一至九洛書之本
數初次者禹次第之文五行以下即為法則之事蓋因洛書自
然之數而垂訓于天下後世也若其效法次第之義大抵因洛
書之位與數而為之洛書一佈在子其數則水之生數氣之始
也故為五行五行則陽變陰合交運而化生萬物則為人事之
始矣二位在坤其數則火之生數氣之著也故為五事五事則
五氣運行人之稟形賦色妙合而凝修身變形之道立矣三位

尚書要旨
卷十七

在卯其數則木之生數氣至此而著也故為八政八政則修
身不止于貌言視聽思之事而立條陳紀創法立度舉而措之
天下矣四位在巽其數則金之生數氣至此而著著父也故為
三紀五紀則治不止于食貨政教之事而察數觀象治曆明時
仰以視于天次矣五居中為入數之中縱橫以成十五之象
蓋土之冲氣所以管攝四時故為皇極耳則人君居至尊之位
立至理之非便四方之而內環視者皆于是而取則所以總攝
萬類也六位在乾其數則水之成數氣合而成形也故為三德
三德則不徒立至極之準而臨机應變隨事制宜且蓋其定于
入矣七位在兌火之成數氣合而形已著矣故為稽疑稽疑則

不徒順時措之宜而繼疑猶豫且決之人謀鬼謀盡其變乎幽
明矣八位在艮木之成數氣合而形益著也故為庶徵庶徵則
往來相盪屈伸相感而得失休咎之應定矣九位在午其數則
金之成數氣合而著已久矣故為福極福極則休咎得失不徒
見于一身而通行于天下矣其書廣大悉備故居終焉大抵九
疇之叙順而言之則五行為始故五行不言用不言用者乃眾
用之所自出緒而言之則皇極為統故皇極不言數不言數者
乃眾數之所由該以五行為始則自一至九愈推愈廣太極相
乘之法也以皇極為統則生數主常成數主變太極動靜之分
也九疇本于洛書者如此後學不悟此意其洛書之文則以空

尚書要旨
卷十七

談而說之則陋矣○日記曰圖書皆以五居中而一居下一點
在下者即五中之一點也萬物發用在中而根莖在下故九疇
皇極居中而五行居一皇極通入諸發用在中之義也五行諸
事之本根莖在下之義也前四疇皇極之所以建故配水火木
金之生數後四疇皇極之所以行故配水火木金之成數九疇
之所取于洛書者不過如此○朱子又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
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順五行故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
紀而齊其政皇極之所以立也皇極建則入之以三德而威福
至食出而上否則移于下矣皇極建則明之以稽疑而龜筮且
民從之而吉否則逆之而凶矣皇極建則肅人哲謀聖而卿士

師尹舉其職庶民遂其生五氣順而四時和否則人事不修天
道易常矣皇極建則欽五福以錫民而福壽康寧故好德考終
命否則欽六極以殛民矣序其目于皇極之光者皆極之本也
成就此極序其目于皇極之後者皆極之驗也維持此極○新
安陳氏曰建用皇極為九時之宗主而敬用五事乃建用皇極
之本根敬以用五事則身修而極建而天人之道備矣不敬以
用五事則身不修而極不建而天人之道胥失之矣此九時之
極在皇極而皇極之要在五事五事之要在敬之一字也又
曰自歲至曆數五者如網之有紀天時所以相維者也故曰五
紀民政既舉則觀天授人有不可後推步占驗以人合天故五
尚書要旨 卷十七
紀居八政之以庶徵驗言之得夫于天也極極驗言之得失于
民也五事之得失極之所以不建也何從而驗之觀諸天而
已而陽燠寒風皆時建極之驗也五者恒而不時不極之驗也
此人君所當念念首察者之象極建則舉世蒙其澤而五福應
之此君所當勤用以為勸者也極不建則舉世蒙其禍而六極
隨之此君所當威用以為懲者也當與威蓋君心所畏慕而兢
業以制生民之命者故以福極終焉洛書之象對則而其五象
則二其五而五無不在故以皇極居五以樞紐乎九時以五行
居一以胎育乎衆有○真西山曰五竹者天之所生以養乎人
者也其氣運于天而不息其材用于世而不匱其理則賦于人

而為五常以天道言莫大于此故居九時之首五事天之所賦
而具于人者得天之五行以為氣鍾五行之氣以為精具精之
天性以為則貌之恭言之從視之明聽之聰思之睿皆形色中
天性之本然也必以敬用之則能保其本然之性不以敬用之
則貌必慢言必悖視聽則昏且窒思慮則粗且淺而本然之性
喪矣五者治心治身之要以人事言莫切于此故居五行之次
○朱子曰五氣運行而人稟之以成形于是有五事故次二曰
敬用五事用者人所有事也凡用皆主人君而言○日記曰敬
用農協建又明念德威各以一字該一時之義下文不過序其
目而廣之要無出此九字之中矣敬者一心之主宰敬則五事
皆得不敬則五事皆失敬之用非在外也得其恭從明聰睿之
則而已矣八政者所以厚民也為之食以養生貨以利用為之
祭報為之居處為之教事為之交好所以厚之也至于新伐荆
刑陳之原野肆之市朝亦無非所以厚之也期于胥臣以生而
已矣○解命九官即八政之事堯命羲和即五紀之事四時定
歲功成允釐百工庶績咸熙五紀之條乎政事也大矣五紀不
列于八政而列為一時者以其為政之綱也天時人事之所因
堯先天時故命羲和在九官之先此先人事故八政在五紀之
先○八政與二德通五紀與康徵通八政之終而三德者因
時之權也五紀曆法庶徵災祥五紀主帝康徵主變生數主帝

故入必五紀在前成數主變故三德廣微在後治曆明時唯時
占候期于協而已矣○皇極自漢以來不得其制主朱子而其
道始明詳本晴言人君欲立于盡善而可以為天下法者果何
用哉亦惟人倫事物各盡其極而足以為法于人耳本之以五
行等德向後用有所疑而不明故稽而明之事之明者無待于
稽事之疑者聖人不能不取決于神天人之際精微相盡提于
影響以人主為天現之心一念之善惡見于天和氣應之一
念之惡誠見于天而冷氣應之故當觀已之善惡當觀天之所
以為應者以驗之驗之為言如孝子之事親日候其顏色以為
憂喜此人主事天之誠也歸于極者有必得之福君因用以此

自勤而所以勸天下之民者亦非有他道也○用此五福而已傳
于極者有必加之威君因用此以自懲而所以懲天下之民者
亦非有他道也○用此六極而已○顧氏云前八事俱得五福歸
之前八事俱失六極臻之故福極處下末焉○五行至五紀有
此四時而皇極乃可建非即建極也○下四時之行極亦此意凡
言用皆人君用之也此節凡出二句皆要以天人主意此題只
宜渾若分修身齊政恐五行不止于修身也○五事至五紀本
朱子意以五事脩修身入政五紀屬齊政說末要見建極意有
分三節作修身厚民合天者亦得○五事八政以修身立政立
說○八政五紀以勸民敬天立說○皇極三德以立本趨時立

說兼體常應變意亦可○三德稽疑朱子曰德維應變無方而
事非人謀所決者必稽之于神也○稽疑廣微以陰陽五行貫
上句明字斷言人君欲言凶之幾昭然可見果何以代以稽疑
也下句驗字斷言人君欲得失之既往有迹可驗又何以代以
廣微也○廣微稽疑休咎皆驗于天以五事而言也○稽疑稽
于人以皇極而言也蓋五福為皇極之本皇極為九疇之宗五
事修則皇極可建而休徵五福未有不協應者矣

一五行至稼穡作甘

孔傳曰此以上為所第叙一五行以下朱子曰一五行者次第
之詞與前章異後倣此○正義曰易繫辭曰天一地二天三地
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此即是五行生成之數天一
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天五生土此其生數也如
此則陽無匹陰無偶故地六成水天七成火地八成木天九成
金地十成土于是陰陽各有配耦而物得成焉故謂之成數也
○王氏曰五行者成變化而行鬼神往來乎天地之間而不窮
者也是故謂之行自天一至于天五行之生數也以奇生者成
而耦以耦生者成而奇其成之者皆五五者天數之中也蓋中
者所以成物也天地之間陰陽而已陰陽變合而五行生焉故
陰不得陽不得蒸而成焉故水之陰也而生于天之一焉氣之
方生自無而有形其體蓋甚微也不為五行之一乎陽不得陰

無所傳而見故大至陽也而生于地之二鳥氣之已盛麗物而
為形其體則漸者也。不為五行之二乎陽加于陰不止于水也
言乎益者而為形之實則又有生于天之三而為木者焉得土
之浮華于水火之交于五行見居三矣陰加于陽不止于火也
言乎益實而為體之固則又有主于地之四而為金者焉得土
之精實于水火之際于五行則其四矣然不惟是也陰陽交而
和則又有冲氣之土而生于天之五焉于凡水火之以氣相裨
者非降于斯而物不能遺也木金之以形相裨者舍育于斯而
物不能外也。不曰五行之五而何哉。可謂是五者質具于地而氣
行于天乃萬物成事之所從出也。列于五嚮之一不以是歟。氣
之初濕而已濕則蒸濕蒸濕則條達條達則生。凝凝則有形
質五者雖一然推其先後之序理或如此。○微菴程氏云造化
之初一濕一燥濕之流為水燥之燥為火濕之融為木燥之凝
為金其融結為土自輕清而重濁按今時說並祖之水火氣也
與陰陽升降故潤而又下也炎而又上也水純陰故潤下趨陰
火純陽故炎上趨陽一其性之自然而已矣木金質也其性有
水火之雜故曲而又直也從而又革也木質而柔故曲直以柔
金固而剛故從革以剛一其性之自然而已矣乃若合陰陽氣
質者土而土之性曰生物而已生之性曰莫盛于稼穡而已自
其種曰稼而生物之功于是乎始自其斂曰穡而生物之功于

是乎終稼穡非土也而于是稼穡者非土之德乎。○曾氏曰
下者水也炎上者火也。未金亦然惟稼穡非土也。言其于易
猶而已。○朱子曰金曰從革一從一革互相變而體不變且如
銀打一雙物便是從更要別作一家事便是革依舊只是這件
物事所以云體不變潤者陰之所以燁萬物而陰性主降故又
下也炎者陽之所燁萬物而陽性主升故又上也木屬陽
而發散故木之性蠶錯曲折而又森聳直遂然其體則柔陽中
之陰也金屬陰陰歛而柔順故金之性煅煉既從而又器使可
革然其體則剛陰中之陽也水火金木皆從土生而其生之德
莫甚于稼穡言稼穡者言土于五穀不惟能發生之而又能成
熟之耳水言潤下則火燥木敷土溥金斂皆可也。大言炎上
則水剋土蒸木濕金清皆可也。木言曲直則土固金方火銳
水平皆可也。金言從革則木變土化水固火革皆可也。土
言稼穡則水之。火之變治木金之為械器皆可也。五行
之德其盛矣乎是雖不言用其安往而非用哉。潤下炎上等每
二字皆當一氣說下不可兩平分開如云既潤澤而又下流既
炎熱而又上升是也水之生于天一之初者有氣而無形雖有
潤下之性而未有潤下之用也。自其潤而下者流而不窮而誠
于是乎作鳥火之生于地二之初者有性而無體雖有炎上之
理而無炎上之用也。自其炎而上者麗于有體而苦于是乎

作爲木之形可以曲直而其味乃作酸者蓋木之性得于天三
行門舒之中自有陰欽之理也金之質可作革而其味乃作
辛者蓋金之性得于地四者陰實之中自有是陽散之理也乃
若土爰稼穡而稼穡之生具五行冲和之氣者甘之所自成也
稼穡之後得五行冲和之味者甘之所自用也茲又非其用之
自然者哉言味固以其切于民用然聲色臭外見而味在中故
以味為主上言曰者言其本性此言作者從其發見皆自然而
然非人使之也用水潤下作鹹故黃帝爲鹽醢成于人鹹非
人也作字皆因其用之自然非有工夫○夏氏曰五味必言作
者水之發源未嘗鹹也流而至海凝結既久而鹹之味成則鹹

中庸章句

卷下

者潤下之所作火之始炎未嘗苦也炎矣不已焦灼既久而苦
之味成則苦者炎上之所作木之初生金之初鑄土之始稼穡
亦然則以作字有工夫矣稼穡不可就人力上說○論會云穀
之秀實爲稼穡之可收爲穡言土既于是乎發生五穀而又成
熟五穀也通節以目滋味作三節有以一五行句只管一曰水
五句在曰之截者有以上五句爲推衍下十句爲增蓋者皆不
可從末後繳云有天下者能順五行以裕民則皇極可建而異
倫豈有不叙哉每時要見以皇極叙異倫意○日記云五行一
節不言理而理在其中潤下炎上等即五行之理也在天爲五
氣在地爲五行在人爲五臟五臟四肢百骸之身舉一身而言

爲五事形色天性也有物必有別合其德而言爲五常其實一
五行之理而已矣順五行之理以五事則教以五紀則治以五
極則建以三德則又明于稽疑則有言而無凶險于庶徵則得
而賜悔寒風之時留于五福則有壽富康寧攸好德考終命之
福故五行九疇之本也五行不言用無適而非用也禹貢一篇
不過水曰潤下之一語而箕子以爲美倫之攸叙者此也

三五事三舉作聖

人者天地之心五行之秀氣也故水火木金土之氣聚而爲貌
言視聽思之質有物必有則故說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
思曰睿皆其德之本然而恭之作肅從之作又明之作聰之

中庸章句

卷下

作謀睿之作聖亦其用之自然也德與用不大相遠說其未發
而言則謂之德已發而言則謂之用耳○徽菴程氏曰人之始
生精與氣耳精之疑爲氣氣之出爲言精之顯爲視氣之藏爲
聽其主宰爲思○曾氏曰自外而言之則貌外于言自內而言
之則聽內于視自貌言視聽而言之則思所以爲主宰于內故
曰貌曰言曰視曰聽曰思此其序也五者思所以爲主于內而
用四事于外者也至于四者則皆自爲用而不相因○蘇氏曰
人之生也形生具而聲氣繼之聲氣具而視聽繼之視聽具而
思生焉此五事之所以爲先後也○日記曰五事之序人首貌
天地故貌居其首人之能言異于萬物故言居其次自以而壯

聰明日開智慮日長故視聽又次之而思終焉按此皆與欲
官操之註不相悖而可以輔註者宜玩之○朱子曰洪範五事
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存之漸必自其
可見而為之恭從明聰睿者五事之德也所謂德者乃每事之
中各著本然之理也謀不可涉行事上去云如何樣恭如何樣
從所謂用者以發見而言如有恭之德則自有動作威儀之則
有從之德自然言不妄發發必當理有聰明之德則自能察事
物之幾先以應乎外而為照則遠收群言之是非以審乎內而
為謀則詳思所以為主于內而用四事于外者惟有睿之德故
能思通乎微而盡義理之精致神化性命一心可窮焉者睿之

南書要言

卷十七

十八

用而思之至也五作字只作能字意者無工夫亦非由此至彼
之意或作現形盡性非也講末要繳箇故字盡能發則此德全
而自然見于用矣貌曰恭五目不可主有物有則之貌貌言視
聽思皆不可謂物蓋孟子有物有則註以耳目為物不以視聽
為物也貌不可在水冠上講此是形色盡指未發而言用則已
發如明益于目之中及應事接物而明見于外便是哲也聖無
不達也與聰明智聖字同不可使作大而化之之聖聖字者蓋
此以思之一德言與肅又哲謀為用皆言其自然之用未言其
造詣所至也貌言視聽在外而可見者也思在內而不可見者
也于外而可見者先致其持守之功則百體從令于天君矣一

此之功內外大持而誠身之道立矣○真西山曰貌言視聽思
各有攸主而總以敬之一言何哉蓋敬者五事之主也敬不存
于中則形于貌者必輕且慢發于言者必易以肆視聽蔽于物
何由而聰明思慮固于多端何由而通微故敬則五事皆得不
敬則五事皆失○大意云造化生人之初不過陰陽精氣而已
精之凝為貌貌生于陽者也人之始生而形已具即天一之生
水也故其澤似之貌非一乎氣之出為言言生于陰者也人之
既生而聲音始發即地二之生火也故其揚似之言非二乎精
顯而為視則不徒言也而有形者皆可見其用廣矣是即木之
散也能言而後能視故居三為氣藏而為聽則不徒視也而有

南書要言

卷十七

十九

聲者皆能聞其受弘矣是即金之收也能視而後能聽故居四
為形既生矣神發知矣會諸氣而為之主宰而思生焉貴微于
貌言視聽之間而無所不通猶寄旺于金木水火之內而無所
不統也既聽而後能思故居五為此五事之目也而物之所在
則即寓焉是豈無其德乎貌既為精之疑夫精之所凝有莊重
之理焉齊莊中正而暴慢不設于身也言既為氣之舒矣氣之
所舒有和平之理焉從容順理而鄙倍不出于口也精之顯而
為視惟其顯也則不能不著而為明而貞觀所燭無不見矣氣
之收為聽惟其收也則不能不翕而為聰而靜虛所涵無不
聞矣至于思者精氣之主宰也謂之主宰則于恭從明聰之理

自有以通其幾微而達其蘊奧思之德非庸而何矣是五事之各一德猶五行之各一其德焉而渾然在中者不能不隨事而顯于是乎有用之可言矣惟恭也則見之為德容而可畏可象哉然其嚴整焉肅固恭之所作也惟從也則宜之為德音而有倫有要秩然其不紊焉又固從之所作也有明之德則旁燭無疆而智周萬物可以作哲矣有聰之德則聾入心通而事至能察可以作謀矣思之德惟睿也則歲往知來自無微而弗燭存神應妙將無惑而不通其于肅又哲謀之用固有一以貫之者而不可以作聖乎夫知其德之渾全則養于未發之中者不可以無敬也知其用之各足則順之于已發之際者不可以無尚書要旨

卷十

十

敬也能敬用之則身無不誠矣而憂倫有不叙哉○二五事三節首節是誠身之事為治之本也八改二節是齊政之事為治之具也皆皇極之所以建也二五事至錫厥庶民上見修諸已者治乎人建極之本也下見修諸已者化乎人建極之事也然非正意

三八改王八曰師

人之生不可以無養故君之治民莫先于以政養之此入政所以厚民生而居五事之次也八改之目以緩急為以不可以治內治外則言起微要見厚生之意而因天意亦不可脫蓋入政雖有緩急之殊皆人之所以因乎天雖有先後之異皆君之所

以厚乎民也入者皆要挑改字出食貨紀賓師指事為名三卿舉官為名三官所主事多若以一字為名則所掌不盡故舉官名以見義王荆公謂自食貨至于賓師莫不有官以治之而獨同司徒司空司寇者言官則以知物之有官言物則以知官之有物也此說亦好祀與司寇而謂之厚止者蓋凡有益于民皆所以厚之也祭祀以遂民報本之心刑暴亂討不庭以安民生非厚生而何○日記曰八改唐虞則屬之九官成周則謂之六典而在禹則謂之六府三事者也治內之政六而司寇最後治外之政二而師居末蓋養之居之教之而後麗于刑則刑之可以無憾邦交之禮不失諸侯遠人懷之而後張皇六師以征不尚書要旨

卷十七

十七

庭則武不為難○項平叔曰司徒教之也司寇刑其不服教者也內治至此畢矣服則宿之不服則師之皆外治也按內治外治固不可分于末末東見此意無害○大意云人君一身為天牧養斯民也則上同天道以盡贊其陰陽之能下厚民生以曲全其厥居之理固必有入者之政矣而果安在哉彼天生五穀以養民也人君而欲厚民之養則用天之道固地之利而教民樹藝以為養道之備者固為政之首務也故一曰食為天生百貨以阜民也人君而欲厚民之用則固五方之財濟五方之用而恐還有無以前民用于不窮者亦所不可緩也故一曰貨為天降元祀教民以反始也人君而欲厚民之俗則體一本之義隆

報本之誠而因時舉祭以與天地祖考相對越者尤生養之
之後所不得而緩者也故三曰祀為養生送死無憾矣而天祐
下民作之君以安之則所以厚民而冀之居者非因天之政而
不容己者乎居四民而時地利司空居其四矣居止既奠矣而
天祐下民作之師以教之則所以厚民而復之性者又非因天
之政而不容己者乎數五典而擾兆民司徒其居五矣教已立
矣而教之不從天罰加之則所以厚民而遠之惡者又非因天
之政當維千教養之後者乎詰好惡而刑暴亂司寇其居六矣
文德修而遠人服則以親邦國亦天之所以秩有禮也故賓之
政舉焉空朝聘以通上下之情而時往來以孚遠近之志則德
而書要旨 卷十七 主
澤不至于壅遏而民沾其惠矣不以居于七即內治歸而外攘
嚴則以平邦國亦天之所以討有罪也故師之政舉焉振王靈
以懼不軌之謀而揚威武以鋤不庭之醜則強弱不至于相凌
而民安其業矣師非聖人之得已不以居于八耶夫是八者施
為順其序莫非隨事以厚民緩急異其宜莫非同天以立政蓋
至是而農用之道備矣人君而能本之身以加之民則民生厚
而皇極建矣倫有不叙者哉○三八改二節以勤民故天立說
人之因乎天天之示乎人是又厚生合天以內字不可作破○
日記云五紀曰協其要在合天而已紀與政對政以治人紀以
合天治曆明時亦政之一而不列于政尊天也曰食三句非混

紀即正是正要見人君當重民食重民貨重民祀也○
養生報本雖平然自是入政中三事當作三下省意末末用之
○四曰司空三句此題見逸居而後教教不從而後刑意○卿
首政說非指人說安其居復其性治其封要發揮○五曰司徒
四句兩兩相對教之不從而刑以一之禮之不庭而兵以討之
○七曰賓二句註中諸侯遠人作二樣人者遠人則蓄夷皆在
其要見天秩有禮而有賓之政天討有罪而有師之政以見
之所以因乎天也
四五紀至五曰曆數
通節重天示人人合天意紀紀綱之紀猶統攝之意正義曰五
紀者五者為天時之經紀也一曰歲從冬至以及明年冬至為
一歲所以紀四時也二曰月從朔至晦大月三十日小月二十
九日所以紀一月也三曰日從夜半以至明日夜半周十二辰
為一日所以紀一日也四曰星辰星謂二十八宿昏明迭見辰
謂日月行會于宿度從于至丑為十二宿星以紀節氣早晚
辰以紀日月所會處也五曰曆數算日月行道所歷計氣朔早
晚之數所以為一歲之曆凡此五者皆所以紀天時故謂之五
紀也五紀不言時者以歲月氣節正而四時自正時隨月變非
曆所推故不言時也○臨川吳氏曰歲日行天一周也以分至
為四時是為歲紀日月與日一會也以晦朔弦望定大小

吳月紀日統地一而也以辰昏出沒定晝夜短長是為日
紀星二十八宿象星為五星為星以日月所會分周天之
度為十二次也觀象測候以驗天體是為星辰之紀曆謂日月
五緯所歷之度數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百千萬七改行
度各有盈縮疾遲立數推筭以步天之用也是為曆數之紀五
紀之次歲統月月統日月行于星辰乃為天之曆數曆數總
四者故歲為始曆數為終○程氏曰五紀四經而一緯五氣順
布四時行焉歲月日星辰經也曆數者推步歲月日星辰之數
以為曆者也曆象日月星辰致授人時緯也與曆微相通而不
同彼以省王與卿士師尹庶民之得失此特主于授時曆數是
南書要旨 卷十七

造曆之方非今曆日也實講以觀天之器當之只可謂之象不
可謂之曆日月星辰有常變而又為曆數以紀之占其變而步
其常占謂察其變如日食星變之類步謂推其常定其歲月之
常而因知天象之所經歷也皆所以合天也如于歲曰序四時
于月曰定晦朔曰序曰定正以人合天慶○陳氏雅言以上四
句為天示乎人下一句為人合乎天者非是

五皇極主錫攸保極

朱子曰皇極只是前面五行五事八政五紀是已即都載在人
君之身包括盡了五行是發源處五事是操持處八政是修人
事五紀是順天道就中以五事為主鏡恭言從思明德聰思無

不廢便是建極三德只就這道理上權衡或放高或條下是人
事盡了稽疑又以下筮參之若能建極則惟之于人使天下皆
享五福驗之于天則為休徵若是不能建極則其在人事便為
六極在天亦為咎徵其實都在人君身上又不過敬用五事而
已此即篤恭而天下平之意以是觀之人君之所任者豈不重
哉如此九疇方貫通為一又曰自皇建其有極以下是總說人
君正心修身立大中至正之標準以觀天下而天下化之意
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復贊歎止說皇極體段曰皇極之數言
以下是推本結然一章之大意通節還當在錫厥庶民哉以建
極保極二極字相對看但不可以君民相對並重重在君上或

南書要旨 卷十七

在首句截重講獲福之效稍輕工夫全在建極上或以首句另
講三倅做來亦通時說多以皇極其有極一句作頭下用君與
民與君相對雖整齊可取然又不若重講首句之為長也極
字要兼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二意相連說如父子等句屬至極
之義而天下之為父子者等句屬標準之名朱子皇極辯曰皇
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
望之以取正焉者也蓋人君以漸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
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
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者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
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

其厚入改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
乎天下之大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于是而取則焉若
仁則極天下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
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此
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于天考其禍福于人如
望雲領豈有一毫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于一終于
九而以五居其中洪範九疇所以維本于五行窮于福極而必
以皇極為之主也皇建其有極云者則以言夫人君以其一身
而主至極之標準于天下也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者則以
言夫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
化焉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
保極云者則以言天民視君以為至極之標準而從其化則是
復以此福還錫其君而使之長為至極之標準也○有極者固
有之極也兼大而綱常倫理小而事物言動夫君之建極而錫
福非分所有以與民民之得福而保極非勞已力以助君皆其
固有者耳○善即吉事惡即凶事故故福之隨極如影之隨形響
之隨聲謂之欽者非真有所求也極建于上而福自隨謂之錫
者非真有所與也民化于極而福亦獲○問何以能欽五福朱
子曰當就五行五事上推究人君修身使貌恭言從視明聽聰
思齊即身自正五者得其正則五行得其序以之稽疑則龜從

筮從卿士從庶民從在康猷則有休猷而無咎猷和氣致祥在
任壽而無邇天便是五福○又曰極有濬會之義所謂三十福
共一欽欽福錫民聖人亦豈別有福以錫之只取于此各正
其身順理而行則為福也○日記曰欽時五福以理言又言福
不但欽于君而又有布錫與衆民之道謂使天下皆會其有極
端其有極則五福同于上下君之于民如此則民亦錫汝保極
矣民皆從之亦君之福也德者此心之同然履道之福天下之
公福君有以與其民民亦有以與其君感應之理自然而然也
盛矣哉用字內含得造就敷言意君建極使民知所視法謂之
錫善于民可也而謂之錫福者極之所在即福之所在也民保
極謂民之自求多福可也而謂之錫汝保極者民皆從化亦君
之福也曰汝極曰錫汝者主君而言則極本君之所建而民之
歸極適以成其建極之功也若下文曰會其有極端其有極則
主民而言極本斯民之同有彼特自全其所有耳非君有以強
之也下文兼言臣民此獨言庶民者豈亦舉小以見大歟在君
曰有極在民曰汝極見得君民一理所建之極即民同有之極
所保之極即君所與之極也錫汝保極者教化既行風俗既定
父慈子孝之俗千百年如一日是君之極還賴民以保之也亦
謂之錫者重其詞與錫福為對也欽時五福君之福既無以加
夫民只保守不敢失墜便是答君敷錫廣以充舜之肯而有共

雖三苗君維建極福于上而彼則自棄君且如彼何哉有錫則有受民之為善即所以受君之錫也○或曰保極即會極端極否曰會極端極者行之至也就一時言也保極者守而弗失也要諸父而言也會極在先保極在後不言端極而言保極者蓋敷錫履民已觀化矣至此則執守之堅持循之固而不奪于外誘者矣○大意云皇者之身天下輻輳而取則焉必因形色天性之本然而敬用之者無一毫之不盡踐形而天下之同有是形者自我而生之極矣順日用義倫之固有而敬修之者無一善之不全誠身而天下之同有是身者自我而建之極矣由是心和形和而天人之和應焉極之所在福之所集歟時五福

新書要旨

卷十七

將有不期而然者然福不但歛之已也又有以敷錫于民為蓋因其材質隨其觀感勉于自修各有所成就則觀法之同亦獲福之同而若有以錫之矣然福不但與其民也民亦答君之錫焉蓋教化既行風俗既定相與守之易世而不變則君之極還賴民以保而若亦有以錫乎君矣此六句是皇極一章之綱領下分為兩大段以演說此節之章念之受之允矣是訓等推說敷錫之事會極端極是訓是行等皆推說保極之事○皇建其有極至邦其昌在第二節截玩重言君不可不建極句可見首二節一意上言建極以為天下之準的下言造就以成天下之人才○皇建其有極二節上節二民字包臣庶在內與無濫朋

此德相應二節一意上言君建極故民皆保極自源而流也此中言民由極本于君之建極溯流而源也反覆言之只見不可不建極意有以上節為建極下見不可不建極未妥有以註中重言重字讀作去聲者更詳之○凡厥庶民以下總意朱子曰凡厥庶民以下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色人須逐一做道理區處著始得于是有念之受之錫之福之類隨其人而區處之大抵皇極是建立一個表儀後又有廣大含容區處周備底意思無偏無陂以下只是反覆歌咏○說云臣民歸極一由于君之建極固也然天下之大臣民之衆性質習尚本有不同苟不因材以造就之教言以感動之又何以使之盡歸于極此監遠就敷言其計敷錫之道苟一有未盡是亦非所以作極也

新書要旨

卷十七

凡厥庶民無有濫朋至惟皇作極上言君建極則臣民歸極此言臣民歸極由君建極蓋反覆言之以見人君不可不建極也無濫朋比德即上錫汝保極也惟皇作極即上皇建其有極也皆兼人倫物則講無濫朋比德合心與事而言即下無偏陂好惡偏黨反側也民無濫朋是民保君之極也臣無比德是臣保君之極也作極句無工夫作猶作則作式之作謂君與之為準望使不差耳陳雅言謂有鼓舞作典之意陳新安亦有扶植振起之說謂與建字不同非也○承

上云是極也非自君建之何以使民保之也是故極者天下之
公理也與善者天下之公心初何有于濫朋乎比德乎自夫
道德不一風俗不同人于是乎有濫朋焉謂夫以私意為合而
行不尚正也人于是乎有比德焉謂夫以權利相趨而志不在
公也凡所處民有比則族黨之相群以正也而無有濫朋于鄉
者有親屬姻婭之相合以正也而無有濫朋于家者民無朋
濫則民皆皇極之民矣而官民之自能戡至于有位在朝廷則
精白以奉公而上不責以比其下在官守則請共以自效而下
不阿以比其上入無比德則人皆皇極之臣矣而豈臣之自能
戡惟皇作之極焉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惟
其先天下而標準已立是以盡天下而趨向以同百官取式以
一人之心為心而此德自無也不然則臣雖有自靖之志其如
無所觀法何萬民從以一人之身為範而濫朋自無也不然
則民雖有保極之願其如無所視效何

凡厥庶民

首節截上以理言只言君不可不建極下方言君當就造臣民
如此行事首作一頭下分兩脚無尾句作過文語上下庶民與
人異眼目首節過下當云臣民竭極固由于君之建極矣然人
材不同苟非隨材而造就之何以廣敷錫之化而納之極哉
韓臣民竭極意○惟皇作極至其曷作法同上觀示之下既有

其應化之微機而感化之關尤當盡夫造就之大法所以
其耳第二節及講了應應轉無濫朋比德意○惟皇作極至
其有極首句截下下造就之方教言之訓皆所以輔翼之也○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一節此下言錫福與民之道也此節
以庶民言○朱子曰言人君建此表儀又須知天下有許多名
色人須逐一做道理庶幾著始得又曰人之氣稟或清或濁或
純或駁有不可以一律齊者是以聖人所以立極乎上者至嚴
至密而所以接引乎下者至寬至廣雖彼之所以化于此者淺
深遲速其效或有不同而吾之所以應于彼者長養涵育其心
未嘗不一也按此節作而項人君有猷有為有守是一項人不
協于極不罹于咎是一項人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即是上而
項人之進德者此兩項人所謂氣稟有清濁純駁觀感有淺深
遲速不可一律齊者也念之受之錫之福則隨材造就所謂逐
一做道理庶幾著也猷以知言如子貢為以才言如子路守以
節操言如原憲此等乃中人以上之賢才之可用者不念之則
彼不屑于自售而無別于凡民夫故當念之念謂知意使有成
就也未合于善不陷于惡此中人之賢才之可用者不念之則
彼不知善之當為而日流于惡矣故當受之受謂不拒而與其
進也念輕受重念有誘掖獎勸之意受有容與教育之意念之

受之只是思欲進用之未可便為極之以位至錫福方是與以
位也而康而色曰子攸好德此只是與極不遠非使端極只是
觀其色是有得于極者聽其言是有志于極者是也色不可睹
晤面盡背似太深有礙惟皇之極句程講會極端極之發露非
也曰字乃上二等人自言其心之好德也蓋人有所養然後見
于外而有安和之色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誠之不可掩也材
德成就至于如此斯其去皇極也為不遠而為福之所宜加者
太汝于是而錫之以福則是人斯其惟皇之極為中行與德之
人矣敷錫者福之全體以理言也此錫之福者福之一端以事
言也要知敷錫錫福作福這幾箇福字都只一般蓋五福六極

南書要旨

卷十七

三

天之威福也爵賞刑罰君之威福也五福本天而君之爵賞亦
謂之福惟天明威而君之刑罰亦謂之威以其代天以行故也
如天有壽夭而君能主統短長之天有貧富貴賤而君能予奪
廢置之達于上下此相協厥居而泰倫之攸叙所以其道在君
也知此則知三德之剛柔福極之威爵皇極之敷錫只為一事
而天之未始不為人人之未始不為天矣○見于外而有安和
之色則氣象自別不以濫朋敗度而皇極之理固將優游而漸
趨之矣發于中而有好德之言則心中有主不以濫朋奪志而
皇極之理固已深知而篤好之矣此二句但可說進善之微不
宜說得太高丁時人句總承念受來而重在錫福上斯字要見

所以威發而不容已之意與論語接斯來斯字一缺惟字要見
與極為一意蓋念受錫福即敷錫慶民之一端而時人斯其惟
皇之極則所謂錫福保極者在是矣○上文無濫朋比德則已
端極矣又何待于造說而後惟皇之極耶蓋此承上言人君建
極則人民固有端極之理然氣質不齊苟不因材而造說之則
何以使人皆為皇極之端而無濫朋比德之患哉○別記講云
建極以作人人固知所感化矣然均是人也而材質不齊則又
有隨材成就之道焉凡厥庶民有智足以出處而有猷者才足
以設施而有為者節操足以自立而有守者是材之不易得者
也汝則當念之曾以其下民之遠而有所忽忘之乎庶民之中
曲書要旨

卷十七

三

人有上之不協于極下之不任于咎此等進之亦可與為善者
也汝則當受之曾以其猷為之未可見而拒絕之乎夫人本同
而吾之隨其材而輕重以成就之如此則豈無有所感發而進
者耶其進也豈無有所著見而者耶彼不可以偽為者色也
自夫養深而見于外則有安和之色焉何也皇極之理本天下
中和之理也由中而發者言也自夫篤好而發于中則有予攸
好德之言焉何也皇極之理本夫人懿德之良也是人也豈但
咎之必不罹殆化其猷為典守之迹而惟德是向其去極也為
不遠矣汝于是則錫之福焉與之土田以舒其事育之懷給之
爵秩以快其向往之志則斯人也進善之機既有得于念受之

復而為善之力益奮于激勸之餘由安和而進于中和由好德而底于成德渾渾乎與皇極而為一矣尚何滯朋之足悲哉此節不截混混破好○無虐獎獨而畏高明此承上起下之詞見上之所謂庶民下之所謂人者皆兼大小而言也夫民而有善固當勸勉之而獎獨庶民之至微者其微易忽也使其無善猶將教之况其進于極也而可虐乎且不善固將懲戒之而高明則有位之尊顯者其尊易卑也使其無惡猶將防之况其戾于極也而可長乎是故存一虐之之心民即欲保極而不能失無以獎獨而虐之可也存一畏之之心民即欲保極而不能失矣無以高明而畏之可也○別記曰獎獨庶民之至微者以其尚書要旨 卷十七

說辨君進極導民保極止上不可入法度影響紀布等語○下未嘗無材而鮮全材然人君無以養而進之耳有以進之皆可用也人材衆多而邦國昌由于人君成就之有術人材少非天生材之少也成就之不至也使字中有課曩程賢意能為要講得必有位者○蔡西小曰進其行者進于皇之極也使蓋其行非一端而已○傳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之士厥正人既富方穀亦所以進其行也凡厥句泛指在位不必直指能為者凡字可見祿足以卸其家而後可以責其善弗能使好子而家北山大夫所謂室人交綢誼哉也則是人斯其事夫謂將隔子罪也雖斯人之事亦吾待士之未至也夫爵祿以待賢者而子王所加又无往而非勸善勵行之微意則在位者孰不惟皇之極矣若實行不著于其非好德之人而福亦加焉則為汝用替而已甚言以成其君子也同上言既富方穀恐人君因而有過實之要富或及于非德則所望于方穀適為汝用替惠之人爾○有能為為而不進于行則德不勝才非言士也故必使之進其行焉行若德之實事而才之本也如此則不惟有以擴充其才且有德以將之而不至恃才妄作矣由是官使皆賢才而邦國不昌乎曰其昌而邦國皆惟皇之極矣凡厥正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否則雖欲差行焉可得乎既富方穀時說即是差行廢非是在位之人有祿可仰然後可責其為善貴

其為善正是蓋其行而非以既富為蓋行也進其行者進子之極也貴其為善者貴其進于極也屢祿既足俯仰无累則能和平于家而自不陷于罪戾矣無後驅而之善故其從之也輕不然而饒寒驅之俯仰累之不能使有好于家而欲其速罪戾以爲其行胡可得也然所富者亦在于有好德之心而後錫之福不然則爲用咎矣咎宜可用也哉○使蓋其行使字重言合下即富方教汝不能有好于而家二句反言以見必富而後可教也子其无好德二句又戒其蓋子正見賢者當予以祿意與上意不平夫惟祿不及于惡德之人而必及于能善之士則善以既富而生行以錫富而進所謂臣无比德而邦其昌者在是

卷十七

六

矣○日記云彼好德此兩章凡再言之誠以人君錫福之微機不過發其假好德之心而已人而无假好德之心則雖欲錫之福而彼不受也故念之受之或動而故之于先曰錫之福曰差其行曰既富方教或拔而戊之于後歸于成其故好德而已故好德者人之良心天之相協居皇之度具有極皆本于此故人君作成一世之人材存于開其故好德之心故好德之福錫而五福皆錫也此箕子引而不發之要旨也○許魯齋嘗言傳記中人材傑然可觀以道理觀之只是偏賢聖人則圓融渾全百理皆具古今人材多是血氣用事故偏聖人純是德性而事便自能圓成不偏按卑陶言九德正所謂德性用事圓成不

偏者也故不言猷為與能而專言德以德足以包之也卑陶是論成德洪範論作成人材故每言有猷有能有為欲有以進之○講云天下未嘗無材而解全材非天生材之少也人君成就之不至也故人之有能而智效一官其材有可見有為而蓋施一職其長有可推尤不可聽于其材之所自止也必使蓋其行爲課嚴懲督之中有勸善勸德之道擴其所未能進其所未踐則實行克而材智益裕涵養純而施爲益達官使之間其得人

卷十七

三

之助又不小矣抑固不其昌乎然蓋其行又非一端而已爵祿取臣之大補予奪人君之微機机版正人先事後食固其自待之心而既富方教則吾待士之道朝廷有以福君子則君子有以福斯民苟庶幾不繼衣食不克不能使之有行于而家而望其志力之專于國則瘵曠之毒將焉逃之是人將陷于罪戾矣官之于先而罪之于後維斯人之自取亦吾待士之未至也然所富者亦在于有好德之心斯為得勸善之道苟非好德而福亦加焉則為汝用咎惡之人豈勸善哉夫祿以勸善而至子用咎則福之不可以斯予而亦不可以濫加也明矣造說之權其不可不謹者入○無偏無黨王道之義一節許白雲曰無偏無黨好惡偏黨反側或詞也蓮王之義通諸勸詞也王道蕩蕩平平正直贊詞也會其極遠其義道路端其極皆至于蕩蕩平平正直也太抵聖建其有極一語為君之職此韻語乃教民歌

詠之以求合于君極也建極之君既先之以身矣而言亦
可廢蓋詠以暢其情而因言以達其志使人以詠而得其情
性感發而不能自己尤有助于不言之教者也故其辭有戒其
已私之生于心則有曰偏陂焉有曰作好作惡焉而吾心有至
中至平之則則所謂王之義吾心有公好公忠之則則所謂王
之道王之路此其趨向當定于初者也其戒其已私之見于事
有曰偏黨焉有曰反側焉而王道則固蕩蕩而無所偏黨平
而無所黨偏正立而何反何側此其取舍當決于已者也言之
反覆既以暢其旨矣言之不足又申之曰會其有極歸其有極
者蓋此極之理本人所固有也人惟為私心所間隔是以不能
合而求辯公私于一念之始而知所往焉使無以問吾之來而
吾其不自會吾之有極乎故其戒偏陂好惡者不可不勉也人
惟為事物所遷搖是以不能來而至純大公千萬事之著而知
所詣矣使無以易吾之止而吾其不自歸吾之有極乎故其戒
偏黨反側者不可不勉也蓋反覆詠之意妙轉移感動之機
以此勸勉乎且民曰宜其感而悟也此節不必截亦不必拘拘
對仗只用全文教他方得音韻相協意義重複之旨蓋君既建
極必當以此教衍為言播之于人以為建極之助使人以咏而
得其情性也不可以言教身教乎重此是皇極造統之助耳數
無字皆戒之之詞數遵字王道字皆訓之之詞一戒一訓反覆

數衍以致其意未曾說出極字至末句方是總上意而露出極
字以指示之也有作申言結言者不取偏陂好惡戒其私之生
于心而勉以極之由行者存心所以制乎事也偏黨反側戒其
私之見于事而勉以極之體段者制事所以養其中也遵字皆
就心言由行不是極之用曰由者行由心而出也皇極之體不
是體用之體由心發至事上自成一个體段正在用上說上每
句言遵而下直言王道者蓋上但勉其心之常向乎極而下直
欲其身之與極為一也講王道處不可加遵字于上宜補在各
句之下言爾無得偏而不中也無得黨而不公也蓋王道本自
蕩蕩而廣遠者其可以偏黨而不遵乎細玩亦不可脫遵字但
補與之為一字方應下竭極意下全偏不中也黨不公也反側
皆不正反知物之有正反側如任之有正側正反猶如面背面
者為常背則反常故訓反為倍當也偏之與側偏不中側不正
也中如中間對四傍正如四正對四隅中則必正正不必中也
黨如君子不黨之黨作奸作惡好惡不能順應而加之意也夫
有偏陂好惡之心則有偏黨反側之事而上層會極下層竭極
若有淺深之分何也○程子曰雖無私心苟不合正理亦妄也
無偏無陂無作好作惡是辨公私于一念之私嚴取舍于心術
之微猶之曰是路而行者也至于幾之辨者愈精理之由者益
熟事事合于王道公平廣大之體此則所謂當理而無私心則

仁矣猶之行者也。至也。至極也。理一而已矣。而所由行則殊。其不偏不陂也。謂之王之義。自其好得其正也。謂之王之道。自其惡得其正也。謂之王之路。○研幾云。以其為裁制之宜。曰義。以其為事理之當然。曰道。以其為天下之共由。曰路。前連字。泛以念慮言。中連字。以所好言。後連字。以所惡言。道路即人君倫理之極。所好惡之。而惟王道之是好。所惡之。而非王道之是。惡有以道路為公好公惡。而民之好惡。期與合者。非是按此論好惡得之。○蕩蕩以包含。無外言。平平以坦易。無私言。正直以經德。不四言。孫氏曰。老子云。大道甚夷。而民好。惟王之直。王之路。所謂甚夷者也。蕩蕩通達之意。平平坦夷之意。俱以五倫兼尚書要言卷十七

事物言動講○會其有極二句。詞雖平。而意不平。合而來。而至是一串。意各要挑得明白。會如四方輻輳。向京師指此為底止之地。人心之發。非一端。而所向非一理。一萃合聚。善望極。而未不可言。昏明強弱。合而來。亦不可如程文收放合離之說。歸是已。至了會歸二字。是勉詞。言爾民臣其會于極乎。歸于極乎。不可作無力看。此亦是教言之訓。終言約言者。俱不是。大抵心為主。能戒心之私。而有遵義遵道遵路之功。以來于極。而又能戒事之私。則自歸于極矣。蓋人心既無私。則事之私亦少。曰有極者。極雖君所定。實臣民所自有也。○凡厥朕民。至有極而意平者。然造就之有方。又不若感化之無迹。○無偏無陂。三節。君

予說教言之訓。必贊其同乎天。而感乎人也。○會其有極。至近天子之光。首節分「中」字。言言之訓。下贊其妙。而期其化于民。教言合天。見教言與天同一理。教言化民。見教言與民同一性。末繳當教言以訓臣民。意。

曰。皇極之教言。在于帝其訓。

此節贊教言之妙。不是感動或王。但言教言有如此之妙。所以感人深。而入之易也。歸重天字上。乃見其妙。不可以理與言平。看重存理字上。人君以極之理為言。即教言也。其理天下之常理。所是常理。即是天下之大訓。然非君之訓。天之訓也。註中蓋理出于天。二句。只解于帝其訓也。陳氏雅言曰。天下惟理為至。尚書要言卷十七

常惟理為至。大皇極之教言。純乎一理。故謂之常理。故謂之大訓。是理也。本之于天。惟皇上帝降衷之理也。言而不異于降衷之理。是豈可以君之視之哉。乃天之訓也。○教言總括上文。意講益開。皇極之理。而教勝民之訓。如王義王道王路。既示人以會極之趨。蕩蕩平平。正直又示人以端極之的。是也。要訓亦當貼人倫事物上。講自教言所闡明之理。易知簡能。切臣民之日用。而非涉于高遠。故曰。是教自妙言。而昭示之訓。言近指遠。為臣民之範圍。而不論于狹小。故曰。是訓失九疇錫而陰陽相協之妙。呈于有象。教言作而陰陽相協之妙。顯于有言。是皇之所教者。帝之理。而所代者。帝之言矣。非帝之訓。而何哉。○天何

言此陰陽下民相感感居而已矣君何言哉建其有極使人法之而已矣然會于不言者固其實理之妙而感于有言者尤其鼓舞之機故洪範九疇之錫禹天亦有不吝以自秘者而建極之君亦不能不藉于言以興起斯人而成其教錫之化焉

凡厥庶民極之敷言至以為天下王

上節著敷言今天之妙天與敷言同一理也此節著敷言感人之深庶民與之同一心也訓者訓而不違○魯祭酒曰訓行串此訓字傳無所註當依立改畢命內訓字作順字不可作誦誦說亦有理行者行而不墜一串說近天子之光句應上拜乃其昌惟皇之極說當以誦誦之問恍然而悟悠然而得等語來講

尚書要旨

卷十七

中

○朱子曰天下之人于君所命皆能受其教而謹行之則是能不自絕遠而有以親被其道德之光華也不可以道義路為光與頌本近光來蓋民未歸極則猶未知敷言為民之意而恩育君長之功尚日被而不知今惟訓行以近其光則皇極之化大同于天下敷錫之恩深入于民心始知其恩有我者為益深君長我者為益厚而頌之自不容已矣敷言能使民近天子之光而頌之如此可見敷言之感者深而為治天下之要道也○天子之于庶民性一而已矣性即所謂厥居也樊倫也率性之謂道行道而有得于心之謂德得于心體于身謂乎四體光乎事業所謂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此道德之光華也皇極之敷言

天子臣以其有諸身光諸天下者而費之訓矣在君也是為慈訓在民也當是訓是行心體其理行順其則則迹不相及而心氣分不相望而德親故近天子之光蓋此理之同初無上下之間則踐行之至自然心德之孚矣曰者為民之言也天子作民父母言其教之有父母之恩以為天下王言其教之得天下王之義蓋主師道而言其恩義兼蓋如此也言庶民而不言有位者庶民如此有位可知矣○父母天下王託雖兩平還當一串說下○日記云君問天下王矣稱之而又稱者言父母不足以盡之子產猶衆人之母也能食之不能教也此天下王之義也按玩以為二字似云以作民父母而為天下王耳蓋父母之于

尚書要旨

卷十七

中

子利為之趨害為之避至情也而敷言之訓戒偏陂反側之私適廣大公平之道闊其邪而教之正有不啻父母之于子者是天子以父母之恩行天下王之義以其恩育我者君長我者○泰誓主君道而言作民父母作之師言君為民之父母民之師也洪範主師道而言作民父母為天下王言建皇極者恩則父母而義則天下王也○講云皇極之理即上天陰陽下民之理本非有位分之分才也蓋既以是敷之言則為庶民者既樂其理易從而又喜其言之易入莫不誦諸口而誦諸心之不忘焉體諸身而率履之不越焉心會身體盡盡不忘則人欲日消而天理日著吾見建極者固光天之下而由極者亦近天子之光矣

至于近天子之光而民之頌之為容已乎其不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父母者哉有所夫知而能慈以教而凡所以造就成全者莫非順其所固有而去其本無背其不至危而從其所甚易父母于子之心固如是也信其恩育乎我者至矣天下王者愛有所不及而嚴以齊之凡所以勸勉程督我者得令正人之體而不牽于姑息之私有制義宰世之權而肇立乎群生之命王之在天下者固如是也信其君長乎我者至矣既之由訓如此而臣可知矣○研幾云恩育者見其尊民千極而有愛而知勞之情君長者見其納民于極而有克發厥猷之德不可以建極造就雜講亦是○皇極之教言二節君子于教

尚書要旨

卷十七

言既若其理之妙復推其用之大○箕子衍皇極之書大意有三比始終是立言之始終非建極之始終其始也欲建極以示下使人有所觀感所謂身教也首二節是也其中也欲造就人材使之有所勸慕所謂政教也有猷有為三節是也其終也欲其數衍皇極以教人使之悠然而自得也所謂言教也無偏無陂三節是也人而言之均為欽福錫民也而建極之道始全矣○就之術與夫教言皆所以建極而教言又即造就時事非謂既建極然後造就既建極皇之極然後教言也建皇極正所以敘彝倫而其功則于教用五事得之

尚書要旨卷之十七畢

周書二

尚書要旨卷之十八

周書三

六三德一曰正直

通即重納民于極意言三列三德之目也後五句列三德之用也正直就建極以示人而無事于政教者正直待人聖人之心也故居一剛克者政尚嚴明教尚振作君德以剛為主亦聖人之所不廢故居二柔克者政以仁厚教以寬柔柔道以理天下非聖人之得已故居三平康之世民無謫朋人無比德習俗淳厚氣稟中和時則天下咸歸于惟皇之極而不悖矣聖人舍此歸極之外不能過求于民也故天下正矣吾亦以正待之天下直矣吾亦以直待之此因其時之常而制以德之經也強

尚書要旨

卷十八

梗弗順能盡于極而不欲者則威以奪之使有所畏而趨于極焉和柔委順欲進于極而不能者則福以予之使有所慕而歸于極焉此非因其習俗之偏而改以治之者乎沉深潛退不及乎極者則揚以進之使企而及焉高亢明夷遇乎極者則抑以退之使俯而就焉此非因其氣稟之過而教以化之者乎此又因其時之變而制以德之權也○皇極之理本正直也人君而遠其有極則為正直之德此正直只就治民說而剛克柔克與之並列而為三者為天下君而不能因時應變以納之極德未全也然剛克柔克無非同歸于正直是三德惟一德也講頌三

末要見先無為而後有為無為乃聖人之本心也先剛克而後柔克君德以剛為主也○三德者正直之德一也剛德二也柔德三也皆主君德言而于政教之威福予奪抑揚進退上見之皇極主本而此其作用也用者因乎時者也正直無事可見故但言正直而剛柔皆曰克者克治也○別記云老子尚柔朱子謂這下則剛柔各有用時正直待人聖人本心剛柔治人非聖人之得已故其序如此早康世平而安寧也以正待正以直待直無所事乎矯拂故但言正直大舜苗格之後成周刑措之時也剛柔皆有所治故曰克其用各二曰獲弗友者習俗之剛則以剛而克剛而克柔者習俗之柔則以柔而克柔曰沉潛者氣稟之柔則以剛而克柔曰高明者氣稟之剛則以柔而克剛所以不同者蓋習俗之不齊則政刑所治之故剛以待其不順柔以待其向化此二者剛柔之因俗而異施者也氣稟之不齊則當有教以化導之而不可專任乎政刑故或調劑其偏不使其過則以柔而制剛是也或輔翼其所不足強勉其所不及則以剛而克柔是也此二者剛柔之因人而相濟者也蔡傳威福予奪似主政說抑揚進退似主教說以實事證之如君陳和厥中而亦有放民在辟三細不宥之語畢公成厥終而亦有旌別淑慝彰善俾惡之語此政之剛柔見于威福予奪各有兩宜者然也又如求也

尚書要旨

卷十八

三

尚書要旨

卷十八

三

進故進之由也無人故進之此教之剛柔見于抑揚進退各有兩宜者然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聖人用人之道因時制宜如此所以能納天下于皇極也○平康就臣民歸極上見正直就君建極上見蓋王者之于天下納之極而已矣盡天下而會極焉吾固安之苟不其然非誘之而使入則威之而使趨非揚之而使企則抑之而使就蓋有與世推移因人進退而不容已者此其轉移化導之妙又與敷言造就相表裏而錫保之化所由隆也○六三德二節蔡未程文好宜玩○獲弗友至作威如此出只得遷就題意以威奪為威抑而退之亦威也福予為福揚而進之亦福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王民用僭忒

承上言欲行撫世之大用當操取世之大權權之不謹又何以操縱予奪而盡三德之用以納民于極哉威福說得寬不宜分承剛柔說王食雖聖人之所重然禮始諸飲食亦當操重而不可下移也○日記曰威福王食為人主之三柄剛柔正直為人主之三德君建極則威福王食一于上而國不異政家不殊俗大權之所在即三德之所在也君不建極則威非德威福非德實王食非德奉三德既亡則三柄亦豈能保其常有于我哉利勢之所在人思得而竊之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有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者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有假其愛以濟

私藉其情以復怨者此臣之所以有作禍作威者也本言權不
可下移必并王食言之者有其權必有禮以章其別王食者王
禮也上下之分也下之與上異名而同愛故服布素者愛士之
管組服士之管組者愛公卿之劔佩服公卿之劔佩者愛王者
之冕旒王者居人可愛之地惟有德以下其心有禮以定其志
故人相安于分義而莫敢踰越不然誰無出分之慕哉故為人
上者不可不謹其始必端本必建極以不二之權行焉三德之
用則天下受其造就之福矣○此章當知威福三德實非二事
皇極建則威福所行即成剛柔正直之德而足以納天下于維
皇之極皇極不建則威福無復有德之可言而利勢所在人思
得而竊之君亦不能保其柄之常在子我以致臣人皆有僭志
家國罹其凶害其視建極作人天下賴其陶成之福者何如哉
○人用側頗僻二句時說進一層說謂在位之小臣及在下之
小民皆化之也然既傳意則以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
下為是謂臣之所行民實視之今有位者固側頗僻而不安其
分既不止于比德矣則小民者亦僭志而踰越其常又豈止于
淫朋而已哉蓋人君所以行其正直剛柔之德而成其建極敷
錫之功者人臣既得以竊而用之則禍及于身而惡染于民而
患有如此者甚我權之不可下移而臣之不可上僭也人君而
能操其權以善其用則三德全而皇極建矣桑倫有不叙者我

七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主乃命卜筮
通章在從二人之言截上是詳稽疑之法下是著決疑之要此
節是擇稽疑之入○皇極之君以人謀不免乎有心有心不能
以無私此所以洗心齋戒而一聽之無心者也而稽疑之晴果
何如哉蓋天生神物聖人則之以為上天之意非著龜不傳以
其至公而無私也而著龜之意非其人亦不傳以其必至公無
私之人而後能傳著龜之意也故稽疑以卜筮為重而卜筮以
得人為主是必簡擇于先而既得其人斯建立于後而授之以
職乃命之卜筮焉由是而可以定天下之言而成天下之聖
矣○擇字重建二字輕擇建是平時事乃命是有疑而命使卜
筮之乃臨時事○蘇老泉曰孔氏謂擇知卜筮人而立之夫知
卜筮人天下不為少矣故然以擇此為事則委瑣不亦甚乎
蓋擇賢也○蔡西山曰擇建立卜筮人者非其人則不可非其
職則不專故必得其人而立之然後可命之卜筮○擇建立主
進言至二人之言截上是詳其法下是推其序也有在首節別
作一截非是○擇建立至二人之言君子演稽疑之時必重其
人而詳其法也當在首節截至衍成又截作一頭而脚者有在
衍成截者俱可○擇建立至衍成上求卜筮之人而重其事下
詳卜筮之體而推其用
○曰而曰曰曰曰曰克

太極動靜而陰陽分陰陽變合而五行具卜兆有五象五行也
卜卦有二象陰陽也皆所以結天明而前民用者也○此節川
卜兆之體所以著五行之變也蓋龜之卜也即其所食之墨而
變化以形觀其所拆之文而象數以見故以五行之兆配之潤
澤而為兩開明而為霽是水火之兆也蒙昧而不明絡驛而不
屬是木金之兆也文理交錯有相勝之意是土之兆也五者之
體不同而五行之理以寓隨其事之所問觀其體之所告而有
以知吉凶之所在不言一曰二曰者約龜所遇無先後也○五
行之兆以與事類相合為吉相背為凶○申云五兆無一定之
吉但觀事之所值何如若宜雨而雨則吉否則凶矣○曰雨曰
霽至二人之言首二節是卜筮之體第三節是用末節是占卜
之法○曰雨曰霽至衍忒卜筮之體乃天道本然吉凶所由生
用者人事當然吉凶所由定也凡七至用二作過文者○曰雨
曰霽二節卜兆有五以象五行占卦有二以象陰陽貞悔以陰
陽動靜講不必入左傳句蓋此時未有也講中須用不特一卦
為然見三百六十四卦皆有意

曰貞四悔

此列占卦之體所以著陰陽之變也貞之義正也悔之義改也
貞者事之始悔者事之終貞者事之主悔者事之客二者非卦
名乃卦體也蓋著之筮也歷三變而成爻積六爻而成卦當其

奇耦既具初揲既成則陰陽分而貞悔別焉以言乎陰陽之火
也則奇自為奇耦自為耦而陰陽各有定位乃以下三爻為內
卦內卦為貞上三爻為外卦外卦為悔蓋凡卦六爻皆不變則
占本卦象辭內外互觀貞悔相參而神明告人之意可見矣以
言乎陰陽之老少則奇變為耦耦變為奇而陰陽相為往來乃
以初所得者為遇卦遇卦為貞繼所得者為之卦之卦為悔蓋
凡卦變至三爻則占本卦及之卦之象辭亦兩卦互觀貞悔相
參而神明告人之意可知矣其或變在一爻而占其變或變二
爻而主其上爻雖有所主之爻而兩體之為貞悔者固在焉何
莫而不可以觀其象耶其或變至五爻六爻而占之卦不變之
爻或六爻皆變而乾坤占仁用餘占之卦之象辭雖占在之卦
而兩體之為貞悔者固在焉何莫而不可以互玩其詞耶是有
陰陽即有動靜之殊有動靜即有貞悔之寓折而觀之一卦具
一貞悔也統而觀之凡卦相為貞悔也故一卦可變為六十四
引而伸之變至于無窮而不出于貞悔之二體而已言占之斷
貞悔之開而已○貞者正也元亨利貞之貞悔者改也言占悔
吝之悔凡事之所為皆主一正故初遇之卦與本體之內卦皆
謂之正以其先成為事之主見事之貴正也正則無不利自元
而亨夫吉凶是禍福之一定者各有差違各改之意而悔者轉
凶為吉之機言占悔吝生乎動所之之卦與外卦皆後成屬已

動一邊教人改過之意故外卦之卦謂之悔能悔則凶可為吉而無咎矣元亨利貞吉凶悔吝皆易之辭取以名卦寓立教之意耳占卦之道觀其象玩其占分貞與悔正欲觀其象也如貞風悔山則當以風為主以山為斷而玩本卦之象辭是玩其占也項平叔曰占家以內卦為用事謂問者之來意也外卦為直事謂禍福之決也來意方發專一之至故謂之貞外卦既成禍福始定故有悔為吝卦有元亨利貞故取貞字為主爻有吉凶悔吝故取悔字為決也作爻先將貞悔二字講明後入內卦等說○蔡西山曰六爻不動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有動爻者以遇卦為貞之卦為悔

尚書要旨

卷十八

凡卜五占用二衍式

上兩陳卜筮之法此總推其用占用二截計卦兆之數皆推人事之過差也不合皇極則為過差過差訖善不善說吉凶禍福又下一層事惟其善則吉而得福不善反是衍成如作內作外用靜用作皆有至理存焉○研幾云推人事之過差非待其有過而後推乃疑其有過而推之也衍即稽成即疑衍成履正是卜筮之用也人事指方來而未然者說有過差則其事不可為無過差然後可為也○兩齋蒙驛克貞悔上文未曾露出占卜事連用幾個曰字一串未至此而總之曰凡七始明之曰卜五占用二明五兆之為卜用卜之為占用也今講此者于上

文侯已說破了則此卜五占用二為判斷作文須要善體此意言皆主于推人事之過差也曰稽疑則似乎有疑皆可問曰衍成則事主于不過差非其之疑不在所答可知矣○凡七至謀及卜筮上為稽疑之法下為稽疑之序○凡七至連言原謹只可作應不可作效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此皆以卜筮之要時人即上所擇立之人也卜兆本于五行之心通五行者而命以卜占卦主于陰陽必德合陰陽者而命以筮此只是重提上句以起下句意非是再立卜筮也專以一人則見聞有限偶以二人則適其相持故必三人占以相參考謂卜必三人筮必三人非總是三人亦非三人同占一龜一卦各以已意斷之也觀金縢乃卜三龜儀禮士喪卜三占者三人可見三人從二人之言善鈞從衆也此題人皆以從其公作破不知占卜者皆王公之人但于此審其公也○不偏于所主不苟于所從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法用作由

此上但言稽疑之法此節正言所以稽疑者在謀及卜筮截上詳稽疑之序先人而後神者稽疑以人謀為主也下舉稽疑之應先神而後人者決疑以神謀為斷也大疑就征伐祭祀說省之已參之人而復斷之神稽疑自能之序也固重謀及卜筮句

然上三句亦不可太輕見必以人謀為王而神斷之也○
曰周官有大事聚庶禘至外朝與群臣以序進而天子親明焉
○大意云官占未先于散心故必以大事而極之心矣然已見
未可以拘執又必謀諸卿士焉然恐近且易散于私又必謀諸
庶人焉然有心不若無心之為公有情不若無情之為信于是
灼龜以觀其象樣著以玩其占而察天意之何如也朱可靈從
意○童氏曰白事之可否固已默成于胃中而人謀又應矣
猶有待于鬼神不敢率意而行故卜之此見聖人雖重之至亦
所以示于民使信從其事而不懼且惑也蓋天下之事有或而
欲而人而不悅有人而欲為而也不從亦有已與人皆疑其不
可而天地鬼神自以為可者是皆當于卜筮決之蓋人則有欲
而卜筮無私筮猶出于人而龜則純乎天矣此指殷一晴尤以
龜為重非茫然無底止而一聽于卜也○朱子曰心者人之神
明其虛靈知覺無異於鬼神雖龜筮之靈不至喻于人故自此
以下必以人謀為首然鬼神無心而人有欲人之謀慮未必盡
能無遠莫之私故自此以下皆以龜筮為主入雖不盡從不害
為吉若龜筮之逆則凶皆必矣○汝則從至違吉此指疑大同
之應也從者以大事為可行也逆者以大事為不可行也人皆
從而龜筮不皆從固不謂之入同龜筮皆從而人不皆從亦不
謂之大同大同有合上下而一心貫幽明而無間也理本大同

但人有私見則人謀已不能同而况可墮于鬼神之同乎今也
無不同是以謂之大同大同之應殆不止于所問之事吉而已
身其康疆而卜年之永也子孫其達吉而卜世之長也此吉之
至而不可以常得者也身其康疆于五福中但舉其一蓋人君
富貴是其本有惟康疆則可以享壽考故特以康疆言也子孫
其達吉言子孫亦賴其餘休達吉而不達凶見其占應之遠也
須寬說漢說以祭祀則神福其德征伐則人助其須為康疆
舉殷禮則永綏孝子平大慈則永懷萬邦為達吉亦大拘矣○
高氏曰舜之神禹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龜筮協從是大同也故
曆數在躬啓能啟承成王字洛周召管桓四方和會卜惟洛食
此大同也卜世卜年幸遇其曆○金仁山曰皆從則龜筮在卿
士庶民之上鬼神也龜筮無心之物故其言古與天地神明同
○按凡言吉者言其所卜之事可為無咎皆悔吝而已大同
而身其康疆子孫其達吉則不止目前所問之事言蓋此理本
天下萬世之公理而吾既得之故謂之大同而其休徵所應亦
有通乎天下萬世而無間者此周建極斂福之理所必然而非
徒曰一事合宜休止一事而已也○汝則從至卿士庶民以高不
在人之所見不能以盡同固有君以為可而卿士庶民以為不
可者也有卿士以為可而君與庶民以為不可庶民以為可

而君與卿士以為不可者矣若是者皆非龜筮不能斷也而其
言豈無可言者乎自夫依之謀合于龜筮而卿士庶民或逆焉
連極之君其發慮宜無不當而况神謀既從矣言可知也自夫
卿士之謀合于龜筮而依與庶民或逆焉謀盡于廟堂而聖
臣者又人心公議之主也其有不吉乎自夫庶民之謀合于龜
筮而依與卿士或逆焉聖人無心以萬民之心為心而衆情可
否亦得上敵于君卿者也豈有不吉乎幾个吉字要見作內作
外皆宜之意○三從二逆者皆吉然或依或卿士或庶民以
其一在龜筮之上其要亦以人謀為主○三從二逆者以人與
龜筮平言也蔡傳以發謀之人配龜筮而言故曰人一從而龜
筮不違○正義曰民人之賤得與卿士敵者貴者雖貴未必謀
慮長故通以民為一个與君卿等也○又曰庶民既衆以衆情
可否亦得上敵于聖人○老子曰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
○呂氏曰五者之中三從二逆從之理多言之所在也然三從
之中必龜筮之從乃可蓋龜筮無心既已皆從卿士庶民或列
有私心未可知也如盤庚遷都心已無疑卜稽如台獨臣民懷
居而不欲遷何妨于吉哉汝與民逆而吉者如周公東征上則
王疑下則民曰難大惟在朝元老民獻十文與公同心而卜陳
又吉故亦吉也聖人主公無私之物以爲吾之誠惟龜筮皆
從庶民驗吾無一毫之未盡苟龜從而筮不從必尚有未盡者

故內事猶可外事則否苟就與臣民皆從而龜筮皆疑則是于
理必有未盡人已難從終未免于人為靜而不為則吉動為則
凶矣此義至精微雖天下舉以為然不知又自有不然者○朱
子曰龜筮一從一違本不可以舉事但筮短龜長又尊者之謀
配合故內事則可外事則否內謂祭祀等事外謂征伐等事既
一等字則非止祭祀征伐而已時說單止二事非是○正義云
此二從三逆以汝與龜為二從耳卿士庶民謀有一從亦是二
從然商言亦同故不復設文同可知也○曾氏曰龜從筮逆可
以作內而已龜筮共違皆不可以有作也○金氏曰人謀能料
其事之可否耳若氣數推移之變有出于意料之外者此則非
人謀所能遠知惟龜筮知之耳如龜筮共違雖人謀皆從而未
可為也不言四從一逆言者言不待言也又不言汝與卿士庶
民皆從而龜從筮從者蓋君與臣民皆逆則無事于卜矣是蓋
皇極之君至公存心而法天行事故以先後言之則人謀為主
而神謀為斷以輕重言之則神謀為重而人謀為輕以此衡人
事之成而斷天下之疑尚何惑之不辨而倫之不欽哉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一極無凶
通章在恒風若夬上言庶徵下言驗用之事此節只以運于天
者言之未說到人事之微上蓋微字至第三節始見而雨暘五者
不下一曰二曰為其來無先後也非是序亦非是目蓋庶徵不

出五氣之外而陰陽遊于五行之中故自大陰陽之一交而一散也交則蒸而成雨焉水之散則霽而為陽焉火之散則也自大陰陽之二進一退也陽進陰退則舒而為煥焉木之散則陰進陽退則慘而成寒焉金之散則至于陰陽吹煽而周旋于四氣之中者風也風之伎舞萬物非即土之貫通五行乎時謂雨陽燠寒風各有其時不可說求得其時如物久于燥而待潤此雨之時物困于濕而待燥此陽之時物勿萌而欲折民廢陳而欲折此燠之時物過盛而收衰民厭暑而思寒此寒之時物有凝而夫化民情鬱而未平此風之時○程文云當雨而雨當陽而陽則是求得其時與各以其序之意同矣非是○孔氏曰雨以潤物陽以乾物燠長初寒以成物風以動物五者各以其時所以為衆陰五者備至各以次序則衆草蕃茂也○一者極備焉甚則凶一者極無不至亦謂不時失欽○正義曰五者行于天地之間人物所以得生成也又曰五氣所以生成萬物正可時來時去不可常有常無故言互者備主各以次序須至則來須止則去則衆草蕃茂也一者極備謂來而不去也一者極無謂去而不來也即下云恒雨恒風之謂有無相形去來正反恒雨而無陽恒寒則無燠如此則草不茂盛不成也又曰所以言時者謂當至則來當止則去無常時也不然夏燠雖有定時或夏燠漸寒冬須漸熱雨足則思陽陽久則

思雨草木春則待風而長秋則待風而落皆是無定時也○王氏曰時字是總言下分兩段來備各以其叙之謂時極備極無之謂不時來備以敘得其時也一直說敘謂未備者之有敘備者當雨而雨當陽而陽五者俱足而且次第依期而至非一時齊有故曰以敘小註云備謂皆有而不缺敘謂應期而不亂是也敘與時異時者節候也敘者有應節候處見有其次第也此所謂休徵也極備極無所謂符徵也一與五對俗說云不必五者之皆備皆無苟有一焉亦足以致凶矣夫大謬夫五者豈有皆無之理若皆備則是五者來備也而何以為凶不知正于一字上見其恒而所以為凶耳極備極無與來備以敘對凶與庶草蕃茂對庶草目若庶矣則其敘之休也可見不可說休徵所感之應其他可知指天地間萬物皆是凶即反此觀之陰陽從伏而萬物不得其滋養也獨言庶草者草木所氣之先庶草又其易殄者也徵者若此則大者可知矣易言天地變化草木蕃盛亦舉草木以見群生得遂之意人賴百穀以養生百草以治病故下文首舉百穀成不成言之其獨舉庶草有何疑焉末敘要見休徵所從來以人事有得失意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至衆恒風若上言五氣之休咎其利害如此說在天言此言休徵各徵之由說到人事上惟五事各得其理則休徵各應蓋本

也在天則為五行在人則為五事人主之行事與天地相為
通故氣之感召各象其類然感應之理非謂行此一事即有此
應統而言之德修而凡德必修一氣和而凡氣必和因不於
曰肅自致而無與于賜人自致賜無與于兩但德修而氣自和
矣分而言之則德各有方氣各有象肅者雨之類又者賜之類
求其所以然之故固各有攸當也答微亦然○朱子曰自五行
以下得其道則有象休之微失其道則有象咎之微得失在于
身休咎應于天匹夫尚然況人主乎若者順其類而應之謂○
正義曰二徵皆言若者言其所致者皆順其所行故言若也○
金氏曰時若即所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也恒若即極備之凶
也一極備則一極無可知○日記曰庶徵專以五事言者在天
惟五行在人惟五事五事之得失而入改之屬凡事皆在其中
矣皇極之建不建其要在是而已而敬之一言又五事之樞而
建其有極之本也人之五事與天之兩陽燠寒風俱出于五行
故相為感應庶徵一齊古人突理陰陽之實事也漢人流為災
異之學失其本也貌肅而靜水太陰也體也吉人則達火太陽
也用也察事物之幾先以應乎外也貴乎速故豫○哲之反收
群言之是非以審乎內也欲其詳故急為謀之反水火木金成
土貌言視聽本乎思○正義曰心無謀慮則行必急謀故急
對謀○日記云肅靜屬陰故為兩類人指屬陽故為賜類哲

相對皆外照屬陽故為燠類謙內明屬陰故為寒類此等類
不過大意不可深求又云兩陽之為水火自明互以陰陽大荒
相對則燠為木而寒屬金亦自無可疑者思為四事之主風行
四氣之間土主四時之季此自相符或引莊子風生土囊之口
為風土詭謬也○謙云五氣來備時敘此休徵也而所以致之
者亦因五事之得耳貌澤水也而雨亦水之屬也貌肅而嚴整
則滋潤滑澤有以感陰○時而應焉言揚火也而賜亦
火之屬也言又而條理則開明○以感陰陽之舒而時賜
應焉貌散為木而與之舒亦木也運其明以作哲而時燠因之
蓋炳之以哲者明微萬物而煦之以煖者長養群生亦類之相
感者也聽收為金而寒之敘亦金也達其聰以作謀而時寒因
之益精之以謀者收藏萬善而肅之以寒者翕聚衆有亦氣之
相感者也至若思通土也而風非屬土者乎聖而肅又哲謀無
不通猶風于兩陽燠寒無所不貫此其通明之德運旋之神又
有潛相通而默相應者時風于是至矣是休徵由于五事之得
如此五氣極備極無此各徵也而所以致之者亦因五事之失
耳肅之反為狂狂縱則泛濫流下如水之浮點有潤下之勢其
致恒雨之應宜也又之反為備備差而過則剛故發陽如火之
發發有炎上之勢其名恒賜之應宜也反哲為豫豫者怠緩之
謂優游無事姑息不忍猶生物而不能成物是有養而無決也

故恒應馬反謀為急急者嚴迫之謂苛刻急迫暴虐不仁有摧折而無發生是長秋殺而鮮春榮也故恒寒應焉至若象反于聖而土德荒矣氛祲闇闇龍淵濁政事無章而風行于地則蠱亂飛揚其以恒風應之亦理之必至者咎徵由于五事之失如此周末無寒歲奉亡無煥年○曰休徵三節止注庶徵下言驗用

曰王省惟歲至師尹惟日

上言休咎之理此下言驗用之意省即念也省是首五事之得失非省歲日月也註中其徵二字直指休徵咎徵不可就作省字看○朱子曰言王之所當省者一歲之事卿士所當省者一

高書要旨

卷十八

十八

月之事以下皆然孔氏曰王所省職兼所總群吏如歲兼四時卿士各有所掌如月之有別業正官之長分治其職如日之有歲月○曾氏曰休咎之徵各象其事任其事者王也與王共其任者卿士師尹也則庶徵之來王與卿士師尹各當省其所以致之者所謂念用庶徵也王計一歲之徵而省之卿士計一月之徵而省之師尹計一日之徵而省之所省多者其任貴重所省少者其任責輕其所處之分然也有以歲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月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有以日而論其時與不時者此亦大約言其時省以休咎之大小為差耳師尹而上職愈重則憂愈大自王而下則憂愈小則職愈詳各引其過各思其閑

高書要旨

卷十八

十九

上兼乎下之憂下分乎上之憂如此乃可召祥而免禍卿士統政之官師長尹正謂諸有司有係一歲如七八月之間旱是也有係一月如三日而為霖是也有係一日驟雨不終朝是也非謂一歲一月之間皆休咎也○新安陳氏曰周禮太宰歲終受百官之會而詔王廢置小宰月終受群吏之要宰夫旬終正日成以發此章亦一說但王卿士省休咎于歲月日之時者所包甚大安止此此兩陽燠寒風之休咎實行乎歲月日之中五者時若則歲月日之時無易而休徵見矣五者恒若則日月歲之時既易而咎徵見矣氣行乎候之中非氣自氣候自候也○王省惟歲至師尹而首節兼省驗上後三節正見君臣之不可不省者有在家用不寧我更詳之○庶民為星節言庶民無與于省驗以重君臣之省也○別記云王與卿士師尹則能自省而民則不能自省者也民不能自省則王與卿士當省民之安不安而知己之所以致之者也○王省惟歲二節上言君臣省驗以休咎所係之大小二題乃約休咎之利害以見其不可不省驗也或以上利害字貼百數用或等類非也說謂君臣省驗固有大小使見于歲月日之間而休咎所感如此則王與卿士師尹五事之得失可知更詳之○休徵應則天下皆享有五福矣所謂敘時五福用數錫厥庶民者如此

歲月日時無易至家用不寧

此言休徵所感答徵所致正見君臣當省驗也有二意一是利
害感于休咎休咎應于得失是君臣之得失其所係亦甚重矣
而可以不省乎一是休徵則有其利咎徵則有其害是觀于其
利而所以省其得者此也觀于其害而所以省其失者此也俱
在首句截首句上要難出君臣當而五事得不省而五事失意
○或云且開闢說不必指實君臣修五事之效蓋言休徵之感
其效如此為君臣者其可不修五事以應之哉亦是時即四時
之時字無易即上未備其敘所謂休徵也下四句對庶草蕃庶
者是休徵所感既易即上極備極無所謂咎徵也下四句對凶
字者是咎徵所致休徵先大而後小者以見休徵之效必關于
前書要言
一歲書必積而後成也咎徵先小而後大者以見咎徵之害初
起于日月惡雖小而可懼也用字是用此休咎也四時行而百
物生五辰撫而庶績凝天地交而賢人出陰陽和而家道興則
用此休徵之故四時并而生有微寒暑易而政事戾天地閉而
賢人隱陰陽反而家道索則用此咎徵之故用字要發得出○
日記曰言王與卿士師尹所省者得而五者之時無易其常則
百穀用成而民可富矣人用明而政教行也後民用章而攸好
德者多也家用平康而壽考康寧者衆也是人君致休徵于天
而五福之在民如此所謂敷錫厥庶民也若王與卿士師尹失
其職而五者之時盡失其常則百穀用不成民饑而貧矣人用

昏不明政紊而亂矣後民用微人不好善矣家用不寧天不若
多矣是人君致咎徵于天而六極之在民如此可不畏哉又若
凡政治之務如經財用治兵戎之屬是也年穀順成又得修明
如保賦易供訟獄減火之類後民則人其章與微卜時之治
亂百穀者民生之本故每先言之百穀不成之憂人皆知之後
民之章與微人知以為重而以為憂者寡矣後民用微賢人隱
也天子以四海為家家用平康則治不寧則亂安危在民也後
世之說不然則兵強猶古禮文顯色太平以為事其所謂治
亂者惟計目前而何暇圖及于天下之家平康與不平康也積
日成月散月于日而月不見積月成歲散歲于月而歲不見成
功統歸于上故無易先言歲日之盛多起于微故既易先言日
月歲月日時無易謂大而一歲小而一月一日之間而賜與衆
風各以時至而不易其期也百穀者生民之本視其成不成以
為民間之休戚而百穀又視時為皇極政治者國之紀綱視其
明不明以為朝廷之理亂而政治又視時為通塞俊民者國之
棟幹視其章與微以為國之虛實而俊民又視時為行藏家者
邦國之本視其安不安以為天下之安危而家又視時為安危
家用平康言此屋平康或以社稷靈長為言非也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至則以風雨
上言王者卿士師尹皆有所省驗矣若庶民之得失則在君所

謂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故此言庶民無與于省驗而休以皆係
于上以重君臣之責焉首句截星有好風以下都在星上說星
有好風二句言星有異好以喻民有異欲日月之行二句言日
月有常度以喻卿士師尹有常職月之從星二句言從星之好
以喻卿士師尹當從民之欲順本父講完方補正意在後民與
星皆小而衆又天日月以星為體與卿士師尹以民成國故
星為民象○日記曰王與卿士師尹以職言庶民之可言者情
也如星有好風好雨而有所好者庶民之情也庶民不能自致而
卿士師尹固有常職如日月之行冬夏有常度用之從星風雨
有常候愆則為災改之得失繫乎民之休戚亦如是也○二十
尚書要旨 卷十八 二十三

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而陽燧寒風既微于
言視聽思又以所職大小別之于歲月日又以民之安否參之
于星以見皇極之君視履考詳如此之周旋而不敢忽也○日
記曰五事得而三德之用宜則無行緩行急之適所以日月之
行不偏于遲疾而風雨無不時也蔡氏以卿士師尹各有常職
如日月之行有常度此最得經意但月之從星順時當候則為
風雨之時不順則為不時此庶幾一疇之宗旨而蔡傳未之及
○好風好雨舊說謂箕本東方木宿而風則土之冲氣也以木
克土則有飛騰上浮之象應之故好風畢本西方金宿而雨則
水之精氣也以金生水則有蒸濕下降之象應之故好雨似乎
整大抵箕為木為風其位在東而其近之且風者陽氣之發散
而東北方者陽氣之所生箕躔于此安得不好風乎箕為金為
澤其位在西而畢近之且雨者陰氣之凝潤而西南方者陰陽
之所成畢躔于此安得不好雨乎然非日月之常行則亦何以
從其好故以日月所行言之日至牽牛月行黑道則行冬之令
為日至東井月行赤道則行夏之令為至牽牛則為冬至
極北至東井則為夏至是日之行有冬有夏也立冬至從黑
道至夏至從赤道是月之行有冬有夏也此周運于天者之
常度而星之好雨由是也但日行于畫其從星不可見已乃月
之從星則何以義正以風雨耳豈北入于箕西南入于畢雖其

冬夏之常行而入箕則多風入畢則多雨乃以從星之異好相
月而日可知矣為卿士師尹者觀此則所以修常職以從民欲
者為容已也要見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
也喻卿士師尹而不及君者卿士師尹之常職所以成君之治
也常職何如亦惟修五事而已矣能修五事則五氣順布百穀
用成而遂其食庶草蕃庶桑麻豐茂而遂其衣是能使民之欲
從民之欲則民心太和導迎至治民之休也民之休合乎上之
得否則難免乎咎矣嗚呼星固借日月之光而民亦倚官司
為命故曰庶民為星而亦何事于省驗哉○朱子曰民之情性
莫不各有其所好上之人能順其所好所欲與惡勿施則和

南齊書

卷十八

氣數祥福之風雨之應也○日記曰日月之行四時有常經
文舉冬夏以見春秋耳日之行廣謂之黃道又曰中道天本無
黃道步天者欲按圖以定太陽周歲經行之處而以黃色紀之
故名黃道而日君象也其所經行則為中故曰中道北至東井
南至牽牛東至角西至婁日陽也陽用事則日進而北晝進而
長為溫為暑陰用事則日退而南晝退而短為涼為寒故日在
牽牛為冬至而陽生日在婁為春分而陽中日在東井為夏至
而陰生日在角為秋分而陰中此日月之行即寒暑之往來也
月行之道與日道相近交絡而過半在日道之裏半在日道之
表青白黑赤之道各二出黃道之東西南北以為名而春夏秋

冬以為候此月行之有冬有夏然也○傳云星維有杓風好而
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不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
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
民矣此數句最發得經意透要者得幾个常字有冬有夏本日
月之常度而星以之遂其好王與卿士師尹冬盡其職而為物
自然各得其所知此則堯舜因道以于百姓之譽四時百姓
以從已之欲而王者之民所以得導如者皆此理矣日月麗乎
天四時各有常道雖經于宿度而不入于宿之中或有入于宿
中則為失常道而隨宿之所主為災異間有當宿內過者則
不為災休咎之微自上而生豈特王為然凡居民上者皆足

南齊書

卷十八

以致之但其應有大小者民則不之以致微而休咎係上人之
得失故操民者當視民之好惡而好惡之其所好不過飽煖安
逸氣獨得所而已此其常也然生民有欲所好又豈止此而已
哉則其好必有異于衆者故為上者順其常而遇其異此治民
之道也譬則星雖所好不同而日月之行自有常道星有好亦
不得施備為上者曲從民之私欲以干譽則上害于政下害于
民而為國之病矣譬則日月六當行之道而入于星宿之中以
其所好而應主至也此不徇民之說也三德用則天下皆囿于
之極矣休徵應則天下皆享用五福矣所謂欽時五福用數錫
厥庥民者其作用實在八疇渾合而觀之

九五福一曰壽至六曰節

五福六極在君則係于極之度不之故以之而自勸懲也在臣民則由于訓之行不竹故以之而勸懲乎臣民也蓋人主不以一身為福極而以天下為福極民皆仁壽孝之福也民皆節大禁紂之極也五福以人所尤好者為先六極以人所尤惡者為先所謂五福者何也蓋福之係于人者有緩急而其為序也先後人情莫不好生而惡死而享年之永者謂之壽壽永而後可以享諸福也故居一也既壽矣不可無以養其生故言次之而王食陰慶祿厚固福之二矣既壽且富矣或不免于憂患則身心不安故康寧次之而無諸病無勞心固福之三矣康寧善矣而人之生莫不幸于不閑道故攸好德繼焉樂道之心老而無勞然後此生為無愧也安得不居之西也攸好德固善矣而人之死莫不幸于不得其正故考終命終焉得正而樂全生全歸然後此福為有終也安得不居之五也景五福也有一定之序而不可紊也有兼集之休而不可缺也君而疾極則斂之一身君而能使臣民之歸極則錫之天下人君可不以此自勸而罔以勸天下之臣民也哉所謂六極者何也蓋禍之降于人也有重輕而其為序也亦有先後焉不得其死之謂凶橫天而亡之謂短折禍莫大焉者也故居一也身之不安謂之疾雖未至于凶短折而亦人所深忌焉者也故居二也其三曰憂非以

尚書卷之

卷十八

五

尚書卷之

卷十八

五

固心衡慮而中之不寧乎四曰貧非以資匪財之用之不寧乎惡者小人之剛自暴者也為暴戾為強狠安得不則之五也弱者小人之柔自棄者也為懦弱為諂佞安得不則之六也六極者蓋以禍之重者為先輕者為後也君不處極則歸之君臣民不歸極則歸之臣民人君可不以此自懲而因以懲天下之臣民也哉五福以通乎上下者言之用天之道分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民之富庶民之福也士大夫而上由是而推若貴則天所設以理天職而治天民天下之不能皆貴也安得列而為福也此福極之所以無貴賤也○攸好德攸字不可脫謂所好者德也常凝壽富康寧考終命謂之福可也若攸好德乃人事之所當自盡而亦以福言何也蓋人之好德與否亦稟之于天也人有剛柔之性而遇其善者為難剛柔之不善者六極之所謂惡與弱是也則攸好德者其即周子所謂剛善為直為義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柔善為惠為順為異者然以其稟之于天亦若貧富壽夭各有分定故亦謂之福○日記曰富貴壽考出于天攸好德由于人乃兼列而為五福何也此五福之主也由此而後其四者可謂之福民之學知德者實鮮矣則好德非福而何自求多福人也而亦天也○按福福即善惡之影不自外來故福言好德極言惡弱乃推其本主命在我不在天不恃君相能造命而已學者不信自心而委之冥冥之中泉

亦猶是也子于族契得大臣格心之義故表而出之

曰定明王慎德惟德其物

此二節先舉明王之事告之首節舊在慎德載以慎德為主或
在成賓載以上是述聖德感人之遠下是著遠人貢物之常此
此說恐慎德意無著落而成賓四句意本一貫而兩分之尤不
見重貢無異物意不可從余謂只當以述聖人謹德之所致以
見好尚之端渾敦而滿中相承說下不露斷續痕則于文勢自
順且覺渾融矣明王且泛說只暗用篇內意請不必用堯舜禹
湯實事亦不可拘拘條件遂好尚雖慎德之要然亦不可專以
為說蓋慎德體段還大此之過其一端耳言慎則雖德已盛大
而猶不敢怨于細行之謹惟恐忘心之生于忽也別記所謂念

而猶不敢怨于細行之謹惟恐忘心之生于忽也別記所謂念

五

無妄動而犹不辭于操存事無過舉而犹不忽于微細是也四
夷咸賓只是德之所感不在好尚而要之不敢以異物來貢者
知明王能謹德必能謹好尚而不敢以玩物躋之也賓字雖是
來服亦要見作賓意通乃就四夷說貢方物正是成賓處無
有及畢字正見成意惟字要得註無異物意服食器是事用
字總承重德之所致說乃遠人自無異物蓋貢方物所以表慕
德之誠無異物尤可驗慎德之致也正義曰玄纁紵紕供服也
楅棣菁茅伊食也羽毛齒革琤琮錫供器用也不貢彼之辭
得不求我之無用明王慎德而四夷之慕德向化者自無異物

之貢則契何為乎來此無乃西戎之未諒王心而王德之可不

至乎何待受之然後為非也○次節展親載是明王昭德之致
于侯邦而因致侯邦之仰德也德之致即謹德所感貢方物者
也如分陳以肅侯氏之矢寶玉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魯有封
父之矚焉晉有密須之鼓鞞闕之甲故分伯叔非無方物也而
以寶玉為重所以示親親分異姓未必無琬玉也而以方物為
重所以示服遠互文見意各舉所重而言耳無替厥服謂正衣
見德修屏翰之忠時庸展親謂罔不承德而篤本支之誼雖出
于自然之感若有以使之然者非即以物分賜便要責之盡職
展親也方云重寓意于物不重不私其有上蓋公天下來王之

而猶不敢怨于細行之謹惟恐忘心之生于忽也別記所謂念

五

物以登天下尊王之心也來女皆申勸之盡舊職意無替厥服
在職上見展親在情上見都美若屏意人不易物人即同姓異
姓諸侯也物即方物與琬玉也二句說非是一正一反只重
在一德字末宜打轉盡職展親意蓋諸侯感錫予之恩皆以方
物來不自來德所致也今以賜我是以德錫之物之所在即德
之所在也故不敢易其物而以德視之則所以盡其職而厚其
親者不容已矣末補利民裕後意亦得○新安陳氏曰必服食
器用之常物始足以見君德之所致若異物適足以昭君之不
德物皆君德之所致則此物非徒物也即君之德也陳氏註曰
以物視物則金玉輕于鴻毛以德見物雖一介重于九鼎林氏

曰肅慎氏之失夏后氏之寶諸侯之子孫世守而不失也
也不然是亦瑣矣而已何足貴哉金仁山曰器物之微以德
致亦以德示而下以德視之若葵之為物上下皆非所以為德
矣○明王慎德三節首二節截是詳先生謹德之化而勉君之
修德也○明王慎德至通人安首二節作一段言明王謹德之
應德盛衰志作一段言不慎德之害道寧至人安作一段則為
謹德之要也○明王慎德至狎侮述明王修德屢有感乎人勉
後王修德自無忽乎人○明王慎德二節總是述明王慎德之
化而因著其昭德之應也或云上言明王謹德之不玩物下言
謹德之不玩人非是亦用下陳氏林氏意謹畢獻方物至展觀

南書要旨 卷十九

陳氏經曰四矣不敢私其物所以表奉上之誠聖人不敢私其
物所以示錫予之恩予異姓固昭德之致公同姓以珎玉亦德
所致也林氏曰禁之為物小不可為服食大不可為器用疎不
可以昭德于異姓親不可展親于同姓○王乃昭德之致二節
昭德四句與不玩人意應人不易物與盡人心意應

德盛不狎侮主則通人安

上遂言明王以起之此下五節乃告武王以謹德之事首節戒
其玩人在首句截德盛之人心無斯頃之不莊不敬而慢易之
私不得以入之故勸密周旋中禮自無狎侮之事此論理非
指明王亦非指武王也謹德不可不極其至意要見謹之至則

敬恒勝急義恒勝欲即是德盛處謹字正與狎侮相反謹德嘗
極其至情遷于物則恩薄于人此持衡之勢也武王之德已無
不盛召公恐萬一因貢葵一節有損至德於物者重則于人者
輕而孰知輕人之不可弑言此以深警動之盛德無工夫盛字
重看乃謹德之功既盡而充積至此者○陳氏大猷曰德愈勝
者禮愈恭德盛則心無限量自不狎侮人狎侮之形由德薄心
隘而驕矜乘之也此因言慎德而推廣言之狎侮則非所以慎
德矣君子小人以位言也君子以心事上者狎侮之則見幾而
作智不效謀勇不效力安能盡其心小人以力事上者狎侮之
則志沒心離事則不終守則不固安能盡其力○不役耳目二

南書要旨 卷十九

句是戒其玩物一串意不可平看夫人之一身心為主而耳目
為役其常也然物之誘人因視聽而入目悅色耳悅聲苟非心
有所主未有不為耳目所役者為耳目所役則耳目為主于是
乖違乎義理之正汨沒于物誘之中而百度鮮有得其正矣故
必使耳目聽命于心而後可也○別記曰耳目所該者廣不專
指聲色大凡外物可以移人者皆從耳目而入言頃心為主不
可為耳目所役百度者凡百所為皆有法度也正即度之所在
也杜預左傳云百度百事之節也此不役耳目百度惟貞亦謂
志不可役百事之節也惟其正如與居有節或以游吹聲色燕
飲而失與居之正皆為耳目所役也如號令政事有節或求取

不合于禮納受不以其正而藝王言廣政體亦為耳目所模也
○玩入喪德玩物喪志申言玩人玩物之害如此德盛不狎侮
有狎侮即喪德矣不役耳目者志也玩物即喪志矣德以平日
所養而言志以心之所主而言德以敬而聚故以驕滅敬則喪
德志以正而主故以欲勝剛則喪志然德喪則志亦乖志喪則
德亦敗二者亦相因也玩只是戲弄但施于人則無敬畏之心
施于物則有耽嗜之意此不同者玩人由于玩物喪志則必喪
德矣未有溺志于物而可以修德者受繫乃玩物便不能聽訓
戒之言非玩人而何○其氏曰凡人于物所不可無若馳玩不
舍則發志矣惟以道義養心則志不為物所移故曰志以道寧
向書要旨 卷十九 六

求德在其中矣志與道相安則在外之紛華盛麗皆不能入不
為彼所搖奪湛然獨與神明居故謂之寧寧是泊然不動下
之謂接謂納言之接于耳有是有非當以道為之權衡如其道
雖逆耳當從如其非道雖遜志宜拒故曰言以道接志就將發
時說言就聽時說感物而發者已之志也必乘其時發而省察
之使皆發于天理之當然而不涉于人欲之危是之謂以道而
寧數發于起者人之言也必即其所奏而揆度之必合于天理
之公而不拘于己私之偏是之謂以道而接按註中不妄發不妄
受非落一層事妄發者發于耳目之所玩也道者人心之正理
以道養心則物欲不擾而天君泰然是之謂寧寧衆多之言交至
向書要旨 卷十九 七

吾前何以受之曰道為權衡是非當否折之以理雖欲淫邪適
其能還乎況之謂接道寧即惟精惟一之謂道接即勿論勿庸
之謂所謂聖賢傳授心法而謹德之大端也末後須寫不可受
藝當聽訓告意謂受繫則志動于物是非以道寧也言畏逆耳
是非以道接也○林氏曰藝之獻必甘言以告納亦必有言其
可受者太保言不當受乃若言逆耳以道揆之則知所從違矣
或以此二句分玩人玩物非是此二句若搭上演人玩物出只
當開關說不可扭合上二句戒之也下二句勉之也能戒玩人
玩物則志德不喪而道寧道接在其中矣惟道寧道接則志無
妄發言無妄受而無玩人玩物之失亦在其中矣如云已之志

有理欲之分而發于義理者道也故不可以玩物而喪之也必
以道而寧使順適于天理之正而不陷于人欲之危則志不妄
發而聽言之本于此立矣存乎中者不有以應乎外耶人之言
有順逆之殊而順于理者道也故不可以狎侮而接之也必以
道而接之使逆于心者必求其道而遜于志者必求諸非道則
言不妄受而持志之功有所資矣制乎外者不有以養其中耶
如此者亦無害○不佞無益節又抽出謹好尚一事而致丁寧
之意亦謹德之一事也功乃成民乃足遠人格適人安正見當
謹之意二乃字二則字重看功成民足一節也犬馬至遠人格
二節也末三句三節也要見益切至之意也無益與異物猶泛
言之至犬馬奇獸則指言也至所寶惟賢發字見此外人
主無當留其心者寶非其實過人且不安則切之矣○一說
以功成爲一節民足爲一節遠格適安爲一節一說以不作
無益二句爲一節以事言之不貴至遠人格爲一節以物言也
所寶二句爲一節以人言也亦通○遊觀爲無益勤勵乃有益
也奇巧之物不可貴服食器用爲可貴也不作則謹德之外無
容心故功乃成不貴則謹德之外無過求故民乃足二乃字重
受藝則爲遊觀之一事奇巧之一物矣游觀廢時失事故謂之
無益不以之爲萬幾之妨則事專于爲民故民功得成奇巧勞
民傷財故謂之異物不貴之而賤用物之常則供止于惟正故

民財以足無益之作有益之害也異物之貴用物之傷也未有
溺于彼而不病于此者故戒其勿以彼而害此也○別記云無
益不止游觀異物不止奇巧傳舉此爲例耳如漢景帝所雕雕
文刻鏤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此正所謂作無益
以害有益者也天布帛以爲溫而責纂組之華什器以爲用而
尚雕鏤之巧誠不以用亦祇以異不過以悅人之觀美而已人
主之好尚如是則有益之事爲所妨廢何以成安養之功用非
所貴責非所用傷用傷財下日趨于淫巧而飢寒之所由生也
民何以足哉不貴異物賤用物則民生之者衆爲之者疾故我
馬以用物相尚而買還者無自無不給之用故民乃足不特誅
求不擾民無妄廢而已犬馬非其土性吾則不畜而禽獸出于
功奇則則不育二者皆遠物不畜不畜便是所寶惟賢正與
好尚無可窺而遠人懷德之心益堅此遠人之所以格也以周
穆王得白狐白鹿而荒服因以不至反看便是所寶惟賢正與
上五不字相形而遠人通人亦相對以見意要祇得他意出賢
字中有草位重祿諫行言聽者謂之惟者見其實惟在賢而不
在玩好也惟字重通人在中爲之人也安字承上寶字蓋所寶
惟在賢則好尚謹而無暴征橫飲之擾而民安矣賢者之澤常
說不重○正義曰晉惠帝小駟旋濟見獲馬非土性故也周記
曰夫犬馬非其土性與珍禽可獸之屬其爲物至微而人主

好之者以其壞異來自殊方之貴之也此心一故不惟力非以謹德而亦使人得而窺之足以誘遠人向化之心矣故不遠物則遠人格上文固玩物而推明玩人之失至此因實物之戒而歸于寶賢之意所寶惟賢則中國之人既免誅求之擾又蒙膏澤之潤所以安也夫通人不妄則雖單于稽顙于庭越裳重九譯而至何補于事哉○德威不必振于殊俗而中國先有又安之效琛賁不必來于荒遠而海宇先有寧謐之功程子曰人主之勢心之所向天下風靡景從珍禽奇獸實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無不可致蓋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力也若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崇之幽不可求何山林之深不可入

尚書要旨

卷十九

十

林之深不可入此則好尚可謂極其嚴而謹德之功益至而無遺矣○此五節以玩人玩物二者反覆言之不作無益不貴異物不寶遠物是已之志以道而寧也所寶惟賢是不玩人也人之言以道而為矣○德威不狎侮至惟乃世王第五節截詳告君以謹德必示其期其效也○德盛至罔或不動通人安截上數節是謹德條作末一節是謹德工夫舊以謹德之事破未安一說上謹德之事不止于一端下謹德之功無間于一時意亦是似乎了亦須重下句○德盛至通人安或在通人安截或在道接截不如以戒玩好盡交修謹好尚此召公畫一告武王謹德之條目作意是○德盛二節上

告以謹德而不玩人下告以謹德而不玩物蓋受契則愛民好士之意輕非所以謹德而玩人矣節欲檢身之意危非所以謹德而玩物矣上戒其玩人是志不可滿下戒其玩物是欲不可縱○德盛三節不攸二句亦永德盛說末上二節是言盛德者無玩人玩物之失下節是言有此失必至于虧此德也志者心之所之喪志即是喪心之德也下節當作推言不作申言○狎侮君子至言以道接喪志截上言反覆言當謹德意下正是謹德也一說上是治其不下是正其本更詳之○玩人喪德二節有一戒一勉意見得人君玩人玩物必至于喪志與德德不謹之故也苟能主此存心聽言之要則能謹其德而自無玩人玩

尚書要旨

卷十九

十

物之失矣皆就謹德發揮一說分應已之志以道而寧則不玩物而喪志人之言以道而接則不玩人而喪德更詳之○志以道寧至世王告君以謹德也其事詳勉君以致勤也其效大勳字內包道寧道接不作不責不寶所寶意生民安王業永內包成功民足遠格爾安意○志以道寧二節上致謹于持養下致謹于好尚者謹德之事也或以下為道寧道接之實或以為道寧道接之效非也○沈以上為防好尚之原下為謹好尚之意亦是此是謹德條目○嗚呼節方是工夫一說上節是告以存中制外以謹其德下節于存中制外內面提出細事以戒之即上文所謂不玩人物之事下文所謂細行一實也又有以二節

平看者更詳之

嗚呼風夜固或不動

惟乃世王
依註作謹德工夫下正見萬一不可不動處張雨川曰既明白
利害陳于前則又與歎使武王知所歸其歸何在動而已蓋急
心一萌則百邪皆至呂氏謂此即謹德工夫者蓋人心惟常動
故德無微而者動若謂功德已盛而風夜之間萬有一暫止息
焉則有乘其間而入之者矣為山九仞之喻正以平日積累而
一事不謹即能為大德之累惟乾乾日昃慎終如始乃為得之
知一簣能虧九仞之山則知細行不可以不矜知細行不可以
不矜則知風夜不可以不動矣固或不動還宜泛說時說以為

尚書

卷十九

上

上陳玩入玩物之戒存心聽言之要勤政阜民之方裕遠安通
之道即所勤之事不必從勤者謹之見于事也欲之乘人也遇
于有所間而入遇無所間而止故風夜不可萬一之不動萬一
不動則私欲得乘其隙矣矜者矜持之謂大德乃細行所積非
細行之外有大德也且事無巨細皆宰于此心此心檢點不及
處就是大德虧損處為山二句即上二句之喻山以九仞而一
簣未成終虧全體見細行不是細行正是大德所待而成故曰
終累大德也然則風夜安可有萬一之不動乎今真整雖細行
然使萬一謂無傷而受之則窺伺之心起而向化之念微吾恐
所謂威德廣被者從茲墮矣通節只泛泛說去而受禁意于言

終未見之乃為得肯時說以之入機殊無味○日記云以

學藝之事為小知細行不矜終累大德蓋必無所不謹備之
山九仞功虧一簣以見一暫止息則前功盡棄矣○呂氏曰當
于一頓一笑一動一止之時仔細體察蓋小處易得放過功虧
一簣非止欠一簣做了便是聖人雖作之不已常若欠一簣陳
氏曰人生常持未成之心于既成之日可也○允迪茲字緊
帶風夜固或不動一句而全篇即在其中允迪者以誠懇惻怛
之心而身體之也下點細行能矜而功不虧一簣大德無累而
德可並於明王意生民保其居是由吾一念之常慎則幾微毫
忽之間無足以遺害于民者故得各安其生也惟乃世王者一

尚書

卷十九

下

念常慎則幾微毫忽之間皆足以垂範于後而子孫法之可以
永守王業矣上文論其事及其工夫至此又勸勉之也世王重
在得可繼之道道字上非基業也修有于一身者甚小而貽福
于天下者甚弘禱節于一時者甚微而燕翼于後世者甚遠○
按生民保其居而王業可永玩經傳語勢則一直說下為是傳
示人主一身實為萬化之原苟于理有毫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
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說得明透不可忽過首節
或字細行一簣字此註中毫髮字要看蓋武王功德已至恐于
微處檢點有不到故欲其兢兢戒謹如執玉如捧盈而後天下
萬世有所承藉也

金縢

此篇本兩載事合為一篇前半載紀周公現禱請命而武王疾瘳之事也後半載紀周公避流言而居東及成王迎歸之事也俱見周公之忠誠感鬼神而參天地處

既克商二年至我乃屏璧與珪

首節史臣將敘周公之告神而先述其始事也曰克商二年便見王室之莫未久生民之服未固而不可無武王意○穆敬而有和意告神則必敬而二人同心百執事咸在所謂和也夫曰為王則于君有忠愛之心曰穆則事神有肅謹之意二公之意未為不善但卜止武王之安否則忠愛或有所未盡禮如朝

尚書要旨

卷十九

十四

廷之卜筮則人不免于動搖故周公辭之二公之意但能用朝廷之禮以知吉凶而于家廷父子之間氣通于親戚應幽明之理著蒿懷恤之情有未親其深者既難以語二公以拂其意而又恐二公既卜則已又不可再卜以瀆神故必托辭以却之而後可也二公之卜須動朝廷之禮如王與大夫盡弁之類周公因二公之言而有悟于心以為必其無煩二公此乃我之事耳蓋公以王之懿親氣息達于祖考為天下為兄迫切可厭于在天之靈自信其誠之有感必通所謂以旦代某之身非周公雖宜任之非周公誰敢言之此周公所以自任為已之事也公既以已事行之故得執家人之禮而安夫支子為臣不入廟之義

古者有事祖考當時無廟與不得入廟則為壇以祭禮人不得不入祭祖故周公不敢入廟而為壇既不入廟而為壇則當時

而祝之文知之者必寡雖二公亦未之知及卜時則依舊如公穆卜之事行之而一時舉朝亦但知武王之疾得吉卜而已其所以感格幽明之故則未之或知也植古置字置禮于三王壇以禮神東珪公自執桓圭也○史乃冊祝四節皆告神之祠本告神云元孫登而此諱之者後成王開歷得書讀至此字口改為某史官因之遺厲虐疾者常人疾多自致聖人無致疾之道偶與天之厲氣相值故云若爾三王是有保護元子之責于天者也當任其責以保護之不可令其死如必欲其死以服事

尚書要旨

卷十九

十五

爾三王則請以旦代某之身焉是有元子之責于天謂武王既為承宗祀繼大業之元子則保護之者其責在三王矣且所以當代某之身者何也以旦多材藝善事見神元孫之死不若旦之死也三王所以當任保護之責者何也以元孫受命帝庭而佑西方先後所賴旦之生不若元孫之生也張氏曰周公以為取已以事鬼神留武王而佑四方豈不當乎○乃命二句一氣說即恭替作君師寵綏四方意蓋天祐下民作之君師此實命也武王受之于帝庭而布文德以佑助四方其創業垂統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使本文百世藉其餘休以君臨天下而天下之民莫不奉公守法而祇畏之總見任大責重可以死而不

必拘已然未然○乃命二句乃定于孫于地下之本四方之民
罔不祇畏即定于孫于地下之實觀註使字可見下地判之
在天而言祇畏謂祇畏于孫也○時說以上一句見為當時之
倚賴下二句見為子孫之倚賴非是或以後二句承上文說來
言子孫賴此文德而定于地下四方之民休此文德而敬畏之
不違亦通於是又嘆息言三王當任保護之責于天毋令其死
而墜失天之降寶命則不惟元孫得終天所以命之責以定
地下之子孫而先王在天之靈亦永有所依歸而血食無窮矣
先王三王之祖考后稷之屬也先王建邦啟土稱先王可見○
日記云元孫任大責重乃受命于上帝之庭布佑四方用能定

而書要旨

卷十九

七

爾子孫于下地使四方之民無不祇畏是其生則所繫于天下
者當有無窮之事未可以死故嘆息言三王當無墜失天之降
命庶幾先王之宗祀亦永有所賴以存也天下初定民心易
也武王而無則事未可知是寶命之墜不墜繫武王之存不存
以依歸三王若不任其保護之責而使天降之寶命一失則不
惟下地之子孫不定而先王亦失其所依歸矣感動三王最在
此數語三王純孝也縱曰無意于爾子孫其無意于先王乎許
不許以龜之吉不吉知之許謂疾瘳不必言代死王危則周室
危故不得事神蓋大位者森之窺也危病者邦之伺也武王喪

于克商七八年之後天下大勢已定猶有武庚之叛周室
故使喪于克商二年之時則禍變又將若何周公蓋觀事勢
之必至于此所以欲代武王死也○蘇氏曰死生有可代之理
而世多疑之于觀近世匹夫匹婦為其父母發一至孝之心
以動天地感鬼神者多矣况周公乎且周公之禱非獨弟為兄
臣為君而已乃為天下為先王禱也上帝聽而從之無足疑者
也世之所以疑者以已之多偽而疑聖人之不情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至王翼日乃夢

習吉與吉對看觀其兆已知其吉尚未見占書占書在于金縢
之匱故匱以爲見其占書乃并是吉未見占書已知吉者卜其

而書要旨

卷十九

七

大體見兆之吉凶粗觀可識故知吉也因卜兆而知三王之許
故故言新受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即定爾子孫于下地是也
周公為周室謀者在此武王無害公自謂得永終之命茲惟
炭三王之能念我一人使之安而已○夫我之所禱于先王者
不過圖武王之無害以定我子孫而止耳今觀卜兆之吉是我
能新定三王之命于用祝之餘而我之所圖者茲終矣我其
以璧與琯而歸侯之蓋我圖永終而三王之能念我元孫可知
則我元孫之安固可立而俟也公歸謂卜事畢從壇場

武王既喪王亦未敢謂公

此下記周公成王時事與上文是而截武庚亡國之詞觀現舊

業亦愚者之常情三叔乃宗周之懿親而反欲傾周則其終焉
矣故言三叔而及武庚所以其三叔之罪也言管叔及其群弟
所以甚管叔之罪也大誥言武庚而不及三叔為親者諒也○
我之弗避則人心之危疑愈甚而君臣之嫌隙漸深足于自靖
之義有所不盡何以自獻于三王耶此周公自叙其退居之志
也周公之與二公蓋一體也故密與二公謀之使二公居中鎮
撫國事而身自東出避之因以寧輯東夏但不居中則不利之
謗自息而亂無從生矣故周公居東二年外變不起而內論亦
明向者倡為流言謀作禍亂之人遂得主名成王始知其為管
蔡之罪也成王之惑漸開周公于是為詩四章以貽王而名之

尚書要旨

卷十九

十九

曰鳴鳴以惡鳥之被巢比武庚之敗管蔡以惡鳥之取卵比武
庚之敗王室極道國家之艱難心迹之勞將以冀王之自悟而
王尚在疑信之間故未能還公臣不敢請公而已則天變其容
已乎未敢請公者蓋公居東而罪人未得則公之心事未白而
成王以其積疑之心即大義以責公公又何辭惟天下公論不
容朕戚而罪人既得于是公為詩以貽王而王始漸悟亦未敢
謂公矣然而未能還公也呂氏曰王必謂公而未敢斷謂未敢
則悔過之根也○日記曰成王之悟雖因得書而其機又在貽
詩故史氏記之○日記曰鳴鳴四章蓋極道武庚之情武庚之
情究明則成王之疑自釋大誥曰國小朕誕敢紀其緒曰于後

反鄙我周邦此武庚之情而此詩所謂毀我室與侮予者
庚雖包藏禍心而王室未有釁則亦安從而發我不幸而三
者入其機械之中為所惑誘所謂既取我子者也三監為武
庚所取欲動搖周室而不問周公則不可動于是流言曰公將
不利于孺子此其謀欲使周室先自生釁而後起而圖之也而
成王果不能無疑周公知之為國為兄忠誠懇至身代死
且有不愧死肯奪兄子之位乎則前日之總攬大權一切
之迹如日出而水泮而公勤勞之德隱而未見者如撥雲霧而
見青天無復纖翳而成王之心始洞然矣夫一時請命焉足以
盡周公勤勞之事哉而上止以請命一事為德則其所未諒乎

尚書要旨

卷十九

十九

公者尚多也而可乎○其勿勝卜者今日之變已知其所未
無煩卜也亦字要者蓋親迎則不惟賸既往之愆以應天變而
于國家崇德報功之典亦宜之矣大風之後有雨風必止風之
衰而將止也必反如先是東風變西則止○林氏曰凡未為木
所仆而不能自立者則為之起而築之○新安陳氏曰成王未
知周公則天之為雷風懼未既知周公則天為之反風起未感
應之速如影響然天豈在君心外耶○周公東征事前後諸于
後丙戌周成王元年周公相踐祚而治命周公于伯禽代就封
于魯管叔及蔡叔霍叔流言周公居東二年周公居東三年周
公為詩以貽王于是而不退去以待王心之察不惟非大臣自

處之義其不及實森人之口乎于是告二公以當夫之義而
位以去之周公自處之義則項氏所謂既不居中則不利之計
自息者最為得之乃若國事之重則有二公在焉因不嫌于無
所托而輕委之以去也既去而周公亦不汲汲于自明及居二
年而罪人之王名主自得之蓋森人雖能為幻于一時而徐之
未有不情見意露者也周公于是究其本謀之所自而直以武
庚之情陳之于王王可悟矣而武庚之叛未形也故未能決然
遂以公為是而亦未敢請公為非焉周公陳武庚之情而一已
之心迹不足復言乃若武庚之志欲紀亡殷之緒復其舊物而
覆我周室其禍不在周公之身而已也王雖或已知周公之無
他而或未足以及此誠周曰子羽譙譙子尾修子室翹翹風
而所深撫子維音曉言憂在王室而已之鳴不得不急也武
庚若起王室安危有未可知者此感喻王之深也

秋大熟未獲至歲則大熟

夫周公居東之故不白而管叔得入王室以攬天下之權而自
用則勢必將及周公而孺子之不利尚不免矣是天棄周而不
之佑而先王之世德在天可為後世憑藉者固不至此也故天
動威以彰之發首秋大熟未獲與後木所偃起而築之歲則大
熟皆主禾言禾所偃禾為木所偃也築者築禾也大木斯拔為
偃禾言也禾之成否關乎歲事歲之豐凶關乎民生故以風傷

木為大變詳書之公命言是周公之分也但當周視之時
恐人心之搖動故雖知也而不言及流言之起又值人心危疑
故欲言之而不敢耳○諸史百執事既如公請命之事而不言
何也日方流言之時主少國疑雖周公且難于自明雖尊如一
公且難為周公明而區區下吏敢密其喙則其不言何足怪
者勛勞王事時說俱指自以為功而祝請命詔愚謂不然公之
攝政也以天下為己任視國事如家事則艱險有所不辭德
有所不避此流言之所以布而幼冲之聽所以不能不疑其迹
而難諒其心也故曰惟予冲人弗及知及得金縢之書而後秋
大雷電以風王迎周公于東出郊而反風管叔及蔡叔霍叔與

武庚叛奄維夷徐戎皆叛作大誥東征

大誥

此篇以討叛卜言之義與天命人事之不可違者反覆開論之
○金仁山曰三叔武庚叛周于殷而不同于情武庚之叛意在復商三監之叛意在得周也至于奄之叛意不過助商而淮夷之叛則外乘應商之聲內憾周公之子其意在又得魯是以相延而起抑當是時其為周之禍亦烈矣武庚挾殷鑒之頑民而三監各挾其國之衆東至于奄南至于淮夷徐或自秦漢之勢言之所謂山東大抵皆反者也故邦君御事者非不知殷之當烈也特以時勢之艱大故欲違卜自守耳是以大誥一篇不及尚書要旨 卷二十

其化惟釋其艱大之疑與其違卜之說自辟于冲人以下釋其艱大也子惟小子以下釋其違卜也爾惟舊人以下釋其艱大也子曷其極卜以下釋其違卜也若夫事理故不待言矣

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王天降威用
二節反覆言東征之不察已也首節不少延截言我不為天所恤降害于周遂使受無疆歷服如武王者遂喪而不少待也武王既喪則嗣此歷服者非予冲人子其任大其責重如此苟不能明義理識時勢禍福于隱伏而不知亂生于比周而不知則是養禍殃民而非所以導之于安康之域矣是人事之顯然者且有米至况曰其能于天命之難講者格而知之以應歷服于

無窮乎○歷以統緒言帝王相傳之次第也服以疆域言而

旬男采衛也皆維天所命而人自以私意蔽之則理有所當然而勢有所不得不然者皆情焉不見故責自造也造哲建民庶謂眼前事理之當不者情猶討言成王意謂討叛安民目前理明甚于此尚昧而不能決則何以仰承天眷而嗣守基業于無窮乎○或云無極言其大之至非延于无窮意數言大意已盡下復反覆論之○上大之言已盡而意有不尽者故已而有不能已之意在大功載大功以上俱泛以除玃去暴讎直至于不敢閉廢方說出伐武庚事現註今武庚不靖語意可見若談潮水若字緊承上文不能尽人事以保天命意說諸字從湯字尚書要旨 卷二十

上生未渡水曰涉渡訖曰濟求朕攸濟是喻已必欲尽人以保天命也○數責三句是求濟之道總應造哲建民庶以保天命之意不可以數責耶造哲數命貼格知亦不可以濟之之道何如并何以濟之等語作過文二數字與下一開字相對看責也前人受命也而當敷也故欲敷之以不忘前人之功天之威用所不可開也故不敢開之而不申天討是義○數責二句平章不忘大功故字承上二句一直說下不必說推數責二句之中與章法度國家之氣餘光彩攸存所謂責也前人受命所謂皇天眷命惟我有周誕受多方者也今武庚不靖是蔑王紀于天討若不討則法紀不張无以明示四方非所以敷責也彼敢挾

其喪亡之餘伺我王室之變妄謂天命可圖則非所以敷前人受命也夫武王受天下之大功今幾何時若無敷揚振起氣象是委之地矣故敷敷敷前人受命者所以不忘武王受天下之大功蓋與章修明基業開大則四海永清之烈萬年一日也修明開大只是不致廢損便是非高一層語○一說以敷敷敷受命一串說夏氏曰敷布資飾之事以敷布振張前人所受之命于此不忘前人之大功烈也○精蘊云借亂之臣竊據土宇乃法度之所當計者也于法當誅討者即誅討之所以修明其法而平其僭亂矣其竊據以復吾之土宇乃開大乎基業也亦是○大意云于惟小子未更于事承歷服之六臨弗康之民若涉尚書要旨 卷上

忘矣今修明開大正所以不忘其大功也不可以大功資命作一播者了○今武庚不靖天固誅之明法度而恢基業于是乎在予敢開抑天降威用而不行討乎不開天降威命則入事盡而天命可永保矣

寧王遺我大寶龜 朕卜并吉

上言事理當盡之意此下始以卜言以天命決人耶反覆言之以免群心之斷而不疑也將言伐殷卜吉之事故言卜吉之驗以見其不可違而殷小腆一節即承上越茲茲而言之今養一節正言伐殷卜吉之事○將言卜伐武庚之吉故先本大寶龜之遺于寧王西土之大難之見于前兆紹天明之靈灼灼可驗如此豈可違哉此蓋武王初崩之時泛卜時事之吉凶而有此兆也龜曰大寶貴重之詞所謂國之守龜也介紹所以傳人之意龜為天之介紹以傳天之意故曰紹天明者吉山之理昭然者也西土指宗周對東方諸國而言言異日天下有變將有與兵致討之事于西土而西土之人皆有事于從征而不安靜二句一意不靜即所謂有大難者也○別記云天時有變人事艱虞之會故曰大難東方有亂西土奔命之秋故曰不靜武庚未叛西土方燕然而龜之預告已如此所謂見乎著龜者也及此果燕燕而動所謂大難不靜者果驗矣有大難與後大難人等語相應○朕小腆承越茲茲而方說及武庚事紀

叙略住夫三叔稱兵以公將不利于孺子也而其實遂武庚之計武庚之心曰予復反鄙我周邦也故直指其情此情既破而烏合之勢不待見王師而瓦解之不服矣吳楚非七國連衡則不能叛七國非以龜錯削地則不同叛武庚非三監為之用則不能叛三監非信其誘惑之言則不同叛三監雖至愚豈不知武庚得復周邦反鄙之不為已利乎信其誘惑之言忽其小勝之無能為而反欲賴其為已用也吁三監真愚哉○今泰繫承上節說來得天得人平婦重卜吉上在圖功哉十夫是民之賢者不是亂臣十人武庚蠢動方始于今日而民獻十夫即集于明日人心之公不疾而速如此救寧就伐武庚說應敷實數

南書要旨 卷二十 五

受命武之圖功應不忘大功此是十夫欲輔成王如此作未然看我有大事休是成王自知非謂十人知之也大事休為伐武庚必勝也○別記曰今泰今翼日舉武庚蠢動之明日見大義所在賢者即見之明而應之速不待于時日之多也民之賢者十夫見其衆也未助往撫定商邦而繼嗣武王所圖之功言十夫以武庚為當討也君子之于天下也已不必常是而從衆衆不必常是而從賢賢者人心公義之主也邦君御事之曰艱大者所謂衆不必常是者也從善以十獻為主可謂衆矣蓋邦君御事猶有害之惑而十獻同心則公理所在超乎利害之外者質諸億萬人而皆合可知矣夫不疑朋黨賢者人之著善

也雖不卜亦可決況卜而又吉乎故我有大事所以知其必休者以朕卜三龜而并吉也要記大艱之卜卜于武王方崩之時此并吉之卜卜于將伐武庚之日有主天人平看者○林氏曰民之賢者十夫助我則得人心矣朕卜并吉則得天心矣天人俱應則我周有必勝之理武庚有必亡之勢如之何不征○我有大事休至于得吉卜二節相承予得吉卜并吉之卜蓋前日卜吉之時已嘗告邦君御事今日特舉以為言耳講卜吉要見得卜于向日欲征之時而三龜之兆一同其吉方與下文相應

肆子告我友邦君至用戒丕丕基

此舉當以卜吉之故告邦君御事而邦君御事不欲征以艱大

南書要旨 卷二十 六

民不靖而欲王速卜肆子仲人節破其艱大之說也不欲替上帝節破其速卜之說也○肆子告我友邦君一節承上朕卜并吉說蓋龜從雖可以即事而十夫之翼猶未足以合卿士之從故猶煩化誘之詞異其食同之應後化誘我友邦君正補之此意謂朕卜并吉之言不特今日為汝言之向當武庚弗靖之初當以告我友邦君及諸臣矣曰與大事決大疑必資于卜而予既得吉卜矣予其以爾庶邦之師往伐朕速亡播遷之臣于是予之告爾誠以救寧武功在此一舉不可緩也而爾庶邦君及庶御事無不復我曰事或微小猶可輕舉也蒙非內作猶可外攘也今也勞師動衆而衆之成敗不可知何其艱乎伐恭除凶

而邦之安危于此係何其大乎且民之不靖雖由武庚亦惟在王之官邦君之室發之于房闈而收之于荒遠圖已坤矣此于小子與父老敬事者所以皆謂不可征夫齊大事者以人謀為主今人謀有所不從則神謀難以盡泥王何不違卜而不征乎王官指成王言邦君室指三叔言○日記云始而三叔流言武庚誘之也既而連兵以叛武庚脅之也當時三叔必為戎首其舉兵之詞雖不可知意亦必有所托邦君御事但知三叔流言之舉而不知武庚首禍之情故以王官邦君室為言後半篇俱破此一節意○肆予冲人節深責邦君御事之避事或在自恤截上言已不能辭艱大之責下言群臣當分我艱大之責恐未

其愛其無乃非人臣之義也乎義者宜也君臣之義無所逃于天地之間而勤王之事乃義也避事非義也以成功勉君自勵而相與戮力致討有不客已者不必以群臣相與戮力致討即為成乃寧考圖功而時說不然其說云遠大技艱固可憂矣然君無勞于憂蓋舉事而孤立者始可憂也今我群臣其必分君之憂戡定禍亂以成武王伐紂之功君何以憂為我蓋泥註避事及戮力致討之文而不能得于言外故也○自此章以前皆敘述之語此章以下始為責邦君御事之語○予惟小子節承上文害不違卜而言以著卜之不可違也首二句截夫以卜為卜則占數之術而已殊不知卜者所以結天之明則卜之而在帝命之所在也帝命其可廢乎故即先王小民莫不用卜以見已不可廢卜之意天明即所謂結天明者指卜而言從之則吉違之則凶是可畏也杜我計叛之謀堅我克敵之志輔成我不至基業者惟茲卜也其可違哉○說先王小民用卜了即歎息言上下皆不敢違卜可見天之明命可畏如此今卜伐武庚而吉是天欲篤我前烈與與邦相民同一意耳庸敢違乎正應轉不敢替上帝命句惟卜用下且慢補獨可廢卜乎句恐文勢斷了舊說明畏即指卜伐武庚而吉說見得三龜并吉嚶乎討罪之威不敢違越有不客人為之理寓焉亦通○我有大事至害不違卜首節分上信勝商之有微于卜下舉嘗以卜吉之故告

邦君御事及邦君御事欲王違卜之言以開辨之端難大至
不征對上予惟以爾句看王害不違卜對上予得吉卜看作一
頭兩脚體○不印自恤至無忌于恤以難大貢主大全以大任
責已以大義責臣說○義爾邦君至休畢以前功為主圖功不
基若勤國事受休一例看至基截以群臣舊臣作間架上下
皆有天命人事之不可違意○義爾邦君至不基上是責邦
君御事之不可違事下是曉邦君御事之不可違卜○無忌于
恤至若勤執大意是責臣以終前業而言天意有在于前業下
大亦前人創業之難也是群臣下是舊臣○天明畏至休畢
上節是責告群臣以不可違卜之意因其曰王害不違卜也下
尚書要旨 卷二十 九

節是專責舊臣以當盡成終之責因其曰考翼不可征也

王曰爾惟舊人主爾亦不知天命不易

此四節因上文言考翼不可征欲王違卜故此專為考翼言
前三節破其不可征之說後一節破其違卜之說○爾惟舊人
節以天意言見不可不終武功之意勤執位下分三段肆予句
維承上起下然專屬上句則三段俱從天說起極明整此節三
言天三言予蓋謂天意如此我安敢不如此實相為呼應爾為
武王之舊臣爾大能遠省前日之事爾豈不知寧王創業若此
之勤勞我既知創業之難則當思所以終之而況天意之有在
乎○日說云武王創造之初亦以勤勞艱難而得之則今日之

否關勤勞我者乃我成功之所也按如此說甚得語勝但在勤
執位則不可用○方今四國蠢動國步多艱繁化苦塞而不通
事勢艱難而不易天之勤我亦至矣然實所以鼓我而使之奮
傲我而使之不怠夫固成功之所在也上天仁愛之意如此我
敢不于寧王所圖之事而伐武庚以極卒之矣乎要知警其心
不敢懈怠便是成功之所若說多難興邦則幸武庚之叛以為
利非聖人意也○肆予大化誘我友邦君若承上說則緊接上
句云故予大化誘爾者正欲卒武王之勤勞也若作起下則一
直下去不須用我所以化誘之者何我作過文言龜從雖可以
即事而人謀未協故猶煩化誘之詞冀其貪同之應而民獻十
尚書要旨 卷二十 十

夫以為可伐則天弗悅之詞考之我民而可見矣蓋天雖無言
而民言之公即天意也予曷其不于前寧人之圖功是終乎○
一說化誘串言予大化其固滯而誘之從征者正以天于冥冥
之中輔我以誠信之詞斷然純一不雜耳而天何言我民獻十
夫則固心明天理口代天言者而今以為可伐是上天眷我之
詞考之下民勸伐之詞而可見也○然天不獨關涉乎我也天
亦惟以四國蠢動之故勤勞我民使我速誅滅之而後已如人
有疾必速攻治之非可養患于身也予曷敢不于前寧人輔君
受命之休而伐武庚以畢之矣乎○人而多病則謹身之念勝
而憂念傲人而多難則儆戒之心殷而懈○天之于民也

而勤之天之愛民甚矣若有疾然不思所以去之是養疾也如天災之患何而前休可無畢乎○天闕必我成功而天之愛國也天非悅辭天之愛君也天勤我民若有疾天之愛民也曰事曰功曰休蓋互言之國事勤之事也以所行言即平民伐罪除殘去暴之事圖功勤之功也以所成言即永清四海大定天下之功休者勤之所受也以受命言即尚理有祿受有啟命之休是皆勤之所為也極卒終畢直指伐武庚言既言寧王又言寧人者蓋謂寧人之功我尚思終之寧人之休我尚思畢之况爾舊人乎大抵寧王寧人以除亂安民為事而成功于世受休于天者今遼不幸有戎庚之亂使不討定則前事有不卒

前功有不終前休有不畢夫不訖事之咎誰則執之哉固不敢

解爾舊人與寧人昔自同功一體者亦何以自解乎○若昔朕

其近節以人事申論不可不終武庚之意難日思略任朕言難

日思與冲人永思艱相應傳以厥考翼其肯曰予有後弗棄基

為推出一層說故井作室耕田為三節以資法與昔論武王之

開創以堂構喻今日之平亂以構獲喻守成長遠之事今日正

如堂之終定基棟之未降種儘其事在尚且怠惰則何望其他

責在我身則欲于我身畢之故曰予曷敢不越印牧寧王太命

○永上言特言天意而在前功當然即人事亦有不得不然者

若昔我欲往征東之時朕亦言其事之艱大而日思之矣非然

舉也爾前人有作後人當於有不可以釋而自阻者以作室喻之父既底定廣狹高下矣所以堂之構之者厥子責也今乃不肯為之堂基况肯為之造屋乎以耕田喻之父既反土而苗矣所以播之獲之者厥子責也今乃不肯為之播種况肯俟其成而刈獲之乎○孔氏曰不為其易則難者可知矣○為之子者如此則父之敬事者其肯曰我有後嗣弗棄我之基業乎今武王之定天下誠若室之與田而立經陳紀周底定而敷苗之矣討平叛亂則堂構也延綿國祚則播獲也今不能討平四國以終武王立國之業必不能傳祚萬世以慰武王在天之靈然則我何敢不及我身之存除殘去暴以撫存武王之大命而為肯

構育獲弗棄基之子乎以承上章卒事終功畢休之意復取喻

而深切言之假如有田苗而不播播而不獲有室底法而不堂

堂而不構謂之事卒與不卒功終與不終休畢與不畢乎○上

節原天意而以君道自勉此節推人事而以子道自任一不忘

大功之心也○是在我身也有子道焉故當終乎武功而在爾也

有且道焉猶當急乎民患何也故武王之治天下樹之藩屏四

國皆其友邦也綏厥兆民百姓皆其赤子也自武王而臨之固猶父兄自群臣而事之不猶民養乎今四國蠢動害及爾寡若為兄考者有友攻伐其子兄考佳矣而保翼之者有民養焉豈可反勸其攻伐而不之救哉四國害武王之民而爾乃悍于征

役乃雖無勸之之心而長其患而不救是亦勸之而已矣為人臣者當如是耶○武功固所當終而民被四國之害尤不可以不救援者故以兄考譬之而要之被害之民乃武王之民則救民之患正所以終武功也○肆戎節以令普言責邦君御事之不知天命歎息言天下之事成于勇而阻于畏故爾邦君御事之憚征者由其心之有所畏縮而不舒放也爾其肆哉且以年王之事為爾言之昔紂以昏德亂天下而武王伐之事功丕著而四海永清貴命一新而四方稱德邦由此而興焉者非武王之獨能也亦有明哲之士為之輔耳而所謂明哲者亦惟亂臣十人猶復至到故心與天通能知其禍福之幾于先及周德尚書要旨 卷二十 十三

日隆天休滋至所謂樂然者初無形聲之可驗亦惟十人與武王同心同德有以悟其教用休之意于不言之表○時說以上句屬紂說言十人心與天通竹與知合為能迪知上帝福澤之命而商紂有必亡之幾以及上天輔周之忱而武王有必興之勢○十人有知天之德如此以此贊襄武王克商受命用夷厥師所謂與邦也當此時也于爾諸臣奚賴焉而爾猶不敢違越武王法制憚于征伐况今武王死天降禍于周四國之人首倡大難逼近京師而起兵相近重其害大近相攻于其室言其為害迫近比武王伐紂救民猶為亂在彼因本國故無寧而事危勢迫如此其視武王之時為何如其所賴于臣

又何如爾乃以為不可如以今視昔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違越夫視十人迪知帝命之心何如爾視爾昔時不敢易法之心何如耶○在武王時商罪實盈不可不討天命如此若作有周廢卜協吉天之樂忱又如此在今日武庚作亂不可不討天命亦如此民獻于翼朕卜并言天之樂忱亦又如此是今昔之事理也然在昔有十人之輔而爾舊人亦不敢易武王之法今考翼不可征則不惟易我之法而言害不遠卜則亦不知天命之不可易矣順上從征君之法不可易也奉天討天之命尤不可易也以前時奉法之心為今日順天之義則與迪知者雖有間而與與邦者實同功矣不亦美乎而易字相形者俱遠越之尚書要旨 卷二十 十四

謂奉天討罪即君之法也○爾惟舊人三節對上于造天伐紂者嗚呼肆伐即對上不致替上帝命節省分對則爾惟舊人二節對于造天伐四句若兄考節對爾惟舊人四句上言今日之事遠大校爾我固不暇自卸伐武庚以終武功矣然以義言之爾當安我不可不伐武庚以終武功也爾小子以為爾大不可征何我爾亦不知帝命之不可替矣此言今日之事以天命人心視之我故當伐武庚以終武功矣然爾爾君必安民不可不救援民患當伐武庚以終武功也爾考翼以為爾大不可征我爾亦不知天命之不可易矣○爾惟舊人節即篇末所謂往推寧王寧人不可不戒之功若昔朕其近二節所謂近指武王

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責○天關密至易法二節我以爲然
註歷推寧王寧人不可不終之功近指邦君御事不可不終之
責立說○天關密合下節分節截上原天意而明前功之當終
蓋以君道自勉下即人事而著前功之當終蓋以子道自任若
出至其勸弗救上二節是詳前烈之當終下指民患之當救皆
是諭舊臣者○肆予大化誘至休畢首二句作一頭下分兩脚
言我之所以化誘邦君者正天意有驗于民而國功之當終亦
以天意有警于民而受休之當畢也○肆予大化誘三句大化
誘我友邦君者非好爲窮兵也天子冥冥之中輔我以恤信之
詞引彼開導若使我往伐焉然天豈諄諄然命之哉民獻十夫
尚書要旨 卷二十

予永念曰天惟喪殷至卜陳惟若茲

我長念曰天之除惡也止其身豈若農夫之去草必更夷蕞崇
之無復遺種而後已哉惟人自作孽則是自滅之道如農夫去
草不盡復復延蔓則有朕畝不終之責矣使武庚不叛則天之
欲亡者紂而已惡惡止其身罰弗及其嗣人理也實天心也此
武王所以封武庚也夫何武庚也不畏天安分爲商家世祀之

謀而誕紀其叙爲一旦滅祀之舉乃知天之喪殷也若猶夫然
不盡除之不已也則平叛亂以終武功正天之遺大授艱于朕
身者而朕安敢不克夷大難以極卒寧王之圖功則除禍亂以
撫存武王之大命使既勤數葛武王已成其始而除惡務本在
我得成其終也乎天之所以使我終終者非徒休于寧王而已
也亦惟使前寧人輔君之烈愈久彌光戡亂之功振揚不替而
不至有餘惡不盡之累耳天意有在如此而爾欲違天勿征可
乎謂之休者意以武王誅紂而復封武庚譬之去草不盡致復
滋蔓爲害其美不全故今欲終畝以全其美也與天做受休畢
句相應○合上節言之上責群臣不知天命此言在已當順天
尚書要旨 卷二十

之命○上既歷解其艱大之疑末又釋其違卜之意在于從
寧寧人四句已明已所以從卜之意天命二句由言卜所以當
從之故寧字是隱述意寧王疆土寧人更知天命越天悲忱以
輔之者也故率循寧人之功當有指定先王疆土之理肆朕大
以爾東征言必往也天命不情言必克也此節以天命人事相
形說與首節相應○我豈不知大事以人謀爲本亦何敢盡欲
用小敢不從爾勿征我但以今日之疆土固武王無疆之應服
而實寧人之成功也此功不循不但朕畝不終之責而已若寧
之疆土爲他人所竊據則又不但朕畝不終之責而已若寧
其功則討叛伐罪王威自當丕揚于海表除殘去暴疆土豈容

竊據于他人指定先王。此實是理之顯然而可見者也。而不吉固將代之。而今下而并言乎故。大以爾東征是舉也。上天禍淫之命。斷不借差何以驗之。卜之兆辭固已昭然若此矣。其辭甚決。續一兩語便寬了。

欲子之命

此篇以首節為主。下文又詳言之。嗚呼。二節詳崇德象賢一句之意。欽哉。二節詳統承五句之意。○林氏曰。不曰陳公之命。而曰微子之命。賓之而不臣也。

王若曰。猷。朕王元子。至永世無窳。

此成王命微子為殷後。而深致期望之辭。以崇德象賢作一頭。

南書要言

卷二十

十七

統承先王三句。二以為後之事。與國成休二句。期以垂後之美也。稽古只是崇德象賢。不必貫下說。崇德象賢雖是稽古之制。而經文崇德象賢則就今日說。傳所謂尊崇成湯之意。而奉祀之以微子象賢。而主其祀也。考古制如禹封舜後于陳。湯封夏後于杞是也。○日記云。象賢謂立其後。以主其祀。使世其德。而存其儀。刑不使與之俱亡也。象也者。為之象也。使封之無道而亡。其商之國可滅。而禹湯之德不可滅。故有象賢之意焉。○呂氏曰。象非指訓。似欲其盛德之。象形容長存而不泯也。統承先王修其禮物。是一事。作賓王家。是一事。與國成休。一連俱是大緊說。不可作勉詞。戒勉意。至欽哉。節始見。○統是國統承者。延

南書要言

卷二十

十八

長不絕之意。其字指先王。禮以辨等威。即禮樂制度之謂。物以章物。朱即車旗服色之類。虞書之五禮五器是也。○呂氏曰。先王封先代之後。欲存先代典禮者。蓋以損益之理。若循環然。先世禮物不修復。聖有作扶衰救敝。何所稽考乎。孔子嘆文獻之不足徵。與商頌。謹得十二之五。皆後世不能修禮物故也。或以二句平說。亦無害。賓以客禮遇之。傳所謂宋子周為客是也。有祀。肅焉者。謂天子祭祀則致之。肅有養拜焉者。謂天子有喪。宋國來弔。則拜謝之。成休無窮。是期望之辭。或指祿位講。亦欠通。只指上文之事。而期望之遠耳。謂成周有統緒有禮物。而為王家固謂之休矣。今日統曰修。曰作。賓與之同其休也。二句相連。

永世無窮。只帶上說。見得與國成休者。不一再世而已也。○講云。崇先王之德。而象以復嗣之賢。此古制也。我惟稽考古制。以成湯為有德之君。則尊崇而奉祀之。以爾象成湯之賢。則命之以主祀焉。而豈徒我我周革命。則禮物有商周之別矣。今命汝統承先王。而修其典禮。馬修其文物。馬使一王之法。不至于無徵也。我周受命。則商周有君臣之分矣。今命汝作賓王家。而有事。肅焉有養拜焉。使一王之後。不致于無別也。夫禮物昭垂後嗣。尊顯正所以崇成湯之德。而事述先王。寵異百辟。非爾之賢。又何足以當之。然戒之心。又不止于如是而已也。蓋戒周文。武烈定一代之章程。而文昭武穆。垂萬年之令緒。其休固無加。

而其傳亦無窮矣故修明禮物使一王之治與周道而並隆作
賓王家使一代之後與周祚而並美于以施之百世而無窮者
之為年而不替可也至是則象賢之其固不亡及于汝之一身
而崇德之報汝先王亦得世享于無窮矣此則我命汝意也

鳴呼乃祖成湯尹昔東夏

二節屬崇德象賢崇德節以齊聖廣淵四字平看作一項下分
四段受天命安民生及當時垂後世皆本齊聖廣淵來無非著
其德之盛廣不可作敘說或在除其邪虐斷言成湯以齊聖廣
淵之德而有代虐以寬之功下則因言語其功則加于時語其
德則垂于後恐不可從蓋功亦德之所為也○別記云皇天眷

南書

卷二十

十九

佑誠受厥命者以德而得天也撫民以寬除其邪虐者以德而
安民也功即安民之功加于時者言其所以及者象德即齊聖廣
淵之德垂後有者言其可傳者遠也○克即克明俊德之克齊
者齊莊中正聖者聰明聖智皆就心說不可以齊為體聖為用
廣言其大即齊聖廣淵如天意則言其深即淵泉如淵意○呂氏
曰四字不可分當于此議湯之全體○陳氏曰成湯之寬乃自
齊聖廣淵盛德中流出非縱弛之寬也安民與濟時不同蓋除
其邪虐專征伐而功加于時則推廣言之凡民被其澤者皆是
也如至堊上帝命湯于商邑四方見德之類却就得天下之後
說○或云功加于時與撫民以寬只一時事然上句就德施于

眾說下句就象被其澤說亦是但作文易混所以不取喻其和
應或以改言與上一正一反恐非玩註只主伐夏說○齊聖廣
淵者于治曰功具于身曰德不可以齊聖廣淵為德得天得民
為功分有功與德一般所以分屬之者蓋德之加于時者即為
功而非甚盛德則雖有赫然功業亦不足以垂之後故功之垂
後商者皆德也是功與德之說也後商須依註著微子說不宜
泛了然亦暗合為妙如云身立于二十七王之前通固無俟于
後矣而人紀肇修之實猶足以開克孝之心傳報德乎六百餘
年之後世雖有改于前矣而宗廟祇肅之誠猶足以垂肅恭之
家法○象賢者在神人哉以爾字與于字相對上是微子之賢

南書

卷二十

十九

下是或主其賢而命之主祀也亦有在報稱者微子之賢
湯所以之禮禮如肇修八紀而肅敬之實肅祀神人而肅祇
肅之敬是也○或云節齊聖廣淵之德而加于天而施于
前後者也踐履之而克見于躬行修舉之而不使其廢墜其見
信于天下而有令名也非一日矣○日記云在帝乙時已以賢
稱是也此二句空講恪慎二句即踐修厥猷之實而所以為有
令聞者正見他象賢履恪慎以心言肅恭以事言神人即指祖
考二句一直說下肅恭不可專指抱祭器端周一事或獨言祖
考者為微子奉祀而發也○別記云肅恭神人以神人以和則
之當肅敬神敬人而言真西山云恪慎克孝是事親以敬也肅

恭神以是事神治人亦以教也教以事神故上帝時教以治人故下民祇協吉聖賢惟于教用功而已按此說極確但與時說不同故附存之○予嘉乃德乃德即指上二句曰篤不忘即嘉之也篤言德之厚不忘言其心之眷眷慶不忘即所以為厚也篤不忘是稱其已然事非期望之詞上帝二句事雖未然而稱美之意言其必能如此也嘉乃德三字蓋貫下三句重在篤不忘句謂惟其格懷肅恭之心篤厚不忘如此故以之事上帝而帝必欲欲以之治下民而民必祇協也總承格懷二句不可分配皆言其德之盛以見其能象賢也是可以統承于湯而作賓王家矣故廣庭爾于上公尹茲東夏焉此二句一連說下正尚書要旨 不卷二十

曰者教既通不以盛衰改節忠誠懇至不以存亡易心惟顛隳之時而不以變者其德之厚而可嘉也惟其如是之篤一德足以感之而其敬而協也又何必矣如是則齊聖廣淵之德固已上雖乎先王而得天得民之盛必可遠追乎先業以之而奉陽祀不亦宜乎此戒所以用建爾于上公之修而治此東夏之民以奉陽祀于無窮也○功加于時至神人上言崇德之意而美前人功與德之極盛下言象賢之意而美後人名與實之兩全○德垂後裔至今令開源相開然上是崇德下是象賢不可混○格懷克孝至典常真西山曰微子既箕子故是而猶勉以欽哉欲其敬而益敬也○衛建爾于上公至典常上下相維建于上公故曰建乃服命率由典常以戒之尹茲東夏故曰往欽乃訓以勉之

欽哉往欽乃訓至惟休無替朕命

上示以崇德象賢之意以因戒勉之以廣上文統承先王至永世無窮之意也往欽乃訓三句則是修其禮物不使廢壞矣以養王室八句則能與國咸休永世無窮矣欽哉略往典常又往因戒勉因字要玩見令微子重陽祀而因及于數訓慎服也數訓是勉慎服是戒下皆承上二意來微子既為于欽矣而猶以欽哉勉之欲其無失此心也○或云欲其惟恪慎肅恭之心于

君國子民之日是也往字只是泛言爾之國當如此未是勅遣之辭慎乃服命二句與上一句相對以教教化謹名分平看訓指綱常倫理往敷乃訓欲其以修于己者有其教于國人也服謂上公九族九章之服命謂上公九命九章其獻享之節宋王者之後得用天子禮樂于先王之廟應有替擬之失故因而戒以宋公之服命不可不謹也與常即服命之典常也蓋九章九命惟上公有之此正家國別嫌明微之常法而不可一毫有僭踰者也敷訓所以正民承上尹東夏未慎服所以正已承上建上公未以蕃王室以字直貫下上四句作一節看下四句作二節看下節與上節每句相對而意更深一步○蕃王室此就國

尚書要旨

卷二十

主

家言毗一人則就君身上說弘烈祖開揚光德說世世享德說垂裕後昆說律乃民說宋國說作式說天下統緒厥位說微子所保守說有周無敵說三家養愛微子說語意相對而自不相混○烈祖只指成湯言弘有光大顯揚之意○別記云應德帝復裔踐修厥猷說衍于不替即所以弘之也有民指東夏之衆律者有以為之範也吾身無一不正而可以範法于民也享德言微子為受封之祖而創業垂統以貽後人也因武庚絕世而深期之萬邦指諸侯言蓋禮守先代爵為人公亦萬邦諸侯之倡也○講云崇德象賢固我周存厚之典而奉公修職實殷祀永終之圖爾其無忘其恪慎肅恭之心我往即乃封以子

民則有訓焉風化所關也故其敷之綱常倫理之典燦然衆綱之昭垂而化不墜于下完可也○以君國則有服命焉等成所在也故其慎之章服命德之儀彛乎常法之是守而迹不涉于僭擬可也率是道也欲何以哉我國家建侯樹屏凡以自固也而擬以是蕃之教化之單敷之以堅保障王制之克謹有以肅藩屏而忠以事君者在是矣乃祖創業垂統凡以裕後也而以是弘之以道化民昭建中之治以禮檢身恆守典之規而孝以奉先者在是矣有宋之民汝統之矣敷以淑其心理以定其志而東夏之儀刑齊此乎立也上公之位汝居之矣宜民以受祿守典以承休而上公之爵位胥此乎保也不惟是也敷王化而修至

尚書要旨

卷二十

主

度于一人所不逮者且從此輔之而豈特王室之若矣乎定保之成訓貽謀之典則世世子孫皆得憑藉之而豈特烈祖之弘矣乎以言乎萬邦則作式焉教化立而百辟其刑典常明而庶邦石式又不止于律乃有民而已也以俾我有周惟無敵焉有民功而承膺佑輔之隆無備逼而長免瑕疹之患又不止于厥位之縉而已也至是而統承之責以盡作賓之道已修所謂與國成休永世無窮者在是矣○末節飭建就國之詞上句勉下句戒一直說敷訓慎典之道自朕言之命也自爾行之改也苟不知所循則其改不美如吾命何汝往之國惟休美其改而無廢棄朕所命之旨也則崇德象賢之意其無窮乎 卷二十

康誥

首節各語錯簡已著正于洛誥篇首○次節以下乃武王詰康叔之詞通篇以明德慎罰四字為綱領不敢侮鰥寡以下文王明德慎罰也故念我以下欲康叔明德也敬明乃罰以下欲康叔慎罰也其惟民以下欲其以德行罰也封念我以下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終則以天命朕民結之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康叔時為方伯故稱孟侯不用尊之親之為說○吳氏曰詩序言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康叔之為方伯無疑今陝右之俗尚書要旨卷之二十一

危尊命早責命成雖長且老者亦以小子呼之表見親愛之詞惟乃不顧考文王注在蘇東土

此二節舉文王明德慎罰為造周之本甲其實而著康叔得封之由也否顧德明德慎罰之成而言不必盡克字最重克明克慎要發得務崇務去之意出明德就用上說明德慎罰不可徒講慎罰下文不侮鰥寡四句意說惟字正與克字相呼應言惟文王能如此也○陳氏太猷白治天下不過德刑兩端德者人所共慕感化人心之本也文王則克明之使民慕而入于德罰者人所共懼防範人心之具也文王則克謹之使民畏而不入于罰○別記云左氏謂明德慎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

崇之之謂慎罰務去之之謂明德惟最要得康誥本意觀下

文不敢侮鰥寡以下至時叙則文王所以造周者可見矣文王之德不可名言觀不敢侮鰥寡庸庸棧棧一仁心之發見自顯民而造我區夏自一二邦以修而面土佑冒自闡于上帝而殪厥災命厥殛時叙則務崇之意可識矣及告康叔以明德則欲其近述諸家延遠稽諸前代結而行之聞而由之至于弘于天德裕乃身而始為不廢王命則德之貴崇又可見矣及告康叔以謹刑始言謹罰欲其原情定罪時乃大明服而已雖則欲其以德用罰則欲其不用罰而用德則務去之意又可見矣蔡氏謂此二句為一篇之綱領而于下文段落血脉歷提得

甚分曉見通篇只是一片語此蔡傳之精朱廢也○次節不必截不敢侮鰥寡祇祇明德也威威謹罰也不敢侮鰥寡明德之見于仁民也庸庸祇祇明德之見于用人也一說謂不侮鰥寡中明德慎罰意俱有至下庸庸祇祇成威分言明德慎罰不侮者有教化以及之無刑罰以病之也以蔡傳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之德字與下文故德著于民之德字皆包括明德慎罰作一樣看此言不侮一句與仲虺論湯之德而先以不侮不殖二句發之一例皆以本原之地言之也欲在首句截然庸庸祇祇威威自就早民而言又非也中不侮句也更詳之○日記曰惠解鰥寡自文王之改言不敢侮鰥寡自文王之德言以天地父

母之心事之則民皆告與也以大君作民父母言之則民皆子也說謂錄寡而可傷乎又曰不敢侮錄寡者聖人之心視民如傷錄寡者謂四者謂之窮民尤人君所當留意若用心有不到則則是傷怨之矣聖人之心款及錄寡則無遠不至無微不察矣德之盡仁之至也庸庸使能也祇祇草質也○呂氏曰文王于天下之民高明英獨視之皆如承祭無一毫分別之心凡君道之所當為隨所寓而契于理當用者用當敬者敬當威者威生成肅敬各歸其分此天之心也此道顯然昭著暴白于民誠之不可掩也○日記曰慎罰之事蓋于一言曰威其所當威則人無不畏而刊可省也○別記曰君之德莫先于愛民莫大于尚書要旨 卷二十一

知人故舉文王之明德而以是二者盡之用能敬賢討罪一聽于理而已無與焉非純乎至公無私者不能也明德漢罰非兩平蓋漢罰亦德之故言德者于民按罰務去之則惟有德耳故曰德著于民用筆達以下是相推下去不可作顯民之實用字原上言因此之故化服人心而肇基王業也區夏指本邦言一友邦指隣邦言西土指一方言則已居天下之半矣厥服厥民言天下之高邦萬民也曰造曰修曰怙冒曰時敘皆說人心入于德化之中出于刑法之外統一步闢一步推看周之有國舊矣而以爲始造者周家王業之基實由于此也就爲方伯說周帝帝休者克明德則契天事德之心克慎罰則契天好生

心故天休美文王而于是大命之也帝休句虛謂天休美之而有眷顧之意實則下文大命是已沈云是眷顧其德益昌大慈與多方天惟式敷裁用休意同則當以思若故行若翼爲言恐無此意受命就是有天下之命越厥邦厥民惟時叙本壹戎厥來焉邦風氣異宜民生異俗而樂然就緒各得其所以則德顯于無外矣朕邦不可作諸侯說猶云萬邦之民耳一二邦亦然受命克殷而化及萬邦本武王事此處武王不自居而端諸大王蓋討殷之罪受有殷命實始於文王武王特終其事而已乃寡兄勗正言已德不及文王而勉終其事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引起下祇適之意舊說以顯民四句爲聖德著于民而化爲漸尚書要旨 卷二十一

廣闢于土帝六句爲聖德得乎天而化爲極廣顯民對闢于上帝者筆達對大命文王三句省一二邦對厥邦厥民以修封時叙者然此亦大緊分之二耳若諸昧則因德之顯民斯廣而至于格天固格天而至乎受命因受命而至乎萬邦皆德之照臨相推下去不可不省○陳氏曰恐康叔以受命爲當然故歷言文王之積累漢兄之勉勵故修得有此土地庶其念而自之艱難而不傲慢也○不敢侮錄寡至德言說推其得國太子文王因言治國當法乎文王也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不廢在王命此節欲康叔傳學以明德也有務崇之之意故言當代以至近

代以舉述代皆從其考求之也念乎歷下文正發其念之者
民一字實至康保民先所謂民皆指衛一國之民也水德言不
必拘拘以不傷指事為說水德言即是雖所聞即是故述文考
之事○呂氏曰商民見文王之子來臨為侯必以故述文王之
事望之康故聞父兄道德之言熟矣一旦出而為侯既離父兄
之側恐舊聞不相承緒而與聞或有害正故當尋其聞水被
先王之德言然後足以訓民望○別記云尊所聞而不忘即是
結其聞忘則聞斷矣結者繼續不斷斷也水德言者不徒聞之
而服行于身也德言即所謂也水被文王之德言即是故述文
王之行事蓋文王六德施之為事發之為言無非德之所在無
內事言
非康故稱法服行也○金氏曰言今治民惟在故述文
王耳康叔親文王之子所親言其終其其所聞不以久而忘之
必及其所言佩服于身而行之結聞不出于家反又欲其
廣求于商故曰數求即遠數求遠惟猶存于近代又欲上求
于古故曰溯求溯求如太者治民如文考可矣進而往古不
有商先哲蓋美乎無遠矣不有商者成人矣乎云云夫治商之
民由商之政同矣又進而別求不有商先哲王矣乎云云○呂
氏曰商之而往商之故地也商賢聖之君亦古作道風簫與豈
無存者乎其地數而求之商民之情素安于殷既哲王之訓
備而什之以保又有民可也又當求商者成人之訓而賢聖之

君必有者成人為之輔者成人之言初皆無味惟思則內
得之可以定心而如所訓民也見聞其亦廣矣猶以為未
也又別求聞由乎古先聖王之遺見用功之無窮也往數求于
商哲王四句此欲其法商一代君臣之明德以治民也往字即
康叔往商民而言數求者又欲其廣求于家旋而聞之外也
故先哲王指商一代之賢君也商者成人指商一代之賢臣也
或專指成湯伊尹非是定心以其所以處心者而處心也知訓
以其所以訓民者而訓民也知所以定心則知所以訓民亦一
串意也保又康保與定心知訓不過變文或謂保又康保中俱
有定心知訓意似不必從○故今所往商之故地也居商之地
尚書言
治商之民而無其德則何以保又其民乎商賢聖之君六七作
皆有考成人為之輔其定心知訓皆有成法當夫遠思之內
足以益于身心外足以形諸條教者皆而存之以定法之心而
知所以訓民也定心知訓一事說盡訓民不以古人之遺法行
乃心則聞見狹而不知所以為訓矣不可以定心為安止蓋往
乃引証非正訓也別求者兼求遠惟之外別有所求也古先哲
王蓋先典為言其前言往行有可聞而益吾之知有可由而資
吾之行者故尤當別求聞由以康保其民也聞而由之一直意
用保又民用字只是用其道為保又之準則未即說至施為上
下文用康保亦然自抵通至康保安深者數求此抵通

換由數達惟此數求又博故曰不惟聞由此達惟愈博故曰別
求所謂博學也俱重明德上治民帶說○日記曰弘子天本上
祇適等事德裕乃身又本弘子天未此二句皆言學之所得也
○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程子
曰天為至大而在山之中所畜至大之象君子觀象以大其德
蓄人之德蓋由學問而大在多聞前言往行之言與考行迹以
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乃大畜之義也
愚謂大畜即所謂弘子天也天也者理之所從出而吾心之體
無不該考迹而知古人之致用察言而得古人之用心積之之
多至于一旦豁然貫通焉斯可以言弘子天矣○按此心之體
尚書要旨 卷二十一

廣大無涯何所不有莫可名狀故名曰天人自以氣稟拘之物
欲蔽之故隨而不弘耳此欲廣叔博學以弘之乃是精神疑注
于此理之所從出者無一息懈故無一處肯自放過了其祇適
不已而又數求數求不已而又別聞由乃以一念而貫千古非
泛然而求之也○別記曰義理無窮所以近述今遠稽古者正
以此理皆吾心之所固有而天者理之所從出不得不以聚
之而弘于天也博學以聚之集義以生之真積力久衆理該通
此心之天理之所從出者始恢廓而有餘用矣不如是不足以
言得于心也既得于心則心廣體胖動無違禮而德之在身始
見其從容而有餘裕矣不如是不足以言有諸身也明德三

治為不廢在王之命若德未至此則所謂祇適數求達惟別求
者猶為虛言而將以望于保又康保安心之訓難矣豈王之命
治之意耶必弘子天則德裕于身心理未弘則事物未都沒素
何打發不去只當見得如要敬則得和要仁則得義要剛則得
柔安得而裕弘子天則取之左右逢其源心廣體胖裕可知也
弘者廓而大之作有力者裕乃身則出乎身而加乎民矣宜點
治民如文考云云意王命即欲其明德治民之命也

王若曰嗚呼小子封王懋不懋

上既欲其法古明德以治民此因言民之難保以見不可不明
德以治之之意乃其以民正與今民保以民康保民相應○君
尚書要旨 卷二十一

民之勢繞以貴高自待視其休戚便不甚切于身必真知百姓
為己之百姓一一與他契疼始得曰病瘼而承之曰救我教則
此心常醒而無不覺忽則昏而一膜之外與已不相聞矣天畏
三句正當敬之意而往盡三句則所以教之者也天民不可平
是舉此以形彼見民情之可畏甚于天命之可畏信不可不明
德以治之也天命去就無常雖甚可畏然有可得而必者誠則
輸之矣至于小民之情雖大可見然其生也有情有欲而其于
上也易怒易怨如赤子焉未易體也所以知其疾苦而體其情
欲者惟在上之心意與不盡何如爾往盡乃心無自安而好逸
豫乃其所以治民也往字略往盡心就博學說遠豫即盡心之

及夫近述遠稽以施于用康保又者其事非一端其事不易
又非有待于外而賴于人在于盡吾之心而已此事豈自安而
好逸豫者所能辦哉乃其入民言如此乃所以治民而更無他
道也緊頂上說我聞以下見不可不盡心之意言民之怨不在
事之大亦不在事之小惟在當順理而不順理當勉行而不勉
行耳夫不順理不勉行雖小足以致怨况其大事者乎凡事莫
不積小而成大故無小而不言戒之所以當盡其心也盡心則
得病瘵散我之責而小民之怨保者不見其難保治民之道在
是也○別記云見得無所不盡無所不盡心乃盡而職乃舉若
是一事不順一時不勉故是一盡心失照當盡盡心之道我惠
尚書要旨 卷二十一 九

不惠二句詳註路意必當依從便是謂在順理不順理勉行
不勉行之間而已矣○今民將本祇適至乃其人民或以資人
反已說非是蓋下一條待即民之可累以見其功之當盡初無
人已之別也
已汝惟小子乃服王作新民
此言明德之終也武王告康叔以明德之事盡矣猶以明德未
明于天下是亦明德之未至也故已而有不能已之意謂汝惟
小子汝知汝事之所事重者我彼明德以化民此上之德意也
汝當宣布此德意不使墮遏以和保族民本其博學之所得者
調而劑之使反側之念消即其盡心之所成者馴而擾之俾德

義之風振乎以胎王安定天命而作新斯民也蓋殷民非一與
其舊則不能升其無虞而上天眷周之命亦有或去或來而未
知所定者顧鼓舞而振作之責在予一人而予一人不能獨運
而成功故欲汝弘我德意以和保殷民者而豈徒我亦惟助我
疑固所愛之命使一于此而不化而我之君師乎下民所當鼓
舞作興以敬其自新之念勞來匪直以誅其舊染之汚者得法
之應保而始盡也作新民即之殷民小註以新天下之民言非
也自王曰作新自康叔曰應保商民樂紂之惡武王受命鼓舞
而一新之而康叔又身蒞殷民于民又親富和保之消融其強
技弗順之意咸進運道向化之心以助王作新之化也助王新
尚書要旨 卷二十一 十

民可夫而育以宅天命者觀康王畢公之時歷三紀世變風移
矣猶且曰邦之安危惟茲殷士則在武王時可知矣亦惟典上
惟字相推者言汝之事惟在廣上德意以和保族民而亦惟以
助王宅天命作新民也蓋和保者汝之職字命新民者王之
故汝之事惟在于自盡其職而亦所以助王如此也弘王應保
民一直說言體君心以化民也不可說應保為弘王之實時說
有二皆以天民相對○日記曰我永文考証受之命則有安定
之責受文考時叙之民則有作新之責皆于殷民既化卜之天
以事在汝者而有助于我以責之在我者而有賴于汝此寄托
之重而政望之深也○淺說云安定天命人君之責惟殷民弗

結天命未可知也今能和保殷民則民心太和是以逆天休之
滋至善氣旁達是以膺天眷之悠長是仰焉而安天命者惟汝
助之也作新斯民人君之責苟殷民未化德固未新也今能和
保殷民則鼓舞振作有以維其舊德之汚觀感興起有以啟其
自新之念是俯焉而新民德者亦惟汝助之也此指殷民言之
也○研機云放民叛服聞天命者皆係四方治亂今既得其所
失則民心安而天命與之俱安頃者化而友民亦無一之不化
豈非助王安上天之命作新天下之民哉此指天下之民言
之也看來天民不可平而時說無不平者以天命安因民心
安而今天民在民前宜下則文勢倒而不順故平對之不知古人

尚書要旨

卷二十一

上

立言錯綜活潑原不拘拘行文之先後何關於天民之先後承
二民不可作而據者而時說多以下民推出一層者以上言應
在下又言作新疑于混而復故別之不知應保者諸侯之職作
新者天子之事何至相混乎當知吾前說始得語脈更不可易
也明德自新也新民明德于天下也德至明于天下始盡故
曰此言明德之終也然此條應保殷民作新民實與上文今民
保以民康保民以民相應非至此節始言及民也

王曰嗚呼封敕明乃罰至時乃不可殺

此下十二節皆言慎罰而此節以下先以情法服合五言本說
至務去之之意乃慎罰之始事至後漸說到以德行罰不用罰

而用德乃見務去之之意也故言未曰慎而曰敕明夫不先敕
明情罪取會之當而語于慎者未有能慎者也罪輕情重不可
不刑罪重情輕不可不宥此正敕明嚴作新民在德然人情趨
向未易齊罰亦不可廢故言謹罰之道以敕明法意為先人有
乃有二有字極活言人所犯之罪其中或有如此者蓋舉用法
之權衡而示其變通于常法之中而不可泥所謂敕明者也○
蘇氏曰此假設法也設為甲乙二人皆犯死罪而議其輕重也
甲之罪小小于乙之謂也非謂其罪不至死也謂人有罪雖小
而其情非過誤乃惟怙終自為亂常之事用意如此其罪雖小
乃不可不殺人有罪雖大而其情非是故犯乃其過誤或為人

尚書要旨

卷二十一

上

所誤過自己生為青罪自外生為突偶爾如此既自稱道盡輸
其情不敢隱匿罪雖大是乃不可殺此一者特以罪至于殺者
言之以例其餘耳非謂罪不至死而但有怙終之情者皆可殺
也○新安陳氏曰敗常越維其罪雖小其情乃亂之原不殺則
為害將甚大曰有者謂小罪中有如此者非謂凡有小罪而怙
終者皆殺之也此不宜于你不與觀之此條乃用法之權衡也
刑之屬三年之斷創不知此而能敕明者未之有也故首言之
○合上節上畏明德之終下是謹罰之始過云明德固所以新
民也而民猶有難新者則謹罰尤所以助明德之化也○合下
節敕明乃罰一句是綱領下舉乃罰有兩端以見創有敕大明

王曰嗚呼封有敘至惟民其康又

尚書

卷之五

七

民自無知也。不可為而爭會。責咎矣。赤子言無知也。民之無知也。猶赤子也。赤子若無人保。則雖有陷穿在前。蹈之而不知。豈赤子之罪哉。心誠求之。得其不言之欲。止其未形之邪。之作。主全在保者。以此心待民。民自慕于善。而無不安治矣。蔡傳云。以保子之心。保善保善二字。須要活看。蓋對去惡而則。凡情有可恕而起之者。皆為保善耳。或云。是善人入于刑。開釋之也。恐未然。○林氏曰。若有疾若保赤子。皆出于中心。誠然。蓋人有疾而欲去之。有赤子而欲保之。此豈可以偽為斯心。以加諸彼。則無往而不為仁矣。○陳氏大。曰。夫惡如疾。則調治無所不至。保善如保子。則愛護無所不至。如保赤子。如其無知也。當以無知恕之。則雖有可恕之事。亦無所施其如是。而刑有安加者乎。有得其情。而善者乎。此處形容謹罰心曲。蓋真聖人之言也。○有欲至要囚則人分上。勉其明罰。戒其狗已下。告其法古而勉其審已。蓋明刑而或狗已。則必已意。生殺乎人。法古而或泥古。則于所當生者。或不能不死。法矣。故詳戒之。○若保赤子。五刑人。殺人上。是誠于保善。而可以安乎人下。是公于懲惡。而不可徇乎已。○若保赤子。至于時既欲其誠。以化民。而用法勿徇乎已。復欲其立法示人。而法當念于已。

卷之四

卷五

十

此戒以刑罰不可徇己也言刑殺者天爵以討有罪非汝封可
以私意刑人殺人無或以私意刑人殺父又言非汝封可以私
意刑人無或以私意刑人蓋非謂獨刑之大者不可私刑
之小者亦不可以私意用也○日記曰大小皆天討非汝封之
權也而言無或言不可萬一有此失也註曰申戒者重戒之也
就又曰二字上看出即意舉大小便見申戒非申江文而戒之
也此雖是取一邊實即取以見舍也

王曰外事 王師茲殷罰有倫

此欲其以殷法治殷民也殷之法乃商先哲王之所謂盡而殷
民之所服習者其輕重取舍皆有倫叙後世所當遵也故但陳
列是法而頒布之并非有條秩秩不紊使有司刑一人也罰一
人也皆師此殷罰之有倫者而用之耳則吾之法有所準而民
之心亦無所眩矣時字指殷言果虞即含有倫意下司師茲殷
罰有倫句又使有司師此而用之耳或以陳果虞說且不說出
殷法則師茲字為何物耶不可從註中曰但陳列是法正見
不可別生教條意○日記曰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達于康叔
者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已成而達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
也有司之事非康叔所能盡觀則陳列其準的使有司永知所
守而其所師者亦殷罰之有倫者而已蓋衛居商墟周承商後
刑書相因故兼用其有理者殷法殷民服習已久非輕重失倫

尚書要旨

卷二十一

十五

則不必更也準限既定康叔所親者要囚服念不赦之外
皆付之有司矣○按此論時果有倫處極微但與時說異讀者
蓋融會之可也○合上節上是用法于已不可有所徇此是示
法于人為當有所準○合下節書記意妙或以上為罰之小下
為罰之大非也要囚是犯族法者○合下二節三節皆用法
中事上是陳古法視有司而用之當審于已下是申古法審時
宜而用之不徇于已已有相應意蓋司師茲殷罰既言用古矣而
用義刑義殺恐其泥乎古也服念要囚勉以審乎已矣而勿庸
以次汝封又戒其不可徇己也此命題者之意

又曰要囚服念 王要囚

尚書要旨

卷二十一

十六

研幾云上言用法當監于殷包大小而言此則揭言法之大者
尤當審于已也又曰二字作相承看要囚是罪當死者五六日
至于旬時不必分遠近只言服念之無所不至也服念之久可
生者固生之矣而其無可生者情無可矜法無可疑然後以殷
法斷之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也或于王赦兼取舍言非也○蘇
氏曰求之自日而終無生道乃可赦○林氏曰唐太宗謂群臣
曰死不可復生決囚雖三覆奏而頃刻之間何暇思慮自今宜
五覆奏正得康誥要囚之意○丘瓊山曰獄之未具則不敢折
故獄得其真情而人不冤獄之已具則無或留故獄罕停囚而
人不滯按此節止重服念不赦帶說言如是而復可斷耳不停

四意非在所重也

王曰汝陳時臬事未有遺事

此申言用殷法而歷致其戒也汝陳句申外事節前故句申要
囚節下分三段不泥古不狗已不矜辜一節生一節未前而節
是謹之方用之時後一節是謹之既用之後既謂之事又謂之
法者如墨劓剕宮大辟法是法以刑人非事乎夫外事固師
乎殷罰而要囚固斷乎族矣矣法有宜于古而不宜于今者守
而不變無乃傷于義乎故曰用義刑義殺用義刑義殺則出入
運用存乎一心而或不免以已意行之故曰勿庸以次汝封夫
不泥古不狗已則情法相得而輕重不爽向之所謂有敏者真
南書要旨 卷二十一

是以大明之矣使于是而矜辜之心生則怠惰之心起刑殺之
所由以不中也故使汝盡當罪而順于義雖曰是有倫敘汝則
惟謂人情難測聽斷易差殊未嘗有順義之事可也如此而族
法之用豈有不當者乎有敘即是順義盡適時敘雖承不泥
古不狗已未然非指不泥古不狗已為順義也未有礙事是其
心常兢兢自懃謂未有一事之合義然後可常保其順于義否
則未有不矜矜而或怠惰之失者也惟曰者心自矜惟非見
諸言也○日記曰條定之初因事而為之法用法之際取法以
比是事故此承上文言汝之聽獄既陳是法與事必法與事相
當而斷以族之常法矣然泥古而不通不可也當于其中用其

義刑者刑義殺者殺義者時之宜也其聚令國權之已矣然
時而狗已又不可也當顧人之所犯何如勿以就汝封之意
苟不當罪是移情就己也然則所謂義者端于當其罪而已然
使自以為當而矜辜之心或生則怠惰之心將乘之矣故欲其
敬慎之心常常不足已隨而猶曰未隨已盡而常如未盡然後
可焉○丘瓊山曰刑殺關乎民命一人負冤天地為之感動陰
陽為之失和豈可忽哉武王欲康叔之心常常不足已隨而猶
曰未隨已盡而常如未盡則不敢輕視民命而苟具獄辭刑殺
無不中者矣○乃汝盡隨至汝封之心矜心用法之累良心用
法之本也自勿庸以次汝封出起當改矜心為私心
南書要旨 卷二十一

已汝惟小子至惟乃知

上既告以謹罰之道此又發其良心以起下三節之意所謂用
罰之本也已汝惟小子以年言之固甚少也乃其心慈祥惻恒
惺惺溫良旁觀天下之諸侯未有若汝封之心者也是汝之心
固朕知之矣則能知朕者非汝而誰哉夫天地以生物為心而
我得之為不忍之心天地以生生為德而我得之為好生之德
是心是德罕知之者惟汝有是心故能以心契心而無間耳蓋
先發其惻隱之心使其油然而動于中而後語以用刑之事則不
至于淫刑以逞此慎之至也○日記曰平日之處心又用刑之
本也慈祥惻恒之人用刑則能虛心察情而以殺廢法當于人

心合于天理呂刑所謂惟良折獄也詩無是心則雖逃其罪得其情實以言乎不失有罪則可耳以言乎若有疾能良之事察咎則難矣故武王善康叔之存心而又謂朕心朕德惟乃知之武王之心之德好生而已惟康叔知之則康叔之心可止矣下文言用罰之事元惡大憝所也不幸大戾二也皆因商俗而用懲惡之重典故丁此先發其良心欲其以此為用罰之本也

凡民自得罪王罔弗慈

以下三節以嚴之民服之臣嚴之康叔三段看至康叔之良不言罰者罰自天子操之之康叔其能无悚惧于此乎○此節武王汎舉一端以為例見用罰者必如是而後為當罪也殺越人

前書要言

卷二十一

上

二句即奸究所為之事非兩樣人端重在罔弗慈上○呂氏曰豈不見凡民自犯罪作孽非人陷之也為寇賊奸究殺人越人以取其貨類越謂不死而傷于賊也如查尔于茅之于慈不慢死言其心強狠殊不惡已也罔弗慈言如此之人衆所共惡此不待教而誅者也○呂氏曰蓋謂如此等罪之人人所同惡而刑加焉豈容以次汝封乎註中非即乎言之私心正應勿庸以次汝封所謂刑加于自犯之罪也用刑皆非罪則非公理矣所刑皆非人所同惡是移法就之也

王曰封元惡刑茲元赦

此用罰于不孝不友之人正嚴之民也承上言寇據奸究因為

天惡而大可惡失則不孝不友者我知字重者蓋寇據奸究不遇奪人之財貨而不孝不友則將成人之大倫尤當以二加之不可緩也○日記曰教人于貨之盜固罪无不教而事關倫理者尤所當加之意蓋此教化本原所在也如令律言咒罵祖父母父母舅姑別籍異財奉養有缺之類俱入十惡當故不原若論罪則其中豈無輕于彼人之盜者惟其事關倫理之強盜不入十惡而不孝不睦不義內既入十惡以此觀之則知經文刻字之意失于不能敬事其父大傷父心故父不能愛子而疾惡焉是父子相戾也弟不念尊卑之分不敬其兄故兄亦不念父母鞠養之勞而大不友于弟是兄弟相賊也父子兄弟主行

前書要言

卷二十一

上

如此使不干教為政之人而得罪焉則民將視為當然而天與我民與必自此大亂亂蓋父母兄弟之間更有人所不忍言者矣汝其速由文王所作之罰而加此不孝不友之人不可教也刑指子弟○呂氏曰前言教罰曰彞此言文王之罰曰作者教法常行者耳經紂之惡人倫廢壞文王憂之于維持綱常之法必有創土者周禮大司徒有不孝不弟之刑豈其所作耶故以殷法治殷俗因人情之所安也以文王罰刑誅不孝不友撥殷亂之所存也○日記曰聖人之治以彞倫為急務所謂明德者明此而已所謂慎罰者罰此而已又曰孟子嘗引紂越人于貨慝不畏死以為不從教而誅者也此為不待教而誅則由文王

作罰者為教之而不改者可知矣觀舜以象其罪夏桀賊其
屬之卑陶是元惡大憝直命卑陶刑之而已至于百姓不親五
品不隨則屬之契不以其不親不隨而遽忘疾之也而教之數
之而又在寬焉則文王之罰其所以先使乎此者可知矣

不率大憂矧惟外庶註義率殺

此嚴之臣也不率指不孝不友也觀冠賊奸究則目之為元惡
不孝不友則目之為不率不率者不率教也則不待教而誅與
教之不改而後誅之之意經已自有明文矣恃人怨之耳言民
不率教固當置之于法况人臣有導民之責者而乃引惡而不
忠則其罪戾甚于庶民久故尤必速由文王之義刑而率殺之

有書要言

卷二十一

三

也外指衛國之臣實至諸節廢子而曰訓人是風化所係廢臣
而曰正人是綱紀所關小臣而曰諸節是職掌所在可見皆有
教民之責者則諸節正是遠民大警廢弗念二句傳上乃別二
句言立法以干譽是不念不用而病君上也時乃一句又傳上
四句言遠民譽以病君法是乃先惡于民也蓋臣既不能守君
之法則民亦必不率臣之教是民俗既惡而臣又引之矣惟不
念故不庸惟不庸故病其君君指康叔此二句須如此相連說
不體君心以立教故曰不忠○一說以別指對改陳時臬者言
外汝所陳之事無涉有倫之罰而別為條教是但知卑陶之刑
而不知有契之教也不可從速由諸義若文王庶所當感則臣

之不忠者必有宜用之罰也○日記曰商人安于薄俗不
紀之重習以為常為之官長師帥者若以修明教化為志
先王之政教而別播敷以誑炫愚俗徇其苟且自恣之心以
其大譽豈非不體上心不用上令而病其君乎是乃長惡于下
我之所深惡也故其速由茲義以率殺可為茲義者文王未有
其法武王制其義以為當殺也蓋上者下之導人知風俗之壞
于下而不知其由于上也引惡之誅所以不得不重也

亦惟君惟長註乃非德月

此承上文而又探本以嚴之康叔之身也臣者民之表故責民
之不孝不友其本在臣君者臣之表故責臣之不忠其本又在

有書要言

卷二十一

三

君君身而正註修身以齊家由家而及朝廷孰敢不正何假一
虐執惟君而不克君長而不克長于是無若之何于厥家人矣
不能以孝友齊其家無若之何于小臣外正矣不能以忠義訓
其臣乃惟用威虐以大棄天子之命是欲以非德而治其民也
豈康保孫人之道乎執夫已不能厥家人而責民之不孝不友
已大放王命而責臣之瘵厥君執曲形而責正影無是理也

汝亦罔不克敬與至予一人以擇

此言謹罰將終而以文王之心示之標準也與即文王所請
如作罰茲義是也首句要他守文王之常法然恐不得文王之
心則法或至于借用故欲其由是常法中求出文王一个誠意

的心未乃由者由與故典之中而求裕民之道裕云者典以教
教本欲民知所趨避而從審于教化之中非以標切之也○別
記云教忌裕民只一層事乃由裕民謂刑罰中有美意而非以
標切之即教忌是也故即繼之曰惟文王之教忌乃裕民曰戒
惟及及謂欲如文王而後已也○日記云惟文王之教忌者教
忌之心裕民之道也文王視民如傷不務答問故兼于庶獄罔
敢知于茲惟恐誤之教忌之至也乃裕民曰我惟有及于文王
則予一人以懌與惟有及謂如文王之教忌也教如文王忌如
文王故無既失之悔而此民所以成類教典者知以此心為法
惟恐不及庶乎可以言裕民矣○言國之常法藏刑義教無非
典書要旨 卷三十一 子
文王之所講畫者汝于用罰之時亦必無不能教而守之矣但
法不貴于能守也而貴乎能通刑不在于齊民而在于刑教由
此守法之中而求裕民之道則不徒法文王之法也而惟在于
心文王之心答忌不務文王之教也庶獄罔知文王之忌也此
威威之本而裕民之道也故惟師文王之教忌而期裕其民曰
我惟有及于文王乎以其所為教忌者為標的望而趨之不造
其戕不已焉則前之望汝以抵通者至是為有終而今之期汝
以教明者至是為無負蓋以德用文而非大放王命者矣予一
人不以懌乎○別記曰有時而用教罰有時而用文王之罰則
疑若無常一則曰速由文王作罰二則曰速由茲義準綏則疑

若不裕殊不知法由前古而至或一風靡至猶至備皆天討不
易之定理國之常典也故亦罔不能敬守之由是而求裕民之
道惟文王之教為視民如傷不侮寡而異然于懷保之餘惟
文王之忌為庶獄罔兼答忌不務而惕然于臨照之下是心也
固教典之準裕民之道故惟以之而自勵曰教如文王故無可
悔之刑而生民所以有賴若吾則勉于時欽而猶恐矜喜之心
或生其能如文王之教否乎忌如文王故無不勤之戒而萬民
所以咸和若吾則念于旬時而猶恐非法之意或過其能如文
王之忌否乎登夜草草惟求有及于文王焉則典教于汝者不
徒為陳迹之師而臣之弗念弗庸者且將親感以治而時乃引
典書要旨 卷三十一 子
惡之憂吾可以無憂也化行乎且者不徒為職業之盡而放之
不孝不友者且將陷乎以革而民與亂之憂吾可以無憂也
其有不懌矣乎○素先生云此節大意以民之不孝不友者固
欲敬典以刑之也然又恐其大過于嚴故必欲由此守法以求
寬裕之道也宜在有及裁敬典之典就刑罰說苟敬典而不惟
文王之教忌以裕民則典章雖具徒為陳迹耳裕民是于教典
之中而順其民用刑矜恤略無慘刻也乃由裕民句輕惟文王
之教忌即裕民之實裕民不可作教言乃裕民二句只是深望
其惟文王教忌之意亦不可作放說釋者以其重望之實見
得我以教忌望爾爾能以教忌裕民則不負我之望而有以

其心矣○資講以民不犯法而期無可憐之罰焉悅之由非
○明德以作新民終之慎罰以敬忌終之者明德自內而隆之
外慎罰自外而不之心也○故亦同不克立作求分章義上嚴
之康叔下嚴之在已上言謹罰之終下則欲其以德用罰也○
惟文王起會試曾出即此意然器之已亦以寓嚴之康叔者也

王曰封典惟民迪吉康王兩改在厥邦

此下二節欲其以德用罰雖武王自嚴實所以屬康叔也此節
迪字與改字重通就武王自嚴要說勉康叔意在言外與前佳
數求于殷先哲王用康又民相應文王諸君不數內舉此以
見彼也謂之以德用罰者非德行于罰之中只是以德導民不

尚書要旨

卷二十一

五

從然後用罰也與惟民迪吉康言不孝不友固當罰矣然明思
夫民染惡深而被化淺未可遽齊以刑尤當道之以德而誘之
遷善遠罪吉康之地也夫順理則裕從欲惟危則道之以德非
吉康而何導謂先之也當兼身教言教說此下補不從然後用
刑意殷先哲王是成湯高宗諸君皆以德導民而後用刑者如
懲昭大德而建中于民不敢荒寧而嘉靖殷邦皆迪民于吉康
者哉時至作求一氣說下言戒亦惟取法其德以安治其民而
務欲與之為匹焉若刑則在所緩也用康又民專就德化上說
使之無叛亂反側之虞而有臣我多遜之美也矧今以下見得
不可不導之意導如導水之導民之良心盎然于中而吾特導

之耳為之通其塞引其端沛然導之豈有不從者乎不迪

出專用刑來無改者非無刑也蓋用刑于既迪之餘謂之出
迪而專用刑非所以正人之不正也改何有耶以民德之故
用罰罰以德用故曰以德用罰○或云迪字正謂以德用罰
明五刑以罰五教意不可專言明德與下文不用罰而用德
混了亦有理○呂氏曰我明思之見得治民必開導之以吉原

○林氏曰堯舜之民仁壽桀紂之民鄙天非其自爾也上之人
迪之者以其道非其道故也○真氏曰然則欲導民于吉康其
何以哉惟以殷先哲王之德安治其民而與之為等匹耳蓋殷
先哲王之德無非導民吉康之道也導之以仁義而民趨于仁

尚書要旨

卷二十一

五

義導之以孝弟而民趨于孝弟此所謂吉康也迪民于仁義孝
弟而吉康自在其中非仁義孝弟即吉康也○蘇氏曰況今民
無有導之而不從者若聽其所為而莫之導則是民為政也政
所以正民也不能導民使知所適尚何政之有蓋古之所謂政
者合教化而言後之所謂政者雖教化而言○與惟民至于罰
之行分章義上是康叔以迪德之說下是因言戒惟不可不監
于殷王固告爾以迪德之說于罰之行之時其自嚴畏如此則
爾康叔可不以德行罰勉勉意言外見程文不作為勉康叔兼以
監字作監文王非是○與惟民王不適作求裁上言欲導民而
臣民乎古下是原今民從善之易也

王曰制于惟不可不監

此申上節而言監是監朕先哲王即上用廟又民作永意不可不字也得民不靜以下意德之說于罰之行即是以德行罰之說○或云我告汝以德導民之說及其不從則于行之罰非其當以本文則看謂我于汝罰之行而告以德之說則文意自明矣德之說即建言康以下是也今惟民不靜以下正推所以不可不監之意大意言以德化民朕先哲王所已行也予惟任安定天命之責而負作新斯民之任固不可不監之以化民矣汝則同有應保之職而能知朕心之德者故不徒告汝謹罰而已也告汝以迪民言康之道而用德之言致詳于用罰之先告汝以同政在邦之戒而任德之詞預切于任罰之日蓋欲與汝而共知所監也然我之所以不可不監者何哉以朕民未化導民者之責也固不能免于天罰而職德彰聞時予之幸也我何敢怨于天罰乎哉之不可不監者以此迪即建言康之建未同處作求說惟厥罪三句又言所以不怨之意○日記曰我惟不可不監視古義故告汝以德之說于罰之行之時蓋欲以德用罰而非以罰行罰也今朕民蠢動不肯安靜為之上者未能止其心之德然所以迪之言康者雖非一而終不能使之同上于康盛時我明思之天將不罪民而罪導民者我不敢怨也惟民之罪不在大與多苟有微細之罪皆上人之責况曰庶群腥羶之

尚書要旨

卷二十一

注

德其尚顯聞于天子○鄭氏李凌曰言我不可不監親文明德慎罰故告汝以德之說使汝用德于刑罰之條則義益而不濫所謂以德行罰也此說亦有主之者故附存之

王曰嗚呼封敕於主不汝瑕玼

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敕我作一頭貫下見于政曰事度于心曰辨加于民曰法其究皆言罰也無作勿庸言不用罰也敵時執至民寧言用德也王者之刑雖曰殺之而不怨然刑凶器也以此加人本是可怨者因其有罪而欲刑之雖不是害念然亦一點殺心所在故曰非善之謀德者常道也刑法俾戒一日本非可常用者故曰非常之法不必以嚴刑峻罰依勢作威

尚書要旨

卷二十一

注

無作勿庸而平說不可以下句為上句之實夫不恃乎刑則事用乎德矣其必斷以此心之誠而大法古人之德德德之在文考古先哲王及商之賢君臣者皆吾康又新民之實也則是矜而是式焉古人之德由缺而求法古之道終有急緩悠游之意便不濟事必以嚴為必可及古治為必可復果以行之確以守之而後可以言有誠矣厥時恍焉至則敏德之本而丕則德德又為下四句之本或以下四句為丕則敏德之實非是說一用字可知矣用字五貫下康乃心三句已有化民之意蓋心與德化民之本也獸化民之謀也康之願之遠一皆本于法古敏德也謂大法古人之敏德也于是以之康心願其德而遠其

謀也古之欲德者心固安于所止德固積于中正謀固出于至
大而我心則未必安德則未必中謀則未必遠故用以安之者
之遠之也康心是將欲德安其心使心一于德而不化不可
以安故止未講願德是將欲德未省驗其德使德一如古人而
與之作求不可以作稽中德來講遠猷只是以欲德治民謀慮
深遠與出操切之計求快目前者不同矣此三句俱切化民講
裕字承上康心三句意不必落一層如以刑為治則不免急迫
今以德為治即是不迫也一心于德而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
安若是則不汝瑕疾而素絕矣蓋惟威惟懼而非德用又則是
有瑕疾之可指也今能如此則是助王作新民不廢王命而予
而書要言
卷二十一
一人以博矣豈以汝為瑕疾而素絕之乎庸不獲德于天下而
嘉謀良法一皆可繼之規仰無懈德于古人而化洽治隆切非
旦夕之計○一說以康乃心三句着心上說裕乃以民寧乃推
之于民○別記曰用字承上則欲德說來若謂民難以德化易
以刑服則必不能安故心矣必不違者已德矣為謀則不遠矣
惟斷以誠意大法古人之欲德使此心惟安于義理而無得以
遷搖之者常有以自肯已德而知其所未至其謀則遠太而無
復有非謀之難此道也裕以民寧之道也刑罰非裕也慎罰之
中有裕民之道故曰乃由裕民道德自裕也純用德化刑罰不
試而民自安故曰裕乃以民寧○陳氏太猷曰為治有不為之

定論通行之常道明德慎罰是也捨是則為非謀惟是
惑于邪說異術謂民難以德化易以刑服如封侯之惑
者故戒以勿用而惟斷以至誠也此數時恍說看上句亦與傳
詁異也至則欲德大法古人之欲德使此心惟安于義理而無
求放先哲主德是也慮其德感而欲其汲汲故以欲德言又恐
其欲遠也故又欲其安故心安則從其善而不違也故又欲其
回顧汝德願則又恐其察慮之太迫也故又欲其弘遠汝謀庶
能優游寬裕而與民相安矣按此說康乃三句及民寧嚴與傳
註時說異但其相連之意不可不知故錄之○日記曰明德慎
罰初以二事分言其慎罰亦德也故終言以德用罰然曰用罰
則罰猶未能無也刑期于無刑必至于不用而後為極故終
言不用罰而用德此一篇之大意也茲傳引左傳務崇務去之
說最得要領
王曰鳴呼肆汝小子封淫乃以放民世享
始言由文考之德得天得民肆汝小子封得以在茲東土有天
命放民之奇中再以前王宅天命作新民期之故此復以天命
放民結之珍享世享對言上以天命言而欲其明乃服命高乃
聽康入其民以保有天命而不至于珍享下以放民言而欲其
勿替敬典聽戒所告以保有放民而世享之也○惟命不干常
言天命得失之易道其常也念謂因天命而念非即念天命也

禮下節及明命高聽又民之事則所命可知矣無惑乎此
念哉句說服命既在當與微子同有蓋微子而特說此
但或主責微子一篇大意俱重明德則不應連冠綱微子明
服命且康叔兄弟之國侯伯也與微子先代更後一王之禮
又自不同何必防其備過也且我上下大意又不相蒙故附從
小註謂所服受之諸命為是論明德則微子終身者終于格民
論慎罰則始于用刑者終于用德是也高謂微子果德之即尊可
聞行所知之意二句一氣說言明改服行之命而尊其所聞用
以安治其民也安治者以是治民使入于德之中也于沐之外
也如是則民心安天命與之俱安而不常者可以常矣○末節
勸書要旨 卷二十一
雖以族民結之實飭遠跡為之詞勿與上兩平看微與二字攝
上文語而申之但上一敬與則專言罰而此則兼明德慎罰言
之蓋德罰非判然而亨須有文王之敬忌以守其與始謂之敬
與而慎罰皆德也故言與則德刑成舉之矣大意言明德慎
罰乃改所敬之常與族之告故皆詳與當勿替其所敬者聽微
所命而服行之使必務崇司必務去如此然後可以從服微民
民安國亦安而始能世其所享之國矣世享又要打轉上文天
命惡見得文王以明德慎罰為得天民故汝得以愛國命治國
能明德慎罰以延天命係人心原有光于文王帝休佑冒之盛
德如此方與章首相應 卷二十一畢

尚書要旨卷之二十二 周書七
酒誥
此篇以首一句為綱領乃考以下先述文王監酒之教引起
已之大命而著其當明之于妹邦也戒隔惟曰以下又叙湯之
所以與及紂之所以亡而推已致以紂為監也于惟曰一節承
上紂紂無時之語而勉康叔盡其責也末四節又於臣民中舉
出不準教者而欲其各有以處之也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大命即武王監酒之命只止後四妹邦二節明有數布播揚之
意先之以盡忠盡孝之規而後繼之以洗膜用遠之訓因其良
尚書要旨 卷二十二
心之發而利導之可以使人為孝子為忠臣其命之大河如也
妹地紂所都朝歌以北是也商紂沉湎于酒其下化之至以威
俗而妹邦尤甚武王之誥上自百姓下至民庶欲其無常于酒
而已初非大族而遠于人情又何難行而勤于告命如此其蓋
習俗既成難以遽革觀地名朝歌而墨子回車墨子豈但惡其
名哉蓋有感于紂之事也莫云妹邦去西土為遠宜其臣民未
聞文王之風而興起也故述文王之訓為詳
乃考考文王 惟一
此是述文王告紂之民之言以見已不可不明大命之意也上
二節總告西土之臣民下二節分告臣民之小子○琴國西土

為方伯時也。厥邦厥土，以正御事。實而土之人，本國即國皆其
其中或以上為一方下為本邦，非提此內已。蓋臣民或只指其
說者，非是孔說。云厥邦即眾多國，眾士朝也。既總呼為二
則卿大夫俱在內，可知少正官之副厥御事治事者，以其卑賤
更別目之曰庶邦。庶士越以正御事，則無一人而不語曰朝夕
則無一時而不語祀茲酒，只指人用酒說，不必說祭神。須用酒
而人可以不敬神之賜，如此則多一層事矣。○惟天二句又原造
酒之由，以明祀茲酒之意。一說云用之節惟在于祀而天之作
酒亦惟以祀而已，相運看更詳之。○日記曰文王為西伯則庶
邦皆其所統理，惟朝夕求勅之曰惟祭祀乃用此酒，餘皆不可
用也。所以然者，蓋以天始令民作酒者，以祭祀非酒則無以薦
其馨香，故雅地降神取其氣下達求諸陰之義也。是酒之作為
大祭祀而已，非以資人之酣飲也。後人失其本意，飲而不節，
○天于是降威，凡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無非是酒。要做出這般
句當越小大用養亦無非是酒，要做出這般罪過，可不戒哉。
夫人以飲酒得禍，而曰天降威者，天理不在人心外，順之則為
降命，逆之則為降威。凡食色皆降命也，有節焉無節而威天安
得不降威乎。天降威作一冒我民四句，正所謂天降威者也。酺
酒者，內亂其心志外亂其威儀，故曰大亂喪德下失其人民上
失其社稷，故曰喪邦。夫西土庶邦遠去商邑，亦諄諄以酒為戒。

則商邑可知矣。○文王諸教，節通以小子，實有正有事本邦。
小子越厥國，鄰國之小子也。即庶士以正御事中之年，勿者或
以小子作未居官任事者，謂將未有政事之責者，非是未國之
卿大夫無待于誥教，故專誥教其小子，以其血氣未定，易至縱
酒喪德，故也有官守而于酒則原厥官有職業而常于酒則
廢厥職，故必思降命之由，畏喪德之禍，而無常于酒也。至于越
國之小子，飲皆惟祀而後可，惟祀而飲，然亦必以德將之，無至
于醉也。觀此，羣厥國字則上小子是本國可知。厥國小子亦以
有正有事言本國之臣，但告其小子者，是成人不待以酒為戒
也。祀茲酒者，祭祀始用酒也。用酒以標厥非為人之飲也，飲惟
祀者人得飲酒惟祭祀之時也。飲以敬神之賜，非以為酣飲也。
若飲不惟祀則惟養酒而非天降命之意矣。然酒不待飲之有
時，即以時而飲亦當以德將之，而不使至于醉，將持也。德字虛
有心志有所操持也。大凡志常帥氣，則不為物所勝，不但飲酒
也。若先德以將之，小或亂其血氣，大或至於亂志而喪德矣。于
本國曰无羹，謂于厥國曰飲，惟祀德將无醉以互見也。○林氏
曰：禁于未發之謂豫，豫然後禁則打格而難勝，故湯訓蒙士文
王教小子，穆王告幼子，童孫與易養蒙一也。○蘇氏曰：賜酒則
正事，賜與故不可羹。○林氏曰：无常者，非不飲也，蓋不可非
所飲而飲之，故于厥國之飲者，惟因賜祀而巳。○呂氏曰：以

德特之則此心自惕然有警不至醉中無所主即為德性之
迷矣○惟曰就武王述稽考之言就舊程文以上二句勉其
父以教謹酒之訓下是教民之子弟以遵謹酒之戒亦不若乃
近時所主則謂上三句不過述其祖父之訓下三句勉子孫之
守訓似當從之惟土物愛惟字重看欲專心于是而不他也傳
中無外慕三字即指不飲酒言厥心戒乃惟土物愛之故即民
勞則思思則善心生之謂舊程文以不涵于酒為厥心戒非是
聰聰欲其聽之審而無忽也藝訓者常時之訓也不可以下二
句為聰聰之實小大德不可太指實了亦不是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意欲民亦以謹酒為大德不可視之為小德也時說以謹

南書

卷二十二

四

酒為小德綱常倫理大德謬甚○日記曰既告其有位者又告
其民以為我民訓導其子孫惟土物是愛土物稼穡也惟此是
愛則非僻之念無自而生情民始于不愛土物遂有他慕厥心
之所以不戒也子孫當聽祖考之常訓訓之常則入于耳者
熟聽之聽則志于心也格當時飲酒者其始必曰無關於大故
殊不知以為小而不戒必自縱而不已至于喪德喪邦豈小失
乎知酒酒之非小失則知謹酒之非小德矣故越小大德視之
惟一而後可人之所以為人者執與身心職業之為大非自非
好樂無荒鮮有不忽其小而忘其大者矣故蟋蟀之詩曰無已
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瞿惟恐損于身心妨于職業

本中之志蓋知此所謂小大德猶一者也又曰孔子曰下
酒困孟子曰為惡嗜酒與慎酒之在聖人者也果可以大小言
乎是故理無大小自聖人行之則皆至善無大小自君子蹈之
則皆吉惡无大小自常人戒之則皆善○別記云大小德俱在
謹酒上說○文王誥教子至朕教即文王誥酒西方以見今日
不可不謹酒妹邦也非文王今日而平○文王誥教小子二節
上教臣之小子欲其知飲酒之節下教民之小子欲其尊節酒
之訓也○此四節總要見西土遠去商邑而文王猶安誥之如
此則妹邦宜何如也而可不明其大命乎

南書

卷二十二

五

此武王誥臣民之大命而教康叔明之于妹邦者也妹土略佳
下泥破有在朕中母哉者亦可有在父母慶哉者非是父母慶
句承上起下用輕看總是聖人教妹土之臣盡事親之道而後
可以用酒也嗣爾至朕長是欲其勤事乎農以養親榮幸至父
母是欲其勤事乎商以奉親厥父母慶承而邊說深不可作一
人以農兼商說蓋古人雖重本抑末然四民並容缺一且商賈
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民不為農則為商商舉以技之而意重
農上故註于商邊加一或字以發其言外之意耳此節與文王
惟土物愛同意○爾妹土之民染沉酣之俗情其四肢久矣自
今當嗣續汝股肱之力大治恭親之事奔走其父兄下民之

分竭力耕田供為子職而已何暇縱酒乎動生勸業念不至爾
不服田畝心無所用則必向于酒矣或勉于貿易幸車牛出
為賈以其所得孝養父母有子如此父母其慶矣當此承歡
時而燕樂于一堂之上雖豐潔何過哉○奔走奉養上說對
孝養看上言父兄下言父母以互見耳至厥父母慶不及死者
略之也喜慶者安其養也然文王言惟祭祀則用酒而武王又
略廣開其端者蓋死之用祭生之用養皆所以事其父兄事異
而義同也下于臣言養者蓋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土
皆孝弟之行也而已仕之人于出一邊尤著耳○次節朕教住
下皆朕教也一說在自介用遠截謂茲乃二句是期其効非是
朕教之實亦通君子二字燕上而攝人說言庶士之有官守者
及庶官之長者之數君子尚當常聽我法酒之教我民慮其不
省故曰曉曉且慮其易忘故曰典聽蓋養也養者就卿飲養老
說○莫云養者雖是養國老庶老之義然謂之老者亦父兄之
第也亦因言民之孝養父兄而推之蓋事親養老祀神皆隆于
所尊之義也以養者對養饋祀以飲食醑飽對自介用遠說蓋
養者饋祀而言克者言不徒飲食必芬而實能尽其尚齒之道
實能致其對越之忱也古之養老有四養國老于太學養庶老
于小學國老有壽有德之老庶老庶人之老及子孫死國難之

父祖也養者指養老事說如執醬執爵割牲奉俎之類有誠敬
之德存焉惟君爾乃飲食醑飽者養老君之志也無敢不醉飽
樂君之命也爾乃可以飲食至于醑飽也○黃勉齋曰孔子觀
于坤而知王道之易易也鄉飲教親睦也其文則損相習之共
義則君子知之一飲一食一拜一坐一揖一降無非教也聖人
開飲酒之門不過三事父母慶用酒養老用酒祭祀用酒而祭
祀以事神其道尤難苟非其人尤未易言故云惟曰爾能常常
反觀內省使念慮云為悉稽于中正之德而無放逸之邪始可
以對于神明爾于斯庶幾能進饋祀以事神焉神祇享之爾乃
可以自介而用燕樂也爾克永觀省二句一串說言能修德以
盡事神之誠也對上養者看永觀省稽中德之說有就謹酒說
者非是反觀內省一操反觀于內而省之于心也一直下是誠
意慎獨工夫有分身心者非是作字無念慮之發當為之際俱
指已動之後言故曰無過不及之差有無動靜說者非是○別
記云常反觀內省是下工夫處使念慮之發當為之際悉稽
于中正之德而無過不及之差此是非僻不萌德性常用慶事
神之道難于事人故先推原其本如此要見可以交于神明意
○舊說云反觀于身使營為之稽于中德內省于心使念慮之
稽于中德如作文以事與念分股則現省分屬身心不妨○有
如是之德以養饋祀則神祇享之誠可以自副而用安樂現德

不如是者不可以交于神明矧自介用逸乎介副也言祭祀而裸獻者其正也祭畢而飲福燕毛者其副也明酒不為燕飲設耳如此則信為王治事之臣如此亦惟天順德永不忘在王家矣二茲字俱指上養老祀神而後用酒言有要止永永觀自二句言能若是則動無過舉不惟能祀神而養老信為云更詳之此三句舊說以盡臣職疑天春平看或以下茲字永正事句說者非是○正事元德就疊上看不忘是永保祿位意即天若慶今從之然盡職而得天分明有相連下之意勿太板看也○日記曰人臣之職非盡于養老饋祀二事正以飲惟祀飲惟養言其無異酒耳酒如是則信為王治事之臣以職業不贖而言也天亦順其元德以身心不放而言也謹酒而身心不放志氣清明德之所居福之所向故以元德贊之以天若許之○素云人臣以養老祀神而後飲則其飲有節已無酒荒殷邑之非而至干叛官離次矣豈非治事之臣乎蓋亦惟天若三句下句緊承上句來只是永保祿位而無小大表邦之幸也元德只只養老饋祀而後飲酒則不至其威儀亂其心志而所得于已者大矣惟天順元德而善其所為而使之永沐王家之眷遇也○厥父毋廢至用逸子通在孝養悅親臣道在養老祀神合上全節亦此意○呂氏曰開人飲酒之門不過奉親養老祭祀三節皆自其良心發見慶開之也○厥父毋廢至惟君考

當作為德儀畢之人○厥父毋廢至受殷之命在永不忘在王家載上是敘康叔祭酒手錄土之臣民下因言文王祭酒之教其大如此以見康叔不可不以武王之命明之錄土也○茲乃允惟王正事至經德秉哲主家載或以上是武王告故都之書下是告康叔之書以篇首胡氏說立意更詳之
王曰封哉西土集祖至受殷之命
此申文王言殷之火以見不可不明天命意以而克字立說惟文王之臣能用祭酒之教于前故武王今日得受殷命于後雖是言舊日其實重文王身上西土即前章西土也邦君庶邦也御事即庶士少正御事也小子即告教之小子也尚庶幾也文王之教上文所述是也不腴于酒即克用文王教之實末句亦須補出高受上下崇飲以至墜失天命方于殷字有著落夫謹酒而至子受命者賢智庸庸無所荒怠登于至治必然之效也可見望酒之訓所係者大而今日不可不明天命于妹邦以期保茲命于不替哉○真西山曰夫有司之不腴酒于天命無預而王乃以克受殷命為庶此之由何耶但觀出厲陳隋之朝上下沉酣以致墜失天命則謹酒而受天命復何疑哉○故我至于今至經德秉哲以受命書統作字眼
王曰封哉聞至尹人祗時
上文言周受殷命而衛又殷墟也故東殷代以圃與亡為

聞惟曰者哉聞朕惟以故畏而與我聞朕亦惟以荒服而亡
此二節重湯之舊統以倡後說蘇傳下二故字可見畏在心也
在事天之明命據則存舍則亡民之常情據則存舍則休各盡
天民而意○畏天顯小民而見于行者曰經德秉哲何允蓋德
乃天顯而在而治民之本質乃天顯而資而治民之具也經德
者日躋聖敬以修厥德之誠懇昭大德以盡天中之道而不為
外物所變也秉哲者克知宅俊以丕發乎帝命旁求俊彥以輯
寧乎邦家而不為小人所惑之哲是知人則哲之哲就君身之
明鑒言蓋持一心之明鑒而泛應于檢邪乃用人之要也或從
作賢字者參○日記曰畏天之明命而所行不敢少有違越
尚書要旨 卷之十二
則可謂地畏天顯矣畏小民之難保而所行一不敢拂乎民心
之公則可謂地畏小民矣經德秉哲地畏之實也經其德而不
失所謂日新又新也制心制事一有常功錫之履已如此此所
謂嚴其心之自出而上不愧于天謹其心之所由施而下無失
于民者也秉其哲而不惑所謂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
即俊也嚴惟丕式克用三克三俊湯之用人如此此所謂天工
無疆而上有而承民德式敷而下有所寄者也○別記曰畏天
命者鮮矣畏民與畏天並言則又聖人之微旨也地畏天顯則
常若上帝之臨汝迪畏小民則常見小民之難保政體酒乎一
盤酒則既而不知畏天顯雖可畏耐飲則不暇顧小民雖可畏

醉飲則不暇恤矣商人以尚敬為法尚飲為戒自成湯五
乙其君臣皆不暇逸者則湯之垂統有以致之也○以湯作三
以教重立論討惟縱逸至于不克畏天○自成湯至于帝乙繼
世代不同而皆能成說君德如太甲之悔過思庸而允德克終
高宗之務學時敏而德修罔覺一成湯經德之心法也敬畏輔
相如太甲之于伊尹師保自資不徒為禮遇之隆高宗之于傅
說訓志是賴不止于禮貌之重一成湯秉哲之家法也○成王
畏相君以經德秉哲之事而禮諸已也厥樂有恭臣以經德秉
哲之事而貴諸君也皆要入此畏天民之意註中兩故字俱本
湯來○莫云故字本輕而後故字似因畏相而及御事然亦有
尚書要旨 卷之十二
理○日記云君以論相為職相以正君為職求其正已而非求
其適已取其可畏而非取其可愛則能畏相矣正君者以獻可
替否為事而不以迎合承意為能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不以榮
身回寵為計則厥恭有恭矣○御事尹人皆相之別稱○別記
以御事通承湯及後王而言如伊尹以不克先奔某君為恥則
所以輔君者有恭而克體乎經德秉哲之心者也如傳說以克
結乃辟于先王永綏民自任則所以輔君者有恭而克體乎成
王畏相之心者也斯時也自暇自逸猶且不可況曰其敢尚飲
乎不敢自暇自逸猶言無空隙燕安之時也其敢崇飲只說
世君相說皆成湯垂統以致之也成湯不言謹酒者聖人不

言也或云諸君不暇逸已存德德東成王畏相中之一自
帶御事邊則記主此說○不將此也外服有外服之臣內服有
內服之臣亦皆法湯之教畏天敢有酒于酒者不惟不敢亦不
暇而所以不暇者欲其盡其道于上下焉耳諸臣如此而民之謹
酒可知矣越者繼上君與御事而言也服事也內服外服內外
治事之臣也侯甸男衛諸侯也伯諸侯之長也是而樣人百僚
二字是內服諸臣之總冠蓋固御事是百僚之長上言御事故
此言內服則斷自庶僚以下故以百僚字冠之對上御事而言
也庶尹者官之正也亞者其副也惟服宗工謂服尊官之事者
庶官之屬也國中百姓謂賜族命氏之家里居謂不在其位而
里居也是五樣人不敢酒于酒通上在內在外有職無職而言
○陳氏曰不敢畏而不敢縱耳不暇則有職者勤于職無職者
勤于德自不暇飲縱之飲亦不為也然不暇當空說而不暇者
何惟曰成王畏相王德固自成矣欲助成之而使之益以顯厥
業有恭尹人固祇其碑矣欲助其事而使之益不急耳○別記
曰不敢者有所畏畏心有息則有時而縱矣不暇者有所事所
事既專則自先暇于酒矣下固言所事之矣曰惟彼成王德
之顯明及尹人之祇辟耳成王本上文成王而言祇辟本上文
有恭而言言當時內外之臣同心以承君相之意而欲成其美
有如此也惟字重正見不暇意志有在而不暇及事有事而不

暇也三事大夫夙夜以之邦君諸侯朝夕以之百姓王人四
不秉德明恤不暇于內也小臣屏侯甸列成奔走不暇于外也
○真云助成王德顯者內之以永爾外之以藩宣皆君德成否
所關也助尹人祇辟者內之以職分外之以統承皆尹人所為
持衆美以效之君者也○尹人曰百官諸侯之長是即百僚四
岳之謂也○夫成湯以饗酒倡于前而後王即繼其緒御事以
此酒輔于始而庶官即成其終君臣上下皆能法湯之敬畏如
此此商之所以興也
我聞亦惟曰在今我嗣主惟民自速事
此以商受荒服于酒者告康叔也與上而節對看上言湯垂統
而君相謹酒以守其業此言紂繼統而弛于飲酒以亡其業言
受則臣民皆化可知矣傷心以上是沉酣不易有以失民心見
紂之不能施畏小民也惟荒以下荒服不怠有以拂天心見
紂之不能施畏天命也故天以下言殷以崇飲自速其亡也
王曰紂予不惟若茲多誥主撫于時
上舉湯紂未及監戒意此節方叙言湯言紂如此其詳之故以
起下章也人無于水監二句是古語不可入湯紂當于民監民
字乃先民之民蓋謂事之得失相古先民有行之者矣又當稽
其迂于千百載之上以印吾心于千百載之下因彼之得反而
登已亦有是得乎而進修有
自彼之失反而證已亦有是

失乎而謹省有其方此監之有益乎身心與徒能監視之胡奴
不同矣○聖哲芳規千載而下觀之未有不悚然起敬者吾而
一念一事之善即方冊中所載好事便是我好影子也狂愚陷
轍千載而下觀之未有不慨然汗顏者吾而一念一事之不善
即方冊中所載不好事便是我醜樣子也言戒所以歷述殷與
亡之事者非但如此多言而已惟深欲以為鑒戒也古人有言
以水為監見形容以人為監見吉凶也今惟殷所以墜厥命者我
其可不以為大監戒以撫安斯時乎○邵二泉曰物妍則妍物
姪則姪是謂水監人得則德人失則怨是謂民監監妍姪于水
益得失于民此以小民言亦一說○上言得失而邊而下獨言
勅書要旨 卷二十一
紂之墜命者監受之失則必能法湯之得以此故彼也但不必
更添出得一邊大監撫于時者監殷之失則恐已亦墮此失而
知自身而推化行上下而謹遠以求撫安之道矣監殷不可專
重監紂謂之民者即上文惟民自速辜之民君臣之通稱也蓋
上文言殷之亡雖本紂之醜酒然上下化之以至庶群自酒此
又與前言傷之自御事而下內外群臣之不暇逸相應監殷正
監其君臣上下酒酒之亡其國而明大命于妹邦所不容已以
求人皆化為謹德即撫安斯時之道也說者謂武王繼紂而不
敢酒酒以為天下倡則不惟遺于臣民一邊而武王之不酒于
酒豈不能自信耶凡言監酒而反于康叔之身以至武王之身

者此時標本之端而非明大命于妹邦之正意也
子雅曰法訪諸殷獻臣王矧汝剛制于酒
承上云厥民之失我國當監之以撫時是然是責也不在康叔
之身乎此欲康叔忠臣謹酒而約之于身為範以盡監扶撫
時之責也子惟之惟即此意曰訪諸者申明大命于人言教也
曰剛制者躬行大命于己身教也殷獻臣至定辟一層緊一層
蓋所職愈要則所戒愈嚴也故各用一矧字庶民意須補在末
節而曰訪者蓋不訪則優游無斷而教不行制而曰剛者蓋不
剛則因循苟且而志不篤曰訪曰制非全不用酒但惟用之于
養老祀神時而已訪訪實至定辟中間三項人要開析得分明
勅書要旨 卷二十一
殷獻臣在使向男衛之上則凡殷之賢臣居于殷墟者皆是也
使向男衛則康叔所統之諸侯也得訪法之與文王告康叔同
義既曰獻臣何待于訪訪蓋放俗染習已深恐賢者亦有所未
免故教衆人自賢者始賢者化則人無不化矣自太史友以下
則皆衛臣也教衛臣則自貴者始貴者化則人無不服矣太史
掌六典以佐王治以入法治官府以入則治都鄙內史以入柄
詔王取群臣在王朝則貳冢宰在侯國則慶賓友之地故曰友
蓋文史之官以侍從獻納備顧問為職君之所賓友也再舉獻
臣則賢臣之在衛國者百僚大臣泛言之至于特舉其官則以
其尤重耳下文有事有晴則宗工中之尤重者也○獻臣自宗

工是而孫人時說謂是獻臣之為百宗工者非是○兩節
復世之所謂有師其禮重尊于友而其事柄則非初居位執
者也如孟子之于齊正其事也賓師論道謂之服休可也○休
辭采而言則不親職事專以補德于燕閒若周禮師氏詒王
猶其遺意也又有服采者蓋賓師亦有時而受其事之托如孟
子為齊出而于滕是也與服休皆在所事之列蓋兩事又
有此兩項之分耳若三卿則居位執政者也故謂之卿者
侯國之三卿通于天子列于六職是與康叔為偶以任一國之
政者也故謂之若時與偶王語意相似非謂三卿之禮殊與康
叔等也○服休乃侯國之論道者輕說不可以與理陰陽講
况講大重亦于三卿有礙自卑而卑矣故獻臣不必言普仕
而今里居者此只對諸侯而言疑獻臣之普事殿而仍散為各
國之臣如丁之迪諸臣惟工者尚多有之即衛國亦有在焉從
其多者則各國為尤若如此說方見與文王告康叔廢事同意
且見自卑而尊也蓋言群臣先諸侯而後本國自遠而近也言
各國自獻臣以及諸侯皆本國自友而事而匹而君身自卑而
尊也自遠而近自卑而尊歷以相况皆從其勅楚之說康叔之
身又一方之所親教者可不刪制于酒乎曰勅楚曰刪制其最
如此蓋酒雖細故玩而難遠不嚴則禁不絕不尤嚴于已則
不行也○呂氏曰刪制二字最有意當時酒之為病甚深

此其然則不能制○勅楚以上所戒勅而刪制以已耶
而言存群臣則當謹上之戒在康叔則當防已之欲也則故刪
制于酒非此節之專主乃歷世結束于此也全節出題○以殷
臣諸侯作一頭中以友事時三疊譜下以末句抽二股首尾
茲刪制四字是眼目中間四個制字是血脉要提撥得精采則
太史友內史友太史六典是承而和國之民為其維持法則是
掌而官府都鄙賴以治理內史將祿之置柄統于尊而用法乃
其所司發生于奪令出于上而成憲實其所守夙夜有殫靡之
功朝夕有切繼之益可不謂于酒乎折父薄違三句折父薄違
掌邦政統三軍人之叛亂違令者則與兵致討追逆之不使為
前書要亦
梗于天下農父若保掌和教教五典順民之性而和保之使相
親睦于安居樂業之中宏父史辟掌刑主安四民制定經界之
法使各畋爾田各宅爾宅而農不得以侵牟燕并三卿不次
者康叔初封以封圻為急也
厥或諧曰群飲至時同于殺
此節言民下二節言臣以終前蓋臣民之意○古者群飲惟
蜡及卿飲射無故而群飲者非奸究即叛亂可知然此有司之
事耳康叔以國君治之豈曰不可而何必歸之京師乎執歸于
周亦恐康叔之專殺曰子其殺服為之刑而未必殺也故曰無
快曰殺見除惡之義曰歸周曰其見讓讓之仁○日記曰群飲

通民所謂養自酒理開在上者或與維新中之
之後猶未肯變此所謂惟終自作不與不可不教者也故武王
有子其殺之言蘇氏蔡氏不得其說而疑周法之已善則謂其
為群聚而謀為大奸者不免增益于本文之所無夫經文惟曰
群飲耳使所指果在為奸惡者聖人豈肯疑似其文以誤人乎
○舊說謂群飲內含有不修農工不服商賈意教之指前教妹
士之臣一節則臣之酒酒亦當舍貴老廢祀可也族之迪諸臣
百工兼內外諸臣說○陳氏曰族諸臣謂過者勿殺而姑教之
以其染惡深而被化淺也○日紀曰酒酒而不曰群飲此其罪
之所以殊耳如時說則同一飲酒而臣民異法亦有難通者○
尚書要旨
時說謂民之不率教者則不待教而即誅之臣之不率教者則
教之不改而後誅之○有斯者不待教而即誅之臣之不率教者則
聲錫之爵秩即前所謂不忘在與臣之賢而原謹于酒者一
體待之也蓋故能不忘我之訓則我亦不忘汝之善矣教而不
從是亦怙終與群飲同故弗繁乃是事同于殺曰我曰汝是封
原叔與臣之詞○姑惟教之有斯明事上吳教之于酒酒之賄
見不忍棄人之仁下是勸之于從教之後見樂于彰善之意
三曰封故與原叔同
王民于酒
上平言臣民而此則歸重於民必先平乎臣之意也朕嘗事有
教且之命言庶事有正節兼勸懲一語也諸臣二節皆是尊之

訓詞示之以賞罰是也或通指一第說亦吳與昭是其所
以勸懲教意勿辨二句正見不可不懲之意治之者必勸以
成之明事以勸之也蓋自君而下于臣民為之宜自民而上于
君臣為之違故酒戒不灰于臣則酒禁不行于民矣大抵戒五
酒之訓于臣為詳歷觀上文可見然言臣則原叔之身亦可
知矣○董氏曰古之為酒本以供祭祀灌地降神取其馨香
下達求諸陰之意也後以其能養陽也故用之以奉親養老又
以其能合歡也故用之以列婚賓客然曰賓主百拜而酒三行
又曰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為未嘗過也自為飲儀狄之酒而晚
之寧不謂其太甚已
忘國之君敗家之子接踵于後世何莫
尚書要旨
非斯能則
十
于妹邦家為一通猶恐覆車之

梓材

前四節武王告康叔之書首節欲其通上下之情次二節欲其寬刑辟之用末節總承上二節而以成終望之後四節臣下進戒之詞首一節示以馭臣之道次二節示以化民之道末節總承上二節而以永命期之通情寬刑辟雖治國中事而治國之理則所包較廣如除惡立國制度之終有許多事宜在不止通情寬刑而已太抵武王之告康叔亦監殷之失而勉之當商之季王政不竹巨室世臣梗逆王化上下之情塞而不通故于康叔首以通情之道告之朋家作仇罪人以族嚴刑峻法毒痛四海

尚書要旨

卷二十三

故于康叔繼以寬刑之道告之

王曰封以厥庶民暨厥臣至惟邦君

此武王欲康叔通上下之情以蓋侯職也情之未易通者在下有大家在上有天子然通之有道焉魯君失民故不能制三家故達乎大家有道臣民愛戴故自行于大家矣不能通其大夫國人何以事上故達乎天子有道一國順治情自孚于天子矣以字內有工未上以字有子庶民體群臣意下以字有撫臣民緣大家意凡言以某達某者謂先得乎此之心而後可以通乎彼也上下之情是大家天子之情通者吾之所為與其情通欲而無睽阻也非使上下兩邊之情相通徹之謂達是通之義上

臣字專言群臣下臣字兼臣民及大家蓋大家之所觀望○陳氏曰臣民素服屬于大家而大家之強阻亦臣民擁助之也天子之所聯屬皆在臣民使不能子庶民體群臣以慰其觀望聯屬之情則上下之情俱塞矣曰惟邦君者不可言邦君上有天子下有大家苟其情不通則得罪巨室不可以為政不獲乎上不可以治民之意若如此是邦君當通上下之情而非能通之謂夫謂之能通還是說他人不能而能通者惟邦君也蓋由邦君而上則上無化理之承宜由邦君而下則下無體統之維繫而惟邦君能通上下之情而無間也今康叔居可為之位操得為之機可不知所務乎○周封建諸侯與大家巨室共守之以

尚書要旨

卷二十三

為社稷之鎮九兩所謂宗以族得民公劉之雅所謂君之宗之

此封建之根本也魯之封有六族焉衛之封有七族焉唐之封有九宗焉正焉皆所以繫人心維國勢

汝若恒越曰我有師師我敗人宥

此欲其寬刑辟之用也罔厲殺人截上是以言教示寬刑之意下是以身教偶寬刑之實恒越者常常發越于心而罔形之告教也師師謂卿屬彼此以善相師法貫下三卿尹陳而言非康叔師之也予指康叔罔厲殺人舍敬勞意謹謹立法已定而猶示以用法之當寬也雖示以已意實欲卿屬皆然亦字承上說言不惟以言示之而已亦惟為之君者以身先之而恭敬勞

宋其民使臣皆知所視效也敬勞乎說不妨今時說皆直下如
敬明乃罰以導斯民于德和衷矜折獄以進斯民于康又是也
君以身帥先敬勞其民則三卿以下皆往而敬勞矣○研幾云
敬勞就見得寬刑辟言民之入于刑辟者則原其情罪哀矜不
忽而有撫綏之意二句是論其理如此肆往以下正指其實而
言之言察獄之事君盡心而宥其所當宥者則臣亦效之君宥
其大臣宥其小有謂敬勞而固厲殺人者也○講云設若常
發越曰我有相師之官司徒司馬司空大夫正官之長及衆大
夫皆有刑之責者亦知子用刑之意乎予之意慘以民命至
里不欲以屬改殺人而已既示以意向則而以身先之亦惟為
前書要旨 卷二十三

王叔監厥亂為民憫恤
此承上文寬刑辟而舉先王命監之意以致戒也以先王敬監
意而告之即厥亂為民是也下舉命監之詞戒以得戾胥虐勉
以敬察為婦望以引咎引咎無非為民而已王其效邦君御事
三句通為命監之詞邦君御事謂諸侯與其臣也時說以王故
二句總舉先王命監之事無胥戕五句是述其命監之詞王其
效三句是推其命監之意天觀其詞究其意可見先王之故監
其治本以為民也自古句承上起下之詞見得先王之命如此
則戒之命設者可知矣後今為監其可云云按註于王其效邦
君御事上正用一日字轉抹而文勢不絕至引恬下始云自古
前書要旨 卷二十三

王若茲則自引恬而上皆命監之詞也而時說不從今而存之
○王者所以開置監國者其治本為民而已于命監之詞若曰
無相與戕殺其民無相與虐害其民夫刑非聖人之得已也刑
之大者而或濫焉是之謂虐故監以為民也而虐民可乎刑之
小者而或濫焉是之謂虐故監以為民也而虐民可乎其則悅
于民也至于人之寡弱者亦使不失所聽屬至于婦之窮獨者
亦使有所歸保合一國之民率由是無戕虐之心以容蓄之可
也目王所以責教邦君御事者其命何以哉亦惟欲其敬勞不
備列彼斯民于生養安全之地而已自古王者之命監如此後
今為監當體無戕無虐之戒而罔厲殺人之訓不徒責之于人

推敬寡婦之心而恭教勞來之實必欲盡之于已其可事乎
刑辟以成虐人矣至于敬寡婦率由是無得而虐之道以容
育之也不可以合由以容推虐凡民說而謂合之由敬寡婦者
以容育之亦不可以合由以容育止承上二句也蓋合由句總
凡民寡婦俱在內言至于寡至于婦則凡民在其前矣所謂無
一夫不被其澤者也故曰保合其民至于二字謂加恩到此之
寡者人而易忽而至于敬寡婦者惠而難偏而至于婦則豈
有一夫之不被者乎單言婦則是窮獨可知屬云者無依者使
之有依也○王其教三句還照時說作原命監之意說正詳所
以為民也民不能自生自養自致于安為之引掖于生養安全

尚書卷之三

卷之三

三

之地者邦君御事之責也引字中有事在言此者見侯職有所
重王室之責成有所存而不可從事乎刑也按諸侯以養民為
職監國以宣尊察視為職則此邦君當指所監之諸侯言時說
即指為監者與首節惟邦君例看○新安陳氏曰康叔以衛侯
為司寇故哉生今之多以于刑違主梓材告戒于此終矣慮康
叔因前二篇之屢及于敬而意或偏倚于刑也故此篇惟以尚
寬宥無刑辟為言仁武王之心其常辟刑期于無刑之心歟

惟曰若稽田既勤數畝至惟其塗丹履

此聖康叔以成終之責王意俱講在三若字內除惡立國制度
皆就衛國說武王之于殷邦除其邦君若稽田焉既勤數畝矣

雖此而獲賊之或不陳其容無水旱之侵牛羊之殘于得之
藩屏若作室家焉既勤墾殖矣雖此而或不塗墍之災之其能
不為風雨所飄搖乎立之法制若作梓材焉既勤墾殖矣雖此
而或不塗之丹履其何以固其質而成其觀通其用乎陳列脩
治平說或云一直說謂陳布其力以治治也亦通蓋者明界限
賦者通水道卑者為垣高者為墻與曰曰墾教乃曰墾其通上
下之積實刑辟之用二句止順于繼末見之不必入各條也○
日記云成終各有其事非指上文之品今持說皆以通情寬辟
立有陋見也立防閑之具而謂禦之有方使已去之惡無自而
乘隙曰為墾賦盡維維之心不謂禦之有法使已動之惡永保
其無虞曰塗墍塗妙妙之詞而謂色之盡善使已立之制煥
乎其有文曰塗丹履○我之所以命汝若此者豈徒然哉亦曰
我既成始而成就之責有賴于汝早以其始而隆惡言之獨夫
珍矣敵成則矣以除惡則粉木矣餘風未殄則不懲大誠者義
方切也厥心未戾則恩惠預防者處方族也不有若稽田者乎
既勤數畝雖心庸丁其矣矣惟改為之墾焉為之賦焉限域之
明是杜奸萌之漸墾界之正可消患長之端是也天墾畫之規郭
他人之所不得尋而理也以其中而立國言之地井墾矣民十伍
矣以分封則有法矣時平起復墾之漸則時緝墾者不容忽
也不容召侮于之端則申明戒嚴者不可弛也不有若作室家

尚書卷之三

卷之三

六

者乎既勤恒滿雖庸心于樹射矣惟安金聖之湯茨蓋之焉
其網罟用耳外乘之隙厚其覆庇永固不拔之基是其可久之
道非他人之所得參而與也又以其終而創制立法言之上下
經矣品式定矣典則以貽子孫矣推而行之存乎通必俟夫張
弛之善化而裁之存乎變有待于調劑之能不有若梓材者
乎既勤恒滿雖庸材而具體矣惟安金聖之湯茨蓋之焉矣然
成章備物致用之得宜也煥然盡美習創述之可貴也若夫
調劑之是在小子封矣又豈可以他後耶夫始創始而皆曰既
勤所以見其心之盡瘁可以動艱難之想焉語成終而皆曰惟
其所以見其責之攸歸可以堅繼述之念焉知此則知上下之
情不可以不通刑辟之用不可以不寬而沐封之于國也蓋必
焉耳矣

今王惟曰先王既勤用明德王庶邦丕享

此以下人臣進戒之詞乃他篇之錯簡非梓材之本文也四節
大意欲其以德懷諸侯以德化民而因顧其以此道延基祚于
無窮也此節亦既用明德截上舉先王之天下欲今王法之也
明德說發用上既與大學明德不同○時說云即懷諸侯之德
先王之懷諸侯諸侯之享于王皆曰用明德者先王只是修德
勤政待諸侯以禮聘聘以時一明德以撫御而諸侯自然服從
非有公道也曰勤用者見其孜孜不怠之意諸侯亦只是謹爾

侯度王室以就奉職實無辭一明德以為享而上下自然
說亦一有他道也曰既用者見其無間之意○既者磨錫
之詞懷遠為近者諸侯散處九服分懸勢隔今則聯之以情而
使之近也或以既為盡辭侯而皆然懷遠為近為懷遠如近非
是此二句一直說勤用明德王用于懷為夫內亦既用明德正
于庶邦享作兄弟方來見之非前一層事庶邦享作兄弟方來
對上懷為夫句亦既用句對勤用句看時說謹上明德云
亦有時以通德來之情旋命有典以隆錫予之意下明德云陳
氏功以來敬若之誠將處實以盡奉上之禮只於迹上見之似
太膚陋惟鄭說庶邦近之○云祚文當先提二明德明白然後

講下方有落蓋自夫隆撫字以終承心誠懷下而不徒事于
勢分之尊者謂人君御民之明德自夫存恭敬于未將心誠
享上而不徒事于禮貌之隆者是謂諸侯事君之明德惟夫上
不以德感故下不以德應昔者先王云云曰亦若見上感而下
斯應也台式典集者法先王之舊典以和集其諸侯則庶邦丕
享而亦如諸侯之應于先王之世矣美即先王懷諸侯之典集
字即上懷字不言用明德者止和集其下而下享其上正是依
此用明德蒙上文不必重言矣○日記曰易曰地上有水比先
王以建萬國觀諸侯取象于此比之意欲其情意足以相親
而不散也所謂懷為夫作兄弟方來者先王用何道曰明德

初已比之九五白頭比言顯明其比道如接之以禮待之以
上以德而顯比于下下亦以德而親比于上修其職責方而
來孰敢有二者乎周德衰而此道不先昭王見侮于南國其三
之世荒服不至夷王下堂而見諸侯而諸侯不來故諸侯之向
背卜王室之盛衰王室之盛衰視吾德之脩否而已后武與集
廢邦丕享有周大臣當其全盛之時而豫以進戒其見遠矣我
○先王既動用明德四節在第三節截上是勉後王監先德以
化臣下下則因期其世其也○先王既動用明德三節首節截
上是述先王以德懷臣之故欲其有以法之下是述先王以德
受命之隆欲其有以慰之○別記曰諸侯非德不懷民非德不
化者先王以德懷諸侯以德受萬民今三體臨萬國亦惟德與
則諸侯亦懷矣撫先王之疆土而有迷民之未化亦惟用德以
和擇先復之則民亦無不化而先王之受命者擇矣

皇上既付中國民王受命

上言當法先王用明德以懷諸侯而此言當王先王之明德以
安民也皇天既付二句是原今日所以為民之主乃由天既付
中國之民與其疆土于先王而今日承之乃有不答已之責也
疆土之民略輕有人此有土帝言之耳不可以一民莫非其臣
又出莫非其有相平者了○日記曰皇天以中國人民疆土全
付于先王為先王能安養教導之不負其所付也今先王既往

而付子之重又在王矣王當何以慰先王在天之靈哉此則
德和擇先復乎迷民勿使失性而已謂之迷民見其因無君
教導修其所趨非所當念疾也當用德和擇之謂以禮義和榮
悅樂其心使之慕于善而不容已或先之以故其悟或後之以
後其成如是而民有終于迷者乎夫克拒上帝寵綏四方者先
王之志也主能如此則先王受命者擇矣要者他兩用字見其
無他道也先復字因迷民而生謂于民心先未悟而故之已悟
于後化成之○研幾云和擇先後俱指教化說和之者消其爭
戾之氣擇之者作其好德之誠誼育薰陶而寬裕不迫也先之
者導之以入于善後之者驅之以進于善鼓舞作興而勞未不
倦也

已若茲監王承保民

此勉君監已之言而因推所以欲君監之意也已者已而有
不能已之意若茲指上明德以懷諸侯用德以化迷民說工夫
在監字內子子孫孫乃從萬年中指出來說非萬年已外別有
所謂子子孫孫也大意云已子若茲所言王所當監也臣所以
欲王監臣之言者豈有他哉誠以諸侯國之屏也民邦之本也
一失其心非所以為靈長之道矣夫惟本固而屏樹民懷而天
親于是至若有夏歷年臣之心未已也式勿替有放歷年臣之
心未已也惟曰欲至于萬年為王之久而又子王之孫而又孫

於保乎民而為天下君則為諸侯之所宗者誠久矣是故臣之
頌之而欲王德之動用也為生民之所依賴者誠厚矣是故
之頌之而欲王德之和澤也不然則臣亦何為而言之不置也
代○鄭云起講嚴領用陳臣化民之意蓋曰欲王用德以化民
使皇國鞏固至于萬年之久而自王以授之子自子以授之孫
永膺保民之責而無窮耳永保民只是永得以為君而統天下
意不必強入懷諸侯在內

司馬遷書卷之二十四

周書

周書卷之二十四

周書九

召誥

此篇王作以上書史記作洛之事為召公致語之由太保以下
方是召公之語無更端應皆以為呼發之凡三段一言天命不
易欲其敬德誠民以祈天永命次言天子任太貴重欲其敬德
誠民以祈天永命三言初服昭係之重欲其敬德誠民以祈天
永命末節則結言之

惟二月既望至庶殷丕作

此七節皆史記作洛之事為召公致語之由也首節斷上是成
王告廟以舉事不敢自尊而稟命於先王下是周召協力以成
事不能獨任而責於大臣位成又斷上是召公以時至洛而稽
天攷民以成其始下是周公以時觀洛而告神後民以成其終
惟太保至至於洛與下翼日節對卜宅三句契下祀神節對太
保乃以居殷句與周公朝用書節對位成與庶既命節對甲寅
位成但是規矩粗定至庶殷丕作則洛邑告成矣後者定其作
之規模作者成其位之功緒①首節是成王告廟蓋建都重事
不容不告非以作洛乃成文武之志故告也貴者舉行不駕馬
以人挽而行猶家去遠不速故年用簞行周家自后復居節公
劉居幽太王邑岐而大王則遷於豳武王又居於鎬王維在鎬
而宗廟不徙故周家凡有大事皆至豳告焉○第二節是用八

據理其事而曰太保先周公者周召上公同受營洛之命于
而召公先行之越若來古語詞或謂召公經畫已定故從容而
來非是三月當屬下句至洛輕重卜宅上卜宅是一節得卜是
一節經營是一節蓋先此太保先周公相宅則擬建王城于關
之閒營下都于瀝水之外者公已有定議然不致自決而稽
之于天先卜河朔黎水不言而後卜瀨水東瀝水面又卜瀝水
東此處卜宅亦要處見此意得卜即而惟洛食是也卜以戊申
而周公至以乙卯乃云我卜者二公同心同謀召公之下即周
公之下也得來以圖及獻卜及獻此戊申之下也既得其地則
規度其某處為城郭某處為郊社宗廟朝市民屋此所謂經營
內書要旨 卷二十四
也經營未是與工只是定其處而詩云經始堂室經之營之廣
民次之蓋經營定境攻之故三日庚戌始以庶殷攻位也此廣
不露出位字其實所經營者即位也經營中亦有許多事如城
郭之里數宗廟郊社朝市制度修廣之數之類○經營三月位
置已定故庚戌之日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內攻位者開荆
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位成基址成也是時四方之民未
集而殷民已遷于洛故就役之或云言殷民則周民可知蓋猶
出其難化者言之也觀下注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可見○
上文云太保先周公相宅則周召二公同受營洛之命于豈特
召公先行而經營周公乃繼至而達觀之意是欲圖之以示

至也洛語曰得來以圖及獻卜蓋達觀之後即達觀卜圖
即辨邑營之圖達觀只是徧視無度其可否之意呂氏曰召公
已成位周公方來觀上相之體然也恐亦無此意○古者聖人
舉大事未嘗不質諸天地鬼神蓋其心嘗與之相昭昭上下豈
若後世禱祀徒爾爾爾求福求禍云乎哉郊用二牛者祭尊以簡為
誠也社用牛牛豕各一者祭卑以豐為禮也先郊後社者先尊
使早也此郊社與宗廟之禮郊社不同蓋中庸之郊乃祭
天此則合祭天地中廟之社乃祭地此則但祭新邑土神耳郊
社皆以營洛之告也○別記曰此即洛邑新立之郊也故王
作洛于天地之間台廟者在豈已告也時洛邑宗廟未成故王
內書要旨 卷二十四
十二日始祭宗廟為郊不曰新邑者郊在國外社在國內故
也郊社大事周公以人臣行之蓋因事祭告奉王冊命以行事
非常祭之比也○已未至癸亥五日不言事將用書命此五日
中必會集臣庶計文數揣高卑等儀書一定然後甲子朝頒布
之洛語簡簡之在康誥者曰三月癸丑既即三月十六日已
未四方和會周公成勳皆在此時至甲子用書命即洪太誥治
也○孔子曰書賦功屬後之書也賦功謂賦飲諸侯之功料其
人夫多少屬後謂付屬所後之慶使知得地之文又也四方民
犬和會而獨命庶族著其難也庶邦咸在而撥命邦伯統于專
也以臣民進者當時庶族召公特相命之攻位故未用書而

平公則又重其事以作其勤矣要記得是侯甸男采之邦伯
周公命邦伯使邦伯各命其所部方云用書事宜雖多大略重
命臣民勤事上○第七節止言庶族而不及諸侯者意當詳用
其力者庶族而諸侯之在洛者分頭督率之而已曰王作者歡
欣鼓舞遇事赴工比之次住居多已上曰庶族下曰庶族庶族
形容人心之同也庶族王作則四方可知萬民如此則百工播
民又可知也○此十節通以基命定命主說在召公則教以普
天而天意從說以使民而民心應周公則奉祀而祈休于神明
用書而大得乎民力一成其始一成其終也○林氏曰召公營
洛自戊申至甲子七日而位成周公雖至自乙丑距甲子十日

尚書要言

卷二十四

五

而王作周召之說其缺如此總而計之自成王至宣王甲子
後一月耳萬年之業成于一月之間此豈後世可及哉○陳氏
曰乙卯至甲子一月而反不言事蓋丁巳戊午將行如往大禮
前一日養精以無為也已至癸亥又不言事乃而用
書命不作巧於禮以有為也

太保乃以康邦家君為乃御事

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召公因陳戒成王而并諸侯皆曰來會作
洛之幣物以與周公欲其升已之誥以達王也○以康邦家君出
取幣物以與周公欲其升已之誥以達王也○以康邦家君出
率之以出取昔日來時贊見幣物復入以與周公乃遂拜手稽

首而口述拜手稽首陳陳王及公

欲因公以達之王也○對周公言之則其詞不辭不知與道王
與諸侯重而辭則注顧上大淵帶言之諸侯之來何以有幣蓋
諸侯初期成王至洛故攝見幣之禮而召公將以併諸侯之著
其意在後用供生能精與未命也○諸善也○召公將以併諸侯之著
意蓋庶民雖遠而制化之心未絕嘗有告教以開導之者之訓
所以杜其戎化之機須之華命以革其估後之習然其報本則
在王身耳要有一自字是非更下所得得諸告庶族常語也則
諸也自乃御事則身為之範矣自乃御事內已含敬德意而未
發耳○別記云下句同重上句亦不重只帶通蓋作洛之德務

尚書要言

卷二十四

五

在化放諸告中即周公謹誌諸事此等亦不可少但其本則在
王耳此召公旅王及公之失責也實管攝一篇之意篇中王先
服旅御事與庶民百君天保受成命明德昭昭諸告庶族之意朕
德即自乃御事之意故德祿既折亦求命何莫不自乃御事哉
御事或以德與民或以德與民德祿既折亦求命何莫不自乃御事哉
德云諸告庶族即德與民德祿既折亦求命何莫不自乃御事哉
務固在誠民而誠民之大本則在吾君身故也下文遂詳言之
鳴呼是亦上命臣民之命

此下皆召公告成王也謂託用公傳之也○若就首言天命不可
恃故主敬德又中言言商之所以亡以見天命不可恃而初主

疾德第三節則燕夏商之興亡以廣上二節之意而欲王敦德也○首節言天命不可恃欲王之敦德雖未言德字而所敦者實德也○觀註視聽言動云云以至與天同德可見矣至下節更直露出德字而德之敦不可不疾辭益深切矣易其內尚有警戒之詞而至其疾敦德則又直勉之也○紂元子也放太邦也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天於此一改甚重亦甚決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是命不常亦有無窮之憂矣可不兢兢業業以思保之乎故嘆而曰曷甚奈何弗敦乎所以美者以謂為天子撫有大國也所以憂者以此美一旦或改而之他也無疆是言其大非言

尚書要旨

卷二十四

大

其久惟恤即在惟美之中以敬則得之不敬則失之也○朱子曰此數句一篇之大旨也下文反覆推衍此意耳○天既苗申言天命之不可恃而敦德誠不可以不疾也○還於言其一去不復返也大意言天之遠絕放命豈無先王在天足為後人庇哉天命不常常于有德討之不敦德以誠民雖祖德亦不足恃耳今王其可不疾敦德乎○智藏原在其不敦德可知夫知以下其不誠民可知天亦哀于四方民亦字有味言天雖不忘先王之德而亦重哀斯民之無事故眷命轉而之文武也用懋懋字指文武說懋字有疾敦意○別記云方放之未亡即今日之休也而厥命遐然于成德之付眷命用歸于勉德之周此見天命之

尚書要旨

卷二十四

大

不常而無疆之憂乃在于方休之日知憂其憂而疾敦其德休可常保不然天命已改而不知猶謂我生不有命在天討而不敦德之明監也至是封懋欲悔過而已晚矣敦德豈可以不疾乎疾字重看更無等待只今便下手○既言商事又並夏商而言之天理從子保而稽天若夏商常如今日之休矣今時既墜厥命天理格保而稽天若商常如今日之休矣今時既墜厥命祖宗之休難為後世憑藉如此則疾敦其德王亦自求所以而稽于天者可也而天理皆謂放弛其德其思若敦其德若翼從子保謂為傳子天即無其子而保之焉關焉世傳子也端故特言之于商言格保謂無正夏命然太甲克終允德則亦從子保也可從子保者天也○厥元子者古天也○我謂天與祖無可恃哉○為陽之命皆天故故並言天之休自先齊傳賢之後傳子自為始車命自為始故子為言天子保子當言格保皆以前所未有也而聖人所為即天心所顧其無間如此而稽天若非召公嗣見天之降謨能言也○面稽天若爾承德保子而達說蓋如天之理其德而敦德知天之保其子而與子也○其眷命用懋○面稽天若上下俱以天命為主敦厥要見焉與天相得如此其至後世循墜其命見天命不常雖萬不可恃也則今日眷命用懋豈可恃文武以為安乎

○今仲子嗣則無遺壽者至指謀自天

將言欲使民而先之以無遺善者乃從進德之賢推言其要
以為最先即仲虺言備德檢身而約之能自得師之教勿仲之
主于老成之臣雖日在左右嚴之而弗親則無從而受其善無
道者親之之謂也老成之人言其能稽我古人之德是故不可
遺也以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與止之鑑莫備于古
人之德而吉凶之理莫信于天非與古人同其用心者不能知
古人之德非踐履至到心與天通者不能稽謀自天謂凡有所
謀皆稽之自天○書考之臣閱歷諸練之久其于古人之德論
其世知其人如身在其時由其得戒其失如事在干已中子於
是資焉則于往事有所監而可以不謬于是非得失之益矣德

南書要旨

卷二十四

之在干古者邇于既位而易見理之在干天者隱于未形而難
知格人之智配于元龜具于天也一發謀一出應皆若面考故
順而無違斷然必如是而不爽中子于是資焉則于來事有所
決而可以不迷于吉凶悔吝之故矣成湯之聖先民時若況中
子乎○鄭主等一邊說謂二句須重下句看以註中國字與尤
字抑揚說下則得之

嗚呼有王維小元子哉至畏于民若

此承上中子嗣而言王維幼冲乃天之元子我天命係民心關
見其休之意然不可知其休而不知其恤也其大能誠和小民
為今之休美乎誠者得民心之和使反側者歸于友朋迷者若

獲其良知也有化訓意非妄之之謂今休者眷命用懋乃前人
之休耳治化維新導迎和氣新王今日之休也前休不可惡稽
今休所當自勵王當不敢後于敦德用碩畏于民之憂險可也
不難後而當疾敦德也民若者天命之得失恒于斯國行之路
恒恒于斯故曰民猶水也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為人上者知莫
險于民則不敢後于敦德以誠其民矣○鄭云其不能廢不可
諱工夫至不敢後二句方有工夫然此二句須一直說畏民若
正敦德中事蓋云王當不敢後于敦德用常念民心之無常有
德則或后無德則或變恐恐然畏之而所以敦德者無敢或怠
則庶乎民誠而今休可必也○可不勉哉○碩畏者四顧却慮以
南書要旨

卷二十四

七

要之在誠民之上特舉民之叛德不常可畏之勢以見不可不
誠和之也○其不能誠于民者四節首節截上是期成王以誠
民敦德之治下則因欲成三宅洛以盡其事也誠民敦德乃下
二節之綱領王來結上節一節承誠于小民今休說王敦德所
一節承王不敢後說王允服殷一節作承上起下看○精蘊云
首節言和小民以祈天命疾敦德以和小民下一節欲其治民
以祈天命末二節推事治民本于敦德也○其不能誠于二節
下節承首句說末結上節服土中即誠小民事厥有承命即所
謂今休也治民之中得今休之道故曰治民今休○其不能誠
小民至自服于土中此題自服中入敦德誠民祈天命講不妨

王來紹上帝王治民今休

上說元子言而勉其誠小民以服今日之休疾故德以為誠民之本此就寔洛言而上節之期者正將于新邑初政卜之也然此節止有誠民以祈天命至王款作所二句方是款德紹上帝是繼天即元子之意出治二字便是服行土中即不能誠小民之意其曰繼天出治者預帶言之耳紹帝句輕無工夫至自服中方用力說謂服行誠民之事于中土也曰自服者王今親政非復如昔者仰成大臣而已洛邑天地之中以天事言則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貢道理均焉故謂之中土宅洛之意蓋為此周公三言當平者召公引之蓋在末句

尚書要旨 卷十四

蓋以證自服土中之意也人君一身土承皇天之付託中作百神之依歸下為斯民之仰戴今既中天下而立自是以奉答天命作君師以對越上帝自是以整綱族禮執玉帛以享答神祇自是以若葵藿事修內治以誠和小民中又者謂自中而布其信于四方也然則引且之事不獨重宅中圖治即配皇天亦自與紹上帝應了然祀天下其全句耳要之亦是自服中事但欲以配天說范二句俱作祭祀說或二句俱對紹帝說則不可從既舉且之言以見期望之同遂言王當終有天之成命治民今即休美矣周至文武天命已成此言王當終有成命者王必自求所以而稽于天命者而後可謂之成命也天有成

命新厥民之遷而信為今日之休也此今休字與上相應上期

之之詞也此休之之詞也申云惟王受命尚未可以言成而天命未得尚未可以言休也今能紹上帝服土中則民心未和天命未得國所以養民者將一成不易而治隆俗美赫然而新之邦矣豈不為今日之休耶休就成命上見曰今昔言不待後日而見也通節對上其因能誠于小民今休看○王來紹上帝至不可不致德期以成化之效推夫敦化之本○王厥有成命至惟日其邁著化民有其效惟化民所當先○王厥有成命至敬德令休載上二句是期君以圖治之效下是推其本以勉之也蓋誠民本于化臣而化臣又本于敬德故曰推本

尚書要旨 卷十四

十二

此與下條乃自服之要領宅洛以化殷為重故特言之治道知所先後則回人心變風俗如轉戶樞故欲有事于族則先服族之御事族之御事素以貴得民以族得民族人之所視而從也此節無化民事而註以先字見之服殷御事空說下即服之之道周公言亦稱百工仲從王于周則周御事之賢可知以族御事親近則東周之首王親近則東周之意親近是與之難處則威是為之寡德○率與共事朝夕薰陶以節其性性如性之欲也性之節如好惡無節之節性本有節惟為習染所壞是以流而忘返與正人居事有所規意有所制習染之非不得不就

好惡之節如水得時自進于善而不能自止此正人夫聖之功也
也以人治人此轉移俗之機也○以周御事為長官以殷
御事副貳之所謂比介也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上文言治人
有道當先服乎臣服乎臣有道夾習于正人中而自化矣故此
言化臣有本心謹乎身而正其身之道曰敬作所而已豈不約
而易操也哉王敬作所二句是一正一反一勉一戒之辭敬作
所以動靜語默出入起居講而動靜語默出入起居之合理即
德也君身乃化民治民祈天永命之本故土句言當敬德然不
敬德則臣不可化民不可治天之永命亦不可得而祈矣故下
句又甚言德之不可不敬也○日記曰敬則此心收斂于天理
而善要言
卷二十四
主
之中性之所發亦不待于節之而无不節矣然一不敬其德則
心入于非几身陷于非道何可以不敬其德耶○王先服放二
節陳氏大猷曰既以周臣率之使之相親而善又以身率之使
之下親而化也○新安陳氏曰敬人乃于舊樂而其性流今欲
節之而使其性復亦惟化之以敬德耳敬者一身之主宰性即
心所具之理也敬則此心收斂于天理之中而性可節不敬則
此心放縱于人欲之內而性日流日其近即上達天理而日進
于高明之意也謂之不可不敬蓋敬者人心所當然而不可不
然者非有勉强而然如飲食溺飲之常无所為而為者能如是
則敬盡于此而人化于彼矣○王敬作所至不可不監于有殷

當在三个不可不字上着精采壬午應天判文亦好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王乃早墜厥命
此承上不可不敬德而又以夏商興亡之故重發不可不敬德
之意因啟下綱若功之說也二不可字即因上不可字而翻之
不可不監意正在下我不知知云云見所監者不同其歷年之
多寡而惟見其墜命由于不敬德知其墜命由于不敬德則知
其永命由于敬德而夏商歷年長短雖不可知而歷年長短之
故實有可知者矣○日記曰大抵此篇以敬德誠民永命為主
而以夏商之興亡及復申戒○相古先民一節而言今時既墜
厥命此節而言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正相應應天之長短
而善要言
卷二十四
主
人之國祚非人意可以測度其灼然可知者惟不敬厥德乃早
墜命耳天何心哉惟德是輔使禹湯或不敬其德則禹湯亦墜
命矣天者豈但子孫不足恃而已乎○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二
句此題義字指成王說下文四我字則皆公之自道監字兼得
失而遠說蓋不監二代則其得之者未必知其開創之勤而無
以為吾親法之要失之者未必知其滅亡之易而無以為吾懲
創之機今日之周亦不免為墜命之夏商矣故曰不可不監
今王嗣受王乃初服
嗣受厥命因夏商而言天命不常有墜有與不過自彼而移之
此耳文武受之今王則嗣受之矣孰不以為藉文祖之耿光承

序考之休烈而我則謂亦惟即夏之所傳于商、之所傳于周
若循環然非一家之器也故不可不嗣其有功者古之受命者
多矣如祗台德先而肇四有年之基如懋敬厥德而敷六百祀
之祚乃受命之有功者終萬古而斯德不可泯也監于有夏則
必嗣禹之功監于有殷則必嗣湯之功使德如其懋而歷年如
其永焉是則真能嗣命有也此雖治定功成重熙累洽猶不可
忽况今日○乃服竹教化之始乎民心之向背係于斯天命之
法留係于斯尤當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其德以祈天永命焉
周家有功之君也後數節遂尊發明初服意○初服暗指宅洛
至宅新邑方可露此出○今王嗣受厥命二節王乃初服正見

尚書要旨

卷二十四

古

當嗣有功下節言初服所係之重見初服尤不可以不謹也嗣
位之謹尤在初終自之事決于初謂之初服以新邑初故而言
也王乃初服知今我初服是論其理而言初之當謹宅新邑以
下欲其慎于敬德而用以祈天永命王所謂自貽哲命而言與
歷年不敬德初不外于敬德而已嗣若功亦不外于敬德而已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乎今我初服

又更端嘆息深明謹初之意首二句是喻言今天以下方實就
正發若子之意初生指幼小智慮初開情欲未蔽時說若字內
有即歐陽氏之始不可不敬德意熟善惡者言今王之初服若
人之生子或善或惡罔不在于初生及其未斷養而保之非自

貽哲命而何哲命曰自貽者見聰明智慧雖天之所命而
不以私欲自蔽以失其赤子之心則天之命哲乃吾自貽之也
哲以德言如天迪其德之意吉古以徵驗言如禎祥妖孽之意
歷年以國祚言如享國長久之意是皆不可知而可知者在也
初服能敬與否耳初服而敬德則亦自貽其哲自貽其吉自貽
其歷年矣註為政之道亦猶是也是今天以上過文○呂氏曰
人自初生而保養乃可以全其善哲天命者人心所有之明哲
非自外來也○林氏曰天以正性命人初無智愚之別所以有
智愚者於已取之而已下愚為自暴自棄則上智豈非自貽乎
○今天其命哲二節上是明初服之當謹下是示以謹初之事

尚書要旨

卷二十四

古

也○新安陳氏曰此一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蓋今日作邑而
自服土中是中天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凶判于此王
之能敬德祈天永命與不能亦判于此召公所以欲王乘此一
初之機而疾敬德也疾敬德者勿失此機于今日而能用德以
祈天者可承命于千萬年之久今此一初豈可以悠悠失之哉

宅新邑是用祈天永命

宅新邑即承知今我初服而言蓋言外今我初服正見哲命吉
凶歷年皆未定惟視初服何如實暗含敬德則自貽哲命而言
與歷年不敬德則反是之意故下節遂勉其疾于敬德而用是
以祈天永命也祈天永命即吉與歷年也疾敬德則哲命自貽

矣○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疾敬德則於命自勵而宣施歷年皆不外乎此故用以祈天永命曰德之用見無他適也疾二者正在此時緩則後矣○敬德處有誠民意在舍下不用刑而用德意謙亦可失過此機會再不可得故須急急為之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是一句言用此德之誠民者以祈天命之永久也用字輕乃帶下句文法猶下文以小民之以德之用小民之以見無他適也或謂用以誠民非是夫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而王者敬德亦非有求于天今曰祈天永命何執蓋一于用德則天命自不能外乃不祈之祈也○呂氏曰祈者欲王知天命之未定也○王其德之用四節首二句蓋上是勉其用德以祈天

卷二十四

十六

命下二節則皆用德祈天命之事也蓋中二節戒其用刑而勉其用德應王其德之用一句末一節云小民受天永命應祈天永命一句上下勤恤至勿替歷年時起末句意耳當輕看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易主越王顯

此欲其不用刑而用德正敬德詔民之事也刑者德之反也刑不緩用如德之用何其惟王忽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殄戮用治之惟順民之性而導之則有功否則無功也德者民之表也德不冠世如德之用何其惟王德與位俱崇則小民皆僭刑用德于下而王之德益以顯否則罔顯也二節平看則字相對不可以下節為若有功之實○若自民若有功出起則

頃以下節為民若有功之實矣然意相承日記云謂王不可不以刑齊民惟以德懷導之則有功使王德果超乎天下之上則人皆觀感而化矣何侯于刑哉又云德首出庶物則非舜之小民化為用德之小民矣正所謂若有功也何以殄戮為哉○非要之過民之無知也殄戮之敢君則不已甚乎是謂強驅之無功也民之為民也惟因其心之所固有情之所不能已者順而導之則天性以涵養而呈良心以啟迪而發乃能有功其惟王高天下以德則服天下以心民皆儀而刑之徧為爾德矣于王豈不顯乎○位在德元言王為元子位同焉天下首矣在疾敬德而德日新亦為天下首則小民莫不望為之標準而儀刑之

卷二十四

十六

惟德是用寧有非異者乎是一人之德保而為黎庶之德也故曰越王顯位曰益以顯者蓋位在德元德顯矣而小民刑用則天下之德皆君之德豈不益顯乎

上下勤恤至受天永命

此召公期望之意正祈大永命也土指王下指群臣惟即前所謂無疆之恤上下勤恤虛說以小民正勤恤之實通節歷年載端重末一句蓋言君臣同一勤勞以祈天永命者不過欲王以小民受之而已至若二句串講方得夏商意以小民以字有力蓋欲王幾于用刑疾于敬德以此誠和之民心而受無疆之天眷也上言上下而下言欲王者人臣之勤恤亦只在諸君如

耳耳○別記曰上下勤恤承夏商之舊蓋初服之當謹而意
臣當同心勤勞以圖其無疆之恤其曰者同以是為期也我受
天命當兼夏商之歷年始可謂之永命而其道豈在乎他哉
王以小民受此于天而已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而永命即所
謂歷年也○日記曰夏有桀而終四百夏之歷年不遇桀未亡
也商有受而祀終六百商之歷年不遇受未亡也使周之嗣王
皆嗣德則歷年又豈可以夏商已往者為斷哉故欲丕若有夏
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謂兼之也年所之多歷如此斯可言永
命矣而豈求之于他哉欲王以小民受此于天而已命在天于
小民乎何預天無心以民為心得乎民則得乎天矣○台氏

尚書要旨

卷二十四

十九

曰召公奉恭言小民者國之根本全在小民其要其已不在大
族不在諸侯止在小民之身

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警王能祈天永命

召公致語將終又總叙始終而申其奉幣致告之意復拜手稽
首以成前禮言予小臣敢以族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敢以
內有奉承宣化意不失不拒自臣民言也敬德一也自其發之
政令而為人所佩服者曰威命自其宣之教化而為人所仰慕
者曰明德保者保而不失即遵守之意受者受而無拒即順從
之意王當終有天之成命此當字以期之之辭言不以勉之之
辭言即重述前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之意也時說非是曰未

有則所謂服有成命者非徒托諸空言而終有之矣王亦顯即
前述王顯指德言我非敢勤指予小臣以下說時說指上二句
說謂此有成命非吾之所敢任惟在王之自盡而已此為況于
註王之所當自盡一句謂嗣王末有成命故也不知王之所自
盡句自在後句祈天永命見之而此勤字即上下勤恤之勤言
我非敢以前所謂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使王終有成
命以顯于後世者為足以勤勤于王也恭奉幣帛用供王之能
祈天永命耳而敬德誠民即所以祈天永命者也文法與予未
有知二句同能者期望必然之辭註王之所自盡從能字出祈
天永命句比末有成命句有工夫所謂王之所自盡者也○日

尚書要旨

卷二十四

十九

記曰保受王威命明德如虔勤諸而受之和會王作于前申命
臨成而受之化訓柔服于後此則受命營洛大居之責故召公
以之自任至于終有成命以顯于後世此則在王而不存我故
曰我非敢勤言我非敢曰與有勤焉惟恭奉幣用供王祈天永
命而已敬德者王之所以能祈天永命者也自服土中則王之
時自貽哲命則王之事故惟王能之而非他人之所能與我于
王德祀之時惟恭奉幣以供王之必能乎此而已○又曰保受
威命明德我非敢以此為是以効勞于王惟以祈天永命之實
在王我予德祀之時惟恭奉幣以助王休享期于終有盛格之
突而已以祈鴻休言者非是王之所以能祈天永命者在乎日

所修所謂恭稷非聲明德惟馨而召公以奉幣為言何也祀于
新邑又對越之始其感通在王其奉幣以將其誠敬在哉蓋召
公謙言以歸重于王也舊說我非敢勤據永命說天永命之事
所當上下動恤而又曰我非敢勤可乎又曰王末有成命未有
者終有成故不虛諸願望之意○按周記亦以未有二句作勉
辭則未有內當含敬德誠民意○蔡氏總括一篇文意謂其奉
祭乎歷年之久近反覆乎憂商之興亡究其竭則以誠小民為
祈天永命之本以疾敬德為誠小民之本此數語可謂盡之三
代而下正由不知祈天之本在民得民之本在德此

備遠也

卷二十五

F

尚書要旨卷之二十五

洛浩

周書

此篇首四節周公遣使告下而成王在洛邑王在

鎬京王肇稱族禮至罔不若時十三節周公教成王宅洛之事

并示已退休之志成王答而番之是時公與成王俱在鎬京予

小子其退至文祖德七節成王言公而公許之是時公與成王

俱在洛邑俾來必殷四節公述命宰祭橋事而因致責難之

意是時公在洛邑王在鎬京成辰以下記祭祀冊語等事乃周

公許留之後俾來必殷之前事也末節固記公之終焉○日記

曰召洛二語作洛之始終也召語記其始事與召公陳戒之詞

而書要旨

卷二十五

故名曰召語以經始之若召公也洛語記其終事與周公遣使

告卜與王往復之詞及留後治洛之事故名曰洛語以周公之

事以洛為重也

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浩治

此史臣叙周公作洛之始事舊錯簡在康誥首今發正之在兄

士于周載以留周公作主營洛自周始故曰初基洛在鎬京東

故曰東園洛四方民大和會言民之赴役也百工播民和見士

于周言臣之趨事也周公成勳即計大數揣高卑事洪大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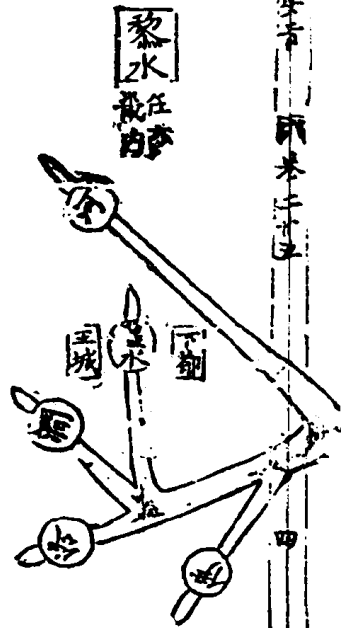
治洛臣民以營洛之事也即所謂命庶族侯甸男邦伯也○洛

居天下中故謂之四方民古不徙圻內重根本也民大和會民

之勤也諸侯百工播布民和車與趨事而亦勤矣周公則成勤
而侯甸男采衛侯國之諸侯百工王朝之百工然玩周字似足
侯甸男采衛之百工也○一說以民為主和會不過歡作鼓舞
而會集于洛意未可講開草萊等句至下文諸侯百工敷布民
心之和使之見士于周故復開草萊除荆棘而趨斧斤版築之
事也播是鼓舞作興之意見士于周指民言民之勞而臣播之
即臣之勞也○陳氏雅言曰此都定國之事非民心之和不足
以有為非民力之勤則不足以有成然其所以能勤者皆由于
能和也其心既和則其力自勤而況有百工以播其和有周公
以成其勤○陳氏新安曰見士朝見而趨事也民大和會民心
本自和也播民和固人心之和而播敷宜暢其和也悅以使民
民忘其勞公不忘民之勞而勤勞之所以得民心也○古人作
事皆規模先定然後作之而不愆于素如土彌年之營成周即
古人之道法也召誥已未至癸亥五日不言事將用書命此五
日中必會集臣庶計大數至書饒糧等即周公成勤之事也後
書已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賦功屬役使就築作功故曰誥治
誥治即書命下文遣使告卜又在乙卯達觀之後甲子命書之
前與此不相蒙或謂乙卯一節主告君者謂大誥以治洛之事
如卜吉是也非是○第一段周公在洛遣使告卜往復之辭○
此在乙卯達觀之後甲子書命之前

周公拜首播告曰朕復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恭命王及獻卜
此周公授使告卜之詞也對使者如對王故拜手稽首言作洛
大事也王固以委重于我矣今也王城下都而得吉卜敢以復
子明辟焉以辟期之也下云其基作民明辟復云亂為四方新
辟○王如以下正復王之語作洛為自時中又以承天眷故干
其始造謂之基命于其成終謂之定命天命也即所謂天休
也言王勿冲如不敢及知此事故子乃繼太保而往大相洛邑
其庶幾為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時說以大相即達觀合卜吉
意而末云大相東土一句皆言主洛之故非指當時行事說觀
尚書要旨
下文可見作民明辟用朝諸侯既為民意○乙卯即召誥之乙
卯也周公至以乙卯而卜不在乙卯此但據已至及獻卜追述
卜事故云然也先卜河朔黎水者黎民重迁以河朔為便故先
卜之不吉乃改卜瀕瀕之間而吉遂作王城為朝會之地又卜
瀕水之外而吉遂作下都為處商民之地此是二次卜非並列
二說以聽于天也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瀕瀕實交流其側天
子南嚮則瀕水在洛之右瀕水在洛之左周公于瀕瀕之中適
卜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宮定都社宗廟是為郊廓之地今之
河南是也又循之左越瀕水之東龜復告吉遂營下都名曰成
周又曰東郊以居族民今之洛陽是也二城相距蓋十有八里

其地皆近洛水故而云惟洛食卜必先墨蓋龜然後灼之兆顯
食墨故云食也國即澗東疆而為王城遷東為下都之圖卜即
而洛食之兆辭或兼初卜不言則于下言卜休恒吉為有疑
矣研幾又以不敢自是而聽于天不敢自專而復于主對者皆
不可從○呂氏曰卜都之意主于商民先卜河朔黎水者因其
所安也意在近地者商民之心意在地中者周公之心並列二
說以聽于天而已卜黎于先者先人後已之心也黎既不吉改
卜洛邑龜乃協從蓋周公之心即天心也無間故無遺也
周公洛邑圖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敢主稽首諱言
此成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通節將末句找出上足敘其作洛
之美意下是謝其告卜之辭言公不敢至天之休在共真誠上
是叙其事下是原其心天之休應前基命定命來相宅與前大

相東至其作周匹休應前其基作民明辟得來視予卜休恒
吉應前得來以圖及下我二人共貞是及頃周公其以予
何是原公之心而未句復謝其告卜之辭言也通節休字俱指
眷命言惟卜休之休稍異而要之卜之休美即眷命所在也作
洛美意正是公其以予句其上曰敬天之休曰作周匹休曰卜
休恒吉皆是敘事中形容之言不必說意之美也上文周公以
為三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備保大相東土故○成王答
以此乃公不敢不敬天之休故來相宅以為周匹休之地蓋公
端重于王而王又端重于公也匹休即稱副之意敬以心言匹
以事言惟敬天之休故不敢孤乎天眷而相宅以配眷周之命
尚書要旨 卷二十五
于無旁也○日記謂錫京與王之地既休作洛以宅中國治為
匹其休甚得經旨但與傳背故不從相宅宅宅俱兼王城下都
卜休恒吉指而洛食言我二人共貞有二說○日記云卜而得
吉則公敬天之休作周匹休之心遂矣是不特我當其言而公
亦當其言也此說得之東云此句是叙其告卜之意言公之示
我以恒吉者正以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戢欲我承事于上公
則事于下而二人共當之也此說亦可方云相宅而得卜公已
當其言矣茲復示予以恒吉者是蓋不敢獨當其休而欲使我
二人之共當耳似不必從○舊說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三句是
相洛事所以基命于始者公既定宅至共貞是定洛事所以定

天命于終者公其以予句是據卜觀圖而原其用心之深長也此○流云朝諸侯撫商民此天休之未易配者公不敢不敬其休也乃來相宅而達觀于所營是公意欲使周配休于無窮耳王城吉下都吉此恒吉之未易當者公不欲獨當其休也乃既定宅而俾來以示予是其意欲使我二人之共貞耳即此美意推之而公之作洛豈徒為一世計而已哉其規模之弘遠將以于萬億年之子孫故承上天取法撫民之休于無窮者也○日記曰始之相宅云公不敢不敬天之休答其基命之語繼之定宅云公其以予萬億年故天之休答其定命之語萬億年故天之休謂承于此而承天眷也曰公其以予者歸重于公也別記

卷之五

云卜而得吉則云云是不特我當其吉而公亦當其吉也自今以始公其以予萬億年故天之休乎蓋于是而朝諸侯則所謂自時中又得四方道里之均可以萬億年于此雋周祐而為天下宗矣于是而撫萬民則所謂聖王室得式化厥訓之運可以萬億年于此綏先祿而為斯民賴矣按如此說方得經旨而時說不然以無害大義故仍之而著日記之說于此○誨言者公雖告卜而實欲期望責難之義即教誨所在也第二段周公歸周迎王往洛相告語之辭○自肇稱殷祀至無遠用戾乃洛邑既成周公自洛歸錫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典上文非一時語現召誥取幣陳誥因公以述王則周公之歸錫明矣

周公自洛歸錫告王成秩無文

肇字對他事說乃首為祭之意非謂昔所未有而今初行之也傳以始祭之乃庶事之始非余始之始也祀國之大事也以首舉之則敬而不忽以備一秩之則公而不遺成者尊卑上下無不周也秩者尊卑上下之一有序也無文者而成秩為正禮之所以盛也肇稱虛成秩實莫云傳大饗群祀一句自是解祀于新邑而成秩二字實為無文而設難將盡故大享群祀句蓋大字群祀句實指有文之祭居多而該乎無文者言耳故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句亦不可太空看傳皆叙其所當祭者實在祀于新邑而推出不足成秩句正法但是遇到無文句脈絡耳亦是傳引呂

卷之五

十

氏之說置現告報祈三意要見格君心華天下之說乃推衍周公肇稱之意耳臨鎮新都之始肇稱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祭祀之義在君者如此故為格君心之要助祭諸侯下逮胞羣之賤亦皆有孚願若收其放而合其維祭祀之義在群下者如此故為華天下之要

予齊百工叙弗其絕

此皆祀功之事齊乃整勅之意或作違選看亦無妨從王于周從王往新邑也康有事只暗指下節勸勉意玩註成王數語可見或說為奮庸趙事之義恐非然時說以有事就王知不說百說則又久通此已然事或作未然看非是王往新邑非

無事而空行也即政之初必有大猷大事之舉以激勸臣民之
鼓舞天下者爾之此行其廢幾有所事事而養吾氣以待之
吾精以應之矣乎蓋褒賞功臣乃人君馭下之大權非人臣所
得行者故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誥之○下文今王即
命曰以下即是教成王以如此施行也新邑之治所賢者臣班
于既往所以勸于將來故記功宗示功載乃教工之第一義如
此乃可以若髮撫事如予而以在周工閭即有條立精明之治
功成渾厚之治體皆在斯舉矣周工即所齊之百工也○今王
即命正頂上庶有事來在元祀載上是教勸之錄其舊績下是
勉勵之期其新功功指平日結佑王室之功不專指作洛言○
呂氏曰基業既定則當修創案之功以示天下洛邑○成周之
業定矣論創案之功不可後也記功報功勿平者蓋謂惟茲臣
庶有服勞王家而功之卓顯者載則記諸載籍至于他日烝祭
之時則以之為配享之冠也以功功字即指功宗而定為之元
祀則凡有功者皆記而祭之可知矣或謂曰功宗則有功者悉
在所記曰以功則大功者尤在所加未是從祀大系乃後日事
而功次定于生前蓋當時之制漢高帝定元勳十八侯位次清
此意也呂氏云論功莫先于宗言宗則凡功可推我報功莫重
于祀言祀則凡慶賞可知矣既發命以報其功惟申命以勉之
曰汝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可也蓋褒賞之命一

行怠惰之心或起則前功一舉元祀將不可保矣故又載之
此篇而者戮力王室實褒治道以成新都久大之績也○承上
言記功以作元祀則所記之籍自當昭于朝以示百工矣而
此申言公私之保可不慎於太祖藉以其功之布于載籍者而
播之朝廷載之宗廟昭然于百工之耳目也不作用力說註中
大視功載而無不公與夫視功載而或出于私二句宜用在視
功載之下恐自教工之上○日記示所加而當則人莫不勸是
人人勸功繫此舉以風示之非恐自教而何莫云大視功載于
臣下而無不公則有功者勸無功者愧孰有不精白一心以奉
上者不則貌上意向就為比黨以應上而所謂下義其罪上賞
其姦其漸有不可勝言之害如下文所云者矣○孺子其朋二
句是慮其私而戒之下是究其害而深戒之也朋謂私昵而不
公也言百工視效如此孺子其可私所好而不公乎一或私所
好而不公則其弊不可勝枚矣王安石配享而宋政亂小人假
紹述以濟其私豈不真若大始醜而終至不可絕乎厥攸灼
二句即所謂百工效之亦皆私也或總着成王身上爵賞之濫
說未然
厥若姦及撫事如予王汝永有辭
此欲王修內治皆宅洛之當務也蓋洛邑之作本欲自時中
者故以內治告之內治而首以順常道為言者實恭和氣允

厥猷君道之首務也故與國事相配國事則凡典章法度之類
皆是也不可謂若異所以主教撫事所以主政恐累後教殊重
民也曰如予者蓋言攝政時所務亦惟若異撫事欲王同之也
然有治人斯有治法欲行是政可不用是人乎見在周工即周
公所齊以從王嘗與公若異撫事立治功而存治跡者也王能
用人則不待告誥而百工可以知上意嚮矣故曰仰觀即有
僚伴字直貫至成裕言使之知上意而各就其條以主精明之
治功存渾厚之治體也是任賢圖治治即明作二句不可以
若異撫事說明作二句承承即有僚說去兼若異撫事講明作
是建事之精采有力下敦大是為治之規模成裕者化
成于不迫也時說精與一心奮發勇往所以順常道而撫國
事者不敢怠于斯而而宗尚忠厚務為寬博所謂順常道而
撫國事者不責效于旦夕之如是則不時如予而已萬世而
下稱若異撫事而致新色之治者必將以王為首稱不永有辭
于後世乎此對下文御諸侯而言故曰內治語氣通要主行之
國中意○日記曰若異以常所持循而言撫事以臨事聽斷而
言成王親政周公欲其如予以若異則舉動可以無怨如予以
撫事則聽斷可以無失既示之以身又欲不改其且蓋用人乃
為政之助也而見在周工乃公攝政時所用又當整齊以從王
于周者所用惟此等人使百工知上指在任賢圖治各就其

精明興起而赴功敦厚洪大以成裕新己之治如此汝永有辭
謂今聞也明作者或少于寬裕寬裕者或出于明作欲其明作
有功而不失之急迫惇大成裕而不失之悠緩周公此二語為
萬古法程必墮一偏未有無弊者宋仁宗甚似漢文帝養成一
代忠厚之風韓范富公當時柄用皆欲有為而不果神宗有志
振起而任王安石行新法宋室自此多事以偏即為弊蓋百世
可知也
公曰已汝惟冲子惟終
此周公告成王以王業之當終乃承上起下之亂記功敦上內
治上已說出而統御諸侯教養萬民則不可明言只暗指其意
言由是而推廣之而所以行之于萬邦之遠天下之大者又有
不容緩之務以評于不容已之責者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主惟事其奕侮
此告以統取諸侯之道王者之統取諸侯必先識其向背所以
識其向背非用智而任術也故而已汝則是心常存無愛憎之
私故能識百辟誠于享上者亦識其不誠于享上者享不在幣
而在礼礼者恭敬以為本而節文以將之是也儀字即礼字礼
以恭敬辭遜為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一一中度合宜纔為成
礼凡事皆然而諸侯之朝享則其大者也故曰享多儀言享之
所貴者儀而不在其物也物者不過儀之所寓耳故享貴多礼

禮不若物則謂之不享如似子得以乎陸而不求見是無敬
資之實而謂可以幣交也故孟子引書而釋之曰為其不成享
也諸侯惟不用志于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
無享上之誠則諸侯視王朝若無人視王度若無物政事之行
安得不差爽僭侮陳王度而為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辨
之于享察之于微乎○道字全在敬字上見敬則明不敬則昏
天下豈有已不能敬而能辨人之敬怠者乎夫能辨之于早察
之于微則不惟威福慶罰之權得以操之而諸侯有所懲勸以
端于敬而一人具瞻之地不顯篤恭以為百辟之刑覩感所係
亦不淺矣故曰懷諸侯之道○享多儀三句正是明有享亦不
尚書要旨 卷二十五 十一

又曰不使志于享則外猶享也而慢上之心已致于下情侮之
端已形于外此知幾者所當見也
乃惟孺子頌朕不暇主無遠用矣
此告以教養萬民之道天下之事無窮聖人之心為之當若不
及也此周公所以汲汲不暇也所不暇者何即下文所謂樂民
義者是也樂民義者教養而言即井田學校諸事天下惟此二
事為大觀大觀之計則周公之汲汲不暇亦可想矣頌朕不暇
朕教汝于燕與羹此二句義互相足有事有言事則有施行次
第欲王繼之言則平日所陳于王欲王行之言乃正父作君師
而書要旨 卷二十五 十二

享之故言諸侯均之來享而享不享異焉何哉以享在多儀而
儀不及物雖享名之不享也惟不後志以下又承不享而甚言
其害以明漸不可長而人君敬識之功不可忽也或以享多儀
一句泛說其理如此下通是言不享之害以見人君不可不敬
以識之亦是○日記曰新邑既成自此以會諸侯受其朝享故
語以當識其有享有不享者此惟克敬者能之所謂多者不在
物而在禮規春秋諸侯事伯主但供其求而伯主亦不計其心
之誠不誠也此王伯之分也周公以為百辟雖來而心不享此
王之所當察而躬自省者也不待不朝而後見也凡民惟曰不
享惟事其夷侮以周中世諸侯唐中世藩鎮之元一不敬也

乎天下雖于是遠是柔而謂重民五穀惟食養祭是也哉為第
之不忘飲之不棄故天下不廢我命今王篤叙乃正父罔不若
予則天下亦不廢乃命矣○格之一字聖人教養之道因利而
利不致而民勸因性而導不迫而民從衣食足禮義興皆所以
格之也○或云教養不可分養即中也養不中之養觀下文樂
義等字可見但曰輔曰格有輔授調和寬弘不迫之意故着養
字耳○頌朕二句一事者作文當以輔民常性此正哉之不暇
而所以教汝者提起却以汝當領布我之不暇聽我之教而汲
汲焉以輔民性一氣講下夫不勉則天命不永況于民之順命
乎篤叙則乃命不廢天命其有不永乎治亂之機係于勉不勉

如此故其可以不教乎教則汲汲不暇不待言矣○篤叙二句當先以公事提起方可講去如云武王用八畝而重五教所以非民憂者皆深仁厚澤所貽而其中經畫區處咸有次第者也子若憂撫事蓋常篤叙之而人皆肅將祇歡矣汝能篤厚之而使先王之教澤愈深率循之而使先王之教條不紊無不如我則法度之施即天下信從之德而孰敢有廢汝命者汝性往洛邑也承上說來夫不養則天命不永篤叙則天命不廢治亂之係如此王往洛邑正所以祈天命于有永而布新命于天下者可不敬哉茲子句正粘汝往句說謂汝往新邑當敬以治民不可恃乎我也我今其明農矣講要得重責成王意篤叙須聽以

尚書要旨

卷二十五

非民憂正所以裕之也是時周公與成王在錫京故謂洛邑為彼裕洛邑之民何以感動天下蓋王幾四方之本而悍逆者化為友順則友順者可知矣無間遐荒注精皇極故曰無遠而至焉但指民心歸附說非必自至也○下文和恒二字即此裕事王若曰公明保予至罔不若時

此四節通是成王復公之詞上二節是因其教宅洛之事而答之下二節是因其有明農之志而留之○成王答公言公明輔我冲子公所稱舉以誨我者皆至顯之德以予小子揚元烈答天眷安民生舉祀典定礼樂備舉公諄不敢略者蓋一一領契之意公于冲子言則欲行之也冲子于公動則必資之也故凡

之保之者也精白一心而啟迪之無隱謂之明竭盡其力而信之謂之不遺謂之保二字平看與後斐迪字相應不顯德非贊周公之辭乃指下文數字而言如法祖奉天安民驅臣事抑皆人君明德所在周王舉之以教成王使之如此故曰稱非以教王宅洛就為大明德也揚文武烈應冲子惟終句奉天命應時惟不永句和恒四方應彼裕我民句惇宗二句應記功節威秩無文應聲稱節玩經及註意則直以公今日所教為明保稱德之美意而寓求助之意于言外耳以為未然事者固非語脉以為已然事者獨不思公方欲主如此行事而王方答之遽已作

尚書要旨

卷二十五

以然事也耶亦謬甚矣莫以上節為已然事惇宗節為未然事亦父通○呂氏曰文武之烈要在憎光而發揚之苟正欲持循則浸頹其舊矣上天之眷要在進修而奉答之苟無以稱塞則將墜其命矣四方之民要在和調而恒久之苟乖離不恤則非所以安宅其眾矣○天命以基命定命言居師屬上和恒句蓋和裕其民使之久安長治乃所以安輯其眾也和恒二字雖平然和字橫說恒字直說○別記云有恒產有恒心即所謂恒也和而不恒則亦未足賴矣○申云二字串說和是馴擾調娛從容化導之謂恒即是教養施諸悠久始終無間之謂亦是○稱秩元祀正厚以大礼慶報功之礼明而行之于人者祀神之礼

而行之于神者其合而言之以二祀字之相蒙也時記以此
皆亦作已然看曾不思後尚未定于宗禮而今遽已然也耶○
惟公德明光節此叙公德教之盛以示晉公之意也上是就公
今日教戒之語而言之此節乃稱其平日德教方作已然看○
日記云此因公有明農之語極稱其功德為朝廷所倚重水可
以言去之意此晉是在鎬京晉晉其去下文晉是在洛邑晉晉
之治洛也○承上言公之舉德以教我是固我所倚賴也然追
惟公之德教豈特今日為然哉其加于國家者亦久矣德字在
發用上者本和敬之德而制礼作樂以教化天下者是也○日
記云周公得文王緝熙敬止心法溫恭合德被德者化故四方
之興起于公者皆穆穆和敬則在公者可想矣旁作穆穆有上
下一于恭敬意此句是總上兩句明光于上下是堅說動施于
四方是橫說制礼作樂以納天下于中正和平之域是即公德
之明矣勤施自公言之作自四方言之旁無方所也近邇也有方
進意衡平也天下皆在周公光宅之中天下皆嚮周公日新之
化故曰近邇文武勤教即所謂莫匪陳教則肆肆不違者文武
既得周公而繼續光明之不迷失于天下也公德如此予小
子夙夜兢戒而已天下之事方仰成于公公可以言去哉○
云德字泛言如碩膚之藎形于制礼作樂之謂也

撫事若嬰之內者皆是明光者光輝發越而上際乎天下播乎
地也動施者推行不息而流衍于繼日之餘洋溢于待旦之後
也旁即上下四方穆穆即明光動施之德容近邇者誠精融洽
以迎景運于方今和氣流通以承天休于茲至是也近字有方
來未艾之意治平內點上下四方如天地清寧民物阜安之謂
不迷句緊承上三句講教即德之所敷者克慎明德而見冒于
上下四方文王所勤之教也丕卑稱德而重光于上下四方武
王所勤之教也惟公以德而迎治平則修和怡冒之盛于此于
常新而咸和永清之化不至于過佚矣故曰不迷勤教不迷字
無工夫以上總是言德教之加于時德即教非有二樣說此
指人君發祀言非謂祀于新邑也末句正倚重之詞以示留公
之意○公功樂更篇節正留公之詞也功專指左右成王言精
蘊云周公位冢宰則有輔佐之功兼師保則有啓迪之功是也
典上明保相應然不可實指總承上三節蓋公明保一節是就
公言而答之乃將行于洛一時事而此言輔我答我乃備舉公
平肯托孤攝政之功自當有辨惟卑應明光至勤教說者較是
但亦不必指出只空空言平時輔政之功可也前言公德此言
公功功之所在即德之所為也罔不若時者欲公是慈前功固
惟厥終而未可以言去也○公稱不顯德四節皆說以上二節
答之下二節是晉之平晉而鄭漢泉主祀祀上詳敘其

功而微言以晉之下是申美其功而顯言以留之蓋以稱德二節作已然者也玩經文再發更端意則此截法亦可○若自明係出起以裴地分應公功總承如云明光勳施既有承承之績矣而所以法祖奉天安民者猶教詔之不忘穆穆廷衛既有輔弼之勛矣而所以報功祀神者猶誥諭之不忘公之裴地何其厚也○惟公德明光二節公功本上節說○公稱不顯德至命公後或云無文以上為晉下皆為晉也末可據傳云此下答周公及晉公也此下晉周公治洛也當于時若截為是蓋上在鎬京晉下在洛邑晉也豈祀若時中雖舍晉公治洛意却未顯言○公功裴地篇至文武受民或于命公後截謂望大臣不贊其功而欲其留洛慰大臣未報其功而勉其治洛蓋以四方夷亂即裴地之功地將一節即盡晉後之責也如此分對同姓但與傳此下成王句有戾○第三段成王在洛命周公晉後治洛而歸周之辭

王曰公子小子至四方其世享

以上成王在鎬京晉周公為其耆而晉之也此下成王在洛邑晉周公為治洛而晉之也首節言已欲退居鎬京而今公晉後治洛中二節遂蒙命公後一句說去味退之一字則王時進在洛可知言我于新邑禮已舉矣改已發矣然祖宗之舊不可棄根本之此不可忘我其退居鎬京而升公晉後以治此洛邑焉

四後者謂繼其後以治之也○日記曰成王不果遷之意必與周召謀之已定然後命公晉後而歸不詳矣及觀漢地理志謂宗周與洛邑通封畿乃知洛者必以關中為根本營洛之初意亦未必舍鎬京也○四方夷亂節述公已然之功而示慰勞之意四方開治指上旁作廷衛而公功指明光上下二句說不妨或以上止言輔成王而此言四方開治似更說公輔周之功廣開而不知其寃則一也宗禮因公前言宗禮而端功于公言宗禮之行豈有先于公功之當報者而尚缺焉王意以為存乎朕者有侯而舉行而篤邇之忠實不能不先于公治洛有望也下節正原此意後公答王弘朕恭亦本諸此安定其功要旨得圓融若曰終定其功功而歸于報稱所安乃國之常典勿使公望報之嫌可也○地將其後指治洛之事成王去而欲周公于後答而大之也後即命公後之後監我士師工即伴駕即有倭明作有功偉大成裕之意公前以勉王而今王以不果居洛而以此任屬公為欲公晉鎮使治洛者有所視法也畢命言周公克慎厥始君陳克和厥中既歷三紀世變而風始移殷民之難化如此使非周公晉鎮監我士師工則慎始之政誠有未易言者○舊說連將二句一直說下謂開大晉後之事而使立治功存治體者有所視效也然此何而為惟誕保受民以為四輔而已誕保者順常道以化之使服于德義之中撫國事以治之

位之于法制之內也誕字是無一民不在所保之內意亂為四
轉者殷民安則王畿為之益安而有為宗周之翼衛也如是則
真能放大其後而士師工之所監視不外此矣或主首句截謂
于地將中就有修改連化意下二句俱承此來所以監臣者在
是所以安民者在是亦可○研幾曰亂為四輔言周公圖治于
洛以為周天子一身前後左右之輔不可泥註作藩屏說蓋洛
邑王畿非藩屏也○有出未定于宗禮至受民者分節截上意
其開治之功下重以倡治之責蓋既往之功雖未酬而將來之
功有深望此成王晉公之至意也○公定于往已詳此王與公
決而歸之言也公定應上命公後予往已應上予小子其退公
功肅將二句應四方地亂節公勿替刑應地將其後節洛邑天
下之中而宗周祖宗之舊故公必決意晉洛以承夫誕保之責
而予則往鎮舊都以承夫文武之業何也以我公開治之功天
下所為以身肅而將之以心敬而悅之者也人心于公如此公
留則王室安公去則天下疑公毋求去以因我我守成無功誕
保無人我雖以此任托公然安民之事我亦豈敢懈怠公亦當
番洛勿替監我士師工者莫云如此說則以無致句為夙夜
祀之例而二句亦自相戾况安民二字不幾遺了洛邑乎頃作
顧治無已之意說謂方今四方開治民若年矣而予必日惟
壹不厭其安民之事故望于公者彌切公當勿替所以謹我士

師工者則夫此大其後而世為群臣視效以共著夫安民之
四方享德寧有窮乎註勿替所以所以二字宜玩指擬保受民
說與無數其安民之事二字相應○申云成王任若葵撫事
之責而期明作存大之功其望治之心蓋有汲汲不暇者故曰
無數非謂成王分任其責也公勿替二句總承說夫肅將祇歡
則公固當下慰乎人心而况我無數其康寧則公亦當上體乎
君心矣則夫盡誕保之功成地將之業以為士師工之儀刑者
其可替乎公能勿替刑則治在洛邑而化及四方化在當時澤
流後世不特洛邑之民享公誕保之德而四方之民亦得以世
事保公誕保之德也必如是而後民之祇肅者無窮予之望治
者無負豈可去哉勿替刑內有保民工夫世字生在勿替上未
前言予小子夙夜茲祀是全倚重于公宜公未許此曰我惟無
敢其康寧是王以天下自任宜公懍然肯為王晉也○別記云
肅將祇歡正見當晉意肅將順政教于外也祇歡懷愛敬于中
也公在王室臣工之所視法四方之所仰賴若去則臣工失所
儀刑而四方失所依怙矣留而勿替刑則四方得世享公德于
無窮也○命公後至世享末節截出上是留其治洛而慰勉之
下是決其止洛而期望之蓋上三節雖曰留公未與之決至末
節則總上三節意與公安而歸矣句與上相應如前條○命
公後三節首句截上是留公之洛下則慰其舊績而勉其新功

也○史將其後至文武受民鄭云此題時說多在士師工養以
誕保句作上二句之事以予觀則此題當在首句載監我士師
工二句皆蒙首句看蓋是欲其開張治洛之道以監臣保民也
若按論一節則當在受民載以亂為四方輔句總承上文看大
意謂公晉後治洛與遺致治大建事功以監我士師工以誕保
文武受民使治道修明而左右前後皆無可虞之意故曰亂為
四輔誕保受民兼政治教化兩意看

周公拜手稽首曰王命予來王乃單文祖德

此周公許晉之辭首節作一冒孺子節與弘朕恭句應子且節
與承保二句應○拜是受命之禮拜而後言許王晉也以退為

去以留為來王于文王武王皆欲令周公奉其道安其民周公
分言之耳王曰誕保文武受民故周公曰承保亦自任之意曰
文祖受命民越乃先烈考武王辭繁而不統者見其所承之重
也惟此洛邑之民文祖誕膺天命為受民之始先烈考武王永
清四海為受民之終所以保之者不無待于後人之承也而王
以命于子來此洛而豈徒我承保文祖之受民使其德之所未
洽者于是而大行也越乃先烈考武王使其功之所未被者于
是而有終也此周公許王晉而自任之意也一說承保連上句
說謂王之命于來此洛邑而豈徒我欲使子承命以保文祖
及武王所受于天之民耳保兼教養說弘朕恭句周公後履其

事上之款即詰告庶族鄭自乃御事之意意在下文似不必引
認孺子下兩節一以治洛之教望之成王即所謂弘朕恭也一
以治洛之事自效即所謂承保也莫云時說謂治洛之責雖在
我而治洛之本則在王故復云大其責難之義而即以下節為
責難之實此似不然夫周公之許王治洛未嘗以言許之只是
意許之而已上文王命子來承保云云不是說王命子來我當
承保云云只答其言謂王命子如此初非許之之言直到弘朕
恭句乃自許之意而尚不敢質言我當治洛以絕望王晉洛之
意故謂我但當勉進且道左右責難以輔王治洛而已然而公
晉洛之意則實決于此下孺子節雖亦是責難處然亦不可便
指此為盡責難之恭蓋至此處方該說通夫責難之恭臣之所
當效而治洛之效實王之所當圖也然公還是始終要王宅洛
圖治之言若謂公已許留洛則孺子一節全無着落豈有公已
晉洛而王既歸宗周了又說甚麼自時中入耶可見此處公不
敢實然自謂我已晉洛而仍以治洛之教望之成王意謂我但
能盡臣道責難之恭而聽治于洛以臻成績者還望王宅洛也
○按此論下節非弘恭之實亦有理但謂公尚望王宅洛則恐
理勢斷不如是未知當時君臣一心議定而動輒結京洛邑
相為控制之義耳○此節搭上絨惟無數三句出頭以君臣各
以安民之責自任而交相責成立意對做○孺子來謂公而息

是以治洛之教望成王不可分功故為二宮通節渾融看因
來而不果居故止曰相宅周公以治洛之事在王故以事之在
王者言之典是文武所講畫者致治之法也獻民是殷紂所播
棄者輔治之人也傳典者率由之而不使過佚之謂傳獻者簡
述之而不使遺放之謂○別記云典者文武之所講畫成以正
而圖缺者也大傳典則法必監于先王而無不舉之政故獻民
前代之舊臣世家能知其善政而守其道風者也大傳獻則才
兼于異代而無不舉之賢大傳獻則併有即有備者不止在
尸工而已凡習其故事知其土俗以治其民又易入者故為治
之要此二者治洛之要也○舊說以龍為新辟承傳典一遺說

兩書集

卷五十五

五

作周恭先承傳獻上達說孟周恭必監于先王則典治同遠是
以紀綱四方而為初服之賢若夫四方新辟而何用人不遺
于前代則排下愚恭足以優而百代而為後王之倡率矣非作
周恭先而何新字先字重者此雖無害然看來畢竟每句總承
傳典傳賢而意說為是蓋文獻既為治之大要則明辟致治豈
容缺一而恭字所包甚廣不止禮賢一事恭以接下下不止是
賢人凡臣民咸在焉如修己以安百姓居敬以臨其民篤恭而
平天下古人論君道皆不外以恭字故必無疎寡無故慢親疏
樂以理萬幾方可以言恭方可以盡得君道否則成王之所以
以裕後昆者豈但數賢一事而使王之所以致治恭亦非以法

其用賢也耶○龍為二句皆作有工夫看而效亦已在焉不必
到自時中又以下方為效也其自時句承上講不盡用力焉邦
即萬民休者安于政教休于膏澤也成績即看上句說謂民有
未休猶中人之績未成也通節工夫只在傳上○日記曰成
王既不果居洛而猶曰自時中人者因朝會而出政令不必王
之常居于斯而後謂之中人也自中而布之必萬邦咸與于治
化王之績始有成○其自時中又三句出題當在成休載其自
時中又二句一直說下惟王有成績一句緊承萬邦咸休講言
王自是居此洛邑傳典以立治法傳獻以任治人而盡夫中又
之通則善政四達周斯世于既陶賢智交修登斯世于至治自

兩書集

卷五十五

五

洛邑以至萬邦甘熙然于大順大化之中矣王之治民豈不
有成績乎曰成績者人君以天下治平為已功萬物得所為極
致全至于成休則王道大行治功丕振凡文之成和武之大定
于是而益觀厥成矣○予但以多子節周公所以自致者與承
保受民相應多子御事即士師工以多子御事篤烈正應監士
師工証保受民之語成烈者蓋洛邑之民文以証受多子得之
于先武以安甸萬姓得之于後皆成烈所在也今率大小之臣
以誕保之享之以優游之化使肇造之績愈厚而不忘莫之以
仁厚之澤使大定之功有隆而勿替所謂篤成烈也通節重在
此句答其師以下四平看俱承萬烈來民以望治為心也故民

安而天下之民舉安則和恒之化足以備悅人心矣故曰答其
師臣以奉命為信也王命既保而果能保則事上之信足以
倡率人臣矣故曰作周事先王之一身固將表正萬邦者一民
未化儀刑尚有虧也自是使裕民之化以廣而新時之範以端
人君所以作則者有全能矣非所以成昭子之稱乎大祖之德
本自光于四方者一民未安厥德猶未單也自是使祐冒及于
海隅而修和備于天下文祖之所以昭德者無遺憾矣非所以
單文祖之德乎成烈兼文武而此獨言文祖者文王之德實開
武王之先也上言烈下又言德者能厚其安天下之功而德澤
始單盡于天下矣非復語也○月記曰前人成烈即大武所以
開美于治平者用公卿以篤之即保受民化澤運為文類
使成和大定之烈于是乎有成而已答其師其字亦指文武謂
天下望文武之功有成能為之則有以答天下之望也作周
事先者為周家信臣之先也且道莫大于信以此許于君而能
踐之以此為天下所仰望而能副之斯可以言信矣考朕昭子
刑者儀刑四方固在王身導理彛教以成之者公也乃單文祖
德者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猶未洽于天下武王周公繼之然
後大行大行謂殷之頑無不化也成烈以事功言篤之者雖述
之謂內有工夫文祖德以風化言單之者無所不被也是自然
無工夫○鄭王答其師截言誕受多方應句萬姓此文武之式

烈也使不有以篤之則固無以誕保受民而對天下仰望之心
矣故篤成烈以答天下而由是作周事先由是成昭子刑由是
單文祖德也蓋謂書意全重在安民上欲作周三句俱永安民
說來故截法如此然篤字已含誕保意下不過以此答之作之
成之蓋之耳固無碍其永安民說來也○作周恭先至作周乎
先舊說上節是以敬後致治之教望昭若下節是以光前啟後
之事願諸已然既如此則則當以恭倡後王信倡後臣意首
尾照應精神相挽如常山蛇勢乃佳若拘拘割伏上下判然即
二節題文何異○別記云恭先本悖與恭獻說尊賢禮下與格
字成憲皆恭德也下因言乎將何以為王期我亦惟曰其自是
南書卷十 卷十下 三十
宅中國治萬邦成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二句相連蓋中
人則成休成休則成績也既以治洛之效望之王又言已之所
以自放者在乎以多子及卿事篤前人之成然此句最重下數
句皆本此句貫去
第四段
俾來夏殷乃命寧子王朕子懷德
上文成王晉公公為成王晉皆在洛語既而成王還歸鎬京遣
使來洛語慰殷民因命寧公寧公寧者慰問公安也以公初離鎬居
洛恐有未習故來安之故愛公之至也于是使者且竭公述其
事及已際告陳勸之詞以授使者歸達之王也莫云此殷命寧

供要重者言王去洛陽宗周遂遣使來將難重于謹恭族民之
事而除了此節最要者便因命字乎已也下却只就命字詳之
而至末節王伴被還終恭族之意字即教以教字安之之謂
○言王雖命予以治命之事猶不敢忘化殷之心乃命申之文
告以謹恭族民時因恭族之使乃命字予以達建亂之微勞焉
果何物哉黑黍為酒合以爵禮且有二箇之多是以事神者而
事我何其厚也秬黑黍一稗二米和氣所生釀為酒名秬也
其謂也尊以黍為上黍為下而為中未祭則秬也盛于甬及
祭則爵也實于饔爵金盞草盞以和酒者不和爵車謂之秬
禮和爵始謂之爵禮經文但言爵也蓋臨祭以灌始和爵恭傳
而書要言
云禮爵金盞草盞其命字之則曰惟茲秬也明崇禮教以
享神明休莫大焉然不致率爾將之拜手稽首以此休美之物
而享于公是其事就若知事神其辭又何恭也○予如之何而
敢宿乎則禮乎文王武王為王禱耳別記云明禋不止酒言
言其致享之意所謂以事神之禮事公是也我有此心故拜手
稽首以此酒休享于公為賓也禮也不敢宿為其禮本事神者
也理于文武為族民乃文武所受于天者也重為王祈福上看
○惠為叙四句即禮文而為王祈福之詞惠字是心也其順
無所拂逆之謂正有恩若故之行若異之之意為叙者篤厚不
忘而次第舉什之也三字一串說是攸好德之福無違有疾其

康寧之福萬年二句分應上二句乃德指文武言不惟王不
惠為叙也萬年子孫亦皆宜君宜王而康寧乃德為則好德之
福所貽者遠矣不惟王之無違疾也族民之衆亦欲其資福永
年而享有壽考焉則康寧之福所及者大夫俱屬重在成王身
上蓋子孫者王之胤祚族人之王受民子孫族人之福即王
之福也四句通要點文武默佑之意○王伴族節應上恭族而
叙其所以責之者如此也○日記曰言王當使族人聽受教條
次第于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之德懷念之而不能忘也蓋布
此教條次第雖我誕保者之責然王必有所以使之聽受而不
違者其永觀視王而懷念其德可耳即詰告庶族勉自乃御事
尚書要言
之意又曰此是一句書意謂使無德可觀法可繫念則雖有教
條次第不能使之聽受也○伴字重者有躬行實踐端本澄源
意謂不徒以言教而必以身教也永即萬年觀德即承叙然教
條次第非德所以使之者德也公之望于王者如此則必族之
命不當徒托諸言而治洛之責不當專委之公也○四節出選
因建族而命字周公不敢當而祭濟文武因責難于君以重
監族之意首尾精神相挽期在引考截上三節是因族族寧已
而致祭之誠末一節是責其化殷從教而極期望之遠覺板
而無味○萬年厭于乃德至承叙萬年上是祝君以無窮之福
下是責其以無窮之化蓋因命字之使婦時述其為君時所

難于王者如此也

第五段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至惟七年

此史臣記成王在洛時祭祀冊誥等事乃周公許晉之後得來
變殷之前事也冬祭曰烝烝祭歲者猶云烝祭以修歲事也因
歲事之常告文武以周公晉洛之事盛其禮而用特牲騂赤色
從周之所尚也二冊字一敘王命作冊以告神而史逸要為祝
冊以告神也祝冊之中更不他及惟告周公晉守其後之意古
者褒賞功臣必于祭日示不專也言為祭于新邑禮備冊成而
諸侯皆至然後入太室裸裸灌也以圭瓚酌鬱鬯灌地以降神
也如特牲云既灌然後迎牲則殺在裸後此經先言殺後言裸
者殺經威格表敬重之意非行事之次也其王入太室裸乃是
祭時行事耳周人尚臭祭禮以裸為重故言王裸其命周公乃
是祭之將末非裸時也一字惟字要看盛其禮用特牲重其事
更不他及祭統賜臣爵祿之法云祭之日一獻君降立于阼階
之南南面而立者北面史由君右執策命之冊者告周公之冊
命也逸誥即所謂史由君右執策命之也○王命周公後作冊
逸誥言王以命周公晉後之意使逸作冊逸遂作以誥之也上
冊是告神此冊是告公或謂此冊即告文武之冊非是上紀日
而此紀月者立文以見舉祭命公之同日也○宋節註終始公

者以其所係之書也

多士

此篇周公傳成王之命以告多士革命之公運治之意是一篇綱領首三節言革命之公自殷明而上帝引逸王惟爾王家在適言商之于夏即周之于商所以反覆篇首之意自予其曰惟爾洪無度至篇末皆言遷治之意蓋多士本為洛邑既成而周公行治洛之事而作也

惟三月周公王用告商王士

此節太一句書初字嚴不必另端治洛事蓋詰告殷士正是行治洛之事告指下文一篇而言告之中有開諭勸勉二意革命

勸書要旨

卷二十六

之公運治之意開諭之也深業安居未久之計在充政典不充政典勉之也商王士燕股民在內申云述與二之故以絕其觀觀之私示遷治之利以彌其怨望之志或載之以義或感之以恩無非安其反側之情而誘其遷善之實也

成王若曰爾股遺多士王惟天明畏

此三節皆言革命之公○弗弗帶下首佑命即勝商之命明成王罰一也自天言之則為明成自人言之則為王罰耳紂固司王罰者也惟其不王而失天職故職移于周反致王罰于其身焉呼可畏也初字即格正意終字應轉佑命說言天以是命周而周以是終之也○次節再呼多士所以起其聽非戒小國句

承二初節今來不界對上降義說明或對上佑命說或此

任應轉非敢弋命說蓋以國勢言則小大不敵我周固無弋取之心以小國言之非有勝商之勢以非敢言之非有窮商之心以天道言則治亂不敵我周固有得位之理信乎非有心之私而實無心之公也○惟帝不界從上二節說來乘為謂民向背有常而不可移奪○別記云上文言不界放而界我恐殷民不信故此言惟帝所不界者民所棄為者也民所棄為者天所明最者也天不外乎民民不外乎天知天民相因之理則知民之所亡亡之天之于商也天之所亡亡之間之于商也初何有一毫私意于其間哉申云下民棄為如億兆夷人離心離德八百

勸書要旨

卷二十六

諸侯背商歸周之類夫天之不界見于民之棄為如此觀于民之棄為而天文明成豈不赫然其可畏也耶然則周之革命信乎將天威而終帝事矣此節欲多士以民心而察天意徑指殷言此節不必依註對讀亦相推說去○惟成下民棄為至上帝引逸○既言人心不異乎天心又引言天心常導乎人心○別記云天因乎民其界不界無常帝引乎逸其遠不遠在哉然則其機亦決之已而已

或謂曰上帝引逸注間非有辭于罰

此一段言湯革夏命及紂自取亡滅之事○研幾曰此下十節又自夏之亡湯之興說至商之亡周之興欲其因湯之革命而

情於周之理是言革命之公以萬其反側動搖之心也○
上云商之于夏即周之于商也爾多士亦知夏之所以失天下
于上帝引逸一句大允說天理之賦于人者本有自然之安人
由是理則心得其安盡臺而不能已即此臺臺之時可見上天
默相之意故曰上帝引逸所謂思若欲行若異為善最樂作德
日休皆是也申云引逸就指桀說蓋天理有自然之安而桀則
同有是心即帝所以引之也按此句乃引意如何就指桀說不
可從○是理也然亦何問于桀而桀自不肯違于逸而違于從
欲之危○附記云人知有逸欲之逸而不知有義理之逸所謂
順理則裕上帝引逸是也從欲惟危則有夏不違逸是也則帝
且奈之何其降格駕董子所謂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歐
戒之有夏弗克庸帝所謂及其不改而傷敗乃至者湯佚有靜
如日亡吾乃亡爾之類蓋始為上帝引逸而桀不違其逸終焉
惟帝降命而桀弗克庸命此降罰之所以不免也桀之所以亡
如此觀桀則知紂矣○湯之于夏武王之于殷也其順天應人
一也而商子未釋然于此然則成湯之伐夏非數子是以成
湯之事告之○承上言桀既不能為民主天既廢其元命矣乃
命爾先祖成湯來將明威爰革夏正而用賢以治天下也○別
記云後民甸四方言與賢人經綸天下蓋旁求有素又前此之
事也要見分布遠邇意句如治田謂以喻區區四方之務

無不得宜亦如此也申云甸四方只是規畫區處之意不必
并收什伍觀註肅治字可見○用人以治天下立政之大經自
用則小夫人則弊○自成湯至于帝乙言商家賢君之多罔不
明德惟祀言皆守成湯之家法顧諟天之明命湯之明德也以
承上下神祇柱礎宗廟罔不祗肅湯之恤祀也曰罔不明德則
顧諟之心傳不惟天命自度者能紹之而凡為象賢之君者莫
不然矣曰罔不恤祀則祗肅之家法不惟祭祀弗廢者能嗣之
而凡為敬德之主者莫不然矣此君道之當然而商王之世守
者也上以創業得天命言故曰後民甸四方此以守成保天命
言故曰明德惟祀明德不指成湯指湯以後諸君亦不重諸君
重起下后王意○亦惟惟字對成湯言謂湯之造商罔惟天之
所命矣而後王能盡君道故天亦惟不建保乂之蓋明德則先
輝發越恤祀則馨香發聞故能得天之眷也丕建保乂一直意
就國祚說言維持培植使之安而不危治而不亂也然使因天
之建乂而侈然自放其不至于縱情滅理者幾希矣爾先王不
祇以天之丕建保乂自恃乃愈加操存其明德恤祀之心無敢
別帶則在哉則所以出治者有本而無不祀天以澤民
也天之化育流行無一物之不浹君之德澤單敷無一民之不
被便是配天以澤民言其廣大如天也帝以主宰言天以偏
言罔不與上罔不同○別記云此節言天之眷商也

天也念至操存心者不敢失帝之則故之至也推行于政者罔不配天其擇仁之者也○先王罔敢失帝故能配天以擇民今紂失不明于天道本既亡矣况曰能聽念先王之勤勞邦家而配天以擇民者乎誕淫二句又推其實言之惟淫佚而罔顧天職則窮欲而賦天理所以不明天道也淫佚而罔顧民祇則從欲而拂百姓所以不能動家也此係舊說然不若方說為優○方云罔顧二句諸說多分配順帝擇民殊為粹戾不知天道豈盡引逸惠民二意而先王勤家實總求賢治民明德惟祀順帝擇民一事惟其天道之顯然者既不能明是以家法之當承者並不聽念大肆淫佚無復顧念天之顯道而欲如先王之為帝者乎

不夫帝則者不可得也無復顧念民之可畏而欲如先王之配天擇民者不可得也此其視先王之家法益蕩然矣夫豈能終大建保父之天休哉惟是之故上帝不保不之而乃降在喪止也○然則天之所以不界者惟後王不明德耳豈天之庸釋有殷哉○且小大邦國之喪亡皆有可言之罰而况大國殷之改命寧無可聲之罪乎然則商之興商之亡皆天也非人之所能為也而又何疑于周哉○呂氏曰先言不明天理次言不合祖宗者蓋天理猶有毫髮之存則追惟前人櫛風沐雨之勞必不忍淫佚以蕩覆之也夫天也祖宗也民也自古帝王之所共畏也紂不聽念于先王勤家則不長祖宗矣罔顧于天顯則不畏

天矣罔顧于民祇則不畏民矣三畏既除衆無忌憚窮凶極惡故惟時上帝不保佑若蘇大喪也不界指代喪宿不胡德指誕淫二句言謂天所以降喪于殷者由紂不敬天不愛民也○全氏曰自古小邦大邦未有無罪而亡國亦未有無辭而亡人之國商罪實盈我有周奉辭罰罪而巳豈無故而亡商哉○自成湯以下五節先言商先王盡君道而得天之眷引起商後王失君之而致之而不保總吳言殷亡之事申首節是天大降喪于殷一句之才與上夏亡相對○凡四方節起下奉辭罰罪意重承帝事下節即是有命畢殷即帝事告勅于帝即豐承此三節言周興之事申首節我有周佑命三句與上湯與相對○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三節首節表上是本商先王之革命以圖治下是降商後王之蓋道以維治所以見商之所由興欲商民因商之興也因以知周之興也或欲在恤祀我者非是

王若曰爾殷多士王惟爾王家戒適

此申言周之革命一由于天而明示不可動搖之意也今惟惟字要見多方罔顧之意至字靈字當玩就有終之意只虛說為是勿露下節○有命畢殷即帝事告勅于帝即豐承勅者格其不正以歸于正之謂告勅即勅殷命終于帝之意也○惟我事不貳適惟爾王家戒適上句實說即豐承帝事也下句虛斷之蔡傳語精暢可玩諸說未有能合其意者善發之即為佳文

○自在今後嗣王至問非有辭于爾言天之喪殷○曰
王不靈乎帝事至肆不正言周之奉天以革殷而及于今日
之遷殷也○自予惟時其遷居西爾至時惟天命一朕詳言遷
殷之意直至篇末蓋一意也而勸勉之心愈至矣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至無成怨

上既述夏商周之興亡以釋其親親之心此下述遷徙之故以
消其怨望之志言惟爾大為非法自造禍遷之端蓋以天降大
戾又有言遷之理此我所以承天命而遷汝也○無度指叛亂
言爾動指遷徙言變自乃邑即應轉首曰蓋自作不靖法所必
遷也○自乃邑以人為言時不正以地道言然大戾亦自無度

南書

卷十六

上

上生來言觀夫之屢降喪亡則知此之邪惡不正信乎於不
可居矣蓋不特法而必遷亦理所宜遷也○金氏曰予亦念天
之既既刊以降大戾討死于是武庚元子是何不正如是予生
于其地而為其者鮮矣○時字指大戾言遷居西爾者洛維在
鎬京之東實殷都也西也天命亦指大戾言應轉首句言我惟
以此故殪大戾也故時以遷汝而居于西耳夫自東遷西開闢
跋涉非我一人革操仁民之德不能安靖黎民如是之遷徙震
動也是乃天命如此而故奉之耳故無遠遯我命而復反側動
搖也苟或不然則我將有他罰之施豈復再勸誥勸之命乎至
于斯時則無我怨矣蓋尊自己作維悔昌道可不惕然知所改

○時惟天命無違三苗有辭我上原遷洛而論以討罪之
命不可違下原革殷而論以章德之命不可苟上下皆以天命
作關鍵見命德討罪皆本于天○別記云上時惟天命謂舉自
至色爾爾動之端邪惡不正有言遷之理下時惟天命謂起爾
必有德章德乃天命而非君之可私也今爾成德而欲求用爾
乎

惟爾知惟殷先人至時惟天命

承上言爾之所以遠遷者才過以我周革殷之命而有不平耳
然爾多士生于殷邦爾之所習知者不有周書典藉所載殷革
夏命之事乎商之亡即夏之亡周之興即殷之興耳爾何疑哉

南書

卷十六

上

與前言夏殷周亡廢相應○然我以革命如商貴爾而爾亦以
用人不如商貴我以為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放地簡拔
而棄征于商王之虎又焉之量材授任而有事于大僚之內蓋
升包于殷惟不夫之中而同升于克宅克俊之列矣其公平廣
大如此而問于爾士何寥寥也爾民之言固如此然用賢將以
圖治名器不可假人我一人所聽用者惟德而已也爾王是者
必能從王事者也而德不與焉服列大僚者必克即有僚者
也而德不與焉故我敢求爾于天邑商而進之于洛者以冀
爾平德改行焉使得爾商故地故事以矜恤乎爾而已哉豈汝
有可用之機而不能必汝有可用之德則不爾用者非予罪也

是惟天命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商士咸德天命之所不章也而猶歛望于迪簡焉何哉○迪簡二句串放迪簡拔而使職列于百僚即俞受敷施之章舊說謂以其能改行而用之即是矜恤恐未然予謂此句正承上收束爾于天邑商說下謂予惟循商迪簡故事故使汝遷洛遠大灰之邦圖維新之蓋以矜恤乎爾而已註中率德改行正足可用之機其機却本之遷洛正是矜恤他處○今爾其曰二節分節截上舉商民語而以大義折之下言其有過而遷都以化之以用德用罰作眼上言天命而有卑肆矜爾言見思德之公未始輕棄商民下言用罰而有臣民多遜之語見用罰之輕實所以厚待商民總是消其怨望而書要言

之意○研元云此二節一言遷民欲有以激勵乎民一言遷民欲有以感化乎民無非愛民意也

王曰多士昔朕來自亳臣宗多遜

此申言遷洛之意舉前日之事而感之以恩也別記曰昔朕來自亳謂攝政三年時也于時王不親行而言我來自亳者周公以王命誅討王師還即王來還也四國之民罪皆應死而王悉從降城所以明致天罰者不過遷之于洛使離其惡俗而已罰亦薄矣然豈直以爾有罪而比于罰哉亦使爾親比臣我宗周有多遜之美夫固將以化之也非罰之而乃化之恩何厚乎離爾故土爾自以為不幸而不知其為甚幸也而乃猶有所怨望

乎○罰輕恩厚不可分貶罰之輕即恩之厚處恩行于爾之勞之者掩而化之也多遜者反悍戾而為友順在家則為孝子順保在國則為良民善舉非一端故言多比事臣三字一委不可分

王曰告爾厥多士王從爾遷

告成將終又示以恩意勉以安居樂業永久之計言我即不忍爾故惟告命是申反復乎革命之公惟本乎遷民之意無非欲其省悟而謀長于厥居非但已也且我所以營洛者有二一為諸侯之朝覲會同不可無宿糧之地而鎬京則既遠矣故作王城于閭廛之間以荷之使賓禮之有地一為多士之奔走多

商書要言

卷二十六

十

遷不可無安居之地而汝都則既墟矣故作下都于潁水之外以康之使式化之有所也二意總平起繼實重商民上前多遜期之也此多遜稱之也○予之營洛惟為爾多士如此使遷于洛邑則收爾田也廢爾業也諸爾宅也而非故止之安則雖屢更不靖可矣今以土田則庶幾有之而服田力穡之有資也以幹止則庶幾寧之而樂業安居之有賴也爾何憂而反側怨望也哉若作勉詞則與後節相重○別記云約有爾士尚寧幹止言所以廢故之多遜如此土田居止今之在洛一一不失其舊意當時庶民懷土者有遷徙失業之憂故言勸遷未嘗失業爾家之處爾厚夫可不思所以保之乎○保之之要曰收而

爾說敘之業。通周如通天而无反側動搖之心。是充其心也。則順天而天必順之。將昇於憐于爾身其康也。後其昌也。豈特保有爾土而已哉。不敵反是禍福之機。保于一念之轉移。如斯知之何而可不敬乎。○多士而能放以宅邑。雖居焉則不惟利一身而子孫亦賴之矣。○今爾惟時宅爾邑。雖爾居就凡工。說即克敬也。下二句即昇於也。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獲福于身也。爾小子乃與從爾遷貽福于後也。夫反覆不靜。非敬也。其安爾邑于爾邑者。井田之制。四井為邑。安集之後。各有定業。鄉田同井。相收恤。故以安其黨。部而不容復有僑寓。散處者宅爾邑之謂也。○從違靡定。非敬也。其雖爾居乎。雖而居者蓋草創之後。有續而不已之意。安之而有常居之心。故續而不廢。而有所增也。安居樂業之下。勤耕鑿而時作息者。于茲洛易外王。爾而享壽考者。于茲洛焉。不但爾身而已。爾子孫乃興起而有幹有年。引之勿替。自爾今日之遷始耳。夫以播亡之餘。而享幹年之樂。以亡國之商而作起家之祖。則安洛之利亦至矣。而可不敬哉。○鄭不主用功說。謂爾居是洛也。宅爾邑在此。雖爾居在此。有膏焉在此。有壽考在此。爾小子之興亦在此。其利固无窮矣。尚何不靖焉哉。四井相保而出作入息之无虞。曰宅爾邑。永建乃家。而貽謀燕翼之不惜。曰雖爾居。農工商賈。將以各事其事。曰有幹。厥有止皆獲壽考而无夭開之患。曰有年。樂於后昆。

而為子孫者。克則其規。以易犬乎。前案曰小子與。○今朕作大邑。合下三節首節。載上。是示以營洛之故。○尚有爾土二節。是勉以居洛之惠。而勸戒之。○末節是復叙居洛之利。以感動之。○今朕作大邑。至矜爾告。商士營洛之故。既舉人事以勉之。使即天命以勤之。○爾乃尚有爾土。五界於爾。上節作勉詞。亦得鄭云。獻出乃心。而无微從。康以承力。吹爾曰。曰有土有職者。安其職。無職者。安其業。以易分之。而當易曰。寧幹各長于厥居。而无反側。以安定于厥邦之中。曰寧。寧克。敬者。順于土。寧幹止三事。而廣言之。王曰。又曰。時子乃或言爾侯居。此總結一篇之意。言戒之。而以諄諄誨諭。以安其反側之情。而消其怨望之念。惟以爾之土。曰君止為念。欲改惡所以保之也。○日記曰。多士一篇。言與喪則由于天。言天命則由于德。言德則由于教。其曰爾土。爾止。有幹有年。達至于孫。爾盡人。情以導而勉之。于焉。應勉反覆可謂至矣。抑族人自登師之後。使遷則遷。役則正。非尚有悍然難服之意。而周公詰告之。勒如此何也。蓋聖賢之化育于表裏之交。手方一人一念之未什。然者當人以為變。而聖人以為勉也。尚書要旨卷之二。十六。 尚書十一

無逸

發音至無聞知訓其以勤居逸而我其以逸居逸我聞王曰三年言放三宗以勤居逸而壽後王以逸居逸而夭厥亦至酒德我言文王以勤而興而欲其知而勉封以逸而亡而欲其知所戒也古人至呪咀言古人以逸猶不忘規諫王能信此則知忠信之不可棄矣自殷王至厥身言四君史皆猶不忘自咎王能信此則知誣言之不也矣凡此孰非訓王之而當監者乎○呂氏曰逸豫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亦此特治其末流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

尚書要旨

卷二十七

周公曰嗚呼君子無逸至無聞知

君子此指聖賢之君說不指成王亦不指四君小人則細民也首句言古昔聖賢之君能如此非說當然次節作推由說不可說實亦不可說要○別云國以勤而興以逸而廢家以勤而成以逸而敗事以勤而進以逸而廢心以勤而存以逸而放故君子所其無逸無逸者君子微戒惕勵之心也所其無逸者君子所以為微戒惕勵之審也置此身于天理之中勤靜食息皆必有事焉使有時而操有時而放則怠荒有乘其隙之所矣怠荒有乘其隙之所而為在其能無逸耶所謂無逸者無時無處而不在于無逸焉則君子誠無可以自逸之所而君子之于無

逸也乃恒其所者是之曰所其無逸○呂氏曰凡人乍歸家

息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為所如魚之于水鳥之于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先知以心言乃逸以位言先字不與乃字為對先知字當與則知字為對天下之至勤勞者莫如稼穡而人依以生為故為無逸之本先字當活看非必皆未為若時二知字重蓋身居閭閻之中而于小民艰难情狀如身履而目擊之也人君崇高富貴本自安逸故以君為逸先知二句出說○稼穡者民之所依因人主生長富貴不知其艱難故虞于安逸則但知自逸而不知以民生為念小民有失其依者而不知亦不恤也古之明王惟其

尚書要旨

卷二十七

先知稼穡之艱難以居逸以憂勤惕勵之心處崇高富貴之地

則身位乎九重之上而心在乎故畝之中真如稼穡之事為小民之依不可一日無者自不至縱肆以妨民事逸豫以奪民時而使之失其所依也君子所其無逸者蓋知此○呂氏曰此非始于憂勤終于逸樂之論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乃虞于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未嘗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與一官室起一力役視若易然而民有不稱其勞者矣成王生于深宮處房人上公卿之懼故以此重警之若以始勤終逸什之失軋獲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故之○日記曰蔡傳以勤居逸一言最簡而盡而呂氏之說亦

編詩意但備著二字未盡先知之義如太戊文王未嘗
于外舊為小人而稼穡之艱難如身履之則有不必備嘗而後
知者矣此大指重在子知不知在心而非論其事也則知小
人之依言不樂從不以土木力役妨民下是粗說○金仁山曰
人主者小民之主而所處則安逸之地易縱于逸无逸者謂其
勿縱于酒色勿耽樂于遊觀田獵之娛也君子所以无逸者以
其先知稼穡之艱難乃處安逸之地則知小人之依所以能體
恤小民不自縱逸之能致小民之无怠亦足以介吾身之壽康
人主而不先知稼穡之艱難則處安逸之地不知小人之依不
知小人之依則但知縱一身之欲夫不知小人之依則下致民
南書要旨
慈但知縱一身之欲則享年不永此一篇大意篇首舉其端而
篇內詳之○日記曰經文數處字頗不同有逸豫之逸有安逸
之逸而其无逸之逸之逸也所謂樂之從也非上一字先知
稼穡之艱難乃處此安逸之逸也從從生則逸亦此逸字惟歷
于安逸不知艱難所以惟然樂之從也此在本篇自有而義不
可不知○蘇氏曰農夫之子生而能慶且不知艱難而死于生
乎此一篇要旨○蔡傳以逸為逸與上以勤居逸為對人君之
位本逸者也故曰以勤居逸小人不可云以逸居逸故改居字
為為字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云者謂不知稼穡之艱難而縱
逸自逸耳乃諺以下正其從逸自逸處諺疑併俱主言說習也

詩曰訪妻語无根曰誕并長上而誕訕之曰侮无聞知時
語大凡事非所身歷則不知其所從來者之艱難未有不
侮厥父母以為无聞知者也周公數語指寫市井游惰情態曲
盡而所以做成王者亦至矣○君子所其无逸至小人之依此
二節泛舉古人為君之道以教成王下節還是推无逸之由蓋
人君所以不能无逸者凡以不知民依而其不知民依者亦惟
不知稼穡之艱難故也无逸之事多端而稼穡乃第一義且周
家以農事立國故周公懇懇言之
周公曰嗚呼戲聞曰在昔殷王中宗或四三年
上斷論无逸之理此復舉无逸之君以示之法不攝古昔而攝
南書要旨
商王者時之近也舉三宗者維世之君必及享年者成王年
方幼冲血氣未定壽夭之懸殊係于此故詳舉古人以寓戒勉
之意也宗宗无逸之實以故為主高宗无逸之實以和為主祖
甲无逸之實以仁為主不重在優劣上又舉其享之可見者
言之亦不各舉其盛也○嚴恭二句是欲以修己治民二句
是欲以治民惟修己故能治民不可平者嚴恭實要俱託心言
不可分內外二重攝抑是心之所發一于敬也欽肅戒懼是心
之所存一于敬也天命乃吾身所受于天之理自度謂以吾之
理檢吾之身也○金氏曰謂以天理為己及度不敢逾越也上
四字即是自度的工夫謂以此敬去檢律其身于天理中也亦

不可以身心開者。懼其害是一正一及之辭。當事說正大。區婦一能勝千萬。方有罪在于一人。民情大可。凡小人難保。此中宗所以祗懼而不致荒寧也。自修已而治民。一于沒而先。其无逸之實如此。○呂氏曰。嚴恭寅畏。合而言之。敬也。因乘教而修省。亦其畏天命之一端。內體道心之微。外觀天下之公。而不違其則。此是解天命自度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中宗之敬。則然矣。所以享國七十五年。何也。惟敬故。毒莫主。靜則德遠。博厚自強。則聖賢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飲則精神內固。而不浮。至于檢約克治。去戕賊之累。又不在言。凡此皆敬之力。而毒之理也。自此而下。至于文王其毒莫非此。勸書要旨 卷二十七

○李氏曰。曰无逸。必寡欲。寡欲而不毒者。鮮矣。返樂必寡欲。蓋欲而能全生者。亦鮮矣。○舊勞二句。王知稼穡。知民疾。康或以知依在。即位下。補出者。太拘不從。乃或二句。就貼下。乃康達不言。內有恭默思道。意惟句承上起下之詞。惟字乃字相應。看言或有時亮陰三年。而猶不言。惟其不言如此。故思之既精。言之既極。而發之于言者。乃和順而實于修身治天下之理也。言出乎身。故以雅為和之。發于身。與中宗天命自度對看。不敢二句。事說在圖。政上。看其以事言。寧以心言。教養工夫。在不致荒寧。中言朝夕惕勵。不忘憲天為治之謀。夙夜祗懼。務為率祖安民之計。是以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札。教化蔚然于

安居樂業之中也。○日記云。化行俗美。謂之嘉。四方安業。謂之靖。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未可。此句不作。致者。亦不作用。功說。謂能致此于族邦耳。與中宗不敢荒寧。句對看。小大指民言。至于二字。承上說來。无怠者。遠慈不萌于心。祖呪不形于口也。篇中發无怠一義。蓋人君遠則下致民。慈上于天和。此最當自考。處此六句。皆以和為主。自身而政。而民相推下去。不可作三平。○別記曰。傳中和字。因發言和順。而生其實和之。發于身。本于恭默思道。和之達于政。著于民。本于不敢荒寧。是高宗之精力。處亦在一敬字而已。金氏謂知小人之依。所以能體恤小民。不自暇逸。故能致小民之无怠。亦足以介吾身。勸書要旨 卷二十七

之毒。康以此證高宗尤切。○張氏曰。志氣。凝定。精神。統一。此長年之基。民心太和。導也。善氣。又所以致長年也。蓋神氣耗散。則根本不固。厲氣外溢。則天和日消。有一于此。皆是致天。○不義。惟三二句。一氣說。愛知小人之依。愛字。本舊為。小人未能保惠于庶民。能字。又本上知字。未能字。重看。不徒知之。于心而實能達之于政也。庶民混言。錄案專言。即庶民中之无告者。保惠不侮。俱說養說。惟其始之辭位也。既以一身親小人之事故。其繼而即位也。能以一心知小人之依。惟其有真知之明。而不忍之心。存于中。故其有善處之術。而不忍之政。行于外。由是保惠庶民。庶民得其所依。夫不侮錄案。而案民得其所依。夫无逸之

見于政事者如此○日記曰祖甲有佳之年維未及中宗高宗
之久然計其壽亦不相遠矣蓋言其舊為小人則知其即位之
晚也尤見其誠難備官之故言其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
民不侮鰥寡皆先知之明見于事者也○別記曰周公之意非
謂人主必當居民間而後能知小人之依也在高宗祖甲則其
事實如此故亦據其實而言耳不致侮鰥寡謂于庶民中尤數
乃鰥寡此皆本于身歷閭閻備嘗民之艱苦而得之能守最
力非鰥寡庶民受其賜而可謂之能也○自時厥句一直推
下不聞小人之勞即申不知稼穡句意惟純樂之從正所謂以
逸為逸也○金仁山曰入生所處與常人異子太聲色之奉耶

尚書要旨

卷二十七

聘田獵之娛嗜欲玩好何求不獲一有樂逸之心則必溺于
欲伐性之斧斤傷生之蟲賊也其能者鮮矣○陳氏曰遠
樂人所好然所好有甚于是樂者苟以艱難而得壽美為而遠
樂艱難人所惡然所惡有甚于是樂者苟以遠樂而得壽美為
而不艱難公之言奪常情之好惡而示以所甚好甚惡也○蘇
氏曰人莫不好逸欲而其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樂其所
好廢凡必信然猶有不信者以遠樂為未必害生也漢武帝唐
明皇豈無欲者哉而壽如此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武帝唐
皇千一而已豈可專望乎此哉○日記曰漢武唐玄荒亡成
宜促其齡而壽者幸也一則正壽之禍父子相夷一則失國播

遷引幾不保逸豫之害明效大驗如此雖庸夫豎子亦諱言之
而不足顧也蘇氏之言亦有未盡者○呂氏曰憂勤者必壽
逸豫者必夭此周公格言大訓實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蓋人之
一心苟有所操存則精神思慮日由乎天理之中其壽固可必
孔子所謂仁者壽詩人所謂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亦即天理而
推之耳後世之君憚憂勤而忘逸樂伐性傷生靡所不至乃欲
慕神仙之術以求長年何其愚之甚也歟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季王厥享國五十年

三宗之後稱先王以周家法法所在文祖王之近親耳目所逮
言之慨然若復見之此所以獨詳之也○首節重將論文王之
尚書要旨

卷二十七

無逸而先述其源流之深長意厥亦二字承三宗來而又喚起
文王言無逸之君在商則有三宗矣而在我周則有文王然周
之無逸豈自文王始哉其亦惟太王季王季云云獨言二君者一
恭王迹一勤王察王業之所由始也克自者見其出于自然而
非勉強之意也抑畏就心說抑者自下畏者不敢凡有血氣者
無患于上陵學問之道無他下之而已矣知其不可而謂無傷
禍患之所以長也臨事之道無他當存不敢之心而已矣人自
抑畏而縱逸者未之有也抑畏二字高無逸一層語中縱肆
荒無逸之反也矜誇抑之反也無忌憚畏之反也○陳氏曰
自者真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自文王卑服至惟正之供

皆言之王無遠之樂卑服節言其儉于身而厚于人也二句相
形事說言其心不在此而在彼也人君重子奉身則輕于為民
心蓋不能而重而事亦不能兼得而無所妨也即字重看有不
敢荒罕之意康功如除殘去暴之類田功如分田制里之類○
孔氏曰說田功以知稼穡之艱難亦可玩○日記云康功由功
特約言之內有許多事在事在司者文王以身先之奉在民
者文王以身勞之故下個即字○呂氏曰力不分于奉已故功
全歸于恤民微柔節首三句是惟恭獨下三句是勤政事註維
分亦須一直說下不可兩開柔節即謙卑禮順有抑之義而曰微
者見非柔儒也恭即肅恭收斂有長之義而曰懿者見非足恭
也○自說由文王之德術所不備特贊其柔恭者皆言其保民
之術故自其德之親下者言之也視窮民之微賤如保赤子用
知其情而處之無不到此非微柔恭者不能也周公之言何
其由衷也○別記曰窮民易忽小民難保非盛德之主不能不
通其情用知其艱苦而悉為之慮故特言文王之惠鮮鰥寡懷
保小民而必先之以微柔恭者所以以此其和易近民之德也
凡抗暴者視民之苦樂若不相聞獲惠者予民之微賤慢不加
意柔則不抗暴而又柔為微柔恭則未慢忽而又恭為懿恭則
其柔恭又皆有中正之則而非柔儒之柔足恭之恭也則于民
情而不親而其情何所不體○能于鰥寡而惠鮮之予小民

而懷保之是其事非一端一息不動則雖欲和民而不可得矣
故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有不遑暇食者欲以成
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而已○用字承懷保惠鮮說成字重
註所謂無一不得其所也孟子曰鰥寡孤獨天下之窮民而無
告者六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又曰制其田里教之樹畜耕
者九一開墾無私即惠鮮懷保之實也其所以自朝至于日中
是不遑暇食者求盡乎此使萬民無一不得其所而已矣萬民
庶上兩據說而勤之政即惠鮮懷保見于施行之實事也此節
在鰥寡孤獨欲在柔恭恭為備德而恤民勤政非是○金氏
曰即康功田功則知稼穡之艱難不足言懷保小民則知小人
之依不足言蓋上三宗皆守成之賢云而文王則創業
之聖君所以不同也○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不敢二字重看正
見其心之敬畏處遊豫以省耕飲田獵以習武備國家皆有常
制文王不敢以是為安而過于無度其所取于庶邦者皆惟正
之資而無橫斂也惟其無橫斂是以無過取二句相因重在上
句正見其無過處也庶邦指四方諸侯言為方伯甸有伯事伯
事所需庶邦供之文王受命二句須總承早服以下說受命句
下句正見享國之永為文王無遠之效也○金仁山曰省
不游也不放盤于遊恐流連以耽公事耳故民講武乾
豆不田也不放盤于田恐暴殄以戕民耳○日記曰游

西國有常制文王雖不廢而論之若不以此言其心惟恐有過
乃所以不過也○服且早矣矧崇其宮乎食且不違矣矧服遠
乎游田既不盤矣寧猶觀逸乎庶邦且正供矣矧萬民乎是以
約在一已而和在萬民文王之無逸可見矣總註四事不必詳
後成討但順文鋪下不失其大意所重而已惟早服始能即功
故言崇崇儉惟惠懷則德非徒善故言恤孤獨惟不違服食故
能威和萬民故言勤政事惟不盤遊田斯能以惟正之供故言
戒遊逸俱本如心來○研幾云註中崇崇儉四句包括不盡難
用○呂氏曰文王之壽即前章之理經訓昭然猶有為文王憂
勤損壽之說以啟人主之好逸如鄭京者厥亦惟我周至之供

周公曰嗚呼嚚自今嗣王至釐于酒德執

此勉成王之無逸欲其以文王為法以紂為戒夫文王盡無逸
之實享歷年之永此萬世人君法程也况子孫乎然遊佚尤妨
政擾民之大者此而不戒他可知矣則其二字宜貫全節只一
句書觀者余從祥也此者勤勞瘁也遊者惰耕斂也田者習武
備也惟正之供者節用貢一循其什一之規規節用助一遵
其九一之制也○金仁山曰觀逸遊田皆人君所不能無但不
可濫于此濫則為縱逸之私且病民矣故周公不戒之於樂而

但戒其濫苟必絕之使無不惟廢禮且使人君若于拘則未必
不樂于肆矣○前編文王此戒嗣王皆先言簡遊田而繼以惟
正之供蓋欲禁橫斂必先絕橫斂之源也觀逸遊田者橫斂之
源也濫于四者後實無度其勢不得不橫斂四者既省用有常
經自應以萬民惟正之供也九貢九賦什一而取是謂天下之
中制過是則害于理財正辭之義也能樂燕觀逸遊田說○蘇
氏曰以百日之勞而關一日之樂疑若可許也然周公不許防
其新也曰此非所以訓民順天也○金仁山曰人君之縱逸其
始未必便沉溺也不過自寬曰吾惟今日能樂耳明日不復爾
也然即此一說已非民之所法已非天之所順况于此際一開

周書要旨

卷之七

七

日復一日將舉國化之雖至○為紂不難矣故終戒之曰無若
朕王受之迷亂釐于酒德紂亡國主也以紂成王戒蓋深警
之也雖然為紂非難允以一日之樂樂為無傷者紂之徒也○
呂氏曰無若紂王受云者紂之大惡數千載之後匹夫匹婦猶
羞比之况當是時夷狄尚新惡之尤甚故舉其甚惡者以警之
以為苟不戒一日之樂樂長此不已則必至為紂之徒也無皇
曰今日能樂蓋原濫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若殷王受蓋要
濫樂之終必至此極也始終備矣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至厥口詛咒

上既詳告成王以無逸之道慮其聽之不審故又舉古人之

引者告之古人且泛論勿所定三宗文王德業已顯說無上
說猶字重有見古人已能無遠而其臣猶且盡其忠言亦古人
之能受言有以放之也訓告在末焉之先如開陳利害之幾戒
其退而勉其無逸是也保惠在方為之際如君有志于無逸則
保養其心將順其美是也教誨在既成之後如君能無逸則規
正成就使益底于極是也要見一節深一節意此雖俱就臣言
亦以見君之賢于臣者若是其至耳講頭端重君上○呂氏曰
訓告教誨皆見于言語保惠則極其調護于日用飲食之間功
用益相表裏也古之人其德業固已巍巍矣其臣猶相與訓告
保惠教誨焉況成王幼中之主其可少此乎正之與邪相為消
衡有無告

卷二十七

十一

長前後左右固非正人訓誨保養正氣充實邪說何自而拔其
隙乎故既老或敢誦張為幻也○日記云訓告是先事告戒及
因事箴規之意如禹戒舜曰无若丹朱傲益戒舜曰罔失法度
罔遊于逸罔淫于樂伊尹告太甲以烈祖之成德及三風十愆
之事與夫召公訓旅葵周公訓无逸之類皆是也保惠者保養
其心將順其美教誨者規正其偏成就其德古人保惠教誨之
功无所不在不專于言不止一事程子所謂傳德義者在乎防
見聞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休者在乎處起居之宜存畏慎之
心是也又如居懷有贊御之箴論事有替史之導宴居有工師
之誦九若此類皆所以保惠而教誨之也保惠之操故君不至

于有過教誨之備故漢必流于有成三言齊正見海一之書
古之人猶然見今尤不可以少也訓告之末已而又保惠之保惠
之末已而又教誨之古之人其愛君誠無窮也不以訓告為足
而使之保惠下以保惠為足而使之教誨古之人其納善誠无
倦也古之人如此是以心正理明事无遺照奸不能欺佞不能
惑民之所以无或敢誦張為幻也大抵正論常俾則邪說无自
入○講張為幻即眩惑亂之名講張為幻即如以逸欲導之
以怨望激之皆是也○此厥不聽謂于戒而不言古之受訓告之
事而不見聽則人乃法則之惟何諛順言蓋厭聞訓告憚受教
誨則甘言而幻言入矣乃變亂先王之正法至于小大无不
衡有無告

卷二十七

十一

則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王業于厥身
此三節總前進一步看言三宗文王不惟德蓋于君臣之文修

無由致民之請張福幻而難或有不亦未嘗急疾之也故此節
推本言之能知小人之依于稼穡得謂哲也各盡其無慮之實
使人皆得其所依所謂地哲也哲是心之明庸雖其心之明
則身心知行合矣蓋為世主有知而不能勿去者故又發此一
義其實篇首二知字即地哲也篇中歷叙三宗文王無逸之實
即地哲之事也此則總上章而申明之以起下意故蔡傳即以
下意解地哲曰久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怒之者是不能臨其
知者也○呂氏曰凡人平居無事之時執事如自反不責人之
理我及誘誘入于可罪于心則平日所謂自反不責人者忽然
忘之是非能臨其知也惟三宗王不忿怒或告之曰小人

尚書要旨

卷二十七

五

怨故言改則大自改德益修其未至其可改之怨安而廢
之曰是我之過誠實若是不止于不忿怒而已蓋初怨怒之
可藏也斯其所以為地哲也○日此曰四君地哲只是知保赤
子心誠求之民之所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使民真不失其所
乃是真知處何曾有忿怒亦非謂必待怨怒之來無所藏怨
而始足以見其地哲也蓋言其平時照管既無不周到至于一
旦聞入有怨言悚然自反直任其咎略無忿疾人言之心尤足
見其地知之實譬如言孝平時先意承志就養無方百凡自
何處非地德之實所以必說至瞽瞍象欲殺舜而舜只一味
負罪引慝起敬起孝蓋知之到不到處于事之拂逆難堪人情

之所不能無動之微尤足以驗之也又曰不止不忿怒人從而
自咎為經文自明蔡傳去其不取二字失其語意矣○朱氏方
大曰聞謗而自反以敬德則凡怨怒之來皆吾箴砭之益吾方
實之以自反何止不取忿怒于心而已苟非發于中心之誠惟
不敢含怒而止則是僅能恕人之言而未盡反已之功也此厥
不聽此字指地哲言謂于我所言古人地哲之事而不見聽則
人乃誘張為幻從不聽忠言求而信之者則由于不能地哲也
怨言即厥心違怨厥口詛呪之謂蓋人君不聽忠言不能無違
則民之怨尤亦自然之理于此不能如先王之自反而惑于謗
說則其害尤不可勝言者所以深致戒也不永念二句一意蓋

尚書要旨

卷二十七

六

君道以合眾為德也聞謗言而輒信之則是不能念為君之道
而寬大其心矣其勢必至于罰及無辜而怨聚于一人豈特一
群怨言而已哉如是則雖欲久享其國亦不可得矣○陳氏經
旨以一人之身當天下之怨皆自幻言有以惑之始人主憂勤
則心在氣肅而一身和下無怨詎而天下和壽所以長也人主
逸樂則心有所壅蔽而一身失其和邪說進忿戾行而天下失
其和此作所以短也○自殷王中宗二節下節不是落一層語
亦不是地哲之責須融會前意行文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
茲無逸之書七發端皆曰嗚呼而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嗟嘆
之外更無他語惟欲其監于上文所言而已所謂言有盡而意

無窮也監字內蕭飛勉意云監君子之居勤而三宗文王也
享因思所以匹其休監小人之縱逸而石王商王之勉樂思所
以懲其弊聽忠言而不忽毋開惡相之端聞謗言而自反勿貽
叢怨之禍則君德成而吾言為無負矣其耆期之之詞

要旨卷之二十一

周書十三

要旨卷之二十八

周書十三

君陳

通篇節節見老成人之重首五節為一段言天命係于老成人
欲召公與已共保之成湯四節為一段言商六臣之烈欲召公
匹休之在昔止帝八節為一段言文武得四五臣而今止得二
人耳因言主業之難顧命之切告汝四節復以天命民心留之
正與首五節相應末節則專言民心而飭遵之也○呂氏曰成
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而咸三留
周公幡然改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既
喻非特留于一時終相成王且相康王身任托孤之責而不辭
為書要旨 卷二十八

惟不苟于隨所以篤于信也

周公若曰君與予天不厭釋于文王受命

此五節作一段看首節言天命吉凶皆不可知次節承言係于
人三節遂言天命之所以去者由于君不脩德而四節五節繼
以在已輔君修德凝命之意以見召公之不可去也○尊之曰
君召公周之支族與其名也言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
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白其某業長信于休美乎如天災
輔我之誠耶我亦不敢知白其結果出于不祥乎意言在人
下文發之○時說以我周既受虞作一頭下以吉凶對言若天
惡就帶下說又一說以天降喪三句對下若天災就句看而簡

得不致知對者似較前說稍優然本文語勢甚活如此則死矣
崇愧只是天眷之隆不必說我周有誠以格天而天果輔我之
誠也○呂氏曰自後世之私觀之族之禍周之福也逮茲之喪
亡亦曰弗弔聖賢公天下之心也人之于天或恃而不自修或
懼而不自強謂永孚于休恃而不自仁也意天必福已也謂終
出不祥懼而不自強也意天必禍已也皆非也○君已曰時哉
節承上天命不可知來叙許國之同推去國之害以見召公之
不可去也周公述召公之言以為天命雖無常也輔君誠小民
以祈天永命實在戒而已我亦亦字對召公言言非特公有是
言我亦不敢苟安天命而弗遠念天之念于我民無怨尤違

尚書

卷二十八

背之時也天之于人君也者之則為命離之則為成視民心之
所向則養之視民心之所背則離之天命民心只一片事不可
分析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即寧于上帝命也此是定
二人之意以見許國之同惟人句是以理斷之以見係國之重
卿云上四句是述彼此許國之同惟人是推彼此所以為國之
意自上過下當云所以若此許國者何哉蓋係屬之有道則民
悅而天意得可以保厥基之休輔佐之無人則人心渙而天
命離難以勉不祥之患其係于人者如此公之時我戒之永念
正以是也在我後嗣上要補召公求去意天命人心敬則隱焉
意則睽遠光就德上說敬天敬民正前人光顯之德大節克恭

則遇佚之矣二句一氣說在家不知應轉時我句○日記曰時
我謂有人則永孚于休無人則無出于不祥其禍其福皆在我
而不在天也召公嘗欲上下勤恤期勿替夏商歷年欲王以小
民受天永命是固嘗以天命自任矣我之心亦如此我亦不敢
至尤違作一句讀越字訓于不訓及也帝天之命主于民心以
今日之民心固無尤怨違背天命似若可保然民心无常怨不
在大既不能必民之常愛戴于我則安能必天之无降威之時
若干民罔尤違之時即違念天威之可畏即不敢寧于上帝命
也○天命不易緊承上節弗克恭上下遇佚前人光而言天命
維保以天難諶信故崇我之誠或轉而為威我之命者亦由不

尚書

卷二十八

能經歷嗣前人之恭明德也首二句引起第三句來維諶正申
不易之意或云天命不易謂未受命時不可以易受天難諶謂
已受命而久不可信惟恐將移而之他末句作推由說只泛言
維世之君不專指成王恭明德未可依註分貼蓋敬天敬民則
此心肅然精明而無物欲之蔽所謂恭明德也前以嘗以是而
得天命美倘後嗣无老成之輔不能身親經歷而致實踐之功
以盡維述之道則其墜命亦宜也未補云然則後嗣之遇佚前
先未有不至于墜命者公可忘時我之初心而急于求云乎○
日記曰帝命之弗敢寧天威之當永念正以天命不易天難諶
故也是命也前人以恭明之德克當天心而得之後嗣子孫不

能歷歷則失之矣恭總者長天顯畏小民無遺壽者尊順
下士也明德者聲色不通貨利不殖謙學稽古知人遠佞也後
嗣子孫事忽于未更慮疎于不戒不克經歷繼嗣茲德而蹈喪
亡者往是也今公可不為孺子慮乎周公意謂頃得老成人
輔導乃能不墜先德惟其如此故在今予小子旦朝夕夙夜于
王非敢曰大有所裨益匡正也惟以前人光大之德若無人說
其冲子則將至于泯沒而勿冲之人心志未動善言不先入
準不先立則將有昧于所從者故孜孜故迪惟前人之光是訓
使不遏于冲子之身而已在我者如此在公者將无同乎前人
先即敬天敬民之明德也○天固不可信矣然可信者不在我
而在其德惟以寧王之德不斬于其子則天于文王所受之
命豈遂庸釋于其孫哉○先以文王受命于天武王既以德而
延長之夫提起却兩句一氣說下我道不可指周公自說亦不
以燕指召公當看活德言寧王受命言文王者文之德武實
以之武之受命文實格之也迪惟二句封上過侯而言不庸釋
上墜命而言○我道惟寧王至皇天○既示以在已係天之
命復勉以前配天之功○天不庸釋至皇天既勉以擬前王
惟輔德以保乎天眷復言前臣能輔君以承乎天眷○又以
天命民心之无常言固不可无老成之輔以下則歷言商之六

臣文王之五臣武王之四臣武輔君以受命成輔君以保邦
覆推明以見召公之未可去此一篇之大意
公曰君莫我聞在昔成湯至國不是手
周公舉商家所以創業守成中興者皆得大臣為之輔相以見
召公未可去也成湯既受命自得天下以後言格天格帝不同
天以徧覆言如商邑用協四方丕式而治化所及與天体而同
大所謂格于皇天也帝以主宰言如典札命討大公至正足以
上當天心而無愧所謂格于上帝也注輔聖輔賢意不可遺保
之不言治功者格天之治猶能保而不失也又王家就政治修
明法度振舉說立賢奉承宣化不負圖任之心甘盤論學訓
夏開中興之業死非一時之賢臣也○日記曰伊尹相陽成存
一德者則曰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臣則曰一夫不獲時予之辜
其治化所在與天无間故高宗稱之曰佑我烈祖格于皇天周
公稱予曰格于皇天无與辭焉保衛即伊尹以其保護王躬而
天下之事皆取平焉蓋太甲始立是號以尊伊尹而不名也不
言其績因上文也太甲雖未可擬于湯而尹躬尚在湯澤尚新
則其治化猶如故也格于上帝言克膺天心無逸言太成茂恭
實畏天命自度治民祇懼不敢荒寧宛然成湯顧天之明命
以承上下神不抵庸之家法也可謂得其心者矣然格天
者無間之詞與天為一者也格帝者克膺之詞與天說二者也

君臣有賢聖之分故治化有淺深之異德優劣非所重也伊
臣危至成所事同一太戊而或曰格上帝或曰入王家蓋伊
臣危調和精授之原而巫咸所職者將明補益亮工熙載之事
言之所以不同也伊尹相兩世子陟世其德又以相業著于太
戊時國之有賢于舊德如此太戊太甲之孫故伊尹之子陟及
其時而相之祖乙太戊之孫故巫咸之子暨及其時而相之此
可見商家賢君屢作非子則孫由累世有人而其臣亦數望相
傳非身親事故累世有賢皆召公所當念也甘盤小乙舊臣以
遺武丁武丁云予小人舊學于甘盤則武丁得甘盤之助也亦
不小矣武丁之孫皆世臣舊德故武丁世不及傳說文武世不
及太公今召公之與召公正如殷之六臣文武之五臣豈可去乎
○成帝建武皇帝入王家出通依精益云臣同而治異者出治
之本也若也若同而治異者謂君之責在臣也既歷言六臣輔
君之善德總結六臣有輔君長世之功事惟故以下是也道況
言人具輔君之道循惟此道者言六臣所由惟一也陳列之
功即上輔聖格天輔賢格帝之類有陳者其所樹建後先相望
恩惠有可指之功也安治有殷又總其功之實非落一層意蓋
六臣之得君致治雖時有先後功有淺深而要皆以安治有殷
而已時說以保久就國祚說謂以此陳列之功綏定國家莫如
社稷使安而不危治而不亂也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又總

言其效放禮陟配天者有德之君決必配天此乃殷禮至周惟
却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餘不配天也惟
若德成于諸臣之輔故當放舉祀禮之日九族先王之升遐者
皆以德而配享乎天焉以配天之德而永天之眷故傳世十九
歷祀六百遂為有道之長也多歷年所通以殷之國祚言以見
五王六臣之功非指各君享國之數也黃云保以有殷就始之
用功言欲使之多歷年所也多歷年所就終之成效言也殷興
于是乎保乂也二意正相應規註以字故字可見○上既言六
臣輔君格天致治之功故此因言天心惟眷商之純又使其國
有人而實當其時在內則大而百官著姓小而王人之微莫不
內事聖旨 卷二十八
東忠貞之德以明致其憂分猷分念焉則內為有人而實矣在
外則微而亦臣大而藩屏侯甸况皆念匪躬之義以奔走乎下
焉則外為有人而實矣惟是內外皆實之故無有阿徇以為容
者莫不舉其躬行心得之蘊而為左右贊襄之資使其內无失
德外無失政故一人之業益廣于多賢之助萬化之竹自彰于
衆志之孚無事則已一有事于四方四方之人如敬聽于卜筮
而靡不孚信者得賢共理之效也得天之眷隆得人之效大國
以有人為實不指生賢說國之虛實在人材人材之盛衰開天
命天心之純固繫老成老成久于位故純佑純佑故商實非實
即佑也○日記曰此篇大意專言國有老成一大命可固因言

天者佑人國家使其臣子多賢效忠宜力之人克布內外足以
應其相之旁求副其君之任使至是則為相者可謂不惟以一
身之材能事其君而以衆人之材能事其君吾身有時不在而
不患無復如我者焉如是而功成身退告老而去其復何憾若
猶未也則未可去也又曰承上商人格于皇天格于上帝而言
惟天心眷顧之純又使其國有人而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
空虛是國以有人為實也因言其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
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白以愛其君之愛外之小臣與夫藩屏
侯甸矧皆奔走而明恤者惟茲惟舉德以治其君之事故不遑
于內所奔走者惟茲惟舉德以治其君之事故不遑于外商得
而無不孚信也曰罔不曰咸是元一人不然正見其實處以敬
天敬民實○惟茲惟德稱有數說一說作過文總承內外有人
以起下文之詞猶云惟此內外之臣舉德以輔君之故故二人
云惟字與故字相應一說以茲字指天佑命說一說以茲字
指明恤奔走之故又皆惟德是舉以治其君之事此以舉德為
舉有德之人也一說以此二句只帶外臣遠惟茲字指奔走
而言德稱亦如內臣之秉德也又厥辟亦如內臣之明恤也事
征伐會同之類不可只說征伐會同罔不是孚即不慮德志之
謂與周之迪見冒丕單稱德平者須繳多歷年所意在後○成

湯既受命三節首節截上一節是叙六臣輔君致治之功
前是推六臣輔君致治之效率惟茲二句當輕看如過下相似
自旋禮以下皆是效也○成湯既受命二節上原言六臣之輔
而各著其功下總言六臣之功而因著其效○率惟茲有陳至
保又有殷罔不孚截上二節是詳商臣輔君得天之效下節
是詳商臣輔君得天之田○率惟茲有陳二節上節總論六臣
之功下節又本于六臣所致見得召公以商臣為法則知此身
之進退係天命之去留人材之盛衰未可以去為也末宜見此
意重在前二句截下若德之盛國祚之永得久之盛並從此來
亦有理
公曰君與天壽平格至我新造邦
此承上三節而欲召公休六臣也天壽就國祚上說乎格就
人臣上說大臣與社稷一體不以一己為壽而以國脈靈長為
壽故天之壽人國即所以壽大臣也平格二字看言其至公
無私而與天為一也○日記云持心如衡是謂平德平者天道
故至平通格于天又云天地之道平而已矣人而平則通微三
極矣此句只說言其理下二句方指殷說保人即是天壽處不
可依上作用力看保而不危久而不亂有固命矣故曰天壽此
句即多士天丕建保人之謂非大臣保人之也永念云昔蓋召
公德事望重正有周平格之臣當則永孚于休如六臣之保人

去則終出不祥如有族之戚或國家永短在公一念而已公
為周家永久之念而不急于求去則周有平格之臣以仰承乎
天眷而天有不墜之命以保佑乎我周矣永字通說周家王業
上說固命應前承字于休天不害釋意對多歷年所而言厥亂
指召公言觀註亦字及身字可見言國有固命固國顯矣而
之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邦若商臣格天格帝之勳保人王家
之續昭昭可考則爾之才豈不與國俱顯乎厥亂正與有陳
應○日記曰平公正也私感通也此又言壽國之道蓋多歷年
所天之壽族也天豈私于殷我實由成湯伊尹而下君臣有至
平之德通格于天故能保人有族多歷年所至于紂亦嗣天位
乃顯其德也成會不顧前失而見為益見天之無私壽也周
公言天命之無常而端重于召公商家先哲王之多也蓋業之
厚也一旦失道而滅天會不私壽之况我新造之周天命未固
者乎今召公能為周家永久之念則天有鞏固之命其治效亦
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矣○別記曰永念欲其置或近迫切
之去志為天命民心無窮之計如是則如商六臣之平格也固
命則如商六臣之天壽也其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
則如商六臣之保人也此處正勉召公以匹休之意也
公曰君與在昔上帝劉其集大命于厥躬
此以下將言文武之賴于諸臣而先以武王之受命起之也劉

故句意輕引起下文耳○日記曰勸即天惟式敷我周休
方兼文武而言此言申勸寧王之德則前此釋勸文王之德
可知矣申者雖前之詞也一說謂申字只是丁寧反覆之意謂
放其恩翼其行始終默誘之而不屑釋也非初勸大王而申勸
寧王也亦非初勸武王而復申勸之也亦通集猶大統未集之
集前言寧王德延天不容釋大王之命故此寧王由德集命以
起下文王受命之意語有次第可玩○申勸寧王之德至南宮
括上言受命本于德見當輔德下言受命本于臣見當匹休也
○申勸寧王之德至受有族命執首節言周家之命集于武王
以起下文王受命之意下文文王由五臣之輔德降于民聞于
天以至受有族命見武王之集大命本于此也○申勸寧王之
德至五單稱德此數節相承周公之意尤極分明蓋周家之受
命成之者武王放之者大王而五臣四臣贊助乎其間則于基
命集命齊有力焉者也大王修和有夏得五臣之輔而命于是
乎基武王至承厥志得四臣之輔而命于是乎集集末節正與首
節相應應有祿所謂集大命也成劉厥敵至于惟冒五單稱德
而以充言其事也五單稱德然後于上帝申勸之意為有成也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至惟時受有族命此
此言文王之聖尚賴五臣之輔也曰尚克曰亦惟曰惟時皆相
呼應之辭修者承叙武化理而不亂即一二邦以修之修和者

既陶淑育順而不乖即成和惠民之和曰尚克者雖其事而聖其助于臣也修和主德教說養在其中○別記云據下文茲成桑教則修和主教化遂多但古人教養兼舉未有教而無養者則兼教養說為是然以修為教以和為養又不可也此處正合得着見于上覆冒于下二意有夏開說亦惟字重者見修和之功惟此五臣之力也五臣輔文王虞即下往來以地桑教是也或同姓而臣為之禦侮後先以廣其德教之布或應運而為之疏附奔走以証其惠澤之敷○日記曰言有五臣者為之往來奔走導其常教故文王之德能下達即下文所謂地見冒是也又反言若無五臣者無能為文王如此則文王亦無德降而書要言

卷二十八
及于國人未始曰修和有夏乎反覆言之故以又曰更端登之若此五臣者無能為文王往來奔走于此導迪其修和之常教則一人不能以獨運徒善不能以自行文王亦無德降及于國人矣蓋教之所行而德之所降即有夏之所以修和能育仁也建教有二說一說謂道常教于民一說即奉承宣布之意主本言非建民也○亦惟純佑節有二說一說以貫句提起東德至于上帝作推由說受命比純佑開一步承上言亦惟天眷之在周也純一而不雜故亦有人工與鳥所以然者蓋以五臣或休休樂善秉乎容德或撥亂反正秉乎義德踰履至到實知上天顯然可畏之理以是昭明文王使其修和之光著

見于廟堂之上修和之澤覆冒于邦國之下卒致精誠上達窮香發聞克厭天心惟此五臣輔君之故所以不但得天之純佑而能受有殷命也一說首句與末句相呼應言天之于甫固而佑命之純矣而在我周亦惟佑之純者其故何哉蓋內此秉德之五臣雖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而放迪之使見于身冒于民而聞于上帝惟此五人輔君之故所以能致天之純佑而受天命以撫方夏也二說俱通還從前說○亦惟亦字氣脉承前德之輔故遂能受有殷之大命東德至聞于上帝數句實搭兩頭也玩註蓋以二字則東德以下作推由說然起云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朕惟天純佑命百姓至人罔不秉德也則東德以下自當作有人而實與百姓王人等句相對惟時受有殷命與下盤同不是手相入豈言天純佑文王亦如昔之純佑于甫而有東德之臣為之輔以如是東德之臣輔佑之故遂至于受命耳東德地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放迪其德有且如此即惟純佑之實見冒聞以至受命財東德輔佑之功也佑命純而東德輔東德輔而君德著君德著而天眷新只是如此但此東德與上不同上不過開說東德以事君此則實指五臣者或東德或東義德故下即繼之以地知蓋能東德則踰履至到矣所以謂其知為地知也地知之地踐履也地見之地聞事

卷二十八
上

也天威實說也知天威即秉德之實也時字指地知句言惟時
昭大王者言惟有如是之德故能以已之德輔文王而致昭明
之地地見冒聞正昭明處而見冒聞又從地字來即往來奔走
尊卑教意蓋輔之布德則非輔之修德也○日記曰言天純
佑文王亦如昔之純佑于商而有秉德之臣踐履至到實知天
威之不可遠越以是昭顯文王迪其德使著見于上覆冒于下
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受有殷之天命也文王止為諸侯
于何見其受命蓋人心嚮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則天命之可知
文王之臣後佐武王伐紂不過卒其伐功而已上章言商賢聖
之君皆以受天命之君也故以一入有事于四方罔不是孚言

尚書要旨

卷二十八

十一

之此言文王始受天命之君也故以受有殷命言之言文王有
五臣之輔受有殷命見武王之集大命本于此也○別記曰言
天純佑文王亦如昔之純佑于商賢才衆多百姓王人罔不秉
德而周亦既實矣則往來茲迪教又豈患于無人矣然不止
于化民已也以如是秉德之臣其臨履至到有以實知天威蓋
天理之所在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顯然而可畏者人能能處
如之故不能無昧于幾不能無幾于時臨履至到之人小心翼
上帝上帝臨汝毋貳爾心自視聽言動之不敢違以至
自好惡用舍之不敢恃以至于放伐之公皆灼見
奉天以從事焉以是昭明文王故迪其聽使

之者見于上覆冒于下即所謂而土佑冒也于是聞于上帝即
所謂聞于上帝帝休也惟是之故遂至受有殷之天命我不知
文王之德雖盛而其為之左右莫為之後先且茂德降于國人
矣而况受有天命乎此盛言文王基命之功由于五臣之助同
公之意主于留召公故皆歸重于臣之辭○惟文王尚克之至
有祿周家之所以基命定命者皆有賴于名世之賢也○惟文
王尚克三節上言成化下言得人皆賴乎臣之助也三節不平
下一節本上二節說來言文王資五臣以成化民之功如此故
能感天生賢而遂受有殷之命也○惟文王尚克二節波云大
臣述前聖政治必本乎臣而必反言以明其意也○亦惟純佑

尚書要旨

卷二十八

十一

二節上言文王賴五臣以基王業下言武王賴四臣以成王業
到迪有祿與丕單稱德則殷命之受為有終而天之純佑者益
固矣
武王惟茲四人丕單稱德
此言武王之聖尚賴四臣之輔也與上三節平看有祿截二惟
字重看上是言武王資臣以得天下下是言武王資臣以化
天下迪有祿則富有天下矣不特如文王受有殷命而已也惟
冒稱德則化及天下矣不特如文王覆冒而土而已也後指天
下大定之後既字過下之辭不是四臣暨之也○日記云後者
前承前王之辭也文王之時為之導迪教使降于國人者

此五臣也武王之時與之成劉必敵使德昭天下者此四臣也四人者出之可以為將入則可以為相無所不可立政亦謂從容德勿替厥義德者即此也史字與史見冒之史同謂敵史武王之德使之格天而有天祿也與申勸二句意相應有祿當活看不必用伐商事實只言奄有四海王含萬方之意後既武王二句輕帶過申云後字不必泥猶云及武王蓋後其之而後而四人實輔以成化也○別記云昭武王與昭文王一般內當帶有史字意史不專是敵史其君為之通史教亦史也惟冒冒字內亦須帶有見字意史而後見見而後冒此乃所以得之也惟冒就武王之德覆冒斯民說王耳稱德就天下之民皆化其德說要本四臣使之如此輔以有祿又輔以五冒亦見四臣不以功成而退之意欲召公匹自之也○則記曰文王受有殷命而大統未集未史有祿武王惟茲四人曰史有祿易則殘有天命矣後暨武王後乃史有祿之後咸劉厥敵如滅國五十之類此等皆因德教者既盡判除惟茲四人又能為武王顯布其德雖覆冒天下而天下大稱武王之德也承上言武王時號叔雖死四人猶存武王惟此四人庶幾敵史其德使日益盛遂享有天祿不特受命而已後及武王大將天威盡殺其敵之時天下已定教化可施惟茲四人又能昭明武王使其德澤敷敷覆冒天下天下莫不心悅誠服而稱之者無異詞則又不指

冒于西土而已夫大業之成大化之治皆四人情之如此臣之助君豈小哉文王曰見冒武王曰惟冒周公自期曰五冒治化有一處之不被聖人之心歎然不能已也伊尹格于皇天真所謂無一夫之不獲者德冒至此人從而備之故曰五單辭德○日記曰此數節相承周公之意尤極分明蓋國家之受命成之者武王啟之者文王而五臣四臣贊助乎其間則于基命定命胥有力焉者也文王修和有夏得五臣之輔而命于是乎基武王丕承厥志得四臣之輔而命于是乎集見得成王以幼冲嗣文武之基終常時之所謂五臣四臣者又半已彰謝朝廷尤不可無人之意○金仁山曰周公謂前日上帝曰曷為而申勸武王之德集大命于其身蓋惟文王能修和諸夏亦惟有號叔等五人者助之為之往來宣導其要教故文王之治化下達消于周邦暨于兩國見冒于民升聞于天惟時文王已受有殷命至武王時號叔死矣四臣者佐之後暨武王克受有天下惟茲四人能昭武王之德以冒天下而天下盡頌武王之德是則武王之興亦賴文王之德與世德之臣也按仁山之說得數節相承之首但史據成劉厥敵傳異宜善用之○呂氏曰商與周接其興亡既可見矣若文武之朝則召公回翔其間而身履之者也故周公舉其親見者以抗之

今在予小子且曰其有能格

承上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將大川固知津涯豈能窮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同未任申若昨大川句誕無我責甲暨汝與其濟句召公意謂王已臨政天下事已略定其他周公一人自足以任之故周公言成王幼冲雖已即位與朱即位同其去文王之時又何如雖彼此共濟猶懼弗戡大無專責于成也收罔窮以下甚言求去之不可言召公苟欽德而退不最勉我與王之所不及則耆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心尤然無和氣以致祥在郊之鳳嘗鳴于昔者且不得再聞其音矣况曰進此而有感格使諸福之物可致之祥無不畢至而永孚于休乎方云若游二句欲召公共成大業小子同二句欲

尚書卷之二十一

上

召公共輔幼君收罔窮句總上棄大業而不承全幼君而不恤二意來然輔幼君便是承王業不宜拘對○正意曰詩卷阿之九章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則成王之時鳳凰至矣鳳凰至見太平此恐其不復能然故戒之此經之意言功格上天難下致鳳故以鳴鳳况之

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茲王不以後人迷

公既歷陳文武股肱之盛與已及召公今日圖共濟之意因歎息曰君大肆其監于茲欲其監于已言而有以自強也監字有視五臣之篤集而思所以休念二人之弗堪而求所以共濟意且虛虛說下文文武創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功正見

不可不監之意無懼惟休指受有殷命尚地有祿而言無懼大字者無疆亦大也然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莫然而父作子述君主臣輔其積累締造蓋亦艱難之大者不可不相與竭力保守之也苟欲獨潔其身而不為社稷深長之慮則亦理理然狹隘之甚矣告君蓋謀所以寬裕之道乎以仰承王業為念而無以盈滿之懼隨其心以輔成君德為圖而無以寵利之憂擾其慮使今之昭成王者如昔之昭成王為我而不欲以後人迷惑失道而棄艱難之大業也以如以冀君伯之以智而故則則以于小子揚文武烈去而莫知適則則是以其君迷耳此句只申已欲其寬裕之意應召公之語而足以後人迷也迷字與弗克經歷過侯前光意相應

尚書卷之二十一

上

公曰前人敷乃心

又舉武王顧命以感動之應曰之下前武王顧命之言也言前人以君方幼冲深懼其不克繼而懷心以命汝召公位三公以為民極汝明勗汝指召公明勗二字串說貫至大命措云精白一心以勉力于輔弼之道也下而即喻以明之偶王在賈以耕喻也二報為偶乘茲大命以單喻也皆承明勗而言相信并力指召公與王而言夫三公為王副二如耕之有偶也在乎相信君推誠委任臣無有疑忌臣竭誠匡輔其君無有二

心志同適合乃克有濟也三公為王任天下之重如車之有政也在于合力天之難謀君知不可無臣而上下勤恤之同實命之難保臣不諉于在君而天壽平格以自任乘茲大命乃克不墜也惟文王德二句串看承上說來言所謂偶王而乘大命者豈必他求哉蓋文王嘗以德受命然元子有可改之理大國有易亡之道則無疆之憂方在今日而不可無人以承之也汝之考舊人當深惟其德以五承此莫大之一使丕顯之德愈遠而益新長為凝固之本誕受之命永保而無虞得免不祥之患可也○別記云貽謀之深遠永言思之基業之安危以身任之推心偶王其所重在此也乘茲大命其并力在此也○一說偶王

尚書要旨

卷二十八

三

二句註中止發二字之意所以并言若作文當一氣串下不可泥兩對講大意言汝當勉明且最輔我嗣王要在相信無有疑二由是并力一心以載天命若是者豈必他求哉文王之德所以造周也惟此是念以至永無疆之憂而已聞本汝明最一位下偶王在重與乘茲大命相對皆喻明最之意決裂經文吳此為甚及查內府板句讀汝明最偶王一讀在重乘茲大命一讀足證前謬○公縱不念吾言獨不念前人垂教之言乎留之之意益切至矣

公曰君若汝朕允保與念我天威

此總承上文而引起下文之詞朕允虛其汝三句一氣貫下正

是允歲以我所言如先言天命之無常蓋言商周之得臣新命之當保顧命之當念皆是蓋周公所言雖多只是恐國無平格之臣如有放之嗣天威而已故總謂之監于厥即承念天威之意也敬字念字相應大意言朕喪大否固由于國之無人而我之所言無非以殷為監矣汝其能敬以我言而監視朕之喪亂以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殷之喪亡大亂周召二公躬嘗歷之言之猶且不忍況見之乎是時成王初政老成彫謝深慮一旦蹉跌復蹈其轍此實周公肝腸之隱而難于察察言之者

子不允惟若茲謬至讓後人于王時

此言天眷之當答蓋以天命留之也上言告朕允此言子不允

尚書要旨

卷二十八

三

蓋反言以深見世告之可信也謂予豈不足信于人而徒若此之多哉耶○今天命惟我二人有不得不然者耳我二人乘字重看即前固會○本字于休意謂王業之興文以五臣武以四臣而今王業之成則惟我二人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我亦必曰在是二人而不容諉也與篇首言曰時哉以下相應此即承已之意以度其同然之心乃自任于將來非已然事也此二人字乃周召二公對任天下之重即見在而言其所不辭辭者知此下因言天眷有周方新而不已又王時則有臣馬弗憂于弗戢也武王時則有四臣馬弗憂于弗戢然皆然也二人而一可以載大運五之休乎宜公之有後滿之懼也然

知懼在于自強非可以還求自免也其汝克敬德乎蓋懼德之
不足以勝則亦益修德以自盡而已其明哉俊民乎蓋懼二人
之不足以勝則亦益求賢以自輔而已蓋修德以自盡使平格
保義如商六臣地知天威如周五臣益求賢以自輔使明惟子
內奔走于外如商使地見冒于前昭惟冒于後如文武惟德可
以動天也能益自敬德而使平格所致乎天壽則盡其職于已
而天休可答矣惟賢可以事天也能明揚俊民而使賢才無異
于商實則分其職于人而天休可答矣則王業以成天眷以固
而國家臻全盛者在此時而推遜其位以事業付後人誰
復汝禁今猶未也豈汝辭位之時哉讓後人者大臣之心也讓
後人于王時惟周公能及此惟召公可語此有賢者可以讓而
後其身可以退○予惟曰襄哉二人二節度其心之同然而勉
其當然叙其功之已然而勉其未然○天休滋至至惟其終歷
叙天民之當重而推言民心之尤重也○天休滋至合下一節
分章截上言天眷之當答者留之下言前功之當戍者留之上
下以天人分看天休說天眷言今日休說民言○日記曰召公
有避賢路讓後人之念周公言其時之未可周公之意以文王
之功則至于王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而後可以言有成以後
不可以無人則尚當廣求賢哲使東德明恤于內則咸奔走于
外如商之實而後可以讓後人而去也

嗚呼篇集時二人至罔不率俾

此言前功之當終蓋以民心留之也上二句是叙其所已然下
四句是勉其所未至篇集通指事文武成王而言周家之業始
于文王成王成王而周召二公則既輔其始又輔其成者也時
說單指輔成王說今日休指民罔尤違說言篇于輔君者惟戒
二人君則保受明德以誠和小民戒則不迷勤教以誕保受民
同心協力交修共濟用能至于今日休美民心大順萬邦咸休
有卷阿鳳凰之歌有是驚既醉之雅也亦通○截式克至我字
非周公自謂蓋謂我國家用能至于今日休風淳俗美上恬下
熙是也此自文王恬冒西土以來積之有日矣其功不可以不
尚書要旨 卷二十八 三十五
成也使化有一之不被即民有一之不服而文王之功未可以
言成故我欲與公共成此功于不忘大獲肯斯民使海隅日出
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耳惟不倦而後可以成終故曰不忘惟
同心可以共濟故曰成成文王功指治化而言不忘以成之惟
在設德薦賢二事文王為西伯冒西土是矣今既有天下則當
更有進焉故曰王冒廣修和之澤以徧覆斯民而不止于冒西
土斯可以言成也伐淮夷在此書後可見當時未能致罔不率
俾也至罔不率俾則可謂至時矣今猶未也而可以言乎
公曰君子不惠若茲多誥至罔于天越民

此申上二節而結其意也誥字雖指一篇而加一多字則字信

此史臣將述周王命仲之辭而先叙其始如此重克厥德乃其得封之由三叙有重輕因罪有大小德即忠孝之德庸是始終有常之意下文事德改行克復厥德是也卿士是周公卿士命之王者以成王之命命之也蓋周公食邑王所故得自命卿士若分弟朕土之事則公不敢自專而必命之天子也或云三叔有罪周公討之不以私恩而免見其教之盡蔡仲之德周公封之不以世類而廢見其仁之至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至乃封汝

此叙其得封之由而飭勉之也此節為一篇綱領下數節分應之德行獻三字俱以忠孝貫然須暗含不可太露恐傷下意率改二字有工夫克慎厥承上句來無工夫蓋止忠止孝文王之德也不忠不孝蔡叔之行也汝率德而改行是能慎其為子為臣之道矣總是上文克庸祗德二句意率德改行不可分能率即能改也汝者欲其常有率德改行之心而無失不可明說無失忠孝之心

爾尚蓋前人之德至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此中上率德改行克復厥德而言蓋叙其已然而望其將來之意也首二句一連說德即指不忠不孝而言爾乃以下皆蓋德忠孝之事而末二句又甲上四句意也叙違王命忝文考忠孝俱遜矣仲以忠孝蓋其德乃無所因乎前而適迹自具其自

尚書要旨

卷二十八

三

尚書要旨

卷二十八

三

新深可幸也忠自身體而克勤于一人之事者有臣將之於其身體而克勤于二人之機者有不匿之思爾之為若固無所因乎前而爾之番法可以示乎後忠自爾放而後之臣將以事一人者咸于爾乎視法焉孝自爾放而後之不匿以永孝思者咸于爾乎視法焉適迹不其遠乎克勤無怠二句須體貼本文以字意渾然蓋適迹自身四字原是一句話一串意傳中雖分貼而意實渾成若讀斷了則失之矣○申云以忠孝自盡而勤勵不息正見自己奮發處而盡此道以為後世法使後之為臣子者皆于我乎取則正是超越舊迹處所謂適迹自身之實也率祖二字用可謂二字引下言能如是則可謂率循文祖忠孝之常訓而非若爾父之違王命而不忠不孝者矣豈不蓋前人之德哉然就本文語氣却是勉詞要得稱其已然而望其將來之意

皇天無親至則于一人汝考

此四節皆詳上文敘我之意歷言以告之無有承接意首欲其察理亂之幾以盡事天治民之道也上八句俱此論其理爾其戒處方是勉仲處德就修已惠就及人俱此言善則德惠之總稱也無親無常親也惟仁是輔否則不輔矣何常親之有無常無常懷也惟惠之懷否則不懷矣何常懷之有不同於德與不德其存諸已者非一端惠與不惠其施諸人者亦非一端也

而歸于天不親民不懷之亂正見無不可行之善惡不周
善決于去惡以盡承天治民之道也○金仁山曰上文其改
行而已此又推廣之言天人之向背靡常而善惡之事數亦衆
凡不善之事皆足以爲善非但不爲善之爲亦非但如今日
之所爲而止也○呂氏曰此言夫人無遠莫之理以開廣之也
天無私親所輔者德民無常主所懷者惠仲其無以父之惡得
罪于天而自沮也進爾之德布爾之惠斯得天人之助矣不
德不惠則叔以文王之子而不得保其身有德有惠則仲以
叔之子而不亂其國○別記曰克敬惟親敬字深惟德是輔德

尚書要旨

卷二十八

三

字淺懷于有仁仁字深惟惠之懷惠字淺蓋德惠是大緊字面
欲則與天爲一而君道止于仁此所以有淺深之辨天人之向
背靡常而善惡之事數亦衆推遠述自身之心則凡善皆所當
勉而無不可行之善爲之不同而歸于治則同也推無若爾考
之心則凡不善皆所當戒而無可爲之惡爲之不同而歸于亂
則同也爾可不戒哉○懷厥初虛謙下四句是推能謹之善與
不謹之惡以見謹初之道不外于思終也初是受封之初乃天
命視以去留人心視以向背而創業垂統之計皆定于此故不
可不慎然慎初之要惟在思終一時之建立必思爲悠久無疆
之謀目前之修爲必思爲永世無窮之計此思終而能慎初者

也故終以不困不困云者知保六社稷和其人民之類也而
而困窮者反是以天民實不妨但不可入德惠等語或在首三
句截下二句反言以見意亦通○別記曰此與仲雅之語篇末
語相似彼言謹其終之道惟于其始圖之此言謹其初之道惟
在于思其終蓋未有終之不謹而能謹其終亦未有不思其終
而能謹其始者也始終一理也于始處終終以不困不慎終于
始終以困窮矣○張氏曰感激者多銳于初而怠于終○德乃
使續五句平看每句俱要照侯職當意續這指功業言康濟
就安養說兄弟是四隣中之親者大意是勤以勵已和以交隣
思以事君恩以睦族仁以恤民德乃使續勵精圖治以見久大

尚書要旨

卷二十八

三

之勉也睦乃四隣諸侯修睦以爲邦交之誼也以著王室竭朝
宗之念而屏翰不怠也以和兄弟切一本之思而恩義無間也
康濟小民莫麗其危而弘濟其艱使萬民各得其所以字不
必泥自中自有之中也率若奉以周旋而無所違越之謂此句
虛下三句正其實也先王之舊章是聰明所運自有成法乃中
之已然者無作聰明則內不變于己之私智而先王之成法不
亂矣所以率乎已然之中也吾身之法度是視聽所接自有定
理乃中之本然者詳乎視聽則外不變于人之私言而吾身之
法度不改矣所以率乎本然之中也二夫全在無作字詳字上
故嘉承上二邊謹嘉其能盡中道也○民受天地之中以生

以有動作威儀之則在吾身謂之度在先王修之于禮樂
以治天下國家則謂之舊章○陳氏大猷曰舊章度則中
所存內不變千已之私智外不變千人之私言而侯職盡矣○
聰明出于已舊章守于人者也視聽接于人厥度秉于已者也
聰明成于作而法之創于人者能不違于已視聽勉于謹而度
之秉于已者能不移于人○作聰明者心有私主也視聽不詳
者心無主也聰明出于已視聽接于人以相對而言人有為慧
所使而亂舊章者有視聽不詳為人言所誤而惑度者○呂
氏曰聽覽不貴于速而貴于詳謹說森言每承三勿遽而入之
詳者聽覽之大法也規矩準度未至于崇循理者則常為其弊

雖側言乃解其繁雜而縱之放逸之場者○自是六無觀上此
或主相承說以慎初為戒戒之功以侯職為慎初之事以事
為盡職之本

王曰嗚呼小子胡無荒棄朕命

汝往哉者銜道之詞無荒棄者警戒之詞朕命指上數節如修
德敦惠謹始思終盡當然之職率自然之中皆是欲其修德慎
猷之心不替于即封之後而克勤垂憲之義蓋修于就職之餘
以修東土之封也

尚書要旨卷之二十八畢

周書十三

尚書要旨卷之二十九

周書十四

多方

此篇周公傳成王之命以告多方首言天命不可妄于次言夏
商興亡之由次言王得天之故而責其所當為禁其不可為矣末
又戒其不職勉其盡職而勸之以休董之以威無非欲殷士盡
化民之道也○以首節為主自洪惟至逮事二十節厥殷民以
自取之禍與大降爾命相應自詰爾有方多士至爾命七節厥
殷士以正民之責與放侯尹民相應

惟五月丁亥至于宗周

成王祀洛之明年周公既告多士矣又明年商奄之遷徙未盡
尚書要旨 卷二十九

者復興徐戎叛成王武之五月丁亥始自他奄以歸諸侯以王
征還皆來朝集周公稱王命以告天下正義曰自武王伐紂及
成王即政新封侯者甚少天下諸侯多是殷之舊國其心未服
周家由是奄君重叛今因伐奄新歸故告天下諸侯以興亡之
戒語雖普告天下意在殷之舊國

周公曰王若曰猷至弗永寅念于祀

此二節示以有命之思以起其良心懼以圖命之禍以破其邪
心傳所謂一笑之綱領也四國指放管霍多方汎指天下殷
侯尹氏又從四國中摘出而言爾命指殷 咸止于商祿而
不叛殷民是大降命也○過下云載待爾 學如此爾爾當知

應也況商之亡入非我周之東德不靜乃由其大惟問天
命反側不安自取亡滅不深長教念以保其祚祀耳今爾尚不
知教念而欲于天命也耶圖度正典教念相反○日記曰此篇
首責殷人圖天之命遂發帝之說而下文于桀紂皆以圖天
之命為言夫日用之間常行之理此心之靈若或故之雖至愚
之人未嘗無一念之明是帝之迪人無往而不在也人惟終日
孜孜順天之理因其所明不敢荒棄則動與吉會而天命固在
是矣豈待圖度于杳冥美幸于非分哉奈何桀紂不知出此乃
入溺昏不克終日勤于帝之地則自絕于天矣乃猶不自知而
謂已有天命謂福可以禱求謂禍可以禳免惑言不肯出于民
為書要旨 卷二十九
百為不克開于民民欲與之偕亡天亦惟順民之所欲故此
休之命不界于圖之之桀而界于不圖之湯不界于圖之之紂
而界于不圖之周彼圖之者多方其所素有而乃失之此不圖
者多方非所素有而乃有之圖之有益與無益是以見矣爾四
國曾不此之監反欲效其所為而圖天命于既去之日則豈非
操天之威也哉
惟帝降格于天至大不克開
自此至尹爾多方總見夏商之亡由于自取商周之興由于天
命皆以明天命之不可妄干而殷民不可復為反側此四節則
舉夏桀所以失天命者明示之也○言天降災異以譴告桀

不知華天違命甚禁思愈長方且大其惡德雖憂民之言不
出諸口此望行其實此心暫有開時乃帝之所以迪汝也而不
克終日勤焉望至于久乃爾所聞也○呂氏曰雖聞未之入
豈無人欲少醒耳目清明之頃乎惟其介然之瑣瑣復瑣瑣所
以泯然衆人也至于桀紂則終日昏酣未嘗知警天理幾乎息
矣○時說以首句作一頓下以天民分者惟帝降格正欲其恐
懼修省以盡承天治民之道耳有夏誕二句是言其虐民蓋人
或有能言而不能行者桀且不肖出憂天之言況行之為實政
乎乃大淫昏二句是言其慢天蓋人或不能暫而不能久者桀
且不能終日勉于天理況能久而不違乎乃爾故聞德承說欲
為書要旨 卷二十九
其監之亡而知紂之亡也○厥國帝命帝承上節而論言桀
之惡也天命在民祈天之道愛民而已桀圖天之命乃不克開
于民之福、猶依也奪其時失其素履其財傷其力使無生路
可執猶乃大降厥虐于民國已亂矣而崇之不已其所因則始
于內憂蓋其心使徒錯繆顛倒不能善承其眾不能大進于恭
以大寬其民而惟貪叨忿憤者是日欽崇以剝削夏邑也桀失
天命由失民心桀失民心其事多端而其大者在內要事用
舍顛倒以損者任而仁善者遠洪範者為無用而剝削者
巨此所以累其民甚而民欲與之偕亡也○時說厥命承殷天
下克商二句承重民說言桀非特不能順天而已且以

經之謂國上天之命其滿昏之極何如也非特不能受民而已
抑且暴斂以逼絕斯民嚴刑以增亂其國其誅逐之甚何如也
總作一頭下方兩項言桀之惡如此國因患于內變而致然亦
由任用小人以成其惡也不克開以征斂言降罰以刑罰言不
克開言貼不克開言蓋絕民所依是不能善承其欲而與之人
也罔不惟進之恭洪舒于民作一句有貼降罰崇亂說蓋惟
威虐是不能恭故以寬裕其民也下叨字亦貼不克開言有一
字亦貼降罰崇亂句看此說雖甚明整但本文語脈實不如此
一說言桀之所以虐民而慢天者豈無自哉蓋由其敢于圖天
也故不能恤民而反惑民實由其敢于內亂也所以不能恤民
而專虐民也桀之無道一至于此竟復知有民之當一與之
當勸也哉此降格之命所以不能不轉而為刑殄之威也罔帝
之命是虐民之原甲子內亂又是圖天害民之原不克開只是
不能受斯民大降罰只是乃反虐成其民不必以賦斂刑罰
分既視下百為不克開而註云即上不克開于民之虐可見虐
字不專指衣食而言也不克開承至末正反相形說言不能如
此善乎民而惟如此成害乎民也不克開承三句與不克開
又意同亦惟三句與乃大二句文意同按此說義為優○天
惟時中民主節承上節而言桀之亡下節又承上節而即言桀
之所以亡也言天之于人也果何心哉不過欲為民求主耳人

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則不能當天之求乃大降顯休之命于桀
湯以討滅有夏也命為民主之命以其明白正大而非圖謀也
私故曰顯此節不重湯與上○惟天不與桀者大既亡其家又
亡其國豈故薄于桀哉蓋由不用爾多方之賢者以長享其國
而乃用叨嚮之人以割割夏邑而促其國祚也明保享于民者
明保其君以享有乎民今既不能則是上下同惡相濟矣百為
不開便是無所措手足意改暴民窮不宜平分者○呂氏曰桀
之自絕者大故天之也桀者亦大桀之時三宅無義民義民在
下志不得伸雖多何補故周公歎桀以爾多方之義民為然輔
世長民之具混混同流相隨覆亡不能承受衆多之享猶負米
而饋載泉而渴蓋源泉之也殺民不能用而所設之多士則皆
叨嚮之人庸而謂日飲者也不能明達不惠保養斯民享其
安乃相與專橫其虐于民民被其虐九百而為無一能達欲耕
害其耕欲買其買四向皆窮如抵牆壁民窮如此安得不違
其亡○日記曰言桀以爾多方之義民不克以之水于多享而
所養之多士則不克明保享于民者也殷侯尹民當違事討者
蓋亦自省其身視夏之義民何如夏之義民非不多而不能救
桀之亡者桀不用故也今殷侯尹民則當為紂所信用夫不克
保民乃惟虐虐得無亦有似之然乎不救其亡于昔而反側于
今亦獨何哉聞斯言也亦可惕然內愧矣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至事天之命

此五節言商之所以受天命失天命無非示天命之不可妄干也上四節聚夏之亡以見商之所以亡此四節即商之興以見周之所以興可見順天命則興國天命則亡殷之亡非弋取周之興非求位爾之疑心可釋而邪心可破矣○上言天為民求主此言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蓋天無心以民之心為心民之所簡者天之所界也厥隣有後后之誠四海興來蘇之望民擇湯而歸之者歸其仁而已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之身群生倚命焉故必能盡天下而煦育之而後可以立乎天下之上君而不仁失所依矣湯深謀其所以倚也民民如心依于仁以為父母斯民之本改依于仁以為父母斯民之用慈昭顯而謹仁之本以感化乎民子惠其民而謹仁之用以防閑乎民于是民亦以仁為勸而讓利于下心其心以不違順其改以無犯也商邑用協四方至成湯之時上下同一心如此○自是而後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先後同一心焉皆能明其德慎其罰上言商之先王以仁創之此言商之後王以仁守之見其世傳家法積累維持之難也德明其體而有先王之仁心而慎其施而有先王之仁政宛然慎厥德之家法也于是亦克勸勉其民而象其德以自明外其罰以自愛者亦無不同一心矣然德明之而已慎罰之事則有可言者焉○漢要四之中有罪已

當而當珍職者亦有原情可恕而當開釋者職之不當則其

懼而職不足以為勸非慎罰也釋之不當則在人幸而釋不足以為勸非慎罰也商王則時乎珍職多罪也亦克用勸焉仁行于辟之中刑一人而千萬人懼無不素矣夫時乎開釋無辜也亦克用勸焉仁行于宥之中宥一人而千萬人悅無不康又夫慎罰如此則其明德以為之本者又可知矣明德慎罰合而言之一仁而已今至于爾辟弗克以爾全盛之多方藉先王之餘德以享天命而一旦遽失之者無他不仁而已○不克開于民之麗生者民之所依也慎厥德仁者民之所依也慎厥德所以開于民之麗也○陳氏曰商家法在明德慎罰明德化民用德其本心慎罰不誣及民用罰不得已也本原既正則或刑或宥皆足以勸民于善呂氏曰赦而民勸猶可也刑而民亦勸則有繫行于刑赦之間者矣無語結之以勸者天下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勸化其民常有欣欣不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今至于爾辟對上三節者先王以仁而與紂以不仁而亡多方一也湯以之而作民主紂不能以之而享天命在所以何如耳

一 鳴呼王若曰詰告爾多方 惟降時喪

此一殷言夏商之亡皆自取有節承上起下之詞蓋上既歷陳夏商之亡故此更端言夏商所以亡者皆非天有心以去之也

以引起下文集紂自取之意自此至尹爾多方俱示天命之可安于也下三節承非天庸釋而言雖以集紂並言而意實紂上○乃惟爾辟言紂之自取其亡也大禹圖天之命一氣說下有辭如謂已有天命之類頭屑者不一而足也言紂以多方之富而可恃遂大肆淫佚以圖帝命而肆為矯誣之辭此天所以喪亡之耳豈有心于去殷乎○乃惟有夏節言桀之自取其亡也不集于事者凡所為皆違亡之道而非保命之術所圖非一故曰集間之者代之而有天下也桀之改集于亡故天亡之耳豈有心于去夏乎○乃惟爾商後王節復言紂之自取其亡也逸厥逸者君位本逸而復以荒逸居之也不獨承此句

尚書要旨

卷二十九

有惟其縱逸所以穢惡而怠惰也紂之改如此此天所以亡之耳又豈有心于去殷乎以上三節只反覆言夏族之亡非有心之意或以上一節為慢天下二節為虐民非也

惟聖罔念作狂至尹爾多方

此一段言天非輕于絕商亦非輕于與周惟聖節申言紂之自絕于天亦是非天有心去之之意乃承上起下之辭也惟聖言其通明惟狂言其昏愚然實質上說罔念謂恃其聖故漸流于狂克念謂恥其狂故漸進于聖聖狂不係于稟而係于一念之轉移如此林氏曰念不念之間聖狂所以分也苟其質之聖矣自恃其聖而不之思日復一日天命之性益疏彫喪其作狂也

尚書要旨

卷二十九

何有苟其質之狂矣自恥其狂而思之精日復一日天命之性忽然呈露其作聖也何有○日記曰聖狂之相去不啻霄壤而作聖作狂分于一念使堯舜而忘兢業豈不趨于狂桀紂而能改過遷善豈不趨于聖孔子曰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語聖狂之成也其習既成則不移矣誓之言聖狂之分也孔子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恐下愚自暴自棄不肯移耳肯移之是狂之克念也公言此者明紂之為惡倘一旦改悔天不終棄之也天以湯放五年頒祿之子孫莫其改悔大為民主而紂五年之間心未嘗訟過口未嘗出悔言事無可念言無可聽頃暇二字曲盡天意召公言皇天改厥元子失邦放之命天子此一段甚重亦甚決其未定也甚重所謂頃暇也其既定也甚決所謂祝降時喪也呂氏曰紂雖當亡天尚以先哲王之故未忍遽絕而待其改也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聖狂罔念克念之幾所謂可改之理也周公知天之未遽絕紂可也又何所見而能數其年乎哉之未忍民之未厭斯則天也民由之而不知聖人與天為一動靜久速極于審察故明數其年而謂之五馬此蓋武王周公之所獨知者乃季合歲月以附其數則非矣○次節承上罔可念聰而言紂既不能為民之主故天求民主于多方也大動以威二句正求爾多方之實大示亡商之威正以開示受命之符故曰開厥顧天顧天即為民主之命民不可以無主

天既望之射而射不能改又求之多方而多方不能堪惟我周王德足以承之而堪譽願之命故受天命而為民主也靈承二句一直說下勿本上句來善承其衆者如人情莫不欲富則不平富而厚之不困人情莫不欲生則不務咎而生之不傷以其規畫有方施為有序故曰善也德者仁民之本而用之以善其政苟不善乎政猶未能舉其德也夫善承其衆即是仁民之德此德舉者莫能勝而惟文武能堪用之是誠可以為神天之主而堪譽願之命矣故天式敷文武用以休美簡擇于衆人之中而界以殷命用尹正爾多方焉○前言夏不克靈承于旅此言惟我周王靈承于旅前言夏王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此言天

南書要言

卷二十九

十

惟武敎我用休語皆相應意脉皆相接○帝之迪無往而不在于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惟聖人志氣清明義理昭著心通行利自不能已昌大休明之勢有所謂幾非在我者故曰天惟武敎我用休○帝也衆人之所同式敎用休聖人之所獨衆人惟不克勸于帝之迪而自絕于天聖人緝熙故止動與天會其德業之日新又新若天敎之與神天只是可為民主之意曰神天者互見之詞耳○休就德上說是敎其思翼其行而使益昌大休明之意雖是天與之亦見得不輕與必成就其德而後界之正與五年頃暇句對看觀此則今之天下乃文武以德而得之天非得之商也天命既定于一天爾之洵洵何為哉○惟我周王

三節首節截上是指天命以敎其心下是敎大恩以齊其善今我周王多諸我惟大降王乃惟爾自違事

承上言以說周革命之公同不可無車服之義而況我周得爾之厚又豈可無遷善之心上一節舉其有過之思以感動之下二節責其遷善之實以戒勉之也固與終以仍怙終不悛則不再宥矣○多諸謂夏商之興亡我周之受命我豈敢多諸我哉惟不忍討誅我大降有爾四國民命故以口舌伐斧鉞而若吳之諄諄也感有過之恩固當務遷善之實矣○爾易爾乃文意俱承降命未言敎既降爾命矣爾易可不如此乎爾可復如彼乎上二段是期其所未然下四段是戒其而已然○日記曰征

南書要言

卷二十九

十一

討雖行誅戮未及有過之恩亦厚矣爾何不反今自新棄厥舊信寬裕于爾多方子蓋疑載畏忌則平居自見其局促而不寬裕也時說以悅裕平看悅者誠信以相與而無反側詐妄之私裕者寬弘以自居而無怨望不平之意皆所以安乎天命也故民之不靖正是心之謫詐謀之迫促而不能悅裕度故首以悅裕責之此履身之道當然也爾何不夾輔介勛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乎蓋順天命事有道翼王靈治其君之事乃保族宜家與周成休無窮之道也此享天之命指四國人之命時說享天之命指君之命夾輔如之屏之輪意介勛如臣服奔走意又者保人之也享天之命者民必安則夫舍人也此享天之道當然也

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其宅故其田何也今爾猶得宅爾宅
敗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中爾與以廣爾之天命乎蓋惠三
中與則將來之福無限不止不失其舊業而已時說宅爾宅二
句雖言罰輕恩厚亦只起下句之詞惠字比夾介尤顯是協和
大順正應復志之謂然則天命蓋廣不特享之而已惠王即是
然天命蓋民心所存即天命所在一民未順則天命狹矣今故
民皆順我王家則四方無虞百姓太和所以廣天之命乎能
惠王以廣命則爾亦將與國咸休而田宅可安矣故曰保業
之道當然也此三者責其何不知此也○時說通節以天命為
主俱以無反側動搖意貫首段就放民身上說欲其安天命以

尚書要旨

卷二十九

段就君身上說欲其輔君享天命不反說王意上說欲其順王
以廣天命○杜云天之于民未嘗無矜憐之意但違犯王室不
守典法而圖天之命始弗永祀耳能順王守典而不圖度帝命
則天之矜恤于民者寧有窮乎故曰廣天之命○爾乃建歷節
雖是責其既往而實警其將來之詞言人既不自愛其身也爾
耳亡戒而不知所以自愛耶天命之去爾已久
王曰當安爾乃親親安于大不安天命耶天命之去爾已定理
斯當遵爾乃釋送特庚事棄天命而不顧耶非法之專正人所
殊爾乃自作不與欲圖見信于王人以為志不忘故乃為之當
然者耶則禍已上則遠天外則非人誠不可不追答于既然

而微戒于將來也此四者責其不可如此也○爾心未受恩德
報句不安天命有播天命應介王享天命惠王應天命二句自
作不與圖地于正則深原其不自愛之故而極其本○以爾
執迷不悟或不謂其不可救而時同于殺也哉惟時其教告之
勅其指諭以開其為善而已我惟時其執迷而要囚之拘其身
體以禁其為惡而已要囚要東而囚執之也一就要囚是職厥
罪應之意我者懷懷就就下至及之意此說與下降有爾命不
灰可取然非特一馬而立也東征有諸多古有書以及今日之
訓而不厭夫教告之煩東征與師天罰教致以至伐之舉而
不計大要囚之屢戒之降爾命則既至矣自今而後乃有不用

尚書要旨

卷二十九

降爾命而不能勉其所當為戒其所不可為則我乃其大罰
強之前日之思不可謂矣此道戒爾特德不安靜我乃爾自為
凶達以取其辜也東征不康寧多士多方並言之蓋頑民不自
省已之建屢不靖乃不康寧之大者反答周之遷徙討伐為不
康寧故身提耳而告之再三字不可分只見屢屢意
王曰嗚呼嗾告爾有方多士王乃邑謀介
此下語族多士及受職于洛者爾字指四國道臣之無職于周
者胥伯多士則受職于洛共長治遠民者五祀以下頒入不可
反側動搖意胥伯多士要見奔走臣服亦久之意○自作不與
以下勉以盡職之詞有方多士者三國之遺臣族多士者

之道臣也。夫人情久而服事勢久而定向者于遷俗之時有
官之建爾多士受其約束奔走臣服五祀于茲情亦宜服而地
亦宜定矣。○胥伯正是三等。人胥如大胥小胥教職也。伯良也
正如黨正。縣正治職也。蓋放士有職于成周。共長治遷民者也。
遷商民之時。就拔其雋豪以長治之用。其素所服習則不至于
警擾乃安集新附之要領也。周公于多士之中。專呼而告之。謂
其奔走臣服。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恤。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
而不能事化民之事也。○自作不和。承上罔不克臬而言。蓋和
身睦家此化民之事也。自作二句以自言而本于心爾室二句
以家言而本于身安靜和順正族民所不足者。故欲放士端本
身睦家言。○身之主在心。心不安靜而欲言動當理
善則以倡率之也。○身之主在心。心不安靜而欲言動當理
身得其和順難矣。故爾之自作不和則惟心之咎。爾惟和之哉
而非可求之于外也。家之本在身也。身不和順而欲家人效法
家得其和順難矣。故爾之室家不睦則惟身之咎。爾惟和之哉
而非可求之于人也。上和我欲安靜其心以和其身也。下和我
欲和順其身以和其家也。夫身家不治如爾色何爾色不治如
爾事何而今既和家睦矣則爾色有所觀感。爾民有所視效。
惇迪惇戾之氣。自然有恩以相愛。反側動搖之情定而際
然有文以相接。爾民明如此爾惟克勤乃教事而胥伯非不
克臬者矣。爾惟克勤乃治事而多正非不克臬者矣。○此節言

意探其本雖在和親睦家而語其要則全在爾色克明一句上
蓋必和身睦家而致爾色克明始為克勤乃事也。邑人曉然知
人道之當盡而歸于和睦非復向日之冥頑故曰克明此句乃
承上起下者。○爾尚不忌于凶德乃承上起下之詞。作未然者
言。頑民誠可畏矣。然如文所言。理會身心順服家邑亦在我而
已。彼之凶德。庶幾不足畏忌者。亦則以爾能治其身。心穆穆和
敬。端虛爾位以潛消其悍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
以謀其助。和致盡于已而介助資于人。于化頑乎何有。○務穆
在位是奉其身心之和順者而著之為庇蔭之儀容也。與上和
身睦家一層事。但就臨民處說耳。賢是修身齊家者助是助其
化民有謀而賴以開發有為而實以故也。夫正容貌民有所
觀法而化用。賢人民有所慕慕而化凶德之惡。夫何畏忌之有
乎。○和致在位是正己以正人之不正。爾賢謀介是進良以率
其或不不良。○日記曰。善舉而惡寡治之始。于惡惡舉而善寡治
之始。于善當遷放之初。成王。播放士之可矣。若使比介于周之
賢臣以薰陶其德。多士所謂臣我多遜多方所謂臣我五祀召
公所以欲王先服殷之御事者此也。放士既從則又教之益修
其身治其心。使自見心而達于家邑無不和順則凶德庶乎不
畏而可以默奪而潛消。猶懼其未也。爾色之賢者又教以克
勤而謀其助。則善人益多而善者之力勝矣。夫以放治殷以賢

引賢而使之以賢治不肖此聖人轉政旋俗之妙機也○越惟
有得伯四節第三節截首節是戒其曠職中三節是勉其盡職
末則勸之以休也或欲在首節截亦可若只出罔不克果二節
則上是戒其怠事下是示以勤事之要已

爾乃自時洛邑至離遊爾土

上節勸之以休下節董之以威無非欲其和身睦家正已用人
也爾果能如此庶幾自此洛邑長享胥伯多正之田祿此保業
一休也豈惟此哉天亦惟昇與爾而降之件矜憐爾而錫之福
此得天一休也豈惟天哉我有周亦大介助資錫爾介如佑賢
輔德資如錫之士田被迪簡拔在王之庭將不特為胥伯多正

卷二十九

上

于下都而已不寧惟是若庶幾勉爾之事則卿相之列亦不難
至又不特在王庭而已此得居又一休也在王庭在大僚總是
大介資處尚爾事亦指和身睦家正已用人而言此句意輕只
帶起下句耳我命即和身睦家正已用人之命不克享至遠王
命俱就不克勸忱我命言爾惟不能勸勉而信我之命則是無
享上之誠而民皆化之不惟無以致克明之治且益以長其放
縱之習矣是爾放逸頹僻而大違我命也探天之威即昇於之
反致天之罰即大資之反離然爾土即方畋爾田之反與上節
對看○日記曰上既勸勉之此言爾不聽信我之命是爾不
上之實而民亦效之夫天之威未嘗求人而加也爾乃放逸

大違王命則惟爾多方探天威而自取之戒則致天之罰遂
從爾土不得宅爾宅畋爾田矣前言不用我降爾命後乃其大
罰陟之為凡民言也此為殷士之多遜者言故言離離爾土罰
蓋有間也

王曰我不惟多誥至則無我怨

日記曰爾命上文之命也我不多誥在後勸信而已申云多誥
指告爾有方多士以下而言以前既示以天命之公責以還善
之責而復有克果以下等語故曰多誥也命指上四節而言玩
註而已二字正見不多誥也言我非如是多言惟以爾之故故
告以勸勉之命使爾和身睦家以盡已之職正已用人以政民

尚書卷二十九

卷二十九

上

之化勉于休遠于威而已詞雖繁而指則要如此可不念哉○
或謂以和身睦家字等立說則遺了無住一邊欲以無住者安
其業有住者修其職入講更詳之與之更始故曰爾初言商奄
之事往矣今日我有多方之誥是又更端為養之一初也苟又
不能教于和順之道則無我怨矣和即和身睦家正已用人爾
指殷多士註申民字不必泥○日記云殷民從紂之惡武王克
殷是其一初不能而後三監之叛自登降有又其一初不能而
有奄之再叛首惡之外仍降爾命是今又爾之初而可又失我
佑終不可復救降命不可常得矣

尚書要旨卷之二十九

周書十四

